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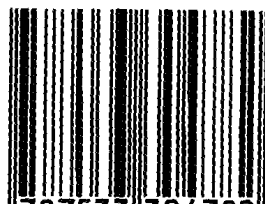
子部
第二一冊



魯新登字 07 號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478-0



9 787533 304782 >

ZB/10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二一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63.625 印張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 圓

子部第二一冊目次

子部·儒家類

儒宗理要二十九卷

〔清〕張能麟輯
天津圖書館藏清順治十五年刻本

..... 一

朱子學歸二十三卷

〔清〕鄭端輯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光緒五年定州王氏謙德堂刻饒輔叢書本

..... 五〇七

溯流史學鈔十九卷附遊梁書院講語一卷

〔清〕張沐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康熙侯重喜等刻本

..... 六四九

儒宗理要二十九卷

〔清〕張能麟輯

天津圖書館藏清順治十五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儒宗理要
二十九卷》提要

序

自渾沌開闢亘古迄今莫
不有物焉爲之主宰故分
而爲三才合而爲一理此
理如日月之經天江河之
行地無一息不昭著天壤
間而獨蘊含發越于虛靈
不昧之人心故儒者之學

同此心同此理而通天徹地盡人盡物使萬古之乾坤不毀千聖之道脉常存職此而已自孔孟而下歷漢晉唐稱儒者紛紛皆以文章名世或以勲業濟時若夫剖三才之秘義晰理學之精微道莫過於宋宋

莫過於濂洛關閩之數子者乃直接孔孟之傳而千百世後學之宗主也奈世風漸薄而儒道日衰昔之學者以問業爲進德之基而今人視爲梯榮之徑卽讀四子書昔人以是爲明心見性之藉而時俗視爲

工章句拾青紫之先資儒
術之不真理學所由晦息
也理學之晦息人心所由
邪僻也惟我西山張子爲
橫渠先生後裔膺文宗之
任而深於理學克紹先傳
因討論五子之書詳其奧
妙究厥指歸由博反約集

成理要用是彰明教術提
醒人心而挽回世道猗歟
休哉昔橫渠先生自稱繼
孟子而以道自任我張子
又將繼橫渠而復明此道
矣詞約而旨深義簡而居
要使讀者既不苦於泛濫
而皆可得其本原蓋瓊瑤

以寡而奇積礫以多爲賤
庖犧卦不盈十而彌綸二
儀老氏言不滿萬而道德
備舉所願讀是書者以身
體之以心驗之從容默會
於幽閒靜一之中而超然
自得於書言象意之表將
見理學明而人心正繼前

聖之絕學開萬世之太平
端有賴於此矣厥功豈淺
鮮哉

賜進士狀元及第太子太保

特荷

天恩存問原任內翰林弘文
院大學士前吏部右侍郎
兼秘書院學士右春坊右

中允秘書院脩撰壬辰會

試分考

順治戊戌中秋望前三日

治年弟呂宮拜撰

呂序



序

督學張西山先生家于燕而祖貫淵
中為宋橫渠先生之裔留心理學有
年遭逢

今上重道崇儒興賢造士廣厲學官

一惟尊經翼傳是務期于化民成

俗序一

俗一道同風謂科目帖括之文詎

聞茲聖賢闢奧乃論次先儒所著

集其大成樹之標準斷以周張程朱

五子功在繼往開來是謂儒宗則定

其書名曰理要以詔後之學者則既

成命廷銓綴一言序述所以明道

人之意廷錯以不文辭蓋自
童年讀中庸至仲尼祖述堯舜
竊疑布衣何以上接帝王之統
戒懼慎獨意即危微精一之傳
既述一二先輩指授濂洛閩
微旨稍之窺見吾儒學問本源

楊序三

天地有太極主靜立人極誠者天之
道誠之者人之道醒之相承綱宗要
旨不出數言以是宗要博觀古今
諸儒之說若大海之有指南而羣
星之皆拱北矣夫五子起于宋代
當五季之後而紹千年絕學良繇

藝祖洞開重門正如我心二語實開
其先今幸

朝

廷表章聖學先生干城儒教俾五
子之書揚日月而麗中天學者知
所指南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
皆人、公內事何多讓焉昔孔子

楊序三

至聖羣弟子學焉而得其性之所
近惟顏魯獨得其宗漢以後諸儒
繁星燦列代不乏人至五子幾于
二曜無他理居其要焉耳先生
挈以示人以識要以立乎其大俾
世間聰明才智之士不至猷布帛

其粟為無奇而流于玄虛寂寞
之弊蓋有實理然後有實學有
實學然後有實用文章實垂不
朽政事必有可觀使其得志當
令萬物得所推其用心無非三
代以上盡人以合天同流而贊

楊學四

化即以追唐虞之盛不難矣子輿
七篇功不在禹下錄淵楊墨而正
仁義也先生儒宗理要一書功不
在子輿氏下有識者必以為知言

蘭陵後學楊廷鑑敬書



序

學之不明也士有利欲之溺有
聞見辭章之溺有意見之溺有
異學之溺溺已因以溺人相溺
於利欲者忘身相溺於聞見辭
章者喪志相溺於意見異學者
亂天下欲救其溺而反其喪也
如之何亦曰治之以五經而已
矣五經之在天下也如揭日月
而行孰為翼之周程張朱五子

之書是也自帖括取士以來士
習日下有能通經若漢儒者數
矣况翼經若五子者乎其書具
存其人皆可師百世在乎上之
人有以表章之表章其翼經者

高序

而經明經明而天下治若夫紹
絕學之心傳通聖人於寤寐亦
未有舍五子之一脉而能溯源
於洙泗者也

西山王甲張公來視學吾吳六

條之示甚切異端邪說禁甚嚴
既行之三季矣而尤念士皆儒
也儒得其宗而偽者屏儒之言
皆理也理得其要而雜者除於
較士之餘取五子之書而訂之

高序

三

研之擇之區之有總序有分序
有論有說有緒言無非昭揭乎
理之所為一與儒之所以一者
讀之如得指南而遊學海五子
之書不患其浩博又如秉列炬

而八義府五子之書之蘊繇此而發揮其開示來者繇五子以會五經學術醇而人心正端必賴之矣夫督學者之干士以法制閑之孰若以理義誘之以理義誘之而油然生其悅則法制有不閑而閑之化豈非作人之盛事歟三吳才藪士之好讀書者非不多但讀書而不得其要領故浸淫以至於溺溺而思反

仍在讀書讀書而歸之儒宗理要之書則讀書即以復性耳先忠憲一生學力主于天性上不加毫末此理之所為一與儒之所以一也向輯朱子節要以續四子近思錄今得公此全書而厥懷乃大暢矣五子中橫渠先生為公十七世祖公表先生之學曰苦心力索與周子不同者人皆知之而超然自得直造精

微與周子同者人未必知之也
嗚呼闡明祖德悠悠孝思讀是
書者亦可以感公之歎於誠而
宣為教也已

治錫山同學弟高世泰頓

首謹序



序

儒宗理要者今

文宗西山張公所輯周張程
朱五大儒之書以教天下萬
世者也公裔接橫渠紹聞衣
德約五子全集之繁益廣近
思之未盡倡明絕學扶進人
心功至偉矣竊聞之儒者需
也孔子以師之聖為人所需
與皇帝王之為人需皆儒也

人需天以覆需地以載天地
亦儒也揚子曰通天地人之
謂儒孔子論儒行詳矣又曰
爲君子無爲小人斯辨儒之
祖歟司馬遷曰儒者博而寡

包序

二

要絀其指矣儒術之岐昉自
秦漢抑其徵也宋興七十年
周元公出自江都河汾來又
各五百年繇孔子而來則旣
千五百年矣然後開源於洛

關中翼之至微國而鬱者彌
昌晦者彌著大儒之難也如
此雖然先後一儒也古今一
理也人自以其理爲理則不
衷於理不衷於理則各自以
其儒爲儒而不壹乎儒楊陸
二山豈不贗者顧論太極爲
莊老疑西銘爲兼愛介甫子
學未易才也當其推先周子
深語退思贈言全德有莫逆

包序

三

焉卒於二程一往佛異又奚
怪乎談易之林栗恚而肆詆
於正心誠意之紫陽哉今夫
嶽有四而岱爲宗瀆有四而
河爲宗謂夫流派之所共也

包序

四

周子似顏張子似孟或以默
契或以深苦安勉微殊其底
於粹精一也二程之學或推
純公純公天勝固近於周正
公十八上書較簿鄆之年未

嘗不少豈非夙成何獨神明
大程哉大程性寬而規廣次
程方矣密矣造德異而至道
同世有竝大程於周子者卽
於次程烏得不竝大程也文

包序

五

公旣紹二程棄其勝大專思
實踐著述弘多更覃精於註
釋至於太極西銘力疾不廢
啓後之功開先將烈矣學者
目眩經史之全手復棘乎文

集語類之浩汗雖於集註猶
弁而棄之視濂洛之言不足
乎攻也此無他不明乎理斯
見異而遷不舉乎理之要故
見理而不入也系儒而迷其
宗不亦宜乎今觀五大儒之
書周張約矣周更約於張程
朱博矣朱更博於程於其約
者純以守之於其博者精以
擇之然後足以續往聖迪來

學當吾世而屹然茲任者非
公疇屬哉史記傳儒林歷代
仍之洎乎宋史始標道學明
道之所存也嗟夫此吾儒之
統所繇更數百禩而未墜於
地者也論者又謂乾德間五
緯集奎天子特於戴記中表
章學庸時賜諸臣權輿風厲
不數傳而儒益顯公率祖攸
行窮理規要會當投戈講藝

之日淑已淑人五大儒而後
西山振其宗矣

雲間包爾庚長明氏拜撰



儒宗理要序

天地古今一理而已天地古今之
理一儒而已自大道晦而三教之
名儼然竝稱孔孟衰而諸子百家
雜沓竝進天下且不復知所謂理
所謂儒夫理者先天地生萬物而

自序

儒者贊化育叅三才者也故天地
間一日非理則不可以爲天地而
一日非儒則不可以爲人彼世俗
之儔無論矣卽號爲聰明才智者
日誦習四書五經而不知此卽身
心性命之資齊治均平之道惟研

求帖括精工文辭以弋取科第尤
可異者以爲道在科第之外因并
在四書五經之外離去經常尋求
恍忽或流于玄默或墮于空虛甚
且自誣先聖以爲曾師二氏甘爲
之下而不惜嗚呼人心之惑如此

其奈之何哉夫人心不明理學之
不彰也理學不彰儒術之不著也
能鱗竊深憂之今

天子聖明聿興文治謝遣西域之使
稱佛來朝者設

先師木主于內庭弘德殿橫經論道

崇禮師儒脩國學衍孝經凡所以
課士興賢無不臨軒親命根本性
原夫

朝廷欲一道德同風俗而奉

天子命來校多士顧不能承德意以
宣教化豈所云恪共厥職者乎能

鱗不敏幼讀

先橫渠諸書卽探求理學期以自
淑淑人今得稍行其志意欲大集
羣儒之言發明全體之理恐博則
不精泛則寡當竊謂古今先後之
儒皆儒也而儒必有其宗天地萬

物之理皆理也而理必有其要若
周張程朱五子者上以續往聖不
傳之緒下以開來學入德之門自
孔孟後以儒而言則固儒之宗也
舉五子則凡爲理學而稱儒者皆
可卽此該之矣又其爲書弘深浩

自序

博粹不勝粹而其間亦不無應酬
游衍之作雖無非妙理而非其要
因僭刪之存其什一以爲理要則
凡窮天下之理者又可卽此而通
之矣學者試舉而觀之讀通書則
太極陰陽表裏洞徹可以破誕謾

虛無杳冥昏默之惑讀西銘則乾
父坤母萬物一體可以樂知白守
黑知雄守雌之偏其若定性何學
諸篇則心性明而學術正觀心大
紀諸作則本原徹而異學清凡天
下之外吾儒以爲學者皆非學也

自序

外吾儒之理以爲理者皆非理也
而天地古今之道一以貫之矣學
者其可弗盡心乎

順治戊戌夏後學西山張能鱗敬書



備宗理要凡例十二則

一五子書向有全集行世然卷帙浩繁約共二百六十餘卷貧士力不能致即能致往往不能終讀今約爲二十餘卷以便貧士且以便世之讀是書者一周張二程四子向經朱子與呂伯恭先生採輯爲近思錄此集似贅然近思錄卷帙太簡讀者每憾管闕又朱子文集語錄多未輯入則於五子爲未全是集惟以廣近思而全五子也

凡例

一五子之輯詳略不同蓋周子之書純粹以精不可復刪況易通一書元屬未備方患其少豈容復有去取若橫渠公則惟去易說如朱子之易學啓蒙可另集行世也程之刪多於張朱之刪多於程非程朱之多疵也其書愈博則其擇當愈精耳

一集中程朱之集分類周張不類者簡則不可類也近思錄雖周張亦分類然以簡從簡則可類茲集則稍詳矣雖於五子皆欲務其全而勢有不能程

朱之類皆不得已非近思之比也

一程朱集皆分類其復有不同者程之文集經解爲簡於朱簡則不能從類故莫如分別而輯之爲善也至於分類命名亦有不同者朱之書較程爲博博則無所不可取裁故可以惟吾所類若程亦拘此類則所缺者多矣故莫若就簡分類之爲得也

一集中文字如朱子封事之類本應全錄不應類分但封事所言非一端而其多至於累帙不得不分

凡例

以就類者亦勢也讀者若欲觀其全篇則有全集在

一集中文字語錄惟朱子最多收之不勝收茲集止取其關係極大者存之雖有遺珠未暇惜也然亦有表彰功業論略古今而類所不能收者復爲類餘一卷總以見朱集之弘博精深未易輕於去取耳

一集中文字雖不用註釋惟義有難通及綱領事目

問註釋之如太極圖西銘正蒙之類是已其餘不能多載限於卷帙學者當自求之耳

一集中文集語錄雖有去取而其存者一字不敢竄易卽有闕文疑案亦仍原書之舊明敬慎也

一周程張朱世人向有是稱全書次第似當仍之今考橫渠公世數先後與二程同時而於二程復爲表叔則次居其後或二程所未安也今定以周張程朱爲次亦揆之於理耳

凡例

三

一是書之成擬名爲五子書而坊刻向有五子全書則老莊荀列淮南也吾儒之所以尊於天下萬世者正與諸子不同豈容復混特名之曰儒宗理要使讀者顧名思義觸目警心識者詳之

一是集始於丁酉之秋成於戊戌之夏編輯校讐鳩工剞劂凡八閱月欲明先聖之統務盡心手之勞佐予成者婁江陸子道威慈水姜子桐侯剡溪姚子代人西泠趙子積生也道威名世儀諸生高隱

精理學有品行桐侯名晉珪直節松檟先生冢孫嘗舉明經飭躬力學代人名工亮予戊子所取士自期古處能守身以事其親積生名驟淵予任武林時執經問字皆深心斯道者也無忘共事因并識之

能麟白

凡例

四

儒宗理要總目

周子

序

本傳

卷之一

太極圖說

卷之二

通書

附錄言

太極歌

儒宗理要

總目

張子

序

本傳

卷之一

西銘

東銘

卷之二

正蒙上

卷之三

正蒙下

卷之四

理窟上

卷之五

理窟下

卷之六

語錄抄

文集抄

拾遺

附錄言

天地之師論

儒宗理要

總目

二程子

序

本傳

語錄姓氏

卷之一

文集

卷之二

經解

卷之三

遺書外書類編

卷之四

遺書外書類編

卷之五

遺書外書類編

卷之六

遺書外書類編

附緒言

論定性書

朱子

序

儒宗理要

總目

本傳

語錄姓氏

卷之一

格致類文集

卷之二

格致類語錄

卷之三

誠正類文集

誠正類語錄

卷之四

脩齊類文集

脩齊類語錄

卷之五

治平類文集

卷之六

治平類文集

卷之七

治平類語錄

卷之八

天道類文集

儒宗理要

總目

天道類語錄

卷之九

人道類文集

人道類語錄

卷之十

禮樂類文集

禮樂類語錄

卷之十一

經史類文集

卷之十二

經史類語錄

卷之十三

諸儒類文集

諸儒類語錄

卷之十四

異學類文集

異學類語錄

卷之十五

類餘文集

類餘語錄

簡宗理要

總目

附緒言

居敬論

正學論

學術之岐始於秦漢秦漢以上道止一儒戰國縱橫而百家興漢室中衰而佛老盛自是以後各道其道非吾所謂道矣賢者憂之故唐昌黎有原道之文宋歐陽有本論之作皆以指示來學啓迪沉迷二千年來賴茲一炬能解學問不及五子文章不及二公既昌昧輯書而復諄諄爲此贅論得無重爲學者所笑乎然嘗流覽天下之士竊觀天下之文憂之深憫之正學論

切而終不能已於言也夫言以足志文以足言故孔子曰辭達而已矣辭達云者取其足以發揮吾心載天下之道不至流爲詖淫邪遁之歸也夫自古至今操觚者多矣而秦漢以來言詩者必推李杜謂之正派言文者必推韓歐謂之大家蓋李杜得三百篇之遺而韓歐得辭達之旨也不特文字爲然古今詩文之家類多無行至李杜韓歐則俱信爲端人良以文章所在皆道之所在而非徒辭句聲律之爲沾沾故

鮮以爲今之學者。苟欲學爲文章。亦學道而已。道足於已。而發爲文章。則於詩必爲李杜。於文必爲韓歐。卽於制義必爲王唐瞿薛。而其立身制行。則又爲周張程朱。昔人有言。其人不雜。其文不雜。其言不雜。則爲醇儒矣。豈非古今來有數人物。參天地。關盛衰者乎。奈何今之學者。不此之務。而徒取青儷白。蠅聲蚓竅。爭一句之巧。矜一字之工。其或流爲隱怪者。絕去仁義中正之言。務爲誕謾虛無之說。昏迷塾溺。自謂

正學論

二

高明。試思四書五經中。曾有一言與彼教相近否。取又從來聖賢相傳。光明正大。中和平易。曾有如彼教之飾智驚愚否。耶。世俗不察。往往墮其雲霧。而號稱賢知者。又箋經釋疏。樂爲前驅。後生不讀聖賢之書。不聞正論。而日浸潤於邪說。其不去人倫滅天理。流爲異類者。幾希矣。故鮮以爲人心之不明。文章之不純。皆由於學術之不正。五子之輯。所以使人知學問之要。而學術之不正者。多由賢智者汨沒於二氏之

教。故又以其餘意作是篇。言之重辭之複。其中必有大美惡焉。先儒之語。豈無謂哉。

能麟識

正學論

三

朱陸異同說

人同心也心同理也苟非下愚其聰明才智豈遽遜於人者但同是聰明同是才智正用之其究必歸於正悞用之其始已墮於偏殆墮於偏而不覺其非又恐人之議其後也故寧執始學之悞爭勝是非而一時頗僻之徒復喜爲新奇便易之說轉相師習世道人心因之蠱壞此非聰明才智之禍更什伯於下愚者哉如朱陸異同前人辨之已詳何容復贅但辨謬

朱陸異同說

輯五子一書區區苦心不唯欲世之宗異端者廢然知返卽世之宗理學者本末源流尤不可以不察也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良知良能豈不足貴但此爲孩提之童未嘗學問者發耳吾儒自入學以來格物致知皆從平實地上真積力踐以至於天地位萬物育若云不假脩爲合下便是孔子何以言時習言克復子思子何以言戒慎恐懼耶夫格致工夫莫先居敬居敬之

道莫先主一積累漸摩自覺煩苦聞有一術焉簡而易從則相與尤而效之然天下之事物無窮其理亦難執一勢有常變法有經權譬如忠孝難以兩全必求忠不礙孝孝不礙忠自非聰明才智之人不可而苟無學術以濟之伍員王陵其得謂之善全否耶象山之學但守一心故以涵養爲主翁以省察爲奴婢甚至以粗惡之性皆認爲此心妙理正如禪家者流冥心求悟不落言詮此朱子所云大段粗暴深似告

朱陸異同說

二

子者也至王陽明獨提良知二字空諸所有益爲禪家立赤幟可與大學之道同年而語哉若朱子一生學問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其存之也靜而虛其發之也果而確其用之也應事接物而不窮其守之也歷變履險而不易其教人必以大學語孟中庸爲入道之序以爲不先大學則無以提綱挈領而盡語孟之精微不參之語孟則無以融會貫通而究中庸之旨趣不會其極於中庸則又何以建立大本

經綸大經而論天下之事垂萬世之則也哉觀其所與象山論質諸書初如旗鼓互陳終能折服其心自云力弱不能謹於幾微此本末源流之辨朱子所能上接孔孟之傳而下廣濂洛諸儒之教也雖然象山之病止任一己之私至於持守此心堅凝強固用力特勤學者不察其用力之勤而但祖其合下便是之說其流至於空虛寂滅陷入異端而不自覺其不爲象山罪人者幾希烏乎佛老之害彰明較著儒者猶

朱陸異同說

三

得以正言距之至號爲吾儒浸淫異教如父擇敵於外而子納款於內滅人倫而絕天理豈不哀哉讀五子之書源流本末蘊然具陳千古來聖聖相傳之統如日中天雖與六經並垂可也而或棄而不講豈其聰明才智有獨勝耶是誠可哀也已

能麟識

徵刻理學姓氏引

道日行于宇宙而聞道爲難理各足於人心而入理者寡立學者有未究與抑同志之未廣也竊幼習家學微聞大義衡校制藝不足以窺性命之旨而正學失緒迷惑滋深不得已而輯儒宗理要一書期以上廣濂洛關閩之傳俾後學無支離假借之習凡平時留心理學者皆吾道之干城也用是廣稽博采藉重簡端其先輩賢達舉烈夙著高山仰止無俟表章唯

聖學姓氏引

是鴻儒碩隱閉戶藏脩抑或膠庠止課帖括而絕學無所見長鄉間視爲迂疎而著述因以自秘耳目所臨咨諏未週潛谷幽芳獨行遺世豈無調高寡和末學無師之歎也故謹告同志群引類推不限以人不限以地南海北海心理攸同卽學有淺深識有大小而能卓然有見守正不偏所謂聖人之徒他日學成道立與五先生並垂不朽易藉同人詩歌秋水予能無厚望于天下哉

西山張能麟具白

周子序

宋之有周子蓋孔顏之繼起程朱諸子之開先孟子之流亞歟自孟子沒微言絕千五百年雖儒者間起譬猶列星麗天終不能使堯舜以來相傳之道煥然如揭日月其間若董仲舒者天人三策固煌煌大言也哉然窺其所造不過升堂繁露一書又啓識緯之漸王文中偈道河汾頗爲特立中說之言大有醇者而語多依傍學無傳人若韓昌黎雖有原道諸篇猶

周子序

文人之雄耳自秦漢以迄隋唐天下聰明才智之士不入於黃老則入於禪玄天人之學晦冥龐雜莫得指歸子周子起契性命之微於大易接孔顏之學於一誠以太極人極發明天人之蘊剖析毫釐根極理要俾世之謬言臆說豁然若昏霧之見朝陽功斯偉矣自是而後二程朱子凡言天人悉本其說而朱子師尊尤篤於其所著太極通書字釋句疏然後天下萬世莫不曉然因周子而知千五百年以上孔顏之

爲道如此而性命以昭異端以熄學術以傳然則周子之於斯道可不謂之揭日月而行乎抑嘗有慨於世之尚論者三代而上其人苟功及於物或特立獨行皆謂之聖三代而下亞聖之稱斷自孟子後此無間焉嗚呼孟子之所以稱亞聖者以其能尊孔子闢異端也然而去聖人之世未遠與聖人之居甚近其私淑猶易若周子則去聖人也爲已遠矣而其尊孔子闢異端蓋不殊乎孟子而獨不謂之聖何歟夫聖

周子序

二

人豈異人任有開天明道之聖有振起絕學之聖有窮神知化之聖有致曲而誠之聖有生知之聖有通明之聖伏羲以一畫啓易人知其爲開天矣若夫根本太極發揮陰陽中正仁義主靜立極豈非振起絕學者乎文王衍易周公設象體天地之撰類萬物之情人知其爲窮神知化矣若夫以誠爲學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豈非致曲而誠者乎至如孔子之聖人更曉然知爲生知矣若夫不由師傳默契道妙雖與

生知有間豈非所謂通明者乎然則讀周子之書論
周子之功而以爲孟子之流並稱亞聖夫豈過情之
論歟昌黎曰孟子之功不在禹下周子之功豈在禹
子下哉全書凡六卷今去其詩文雜著止存太極通
書爲四卷蓋周子之精神本不著於詩文而詩文亦
非學者急務故僭爲刪訂如左學者苟能潛心是書
則五子之學亦可一以貫之矣

後學張能麟敬書

周子序



本傳

宋史

周惇頤字茂叔道州營道人先名倬實避英宗舊諱改焉以舅
龍圖閣學士鄭珣任爲分寧主簿有獄久不決倬願至一訊立
辨世人驚曰老吏不如也郇使者鵬之嗣南安軍司理丞軍有
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逵詣倬更也衆莫敢爭倬
願獨與之辨不聽乃委手板歸將棄官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校
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逵悟囚得免移郇之桂陽令治績尤著郇
守李初平賢之語之曰吾欲讀書何如倬頤曰公老無及矣請
爲公言之二年果有得徙知南昌南昌人皆曰是能辦分寧獄
者吾屬得所訴矣富家大族黠吏惡少慙慙焉不獨以得罪於
簡未理要周子
本傳
令爲憂而又以汚穢善政爲恥歷合州判官事不經手吏不敢
決雖下之民不肯從郇使者趙抃惑於諸口囑之甚威倬願處
之超然通判虔州抃守虔然視其所爲乃大悟執其手曰吾幾
失君矣今而後乃知周茂叔也歷寧初知郴州用抃及呂公著
薦爲廣東轉運判官提點刑獄以洗冤澤物爲已任行部不憚
勞苦雖瘴癘險遠亦緩視徐按以疾求知南康軍因家廬山蓮
花峰下前有溪合於湓江取營道所居濂溪以名之抃再鎮蜀
將奏用之未及而卒年五十七黃庭堅稱其人品甚高胸懷灑
落如光風霽月廉於取名而銳於求志薄於徼福而厚於得民
非於奉身而煦及營瘞陋於希世而尚友千古博學力行著太

極圓明大理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又著通書四十篇發明太極之蘊序者謂其言約而道大文質而義精得孔孟之本源大有功於學者按南安時程珦通判軍事視其貌非常人與語知其爲學知道因與爲友使二子顯願往受業焉惇願每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二程之學源流乎此矣故顯之言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侯師聖學於程願未嘗訪惇願惇願曰吾老矣說不可不詳留對榻夜談越三日乃還顯驚異之曰非從周茂叔來耶其善開發人類此嘉定十三年賜謚曰元公淳祐元年封汝南伯從祀孔子廟庭子壽燕官至寶文閣待制

續通書

本傳

十一

儒宗理要周子目錄

卷之一

太極圖說

卷之二

通書

誠上第一

誠下第二

誠幾德第三

聖第四

慎動第五

儒宗理要周子目錄

道第六

師第七

幸第八

思第九

志學第十

順化第十一

治第十二

禮樂第十三

務實第十四

愛敬第十五

動靜第十六	樂上第十七	樂中第十八	樂下第十九	聖學第二十	公明第二十一	理性命第二十二	顏子第二十三	師友上第二十四	師友下第二十五	過第二十六	穀第二十七	文辭第二十八	聖德第二十九	精蘊第三十	乾損益動第三十一	家人悖復元妄第三十二	富貴第三十三	陋第三十四	擬議第三十五
-------	-------	-------	-------	-------	--------	---------	--------	---------	---------	-------	-------	--------	--------	-------	----------	------------	--------	-------	--------

刑第三十六	公第三十七	孔子上第三十八	孔子下第三十九	蒙艮第四十
-------	-------	---------	---------	-------

周子卷一

後學西山張能麟纂輯

太極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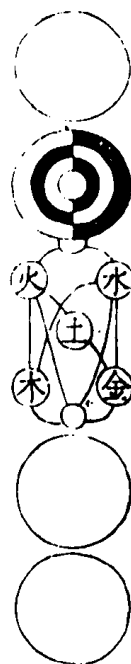
朱子曰太極圖者濂溪先生之所作也先生博學力行聞道其早遇事剛果有古人風為政精密嚴恕務盡道理嘗作太極圖通書易通數十篇襟懷飄灑雅有高趣尤樂佳山水廬山之麓有溪焉先生濯纓而樂之因寓以濂溪之號而築書堂於其上又曰先生之學其妙具於太極一圖通書之言亦皆此圖之繇而程先生兄弟語及性命之際亦未嘗不因其說觀通書之誠動靜理性命等章及程氏書李仲通銘程邵簡宗理要周子卷一太極圖

公志顏子好學論等篇則可見矣潘清逸誌先生之墓敘所著書特以作太極圖為稱首然則此圖當為先生書首不疑也然先生既手以授二程本因附書後傳者見其如此遂誤以圖為書之卒章不復釐正使先生立象盡意之微指暗而不明而驟讀通書者亦復不知有所總攝此則諸本之失也又嘗讀朱內翰震進易說表謂此圖之傳自陳搏神放穆脩而來而五峰胡氏作序又以為先生非止為神穆之學者此特其學之一師耳非其至者也夫以先生之學之妙不出此圖以為得之於人則決非神穆所及以為非其至者則先生之學又何以加於此圖哉是以竊嘗疑之及得誌文攷之然

後知其果先生所自作而非有受於人者一公益有未嘗見此誌而云云耳

陰靜

坤道成女



陽動

乾道成男

萬物化生

簡宗理要周子

卷一

太極圖

一

簡宗理要周子

卷一

太極圖

此所謂無極而太極也所以動而陽靜而陰之本體也然非有以離乎陰陽也即陰陽而指其本體不離乎陰陽而為言耳○此○之動而陽靜而陰也中○者其本體也○者陽之動也○之用所以行也○者陰之靜也○之體所以立也○者○之根也○者○之根也○此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也○者陽之變也○者陰之合也水陰盛故居右火陽盛故居左木陽稊故次火金陰稊故次水土冲氣故居中而水火之交系乎上陰根陽陽根陰也水而木木而火火而土土而金金而復水如環無端五氣布四時行也○×

五行一陰陽五殊二實無餘欠也陰陽一太極精粗本末無彼此也太極本無極上天之載無聲臭也五行之生各一其性氣殊質異各一其無假借也○此無極二五所

以妙合而無間也。乾男坤女以氣化者言也。各一其性而男女一太極也。萬物化生以形化者言也。各一其性而萬物一太極也。此以上引說解判圖體。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則所謂人者。於是乎在矣。然形之為也。神之發也。其性之德也。善惡男女之分也。萬事萬物之象也。此天下之動所以紛綸交錯。而吉凶悔吝所由以生也。惟聖人者。又得夫秀之精一。而有以全乎。之體用者也。是以一動一靜。各臻其極。而天下之故常感通乎寂然不動之中。蓋中也。仁也。感也。所謂也。之。用所以行也。正也。義也。寂也。所謂也。之。體所以立也。中正仁義渾然全體。而靜者常為主焉。

儒宗理要 卷一 太極圖

則人。於是乎立。而。天地日月四時鬼神有所不能違矣。君子之戒慎恐懼所以脩此而吉也。小人之放僻邪侈所以悖此而凶也。天地人之道各一也。陽也剛也仁也。所謂也。物之始也。陰也柔也義也。所謂也。物之終也。此所謂易也。而三極之道立焉。實則一也。故曰易有太極。之謂也。

群書句解 太極圖說朱子據圖而釋其義也。後有山陽度氏。謂上本隨者釋名圖及發朱子之意耳。然陽動靜誠已。雖如但各。初學一時難悟。因重附此以便觀覽。

朱子曰。此所謂無極而太極也。是所言無定極之中。所以動而陽靜而陰之本體也。而有至定極之理。所以為動而生陽靜而生陰。然非有以動而陽靜而陰之本體也。而生陰本然之體也。

雖乎陰陽也。然又不能出。即陰陽而指其本體。就陰陽中指不離乎陰陽而為言。而為言也。此。之動而陽靜而陰也。此即太極之動而中。者其本體也。動者陽之動也。太之用所以行也。動者為用。故為。陰者陰之靜也。陰靜即所。太之體所以立也。靜者為體。故為。陰中者。謂靜而陰。太之體所以立也。太極之體立。之陽者。陽之根也。由以生也。之陰者。陰之根也。由以生也。此陽變陰合。是陰陽動而生水火木金土也。之變也。陽之合者。陰之合也。陰之合。水陰盛故居右。左陽之盛。故火陽盛故居左。火乃陽之盛。水陽解故次火。居於右。火陽盛故居左。故居於左。木陽解故次火。居於右。火陽盛故居左。故居於左。金陰解故次水。故次於水。上冲氣故居中。上為中氣而居中央。而水火之。根陰交系于上。而水火之交相系。陰根陽根。陰也。水為陰根于陽動。水而木。由水而火。由火而土。由土而金。由金而復水。由金而復水。如環無端。初無端倪。五氣布。是五行之四時行也。土主春。火主夏。金主秋。水主冬。太極之理。五行一陰陽。是五行之理。五殊二實。有金木水火土五行之理。其本則無餘欠也。既無有餘。陰陽一太極。不於乎陰陽。氣之理。太極為精。陰陽為粗。無彼此也。是。太極之理。精粗本末。太極為本。五行為末。無聲臭。此之謂。太極本無極。本於無極。上天之載。即上天。無聲臭也。無聲可聞。五行之生。各一其性。其性各一。如火燥水濕氣。殊質異。其質亦異。各一其。太極。一太極。無假借也。然非有。

所相○真精此無極二五所以妙合而無間也此無極之
 假借○妙合此無極二五所以妙合而無間也此無極之
 行之精所以妙於○乾道成男乾男坤女乾陽父道也故
 成女以氣化者言也○坤道成女乾男坤女乾陽父道也故
 性一而男女一太極也○是為男女○萬物化生○物化生
 生以形化者言也○亦有是氣則有是形以各一其性○飛動
 性而萬物一太極也○是為萬物○萬物化生○物化生
 也得其秀而最靈○行有是秀而為人心○二氣五○則所謂人○極
 者於是乎在矣○則凡所言之極於此○然形○陰之為也○但
 之形質就合○神○陽之發也○人之精神運用不○五性○五
 定者陰之所為神○陽之發也○人之精神運用不○五性○五
 總信○五行之德也○是即稟五行之理以爲性○本神則
 衛宗理要 卷一 太極圖

土神則信五者善惡○天地之道陰貴陽賤○男女之分也○陽而
 之德蓋無不善○善惡猶言貴賤也○男女之分也○陽而
 為男陰而賤者為女○萬事萬物之象也○是萬物形○此天
 男女之所以分也○萬事萬物之象也○是萬物形○此天
 下之動所以紛綸交錯○此凡天下之動而吉凶悔吝○吉者動
 者吉之反悔者吉之○所以由以生也○而生惟聖人者又得乎秀
 之精一○於此有聖人又得二氣五行之○而有以全乎○太極
 體用者也○自有以全乎太極是以前一動一靜各臻其極○所以或
 各詣至而天下之故○天下常感通於寂然不動之中○常感而
 理之極而天下之故○天下常感通於寂然不動之中○常感而
 此心寂寂○蓋中也仁也○中爲禮曰○感也○禮爲夏仁爲春道化
 不動之心○蓋中也仁也○中爲禮曰○感也○禮爲夏仁爲春道化
 之所謂○陽也○太極之用所以行也○動者爲用即正也義也
 王為智曰○寂也○智屬冬義屬秋造化神所謂○陰也○太極
 智曰義○寂也○智屬冬義屬秋造化神所謂○陰也○太極

體所以立也○靜者爲體即中正仁義渾然全體○禮智仁義乃
 體而靜者常為主焉○靜者常爲主焉○則人○極於是乎立○則人之
 而○太極○陰陽○五行○天地日月○天地日月○天地日月○天地日月
 行鬼神○有所不能違矣○達乎此○君子之戒謹恐懼所以修此
 之變化○所以修此道而告○小人之放僻邪侈所以悖此而凶
 而吉也○所以修此道而告○小人之放僻邪侈所以悖此而凶
 也○所以達此道而天地人之道○三才各一○極也○各
 也○剛也○仁也○陰陽以氣言剛柔以質言仁義所謂○陽也○物
 之始也○資以生者○陰也○柔也○義也○陰之氣柔之所謂○陰也○物
 物之終也○資以成者○此所謂易也○而三極之道立焉○而天地
 之道賴○實則一○太極也○殊實則同一太極○故曰易有太極易
 此以立○實則一○太極也○殊實則同一太極○故曰易有太極易
 衛宗理要 卷一 太極圖

中有至○陰之謂也○陰陽之中指也
 極之理○陽之謂也○陰陽之中指也
 無極而太極○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實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也故曰
 無極而太極非太極之外復有無極也
 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
 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
 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也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誠
 者聖人之本物之終始而命之道也其動也誠之通也繼之
 者善萬物之所資以始也其靜也誠之復也成之者性萬物
 各正其性命也動極而靜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命

之所以流行而不已也。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分之所以一定而不移也。蓋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太極形而上之道也。陰陽形而下之器也。是以自其著者而觀之，則動靜不同時。陰陽不同位。而太極無不在焉。自其微者而觀之，則沖漠無朕，而動靜陰陽之理已悉具於其中矣。雖然推之於前而不見其始之合，引之於後而不見其終之離也。故程子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

有太極則一動一靜而兩儀分，有陰陽則一變一合而五行

備矣。理要期行 卷一

太極圖說

具然五行者質具於地而氣行於天者也。以質而語其生之序，則曰水火木金土，而水木陽也，火金陰也。以氣而語其行之序，則曰木火土金水，而木火陽也，金水陰也。又統而言之，則氣陽而質陰也。又錯而言之，則動陽而靜陰也。蓋五行之變至於不可窮，然無適而非陰陽之道。至其所以為陰陽者，則又無適而非太極之本然也。夫豈有所虧欠間隔哉。

一其性

五行具則造化發育之具無不備矣。故又即此而推本之以明其渾然一體，莫非無極之妙，而無極之妙亦未嘗不各具

於一物之中也。蓋五行異質，四時異氣，而皆不能外乎陰陽。陰陽異位，動靜異時，而皆不能離乎太極。至於所以為太極者，又初無聲臭之可言，是性之本體然也。天下豈有性外之物哉。然五行之生隨其氣質而所稟不同，所謂各一其性也。各一其性，則渾然太極之全體無不各具於一物之中，而性之無所不在，又可見矣。

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

夫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此。無極二五所以混融而無間者也。所謂妙合者也。真以理言，無妄之謂也。精以氣言，

備矣。理要 周子

卷一

太極圖說

不二之名也。凝者聚也。氣聚而成形也。蓋性為之主，而陰陽五行為之經緯錯綜，又各以類凝聚而成形焉。陽而清者成男，則父之道也。陰而順者成女，則母之道也。是人物之始以氣化而生者也。氣聚成形，則形交氣感，遂以形化，而人物生。變化無窮矣。自男女而觀之，則男女各一其性，而男女一太極也。自萬物而觀之，則萬物各一其性，而萬物一太極也。蓋合而言之，萬物統體一太極也。分而言之，一物各具一太極也。所謂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者，於此尤可以見其全矣。子思子曰：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此之謂也。

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

此言衆人具動靜之理而常失之於動也蓋人物之生莫不有太極之道焉然陰陽五行氣質交運而人之所稟獨得其秀故其心爲最靈而有以不失其性之全所謂天地之心而人之極也然形生於陰神發於陽五常之性感物而動而陽善陰惡又以類分而五性之殊散爲萬事蓋二氣五行化生萬物其在人者又如此自非聖人全體太極有以定之則欲動情勝利害相攻人極不立而違禽獸不遠矣

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而主靜無欲故靜立人極焉

儒宗聖要 周子 卷一 太極圖說 九

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

此言聖人全動靜之德而常本之於靜也蓋人稟陰陽五行之秀氣以生而聖人之生又得其秀之秀者是以其行之也中其處之也正其發之也仁其裁之也義蓋一動一靜莫不有以全夫太極之道而無所虧焉則向之所謂欲動情勝利害相攻者於此乎定矣然靜者誠之復而性之貞也苟非此心寂然無欲而靜則又何以酬酢事物之變而一天下之動哉故聖人中正仁義動靜周流而其動也必主乎靜此其所以成位乎中而天地日月四時鬼神有所不能違也蓋必體

立而後用有以行若程子論乾坤動靜而曰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亦此意爾

君子脩之吉小人悖之凶

聖人太極之全體一動一靜無適而非中正仁義之極蓋不假脩爲而自然也未至此而脩之君子之所以吉也不知此而悖之小人之所以凶也脩之悖之亦在乎敬肆之間而已矣敬則欲寡而理明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靜虛動直而聖可學矣

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

儒宗聖要 周子 卷一 太極圖說 十

陰陽成象天道之所以立也剛柔成質地道之所以立也仁義成德人道之所以立也道一而已隨事著見故有三才之別而於其中又各有體用之分焉其實則一太極也陽也剛也仁也物之始也陰也柔也義也物之終也能原其始而知所以生則反其終而知所以死矣此天地之間綱紀造化流行古今不言之妙聖人作易其大意蓋不出此故引之以證其說

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易之爲書廣大悉備然語其至極則此圖盡之其指豈不深哉抑嘗聞之程子昆弟之學於周子也周子手是圖以授之

程子之言性與天道多出於此然卒未嘗明以此圖示人
則必有微意焉學者亦不可以不知也

○論曰愚既爲此說讀者病其分裂已甚辯詰紛然苦於酬應
之不給也故總而論之大抵難者或謂不當以繼善成性分
陰陽或謂不當以太極陰陽分道器或謂不當以仁義中正
分體用或謂不當言一物各具一太極又有謂體用一源不
可言體立而後用行者又有謂仁爲統體不可偏指爲陽動
者又有謂仁義中正之分不當反其類者是數者之說亦皆
有理然惜其於聖賢之意皆得其一而遺其二也夫道體之
全渾然一致而精粗本末內外賓主之分粲然於其中有不
偏宗理要 周子 卷一 太極圖論 上

可以毫釐差者此聖賢之言所以或離或合或異或同而乃
所以爲道體之全也今徒知所謂渾然者之爲大而樂言之
而不知夫所謂粲然者之未始相離也是以信同疑異喜合
惡離其論每陷於一偏卒爲無星之秤無寸之尺而已豈不
誤哉夫善之與性不可謂有二物明矣然繼之者善自其陰
陽變化而言也成之者性自夫人物稟受而言也陰陽變化
流行而本始有窮陽之動也人物稟受一定而不可復易陰
之靜也以此辨之則亦安得無二者之分哉然性善形而上
者也陰陽形而下者也周子之意亦豈直指善爲陽而性爲
陰哉但語其分則以爲當屬之此耳陰陽太極不可謂有二

理必矣然太極無象而陰陽有象則亦安得而無上下之殊
哉此其所以爲道器之別也故程子曰形而上爲道形而下
爲器須者如此說然器亦道也道亦器也得此意而推之則
庶乎其不偏矣仁義中正同乎一理者也而析爲體用誠若
有未安者然仁者善之長也中者嘉之會也義者利之宜也
正者貞之體也而元亨者誠之通也利貞者誠之復也是則
安得爲無體用之分哉萬物之生同一太極者也而謂其各
具則亦有可疑者然一物之中天理完具不相假借不相陵
奪此統之所以有宗會之所以有元也是則安得不曰各具
一理哉若夫所謂體用一源者程子之言蓋已密矣其曰體
用一源者以至微之理言之則沖漠無朕而萬象昭然已具
也其曰顯微無間者以至著之象言之則卽事卽物而此理
無乎不在也言理則先體而後用蓋舉體而用之理已具是
所以爲一源也言事則先顯而後微蓋卽事而理之體可見
是所以爲無間也然則所謂一源者是豈漫無精粗先後之
可言哉況既曰體立而後用行則亦不嫌於先有此而後有
彼矣所謂仁爲統體者則程子所謂專言之而包四者是也
然其言蓋曰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
四者則是仁之所以包夫四者固未嘗離夫偏言之一事亦
未有不識夫偏言之一事而可以驟語夫專言之統體者也

偏宗理要 周子 卷一

太極圖論

上

况此圖以仁配義而復以中正參焉。又與陰陽剛柔爲類。則亦不得爲專言之矣。安得遂以夫統體者言之。而昧夫陰陽動靜之別哉。至於中之爲用。則以無過不及者言之。而非指所謂未發之中也。仁不爲體。則亦以偏言一事者言之。而非指所謂專言之仁也。對此而言。則正者所以爲中之幹。而義者所以爲仁之質。又可知矣。其爲體用。亦豈爲無說哉。大抵周子之爲是書。語意峻潔。而混成條理。精密而疎暢。讀者誠能虛心一意。反復潛玩。而毋以先入之說亂焉。則庶幾其有得乎周子之心。而無疑於紛紛之說矣。

熹既爲此說。嘗錄以寄廣漢張敬夫。敬夫以書來曰。二先生

儒宗理要

周子

卷一

太極圖論

三

所與門人講論問答之言。見於書者詳矣。其於西銘。蓋屢言之。至此圖則未嘗一言及也。謂其必有微意。是則固然。然所謂微意者。果何謂耶。熹竊謂以爲此圖立象盡意。剖析幽微。周子蓋不得已而作也。觀其手授之意。蓋以爲惟程子爲能當之。至程子而不言。則疑其未有能受之者。爾夫既未能默識於言意之表。則馳心空妙。入耳出口。其弊必有不勝言者。近年已覺頗有此弊矣。觀其答張閔中論易傳成書深患無受之者。及東見錄中論橫渠清虛一大之說。使人向別處走。不若且只道敬則其意亦可見矣。若西銘則推人以之天。卽近以明遠。於學者日用最爲親切。非若此書詳於性命之原。而略於進

爲之目。有不可以驟而語者也。孔子雅言詩書執禮。而於易則鮮及焉。其意亦猶此耳。韓子曰。堯舜之利民也大。禹之慮民也深。熹於周子程子亦云。既以復於敬夫。因記其說於此。乾道癸巳四月既望熹謹書

太極圖附錄

總論

朱子曰。伏羲作易。自一畫以下。文王演易。自乾元以下。皆未嘗言太極也。而孔子言之。孔子贊易。自太極以下。未嘗言無極也。而周子言之。先聖後聖。豈不同條而共貫哉。○無極二字。乃周子灼見道體。迥出常情。勇往直前。說出人不放。說底道理。令後之學者。曉然見得太極之妙。不屬有無。不落方體。真得千聖以來不傳之秘。○先生之精。因圖以示。先生之蘊。因圖以發。而所謂無極而太極云者。又一圖之綱領。所以明夫道之未始有物。而實爲萬物之根柢也。夫豈以爲太極之上。復有所謂無極哉。近世讀者。不足以識此。而或妄議之。旣以爲先生病。史氏之傳先生者。乃增其語曰。自無極而爲太極。則又無所依據。而重以病夫先生。○戊申六月。在玉山邂逅洪景廬內翰。借得所脩國史。中有濂溪程張等傳。蓋載太極圖說。蓋濂溪於是始得立傳。作史者於此爲有功矣。然此說本語首句。但云無極而太極。不知其何所據。而增此自爲

儒宗理要

周子

卷一

太極圖論

古

二字也。夫以本文之意。親切渾全。明白如此。而淺見之士。猶或妄有譏議。若增此字。其爲前脩之累。啓後學之疑。益以甚矣。謂當刪而改之。而或者以爲不可。昔蘇子容特以爲父辨謗之故。請刊國史所記草頭木脚之語。神祖猶俯從之。況此乃百世道術淵源之所繫耶。正當援此爲例。則無不可改之理也。○濂溪太極圖。首尾相因。脈絡貫通。首言陰陽變化之原。其後卽以人所稟受明之。自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純粹至善之性也。是所謂太極也。形生神發。則陽動陰靜之爲也。五性感動。則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之性也。善惡分則成男成女之象也。萬事出則萬物化生之象也。至聖人定之。

備宗理要 周子

卷一

太極圖論

五

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則又有得乎太極之全體。而與天地混合無間矣。故下文又言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四者無不合也。○周子喫緊爲人。特著太極之書。以明道體之極致。而其所說用工夫處。只說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君子脩之吉而已。未嘗使人日用之間。必求見此無極之真。而固守之也。蓋原此理之所自來。雖極微妙。萬事萬化。皆自此中流出。而實無形象之可指。故曰無極耳。若論工夫。則只中正仁義。便是理會此事處。非是別有一段根原工夫。又在講學應事之外也。○凡看道理。要見大頭腦處。分明下而節節只是此理散爲萬殊。如孔子教人。雖是逐事說箇道理。未嘗說

出大頭腦處。然四方八面。合聚聚來。也自見得箇大頭腦。若孟子便已指出教人。周子說出太極。又是大段分明指出矣。且如惻隱之端。從此處推將去。則是此心之仁。仁卽四德之元。元卽太極之動處。如此節節推將去。亦自見得大頭腦處。若看得太極處分明。則盡見得天下許多道理。條件皆自此出。事事物物上。皆有此箇道理。元無虧欠也。○太極圖。某若不分明別出許多節次出來。如何看得。但未知後人果能如此子細去看否。

論太極圖與諸書同異

朱子曰。伏羲畫卦。只就陰陽以下。孔子又就陰陽上。發出太極。

備宗理要 周子

卷一

太極圖論

六

康節又道須信畫前元有易。濂溪太極圖。又有許多詳備。○問太極圖自一而二。自二而五。卽推至於萬物。易則自一而二。自二而四。自四而八。自八而十六。自十六而三十二。自三十二而六十四。然後萬物之理備。西銘則止言陰陽洪範則止言五行。或略或詳。皆不同。何也。曰。理一也。人所見有詳略耳。然道理亦未始不相值也。○問先天太極二圖。曰。先天乃伏羲本圖。非康節所自作。雖無言語。而所該甚廣。凡今易中一字一義。無不自其中流出者。太極却是濂溪自作。發明易中大槩綱領意思而已。故論其格局。則太極不如先天之大。而詳論其義理。則先天不如太極之精。而約。蓋合下規模不

同而太極終在先天範圍之內又不若彼之自然不假思慮安排也若以數言之則先天之數自一而二自二而四自四而八以爲八卦太極之數亦自一而二剛自二而四剛善剛而四柔自三而六柔惡柔善遂加其一中以爲五行而遂下及於萬物蓋物理本同而象數亦無二致但推得有大小詳略耳○先天之說亦是太極散爲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而一卦一爻莫不具一太極其各具一太極處又有許多道理須虛心平氣就事觀理不可只就圖想像思惟也○問劉子所謂天地之中卽周子所謂太極否曰只一般但名不同中只是恰好處書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亦只是恰好處極不是中極之爲物只是在

恁地平正而今把意思去形容他却有時偏了○太極是箇大底物事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來曰宙無一箇物似字樣大四方去無極上下去無極是多大無一箇物似宙樣長遠亘古亘今往來不窮自家心下須常認得這意思問此是誰語曰此是古人語象山常要說此語但他說便只是這箇又不用裏面許多節拍却只守得箇空蕩蕩底公更看橫渠西銘初看有許多節拍却似狹充其量是甚麼樣大○問康節所謂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曰其嘗謂康節之學與周子程子所說小有不同康節於那陰陽相接處看得分曉故多舉此處爲說不似周子說無極而太極與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如此周遍若如周子程子之說則康節所說在其

中矣康節是指貞元之間言之不似周子程子說得活體用一原顯微無間

山陽度氏曰正始讀晦庵先生所釋太極圖說莫得其義然時時覽而思之不敢廢其後十有餘年讀之既久然後始知所謂上之一圈者太極本然之妙也及其動靜既分陰陽既形而其所謂上之一圈者常在乎其中蓋本然之妙未始相離也至於陰陽變合而生五行水火木金土各具一圈者所謂分而言之物一太極也水而木木而火火而土土而金復會於一圈者所謂合而言之五行一太極也然其指五行之

合也。總水火木金而不及土者。蓋土行四氣。舉是四者以該之。兩儀生四象之義也。其下一圖爲乾男坤女者。所謂男女一太極也。又其下之一圖爲萬物化生者。所謂萬物一太極也。以見太極之妙。流行於天地之間者。無乎不在。而無物不然也。然太極本然之妙。初無方所之可名。無聲臭之可議。學者之求之。其將何以求之哉。亦求之此心而已矣。學者誠能自識其心。反而求之。日用之間。則將有可得而言者。夫寂然不動。喜怒哀樂之未發者。此心之體。而太極本然之妙。於是乎在也。感而遂通。喜怒哀樂之既發者。此心之用。而太極本然之妙。於是而流行也。然已發者可見。而未發者不可見。已

衛宗理要 周子

卷一

太極圖論

十九

發者可聞。而未發者不可聞。學者於此深體而默識之。因其可見。以推其不可見。因其可聞。以推其不可聞。庶乎融會貫通。太極本然之妙。可求。而心極亦庶乎可立矣。或者不知致察乎此。而於所謂無極云者。真以爲無。而以爲周子立言之病失之遠矣。先生嘗語正曰。萬物生於五行。五行生於陰陽。陰陽生於太極。其理至此而極。正當時聞之。心中釋然。若有以見夫理之所以然。名之所以立者。先生又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何也。此程子所謂海上無人之境。而人忽生乎其間者。此天地生物之始。禮家所謂感生之道也。又曰。生天生地。成鬼成帝。卽太極動靜生陰陽之義。蓋先生晚年表裏洞然。

事理俱融。凡諸子百家一言一行之合於道者。亦無不察。况

聖門之要旨哉。遂寧傅者。伯成未第時。嘗從周子遊。而接其議論。先生聞之。嘗令正訪其子孫。而求其遺文焉。在吾鄉時。傅嘗有書謝其所寄。姑說其後在永州。又有書謝其所寄。改定同人說。但傳之書。甚無恙。而周子之易說。則不可復見耳。聞之先生。今之通書。本名易通。則六十四卦。疑皆有其說。今考其書。獨有乾損益家人睽復無妄蒙艮等說。而亦無所謂姑說。同人說者。則其書之散逸亦多矣。可不惜哉。夫太極者。所以發明此心之妙用也。通書者。又所以發明太極之妙用也。然其言辭之高深義理之微密。有非後學可以驟而窺者。

衛宗理要 周子

卷一

太極圖論

廿

今先生既已反覆論辯。究極其說。章通句解。無復可疑者。其所以望於後之學者至矣。正也。輒不自量。併以其聞之先生者附之。於此學者。其亦熟復而深味之哉。

陸象山與朱晦菴書

梭山兄。謂太極圖說與通書不類。疑非周子所爲。不然。則或是其學未成時所作。不然。則或是傳他人之文。後人不辯也。蓋通書理性命章言中焉止矣。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曰一曰中。卽太極也。未嘗於其上加無極字。動靜章言五行陰陽陽太極亦無無極之文。假令太極圖說是其所傳。或其少時所作。則作通書時。不言無極。益已知其

說之非矣。此言殆未可忽也。兄謂梭山急迫看人文字，未能盡彼之情，而欲速申己意，是以輕於立論，徒爲多說，而示必果當於理。大學曰：無諸己而後非諸人。人無古今，智愚賢不肖皆言也。皆文字也。觀兄與梭山之書，已不能酬斯言矣。尚何以責梭山哉？尊兄向與梭山書云：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爲萬化根本。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空寂，而不能爲萬化根本。夫太極者，實有是理，聖人從而發明之耳。非以空言立論，使後人簸弄於頰舌紙筆之間也。其爲萬化根本，固自素定，其足不足，能不能，豈以人言不言之故耶？易大傳曰：易有太極，聖人言有，今乃言無何也？作大傳時不言無極，宗理要

者，設有愚謬至此，奚啻不能以三隅反？何足尚煩老先生特地於太極上加無極二字以曉之乎？且極字亦不可以形字釋之。蓋極者中也。言無極，則是猶言無中，也是奚可哉？若懼學者泥於形器而申釋之，則宜如詩言上天之載而於下贊之曰：無聲無臭可也。豈宜以無極字加於太極之上？朱子發謂濂溪得太極圖於穆伯長，伯長之傳出於陳希夷，其必有攷希夷之學。老氏之學也。無極二字，山於老子知其確章。吾聖人之書所無有也。老子首章言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而卒同之。此老氏之宗旨也。無極而太極，卽是此旨。老氏學之不正，見理不明，所蔽在此。兄於此學用力之深，爲日之久，曾此之不能辨何也？通書中焉止矣之言，與此昭然不類。而兄曾不之察何也？太極圖說以無極二字冠首，而通書終篇未嘗一及無極字。二程言論文字至多，亦未嘗一及無極字。假令其初實有是圖，觀其後來未嘗一及無極字，可見其道之進而不自以爲是也。兄今攷訂註釋，表顯尊信如此，其至恐未得爲善祖述者也。潘清逸詩文可見矣。彼豈能知濂溪者，明道伊川親師承濂溪，當時名賢居潘右者亦復不少。濂溪之志卒屬於潘，可見其子孫之不能世其學也。兄何據之篤乎？梭山兄之言恐未宜忽也。孟子與墨者夾之辯，則據其愛無差等之言，與許行辯，則據其與民並耕之言，與告

子辯則據其義外與其性無分於善不善之言未嘗泛爲科
度之說兄之論辯則異於是如其今者所論則皆據尊兄書
中要語不敢增損或稍用尊兄泛辭以相繩紆者亦差有證
據抑所謂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

朱晦菴答陸象山書

來書反復其於無極太極之辨詳矣然以熹觀之伏羲作易
自一畫以下文王演易自乾元以下皆未嘗言太極也而孔
子言之孔子贊易自太極以下未嘗言無極也而周子言之
夫先聖後聖豈不同條而共貫哉若於此有以灼然實見太
極之真體則知不言者不爲少而言之者不爲多矣何至若

衛宗理要調子

卷一

太極圖論

五

此之紛紛哉今既不然則吾之所謂理者恐其未足以爲群
言之折衷又況於人之言有所不盡者又非一二而已乎既
蒙不鄙而教之意亦不敢不盡其愚也且夫大傳之太極者
何也卽兩儀四象八卦之理具於三者之先而蘊於三者之
內者也聖人之意正以其究竟至極無名可名故特謂之太
極猶曰舉天下之至極無以加此云耳初不以其中而命之
也至如北極之極屋極之極皇極之極民極之極諸儒雖有
解爲中者蓋以此物之極當在此物之中非指極字而訓之
中也極者至極而已以有形者言之則其四方八面合轅將
來到此築底更無去處從此推出四方八面都無向背一切

衛宗理要調子

卷一

太極圖論

五

停勻故謂之極爾後人以其居中而能應四外故指其處而
以中言之非以其義爲可訓中也至於太極則又初無形象
方所之可言但以此理至極而謂之極耳今乃以中名之則
是所謂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一也通書理性
命章其首二句言理次三句言性次八句言命故其章內無
此三字而特以三字各其章以表之則章內之言固已各有
所屬矣蓋其所謂靈所謂一者乃爲太極而所謂中者乃氣
稟之得中與剛善剛惡柔善柔惡者爲五性而屬乎五行初
未嘗以是爲太極也且曰中焉止矣而又下屬於二氣五行
化生萬物之云是亦復成何等文字義理乎今來喻乃指其
中者爲太極而屬之下文則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
之意者二也若論無極二字乃是周子灼見道體迥出常情
不顧旁人是非不計自己得失勇往直前說出人不放說底
道理今後之學者曉然見得太極之妙不屬有無不落方體
若於此看得破方見得此老真得千聖以來不傳之秘非但
架屋下之屋盤牀上之牀而已也今必以爲未然是又理有
未明而不能盡人言之意者三也至於大傳既曰形而上者
謂之道矣而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此豈真以陰陽爲形而
上者哉正所以見一陰一陽雖屬形器然其一陰而一陽者
乃是道體之所爲也故道體之至極則謂之太極語太極之

流行則謂之道雖有二名初無兩體周子所以謂之無極正以其無方所無形狀以爲在無物之前而未嘗不立於有物之後以爲在陰陽之外而未嘗不行乎陰陽之中以爲通貫全體無乎不在則初無聲臭影響之可言也今乃深詆無極之不然則是直以太極爲有形狀有方所矣直以陰陽爲形而上者則又昧於道器之分矣又於形而上者之上復有況太極乎之語則是又以道上別有一物爲太極矣此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四也至熹前書所謂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爲萬化根本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空寂而不能爲萬化根本乃是推本周子之意以爲當

儒宗理要 周子 卷一 太極圖論 五

時若不如此兩下說破則讀書錯認語意必有偏見之病聞人說有卽謂之實有見人說無卽以爲真無耳自謂如此說得周子之意已是大煞分明只恐知道者厭其漏泄之過甚不謂如老兄者乃猶以爲未穩而難曉也請以熹書上下文意詳之豈謂太極可以人言而爲加損哉是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五也來書又謂大傳明言易有太極今乃言無何耶此尤非所以望於高明者今夏因與人言易其人之論正如此當時對之不覺失笑遂至被劾彼俗儒膠固隨語生解不足深怪老兄平日自視爲何如而亦爲此言耶老兄且謂大傳之所謂有果如兩儀四象八卦之有定位

天地五行萬物之有常形耶周子之所謂無是果虛空斷滅都無生物之理耶此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六也老子復歸於無極無極乃無窮之義如莊生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云爾非若周子所言之意也今乃引之而謂周子之言實出乎彼此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七也高明之學超出方外固未易以世間言語論量意見測度今且以愚見執方論之則其未合有如前所陳者亦欲奉報又恐徒爲紛紛重使世俗觀笑旣而思之若遂不言則恐學者終無所取正較是二者寧可見笑於今人不可得罪於後世是以終不獲已而竟陳之不識老兄以爲何如

儒宗理要 周子

卷一

太極圖論

五

周子卷二

通書

後學西山張能鱗纂輯

通書者濂溪夫子之所作也。夫子自少即以學行有聞於世。而或莫知其師傳之所自。獨以河南兩程夫子嘗受學焉。而得孔孟不傳之正統。則其淵源因可樂見。然所以指夫仲尼顏子之樂而發其吟風弄月之趣者。亦不可得而悉聞矣。所著之書又多散失。獨此一篇本號易通。與太極圖說並出程氏以傳於世。而其爲說實相表裏。大抵推一理二氣五行之分合。以紀綱道體之精微。決道義文辭利祿之取舍。以振起

儒宗理要 周子 卷二

通書

俗學之卑陋。至論所以入德之方。經世之具。又皆親切簡要。不爲空言。顧其宏綱大用。既非秦漢以來諸儒所及。而其條理之密。意味之深。又非今世學者所能驟而窺也。是以程氏既沒而傳者鮮焉。其知之者。不過用意高遠而已。朱子按濂溪著太極圖易說易通朱子曰易說世無傳本依經以解義者此則通論其大意故曰易通持不知去易字而曰通書始於何熹自蚤歲即幸得其遺編而伏讀之初蓋茫然不知其所謂而甚或不能以句壯歲獲游延平先生之門然後始得聞其說之一二。比年以來潛玩既久。乃若粗有得焉。雖其宏綱大用所不敢知。然于其章句文字之間。則有以實見其條理之愈密。意味之愈深。而不我欺也。顧自始讀以至今歲。

月幾何。倏焉三紀。慨前哲之益遠。懼妙旨之無傳。竊不自量。輒爲注釋。雖知凡近不足以發夫子之精蘊。然創通大義。以俟後之君子。則萬一其庶幾焉。淳熙丁未九月甲辰。後學朱熹謹序。

誠上第一 此篇論天以實理賦子於人而爲性命之本源也。

誠者聖人之本。

誠者至實而無妄之謂。天所賦物所受之正理也。人皆有之。而聖人之所以聖者。無他焉。以其獨能全此而已。此書與太極圖相表裏。誠卽所謂太極也。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

儒宗理要 周子 卷二

二

此上二句引易以明之。乾者純陽之卦。其義爲健。乃天德之別名也。元始也。資取也。言乾道之元。萬物所取以爲始者。乃實理流出。以賦於人之本。如水之有源。卽圖之陽動也。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

此上二句亦易文。天所賦爲命。物所受爲性。言乾道變化而萬物各得受其所賦之正。則實理於是而各爲一物之主矣。卽圖之陰靜也。

純粹至善者也。

純不雜也。粹無疵也。此言天之所賦物之所受。皆實理之本然。無不善之雜也。

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此亦易文陰陽氣也形而下者也所以一陰一陽者理也形而上者也道即理之謂也繼之者氣之方出而未有所成之謂也善即理之方行而未有所立之名也陽之屬也誠之源也成則物之已成性則理之已立者也陰之屬也誠之立也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

元始亨通利遂貞正乾之四德也通者方出而賦於物善之繼也復者各得而藏於已性之成也此於圖已爲五行之性矣

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

儒宗理要

周子

卷二

通書

易者交錯代換之名卦爻之立由是而已天地之間陰陽交錯而實理流行一賦一受於其中亦猶是也

誠下第二

此篇論聖人全此實理而爲五常百行之本源也

聖誠而已矣

聖人之所以聖不過全此實理而已即所謂太極者也

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

五常仁義禮智信五行之性也百行孝弟忠信之屬萬物之象也實理全則五常不虧而百行修矣

靜無而動有至正而明達也

方靜而陰誠固未嘗無也以其未形而謂之無耳及動而陽

誠非至此而後有也以其可見而謂之有耳靜無則至正而已動有然後明與達者可見也

五常百行非誠非也邪暗塞也

非誠則五常百行皆無其實所謂不誠無物者也靜而不正故邪動而不明不達故暗且塞

故誠則無事矣

誠則衆理自然無一不備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矣至易而行難

實理自然故易人偽奪之故難

果而確無難焉

儒宗理要

周子

卷二

通書

果者陽之決確者陰之守決之勇守之固則人偽不能奪之矣

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

克去己私復由天理天下之至難也然其機可一日而決其效至於天下歸仁果確之無難如此

誠幾德第三

誠無爲

實理自然何爲之有即太極也

幾善惡

幾者動之微善惡之所由分也蓋動於人心之微則天理固

常發見而人欲亦已萌乎其間矣此陰陽之象也

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

道之得於心者謂之德其別有是五者之用而因以名其體焉即五行之性也

性焉安焉之謂聖

性者獨得於天安者本全於已聖者大而化之之稱此不待學問勉強而誠無不立幾無不明德無不備者也

復焉執焉之謂賢

復者反而至之執者保而持之賢者才德過人之稱此思誠研幾以成其德而有以守之者也

儒宗理要

周子

卷二

通書

五

發微不可見克周不可窮之謂神

發之微妙而不可見克之周徧而不可窮則聖人之妙用而不可知者也

聖第四

此篇論誠精而明神應而妙幾微而燭其幽乃性焉安焉之謂聖者

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

本然而未發者實理之體善應而不測者實理之用動靜體用之間介然有頃之際則實理發見之端而眾事吉凶之兆也

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

清明在躬志氣如神精而明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應而妙也理雖已萌事則未著微而幽也

誠神幾曰聖人

性焉安焉則精明應妙而有以洞其幽微矣

慎動第五

此篇言君子動必以正則和在其中邪則不和而辱害君子所以慎其動也

動而正曰道

動之所以正以其合乎眾所共由之道也

用而和曰德

用之所以和以其得道於身而無所待於外也

匪仁匪義匪禮匪智匪信悉邪也

儒宗理要

周子

卷二

通書

六

所謂道者五常而已非此則其動也邪矣

邪動辱也甚焉害也

無得於道則其用不和矣

故君子慎動

動必以正則和在其中矣

道第六

此篇言聖人之道只是仁義禮智守之貴行之利祿之可以配合乎天地否則道自道矣

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

中即禮正即智圖解備矣

守之貴

天德在我何貴如之

行之利

順理而行何往不利

廓之配天地

克其本然並立之全體而已矣

豈不易簡豈為難知

道體本然故易簡人所固有故易知

不守不往不靡耳

言為之則是而嘆學者自失其幾也

師第七

或問易為天下善曰師曰何謂也曰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

儒案理要 周子 卷二

此所謂性以氣稟而言也

不達曰剛善為義為直為斷為嚴毅為幹固惡為猛為隘為疆

梁柔善為慈為順為異惡為懦弱為無斷為邪佞

剛柔固陰陽之大分而其中又各有陰陽以為善惡之分焉

惡者固為非正而善者亦未必皆得乎中也

惟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

此以得性之正而言也然其以和為中與中庸不合蓋就已

發無過不及者而言之如書所謂允執厥中者也

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

易其惡則剛柔皆善有嚴毅慈順之德而無疆梁懦弱之病

矣至其中則其或為嚴毅或為慈順也又皆中節而無太過不及之偏矣

故先覺覺後覺聞者求於明而師道立矣

師者所以攻人之惡正人之不中而已矣

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

此所以為天下善也○此章所言剛柔即易之兩儀各加善

惡即易之四象易又加倍以為八卦而此書及圖則止於四

象以為水火金木而即其中以爲土蓋道體即一而人之所

見詳略不同但於本體不差則並行而不悖矣

幸第八 此篇言人貴於聞過尤貴於有耻不然則有不幸與大不幸者存焉玩注可見

儒案理要 周子 卷二

人之生不幸不聞過大不幸無耻

不聞過人不告也無耻我不仁也

必有耻則可教聞過則可賢

有耻則能發憤而受教聞過則知所改而為賢然不可教則

雖聞過而未必能改矣以此見無耻之不幸為尤大也

思第九 此篇言思之一字所以為聖功之本以見君子貴於思也

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

睿通也

無思本也思通用也幾動於彼誠動於此無思而無不通為聖

人

無思誠也思通神也所以誠神幾曰聖人也

不思則不能通微不脍則不能無不通是則無不通生於通微通微生於思

通微脍也無不通聖也

故思者聖功之本而吉凶之機也

思之至可以作聖而無不通其次亦可以見幾通微而不陷

於凶咎

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

脍也

又曰知幾其神乎

儒宗聖要周子卷二通書

聖也

志學章第十此篇言人之爲學當要立志士當志於爲賢賢當志於爲聖聖當志於希天

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

希望也

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耻其君不爲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

于市顏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

說見書及論語皆賢人之事也

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

此言士希賢也

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

三者隨其所用之淺深以爲所至之近遠不失令名以其有爲善之實也

胡氏曰周子患人以發策決科榮身肥家希世取寵爲事也

故曰志伊尹之所志患人以廣聞見工文詞矜智能慕空寂

爲事也故曰學顏子之所學人能志此志而學此事則知此

書之包括至大而其用無窮矣

順化第十一此篇言天以陰陽生成萬物聖人順天以仁義育正萬民而與天爲一也

天以陽生萬物以陰成萬物生仁也成義也

陰陽以氣言仁義以道言詳已見圖解矣

故聖人在上以仁育萬物以義正萬民

儒宗聖要周子卷二通書

所謂定之以仁義

天道行而萬物順聖德修而萬民化大順大化不見其迹莫知

其然之謂神

天地聖人其道一也

故天下之衆本在一人道豈遠乎哉術豈多乎哉

天下之本在君君之道在心心之術在仁義

治第十二此篇言聖人心純乎理則賢才輔而天下可治故以純心爲要用賢爲恐也

十室之邑人人提耳而教且不及况天下之廣兆民之衆哉故

曰純其心而已矣

純者不雜之謂心謂人君之心

仁義禮智四者動靜言貌視聽無違之謂純

仁義禮智五行之德也動靜陰陽之用而言貌視聽五行之事也德不言信事不言思者欲其不違則固以思為主而必求是四者之實矣

心純則賢才輔

君取人以身臣道合而從也

賢才輔則天下治

衆賢各任其職則不待人人提耳而教矣

純心要矣用賢急焉

心不純則不能用賢不用賢則無以宣化

儒宗聖訓

通書

上

禮樂第十三

禮理也樂和也

禮陰也樂陽也

陰陽理而後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弟弟夫夫婦婦萬物各得其理然後和故禮先而樂後

此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之意程子論敬則自然和樂亦此理也學者不知持敬而務為和樂鮮不流於慢者

務實第十四

此篇言君子當使實勝名不可使名勝於實也

實勝善也名勝耻也故君子進德修業藝藝不息務實勝也德業有未著則恐恐然畏人知遠耻也小人則偽而已故君子日

休小人日愛

實修而無名勝之耻故休名勝而無實修之善故愛

愛敬第十五

此篇言君子見善則學欲兼有衆善見不善則勸不棄人於惡無不用其愛敬也

有善不及

設問人或善而我不能及則如之何

曰不及則學焉

答言當學其善而已

問曰有不善

問人有不善則何以處之

曰不善則告之不善且勸曰庶幾有改乎斯為君子

儒宗聖訓

卷二

通書

上

答言人有不善則告之以不善而勸其改告之者恐其不知此事之為不善也勸之者恐其不知不善之可改而為善也

有善一不善二則學其一而勸其二

亦答辭也言人有善惡之雜則學其善而勸其惡

有語曰斯人有是之不善非大惡也則曰孰無過焉知其不能改改則為君子矣不改為惡惡者天惡之彼豈無畏耶烏知其不能改

不能改

此亦答問聞人有過雖不得見而告勸之亦當答之以此其其或聞而自改也有心悖理謂之惡無心失理謂之過

故君子悉有衆善無弗愛且敬焉

善無不學故悉有衆善惡無不勸故不棄一人於惡不棄一人於惡則無所不用其愛敬矣

動靜第十六

此篇言動一於動靜一於靜則爲物不通必動有靜靜有動斯爲聖人神妙萬物

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

有形則滯於一偏

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

神則不離於形而不囿於形矣

動而無動靜而無靜非不動不靜也

動中有靜靜中有動

物則不通神妙萬物（案考）物滯於一偏則不能通神妙於萬物則無不通

衛宗理要同子 卷二

結上文起下意

水陰根陽火陽根陰

水陰也而生於一則本乎陽也火陽也而生於二則本乎陰

也所謂神妙萬物者如此

五行陰陽陰陽太極

此即所謂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者以神妙萬物之體而

言也

四時運行萬物終始

此即所謂五氣順布四時行焉無極二五妙合而凝者以神

妙萬物之用而言也

混分闢今其無窮今

體本則一故曰混用散而殊故曰闢一動一靜其運如循環

之無窮此兼舉其體用而言也○此章發明圖意更宜參考

樂上第十七

古者聖王制禮法修教化三綱正九疇叙百姓大和萬物咸若

綱綱上大繩也三綱者夫爲妻綱父爲子綱君爲臣綱也疇

類也九疇見洪範若順也此所謂理而後和也

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

八音以宣八方之風見國語宜所以達其理之分乎所以節

其和之流

衛宗理要同子 卷二

故樂聲淡而不傷和不而淫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淡且和焉淡

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

淡者理之發和者聲之爲先淡後和亦主靜之意也然古聖

賢之論樂曰和而已此所謂淡蓋以今樂形之而後見其本

於莊正齊肅之意耳

優柔平中德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是謂道配天地古之

極也

欲心中故平中躁心釋故優柔言聖人作樂功化之盛如此

或云化中當作化成

後世禮法不修政刑苛暴縱欲敗度下民困苦謂古樂不足聽

也代變新聲妖淫愁怨導欲增悲不能自止故有賊君棄父輕生敗倫不可禁者矣

廢禮敗度故其聲不淡而妖淫政苛民困故其聲不和而愁怨妖淫故導欲而至於輕生敗倫愁怨故增悲而至於賊君棄父

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

古今之異淡與不淡和與不和而已

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至治者遠矣

復古禮然後可以變今樂

樂中第十八

此篇論樂本於政善則作樂以宣暢其和心故天地和而萬物順

備宋理要

周子

卷二

通書

樂者本乎政也政善民安則天下心和故聖人作樂以宣暢其和心達于天地天地之氣感而大和焉天地和則萬物順故神祇格焉歌駟

聖人之樂既非無因而強作而其制作之妙又能真得其聲氣之元故其志氣天人交相感動而其效如此

樂下篇十九

此篇論樂聲之淡樂辭之善自可後風而易俗耳

樂聲淡則聽心平樂辭善則歌者慕故風移而俗易矣妖聲艷辭之化也亦然

聖學第二十

此篇論聖學要在此心之一也

聖可學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請聞焉曰一爲要一者無欲也

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

此章之指最爲要切然其辭義明白不煩訓解學者能深玩而力行之則有以知無極之真兩儀四象之本皆不外乎此心而日用間自無別用力處矣

公明第二十一

此篇言已私既克自能明察而無所疑

公於已者公於人未有不公於已而能公於人也

此爲不勝已私而欲任法以裁物者發

明不至則疑生明無疑也謂能疑爲明何啻千里

此爲不能先覺而欲以逆詐億不信爲明者發然明與疑正

備宋理要

周子

卷二

通書

去

相南北何啻千里之不相及乎

理性命第二十二

此篇言理乃人心之太極性則氣稟之不齊命則萬殊而一本也

厥彰厥微匪靈弗瑩

此言理也陽明陰晦非人心太極之至靈孰能明之

剛善剛惡柔亦如之中焉止矣

此言性也說見第七篇即五行之理也

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是萬爲一實萬分萬一各正小大有定

此言命也二氣五行天之所以賦受萬物而生之者也自其未以緣本則五行之異本二氣之實二氣之實又本一理之

極是合萬物而言之爲一太極而已也。自其本而末則一理之實而萬物分之以爲體。故萬物之中各有一太極而小大之物莫不各有一定之分也。○此章十六章意同。

顏子第二十三 此篇言顏子窮居自有其樂。富貴貧賤不足以動其心也。

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而不改其樂。

說見論語

夫富貴人所愛也。顏子不愛不求而樂乎貧者獨何心哉。

說問以發其端

天下有至貴至愛可求而異乎彼者。見其大而忘其小焉爾。

至愛之間富有富可二字所謂至貴至富可愛可求者即周

論宗聖要 周子 卷二 通書

子之教程子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求何事者也。然學者

當深思而實體之不可但以言語解會而已。

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

處之一則能化而齊故顏子亞聖。

齊字意複恐或有誤或曰化大而化也齊齊於聖也亞則將

齊而未至之名也。

師友上第二十四 此篇言道德可尊可貴人必

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而已矣。至難得者人人而至難得

者道德有於身而已矣。

此略承上章之意其理雖明然人心蔽於物欲鮮克知之故

周子每言之詳焉。

求人至難得者有於身非師友則不可得也已。

是以君子必隆師而親友。

師友下第二十五 此篇言道義由師友有之人無師友則乏此師友之義重而聚樂也。

道義者身有之則貴且尊。

周子於此一意而屢言之非復出也其丁寧之意切矣。

人生而蒙長無師友則愚是道義由師友有之。

此處恐更有由師友字屬下句。

而得貴且尊其義不亦重乎其聚不亦樂乎。

此重此樂人亦少知之者。

論宗聖要 周子 卷二 通書

過第二十六 此篇言仲由喜聞過則至令

仲由喜聞過今各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獲疾而忌譽

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

勢第二十七 此篇論勢之所趨極動而不可反則

天下勢而已矣勢輕重也。

一輕一重則勢必趨於重而輕愈輕重愈重矣。

極重不可反識其重而亟反之可也。

重未及而識之則猶可反也。

反之力也識不早力不易也。

反之在於人力而力之難易又在識之早晚。

力而不競天也不識不力人也

不識則不知用力不力則雖識無補

天乎人也何尤

問勢之不可反者果夫之所爲乎若非天而出於人之所爲則亦無所歸罪矣

文辭第二十八

此言文以載道今乃有文而不以道是猶虛車而不濟於用者

文所以載道也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况虛車乎

文所以載道猶車所以載物故爲車者必飾其輪轅爲文者必善其詞說皆欲人之愛而用之然我飾之而人不用則猶爲虛詞而無益於實况不載物之車不載道之文雖美其飾

備宗聖要

周子

卷二

通書

亦何爲乎

文辭藝也道德實也篤其實而藝者書之美則愛愛則傳焉賢者得以學而至之是爲教故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

此猶車載物而輪轅飾也

然不賢者雖父兄臨之師保勉之不學也強之不從也

此猶車已飾而人不用也

不知務道德而第以文辭爲能者藝焉而已噫弊也久矣

此猶車不載物而徒美其飾也○或疑有德者必有言則不待藝而後其文可傳矣周子此章似猶別以文辭爲一事而用力焉何也曰人之才德偏有長短其或意中不了了而言不

足以發之則亦不能傳於遠矣故孔子曰辭達而已矣程子亦言西銘吾得其意但無子厚筆力不能作耳正謂此也然言或可少而德不可無有德而有言者常多有德而不能言者常少學者先務於德而已矣

聖蘊第二十九

此篇言聖人之蘊貴乎宏深彼世人急求聞知於人薄亦其矣

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說見論語言聖人之教必當其可而不輕發也

子曰子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

說亦見論語言聖人之道有不待言而顯者故其言如此

然則聖人之蘊微顏子殆不可見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者

備宗聖要

周子

卷二

通書

顏子也聖同天不亦聖乎

蘊中所畜之名也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故孔子之教既不輕發又未嘗自言其道之蘊而學者唯顏子爲得其全故因其進修之迹而後孔子之蘊可見猶天不言而四時行百物生也

常人有一聞知恐人不速知其有也急人知而名也薄亦甚矣

聖凡異品高下懸絕有不待校而明者其言此者正以深厚之極弊夫淺薄之尤耳然於聖人言深常人言薄者深則厚淺則薄上言首下言尾互文以明之也

精蘊第三十

此篇言聖人之精蘊寄之易爲文字之理義理之宗天地鬼神之蘊畢萃於此

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卦不畫聖人之精不可得而見微卦聖人之蘊殆不可悉得而聞

精者精微之意畫前之易至約之理也伏羲畫卦專以明此而已蘊謂凡卦中之所有如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至廣之業也有卦則因以形矣

易何止五經之源其天地鬼神之奧乎

陰陽有自然之變卦畫有自然之體此易之爲書所以爲文字之義理之宗也然不止此蓋凡管於陰陽者雖天地之大鬼神之幽其理莫不具於卦畫之中焉此聖人之精蘊所以必於此而寄之也

衛宗理要 周子 卷二 通書

乾損益動第三十一

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而後至乾之用其善是損益之大莫是過聖人之旨深哉

此以乾卦爻辭損益大象發明思誠之方蓋乾乾不息者體也去惡進善者用也無體則用無以行無用則體無所措故以三卦合而言之或曰其字亦是莫字

吉凶悔吝生乎動噫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

四者一善而三惡故人之所值福常少而禍常多不可不謹○此章論易所謂聖人之蘊

家人睽復无妄第三十二

治天下之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

則謂物之可視以爲法者猶俗言則例則樣也

本必端端本誠心而已矣則必善善則和親而已矣心不誠則身不可正親不和則家不可齊

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疏也

親者難去疏者易裁然不先其難亦未有能其易者

家人離必起於婦人故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也睽次家人易卦之序二女以下睽象傳文二女謂睽卦兌下離上兌少女離中女也陰柔之性外和悅而內猜嫌故同居而異志

衛宗理要 周子 卷二 通書

堯所以釐降二女于媯汭舜可禪乎吾茲試矣

釐理也降下也媯水名汭水北舜所居也堯理治下嫁二女於舜將以試舜而授之以天下也

是治天下觀於家治家觀於身而已矣身端心誠之謂也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

不善之動息於外則善心之生於內者無不實矣

不善之動妄也妄復則无妄矣无妄則誠矣

程子曰无妄之謂誠

故无妄次復而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深哉

无妄次復亦卦之序先王以下引无妄卦大象以明對時育

物唯至誠者能之而贊其旨之深也○此章發明四卦亦皆所謂聖人之蘊

富貴第三十三 此篇言君子之富貴以道德而不在乎富貴之富貴也

君子以道充為貴身安為富故常泰無不足而銖視軒冕塵視金玉其重無加焉爾

此理易明而屢言之欲人有以真知道義之重而不為外物所移也

陋第三十四 此篇言聖人真知道德之重而不溺於文辭之陋也

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為德行行之為事業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

衛宗理要 周子 卷二 通書

意同上章欲人真知道德之重而不溺於文辭之陋也

擬議第三十五

至誠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故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中庸易大傳所指不同今合而言之未詳其義或曰至誠者實理之自然擬議者所以誠之之事也

刑第三十六

天以春生萬物止之以秋物之生也既成矣不止則過焉故得秋以成聖人之法天以政養萬民肅之以刑民之盛也欲動情勝利害相攻不止則賊滅無倫焉故得刑以治

意與十一章略同

情偽微隱其變千狀苟非中正明達果斷者不能治也訟卦曰利見大人以剛得中也噬嗑曰利用獄以動而明也

中正本也明斷用也然非明則斷無以施非斷則明無所用二者又自有先後也訟之中兼乎正噬嗑之明兼乎達訟之剛噬嗑之動即果斷之謂也

嗚呼天下之廣主刑者民之司命也任用可不慎乎

公第三十七

聖人之道至公而已矣或曰何謂也曰天地至公而已矣

孔子上第三十八

衛宗理要 周子 卷二 通書

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為後世王者而修也亂臣賊子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也宜乎萬世無窮王祀夫子報德報功之無盡焉

孔子下第三十九

道德高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其惟孔子乎

道高如天者陽也德厚如地者陰也教化無窮如四時者五行也孔子其太極乎

蒙良第四十 此篇引三卦以明主靜之意是亦聖人之蘊也

童蒙求我我正果行如筮焉筮叩神也再三則瀆矣瀆則不告也

此通下三節。雖引策卦象象而釋其義。重難也。蒙暗也。我謂師也。策操著以決吉凶也。言重蒙之人來求於我。以發其蒙。而我以正道果決彼之所行。如筮者叩神以決疑。而神告之吉凶。以果決其所行也。叩神求師。專一則明。如初筮則告二。三則惑。故神不告以吉凶。師亦不當決其所行也。

山下出泉。靜而清也。汨則亂。亂不決也。

山下出泉。大象文山。靜泉清。有以全其未發之善。故其行可果汨再三也。亂潰也不決不告也。蓋汨則不靜。亂則不清。既不能保其未發之善。則告之不足以果其所行。而反滋其惑。不如不告之為愈也。

臨宗理要 周子 卷二

通書

五

慎哉其惟時中乎

時中者。衆傳文教當其可之謂也。初則告濟則不告。靜而清則決之汨而亂則不決。皆時中也。

艮其背。背非見也。靜則止。止非爲也。爲不止矣。其道也深乎。

此一節引艮卦之象而釋之。艮止也。背非有見之地也。艮其背者。止於不見之地也。止於不見之地。則靜靜則止而無爲。一有爲之之心。則非止之道矣。○此章發明二卦。皆所爲聖人之總而主靜之意矣。

右周子太極圖并說一篇。通書四十章。世傳舊本遺文九篇。遺事十五條。事狀一篇。熹所集次。皆已校定。可繕寫。熹按先

生之書。近歲以來。其傳既益廣矣。然皆不能無繆誤。惟長沙建安板本爲庶幾焉。而猶頗有所未盡也。蓋先生之學之真。其可以象告者。莫備於太極之一圖。若通書之言。蓋皆所以發明其蘊。而誠動靜理性命等章。爲尤著。程氏之書。亦皆祖述其意。而李仲通銘程邵公誌。顏子好學論等篇。乃或并其語而道之。故清逸潘公誌先生之墓。而叙其所著之書。特以作太極圖爲首稱。而後乃以易說易通繫之。其知此矣。然諸本皆附於通書之後。讀者遂誤以爲書之卒章。使先生立象之微旨。暗而不明。驟而語夫通書者。亦不知其綱領之在是也。長沙本既未及有所是正。而通書乃因胡氏所定章次。先

臨宗理要 周子 卷二

通書

五

後。輒頗有所移易。又刊去章目。而別以周子曰加之。皆非先生之舊。若理性命章之類。則一去其目。而遂不可曉。其所附見銘碣詩文。視他本則詳矣。然亦或不能有以發明於先生之道。而徒爲重複。故建安本特據潘誌置圖篇端。而書之次序。各章亦復其舊。又卽潘誌及蒲左丞孔司封黃太史所記先生行事之實。刪去重複。參互考訂。合爲事狀一篇。至於道學之微。有諸君子所不及知者。則又一以程氏及其門人之言爲正。以爲先生之書之言之行。於此亦略可見矣。然後得臨江楊方本以校。而知其舛陋。猶有未盡工者。又得何君營道詩序及諸賢遊春陵者之言。而知事狀所叙濂溪命名之

說有失其本意者。覆校舊編而知筆削之際。亦有當錄而誤遺之者。又讀張忠定公語而知所論希夷神穆之傳。亦有未盡其曲折者。嘗欲別加是正以補其闕。而病未能也。茲乃被命假守南康。遂獲嗣守先生之遺教於百有餘年之後。顛德弗類。慙懼已深。瞻仰高山。益切霜歎。因取舊帙。復加更定。而附著其說如此。鈇板學宮。以與同志之士共覽觀焉。新安朱
耆謹書

讀周子緒言

或問儒者之論皆以周子繼孔孟子獨以周子繼孔顏得無過耶。曰以周子繼孔孟子此以世數言也。若論學問則周子實繼孔顏。觀通書中所述白孔子外獨三稱顏子則可知學問之所自矣。非故為軒輊也。

先儒言孔子如玉孟子如水晶此最善形容有道氣象若顏與周則非水晶也。溫栗之資已同于玉但于孔子微有高下大小之分耳。

周子之於孟子可相伯仲未可分差等孟子才大周子心細其為聖則一也。

儒宗理要

周子

孟子之後無傳人周子之後却得程朱接續以後便源源不竭非量有不同時為之也。戰國時聰明才辯之士皆為縱橫之流引入勢利誰能為此迂遠之學。若周子時方是全盛而人才又莫多焉故遂得程朱其人也。

昔人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謂其有開揚墨之功也。若周子則太極人極說得最分明使二氏不能欺人以暗尤為不動聲色功豈在孟子下。

周子之學渾是一誠字故通書首章即曰誠者聖人之本二章曰聖誠而已矣三章曰誠無為幾善惡四章曰誠神幾曰聖人都是誠字誠者天之道也非聖人之流亞近於生知者乎。

周子通書全從易出太極圖全從繫辭出不曾造作一毫或謂得之陳搏神放穆脩或謂師事龍林寺僧壽涯此二氏無稽之言謬欲引爲己重如謂孔子爲釋仰老子之弟子也至朱子序通書亦謂莫知師傳之所自夫易與繫辭卽師傳也何必舍是而更問哉今觀其首一圈卽易有太極也次○卽是生兩儀也次水火土金卽兩儀生四象也天地網羅萬物化醇也男女構精萬物化生也何嘗自出一毫私意學者不肯細心觀圖又不肯細心讀易或以爲無師傳或以爲師二氏此皆未知周子者太極圖其平易人都看得鶻突其實極易曉中間一小圈卽易經上太極一圈傍邊兩抱卽易經上兩儀一畫分黑白者白爲陽黑爲陰黑之中有白白之中有黑者陰之中有陽陽之中有陰也但伏羲在太極上面直畫兩畫周子便把伏羲兩畫轉轉抱在太極兩傍是恐人把太極兩儀看作二物故特作此圖以明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之旨耳

備宗理要周子

緒言

二

朱子謂周子太極圖當在通書之首先生手授二程本因附書後傳者見其如此遂誤以圖爲書之卒章不復釐正愚謂周子通書本名易通山陽慶氏載傳伯成未第時嘗得周子所寄茹說同人說今其書獨有乾損益家人睽復无妄蒙艮等說而無所謂茹說同人說則知易通之爲書六十四卦皆有說特散逸不全耳其間議論次序當悉依周易非自立體格別爲一書也

太極圖之在後實以繫辭在六十四卦之後故耳朱子取以冠通書於義無不可然太極圖所以爲通書之卒章則實因此故特記之

朱子註太極通書語語依太極圖分太極陰陽老少雖拘而亦無凝總之周子作太極圖說天人之間已自分配得十分恰合任他人信手拈來自然頭頭是道也

一篇太極圖說止說得天命之謂性一句故謂太極圖說爲繫辭辭而作可謂繼中庸而作亦無不可繫辭中庸而後未嘗有此書也

周子作太極圖發揮天地萬物之理太極二字原本繫辭不過備宗理要調子

緒言

三

祖述孔子之舊至於主靜立人極人極二字則自周子開闢出來後半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一段都是說人極人極與太極句句相對則知人身與天地處處相合絕非矯揉造作故人能踐形卽能盡性能盡性卽能達天天與人總只是一理此是周子獨得處太極圖說一篇主意全在人極上今人讀太極圖說不論人極而止論太極失周子之意矣

不知太極無天地不知人極無人此之謂不誠無物

天地生萬物妙處只在妙合而凝一點人心周應萬事更處只在誠無爲幾善惡二句

周子通書云誠則無事矣此語非幾于聖者不能道語云天下

本無事庸人自擾之庸人何妨所惡于庸人者爲其作僞耳機
械百出事變日多不惟世界不得太平究竟身心愈勞擾愈無
益所謂心勞日拙也易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途一
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此正是說誠則無事

人極要處在主靜二字主靜要處在中正仁義四字有中正仁
義四字則主靜自不入于一偏自非二氏之學所能混

仁義二字上復着個中正二字惟中正則仁不流于偏義不流
于過故可以主靜可以立人極

程子善惡皆天理一語諸儒皆以爲疑不知此語是從周子太
極圖中出來不過是陰陽皆太極

儒宗理要

周子

四

太極圖最好觀性太極不離乎陰陽故有氣質之性而實不雜
乎陰陽故有義理之性

從來聖賢學問相傳止是一條線索子思天命之謂性是祖繫
辭繼善成性孟子知其性則知天矣是祖中庸天命之謂性周

子太極人極則亦祖繼善成性而暗合于子思孟子者也自周
子以後則凡言性與天道者無不祖之伊川顏子所好何學論

全本太極圖說朱子中庸天命句亦本太極圖說也

朱子與陸氏兄弟論太極書語極辨博然愚謂猶未切要也周
子圖說妙處全以太極發明人極天人之間若毫髮枝枝相
對葉葉相當以見吾人此心此理全本天來俱出自然絕非勉

強所以爲妙若無下面一段議論則無極太極二語雖謂之出
于莊老可也今圖說云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是何
等識見乃泛執字句之微而謂之莊老陸氏兄弟固未嘗細心
讀周子之書而朱子亦但就有形無形反覆辨論此其所以多
議論之往復也讀書不貴讀字句而貴讀全篇大率如此

能辨謹識

儒宗理要

周子

五

太極歌

太極本一理萬物一太極有物必有則一物一太極太極本無
極未始有二物無極非虛無中正是其則理至氣以兆氣生象
則曜受氣有陰陽陰陽之謂道道不離須臾形上為至妙動靜
固無方根抵互為藏此中有神理窮神化乃彰五德配五行性
情有柔剛生理之謂性性動而情生情生有善惡要皆統于心
心為萬事宰衆理之所聚元者善之長義宜因心制禮中智復
正信為中孚五德固相生其實歸于一惟誠而後明聖人殆
天篤生知不恒有習遠學斯復好惡僅幾希人禽判其屬絜矩
平適心先平其所惡人情不相遠違道非忠恕忠恕克常操一
備衆理要則子

太極歌

後學能纂撰

張子序

能繼祖貫關中來燕者八世按譜則鱗為

先明公橫渠先生十七世孫也鱗以後裔讀先人書
宜無容贊一辭然昔子思子何嘗不表章仲尼雖家
學亦道統也豈有嫌疑引避於其間哉先生登嘉祐
進士行實衆見本傳獨其得道統之正不敢不少贊
焉者先生自范文正公勸讀中庸遂究極六經臯比
講易有吾道自足何事旁求之嘆當是之時雖有周

張子序

子開其先然周子居道州學問不相及又先先生卒
豈有人焉為之發明指示於其先哉昔史臣稱周子
不由師傳默契道妙能鱗於先生亦云雖其所著諸
書與周子稍有安勉之分然讀西銘乾父坤母民胞
物與善於言仁使學者曉然知萬物一體之學呂晦
叔曰學有本原蓋其然乎讀正蒙而天地陰陽鬼神
郊禘皆發前人所未發朱子所謂親切嚴密是也讀
經學理為諸書其於禮樂詩書井田學校宗法喪記

之類皆討論精確令可舉而措之施行司馬溫公曰
子厚平生用心欲率今世可復三代洵非過矣其他
若語錄文集拾遺一字一句皆可想見當日左編右
簡仰思俯讀之誠惟易說一書全書自備但五子中
既有通書易傳又有本義理可相通非敢去取也抑
更有進者呂與叔曰苦心力索是橫渠之學則先生
之爲先生其艱深刻苦與周子不同者人皆知之矣
其超狀自得直造精微與周子同者人未必知之也

張子序

如性之一字自孔子以相近爲言孟子以無不善爲
言雖大旨若一而後賢紛紛之說究不能得其肯綮
惟周子以形生神發推明理氣之由而先生亦曰形
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此卽周
子理氣之旨也後儒知性分理氣出於程子本於周
子而不知當時有未見周子而直與周子同其悟者
又有先生在焉豈非超然自得者乎孟子曰先聖後
聖其揆一也又曰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其

先生與周子之訓歟先生嘗有言曰爲天地立心爲
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呂與叔之
狀先生曰窮神化一天人立大本斥異學自孟子以
來未之有也鮮不敏不克紹明祖德亦惟就前人之
所表章而序之云爾

後裔能麟敬書



張子序

三

本傳

宋史

張載字子厚長安人少喜談兵至欲結客取洮西之地年二十一以書謁范仲淹一見知其遠器乃警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載讀其書猶以爲未足又訪諸釋老累年究極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嘗坐虎皮講易京師聽從者甚衆一夕二程至與論易次日語人曰比見二程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撤坐輟講與二程語道學之要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傍求於是盡棄異學淳如也舉進士爲祁州司法叅軍雲巖令政事以敦本善俗爲先每月吉具酒食召鄉人高年會縣庭親爲勸酬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問儒宗理要

張子

本傳

民疾苦及告所以訓誡子弟之意熙寧初御史中丞呂公著言其有古學神宗方一新百度思得才哲士謀之召見問治道對曰爲政不法三代者終苟道也帝悅以爲崇文院校書他日見王安石安石問以新政載曰公與人爲善則人以善歸公如教玉人琢玉則宜有不受命者矣明州苗振獄起往治之未殺其罪還朝卽移疾屏居南山下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卽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也敝衣蔬食與諸生講學每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以爲知人而不知天求爲賢人而不求爲聖人此秦漢以來學者大蔽也故其學尊

禮貴德樂天安命以易爲宗以中庸爲體以孔孟爲法黜怪妄辨鬼神其家昏喪葬祭率用先王之意而傳以今禮又論定井田宅里發歛學校之法皆欲條理成書使可舉而措諸事業呂大防薦之曰載之始終善發明聖人之遺旨其論政治略可復古宜還其舊職以備諮訪乃詔知太常禮院與有司議禮不合復以疾歸中道疾甚沐浴更衣而寢旦而卒貧無以歛門人共買棺奉其喪還翰林學士許將等言其恬於進取乞加贈卹詔賜館職半賻載學古力行爲關中士人宗師世稱爲橫渠先生著書號正蒙又作西銘云云程頤嘗言西銘明理一而分殊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自孟子後蓋未之見

儒宗理要

張子

本傳

二

學者至今尊其書嘉定十二年賜諡曰明公淳祐元年封郡伯從祀孔子廟庭

儒宗理要張子目錄

卷之一

西銘

東銘

卷之二

正蒙上

太和篇第一

參兩篇第二

天道篇第三

神化篇第四

儒宗理要張子目錄

動物篇第五

誠明篇第六

大心篇第七

中正篇第八

卷之三

正蒙下

至當篇第九

作者篇第十

三十篇第十一

有德篇第十二

有司篇第十三

大易篇第十四

樂器篇第十五

王祐篇第十六

乾坤篇第十七

卷之四

經學理窟上

周禮

詩書

宗法

儒宗理要張子目錄

禮樂

氣質

卷之五

經學理窟下

義理

學大原上

學大原下

自道

祭祀

月令統

喪記

卷之六

語錄

文集

拾遺

衛宗理集

張子

目錄

張子卷一

後裔西山能齋纂輯

西銘

朱子曰。橫渠學古力行。篤志好禮。為關中士子宗師。嘗於學堂雙牀。左書右思。右書訂頑。伊川先生曰。是落爭端。改曰東銘。西銘。二銘雖同出於一時之作。然其詞義之所指。氣象之所及。淺深廣狹。判然不同。是以程門專以西銘開示學者。而於東銘則未嘗言。蓋學者誠於西銘之言。反復玩味。而有以自得之。則心廣理明。意味自別。若東銘則雖分別長傲遂非之失。於毫釐之間。所以開警後學。亦不為不切。然意味有窮。而於下學功夫。蓋猶有未盡者。又安得與西銘徹上徹下一以貫之之旨。同日語哉。

衛宗理集

卷一

西銘

乾稱父。坤稱母。子茲藐焉。乃混然中處。天陽也。以至健而位乎上。父道也。地陰也。以至順而位乎下。母道也。人稟氣於天。賦形於地。以藐然之身。混合無間。而位乎中。子道也。然不曰天地而曰乾坤者。天地其形體也。乾坤其性情也。乾者健而無息之位。萬物之所資以始者也。坤者順而有常之位。萬物之所資以生者也。是乃天地之所以為天地。而父母乎萬物者。故指而言之。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

乾陽坤陰此天地之氣塞乎兩間而人物之所資以爲體者也故曰天地之塞吾其體乾健坤順此天地之志爲氣之師而人物之所得以爲性者也故曰天地之師吾其性深察乎此則父乾母坤渾然中處之實可見矣

民吾同胞物吾與也

人物並生於天地之間其所資以爲體者皆天地之塞其所得以爲性者皆天地之師也然體有偏正之殊故其於性也不無明暗之異惟人也得其形氣之正是以其心最靈而有以通乎性命之全體於並生之中又爲同類而取貴焉故曰同胞則其視之也皆如己之兄弟矣物則得夫形氣之偏而

衛宗理要

張子

卷十一

三

不能通乎性命之全故與我不同類而不若人之貴然原其體性之所自是亦本之天地而未嘗不同也故曰吾與則其視之也亦如己之儕輩矣惟同胞也故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如下文所云惟吾與也故凡有形於天地之間者若動若植有情無情莫不有以若其性遂其宜焉此儒者之道所以必至於參天地贊化育然後爲功用之全而非有所強於外也

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癯殘疾惴惴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

乾父坤母而人生其中則凡天下之人皆天地之子矣然繼

承天地統理人物則大君而已故爲父母之宗子輔佐大君綱紀衆事則大臣而已故爲宗子之家相天下之老一也故凡凡尊天下之高年者乃所以長吾之長天下之幼一也故凡慈天下之孤弱者乃所以幼吾之幼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是兄弟之合德乎父母者也賢者才德過於常人兄弟之秀出乎等夷者也是皆以天地之子言之則凡天下之疲癯殘疾惴惴鰥寡非吾兄弟無告者而何哉

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

畏天以自保者猶其敬親之至也樂天而不憂者猶其愛親

衛宗理要

張子

卷一

三

之純也

達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

不循天理而徇人欲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也故謂之悖德戕滅天理自絕本根者賊殺其親大逆無道也故謂之賊長惡不悛不可教訓者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也故謂之不才若夫盡人之性而有以充人之形則與天地相似而不違矣故謂之肖

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

孝子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聖人知變化之道則所行者無非天地之事矣通神明之德則所存者無非天地之

心矣此二者皆樂天踐形之事也

不愧屋漏爲無忝存心養性爲匪懈

孝經引詩曰無忝爾所生故事天者仰不愧俯不作則不忝乎天地矣又曰夙夜匪懈故事天者存其心養其性則不懈乎事天矣此二者見天之事而君子所以求踐夫形者也

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賴封人之錫類

好飲酒而不顧父母之養者不孝也故遏人欲如禹之惡旨酒則所以順天之養者至矣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故育英才如頴考叔之及莊公則所以永錫爾類者廣矣

備家理要 卷一

西銘

四

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

舜盡事親之道而瞽叟底豫其功大矣故事天者盡事天之道而天心豫焉則亦天之舜也申生無所逃而待烹其恭至矣故事天者天壽不貳而脩身以俟之則亦天之申生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

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若曾子之啟手啟足則體其所受乎親者而歸其全也況天之所以與我者無一善之不備亦全而生之也故事天者能體其所受於天者而全歸之則亦天之曾子矣子於父母東西南北唯今之從若伯奇之履霜中野則刃於從而順人也況天之所以命我者吉凶禍福

非有人欲之私故事天者能勇於從而順受其正則亦天之

伯奇矣

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

富貴福澤所以大奉於我而使吾之爲善也輕貧賤憂戚所以拂亂於我而使吾之爲志也篤天地之於人父母之於子其設心豈有異哉故君子之事天也以周公之富而不至於驕以顯子之貧而不改其樂其事親也愛之則喜而弗忘惡之則懼而無怨其心亦一而已矣

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孝子之身存則其事親者不違其志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於親也仁人之身存則其事天者不違其理而已沒則安而

備家理要 卷一

西銘

五

無所愧於天也蓋所謂朝聞夕死吾得正而寢焉者故張子之銘以是終焉

論曰天地之間理一而已然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則其大小之分親疏之等至於十百千萬而不能齊也不有聖賢者出孰能合其異而反其同哉西銘之作意蓋如此程子以爲明理一而分殊可謂一言以蔽之矣蓋以乾爲父以坤爲母有生之類無物不然所謂理一也而人物之生血脉之屬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則其分亦安得而不殊哉一統而萬殊則雖天下一家中國一人而不流於兼愛之

敵萬殊而一貫則雖親疎異情貴賤異等而不倍於爲我之私此西銘之大指也觀其推親親之厚以大無我之公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道蓋無適而非所謂分立而推理一也夫豈專以民吾同胞長長幼幼爲理一而必默識於言意之表然後知其分之殊哉且所謂稱物平施者正謂稱物之宜以平吾之施云爾若無稱物之義則亦何以知夫所施之乎哉龜山第二書蓋欲發明此意然言不盡而理有餘也故愚得因其說而遂言之如此同志之士幸相與折衷焉蓋既爲此解後得尹氏書云楊中立答伊川先生論西銘書有釋然無惑之語先生讀之曰楊時也未釋然乃知此論所疑第二書之說先生蓋亦未之許也然龜山書錄有曰西銘理一而分殊知其理一所以爲仁知其分殊所以爲義所謂分殊猶孟子言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等耳或曰如是則體用果離而爲二矣曰用未嘗離體也以人觀之四肢百骸具於一身者體也至其用處則首不可以加履足不可以納冠蓋卽體而言而分已在其中矣此論分別異同各有歸趣大非答書之比豈其年高德盛而所見始益精與因復表而出之以明答書之說誠有未釋然者而龜山所見蓋不終於此而已也乾道壬辰孟冬朔旦嘉謹書始予作太極西銘二解未嘗敢出以示人也近見儒者多議

兩書之失或乃未嘗通其文義而妄肆詆訶千緒悍焉因出此解以示學徒使廣其傳庶幾讀者由辭以得意而知其未可以輕議也淳熙戊申二月己巳晦翁題

程子曰訂頑之言極純無雜秦漢以來學者所未到訂頑一篇意極完備乃仁之體也學者其體此意今有諸已其地位已高到此地位自別有見處不可窮高極遠恐於道無補也

訂頑立心便可達天德

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知信皆仁也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不須防檢不須窮索若心懈則有防心苟不懈何防之有理有未得故須窮索存久自明安待窮索此道與物無對大不足以名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孟子言萬物皆備於我須反身而誠乃爲大樂若反身未誠則猶是二物有對以已合彼終未有之又安得樂訂頑意思乃備言此體以此意存之更有何事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若存得便合有得蓋良知良能不喪失以昔日習心未除却須得養此心久則可奪舊習此理至約惟患不能守既能體之而樂亦不思不能守也

西銘其得此意只是須得子厚如此筆力他人無緣做得孟

子以後未有人及此得此文字省多少言語要之仁孝之理備乎此須臾而不於此則便不仁不孝也

問西銘如何曰此橫渠文之粹者也曰充得盡時如何曰聖人也橫渠能充盡否曰言有兩端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有德之言說自己事如聖人言聖人事也造道之言則知足以知此如賢人說聖人事也橫渠道德高言儘醇自孟子後陽者都無他見識

朱子曰西銘前一段如茶盤後一段如人下碁

西銘一篇首三句似人被義題天地之師之塞兩句恰似做原題乃一篇緊要處民吾同胞至順運而無告者也乃統論

衛宗理張子 卷一 西銘論

如此于時保之以下是做工夫處

西銘有箇直劈下底道理又有箇橫截斷底道理

問西銘仁孝之理曰他不是說孝是將道孝來形容道仁事親底道理便是事天底樣子

橫渠之意直借此以明彼以見天地之間隨大隨小此理未嘗不同耳其言則固為學者而設若太賢以上又豈須說耶

伊川嘗言若是聖人則乾坤二卦亦不須得正謂此也

所論西銘名虛而理實此語甚善名雖假借然其理則未嘗有少異也若本無此理則又如之何而可強假耶

橫渠西銘初看有許多節却似狹充其量是甚麼樣大合下

便有箇乾健坤順意思自家身已便如此形體便是這箇物

事性便是這箇物事同胞是如此吾與是如此主腦便是如此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又是做工夫處後面節節如此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其品節次第又如此橫渠說這般話體用兼備豈似他人只說得一邊問自其節目言之便是各正性命充其量而言之便是流行不息曰然

游酢得西銘讀之渙然不逆於心曰此中腑之理也能求於

言語之外者也

東銘

衛宗理張子 卷一 東銘論

九

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乎聲見乎四支謂非已心不助也欲人無已疑不能也過言非心也過動非誠也失于聲謬迷其四體謂已當然自誣也欲他人已從誣人也或者以出于心者歸咎為已戲失於思者自誣為已誣不知戒其出汝者歸咎其不出汝者長傲且遂非不知孰甚焉

正蒙上

太和篇第一

此篇推明太和之氣陰陽運化人物賦受皆是物也

太和所謂道中涵浮沆升降動靜相感之性是生絪縕相盪勝負屈伸之始其來也幾微易簡其究也廣大堅固起知於易者乾乎效法於簡者坤乎散殊而可象為氣清通而不可象為神不如野馬絪縕不足謂之太和語道者知此謂之知道學易者見此謂之見易不如是雖周公才美其智不足稱也已

太虛無形氣之本體其聚其散變化之客形爾至靜無感性之

衛宗聖要張子

卷二

正蒙

淵源有識有知物交之客感爾客感客形與無感無形惟盡性者一之

天地之氣雖聚散攻取百塗然其為理也順而不妄氣之為物散入無形適得吾體聚為有象不失吾常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而為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為太虛循是出入是皆不得已而然也然則聖人盡道其間兼體而不累者存神其至矣彼語寂滅者往而不反徇生執有者物而不化二者雖有間矣以言乎失道則均焉

聚亦吾體散亦吾體知死之不亡者可與言性矣

知虛空即氣則有無隱顯神化性命通一無二顧聚散出入形

不形能推本所從來則深於易者也若謂虛能生氣則虛無窮氣有限體用殊絕入老氏有生於無自然之論不識所謂有無混一之帝若謂萬象為太虛中所見之物則物與虛不相資形自形性自性形性天人不相待而有陷於浮屠以山河大地為見病之說此道不明止由情者略知體虛空為性不知本天道為用反以人見之小因緣天地明有不盡則誣世界乾坤為幻化幽明不能舉其要遂躐等妄意而然不悟一陰一陽範圍天地通乎晝夜三極大中之矩遂使儒佛老莊混然一塗語天道性命者不啻於恍惚夢幻則定以有生於無為窮高極微之論入德之途不知擇術而求多見其蔽於詖而陷於浮矣

衛宗聖要張子

卷二

正蒙

氣塊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易所謂絪縕莊生所謂生物以息相吹野馬者歟此虛實動靜之機陰陽剛柔之始浮而上者陽之清降而下者陰之濁其感遇聚散為風雨為雪霜萬品之流形山川之融結糟粕煨燼無非效也

氣聚則離明得施而有形氣不聚則離明不得施而無形方其聚也安得不謂之客方其散也安得遽謂之無故聖人仰觀俯察但云知幽明之故不云知有無之故盈天地之間者法象而已文理之察非離不相親也方其形也有以知幽之因方其不形也有以知明之故

氣之聚散於太虛猶冰凝釋於水知太虛即氣則無無故聖人

性與天道之極盡於參伍之神變易而已諸子淺妄有有無之分非窮理之學也

太虛爲清則無礙無礙故神反清爲濁濁則礙礙則形

凡氣清則通昏則壅清極則神故聚而有間則風行而聲聞具達清之驗與不行而至通之極與

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

鬼神者一氣之良能也聖者至誠得天之謂神者太虛妙應之日凡天地法象皆神化之糟粕爾

天道不窮寒暑已衆動不窮屈伸已鬼神之實不越二端而已

備宗聖要

卷二 正蒙

三

動不立則一不可見一不可見則兩之用息兩體者虛實也動靜也聚散也清濁也其究一而已

感而後有通不有兩則無一故聖人以剛柔立本乾坤毀則無以見易

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其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

日月相推而明生寒暑相推而歲成神易無方體一陰一陽陰陽不測皆所謂通乎晝夜之道也

晝夜者天之一息乎寒暑者天之晝夜乎天道春秋分而氣易

猶人一寤寐而魂交魂交成夢自應紛紜對寤而言一身之晝夜也氣交爲春萬物探錯對秋而言天之晝夜也氣本之虛則湛本無形感而生則聚而有象有象斯有對對必反其爲有友斯有仇仇必和而解故愛惡之情同出於太虛而卒歸於物欲條而生忽而成不容有毫髮之間其神矣夫

造化所成無一物相肖者以是知萬物雖多其實一物無無陰陽者以是知天地變化二端而已

萬物形色神之糟粕性與天道云者易而已矣心所以萬殊者感外物爲不一也天大無外其爲感者細組二端而已

物之所以相感者利用出入莫知其鄉一萬物之妙者與

備宗聖要

卷二 正蒙

四

氣與志天與人有交勝之理聖人在上而下民咨氣志之動志也鳳凰儀志臺之動氣也

參兩篇第二 此篇論天地陰陽常變之道

地所以兩分剛柔男女而效之法也天所以參一太極兩儀而象之性也

一物兩體氣也一故神兩在故兩故化推行於一此天之所以參也地純陰凝聚於中天浮陽運旋於外此天地之常體也恒星不動純繫乎天與浮陽運旋而不窮者也日月五星逆天而行并

包乎地者也地在氣中雖順天左旋其所繫星辰隨之稍遲則反後徙而右爾間有緩速不齊者七政之性殊也月陰精及平

陽者也故其右行最速日爲陽精然其質本陰故其右行雖緩亦不純繫乎天如恒星不動金木附日前後進退而行者其理精深存乎物感可知矣鎮星地類然根本五行雖其行最緩亦不純繫乎地也火者亦陰質爲陽幸焉然其氣比日而微故其遲倍日惟木乃歲一盛衰故歲歷一辰辰者日月一交之次有歲之象也

凡圓轉之物動必有機既謂之機則動非自外也古今謂天左旋此直至粗之論爾不考日月出沒恒星昏曉之變愚謂在天而運者惟七曜而已恒星所以爲晝夜者直以地氣乘機左旋於中故使恒星河漢因一作北爲南日月因天隱見太虛無體儒宗理要張子卷二正像五

則無以驗其運動於外也

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少遲則反右矣地物也天神也物無踰神之理顧有地斯有天若其配然爾地有升降日有脩短地雖凝聚不散之物然二氣升降其間相從而不已也陽自上地日降而下者虛也陽日降地日進而上者盈也此一歲寒暑之候也至於一晝夜之盈虛升降則以海水潮汐驗之爲信然間有大小之差則繫日月朔望其精相感日質本陰月質本陽故於朔望之際精魂反交則光爲之食矣虧盈法月於人爲近日遠在外故月受日光常在於外人視其終初如鈞之曲及其中天也如半璧然此虧盈之驗也

所位者陽故受日之光不受日之精相望中茲則光爲之食精之不可以二也

日月雖以形相物考其道則有施受健順之差焉星月金木受光於火日陰受而陽施也

陰陽之精互藏其宅則各得其所安故日月之形萬古不變若陰陽之氣則循環迭至聚散相遷升降相求絪縕相揉蓋相兼相制欲一之而不能此其所以屈伸無方運行不息莫或使之不曰性命之理謂之何哉

日月得天得自然之理也非蒼蒼之形也

閏餘生於朔不盡周天之氣而世傳交食法與閏異術蓋有不儒宗理要張子卷二正像六

知而作者爾

陽之德主於遂陰之德主於閉陰性凝聚陽性發散陰聚之陽必散之其勢均散陽爲陰聚則相持爲雨而降陰爲陽得則飄揚爲雲而升故雲物班布太虛者陰爲風驅欽聚而未散者也凡陰氣凝聚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爲雷霆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爲風其聚有遠近虛實故雷風有大小暴緩和而散則爲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則爲辰氣噎噎陰常放緩受交於陽則風雨調寒暑正天象者陽中之陰風霆者陰中之陽

雷霆感動雖速然其所出來亦漸爾能窮神化所從來德之盛

者歟

火曰外光能直而施金水內光能闢而受受者隨材各得施者所應無窮神與形天與地之道歟

水曰曲直能既曲而反申也金曰從革一從革而不能自反也水火氣也故炎上潤下與陰陽升降土不得而制焉木金者土之華實也其性有水火之雜故木之為物水漬則生火然而不離也蓋得上之浮華於水火之交也金之為物得火之精於土之燥得水之精於水之濡故水火相待而不相害燥之反流而不耗蓋得土之精實於水火之際也土者物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地之質也化之終也水火之所以升降物兼體而不遺者也

備索理要

卷二

正蒙

七

冰者陰凝而陽未勝也火者陽麗而陰未盡也火之炎人之蒸有影無形能散而不能受光者其氣陽也

陽陷於陰為水附於陰為火

天道篇第三

天道四時行百物生無非至教聖人之動無非至德夫何言哉天體物不遺猶仁體事無不在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而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

上天之載有感必通聖人之為得為而為之也

天不言而四時行聖人神道設教而天下服誠於此動於彼神之道歟成變化行鬼神成行陰陽之道歟

天不言而信神不怒而威誠故信無私故威

天之不測謂神神而有常謂天

運於無形之謂道形而下者不足以言之

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天道也聖不可知也無心之妙非有心所及也

不見而章已誠而明也不動而變神而化也無為而成為物不貳也

已誠而明故能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

備索理要

卷二

正蒙

八

富有廣大不禦之盛與日新悠久無疆之道與

天之知物不以耳目心思然知之之理過於耳目心思天視聽以民明威以民故詩書所謂帝天之命主於民心而已焉

化而裁之存乎變存四時之變則周歲之化可裁存晝夜之變則百刻之化可裁推而行之存乎通推四時而行則能存周歲

之通推晝夜而行則能存百刻之通

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知上天之載當存文王默而成之存乎德行學者常存德性則自然默成而信矣存文王則知天載之神存衆人則知物性之神

谷之神也有限故不能通天下之聲聖人之神惟天故能周萬

物而知。

聖人有感無隱，正猶天道之神。

形而上者，得意斯得名，得名斯得象，不得名，非得象者也。故語道至於不能象，則名言亡矣。

世人知道之自然，未始識自然之爲體爾。

有天德，然後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

正明不爲日月所眩，正觀不爲天地所遷。

神化篇第四 此篇論聖人神化不測之妙

神天德，化天道，德其體，道其用，一於氣而已。

神無方，易無體，大且一而已爾。

衛宗理要張子 卷二 正蒙 九

虛明一作神照鑒，神之明也。無遠近幽深，利用出入，神之充塞無間也。

天下之動，神鼓之也。辭不鼓舞，則不足以盡神。

鬼神往來屈伸之義，故天曰神，地曰示，人曰鬼。神示者歸之始，歸往者來之終。

形而上者，得辭斯得象矣。神爲不測，故緩辭不足以盡神，化爲

難知，故急辭不足以體化。

氣有陰陽，推行有漸爲化，合一不測爲神。其在人也，知義用利，

則神化之事備矣。德盛者，窮神則知不足道，知化則義不足云。

天之化也，運諸氣；人之化也，順夫時。非氣非時，則化之名何有？

化之實何施？中庸曰：至誠爲能化。孟子曰：大而化之，皆以其德。

合陰陽與天地同流而無不通也。所謂氣也者，非待其然鬱凝

聚接於目而後知之。苟健順動止，浩然湛然之得言，皆可名之。

象爾。然則象若非氣，指何爲象？時若非象，指何爲時？世人取釋

氏銷礙入空，學者舍惡趨善，以爲化。此直可爲始學遺累者，薄

乎云爾。豈天道神化，所可同日語哉？

變則化，由粗入精也。化而裁之，謂之變。以著顯微也。谷神不死，

故能微顯而不揜。

鬼神常不死，故誠不可揜。人有是心，在隱微必乘間而見。故君

子雖處幽獨，防亦不懈。

神化者，大之良能。非人能故，大而位天德，然後能窮神知化。

衛宗理要張子 卷二 正蒙 十

大，可爲也。大而化，不可爲也。在熟而已。易謂窮神知化，乃德盛

仁熟之致，非智力能強也。

大而化之，能不勉而大也。不已而天，則不測而神矣。

先後天而不違，順至理以推行，知無不合也。雖然，得聖人之任

者，皆可勉而至。猶不害於未化爾。大幾聖矣。化則位乎天德矣。

大則不驕，化則不吝。

無我而後大，大成性而後聖。聖位天德，不可致知，謂神。故神也

存聖而不可知。

見幾則義明，動而不括，則用利。屈伸順理，則身安而德滋。窮神

知化，與天爲一。豈有我所能勉哉？乃德盛而自致爾。

精義入神事豫吾內求利吾外也利用安身素利吾外致養吾內也窮神知化乃養盛自致非思勉之能強故崇德而外君子未或致知也

神不可致思存焉可也化不可助長順焉可也存虛明久至德順變化達時中仁之至義之盡也知微知彰不食而繼其善然後可以成之性矣

聖不可知者乃天德良能立心求之則不可得而知之

聖不可知謂神莊生繆妄又謂有神人焉

惟神爲能變化以其一天下之動也人能知變化之道其必知神之爲也

清宗聖要張子 卷二

正蒙

上

見易則神其幾矣

知幾其神由經正以貫之則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幾者象見而未形也形則涉乎明不待神而後知也吉之先見云者順性命則所先皆吉也

知神而後能饗帝饗親見易而後能知神是故不問性與天道而能制禮作樂者末矣

精義入神豫之至也

徇物喪心人化物而滅天理者乎存神過化忘物累而順性命有乎

敦厚而不化有體而無用也化而自失焉徇物而喪已也大德

致化然後仁智一而聖人之事備性性爲能存神物物爲能過化

無我然後得正已之靈存神然後妙應物之感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過則溺於空淪於靜既不能存夫神又不能知夫化矣旁行不流圓神不倚也百姓日用而不知溺於流也義以反經爲本經正則精仁以敦化爲深化行則顯義入神動一靜也仁致化靜一動也仁敦化則無體義入神則無方

動物篇第五 此篇論人物化生之妙

動物本諸天以呼吸爲聚散之漸植物本諸地以陰陽升降爲聚散之漸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日反而游散

清宗聖要張子 卷二

正蒙

上

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反之爲鬼以其歸也

氣於人生而不離死而游散者謂魂聚成形質雖死而不散者謂魄

海水凝則冰淖則漚然冰之才漚之性其存其亡海不得而與焉惟是足以究死生之說

伊川程子改與爲有

有息者根於天不息者根於地根於天者不滯於用根於地者滯於方此動植之分也

生有先後所以爲天序小大高下相竝而相形焉是謂天秩天之生物也有序物之既形也有秩知序然後經正知秩然後禮

行

凡物能相感者鬼神施受之性也不能感者鬼神亦體之而化矣

物無孤立之理非同異屈伸終始以發明之則雖物非物也事有始卒乃成非同異有無相感則不見其成不見其成則雖物非物故一屈伸相感而利生焉獨見獨聞雖小異怪也出於疾與妄也共見共聞雖大異誠也出陰陽之正也

賢才出國將昌子孫才族將大

人之有息蓋剛柔相摩乾坤闔闢之象也

寤形開而志交諸外也夢形閉而氣專乎內也寤所以知新於耳目夢所以緣舊於習心賢謂飢夢取飽夢與凡寤夢所感專

衛宗聖要張子卷二

正蒙

三

語氣於五藏之變容有取焉爾聲者形氣相軋而成兩氣者谷響雷聲之類兩形者桴鼓叩擊之類形氣羽翼鼓矢之類氣軋形人聲笙簧之類是皆物感之良能人皆習之而不察者爾形也聲也臭也味也溫涼也動靜也六者莫不有五形之別同異之變皆帝則之必察者歟

誠明篇第六此篇論性有差等之殊

誠明所知乃天德良知非聞見小知而已

大人異用不足以言誠天人異知不足以盡明所謂誠明者性與天道不見乎小大之別也

義命合一存乎理仁智合一存乎理動靜合一存乎神陰陽合

一存乎道性與天道合一存乎誠

天所以長久不已之道乃所謂誠仁人孝子所以事天誠身不過不已於仁孝而已故君子誠之為貴

誠有是物則有終有始偽實不有何終始之有故曰不誠無物自明誠由窮理而盡性也自誠明由盡性而窮理也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大人為能盡其道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愛必兼愛成不獨成彼自蔽塞而不知順吾理者則亦末如之何矣

天能為性人謀為能大人盡性不以天能為能而以人謀為能故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

衛宗聖要張子

卷二

正蒙

四

盡性然後知生無所得則死無所畏未嘗無之謂體體之謂性

天所性者通極於道氣之昏明不足以蔽之天所命者通極於性遇之吉凶不足以戕之不免乎蔽之戕之者未之學也性通乎氣之外命行乎氣之內氣無內外假有形而言爾故思知人不可不知天盡其性然後能至於命

知性知天則陰陽鬼神皆吾分內爾

天性在人正猶水性之在冰凝釋雖異為物一也受光有小大昏明其照納不二也

人良能本吾良能顧為有所喪爾

明大人之本無二

上達反天理下達徇人欲者與

性其總合兩也命其受有則也不極總之要則不至受之分並性窮理而不可變乃吾則也天所自不能已者謂命不能無感者謂性雖然聖人猶不以所可憂而同其無憂者有相之道存乎我也

湛一氣之本攻取氣之欲口腹於飲食鼻舌於臭味皆攻取之性也知德者屬厭而已不以嗜欲累其心不以小害大末喪本焉屬厭也厭足也攻取之性即人心飲食臭味亦氣之性知德者但取厭足不以嗜欲累其心而已

心能盡性人能弘道也性不知檢其心非道弘人也盡其性能盡人物之性至於命者亦能至人物之命莫不性諸道命諸天

儒宗理要 卷二

正蒙

五

我體物未嘗遺物體我知其不遺也至於命然後能成已成物

不失其道

以生爲性既不通晝夜之道且人與物等故告子之妄不可不

詆

性於人無不善繫其善反不善反而已過天地之化不善反者也命於人無不正繫其順與不順而已行險以僥倖不順命者也此與周子幾善惡之言互相發明後世論性無出于此

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

人之剛柔緩急有才與不才氣之偏也天本參和不偏養其氣

反之本而不偏則盡性而天矣性未成則善惡混故養性而繼

善者斯爲善矣惡盡去則善因以亡故舍曰善而曰成之者性

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德窮理盡性則性天德

命天理氣之不可變者獨死生脩天而已故論死生則曰有命

以言其氣也語富貴則曰在天以言其理也此大德所以必受

命易簡理得而成位乎天地之中也所謂天理也者能悅諸心

能通天下之志之理也能使天下悅且通則天下必歸焉不歸

焉者所乘所遇之不同如仲尼與繼世之君也舜禹有天下而

不與焉者正謂天理馴致非氣稟當然非志意所與也必曰舜

禹云者餘非乘勢則求焉者也性是以其一定者言命是以其流行者言

儒宗理要 卷二 正蒙 五

五

利者爲神滯者爲物是故風雷有象不速於心心樂見聞不弘

於性

上智下愚習與性相遠既甚而不可變者也

纖惡必除善斯成性矣察惡未盡雖善必粗矣

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有私慮知識則喪其天矣君子所性與天

地同流異行而已焉

在帝左右察天理而左右也天理者時義而已君子教人舉天

理以示之而已其行已也述天理而時措之也

其必由學乎

不誠不莊可謂之盡性窮理乎性之德也末嘗偽且慢故知不免乎偽慢者未嘗知其性也

勉而後誠莊非性也不勉而誠莊所謂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者與非謂不當勉也勉而後然
是與性爲二備未純也

生直理順則吉凶莫非正也不直其生者非幸福於回則免難於苟也回邪也

屈信相感而利生感以誠也情偽相感而利害生維之偽也至誠則順理而利偽則不循理而害順性命之理則所謂吉凶莫非正也逆理則凶爲自取吉其險幸也

儒宗聖要 張子 卷二 正蒙 七
莫非命也順受其正順性命之理則得性命之正滅理窮欲人爲之招也

大心篇第七

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物有未體則心爲有外世入之心止於聞見之狹聖人盡性不以見聞格其心其視天下無一物非我孟子謂盡心則知性知天以此天大無外故有外之心不足

以合天心見聞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萌於見聞

由象識心由象喪心知象者心存象之心亦象而已謂之心可

象物也如好樂者心好色者亦心樂與色物也因物而知吾心之好若徇于物及喪吾心之好與物無異故不可謂之心

人謂已有知由耳目有受也人之有受由內外之合也知合內

外於耳目之外則其知也過人遠矣耳目所知者物心所知者理以理處事故知之也

天之明莫大於日故有目接之不知其幾萬里之高也天之聲莫大於雷霆故有耳屬之莫知其幾萬里之遠也天之不禦莫

大於太虛故心知廓之莫究其極也人病其以耳目見聞累其心而不務盡其心故思盡其心者必知心所從來而後能

耳目雖爲性累然合內外之德知其爲啓之之要也成吾身者天之神也不知以性成身而自謂因身發智貪天功爲己力吾不知其知也民何知哉因物同異相形萬變相感耳

目內外之合貪天功而自謂已知爾
儒宗聖要 張子 卷二 正蒙 七

體物體身道之本也身而體道其爲人大矣道能物身故大不能物身而累於身則親乎其卑矣

能以天體身則能體物也不疑天即道也工夫在一能字
成心忘然後可與進於道成心者私意也

化則無成心矣成心者意之謂與無成心者時中而已矣

心存無盡性之理故聖不可知謂神此章言心者亦指私心爲言也

以我視物則我大以道體物我則道大故君子之大也大於道大於我者容不免狂而已
燭大理如向明萬象無所隱窮人欲如專顧影開區區於一物

之中爾

釋氏不知天命而以心法起滅天地以小緣大以末緣本其不

能釋而謂之幻妄真所謂疑冰者歟更疑疑冰以其不凝

釋氏妄意天性而不知範圍天用反以六根之微因緣天地朋

不能盡則誣天地日月為幻妄蔽其用於一身之小溺其志於

虛空之大所以語大語小流通失中其過於大也塵芥六合其

蔽於小也夢幻人世謂之窮理可乎不知窮理而謂盡性可乎

謂之無不知可乎塵芥六合謂天地為有窮也夢幻人世明不

能究所從也

中正篇第八 此篇論人當植立大中至正之道

備示理要 張子卷二 正蒙

沈

中正然後貫天下之道此君子之所以大居正也蓋得正則得

所止得所止則可以弘而至於大樂正子顏淵知欲仁矣樂正

子不致其學足以為善人信人志於仁無惡而已顏子好學不

依合仁與智其體聖人獨未至聖人之止爾致推極也足儘足也

學者中道而立則有位以弘之無中道而弘則窮大而失其居

失其居則無地以崇其德與不及者同此顏子所以克己研幾

必欲用其極也未至聖而不已故仲尼賢其進未得中而不居

故惜夫未見其止也

大中正之極文必能致其用約必能感而通未至於此其視

聖人恍惚前後不可為之像此顏子之歎乎

可欲之謂善志仁則無惡也誠善於心之謂信充內形外之謂
美塞乎天地之謂大大能成性之謂聖天地同流陰陽不測之
謂神

高明不可窮博厚不可極則中道不可識蓋顏子之歎也

君子之道成身成性以為功者也未至於聖者行而未成之地

謂成身成性有內外無彼此

大而未化未能有其大化而後能有其大

知德以大中為極可謂知至矣擇中庸而固執之乃至之之漸

也惟知學然後能勉能勉然後日進而不息可期矣

體正則不待矯而弘未止必矯矯而得中然後可大故致曲於

備示理要 張子卷二 正蒙

誠者必變而後化

極其大而後中可求止其中而後大可有中謂時中止其中者大而能化也

大亦聖之任雖非清和一體之偏猶未忘於勉而大爾若聖人

則性與天道無所勉焉

無所雜者清之極無所異者和之極勉而清非聖人之清勉而

和非聖人之和所謂聖者不勉不思而至焉者也

勉蓋未能安也思蓋未能有也

不尊德性則學問從而不得道不致廣大則精微無所立其誠不

極高明則擇乎中庸失時措之宜矣

絕四之外心可存處蓋必有事焉而聖不可知也

不得已當爲而爲之雖殺人皆義也有心爲之雖善皆意也正已而物正大人也正已而正物猶不免有意之累也有意爲善利之也假之也無意爲善性之也由之也有意在善且爲未盡况有意於未善耶仲尼絕四自始學至成德竭兩端之教也不得已而後爲至於不得爲而止斯智矣夫

意有思也必有待也固不化也我有方也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爲不相似

大理一貫則無意必固我之鑒意必固我一物存焉非誠也四者盡去則直養而無害矣

妄去然後得所止得所止然後得所養而進於大矣無所感而

起妄也感而通誠也計度而知昏也不思而得素也

事像則立必有教以先之盡教之善必精義以研之精義入神然後立斯立動斯和矣

志道則進據者不止矣依仁則小者可游而不失和矣

志學然後可與適道強禮然後可與立不惑然後可與權博文以集義集義以正經正經然後一以貫天下之道

將窮理而不順理將精義而不從義欲資深且習察吾不知其

智也此言順理從義爲窮理精義之本而窮理精義又爲資深習察之本

知仁要天下之達德雖本上有差及所以知之成之則一也蓋謂仁者以生知以安行此五者智者以學知以利行此五者

者以困知以勉行此五者

中心安仁無欲而好仁無畏而惡不仁天下一人而已惟責已

一身當然爾無欲無惡但知責已自脩也上四句見坊記

行之篤者敦篤乎云哉如天道不已而然篤之至也

君子於天下達善達不善無物我之私循理者共悅之不循理者共攻之攻之者過雖在人如在己不忘自訟其悅者善雖在己蓋取諸人而爲必以與人焉善以天下不善以天下是謂達善達不善

善人云者志於仁而未致其學能無惡而已君子名之必可言也如是

善人欲仁而未致其學者也欲仁故雖不踐成法亦不陷於惡有諸已也不入於室由不學故無自而入聖人之室也

惡不仁故不善未嘗不知徒好仁而不惡不仁則習不察行不若是故徒善未必盡善徒是未必盡仁好仁而惡不仁然後盡仁義之道德也或流於不當便是或失於承安好仁仁也惡不仁義也

篤信好學篤信不好學不越爲善人信士而已好德如好色好仁爲其矣見過而內自訟惡不仁而不使加乎其身惡不仁爲甚矣學者不如是不足以成身故孔子未見其人必嘆曰已矣

平思之正也

孫其志於仁則得仁孫其志於義則得義惟其敏而已說命遜志時敏

新學聖要張子 卷二 正蒙 居

新學聖要張子 卷二 正蒙 居

聞文約禮。由至著入至簡。故可使不得叛而去。溫故知新。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德。繼舊業而知新。蓋思昔未至而今至。緣舊所見聞而察來。皆其義也。

責已者。當知天下國家無皆非之理。故學至於不尤人。學之至也。

聞而不疑。則傳言之見而不殆。則學行之中人之德也。聞斯行。好學之徒也。見而識其善。而未果於行。愈於不知者。爾世有不知而作者。蓋擊也。妄也。夫子所不敢也。故曰我無是也。

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私淑艾以教人。隱而未見之仁也。爲山平地。此仲尼所以借顏回未至。蓋與互鄉之進也。

衛宗理要張子 卷二

正義

注

學者四失。爲人則失多。好高則失寡。不察則易。苦難則止。

學者捨禮義。則飽食終日。無所猷爲。與下民一致。所事不踰衣食之間。燕游之樂爾。

以心求道。正猶以己知人。終不若彼自立。彼爲不思而得也。

考求迹合。以免罪戾者。畏罪之人也。故曰考道以爲無失。

儒者窮理。故率性可以謂之道。浮圖不知窮理。而自謂之性。故其說不可推而行。

致曲不貳。則德有定體。體象誠定。則文節有見。一曲致文。則餘善兼照。明能兼照。則必將從義。誠能從義。則德自通變。能通其

則圓神無滯。

有不知則有知。無不知則無知。是以鄙夫有問。仲尼竭兩端而空空。易無思無爲。受命乃如響。聖人一言盡天下之道。雖鄙夫有問。必竭兩端而告之。然問者隨才分各足。未必能兩端之盡也。

教人者。必知至學之難易。知人之美惡。當知誰可先傳此。誰將後傳此。若灑掃應對。乃幼而孺弟之事。長後教之人。必倦弊。惟聖人於大德。有始有卒。故事無大小。莫不處極。今始學之人。未必能繼。安以大道教之。是誣也。

知至學之難易。知德也。知其美惡。知人也。知其人且知德。故能教人。使人入德。仲尼所以問同而答異。以此。

衛宗理要張子 卷二

正義

注

業以養正。使蒙者不失其正。教人者之功也。盡其道。其惟聖人乎。

洪鐘未嘗有聲。由扣乃有聲。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有知。有如時雨之化者。當其可乘其間而施之。不待彼有求有爲而後教之也。

志常繼。則罕譬而喻。言易入。則微而誠。

凡學官先事。士先志。謂有官者先教之事。未官者使正其志。焉。志者教之大倫而言也。

道以德者。運於物外。使自化也。故諭人者。先其意而遜其志可也。蓋上意兩言。則志公而意私爾。

能使不仁者仁之施厚矣故聖人并答仁智以舉直鈞諸枉以責人之心責已則盡道所謂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者也

以愛已之心愛人則盡仁所謂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者也

以衆人望人則易從所謂以人治人政而止者也此君子所以責已責人愛人之三術也

有受教之心雖蠻貊可教爲道既異雖黨類難相爲謀

大人所存蓋必以天下爲度故孟子教人雖貨色之欲視長之私達諸天下而後已

子而早化之衆好者翼飛之則吾道行矣

尺物皆吾子也而以誠信感化之衆好所則吾簡者之教行也

精義理

張子卷三

後裔西山能纂輯

正蒙下

至當篇第九 此篇言天理求至當之歸

至當之謂德百順之謂福德者福之基福者德之致無入而非百順故君子樂得其道

循天下之理之謂道得天下之理之謂德故曰易簡之善配至德

大德敦化仁智合一厚且化也小德川流淵泉時出之也

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大者器則小者不器矣

精義理

德者得也凡有性質而可有者也

日新之謂盛德過而不有不凝滯於心知之細也

浩然無害則天地合德照無偏繫則日月合明天地同流則四時合序酬酢不倚則鬼神合吉凶天地合德日月合明然後能

無方體能無方體然後能無我

禮器則藏諸身用無不利禮運云者語其達也禮器云者語其

成也達與成體與用之道合體與用大人之事備矣禮器不泥

於小者則無非禮之禮非義之義蓋大者器則出入小者莫非

時中也子夏謂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斯之謂爾

禮器則大矣脩性而非小成者歟運則化矣達順而樂亦至焉

爾。脩性而非小成。猶左傳所謂能自曲直以赴勝者。謂之成人。是也。此又申明上章離騷離運之意。

萬物皆備於我。言萬物皆有素於我也。反身而誠。謂行無不慊於心。則樂莫大焉。

未能如玉。不足以成德。未能成德。不足以孚天下。脩己以安人。脩己而不安人。不行乎妻子。況可懷於天下。懷怒也。謂不行於家。可怒於天下乎。

正己而不求於人。不顧乎外之盛者與。

仁道有本。近譬諸身。推以及人。乃其方也。必欲博施濟衆。廣之天下。施之無窮。必有聖人之才能弘其道。

制行以己。非所以同乎人。爲己而脩。行非爲人也。況人有不善。可強同乎。

必物之同者。已則異矣。必物之是者。已則非矣。有苟合之行。皆必無反己之心。

儒宗理要 張子 卷三 正蒙

能通天下之志者。爲能感人心。聖人同乎人。而無我。故和平天下。

下莫盛於感人心。

道遠人。則不仁。仁者道之體。道者仁之用。

易簡理得。則知幾。知幾然後經可正。天下達道五。其生民之大。

經乎。經正則道前定。事豫立。不疑其所行。利用安身之要莫先焉。

性天經。然後仁義行。故曰有父子君臣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

仁通極其性。故能致養而靜。以安。義致行其知。故能盡文而動。

以變。

義仁之動也。流於義者。於仁或傷。仁體之常也。過於仁者。於義

或害。

立不易方。安於仁而已乎。立必正。方則安。于禮仁主靜。不易方者。安于靜也。

安所遇而敦仁。故其愛有常心。有常心。則物被常愛也。

大海無潤。因賜者有潤。至仁無恩。因不足者有恩。樂天安土。所居而安。不累於物也。

愛人然後能保其身。助寡則親。能保其身。則不擇地而安。不能身則資安。成時之。

處以置之。不擇地而安。蓋所達者大矣。大達於天。則成性成身矣。得道多助。愛人保身。也不擇地而安。處乎居患難無不可也。如是則所知所行之通乎理者。亦極大矣。

上達則樂天。樂天則不怨。下學則治己。治己則無尤。

不知來物。不足以利用。不通晝夜。未足以樂天。聖人成其德。不

儒宗理要 張子 卷三 正蒙

私其身。故乾乾自強。所以成之於天爾。

君子於仁。聖爲不厭。誨不倦。然且自謂不能。蓋所以爲能也。能

不過人。故與人爭能。以能病人。大則天地合德。自不見其能也。

君子之道達諸天。故聖人有所不能。夫婦之智。洽諸物。故大人

有所不與。

匹夫匹婦。非天之聰明。不成其爲人。聖人夫聰明之盡者爾。

大人者。有各物。無去物。有愛物。無徇物。天之道然。天以直養萬

物。代天而理物者。曲成而不害其直。斯盡道矣。

志大則才大。事業大。故曰可大。又曰富有。志久則氣久。德性久

故曰可久。又曰日新。



清為異物、和為狗物。清者與物異、和者與物同。

金和而玉節之、則不過知運而貞一之、則不流道所以可久、可大以其背天地而不離也、與天地不相似其違道遠矣。

久者一之純、大者兼之富。一者守之正、兼者畜之多、此承上道所以可久、兼天地聖人而言也。

大則直不絞、方不剝、故不習而無不利。絞、曲也、剝、闕也。

易簡然後能知險阻、易簡理得然後一以貫天下之道、易簡故能說諸心、知險阻故能研諸慮、知幾為能以屈為伸。

君子無所爭、彼伸則我屈、知也、彼屈則吾不伸而伸矣、又何爭、無不容、然後盡屈伸之道、至虛則無所不伸矣、君子無所爭、知幾於屈伸之感、而已精義入神、交伸於不爭之地、順莫順焉、利莫大焉。

天下何思何慮、明屈伸之變、斯盡之矣。勝兵之勝、勝在至柔、明屈伸之神、爾。

敬斯有立、有立斯有為。有立以體言、有為以用言。

敬禮之與也、不敬則禮不行。

恭敬博節、退讓以明禮仁之至也、愛道之極也。

已不勉、明則人無從倡、道無從弘、教無從成矣。

禮直斯清、捷斯昏、和斯利、樂斯安。
將致用者、幾不可緩、思進德者、徒義必精、此君子所以立多凶、多懼之地、乾乾德業、不少懈於趨時也。

動靜不失其時、義之極也、義極則光明者、見唯其時、物而定而不疚。

有吉凶利害、然後人謀作、大業生、若無施不宜、則何業之有、天下何思何慮、行其所無事、斯可矣。

知崇天也、形而上也、通晝夜而知其知崇矣。

知及之、而不以體性之、非已、有也、故知禮成性而道義出、如天地位而易行。不以體性之、不以禮成性也。

知德之難言、知之至也、孟子謂我於辭命、則不能、又謂浩然之氣、難言、易謂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又以尚辭為聖人之道、非知德達乎是哉。

備案理要張子 卷三 正義 五
闡然脩於隱也、的然著於外也。

作者篇第十 此篇論聖人、有為之迹。

作者七人、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制法與王之道、非有述於人者也。

以知人為難、故不輕去未彰之罪、以安民為難、故不輕愛未厭之君、及舜而去之、堯君德故得以厚吾終、舜臣德故不敢不虔其始。

稽眾舍已、堯也、與人為善、舜也、聞善言則拜、禹也、用人惟已、改過不吝、湯也、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文王也。

別生分類、孟子所謂明庶物、察人倫者、與、別白其所生、分析其衆類。



身愛喜亦愛其所過者化也與人為善也隱惡也所覺者先也過化無所留滯不

好問好察適言隱惡揚善與人為善象憂亦憂象喜亦喜皆行其所無事也過化也不藏怒也不宿怨也

舜之孝湯武之武雖順逆不同其為不幸均矣明庶物察人倫然後能精義致用性其仁而行湯放桀有慙德而不敢殺執中

之難也如是天下有道而已在人在已不見其間也立賢無方也如是

立賢無方此湯所以公天下而不疑周公所以于其身望道而必吾見也疑周公上有坐以待旦四字

儒宗聖王張子卷三 正蒙 帝臣不蔽言桀有罪已不敢違天縱放既已克之今天下其非

上帝之臣善惡皆不可揜惟帝擇而命之已不敢不聽虞芮質厥成訟獄者不之紂而之文王文王之生所以繫繫于

天下由多助於四友之臣爾以杞包瓜文王事紂之道也厚下以防中潰盡人謀而聽天命

者與上天之載無聲臭可象正惟儀刑文王當冥契天德而萬邦信悅故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不以聲色為政不革命而有中國嚮順帝則而天下自歸者其惟文王乎

可願可欲雖聖人之知不越盡其才以勉焉而已故君子之道

四雖孔子自謂未能博施濟眾脩己安百姓堯舜病諸是知人能有所為不能窮其願欲

周有八士記善人之言也重耳純而不直小白直而不純純簡也直正也

魯政之弊取法者非其人而已齊因管仲遂併壞其法故必再變而後至於道

孟子以智之於賢者為有命如吳嬰知矣而獨不智於仲尼非天命耶

山索藻稅為嚴龜之室祀爰居之義同歸於不智宜矣使民義不害不能救愛猶眾人之母不害使之義禮樂不興

儒宗聖王張子卷三 正蒙 之病與子產既使民矣又教之既愛民矣又教使之若相背相

獻子者忘其勢五人者忘人之勢不資其勢而利其有然後能忘人之勢若五人者有獻子之勢則反為獻子之所敗矣

顧更主祀東蒙既魯地則是已在邦域之中矣雖非魯臣乃吾寧社稷之臣也

三十篇第十一 此篇論為學之序 三十器於禮非強立之謂也四十精義致用時措而不疑五十

窮理盡性至天之命然不可自謂之至故曰知六十盡人物之性聲入心通七十與天同德不思不勉從容中道謂守道也精

義致用精察義理之當然以致于人倫政事之用也天命者天道之木然與天同德者聖人之自然也

常人之學日益而不自知也。仲尼學行，習察異於他人，故自十五至於七十化而知其德進之盛者，與其日益也。

窮理盡性，然後至於命。盡人物之性，然後耳順與天地參，無意必固我，然後範圍天地之化，從心而不踰矩。老而安死，然後不

夢周公。

從心莫如夢，夢見周公志也不夢，欲不踰矩也不願乎外也。順之至也。老而安死也，故曰吾衰也久矣。

困而不知變，民斯為下矣。不待困而喻，賢者之常也。困之進人也，為德辨為感速。孟子謂人有德慧術知者，存乎疾疾以此自

古困於內無如舜，困於外無如孔子，以孔子之聖而下學於困

儒宗理要 卷三

正學

則其榮難正志，聖德日躋必有人所不及知而天獨知之者矣。

故曰莫知我也。夫知我者其天乎。是困之時能警悟通曉故為

立斯立，道斯行，緩斯來，動斯和，從欲風動神而化也。仲尼生於

周，從周禮，故公且法壞，夢寐不忘為東周之意，使其繼周而王

則其損益可知矣。

滔滔忘反者，天下莫不然。如何變易之天下有道，丘不與易知

天下無道而不隱者，道不遠人，且聖人之仁不以無道必天下

而棄之也。

仁者先事後得，先難後獲，故君子事事則得食，不以事事雖有

粟，吾得而食諸。仲尼少也，國人不知，委吏乘田得而食之矣。及

德備道尊，至是邦必聞其政。雖欲仕，食無從以得之。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庶幾得以事事矣。而又絕之，是誠繫帶如匏瓜，不食之物也。

不待備而勉於禮樂，先進於禮樂者也。備而後至於禮樂，後進

於禮樂者也。仲尼以貧賤者，必待文備而後進，則於禮樂終不

可得而行矣。故自謂野人而必為所為，不願乎其外也。

功業不試，則人所見者藝而已。

以至圖出文明之祥，伏羲舜文之瑞不至，則夫子之文章，知其

已矣。

魯禮文闕失，不以仲尼正之。如有馬者，不借人以乘，習不曰禮

儒宗理要 卷三

正學

文而曰史之闕文者，祝史所任，儀章器數而已。舉近者而言約

也。祝史宗廟之官舉近以該遠約而言之也

師摯之始，樂失其次，徒洋洋盈耳而已。焉夫子自衛反魯，一嘗

治之，其後伶人賤工，識樂之正，及魯益下衰，三桓僭妄，自太師

以下皆知散之四方，逾河蹈海以去，亂聖人俄頃之助，功化如

此，用我者期月而可，豈虛語哉。

與與如也。君或在朝，在廟，容色不忘向君也。君召使擯，趨進異

如沒階，趨真如賓，不顧矣。相君送賓，賓去則白曰：賓不傾而去

矣。紆君敬也。

上堂如揖，恭也。下堂如授，其容紆也。

冉子請果與原思爲宰見聖人之用財也

聖人於物無畔援雖佛胥兩子苟以是心至教之在我爾不爲已甚也如是

子欲居九夷不過於中國庶過於九夷中國之陋爲可知欲居九夷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可行何陋之有

栖栖者依依其君而不能忘也固猶不回也

仲尼應問雖叩兩端而竭然言必因人爲變化所貴乎聖人之詞者以其知變化也

應問答人之問也

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不憚卑以求富求之有可致之道也然得乃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

衛宗理要

卷三

正義

十

愛人以德喻於義者常多故罕及於利盡性者方能至命未達之人告之無益故不以重言仁大難名人未易及故育之亦鮮顏子於天下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故怒於人者不使加乎其身愧於已者不輒取之千後也顏子之徒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故曰吾聞其語而未見其人也

用則行舍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顏子龍德而隱故避世不見知而不悔與聖者同

龍德聖修之極也顏子之進則欲一朝而至焉可謂好學也已矣

回非助我者無疑問也有疑問則吾得以感通其故而達夫異

同者矣

放鄭聲遠佞人顏回爲邦禮樂法度不必教之惟損益三代蓋所以告之也法立而能守則德可久業可大鄭聲佞人能使爲邦者喪所以守故放遠之

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蓋士而懷居不可以爲士必也去無道就有道遇有道而貧且賤君子恥之舉天下無道然後窮居獨善不見知而不悔中庸所謂惟聖者能之仲尼所以獨許顏回惟我與爾爲有是也

仲由樂善故車馬衣裘喜與賢者共敝顏子樂進故願無伐善施勞聖人樂天故合內外而成其仁

衛宗理要

卷三

正義

十

于路禮樂文章未足盡爲政之道以其重然諾言爲衆信故片言可以折獄如易所謂利用折獄利用刑人皆非爻卦盛德過能是而已焉

顏淵從師進德於孔子之門孟子命世修業於戰國之際此所以潛見之不同

犁牛之子雖無全純然使其色騂且角縱不爲大祀所取次祀小祀終必取之言大者苟立人所不棄也

有德篇第十二

此篇論人有德之實

有德者必有言能爲有也志于仁而無惡能爲無也

行修言道則當爲人取不務徇物強施以引取乎人故往教矣

說皆取人之弊也。

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志正深遠，不務極確信其小者。

辭取意遠，則止多或反害也。

君子寧言之不顯，不規規於非義之信，寧身被困辱，不徇人以

非禮之恭，寧孤立無助，不失親於可賤之人。三者知和而能以

禮節之也。與上有子之言，文相屬而不相蒙者，凡論語孟子孫

明前文義各未盡者，皆挈之，他皆放此。餘復也，此合章而言之。

德主天下之善，善原天下之一善，同歸治，故王心一言必主德，

故王言大。

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為，宵有得，息有養，聯有存。

衛宋理學張子

卷三

正義

七

君子於民，舉使為德而禁其為非，不大望於愚者之道，與禮謂

道民以言，禁民以行，斯之謂兩。

無微而言，取不信，啓詐妄之道也。杞宋不足徵，吾言則不言，周

足徵則從之，故無微不信，君子不言。

便辟足恭，善柔令色，便佞巧言。

節禮樂不使流離相勝，能進反以為文也。程子曰：禮之與樂只

在進反之間，便得性

正情之。

驕樂侈靡，宴樂宴安。

言形則卜如響，以是知蔽固之私心，不能嘿然以達於注與天

道。言形而下即應之如響，由吾之誠感之也。卜者性與天道之所涵達者感通之也。

人道知所先後，則恭不勞，慎不怠，勇不亂，直不絞，民化而歸厚矣。

膚受陽也，其行陰也，象生法必效，故君子重夫剛者。物之象其生者必取

信於人，謂剛亦易以惑人，唯剛者不信也。一說因其似者而生法，必取剛於人亦通。

歸罪為尤，罪已為悔，言寡尤者，不以言得罪於人也。

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人能恕已以仁人，也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已

雖不施，不欲於人，然人施於已，能無怨也。能無怨又進一步非解無怨二字，或疑

恕已二字，即朱子所以譏范忠宣者，易之曰：恕人而仁已，則庶乎其得之。

敬而無失，與人接而當也，恭而有禮，不為非禮之恭也。

聚百順以事君親，故曰孝者畜也，又曰畜君者好君也。

衛宋理學張子

卷三

正義

七

事父母先意承志，故能辨志意之異，然後能教人。程子曰：意與志是所

存處，意是發動處，如先意承志，自不同也。

藝者，日為之分義，涉而不有過，而不存，故曰游。分義猶曰限程也。

天下有道，道隨身出，天下無道，身隨道屈。

安土不懷居，也有為而重遷，無為而輕遷，皆懷居也。

老而不死，是為賊，幼不率教，長無循，述老不安死，三者皆賊生

之道也。

樂驕樂則佚，欲樂宴樂則不能從義。

不僻不賊，其不忤不求之謂乎。

不穿窬義也，謂非其有而取之曰盜，亦義也，惻隱仁也，如天亦

仁也故擴而充之不可勝用

自養薄於人私也厚于人也稱其才隨其等無驕吝之弊斯

得之矣或失之吝或失之驕皆有意而為之者也

罪亡則無尤能罪乎已則有自修之責故於人無尤

困辱非憂取困辱為憂樂利非樂志榮利為樂

勇者不懼死且不避而反不安貧則其勇將何施耶不足稱也

仁者愛人彼不仁而疾之深其仁不足稱也皆迷謬不思之甚

故仲尼率歸諸亂云

擠人者人擠之侮人者人侮之出乎爾者反乎爾理也執不得

反亦理也勢不得反勢之實也文意使作而得免孟子之言猶信

衛宗理要張子卷三

正義

四

克已行法為賢樂已可法為聖聖與賢迹相近而心之所至有

差焉辟世者依乎中庸沒世不遇而無嫌辟地者不懷居以害

仁辟色者遠恥於將形辟言者免害於禍辱此為士清濁淹速

之殊也辟世辟地雖聖人亦同然憂樂於中與賢者其次者為

異故曰迹相近而心之所至者不同

進賢如不獲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之意與表記所謂事君難

進而易退則位有序易進而難退則亂也相表裏

引調而後求動焉馬服而後求良焉士必慤而後智能焉不慤

而多能譬之豺狼不可近

谷神能象其聲而應之非謂能報以律呂之變也猶卜筮叩以

是言則報以是物而已易所謂同聲相應是也王弼謂命曰者

律諸聲之變非此之謂也

行前定而不疚光明也大人虎變夫何疚之有虎變者光明文顯也

言從作又名正其言易知人易從聖人不思為政難患民難喻

有司政之綱紀也始為政者未暇論其賢否必先正之求得賢

才而後舉之先正者先正其已也

為政不以德人不附且勞

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欲生於不足則民盜能使無欲則民不

為盜假設以子不欲之物賞子使竊其所不欲子必不竊故為

衛宗理要張子卷三

正義

五

政者在乎足民使無所不足不見可欲而盜必息矣

為政必身倡之且不要其勞又益之以不倦

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故雖湯武之舉不謂之討而謂

之伐陳恒弑君孔子請討之此必因周制鄰有弑逆諸侯當不

請而討孟子又謂征者上伐下敵國不相征然湯十一征非賜

鈇鉞則征討之名至周始定乎

野九一而助郊之外助也國中什一使自賦郊門之內通謂之

國中田不井授故使什而自賦其一也

道千乘之國不及禮樂刑政而云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言能

如是則法行不能如是則法不徒行禮樂刑政亦制數而已爾

富而不治不若貧而治大而不察不若小而察

報者天下之利率德而致普有勸不善有沮皆天下之利也小
人私已利於不治君子公物利於治善者有輔之報不善者有沮之報此根之合於德者

大易篇第十四

大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

易語天地陰陽情偽至隱顯而不可惡也諸子馳騁說辭窮高
極幽而知德者厭其言故言為非難使君子樂取之為貴惡厭

易一物而三才陰陽氣也而謂之天剛柔質也而謂之地仁義
德也而謂之人

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故撰德於卦雖又有小大及繫辭其
備索理要張子卷主正義天

又必論之以君子之義一本大作又無其父二字
○撰具也小大陰陽也

一物而兩體其太極之謂與陰陽天道象之成也剛柔地道法
之效也仁義人道性之立也三才兩之莫不有乾坤之道

陰陽剛柔仁義之本立而後知趨時應變故乾坤毀則無以見
易乾坤毀則卦
義不立也

六爻各盡利而動所以順陰陽剛柔仁義性命之理也故曰六
爻之動三極之道也兩爻為一極六爻為三極合言之曰
太極分言之則天地人各具一太極

陽編體眾陰眾陰共事一陽理也是故二君共一民一民事二
君上與下皆小人之道也一君而體二民二民而宗一君上與

下皆君子之道也

吉凶變化悔吝剛柔易之四象與悔吝由贏不足而生亦兩而
已

尚辭則言無所苟尚變則動必精義尚象則法必致用尚占則
謀必知來四者非知神之所為孰能與於此

易非天下之至精則詞不足待天下之間非深不足通天下之
志非通變極數則文不足以成物象不足以制器幾不足以成

務非周知兼體則其神不能通天下之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示人吉凶其道顯矣知來藏往其德行神矣語著龜之用也

顯道者危使平易使傾懼以終始其要無咎之道也神德行者
寂然不動冥會於萬化之感而莫知為之者也受命如響故可

備索理要張子卷主正義七
與酬酢曲盡鬼謀故可以佑神

開物於幾先故曰知來明患而弭其故故曰藏往極數知來煎
知也前知其變有道術以通之君子所以措於民者遠矣

潔靜精微不累其迹知足而不賊則於易深矣
天下之理得元也會而通亨也說諸心利也一天下之動貞也

乾之四德終始萬物迎之隨之不見其首尾然後推本而言當
父母萬物乾德終始萬物猶父母之生
子乃萬物之不能離者也

象明萬物資始故不得不以元配乾坤其偶也故不得不以元

配坤

仁統天下之善。禮嘉天下之會。義公天下之利。信一天下之動。六爻擬議。各正性命。故乾德旁通。不失大和而利且貞也。

顏氏求龍德正中而未見其止。故擇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歎夫子之忽焉前後也。

乾三四位。過中重剛。庸言庸行。不足以濟之。雖大人之盛。有所不安。外趨變化。內正性命。故其危其疑。艱於見得者。時不得舍也。九五大入化矣。天德位矣。成性聖矣。故既曰利見大人。又曰聖人作而萬物覩。九龍以位。畫為言。若聖人則不失其正。何亢之有。

聖人用中之極。不勉而中。有大之極。不為其大。大人望之。所謂

備宗理要 張子 卷三 正蒙 六

絕塵而奔峻極於天。不可階而升者也。

乾之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乃大人造位。天德成性。躋聖

者爾。若夫受命首出。則所性不存焉。故不曰位乎君位。而曰位乎天德。不曰大人君矣。而曰大人造也。大人要作孔子看

庸言庸行。蓋天下經德達道。大人之德施於是者。薄矣。天下之文明於是者。著矣。然非窮變化之神。以時措之宜。則或陷於非禮之禮。非義之義。此顏子所以求龍德正中。乾乾進德。思慮其極。未敢以方體之常安吾止也。

惟君子為能與時消息。順性命。躬天德而誠行之也。精義時措。故能保合太和。健利且貞。孟子所謂始終條理。集大成於聖智。

者與。易曰。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來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其此之謂乎。

成性則躋聖而位。天德乾九二正位於內卦之中。有君德參而非上治也。九五言上治者。言乎天之德。聖人之性。故捨曰君而謂之天。見大人德與位之皆造也。

大而得易簡之理。當成位乎天地之中。時舍而不受命。乾九二有焉。及夫化而聖矣。造而位。天德矣。則富貴不足以言之。

樂則行之。憂則違之。主於求吾志而已。無所求於外。故善世博化。龍德而見者也。若潛而未見。則為已而已。未暇及人者也。

成德為行。德成自信。則不疑所行。日見乎外。可也。

備宗理要 張子 卷三 正蒙 七

乾九三修辭立誠。非繼自待。且如周公。不足以終其業。九四以陽居陰。故曰在淵。能不忘於躍。乃可免咎。非為邪也。終其義也。至健而易至順。而簡故其險其阻。不可階而升。不可勉而至。仲尼猶天九五飛龍在天。其致一也。

坤至柔而動也剛。乃積大勢成而然也。以下雜論卦義

乾至健無體。為感速。故易知。坤至順不煩。其施普。故簡能。

坤先迷。不知所從。故失道。後能順聰。則得其常矣。先後解與朱子異

造化之功。發乎動。畢達乎順。形諸明。養諸容。載遂乎說。潤勝乎健。不墮乎勞。終始乎止。

健動陷止。剛之象。順麗入說。柔之體。程子曰。凡陽在下者。動之象。在中者。陷之象。在上者。

之象陰在下者入之象在中
行健之象在上者說之象也

引為水萌於下滋於上為繩直順以達也為工巧且順也為白
所遇而從也為長為高木之性也為臭風也入也於人為寡髮

廣顙躁人之象也以下八節解卦傳

坎為血卦周流而勞血之象也為赤其色也

離為乾卦於木為科上稿附且躁也離當作燥○科謂科

艮為小石堅難入也為徑路通或寡也或一木

兌為附決內實則外附必決也為毀折物成則上柔者必折也

坤為文服也為眾容載廣也

乾為大赤其正色也為冰健極而寒甚也

需索聖果張子 卷三 正義

震為萑葦為蒼竹為專皆蕃鮮也

一陷溺而不得出為坎一附麗而不能去為離

艮一陽為主於兩陰之上各得其位而其勢止也易言光明者

多艮之象著則明之義也

蒙無遽亨之理由九二循循行時中之亨也

不終日貞吉言疾正則吉也仲尼以六二以陰居陰獨無累於

四故其介如石雖體柔順以其在中而靜何俟終日必知幾而

正矣

坎維心亨故行有尚外雖積險苟處之心亨不疑則雖難必濟
而往有功也

中孚上翼施之下悅承之其中必有感化而出焉者蓋孚者履
乳之象有必生之理

物因雷動雷動不妄則物亦不妄故曰物與無妄

靜之動也無休息之期故地雷為卦言反又言復終則有始循

環無窮人指其化而裁之爾深其反也幾其復也故曰反復其

道又曰出入無疾

益長裕而不設益以實也妄加以不誠之益非益也

井渫而不食強施行惻然且不售作易者之歎與

闔戶靜密也闔戶動達也形開而目視耳聞受於陽也

辭各指其所之聖人之情也指之以趨時盡利順性命之理臻

需索聖果張子 卷三 正義

三極之道也能從之則不陷於凶悔矣所謂變動以利言者也

然又有攻取愛惡本情素動因生吉凶悔吝而不可變者乃所

謂吉凶以情遷者也情深存繫辭所命則二者之動見矣又有

義命當吉當凶當否當寧者聖人不使避凶趨吉一以貞勝而

不顧如大人否亨有隕自天過涉滅頂凶无咎損益龜不克違

及其命亂也之類三者情異不可不察作考

因父象之既動明吉凶於未形故曰父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

富有者大無外也日新者久無窮也

顯其聚也隱其散也顯且隱幽明所以存乎象聚且散推蕩所
以妙乎神

變化進退之象云者進退之動也微必驗之於變化之著故察進退之理為難察變化之象為易

憂悔吝者存乎介欲觀易象之小疵宜存志靜知所動之幾微也

往之為義有已往有方往臨文者不可不察

此言讀易之法

樂器篇第十五

此篇論樂章之大意

樂器有相周召之治與其有雅太公之志乎雅者正也直已而行正也故訊疾蹈厲者太公之事耶詩亦有雅亦正言而直歌之無隱諷諷諫之巧也

相替之相也周召同心輔相王室也

象武王初有天下象文王武功之舞歌維清以奏之

成竟大學之

儒宗理要張子卷三

正蒙

三

武王沒嗣王象武王之功之舞歌武以奏之

冠者舞之酌周公沒

嗣王以武功之成由周公告其成於宗廟之歌也

十三舞焉以下因論樂而論

詩

興已之善觀人之志群而思無邪怒而止禮義人可事親出可事君但言君父舉其重者也

志至詩至有象必可各有名斯有體故禮亦至焉

幽贊天地之道非聖人而能哉詩人謂后稷之稊有相之道贊化育之一端也

禮矯實求稱或文或質居物後而不可常也他人未美故絢飾之以文莊姜才甚美乃更絢之用質素下文繪事後素素謂

其材字雖同而義施各異故設色之工材黃白者必繪以青赤材赤黑必絢以粉素

陟降庭止上下無常非為邪也進德修業欲及時也在帝左右所謂欲及時者與

江沱之濠以類行而欲喪朋故無怨嫡以類行而不能喪其朋故不以勝勸數卒能自悔得安貞之吉乃終有慶而其嘯也歌

采泉耳議酒食女子所以奉賓祭厚君親者足矣又思酌使臣之勞推及求賢審官王季文王之心豈是過歟

甘棠初能使民不忍去中能使民不忍傷卒能使民知人心散而不潰之以拜非善教淺明能取是於民哉

儒宗理要張子卷三

正蒙

三

振振勸使勉也歸哉歸哉序其情也

卷耳念臣下小勞則思小飲之大勞則思大飲之甚則知其怨

苦噓嘆婦人能此則險說私謁害政之心知其無也

綢直如髮貪者紒縱無餘順其髮而直賴之爾

蓼蕭蒙華有譽處今皆謂君接已溫厚則下情得伸讒毀不入而美名可保也

商頌顧予烝嘗湯孫之將言祖考來顧以助湯孫也

鄂不韡韡兄弟之見不致文於初本諸誠也

初疑當作物

采芣之詩舍旃則無然為言則求所得所舉必有所試厚之至

也人之為言以告子者則求得其所欲者

必有所試而無遠以為然厚之至也

簡略也。無所難也。甚則不恭焉。賢者仕祿。非迫於飢寒。不恭其甚焉。簡今簡兮。雖刺時君不用。然爲士者。不能無太簡之譏。故詩人陳其容色之盛。善御之強。與夫君子由房由教。不語其材武者異矣。

破我斧。缺我斨。言四國首亂。烏能有爲。徒破缺我斧斨而已。周公征而安之。愛人之至也。

伐柯言正當加禮于周公。取人以身也。其終見書于小子。其新逆新當作視也。

九畹言王見周公當大其禮命。則大人可致也。狼跋美周公不失其聖。卒能感人心於和平也。

儒宗理要 張子 卷三 正義

甫田。歲取十千。一成之田。九萬畝。公取十千。畝九一之法也。

后稷之生。當在堯舜之中年。而詩云上帝不寧。疑在堯時。高辛子孫爲二王後。而詩人稱帝。爾。

唐棣枝類棘枝。隨節屈曲。則其華一偏一反。左右相矯。因得全體均正。偏喻管蔡失道。反喻周公誅姦。言我豈不思兄弟之愛。

以權宜合義。主在遠者。爾唐棣本文王之詩。此一章周公制作序已情而加之。仲尼以不必常存而去之。朱子曰唐棣自是一篇詩。與棠棣別。且是兩段物。夫子止是取下面兩句。云人但不思思。則何遠之有。不與上文通。漢儒合爲一章。故誤認偏其反而爲反經合道也。

日出而陰升。自西日迎而會之。雨之候也。喻婚姻之得禮者也。

日西矣而陰生於東。喻婚姻之失道者也。

鶴鳴而子和。言出之善者與。鶴鳴魚潛。畏聲聞之不滅者與。說彼晨風。鬱彼北林。晨風雖擊擊之鳥。猶時得退而依深林而止也。

漸漸之石。言有豕白蹄。烝涉波矣。豕之負塗曳泥。其常性也。今豕足皆白。衆與涉波而去。水患之多爲可知也。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猶王天下有三重焉。言也動也行也。苟造德降。則民誠和而鳳可致。故鳴鳥聞所以爲和氣之應也。

以下

九疇次叙民資以生。莫先天才。故首曰五行。君天下必先正己。故次五事。已正然後邦得而治。故次八政。政不時舉。必昏。故次

儒宗理要 張子 卷三 正義

五紀五紀明然後時措得中。故次建皇極。求大中不可不知權。故次三德。權必有疑。故次稽疑。可徵然後疑決。故次庶徵。福極

徵然後可不勞而治。故九以嚮勸終焉。五爲數中。故皇極處之權過中而合義者也。故三德處六。

親親尊尊。又曰親親尊尊。義雖各施。然而親均則尊其尊。尊均則親其親。爲可矣。若親均尊均。則齒不可以不先。此施於有親者不疑。若尊賢之等。則於親尊之殺。必有權而後行。急親賢爲

堯舜之道。然則親之賢者先得之。於疎之賢者爲必然。克明俊德於九族。而九族睦。章俊德於百姓。而萬邦協。黎民雍。皋陶亦

以惇叙九族。庶明勵翼。爲邇可遠之道。則九族勉敬之人。固先

明之然後遠者可次叙而及大學謂克明俊德爲自明其德不若孔氏之註愈此章所引書皆非本旨

義民安分之良民而已俊民俊德之民也官能則進牧無義民治昏則俊民用微

五言樂語歌詠五德之言也

卜不習吉言卜官將占先央問人心有疑乃卜無疑則否朕志無疑人謀會同故無所用卜鬼神必依龜筮必從故不必卜筮玩習其吉以濟神也

衍忒未分有悔吝之防此卜筮之所由作也衍推忒過也所以推人事之過差也

王禘篇第十六此篇論禘禘宗廟之實

禘宗廟之實

正義

天

禮不王不禘則知諸侯禘廟一祭爲不禘明矣至周以廟爲春以禘爲夏宗廟歲六享則二享四祭爲六矣諸侯不禘共四享歟夏商諸侯夏特一祫王制謂禘則不禘禘則不嘗假其名以見時祀之數爾作記者不知文之室意過矣

禘於夏周爲春夏嘗於夏商爲秋冬作記者交舉以二氣對互而言爾

享嘗云者享爲追享朝享禘亦其一爾特以配享亦對舉秋冬而言也夏商以禘爲時祭知追享之必在夏也然則夏商天子歲乃五享禘列四祭并祫而五也周改禘爲禘則天子享六諸侯不禘又歲闕一祭則亦四而已矣王制所謂天子禘祫祫禘

祫嘗祫祫既以禘爲時祭則祫可同時而舉祫以物禘而諸侯酌也禘一值一祫言於夏禘之時正爲一祭特一祫而已

然則不王不禘又若見於此矣下又云嘗祫祫祫則祫嘗且祫無疑矣若周制亦當闕一時之祭則當云諸侯祠則不禘禘則不嘗

不嘗

庶子不祭祖不止言王明其宗也明宗子不祭禘以父爲親之實此明其宗也庶子不爲長子斬不繼祖與禘故也此以祫言

故又發庶子不祭禘與無後者註不祭禘者父之庶養以禘未足語世數特以已不祭禘故不祭之不祭無後者祖之庶也雖無後以

庶子不祭禘與無後者註不祭禘者父之庶養以禘未足語世數特以已不祭禘故不祭之不祭無後者祖之庶也雖無後以

其成人備世數當附祖以祭之已不祭祖故不得而祭之也祖庶之殤則自祭之也言庶孫則得祭其子之殤者以已爲其祖矣無所附之也凡所祭殤者唯適子此據禮天子下祭殤五皆

適子適孫之類故知凡殤非適皆不當特祭惟當從祖附食無後者謂昆弟諸父殤與無後者如祖廟在小宗之家祭之如在大宗

大宗殷而上七廟自祖考而下五并遠廟爲祧者二無不遷之太祖廟至周有百世不毀之祖則三昭三穆四爲親廟一爲文武二

世室并始祖而七諸侯無二祧故五大夫無不遷之祖則一昭一穆與祖考而二故以祖考通謂爲太祖若祫則請於其君并

高祖干祿之干祿之不當祿孔莊王制謂周制亦粗及之而不詳爾

鋪筵設同几疑左右几一云交鬼神異於人故夫婦而同几求之或於室或於祔也

祭社稷五祀百神者以百神之功報天之德爾故以天事鬼神事之至也理之盡也天莫報之祭百神所以報之也

天子因生以賜姓諸侯以字為諡蓋以尊統上卑統下之義天子因生以賜姓難以命於下之人亦尊統上之道也

據玉藻疑天子聽朔於明堂諸侯則於大廟就藏朔之處告祖而行

儒宗理要卷三

受命祖廟作龜廟官次序之宜

公之士及大夫之衆臣爲衆臣公之卿大夫卿大夫之室老及

家邑之士爲貴臣上言公士所以別士於公者也下言室老士所以別士於家者也衆臣不以杖卽位疑義與庶子同

適士疑諸侯屬於天子之士及王朝爵命之通各益三命方受位天子之朝一命再命受職受服者疑官長自辟除未有位於

王朝故謂之官師而已

小事則專達蓋得自達于其君不俟問於長者禮所謂達官者也所謂達官之長者得自達之長也所謂官師者次其長者也然則達官之長必三命而上者官師則中士而再命者庶士則

一命爲可知

賜官使臣其屬也若卿大夫以室老士爲貴臣未賜官則不得臣其士也

祖廟未毀教於公官則知諸侯於有服族人亦引而親之如家人焉

下而飲者不勝者自下堂而受飲也其爭也爭爲謙讓而已君子之射以中爲勝不必以貫革爲勝侯以布鵠以革其不貫

革而墜於地者中鵠爲可知矣此爲力不同科之一也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畏壓溺可傷尤甚故特致哀死者不

弔生者以異之且如何不淑之詞無所施焉

博依普依永而歌樂之也雜服雜習於制數服近之文也

春秋大要天子之事也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唯

春秋乎

苗而不秀者與下不足畏也爲一說

乾綱篇第十七 此篇論佛法虛寂不如吾道之正

西銘爲此篇首章故取首句爲篇名今自爲一書而其篇名猶在也

按此篇與太和篇互相發明學者宜合而觀之

凡可狀皆有也凡有皆象也凡象皆氣也氣之性本虛而神則神與性乃氣所固有此鬼神所以體物而不可遺也天地間無虛之氣所生則亦無物非太虛之神爲性至誠天性也不息天命也人能至誠則性盡而神可窮矣不息

訓命行而化可知矣學未至知化非真得也含氣有象否非象

易神化之意

有無虛實通為一物者性也不能為一非盡性也飲食男女皆

性也是為可滅然則有無皆性也是豈無對莊老浮屠為此說

久矣果暢真理乎分而言之則有與無對合而言之則有無皆性也

天包載萬物於內所感所性乾坤陰陽二端而已無內外之合

無耳目之引取與人物雖然異矣人能盡性知天不為蕞然起

見則幾矣蕞然言微于耳目

有無一內外合此人心之所自來也若聖人則不專以聞見為

心故能不專以聞見為用無所不感者虛也感即合也咸也以

歸宗理要 張子 卷三

正蒙

序

萬物本一故一能合異以其能合異故謂之感若非有異則無

合天性乾坤陰陽也二端故有感本一故能合天地生萬物所

受雖不同皆無須臾之不感所謂性即天道也此節只是明理不外氣之意

感者性之神性者感之體惟屈伸動靜終始之能一也故所以

妙萬物而謂之神通萬物而謂之道體萬物而謂之性神指其發見處

言體猶

至虛之實實而不固至靜之動動而不窮實而不固則一而散

動而不窮則往且來至虛二句即首篇太虛之客形至靜一句即首篇至靜之客感一字當作集

性通極於無氣其一物兩命稟同於性遇乃適然焉人一已百

人十已千然有不至猶難語性可以言氣行同報異猶難語命

可以言遇此言性命之近於無無即太虛

浮屠明鬼謂有識之徒受生循環遂厭苦求免可謂知鬼乎以

人生為妄可謂知人乎天人一物既生取舍可謂知天乎孔孟

所謂天彼所謂道遂消指游魂為變為輪迴未之思也大學當

先知天德知天德則知聖人知鬼神今浮屠極論要歸必謂死

生轉流非得道不免謂之悟道可乎自其說熾時中國儒者未

容窺聖學內墻已為引取淪胥其間指為大道其俗達之天下

致善惡知愚男女藏獲人人將信使英才間氣生則溺耳目恬

習之事長則師世儒宗尚之言遂冥然被驅因謂聖人可不修

而至大道可不學而知故未識聖人心已謂不必求其迹未見

歸宗理要 張子 卷三

正蒙

序

君子志已謂不必事其文此人倫所以不察庶物所以不明治

所以忽德所以亂果言謂耳上無體以防其偽下無學以稽其

弊自古放淫邪遁之詞翕然拉與一出於佛氏之門者千五百

年自非獨立不懼精一自信有大過人之才何以正立其間與

之較是非計得失釋愈云人其人火其書盡其居張子又從而

之也

釋氏語實際乃知道者所謂誠也天德也其語到實際則以人

生為幻妄有為為疣贅以世界為陰海遂厭而不有造而弗存

就使得之乃誠而惡明者也儒者則因明致誠因誠致明故天

人合一致學而可以成聖得天而未始遺人易所謂不遺不流

不過者也。彼語雖似是，觀其發本要歸，與吾儒二本殊歸矣。道一而已。此是則彼非，此非則彼是，固不當同日而語。其言流通失守窮大則淫，推行則詖，致曲則邪，求之一卷之中，此弊數數有之。大率知晝夜陰陽，則能一性命；能知性命，則能知聖人知鬼神；彼欲直語太虛，不以晝夜陰陽累其心，則是未始見易，未始見易，則雖欲免陰陽晝夜之累，末由也已。易且不見，又焉能更語實際？捨實際而談鬼神，妄也。所謂實際，彼徒能語之而已，未始心解也。實際乃知道者所謂誠太虛之性，晝夜陰陽之理也。

易謂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者，謂原始而知生，則求其終而知死必矣。此夫子所以直率路之問而不隱也。此以大傳之言釋告子路之意。

衛宗理要張子卷三 正蒙 至

體不偏滯，乃可謂無方無體。偏滯於晝夜陰陽者，物也。若道則兼體而無累也。以其兼體，故曰一陰一陽，又曰陰陽不測，又曰一闢一闢，又曰通乎晝夜。語其推行，故曰道，語其不測，故曰神。語其生生，故曰易。其實一物指事與名爾。晝夜陰陽得即物也，與兼體而不累之意互相發。

大率天之為德，虛而善應，其應非思慮聰明可求，故謂之神。老氏況諸谷，以此老子謂谷神必死

太虛者，氣之體，氣有陰陽屈伸相感之無窮，故神之應也無窮。其散無數，故神之應也無數。雖無窮，其實湛然無數，其實一而已。陰陽之氣散則萬殊，人莫知其一也；合則混然，人不見其

殊也。形聚為物，形潰反原，反原者，其游魂為變，與所為變者對聚散存亡為文，非如螢雀之化指前後身而說也。此正形客天體之意，先儒無解，其非亦未之過也。

益物必誠，如天之生物，日進日思，自益必誠，如川之方至，日增日得，施之妄學之不勤，欲自益且益人難矣哉。易曰：益長裕而不設，信夫。施之妄，益物不誠也。學之不勤，自益不誠也。

將修己必先厚重，以自持，厚重知學德乃進而不同矣。忠信進德，惟尚友而急賢，欲勝己者親，無如改過之不吝。不吝，不固不阿，不吝也。

衛宗理要張子卷三 正蒙 至

張子卷四

後商西山莊子纂輯

經學理窟上

周禮

周禮是的當之書然其間必有末世添入者如盟詛之屬必非周公之意蓋盟詛起於王法不行人無所取直故要之於神所謂國將亡聽於神蓋人屈抑無所伸故也如深山之人多信巫祝蓋山僻罕及多為強有力者所制其人屈而不伸必呪詛於神其間又有偶遭禍者遂指以為果得伸於神如戰國諸侯盟詛亦為上無王法今山中人凡有疾者專使巫者視之且十人備案理聚張子卷四 理窟

治天下不由井地終無由得平周道止是均平

肉刑猶可用於死刑今大辟之罪且如傷舊王者必軍人犯逃走亦必今且以此比刑足彼亦自幸得免眾人觀之更不敢犯今之妄人往往輕視其死使之刑足亦必懼矣此亦仁術

天官之職須襟懷洪大看得蓋其規模至大若不得此心欲事事上致曲窮究湊合此心如是之大必不能得也釋氏錙銖

天地可謂至大然不啻為大則為事不得若界之一錢則必亂矣至如言四句偈等其先必曰人所恐懼不可思議及在後則亦是小人所共知者事今所謂外雖奴隸雜間豈不知皆是空彼實是小人所為後有文士學之增飾其間或引入易中之意或更引他書文之故其書亦有文者實無所依取莊子雖其言如此實是畏人亦為事不得

一市之博百步之地可容萬人四方必有屋市官皆居之所以平物價收滯貨禁爭訟是決不可關故市易之政非官專欲取利亦所以為民百貨亦有全不售時官則出錢以留之亦有不

可買時官則出而賣之官亦不失取利民亦不失通其所滯而

應其所急故市易之政止一市官之事耳非王政之事也井田至易行但朝廷出一令可以不管一人而定蓋人無敢據土者又須使民悅從其多有田者使不失其為富情如大臣有據土千比者不過封與五十里之國則已通其所有其他隨土多少與一官使有租稅人不失故物治天下之術必自此始今以天下之士基盡分布人受一方養民之本也後世不制其產止使其力又反以天子之貴專利公自公民自民不相為計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其術自城起首立四隅一方正矣又增一表又治一方如是百里之地不日可定何必毀民廬舍墳墓但見表足矣方既止表自無用待軍賦與治溝

通者之田各有處所不可易旁加損井地是也百里之國爲方
十里者百十里爲成成出車一乘是百乘也然開方計之百
里之國南北東西各三萬步一夫之田爲方步者萬今聚南北
一步之博而會東西三萬步之長則爲方步者三萬也是三夫
之田也三三如九則百里之地得九萬夫也車一乘甲士三
人步卒七十二人以千乘計之凡用七萬五千人今有九萬夫
故百里之國亦可言千乘也以地計之足容車千乘然取之不
如是之盡其取之亦什一之法也其間有山陵林麓不在數
廬而不征廬者猶今之地基錢也蓋貯物之地官必取錢不征
者不稅飲之也法而不廬法者治之以市官之法而已廬與不
備宗理要張子 卷四 理官

廬亦觀臨時如何逐末者多則廬所以抑末也逐末者少不必
廬也

既使爲采地其所得亦什一之法并取一夫之出也然所食必
不得盡必有常限其餘必歸諸天子所謂貢也諸侯卿大夫采
地必有貢貢者必於時享天子皆廟受之是四海之內各以其
職來祭之義其實亦有常限食采之餘致貢外必更有餘此所
謂天子幣餘之賦也以此觀之古者天子既不養兵財無所用
必大殷富以此知井田行至安樂之道後世乃不肯行以爲至
難復以天子之威而飲奪人財汲汲終歲亦且不足
卿大夫采地圭田皆以爲永業所謂世祿之家然古者世祿之

家必不如今日之官戶也必有法蓋舍役者惟老者疾者貧者
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舍此雖世祿之家役必不免也明矣

井田亦無他術但先以天下之地基布畫定使人受一方則自
是均前日大有田產之家雖以田授民然不得如分種如租種
矣所得雖差少然使之爲田官以掌其民使人既喻此意人亦
自從雖少不顧然悅者衆而不悅者寡矣又安能每每恤人情
如此其始雖分公田與之及一二十年猶須別立法始則因命
爲田官自後則是擇賢欲求古法亦先須熟觀文字使上下之
意通貫大其胸懷以觀之井田卒歸於封建乃定封建功有大
功德者然後可以封建當未封建前天下井邑當如何爲治必
備宗理要張子 卷四 理官

立田大夫治之今既未可議封建只使守令終身亦可爲也所
以必要封建者天下之事分得簡則治之精不簡則不精故聖
人必以天下分之於人則事無不治者聖人立法必計後世子
孫使周公當軸雖攬天下之政治之必精後世安得如此且爲
天下者奚爲紛紛必親天下之事今便封建不肯者復逐之有
何害豈有以天下之勢不能正一百里之國使諸侯得以交結
以亂天下自非朝廷大不能治安得如此而後世乃謂秦不封
建爲得策此不知聖人之意也

人主能行井田者須有仁心又更強明果敢及宰相之有才者
唐太宗雖英明亦不可謂之仁主孝文雖有仁心然所施者淺

近但能省刑罰薄稅歟不慘酷而已自孟軻而下無復其人揚
雄擢聖人之精難難而言之正止得其淺近者便之為政又不
知如何據此所知又不過其時無所告斷然楊雄比董生孰優
雄所學雖正當而德性不及董生之博大但其學差溺於公羊
識緯而已

婦人之拜古者首低至地肅拜也因肅遂屈其膝今但屈其膝
直其身失其義也

一畝城中之宅投於民者所謂廛里國中之地也百家謂之廛
二十五家為里此無征其有未投開宅區外有占者征之一使
自賦也

儒宗理要 張子 卷四 禮篇 五

五畝國宅城中投於士者五畝以其父子異宮有東宮西宮聯
兄弟也亦無征城外郭內投於民者亦五畝於公無征

十畝場圃所任園地也詩十畝之間此也不獨築場納稼亦可
毓草木也城在郭外征之二十而一蓋中有五畝之宅當受而
無征者但五畝外者出稅耳

二十五畝宅田士田賈田所任近郊之地也孟子曰餘夫二十
五畝此也宅田士之在郊之宅田也士田士所受圭田也兼宅
田共五十畝賈田賈者所受之田孟子曰卿以下有圭田五十
畝此言上者卿士通言之

五十畝官田牛田賞田牧田者所任遠郊之地也官田庶人在

官者之田牛田牧公家牛之田賞田賞賜之田牧田有二牧太
畜者一也投於鄉民者一也此四者皆以五十畝為區賞田以
厚卿多寡給之

百畝鄉民所受井田不易者也此鄉田百畝兼受牧田五十畝
故其征二十而三

百五十畝田百畝萊五十畝遂人職曰夫廩餘夫亦如之廩者
統百畝之名也又有萊五十畝可耕者也野曰萊鄉曰牧鄉民
與民之別其受田之家耕者之外猶有餘夫則受二十五畝之
田萊亦半之故曰亦如之其征二十而三

二百畝田百畝萊百畝此在二十而三與十二之征之間必更
有法
儒宗理要 張子 卷四 禮篇 六

三百畝田百畝萊二百畝者其征十二以萊田半見耕之田通
田萊三百畝都計之得十二也惟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者其
上岡地近郊遠郊甸稍縣都之漆林也

周制受田自一畝至三百畝計九等餘夫增減猶在數外耳
國中以免者多役者少故晚征而早蠲之野以其免者少役者
多故早征而晚蠲之貴者貴者能者服公事者老疾者多居國
中故免者多

宅不毛者乃郭中受五畝之宅者於公則無征然其間亦可蠲
草木取利但於里中出布止待里中之用也

居於田而不耕者出屋中之粟

間民轉移之餘無職事者無所貢故出夫家之征或征其力不用力則必有他征孟子所謂力役之征夫者一夫家者兼餘夫旅師間粟野之田者有未受而間者或已受之民徙於他處或疾病久亡不能耕者其民之有力者權耕所出之粟也旅師掌而用之糲粟助貸於民之粟或元有官給之本或以屋粟間粟貸之得其與積則平頒之

幣金玉齒革泉布之雜名

近郊疑亦通謂之國中十一使自賦之者蓋迫近王城未容井授故其稅十一以爲正

衛宗理要

卷四

七

遠郊二十而三謂遠郊地寬雖上地猶更給萊田五十畝故其法二十而三餘夫則無萊田六遂然後餘夫有萊田故遂人職云餘夫亦如之國宅無征則遠郊之宅有征可知

糲粟與助之粟 屋粟不授田徙居之粟 間粟井田耕民不時徙其田偶闕而未歸空土有量力者暫資以爲生者之粟 此三粟非公家正賦專以食里宰之師所謂旅師者里中之養供服器之用爲賞罰之柄

廩里與園廩之別廩城中族居之名里郭內里居之稱園廩在園地其制百畝之間十家區分而衆居者詩人所謂十畝之間之田也作詩者以園地侵削外無井受之田徒有近郭園廩而

已故耕者無所用其力則萊者闕闕而多也十畝之外他人亦然則制小無所容尤爲著矣

一夫藉則有十畝之收盡入於公一夫稅則計十畝中歲之收取其一畝借如十畝藉中歲十石則稅當一石而無公田矣十而稅此必近之

夫家之征疑無過家一人者謂之夫餘夫竭作或三人或二人或一家五人此謂之家夫家之征疑但力征而已無布糲米粟之征若歲無力征則出夫布間師所謂無職者出夫布非謂常出其布不征其力則出夫布以代之也

周制上田以授食多者下田以授食少者此必天下之通制也

衛宗理要

卷四

八

又遂人上田萊五十畝中百畝下二百上田萊五十畝比遠郊井受收田之民二十而稅三者無以異中萊百畝以肥瘠倍上萊下萊二百畝以肥瘠倍中萊此三等蓋折衷之均矣然授上萊者稅二十而三受下萊者乃多至十二蓋田均則食少者優不得不加之稅極周道如砥此之謂也

周禮惟太宰之職難看蓋無許大心胸包羅記得復忘彼其混混天下之事當如捕龍蛇搏虎豹用心力看方可故議論天下之是非以處天下之事難孔子常語弟子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其他五官便易看止一職也

守祧先公之遷主於后稷之廟疑諸侯無祧廟亦藏之於始祖

之廟

謂之圭田恐是畦田若菜圃之類故授之在近又少也

詩書

周南召南如乾坤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但儀刑文王則可以取信家邦言學文王者也

蟠蜺者陰氣薄而日氣見也有二者其全見者是陰氣薄處不全見者是陰氣厚處

聖人文章無定體詩書易禮春秋只隨義理如此而言李翺有言觀詩則不知有書觀書則不知有詩亦近之

儒宗理要

張子

卷四

理窟

順帝之則此不失赤子之心也冥然無所思慮順天而已赤子之心人皆不可知也惟以一靜言之

言之能知詩者惟孟子爲以意逆志也夫詩之志至平易不必爲艱險求之今以艱險求詩則已喪其本心何由見詩人之志文王之於天下都無所與焉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只觀天意如何耳觀文王一篇便知文王之美有君人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

萬事只一天理舜舉十六相去四凶堯豈不能堯固知四凶之惡然民未被其虐天下未欲去之堯以安民爲難遂去其君則民不安故不去必舜而後因民不堪而去之也

高宗夢傳說先見容貌此事最神夫夢不必須聖人然後夢爲有理但天神不問人入得處便入也萬頃之波與汙泥之水皆足受天之光但放來平易心便神也若聖人起一欲得靈夢之心則心固已不神矣神又焉有心聖人心不艱難所以神也高宗只是正心思得聖賢是以有感

天無心心都在人之心一人私見固不足盡至於衆人之心同一則却是義理總之則却是天故曰天曰帝者皆民之情然也詭歌訟獄之不之焉人也而以爲天命武王不薦周公必知周公不失爲政

尚音難看蓋難得胸臆如此之大只欲解義則無難也

儒宗理要

張子

卷四

理窟

書稱天應如影響其禍福果然否大抵天道不可得而見惟占之於民人所悅則天必悅之所惡則天必惡之只爲人心至公也至衆也民雖至愚無知惟於私已然後昏而不明至於事不干礙處則自是公明大抵衆所向者必是理也理則天道存焉故欲知天者占之於人可也

稽衆舍己堯也與人爲善舜也聞言則拜禹也用人惟己改過不吝湯也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文王也皆虛其心以爲天下也欽明文思堯德也潛哲文明溫恭允塞舜德也舜之德與堯不同蓋聖人有一善之源足以兼天下之善若以字之多寡爲德之優劣則孔子溫良恭儉遜又多於堯一字至於八元八凱齊

聖廣淵明允篤誠忠肅恭懿宣慈惠和則其字又甚多如是反過於聖人如孟子言堯舜之道孝悌而已蓋知所本

今稱尚書恐尚稱尚書尚奉上之義如尚衣尚食

先儒稱武王觀兵於孟津後二年伐商如此則是武王兩畔也以其有此故於中庸言一戎衣而有天下解作一戎衣蓋自說作兩度也孟子稱取之而燕民不悅弗取文王是也只為商命未改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武王是也此事間不容髮當日而命未絕則是君臣當日而命絕則為獨夫故予不奉天厥罪惟均然問命絕否何以卜之只是人情而已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當時豈由武王哉

儒宗理要 卷四

理窟

上

靈臺民始附也先儒指以為文王受命之年此極宣義理又如司馬遷稱文王自姜里歸與太公行陰德以傾紂天下如此則文王是亂臣賊子也惟董仲舒以為文王閔悼紂之不道故至於日昃不暇食至於韓退之亦能識聖人作姜里操有臣罪當誅今天王聖明之語文王之於紂事之極盡道矣先儒解經如此君臣之道且不明何有義理哉如考槃之詩水矢弗過弗告解以永不復告君過君豈是賢者之言

詩序必是同時所作然亦有後人添入者則極淺近自可辨也如言不肯飲食教誡之只見詩中云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便云教誡絕不成言語也

文如高子曰靈星之尸分明是年高子言更何疑一也

七月之詩計古人之為天下國家只是豫而已

堯夫解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王者溫潤之物若兩玉相攻則無所成必石以磨之譬如君子與小人處為小人侵凌則脩省畏避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如此便道理出來

宗法

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須是明譜系世族與立宗子法宗法不立則人不知統系來處古人亦鮮有不知來處者宗子法廢後世尚譜牒猶有遺風譜牒又廢人家不知來處無百年之家骨肉無統雖至親恩亦薄

儒宗理要 卷四

理窟

上

宗子之法不立則朝廷無世臣且如公卿一日崛起於貧賤之中以至公相宗法不立既死遂族散其家不傳宗法若立則人各知來處朝廷大有所益或問朝廷何所益公卿各保其家忠義豈有不立忠義既立朝廷之本豈有不固今驟得富貴者止能為三四十年的計造宅一區及其所有既死則家子分裂未幾落盡則家遂不存如此則家且不能保又安能保國家夫所謂宗者以已之旁親兄弟來宗已所以得宗之名是人來宗已非已宗於人也所以繼嗣則謂之繼嗣之宗繼祖則謂之繼祖之宗曾高亦然

言宗子者謂宗主祭祀宗子為士庶子為大夫以上姓祭於宗

子之家非獨宗子之爲士爲庶人亦然

宗子之母在不爲宗子之妻服非也宗子之妻與宗子共事宗廟之祭者豈可夫婦異服故宗子雖母在亦當爲宗子之妻服也東酌犧象西酌鬱尊須夫婦共事豈可母子共事也未娶而死則難立後爲其無母也如不得已須當立後又須其妾母與之大不得已也未娶而死有妾之子則自是妾母也

天子建國諸侯建宗亦天理也譬之於木其上下挺立者本也若是旁枝一段茂盛則本自是須低摧又譬之於河其正流者河身若是涇流汎濫則自然後河身轉而隨涇流也宗之相承固理也及旁支昌大則須是却爲宗主至如伯邑考又不聞有

宗子

宗子

宗子

宗子

罪只爲武王之聖願伯邑考不足以承太王之緒故須立武王

所以然者與其使祖先享卿大夫之祭不若享人君之禮

至如人有數子長者至微賤不立其間一子仕宦則更不問長

少須是士人承祭祀

古所謂支子不祭也者惟使宗子立廟主之而已支子雖不得祭至於齋戒致其誠意則與祭者不異與則以身執事不可與則以物助之但不別立廟爲位行事而已後世如欲立宗子當從此義雖不與祭情亦可安若不立宗子徒欲廢祭適足長情慢之志不若使之祭猶愈於已也今日大臣之家且可方宗子法譬如一人數子且以適長爲大宗須據所有家計厚給以養

宗子宗子勢重即願得之供宗子外乃將所有均給族人宗子須專直教授宗子之得失責在教授其他族人別立教授仍乞朝廷立條族人須管遵依祖先立法仍許族人將已合轉官恩澤乞回授宗子不理選限官及許將養子弟恩澤與宗子且要主張門戶宗子不善則別擇其次賢者立之

後來朝廷有制曾任兩府則宅舍不許分意欲後世尚存某官之宅或存一影堂知嘗有是人然宗法不立則此亦不濟事唐狄人傑顏杲卿真卿後朝廷盡與官其所以旌別之意甚善然亦處之未是若此一人死遂却絕嗣不若各就墳冢給與田五

宗子

宗子

宗子

宗子

七頃與一閒名目使之世守其祿不惟可以爲天下忠義之勸

亦是爲忠義者實受其報又如先代帝王陵寢其下多有閒田

每處與十畝田與一閒官世守之

禮言祭畢然後敢私祭爲如父有二子幼子欲祭父來兄家祭

之此是私祭祖有諸孫適長孫已祭諸孫來祭者祭於長孫之

家是爲公祭

王制言大夫之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若諸侯則以有

國指始封之君爲太祖若大夫安得有太祖

宗子既廟其祖廟支子不得別祭所以嚴宗廟合族屬故曰庶

子不祭祖廟明其宗也

宗子爲士立二廟支子爲大夫當立三廟是曾祖之廟爲大夫

立不爲宗子立然不可二宗別統故其廟亦立於宗子之家

禮樂

禮反其所自生樂樂其所自成禮別異不忘本而後能推本爲之節文樂統同樂吾分而已禮天生自有分別人須推原其自然故言反其所自生樂則得其所樂即是樂也更何所待是樂其所自成

周樂有象有大武有酌象是武王爲文王廟所作下武繼文也武功本於文王武王繼之故武王歸功於文王以作此樂象文王也大武必是武王既前國家所作之樂奏之於武王之廟酌必是周公七年之後制禮作樂時於大武有增添也故酌言告

備宗聖要

張子

卷四

理

成大武也其後必是酌以祀周公

治亂以相爲周召作訊疾以雅爲太公作

人門而縣與金奏此言兩君相見凡樂皆作必肆夏也至升堂之後其樂必不皆作奏必有品次大合樂猶今之合曲也必無金石止用匏竹之類也八音克諧堂上堂下盡作也明矣

古樂不可見蓋爲今人求古樂太深始以古樂爲不可知只此虞書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未律和聲求之得樂之意蓋盡於是詩只是言志歌只是求其言而已只要轉其聲令人可聽今日歌者亦以轉聲而不變字爲善歌長言後却要入於律律則知音者知之知此聲人得何律古樂所以養人德性中和之氣後

之言樂者止以求哀故晉平公曰音無哀於此乎哀則止以感人不善之心歌亦不可以太高亦不可以太下太高則入於嘯殺太下則入於嘯縷蓋窮本知變樂之情也

周禮言樂六變而致物各異此恐非周公之制作本意事亦不能如是確然若謂天神降地祇出人鬼可得而禮則庸有此理問角徵羽皆有主出於唇齒喉舌獨宮聲全出於口以兼五聲也徵恐只是徵或避諱爲徵如是則清濁平仄不同矣商古之音異矣

今尺長於古尺尺度權衡之正必起於律律本黃鐘黃鐘之聲以理亦可定古法律管當實千有二百粒秬黍後人以羊頭山

備宗聖要

張子

卷四

理

黍用三等篩子透之取中等者用此特未爲定也此尺只是器所定更有因人而制如言深衣之袂一尺二寸以古人之身若止用一尺二寸豈可運肘即知因身而定羊頭山老子說一秬二米秬黍直是天氣和十分豐熟山上便有山下亦或有之律呂有可求之理德性深厚者必能知之

後之言曆數者言律一寸而萬數千分之細此但有其數而無其象耳

聲音之道與天地同和與政通靈吐絲而商絃絕正與天地相應方蠶吐絲木之氣極盛之時商金之氣衰如言律中大簇律中林鐘於此盛則彼必衰方春木當盛却金氣不衰便是不和

不與天地之氣相應

先王之樂必須律以考其聲。今律既不可求人耳又不可全信。正惟此爲難求。中聲須得律。律不得則中聲無由見。律者自然之至。此等物雖出於自然亦須人爲之。但古人爲之得其自然。至如爲規矩則極盡天下之方圓矣。

鄭衛之音自古以爲邪淫之樂何也。蓋鄭衛之地濱大河沙地土不厚其間人自然氣輕浮其地土苦不費耕耨物亦能生。故其人偷脫怠墮弛慢頹靡其人情如此其聲音同之故聞其樂使人如此懈慢其地平下其間人自然意氣柔弱怠墮其土足以生古所謂息土之民不才者此也。若四夷則皆據高山谿谷。

備宗理要

張子

卷四

禮論

故其氣剛勁此四夷常勝中國者此也。

移人者莫甚於鄭衛。未成性者皆能移之。所以夫子戒顏回也。今之琴亦不遠鄭衛。古者必不如是。古音只是長言聲依於未於聲之轉處過得聲和婉決無預前定下腔字。

禮所以持性。蓋本出於性。持性反本也。凡未成性須禮以持之。能守禮已不畔道矣。

禮卽天地之德也。如顏子者方勉勉於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勉勉者勉勉以成性也。

禮非止著見於外亦有無體之禮。蓋禮之原在心。禮者聖人之成法也。除了禮天下更無道矣。欲養民當自井田始。治民則教

化刑罰俱不出於禮外。五常出於凡人之常情。五典人日日爲但不知耳。

今之人自少見其父祖從仕或見其鄉閭仕者其心正欲得利祿縱欲於義理更不留意。有天生性美則或能孝友廉節者不美者縱惡而已。性元不會磨礪。

時措之宜便是禮。禮卽時措時中見之事業者非禮之禮非義之義。但非時中者皆是也。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又不可一槩言。如孔子喪出母子思守禮爲非也。又如制禮以小功不稅使會子制禮又不知如何。以此不可易言時中之義甚大須是精義入神以致用觀其會通以行典禮此則真義理也行其典禮而

備宗理要

張子

卷四

禮論

不達會通則有非時中者矣。禮亦有不須變者如天教天秩如何可變。禮不必皆出於人至如無人天地之禮自然而有何假於人天之生物便有尊卑大小之象人順之而已。此所以爲禮也。學者有專以禮出於人而不知禮本天之自然告子專以義爲外而不知所以行義由內也。皆非也。當合內外之道。

能答會子之問能教孺悲之學斯可以言知禮矣。進人之速無如禮樂。

學之行之而復疑之此習矣而不察者也。故學禮所以求不疑仁守之者在學禮也。

學者行禮時人不過以爲迂彼以爲迂在我乃是褻提此則從

吾所好文則要審察心則要洪放如天地自然從容中禮者盛德之至也

古人無椅卓智非不能及也聖人之才豈不如今人但席地則體恭可以拜伏今坐椅卓至有坐到起不識動者主人始親一酌已是非常之飲蓋後世一切取便安也

氣質

變化氣質孟子曰居移氣養移體况居天下之大居者乎居仁由義自然心和而體正更要約時但拂去舊日所為使動作皆中禮則氣質自然全好禮曰心大體胖心既弘大則自然舒大而樂也若心但能弘大不謹敬則不立若能謹敬而心不弘

備宗理要 張子

卷四

理窟

先

大則入於隘須寬而敬大抵有諸中者必形於外故君子心和則氣和心正則氣正其始也固亦須矜持古之爲冠者以重其首爲履以重其足至於盤盂几杖爲銘皆所以慎戒之

人之氣質美惡與貴賤天壽之理皆是所受定分如氣質惡者學即能移今人所以多爲氣所使而不得爲賢者蓋爲不知學古之人在鄉閭之中其師長朋友日相教訓則自然賢者多但學至於成性則氣無由勝孟子謂氣壹則動志動猶言移易若志壹亦能動氣必學至於如天則能成性

誠意而不以禮則無微蓋誠非禮無以見也誠意與行禮無有先後須兼脩之誠謂誠有是心有尊敬之者則當有所尊敬之

心有養愛之者則當有所撫子之意此心苟息則禮不備又不當故成就其身者須在禮而盛就禮則須至誠也

天本無心及其生成萬物則須歸功於天曰此天地之仁也仁人則須索敬始則須勉勉終則復自然人須當存此心及用得熟却恐忘了若事有汨沒則此心旋失失而復求之則才得如舊耳若能常存而不失則就上日進立得此心方是學不錯然後要學此心之約到無去處也立本以此心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是亦從此而辨非亦從此而辨矣以此存心則無有不善

古人耕且學則能之後人耕且學則爲奔迫反動其心何者古人安分至一簞食一豆羹易衣而出只如此其分也後人則多

備宗理要 張子

卷四

理窟

子

欲故難能然此事均是人情之難故以爲貴所謂勉勉者謂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繼繼不已乃善而能

至於成性也今聞說到中道無去處不守定又上面更求則過中也過則猶不及也不以學爲行室則有異而不居反之他而求位猶此也是處不守定則終復狂亂其不是亦將莫之辨矣譬之指鹿爲馬始未嘗識馬今指鹿爲之則亦無由識鹿也學釋者之說得便爲聖人而其行則小人也只聞知便爲了學者深宜以此爲戒

孔子文王堯舜皆則是在此立志此中道也更勿疑聖人於此

上別有心人情所以不立非才之罪也。善取善者雖於不若已。采取亦有益。心苟不求益則雖與仲尼處何益。君子於不善見之猶求益。况朋友交相取益乎。人於異端但有一事存之於心。便不能至理。其可取者亦耳。可取者不害為忠臣孝子。

如是心不能存。德虛牢固。操則存。捨則亡。道義無由得生。如地之安靜不動。然後可以載物。生長以出萬物。若今學者之心。出入無時。記得時存。記不得時即休。如此則道義從何而生。

於不賢者猶有所取者。觀已所問何事。欲問耕則君子不如農。夫問織則君子不如婦人。問夷狄不如問夷人。問財利不如問商賈。但臨時已所問學者。舉一隅必數隅反。

儒宗聖要 張子 卷四

理窟

三

後生可畏。有異於古。則雖科舉不能害其志。然不如絕利一源。學者有息時。一如木偶人。擇摘則動。舍之則息。一日而萬生萬死。學者有息時。亦與死無異。是心死也。身雖生。身亦物也。天下之物多矣。學者本以道為生。道息則死也。終是偽物。當以木偶人為譬。以自戒。知息為大不善。因設惡譬。如此只欲不息。欲事立。須是心立。心不欽則怠墮。事無由立。况聖人誠立故事無不立也。道義之功甚大。又極是尊貴之事。

苟能屈於長者。便是學問之火。第三云爾。

齊即如是。如切如磋也。輟後乃能齊也。人須偏有不至處。輟所不至處。乃得齊爾。不知疑者只是不便實作。既實作則須有疑。

必有不行處是疑也。譬之通身會得一邊。或理會一節。未全則須有疑。是問是學處也。無則只是未審思慮來也。

君子不必避他人之言。以為太柔太弱。至於瞻視亦有節。視有上下。視高則氣高。視下則心柔。故視國君者不離紳帶之中。學

者先須去客氣。其為人剛行。則終不肯進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蓋目者人之所常用。且心常記之。視之上下且試之。已之敬傲必見於視。所以欲下其視者。欲柔其心也。柔其心則聽言敬且信。人之有朋友。不為燕安。所以輔佐其仁。今之朋友擇其善柔。以相與拍肩執袂。以為氣合。一言不合。怒氣相加。朋友

之際。欲其相下不倦。故於朋友之間。主其敬者。日相親與得效。儒宗聖要 張子 卷四 理窟 三

最速。仲尼嘗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與先生並行也。非味益者也。欲速成者也。則學者先須溫柔。溫柔則可以進于學。詩曰。溫溫恭人。惟德之基。蓋其所益之多。

多聞見。適足以長小人之氣。君子莊敬日強。始則須拳拳服膺。由於牽勉。至於中禮。却從容。如此方是為己之學。鄉黨說孔子之形色之謙。亦是敬。此皆變化氣質之道也。

道要平曠中求。其是虛中求。出實而又轉之。以文則彌堅轉誠。不得文無由行。得誠文亦有時有庸敬。有斯須之敬。皆歸於是而已。存心之始。須明知天德。天德即是虛。虛上更有何說也。

求養之道。心只求是而已。蓋心弘則是不弘。則不是。心大則百

物皆通心小則百物皆病悟後心常必剛則皆在吾術內視一物又敲點着此心臨一事又記念着此心常不爲物所牽引去視燈燭亦足以警道大率因一事長一智只爲持得術博凡物常不能出博大之中

求心之始如有所得久思則茫然復失何也夫求心不得其要鑽研大其則惑心之要只是欲平曠熟後無心如天簡易不已今有心以求其虛則是已起一心無由得虛切不得令心煩求之太切則反昏惑孟子所謂助長也孟子亦只言存養而已此非可以聰明思慮力所能致也然而得博學於文以求義理則亦動其心乎夫思慮不違是心而已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交相養之道夫屈者所以求伸也動學所以脩身也博文所以崇德也惟博文則可以力致人平居又不可以全無思慮須是考前言往行觀古人制節如此以行其事而已故動焉而無不中理

學者既知此心且擇所安而行之已不愧疑則闕之更多識前言往行以養其德多聞闕疑多見闕殆而今方要從頭整理將前言往行常合爲一有不合自是非也

人能無疑便是進德蓋已於大本處不惑雖未加工思慮必常在此積久自覺漸變學者惡其自足足則不復進

立本既正然後脩持脩持之道既須虛心又須得體內外發明此合內外之道也當是畏聖人之言考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度義擇善而行之致文于事業而能盡義者只是要學曉夕參詳比較所以盡義惟博學然後有可得以參較琢磨學博則轉密察鑽之彌堅于實處轉爲實轉誠轉信故只是要博學學愈博則義愈精微舜好問好察邇言皆所以盡精微也舜同仲尼心則同至于審察處料得未如孔子大抵人君則有輔弼疑承中守至正而已若學者則事必欲皆自能又將道輔于人舜爲人君猶起于側微

學者所志至大猶恐所得淺况可便志其小苟志其小志在行一節而已若欲行信亦未必能信自古有多少要如仲尼者然未有如仲尼者顏淵學仲尼不幸短命孟子志仲尼亦不如仲尼至如樂正子爲信人爲善人其學亦全得道之大體方能如此又如漆雕開言吾斯之未能信亦未說信甚事只是謂于道未信也

慎喜怒哀此只矯其末而不知治其本宜矯輕警情若天祺氣重也亦有矯情過實處

人多言安貧賤其實只是計窮力屈才短不能營畫耳若稍動得恐未肯安須是誠知義理之樂于利欲乃得

天資美不足爲功惟矯惡爲善矯情爲勤方是爲功人必不能

便無是心須使思慮但使常游心於義理之間立本處以易簡
爲是接物處以時中爲是易簡而天下之理得時中則要博學
素備

備索理要

張子

卷四

理窟

注

張子卷五

經學理窟下

義理

學未至而好語變者必知終有患蓋變不可輕議若驟然語變
則知操術已不正

吾徒飽食終日不圖義理則大非也工商之輩猶能晏寐夙興
以有爲焉知之而不信而行之甚於不知矣學者須得中道乃
可守

人到向道後俄頃不捨豈暇安寢然君子向晦入燕處君子隨

備索理要

張子

卷五

理窟

物而止故入燕處然其仁義功業之心未嘗忘但以其物之皆
息吾兀然而坐無以爲接無以爲功業須亦入息

此學以爲絕耶何因復有此議論以爲興耶然而學者不博孟
子曰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孔子曰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
其如子何今欲功及天下故必多栽培學者則道可傳矣

人不知學其任智自以爲人莫及以理觀之其用智乃凝耳基
酒書畫其術固均無益也坐寢息其術同差近有益也惟與朋
友燕會議論良益也然大義大節須要知若細微亦必知也
凡人爲上則易爲下則難然不能爲下亦未能使下不盡其情
僞也大抵使人常在其前已嘗爲之則能使人

後裔西山龍溪錄

凡事蔽蓋不見底只是不求益有人不肯言其道義所得所至不得見底又非於吾言無所不說

人雖有功不及於學心亦不宜忘心苟不忘則雖接人事即是實行莫非道也心若忘之則終身由之只是俗事

今人自強自是樂己之同惡己之異便是有固必意我無由得虛學者理會到此虛心處則教者不須言求之書合者即是聖言不合者則後儒添入也

要見聖人無如論孟爲要論孟二書於學者大足只是須誣泳以有限之心止可求有限之事欲以致博大之事則當以博大求之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也

儒宗理要

孟子

卷五

二

尊其所聞則高明行其所知則光大凡未理會至實處如空中立終不曾踏着實地性剛者易立和者易達人只有立與達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然則剛與和猶是一偏惟大達則必立大立則必達

學者欲其進須欽其事欽其事則有立有立則有成未有不欽而能立不立則安可望有成

人若志趣不遠心不在焉雖學無成人情於進道無自得達自非成德君子必勉勉至從心所欲不踰矩方可放下德薄者終學不成也

聞見之善者謂之學則可謂之道則不可須是自求已能尋見

義理則自有自趣自得之則居之安矣

合內外平物我此見道之大端

道德性命是長在不死之物也已身則死此則常在

耳目役於外撓外事者其實是自墮不肯自治只言短長不能反躬者也

天地之道要一言而道盡亦可有終日善言而只在一物者當識其要總其大體一言而乃盡爾

釋氏之學言以心役物使物不役心周孔之道豈是物能役心虛室生白

今之性滅天理而窮人欲今復反歸其天理古之學者便立天

儒宗理要

孟子

卷五

三

理孔孟而後其心不傳如荀楊皆不能知

義理之學亦須深沉方有造非淺易輕浮之可得也蓋惟深則能通天下之志只欲說得便似聖人若此則是釋氏之所謂祖師之類也

此道自孟子後千有餘歲今日復有知者若此道天不欲明則不使今日人有知者既使人知之似有復明之理志於道者能自由義理則是成器

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曰能者是今日不能而能之若以聖人之能而爲不能則狂者矣終身而莫能得也學貴心悟守舊無功

知德斯知言已嘗自知其德然後能識言也人雖言之已未嘗知其德豈識其言須是已知是德然後能識是言猶曰知孝之德則知孝之言也

三代時人自幼聞見莫非義理文章學者易爲力今須自作爲學大益在自能變化氣質不爾卒無所發明不得見聖人之與故學者先須變化氣質變化氣質與虛心相表裏

大中天地之道也得大中陰陽鬼神莫不盡之矣仁不得義則不行不得禮則不立不得智則不知不得信則不能守此致一之道也

大半玩心未熟可求之平易勿迂也若始求太深恐自茲愈遠

學不能推究事理只是心粗至如顏子未至於聖人處猶是心粗

觀書必總其言而求作者之意

學者言不能識得盡多相違戾是爲無天德今擢肩以思已失其心也蓋心本至神如此則已將不神害其至神矣

有言經義須人人說得別此不然天下義理只容有一箇是無兩箇是

且滋養其明明則求經義將自見矣又不可徒養有觀他前言往往行便自得已德若要成德須是速行之

當自立說以明性不可以遺言附會解之若孟子言不成章不

達及四體不言而喻此非孔子曾言而孟子言之此是心解也讀書少則無由考校得義精蓋書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讀書則此心常在不讀書則終看義理不見書須成誦精思多在夜中或靜坐得之不記則思不起但通貫得大原後書亦易記所以觀書者釋已之疑明已之未達每見每知所益則學進矣於不疑處有疑方是進矣

學者潛心略有所得即且誌之紙筆以其易忘失其良心若所得是充大之以養其心立數千題旋注釋常改之改得一字即是進得一字始作文字須當多其詞以包羅意思

常人教小童亦可取益絀已不出入一益也投入數次已亦了

此文義二益也對之必正衣冠尊瞻視三益也嘗以因已而壞人之才爲之憂則不敢墮四益也

有急求義理復不得於閒暇有時得蓋意樂則易見急而不樂則失之矣蓋所以求義理莫非天地禮樂鬼神至大之事心不洪則無由得見

語道不簡易蓋心未簡易須實有是德則言自歸約蓋趣向自是居簡久則至於簡也

問之知之得之有之

孔子適周誠有訪樂於萇弘問禮於老聃老聃未必是今老子觀老子薄禮恐非其人然不害爲兩老子猶左丘明別有作傳

者也

家語國語雖於古事有所證明然皆亂世之事不可以證先王之法

觀書且勿觀史學理會急處亦無暇觀也然觀史又勝於游山水林石之趣始似可愛終無益不如游心經籍義理之間

心解則求義自明不必字字相校譬之目明者萬物紛錯於前不足爲害若目昏者雖枯木朽株皆足爲梗

觀書且不宜急迫了意思則都不見須是大體上求之言則指也指則所視者遠矣若只泥文而不求大體則失之是小兒視指之類也常引小兒以手指物示之而不能求物以視焉只視

儒宗理要 卷五

理

於手及無物則加怒耳

博大之心未明觀書見一言大一言小不從博大中來皆未識盡既聞中道不易處且休會歸諸經義已未能盡天下之理如何盡天下之言聞一句語則起一重心所以處得心煩此是心小則百物皆病也今既聞師言此理是不易雖掩卷守吾此心可矣經義不過取證明而已故雖有不識字者何害爲善易曰一致而百慮既得一致之理雖不百慮亦何妨既得此心復因狂亂而失之譬諸亡羊者挾策讀書與飲酒博塞亡羊則一也可不鑒

人之逃經者蓋已所守未明故常爲語言可以移動已守既定

雖孔孟之言有紛錯亦不須思而改之復鋤去其繁使詞簡而意備

經籍亦須記得雖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不如雙盲之指麾故記得便說得說得便行得故始學亦不可無誦記

其觀中庸義一十年每觀每有義已長得一格六經循環年欲一觀觀書以靜爲心但只是物不入心然人豈能長靜須以制其亂

發源端本處既不誤則義可以自求

學者信書且須信論語孟子詩書無舛雜理雖雜出諸儒亦若無害義處如中庸大學出於聖門無可疑者禮記則是諸儒雜

儒宗理要 卷五

理

記至如禮文不可不信已之言禮未必勝如諸儒如有前後所出不同且闕之記有疑議亦且闕之就有道而正焉

嘗謂文字若史書歷過見得無可取則可放下如此則一日之力可以了六七卷書又學史不爲爲人對人耻有所不知意只在相勝醫書雖聖人存此亦不須大段學不會亦不甚害事會得不過惠及骨肉間延得頃刻之生決無長生之理若窮理盡性則自會得如文集文選之類看得數篇無所取便可放下如道藏釋典不看亦無害既如此則無可看得看唯是有義理也故唯六經則須着循環能使晝夜不息理會得六七年則自無可得看若義理則儘無窮待自家長得一格則又見得別

語道斷自仲尼。不知仲尼以前更有古可稽。雖文字不能傳。然義理不滅。則須有此言語。不到得絕。

由學者至顏子一節。由顏子至仲尼一節。是至難進也。二節猶二關。然而得仲尼地位。亦少詩禮不得。孔子謂學詩學禮。以言以立。不止謂學者。聖人既到後。直知須要此。不可闕不學。詩直是無可道。除是穿鑿任己知。詩禮易春秋書六經。直是少一不得。

大凡說義理。命字為難。看形器處。簡易。至要妙處。本自博。以語言復小。却義理。差之毫釐。繆以千里。

從此學者。苟非將大有為。必有所甚不得已也。

儒宗理要 張子 卷五

理窟

八

學大原上

學者且須觀禮。蓋禮者。滋養人德性。又使人有常業。守得定。又可學便可行。又可集得義。義浩然之氣。須是集義集義然後。可以得浩然之氣。嚴正剛大。必須得禮。上下達義者。克己也。

書多閱而好忘者。只為理未精耳。理精則須記了。無去處也。仲尼一以貫之。蓋只着一義理。都貫却。學者但養心識。明靜自然。可見死生存亡。皆知所從來。胸中瑩然無疑。止此理爾。孔子言未知生。焉知死。蓋略言之。死之事。只生是也。更無別理。

下學而上達者。兩得之人。謀又得。天道又盡。人私意以求是。未必是。虛心以求是。方為是。夫道仁與不仁。是與不是而已。

既學而先有以功業為意者。於學便相害。既有意必穿鑿。創意作起事也。德未成。而先以功業為事。是代大匠斲。希不傷手也。為學須是要進。有以異於人。若無以異於人。則是鄉人。雖貴為公卿。若所為無以異於人。未免為鄉人。

富貴之得不得。天也。至於道德。則在己求之。而無不得者也。

漢儒極有知仁義者。但心與迹異。

戲謔。直是大無益。出於無敬心。戲謔不已。不惟害事。志亦為氣所流。不戲謔。亦是持氣之一端。善戲謔之事。雖不為無傷。

聖人於文章。不講而學。蓋講者有可否之疑。須問辨。而後明。學者有所不知。問而知之。則可否自決。不待講論。如孔子之盛德。

儒宗理要 張子 卷五

理窟

九

惟官名禮文。有所未知。故其問老子。則子。既知。則遂行。而更不須講。

日月星辰之事。聖人不言。必是顏子輩。皆已理會得。更不須言也。

學者不可謂少年自緩。便是四十五十二程。從十四歲時。便銳然欲學。聖人今盡及四十。未能及顏閔之徒。小程可如顏子。然恐未如顏子之無我。

心既虛。則公平。公平。則是非較然易見。當為不當為之事。自知正心之始。當以己心為嚴師。凡所動作。則知所懼。如此一二年。間。守得牢固。則自然心正矣。

其始且須道體用分別以執守至熟後只一也道初亦須一意慮參較比量至已得之則非思慮所能致

古者惟國家則有有司士庶人皆子弟執事又古人於提孩時已教之禮今世學不講男女從幼便驕情壞了到長益因循只爲未嘗爲子弟之事則於其親已有物我不肯屈下病根常在近來思慮大率少不中處今則利在開閒得數日便意思長遠觀書到無可推考處

顏子所謂有不善者必只是以常意有迹處便爲不善而知之此知幾也於聖人則無之矣

耳不可以聞道夫子之言性與天道子貢以爲不聞是耳之聞

未可以爲聞也

愛道則凡爲貧者皆道憂貧則凡爲道者皆貧

道理今日却見分明雖仲尼復生亦只如此今學者下達處行禮下面又見性與天道他日須勝孟子門人如子夏子貢等人必有之乎

氣質猶人言性氣氣有剛柔緩速清濁之氣也質才也氣質是一物若草木之生亦可言氣質惟其能克已則爲能變化却習俗之氣性制得習俗之氣所以養浩然之氣是集義所生者集義猶言積善也義須是常集勿使有息故能生浩然道德之氣其舊多使氣後來殊減更期一年庶幾無之如太和中容萬物

任其自然

人早起未嘗交物須意銳精健平正故要得整頓一早晨及接物日中須汨沒到夜則自求息反靜

仁之難成久矣人人失其所好蓋人人有利欲之心與學正相背馳故學者要寡欲孔子曰振也然焉得剛

樂則生矣學至於樂則自不已故進也生猶進有知乃德性之知也吾曹於窮神知化之事不能絲髮

禮使人來悅已則可已不可以妄悅於人

婢僕始至者本懷勉勉敬心若到所提撥更謹則加謹慢則棄其本心便習以性成故仕者入治朝則德日進入亂朝則德日

退只觀在上者有可學無可學爾

學得周禮他日有爲却做得些實事以其且求必復田制只得一邑用法若許試其所學則周禮由中之制皆可舉行使民相

趨如骨肉上之人保之如赤子謀人如已謀衆如家則民自信火宿之微茫存之則烘然少假外物其生也易久可以燎原野

彌天地有本者如是也

孔子謂柴也愚參也魯亦是不得已須當語之如正甫之隨陋之多疑須當告使其病則病上偏治莊子謂牧羊者止鞭其後人亦有不須驅策處則治其所不足某只是大直無隱凡某人有不善卽而舉之

學大原下

天下之富貴假外者皆有窮已蓋人欲無厭而外物有限惟道義則無窮而貴取之無窮矣

聖人設教便是人人可以至此人皆可以爲堯舜若是言且要設教在人有所不可到則聖人之語虛設耳

慕學之始猶聞都會紛華盛麗未見其美而知其有美不疑步步進則漸到盡則自棄也觀書解大義非聞也必以了悟爲聞人之好強者以其所知少也所知多則不自強滿學然後知不足有若無實若虛此顏子之所以進也

某與人論學二三十年所恨不能到人有得是人人各自體認

備朱理要張子 卷五

理窟

至如明道行狀後語亦甚鋪陳若人體認儘可以發明道理若不體認亦是一場閑言長語

今人爲學如登山斃方其進邇之時莫不闊步大走及到峭峻之處便止須是要剛決果敢以進

學之不勤者正猶七年之病不畜三年之艾今之於學加工數年自是享之無窮人多是耻於問人假使今日問於人明日勝於人有何不可如是則孔子問於老聃長弘鄉子齊牟賈有甚不得衆天下衆人之善者是聖人也豈有得其一端而便勝於聖人也

心且寧守之其發明却是末事只常體義理不須思更無足疑

天下有事其何思何慮自來只以多思爲害今且寧守之以攻其惡也處得安且久自然文章出解義明寧者無事也只要行其所無事

心清時常少亂時常多其清時即視明聽聰四體不待驅束而自然恭謹其亂時反是如此者何也蓋用心未熟客慮多而常心少也習俗之心未去而實心未全也有時如失者只爲心生若熟後自不然心不可勞當存其大者存之熟後小者可略人言必善聽乃能取益知德斯知言

所以難命辭者只爲道義是無形體之事今名者已是實之於外於名也命之又差則繆益遠矣

備朱理要張子 卷五

理窟

人相聚得言皆有益也則此其善計天下之言一日之間百可取一其餘皆不用也

答問者命字爲難已則講習慣聽者往往致惑學者用心未熟以中庸文字筆直須句句理會過使其言互相發明縱其間有命字未安處亦不足爲學者之病

草書不必近代有之必自筆札已來便有之但寫得不謹便成草書其傳已久只是法備於右軍附以已書爲說既有草書則經中之字傳寫失其真者多矣以此詩書之中字儘有不可通者

靜有言得大處有小處如仁者靜大也靜而能感則小也始學

者亦要靜以入德至成德亦只是靜

學不長者無他術惟是與朋友講治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即是養心之術也苟以前言爲無益自謂不能明辨是非則是不能居仁由義自棄者也決矣

人欲得正已而物正大抵道義雖不可緩又不欲急迫在人固須求之有漸於已亦然蓋精思深慮以求大功則其心隘雖是得心洪放得如天地易簡易簡然後能應物皆平正博學於文者只要得習坎心亨蓋人經歷險阻艱難然後其心亨通提文者皆是小德應物不學則無由知之故中庸之欲前定將所如應物也

儒案理要

卷五

理窟

十四

人當平物我合內外如是以身鑒物便偏見以天理中鑒則人與已皆見猶持鏡在此但可鑒彼於已莫能見也以鏡居中則盡照只爲天理常在身與物均見則自不私已亦是一物人常脫去已身則自明然身與心常相隨無奈何有此身假以接物則舉措須要是今見人意我固必以爲當絕於已乃不能絕即是私已是以大人正已而物正須待自己者皆是著見於人物自然而正以誠而明者既實而行之明也明則民斯信矣已未正而正人便是有意我固必鑒已與物皆見則自然心洪而公平意我固必只爲有身便有此至如恐懼憂患忿懣好樂亦只是爲其身虛亦欲忘其身賊害而不顧只是兩公平不私於已

無適無莫義之與比也

教之而不受雖強告之無益譬之以水投石必不納也今夫石雖水潤沃其乾可立待者以其不納故也出莊子言內無受者不入外無主者不出

學者不論天資美惡亦不專在勤苦但觀其趣嚮着心處如何學者以堯舜之事須刻日月要得之猶恐不至有何媿而不爲此始學之良術也

義理有疑則濯去舊見以來新意心中苟有所開即便剗記不思則還塞之矣更須得朋友之助

日間朋友論着則一日間意思差別須日日如此講論久則自

儒案理要

卷五

理窟

十五

覺進也

在可疑而不疑者不曾學學則須疑譬之行道者將之南山須問道路之出自若安坐則何嘗有疑

學者只是於義理中求譬如農夫是穠是蕪雖在饑饉必有豐年蓋求之則須有所得

道理須義從理生集義又須是博文博文則利用又集義則自是經典已除去了多少掛意精其義直至於入神義則一種是義只是尤精雖曰義然有一意必固我便是繫礙動輒不可須是無倚百種病痛除盡下頭有一不犯手勢自然道理如此是快活方真是義也孟子所謂必有事焉謂下頭必有此道理但

起一意必固我便是助長也浩然之氣本來是集義所生故下頭却說義氣須是集義以生義不集如何得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義集須是博文博文則利用利即身安到身安處却要得資養此得精義者脫然在物我之外無意必固我是精義也然立則道義從何而生灑掃應對是誠心所為亦是義理所當為也

凡所當為一事意不過則推類如此善也一事意得過以為且休則百事廢其病常在謂之病者為其不虛心也又病隨所居而長至死只依舊為子弟則不能安灑掃應對在朋友則不能下朋友有官長不能下官長為宰相不能下天下之賢甚則至

衛宗理

學子

卷五

理篇

七

於狗私意義理都喪也只為病根不去隨所居所接而長人須一事事消了病則常勝故要克己克己下學也下學上達交相培養蓋不行則成何德行哉

大抵人能洪道舉一字無不透徹如義者謂合宜也以合宜推之仁禮信皆合宜之事惟智則最處先不智則不知不知則安能為故要知及之仁能守之仁道至大但隨人所取如何學者之仁如此更進則又至聖人之仁皆可言仁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猶可謂之仁又如不穿窬已為義精義入神亦是義只在人所共

在始學者得一義須固執從處入精也如孝事親忠事君一種

是義然其中有多少義理也

學者大不宜志小氣輕志小則易足易足則無由進氣輕則虛而為盈約而為恭亡而為有以未知為已知未學為已學人之有耻於就問便謂我好勝於人只是病在不知求是為心故學者當無我

聖人無隱者也聖人天也天隱乎及有得處便若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但通得處則到只恐深厚人有所不能見處以顏子觀孔子猶有看不盡處所謂顯諸仁藏諸用者不謂以用藏之但人不能見也虛則事物皆在其中身亦物也治身以道與治物以道同是治物也然治身當在先然後物乃從由此便有親

衛宗理

學子

卷五

理篇

七

疎遠近先後之次入禮義處

只有責己無責人豈不欲有所能已安可責之須求其有漸世儒之學正惟灑掃應對便是從基本一節節實行去然後制度文章從此而出

自道

某學來三十年自來作文字說義理無限其有是者皆只是億則屢中譬之穿窬之盜將竊取室中之物而未知物之所藏處或探知於外人或隔牆聽人之言終不能自到說得皆未是實觀古人之書如探知於外人聞朋友之論如隔牆之言皆未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家室之好此歲方似入至其中知

其中是美是善不肯復出天下之議論莫能易此譬如既鑿一穴已有見又若既至其中却無燭未能盡室中之有須索移動方有所見言移動者謂逐事要思譬之昏者觀一物必貯目於一不如明者舉目皆見此其不敢自欺亦不敢自謙所言皆實事學者又譬之知有物而不肯捨去者有之以爲難入不濟事而去者有之

祭祀用分至四時正祭也其禮特牲行三獻之禮朔望用二獻之禮取時之新物因薦以是日無食味也元日用一獻之禮不特殺有食寒食十月朔日皆一獻之禮喪自齊衰以下不可廢祭

儒宗理要 卷五 經編

某向時謾說以爲已成今觀之全未也然而其一門庭知聖人可以學而至更自期一年如何今且專與聖人之言爲學閑書未用閱閑書者蓋不知學之不足

思慮要簡省煩則所存都昏惑中夜因思慮不寐則驚悸不安其近來雖終夕不寐亦能安靜却求不寐此其驗也

家中有孔子真嘗欲置於左右對而坐又不可焚香又不可拜而瞻禮皆不可無以爲容思之不若卷而藏之尊其道若召伯之甘棠始也勿伐及教益明於南國則至於不敢伐

近作十詩信知不濟事然不敢決道不濟事若孔子於石門是信其不可爲然且爲之者何也仁術也如周禮救日之弓救月

之矢豈不知無益於救但不可坐視其薄蝕而不救意不安也凡忌日必告廟爲設諸位不可獨享故迎出廟設於他次既出則當告諸位雖尊者之忌亦迎出此雖無古可以意推薦用酒食不焚楮幣其子孫食素

書啓稱台候或以此言無義理衆人皆台安得不台

上曰蔡堯舜者不必慕堯舜之迹有是心則有是迹如是則豈可無其迹上又曰嘗謂孝宜能總人君之權繩漢之弊曰但觀陛下志在甚處假使孝宜能盡其力亦不過整齊得漢法漢法出於秦法而已

祭用分至取其陰陽往來又取其氣之中又責其時之均寒食

儒宗理要 卷五 經編

者周禮四時變火惟季春最嚴以其大火心星其時太高故先禁火以防其太盛既禁火須爲數日根既有食復思其祖先祭祀寒食與十月朔日展墓亦可爲草木初生初死

某自今日欲正經爲事不奈何須着從此去自古聖賢莫不由此始也況如今遠者大者又難及得惟於家庭間行之庶可見也今左右前後無尊長可事欲經之正故不免須責於家人輩家人輩須不喜亦不奈何或以爲自尊大亦不奈何蓋不如此則經不明若便行之不徒其身之有益亦爲其子孫之益者也今衣服以朝燕齊祭四等分之朝則朝服也燕則燕常衣服也齊則深衣祭則緇帛通裁寬袖須是教不可便用

某既開居橫渠說此義理自有橫渠未嘗如此如此地又非會衆教化之所或有貴者經過若此則似繫着在此某雖欲去此自是未有一道理去得如諸葛孔明在南陽便逢先主相召入蜀居了許多時日作得許多功業又如周家發迹於邠遷於岐遷於鎬秦積漸向冬漢積漸入秦皆是氣使之然大凡能發見即是氣至若仲尼在洙泗之間修仁義與教化歷後千有餘年用之不已今倡此道不知如何自來元不曾有人說着如楊雄王通又皆不見韓愈又只尚閑言詞今則此道亦有與聞者其已乎其有過乎

某始持期喪恐人非笑已亦自若羞耻自後雖大功小功亦服

備宗理要

張子

卷五

理窟

子

之人亦以爲熟已亦熟之天下事大患只是畏人非笑不盡車馬食粗衣惡居貧賤皆恐人非笑不知當生則生當死則死今日萬鍾明日棄之今日富貴明日饑餓亦不恤惟義所在

人在外姻於其婦氏之廟朔望當拜古者雖無服之人同爨猶總蓋同爨則有恩重於朋友也故婿之同居者當拜以其門內之事異居則否

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近使家人爲之世學浪沒久矣今試力推行之

祭堂後作一室都藏位板如朔望薦新只設於室惟分至之祭設於堂位板正世與配位宜有差

日無事夜未深便寢中夜已覺心中平曠思慮遠晚加我數年六十道行於家人足矣

某平生於公身於私怯於公道有義真是無所懼大凡事不惟於法有不得更有義之不可尤所當避

思日變服爲曾祖祖皆布冠而素帶麻衣爲曾祖祖之妣皆素冠布帶麻衣爲父布冠帶麻衣麻履爲母素冠布帶麻衣麻履爲伯叔父皆素冠帶麻衣爲伯叔母麻衣素帶爲兄麻衣素帶爲弟姪易褐不肉爲庶母及嫂亦不肉

祭祀

無後者必祭借如有伯祖至孫而絕則伯祖不得言無後蓋有

備宗理要

張子

卷五

理窟

子

子也至從父然後可以言無後也夫祭者必是正統相承然後祭禮正有所統屬今既宗法不正則無緣得祭祀正故且須參酌古今順人情而爲之今爲士者而其朋設三世凡進士當三廟而設三世似是只於廟廟而設祖與曾祖位也有人又有伯祖與伯祖之子者當如何爲祭伯祖則自當與祖爲列從父則自當與父爲列苟不如此使死者有知以人情言之必不安禮於親疎遠近則禮自有煩簡或月祭之或享嘗乃止故拜朔之禮施於三世伯祖之祭止可施於享嘗平日藏其位版於牖中至祭時則取而祔之其位則自如尊卑只欲尊祖豈有逆祀之禮若使伯祖設於他所則似不得恰祭皆人情所不安便使庶

人亦須祭及三代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祿及其高祖
近世亦有祭禮於男子之位禮物皆同而於其配皆有降殺凡
器皿俎豆筵席純緣之類其不異也此意亦近得之其從食者
必又有降雖古人必須有此降殺以明尊卑親疎故今設附位
雖以其班亦須少退其禮物當少損其主祭者於附食者若其
尊也則不必親執其禮必使有司或子弟爲之

祭接鬼神合宗族施德惠行教化其爲備須是豫故至時受福
也差無他物則雖羞一品足矣既曰庶矣則惟恐其不多有則
其載一器中薄止之外多無妨

古者既爲孟月之祭又爲仲月之薦薦者祭之略今之祭不若
備祭舉要 張子 卷五 禮篇

仲月祭之大抵仲月爲薦新今將新物便可仲月祭之羞物之
成不如仲月因時感念之深又不如仲月祭必卜日若不卜日
則時同時同則大宗小宗之家無由相助今之士大夫主旣在
一堂何不合祭之分而作夏秋特祭則無義天子七廟一日而
行則力不給故禮有一特一祫之說仲特則祭一祫則偏祭如
春祭享祖夏祭祭廟秋祭曾冬又祫來春祭祖夏又祫秋祭廟
冬又祫

鋪筵設同几只設一位以其精神合也後又見合葬孔子善之
知道有此義然不知一人數娶設同几之道又如何此未易處
莫測莫安置也若言與妻奠枕是也謂注之於地非也

祭則香茶非古也香必燂茶之蕤茶用生人意事之胾骨升首
今已用之所以達臭也

古人因祭祀大事飲食禮樂以會賓客親族重事殺必因重事
今人之祭但致其事生之禮陳其數而已其於接鬼神之道則
未也祭祀之禮所總者博其理甚深今人所知者其數猶不足
又安能達聖人致祭之義

凡薦如有司執事者在庖爲之則男子薦之又如蠶豆之類
本婦人所爲者復婦人薦之

禮義之家雖奴婢出而之他必能笑人之喪祭無理者賢者之
效不爲細也

備祭舉要 張子 卷五 禮篇

五更而祭非禮也

庶羞不踰牲不豐於牲也傳者以品之不踰非也豈有牲體少
而羞掩豆是謂之踰牲

尸惟虞則男女皆有是初祔廟時也至於吉祭則唯見男尸而
不見女尸則必女無尸也當初祔時則不可以無尸節服氏言

郊祀而送逆尸車則祀天有尸也天地山川之類非人鬼者恐
皆難有尸節服氏言郊祀有亦不害后稷配天而有尸也詩序

有靈星之尸此說似不可取絲衣之詩正是既祭之明日求
神於門其始必有祭其實所以賓禮尸也天子旣以臣爲尸不
可祭能使出門而就臣位故其退尸也皆有漸絲衣已是

不着鬼服言弁已是不冠冕也漸有從便之禮至於燕尸必極
醉飽所謂不吳不放胡考之休吳教猶言娛樂也不娛樂何以
成其休考

祭所以有尸也蓋以示教若接鬼神則室中之事足矣至於事
尸分明以孫行反以子道事之則事親之道可以喻矣

抱孫不抱子父於子主尊嚴故不抱孫自有其父故在祖則可
抱非謂尸而抱也

七廟之主聚於太祖者此蓋有意以其常有祧者且祧者常易
擄故盡用出之因而祧之用意婉轉古者言遷主不見所以安
置之所若祭器祭服則有焚埋之說木主不知置之何地又公

儒宗理要 卷五

理篇

病

出疆及大夫出聘皆載遷廟之主而行以此觀之則是主常存
也然則常其祔時必皆取而合祭也庶人當祭五世以恩須當
及也然其祔也止可謂之合食

祔祭既不見男女異廟之文今以人情推之且不若男從東方
女從西方而太祖居南面男祔其祖婦祔其姑雖一人數娶猶
不妨東方虛其位以應西方之數其次世則復對西方之配也
凡人家正廳似所謂廟也猶天子之受正朔之殿人不可常居
以爲祭祀吉凶冠婚之事於此行之廳後謂之寢又有適寢是
下室所居之室也

去壇爲地去鬼從廟數以至壇地皆有等差定數至於鬼只是

鬼饗之又非孝經所謂鬼饗也此言鬼饗既不在廟與壇連之
數卽并合上世一齊饗之而已非更有位次分別直共一饗之
耳只是懷精神也鬼者只是歸之太虛故共饗之也既曰鬼饗
之又分別世數位次則後將有百世之鬼也

既有壇塋則其禮必不如宗廟但鬼饗之耳鬼饗之者血毛以
爲尚也孝經言爲之宗廟而鬼饗之又不同此意同彼之謂鬼
者只以人死爲鬼猶周禮言天神地祇人鬼

山川之祀止是其如此巍然而高淵然而深蒸潤而足以興雲
致雨必報之故祀之視三公諸侯何嘗有此人像聖人爲政必
去之

儒宗理要 卷五

理篇

重

八蜡先蠶一也始治稼穡者據易則神農是也司書是修此職
者二也農三也郵表畷四也猫虎五也坊六也水庸七也百種
八也百種百穀之種舊說以昆蟲爲八昆蟲是爲害者不當祭
此歲終大報也

龍見而雩當以孟夏爲百穀祈甘雨也水旱既其氣使然祈禱
復何用意也民患若此不可坐視聖人憂民而已如人之疾其
子祈禱不過卒歸無益也故曰丘之禱久矣

月令統

秦爲月令必取先王之法以成文字未必實行之道千乘之國
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此皆法外之意秦苟有愛民

爲愚之心方能行。徒法不以行。須實有其心也。有其心而無其法。則是雖有仁心仁聞。不行先王之遺。不能爲政於天下。

古者諸侯之建。繼世以立。此象賢也。雖有不賢者。象之而已。天子使吏治其國。彼不得暴其民。如舜封象。是不得已。用禮建國。大小必參相得。益皆建大國。其勢不能相下。皆小國。則無祀以小事大。莫不有法。

泰社王爲羣姓所立。必在國外也。民各有社。不害爲泰社。王社王自立爲社。必在城內。在漢猶有泰社。在唐只見一社。

章旒之數。自九降至五。皆降差以兩。奇數有君之象。四以下。悉是諸侯卿大夫之服。

儒宗聖學 卷五

禮篇

四

井田而不封建。猶能養而不能教。封建而不井田。猶能教而不能養。封建井田而不肉刑。猶能教養而不能使。然此未可遽行之。

四時蒐狩。田獵。教師行於草莽之法。行於草莽。則潛師。潛師。夜戰。聲相聞。易曰。伏戎於莽。

喪紀

喪不慮居也。非無薪也。必毀屋扉。明於死者。無所愛惜。所以趨其急也。

鄭氏之說。恐非。喪須三年而祔。若卒哭而祔。則三年都無事。禮哭猶存朝夕哭。若無祭於殯宮。則哭於何處。古者君薨。三年

喪畢。吉禘。然後祔。因其祫。祫主藏於夾室。新主遂自殯宮入於廟。國語言曰。祭月享禮。中豈有日祭之禮。此正謂三年之中。不徹几筵。故有日祭朝夕之饋。猶定省之禮。如其親之存也。至於祔祭。須是三年喪終。乃可祔也。

卒喪者。卒去非常之時。哭非不哭也。故伯魚春而猶哭也。

古人於忌日。不爲薦奠之禮。特致哀示變而已。古人亦不爲影像繪畫。不真。世遠則棄。不免於褻慢也。故不如用主。古人猶以主爲藏之於楨。設之於位。亦爲褻慢。故始無設爲重。高以爲主。道其形制甚陋。止用筆篋爲之。又設於中庭。則是敬鬼神而遠之之義。重建也。士大夫得其重。應當有主。既埋重。不可一日無主。故設筵。及其已作主。卽不用筵。

儒宗聖學 卷五

禮篇

四

重主道也。謂人所嗜者飲食。故死以飲食衣之。既葬。然後爲主。未葬之時。棺柩尚存。未可爲主。故以重爲主。今人之喪。既設魂帛。又設重。則是兩主道也。

古之梓言井梓。以大木自下排上來。非如今日之籠棺也。故其四隅有隙。可以置物也。

祔葬祔祭。極至理而論。只合祔一人。夫婦之道。當其初昏。未嘗約再配。是大只合一妻。婦只是合一嫁。今婦人夫死而不可再嫁。如天地之大義。然夫豈得而再娶。然以重者計之。養親奉家。祭祀繼續。不可無也。故有再娶之理。然其葬其祔。雖爲同穴。同

筵几然譬之人情一室中豈容二妻以義斷之須紉以首娶繼室別爲一所可也

正叔嘗爲葬說有五相地須使異日決不爲道路不置城郭不爲溝渠不爲貴家所奪不致耕犁所及

安穴之次設如尊穴南向北首陪葬者前爲兩列亦須北首各於其穴安夫婦之位坐於堂上則男東而女西臥於室中則男外而女內也

葬法有風水山崗此全無義理不足取南方用青囊猶或得之

西方人用一行尤無義理南人試葬地將五色帛埋於地下經

年而取觀之地美則色不變地氣惡則色變矣又以器貯水

備宗理要 張子 卷五 理篇 辰

養小魚埋經年以死生下地美惡取草木之榮枯亦可卜地之

美惡

韓退之以少孤養於嫂故爲嫂服加等大抵族屬之喪不可有

加若爲嫂養便以有恩而加服則是待兄之恩至薄大抵無母

不養於嫂更何處可養若爲族屬之親有恩而加等則待已無

恩者可不服乎哉昔有士人少養於嫂生事之如母死自處以

祭服或告之非先王之禮聞而遂除之惟持心喪遂不復應舉

人以爲得體

禮云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父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可

以嫁子可以娶婦疑大功之末已下十二字爲衍宜直云父大

功之末云云父大功之末則是已小功之末也而已之子總麻之末也故可以冠娶也蓋冠娶者固已無服矣凡卒哭之後皆是末也所以言行者以上十二字義無所附著已雖小功既卒哭可與冠娶是已自冠取妻也

子士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先君子喪出母乎

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先君子無所失道道

隆則從而隆遭汙則從而汙伋則安能出妻不當使子喪之禮

子於母則不忘喪若父不使子喪之爲子固不可違父當默持

心喪亦禮也若父使之喪而喪之亦禮也子思以我未至於聖

孔子聖人處權我循禮而已

備宗理要 張子 卷五 理篇 辰

聖人不制師之服師無定體如何是師見彼之善而已故之儀

是師也故有得其一言一義如朋友者有相親炙而如兄弟者

有成就已身而思如天地父母者豈可一槩服之故聖人不制

其服心喪之可也孔子死平服如麻亦是服也却不得謂無服

也

禮稱母爲長子斬三年此理未安父存子爲母期母如何却服

斬此爲父只一子死則世絕莫大之戚故服斬不如此豈可服

斬

父在母服三年之喪則家有二尊有所嫌也處今之宜但可服

齊衰一年外可以墨衰從事可以合古之禮全今之制

同母異父之兄弟小功服之可也或云未之前聞當古之時又豈有此事

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又兩月爲禫共二十七月禮鑽燧改火天道一變其期已矣情不可以已於是再期再期又不可以已於是加之三月是二十七月也

大功以下算閏月期已上以卦斷不算閏月三年之喪禫祥閏月亦算之

古者爲舅姑齊衰期正服也今斬衰三年從夫也

孔子惡哭諸野者謂其有服之喪不哭諸家而哭諸野者也爲人後者爲其父母不論其族遠近並以期服服之據今之律

禮樂通義 張子 卷五 禮疏

五服之內方許爲後以禮文言又無此文若五服之內無人使後絕可乎必須以疎屬爲之後也

有適母在其所生母死禮雖服總亦當心喪難以求仕

祭器祭服以其嘗用於鬼神不敢棄用故具埋焚之禮至於衰

經冠履不見所以毀之文惟杖則言棄諸隱者棄諸隱者不允

有時而棄何不即焚埋之常謂喪服非爲死者已所以致哀也

不須道敬喪服也禮云齊衰不以邊坐大功不以服勤皆言主

在哀也非是爲敬喪服不邊坐專席而坐禮云有憂者側席而

坐有喪者專席而坐有憂則意不安故側席而坐側席者坐不

安也有喪者則專在於哀不爲心也故專席而坐得席則坐更

無所遜於前後是以無容也大功不以服勤不以服勤勞之事皆是不二事之義也毀喪服者必於除日毀以散諸貧者或諸守墓者皆可也蓋古人不惡凶事而令人以爲嫌留之家人情不悅不若散之焚埋之又似惡喪服

練亦謂之功衰蓋練其功衰而衣之爾據曾子問三年之喪不

弔又雜記三年之喪雖功衰不以弔又服三年之喪既練矣有

期之喪既葬矣則服其功衰又雜記有父母之喪尚功衰此云

尚功衰蓋未祥之前尚衣輕練之功衰耳知既練猶爲之功衰

者以下文云則練冠三年之喪禮不當弔而雜記又云雖功衰

不以弔兼服之服重者以易輕者舊注不可用此爲三年之喪

禮樂通義 張子 卷五 禮疏

以上而言故作記者以斬齊及大功明之若斬衰既練齊衰既

卒哭則首帶皆葛又有大功斬衰之麻則與齊之首經麻葛兩

施之既不敢易斬葛之輕以大功斬衰之麻則與齊之首經麻葛兩

方故易去則故麻葛之經兩施於首若大功既葬則當服齊首

之葛不服大功之葛所謂兼服之服重者則變輕者正謂此爾

若齊麻未葛則大功之麻亦止當免則經之而已如此喪變雖

多一用此制前後禮文不相乖戾

練衣必服練大功之布以爲衣故有言功衰功衰上之衣也以

其著衰於上故通謂之衰必著受服之上稱受者以此得名受

蓋受始喪斬疏之衰而著之變服其意以喪久變輕不欲摧割

之心承忘於內也。此說昔嘗與學者言之。今二年始獲二人同矣。

古之冠也。縮縫。古之吉冠。縮縫也。今之冠也。衡縫。今之吉冠。衡縫也。吉冠。當縮縫。喪冠。皆衡縫。今喪反吉。非古也。

小功大功言未。恐止。是以卒哭之後。爲未齊。衰不言未。謂其無是禮也。

小祥乃練其功衰而承之。則練與功衰。非二物也。

有父母之喪。尚功衰。此尚功衰。謂未祥。猶承所練之功衰。未承麻衣也。

儒宗理要 張子

卷五

禮儀

五

張子卷五 終

張子卷六

後裔西山龍溪集輯

語錄抄

上智下愚不移。充其德性。則爲上智。安於見聞。則爲下愚。不移者。安於所執而不移也。

子貢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既云夫子之言。則是居常語之矣。聖門學者。以仁爲己任。不以苟知爲得。必以了悟爲聞。因有是說。明賢思之。

仲尼自志學至老。德進何晚。竊意仲尼自志學。固已明道。其立固已成性。就上益進。蓋由天之不已。爲天已定。而所以爲天不

儒宗理要 張子

卷六

語錄抄

窮如有成性。則止。則舜何必孜孜。仲尼何必不知老之將至。且歎其衰。不復夢見周公。由此觀之。學之進德。可知矣。

舜三十而徵庸。是有聞於一朝也。成聖之速。自古無如舜也。舜爲仁之大端也。

學者至于與孟子之心同。然後能盡其善而不疑。

賢人爲天下知。聖人當受命。雖不受知。不受命。然爲聖爲賢。乃吾性分當勉耳。

賢者在堯舜之世。亦有不得遇者。亦有甚不幸者。是亦有命也。即智之於賢者。不獲知也。

天地之道。可以一言而盡也。凡言道。皆能盡天地。但不得其理。

至如可欲皆可以至聖神。但不嘗得聖神滋味。天地之道。以術知者却是妄。

大凡禮不可大段駭俗。不知者以為怪且難之。甚者至于怒之。疾之。故禮亦當有漸於不可知者。少行之。已為多矣。但不出戶庭。親行之可也。毋強其人為之。已德性充實。人自化矣。正已而物正也。

今人遇憂盜賊禍難。妄動避之。多自致傷者。又禍未必然。而自禍者。此惡溺而投河之類也。

人言不信怪。須是於實事上不信。又曉其理。方是了當。苟不然。方才却之以不測。又畢竟信也。

備索理要 張子 卷六 諸錄抄

某比來所得義理。儘滿久而不能變。必是屢中於其間。只是昔日所難。今日所易。昔日見得心煩。今日見得心約。到近上更約。必是精處尤更約也。

萬物皆有理。若不知窮理。如夢過一生。釋氏便不窮理。皆以為見病所致。莊生儘能明理。及至窮極。亦以為夢。故稱孔子與顏淵語曰。吾與爾皆夢也。蓋不如易之窮理也。

有志於學者。都更不論氣之美惡。只看志如何。匹夫不可奪志也。惟患學者不能堅勇。

凡觀書不可以相類泥其義。不爾則字字相梗。當觀其文勢上下之意。如充實之謂美。與詩之言美。輕重不同。近思作程語

鄉原徇欲而畏人。其心乃穿窬之心也。苟徇欲而不畏人。方明盜耳。遁辭乃鄉原之辭也。無執守。故其辭妄。

孟子之言性情皆一也。亦觀其文勢如何。情未必為惡。哀樂喜怒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不中節則為惡。

釋氏之說。所以陷者。以其待天下萬物之性為一。猶告子生之謂性。今之言性者。汗漫無所執守。所以臨事不精。學者先須立本。

陰陽者。天之氣也。亦可謂道剛柔緩速。人之氣也。亦可謂性生成覆幬。天

之道也。亦可謂理仁義禮智。人之道也。亦可謂性損益盈虛。天之理也。亦可謂性壽夭貧賤。人之理也。亦可謂命天授於人。則為命。亦可謂性人受於天

備索理要 張子 卷六 諸錄抄

則為性。亦可謂命形得之備。不必氣得之偏道得之同。理得之異。亦可謂性此非學造至約。不能區別。故互相發明。貴不碌碌也。

大率玩心未發。可求之平易。勿迂也。若始求太深。恐自茲愈遠。子夏未盡反身處。可更求之。心章告子所止。到已言所不及。

處。孟子所止。到已所難名處。然則告子所見所言。與孟子所守所見可知矣。同上不知命。則大無信。故命立而後心誠。心章誠則實也。太虛者。天之實也。萬物取足於太虛。人亦出於太虛。太虛者。心之實也。

人生固有天道。人事當行不行。則無誠。不誠則無物。故須行實事。惟聖人踐形為實之至。得人之形。可離非道也。

與天同原謂之虛。須得事實故謂之實。此叩其兩端而竭焉。更無去處。

天地之道無非以至虛爲實。人須於虛中求出實。聖人虛之至。故擇善白精。心之不能虛者。有物撓礙。金鐵有時而腐。山嶽有時而摧。凡有形之物。卽易壞。惟太虛無動搖。故爲至實。詩云。德輿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靜者善之本。虛者靜之本。淨猶對動。虛則至一。

氣之蒼蒼目之所止也。日月星辰象之著也。當以心求天之虛。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赤子之心。今可知也。以其虛也。

天地以虛爲德。至善者虛也。虛者天地之祖。天地從虛中來。

儒宗理要 張子 卷六 歸錄抄 四

中宮土寄王之說。於理非也。大率五行之氣。分王四時。土固多於四者。然其運行之氣。則均施錯見。金木水火皆分主四時。獨不見土之所主。是以有寄王之說。然於中來在季夏之末者。且以易言之。八卦之作。坤在西南。西南致養之地。在離兌之間。離兌卽金火也。是以在季夏之末。

五緯五行之精氣也。所以知者。以天之星辰。獨以五星動以色言之。又有驗以心取之。亦有此理。

禮文參校是非。去取不待已。自了當。蓋禮者理也。須是學窮理。禮則所以行其義。知理則能制禮。然則禮出於理之後。今在上者未能窮。則在後者烏能盡。今禮文殘缺。須是先求得禮之意。

然後觀禮。合此理者。卽是聖人之制。不合者。卽是諸儒添入。可以去取。今學者所以宜先觀禮者。類聚一處。他日得理。以意參校。

知之於賢者。知人之謂知。賢者當能知。人有於此而不受知於賢者。知不施於賢者也。要嬰之賢。亦不知仲尼。於仲尼猶吹毛直欲陷害孔子。如歸女樂之事。

時中之義。甚大。蒙亨以亨行。時中也。蒙何以有亨。以九二之亨。行蒙者之時中。此所以蒙得亨也。蒙無遽亨之理。以九二循循行時中之亨也。蒙卦之義。主者全在九二象之所論。皆二之義。教者但只看蒙者時之所及。則導之。是以亨行時中也。此時

儒宗理要 張子 卷六 歸錄抄 五

也。正所謂如時雨化之。若既引之中道。而不使之通。教者之過也。當時而引之。使不失其正。此教者之功也。蒙以養正。聖功也。是養其蒙以正聖人之功也。

孟子言水之有本。無本者。以兗學者有所止也。大學之道。在止於至善。此是有本也。思天下之善。無不自此始。然後定止於此。發源立本。樂正子有本者也。日月而至焉。是亦有本者也。聲聞過情。是無本而有聲聞者也。向後偽迹俱辨。則都無也。

某比年所思慮事。漸不可易動。歲年間只是變得些文字。亦未可謂辭有巧拙。其實是有過。若是達者。其言自然別寬而約。沒病痛者。不是到了是不知。知一物。則說得仔細。必實聖人之道。

以言者尚其辭辭不容易只爲到其間知得詳然後言得不錯譬之到長安極有知長安仔細者然某近來思慮義理大率億度屢中可用既是億度屢中可用則以大受某倡此絕學亦輒欲成一次第但患學者寡少故貪於學者今之學者大率爲應舉壞之人仕則事官業無暇及此由此觀之則呂范過人遠矣呂與叔資美但向學差緩惜乎求思也福求思雖似福然福不害於明福是氣也明者所學也明何以謂之學明者言所見也大凡寬褊者是所稟之氣也

湯征未至而怨者非史氏之溢辭是實怨今郡縣素困弊政亦望一良吏莫非至誠平居亦不至甚有事當其時則願望其上

儒宗理要

張子

卷六

六

之來是其心若解倒懸也天下之望湯是實如父母願耕願出莫非實如此至朋來而樂方講道義進是實可樂也

武成取二三策言有取則是有不取也孟子真知武王故不信漂竹之說知德斯知言故言使不動

顏子知常至而至焉故見其進也不極善則不處焉故未見其止也知必至者如志於道致廣大極高明此則儘遠大所處則直是精約顏子方止求而未得故未見其止也極善者須以中道方謂極善故大中謂之皇極蓋過則便非善不及亦非善此極善是顏子所求也所以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于高遠處又要求精約處又要至顏子之分必是入神處又未能精義處又

未至然顏子雅意則直要做聖人學者須是學顏子發意便要至聖人猶不得況便自謂不能雅意則然非宜見於議論

顏子樂正子皆到可欲之地但一人向學緊一人向學慢

言盡物者據其大總也今言盡物者未說到窮理但恐以聞見爲心則不足以盡心人本無心因物爲心若只以聞見爲心但恐小却心今盈天地之間者皆物也如只據已之聞見所接幾何安能盡天下之物所以欲其盡心也窮理則細微其有分別至如作樂其始亦但知其大總更去其間比較方盡其細理若便謂推類以窮理爲盡物則是亦但據聞見上推類問見安能盡物今所言盡物蓋欲其盡心耳

儒宗理要

張子

卷六

七

坎惟心亨故行有尚外雖積險苟處之心亨不疑則雖難必濟而往有功也今水臨萬仞之山要下卽下無復凝滯險在前惟知有義理而已則復何回避所以心通

人所以不能行已者於其所難者則情其異俗者雖易而羞縮惟心弘則不顧人之非笑所趨義理耳視天下莫能移其道然爲之人亦未必怪正以在己者義理不勝情與羞縮之病消則有長不消則病常在意思醜醜無由作事在古氣節之士冒死以有爲於義未必中然非有志樂者莫能況吾於義理已明何爲不爲

姤初六羸豕孚蹢躅豕方羸時力未能動然至誠在於蹢躅得

仲則仲矣如李德裕處置閹宦徒知其帖息威伏而忽於志不安遂照察少不至則失其幾也

學記曰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材人未安之又進之未喻之又告之徒使人生此節目不盡材不顧安不由誠皆是施之妄也教人至難必盡人之材乃不誤人觀可及處然後告之聖人之明直若庖丁之解牛皆知其隙刀投餘地無全牛矣人之才足以有為但以其不由於誠則不盡其才若曰勉率而為之則豈有由誠哉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問也唯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非惟君心至於朋游學者之際彼雖議論異同未欲深較惟儒宗聖學張子卷六語錄抄八
整理其心使歸之正豈小補哉

文集

答范異之書

所訪物怪神竅此非難說顧語未必信耳孟子所論知性知天學至於知天則物所從出當源源自見知所從出則物之當有當無莫不心喻亦不待語而知諸公所論但守之不失不為異端所切進進不已則物怪不須辨異端不必攻不逾期年吾道勝矣若欲委之無窮付之以不可知則學為疑撓智為物昏交來無間卒無以自存而溺於怪妄必矣

朝廷以道學政術為二事此正自古之可憂者異之謂孔孟可將推其所得而施諸天下邪將以其所不為而強施之於天下欽大都君相以父母天下為王道不能推父母之心於百姓謂之王道可乎所謂父母之心非徒見於言必須視四海之民如己之子設使四海之內皆為己之子則講治之術必不為秦漢之少恩必不為五霸之假名異之為朝廷言人不足於適政不足與問能使吾君愛天下之人如赤子則治德必日新人之進者必良士帝王之道不必改途而成學與政不殊心而得矣

女戒

婦道之常順惟厥正婦止是曰天明天之是其帝命命女嘉爾婉婉克安爾親往之爾家呂氏克施克勤能行孝爾順惟何無違夫子夫子無然皐皐與言也無然訛訛與事也彼是而違爾

焉作非違是則非彼舊而革爾焉作儀改舊乃次惟非惟儀女生則
戒在毛詩王姬肅雍酒食是議周王之女亦然貽爾五物以銘爾心錫
爾佩巾墨子誨言銅爾提區謹爾賓薦爾玉爾食具素爾藻約
爾不可大華枕爾文竹席爾吳莞念爾書訓思訓思爾退安安爾退
居之席彼賢有室男當兩勿從室不得從而遜爾提提也提提
也爾生引逸引長也也也

策問

問三代道失而民散民散浸淫而盜不勝誅矣魯之衰也季康
子患盜孔子謂荀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夫制產厚生昭節儉
賤貨財使人安有分宜若可爲也今欲使舉世之民厚當爲不
備宋理學張子 卷六 文集

竊如夫子之言其亦有道乎

問世祿之榮王者所以錄有功尊有德愛之厚之示恩遇之不
窮也爲人後者所宜樂職勸功以服勤事任長康遠利以嗣述
世風而近世公卿子孫方且下比布衣工聲病售有司爲不得
已爲貧之仕誠何心哉蓋孤秦以戰力竊攘滅學法壞田制使
儒者風義浸弊不傳而士流困窮有志精粹不厭自非學至於
不動心之固不惑之明莫不降志辱身起皇皇而爲利矣求口
實而采其順爲身謀而屈其道習久風變固不知求仕非義而
以羞循理爲不能不知廢毀爲榮而反以虛名爲善繼今欲舉
三王教習之法使英才知勸而志行修阜四方養士之財使粟

暖有歸而衣食足取克之計講權之方近於古而適於今必有
中制衆君子強學待問固將裨益盛明助朝廷政治著于篇觀
厥謀之得失

邊議

城中之民既得以依城自郊外百姓朝廷不豫爲慮非潰上失
生則殺戮就死縱或免焉則其老幼華齒屋廬積聚莫不爲之
驅除蕩焚於死亡均矣欲爲之計莫如選吏行邊爲講族間隣
里之法問其所謀諭之休戚使之樂羣以相聚協力以相資聽
其依山林據險阻自爲免患之計官不拘制一從其宜則積聚
幼老得以先自爲謀而處之有素寇雖深入野無所資而民免
衛宋理學張子 卷六 文集

誅掠此爲計之當先者也右清野

師爲寇致則喪陷之患多城不自完則應援之兵急凡今近城
邊邑尤當募善守之人計定兵力庶使勢可必全不假外救足
以支吾踰月應援之師不爲倉皇牽制則守必力而師不勞此
禦患之尤急者也然所謂善守者要以省兵爲能假設一城之
小千夫可完不才者十倍之而未必固善守者加相之而尚可
全則守城乘障之人必也力與之計而省吾兵厚賞其功而不
之信古固守

戍而費財豈善戍之計欲不費必也計民以守不足然後益之
以兵如是則爲守之力在民居多而用兵無幾守既在民則今

日守兵凡城有餘皆得以移用他所或乘間可戰以自解其圍矣竊計關內守餘之兵無慮十萬四帥之城各餘萬人爲備則舉中大數有移使之卒常不減六七萬人義勇既練則六士萬人從而省去亦攻守爲有餘矣兵省費輕就使戎壘對峙日雖多而吾計常足顧朝廷未嘗資守於民以兵多爲患世衛守環州吏士有罪射中則釋之僧道飲酒犯禁能射一縣之百姓繫者以能射則必免租稅逋負以能射必寬當是時環之內外莫不人人樂射一州之地可不用一卒而守以此觀之省戍豈甚難之計哉右省戍

計民以守必先相視城池大小夫家衆寡爲力難易爲地緩急鄧宗理要 卷六 文集 十一

周圍步尺莫不盡知然後括以保法萃以什伯形以圖繪藉以文籍便其居處正其分位平時使之知所守識所向習登降時繕完賊至則授甲付兵人各謹備老幼供餉婦女守室如是則民心素安伎藝素講寇不能恐更不能侵無倉卒之變無顛亂之憂民力不足然後濟之以兵此三代法制雖萬世可行不止利今日之民右因民

城池之實欲其牢不可破甲盾之實欲其堅不可攻營陣之實欲其勝不可搖士卒之實欲其人致死力講訓之實欲其伎無不精兵矢之實欲其中無不發今衆物備具而事不可期養實未始講而講不致實今朝廷未假塞外之功徒欲自固然尚且

憂形廟堂而民不安土則講實之說豈容一日而緩蓋億萬矢之利其致利也必自一矢而積億萬人之能其盡能也必自一人而求千里之防必由一鍾而致堅江河之廣必由一勺而浸至今欲物均一作求其實而濶步高視謂小事無傷而忽之恐卒不見其成也本朝之論雖必以大計爲言至於講治之精亦不可不思慮而至思可至而力不吝緩則授補之方當知未易輕議右講實

擇帥之重非議者得言本朝以武臣典強藩輕戰忘患故選用文臣節制爲計得矣然寇讐入境則舉數萬之甲付一武人驅之於必戰之地前後取敗非一二而已然則副總管之任繫安危勝負之速甚於元帥而大率以資任官秩次遷而得竊爲朝廷危之右擇帥

帥得其人則守邊之守聽帥擇爲宜帥不可知則守之廢置一從內也不爲過矣御大體極邊之郡攻守兼固須精選異才方稱其任其次邊及腹心州軍利於滋穀食教民戰爲持久取勝之策爲守必擇愛民謹事精審之人愛民則雖亟使之而不匱精審謹事則大小必舉事無不舉則雖深入不能乘間於腹心民不匱則戰精而食足右擇守

養兵之費在天下十居八九今邊患作矣將謹防於外修實於內爲持久之計而不愛用吾財則患日增而力日不足豈善爲

計議者哉。今關內諸城。誠能因民固守。以省戍。教義勇。知戰以省兵。則每歲省費不啻二百餘萬。不踰數年。粟實財豐。而不可勝用矣。不如是。恐財匱力殫。敵乘吾敝。將無從而制也。右是

警敗者。以中國取敗。我敵古今相繼。而莫知所以致敗之端。此言敗一作之由。既知此弊。則免為所敗。故曰警敗。其不以

制勝為言者。以戎敵用兵。習知此利。今吾亦得之。適與之勢。均法同。故止可以免為所敗而已。制勝之法。當他圖矣。凡用兵於

山。必能制人於原。用兵於水。一作原。必能制人於川。除高下逆順之利。餘利皆得以繼此而言矣。屋瓦將墜。人居其下。則不安。巖

壁有罅。人過其下。則必走。女子乘城。勇夫不敢出其前。冠簪據文錄

勝地。苟不計利而後進。一作勝。暗於戰而必敗也。不疑間或獲全者。非將之才智殊絕。不律則天耳。大凡居高瞰下。無可遁

之情。使之知所守。識所向。習登降。時繕完。賊至則授甲付兵云云。右警敗

性理拾遺

天地變化。至著至速者。日為鬼神。所謂吉凶害福。誅惡。覲伺。豈天所不能耶。必有耳目口鼻之象。而後能之耶。

范異之嘗言。神姦物怪。其以言難之。謂天地之雷霆草木。至怪也。以其有定形。故不怪。人之陶冶舟車。亦至怪也。以其有定

理。故不怪。今言鬼者。不可見其形。或云有見者。且不定。一難信。又以無形而移。變有形之物。此不可以理推。二難信。又嘗

推天地之雷霆草木。人莫能為之。人之陶冶舟車。天地亦莫能為之。今之言鬼神。以其無形。則如天地言其動作。則不異

於人。豈謂人死之鬼。反能兼天人之能乎。今更就世俗之文錄

言評之。如人死。皆有知。則慈母有深愛其子者。一旦化去。獨不日日憑人言語。託人夢寐。存恤之耶。言能福善。禍淫。則或

小惡反遭重罰。而大慈反享厚福。不可勝數。又謂人之精明者。能為厲。秦皇獨不罪趙高。唐太宗獨不罰武后。耶。又謂眾

人所傳。不可全非。自古聖人。獨不傳一言耶。聖人或客不言。自孔孟而下。苟況楊雄。王仲淹。韓愈。學亦未能及聖人。亦不

見略言者。以為有數子。又或偶不言。今世之稍信實。亦未嘗有言親見者。

所謂山川門帶之神。與郊社天地陰陽之神。有以異乎。易謂天且不違。而況於鬼神乎。仲尼以何道而異其稱耶。又謂游魂

爲變現果何物其游也情狀何如試求之使無疑然後可以拒怪神之說知亡者之歸此外學素所援據以質成其論者不可不察以自祛其疑耳

天下凡謂之性者如言金性剛火性熱牛之性馬之性也莫非固有凡物莫不有是性由通蔽開塞所以有人物之別由蔽有厚薄故有智愚之別塞者牢不可開厚者可以開而開之也難薄者開之也易開則達於天道與聖人一

富貴貧賤者皆命也今有人均爲勤苦有富貴者有終身窮餓者其富貴者卽是幸會也求而有不得則是求無益於得也道義則不可言命是求在我者也問智愚之識殊疑於有

儒宗理要

卷六

論性

七

性善惡之報差疑於有命曰性通極於無氣其一物爾命稟同於性遇乃適然爾

心統性情者也 有形則有體有性則有情 發於性則見於情發於情則見於色以類而應也

道所以可久可大以其肖天地而不雜也與天地不相似其違道也遠矣 事無大小皆有道在其間能安分則謂之道不能安分謂之非道顯諸仁天地生萬物之功則人可得而見也所以造萬物則人不可得而見是藏諸用也

接物處皆是小德統會處便是大德

洪鐘未嘗有聲由扣乃有聲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有知或謂

聖人無知則常不問之時其猶木石乎曰有不知則有知無不知則無知故曰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有知也聖人無私無我故功高天下而無一介累於其心蓋有一介存焉未免乎私已也

孟子於聖人猶是麓者

爲學所急在於正心求益若求之不已無有不獲惟勉勉不忘爲要耳 人若志趣不遠心不在焉雖學無成人情於進道無自得達自非成德君子必勉勉至從心所欲不踰矩方可放下德薄者終學不成也

明善爲本固執之乃立擴充之則大易視之則小在人能弘之而已

儒宗理要

卷六

拾遺

七

利利於民則可謂利利於身利於國皆非利也利之言利猶言美之爲美利誠難言不可一槩而言

教之而不受則雖強告之無益莊子謂內無受者不入外無正者不行

近臣守和平也和其心以備顧對不可徇其喜怒好惡禮但去其不可者其他取力能爲之者

近思錄拾遺

橫渠先生謂范巽之曰吾輩不及古人病源何在巽之請問先生曰此非難悟設此語者蓋欲學者存意之不忘庶游心寢

然有一日脫然如大寐之得醒耳

未知立心惡思多之致疑既知所立惡講治之不精講治之思莫非術內雖勤而何厭所以急於可欲者求立吾心於不疑之地然後若決江河以利吾往通此志務時敏厥修乃來故雖仲尼之才之美然且敏以求之今持不逮之資而欲徐徐以聽其自適非所聞也

今且只將尊德性而道問學爲心日自求於問學者有所肯否於德性有所解否此義亦是博文約禮下學上達以此警策一年安得不長每日須求多少爲益知所亡改得少不善此德性上之益讀書求義理編書須理會有所歸著勿徒寫過

儒宗理要 張子 卷六

拾遺

文

又多識前言往行此學問上益也勿使有俄頃閒度逐日似此三年庶幾有進

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道爲去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

人多以老成則不肯下問故終身不知又爲人以道義先覺處之不可復謂有所不知故亦不肯下問從不肯問遂生百端欺妄人我寧終身不知

多聞不足以盡天下之故苟以多聞而待天下之變則道足以酬其所嘗知若劫之不測則遂窮矣

竊嘗病孔孟既沒諸儒雖然不知反約窮源勇於創作持不逮之資而急知後世明者一覽如見肺肝然多見其不知量也

方且創艾其弊歎養吾誠願所患日力不足而未果他爲也凡致思到說不得處始復審思明辨乃爲善學也若告子則到說不得處遂已更不復求

春秋之書在古無有乃仲尼所自作惟聖人能知之非理明義精始未可學先儒未及此而治之故其說多鑿

橫渠先生曰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內外賓主之辨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已過此幾非在我者

人又要得剛太柔則入於不立亦有人生無喜怒者則又要得剛剛則守得定不回進道勇敢則比他人自是勇處多

有潛心於道忽忽爲他慮引去者此氣也舊習纏繞未能脫灑

儒宗理要 張子 卷六

拾遺

抗

畢竟無益但樂於舊習耳古人欲得朋友與琴瑟簡編常使心在於此惟聖人知朋友之取益爲多故樂得朋友之來

之學親有不悅者爲父頑母嚚不近人情若中人之性其愛惡略無管理姑必順之親之故舊所喜者當極力招致以悅其親凡於父母賓客之奉必極力營辦亦不計家之有無然爲養又須使不知其勉強勞苦苟使見其爲而不易則亦不安矣

斯干詩言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言兄弟宜相好不要斷學猶似也人情大抵患在施之不見報則輟故恩不能終不要相學已施之而已

人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常深思此言誠是不從此
行甚隔若事向前推不去蓋至親至近莫甚於此故須從此
始

兵謀師律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其術見三王方策歷代簡書惟
志士仁人為能識其遠者大者素求預備而不敢忽忘

古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宮而同財此禮亦可行
古人慮遠目下雖似相疎其實如此乃能久相親蓋數十百
口之家自是飲食衣服難為得一又異宮乃容子得伸其私

所以避子之私也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為子古之人曲盡人
情必也同宮有叔父伯父則為子者何以獨厚於其父為父

備家理要張子 卷六 拾遺 子

者又烏得而當慈父子異宮為命士以上愈貴則愈嚴故異
官猶今世有逐位非如異居也

鄭衛之音悲哀令人意思留連又生怠惰之意從而致驕淫之
心雖珍玩奇貨其始感人也亦不如是切從而生無限嗜好

耳 昔孔子曰必放之亦是聖人經歷過但聖人能不為物所移

張子卷六終

讀明公緒言

先生少喜談兵范文正授以中庸一卷遂成理學名儒從來聖
賢豪傑未有不體用兼備者

先生與安石同時安石新法以周禮為說先生召對亦以漸復
三代為說神宗將大用之此際若有一毫苟且必將迎合執政
同行新法矣又或圭角未融必至動色相爭如程子所謂新法
之禍吾黨激成矣先生獨曰朝廷將大有為天下之士願與下
風若與人為善則孰敢不盡如教玉人雕琢則宜有不用命者
矣語和而介非學養之邃未易及此

或有言先生文難讀者誠然然自是人不肯讀耳昔朱子與蔡
儒宗理要張子 卷六 拾遺 子

季通諸人登雲谷山半途大雨通身皆濕到得地頭因思得天
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遂命季通諸人各解此二句
已亦作二句解後來遂作西銘註又朱子嘗曰人讀易書難季
通讀難書易如朱子季通則天下自無難書矣已不肯讀而謂
古人書難讀恐為古人所笑也

古人虛心誠樸無一念自是無一念欺人如先上講易關中二
程來過相與論易遂自撤其卑比曰吾不如也程子亦不以為
歉此是古人虛心誠樸處近代儒者各立宗旨各分門戶互相
標榜互相詆排此俱蹈襲禪門惡套以視古人真愧死矣

西銘在先生集中最是明白通暢然楊龜山讀之猶有兼愛之

疑甚矣書不易讀也

朱子言西銘有箇直劈下的道理又有箇橫截斷的道理黃勉齋謂每句直下事天事親之理皆在焉全篇中斷則上專是事天下專是事親予謂不然直劈下道理謂理一也橫截斷道理謂分殊也

太極西銘二書當作一串讀若明得太極則知男女萬物皆從天地來是真乾父坤母也安得不以萬物爲一體

正蒙謂天地之感遇聚散爲風雨爲霜雪萬品之流形山川之融結糟粕煨燼無非教也蓋天地之風雨霜雪萬品山川猶聖人之親聽言動善觀天地者無非教也此可與論語子欲無言

備宋理要

張子

緒言

及吾無隱乎爾兩章參看

正蒙論曰有修短地有升降一則全本曆家四游儀之舊至如置閏而謂閏餘生于朔不盡周天之氣一語簡當說盡氣盈朔虛之要此先生之筆力所爲精深渾厚也

封建井田學校三者致治之本三代而下能言井田封建者惟先生然欲封建井田非先復古學校令學者人人知三代之治人人知封建井田之法而又斟酌變通于古今之間不可復也先生平生得意處第一在復井田其論經界只看四標竿及經界不避山河之險處皆發人所未發荆公方田法亦此意也然行之未得其人適足以爲累故曰有治人無治法

晉人最放達然史稱謝安井功之慘不廢絲竹是晉人猶重井功也先生理窟謂其始持期喪恐人非笑已亦自若蓋恥自後雖大功小功亦服之人不爲異已亦熟之則是宋人不重井功矣世道愈趨愈薄於此可見安得戴先生者起而砥柱頽波爲後世則耶

理窟所言多周禮政事及宗法祭禮雖考據未必確然存之可備考

周子好稱顏子先生好稱孟子亦其資稟相近處

先生學問於五子中特爲艱苦其理窟中自道一篇語語真切學者苟能如此不患不至聖賢地位

備宋理要

張子

緒言

能辨謹識

論天地之帥吾其性

讀西銘之書知父天母地之義矣天子爲宗子大臣爲家相民胞物與此天下一家之理也親九族和萬邦非有天下者不能
緊惟天子而後父天母地乎抑特爲得位乘時者言之耳若夫性則人人具一天地人性天地之性剛健中正純粹以精含弘光大安貞以利乾坤之德也陰陽之道也天地分之而人備之故未發之中其靜也專而翕既發之和其動也直而闢天地易簡之理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則是天地之志爲氣之帥人所得以爲性而人既得以爲性直謂之天地之帥可也天地無心卽人之心以爲心志動而氣從是帥之義也於穆不已非至誠何儒宗理要張子天地之帥論
以感通品物流行非葆合何以各正水旱剋復陰陽翕伏非變理則不得其太和動靜相生剛柔摩盪非錯綜則不能成其變化然則天位乎上地位乎下人位乎中帥也者參之兩之仰司天地之命者也諸得而譬言之師出無律弟子與尸小人也剛中而應行險而順君子也若夫師貞丈人呼吸夫陰陽而運用乎四時天高地下不能不俯而聽其財成苟非聖人孰能當此而無憾者哉天地無心而有其理聖人因理而擴其性聖人而君臨萬國者乎則將以宗子而爲帥聖人而疑丞弼亮者乎則將以家相而爲帥聖人而匹夫者乎乾健自強二軍莫奪先天而天弗違而況于人乎而況于鬼神乎故知天地之帥吾其性

是言也不僅爲宗子家相言之也富哉言乎

後學能辨撰

儒宗理要張子

天地之帥論

02080

二程子序

宋儒之學周張而後至於二程當世之言學者始多家矣蓋絕學久湮始則著著則盛盛則岐勢使然也二程之時小者不足論論其大者王荊公以經學著蘇氏父子以文章經術著抑偏者不足論論其正者司馬溫公以通達治體著邵康節以明晰天人著當是時二程與諸賢特相伯仲耳烏能辨其孰爲正傳以迥出乎羣儒而上接夫孔孟耶夫盈天地間皆道

二程子序

也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抑人所以神明乎道者亦非一格有大賢焉有小賢焉大賢識其大小賢識其小而惟嗣續道統者則獨識夫道之原夫所謂道之原者何也性與天道是也以聖門七十子之多其間聞性與天道者不過數人然則性與天道可易言耶彼王氏蘇氏無論矣以溫公之粹而潛虛之著等於太玄邵子之高而皇極一書尚依數學雖功業蓋天地智慮通鬼神以言乎學術原本終有毫釐千里之分

未可混夫洙泗之淵源也惟二程子早歲已稟父命師周子及其學問既至又足以上窺周子之微彼明道之定性書伊川所好何學論皆聞性與天道之微者所謂定性卽周子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也顏子論惟人得其秀而最靈卽周子太極圖說之言也惟其聞之確知之真故雖有善惡皆天理之言不可謂不知天有惡亦不可不謂性之論不可謂不知性卓然出乎漢唐諸子之上王蘇司馬康節諸人同時

二程子序

比肩不得不以正傳推二先生者夫固有說非敢阿私所好也顧二先生之書頗不同於周張蓋其所謂文集經解出自先生手筆所謂遺書外書則皆門人所述載記所傳夫門人所述載記所傳固不能盡同於當日卽二先生手筆如五經四子諸解亦未能盡聖人之蘊固不得以其源本之同并其支流而合之也能麟竊不自揣節其繁蕪定爲六卷先之以文集經解次之以遺書外書文集經解不爲類者不可類

也遺書外書獨爲類者便觀覽也後之讀二子者因簡以窺其深因嚴以領其要庶幾不失刪輯者之苦心如以是爲定本焉則吾豈敢

後學張能麟敬書



子序

三

本傳

宋史

程顥字伯淳世居中山後從開封徙河南高祖羽太宗朝三司使父珣仁宗錄舊臣後以爲黃陂尉久之知興州時宜獫狁希範既誅鄉人忽傳其神降言當爲我南海立祠於是迎其神以往至興州使詰之曰比過潯潯守以爲妖投祠具江中逆流而上守懼乃更致禮珣使復投之順流去其妾乃息徙知磁州又徙漢州嘗宴客開元僧舍酒方行人謹言佛光見觀者相騰駭不可禁珣安坐不動頃之遂定熙寧法行爲守令者奉命唯恐後珣獨抗議指其未便使者李元瑜怒即移病歸旋致仕累轉大中大夫元祐五年卒年八十五珣慈恕而剛斷平居與幼賤無異

程顥字伯淳世居中山後從開封徙河南高祖羽太宗朝三司使父珣仁宗錄舊臣後以爲黃陂尉久之知興州時宜獫狁希範既誅鄉人忽傳其神降言當爲我南海立祠於是迎其神以往至興州使詰之曰比過潯潯守以爲妖投祠具江中逆流而上守懼乃更致禮珣使復投之順流去其妾乃息徙知磁州又徙漢州嘗宴客開元僧舍酒方行人謹言佛光見觀者相騰駭不可禁珣安坐不動頃之遂定熙寧法行爲守令者奉命唯恐後珣獨抗議指其未便使者李元瑜怒即移病歸旋致仕累轉大中大夫元祐五年卒年八十五珣慈恕而剛斷平居與幼賤無異

塗失其一。中使云飛空而逝。民俗嚴奉不懈。願捕而脯之。爲晉城令。富人張氏父死。旦有老叟踵門曰。我汝父也。子驚疑莫測。相與詣縣。叟曰。身爲醫遠出治疾。而妻生子貧不能養。以與張。願質其驗。取懷中一書進其所記。曰某年月日抱兒與張三翁家。願問張。是時纔四十。安得有翁稱。叟駭謝。民稅粟多移近邊。載往則道遠。就糴則價高。願擇富而可任者。預使貯粟以待。費大。貧民以事至縣者。必告以孝弟忠信。入所以事其父兄。出所以事其長上。度鄉村遠近爲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卹。而姦僞無所容。凡孤寡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旅出於其途者。疾病皆有所養。鄉必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與之語。

儒宗理要 明道先生

本傳

兒童所讀書。親爲正句讀。教者不善。則爲易置。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鄉民爲社會。爲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恥。在縣三歲。民愛之如父母。熙寧初。用呂公著薦。爲太子中允。監察御史。裏行。神宗素知其名。數召見。每退必曰。願求對。欲常常見卿。一日從容咨訪。報正午始趨出。庭中人曰。御史不知上未食乎。前後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慾。求賢育材爲言。務以誠意感悟主上。嘗勸帝防未然之欲。及勿輕天下士。帝俯躬曰。當爲卿戒之。王安石執政。議更法令。中外皆不以爲便。言者攻之甚力。願被旨赴中堂議事。安石方怒言者。厲色待之。願徐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氣以聽。安石爲之媿屈。自安石用事。願未嘗

一語及於功利。居職八九月。數論時政。最後言曰。智者若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舍而之險阻。不足以言智。自古興治立事。未有中外人情交誼不可而能有成者。況於排斥忠良。沮廢公議。用賤陵貴。以邪干正者乎。正使微倖有小成。而與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浸衰。尤非朝廷之福。遂乞去。言職。安石本與之善。及是雖不合。猶敬其忠信不深怒。但出提點京西刑獄。願固辭。改簽書鎮寧軍判官。司馬光在長安。上疏求退。稱願公直。以爲已所不如。程昉治河。取潭卒八百而虐用之。衆逃歸。羣僚畏昉。欲勿納。願曰。彼逃死自歸。弗納必亂。若昉怒吾自任之。卽親往。啓門拊勞。約少休三日。復役。衆驩踊而入。具以事上。得不遣昉。

儒宗理要 明道先生

本傳

後過州。揚言曰。潭卒之潰。蓋程中允誘之。吾且訴於上。願聞之。曰。彼方憚我。何能爲。果不敢言。曹村婦決。願謂郡守劉渙曰。曹村決。京師可虞。臣子之分。身可塞。亦所當爲。蓋盡遣。願卒見。渙以鎮印付。願立走決所。激諭士卒。議者以爲勢不可塞。徒勞人爾。願命善泗者。度決口。引巨索濟衆。兩岸並進。數日而合。求監洛河竹木。務歷年不敝。伐闕。特遷太常丞。帝又欲使脩三經義。執政不可。命知扶溝縣。廣濟蔡河。在縣境。瀕河惡子無生理。願督取行舟財貨。歲必焚舟十數。以立威。願捕得一人。使引其類。賈宿惡。分地處之。今以挽絆爲業。且察爲奸者。自是境無焚剽患。內侍王中正按閱保甲。權焰章震。諸邑競侈供帳。悅之主。

吏來請願曰吾邑貧安能效他邑取於民法所禁也獨有令故青帳可用爾除判武學李定劾其新法之初首爲異論罷歸故官又坐獄還囚責監汝州鹽稅哲宗立召爲宗正丞未行而卒年五十四願資性過人充養有道和粹之氣益於面背門人交友從之數十年亦未嘗見其忿厲之容遇事優爲雖當倉卒不動聲色自十五六時與弟願聞汝南周敦頤論學遂厭科舉之習慨然有求道之志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秦漢以來未有臻斯理者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洒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學者厭卑近而慕高遠卒無成焉故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

齋宋聖賢

明道先生

本傳

曰

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惑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適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妄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汚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蔡蕪聖門之蔽塞辟之而後可以入道願之死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哀傷焉文彥博承衆論題其墓曰明道先生其弟願序之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

後無真儒則賢賢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於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爲已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然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就知斯人之爲功不知所至則就知斯名之稱情也哉嘉定十三年賜諡曰純公淳祐元年封河

南伯從祀孔子廟庭

程頤字正叔年十八上書闕下欲天子黜世俗之論以王道爲心游太學見胡瑗問諸生以顏子所好何學頤因答曰學以至聖人之道也聖人可學而至焉曰然學之道如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

齋宋聖賢

伊川先生

本傳

五

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其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變矣是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愚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邪僻格其性而亡之然學之道必先明諸心知所養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誠之道在乎信道篤信道篤則行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仁義忠信不離乎心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出處語默必於是久而弗失則居之安動容周旋中禮而邪僻之心無自生矣故顏子所事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仲尼稱之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又曰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

復行此其好之篤。學之得其道也。然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顏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其與聖人相去一息。所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學之心。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後人不達。以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爲學之道遂失。不求諸已而求諸外。以博聞強記巧文麗辭爲工。榮華其言。鮮有至於道者。則今之學與顏子所好異矣。瓊得其文。大驚異之。卽延見處以學職。呂希哲首以師禮事願。治平元豐間。大臣屢薦。不起。哲宗初。司馬光呂公著共疏其行義。曰。伏見河南府處士程頤。力學好古。安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法。年踰五十。不求仕進。真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望擢以不次。使士類有所矜

儒宗聖學 伊川先生

本傳

六

式。詔以爲西京國子監教授。力辭。尋召爲秘書省校書郎。既入見。擢崇政殿說書。卽上疏言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今夫人民善教其子弟者。亦必延名德之士。使與之處。以薰陶成性。況陛下春秋之富。雖睿聖得於天資。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則氣質變化。自然而成。願選名儒入侍勸講。講罷留之分直。以備訪問。或小有失。隨事獻規。歲月積久。必能養成聖德。願每進講色甚莊。繼以風諫。聞帝在宮中。盥而避蟻。問有是乎。曰。然。誠恐傷之爾。願曰。推此心以及四海。帝王之要道也。神宗喪未除。冬至百官表賀。願言節序變遷。時思方切。乞改賀爲慰。既除喪。有司請開樂置。

宴。願又言除喪而用吉禮。尚當因事張樂。今特設宴。是喜之也。皆從之。帝嘗以瘡疹不御。適英累日。願詣宰相問安否。且曰。上不御殿。太皇不當獨坐。且人主有疾。大臣可不知乎。真日宰相以下始奏請問疾。蘇軾不悅於願。願門人賈易朱光庭不能平。合攻軾。胡宗愈顧臨詆願不宜用。孔文仲極論之。遂出管勾西京國子監。久之加直秘閣。再上表辭。董敦復撫其有怨望語去官。紹聖中。制籍竄涪州。李清臣尹洛。卽日迫遣之。欲入別叔母亦不許。明日贖以銀百兩。願不受。徽宗卽位。徙峽州。俄復其官。又奪於崇寧。卒年七十五。願於書無所不讀。其學本於誠。以大學語孟中庸爲標指。而達於六經。動止語默。一以聖人爲師。

儒宗聖學 伊川先生

本傳

七

其不至乎聖人不止也。張載稱其兄弟從十四五時便脫然欲學聖人。故卒得孔孟不傳之學。以爲諸儒倡。其言之旨。若布帛菽粟然。知德者尤尊崇之。嘗言今農夫祁寒暑雨。深耕易耨。播種五穀。吾得而食之。百工技藝。作爲器物。吾得而用之。介冑之士。被堅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無功澤及人。而浪度歲月。晏然爲天地間一蠹。唯綴緝聖人遺書。庶幾有補爾。於是著易春秋傳。以傳於世。平生誨人不倦。故學者出其門最多。淵源所漸。皆爲名士。帝人祠願於北巖。世稱爲伊川先生。嘉定十三年。賜諡曰正公。淳祐元年。封伊陽伯。從祀孔子廟庭。

河南程氏原集書目姓氏

遺書

第一

端伯傳師說 李顥字端伯洛人伊川曰語錄只李顥得其意不拘言語無錯編者

第二上

元豐已未呂與叔東見二先生語 呂大臨字與叔藍田人學于橫渠先生之門先生卒乃入洛

第二下

東見錄後 亦與叔所記

第三

謝良佐記憶平日語 良佐字顯道上蔡人元豐中從學二先生之門此書蓋追

云記

第四

游定夫所錄 定夫名酢建州人元豐中從學

第五 第六 第七

第八 并姓氏闕遺書姓氏

諸家聖賢二程子

第九

少日所聞諸師友說 姓氏闕以上五篇以其不

第十

洛陽談論蘇李明錄 李明名明張氏門人熙寧十

年在洛陽最在諸錄之前以雜○以上十篇皆有橫渠放次于此二先生語

第十一

師訓劉質夫錄 質夫名絢緱人

第十二

成冬見伯淳先生洛中所聞 元豐五年

第十三

亥八月見先生于洛所聞 元豐六年

第十四

亥九月過汝所聞 時先生監○以上四篇皆明汝州酒稅○道語皆劉錄

第十五

入關語錄 關中學者所記

第十六

已巳冬所聞 姓氏闕

第十七

篇名姓氏闕

第十八

劉元承手編 元承名安節永嘉人

第十九

楊遵道錄 遵道名迪延平人

第二十

周伯忱錄 伯忱名孚先昆陵人

第二上

師說張繹錄 繹字思叔善安人

第二下

附師說後

第二十

伊川禪錄唐棣彦思 思人

第二十

附禪錄後

第二十

鮑若雨錄 若雨字汝霖一云商霖

第二十

鄒德久本 鄒公之子

第二十

暢清道錄 清道名○以上皆大隱遺書姓氏

諸家聖賢二程子

外書

第一

朱公掞錄拾遺 公掞名光庭從二先生學元祐中為給諫

第二

朱公掞問學拾遺

第三

陳氏本拾遺 陳淵字幾叟楊文靖公門人

第四

程氏學拾遺 李參錄參即端伯之弟學于伊川先生者

第五

馮氏本拾遺 馮理字聖先汝州人學于伊川先生自號東臯子

第六

羅氏本拾遺 羅從彥字仲素延平人楊文靖公門人

第七

胡氏本拾遺 胡文定公家本

第八

游氏本拾遺 即游定夫吳人王蘋信伯學于伊川先生集錄諸言春秋者

第九

春秋錄拾遺

第十

大全集拾遺

建陽印本

第十一

時氏本拾遺

時氏芝所集
覽程子微言

第十二

傳聞稟記

自王氏康史
下共二十種

儒宗理要

二程子

外清姓氏

二

儒宗理要

二程子目錄

卷之一

文集

明道先生

論王霸劄子

論修學校尊師儒取士劄子

論十事劄子

論養賢劄子

論新法疏

論遣張載按獄狀

儒宗理要

二程子目錄

與橫渠張子定性書

晉城縣令書名記

邵康節先生墓誌銘

伊川先生

顏子所好何學論

論經筵第一劄子

第二劄子

第三劄子

上太皇太后書

又上太皇太后書

代彭中丞上論漢王稱親疏	代呂晦叔應詔疏	爲家君上宰相書	爲家君請字文中允典漢州學書	再書	答朱長文書	答楊時論西銘書	答張閔中書	與方元宋手帖	謝執政書	新宋理學二程子目錄	易序	易傳序	書解	詩解	禮序	禘說	春秋傳序	稷飲詩序	卷之二	經解
-------------	---------	---------	---------------	----	-------	---------	-------	--------	------	-----------	----	-----	----	----	----	----	------	------	-----	----

明道先生	易	書	詩	春秋	三禮	四書	伊川先生	易	書	詩	春秋	三禮	四書	遺書 外書	心性類 附神	道德類 附仁	遺書 外書
十四則	五則	六則	三則	六則	三十三則	二十七則	五則	八則	四十六則	三十六則	三十六則	三十六則	三十六則	三十六則	三十六則	三十六則	三十六則

志學類	明道二十九則
敬義類	伊川二十四則
知行類	明道九則
處事類	伊川七則
教法類	明道二十五則
治道類	伊川二十六則
卷之五	伊川二十七則
遺書 外書	伊川三十二則
天地類	明道二十則
聖賢類	伊川十五則
六經類	明道五十七則
附錄	伊川四十九則
卷之六	伊川四十五則
遺書 外書	伊川四十一則
史評文字類	明道十八則
諸子百家類	伊川四十三則
異端邪說類	明道十一則
附 朱子遺書外書目序	伊川二十九則
	伊川十四則

二程子卷一

後學西山張能麟纂輯

文集

明道先生

論王霸創子

臣伏謂得天地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義之偏者霸者之事也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所回曲霸者崎嶇反側於曲徑之中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誠心而王則王矣假之而霸則霸矣其道不同在擇審其初而已易所謂差若毫釐謬以千里者其初不可不審也故治天下者必先立其志正志先立則邪說不能移異端不能惑故力進於道而莫之禦也苟以霸者之心而求王道之成是銜石爲玉也故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而曾西耻比管仲者義所不繇也況下於霸者哉陛下躬堯舜之尊處堯舜之位必以堯舜之心自任然後爲能克其遵漢唐之君有可稱者論其人則非先王之學考其時則皆駁雜之政乃以一曲之見幸致小康其創法垂統非可繼於後世者皆不足爲也然行仁政而不素講其具使其道大明而後行則或出或入終莫有所至也夫事有大小有先後察其小忽其大先其所後後其所先皆不可以適治且志不可悅時不可失惟陛下稽先聖之言察

人事之理知堯舜之道併於已反身而誠之推之以及四海擇
同心一德之臣與之共成天下之務書所謂尹躬暨湯咸有一
德又曰一哉王心言致一而後可以有為也古者三公不必備
惟其人誠以為不得其人而居之則不若歸之之愈也蓋小人
之事君子所不能同豈聖賢之事而庸人可參之哉欲為聖賢
之事而使庸人參之則其命亂矣既任君子之謀而入小人之
議則聰明不事而志惑矣今將校千古深綱之弊為生民長
久之計非夫極聰覽之明盡正邪之辨致一而不一能勝之乎
或謂人君舉動不可不議易於更張則為害大矣臣獨以為不
然所謂更張者顧理所當耳其動皆稽古質義而行則為謹莫
備宗理要二程子卷一 明道文集 二

請修學校尊師儒取士劄子

臣伏謂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為本宋興百餘年而教化未
大醇人情未盡美士人微謙退之節鄉閭無廉耻之行刑雖繁
而奸不止官雖冗而才不足者此蓋學校之不修師儒之不尊
無以感勵養勵之使然耳竊以玉璽久遠師道不立儒者之學
幾於廢絕惟朝廷崇尚教育之道則不日而復古者一道德以
同俗苟師學不正則道德何從而一方今人執私見家為異說

之經訓無復統一道之不明不行乃在於此臣謂宜先融命
近侍賢儒各以類舉及有執事方岳州縣之吏悉心推訪有明
先王之道德業克備足為師表者其次有篤志好學才良行修
者皆以名聞其高第之士朝廷當厚禮延聘其餘州縣津遣率
於京師館之寬閒之宇豐其廩餼卹其家之有無以大臣之賢
典領其事俾羣儒朝夕相與講明正學其道必本於人倫明乎
物理其教自小學漸掃應對以往修其孝悌忠信周旋禮樂其
所以誘掖激勵漸摩成就之道皆有節序其要在於擇善修身
至於化成天下自鄉人而可至於聖人之道其學行皆中於是
者為成德其次取林識明達可進於善者使日授其業稍久則

備宗理要二程子卷一

明道文集

三

舉其賢傑以備高任擇其學業大明德義可導者為太學之師
次以分教天下之學始自藩府至於列郡擇士之願學民之後
秀者入學皆優其廩給而蠲其身役凡其有父母骨肉之養者
皆通其往來以察其行其大不率教者斥之從後漸自太學及
州郡郡之學擇其進業之處可為人師者使教於學縣之學如
州郡之制異日則十室之鄉達於黨遂皆當修其庠序之制為
之立師學者以次而察焉縣令每歲與學之師以鄉飲之禮會
其鄉老學者聚推經明行修材能可任之士升於州之學以觀
其實學荒行虧者罷歸而罪其吏與師其升於州而當者復其
家之役郡守又歲與學之師行鄉飲酒之禮大會郡士以經義

性行皆能三物實與其士於太學太學又聚而教之其學不明
行不修與材之下者罷之以爲郡守學師之罪升於太學者亦
聽其以時還鄉里復來於學太學歲論其賢者能者於朝謂之
選士朝廷問之經以考其言試之職以觀其行然後辨論其差
等而命之秩凡處郡縣之學者皆滿三歲然後得免歸其自出
郡升於太學者一歲而後薦其有學行超卓衆所信服者雖未
處於學或處學而未久亦得傳教論薦凡選士之法皆以性行
端潔居家孝悌有廉耻禮遜通明學業曉達治道者在州縣之
學則先使其鄉里長老次及學衆推之在太學者先使其同黨
次及博士推之其學之師與州縣之長無或專其私苟不以實

論十事劄子

程子卷一

四

其懷好問上者師長皆除其仕籍終身不齒失者亦奪二官勿
以教及去職論州縣之長蒞事未半歲者皆不薦士師皆取學
者成否之分數爲賞罰凡公卿大夫子弟皆入學在京師者入
太學在外者各入其所在州縣之學謂之國子其有當補陰者
並如舊制唯不選於學者不授以職每歲詣路別言一路國子
之秀者升於太學其升而不當者罪其監司與州郡之師太學
歲論國子之有學術才能者於朝其在學實典考試之法皆如
選士國子自入學中外通及七年或大學五年及三十已上所
學不成者辨而爲二等上者聽授以館庫之任自非其後學業
修進中於選論則不復使親民政其下者罷歸之雖歲滿願留

學者亦聽其在外學七歲而不中外選者皆論致大學而考察
之爲二等之法國子之大不事教者亦斥罷之凡有職任之人
其學衆材行應薦者諸路近侍以所處之太學其論試亦如選
士之法取其賢能而進用之凡國子之有官者中選則替其秩
臣謂既以道德仁義教養之又專以行實材學升進之去其歸
律小疎糊名磨錄一切無義理之弊不數年間學者靡然丕變
矣豈惟得士浸廣天下風俗將日入醇正王化之本也臣爲帝
王之道莫尚于此願陛下特留宸意萬世行之

論十事劄子

臣竊謂聖人創法皆本諸人情極乎物理雖二帝三王不無隨
時因革隨事增損之制然至于爲治之大源牧民之要道則前
聖後聖豈不同條而共貫哉蓋無古今無治亂如生民之理有
窮則聖王之法可改後世能盡其道則大治或用其偏則小康
此歷代彰灼著明之效也苟或徒知泥古而不能施之于今姑
欲循名而遂廢其實此則陋儒之見何足以論治道哉然倘謂
今人之情皆已異于古先王之迹不可復于今趨便目前不務
高遠則亦恐非大有爲之論而亦未足以濟當今之極弊也謂
如宮室飲食衣服器用之規苟便于今而有法度者豈亦遽當
改革哉惟其大理之不可易人所賴以生非有古今之異聖人
之所必爲者固可樂舉然行之有先後用之有緩急若夫裁成

程子卷一

五

運動周旋曲當則在朝廷講求設施如何耳古者自天子達於庶人必須師友以成就其德業故舜禹文武之聖亦皆有所從學今師師之職不修友臣之義未著所以學德業善之風未成于天下此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已上王者必奉天德官故天地四時之職歷二帝三王未之或改所以百廢修而萬化理也至唐猶僅在其略當其治時尚得綱紀小正今官秩濫職業廢弛太平之治所以未至亦非有古今之異也已上天生蒸民立之君使司牧之必制其常產使之厚生則經界不可不正井地不可不均此為治之大本也唐尚有口分授田之制今則蕩然無法富者跨州縣而莫之止貧者流離餓殍而莫之恤幸民雖備宗理要上程子卷一 明道文集 六

多而衣食不足者蓋無紀極生齒日益繁而不為之制則衣食日蹙轉死日多此乃治亂之機也豈可不漸圖其制之之道哉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已上古者教始乎鄉里其法起于此間族黨州鄉鄉鄰遂以相聯屬統治故民相安而無訟刑法鮮犯廉恥易格此亦人情之所自然行之則效亦非有古今之異也已上庠序之教先王所以明人倫化成天下今師學廢而道德不一鄉射亡而禮義不興貢士不本于鄉里而行實不修秀士不養于學校而人材多廢此較然之事亦非有古今之異也已上古者府史胥徒受祿公上而兵農未始辨也今驍兵耗匿國力亦已竭極矣臣謂禁衛之外不漸歸之於農則將貽深慮

府史胥徒之役毒徧天下不異其制則未免大患此亦至明之理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已上古者民有九年之食無三年之食者以為國非其國臣觀天下耕之者少食之者眾地力不盡人功不勤雖富室強宗鮮有餘積况其貧弱者乎或一州一縣有年歲之凶即盜賊縱橫饑饉滿路如不幸有方三二千里之災或連年之歉則未知耕起將何進以處之則其患不可勝言矣豈可曰昔何以不至是因以幸為可恃也哉因宜漸從古制均田務農公私交為儲粟之法以為之備此亦無古今之異者也已上古者四民各有常職而農者十居八九故衣食易給而民無所苦耳今京師浮民數逾百萬游手不可貴度觀其窮促辛苦孤貧疾病變詐巧偽以自求生而常不足以生日益歲滋久將若何事已窮極非聖人能變而通之則無以免患豈可謂無可奈何而已哉此在酌古變今均多恤寡漸為之業以久之耳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已上聖人奉天理物之道在乎六府六府之任治於五官山虞澤衡各有常禁故萬物豐亨而財用不乏今五官不修六府不治用之無節取之不時豈惟物失其性林木所資天下皆已童肅斧斤焚蕩尚且侵尋不禁而川澤漁獵之禁禁殄天物亦已耗竭則將若之何此乃窮弊之極矣惟脩虞衡之職則有變通長久之勢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已上古者冠婚喪祭車馬器用差等分別莫敢踰僭故財用易

備宗理要上程子卷一 明道文集 七

終而民有常心。今禮制未脩，奢靡相尚，卿大夫之家，莫能中禮。而商賈之類，或踰王公禮制，不足以檢飭人情，名數不足以甄別貴賤。既無定分，則奸詐橫奪，人人求厭其欲而後已。豈有止息哉？此爭亂之道也。則先王之法，豈得不講求而損益哉？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已上此十者，特其端緒耳。臣特論其大端，以為三代之法，有必可施行之驗。如其綱條度數，施為措置之道，則審行之，必也稽之經訓，而合施之人情，而宜此曉然之定理，豈徒若迂疎無用之說哉？惟聖明裁擇。

論養賢劄子

臣竊以議當代者，皆知得賢則天下治，而未知所以致賢之道。儒案類要二程子卷一明道文集八

也是雖衆論紛然，未極其要。朝廷亦以行之為難，而不為也。三代養賢，必本於學，而德化行焉。治道出焉。本朝踵循唐舊，而館閣清選，止為文字之職。名實未正，欲招賢養材，以輔時贊化，將何從而致之也？臣歷觀古先哲王，所以虛已求治，何嘗不盡天下之才，以成己之德也？故曰：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樂取於人以爲善。今天下之大，豈乏賢而朝廷無養賢之地，以容徐察其器識高下而進退之也？臣今欲乞朝廷設延英院，以待四方之賢。凡公論推薦及嚴穴之賢，必招致優禮，親品給俸，而不可遽進，以官止以應詔。命凡有政治則委之詳定，凡有典禮則使之討論。經畫得以奏陳，而治亂得以講究也。俾羣居切磨，日盡其

材，行其志，使政府及近侍之臣，互與相接。陛下時賜召對，詔以治道可觀其材識器能也。察以累歲，人品益分。然後使賢者就位，能者任職，或委付郡縣，或師表士儔，其德業尤異，漸進以帥臣職司之任，爲輔弼爲公卿，施之無不稱也。若是則引策竝進，野無遺賢，陛下尊賢待士之心，可謂無負於天下矣。取進止。

論新法疏

臣近累上言，乞罷預備青苗利息，及汰去提舉官事。朝夕以觀，未蒙施行。臣竊謂明者見於未形，智者防於未亂。今日事理顯白易知，若不因機亟決，必貽後悔。悔而後改，則爲害已多。蓋安危之本，在乎人情治亂之機，係乎事始。衆心騷動，則有言不信。儒案類要二程子卷一明道文集九

萬邦和協，則所爲必成。固不可以威力取強，強者必勝。而近日所聞尤爲未便。伏見制置條例司疏駁大臣之奏，舉劾不奉行。之官，徒使中外物情愈致驚駭。是乃舉一偏而盡沮公議。因小事而先動衆心，權其輕重，未見其可。臣竊謂陛下固已燭見事體，究知是非在聖心，非吝改張。由稱臣尚持固，必是致興情大變。衆論益譁，若欲遂行，必難終濟。伏望陛下奮神明之威，斷審成敗之先機，與其遂一失而廢前功，孰若沛大恩而新衆志？外汰他人之提舉，批去已之仁兌，罷罷之法兼行，則儲蓄之計自廣。在朝廷未失於舉措，使議論何名而游騰伏乞檢會臣所上言，早賜施行，則天下幸甚。

論道張載按獄狀

臣伏聞著作佐郎張載往明州推勘苗振公事竊謂載經術德義久爲士人師法近侍之臣以其學行論薦故得召對蒙陛下親加延問展形天獎中外翕然知陛下崇尚儒學優禮賢俊爲善之人孰不知觀今朝廷必欲究觀其學業詳試其器能則事固有繁教化之本庸干治政之大體者儒使之講求議論則足以盡其所至夫推按詔獄非謂儒者不當爲臣今所論者朝廷待士之道誠蓋試之以治獄雖足以見其鈎深練取之能文摘斷弊之用止可試諸能吏非所以盡儒者之事業徒使四方之人謂朝廷以儒術賢業進之以獄吏之事試之則抱道侮俗之儒宗理要二程子卷一 明道文集 十

士益難自進矣於朝廷取士之體將有所失伏乞朝廷剴賜選差貴全事體

與橫渠張子定性書爲鄆縣簿尉橫渠以書通問而先生作此答之

承教論以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外物此賢者慮之熟矣何俟小子之言然齊魯之矣敢貢其說於左右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無迎無內外苟以外物爲外率已而從之是以已性爲有內外也且以性爲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爲在內是有意於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既以內外爲二本則又烏可遽謂定哉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物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

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苟規規於外誘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非惟日以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人之心各有其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爲爲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爲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孟子亦曰。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渥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明則尚何應物之爲累哉。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於物哉。烏得以從外者爲非。而更求在內。

備宗理要二程子卷一

明道文集

十一

者爲是也。今以自私用智之喜怒。而視聖人喜怒之正。爲何如哉。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以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心之精微。口不能宣。加之拙於文辭。又更事多。未能精慮。當否存報。然舉大要。亦當近之矣。道近求遠。古人所非。惟聰明裁之。

晉城縣令書名記

古者諸侯之國各有史。故其善惡皆見乎後世。自秦罷侯置守。令則史亦從而廢。其後自非有功德者。或記之循吏。與夫凶殘之極者。以酷見傳。其餘則泯然無聞矣。如漢唐之有天下。皆數

其間郡縣之政可書宜亦多矣其見書者率纔十數人使
賢者之政不幸而無傳其不肖者復幸得傳蓋其意與古史之
意異矣夫圖治於長久者雖聖賢爲之且不能倉卒苟簡而就
蓋必本之人情而爲之法度然後可使去惡而從善則紀綱條
教必審定而後下其民之服循漸濟亦必待久乃淳固而不變
今之爲吏三歲而代者固已遲之矣使皆知禮義者自其始至
卽皇皇然圖所設施則亦教令未熟民情未孚而吏書已至矣
儻後之人所志不同復有甚者欲新已之政而盡去其舊則其
迹固已無餘而況因循不職者乎噫以易息之政而又無以託
其傳則宜其去皆未幾而善惡無聞焉故欲聞古史之善而不
備宋理學二程子卷一 明道文集 廿

邵康節先生墓誌銘

熙寧丁巳孟秋癸丑堯夫先生疾終於家洛之人弔者相屬於
塗其尤親且舊者又聚謀其所以葬先生之子泣以告曰昔先
人有志於墓者必以屬吾伯淳噫先生知我者以是命我我
何可辭按邵本姬姓系出召公故世爲燕人大王父令進以
軍職逮事於祖始家衡漳祖德新父古皆隱德不仕母李氏其

先生之幼從父徙共城晚遷河南葬其親於伊川遂爲
河南人先生生於祥符辛亥至是蓋六十七年矣雍先生之名
而克夫其字也娶王氏伯溫仲良其二子也先生之官初舉遺
逸試將作監簿後又以爲隸州團練推官辭疾不赴先生始學
於百源勤苦刻厲冬不爐夏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衛人賢之
先生嘆曰昔人尚友千古而吾未嘗及四方遽可已乎於是走
吳適楚過齊魯客梁晉久之而歸曰道其在是矣蓋始有定居
之意先生少時自雄其才慷慨有大志既學力慕高遠謂先王
之事爲可必致及其學益老德益邵玩心高明觀天地之運化
陰陽之消長以達乎萬物之變然後頽然其順浩然其歸在洛
備宋理學二程子卷一 明道文集 廿

幾三十年始也蓬華環堵不蔽風雨躬養以養其父母居之裕
如講學於家未嘗強以語人而就問者日衆鄉里化之遠近專
之士人之道洛者有不之公府而必之先生之廬先生德器粹
然望之可知其賢然不事表暴不設防畛正而不諂通而不汚
清明坦夷洞徹中外接人無貴賤親疎之間羣居燕飲笑語終
日不取其異於人顧吾所樂如何耳病畏寒暑常以春秋行遊
城中士大夫家聽其車音倒屣迎致雖兒童奴隸皆知歡喜尊
奉其與人言必依於孝悌忠信樂道人之善而未嘗及其惡故
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所以厚風俗成人材先生之功多
矣昔七十子學於仲尼其傳可見者惟曾子及子思所以授孟

予其其餘門人各以其材之所宜爲學雖同尊聖人所因而入者門戶則衆矣况後此千餘歲師道不立學者莫知其從來獨先生之學爲有傳也先生得之於李挺之挺之得於穆伯長推其源流遠有端緒今穆李之言及其行事舉可見矣而先生醇一不雜汪洋大乃其所自得者多矣然而名其學者豈所謂門戶之衆各有所因而入者歟語成德者昔難其名若先生之道就所至而論之可謂安且成矣先生有書六十卷命曰聖極經世古律詩二千篇題曰聖壤集先生之藝耐於先塋實其終之年孟冬丁酉也銘曰嗚呼先生志豪力雄闊步長趨凌高厲空探幽索臨曲暢旁通在古武難先生從容有問有觀以飲儒宋理要二程子卷一 伊川文集 五

所終

伊川先生

顏子所好何學論

聖人之門其徒三千獨稱顏子爲好學夫詩書六藝三千子非不習而通也然則顏子所獨好者何學也學以至聖人之道也聖人之道可學而至歟曰然學之道如何曰天地儲精而五行之秀者爲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繫矣是故覺者約其情

使心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故曰性其情愚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邪僻特其性而亡之故曰情其性凡學之導正其心養其性而已中正而誠則聖矣君子之學必先明諸心知所養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故學必盡其心盡其心則知其性知其性反而誠之聖人也故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誠之道在乎信道篤信道篤則行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仁義忠信不離乎心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出處語默必於是久而弗失則居之安動容周旋中禮而邪僻之心無自生矣故顏子所事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仲尼稱之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又曰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此其好之篤學之道也視聽言動皆禮矣所異於聖人者蓋聖人則不思而得而中從容中道顏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故曰顏子之與聖人相去一息孟子曰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顏子之德可謂充實而有光輝矣所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學之心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故仲尼曰不幸短命死矣蓋傷其不得至聖人也所謂化之者入於神而自然不思而得中而化之謂也孔子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是也或曰聖人生而知之者也今謂可學而至其有稽乎曰然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反之也性之者生而

者也。反之者學而知之者也。又曰：孔子則生而知之者也。孟子則學而知之者也。後人不達，以為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為學之道遂失。不求諸己，而求諸外，以博聞強記，巧文麗辭，為工。榮華其言，鮮有至於道者。則今之學與顏子所好異矣。伊川

遊太學時，海陵胡翼之方主教學，以顏子所好何學試諸生。得先生論人驚異之，即延見處以學職。呂原明首師事焉。學以至乎聖人之道，是篇上意。

論經筵第一劄子

臣伏觀自古人君守成而致盛治者，莫如周成王。成王之所以成德，由周公之輔養。昔者周公輔成王，幼而習之，所見必正事，所聞必正言，左右前後皆正人，故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今士大

儒宗理要二程子卷一

伊川文集

六

夫家善教子弟者，亦必延名德端方之士與之居處，使之薰染成性，故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伏以皇帝陛下春秋之富，雖睿聖之資，得於天稟，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所謂輔養之道，非謂告詔以言，過而後諫也，在涵養薰陶而已。大率一日之中，親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則自然氣質變化，德器成就。況乞朝延賢德之士，以待勸講讀，既能常留二人，且日夜則一人直宿，以備訪問。皇帝習讀之暇，游息之間，時於內殿召見，從容宴語，不獨漸磨道義，至於人情物態，稼穡艱難，積久自然通達，比之常在深宮之中，為益豈不甚大。竊聞間日一開經筵，講讀數行，羣官列侍，儼然而退，情意略不相接，如

此而只輔養之功，不亦難乎。今主上幼冲，太皇太后慈愛亦未敢便乞頻出，但時見講官，久則自然接熟，大抵與近習處久熟，則生褻慢，與賢士大夫處久熟，則生愛敬。此所以養成聖德為宗社生靈之福，天下之事無急於此，取進止。

第二劄子

臣聞三代之時，人君必有師傅保之官，師道之教訓，傳得其德，義保保其身體，後世作事無本，知求治而不知正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傳德義之道固已疎矣。保身體之法，復無開焉。伏惟太皇太后陛下聰明睿哲，超越前古，皇帝陛下春秋之富，輔養之道當法先王，臣以為傳德義者在乎防見聞之非，節嗜欲之

儒宗理要二程子卷一

伊川文集

七

過，保身體者在乎適起居之宜，存畏懼之心，臣欲乞皇帝左右扶持，祇應宮人內臣並選年四十五已上，厚意小心之人，服用器玩皆須樸實，一應華巧奢麗之物不得至於上前，要在修其身，之物不接於目，淺俗之言不入於耳，及乞擇內臣十人充經筵祇應，以伺候皇帝起居，凡動息必使經筵官知之，有動輒之戲，則隨事箴規，違持養之方，則應時諫止，調護聖躬，莫過於此，取進止。

第三劄子

臣竊以人主居崇高之位，持威福之柄，百官畏懼，莫敢仰視，萬方承奉，所欲隨得，苟非知道畏義，所養如此，其惑可知。中常之

不無不驕。英明之主。自然滿假。此自古同患。治亂所繫也。故周公告成王。稱前王之德。以資畏。祗懼為首。從古以來。未有不尊賢畏相。而能成其聖者也。皇帝陛下。未親庶政。方專問學。臣以為輔養聖德。莫先實。恭勸容。周旋當主。於此歲月。積習自成。聖性。臣竊聞經筵。臣寮侍者皆坐。而講者獨立於禮。為悖。欲乞今後特令坐講。不惟義理為順。所以養主上尊。傷重道之心。取進止。此伊川上哲宗及宣仁太后疏也。初哲宗嗣位。大臣司馬光等。上其行誼於朝。而諫官朱熹。亦上言。願道德。薛備乃聖代之真儒。傳專講席。以輔養聖德。先生以布衣。被召。自有故事。欲先進見。而後受命。於是召對宣仁太后。除崇政說書。奏論經筵三制。云其一。即古師傳。疑丞。輔養君德之意。其二。即古侍御。僕從。閑非正人之意。其三。請令講官坐講。如舊。祖召布衣王昭素。坐便殿。講易經故事。而其大旨。則曰。天下治亂。係宰相。君德成就。就責經筵。又曰。今日至大至急。為宗社儲宗聖要。二程子卷一 伊川文集 六

上太皇太后書

六月日具位臣程頤。昧死再拜上書太皇太后陛下。臣愚鄙之人。目少不喜。進取以讀書求道為事。於茲幾三十年矣。當英祖朝。暨神宗之初。屢為當塗者稱薦。臣於斯時。自領學之不足。不願仕也。及皇帝陛下嗣位。太皇太后陛下臨朝。求賢願治。大臣上體聖意。搜揚巖穴。首及微賤。蒙恩除西京學官。臣於斯時。未有意於仕也。辭避方再。而遽有召命。臣門下學者。促臣行者半。勸臣勿行者半。促臣行者。則曰。君命召。禮不俟駕。勸臣勿行者。則曰。古之儒者。召之則不往。臣以為召而不往。惟于思孟軻則

可蓋二人者。處賓師之位。不往。所以規其君也。已之微賤。食土之毛。而為王民。召而不至。邦有常患。是以奔走應命。到闕蒙恩。授館職。乃以義辭。遂蒙召對。臣於斯時。尚未有應於仕也。進至簾前。咫尺天光。未嘗敢以一言及朝政。陛下視臣。豈求進者哉。既而親奉德音。擢至經筵。事出望外。情然。竊慮臣病內思。備者得以道學輔人主。蓋非常之遇。使臣自擇所處。亦不過於此矣。臣於斯時。雖以不才而辭。然許國之心。實已萌矣。尚慮陛下貪貨樂善。果於取人。知之或未審也。故又進其狂言。以觀詳察。如小有可用。則敢不就職。或狂妄無取。則乞聽辭。進。章再上。再命祇受。是陛下不以為妄也。臣於是受命供職而來。夙夜非。精竭

衛宗理東上程子卷一

伊川文集 九

感惟欲主上德如堯舜。異日天下事。竟命之治。則社稷無疆之基。乃臣之心也。臣本山野之人。稟性樸直。言辭鄙拙。則有之矣。至於愛君之心。事君之禮。告君之道。敢有不盡。上願聖明。可以昭鑒。臣自惟至愚。蒙陛下特達之知。遭遇如此。願效區區之誠。庶幾毫髮之補。惟陛下留意省覽。不勝幸甚。伏以太皇太后陛下。心存至公。躬行大道。開納忠言。委用耆德。不止維持大業。且欲興致太平。前代英主。所不及也。但能日慎一日。天下之事。不足慮也。臣以為今日至大至急。為宗社生靈久長之計。惟是輔養上德而已。歷觀前古。輔養幼主之道。莫備於周公。周公之為萬世之法也。臣願陛下擴高世之見。以聖人之言為必可信。先

此則爲必可行勿徇滯於近規勿遷惑於衆口古人所謂周
公其欺我哉周公作立政之書舉言常伯至於綴衣虎賁以爲
知恤茲者鮮一篇之中丁寧重複惟在此一事而已又曰僕臣
正厥后克正又曰后德惟臣不德惟臣又曰侍御僕從罔非正
人以及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是古人之意人主
步不可離正人也蓋所以涵養薰蒸德性故能習與智長
化與性成後世不復知此以爲人主就學所以涉書史覽古今
也。不知涉書史覽古今乃一端耳若止於如是則能文宮人可
以備勸諫知書內侍可以充輔導何用置官設職精求賢德哉
大抵人主受天之命稟賦自殊歷考前史帝王才質鮮不過人

簡宗聖學二程子卷一

伊川文集

一

然而完德有道之君至少其故何哉昔輔養不得其道而位勢
使之然也伏惟皇帝陛下天資粹美德性仁厚必爲有宋今主
但恨輔養之道有未至耳臣供職以來六侍經筵但見諸臣拱
手默坐當講者立案旁解釋數行而退如此雖彌年積歲所益
幾何與周公輔養成王之道殊不同矣或以爲主上幼幼且當
如此此不知本之論也古人生子能食能言而教之小學之法
以像先人之幼也知識未有所主便當以格言正論日陳於
前雖不知曉且常薰聽使益耳尤賤久自安習若固有之難以
他言惑之不能入也若爲之不淳及乎稍長私意偏好生於內
衆口辯言鑠於外欲其純完不可得也故所急在先入豈有太

此者或又以爲主上天資至美自無違道不須過尤此又非
至論大聖其聖於舜而禹皋陶未嘗忘規戒至曰無若丹朱好
慢遊作傲虐夫舜之不爲慢遊傲虐雖至愚亦當知之豈禹而
不知乎蓋處崇高之位儆戒之道不得不如此也且人心豈有
常哉以唐太宗之英睿躬歷艱難力平禍亂年亦長矣始惡隋
場侈麗毀其層觀廣殿不六七年復欲治乾陽殿是人心果可
常乎是以聖賢雖明盛之時不廢規戒爲慮豈不深遠也哉况
中幼之君開邪拂違之道可少懈乎伏自四月末間以暑熱罷
講比至中秋蓋踰三月古人欲旦夕承弼出入起居而今乃三
月不一見儒臣何其與古人之意異也今士大夫家子弟亦不

簡宗聖學二程子卷一

伊川文集

主

肯使經時累月不親儒士初秋漸涼臣欲乞於內殿或後苑清
涼處召見當日講官俾陳說道義縱然未有深益亦使天下知
太皇太后用意如此又一人獨對與衆見不同自然情意易通
不三五次便當習熟若不如此漸致待其自然是輔導官都不
爲力將安用之將來伏假既開且乞依舊輪次直日所貴常得
一員獨對開發之道蓋自有方朋習之益最爲至切故周公輔
成王使伯禽與之處聖人所爲必無不當真廟使蔡希伯侍仁
宗乃師古也臣欲乞擇臣寮家子弟十歲已上十二已下端謹
穎悟者三人侍上左右上所讀之書亦使讀之辨色則入昏而
罷歸常令二人入侍一人更休每人擇有年宮人內侍二人隨

此亦不得。勸。勸。笑。語。亦。勿。禁。止。惟。須。言。語。必。正。舉。動。必。莊。仍。使。日。至。養。善。堂。呈。所。習。業。講。官。常。加。教。訓。使。知。嚴。愼。年。幾。十三。便。令。罷。去。歲。月。之。間。自。覺。其。益。自。來。宰。臣。十。日。一。至。經。筵。亦。止。於。默。坐。而。已。又。間。日。講。讀。則。史。官。一。人。侍。立。史。官。之。職。言。動。必。書。施。於。視。政。之。時。則。可。經。筵。講。讀。一。作。之。所。乃。燕。處。也。主。上。方。問。學。之。初。宜。心。泰。體。舒。乃。能。悅。懌。今。則。前。對。大。臣。動。虞。有。失。旁。立。史。官。出。言。輒。書。使。上。欲。遊。其。志。得。乎。欲。發。於。言。敢。深。妨。問。學。不。得。不。改。欲。乞。特。降。指。揮。宰。臣。一。月。兩。次。與。文。彥。博。同。赴。經。筵。遇。宰。臣。赴。日。即。乞。就。崇。政。殿。講。說。因。令。史。官。人。侍。崇。政。殿。說。書。之。職。置。來。已。久。乃。是。講。說。之。所。漢。唐。命。儒。士。講。論。亦。多。

需宗聖果二程子卷一 伊川文集 五

在殿上。蓋故事也。邇英迫狹。講讀官內臣近三十人在其中。四月間尚未甚熱。而講官已流汗。況主上氣體微弱。豈得為宜。春夏之際。人氣蒸薄。深可慮也。祖宗之時。偶然在彼。執為典故。殊無義理。欲乞今後只於延和殿講讀。後極垂簾。簾前置御座。太皇太后每遇政事稀簡。聖體康和。時至簾下。觀講官進說。不惟省察主上進業。於陛下聖聰。未必無補。兼講官輔導之間。事意不少。有當奏稟。便得上。臨亦不可煩勞聖體。限以日數。但旬月之間。適意則往可也。今講官共五人。四人皆兼要職。獨臣不領別官。近復差脩國子監太學條制。是亦兼他職也。乃無一入專職輔導者。執政之意可見也。蓋惜人才不欲使之閒耳。又以為

雖兼他職。不妨講讀。此尤不思之甚也。不敢言告君之道。只以告衆人言之。夫告於人者。非積其誠。意不能感而入也。故聖人以蒲盧喻教。謂以誠化之也。今夫鍾怒而擊之。則武悲而擊之。則哀誠意之感而入也。告於人亦如是。古人所以齊戒而告君者。何謂也。臣前後兩得進講。未嘗敢不宿齋。豫戒潛思。存誠觀感。動於上心。若使營營於職事。紛紛其思慮。待至上前。然後善其辭說。徒以煩舌。感人不亦淺乎。此理非知學者不能曉也。道衰學廢。世俗何嘗聞此。雖聞之。必以為迂誕。陛下識見高遠。當蒙鑒知。以朝廷之大。人主之重。置二三臣專職輔導。極非過當。今諸臣所兼皆要官。若未能遽罷。且乞免臣脩國子監條制。俾

需宗聖果二程子卷一 伊川文集 五

臣夙夜精思。竭誠專在輔導。不惟事理當然。且使天下知朝廷以為重事。不以為閒故也。陛下擢臣於草野之中。蓋以其讀聖人書。聞聖人道。臣敢不以其所學上報聖明。竊以聖人之學。不傳久矣。臣幸得之於遺經。不自度量。以身任道。天下駭笑者雖多。而近年信從者亦衆。方將區區得其說。以示學者。能傳於後世。不虞天幸之至。得備講說於人主之側。使臣得以聖人之學。上沃聖聰。則聖人之道。有可行之望。豈特臣之幸哉。如陛下未以臣言為信。何不一賜訪問。臣當陳聖學之端緒。至道之淵。陛下聖鑒高明。必蒙照納。如其妄僞。願從誅誅。臣愚不任懇惓惓懼待罪之至。

又上太皇太后書

臣近言邇英講讀漸熱。乞移就寬涼處。貼黃稱如別無穩便處。所只乞就崇政殿。或延和殿。稍開給事中。顧臨有言。以延和講讀。爲不可。臣本謂邇英熱。恐於聖體非宜。今聞脩展邇英。苟得寬涼。則臣志願遂矣。於臨之言。在臣自可不恤。然有所甚害。不得不爲陛下辨之。若臨之言止於疑惑太皇太后聖意。臣官非諫議。不辨尚可也。今以臨言爲是。則誤主上知見。臣職當輔導。安得不辨。臣竊謂自古家國所患。無大於在位者不知學。在位者不知學。則人主不得聞大道。朝廷不能致善治。不聞道則淺俗之論。易入道義之言。難進。人君功德高下一繫於此。臣非敢以

備宗理要二程子卷一

伊川文集

五

諛言悅陛下。竊聞陛下博覽前史。請陛下歷觀簡策。前世母后臨朝。有不壞紀綱者乎。有以至公爲心。孜孜求治。爲英主之事。如陛下者乎。此陛下所自知也。陛下有簡策所無之盛德。則天下亦望陛下爲簡策所無之功業。不止維持歲月。俟人主長大而已。蓋望陛下致海內於治安。詒孫謀於久大。詒謀致治之道。當使聖德日躋。善治日新。進德在於求道。圖治莫如稽古。道必詢於有道之士。古必訪諸稽古之人。若夫世俗淺士。以守道爲迂。以稽古爲泥。適足以惑亂人主之聽。近年以來。士風益衰。志趣汚下。議論卑淺。高識遠見之士。益少。習以成風。此風不革。臣以爲非興隆之象。乃凌替之勢也。大率淺俗之人。以順從爲愛。

君以卑折爲尊主。以隨俗爲知變。以習非爲守常。此今日之大患。苟如是者。則人君雖有高世之見。豈能獨任哉。臣不知進道德之言。足以增益聖德者有幾。而損陛下之遠圖。移陛下之善意。則有矣。如顧臨之言是也。臣料臨之意。不過謂講官不可坐於殿上。以尊君爲說爾。夫殿上講說。義理之至。當古者所當行也。臣不暇遠引。只以本朝故事言之。太祖皇帝召王昭素講易。真宗今崔頤正講尚書。邢昺講春秋。皆在殿上。當時仍是坐講。立講之儀。只始於明肅太后之意。此乃祖宗尊儒重道之盛美。豈獨子孫當以爲法。萬世帝王所當法也。而臨以爲非。臨謂講官不可坐殿上。則昭素布衣之士。其不可更甚矣。邇英講讀。

備宗理要二程子卷一

伊川文集

五

只自仁宗時亦從便爾。非是避正殿也。若避正殿。則不應置崇政殿。書之職。雖以殿名設職。不必須在本殿說書。然亦必不肯於不可講說之所。置說書官也。臣每進講。未嘗不規勸主上。以祖宗美事爲法。如臨之意。則是禁止主上不得復爲優禮昭素之事。及有崇政設職之意。祖宗美事而使主上獨不得爲。若主上信以爲然。所損益不其大。殿上說書。亦是常事。人主崇儒之道。其有直於此者。臣今口未敢言。然心中惟欲輔養主上。重道之心。如前代明王光耀史冊。不止此一事而已。臨之見與臣之心。何其異也。且講經與飲宴孰重。真宗仁宗時。皆宴講讀官於崇政殿。從來侍宴皆在殿上。而講經獨不得在殿上。臣未諭其

義也。臨之意必曰：彼一時之事耳。日常則不可。夫於義苟當，日常則不可。一時亦不可也。臣始言之，執政大臣未以為非也。及臨一言，則是而從之，以臣度之，以臨之言為是者，亦或有之。若謂四五大臣皆以為是，則必不然。蓋非難知之事，不應四五人所見皆如是也。特以陛下信臨之言，而又迫於尊君之意，故不敢言耳。恐非以道事君之意。今世俗之人，能為尊君之言，而不知尊君之道，人君惟道德益高，則益尊。若位勢則崇高極矣，尊嚴極矣，不可復加也。過禮則非禮，強尊則不尊。漢明帝於桓榮親目執業，可謂謙屈矣。周宣帝稱天自比上帝，羣臣齋戒數日，方得朝見，可謂自尊矣。然以理觀之，漢明帝賢明，不

備案理要二

卷一

五

百世所尊也。周宣帝昏亂之主，百世所賤也。如臨之見，則必以桓榮為不能尊君，以周宣之臣為能尊君矣。不知道之人，益進不合禮之言，日聞雖人主聖明，見聞習熟，亦恐不能無損耳。後世功業益卑，先王粹美之道，不復見於世者，正由淺俗之易信，而得行爾。夫先王之道，雖未能盡行，然稽古之心，不可無也。此乃猶學者於聖賢之事，雖未能盡行，然希慕之心，不可無也。此乃進學求益之道。今臨之意，則以古先之事為不足法。本日之事足矣，不可更有進也。此乃塞進善之門，絕稽古之路。方主上春秋之富，進德之際，而其所獻納如是，使勸諍之官，稍思職業，敢不辨乎。若陛下以臣言為非，則任妄之誅，不敢避也。萬一以臣

言為是，則願陛下明示好古求遠之意，使朝廷在位者知之。雖鄙陋之人，見陛下聖慮高明，不喜淺近，亦將勉思義理，不敢任其卑俗之見，思獲鄙於聖鑒矣。誠如是，則將見道學日明，至言日進，弊風日革，益就大於此。臣職當辨明，義不敢默。臣無任懇切惶懼待罪之至。

代彭中丞論漢王稱親疏

臣思永言伏見近日以漢王稱親事言事之臣，章奏交上，中外議論沸騰。此蓋執政大臣，違亂典禮，左右之臣，不能開陳理道，而致陛下聖心疑惑，大義未明。臣待罪憲府，不得不為陛下明辨其事。切以漢王之生陛下，而仁宗皇帝以陛下為嗣，承祖宗

備案理要二

卷一

五

大統，則仁廟陛下之皇考。陛下仁廟之適子，漢王陛下所生之父，於屬為伯。陛下漢王出繼之子，於屬為姪。此天地大義，人生大倫，如乾坤定位，不可得而變易者也。固非人意所能推移。苟亂大倫，人理滅矣。陛下仁廟之子，則曰父曰考曰親，乃仁廟也。若更稱漢王為親，是有二親，則是非之理，昭然自明，不待辨論。而後見，然而聖意必欲稱之者，豈非陛下大孝之心，義雖出繼，情厚本宗，以漢王實生聖躬，曰伯則無異於諸父，稱王則不殊於臣列，思有以尊大使絕其等類如此而已。豈陛下之私心哉。蓋大義所當典禮之正，天下之公論，而執政大臣，不能將順陛下大孝之心，不知尊崇之道，以非禮不正之號，上累漢王，又致

陛下有過之地。失天下之心。貽亂倫之咎。言事之臣。又不能詳據典禮。開明大義。雖知稱親之非。而不知爲陛下推所生之至恩。明尊崇之正理。使漢王與諸父夷等。而無殊別。此陛下之心。所以難安而重違也。臣以爲所生之義。至尊之大。雖當尊。而於正統。豈得盡絕於私恩。故所繼主於大義。所生存乎至情。至誠一心。盡父子之道。大義也。不忘本宗。盡其恩義。至情也。先王制禮。本緣人情。既明大義。以正統緒。復存至情。以盡人心。是故在喪服。應義別其所生。蓋明至重。與伯叔不同也。此乃人情之順義理之正。行於父母之前。亦無嫌間。至於名稱統緒所係。若其無別。斯亂大倫。今漢王陛下之所生。義極尊重。無以復加。以親

備案理要二程子卷十

伊川文集

元

爲稱有損無益。何哉。親與父同。而所以不稱父者。陛下以身繼大統。仁廟父也。在於人倫。不可有二。故避父而稱親。則是陛下明知稱父爲決不可也。既避父而稱親。則是親與父異。此乃窮人以邪說惑陛下。言親非一。不止謂父。臣以爲取父義。則與稱父正同。決然不可不取父義。則其稱甚輕。今宗室疎遠里外悉稱皇親。加於所生。深恐非當。孝者以誠爲本。乃以疑似無正定之名。噴於所尊。體屬不恭。義有大害。稱之於仁廟。乃有向背之嫌。去之於漢王。不損所生之重。絕無小益。徒亂大倫。臣料陛下之意。不必須要稱親。止謂不加殊名。無別於臣列。臣以爲不然。誰所生之義。則不臣。自明。蓋致恭之禮。則其尊。可見況當撥量

事體。則必殊稱。要在得盡尊崇。不愆禮典。言者皆欲以高官大國。加於漢王。此其非知禮之言也。先朝之封。豈陛下之敢易。爵秩之命。豈陛下之敢加。臣以爲當以漢王之子。襲爵奉祀。尊稱漢王。爲漢國太王。如此。則自然殊絕。絕與等倫。凡百禮數。必皆稱情。請奉一以爲率。情如既置嗣。必伸祭告。當曰。姪嗣皇帝。名敢昭告於皇伯父。漢國太王。自然在漢王極尊崇之道。於仁廟無嫌。取之失。天理人心。誠爲允合。不獨正今日之事。可以爲後世之法。復恐議者以太字爲疑。此則不然。蓋係於漢國下。自於大統無嫌。今親之稱。大義未安。言事論列不已。前者既去。後者復然。雖使臺臣不言。自官在位。亦必繼進。理不可奪。勢不可

備案理要二程子卷十

伊川文集

元

過事體如此。終難固持。仁宗皇帝在位之日。海宇億兆。涵被仁恩。始陛下嗣位之初。功德未及天下。而天下傾心愛戴。若以陛下仁廟之子也。今復以漢王爲親。含生之類。發憤痛心。蓋天下不知陛下孝事仁皇之心。格於天地。尊愛漢王之意。非肯以不義加之。但見誤致名稱。所以深懷疑慮。謂漢王既復稱親。則仁廟不言。自絕羣情。恠懼異論。喧天王者之孝。在乎四海之歡心。胡爲以不正無益之稱。使億兆之口。指斥謗議。致漢王之靈。不安於上。臣料陛下仁孝。豈忍如斯。肯由左右之臣。不能爲陛下開明此理。在於神道。不遠人情。故聖人謂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設如仁廟在位。漢王豈不側懼。是必君臣兄弟。立致廢墮。

其視陛下當何如也。神靈如在，亦豈不然。以此觀之，陛下雖加名稱，漢王安肯當受。伏願陛下深思此理，去稱親之文，以明示天下。則祖宗漢王之靈，交歡於上，當垂佑陛下，享福無窮。宰士之心，翕然慰悅，天下化德，人倫自立。大孝之名，尤於萬世矣。夫奸邪之人，希恩固寵，自爲身謀，善義傷孝，以陷陛下。今既如此，不無回惶，自計搜求，務爲巧飾，欺罔聖聰。支吾言者，微與得已，尚圖自安。正言未省，而巧辨已至，使陛下之心，無由而悟。伏乞將臣此章，省覽數遍，裁自宸衷，無使奸人與議，其指心用意，排拒人言，隱迹藏形，陰贊陛下者，卽奸人也。幸陛下察而辨之，勿用其說，則自然聖心開悟，至理明白，天下不勝大願。

衛宗聖書 二程子卷一

伊川文集

三

代呂晦叔應詔疏

伏觀今月十三日詔敕，以華出東方，許中外臣僚直言朝廷闕失。臣自官事得罪，久去朝廷，無所補報。退就閒冗，尚敢區區以言自進者，誠見陛下寅畏天命，有所警懼，脩省之意，草萊之人，當悉效其忠懇。況臣世荷國恩，久參近侍，雖罪戾之餘，敢不竭其愚誠，以應明詔。臣伏觀前史所載，華之爲變多矣，鮮有無其應者。蓋上天之意，非徒然也。今陛下既有警畏之心，當思消弭之道，且以今日之變，孰爲而來。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豈非政令之所致與。如曰非政之由，則經爲誣矣。臣復何言。詔之所求，亦爲虛設。若以爲政之所致，則改而順天，在陛下

衛宗聖書 二程子卷一

伊川文集

三

而已。晏子所謂可視而來，亦可離而去也。傳曰：天之有堯，以除桀也。又曰：所以除舊而布新，願陛下下祗若天戒，思當除者何事，而當新者何道。如曰舊政既善，無所可除，則天爲誣矣。臣復何言。若以爲當求自新，則在陛下思之而已。自非大無道之世，易嘗不遇災而懼，然而能自新者蓋寡。大率蔽於所欲，蔽於所任，明不足以自辨，視是而爲非，以邪而爲正，敗亡至於不寤，天亦不能戒也。豈其惡存而好亡，憎治而喜亂哉。亦惑而不能辨耳。臣以爲辨之非艱，顧不得其道也。誠能咎己之存心考己之任人，察己之爲政，思己之自處，然後質人之言，何惑之不可辨哉。能辨其惑，則知所以應天自新之道矣。臣請爲陛下辨之。所謂省己之存心者，人君因億兆以爲善，其撫之治之之道，當盡其至誠惻怛之心，視之如傷，動不敢不慎，兢兢然惟懼一政之不服於天，一事之不合於理。如王者之公心也。若乃持所據之勢，肆求欲之心，以嚴法令，舉綱條爲可喜，以富國家，強兵甲爲自得，銳於作爲，快於自任，貪惑至於如此，迷錯豈能自知。如是者，以天下徇其私欲者也。動心勞力，適足以致貪敗，夙興夜寐，適足以招後悔，以是心而致善治者，未之聞也。願陛下內省於心，有近於是乎。苟有之，則天之所戒也。當改而自新者也。所謂考己之任人者，夫王者之取人，以天下之公，而不以己。求其見正不求其從欲，逆心者求諸道，遜志者察其非，尚孜孜焉懼其失也。

此王者任人之公也。若乃喜同而惡異，偏信以害明，謂彼所言者我之所大欲也，悅而望之，信而惑之，至於其惡而不察，忝欺而不悟，推是而往，庶可以為馬矣。願陛下致已之任，人有近於是者乎？苟有之，則天之所戒也。當改而自新者也。方陛下思維之初，未有偏主好惡，取捨一以公議。天下謂之賢，陛下從而用之者衆矣。進之朝者有矣，及乎既有為也，皆以不合而去，更用後來之人，皆昔未嘗以為賢者也。然後議論無遺，始之所賢者皆愚，始之未嘗賢者皆賢。此為天下之公平，意之私乎？自議論無遺之後，逆耳拂心之言，亦罕聞矣。夫以居至尊之位，負出世之資，而不聞拂逆之言，可懼之大者也。知人之難，雖至明不能

備宋理學二程子卷十

伊川文集

三

無失。然至於朝合，則為不世之賢。幕陳則有非賢之罪，願諸亦已甚矣。在任人之道，當改亦明矣。所謂察已之為政者，為政之道，以順民心為本，以厚民生為本，以安而不擾為本。陛下以今日之事，方於即位之初，民心為懷悅乎？為愁怨乎？民生為足乎？為窮蹙乎？政事為安之乎？為擾之乎？億兆之口，非不能言也。願恐察之不審耳。苟有不察，則天之所戒也。當改而自新者也。所謂思已之自處者，聖人謂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陛下必不以斯言為妄。自古以來，何嘗有以危亡為憂而致危亡者乎？惟其自謂治安而危亡卒至者，則多矣。不知陛下今日自處以天下為何如？聖心所自知也。苟有憂危恐懼之心，皆

慮所任者非其人，所錄者非其道，唯恐不歸天。之言如此則聖王保天下之心也。上帝其鑒之矣。或以為已久，且治所任者當矣。所為者至矣。天下之言不足恤矣。如此則天之所戒也。當改而自新者也。所謂質之人言者，當有其方。欲詢之衆人乎？衆人之言可使同也。欲訪之下民乎？亦民之言亦可為也。察之以一人之心，蔽之以衆人之智，其可勝乎？是不足以辨惑而足固其蔽。爾臣以為在外一。二老臣事先朝數十年，久當大任，天下共知其非欺妄人也。知其非，敢收邦家者也。臣願陛下禮而問之，宜可信也。及天下所謂賢人君子，陛下問之於有為之前，而不在今日利害之間者，亦可訪也。以是數者參考之，則所當

備宋理學二程子卷十

伊川文集

四

改者何事？所當新者何道？固可見矣。天下之人一聞諸言，無不鼓舞相慶，謂陛下必能上應天心，召迎和氣，臣以為唯至誠可以動天。在陛下誠意而已。昔在商王中宗之時，有桑穀之祥，高宗之時，有雉維之異。二王以為懼，而修政遂致王道復興，皆為商宗百世而下，頌其聖明。近世以來，引咎之詔，自新之言，亦常有之。倘人君不由於至誠，天下徒以為虛語，其能感天心，弭災變乎？臣願陛下因此天戒，奮然改為，思商宗之休實鑑後代之虛飾，不獨消伏災沴於今日，將永保不基於無窮天下幸甚。

為家君上宰相書

向聞古之君子相其君而能致天下於大治者，無他術，善惡明

而勸懲之。進至焉。勸得其道。而天下樂為善。懲得其道。而天下懼為惡。二者為政之大權也。然行之必始於朝廷。而至要莫先於謚法。何則。刑罰雖嚴。可警於一時。賢雖重。不及於後世。惟美惡之謚一定。則榮辱之名不朽。矣。故歷代聖君賢相。莫不持此以勵世也。伏惟閣下。以上賢之為。為聖王之輔。深功厚德。卓出前古。所以致今日之治者。蓋由盡心勸懲之道。而天下之善惡明也。今若有善人於此。而不得彰顯。以至於泯沒。則於閣下。豈不甚惜。而欲聞之乎。詢是以敢忘其僭易之罪。而布其誠懇於左右。伏念明之曾祖。當五代之亂。棄官避世。以俟真主之興。我朝受命。首赴闕庭。一言遭遇。受聖祖非常之知。及太宗皇帝。集賢堂。二程子。卷一。伊川文集。帝之在晉藩。親自選擢。俾之輔佐。於時。真宗皇帝親受經訓。太宗皇帝緒。顧遇益隆。凡所獻替。無不開納。稱其忠厚。待以腹心。前後兩欲相之。而奸臣虛多遜。惡其方正。皆因四方之事。為之使行。暨於還朝。復將大用。而先祖自以衰老。滯懇辭避。乃特為改置文明殿學士之職。俾處庶僚之右。制辭丁寧。復示終用。為相之音。至於沒身。不許告老。歷事兩朝。受恩三聖。終始一節。存沒並遇。考於謚法。宜得美名。而當時有司。失於舉行。門生故吏。不能論請。以至於今。未有易其名者。珣大懼年祀浸遠。遂至湮晦。近三請於朝廷。而有司引條例。以既葬為限。夫聖人作謚之意。本以彰善癉惡。若以請之後時。遂廢其禮。則為善者未必見

褒而為惡者得以自隱也。况國家推恩。率循舊例。竊見近日王嗣宗輩。亦是已葬。朝廷恩旨。特許追賜。獨珣之曾祖。以條例為限。其竊惑焉。若以官言之。則三品以上。皆應今文。以德言之。則先祖清儉之節。淳厚之德。寬大之量。風通之才。比於嗣宗。誠亦無愧。何嗣宗得請於無例之前。而先祖見抑於有例之後。若以先祖非兩府而異之耶。則太宗皇帝容遇如此。累將柄用。至於老疾。聖意未已。制詞具在。遺旨如存。繼聖之朝。得不念之哉。古之聖賢。生非其時。身無其位。不得主懋勸於天下。尚猶論古之人。觀其言。考其世。以分別其賢愚。善惡。何哉。有至仁之心。而自任之重也。故人有一善。晦而不顯。其心愧耻。若已捨之。今閣下當明盛之時。居宰執之任。褒賢勸善。是所職也。若使本朝賢士名跡湮晦。以為朝廷之闕。閣下得不惜之乎。矧主上以至孝御天下。祖宗之朝。一政一令。靡所更易。一器一玩。弗忍遺棄。而屬舊之臣。豈不存念伏望閣下體聖祖還擢之意。感神宗恩遇之厚。念真皇受經之舊。副主上繼志之心。力賜主張。許循近例。如此。則恩漏泉底。光生後昆。則珣闔門粉骨。不足以報厚德矣。

為家君請字文中允典漢州學書

中允明公執事。竊以生民之道。以教為本。故古者自家當遂至於國。皆有教之之地。民生八年。則入於小學。是天下無不教之民也。既天下之人。莫不從教。小人脩身。君子明道。故賢能羣聚。

於朝良善成風於下禮義大行習俗粹美刑罰雖設而不犯此三代盛治由教而致也後世不知爲治之本不善其心而驅之以力法令嚴於上而教不明於下民放僻而入於罪然後從而刑之噫是可以美風俗而成善治乎往者朝廷深念其然究思治本詔京師至於郡縣皆立學雖未能如古之時比屋人人而教之可以教爲士者矣誠能教之由士始使爲士者明倫理而安德義知治亂之遵政化之本處足以爲鄉里法出可以備朝廷用如是則雖未能詳備如古之教亦得其大端近古而有漸矣是朝廷爲教之意非不至也顧州縣之吏奉承之如何爾珣庸瑣之質叨恩領郡雖才不足以有爲然少承父師之訓久從

舊宋理學二程子卷一

伊川文集

卷一

出處雖異惟已及人之心則一也此鄉人所望於執事而執事所宜自任也珣是以敢布其區區之意願執事後鄉人之望在屈軒馭來憇郡庠俾後進子弟得所依歸不獨一郡學者漸被善教四方之士聞風慕義亦將奔走門下是執事之道雖未用於時而所及人者固已博矣孟子所謂天下之樂也執事豈無意乎或賜允從不勝幸甚

再書

舊宋理學二程子卷一

伊川文集

卷一

見察吏士民首道朝廷所以憂念遠方愛養元元之意既則郡州郡之賢人足以取則爲治者於是聞執事之名於衆人之口珣退而三思三省之始曰彼鄉先生也吾將奉之以教郡人既而曰賢者以類至惟賢能致賢彼賢豈我屑耶既又曰賢者雖有爲而退豈將自普其身耶必將化導鄉里教育後進自古賢者未有不然者也豈特守之爲乎於是失之不疑以請於左右豈意執事未賜深亮拒而弗從珣竊觀在易觀之上九曰觀其生君子无咎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上九以剛陽之德居无位之地是賢人君子抱道德而不居其位爲衆人仰觀法式者也雖不當位然爲衆人所觀固不得安然放意謂已无與於天下

也必觀其所生。君子矣。乃得无咎。聖人又從而贊之。謂志當在此。固未得安然。平定无所慮也。觀聖人教示後賢如是之深。賢者存心如是之仁。與夫索隱行怪。獨善其身者異矣。今執事居是鄉。爲一鄉所宗仰。適當觀上九之義。豈得圖一身之安逸。而不以化導爲意乎。見論曰。近多微疾。憚於應接。此大不然。蓋有庠序爲養老之地。所養皆眉壽之人。其禮有扶有杖。有饌登之。祝則其廢廢可知。蓋資其道。德模範。豈前其筋力也哉。幸執事觀親父之義。詳聖人贊之之意。思賢人君子所當用心。勉從鄉人之願。不勝幸甚。

答朱長文書

儒宗聖要二程子卷一

伊川文集

天

相去遠。未知何日復爲會合。人事自難前期也。前奉書以足下心虛氣損。奉勸勿多作詩文。而見答之辭。乃曰。爲學上能探古先之陳迹。綜羣言之是非。欲其心通而默識之。固未能也。又曰。使後人見之。猶庶幾曰。不忘乎善也。苟不如是。誠懼沒而無聞焉。爲此學之末。宜兄之見責也。使吾日聞夫子之道。而忘乎此。豈不善哉。此疑未得爲至當之言也。某於朋友間。其間不切者。未嘗敢語也。以足下處疾。罕與人接。渴聞議論之益。故因此可論。而爲吾弟盡其說。庶幾有小補也。向之云。無多爲文與詩者。非止爲傷心氣也。直以不當輕作耳。聖賢之言。不得已也。蓋有是言。則是理明。無是言。則是天下之理有闕焉。如彼來相陶治之。

一不計則生人之道有不足矣。聖賢之言雖欲已得。然其包涵盡天下之理。亦甚約也。後人始執卷。則以文章爲先。平生所爲。動多於聖人。然有之。無所補無之。靡所闕。乃無用之。然自也不止贊而已。既不得其要。則離真失正。反害於道。必矣。詩莫盛於唐。唐書論文。莫如韓愈。愈所稱。獨高李杜二子詩。存者千篇。皆吾弟所見也。可考而知矣。苟足下所作。皆合於道。足以輔翼聖人。爲教於後。乃聖賢事業。何得爲。之未平。其何敢以此奉。又言欲使後人見其不忘乎善。人能爲合道之文者。知道者也在。知道者所以爲文之心。非區區懼無聞於後。欲使後人見其不忘乎善而已。夫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者。疾無善可稱云爾。非謂疾無名也。名者可以勵中人。君子所存。非所汲汲。又云上能探古先之陳迹。綜羣言之是非。欲其心通默識。固未能也。夫心通乎道。然後能辯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揆之以道。則是非了然。不待精思而後見也。學者當以道爲本心。不通於道而較古人是非。猶不持權衡而酌輕重。竭其目力。勞其心志。雖使億中君子不貴也。臨紙遽書。不復思繹。故言無次序。多注改。勿訝辭過煩矣。理或未安。却請示下。足以代面話。

答楊時論西銘書

前所寄史論十篇。其意甚正。纔一觀。便爲人借去。俟更子細看。

西銘之論則未然。橫渠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義西銘之爲書。推理以存義。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義氣之論同功。二者聖所未發。豈墨氏之比哉。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則二本而無分。老幼及人。理一也。分殊之蔽。私勝而失仁。無分之罪。兼愛而無義。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無別而迷。兼愛至於無父之極。義之賊也。子比而同之。過矣。且謂言體而不及用。彼欲使人推而行之。本爲用也。反謂不及。不亦異乎。

答張閔中書

易傳未傳。自量精力未衰。尚覓有少進。爾然亦不必直待身後。覺老則傳矣。書雖未出。學未嘗不傳也。第思無受之者。爾來書儒宗理要二程子卷一 伊川文集 四

云。易之義本起於數。謂義起於數。則非也。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易因象以明理。由象而知數。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必欲窮象之隱微。盡數之毫忽。乃尋流逐末。術家之所尚。非儒者之所務也。管輅郭璞之徒是已。又曰理無形也。故因象以明理。理既見乎辭矣。則可由辭以觀象。故曰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

與方元宋手帖

聖人之道。坦如大路。學者病不得其門耳。得其門。無遠之不可到也。求入其門。不由於經乎。今之治經者。亦衆矣。然而買櫝還珠之弊。人人皆是。經所以哉道也。謂其言辭。解其訓詁。而不及

道。乃無用之糟粕耳。覓足下由經以求道。勉之又勉。與日見事。爾有立於前。然後不知手之舞足之蹈。不加勉而不能自止矣。

謝執政書

公知射乎。有人執弓於此。發而多中。人皆以爲善射矣。一日使羿立於其旁。道之以發事之法。不從。羿怒而去矣。從之。則反其故習。而失多中之功。一作巧。故不若處羿於無事之地。則羿得盡其言。而用舍羿不恤也。願才非羿也。然聞羿之道矣。慮其害公之多中也。

易序

易之爲書。卦爻象之義備。而天地萬物之情見。聖人之憂天下。來世其至矣。先天下而開其物。後天下而成其務。是故極其數以定天下之象。著其象以定天下之吉凶。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所以順性命之理。盡變化之道也。散之在理。則有萬殊。統之在道。則無二致。所以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太極者道也。兩儀者陰陽也。陰陽一。道也。太極無極也。萬物之生。負陰而抱陽。莫不有太極。莫不有兩儀。網緼交感。變化不窮形。一受其生。神一發其知。情僞出焉。萬緒起焉。易所以定吉凶而生大業。故

易者陰陽之道也。卦者陰陽之物也。爻者陰陽之動也。卦雖不同。所同者奇耦。爻雖不同。所同者九六。是以六十四卦爲其體。三百八十四爻互爲之用。遠在六合之外。近在一身之中。皆於

釋息微於動靜莫不有卦之象焉莫不有爻之義焉至哉易乎其
道至大而無不包其用至神而無不存時固未始有一而卦
亦未始有定象事固未始有窮而又亦未始有定位以一時而
索卦則拘於無變非易也。以一事而明爻則窒而不通非易也。
知所謂卦爻象象之義而不知有卦爻象象之用亦非易也。故
得之於精神之通心術之動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
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然後可以謂之知易也。雖然易
之有卦易之已形者也。卦之有爻卦之已見者也。已形已見者
所以言知未形未見者不可以名求則所謂易者果何如哉。此
學者所當知也。

易傳序

二程子卷一

伊川文集

聖

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其為書也廣大悉備將以順性
命之理通幽明之故盡事物之情而示開物成務之導也。聖人
之憂患後世可謂至矣。去古雖遠遺經尚存然而前儒失意以
傳言後學誦言而忘味。自秦而下益無傳矣。予生千餘年載之
後悼斯文之湮晦將俾後人公一作流而求源此傳所以作也。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象以制器者
尚其象以下筮者尚其占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備於
辭推辭考卦可以知變象與占在其中矣。君子居則觀其象而
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得於辭不達其意者有矣未有

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也。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
源顯微無間。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辭無所不備。故善學者求
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予所傳者辭也。由辭以得意
則在一一作乎人焉。伊川嘗言王弼以老莊解易失聖人之旨。此
九年而為大觀元年始校門人
尹焞張繹益七十四五時矣

書解

孔序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
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又曰孔子討論墳典斷自唐虞
以下以二典之言簡遠如此。其上可知所謂大道雖性與天道
之說固聖人所不可得而忘也。如言陰陽四時七政五行之道
亦必至之要語非後代之繁衍末術也。固亦常道聖人所不
也。使誠有所謂義農之書乃後世稱述當時之事失其義理如
許行所為神農之言及陰陽醫方稱黃帝之說耳。此聖人所以
去之也。或疑陰符之類是甚非也。此出戰國權變之術竊窺機
要以為變詐之用。豈上古至淳之道邪。又五典既皆常道去其
三何也。蓋古雖已有文字而制立法度為治存迹得以紀載有
史官之職以志其事自堯始其八卦之說謂之八索前世說易
之書也。易本八卦故以八名。夫子贊易道以黜去是書所謂加
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舊書之過可見也。堯史繁
亂剪祇存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人或疑前代之書聖人必無

所刪改此亦不然若上古聖人之世史官固當其人其辭必盡善若後世之史未必盡當其辭未必盡善設如其書足以垂範不可去之而其或有害義聖人不得不有文除更也其不可更易者其事耳未必須會刪改但辭苟有害有可刪改之理耳或疑血流漂杵之辭何不刪此乃非害義理之辭也堯典爲虞書蓋虞史所修辭典已下皆當爲夏書故左氏傳引大禹聖陶謨益稷等皆謂之夏書也若以其虞時事當爲虞書則堯典當爲唐書也大抵皆是後世史所修典與則也上古時淳朴因時爲治未立法度典制至堯而始著治迹立政有綱制事有法故其治可紀所以有書而稱典也楊子曰法始乎伏羲成乎堯蓋書未理要二程子卷一 伊川文集 題

詩解

詩者言之述也言之不足而長言之詠歌之所由興也其發於

誠感之深至於不知手之舞足之蹈故其入於人也亦深至可以動天地感鬼神虞之君臣迭相廣和始見於書夏商之世雖有作者其傳鮮矣至周而世益文人之怨樂必形於言政之善惡必見刺美至夫子之時所傳者多矣夫子刪之得三百篇皆止於禮義可以垂世立教故曰興於詩又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違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古之人幼而聞歌謠之聲長而讀刺美之意故人之學由詩而興後世老師宿儒尚不知詩義後學豈能興起也世之能誦三百篇者多矣果能達政專對乎是後之人未嘗知詩也夫子慮後世之不知詩也故序關雎以示之學詩而不求序猶欲入室而不由戶也天下

書未理要二程子卷一

伊川文集

題

之治正家爲先天下之家正則天下治矣二南正家之進也陳后妃夫人大夫妻之德推之士庶人之家一也故使邦國至於鄉黨皆用之自朝廷至於委巷莫不誦吟諷誦所以風化天下如小雅鹿鳴而下各於其事而用之也爲此詩者其周公乎古之人由是道者文王也故以當時之詩繫其後其化之之成至如一作於麟趾騶虞乃其應也天下之治由茲而始天下之俗由此而成風之正也自衛而下王道衰禮義廢今正風者無幾矣其刺上至指諷其惡豈復有諷諫之義也蓋發於人情怨憤聖人取其歸止於禮義而已惟雅亦然所美者正也所刺者變也規誨者漸失而未至於刺也爲詩之義有六曰風曰賦曰比

曰賦曰雅曰頌。風以動之。上之化下。下之風上。凡所刺美皆是也。賦者詠述其事。蔽帝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爰是也。比者以物相比。狼跋其胡。載實其尾。公孫碩膚。赤舄几几是也。興者興起其義。采采芣苢。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實彼周行是也。雅者陳其正理。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是也。頌者頌美其事。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於天是也。學詩而

備宋理要二程子卷一

伊川文集

吳

不分六義。豈知詩之體也。詩之別有四。曰風曰小雅曰大雅曰頌。言一國之事謂之風。言天下之事謂之雅。事有大小。雅亦分焉。稱美盛德與告其成功謂之頌。有是四端所謂四始也。詩不出此四者。故曰詩之至也。得失之迹。刺美之義。則國史明之矣。史氏得詩必載其事。然後其義可知。今小序之首是也。其下則說詩者之辭也。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南。化自邠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國君而下。正家之道。先王之所以教天下也。故繫之召南。化自召而南也。今本南字召伯爲諸侯長。故諸侯之風。主之於召南。二南者正家之道。王化之所由興也。故關雎之義。樂得淑女以爲后妃。配君子也。其所憂思在於道。賢淑非說於色也。采芣苢之切也。切於思賢才而不在于色。無傷善之心也。是則關雎之義也。按伊川詩解首篇其

出於國史則誤矣。且援周禮太史掌書而不掌詩以証之。夫周禮亦言王巡狩則太史太師同車。太史採詩以陳於王。然後付之太史。太史記其出於何地。作於何人。主於何事。如左傳鄭文之惡高克。則曰鄭人爲之賦。清人莊姜美而無子。則曰衛人爲之賦。碩人曰鄭史衛史而曰鄭人衛人。則是作詩者鄭衛之人。而載事者鄭衛之史也。故大序言史氏載事以明詩本於聖而有據。而朱子擊之爲當。伊川言史氏載事以序爲子夏作。以序爲小序。而朱子擊之爲未必然。然詩有大小。序以大序無姓。而亦何嘗分大小於其間哉。今之大序。即古關雎之序。而載去始末言關雎者。以爲小序也。仍有序辨載之別。而

禮序

經禮三百威儀三千。皆出於性。非僞貌飾情也。鄙夫野人。卒然加敬。逡巡遜卻。而不敢受。三尺童子。拱而趨市。暴夫悍卒。莫敢仰馬。彼非素有於教。與要其於人而然也。蓋其所有於性。物感

備宋理要二程子卷一

伊川文集

吳

而出者如此。故天尊地卑。禮固立矣。類聚羣分。禮固行矣。人者位乎天地之間。立乎事物之上。天地與吾同體。萬物與吾同氣。尊卑分。類不說。而彰聖人循此制爲冠婚喪祭。朝聘燕饗之禮。以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義。其形而下者。具於飲食器服之用。其形而上者。極於無聲無臭之微。衆人勉之。賢人之行之。聖人由之。故所以行其身。與其家。與其國。與其天下。禮治則治。禮亂則亂。禮存則存。禮亡則亡。上自古始。下迄五季。質文不同。而不山是然。而世有損益。惟周爲備。是以夫子嘗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逮其弊也。忠義之薄。情文之繁。林放思究禮之本。而孔子欲先進之從。蓋所以矯正反弊也。然豈禮之過哉。爲禮者

之過也。秦氏焚滅典籍，三代禮文大壞。漢興購書，禮記四十九篇雖出，諸家傳記不能悉得。聖人之旨，故其文義時有抵牾。然而其文繁其義博，學者觀之，如適大庭之衢，珠珍器帛隨其所取，如遊師房之宮，下門戶隨其所入，博而約之，亦可以弗咎。蓋其說也，粗在應對進退之間，而精在道德性命之要。始於童幼之習，而終於聖人之歸，惟適於道者，然後能知其言能知其言，然後能得其禮。然則禮之所以為禮，其則不遠矣。昔者顏子之所從事，不出乎視聽言動之間，而鄉黨之記孔子多在於動容周旋之際，此學者所當致疑以思，致思以達者也。

禘說

衛宗理要二 程子卷二

伊川文集

吳

禘其祖之所自出，始受姓者也。其祖配之以始祖配也。文武必以稷配，後世必以文王配，所出之祖無屬於太祖之廟，禘之而已。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以所出之祖配天也。周之后稷生於姜嫄，姜嫄以上更推不去也。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配天者須以后稷。嚴父莫大於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帝即天也。聚天之神而言之，則謂之上帝。此武王祀文王，推父以配上帝，須以父也。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不曰武王者，以周之禮樂出於周公制作，故以其作禮樂者言之。猶言魯之郊禘非禮，周公其衰是周公之法壞也。若是成王祭上帝，則須配以武王，配天之祖則不易，雖百世

惟以后稷配上帝，則必以父若宣王祭上帝，則亦以厲王。雖聖如堯舜，不可以為父，雖惡如幽厲，不害其為所生也。故祭法言有虞氏宗堯，非也。如此，則須舜是堯之子，苟非其子，雖授舜以天下之重，不可謂之父也。如此，則是堯養舜以為養男也。祖禘之事蔑然矣。以始祖配天，須在冬至一陽始生，萬物之始，祭用圓丘，器用陶匏，燕粘服用大裘而祭。宗祀九月，萬物之成，父者我之所自生，帝者生物之祖，故推以為配而祭於明堂也。本朝以太祖配於圓丘，以禘配於明堂，自介甫此議方正，先此祭五帝又祭昊天上帝，并配者六位，自介甫議，惟祭昊天上帝以禘配之，太祖而上有僖順翼宣先嘗以僖禘之矣。介甫議以為不當禘順以下，祧可也。何者？本朝推僖祖為始，已上不可得而推也。或難以僖祖無功業，亦當禘以是言之，則英雄以得天下，自己力為之，竝不得與祖德，或謂靈芝無根，醴泉無源，物豈有無本而生者？今日天下基本蓋出於此，又安得為無功業？故朝廷復立僖祖廟為得禮介甫所見，終是高於世俗之僞。

春秋傳序

天生之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爭奪息，導之而養生遂，教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二帝而上聖賢世出，隨時有作，順乎風氣之宜，不先天以開人，各因時而立政，暨乎三王迭興，三重既備，子丑寅之建正，忠質文之更尚，

人道備矣。天運周矣。聖王既不復作。有天下者。雖欲倣古之跡。亦私意妄爲而已。事之謬。素至以建亥爲正道之悖。漢尊以智。力持世。豈復知先王之道也。夫子當彌之末。以聖人不復作也。順天應時之治。不復有也。於是作春秋。爲百王不易之大法。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先儒之傳曰。游夏不能贊一辭。辭不待贊也。言不能與於斯耳。斯道也。惟顏子嘗聞之矣。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其準的也。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其義。雖大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爲難備。宋理學上。程子卷一。伊川文集。五。

知也。或抑或縱。或與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機軸也。夫觀百物。然後識化工之神。聚衆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心。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也。後王知春秋之義。則雖德非禹湯。尚可以法三代之治。自泰而下。其學不傳。乎悼夫聖人之志。不明於後世也。故作傳以明之。俾後之人。通其文。而求諸義。得其意。而法其用。則三代可復也。是傳也。雖未能極聖人之蘊。與庶幾學者。得其門而入矣。程傳隱桓二公一年。猶釋數事。莊僖以後一年止。釋一事。襄昭以後有數年止。釋一二事者。蓋伊川作傳至桓公九年冬止。餘卽舊有解說者。纂集之以附於後也。序云孔子作春秋立。

百王不易之大法。如答顏子以四代禮樂是已。而呂氏大主乃斥其爲一切謬妄之論。大意謂孔子所脩者。史所用者。時王之制。非兼取乎四代。而自任乎禮樂征伐之權也。雖亦妄矣。春秋誠無所爲。時弊既都者。而傳命討之。實御漢文。周所不能改者也。以此垂憲萬世。以上文樂篇末有註者。何害於立百王不易之大法哉。○俱係大儒文要原刻。

穆飲詩序

上已禊飲。風流遠矣。而蘭亭之會。最爲後人所稱慕者。何哉。蓋其遊多豪逸之才。而右軍之書。復爲好事者所重耳。事之顯晦。未嘗不在人也。顏川陳公處始居洛。則引流回環。爲泛觴之所。元豐己未。首撰禊事。公處好古重道。所命皆儒學之士。既樂嘉賓。形於歌詠。有不愧山陰之句。諸君屬而和者。皆有高致。野人程頤。不能賦詩。因論今昔之異。而爲之評曰。以我好賢。方逐樂之視今日。不若今人之慕昔人也哉。

二程子卷一終

後學西山張能麟纂輯

經解

明道先生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性情猶言資質體段。亨毒化育者利也。不有其功。常久而不已者貞也。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者貞也。以下易解

脩辭立其誠。不可不仔細理會。言能脩省言辭。便是要立誠。若只是脩飾言辭為心。只是為偽也。若脩其言辭。正為立己之誠意。乃是體當自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實事。道之浩浩。備衆理要。二程子卷二 明道經解

何處下手。唯立誠。纔有可居之處。有可居之處。則可以脩業也。終日乾乾。大事小事。却只是忠信。所以進德為實下手處。脩辭立其誠。為實脩業處。

利字不聯牝馬為義。如云利牝馬之貞。則坤便只有三德。陰必從陽。然後乃終有慶也。

他卦皆有悔吝咎。惟謙未嘗有。他卦有待而亨。惟謙則便亨。復其見天地之心。一言以蔽之。天地以生物為心。

復卦非天地之心。復則見天地之心。聖人無復。故未嘗見其心。艮思不出其位。乃止其所也。動靜不失其時。皆止其所也。艮其止。乃止也。皆無欲無思也。故可止。

艮其止。止其所也。八元有善而舉之。四凶有惡而去之。各止其所也。釋氏只曰止。安知止乎。

天下之說不可極。唯朋友講習。雖過說無害。允澤有相滋益處。素履者。雅素之履也。初九剛陽。素履已定。但行其志。故曰獨行願也。

視履考祥。居履之終。反觀吉凶之祥。周至則善吉也。故曰其旋元吉。

介于石。理素定也。理素定。故見幾而作。何俟終日哉。豫者。備豫也。逸豫也。事豫故逸樂。其義一也。

謙者。治盈之道。故曰裒多益寡。稱物平施。備衆理要。二程子卷二 明道經解

人心惟危。人欲也。道心惟微。天理也。惟精惟一。所以至之。允執厥中。所以行之用也。以下書解

舍己從人。最為難事。已者我之所有。雖痛舍之。猶懼守已固而從人者輕也。

萬物皆只是一箇天理。已何與焉。至如言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此都只是天理自然當如此。人幾時與。與則便是私意。有善有惡。善則理當喜。如五服自有一箇次第。以章顯之。惡則理當怒。彼自絕於理。故五刑五用。曷嘗容心喜怒於其間哉。舜舉十六相。竟豈不知只以他善未著。故不自舉。舜誅四凶。竟豈不察。只為他惡未著。那誅得他。

舉與誅易皆有毫髮斷於其間哉。只有一箇義理義之與此。

禹不矜不伐至柔也。然乃至剛。

惟聖固念作狂。如周官六德之聖。通明之謂也。

詩有六體。須篇篇求之。或有兼備者。或有偏得一二者。今之解

詩者。風則分付與國風矣。雅則分付與大小雅矣。頌即分付

與頌矣。詩中且沒却這三般體。如何看得詩風之爲言。便有

風動之意。與便有一興喻之意。比則直比之而已。蛾眉怨

是也。賦則賦陳其事。如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是也。雅則正言

其事。頌則稱美之言也。如于嗟乎。騶虞之類是也。以下詩解

二南人倫之本。王化之基。苟不爲之。則無所自入。古之學者必

備索理要二程子卷十一

明道經解

三

與於詩不學。無以言。故猶正牆面而立。

孟斯惟言不知忘。若米言則更和平。婦人樂有子。謂妾御皆無

所恐懼而樂有子矣。

緣衣衛莊姜。傷已無德。以致之。行有不得者。反求諸己而已矣。

故曰。緣兮。緣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無訛兮。緒兮。緒兮。樂

其以風。我思古人。實獲我心。絲之緣。由女之染。治以成。言有

所自也。絺綌所以來風也。

赤鳥几几。只是形容周公一箇氣象。乃孟子所謂睟面盎背。四

體不言而喻之意。雍雍在宮。肅肅在廟。亦只是形容文王氣

象。大抵古人形容聖人多此類。如俛彼雲漢。爲章于天。亦是

形容聖人也。

夫子言興於詩。觀其言。是興起人善意。汪洋浩大。皆是此意。如

言秉心塞淵。騷化三千。須是塞淵。然後騷化三千。塞淵有義理又

如駟之詩。柯牧是賦事。其中却言思無邪。詩三百一言以蔽

之者。在此一句。又如考槃之詩。解者謂賢人永誓不復告君

不復見君。又自誓不詐而實如此也。據此安得有賢者氣象。

孟子之於齊。是其君臣。然其去未嘗不遲遲顧戀。今此君才

不用。便躁然如此。是不可磯也。乃知此詩解者之誤。此詩是

賢者退而窮處。心不忘君。怨慕之深者也。君臣猶父子。安得

不怨。故直至於寤寐弗忘。永陳其不得見君與告君。又陳其

備索理要二程子卷十一

明道經解

四

此誠之不詐也。

始隱周之衰也。終麟感之始也。世衰道不行。有述作之意。舊矣

但因麟而發耳。麟不出。春秋亦須作也。以下春秋解

春秋書戰。以戰之者爲客。受戰者爲主。以此見聖人深意。蓋彼

無義來戰。則必上告於天子。次告於方伯。近赴於鄰國。不如

是而與之戰者。是以聖人深責之也。若不得已而與之戰者

則異文以示意。來戰於乾時是也。

春秋書災異。蓋非偶然。不云霜隕。而云隕霜。不云夷伯之廟震

而云震夷伯之廟。分明是有意於人也。天人之理。自有相合

人事勝則天不爲災。人事不勝則天爲災。人事常隨天理。天

變非感人事如和寒暑雨天之常理然人氣壯則不為疾氣
靡弱則必有疾非天固欲為害人事德不勝也如漢儒之學
皆牽合附會不可信

禮者因人情者也人情之所宜則義也三年之服禮之至義之
盡也以下禮解

嫂叔無服先王之禮後聖有作雖復制服可矣

師不立服不可立也當以情之厚薄事之大小處之如顏閔於

孔子雖斬衰三年可也其成已之功與君父並其次各有淺

深稱其情而已下至曲盡莫不有師豈可一槩制服

父子異宮者為命士以上愈貴則愈嚴故父子異宮猶今有逐

衛宗聖集上卷二

明道經解

五

位非異居也

禮云惟祭天地社稷為越縵而行事似亦太早雖不以卑廢尊

若既葬而行之宜亦可也蓋未葬時哀戚方甚人有所不能

祭配

萬物本乎天本乎祖故冬至祭天而祖配之以冬至者無至

之始故也萬物成形於帝而人成形於父故以季秋享帝而

父配之以季秋者物成之時故也

禘自既灌而往皆不足觀從首至末皆非也知孔子不欲觀之

說則於天下知萬事各正其名則其治如示諸掌

以下四書解

問道知所以為人也々死可矣是不虛生也

以已及物忠也推已及物恕也違道不違是也忠恕一以貫之
忠者天道恕者人道忠者無妄恕者所以行乎忠也忠者體

恕者用大本達道也此與違道不違異者動以天爾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不其忠乎天地變化草木蕃不其恕乎

性與天道非自得之則不知故曰不可得而聞

三月不違仁言其久過此則從心所欲不踰矩聖人也聖人則

渾然無間斷故不言三月此孔子所以惜其未止也

顏子簞瓢陋巷非可樂蓋自有其樂爾其字當玩味自有深意

先難克已也

孔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君子所

明道經解

六

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不為堯存不為桀亡者也

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皆不累於已爾

彼之事是則我當師之彼之事非則我又何校焉是以君子未

嘗校也

人而不仁君子當教養之不盡教養而惟疾之甚必至於亂

母意毋非禁止之辭聖人絕此四者何用禁止母意與母我相

近毋固與毋必相近須要分別不同意與志別志是所存處

意是發動處如先意承志自別也意發而當即是理也非意

也發而不當是私意也又問聖人莫是任理而不任意否曰

是

叩其兩端者如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舉其近者衆人之所知極其遠者雖聖人亦如是矣其與人莫不皆然終始兩端皆竭盡矣

克者勝也難勝莫如己勝己之私則能有諸己是反身而誠者也凡言仁者能有諸己也必誠之在己然後爲克己禮亦理也有諸己則無不中於禮君子慎獨教以直內義以方外所以爲克己復禮也克己復禮則事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人之視最先非禮而視則所謂開目便錯了次聽次言次動有先後之序人能克己則心廣體胖仰不愧俯不忤其樂可知有息則餒矣

儒案聖要二程子卷二 明道經解 七

爲政須要有紀綱文章先有司鄉飲讀法平僞謹權量皆不可闕也人各親其親然後不獨親其親仲弓曰焉知賢才而舉之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便見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大小推此義則一心可以興邦一心可以喪邦只在公私之間耳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充此便晬面盎背有諸中必形諸外觀其氣象便見得

君子爲善只有上達小人爲不善只有下達

學之儼然其天陽高明氣象卽之也溫中心而易而接物也溫備人道也聽其言也厲則如東西南北正定地道也蓋非禮

勿言也君子之道三才簡矣

子張既喪而見予之琴扣之而絃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推此言之子張過於薄故難與並爲仁矣

大學乃孔氏之遺書學者須從此學財不差

格物者格至也物者凡遇事皆物也欲以窮至物理也窮至物理無他唯思而已矣思曰慮睿作聖聖人亦自思而得況於事物乎

中庸之言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

鸞飛魚躍言其上下察也此一段子思喫緊爲人處與必有事焉而勿正之意同活潑潑地會得時活潑潑地會不得只是

儒案聖要二程子卷二 明道經解 八

弄精神

孟子知言則便是知道

天人一也更不分別浩然之氣乃吾氣也養而不害則塞乎天地一爲私心所蔽則眈然而餒知其小也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此是有所受命之語若孔子謂匡人其如予何喪乃我喪未喪乃我未喪我自做著天理聖人之言氣象自別

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非自得也此亦妄人也其以義斷在聖人如天地涵容但哀矜而已

象憂亦憂象喜亦喜蓋天理人情於是爲至舜之於象周公之

於管叔其用心一也。夫管叔未嘗有惡也。使周公逆知其將
畔。果何心哉。唯其管叔之畔。非周公所能知也。則其過有所
不免矣。故孟子曰。周公之過。不亦宜乎。

孟子之時。去先王為未遠。其學止後世為尤詳。又載精未經秦
火。然而班爵祿之制。已不聞其詳。今之禮書。皆撥拾於煨燼
之餘。而多出於漢儒一時之傳會。奈何欲盡信而句為之解
乎。然則其事固不可一二追復矣。

聖人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入身來自能
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

自舜發於畝畝之中。至孫叔敖舉於海。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

衛靈公問政。子曰。一居子卷二 明道錄解 九

所存者神在已也。所過者化及物也。

伊川先生

易八卦之位。元不會有人說。先儒以為乾位西北。坤位西南。然
乾坤任六子而自處於無為之地。此大故無義理。風雷山澤
之類。便是天地之用。豈天地外別有六子。如人生六子。則有
各任以事。而父母自閒。風雷之類。於天地間。如人身之有耳
目手足。便是人之用也。豈可謂手足耳目皆用。而身無為乎。
因見賈免者。曰。聖人見河圖洛書而畫八卦。然何必圖書。只
有此兔。亦可作八卦。數便此中可起。古聖人只取神物之至
著者耳。只如樹木。亦可見數。兔何以無尾。有血無脂。只是為

陰物。大抵陽物尾長。陽盛者尾愈長。如雉是盛陽之物。故尾
極長。又其身文明。今之行車者。多植尾於車上。以候雨晴。如
天晴雨。則尾先垂向下。纔晴便直立。以下易解。

或問劉牧言。上經言形器以上事。下經言形器以下事。曰。非也。
上經言雲雷屯。雲雷豈無形耶。曰。牧又謂上經是天地生萬
物。下經是男女生萬物。曰。天地中只是一箇生。人之生於男
女。即是天地之生。安得為異。曰。牧又謂乾坤與坎離男女同
生。曰。非也。譬如父母生男女。豈男女與父母同生。既有乾坤
方三索而得六子。若曰乾坤生時。六子生理同有。則有此理。
謂乾坤坎離同生。豈有此理。說是同生。則何言六子耶。

衛靈公問政。子曰。一居子卷二

伊川經解

十

問。劉牧以下經四卦相交。何如。曰。怎生地交。若論相交。豈待四
卦。如屯蒙師比。皆是相交。卦之序皆有義理。有相反者。有相
生者。又變則義變也。劉牧言兩卦相比。上經一陰二陽相交。
下經四陰四陽相交。是否。曰。八卦已相交了。及重卦只取二
象相交為義。豈又於卦畫相交也。易須是默識心通。只如此
窮文義。枉費力。

乾天也。天者天之形體。乾者天之性情。乾健也。健而無息之謂
乾。夫天專言之則道也。天且弗違是也。分而言之。則以形體
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以
性情謂之乾。

反復道也。言終日乾乾。往來皆由於道也。三位在一體之中。可進而上。可退而下。故言反復。知至至之。如今學者且先知有至處。便從此至之。是可與幾也。非知幾者。安能先識至處。知終終之。知學之終處而終之。然後可與守義。王荆公云。九三知九五之位。可至而至之。大煞害事。使人臣常懷此心。大亂之道。亦自不識湯武。知至至之。只是至其道也。

忠信所以進德者何也。閑邪則誠自存。誠存斯為忠信也。如何是閑邪。非禮而勿視聽言動。邪斯閑矣。

荆公言用九。只在上九一爻。非也。六爻皆用九。故曰見羣龍无首吉。用九便是行健處。天德不可為首。言乾已至剛健。又安

動不過處。便是為首。六爻皆同。看易且要知時。凡六爻。人人有用。聖人自有聖人用。賢人自有賢人用。眾人自有眾人用。學者自有學者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無所不通。因問坤卦是臣之事。人君有用處否。先生曰。是何無用如厚德載物。人君安可不用。

陰為小人。利為不善。不可一槩論。夫陰助陽以成物者。君子也。其害陽者。小人也。夫利和義者善也。其害義者不善也。

民志不定。天下不可得而治也。士之時。公卿大夫而下。位各稱其德。終身居。得其分也。位未稱德。則君舉而進之。士脩其

學。學至而君求之。皆非有預於已也。農工商賈。勤其事而所享有。限。故皆有定志。而天下之心可一。後世自庶士至於公卿。日志於尊榮。農工商賈。日志於富。修德兆之心。交薦於利。天下紛然。如之何其可一也。

達理故樂天。而不競。內充故退讓。而不矜。自卑而人益尊之。自晦而德益光顯。此所謂君子有終也。

夫子之於堯。當以柔順輔導之。若伸已陽剛之道。遽然矯拂。則傷恩。所害大矣。亦安能入乎。在乎屈已。下意柔順。將承使之身。正事治而已。故曰不可見。且以周公之聖。輔成王。成王非甚柔弱也。然能使之為成王而已。固不能使之為義黃堯舜。

之事也。士之自高尚。亦非一道。有懷抱道德。不偶於時。而高潔自守者。有知止足之道。退而自保者。有量度分安。於不求知者。有清介自守。不屑天下之事。獨潔其身者。所處雖有得失大小之殊。皆自高尚其事者也。

聖人為戒。必於方盛之時。方其盛而不知戒。故徂安富。則驕侈生。樂舒肆。則紀綱壞。忘禍亂。則憂虞萌。是以浸淫不知亂之至也。

君子所貴。世俗所羞。世俗所貴。君子所賤。故曰賁其趾。舍車而徒。

人之蔽蔽宜得正道故云利貞若夫異端偏學所畜至多而不正者固有矣

大臣之任上畜止人君之邪心下畜止天下之惡人人之惡止於初則易既盛而後禁則扞格而難勝故上之惡既甚則雖聖人救之不能免違拂下之惡既甚則雖聖人治之不能免刑戮英若止之於初如重牛而加犒則元吉也

居大過之時與大過之功立大過之事非剛柔得中取於人以自輔則不能也以聖人之才雖小事必取於人當天下之大任則可知矣九三以過甚之剛動則違於中和而拂於衆心安能當大過之任乎

需索聖要二經子卷一

伊川經解

三

九四在中而居上當心之位為感之主而言感之道聖人感天下之心如寒暑雨暘无不通无不應者亦身而已矣貞者虛中无我之謂也

赴湯火蹈白刃武夫之勇可能也至於克己復禮則非君子之大壯不可能也故曰君子以非禮弗履

至誠以感動之盡力以扶持之明義理以致其知杜蔽惑以誠其意如是宛轉以求其合也遇非枉道逢迎也巷非邪僻曲徑也故曰遇主於巷未失道也

峻宇雕牆本於宮室酒池肉林本於飲食淫酷殘忍本於刑罰窮兵黷武本於征討先王制其本者天理也後人流於末者

人欲也損之義損人欲以復天理而已

夫上下之聚固有不由正道而得者非理枉道而得者自古多矣非理枉道而得民者蓋亦有焉如齊之陳恒魯之季氏是也然得為大吉乎得為无咎乎故九四必能大吉然後為无咎也

雖聖人在上天下未嘗無小人然不敢肆其惡也聖人亦就其能勉而革面也彼小人者未嘗不知賢之可說也如四凶處堯朝陽惡而順命是也聖人非不知其終惡也取其畏罪之而強仁耳

中孚在二體則中實在全體則中虛中虛信之本中實信之質

需索聖要二經子卷一

伊川經解

古

退藏於密密是用之源聖人之妙處

安有識得易後不知退藏於密

問舜能化瞽象使不格姦何為不能化商均曰所謂不格姦者但能使之不害已與不至大惡也若商均則不然舜以天下授人欲得如已者商均非能如已爾亦未嘗有大惡大抵五帝官天下故擇一人賢於天下者而授之三王家天下遂以與子論其至理治天下者當得天下最賢者一人加諸衆人之上則是至公之法後世既難得人而爭奪興故以與子雖是私亦天下之公法但守法者有私心耳

序仲問介甫言堯行天道以治人舜行人道以事夫如何曰介

甫自不識道字。道未始有。天人之別。但在天。則爲天。遊在地。則爲地。遊在人。則爲人。遊如言堯典於舜。丹朱共工。驩兜之事。皆論之。未及乎升黜之政。至舜典。然後禪舜以位。四罪而天下服之。類皆堯所以存天下。舜所以治之。是何義理。四凶在堯時。亦皆高才。職事皆脩。堯如何誅之。然堯已知其惡。非堯亦不能知也。及堯一旦舉舜於側微。使四凶北面而臣之。四凶不能堪。遂逆命。厥功又不成。故舜然後遠放之。如呂刑言。遏絕苗民。亦只是舜孔安國誤以爲堯。

聖人所知。宜無不至也。聖人所行。宜無不盡也。然而書稱堯舜不曰刑必當。罪實必當。功而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

不辜。寧失不經。異乎後世刻核之論矣。

又問金縢周公欲代武王死。如何。曰。此只是周公之意。又問。有此理否。曰。不問有此理。無此理。只是周公人臣之義。其辭則不可信。只是本有此事。後人自作文。足此一節。此事與舜書象意一般。須詳看舜。周公用心處。尚書文頗創處多。如金縢尤不可信。

夢說之事。是傳說之。感高宗。高宗感傳說。高宗只思得聖賢之人。須是聖賢之人。方始應其感。若傳說非聖賢。自不相感。如今人卜筮。著在手。事在未來。吉凶在書策。其卒二者必合。矣。使書策之言。不合於理。則自不驗。

周南召南如乾坤。以下詳解。

二南之詩。蓋聖人取之以爲天下國家之法。使邦國鄉人。皆得歌誦之也。有天下國家者。未有不自齊家始。先言后妃。次言夫人。又次言大夫。妻而古之人。有能脩其身。以化在位者。文王是也。故繼之以文王之詩。開離詩。所謂窈窕淑女。即后妃也。故序以爲配君子。所謂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蓋關雎之義。如此。非謂后妃之心爲然也。

丘中有麻。大都言丘言阿言山。多喻朝廷。丘山是物所生。聚處麻是亦生其間。不謂丘中更豐美。但言丘中有麻。麻能衣人。有用底物。喻賢者有益於人。言朝廷當有賢者。今彼留乃小

人。賢者却香。不見用。解其來應施恩其來。當有賢者。以惠恩也。麥人所種。以食亦喻賢者。却反在鄉國。故思其來食。李徒能悅人口。而不足以濟人。如小人在位。徒能悅人。而無實效。及於民。又貽我佩玖。止以其玩好。而不切於用。賢者則如麻麥之衣食人。

免爰兔奔走意。詩序閔周由桓王失信。故諸侯背叛。構怨連禍。而使王師傷敗。却周人受其禍難。羅本以冒免。今却惟懼于羅。如諸侯不軌。周人受害。

狡童棄我。此兩節都只一意。別無異義。然謂君爲狡童。於義有害。離騷之中。憂君之心。則至。然謂之不合道者。後面比君爲

余又况目之曰從童言不與我即是鄭國人臣罪當誅天王
聖明文王之心以紂爲聖明何可比若爲禽又况目之從童
但作詩者未必皆聖人孔子各有所取此則取其不能與賢
人圖事

凡說婚姻男女多言東東取生育之意人君多言南凶喪多言
北又有各就其國所有而言者如周詩多言南

伐檀檀材可適用者言君子雖不得進亦自致身於清潔之地
檀美材須是作梁棟用至於輪輻非檀可爲

采芩芩是甘草喻說最好若首陽之上却無

孔子感麟而作春秋或謂不然如何曰春秋不害感麟而作然

麟不出春秋豈不作孔子之意蓋亦有素因此一事乃作故

其書之成亦以此終大抵須有發端處如畫八卦因見河圖
洛書果無河圖洛書八卦亦須作

以下春秋解

春秋之文莫不一意在示人如土功之事無大小莫不書之

止欲人君重民力也

問春秋書日食如何曰日食有定數聖人必書者蓋欲人君因

此恐懼脩省如治世而有此變則不能爲災亂世則爲災矣

人氣血盛雖遇寒暑邪穢不能爲害其氣血衰則爲害必矣

問夏逆文姜於齊何故便書婦曰此是文公在喪服將滿之時

納幣故聖人於其逆時便成之爲婦罪其居喪而取也春秋

微顯闡幽乃在如此處凡事分明可見者聖人更不微文以

見意只直書而已如桓三年及宣元年逆女皆分明在喪服

中成昏故只書逆女也文公則但在喪服納幣至逆女却在

四年聖人欲顯其居喪納幣之罪故書婦姜便成之爲婦也

其意言雖至四年方逆女其實與喪昏同也

春秋書隕石隕霜何故不言石隕霜隕此便見得天人一處昔

嘗對哲宗說天人之問甚可畏作善則千里之外應之作惡

則千里之外違之昔子陵與漢光武同寢太史奏客星侵帝

座甚急子陵匹夫天應如此况一人之尊舉措用心可不戒

慎

春秋書盟如何先王之時有盟否或疑周官司盟者曰先王之

時所以有盟者亦因民而爲之未可非司盟也但春秋時信

義皆亡日以盟詛爲事上不遵周王之命春秋書皆貶也唯

晉命之事稍爲近正故終齊衛二君之世不相侵伐亦可喜

也

有欲亂之人而無與亂者則雖有強力弗能爲也今有劫人以

殺人者則先治劫者而殺者次之將以垂訓於後世則先殺

者而後劫者春秋書鄭公子歸生殺其君夷是也

伯溫問西狩獲麟已後又有二年經不知如何曰是孔門弟子

所續當時以謂必能盡得聖人作經之意及再王考究極有

失作經意處

周禮不全是周公之禮法。亦有後世隨時添入者。亦有漢儒增入者。如呂刑文侯之命。通謂之周書。以下經解

問周禮之書有訛缺否。曰甚多。周公致治之大法。亦在其中。須知道者觀之。可決是非也。又問司盟有誼萬民之不信者。治世亦有此乎。曰盛治之世。固無此事。然人情亦有此事。為政者因人情而用之。

問周禮有復讎事何也。曰此非治世事。然人情有不能者。如親被人殺。其子見之。不及告官。遂逐殺之。此復讎而義者。可以無罪。其親既被人殺。不自訴官。而他自謀殺之。此則正其辜。無辜而殺之。問避讎之法如何。曰此因救罪而獲免。便獲免之也。

禮之本出於民之情。聖人因而道之。稱禮之器出於民之俗。聖人因而節文之。稱聖人復出必因今之衣服器用而為之節。如其所謂貴本而親用者。亦在時王斟酌損益之爾。

大凡禮必須有義。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

問東向西向。以南方為上。南向北向。以西方為上。如何。曰此言坐位。非祭祀昭穆之位。昭穆之位。太祖面東。左昭右穆。自內以及外。古之坐位。皆以右為尊。范公甫問韓信得廣武君。使

東向坐。而西面師事之。是否。曰今則以左為尊。是或一道也。

問古者何以不脩墓。曰所以不脩墓者。欲初為墓時。必使至堅固。故須必誠必敬。若不誠敬。安能至久。曰孔子為墓。何以速崩。如此耶。曰非孔子也。孔子先反脩墓。使弟子治之。弟子誠敬不至。纔雨而墓崩。其為之不堅固。可知。然脩之亦何害。聖人言不脩者。所以深責弟子也。

受群肉彈琴。恐不是聖人舉動。使其哀未忘。則子於是日哭。則不歌。不飲酒。食肉以全哀。况彈琴可乎。使其哀已忘。何必彈琴。亦見板渠集中

禮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蓋得其道。此語至常淺。孔子固能如此。

但觀其氣象。不似聖人之言。

祭法如夏后氏郊鯨一片。皆未可據。

禮言惟天地之祭。為越縹而行事。此事難行。而言越縹。則是猶

在殯宮。於時無由致得齊。又安能脫喪服。衣祭服。此皆難行。

縱天地祀不可廢。則消使冢宰攝耳。昔喪宗初即位。有人以

此問先生。答曰。古人居喪。此有百事。皆如常。特於祭祀廢之。

則不若無廢為愈也。子厚正之曰。父在為母喪。則不敢見其

父。不敢以非禮見也。今天子為父之喪。以此見上帝。是以非

禮見上帝也。故不如無祭。

祭祀須別男女之分。生既不可雜坐。祭豈可雜坐。

禮記除中庸大學唯樂記爲最近通學者深思自求之表記其亦近道矣乎其言正。

先生甚愛表記中說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

禮記儒行經解全不是。因舉呂與叔解亦云儒行誇大之語非

孔子之言然亦不害義理。先生曰。然害義理。恰限易便只潔淨精微了却詩便只溫柔敦厚了却皆不是也。

儒行之爲全無義理。如後世遊說之士所爲誇大之說觀孔子平日言語有如是者否。

郊祀配天宗祀配上帝天與上帝一也在郊言天以其冬至生

物之始故祭於圓丘而配以祖。陶匏稿秣掃地而祭宗祀言

上帝以季秋成物之時故祭於明堂而配以父其禮必以宗

廟之禮享之皆義甚彰灼。但孝經之文有可疑處。周公祭祀

當推成王爲主人則當推武王以配上帝不當言文王配。若

文王配則周公自當祭祀矣。周公必不如此。

問禘是如何曰。禘是天子之祭五年一禘祭其祖之所自出也。

又問祫曰。祫合祭也。諸侯亦祭祫只是祠禴嘗烝之祭爲廟

禮煩故每年於四祭中三祭合食於祖廟。惟春則獨祭諸廟也。

問祧廟如何曰。祖有功宗有德文武之廟永不祧也。所祧者文

武以下廟曰兄弟相繼如何曰。此皆自立廟然如吳太伯兄

弟四人相繼如此若上更有二廟不祧則遂不祭祖矣。故廟雖多亦不妨祧只祧得服絕者以義起之可也。如本朝太祖太宗皆萬世不祧之廟河東閻浙諸處皆太宗取之無可祧之理。

所謂宗者以已之旁親兄弟來宗於已。所以得宗之名非已宗於人也。

禮云宗子如一作爲禘宗子有君之道豈有禘之理。凡言宗者以祭祀爲主言人宗於此而祭祀也。別子爲祖上不

敢宗諸侯故不祭下亦無人宗之此無宗亦莫之宗也。別子之嫡子即繼祖爲大宗此有大宗無小宗也。別子之諸子祭

其別子雖是祖然是諸子之禰繼禰者爲小宗此有小宗而

無大宗也有小宗而無大宗此句極難理會蓋本是太宗之

祖別子之諸子稱之却是禰也。

禮長子不得爲人後若無兄弟又繼祖之宗絕亦當繼之禮雖不言可以義起。

立宗必有尊宗法如卑幼爲大臣以今之法自合立廟不可使從宗子以祭。

冠禮廢則天下無成人或人欲如魯公十二而冠此不可冠所

以責成人十二年非可責之時既冠矣且不責以成人事則終其身不以成人望他也徒行此節文何益雖天子諸侯亦

必二十而冠

今行冠禮若制古服而冠冠了又不常着却是偽也必須用時之服

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此說非是昏禮豈是幽陰但古人重此大禮廢肅其事不用樂也昏禮不賓人之序也此說却是婦質明而見舅姑成婦也三日而後宴樂禮畢也宴不以夜禮也

昏禮執雁者取其不再偶爾非隨陽之物

問士未仕而婚用命服禮乎曰昏姻重禮重其禮者常盛其服

況古亦有是士乘壘車之類今律亦許假借曰無此服而服之亦僞

禮記集說卷二十一

伊川經解

三

曰不然今之命服乃古之下士之服古者有其德則仕士未仕者也服之其宜也若農商則不可非其類也或曰不必用

可否曰不得不以為悅今得用而用之何害過期非此有死而復蘇者故禮三日而歛然趙簡子七日猶蘇雖蛆食其

舌鼻猶不害唯伏地甚者遂致腹腫背冷故未三日而歛皆有殺之之理

問喪止於三年何義曰歲一周則天道一變人心亦隨以變惟

人子孝於親至此猶未忘故必至於再變猶未忘又繼之以

一時

問嫂叔古無服今有之何也曰禮記曰推而遠之也此說不是

嫂與叔且遠嫌姑與嫂何嫌之有古之所以無服者只為無

屬其夫屬于父道者妻皆母也今上有父有母下有子有

婦叔父伯父父之屬也故叔伯母之服與叔伯父同兄弟之

子子之屬也故兄弟之子之婦服與兄弟之子同若兄弟則

已之屬也難以妻連屬其妻此古者所以無服今之有服亦

是豈有同居之親而無服者又問既是同居之親古却無服

豈有兄弟之妻死而已然無事者乎曰古者雖無服若哀

戚之心自在且如隣里之喪尚不相春不巷歌匍匐救之況

至親乎

服有正有義有從有報士者婦喪舅姑以期今以三年於義亦

舊未理要二程子卷十一

伊川經解

三

可但名未正此亦謂之從服從夫也蓋與夫同報服若

姑之子為舅之子服者是也異姓之服只推得一重若為母

而推則及舅而止若為姑而推則可以及其子故舅之子無

服却為他既與姑之子為服姑之子須當報之故姑之子舅

之子其服同

八歲為下殤十四為中殤十九為上殤七歲以下為無服之殤

無服之殤更不祭下殤之祭父母主之終父母之身中殤之

祭兄弟主之終兄弟之身中殤之祭終兄弟之子之身若成

人而無後者兄弟之孫主之亦終其身凡此皆以義起也

祭祀之禮雖盡如古制但以義起之可也富公問配享先生曰

合葬用元妃配享用宗子之所出又問祭用三獻何如曰公是上公之家三獻太薄古之樂九變乃是九獻曰兄弟可爲昭穆否曰國家弟繼兄則是繼位故可爲昭穆士大夫則不可

又問祭起於聖人制作以教人否曰非也祭先本天性如豺有祭類有祭鷹有祭皆是天性豈有人而不如鳥乎聖人因而裁成禮法以教人耳又問今人不祭高祖如何曰高祖自有服不祭甚非某家却祭高祖又問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士二如何曰此亦只是禮家如此說又問今士庶家不可立廟當如何庶人祭於寢今之正廳是也凡禮以義起如富家及士置一影堂亦可但祭時不可用影又問用主如何曰白屋之家不可用只用牌于可矣如某家主式是殺諸侯之制也大凡影不可用祭若用影祭須無一毫差方可若多一莖葉便是別人

士大夫必建家廟廟必東向其位取地潔不喧處設席坐位皆如事生以太祖面東左昭右穆而已男女異位蓋姑婦生無並坐也姑婦之位亦同太祖之設其主皆刻木牌取生前待第或銜位而已婦各從夫每月告朔茶酒四時春以寒食夏以端午秋以重陽冬以長至此時祭也每祭訖則藏主於北夾室拜墳則十月一日拜之感霜露也寒食則又從常禮祭

之飲食則稱家有無祭器坐席皆不可雜用廟門非祭則廢局之童孩奴妾皆不可使襲而近之

庶母亦當爲主但不可入廟子當祀於私室主之制度則一蓋有法象不可增損增損則不成矣

古人祭祀用尸極有深意不可不深思蓋人之魂氣既散孝子求神而祭無尸則不饗無主則不依故易於渙蒸皆言王假有廟即渙散之時事也魂氣必求其類而依之人與人既爲類骨肉又爲一家之類已與尸各既已渙齊至誠相通以此求神宜其饗之後世不知此一本有直以尊卑之勢遂不肯行爾古人爲尸者亦自處如何三代之末已是不得已而廢

家祭凡拜皆當以兩拜爲禮今人事生以四拜爲再拜之禮在蓋中間有問安之事故也事死如事生誠意則當如此至如死而問安却是瀆神若祭祀有祓祓存告謝神等事則自當有四拜六拜之禮

或問今拜掃禮何據曰此禮古無但緣習俗然不害義禮古人直是誠篤葬只是藏體魄而神則必歸於廟既葬則設木主既除几筵則木主安於廟故古人惟專精祀廟今亦用拜掃之禮但簡於四時之祭也
嘉禮不野合野合則祧稗也故生不野合則死不墓祭蓋燕享祭祀乃宮室中事後世習俗廢禮有踏青藉草飲食故墓亦

有祭如禮室墓為壇并墓人為墓祭之尸亦有時為之非經禮也後世在上者未能制禮則隨俗未免墓祭

冠婚喪祭禮之大者今人都不以為事某舊嘗脩六禮冠婚喪

士相親就後被召遂罷今更一二年可成家間多戀河北舊

俗未能變更易然大率使漸知義理一二年書成可皆如法

禮從宜事從俗有大每月朔必薦新仲春薦合四時祭用仲

月諸侯於孟月者為首時也時祭外更有三祭冬至祭始祖

臘初生立春祭先祖季秋祭社他則不祭冬至陽之始也立

春者生物之始也季秋者成物之始也祭始祖無主用祝以

祀配於廟中正位享之祭只一位者祭先祖亦無主先祖者

儒宗理要二程子卷二

伊川經解

五

自始祖而下高祖而上非一人也故設二位祖二位一云

婦不同常祭止於高祖而下自父而推止於三旁親有後者

自為祭無後者祭之別位也如叔伯父之祭凡配止以正妻一

人如諸侯用元妃是也或奉祀之人是再娶所生者即以所

生母配如葬亦惟元妃同穴後世或再娶皆同忌日必遷主

出祭於正寢蓋廟中尊者所據又同室難以獨享也家必有

廟古者庶人祭於寢士大夫祭廟中與位祖居中左右昭穆

配為位舅姑廟必有主之既就寢於所葬處如奉祀其大略如

此且如射鄉皆知報本今士大夫家多忽此厚於奉養而薄

於祖先甚不可也凡事死之禮當厚於奉生者至於嘗新必

薦事後方可薦飲則責必因告人家能存得此等事數件雖幼而漸可便知禮義凡物知母而不知父走獸是也知父而不知祖飛鳥是也惟人則能知祖若不嚴於祭祀殆與鳥獸無異矣

問臣拜君必於堂下子拜父母如何對曰君臣以義合有貴賤

故拜於堂下父子主恩有尊卑無貴賤故拜於堂上若婦於

舅姑亦是義合有貴賤故拜於堂下禮也

伯叔父之兄弟伯是長叔是少今人乃呼伯父叔父為伯叔大

無義理呼為伯父叔父者言事之之禮與父同也

先生語子良曰納拜之禮不可容易非已所尊敬有德義服人

儒宗理要二程子卷二

伊川經解

天

者不可余平生只拜二人其一呂申公其一張景觀奉議也

昔有數人同坐說一人短其間有二人不說問其故其一曰

某會拜他其一曰某會受他拜王拱辰君貶初見周茂叔為

與茂叔世契便受拜及坐上大風起說大畜卦一作說風君

貶乃起曰某適來不知受却公拜今某却當納拜茂叔走避

君貶此一事亦過人謝用休問當受拜否曰分已定不受乃

是謝天申字用

忠者無妄之謂也忠天道也恕人事也忠為體恕為用忠恕達

道不遠非一以貫之之忠恕也以下四書解

正其理萬事一一以貫之也

又問令尹子文忠矣孔子不許其仁何也曰只是忠不可謂之仁若比干之忠見得時便是仁也

問伯夷不念舊惡何也曰此清者之最伯夷之清若推其所爲須不容於世必負石赴河乃已然却爲他不念舊惡氣象甚寬裕此聖人深知伯夷處問伯夷叩馬諫武王義不周果有諸曰叩馬則不可知非武王誠有之也只此便是他隱處君尊臣卑天下之常理也伯夷知守常理而不知聖人之變故隘不食周粟只是不食其祿非餓而不食也至如史記所載諫詞皆非也武王伐商即位已十一^{一作二年}矣安得父死不葬之語

衛宗理要二程子卷十一 伊川經解 元

居敬則心中無物是乃靜也

小人之怒在已君子之怒在物小人之怒出於心作於氣形於身以及於物以至於無所不怒是所謂遷也若君子之怒如舜之去四凶

泰伯三以天下讓者立文王則道被天下故泰伯以天下之故而讓之也不必革命使紂賢文王爲三公矣

子罕利非使人去利而就害也蓋人不當以利爲心易曰利者義之和以義而致利斯可矣罕言仁者以其道大故也論語一部言仁豈少哉蓋仁者大事門人一一紀錄蓋平生所言如此亦不爲多也

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者皆欲將至有開必先也鄉黨分明畫出一箇聖人

論語是孔門高弟所議觀其立言真是得見聖人處如閔子侍側云云不見得聖人處怎生知得子樂開閑行行侃侃亦是旁觀見得如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皆是善觀聖人者子張之意以人知爲達故孔子抑之學者須是務學不要近名方是有意近名則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爲名而學則是僞也今之學者大抵爲名爲名而學志於名而足矣然其心猶恐人之不知韓退之直是會道言語曰內不足者急於人知沛然有餘厥聞四馳大抵爲名者只是內不足內足者自是無意於名如孔子言疾沒世而名不稱此一句人多錯理會此只是言君子惟患無善之可稱當汲汲爲善非是使人求名也

衛宗理要二程子卷十一 伊川經解 子

晉文公請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諱此爲作春秋而言也晉文公實有動玉之心而不知召玉之爲不順故諱掩其正齊桓公伐楚責包茅雖其心未必尊王而其義則正故正掩其諱孔子言之以爲戒正者正行其事耳非大正也亦猶管仲之仁止以事功而言也

凡一物上有一理須是窮致其理窮理亦多端或讀書明義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事接物而處其當皆窮理

窮理非是要盡窮天下之物但於一事上窮盡其他可以類推至如言孝其所以爲孝者如何如一事上窮不得且別窮一事或先其易者或先其難者各隨人深淺如千蹊萬徑皆可適國但得一道入得便可所以能窮者只爲萬物皆是理至如一物一事雖小皆有是理

問格物是外物是性分中物曰不拘凡眼前無非是物物物皆
 窮索聖賢二程子卷二伊川經解三

有理如火之所以熱水之所以寒至於君臣父子皆有是理又問如荆公窮物一部字解多是推五行生成如今窮理亦只如此着工夫如何曰荆公舊年說話煞得後來却自以爲不是晚年盡支離了

庸之書學者之至也而其始則曰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蓋學者始於誠也

物不該非中也一事不爲非中也一息不存非中也何哉爲其偏而已矣故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

蘇李中間中之道與喜怒哀樂未發之中同否曰非也喜怒哀樂未發是言在中之義只一箇中字但用不同或曰喜怒哀

曰橫渠言由明以至誠由誠以至明此言恐過當曰由明以至誠此句却是由誠以至明則不然誠卽明也孟子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只我知言一句已盡橫渠之言不能無失類若此

儒宗理要

伊川經解

18

孟子養氣一篇諸君宜潛心玩索須是實識得方可勿忘勿助長只是養氣之法如不識怎生養有物始言養無物又養箇甚麼浩然之氣須見是一箇物如顏子言如有所立卓爾孟子言躍如也卓如躍如分明見得方可

聖子知言正如人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曲直若自去堂下則却辨不得

又推堯舜之道而垂教萬世門人推尊不得不然伯溫又問堯舜非孔子其道能傳後世否曰無孔子有甚證據處不祥凶也君子好成物故吉小人好敗物故凶

學者不泥文義者又全背却遠去。理會文義者又滯泥不通。如子濯孺子為將之事。孟子只取其不肯師之意。人須就上面理會事君之道如何也。又如萬章問舜完原浚井事。孟子只答他大意。人須要理會浚井如何出得來。完原又怎生下得來。若此之學。徒費心力。

智出於人之性。人之為智。或出於巧偽。而老莊之徒。遂欲棄知。是豈性之罪也哉。善乎孟子之言。所惡於知者。為其鑿也。

予天民之先覺者。謂我乃天生此民中。盡得民道。而先覺者也。既為先覺之民。豈可不覺未覺者。及彼之覺。亦非分我之所。有以予之。皆彼自有此義理。我但能覺之而已。

儒宗理要

二程子卷二

伊川經解

金聲而玉振之。此孟子為學者言終始之義也。樂之作。始以金奏。而以玉聲終之。詩曰。依我聲聲是也。始於致知智之事也。行所知而至其極聖之事也。易曰。知至至之。知終終之。是也。杞柳荀子之說也。湍水楊子之說也。

人人有貴於己者。所以人皆可以為堯舜。

盡心知性不假存養其唯聖人乎。

所過者化。身之所經。歷處所存者神。存主處便是神。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固非小補。謂者是小補而已。

君子不成章不達。易曰。美在其中。暢於四支。成章之謂也。

成章者。為實而有光輝也。今以瓦礫積之。雖如山嶽。亦無由有光輝。若使積珠玉。小積則有小光輝。大積則有大光輝。仁之於父子。至知之於賢者。謂之命者。以其稟受有厚。清濁故也。然其性善可學。而盡故謂之性。焉稟氣有清濁。故其材質有厚薄。稟於天。謂性。感為情。動為心。質餘為才。充實而有光輝。所謂修身見於世也。

儒宗理要

二程子卷二

伊川經解

孟子

遺書 外書

心性類 附神

明道先生

天地之間非獨人為至靈自家心便是草木鳥獸之心也但人受天地之中以生爾以下論心

人心莫不有知惟蔽於人欲則亡天德也

人心不得有所繫

人心常要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滯於一隅

衛宗理要二程子卷三

遺書外書心性

須是大其心使開闊譬如為九層之臺須大做腳始得

玩心神明上下同流

聖人之心未嘗有在亦無不在蓋其道合內外體萬物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

義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純亦不已天德也有天德便

可語王道其要只在慎獨

孟子言養心莫善於寡欲寡欲則心自誠荀子言養心莫善於

誠誠誠矣又何益此已不識誠又不知所以養

耳目能視聽而不能遠者氣有限耳心則無遠近也

人於天理昏者只是為嗜欲亂着他莊子言其嗜欲深者其天

機淺此言却最是

心具天德心有不足處便是天德處未能盡何緣知性知天蓋

已心則能盡人盡物與天地參贊化育則直養之而已

心定者其言重以舒不定者其言輕以疾

聖人於愛勞中其心則安靜安靜中却有至愛

未有不能體道而能無思者故坐忘即是坐馳有忘之心乃思

也

呂與叔嘗言思慮慮多不能驅除曰此正如破屋中禦寇東面

一人來未遂得西面又一人至矣左右前後驅逐不暇蓋其

四面空虛盜固易入無緣作得主定又如虛器入水水自然

衛宗理要二程子卷三

遺書外書心性

入若以器實之以水置之水中水何能入來壺中有主則實

實則外患不能入自然無事

謝良佐嘗習忘以養生先生曰施之養生則可於道則有害習

忘可以養生者以其不留情也學道則異於是必有事而勿

正何謂乎且出入起居寧無事者正心待之則先事而迎忘

則涉乎去念助則近於留情故聖人之心如鑑孟子所以異

於釋氏者此也

獵自謂今無此好周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

日前動復如前矣後十二年因見果知未也

先生昔在長安舍中閑坐見長廊柱以意數之已尚不疑再數

之不合不免令人一一聲言而數之乃與初數者無差則知越着心把捉越不定

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以下論性

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生之謂性告子此言是

而謂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則非也

生之謂性性即氣氣即性生之謂也人生氣稟理有善惡然不

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也有自幼而善自幼而惡是

氣稟自然也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蓋生之謂

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凡人說

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夫所謂繼之者

儒宗理要二程子卷三 遺書外書心性 三

善也者猶水流而就下也皆水也有流而至海終無所汚此

何煩人力之爲也有流而未遠固已漸濁有出而甚遠方有

所濁有濁之多者有濁之少者清濁雖不同然不可以濁者

不爲水也如此則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故用力敏勇則

疾清用力緩怠則遲清及其清也則却只是元初水也亦不

是將清來換却濁亦不是取出濁來置在一隅也水之清則

性善之謂也故不是善與惡在性中爲兩物相對各自出來

此理天命也順而循之則道也循此而修之各得其分則教

也自天命以至於教我無加損焉此舜有天下而不與焉者

服牛乘馬皆因其性而爲之胡不乘牛而服馬乎理之所不可德性者言性之可貴與言性善其實一也性之德者言性之所

有如卦之德乃卦之蘊也

道即性也若道外尋性性外尋道便不是聖賢論天德蓋謂自

家元是天然完全自足之物若無所汙染即當直而行之若

小有汙染即旋以治之使復如舊以下論神

生生之謂易生生之用則神也

窮神知化化之妙者神也

易聖人所以立道窮神則無易矣

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神無遠亦無至須如此言者不

儒宗理要二程子卷三 遺書外書心性 四

如是不足以形容故也

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若上卒弄瓶至于斲輪誠至則不可得

而知上卒初習數人而後至于百尺習化其高矧聖人誠至

豈可得而知

中庸言誠便是神

冬寒夏暑陰陽也所以運動變化者神也神無方故易無體若

如或者別立一天謂人不可以包天則有方矣是二本也

氣外無神神外無氣或者謂清者神則濁者非神乎

立清虛一大爲萬物之源恐未安須兼清濁虛實乃可言神道

體物不遺不應有方所

橫渠致人本只是謂世學膠固故說一箇清虛一大只圖得人
稍損得沒去就道則來然而人又更別處走今日且只道致
人之知思因神以發

伊川先生

心與理一而人不能會之爲一以下論心

有主則虛無主則實必有所事

人不能忘思慮只是各各故無浩然之氣

有恐懼心亦是燭理不明亦是氣不足須知義理之悅我心猶

芻豢之悅我口玩理以養心如此然窮理亦當知用心緩急

但苦勞而不知悅處豈能養心

儒宗理要二程子卷三 遺書外書心性 五

今人主心不定視心如寇賊而不可制不是事累心乃是心累

事當知天下無一物是合心得有不可惡也

心之躁者不熱而煩不寒而慄無所惡而怒無所悅而喜無所

取而起君子莫大於正其氣欲正其氣莫若正其志其志既

正則雖熱不煩雖寒不慄無所怒無所喜無所取去就猶是

死生猶是夫是之謂不動心

只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

不動心有二有造道而不動者有以義制心而不動者此義也

此不義也義吾所當取不義吾所當舍此以義制心者也義

在我由而行之從容自中其有所制也此不動之異

有人說無心曰無心便不是不當云無私心

思曰齊齋作聖致思如掘井必有澗水久後稍引動得清出

來人思慮如皆涸渴久自甜快

思慮久後齊自然生若於一事上思未得且別換一事思之不

可專守着這一事蓋人之知識於這裏蔽着雖強思無益也

公則一私則萬殊人心不同如面只是私心人纔有意於公便

是私心昔有人典選其子弟係磨勘皆不爲理此乃是私心

思慮雖多果出於正亦無害否曰且如在宗廟則上敬朝廷主

莊軍旅主嚴皆是也如發不以時紛然無度雖正亦邪

孟子曰盡其心知其性心即性也在天爲命在人爲性論其所

儒宗理要二程子卷三 遺書外書心性 六

主爲心其實只是一箇道苟能通之以道又豈有限量天下

更無性外之物若云有限量除是性外有物始得

問日中所不欲爲之事夜多見於夢此何故也曰只是心不定

今人所夢見事豈特一日之間所有之事亦有數十年前之

事夢見之者只爲心中舊有此事平日忽有事與此事相感

或氣相感然後發出來故雖白日所憎惡者亦有時見於夢

也譬如水爲風激而成浪風既息波猶洶湧不已也若存養

久底人自不如此聖賢則無這箇夢只有朕兆便形於夢也

人有氣清無夢者亦有氣昏無夢者聖人無夢氣清也若人

困甚時更無夢只是昏氣蔽隔夢不得也若孔子夢周公之

事與常人夢別人於夢寐間亦可以下自家所學之淺深如夢寐顛倒即是心志不定操存不固

有謂因苦學而至失心者學本是治心豈有反為心害其氣本不盛然而能不病無怠倦者只是一箇慎生不怠意其於外事思慮儘悠悠

有患心疾見物皆獅子伊川教之以見即真前捕執之無物也久之疑疾遂愈

性出於天才出於氣氣清則才清氣濁則才濁才有善有不善性則無不善以下論性

天之生物無窮物之所成即有別

備索理要 程子 卷三 遺書外書心性 七

問先生云性無不善才有善不善揚雄韓愈皆說著不然觀孟子意却似才亦無有不善及言所以不善處只是云舍則失之不肯言初稟時有不善之才如云非天之降才爾殊是不善不在才但以遇凶族陷溺之耳又觀牛山之木人見其濯濯也以爲未嘗有才焉此豈山之性是山之性未嘗無才只爲斧斤牛羊害之耳又云人見其禽獸也以爲未嘗有才焉是豈人之情也哉所以無才者只爲旦晝所爲又惜亡之耳又云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則是以情觀之而才亦未嘗不善觀此數處竊疑才是一箇爲善之資譬如作一器械須是有器械材料方可

爲也如云惻隱之心仁也云云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則四端者便是爲善之才所以不善者以不能盡此四端之才也觀孟子意似言性情才三者皆無不善亦不肯於所稟處說不善今謂才有善不善何也或云善之地便是性欲爲善便是情能爲善便是才如何先生云上智下愚便是才以堯爲君而有象以桀爲父而有舜亦是才然孟子只云非才之罪者蓋公都子正問性善孟子且答他正意不暇一一辨之

稱性之善謂之道道與性一也以性之善如此故謂之性善性之本謂之命性之自然者謂之天自性之有形者謂之心自

備索理要 程子 卷三 遺書外書心性 八

性之有動者謂之情凡此數者皆一也聖人因事以制名故不同若此而後之學者隨文析義求奇異之說而去聖人之意遠矣

性相近對習相遠而言相近猶相似也上智下愚才也性則皆善自暴自棄然後不可移不然則可移

今習俗如此不美然人却不至大故薄惡者只是爲善在人心中者不可亡也魏鄭公言使民澆漓不復返朴今當爲鬼爲魅此言其是只爲求善在人雖俗甚惡亦滅不得

陳經正問曰拙貴一所見盈天地間皆我之性更不復知我身之爲我伊川笑曰他人食飽公無餒乎

仲尼于論語中未嘗說神字于易中不得已言數處以下論神
神與性元不相離則其死也何合之有禮家謂別有一物常在
偷胎奪陰之說則無是理

定夫問陰陽不測之謂神先生曰賢是疑了問是揀難底問
物形便有大小精粗神則無精粗神則是神不必言作用二十
幅共一較則爲軍若無較輒何以見軍之用

道德類 附仁理

明道先生

繫辭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又曰立天之道曰
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一陰

繫辭要 二程子 卷三 遺書外書道德 九

一陽之謂道陰陽亦形而下者也而曰道者惟此語截得上
下最分明元來只此是道要在人默而識之也以下論道

形而上爲道形而下爲器須着如此說器亦道道亦器但得道
在不繫今與後已與人

道之外無物物之外無道是天地之間無適而非道也即父子
而父子在所親即君臣而君臣在所嚴以至爲夫婦爲長幼
爲朋友無所爲而非道此道所以不可須臾離也然則毀人
倫去四大者其戾於道也遠矣故君子之于天下也無適也
無莫也義之與比若有適有莫則於道爲有間非天地之全
也彼釋氏之學於敬以直內則有之義以方外則未之有也

故滯固者入於枯槁疏通者歸於恣肆此佛之教所以爲隘
也吾道則不然率性而已斯理也聖人於易備言之

言天之自然者謂之天道言天之付與萬物者謂之天命

道一本也或謂以心包識不若以誠包心以至誠參天地不若
以至誠體人物是二本也知不二本便是爲恭而天下平之
道

道無精粗言無高下

今語道則須待要寂滅湛靜形便如槁木心便如死灰豈有直
做牆壁木石而謂之道所貴乎知周天下萬物而不遺又幾
時要如死灰所貴乎動容周旋中禮又幾時要如槁木論心

繫辭要 二程子 卷三 遺書外書道德 十

術無如孟子也只爲必有事焉今既如槁木死灰則却於何
處有事

持國嘗論克己復禮以爲克却不是道伯淳言克便是克之道
持國又言道則不須克伯淳言道則不消克却不是持國事

在聖人則無事可克今日持國須克得已便然後復禮

先生與吳師禮談介甫之學錯處謂師禮曰爲我盡達諸介甫
我亦未敢自以爲是如有說願往復此天下公理無彼我果
能明辨不有益於介甫則必有益于我

德者得也須是實到這裏始得以下論德
心得之然後可以爲己物

學者有所得不必在談經論道間當下行動容周旋中應得之

欲知得與不得于心氣上驗之思慮有得中心悅豫沛然有裕者實得也思慮有得心氣勞耗者實未得也強揣度耳

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孟子言已志者有德之言也言聖人之事者造道之言也

有德者得天理而用之既有諸已所用莫非中理知巧之士雖不自得然才智稍高亦能窺測見其一二得而用之乃自謂

泄天機若平心用之亦莫不中理但不有諸已須用知巧亦有反失之如蘇張之類

儒宗理要二程子卷三 遺書外書道德 十一

人必有仁義之心然後仁與義之氣粹然達于外故不得于心勿求于氣可也

學至于樂則成矣篤信好學未如自得之為樂造道者也好之若如遊他人園圃樂之者則已物耳然人只能信道亦是人之難能也

士之所難者在有諸已而已能有諸已則居之安資之深而美且大可以馴致矣徒知可欲之善而若存若亡而已則能不

受變于俗者鮮矣夫內之得有淺深外之來有輕重內重則可以勝外之輕得深則可以見誘之小

純亦不已天德也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三月不違仁之氣象也又其次則日月至焉者矣

不有躬無攸利不立已後雖向好事猶為化物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已已立後自能了當得天下萬物

克勤小物最難

明德新民豈分人我是成德者事

子張子夏論交各有所以初學與成德者自殊

學者須學文知道者進德而已有德則不習無不利未有學養

子而後嫁蓋先得是道矣學文之功學得一事是一事二事是二事觸類至於百千至於窮盡亦只是學不是德有德者

儒宗理要二程子卷三 遺書外書道德 十二

不如是故此言可為知道者言不可為學者言如心得之則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譬如學書若未得者須心手相須

而學苟得矣下筆便能書不必積學

既得後須放開不然却是守

滿腔子是惻隱之心以下論仁

切脉最可觀仁

觀雞雛可以觀仁

觀天地生物氣象

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也識得此

理以誠敬存之而已此道與物無對大不足以名之天地之

用皆我之用孟子言萬物皆備于我須及身而誠乃為大樂
若反身未誠則猶是二物有對以已合彼終未有之又安得
樂訂頑意思乃備言此體此係備載
西銘後

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生之謂性萬物之生意
最可觀此元者善之長也斯所謂仁也人與天地一物也而
人特自小之何耶

剛毅木訥質之近乎仁也力行學之近乎仁也若夫至仁則天
地為一身而天地之間品物萬形為四肢百體夫人豈有視
四肢百體而不愛者哉聖人仁之至也獨能體是心而已曷
嘗支離多端而求之自外乎故能近於取譬者孔子所以告

衛宗聖要二程子卷三
遺書外書道德 十三

子貢以為仁之方也醫書有以手足風痺謂之四體不仁為
其疾痛不以累其心故也夫手足在我而疾痛不與知焉非
不仁而何世之忍心無慮者其自棄亦若是而已

醫書以手足痿痺為不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天地萬物為
一體莫非已也認得為已何所不至若不有諸已自與已不
相干如手足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已

忠恕道不遠可謂仁之方力行近乎仁求仁莫近焉仁道難
言故止曰近不遠而已苟以力行便為仁則失之矣施諸已
而不願亦勿施于人夫子之道忠恕非會字不能知道之要
舍此則不可言

忠恕二字要除一箇除不得
或問如何斯可謂之恕曰克己擴而去則為恕心如何是克己擴得
去底氣象曰天地變化草木蕃克擴不去時如何曰天地閉
賢人隱

仲尼言仁未嘗兼義獨于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而孟子言
仁必以義配蓋仁者體也義者用也知義之為用而不外焉
者可與語道矣世之所論于義者多外之不然則混而無別
非知仁義之說者也

夫能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則與物同矣故曰敬義立而德不孤
是以仁者無對放之東海而準放之西海而準放之南海而
準放之北海而準

仁者在已何憂之有凡不在已逐物在外皆憂也樂天知命故
不憂此之謂也若顏子簞瓢在他人則憂而顏子獨樂者仁
而已

二氣五行剛柔萬殊聖人所由唯一理人須要復其初理
理則天下只是一箇理故推至四海而準須是質諸天地考諸
三王不易之理故敬則只是敬此者也仁是仁此者也信是
信此者也又曰顛沛造次必於是又言吾斯之未能信只是
道如此更難為名狀

物理最好玩

天地萬物之理無微不至皆自然而非有安排也每中夜以思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天地生物各無不足之理常思天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有多少不盡分處

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安得有私心

萬物無一物失所便是天理時中

中之理至矣獨陰不生獨陽不成偏則為禽獸夷狄中則為人中則不偏常則不易唯中不足以盡之故曰中庸

且喚做中若以四方之中為中則四邊無中乎若以中外之中為中則外面無中乎如生生之謂易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

儒宗理要二程子卷三 遺書外書道德 注

中豈可以以今之易書為易乎中者且謂之中不可捉一箇中來為中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天理具備元無欠少不為堯存不為桀

亡父子君臣常理不易何曾動來因不動故言寂然雖不動感便通感非自外也

萬物皆備於我不獨人辭物皆然却自這裏出去只是物不能

推人則能推之雖能推之幾時添得一分不能推之幾時減得一分百理具在平鋪放着幾時道盡盡君道添得些君道

多舜盡子道添得些孝道多元來依舊

萬物莫不有對一陰一陽一善一惡陽長則陰消善增則惡減

斯理也推之其遠乎人只要知此理

只是一箇誠天地萬物鬼神本無二

天人本無二不必言合

天人無間斷

若不一本安得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

言有無則多有字言無無則多無字有無與動靜同如冬至之前天地間可謂靜矣而日月星辰亦自運行不息謂之無動

可乎但人不識有無動靜爾

天地之間只有一箇感與應而已更有甚事

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貼出來

儒宗理要二程子卷三 遺書外書道德 六

冬至一陽生而每遇至後則倍寒何也陰陽消長之際無極然斷絕之理故相挽掩過如天將曉復至陰黑亦是理也大抵

終始萬物莫盛乎艮此儘神妙須儘研窮此理

早梅冬至已前發方一陽未生然則發生者何也其榮其枯此

萬物一箇陰陽升降大節也然逐枝自有一箇榮枯分限不

齊此各有一乾坤也各自有箇消長只是箇消息惟其消息

此所以不窮至如松柏亦不是不彫只是後彫彫得不覺怎少得消息方夏生長時却有夏枯者則冬寒之際有發生之

物何足怪也

動植之分有得天氣多者有得地氣多者本乎天者親上本乎

地者親下然與之雖木植亦兼有五行之性在其中只是偏得土之氣故重濁也

息訓爲生者蓋息則生矣一事息則一事生中間無斷續果不食則便爲復也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

息止也生也止則便生不止則不生良始終萬物

人有壽考者其氣血脉息自深便有一般深根固蒂底道理人脉起于陽明周旋而下至於兩氣口自然勻長故於此視脉又一道自頭而下至足太衝亦如氣口此等事最切于身近取諸身百理具備皆在上爲陽胸在下爲陰男女之生已有

備宗理要

二程子卷三

遺書外書道徳

七

此象天有五行人有五臟心火也著些天地間風氣乘之便發燥肝木也著些天地間風氣乘之便須發怒推之五臟皆然孟子將四端便爲四體仁便是一箇木底氣象惻隱之心便是一箇生物春底氣象羞惡之心便是一箇秋底氣象只有一箇去就斷到底氣象便是義也推之四端皆然此箇事又着箇甚安排得也此箇道理雖牛馬血氣之類亦然都恁備具足只是流形不同各隨形氣後便昏了他氣如其子愛其母母愛其子亦有木底氣象又豈無羞惡之心如避利就害別所愛惡一一理完更如獼猴尤似人故於獸中最高爲智巧童昏之人見解不及者多矣然而唯聖人氣最清可以輔

相財成天地設位聖人成能直行乎天地之中所以爲三才天地本一物地亦天也只是人爲天地心是心之動則分于天爲上地爲下兼三才而兩之故六也

人夢不惟聞見思想亦有五臟所感者

語默猶晝夜晝夜猶生死生死猶古今消息

窮理盡性以至于命三事一時並了元無次序不可將窮理作知之事若實窮得理卽性命亦可了

二程解窮理盡性以至于命只窮理便是至於命于厚謂亦是失於大快此義儘有次序須是窮理便能盡得己之性則推類又盡人之性既盡得人之性須是并萬物之性一齊盡得

備宗理要

二程子卷三

遺書外書道徳

六

如此然後至於天道也其間然有事豈有當下理會事學者須是窮理爲先如此則方有學今言知命與至於命儘有近遠豈可以知便謂之至也

命之曰易便有理若安排定則更有甚理天地陰陽之變便如二扇磨升降盈虧剛柔初未嘗停息陽常盈陰常虧故便不齊如磨既行齒都不齊既不齊便生出萬變故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而莊周強要齊物然而物終不齊也竟夫有言泥空終是着齊物到頭爭此其肅如秋其和如春如秋便是義以方外也如春觀萬物皆有春意竟夫有詩云拍拍滿懷都是春又曰梧桐月向懷中照楊柳風來面上吹又曰卷舒萬古

與亡手出入幾重雲水身若莊周大抵寓言要入他故事之場竟失却皆有理萬事皆出於理自以為皆有理故要得縱心妄行總不妨

伊川先生

聖人之道更無精粗從灑掃應對至精義入神通貫只一理雖灑掃應對只看所以然者如何以下論道

冲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

書言天敘天秩天存是理聖人循而行之所謂道也聖人本天

釋氏本心

昔者聖人立人之道曰仁曰義孔子曰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惟能親親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

儒案聖人二程子卷三

道書外書道德九

以及人之幼惟能尊賢故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惟仁與義盡人之道盡人之道則謂之聖人

中庸曰道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又曰道不遠人此特聖人為始學者言之耳論其極豈有可離與不可離而遠與近之說哉

問忠恕可貫道否曰忠恕固可以貫道但子思恐人難曉故復於中庸降一等言之曰忠恕違道不遠忠恕只是體用須要理會得又問恕字學者可用功否曰恕字其大然恕不可獨用須得忠以為體不忠何以能恕着忠恕兩字自見相為用

處孔子曰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恕字其難孔子曰有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

中庸之說其本至於無聲無臭其用至於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自三百三千復歸於無聲無臭此言聖人心要處與佛家之言相反佛家說無形迹無色其意不過無聲無臭必竟有甚見處大抵語論間不難見如人論黃金曰黃色此人必是不識金若是識金者更不言說或言時別自有道理張子厚嘗謂佛如聚富貧子橫渠論此一事甚當

配義與道謂以義理養成此氣合義與道方其未養則氣是氣義自是義及其養成浩然之氣則氣與義合矣本不可言合

儒案聖人二程子卷三

道書外書道德十

為未養時言也如言道則是一個道都若以人而言則人自是人道自是道須是以人行道始得

能盡飲食語之道則可以盡去就之道能盡去就之道則可以盡死生之道飲食語去就死生小大之勢一也故君子之道自微而顯自小而彰易曰閑邪存其誠閑邪則誠自存而閑其邪者乃在於言語飲食進退與人交接之際而已矣若兩問先生曰盡其道謂之孝弟夫以一身推之則身者資父母血氣以生者也盡其道者則能敬其身敬其身者則能敬其父母矣不盡其道則不敬其身不敬其身則不敬父母其斯之謂與曰今士大夫受職於君尚期盡其職事又况親受

身於父母安可不盡其道

問前世所謂隱者或守一節或執一行然不知有知道否曰若知道則不肯守一節一行也如此等人鮮明理多取古人一節事專行之孟子曰服堯之服行堯之行古人有行一不義雖得天下不為則我亦行一不義雖得天下不為古人有為尚隱遯不肯就仕則我亦高逸不肯仕如此等則倣倣前人所謂為耳于道鮮自得也是以東漢尚名節有雖殺身不悔者只為不知道也

德盛者言傳文盛者言亦傳以下論德

有學不至而言至者循其言亦可以入道荀子曰其積力久則

儒宗理要二程子卷三 遺書外書道德 主

入杜預曰優而柔之使自求之厭而飲之使自趨之管子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神之極也此三者循其言皆可以入道而荀子管子杜

預初不能及此

自得者所守固而自信者所行不疑

造道深後雖聞常人語言淺近事莫非義理

德盛者物不能擾而形不能病形不能病以物不能擾也故善

學者臨死生而色不變疾病慘戚而心不動由養之有素也

非一朝一夕之力也

知天命是達天理也必受命是得其應也命者是天之所賦與

如命令之命天之報應皆如影響得其報者是常理也不得其報者非常理也然而細推之則須有報應但人以狹淺之見求之便謂差互天命不可易也然有可易者惟有德者能之如脩養之引年世祚之祈天求命常人之至于聖賢皆此道也

義訓宜禮訓理智訓知仁當何訓說者謂訓覺訓人皆非也當

合孔孟言仁處大約研窮之二三處得之未晚以下論仁

敦厚虛靜者仁之本不輕妄則是敦厚也無所繫閑昏塞則是

虛靜也此難以頓悟苟知之須久于道實體之方知其味夫

仁亦在乎熟之而已此條亦見張子

儒宗理要二程子卷三 遺書外書道德 主

不能克己則為楊氏為我不能復禮則為墨氏朱子故曰親親

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此之謂也

問仁與心何異曰心辟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陽氣發處乃情

也

先生教其孝弟為仁之本其謂脩為其仁者必本於孝弟故也

先生曰能如此尋其好夫子曰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親者

不敢惡於人不敢慢於人不敢惡於人便是又問為仁先從

愛物推上來如何曰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不愛

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故君子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

物能親親豈不仁民能仁民豈不愛物若以愛物之心推而

親親却是聖子也

孟子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有忠矣而行之以恕，則以無我為體，以恕為用，所謂強恕而行者，知以己之所好惡處人而已。未至於無我也。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所以為仁之方也。

周伯溫問曰：三月不違仁，如何？曰：不違處只是無纖毫私意。有少私意，便是不仁。又問：博施濟眾，何故仁不足以盡之？曰：既謂之博施濟眾，則無量也。堯之治，非不欲四海之外皆被其澤，遠近有間，勢或不能，及以此觀之，能博施濟眾，則是聖也。又問：孔子稱管仲如其仁，何也？曰：但稱其有仁之功也。管

肅宗理要二程子卷三

遺書外書道德

五

仲其初事子糾，所事非正。春秋書公伐齊納糾，糾而不稱子糾，不當立者也。不當立而事之，失於初也。及其敗也，可以死，亦可以無死。與人同事而死之理也。知始事之為非，而敗之義也，召忽之死正也。管仲之不死，權其宜，可以無死矣。故仲尼稱之曰：如其仁。謂其有仁之功也。使管仲所事子糾正而不死，後雖有大功，聖人豈復稱之耶？若以聖人不觀其死，不死之是非而止，稱其後來之是非，則其等義理也。又問：如何是仁？曰：只是一箇公字。學者問仁，則常教他將公字思量。一人心即天地之心，一物之理即萬物之理。一日之運即一歲之運。以下論理。

天下之理終而復始，所以常而不窮，常非一定之謂也。一定則不能常矣。惟隨時變易，乃常道也。天地常久之道，天地常久之理，非知理者孰能識之。

萬物之始皆氣化，既形然後以形相親，有形化，形化長則氣化

漸消

有形總是氣，無形只是道。

網緼陰陽之感。

凡物之名，字自與音氣義理相通，除其他有體質可以指論而得名者之外，如天之所以為天，天未名時，本亦無名，只是蒼

蒼然也，何以便有此名？蓋出自然之理，音聲發於其氣，遂有

儒宗理要二程子卷三

遺書外書道德

五

此名此字，如今之聽聲之精者，便知人性善，下者知人性惡，理由此也。

物有自得天理者，如蜂蟻知衛其君，豺獾知祭禮，亦出於人情而已。

孝弟之至，通於神明，神明孝弟，不是兩般事，只孝弟便是神明之理。

又問：王祥孝感，是通神明否？曰：此亦是通神明一事，此感格便是王祥誠中來，非王祥孝於此而物來於彼也。

問：行狀云：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不識孝弟何以能盡性至命也？曰：後人便將性命別作一般事說了，性命孝弟只是一統

底事就孝弟中便可盡性至命至如過橋應對其盡性至命亦是一統底事無有本末精粗却被後來人言性命者別作一般高遠說故舉孝弟是於人切近者言之然今時非無孝弟之人而不能盡性至命者由之而不至也

先生指庭下羣雀示諸弟子曰地上原有物則羣雀集而食之入故與之則不即來食須是久乃集蓋人有意在爾若負累者適遺下則便集而食矣

犬吠屠人世傳有物隨之非也此正如海上鷗鷺

隕石無種種於氣麟亦無種亦氣化厥初生民亦如是

雲從龍風從虎龍陰物也出來則濕氣蒸然自出如濕物在日

備宗理要二程子卷三 遺書外書遺德 五

中氣亦自出雖木石之微感陰氣尚亦有氣則龍之興雲不足怪虎行處則風自生

問龍能有能無如何曰安能無但能隱見爾所以能隱見者爲能屈伸爾非特龍凡小物皆有能屈伸者

人之有寤寐猶天之有晝夜陰陽動靜開闔之理也如寤寐須

順陰陽始得問人之寐何也曰人寐時血氣皆聚於內如血

歸肝之類今人不識者多損肝

問魂魄何也曰魂只是陽魄只是陰魂氣歸於天體魄歸於地

是也如道家三魂七魄之說妄爾

或曰傳記有言太古時人有牛首蛇身者莫無此理否曰固是

既謂之人安有此等事但有人形似鳥喙或牛首者耳荀子

中問太古之時人還與物同生否曰同莫是純氣爲人繁氣

爲蟲否曰然人乃五形之秀氣天地清明純粹氣所生也或

曰人初生時還以氣化否曰此必燭理當徐論之且如海上

忽露出一沙島便有草木生有土而生草木不足怪既有草

木自然禽獸生焉或曰先生語錄中云焉知海島上無氣化

之人如何曰極遠處亦有不可知曰今天下未有無父母之

人古有氣化今無氣化何也曰有兩般有全是氣化而生者

若腐草化螢是也既是氣化到合化時自化有氣化後而種

生者且如人身上着新衣服過幾日便變虱生其間此氣化

備宗理要二程子卷三 遺書外書遺德 五

也氣既化後便以種生去此理甚明或問宋齊丘化書云有

無情而化爲有情者有情而化爲無情者無情而化爲有

情者楓樹化爲老人是也有情而化爲無情如望夫化爲石

是也此語如何曰莫無此理楓木爲老人形如老人也豈便

變爲老人川中有蠟化爲花蚯蚓化爲百合固有此理其在

南中時聞有採石人因石陷遂在石中幸不死饑取石膏食

之不知幾年後別人復來採石見此人在石中引之出漸覺

身硬纔出風便化爲石此無可怪蓋有此理也若望夫石只

是臨江山有石如人形者今天下凡江邊有石立者皆呼爲

望夫石

問：「古人多壽，後世不及，古何也？」莫是氣否？曰：「氣便是命也。」曰：「今人不若古人壽，是盛衰之理歟？」曰：「盛衰之運，卒難理會。且以歷代言之：二帝三王爲盛，後世爲衰；一代言之，文武成康爲盛，幽厲平桓爲衰；以一君言之，開元爲盛，天寶爲衰；以一歲則春夏爲盛，秋冬爲衰；以一月則上旬爲盛，下旬爲衰；以一日則寅卯爲盛，戌亥爲衰。一時亦然。如人生百年，五十以前爲盛，五十以後爲衰。然有衰而復盛者，有衰而不復反者。若舉大運而言，則三王不如五帝之盛，兩漢不如三王之盛。又其下不如漢之盛，至其中間，又有多少盛衰。如三代衰而漢盛，漢衰而魏盛，此是衰而復盛之理。譬如月既晦則再生，備宗理要二程子卷三 遺書外書遺德 五

四時往復來也。若論天地之大運，舉其大體而言，則有日衰削之理。如人生百年，雖赤子才生，一日便減一日，形體日自長而數日自減，不相害也。世間有三件事至難，可以奪造化之力爲國家而至于祈天永命，養形而至于長生學而至于聖人。此三事功夫一般，分明人力可以勝造化，自是人不爲爾。故關朗有周能過曆，秦止

二世之說，誠有此理。問邵堯夫能推數見物壽長短始終，有此理否？曰：「固有之，又問或言人但壽得一百二十數，是否？」曰：「固是。此亦是大綱數，不必如此。馬牛得六十，按皇極經世，猫犬得十二，燕雀得六年，當作三十。」

之類，蓋亦有過不及，又問還察形色，還以生下日數推考曰：「形色亦可察，須精方驗。」

先生謂繹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浸盛，四十五而後完。今生七十二年矣，校其筋骨於盛年無損也。又曰：人待老而求保生，是猶貧而後蓄積，雖勤亦無補矣。繹曰：先生豈以受氣薄而後爲保生邪？」夫子默然曰：「吾以忘生，猶欲爲深取。」

張子厚罷太常禮院歸闕中，過洛而見程子。子曰：「比太常禮院所議可得聞乎？」子厚曰：「大事皆爲禮房檢正所奪，所議惟小事。」繹曰：「小事謂何？」子厚曰：「如定謚及龍女衣冠。」子曰：「龍女衣冠如何？」子厚曰：「當依夫人品秩。」蓋龍女本封善濟夫人。子

備宗理要二程子卷三

遺書外書遺德 五

曰：「某則不能。」既曰：「龍則不當被夫人衣冠，矧大河之塞，本上天降祐宗廟之靈，朝廷之德而吏士之勞也，龍何功之有？又聞龍有五十三廟，皆曰三娘子。一龍邪？五十三龍邪？一龍則不當有五十三廟，五十三龍則不應盡爲三娘子也。」子厚默然。邵堯夫謂程子曰：「子雖聰明，然天下之事亦衆矣。子能盡知邪？」子曰：「天下之事，某所不知者固多，然堯夫所謂不知者何事？」是時適雷起，堯夫曰：「子知雷起處乎？」子曰：「某知之。堯夫不知也。」堯夫愕然曰：「何謂也？」子曰：「既知之，安用數推也？以其不知故待推而後知。」堯夫曰：「子以爲起於何處？」子曰：「起於起處。」堯夫瞿然稱善。

卷三終

二程子卷四

遺書 外書

後學西山張能鱗纂輯

志學類

明道先生

解意一生便是自暴自棄以下論志

射法具而不滿者無志者也

志道懇切。固是誠意。若迫切不中理。則反為不誠。蓋實理中自

有緩急。不容如是之迫。觀天地之化。乃可知。

凡人縱學。便須知着力處。既學。便須知得力處。以下論學

衛宗聖要上程子卷四

人之學不進。只是不勇。

人之為學。忌先立標準。若循循不已。自有所至矣。

性靜者。可以為學。

學始於不欺問室。

忠信所以進德。終日乾乾。君子當終日對越在天也。蓋上天之

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見。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

其命於人。則謂之性。率性則謂之道。循道則謂之教。孟子去

其中。又發揮出浩然之氣。可謂盡矣。故說神如在其上。如在

其左右。大事小事。而只曰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微上徹下。不

過如此。

學只要艱難近裏着而已。

所守不約。泛濫無功。

學者須守下學上達之語。乃學之要。

孟子論四端處。則欲擴而克之。說約處。則博學詳說而反說約。

此內外交相養之道也。

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學者當學顏子入聖人為近。有力

處。

才高者。過則一出一入。卑者不及。則怠惰廢弛。

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

樂莫大焉。樂亦在其中矣。不改其樂。須知所樂者何事。

衛宗聖要上程子卷四

勿忘勿助。必有事焉。只中道上行。

王道與儒道。同皆這貫天地事。純則純王。純儒也。

正己而物正。大人之事。學須如此。

只學顏子。不戒過。

忿懣怒也。治怒為難。治懼亦難。克己可以治怒。明理可以治懼。

人患乎僻快者。蓋氣不充。不素養故也。

富貴驕人。固不善。學問驕人。害亦不細。

朋友講習。更莫如相觀而善。工夫多。

古人互相點檢。如今之學射者亦然。

學射者互相點檢病痛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責善之道要使誠有餘而官不足則於人有益而在我者無碍

伊川先生

問學者須志於大如何曰志無大小且莫說道將第一等讓與別人且做第二等才如此說便是自棄雖與不能居仁由義者差等不同其自小一也言學便以道為志言人便以聖為志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論志率氣者在志養志者在直內

學者為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志

科舉奪志

儒宗聖要二程子卷四

遺書外書志學三

做官奪人志

或問人或倦怠豈志不立乎曰若是氣體勞後須倦若是志怎生倦得人只為氣勝志故多為氣所使如人少而勇老而怯少而能老而貪此為氣所使者也若是志勝氣時志既一定更不可易如曾子易簪之際其氣之微可知只為他志已定故雖死生許大事亦動他不得蓋有一絲髮氣在則志猶在也

博奕小數不專心致志猶不可得況學道而悠悠安可得也仲尼言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又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不知聖人有甚事來迫切了底死地如此文

意不難會須是求其所以如此何故始得聖人固是生知猶如此說所以教人也學如不及猶恐失之纔說始得來日便不可

學者不可以不誠不誠無以為善不誠無以為君子脩學不以誠則學難為事不以誠則事敗自謀不以誠則是欺其心而自棄其志與人不以誠則是喪其德而增人之惑今小道異端亦必誠而後得況欲為君子者乎

堯舜之為善與桀跖之為惡其自信一也

信有二般有信人者有自信者如七十子於仲尼得他言說便終身守之然未必知道這箇怎生是怎生非也此信於人者

儒宗聖要二程子卷四

遺書外書志學四

也學者須要自信既自信怎生事亦不得

漢東賢良猶是人舉之如公孫弘者猶強起之乃就對至如後世賢良乃自來舉爾若果曰我心只望廷對欲直言天下事則猶可尚若志在富貴則得志便驕縱失志便放曠與悲愁而已

先生年十八上書闕下勸仁宗以王道為心生民為念黜世俗之論期非常之功

古之學者一今之學者三更端不與焉一曰文章之學二曰訓詁之學三曰儒者之學欲適道舍儒者之學不可以下論學今之學者有三弊一溺於文章二牽於訓詁三惑於異端苟無

此三者則將何難必趨於道矣

古之學者優柔服從有先後次序今之學者却只做一場話說務高而已常覺其先凱臨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水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今之學者往往以游夏爲小不足學然游夏一言一事却總是實如子路公西赤言志如此聖人許之亦以此自是實事後之學者好高如人游心於千里之外然自身却只如此

今之爲學者如登山施方其進退莫不關涉及到峻處便退還學也若使人求于內也不求於內而求於外非聖人之學也何謂外以文爲主者是也學也者使人求於本也不求於本而

衛宗理要

遺書外書志學 五

求於末非聖人之學也何謂末考詳略探問異者是也一者皆無益于身君子弗學也

學欲速不得然亦不可怠緩有欲速之心便不是學學是至廣大的事豈可以迫切之心爲之

名數之學君子學之而不以爲本也言語有序君子知之而不以爲始也

人語言緊急莫是氣不定否曰此亦當習習到言言自然緩時便是氣質變也學至氣質變方是有功人只是一箇習今觀儒臣自有一般氣象武臣自有一般氣象貴戚自有一般氣象不成生來便如此只是習也其體皆進說於主上及太母

欲令上於一日之中親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人之時少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

自其外者學之而得於其內者謂之明自其內者得之而兼於外者謂之誠誠與明一也

孔子之道發而爲行如鄉黨之所載者自誠而明也由鄉黨之

所載而學之以至於孔子者自明而誠也及其至焉一也

聞善言則拜焉所以爲聖人也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顏子所

以爲大賢也後之學者有一善而自足哀哉

人之生也小則好馳騁弋獵大則好建立功名此皆血氣之盛

使之然耳故其衰也則有不足之色其病也則有可憐之言

衛宗理要

二程子

遺書外書志學 六

夫人之性至大矣而爲形氣之所役使而不自知哀哉

敬義類

明道先生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敬也敬則無間斷體物而不可

遺者誠敬而已矣不誠則無物也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

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純則無間斷以下合論

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

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自然惟慎獨便是守之之法聖人

俯已以敬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惟上下一於恭敬則天

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四靈何有不至此體信達順之

道聰明齊智皆由是出以此事天養帝故中庸言鬼神之神

感而終之以微之顯誠之不可拊如此

不愧屋漏則心安而體舒

不愧屋漏是持養氣象

尸居那龍見淵默却雷聲

入道莫如敬未有致知而不敬者

思無邪毋不敬只此二句循而行之安得有差有差者皆不敬

不正也

毋不敬微若思安定辭安民哉君道也君道即天道也出門如

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此仲弓之問仁而仲尼所以告之者

衛宗聖要二程子卷四 遺書外書敬義 七

以仲弓為可以事斯語也雍也可使南面有君之德也毋不

敬可以對越上帝

聖人齊戒敬也以神明其德惡人齊戒亦敬也故可以事上帝

敬勝百邪

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敬不可謂中但敬而無失

即所以中也

誠者天之道敬者人事之本敬者用也敬則誠

李願問每常遇事即能知操存之意無事時如何存養得熟曰

古人耳之於樂目之於禮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動

息皆有所養今皆廢此獨有理義之養心耳但存此涵養意

一久則自然敬以直內是涵養意言不莊不敬則鄙詐之心生

矣貌不莊不敬則怠慢之心生矣

學者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涵泳於其間然後可以

自得但急迫求之只是私已終不足以達道

衆人安則不恭恭則不安

存養後泰然行將去便行進

靜然後見萬物自然皆有春意

學者不必遠求近取諸身只明人理敬而已矣便是約處易之

乾卦言聖人之學坤卦言賢人之學惟言敬以直內義以方

外敬義立而德不孤至于聖人亦止如是更無別途

衛宗聖要二程子卷四 遺書外書敬義 八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合內外之道也釋氏內外之道不備者也

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

問必有事焉當用敬否曰敬是涵養一事必有事焉須問集義

只知用敬不知集義却是都無事也

義理與客氣常相勝又有消長分數多寡為君子小人之別義

理所得漸多則自然知得客氣消散得漸少消盡者是大賢

伊川先生

嚴威嚴敬非敬之道但致敬須自此入 以下合論

敬則無已可克始則須絕四

震驚百里不喪七魄臨大寇懼能安而不失者唯誠敬而已此

處義之道也

問敬還用意否曰其始安得不用意若能不用意却是都無事了又問敬莫是靜否曰纔說靜便入於釋氏之說也不用靜字只用敬字纔說着靜字便是忘也孟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必有事焉便是心勿忘勿正便是勿助長

靜時能敬則無思慮紛紜之患動時能敬則無舉措煩擾之患如此則本心常存而不失

學者先務固在心志有謂欲屏去聞見知思則是絕聖棄智有欲屏去思慮思其紛亂則是須坐禪入定如明鑑在此萬物

衛宗理要 一 程子卷四 遺書外書敬義 九

畢昭是鑑之常難為使之不照人心不能不交感萬物亦難為使之不思慮若欲免此唯是心有主如何為主敬而已矣大凡人心不可二用用於一事則他事更不能入者事為主也事之為主尚無思慮紛擾之患若主於敬又焉有此患乎所謂敬者主一之謂敬所謂一者無適之謂一且欲涵泳主一之義一則無二三矣言敬無如聖人之言易所謂敬以直內義以方外須是直內乃是主一之義至於不敢欺不敢慢尚不愧于屋漏皆是敬之事也但存此涵養久之自然天理明

問敬義何別曰敬只是持己之道義便知有是非順理而行是

為義也若只守一箇敬不知集義却是都無事也且如欲為義不成只守一箇孝字須是知所以為孝之道所以待奉當如何溫清當如何然後能盡孝道也又問義只在事上如何曰內外一理豈待事上求合義也

問人之燕居形體怠惰心不慢可否曰安有箕踞而心不慢者昔呂與叔六月中來蔡氏閒居中某嘗覽之必見其儼然危坐可謂敬篤矣學者須恭敬但不可令拘迫拘迫則難久也朱公掞為御史端笏正立嚴毅不可犯班列肅然蘇子瞻語人曰何時打破這敬字

知行類

衛宗理要 一 程子卷四 遺書外書知行 十

明道先生

學者必知所以入德不知所以入德未見其能進也故孟子曰不明乎善不誠其身易曰知至至之以下合論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己只要義理栽培如求經義皆栽培之意

言而不行是欺也君子欺乎哉不欺也

博學於文而不約之以禮必至於汙漫所謂約之以禮不能守禮而由于規矩者也未及知之也止可以不畔道而已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與此相近

子貢之知亞于顏子知至而未能至之也

知之明信之篤行之果知仁勇也若孔子所謂成人亦不出此

三者藏武仲知也孟公綽仁也下莊子勇也

只着一箇私意便是缺便是缺了他浩然之氣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這裏缺了他則便這裏沒這物浩然之氣又不待外至是集義所生者這一箇道理不爲堯存不爲桀亡只是人不到他這裏知此便是明善

伊川先生

致知在所養養知莫過于寡慾二字以下合論

知至則當至之知終則當終之須以知爲本知之深則行之必至無有知之而不能行者知而不能行只是知得淺飢而不

餓索理要一程子卷四 遺書外書知行 上

食鳥啄人不蹈水火只是知人爲不善只爲不知

觀物理以察己既能燭理則無往而不識天下物皆可以理照

有物必有則一物須有一理

問觀物察己還因見物反求諸身否曰不必如此說物我一理

纔明彼即曉此合內外之道也語其大至天地之高厚語其

小至一物之所以然學者皆當理會又問致知先求之四端

如何曰求之性情固是切於身然一草一木皆有理須是察

或曰人問某以學者先識道之大本道之大本如何求某告之

以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于此五者上行樂處便是曰此

固是然怎生地樂勉強樂不得須是知得下方能樂得故人

力行先須要知非特行難知亦難也書曰知之非艱行之維

艱此固是也然知之亦自艱譬如人欲往京師必知是出那

門行那路然後可往如不知雖有欲往之心其將何之自古

非無美材能力行者鮮能明道以此見知亦難也

須是識在所行之先譬如行路須得光照

君子以識爲本行次之今有人焉力能行之而識不足以知之

則有異端者出彼將流宕而不知反內不知好惡外不知是

非雖有尾生之信曾參之孝吾弗貴矣

人苟有朝聞道夕死可矣之志則不肯一日安于所不安也何

止一日須更不能如曾子易簣須要如此乃安人不能若此

索理要一程子卷四 遺書外書知行 上

者只爲不見實理實理者實見得是實見得非凡實理得之

于心自別若耳聞口道者心實不見若見得必不肯安于所

不安人之一身儘有所不肯爲及至他事又不然若士者雖

殺之使爲穿窬必不爲其他事未必然至如執卷者莫不知

說禮義又如王公大人皆能言軒冕外物及其臨利害則不

知就禮義却就富貴如此者只是說得不實見及其蹈水火

則人皆避之是實見得須是有見不善如探湯之心則自然

別昔有經傷于虎者他人語虎則雖三尺童子皆知虎之可

畏終不似曾經傷者神色懾懾至誠畏之是實見得也得之

于心是有德不待勉強然學者則須勉強古人有捐軀殞

命者若不實見得則烏能如此須是實見得生不重於義生不安於死也故有殺身成仁者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

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與勉而中思而得何止有差等直是相去懸絕所謂從容中道者指他人所見而言之若不思不勉者自在道上行又何必言中不中不勉不思亦有大小深淺至於曲藝亦有不勉不思者所謂日月至焉與久而不息者所見規模雖眾相似其意味氣象迥別須潛心默識玩索久之庶幾自得學者不學聖人則已欲學之須熟玩味聖人之氣象不可只于名上理會如此只是講論文字

問忠信進德之事固可勉然致知甚難曰子以誠敬為可勉

答曰致知是心之官主於理也

且他處說到底須是知了方得行若不知只是愚却說

他行事無幾許多聰明廣知怎生得如他動容周旋中禮有諸中必形諸外德容安可妄學且如膾炙炙公于與野人其不肯知其美然貴人聞者便有欲嗜膾炙之色野人則不然學者須是真知纔知得是便恣然行將去也某年二十時解釋經義與今无異然思今日覺得意味與小時自別

處事類附黃

明道先生

靜居獨處不難居廣居應天下為難以下論處事

百官萬務金革百萬之眾飲水曲肱樂在其中萬變皆在人其

實無一事

所見所期不可不遠且大然行之亦須量力有漸志大心勞力小任重恐終敗事

不能動人只是誠不至於事厭倦皆是無誠處

學者全體此心學雖不盡若事物之來不可不應但隨分應之雖不中不遠矣

聖人于天下事自不合與只順得天理茂對時育萬物

飢食渴飲冬裘夏葛若有些私客心在便是廢天職

大凡出義則入利出利則入義天下之事唯義利而已

聖人緣人情以制禮事則以義制之

欲當大任須是篤實

事有善有惡皆天理也天理中物須有美惡若物之不齊物之情也但當察之不可以入於惡流於一物

以物待物不以已待物則無我也聖人制行不以已言則是矣而理似未盡於此言夫天之生物也有長有短有大有小君子得其大矣

一作安可使小者亦大乎天理如此豈可逆哉以天下之大萬物之多用一心而處之必得其要斯可矣然則古人處事豈不優哉

名實相須一事苟則其餘皆苟矣

先甲三日以窮其所以然而處其事。後甲三日以究其將然而爲之。防甲者事之始也。庚者有所準也。自甲乙至于戊己春夏生物之氣已備。庚者秋冬成物之氣也。故有所準。則一君子之遇事也。無巨無細一於敬而已。簡細故以自崇。非敬也。飾私智以爲奇。非敬也。要之無敢慢而已。

執事須是敬。又不可矜持太過。

風竹便是感應。無心如人怒我。勿留胸中。須如風動竹。

人以料事爲明。便疑入於逆詐億不信去也。

人之於患難。只有一箇處置。盡人謀之後。却須泰然處之。有人遇一事。則心心念念不肯捨。便竟何益。若不會處置了放下。

窮余理要二程子卷四 遺書外書處事 五

便是無義無命也。

儒者只合言人事。不得言有數。直到不得已處。然後歸之命可也。

聖人責已感也。處多責人。應也。處少以下論責躬。

責上責下而中自恕已。豈可任職分。

外面事不思。不知只思不見自己。

大抵自仁祖朝。優容諫臣。當言職者。必以詆訐而去。爲賢習以成風。惟恐人言不稱職。以去爲落便宜。昨來諸君。蓋未免此。苟如是爲。則是爲已。尚有私意在。却不在朝廷。不干事理。

伊川先生

學者不可不通世務。天下事譬如一家。非我爲則彼爲。非甲爲則乙爲。以下論處事。

君子不以天下爲重。而身爲輕。亦不以身爲重。而天下爲輕。凡盡其所當爲者。如可以仕則仕。入則孝之類是也。此孔子之道也。蔽焉而有執者。楊墨之道也。

孔子既知米桓魋不能害已。又却微服過宋。舜既見象之將殺已。而又象憂亦憂。象喜亦喜。國祚長短。自有命數。人君何用汲汲求治。禹稷救飢。溺者過門不入。非不知飢溺而死者。自有命。又却救之如此。其急數者之事。何故如此。須思量到道。並行而不相悖。處可也。

窮余理要二程子卷四 遺書外書處事 六

爲人處世間。得見事無可疑處。多少快活。

妄得之禍。災亦隨之。妄得之得失。亦稱之。人能知此。不爲妄動矣。

睽之象曰。君子以同而異。不能大同者。亂常拂理之人也。不能獨異者。隨俗習非之人也。

恒之初六曰。浚恒。凶。知常而不知變者也。世之責望故素。而至悔咎者。皆浚常者也。

聖人作事。其宏裕。今人不知義理者。更不須說。纔知義理。便迫窄。若聖人則綽綽有餘裕。

先生見一學者。作迫問其故。曰。欲了幾處人事。曰。某非不欲問。

旋人事者曷嘗似賢急迫

忘物與累物之弊等

較事大小其弊為枉尺直尋之病

或謂人莫不知和柔寬緩然臨事則反至於暴厲曰只是志不

勝氣氣反動其心也

明道嘗謂人曰天下事只是感與應耳以問伊川曰此事甚大

當自識之曰緩之斯來動之斯和是亦感與應乎曰然

遺金閑志曰元豐庚申歲予行至雍華間關西學者相從者六

七人予以千錢掛馬鞍比就舍則亡矣僕夫曰非展裝而忘

之則涉水而墜之矣予不覺嗟曰千錢可惜坐中二人者應

儒宗理要

程子卷四 遺書外書處事 七

曰千錢失去甚可惜也次一人曰千錢微物何足為意後

人曰水中囊中可以一視人亡人得又何嘆乎予曰人得之

乃非亡也吾嘆乎有用之物若沉水中則不復為用矣至雍

以語與叔曰人之器識固不同自上聖至於下愚不知有幾

等同行者數人耳其不同如此也與叔曰夫數子者之言如

何予曰最後者善與叔曰誠善矣然觀先生之言則見其有

體而無用也予因書而識之

事上之道莫如忠待下之道莫如恕

以下論責躬

人當及已如何不必恤浮議志在浮議則心不在內不可

罪已責躬不可無然亦不當長留在心胸為悔

人或勸先生以加禮近貴先生曰何不見其以盡禮而責之以
加禮禮盡則已豈有加也

問家貧親老應舉求仕不免有得失之累何脩可以免此曰此

只是志不勝氣若志勝自無此累家貧親老須用祿仕然得

之不得為有命曰在已固可為親奈何曰為已為親也只是

一事若不得其如命何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人苟不

知命見患難必避遇得喪必動見利必趨其何以為君子然

聖人言命蓋為中人以上者設非為上智者言也中人以上

於得喪之際不能不惑故有命之說然後能安若上智之人

更不言命惟安於義借使求則得之然非義則不求此樂天

儒宗理要

程子卷四 遺書外書處事 八

者之事也上智之人安於義中人以上安於命乃若聞命而

不能安之者又其每下者也

郭達新貴時眾論喧然未知其人如何後聞人言欲買韓王宅

更不問可知也如韓王者當代功臣一宅已致而欲有之大

然不識好惡子厚言昔年有人欲為范希文買綠野堂希文

不肯識道理自不然在唐如晉公者是可尊也一旦取其物

而有之如何得安在他人猶可如王維莊之類獨有晉公則

不可寧使耕壤及他有力者致之已則不可取

效法類

明道先生

善言治天下者不思法度之不立而思人材之不成善修身一

善養者不患氣質之不美而患師學之不明人材不成雖有

良法美意孰與行之師學不明雖有受道之實孰與成之

以書傳道與口相傳然不相干相見而言因事發明則併意思

一時傳了書雖言多其實不盡

只是論得規矩準繩巧則在人

自幼子常視無詆以上便是教以聖人事

人自孩提聖人之質已完只先於偏勝處發

勿謂小兒無記性所歷事皆能不忘故善養子者當其嬰孩鞠

之使得所養全其和氣乃至長而性美教之示以好惡有常

儒宗理要二程子卷四 遺書外書教法 五

至如養大者不欲其升堂則時其升堂而扑之若既扑其升

堂又復食之於堂則使孰從雖日撻而求其不升不可得也

養異類且爾況人乎故養正者聖人也

亦見橫渠集中

射中鵠舞中節御中度皆誠也古人教人以射御象勺所養之

意如此

教人未見意趣必不樂學故且教之歌如古詩三百篇皆古

人作之如關雎之類正家之始故用之鄉人用之邦國日使

人聞之此等詩其言簡與今人未易曉別欲作詩畧言教童

子灋掃應對事長之節令朝夕歌之似當有助

古人雖胎教與保傅之教猶勝今日庠序鄉黨之教古人自幼

學耳目游處所見皆善至長而不見異物故易以成就今人

自少所見皆不善才能言便習穢惡日日消鑠更有甚天理

須人理皆盡然尚以些乘弊消鑠盡不得故且恁過一日之

中起多少巧偽萌多少機究據此箇惡熟以氣動氣宜乎聖

賢之不生和氣之不兆也尋常間或有些時和氣豐亦出於

幸也不然何以古者或同時或同家並生聖人及至後世乃

數千歲寂寥

王彥霖以為人之為善須是他自肯為時方有所得不亦難強

曰此言雖是人須是自為善然又不可為如此却都不管他

蓋有教焉脩道之謂教豈可不脩

儒宗理要二程子卷四 遺書外書教法 三

人雖睡著其識知自完只是人與喚覺便是他自然理會得

然而識之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善問者斯可矣

教人之術若童牛之牯當其未能觸時已先制之善之大者其

次則豕豕之牙豕之有牙既已難制以百方制之終不能使

之改惟續其勢則性自調伏雖有牙亦不能為害如有不率

教之人却須置其欄楚別以道格其心則不須欄楚將自化

矣

謂張子厚曰道之不明於天下久矣人善其所習自謂至足必

如孔子不慎不敢不排不發則師資勢隔而先王之道或幾

乎熄矣起今之時且當隆其尊而誘之雖識有明暗志有淺

深亦各有得焉。而堯舜之道庶可馴致也。

胡安定在湖州置治道齋。學者有欲明治道者。講之于中。如治兵治民。水利算數之類。嘗言劉彝善治水利。後果為政。皆與水利有功。

安定之門人。往往知稽古愛民矣。則於為政也何有。

伊川先生

天下有多少才。只為道不明於天下。故不得有所成就。且古者與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如今人怎生會得。古人於詩。如今人歌曲一般。雖間巷童稚。皆習聞其說。而曉其義。故能興起於詩。後世老師宿儒。尚不能曉其義。怎生責得學者。是不得與儒宗理要。二程子卷四 遺書外書教法 五

於詩也。古禮既廢。人倫不明。以至治家皆無法度。是不得立於禮也。古人有歌詠以養其性情。聲音以養其耳。舞蹈以養其血脉。今皆無之。是不得成於樂也。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

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擇其才可教者聚之。不肖者復之田畝。蓋士農不易業。既入學。則不治農。然後士農判。在學之養。若士大夫之子。則不慮無養。雖庶人之子。既入學。則亦必有養。古之士者。自十五入學。至四十方仕。中間自有二十五年學。又無利可趨。則所志可知。須去趨善。便自此成德。後之人。自童稚間。已有汲汲趨利之意。何由得向善。故古人必

使四十而仕。然後志定。只營衣食。却無管惟利祿之誘。最害人。

古者家有塾。黨有庠。故人不入學者。三老坐於里門。出入察其長幼揖讓之序。如今所傳之詩。人人誦。莫非止於禮義之言。今人雖白首未嘗知有詩。至於里俗之言。盡不可聞。皆繫其習也。以古所習安得不善。以今所習安得不惡。

古之小兒。便能事長者。與之提携。則兩手奉長者之手。問之掩口而對。蓋稍不敬。事便不忠。信故教小兒。且先安詳恭敬。大凡儒者。未敢望深造於道。且只得所存正。分別善惡。識廉恥。如此等人。多亦須漸好。

儒宗理要 二程子卷四 遺書外書教法 五

君子不欲才過德不敏。名過實不敏。文過質才過。德者不祥。名過實者有殃。文過質者其之與長。

先生嘗語學者。病其於己之言。有所不合。則置不復思。所以終不能同也。

答門人曰。孔孟之門。豈皆賢哲。固多眾人。以眾人觀聖賢。弗識者多矣。惟其不敢信。已而信其師。是故求而後得。

人有實無學。而氣蓋人者。其氣一。作有剛柔也。故強猛者。當抑之。畏縮者。當充養之。古人佩帶絃之戒。正為此耳。然剛者易抑。如子路初雖聖人亦被他陵。後來既知學。便却移其剛來。克己甚易。畏縮者氣本柔。須索勉強也。

荀氏八龍豈盡賢者但得一二賢子弟相薰習皆然耳

勘會學制云所謂道德之士不必遠引古者以近時言之如胡太常瑗張著作載邵推官雍之輩所居之鄉學者不遠千里而至顧一識其面一聞其言以為模楷有如此之人至於京師則長策造門求見道學者願得矜式之意延請居於堂中或一至或時來或淹留旬時不可必其久速也不獨學者得以矜式而已又以見長成之為教不敢足諸已既上求古之人復博求今之士取善服義如恐不及乃為教之大本化人之要道

又云往年胡博士瑗講易常有外來請聽者多或至千數人孫

儒宗聖學上程子卷四

遺書外書教法 五

殿丞復說春秋初講旬日間來者莫知其數堂上不容然後謝之立聽戶外者其氣當時春秋之學為之一盛至今數十年傳為美事

治道類附齊

明道先生

論學便要明理論治便要識體 以下論治道

必有開雕麟趾之意然後可行周官之法度

先王之世以道治天下後世只是以法把持天下

才與誠合則周天下之治

伯淳謂天下之士亦有其志在朝廷而才不足才可以為而誠

不足今日正須才與誠合一方能有所濟子厚謂才與誠須

一物只是一物伯淳言才而不誠猶不是也若非至誠雖有忠義功業亦出於事為浮氣幾何時而不盡一本無只是

一物四字

治道在於立志責任求賢

天地生一世人自足了一世事但恨人不能盡用天下之才此其不能大治

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

談經論道則有之少有及治體者如有用我者正心以正身正身以正家正家以正朝廷百官至於天下此其序也其間則

又繁用之淺深臨時裁酌而應之難執一意

儒宗聖學上程子卷四

遺書外書治道 五

先生作縣凡坐處皆書視民如傷四字常曰類常愧此四字

或問簿佐令者也簿所欲為令或不從奈何曰當以誠意動之

今令與簿不和只是爭私意令是邑之長若能以事父兄之道事之遇則歸已善則唯恐不歸於令積此誠意豈有不動得人

得人

今之監司多不與州縣一體監司專欲伺察州縣專欲掩蔽不

若推誠心與之共治有所不逮可教者教之可督者督之至於不聽擇其甚者去一二使足以警眾可也

劉安禮問臨民先生曰使民各得輸其情問御吏曰正己以格

物

五畝之宅田二畝宅郭二畝也三易再易不易三易三百畝三

耕則居田休則居郭百畝二畝一耕不易歲歲耕之此地之肥瘠不同也

古者百步為畝百畝當今之四十一畝也古以今之四十二畝之田八口之家可以無飢今以古之二百五十畝猶不足農之勤惰相懸乃如此

古者百畝今四十一畝家有九人只十六已別受田其餘皆老少也故可供有不足者又有補助之政又有鄉黨調休之義故亦可足

方今有古之所無者二兵與釋老也

古今異宜不唯人有所不便至於風氣亦自別也

衛宗聖要二程子卷四 遺書外書治道 五

歲變知化為難古今風氣不同故器用亦異宜是以聖人通其

變使民不倦各隨其時而已矣後世雖有作者虞帝弗可及

已蓋當是時風氣未開而虞帝之德又如此故後世莫可及

也若三代之治後世決可復不以三代為治者終苟道也

當春秋戰國之際天下小國介于大國奔命不暇然足以自維

持數百年此勢却似稍勝各有界分約束後世遂有土崩之

勢道壞便一時壞陳涉一叛天下遂不支吾今日堂堂天下

只西方一敗朝廷遂震何也蓋天下之勢正如稻勝各有有限

防則卒不能壞今天下却似一箇萬頃陂要起卒起不得及

一起則洶湧遂奈何不得以祖宗德澤仁厚涵養百餘年間

一時系了人心雖有豪傑無箇端倪起得便只要安靜不宜使搖動雖夷狄亦散兵邦聯待一本無待字此此中國之福也

賈誼有五餌之說當時笑其迂疎今日朝廷正使着故得許多特寧息

徐禧奴才也善兵者有二萬人未必死彼雖十萬人亦未必能

勝二萬人古者以少擊衆而取勝者多蓋兵多亦不足恃昔

者袁紹以十萬阻官渡而曹操只以萬卒取之王莽百萬之

衆而光武昆陽之衆有八千仍有在城中者然則只是數千

人取之符堅下淮百萬而謝玄才二萬人一麾而亂以此觀

衛宗聖要二程子卷四 遺書外書治道 五

之兵衆則易老適足以資敵人一敗者矣則自相蹂躪至如

聞風聲鶴唳皆以為晉軍之至則是自相殘也晉之一人驅

幹極大一人輕捷兩人相當則擁腫者遲鈍為輕捷者出入

左右之則必困矣自古師旅勝敗不能無之然今日邊事至

號疎曠而古未之聞也其源在不任將帥將帥不慎任人圖

外之事將軍處之一一中覆皆受廟算上下相拘安得不如

此元豐五年未樂城事

仁祖時北使進言高麗自來臣屬北朝近來職貢全缺殊失臣

禮今欲加兵又聞臣屬南朝今來報知仁祖不答及將去也

召而前語之曰適讓高麗事朕思之只是王子罪不干百姓

事今既加兵。王子未必能殊得。且是屠戮百姓。北使遂屈無
答。不覺汗流浹背。俯伏於地。歸而寢。他都不言彼兵事勢。
只看這一箇天地之量。亦至誠有以格他也。

熙寧初。王介甫行新法。並用君子小人。君子正直。不合介甫。以
爲俗學。不通世務。斥去。小人苟容諂佞。介甫以爲有才知變
通。適用之。君子如司馬君實。不拜副樞。以去。范堯夫辭脩注
得罪。張天祺以御史面折介甫。被責。介甫性狠愎。衆人以爲
不可。則執之愈堅。君子既去。所用小人爭爲刻薄。故害天下
益深。使衆君子未與之敵。俟其勢久自緩。委曲平章。尚有聽
從之理。則小人無隙可乘。其害不至如此之甚也。

衛宗理要二程子卷四 遺書外書治道 王

介父當初只是要行己志。恐天下有異同。故只去上心上把得
定。他人不能搖。以是拒絕言路。進用柔佞之人。使之奉行新
法。今則是他已去。不知今日却留下害事。

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須是明謹。系世族。

與立宗子法。一年有一。以下論齊家。

世人多慎於擇婿。而忽於擇婦。其實婿易見。婦難知。所繫甚重。
豈可忽哉。

伊川先生

君貴明。不貴察。臣貴正。不貴權。以下論治道。

民可明也。不可愚也。民可教也。不可威也。民可順也。不可強也。

民可使也。不可欺也。

夫民合而聽之。則聖散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大同之中有
簡。秉彝在前。是是非非。無不當理。故聖散而聽之。則各任私
意。是非顛倒。故愚。蓋公義在。私欲必不能勝也。

多權者害誠。好功者害義。取名者賊心。

各分正。則天下定。

治道亦有從本而言。亦有從事而言。從本而言。惟從格君心之
非。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若從事而言。不救則已。
若須救之。則須變大變。則大益小。變則小益。

爲天下安可求近效。才計較着利害。便不是。

衛宗理要二程子卷四 遺書外書治道 王

防小人之道。正己爲先。

天地之間。皆有對。有陰則有陽。有善則有惡。君子小人之氣。常
停。不可都生。君子但六分。君子則治六分。小人則亂七分。君

子則大治七分。小人則大亂。雖堯舜之世。不能無小人。然言

比屋可封者。以其有教。雖欲爲惡。不能成其惡。然於其家。乖

戾之氣。亦生朱均。在朝則有四凶。久而不去。

三王不足。四無。三王之理。如忠質文之所尚。子丑寅之所建。

歲三月爲一時之理。泰強以亥爲正。畢竟不能行。孔子知是

理。故其志不欲爲一王之法。欲爲百王之通法。如語顏淵爲

邦是也。其法度又一寓之春秋。

三王之法各是一王之法故三代損益文質隨時之宜若孔子所立之法乃通萬世不易之法孔子於他處亦不見說獨答顏回云行夏之時乘殷之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是於四代中舉這一箇法式其詳細雖不可見而孔子但示其大法使後人就上脩之二千年來亦無一人識者

文中子言封禪之費非古也其秦漢之侈心乎此言極好古者封禪非謂誇治平乃依本分祭天地後世便把來做一件誇誇底事如周頒告成功乃是陳先王功德非謂誇自己功德李嘉仲問數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如何曰天地之道不能自成須聖人裁成輔相之如歲有四時聖人春則教民播

種秋則教民收穫是歲成也教民耕稼是時成也又問

以左右民如何古之盛時未嘗不教民故立之君師設官以治之周公師保萬民與比封言左右民皆是也後世未嘗教

民任其自生自育只治其國而已必井田必封建必肉刑非聖人之道也善治者放井田而行之而民不病放封建而治之而民不勞放肉刑而用之而民不怨故善學者得聖人之意而不取其迹也迹也者聖人因一時之利而制之也

川休問井田今可行否曰豈有古可行而今不可行者或謂今人多地少不然譬諸草木山上着得許多天地生物常相稱

豈存人多地少之理

嘉仲問封建可行否曰封建之法本出於不得已椰子厚有肉亦剝測得分數秦法固不善亦有不可變者能侯置守是也夫法律之意蓋本諸經先能知經乃可議律專意法律者胥吏之事也可以行文案治期會貫通經義者士人之事也可以為政治民所以律學必使兼治經史

傀儡之術雖自古亦無不煩民不動搖而足者然於古則有兵車其中載糧糧自人破二十五人然古者行兵在中國又不遠敵若是深入遠處則決無省力且如秦運海隅之粟以饋邊卒三十鍾而致一石是二百倍以來今日師行一兵行一

儒宗聖要二程子卷四

通書外書治道 三

夫饋只可供七日其餘日必俱乏食也且計之須二夫而助一兵仍須十五日便回一日不回則一日乏食以此校之無善術故兵也者古人必不得已而後用者知此耳

范希文前日西舉以虛聲而走敵人今日又不知誰能為希文者

宣仁山陵時會呂汲公於陵下公曰國家用兵乃良策凡四方有警百姓皆不知先生曰相公豈不見景德中事耶聖良民刺而以至及士人蓋有限之兵忽損二五千人將何自而補要知兵須是出于民可也

今之守令惟制民之產一事不得為其他在法度中甚有可為

者患人不為耳

人注擬差遣欲就主簿者問其故則曰責輕於尉某曰却是尉責輕尉只是捕盜不能使民不為盜捕佐令以治一邑使民不為盜簿之責也豈得為輕問授司理如何曰甚善若能充其職可使一郡無冤民也幕官言事不合如之何曰必不得已有去而已須權量事之大小事大於去則當去事小於去亦不須去也事大於爭則當爭事小於爭則不須爭也今人只被以官為業如何去得

范文甫將赴河清尉問到官三日例須謁廟如何曰正者謁之如社稷及先聖是也其他古先賢哲亦當謁之又問城隍當謁否曰城隍不典土地之神社稷而已何得更有土地邪又問只恐駭眾爾曰唐狄仁傑廢江浙間淫祠千七百處所存惟吳太伯伍子胥二廟爾今人做不得以謂時不同是誠不然只是無狄仁傑耳當時子胥廟存之亦無謂

常見伯淳所在臨政便上下響應到了人眾後便成風成風則有所鼓動天地間只是一箇風以動之也

正叔言今責罪官吏殊無養士君子廉恥之道必斷言徒流杖數贖之以銅便非養士君子之意如古人責其罪皆不深指斥其惡如責以不廉則曰俎豆不脩

禮院者天下之事無不關此但得其人則事儘可以考古立法

苟非其人只是從俗而已

酒者古人養老祭祀之所用今官有權醢民有買撲無故輒令人聚飲亦大為民食之蠹也損民食惰民業招刑聚寇皆出於此如損節得酒課民食亦為小充分明民食却釀為水後令人飲之又不當餽飽若未能絕得買撲若且只諸縣都鄙為之亦利不細

正叔言昏禮結髮無義欲去久矣不能言結髮為夫婦者只是指其少小也如言結髮事君李廣言結髮事匈奴只言初上頭時也豈謂合髻乎以下論齊家

問妻可出乎曰妻不賢出之何害如子思亦嘗出妻今世俗乃以出妻為醜行遂不敢為古人不如此妻有不善便當出也

只為今人將此作一件大事隱忍不敢發或有隱忍為其陰持之以至縱恣養成不善豈不害事人脩身刑家最急纔脩身便到刑家上也又問古人出妻有以對姑叱狗蒸梨不熟者亦無甚惡而遽出之何也曰此古人忠厚之道也古之人交絕不出惡聲君子不忍以大惡出其妻而以微罪去之以此見其忠厚之至也且如叱狗於親前者亦有甚大故不是處只為他平日有故因此一事出之爾或曰彼以此事細故見逐安能無辭兼他人不知是與不是則如之何曰彼必自知其罪但自己理直可矣何必更求他人知然有識者當自

知之也。如必待形暴其妻之不善，使他人知之，是亦淺丈夫而已。君子不如此。大凡人說話，多欲令彼曲我直。若君子自有一箇含蓄意思，或曰古語有之，出妻令其可嫁，絕友令其可交，乃此意否？曰是也。

又問再娶皆不合禮否？曰：大夫以上無再娶禮，大夫以下，有不得已再娶者，蓋緣奉公姑，或主內事爾。如大夫以上，至諸侯天子，自有嬪妃，可以供祀禮，所以不許再娶也。

凡人家法，須令每有族人遠來，則為一會，以合族。雖無事，亦當每月一為之。古人有花樹韋家宗會法，可取也。然族人每有吉凶嫁娶之類，更須相與為禮，使骨肉之意常相通。骨肉日

齊家理要二程子卷四

遺書外書治道

臣

疎者，只為不相見，情不相接耳。

同姓相見，當致親親之意，而不可敘齒。以拜，蓋昭穆高下，未可知也。

二程子卷五

後學西山張能麟纂輯

遺書外書

天地類附鬼神

明道先生

凡有氣，莫非天；凡有形，莫非地。以下論天地。

乾陽物也不動則不剛，其靜也專，其動也直，不專一則不能直；逐坤陰物也不靜則不柔，其靜也翕，其動也闢，不翕聚則不能發散。

天地之化，一息不留，疑其速也，然寒暑之變甚漸。

齊家理要二程子卷五

遺書外書天地

天地安有內外？言天地之外，便是不識天地也。人之在天地如魚在水，不知有水，直待出水，方知動不得。

天位乎上，地位乎下，人位乎中，無人則無以見天地。

極為天地中是也。然論地中儘有說，據測景以三萬里為中，若有窮，然有至一邊已及一萬五千里，而天地之運蓋如初也。然則中者亦時中耳，地形有高下，無適而不為中，故其中不可定下。譬如楊氏為我，墨氏兼愛，子莫於此二者以執其中，則中者適未足為中也。故曰執中無權，猶執一也。若是因地形高下，無適而不為中，則天地之化不可窮也。若定下不易之中，則須有左有右，有前有後，四隅既定，則各有遠近之限。

便至百千萬億亦猶是有數蓋有數則終有盡處不知如何為盡也

天地日月一般月受日光而日不為之虧然月之光乃日之光也地氣不上騰則天氣不下降天氣降而至於地地中生物者皆天氣也唯無成而代有終者地之道也

日月陰陽發見盛處

日之形人莫不見似輪似餅其形若有限則其光亦須有限若只在三萬里中升降出沒則須有光所不到處又安有此理今天之蒼蒼豈是天之形視下也亦須如是日固陽精也然不如舊說周回而行中心是須彌山日無適而不為精也地

儒宗理要二程子卷五

遺書外書天地二

既無適而不為中則日無適而不為精也氣行滿天地之中然氣須有精處故其見如輪如餅譬之鋪一溜柴薪從頭燒着火到處其光皆一般非是有一塊物推着行將去氣行到寅則寅上有光行到卯則卯上有光氣充塞無所不到若這上頭得箇意思便知得生物之理

月不受日光故食不受日光者月正相當陰盛元陽也鼓者所以助陽然則日月之晝皆可鼓也

陰陽盈縮不齊不能無差故曆家有歲差法

日月薄蝕而旋復者不能奪其常也

霜露星之氣異乎雨雪

季冬行春今名之曰逆者子勉母也

問張子曰陰陽之精互藏其宅然則曰此言甚有味由人如何看水離物不得故水有離之象火能入物故火有坎之象今人居覆載中却不知天地在照臨之內却不理會得日月此冥然而行者也

古之言鬼神不過著於祭祀亦只是言如聞嘆息之聲亦不會道聞如何言語亦不曾道見如何形狀如漢武帝之見李夫人只為道士先說與在甚處使端目其地故想出也然武帝作詩亦曰是耶非耶嘗問好談鬼神者皆所未曾聞見皆只是說燭理不明便傳以為信也假使實所聞見亦未足信或

儒宗理要二程子卷五

遺書外書天地三

是心病或是目病如孔子言人之所信者目亦有所不足信者耶此言極善以下論鬼神

今日雜信鬼怪異說者只是不先燭理若於事上一理會則有甚盡期須只於學上理會

卜筮之能應祭祀之能享亦只是一箇理著龜雖無情然所以為卦而卦有吉凶莫非有此理故應也如響若以私心及錯卦象而問之便不應蓋今日之理與前日已定之理只是一箇理故應也至如祭祀之享亦同鬼神之理在彼我以此理向之故享也不容有三只是一理也如處藥治病亦只是一箇理此藥治箇如何病有此病服之即應若理不契則藥

不應

楊定見神之說只是道人心有感通如有人平生不識一字一日病作却念得一部杜甫詩却有此理天理間事只是一箇有一箇無既有即有無即無如杜甫詩者是世界上實有杜甫詩故人之心病及至精一有箇道理自相感通以至人心在此託夢在彼亦有是理只是心之感通也死者託夢亦客有此理既說有感通更說甚生死古今之別

伊川先生

天地之化雖廓然無窮然而陰陽之度日月寒暑晝夜之變莫不有常此道之所以爲中庸以下論天地

備宗理要二卷下 卷五 遺書外書天地 四

天地之道常垂象以示人故曰貞觀日月常明而不息故曰貞明

天地動靜之理天圓則須轉地方則須安靜南北之位豈可不定下所以定南北者在坎離也坎離又不是人安排得來莫非自然也

人說復其見天地之心皆以爲主靜能見天地之心非也復之卦下面一畫便是動也安得謂之靜自古儒者皆言靜見天地之心唯某言動而見天地之心或曰莫是於動上求定否曰固是然最難釋氏多言定聖人便言止

用休又問六天之說曰此起於識書鄭玄多從從而夢之甚可

笑也帝者氣之主也東則謂之青帝南則謂之赤帝西則謂之白帝北則謂之黑帝中則謂之黃帝豈有上帝而別有五帝之理此因周禮言祀昊天上帝而後又言祀五帝亦如之故諸儒附此說又問周禮之說果如何曰周禮中說祭祀更不可考證六天之說正與今人說六子是乾坤退居不用之時同也不知乾坤外其底是六子譬如人之四肢只是一體爾學者大惑也

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却都不說着却於山川外木土人身上討雨露木土人身有雨露耶

電者陰陽相軋雷者陰陽相擊也軋者如石相磨而火光出者

備宗理要二卷下 卷五 遺書外書天地 五

電便有雷擊者是一作也或傳京師少聞雷恐是地有高下也

凡物之散其氣遂盡無復歸本原之理天地間如洪鐘雖生物銷鑠亦盡况既散之氣豈復在天地造化又焉用此既散之氣其造化者自是生氣至如海水潮日出則水涸是潮退也其涸者已無也月出則潮水生却非將已涸之水爲潮此是氣之終始開闢便是易一闢一闢謂之變

真元之氣氣之所由生不與外氣相雜但以外氣涵養而已若魚在水魚之性命非是水爲之但以水涵養魚乃得生爾人居天地氣中與魚在水無異至於飲食之養皆是外氣涵養

之道出入之息者。闢之機而已。所出之息。非所入之氣。但
其元自能生氣。所入之氣。止當關時隨之而入。非假此氣以
助其元也。

天地之氣。遠近異像。則知愈遠則愈異。至如人形有異。會何足
論。如史冊有鬼國狗國百種怪異。固亦有之。要之這箇理。則
一般。其必有一作異者。譬如海中之蟲魚鳥獸。不啻百千萬億。
卒無有同於陸上之物。雖極其異。要之只是水族而已。

日月謂一日一箇亦得。謂通古今只一箇亦得。

易言天亦不同。如天道虧盈而益謙。此通上下理亦如此。天道
之運亦如此。如言天且弗違。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此直謂

形而上者。言以鬼神為天地矣。
論家理學二程子卷五 遺書外書天地 六

或問獨處一室。或行闔中。多有驚懼。何也。曰。只是燭理不明。若
能燭理。則知所懼者妄。又何懼焉。有人雖知此。然不免懼心。
著只是氣不充。須是涵養久。則氣充。自然物動不得。然有懼
心亦是敬不足。以下論鬼神

問世言鬼神之事。雖知其無。然不能無疑懼。何也。曰。此只是自
疑。辭曰。如何可以曉悟其理。曰。理會得精氣為物。遊魂為變。
與原始要終之說。便能知也。須是於原字上用工夫。或曰。遊
魂為變。是變化之變否。曰。既是變。則存者亡。亡者更無物。
也。鬼神之道。只恁說與野。雖會得。亦信不過。須是自得也。或

曰。何以得無恐懼。曰。須是無定自然。不惑氣未充。要強不得。

因說與長
老游山事

伯有為厲之事。別是一理。

聖賢類

明道先生

元氣會則生聖賢。以下台論

凝然不動。便是聖人。

唯善通變。便是聖人。

聖人天地之用也。

人有斗筭之量者。有鍾鼎之量者。有江河之量者。有天地之量

者。斗筭之量者。固不足算。若鍾鼎江河者。亦已大矣。然滿則
溢也。唯天地之量。無得而損益。苟非聖人。孰能當之。

聖人未嘗無喜也。象喜亦喜。聖人未嘗無怒也。一怒而安天下
之民。聖人未嘗無哀也。哀此貧獨。聖人未嘗無懼也。臨事而
懼。聖人未嘗無愛也。仁民而愛物。聖人未嘗無欲也。我欲仁。

斯仁至。但中其節。則謂之和。

一行豈所以名聖人。至於聖。則自不可見。何嘗道聖人孝。聖人

孝。

聖人之明。猶日月不可過也。過則不明。

學者須識聖賢之體。聖人化工也。賢人巧工也。

明

聖人之明。猶日月不可過也。過則不明。

學者須識聖賢之體。聖人化工也。賢人巧工也。

豈道少能體即豈能體即聖

樂天知命通上下之言也聖人樂天則不須言知命知命者知有命而信之者爾不知命無以為君子是矣命者所以輔義一循於義則何庸斷之以命哉若夫聖人之知天命則異於此

合天人通義命此大賢以上事

堯與舜更無優劣及至湯武便別孟子言性之反之自古無人如此說只孟子分別出來便知得堯舜是生而知之湯武是學而能之文王之德則似堯舜禹之德則似湯武要之皆是聖人

論語集注

卷五

八

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殺盡見仲尼無所不創孟子則露其才蓋亦時焉而已仲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崩陷之氣象也觀其言皆可見之矣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孟子其迹著仲尼儘是明快人顏子儘是第孟子儘是雄辨

聖人即天地也天地中何物不有天地豈嘗有心揀別善惡一切困苦艱難但處之有道耳若善者親之不善者遠之則物不與者多矣安得為天地故聖人之志止於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顏子所言不及孔子無伐善無施勞是他顏子性分上事孔子言安之信之懷之是天理上事

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如顏子地位豈有不善所謂不善者只是微有差失才差失便能知之知之便更不萌作顏子大率與聖人皆同只這便分分別若無則便是聖人曾子三省只是緊約束顏子便能三月之久到這些地位工夫尤難直是峻絕又大段着力不得

顏子單氣非樂也忘也

聖人之德行固不可得而名狀然顏子底一箇氣象吾曹亦心知之欲學聖人且須學顏子後來曾子子夏熟學得到上面備宋理學二篇子卷五

遺書外書聖賢

九

西室所開云顏子得淳和之氣何故天曰衰周天地和氣有限養得仲尼已足多也

顏子默識曾子篤信得聖人之道者二人也

曾子疾病只要以正不慮死與武王殺一不幸行一不義得天

下不為同心

曾子傳聖人學其德後來不可測安知其不至聖人如言吾得正而斃且休理會文字只看他氣象極好被他所見處大後人雖有好言語只被氣象卑終不類道

曾子易簣多意心是理理是心聲為律身為度也

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故夫子與之

子路亦自世之師人告之以有過則喜

顏子合下完具只是小要漸漸厭厭孟子合下大只是未粹索學以充之

人須學顏子有顏子之德則孟子之事功自有孟子者禹稷之事功也

孔子言語句句是自然孟子句句是事實

孔子之分只是要別簡聖人賢人如孟子若為孔子事業則儘

做得只是難似聖人譬如剪綵為花則未嘗不似只是無他造化功綏斯來動斯和此是不可及處

儒宗理要二程子卷五 遺書外書聖賢 十

孟子有功於道為萬世之師其才雖以見雄才便是不及孔子處人須當學顏子便入聖人氣象

孔子之時周室雖微天下猶知尊周之為義故春秋以尊周為本至孟子時七國爭雄天下不復知有周而生民之塗炭已

極當是時諸侯能行王道則可以王矣此孟子所以勸齊梁之君也蓋王者天下之義主也聖賢亦何心哉視天命之改

尚不改耳

學者个要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顏子陋巷自樂以有孔

子在焉若孟子之時世既無人安可不以道自任

聖人之言中和之氣也貫徹上下

孟子論王道便實從善不足為政徒法不能自行便先從養生

日說將去既庶既富然後以飽食煖衣而無教為不可故教

之也孟子而後却只有原道一篇其間語固多病然要之大意儘近理若西銘明是原道之宗祖也原道却只說到道元

未到得西銘意思據子厚之文醇然無出此文也自孟子後益未見此書

荀子極是偏駁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揚子雖少過然已自不

識性更說甚道

林希謂也雄為麻時後人只為他著書便須要倣他是怎生說得是

儒宗理要二程子卷五 遺書外書聖賢 十

漢儒如毛萇董仲舒最得聖賢之意然見道不甚分明至揚雄規模又窄狹矣道即性也言性已錯更何所得

董仲舒謂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孫思邈曰勝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可以法矣今人皆反之者也

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謂小心也科科武夫公侯干城謂大膽也不為利回不為義改行之方也見幾而作不俟終日知之也此言極有理

孔明有王佐之才道則未盡王者如天地之無私心焉行一不

義而得天下不為孔明必求有成而取劉璋聖人寧無成耳

此不可為也若劉表子琮將為曹公所并取而與劉氏可也

諸葛武侯有儒者氣象

孔明庶幾禮樂

韓愈亦近世豪傑之士如原道中言語雖有病然自孟子而後能將許大見識尋求者幾見此人至如斷曰孟氏醇乎醇又曰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若不是他見得豈子餘年後便能斷得如此分明也如揚子看老子則謂言道德則有取至如提仁義絕滅禮樂或作學字則無取若以老子剖斗折衡聖人不死大盜不止為救時反本之言為可取却尚可恕如老子言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則自不識道已不成言語却言其道德則有取則蓋自是揚子已不見道豈得如愈也

儒宗聖果仁程子參五

讀書外書聖賢 十一

周茂叔窓前草不除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子厚觀確亦謂如此

邵堯夫猶空中樓閣

一日二程先生侍大中公訪康節於天津之廬康節攜酒飲月陵上歡甚語其平生學術出處之大致明日明道悵然謂門生周純明曰昨從堯夫先生遊聽其論議振古之豪傑也惜其無所用於世純明曰所言何如明道曰內聖外王之道也邵堯夫詩曰梧桐月向懷中照楊柳風來而上吹明道曰真風流人豪也

堯夫豪傑之士根本不帖帖地伯淳嘗戲以亂世之奸雄中道

學之有所得者然無體不恭極甚又嘗戒以不仁已猶不認以為人不曾來學伯淳言堯夫自是悠悠橫渠嘗言吾十五年學箇恭而安不成明道曰可知是學不成有多少病在

張子厚則高才其學更先從博雜中過來

張子厚聞生孟子喜甚見饑寒者食便不美

橫渠著正蒙時處處置筆硯得意即書伯淳云子厚却如此不熟

世之信道篤而不惑異端者洛之堯夫秦之子厚而已

其接人多矣不雜者三人張子厚邵堯夫司馬君實

儒宗聖果仁程子參五

讀書外書聖賢 十一

張子厚邵堯夫善自開大者也

君實之能忠孝誠實只是天資學則元不知學堯夫之坦夷無

思慮紛擾之患亦只是天資自美爾皆非學之功也

君實嘗思思慮紛亂有時中夜而作達旦不寐可謂良自若人

都來多少血氣若此則幾何而不摧殘以盡也其後告人曰

近得一術常以中為念則又是為中所亂中又何形如何念

得他只是於名言之中揀得一箇好字與其為中所亂却不

如與一串數珠及與佗數珠佗又不受殊不知中之無益於

治心不如數珠之念也

伊川先生

誠立賢也。明通聖也。以下合論

鼓舞萬物不與聖人同憂。此天與人異處。聖人有不能為天之
所為處。

揚子曰。觀乎天地。則見聖人。伊川曰。不然。觀乎聖人。則見天地。
聖人與理為一。故無過無不及。中而已矣。其他皆以心處。這箇
道理。故賢者常失之過。不肖者常失之不及。

或問周公勸業。人不可為也。已曰。不然。聖人之所為。人所當為。
也。盡其所當為。則吾之勸業。亦周公之勸業也。凡人之弗能
為者。聖人弗為。

石曼卿有詩。言伯夷恥居湯武干戈地。來死唐虞揖讓處。亦有
儒宗理要上下卷五 遺書外書聖賢 占

是理。首陽乃在河中府虞鄉也。問不食周粟如何。曰。不食祿
耳。

仲尼當周衰。轍環天下。顏子何以不仕。曰。此仲尼之任也。使孔
子得行其道。顏子不仕可矣。然孔子既當此任。則顏子足可
閉戶為學也。

伯溫問顏子如何學孔子。到此深遠。曰。顏子所以大過人者。只
是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與能屢空耳。棧問去驕吝。可以為屢
空否。曰。然。驕吝最是不善之總名。驕只為有己。吝如不能改
過。亦是吝。

顏子作得禹稷湯武事功。若德則妙論。

問顏子勇乎。曰。就其小。顏子觀其言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
為者亦若是。孰勇於顏子。如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之類。
抑可謂大勇者矣。

問舜曾子之孝。優劣如何。曰。家語載。耘瓜事。雖不可信。却有義
理。曾子耘瓜。誤斬其根。曾皙建大杖以擊其背。曾子仆地。不
知人事。良久而蘇。欣然起進。曰。大人用力教家。得無疾乎。乃
退。援采而歌。使知體康。孔子聞而怒。曾子至孝如此。亦有這
些失處。若是舜百事從父母。只殺他不得。又問如申生待烹
之事。如何。曰。此只是恭也。若舜須逃也。

曾子執親之喪。水漿不入口者七日。不合禮何也。曰。曾子者。過
儒宗理要上下卷五 遺書外書聖賢 占

於厚者也。聖人大中之道。賢者必俯而就。不肖者必跂而及。
若曾子之過。過於厚者也。若眾人。必當就禮法。自大賢以上。
則看他如何。不可以禮法拘也。且守社稷者。國君之職也。太
王則委而去之。守宗廟者。天子之職也。堯舜則以天下與人。
如三聖賢。則無害。他人便不可。然聖人所以教人之道。大抵
使之循禮法而已。

孔子幾曾子之道。曰。益光大。孔子幾傳孔子之道者。曾子而已。
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孟子死。不得其傳。至孟子而
聖人之道益尊。

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

子也。孔子聖之時者也。故知易者莫若孟子。孟子曰：上者之迹，炮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故知春秋者莫若孟子。孔子之時，諸侯甚強，大然皆周所封建也。周之典雖甚廢壞，然未泯絕也。故齊晉之霸，非挾尊王之義，則不能自立。至孟子時，則異矣。天下之大國七，非周所命者四。先王之政絕澤竭矣。夫王者，天下之義主也。民以爲王，則謂之天王。天子民不以爲王，則獨夫而已矣。二周之君雖無大惡，見絕於天下，然獨夫也。故孟子勉齊梁以王者，與孔子之所以告諸侯者不同。君子之救世時而已矣。

論宗理要二程子卷五

遺書外書聖賢

六

孔子之時，道雖不明，而異端之害未甚。故其論伯夷也，以德；孟予之時，道亦不明，異端之害滋深。故其論伯夷也，以學。道未盡乎聖人，則推而行之，必有害矣。故孟子推其學術而言之也。夫闢邪說以明先王之道，非根本塞源不能也。

孔子爲宰則爲宰，爲陪臣則爲陪臣，皆能發明大道。孟子必得賓師之位，然後能明其道。猶之有許大形象，然後爲太山，許多水然後爲海。

荀卿才高學陋，以禮爲儒，以性爲惡，不見聖賢。雖曰君子，然而時相去甚遠。聖人之道至卿不傳，揚子雲在莽賊謂之旁燭，無鹽可乎？隱可也，仕不可也。

世之議子雲者多疑其投閑之事，以法言觀之，蓋未必有又天祿閑。世傳以爲高百尺，宜不可投。然子雲之罪特不在此。屢勉於莽賢之間，畏死而不敢去，足安得爲大丈夫哉？

荀卿才高，其過多。揚雄才短，其過少。韓子稱其大醇，非也。若二子可謂大駁矣。然韓子責人甚恕。

揚雄去就不足觀。如言明哲煌煌，旁燭無疆，此其悔恨不能先知，遜於不虞，以保天命，則是只欲全身也。若聖人先知，必不至於此，必不可奈何。天命亦何足保耶？問太玄之作如何，曰：是亦替矣。必欲撰玄，不如明易。邵堯夫之數似玄，而不同，數只是一般，但看人如何用之，雖作十玄亦可，况一玄乎？

論宗理要二程子卷五

遺書外書聖賢

七

問人於議論多欲已直，無含蓄之氣，是氣不平否？曰：固是氣不平，亦是量狹。人量隨識長，亦有人識高而量不長者，是識實未至也。大凡別事人都強得，惟識量不可強。今人有斗筲之量，有金斛之量，有鍾鼎之量，有江河之量，江河之量亦大矣。然有涯有涯，亦有時而滿。惟天地之量則無滿，故聖人者天地之量也。聖人之量，道也。常人之有量者，天資也。天資有量者，須有限。大抵六尺之軀，力量只如此，雖欲不滿，不可得。且如人有得一薦而滿者，得一官而滿者，有改京官而滿者，有入兩府而滿者，雖有先後，然卒不免辟如器盛物，初滿時尚可以較淺，更滿則必出此。天資之量非知道者也。昔王隨甚

有器最仁廟賜飛白書曰王隨德行李叔文章當時以德行稱名望最重及爲相有一人求作三路轉運使王薄之出鄙言當時人皆驚怪到這裏位高後便動了人之量只如此古人亦有如此者多如鄧艾位三公年七十處得甚好及因下蜀有功便動了言姜維云云謝安開謝玄破苻堅對客圍棋報至不喜及歸拆屐齒終強不得也更如人大醉後益恭謹者只一恭便是動了雖與放肆者不同其爲酒使動一也又如貴公子位益高益卑謙只卑謙便是動了雖與驕傲者不同其爲位所動一也然惟知避者量自然宏大不勉強而成今人所見卑下無他亦是識量不足也

備宋理要二程子卷五 遺書外書聖賢 六

問王通曰隱德君子也當時有些言語後來被人傳會不可謂全書若論其粹處殆非荀揚所及也若續經之論皆非其作文中子本是一隱君子世人往往得其議論附會成書其間極有格言荀揚道不到處又有一件事半截好半截不好如魏徵問聖人有憂乎曰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問疑曰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徵退謂童常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此言極好下半截却云徵所問者迹也吾告汝者心也心迹之判久矣便亂道

韓退之作表里操云臣罪當誅今天王聖明道得文王心出來此文王至德處也

退之晚年爲文所得處甚多學本是修德有德然後有言退之却倒學了因學文日求所未至遂有所得如曰軻之死不得其傳似此言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出必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

退之正在好名中

韓文不可漫觀晚年所見尤高

退之言漢儒補綴千瘡百孔漢儒所壞者不少安能補也

問漢儒至有白首不能通一經者何也曰漢之經術安用只是以章句訓詁爲事且如解堯典二字至三萬餘言是不知要也東漢則又不足道也東漢士人尚名節只爲不明理若使

備宋理要二程子卷五 遺書外書聖賢 六

明理却皆是大賢也

宋叔詩笑殺顏陰常處士十年騎馬聽朝雞風興趨朝非可笑之事不必如此說又言常秩晚爲利昏元來便有在此鄉黨莫之尊也

凡從安定先生學者其醇厚和易之氣望之可知也

或問伊川量可學否曰可學進則識進識進則量進曰如魏公可學否曰魏公是間氣

侯師聖學於伊川未悟因見茂叔茂叔留與對榻夜談越三日乃還伊川驚異之曰非從周茂叔來耶

問橫渠之書有迫切處否曰子厚謹嚴纔謹嚴便有迫切氣象

無寬舒之氣。孟子却寬舒只是中間有些英氣。纔有英氣。便有圭角。英氣其害事。如顏子使渾厚不同。顏子去聖人。只在髮之間。孟子大賢亞聖之次也。或問英氣於甚處見。曰。但以孔子之言比之。便見如冰與水。精非不光比之。玉自是有溫潤含著氣象。無許多光耀也。

其接人治經論道者亦甚多。肯言及治體者。誠未有如子厚。

司馬溫公辭副樞名冠一時。天下無賢不肖。浩然歸重。呂申公亦以論新法不合罷歸。熙寧末。申公起知河陽。明道以詩送行。復爲詩與溫公。蓋恐其以不出爲高也。及申公自河陽乞在京官祠。神宗大喜。召登樞府。人以二公出處爲優劣。二先

儒宗理要二程子卷五

遺書外書聖賢 子

生曰。呂公世臣不得不歸。見上。司馬公靜臣不得不退處。

李朴請教先生曰。當養浩然之氣。又問曰。觀張子厚所作西銘。能養浩然之氣者也。

答橫渠先生書曰。觀吾叔之見。至正而謹嚴。以大賢氣象言之。則有苦心極力之象。而無寬裕溫厚之氣。非明處所照。而考索至此。故意應偏而言多窒。小出入時有之。更願完養思慮。

涵泳義理。他日自當條陳。

張子正蒙云。冰之融釋。海不得而與焉。伊川改與爲有。

漢鑑人物自是人才有通悟處。學不得也。張子厚善鑑裁。其弟天祺學之便錯。

堯夫詩須信。數節元有。易自從刪後。更無詩。這箇意思。古元未有人道來。

堯夫在急流中。被渠安然取十年快樂。

堯夫嘗言。能物物。則我爲物之人也。不能物物。則我爲物之物也。亦不消如此。人自人物。自物道理甚分明。

堯夫道雖偏駭。然卷舒作用極熟。又能謹細行。

異時伊川同朱公挾訪先君。先君留之飲酒。伊川因指面前食卓曰。此卓安在地上。不知天地是安在甚處。先君爲極論天地萬物之理。以及六合之外。伊川嘆曰。平生唯見周茂叔論至此。然不及先生之有條理也。邵伯溫易學辨惑

儒宗理要二程子卷五

遺書外書聖賢 子

伊川又同張子堅來。方春時。先君率同遊天門街看花。伊川辭曰。平生未嘗看花。先君曰。庸何傷乎。物物皆有至理。吾脩看花。異於常人。自可以觀造化之妙。伊川曰。如是。則願從先生遊。同前

答晁以道書云。願與堯夫同里巷居三十年餘。世間事無所不論。惟未嘗一字及數耳。

邵堯夫臨終時。只是諸謔須臾而去。以聖人觀之。則亦未是。蓋猶有意也。比之常人。甚懸絕矣。他疾甚革。其往視之。因警之曰。是大平日所學。今日無事否。他氣微不能答。次日見之。却有聲如絲髮來。答曰。你道生薑樹上生。我亦只得依你說。

又問釋氏臨終亦先知死何也曰只是一箇不動心釋氏平生只學這箇事將這箇做件大事學者不必學他但處理明自能之只如堯夫他自如此亦豈嘗學也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人多言孔子不告子路不知此乃深告之也又曰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說人能原始知得生理便能要終知得死理若不明得便雖萬般安排着終不濟事

六經類附讀書法

明道先生

經所以載道也器所以適用也學經而不知道治器而不適用奚益哉以下論六經

儒宗理要二雅子卷五

讀書外書六經

傳經爲難如聖人之後纔百年傳之已差聖人之學若非子思孟子則幾乎息矣

詩書易言聖人之道備矣何以復作春秋蓋春秋聖人之用也

詩書易如律春秋如斷案詩書易如藥方春秋如治法

生生之謂易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乾坤毀則無以見易

不可見乾坤或幾乎息矣易畢竟是甚又指而言曰聖人以

此洗心退藏於密聖人示人之意至此深且明矣終無入理

會易也此也密也是甚物人能至此深思常自得之

生生之謂易是天之所以爲道也天只是以生爲道繼此生理

者卽是善也善便有一箇元底意思元者善之長萬物皆有

春意便是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性却待他萬物自成其性始得

易因爻象論變化因變化論神因神論人因人論德行大體通論易道而終於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詩書中凡有箇主宰底意思者皆言帝有一箇包函徧覆底意思則言天有一箇公共無私底意思則言王上下千百歲中

若合符契

聖人用意深處全在繫辭詩書乃格言

或問繫辭自天道言中庸自人事言似不同曰同繫辭雖始從天地陰陽鬼神言之然卒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儒宗理要二雅子卷五

讀書外書六經

中庸亦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豈不同

古之學者皆有傳授如聖人作經本欲明道今人若不先明義理不可治經蓋不得傳授之意云爾如繫辭本欲明易者不

先求卦義則看繫辭不得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

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

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有節故有餘止乎禮義者節也

有問詩三百非一人之作難以一法推之伯淳曰不然三百三

千中所擇不特合於雅頌之音亦是擇其合於教化者取之

篇中亦有次第深者亦有元無次序者

春秋大抵重綱義之分及用兵土功常因說伐顓臾事對上言春秋重兵如來戰於郎潞公甚喜

禮樂只在進反之間便得性情之正

義理以養其心禮樂以養其血氣

祭統太羹鬯乃須用誠相副

月令儘是一部好書未易破他柳子厚破得他不是若春行賞秋行刑只是舉大綱如此如云湯執中文王視民如傷武王不泄邇不忘遠不成聖人各只有一事可稱也且據一處言之耳又如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不成冬日不得飲水夏

祭統要上經子卷五

通書外書六經

日不得飲湯也

灑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故君子只在慎獨

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人但於其中要識得真與妄爾

古人乘車車中不內顧不親指不遠視行則鳴環佩在車則聞

和鸞式則視馬尾自然有箇君子大人氣象自五胡亂華以

來惟知鞍馬爲便利雖萬乘之尊猶執鞭上馬執鞭非貴人

事

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古之仕者爲人今之仕者爲己

古之強有力者將以行禮今之強有力者將以爲亂

子厚以禮教學者最善使學者先有所據守

斟酌去取古今恐未易言須尺度權衡在胸中無疑乃可處之

無差

行禮不可全泥古須當視時之風氣自不同故所處不能不與

古異雖聖人作須有損益

先生嘗至禪寺方飯見趙進揖遜之盛嘆曰三代威儀盡在是

矣

樂者所以成德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若夫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至於如此則又非手舞足蹈之事也

祭統要上經子卷五

通書外書六經

大呂黃鍾全冲和氣

和平依磐聲玉磬聲之最和平者

舞踏本要長袖欲以舒其性情某曾觀舞正樂其袖往必反有

盈而反之意今之舞者反收拾袖子結在一處

彈琴心不在便不成聲所以爲琴者禁也禁人之邪心

或問孝天之經何也曰本乎天者親上輕清者是也本乎地者

親下重濁者是也天地之常莫不反本人之率亦反本之謂

也

元經天子之史也書帝正月非也

凡看書各有門庭詩易春秋不可逐句看尚書論語可以逐句

看以下論讀書法

學者不可以不看詩。看詩便使人長一格價。

興於詩便須見有着力處。立於禮便須見有得力處。成於樂便須見有無所用力處。

詩可以興。顯自再見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處點也。志意先生言詩渾不常章解句釋。但優游玩味吟哦上下。便使人有得處。

伯淳談詩並不曾下一字訓詁。有時只轉却一二字。點平掇地念過。便教人省悟。

學者多蔽於解釋註疏。不須用功深。

儒宗理要二程子卷五

遺書外書六經

賢讀書便不要尋行數墨。

謝顯道曰。昔錄五經語作一冊。伯淳見謂曰。玩物喪志。

伊川先生

古人得其師傳。故因經以明道。後人失其師傳。故非明道不能以治經。

以下論六經

語高則言遠。言約則義微。大率六經之言。涵養無有精粗欲言。

精微言多則愈粗。

韓愈言春秋謹嚴。深得其旨。韓愈道他不知又不得。其言曰。易奇而法。詩正而葩。春秋謹嚴。左氏浮說。其名理皆善。

詩言載道之文。春秋聖人之用。詩言如藥。方春秋如用藥治疾。

聖人之用全在此書。所謂不如載之行事深切著明者也。有

重疊言者。如征伐盟會之類。盡欲成書。勢須如此。不可事事各求異義。但一字有異。或上下文異。則義須別。

乾坤古無此二字。作易者特立此二字。以明難明之道。以此形容天地間事。

聖人之道如河圖洛書。其始止於畫上。便由義後之人既重卦。又繫辭。求之未必得其理。至如春秋。是其所是。非其所非。不過只是當年數人而已。學者不觀他書。只觀春秋。亦可盡道。子夏易雖非卜筮。作必非杜子夏所能為。必得於師傳也。

詩大序孔子所為。其文似繫辭。其義非子夏所能言也。小序國

儒宗理要二程子卷五

遺書外書六經

史所為。非後世所能知也。

春秋以何為準。無如中庸。欲知中庸。無如禮。須是時而為中。若以手足胼胝。閉戶不出。二者之間。取中便不是中。若當手足

胼胝。則以此為中。當閉戶不出。則以此為中。

問漢儒談春秋災異。如何曰。自漢以來。無人如此。董仲舒說天人相與之際。亦略見些模樣。只被漢儒推得大過。亦何必說其事有某應。

雋不疑說春秋則非。處事應機。則不異於古人。董仲舒論事先引春秋。論事則是引春秋。則非。

左傳非丘明作。虞不臘矣。并庶長。皆秦官秦語。

先生嘗說其於易傳今却已自忘書但逐旋脩改期以七十其書可出韓退之稱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負於初心然其於易傳後來所改者無幾不知如何故且更期之以十年之功看如何春秋之書待劉絢文字却用功亦不多也今人解詩全無意思此却待出些文字中庸書却已成今農夫祁寒暑雨深耕易耨播種五穀吾得而食之百工技藝作為器用吾得而用之甲冑之士被堅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却如此閒過了日月即是天地間一蠶也功力又不及民別事又做不得惟有補紉聖人遺書庶幾有補耳

尹彥明曰伊川易傳序既成其中有曰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彥

明告伊川曰似太洩漏天機伊川曰汝看得如此甚善伊川作詩序二篇昔人傳之不與彥明一日請問曾作否伊川曰有之但不欲示人再三請乃得之曰爲子出此二篇今傳之者是也

昔見伊川問易乾坤二卦斯可矣伊川曰聖人設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後世尚不能了乾坤二卦豈能盡也既坐伊川復曰子以爲何人分上事對曰聖人分上事曰若聖人分上事則乾坤二卦亦不須況六十四乎

知時識勢學易之大方也
謝公師直與程子論易程子未之許也公曰昔與伯淳亦謂景

溫於春秋則易則未也程子曰以某觀之二公皆深於易者也公曰何謂也子曰以監司論學而主簿敢以爲非爲監司者不怒爲主簿者敢言非深於易而何

尹彥明嘗問先生春秋解先生每曰已令劉絢去編集俟其來一日劉集成呈於先生彥明復請之先生曰當須自做也自涪陵歸方下筆竟不能成蘇劉集終亦不出

問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何也曰此句須自家體認一作人往往見禮壞樂廢便謂禮樂亡然不知禮樂未嘗亡也如國家一日存時尚有一日之禮樂蓋由有上下尊卑之分也除是

禮樂亡盡然後國家始亡雖盜賊至所謂不道者然亦有禮樂蓋必有禮必相讓乃能爲盜不然則叛亂無統不能

一日相聚而爲盜也禮樂無處無之學者要須識得問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何也曰鬼神只是一箇造化天尊地卑乾坤定矣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是也

禮樂不在玉帛鍾鼓先儒解者多引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此固是禮樂之大用也然推本而言禮只是一箇序樂只是一箇和只此兩字含畜多少義理又問禮莫是天地之序樂莫是天地之和曰固是天下無一物無禮樂且置兩隻椅子纔不正便是無序無序便乖乖便不和又問

如此則禮樂却只是一事曰不然如天地陰陽其勢向下甚

相背然必相須而為用也。有陰便有陽。便有陰有一。便
有二。縱有一二。便有一二之間。便是三。已往更無窮。老子亦
曰。三生萬物。此是生生之謂易。理自然如此。維天之命。於穆
不已。自是理作性統。不已非是人為。人如使可為。雖使百萬
般安排。也須有息時。只為無為。故不息中。庸言不見而乾不
動而變。無為而成天地。道可一言而盡也。使釋氏千章萬
句。說得許多無限說話。亦不能逃此三句。只為聖人說得要
故。包含無盡。釋氏空周遮說爾。只是許多

顏淵問仁。而孔子告之以禮。仁與禮果異乎。

禮孰為大。時為大。亦須隨時。當隨則隨。當治則治。當其時。作其
禮。宋理要二卷下 卷五 禮書 六經 子

事便是能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尋常人言隨時。為且和同。
只是流徇耳。不可謂和。和則已是和於義。故學者患在不能
識時。時出之。亦須有海博淵泉。方能時出之。

今之人。自是與古之人。別其風氣。使之至如壽考形貌皆異。古
人皆不減百餘歲。今豈有此人。觀古人形象。被冠冕之類。今
人豈有此等人。故蓬豆簞簋。自是不可施於今人。非特不相
稱。時不同也。時上儘窮得理。孟子言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
間必有名世者。以其時考之。則可矣。他嘿識得此體用。大約
是如此。豈可催促得他。

不席地而倚卓。不手飯而七觴。此聖人必隨時。若未有當。且作

之矣

堯之於民。匡直輔翼。聖賢於此間。見些功用。舉此數端。可以常
久者。示人殷因於夏。周因於殷。損益可知。嘿觀得者。須知三
王之禮。與物不必同。自畫卦垂衣裳。至周文方備。只為時也。
若不是隨時。則一聖人。山百事皆倣了。後來者沒事。

四時改火。不得不然。蓋水之為患。常少。火之為患。常多。龍見而
雲。可見寒食禁火。只是將出新火。必盡燬天下之火。然後出
之也。世間風俗。蓋訛謬之甚耳。四時取火。用木各異。必據時
之所宜。不必盡考也。

問先生嘗修六禮。今已成本。曰。舊日作此。已及七分。後來被召
講宋理要二卷下 卷五 禮書 六經 子

入朝。既在朝廷。則當行之朝廷。不當為私書。既而遭憂。又疾
病數年。今始無事。更一二年可成也。曰。聞有五經解。已成否。
曰。惟易須親撰。諸經則關中諸公分去。以其說撰成之。禮之
名數。陝西諸公刪定。已送與呂與叔。與叔今死矣。不知其書
安在也。然所定只禮之名數。若禮文亦非親作不可也。禮記
之文。亦刪定未了。蓋其中有聖人格言。亦有俗儒乖謬之說。
乖謬之說。本不能混格言。只為學者不能辨別。如珠玉之在
泥沙。泥沙豈能混珠玉。只為無人識。則不知孰為泥沙。孰為
珠玉也。聖人文章。自深與學為文者不同。如繫辭後人。夾學
不得。時之化工生物。且如生出一枝花。或有剪裁為之者。或

有緒盡多。看時雖似相類。然終不若化工所生。自有一般生意。

問聖人之經。如何能窮得。曰。以理義去推索可也。學者先須讀論孟。窮得論孟。自有箇要約處。以此觀他經。甚省。如論孟如丈尺權衡。相似以此去量度事物。自然見得長短輕重。其嘗語學者。必先看論語孟子。今人雖善問。未必如當時人。借使問如當時人。聖人所答。不過如此。今人看論孟之書。亦如見孔孟何異。以下論讀書法

伯溫問學者如何可以有所得。曰。但將聖人言語玩味。久則自有所得。當深求於論語。將諸弟子問處。便作已問。將聖人答

衛宗理要二程子卷五

讀書外書六經

臣

處。便作今日耳聞。自然有得。孔孟復生。不過以此教人耳。若能於論孟中。深求玩味。將來涵養。成其好氣。廣

問且將語孟緊要處看如何。曰。固是好。然若有得。終不決治。蓋吾道非如釋氏一見了便從空寂去。

六經須循環理會。義理無窮。待自家長得一格。則又見得別。

六經之言。在涵蓄中默識心通。

凡解文字。但易其心。自見理。只是人理。其分明如一條平坦底道路。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此之謂也。且如隨卦言君子向晦入宴息。解者多作遵養時晦之晦。或問作甚晦字。曰。此只是隨時之大者。向晦則宴息也。更別有甚義。或曰。聖人

之言。恐不可以淺近看他。曰。聖人之言。自有近處。自有深處。處如近處。怎生強要緊。教深遠。得楊子曰。聖人之言。遠如天。賢人之言。近如地。某與改之曰。聖人之言。其遠如天。其近如地。

自孔子於易之後。更無人會讀易。先儒不見於書者。有則不可知。見於書者。皆未盡。如王輔嗣。韓康伯。只以莊老解之。是何道理。其於易傳。殺曾下工夫。如學者見問。儘有可商量。書則未欲出之也。

今時人看易。皆不識得易是何物。只就上穿鑿。若念得不熟。與就上添一德。亦不覺多。就上減一德。亦不覺少。

衛宗理要二程子卷五

讀書外書六經

臣

看書須要見二帝三王之道。如二典。即求堯所以治民。舜所以事君。

凡看文字。先須曉其文義。然後可求其意。未有文義不曉而見意者也。

善學者。要為文字所怙。故文字雖解。鑿而道理可通行者。不害也。

今人不曾讀書。如誦詩三百。須是未讀詩時。授以政。不達。使四方不能專對。既讀詩後。便達於政。能專對四方。始是讀詩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須是未讀周南召南。一似面牆。到讀了後。便不面牆。方是有驗。大抵讀書。只此便是。

法如讀論語時未讀是這箇人及讀了後又只是這箇人便是不曾讀也

棟問看春秋如何看先生曰某年二十時看春秋黃聲隅問其如何看其答曰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真偽

讀書少則無由考校得義精蓋書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讀書則此心常在不論則終看義理不見

讀書須成誦精思多在夜中或靜坐得之不記則思不起但通貫得大原後書亦易記

所以觀書者釋己之疑明己之未達每見每知新益則學進矣於不疑有疑方是進矣此上三則亦見橫渠集中

先生云吾四十歲以前讀誦五十以前研究其義六十以前反覆細繹六十以後著書

煇初到問爲學之方伊川曰公要知爲學須是讀書書不必多看要知其約多看而不知其約書肆耳願緣少時讀書貪多

如今多忘了須是將聖人言語玩味入心記著然後方去行之自有所得

二程子卷五終

二程子卷六

後學西山張能麟纂輯

遺書 外書

史評文字類

明道先生

古之時民居少人各就高而居中國雖有水亦未爲害也及堯之時人漸多漸就平廣而居水泛濫乃始爲害當是時龍門未闢伊闕未折砥柱未鑿堯乃因水之流濫而治之以爲天下後世無窮之利非堯時水特爲害也蓋已久矣上世人少就高而居則不爲害後世人多就下而處則爲害也孟子曰當堯之時天下猶木以下史評

備宗理要二程子卷六

時天下猶木以下史評

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聖人所欲不踰矩既欲遷社而又以爲不可欲遷是則不可爲非矣不可是則欲遷爲非矣然則聖人亦有過乎曰非也聖人無過夫亡國之社遷之禮也湯存之以爲後世戒故曰欲遷則不可也記曰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又曰亳社北牖使陰明也春秋書亳社災然則皆自湯之不遷始也

孔子問衛懿曰柴也其來乎由也其死矣二者蓋皆適於義孔懼受命立輒若納蒯瞶則失職與輒拒父則不義如輒避位則納蒯瞶可也如輒拒父則引身而退可也故子路欲勸孔

性無與於此忠於所事也而孔惺既被脅矣此子路不得不死耳然燔草之事則過於累暴也公子野志可嘉然當立而不立以致衛亂亦聖人所當罪也而春秋不書事可疑耳天下之習皆緣世變秦以齊僑術而亡不旋踵故漢興頗知尊顯儒術而天下厭之故有東晉之族魏

韓信多多益善只是分數明

薛公言鯨布出上策則關東非漢有非也使出上策亦敗

事君須體納約白牖之意人君有過以理開諭之既不肯聽雖當收止於此終不能回却須求人君開納處進說牖乃開明

處如漢祖欲廢太子叔孫通言嫡庶根本彼皆知之既不肯

聽矣縱使能言無以易此惟張良知四結素為漢祖所敬招

之使事太子漢祖知人心歸太子乃無廢立意及左師解龍

事亦相類

贊馬遷卷伯之倫此班固微詞

漢之儒者所以從學者數百人非惟風俗亦皆篤行君子也晉

人高尚不足道矣

後漢之名師成於風俗未必自得也然一變可以至道

陳實見張讓是故舊見之可也不然則非矣此所謂大丘道廣

唐之有天下數百年自是無綱紀太宗肅宗皆暴也更有甚君

臣父子其妻則取之不正又妻殺其夫篡其位無不至也若

太宗言以功取天下此尤不可最勝僥倖之端其隱大是殺

兄篡位又取元吉之妻後世以為聖明之主不可會也太宗

與建成史所書却是也肅宗則分明是乘危而篡若是則今

後父有事安得使其子

凡立言欲涵畜意思不使知德者厭無德者惑以下論文字

石曼卿詩云樂意相關命對語生香不斷樹交花明道曰此語

形容得浩然之氣

世有以讀書為文為藝者曰為文謂之藝猶之可也讀書謂之

藝則求諸書者淺矣

某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

衛宗聖要上卷六

憂子弟之輕俊者只教以經學念書不得令作文字

子弟凡百玩好皆奪志至於書札於儒者事最近然一向好着

亦自喪志如王虞旗柳輩誠為好人則有之曾見有善書者

知道否平生精力一用於此非唯徒廢時日於道便有妨處

足知喪志也

伊川先生

看史必親治亂之由及聖賢修己處事之美以下史評

先生始看史傳及半則掩卷而深思之度其後之成敗為之規

然然後復取觀焉然成敗有幸不幸不可以一榮者

伊川之耕於有幸傳說之榮於傳慶天下之事非一一而學之

天下之賢才非一一而知之明其在已而已矣

問世傳成王幼周公攝政而卿亦曰履天下之籍聽天下之斷周公果踐天子之位行天子之事乎曰非也周公位氣宰百官總已以聽之而已安得踐天子之位又問君薨百官聽於冢宰者三年爾周公至於七年何也曰三年謂攝王居喪之時也七年為成王幼故也又問賜周公以天子之禮樂當否曰始亂周公之法度者是賜也人臣安得用天子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不能無過一作記曰魯郊非禮也其周公之衰乎聖人嘗議之矣說者乃云周公有人臣不能為之功業因賜以人臣所不得用之禮樂則妄也人臣豈有不能

衛宗聖要二程子本

通書外書史評

為之功業哉借使功業有大於周公亦是人臣所當為人臣而不賞為其誰為之事親若曾子可也曾子之孝亦大矣孟子纔言可也蓋曰子之事父其孝雖過於曾子畢竟是以父母之身做出來豈是分外事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也臣之能立功業者以君之人民也以君之勢位也假如功業大於周公亦是以君之人民勢位做出來而謂人臣所不能為可乎使人臣恃功而懷快快之心者必此言矣若唐高祖賜平陽公主葬以鼓吹則可益征戰之事實非婦人之所能為也故賜以婦人所不得用之禮樂若太宗却不知此太宗佐父平天下論其功不過做得一功臣豈可奪元良之位太子

之與功臣自不相干唐之紀綱自太宗亂之終唐之世無三綱者自太宗始也李光弼郭子儀之徒議者謂有人臣不能為之功非也

幽王失道始則萬物不得其性而後恩衰於諸侯以及其九族其甚也至於視民如禽獸無差之什其序如此

凡讀史不徒要記事跡須要識治亂安危興廢存亡之理且如讀高帝一紀便須識得漢家四百年終始治亂當如何是亦

先生曰司馬遷為近古書中多有前人格言如作紀本尚書但其間有曉不得書意有錯用却處嘉仲問項籍作紀如何曰

衛宗聖要二程子本

通書外書史評

紀只是有天下方可作又問班固賞議遷之失如何曰後人

議前人固甚易

高祖其勢可以守關不放人項王然而須放他人來者有三事

一是有二十萬未坑秦子弟在外恐內有父兄為變二是漢

王父母妻子在楚三是有懷王

薛信初亡蕭何追之高祖如失左右手却兩日不追蕭何反問

之曰何亡也曰臣非亡乃追亡者也當時高祖豈不知此二

人乃肯放與項羽兩日不追邪乃是蕭何與高帝二人商量

做出來欲致薛信之死爾當時史官已被高祖瞞過後人又

被史官瞞過

張良亦是箇儒者進退間極有道耶人道漢高祖能用張良却不知是張良能用高祖良計謀不妄發必中如後來立太子事皆是能使高祖必從使之左便左使之右便右豈不是良用高祖乎良本不事高祖常言爲帝王選沛公觀良心只是爲天下且與成就却事後來與赤松子遊只是不肯事高祖如此

上介山詠張良詩最好曰漢業存亡俯仰中留侯當此每從容人言高祖用張良不知張良用高祖耳秦滅韓張良爲韓報仇故送高祖入關既滅秦矣故辭去及高祖與義師誅項上則高祖之勢可以平天下故張良助之良意願爲高祖臣哉

龜宋理要

卷六

通書外書史評

六

無其勢也及天下既平乃從赤松子遊是不願爲其臣可知矣張良才識儘高若鴻溝既分而勸漢王背約追之則無行也或問張良欲以鐵槌擊殺秦王其計不已疎乎曰欲報君仇之急使當時若得以鐵槌擊殺之亦足矣何暇自爲謀耶蕭何大營官室其心便不奸只是要得飲怨自安謝安之營官室却是隨時之宜以東晉之微寓於江表其氣奄奄欲盡且以慰安人心

陳平只是幸而成功當時順即諸呂亦只是畏死漢之君臣常恁時豈有撲實頭爲社稷者使後來少主在事變却時他也則隨却如令周勃先入北軍陳平亦不是推功讓能底人只

是古便宜令周勃先試難也其謀甚拙其後成功亦幸如人臣之義當以王陵爲正

陳平雖不知道亦知學如對文帝以宰相之職非知學安能如此

周勃入北軍問曰爲劉氏左祖爲呂氏右祖既知爲劉氏又何必問若不知而問設或右祖當如之何已爲將乃問士卒豈不謬哉當諸呂時非陳平爲之謀亦不克成及迎文帝至霸橋曰願請間此豈請間時耶至於罷相就國每河東守行縣至絳必令家人被甲執兵而見此欲何爲可謂至無能之人矣

龜宋理要

卷六

通書外書史評

七

周勃當時初入北軍亦甚拙何事今左祖則甚忽然當時皆右祖後還如何當時已料得必左祖又何必更號令如未料得豈不生變只合與之以義管他從與不從

漢文帝殺薄昭李德裕以爲殺之不當溫公以爲殺之當說皆未是據史不見他所以殺之之故須是權事勢輕重論之不知當時薄昭有罪漢使人治之因殺漢使也還是薄昭與漢使飲酒因忿怒而致殺之也漢文帝殺薄昭而太后不安奈何既殺之太后不食而死奈何若漢治其罪而殺漢使太后雖不食不可免也須權他那箇輕那箇重然後論他殺得當與不當也論事須着用權古今多錯用權字纔說權便是變

詐或權術不知權正是經所不及者權量輕重使之合義纔合義便是經也今人說權不是詐便是術也權只是稱錘稱量輕重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

問漢文多災異漢宣多祥瑞何也曰且譬如小人多行不義人却不說至君子未有一事便生議論此是一理也至白者易涅此是一理也詩中幽王大惡為小惡宣王小惡為大惡此是一理也又問日食有常數何治世少而亂世多宣人事平曰理會此到極處然須燭理明也天人之際甚微宜更思索曰莫是天數人事看那邊勝否曰似之然未易言也又問魚躍於王舟火覆於王屋流為鳥有之否曰魚與火則不可知

衛宗理要 卷六

通書外書史評 八

若此朕之先應亦有之

日再中只是新垣平詐言也史冊實之後世遂以為誠然如丁謂天書之類當時人却未必全信却是後世觀史者已信矣霍光廢昌邑其始乃光之罪當時不合立之只被見是武帝孫擔當不過須立之也此又與伊尹立太甲不同也伊尹知太甲必能思庸故放之桐三年當時湯既崩太丁未立而死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故須立太甲也太甲又有思庸之資若無是伊尹亦不立也史記以孟子三年四年之言遂言湯崩六年之後太甲方立不知年只是歲字且看尚書分明說成湯既沒太甲元年又看王祖桐宮居憂三年終能思庸

伊尹以服見奉嗣王可知凡文字理是後不必引證

問第五倫視其子之疾與兄子之疾不同自謂之私如何曰不特安寢與不安寢只是不起與十起便是私也父子之愛本是公才着些心做便是私也又問視己子與兄子有間否曰聖人立法曰兄弟之子猶子也是欲視之猶子也又問天性自有輕重宜若有間然曰只為今人以私心看了孔子曰父子之道天性也此只就孝上說故言父子天性若君臣兄弟賓主朋友之類亦豈不是天性只是今人小看却不推其本所由來故爾已之子與兄之子所爭幾何是同出於父者也只為兄弟異形故以兄弟為手足人多以異形故親己之子

衛宗理要 卷六

通書外書史評 九

異於兄弟之子甚不是也又問孔子以公治長不及南容故以兄之子妻南容以己之子妻公治長何也曰此亦以己之私心看聖人也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也聖人自是至公何更避嫌凡嫁女必量其才而求配或兄之子不甚美必擇其相稱者為之配豈更避嫌耶若孔子事或是年不相若或時有先後皆不可知以孔子為避嫌則大不是如避嫌事雖賢皆止不為况聖人乎

東漢趙苞為邊郡守虜奪其母招以城降苞連戰而殺其母非也以君城降而求生其母固不可然亦當求所以生母之方奈何遠戰乎不得已身降之可也王陵母在楚而使楚質以

招陵降可也徐庶得之矣

荀爽從董卓後避禍君子亦有之然聖人明哲保身亦不至轉身不得處如揚子投關失之也荀爽自度其材能與漢室乎起而圖之可也知不足而強圖之非也

思叔問荀或如何曰或才高識不足孟純問何顓常稱或有王佐才曰不是王佐才嘉仲問如霍光肅曹之徒如何曰此可為漢時王佐才陳問史稱董仲舒是王佐才如何曰仲舒是言其學術若論至王佐才須是伊周其次莫如張良諸葛亮陸宣公

王通言諸葛無死禮樂其有與信乎曰諸葛近王佐才禮樂與儒宗理要二卷六 遺書外書史評 十

不與則未可知問曰亮果王佐才何為僻守一蜀而不能有為於天下曰孔明固言明年欲取魏幾年定天下其不及而死則命也其言謂孫覺曰諸葛武侯有儒者氣象覺曰不然聖賢行一不義殺一不辜雖得天下不為武侯區區保完一國不知殺了多少人耶其謂之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以利己則不可若以天下之力誅天下之賊殺戮雖多亦何害陳恒弑君孔子請誅孔子豈保得討陳恒時不殺一人耶蓋誅天下之賊則有所不得顧爾曰三國之興孰為正曰蜀志在興復漢室則止也

孔明營五丈原宣王言無能為此為言安一軍耳兵自高地來

可勝先生嘗自觀五丈原非一作日言此地不可據英雄欺人不可盡信

問羊祜陸抗之事如何曰如送絹償禾之事甚好至抗飲祜漿則不可羊祜雖不是敵人底人然兩軍相向其所餽藥自不當飲

秦以暴虐焚詩書而亡漢興繼其弊必尚寬德崇經術之士故儒者多雖未知聖人之學然宗經師古識義理者眾故玉莽之亂多守節之士世祖繼起不得不優尚名節故東漢之士多名節知名節而不知節之以禮遂至於苦節故當時名節之士有視死如歸者苦節既極故魏晉之士變而為曠蕩尚儒宗理要二卷六 遺書外書史評 十

浮虛而亡禮法禮法既亡與夷狄無異故五胡之亂華夷狄之亂已甚必有英雄出而平之故隋唐混一天下隋不可謂有天下第能驅除爾唐有天下如貞觀開元間雖號治平然亦有夷狄之風三綱不正無父子君臣夫婦其原始於太宗也故其後世子弟皆不可使玄宗總使肅宗使肅宗總使永王璘便反君不君臣不臣故藩鎮不覩權臣跋扈陵夷有五代之亂漢之治過於唐漢大綱正唐萬目舉本朝大綱甚正然萬目亦未盡舉

大綱不正萬目即秦唐之治道付之尚書省近似六官但法不具也後世無如宇文周其官各法度小有可觀隋文之法雖

小有善處然皆出於臆斷惟能如是故維持得數十年

司馬溫公脩通鑑先生一日問脩至何代溫公曰唐初也先生

曰太宗肅宗端的如何溫公曰皆纂也先生曰此復何純先

生曰魏徵如何溫公曰管仲孔子與之其於魏徵亦然先生

曰管仲知非而反正忍死以成功此聖人所取其反正也

魏徵只是事變何所取耶溫公竟如舊說

或問貞觀之治不幾三代之盛乎曰開雕麟趾之意安在

元祐中客有見先生者几案間無他書惟印行唐鑑一部先生

曰近方見此書三代以後無此議論

馮道史相數主皆其贊也安定以為當五代之季生民不至於

肅宗理要二程子本末

讀書外書史評 上

肝腦塗地者道有力焉雖事變無傷也荀勗佐曹操謀伐而

卒死於操君實以為東漢之衰或與攸視天下無足與安劉

氏者惟操為可依故俯首從之方是時未知操有他志也君

子曰在道為不忠在賊為不智如以為事固有輕重之權吾

方以天下為心未暇恤人議已也則枉已者未有能直人者

也

或問漢高祖可比太祖否曰漢高祖安能比太祖太祖仁愛能

保全諸節度使極有術天下既定皆召歸京師節度使竭土

地而還所畜不貲多財亦可患也太祖逐人賜地一方益第

所費皆數萬又嘗賜宴酒酣乃宣各人子弟一人扶歸太祖

送至殿門謂其子弟曰汝父各許朝廷十萬緡矣諸節度使

醒問所以歸不失禮於上薛杏子弟各以緡事對翌日各以

表進如數此皆英雄御臣之術

嘗觀自三代而後本朝有超越古今者五事如百年無內亂四

聖百年受命之曰市不易肆百年未嘗誅殺大臣至誠以待

夷狄此皆大抵以忠厚廉恥為之綱紀故能如此蓋唐主開

基規模自別

得意則可以忘言然無言又不見其意以下論文字

言貴簡言愈多於道未必明杜元凱却有此語云言高則旨遠

辭約則義微大率言語須是含蓄而有餘意所謂言不盡言

言不盡意也

讀書外書史評 上

書銘曰含其英如其實精於思貫於一

問作文害道否曰害也凡為文不專意則不工專意則志局於

此又安能與天地同其大也書云玩物喪志為文亦玩物也

呂與叔有詩云學如元凱方成癖文似相如殆類俳獨立孔

門無一事只輸一作顏氏得心齋此詩甚好古之學者惟務

養情性其他則不學今為文者專務章句悅人耳目既務悅

人非優俳而何曰古者學為文否曰人見六經便以為聖人

亦作文不知聖人亦據發胸中所蘊自成文耳一作所謂有

德者必有言也曰游夏稱文學何也曰游夏亦未嘗秉筆學

爲詞章也。且如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豈詞章之文也。

或問詩可學否。曰：既學時須是用功。方合詩人格。既用功，其妨

事古人詩云：吟成五箇字，用破一生心。又謂可惜一生心，用

在五字上。此言甚當。語錄連下。王子真曾寄藥來，其無以答

他，其素不作詩，亦非是禁止不作，但不欲爲此閑言語。且如

今言能詩無如杜甫，如云：穿花蛺蝶深深見，點水蜻蜓款款

飛。如此閑言語，道出做甚。其所以不嘗作詩，今寄謝王子真

詩云：至誠通聖藥，通神遠奇疾。翁濟病身，我亦有丹。吾信否

用時還解壽斯民。子真所學只是獨善，雖至誠流行，然大抵

儒術理要二程子卷六 遺書外書史評 古

只爲長生久視之術，止濟一身，因有是句。

人有三不幸：少年登高科，一不幸；席父兄之勢，爲美官，二不幸；

有術不能文章，三不幸也。

一日偶見秦少游問天若知也，和天瘦。是公詞否。少游意伊川

稱賀之拱手遜謝。伊川云：上尊事嚴安得易而侮之。少游面

色駭然。

問張昞學草書，見擔夫與公主爭道，又公孫大娘舞劍而後悟

筆法，莫是心常思念至此而感發否。曰：然須是思方有感悟

處，若不想怎生得如此。然可惜張昞留心於書，若移此心於

道，何所不至。

和靜偶學虞翻伊川曰：賢那得許多工夫。

諸子百家類

明道先生

老子之言，竊弄闢闢者也。以下合論

與秦翁張固有此理。老子說著便不是。

或問老子言天地不仁，聖人不仁，如何。曰：謂天地不仁，以萬物

爲芻狗是也。謂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非也。聖人豈有不

仁，所患者不仁也。天地何意於仁，鼓舞萬物而不與聖人同

愛。聖人則仁，此其爲能弘道也。

莊子有大底意思，無禮無本。

儒術理要二程子卷六 遺書外書諸子 古

神農作本草，古傳一日食藥七十毒，非也。若小毒亦不當嘗，若

大毒一嘗而死矣。安得生。其所以得知者，自然觀色嗅味，知

得是甚氣，作此藥便可攻此病。須是學至此，則知自至此。

病卧於床，委之庸醫，比於不慈不孝。事親者亦不可不知醫。

蜀山人不起，念十年便能前知。

有田卽有民，有民卽有兵。鄉遂皆起兵。

兵法遠交近攻，須是審行此道。

兵能聚散爲上。

有人治園圃，役知力甚勞。先生曰：蠶之象，君子以振民育德。君

子之事，惟有此二者，餘無他爲。二者爲己爲人之道也。爲己爲人

吳本作治
已治人

伊川先生

君子之學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而老子以爲非。以明民。將以愚之。其亦自賊其性矣。以下合論

老子言甚難。如陰符經却不難。然皆窺測天道之未盡者也。

問老子書若何。曰。老子書其言自不相入。處如冰炭。其初意欲

談道之極玄妙處。後來却入做權詐者上去。如將欲取之必固與之之類

然老子之後有申韓。看申韓與老子道甚懸絕。然其原乃自

老子來。蘇秦張儀則更是取道遠。初秦儀學於鬼谷。其術先

揣摩其如何。然後稗闢。稗闢既動。然後用鈞鈞。鈞其端。然後

儒宗理要二程子卷六

讀書外書諸子

十六

鉗制之。其學既成。辭鬼谷去。鬼谷試之。爲張儀說所動。如入

出之。然其學甚不近道。人不甚道之。孟子時已有置而不足

論也。

陰符經非商末則周末人爲之。若是先王之時。聖道既明。人不

敢爲異說。及周室下衰。道不明於天下。才智之士甚衆。既不

知道所趨向。故各自以私智窺測天地盜竊天地之機。分明

是大盜。故用此以簞鼓天下。故云天有五賊。見之者昌。云云

豈非盜天地乎。

而汝夫問莊子齊物論如何。曰。莊子之意欲齊物理耶。物理從

來齊。何待莊子而後齊。若齊物形。物形從來不齊。如何齊得。

此是莊子見道淺。不奈胸中所得何。遂著此論也。

學者多耽莊子。若謹禮者不透。則是他須看莊子。爲他極有膠

固纏縛。則須求一放曠之說。以自適。譬之有人於此。久困纏

縛。則須覓一箇出身處。

問莊周與佛如何。先生曰。周安得比他佛。佛說直有高妙處。莊

周氣象大故淺近。如人睡初覺時。乍見上下東西。指天說地。

怎消得恁地。只是家常茶飯。誇逞箇甚底。

聖子之德至矣。而君子弗學也。以其舍正道而之他也。相如太

史遷之才至矣。而君子弗貴也。以所謂學者非學也。

揚子無自得者也。故其言蔓衍而不斷。優柔而不決。其論性則

儒宗理要二程子卷六

讀書外書諸子

七

曰。人之性也善惡混。修其善則爲善人。修其惡則爲惡人。苟

子悖聖人者也。故列孟子於十二子。而謂人之性惡。性果惡

邪。聖人何能反其性以至於斯邪。

劉子之學甚支離。只立名做法語。便不是了。

素問之書。必出於戰國之末。觀其氣象。知之。天之氣運只如此。

但繫着者如何。設如定四方分五行。各配於一方。是一般絡

角而看之。又一般分而爲二十四。又一般規模大則大。規模

小則小。然善言亦多。如言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善言古者

必有驗於今。善觀人者必有見於已。

觀素問文字氣象。只是戰國時人作。謂之三墳書。則非也。道理

却總是想當時亦須有來歷其間只是氣運使不得錯不錯未說就使其法不錯亦用不得除是堯舜時十日一風五日一雨始用得且如說潦旱今年氣運當潦然有河北潦江南旱時此且做各有方氣不同又却有一州一縣之中潦旱不同者怎生走得

律曆之法今亦粗存但人用之小耳律之遺則如三命是也其法只用五行支幹納音之類曆之遺則是星算人生數一作虞然皆有此理苟無此理却推不行

曆象之法大抵主於日日一事正則其佗皆可推洛下閎作曆言數百年後當差一日其差理必然何承天以其差遂立歲

簡策要 卷六

遺書外書諸子 大

差法其法以所差分數攤在所曆之年看一歲差幾分其差後亦不定獨邵堯夫立差法冠絕古今却於日月交感之際以陰陽虧盈求之遂不差大抵陰常虧陽常盈故只於這一作裏裏差了曆上若是通理所通為多堯夫之學大抵似揚雄然亦不盡如之

先王之學必須律以考其聲今既律不可求人耳又不可全信正惟此為難求中聲須得律律不得則中聲無由見律者自然之數至如今之度量權衡亦非正也今之法且以為準則可非如古法也此等物雖出於自然亦須人為之但古人為之得其自然至於規矩則極盡天下之方圓

八十四卦清者極吹盡濁者極吹盡濁就其中以中爻上生下生

古者卜筮將以决疑也今之下筮則不然計其命之窮通校其身之遠否而已矣虞外書

見攝生者而問長生謂之大愚見卜者而問吉凶謂之大惑有人言郭璞以鳩鵲占吉凶子厚言此為他誠實信之所以就而占得吉凶正叔言但有意問此便所以兆也非鳩可以占吉凶耳

問人子事親學醫如何曰最是大事今有璞玉於此必使玉人雕琢之蓋百工之事不可使一人兼之故使玉人雕琢之也

簡策要 二 雜子 卷六

遺書外書諸子 大

若更有珍寶物須是自藏必不肯任其自為也今人親父疾乃一任醫者之手豈不害事必須識醫之道理別病是何如藥是何如故可任醫者也或曰已未能盡醫者之術或偏見不到適是害事奈何曰且如識圖畫人未必畫得如畫工然他却識別得工拙如自已醫學令醫者說道理便自見得或已有所見亦可說與他商量

醫者不論理則處方論藥不盡其性只知逐物所治不知合和之後其性又如何假如訶子黃白礬白合之而成黑黑見則黃白皆亡又如一二合而為三三見則一二亡離而為一二則三亡既成三又求一與二既成黑又求黃與白則是不知

物性。

一作理

古之人窮盡物理則食其味嗅其臭辨其色知其
其物合其則成何性。天有五氣故凡生物莫不具有五性居
其一而有其四至如草木也其質者得土之性多其白者得
金之性多。

世間術數多惟地理之書最無義理。祖父葬時亦用地理人專
長皆信惟先兄與基不然。後來只用昭穆法或問憑何文字
擇地曰只昭穆。兩字一作眼便是地理書也。但風調地厚處足矣
某用昭穆法葬一穴既而尊長召地理人到葬處曰此是南
首絕處何故如此下穴。基應之曰固知是絕處且試看如何
基家至今人已數倍矣。

儒宗理要

程子

卷六

遺書外書諸子

子

葬說云下其宅兆卜其地之美惡也。非陰陽家所謂禍福者也。
地之美者則其神靈安其子孫盛者培其根而枝葉茂理
固然矣。地之惡者則反是然則曷謂之地之美者土色之赤
潤草木之茂盛乃其驗也。父祖子孫同氣使安則此安彼危
則此危亦其理也。而拘忌者惑以擇地之方位決日之吉凶
不亦泥乎。甚者不以奉先為誌而專以利後為慮尤非孝子
安厝之用心也。惟五患者不得不慎須使異日不為道路不
為城郭不為溝池不為貴勢所奪不為耕犁所及五患既慎
則又鑿地必至四五丈遇石必更穿之防水潤也既葬則以
松脂塗棺槨石灰封墓門此其大略也。若夫精畫則又在審

思慮矣。葬之穴尊者居中左昭右穆而大後則或東或西亦
左右相對而啓穴也。出母不合葬亦不合葬棄女還家以獨
穴葬之。

葬理所慮者水與蟲耳。晉郭文舉為王導所致及其病乞還山
欲枕石而死。貴人留之曰深山為虎狼食不其酷哉。曰深山
為虎狼食貴人為蠅蟻食一也。故葬者鮮不被蟲者雖極厚
亦有土蟲故思木之不壞者得棺心為久後又見松脂錮之
又益久故用松脂塗棺。

古人之法必犯大惡則焚其屍今風俗之弊遂以為禮雖孝子
慈孫亦不以為異。

儒宗理要

程子

卷六

遺書外書諸子

子

技擊不足以當節制節制不足以當仁義使人人有子弟術父
兄之心則制起以捷暴楚之兵矣。
問用兵掩其不備出其不意之事使王者之師當如此否。曰固
是用兵須要勝不成要敗既要勝須識所以勝之之道但湯
武之兵自不煩如此。固有敵於我師自可見然湯亦嘗升自
陲隔亦間道且如兩君相向必擇地可攻處攻之右實則攻
左左實則攻右不成道我不用計也且如漢楚既約分鴻溝
乃復還襲之此則不可如韓信襲沙壅水之類何害他師眾
非我敵決水使他一半不得渡自合如此有甚不得處又問
間謀之事如何。曰這箇不可也。

管轄人亦須有法。徒嚴不濟事。今帥千人。能使千人依時及節。得飯喫。亦能有幾人。嘗謂軍中夜驚。亞夫堅卧不起。不起善矣。然猶夜驚何也。亦是未盡善。

兵陣須先立定家計。然後以逸騎施。施量九分外面與敵人合。此便是合內外之道。若遊騎大遠。則却歸不得。至如聽金鼓聲。亦不忘却自家如何。如符堅養民。一敗便不可支持。無本故也。

異端邪說類

明道先生

天下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非本惡。但或過或不及。便如此。如儒宗理要。程子卷六。遺傳外書異端。臣

楊墨之類。以下合論

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氏之害。甚於楊墨。楊氏爲我疑於義。墨氏兼愛疑於仁。申韓則淺陋易見。故孟子止闢楊墨。爲其惑世之甚也。佛氏其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所以爲害尤甚。楊墨之害。亦經孟子闢之。所以廓如也。

問神仙之說。有諸曰。若說白日飛昇之類。則無若言居山林間。保形煉氣。以延年益壽。則有之。譬如一爐火。置之風中。則易過。置之密室。則難過。有此理也。又問楊子言聖人不師仙。厭術異也。聖人能爲此等事否。曰。此是天地間一賊。若非竊造化之機。安能延年。使聖人肯爲周孔爲之矣。

人有語導氣。問先生曰。君亦有術乎。曰。吾常憂。而冬寒。饑食而渴。飲節嗜慾。定心氣。如斯而已矣。

持國曰。道家有三住。心住則氣住。氣住則神住。此所謂存三。一曰。此三。看人終食之頃。未有不離。其要只在收放心。胎息之說。謂之愈疾。則可。謂之道。則與聖人之學。不干事。聖人未嘗說著。若言神住。則氣住。則是浮屠人定之法。雖謂養氣。猶是第二節事。亦須以心爲主。

學者於釋氏之說。直須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爾。則駭駭然入於其中矣。顏淵問爲邦。孔子既告之以五帝三王之事。而復戒以放鄭聲。遠佞人。曰。鄭聲淫。佞人殆。彼佞人者。是他一邊。

儒宗理要。程子卷六。遺傳外書異端。臣。佞耳。然而於己則危。只是能使人移。故危也。至於禹之言曰。何畏乎巧言令色。巧言令色。直消言畏。只是須著如此戒慎。猶恐不免。釋氏之學。更不消言戒。到自家自信後。便不能亂得。

聖人致公心。盡天地萬物之理。各當其分。佛氏總爲一己之私。是安得同乎。聖人循理。故平直而易行。異端造作。大小大費力。非自然也。故失之遠。

釋氏說道。譬之以管窺天。只務直上去。惟見一偏。不見四旁。故皆不能處事。聖人之道。則如平野之中。四方莫不見也。佛氏不識陰陽晝夜。死生古今。安得謂形而上者。與聖人同乎。

周茂叔云看一部華嚴經不如看一艮卦

學要在自得佛氏言印證者豈自得也其自得者雖其人言亦不動待人之言爲是何自得之存

人能放這一箇身公共放在天地萬物中一般看則有甚妨礙雖萬身何傷乃知釋氏苦根塵者皆自私者也

佛學一作氏只是以生死恐動人可怪二千年來無一人覺此是

被他恐動也聖賢以生死爲本分事無可懼故不論死生佛之學爲怕死生故只管說不休下俗之人固多懼易以利動

至於禪學者雖自曰異此然要之只是此箇意見皆利心也

舊嘗問學佛者傳燈錄幾人云千七百人其曰敢道此十七

儒宗理要二程子卷六

遺書外書異端

三

百人無一人達者果有一人見得聖人朝聞道夕死可矣與曾子易簣之理臨死須尋一尺布帛裹頭而死必不肯削髮胡服而終是誠無一人達者禪者曰此迹也何不論其心曰心迹一也豈有迹非而心是者也上下本末內外都是一理也方是道莊子曰遊方之內遊方之外者方何嘗有內外如此則是道有隔斷內面是一處外面又別是一處豈有此理學禪者曰草木鳥獸之生亦皆是幻曰子以爲生息於春夏及至秋冬便却變壞便以爲幻故亦以人生爲幻何不付與他物生死成壞自有此理何者爲幻

經德不回乃教上等人禍福評使中人以下知所畏懼修省

亦自然之理耳若釋氏師以學道則立心不正矣

或問維摩詰云火中生蓮花是可謂希有在欲而行禪希有亦如是此豈非儒者事子曰此所以與儒者異也人倫者天理也彼將其妻子當作何等物看望望然以爲累者又王不如是也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終此所以爲常也爲釋氏者以成壞爲無常是獨不知無常乃所以爲常也今夫人生百年者常也一有百年而不死者非所謂常也釋氏惟其私智所及而言之至以天地爲妄何其陋也張子厚尤所切齒者此耳

又曰釋氏處生死之際不動者有二有英明不以爲事者亦有

儒宗理要二程子卷六

遺書外書異端

三

昏愚爲人所誤以前路自有去處者

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自謂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備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異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汙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蕪蕪聖門之蔽塞關之而後可以入道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據今日合人道廢則是今尚不廢者猶只是有那些秉彝粹珍滅不得以此思之天壤間可謂孤立其

將誰告耶

伊川先生

莊生形容道體之語儘有好處。老氏谷神不死一章最佳。以下合論

問至誠可以蹈水火。有此理否。曰有之。曰列子言商正開之事

有乎。曰此是聖人之道。不昧後莊列之徒。各以私智探測至

理而言也。曰至誠亦能如此。誠邪欺邪。曰此輩往往有術。常

懷一箇欺人之心。更那裏得誠來。

聖人以義為利。義安處便為利。如釋氏之學。皆本於利。故便不

是。

釋氏之學。更不消對聖人之學比較。要之必不同。便可置之。今

儒宗理要上程子卷六

遺書外篇異端

窮其說。未必能窮得他。比至窮得自家已化。而為釋氏矣。今

且以迹上觀之。佛逃父出家。便絕人倫。只為自家獨處於山

林。人鄉裏豈容有他物。大率以所勝所輕施於人。此不惟非

聖人之心。亦不可為君子之心。釋氏自己不為君臣父子夫

婦之道。而謂他人不能如是。容人為之而已。不為別做一等

人。若以此率人是絕類也。至如言理性。亦只是為死生其情

本憐死愛生。是利也。

釋氏之說。若欲窮其說而去取之。則其說未能窮。固已化而為

佛矣。只且於迹上考之。其說教如是。則其心果如何。同難為

取其心。不取其迹。有是心。則有是迹。王通言心迹之判。便是

說。不若且於迹上斷定。不與聖人合其言。有合處。則吾道

固已有不合者。固所不取。如是。是定却省易。一作

儒者其卒必多。一作入異教。其志非願也。其勢自然如此。蓋智窮

力屈。欲休來。又知得未安穩。休不得。故見人有一道理。其勢

須從之。譬之行一大道。坦然無阻。則更不由徑。只為前面逢

著山。逢著水。行不得。有窒礙。則見一邪徑。欣然從之。儒者之

所以必有窒礙者何也。只為不致知。知至至之。則自無事可

奪。今夫有人處於異鄉。元無安處。則言其處安。其處不安。須

就安處。若已有家。人言他人家為安。已必不肯就彼。故儒者

而卒歸異教者。只為於已道實無所得。雖曰聞道。終不曾實

儒宗理要上程子卷六

遺書外篇異端

有之。

釋氏之學。又不可道他不知。亦儘極乎高深。然要之卒歸乎自

私自利之規模。何以言之。天地之間。有生便有死。有樂便有

哀。釋氏所在。便須覓一箇寂寂打訛處。言免死生。齊樂無卒

歸乎。自利老氏之學。更挑些權詐。若言與之。乃意在取之。張

之乃意在翕之。又大意在愚其民。而自智。然則秦之愚黔首。

其術亦出於此。

釋氏有出家出世之說。家本不可出。却為他不父其父。不母其

母。自逃去。固可也。至於世則怎生出得。既道出世。除是不戴

皇天。不履后土。始得然。又却渴飲而饑食。戴天而履地。

佛家有印證之說極好。又豈有我曉得這箇道理後因他人道是了方是他人道不是便不是。又五祖令六祖三更時來傳法如期去便傳得安有此理。

問惡外物如何曰。是不知道者也。物安可惡。釋氏之學便如此。釋氏要屏事不問這事是合有邪。合無邪。若是合有又安可屏。若是合無自然無了。更屏什麼。彼方外者苟且務靜乃遠迹山林之間。蓋非明理者也。世方以為高。惑矣。

問方外之上有人來看他。能先知者有諸。曰。有之。向見高山。董五經能如此。問何以能爾。曰。只是心靜。靜而後能照。又問聖人肯為否。曰。何必聖人。使釋氏稍近道者。便不肯為。言處中。

朱子遺書外書目錄 卷六 遺書外書目錄 天

坐却見庵外事 釋子猶不肯為。況聖人乎。

程子之藍屋時。樞密趙公瞻持喪居邑中。杜門謝客。使侯隱語子以釋氏之學。子曰。禍莫大於無類。釋氏使人無類。可乎。隱以告趙公。公曰。天下知道者少。不知道者衆。自相生養。何患乎無類也。若天下盡為君子。則君子將誰使。侯子以告。子曰。豈不欲人人盡為君子哉。病不能耳。非利其為使也。若然。則人類之存。不賴於聖賢而賴於下愚也。趙公聞之笑曰。程子未知佛道弘大耳。子曰。釋氏之道。誠弘大。吾聞傳者以佛逃父入山。始能成佛。若儒者之道。則當逃父時已誅之矣。豈能俟其成佛也。

聖人之言。依本分至大至妙。事語之若尋常。此所以味長。釋氏之說。纔見得些。便驚天動地。言語走作。却是味短。只為乍見不似聖人見。憤如中庸言。道只消近。無窮無臭。四字總括了。多少釋氏言。非黃非白。非鹹非苦。費多少言語。或謂佛之理。比孔子為徑。曰。天下果有徑。則仲尼豈欲使學者迂遠而難至乎。故外仲尼之道。而由徑。則是冒險阻。犯刑棘而已。

附錄

朱子遺書外書目錄

右程氏遺書二十五篇。二先生門人記其所見問答問之。

朱子遺書外書目錄 卷六 遺書外書目錄 天

書也。始諸公各自為書。先生沒而其傳浸廣。然散出並行。無所統一。傳者頗以已意私竊。竄易歷時既久。殆無全篇。意家有先人舊藏數篇。皆著當時記錄主名。語意相承。首尾通貫。蓋未更後人之手。故其書最為精善。後益以類訪求得凡二十五篇。因稍以所聞歲月先後第為此書篇目。皆因其舊。而又別為之錄。如此以見分別次序之所以然者。然竊竊聞之。伊川先生無恙時。門人尹焞得朱光庭所抄先生語。奉而質諸先生。先生曰。某在何處讀此書。若不得某之心。所記者徒彼意耳。尹公自是不敢復誦。夫以二先生唱明道學於孔孟既沒千載不傳之後。可謂盛矣。而

當時從遊之士蓋亦莫非天下之英材其於先生之嘉言善行又皆耳聞目見而手記之宜其親切不差可以行遠而先生之戒猶且丁寧若是豈不以學者未知心傳之學而溺於言語之間或者失之毫釐則其謬將有不可勝言者乎又况後此且數十年區區綴拾於殘編墜簡之餘傳誦道說玉石不分而謂其足以盡得其精微嚴密之旨其亦誤矣雖然先生之學其大要則可知已讀是書者誠能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進其知使本立而知益明知精而本益固則日用之間且將有以得乎先生之心而於疑信之傳可坐判矣此外諸家所抄尚衆率皆割裂補綴非復本篇真時得其所自來當復出之以附今錄無則亦將去其重複別爲外書以待後之君子云爾

歸宗理要二程子卷六

遺書外書目序 三

二程子卷六

讀二程子緒言

讀二程子書親切莫如文集文集皆二程手筆煌煌制作生平盡見大則經解經解猶當日手筆也遺書次經解外書又次遺書蓋遺書雜出門弟子手筆外書則并出外人也

大程與周子後儒往往並稱然大程以天資而言則近於周而優於朱以功用而言則開先之力固讓於周而啓後之勞亦遜於朱也

二程之學人多推大程然大程實是天資勝其所行自無障礙若學問則大程儘有深入處不易及也橫渠集中亦推大程然行處却每有隔礙

歸宗理要二程子

緒言

朱光庭謂明道得聖人之誠此言雖似少過然亦庶幾近之明道生平論新法及待介甫最爲得宜只是胸中廓然大公功不必自己出名不必自己成惟以朝廷天下爲心故能如此他人却便不能此同爲君子而有化與未化之分也

明道請修學校劄子與伊川看詳學校文公貢舉私議皆論學校然語其等第則伊川不如文公文公不如明道蓋伊川文公不過近代之法明道則通於三代矣

明道論十事亦近三代設施與王荊公上神宗書似同而實不同若使見諸事業隆古之風可復惜乎舍此而就彼亦有宋之不幸也

程子定性書在鄂時作年甚少朱子言其一篇之中無下手處子謂即此可見明道天分高近於生知下語自別也

明道說詩只點撥地念過便令人意解此是明道善開發人處今讀其解詩益知親本之妙也

程子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此語本無可疑蓋說性離氣質不得猶之說太極離陰陽不得也

人或以三黨之說為伊川咎者非也人陰是不講學講學則必

有徒與有徒與則人必忌之不惟小人忌之君子亦忌之雖孔

孟猶所不免但君子不黨則存乎立心公正耳次程立心近隘

不如大程自是氣質之性世以其學術近方來蜀黨之謂者宜

備宗理要一程子 緒言

矣至於明道接人渾是一團和氣宜乎與世無尤然讀年譜李

定何正臣亦効其學術迂闊趨向僻異士憎茲多口庸仰傷

伊川隘邵堯夫不恭然兩人之學過夷惠遠矣于是以嘆三代

而後人多各人以聖人之稱也

伊川顏子所好何學論全本周子太極圖說此見古人學問淵

源不苟而胡安定復能於稠人中識之針芥之投豈欺我哉

經筵是人主莫大其從來視屬具文伊川克舉其職上太皇太

后書及經筵三劄其可為古今作則彼以坐講為嫌者俗儒之

見諛臣之習耳講官坐講所以重聖人所以重道非以自夸大

也概近君臣佞佛率往往膜拜僧徒而不以為恥一聞儒官坐

講輒率然爭執為不可雖賢者亦不能卓然有見不知何以顛倒悖謬若斯極也

上仁宗書大槩似賈誼治安策語猶有少年氣但所見不同便

能置身三代高視叔季儒者所以不同於縱橫也集中不載學

者另讀之可耳

伊川易傳一生精力在此畢竟與他經解不同觀者須讀全書

勿以此限可也

性即理也一語朱子極稱述為伊川所獨造子竊謂不過祖述

周子太極圖說非創語也圖說以人極配太極理則一耳在天

地萬物為太極在人即為人極人極者性也性非理而何

備宗理要一程子 緒言

伊川言喜怒哀樂未發之中寂然不動者也南軒云伊川此處

小差未發之中眾人之常性寂然不動聖人之道心子謂伊川

不錯但未發時聖凡之性同而在養之功異耳

伊川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此語說得最好朱子以為太深

無捉摸恐亦為初學言之耳

伊川語有近禪者如雷從起處起及東西銘恐起爭端之類大

抵語近禪弄便易入禪學者不可不察

讀經解見程朱議論有不同者亦不必其異蓋古人讀書各有

悟入自得處非同帖括家言如孔子讀易孟子引詩引書大槩

可見讀者得之言外可也

大抵學問從草昧中開闢最難五經四書在周程時方草昧經
書漸次開闢至朱子則木拔道通矣然朱子註說中或尚有一
二未安譬猶康莊大道不無微草餘者後人偶見芟除輒欲以
儆前烈祇見其不知量也

能辨謹識

卷一百一十五

一握子

雜記

四

論定性書

人得天地中氣以生而性各異性者理而已而非氣則理附附
易曰繼之者善成之者性故論性不論善不德而竟執氣以爲
性則又淪于告子之偏矣孔子曰性相近也言所賦雖有清濁
厚薄之殊而理則一若習則倍蓰千萬遠莫甚焉此誠萬世言
性之祖也純公程子定性書謂性無內外竊得申其說而論之
彼以性爲空者曰性無善惡然則謂太極無陰陽可乎程子曰
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卽其所謂惡者非指夫不仁不智無禮無
義之綱于習者而言也不過謂陰陽剛柔燥濕之偏耳仁義禮
智根于心性所同也仁過而柔義過而剛氣所殊也沉潛剛克
精義理要 二程子 論定性書

叙定之復也。卽烈風雷雨而亦未嘗不定。故曰堯舜性之也。禹
稷定焉。而治水如楚。躬稼如是。有天下而不與焉。亦如是。湯武
能定。愈德與義。嚮同心。伊周能定。放桀與征東。同道文王。不定
烏能不帝。孔子不定。安得不王。顏子定而不改。其樂孟子定而
四十不動心。易曰殊途同歸百慮一致。定故也。由是觀之。從古
內聖外王。非定不能。盛其德。非定不能。大其業。日新富有。往而
不窮。又何必灰心槁形。棲玄入窺。抑絕其外。而固蔽其內。然後
爲定性也哉。是故兩儀立而定。專卑。三才分而定。高下。五行定
而有象。八卦定而有方。四時定而有候。萬物定而有草木禽魚。有
形雖其間陰陽開闢。莫知終始。化育流行。於穆不已。似不可以
儒宗理要 二 程子 論定性書

後學能辨撰

朱子序

自天地開闢以來著述之盛莫過於朱子矣。孔子刪
述六經集大成於羣聖其著作爲絕盛然上古文字
希少竹簡重大所傳固無多也。自後世楮墨利興字
畫輕簡人務多言筆削之繁遂至倍蓰故鱗以爲當
今之時而有聖人復起欲自附於刪述視古之爲聖
人者倍難蓋卽其耳目手口之精神已不能周馳而
四給矣。惟吾朱子其生平著述固盡見於四子集註

朱子序

而次第又及於五經及於史鑑又以其餘力表章周
程四子而憂愁感憤中又游衍及於楚辭集註韓文
考異之類然則朱子一生豈猶有暇日耶而後人哀
集其應酬筆削如所謂奏記詩文之類者又一百卷
語言應對門人所記錄者又百四十卷何其如天之
無不覆如地之無不載如山海之無不包涵而生育
也觀至此觀止矣而或者曰朱子之精神全力旣在
經史成書則此特文章議論之緒餘耳何汲汲爲是

不然今夫泰岱之高其巔千仞東可以觀日出西可以觀日入固登之而小天下矣然其坡陀逶迤綿亘百里洞壑之幽奇峰巒之雄偉猶足跨龍門而囊禹穴凌雁宕而俯天台是皆泰岱之全體也而觀泰岱者以爲餘事而不之及則雖負探奇之志又豈爲真知泰岱者哉況夫四子之書其所爲議論文章者固未嘗廢也而朱子之議論文章又足以包舉四子而發明其書是烏可不讀耶獨患其浩瀚博衍積時難

朱子序

罄讀者如入大海無指南易起壑洋之嘆是用參羅採擇區爲類者凡十有一第爲卷者凡十有五使誦法朱子者既讀其五經四子之成書而其文章議論又足以羽翼經書而發揮大道則所謂集羣儒之大成者不於此益見耶嗚呼今之學士大夫能辨古讀書者鮮矣以四子集註之切於日用身心也習其讀者猶必鈎貫刪塗惟恐字句之多或累進取之捷况能於集註之外廣探文集語類之繁哉雖然此世俗

見也有豪傑之士不以淺近自期而以聖賢自任則由集註而求諸經史由經史而求諸文集語錄且以并求四子之書則是集之編豈曰無少助歟

後學張能麟敬書



朱子序

三

本傳

宋史

朱熹字晦菴。一字仲晦。徽州婺源人。父松。字喬年。中進士第。胡世將謝克家薦之。除秘書省正字。趙鼎都督川陝。荆襄軍馬。招松爲屬。辭。再相。除校書郎。遷著作郎。以御史中丞常同薦。除度支員外郎。史館校勘。歷司訓吏部郎。奏檜決策議和。松與同列上章極言其不可。愴怒風御史論松懷異自賢。出知饒州。未上卒。熹幼穎悟。用能言。父指天示之曰。天也。熹問曰。天之上何物。松思之。就傳授以孝經。一閱題其上曰。不若是非人也。嘗從琴兒戲沙上。獨端坐。以指畫沙。視之八卦也。年十八貢于鄉中。紹興十八年進士第。主泉州同安簿。選邑秀民。充弟子員。日與

備宗理要

本傳

講說聖賢脩己治人之道。禁女婦之爲僧道者。罷歸。請祠。監潭州南嶽廟。明年以輔臣薦。與徐慶呂廣問韓元吉同召。以疾辭。孝宗卽位。詔求直言。熹上封事。言聖躬雖未有過失。而帝王之學。不可以不熟講。朝政雖未有闕遺。而脩攘之計。不可以不早定。利害休戚。雖不可偏舉。而本原之地。不可以不加意。次言四海利病。係斯民之休戚。斯民休戚。係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也。欲斯民之得其所。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隆興元年。復召入對。其言大學之道。在乎格物以致其知。其二言君父之讎。不與共戴天。且陳古先聖王所以強本折衝。威制遠人之道。時相湯思退方倡和議。除熹武學博士。待

次乾道元年。促就職。既至。而洪适爲相。復主和論。不合。歸。三年。陳俊卿劉珙薦爲樞密院編脩官。待次。五年。丁內艱。六年。工部侍郎胡銓以詩人薦。與王庭珪同召。以未終喪辭。七年。既免喪。復召。以祿不及養辭。九年。梁克家相。申前命。又辭。克家奏。熹屢召不起。宜蒙褒錄。執政俱稱之。上曰。熹安貧守道。廉退可嘉。特改令入官。主管台州崇道觀。熹以求退得進。於義未安。再辭。淳熙元年。始拜命。二年。上欲獎用廉退。以勵風俗。龔茂良行丞相。以熹名進。除秘書郎。力辭。且以手書遺茂良。言一時權倖。小乘間說毀。乃因熹再辭。卽從其請。主管武夷山冲佑觀。五年。史浩再相。除知南康軍。降旨使道之官。熹再辭。不許。至郡。興利除

備宗理要

本傳

害。值歲不雨。講求荒政。多所全活。訖事。奏乞依格推賞。納粟入間。詣郡學。引進士子。與之講論。訪白鹿洞書院遺址。奏復其舊。爲學規。俾守之。明年夏大旱。詔監司郡守。條其民間利病。遂上疏言天下之務。莫大于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閉塞私邪之路。然後乃可得而正。今宰相臺有師傳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之臣。上以燕惡陛下之心志。陛下所謂宰相師傳賓友之臣。或反出入其門牆。承望其風旨。勢成威立。中外靡然。向之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一二人之門。名爲陛下。獨斷。而實此

一二人者陰執其柄且云莫大之禍必至之憂近在朝夕而陛下獨未之知上讀之大怒曰是以我爲亡也熹以疾請祠不報陳俊卿以舊相守金陵過關入見熹甚力宰相趙鼎言於上曰士之好名陛下疾之愈甚則人之譽之愈衆無乃適所以高之不若因其長而用之彼漸當事任能否自見矣上以爲然乃除熹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公事旋錄救荒之勞除直秘閣以前所奏納粟人未推賞辭會浙東大饑宰相王淮改熹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即日單車就道復以納粟人未推賞辭職名納粟賞行遂受職名入對首陳災異之由與脩德任人之說上爲動容所奏凡七事其一二事手書以防宣洩熹始拜命即移書

肅宗聖訓

本傳

三

他郡募米商餉其征及至則客舟之米已輻輳熹日鈞訪民隱按行境內單車屏徒從所至人不及知郡縣官吏憚其風采至自引去所部肅然凡丁錢和買役法權貼之政有不便於民者悉釐而革之於救荒之餘隨事處畫必爲經久之計有短晷者謂其疏於爲政上謂王淮曰朱熹政事却有可觀熹以前後奏請多所見抑幸而從者率稽緩後時蝗旱相仍不勝憂憤復奏言爲今之計獨有斷自聖心沛然發號責躬求言然後君臣相戒痛自省改其次惟有盡出內庫之錢以供大禮之費爲收糴之本諸戶部免徵舊負詔漕臣依條檢放租稅詔宰臣沙汰被災路分州軍監司守臣之無狀者遴選賢能責以荒政庶幾猶

足下結人心消其乘時作亂之意不然臣恐所愛者不止於熹好而將在於盜賊蒙其害者不止于官吏而上及于國家也知台州唐仲友與王淮同里爲姻家吏部尚書鄭丙侍御史張大經交薦之遷江西提刑未行熹行部至台公仲友者紛然接得其贊章三上淮匿不以聞熹命愈力仲友亦自辨淮乃以章進呈上令宰屬看詳都司陳庸等乞令浙西提刑委清強官究實仍令熹速往早傷州郡相視熹時留台未行既奉詔益上章論前後六上淮不得已奪仲友江西新命以受熹辭不拜遂歸且乞奉祠時鄭丙上疏詆程氏之學且以沮熹淮又擢太府寺丞陳賈爲監察御史賈面對首論近日縉紳有所謂道學者大

肅宗聖訓

本傳

四

率假名以濟僞願考察其人積棄勿用蓋指熹也十年詔以熹累乞奉祠可差主管台州崇道觀既而連奉雲臺鴻慶之祠者五年十四年周必大相除熹提點江西刑獄公事以疾辭不許遂行十五年淮罷相遂入奏首言近年刑獄失當次言經總制錢之病民及江西諸州科罰之弊而其末言陛下卽位二十七年因循在再無尺寸之效可以仰酬聖志嘗反覆思之無乃燕閒嬾渡之中虛明應物之地天理有所未純人欲有所未盡是以爲善不能充其量除惡不能去其根一念之頃公私邪正是非得失之機交戰於其中故禮親大臣非不厚而便嬖側媚得以深被腹心之寄賄賂英榮非不切而柔邪庸繆得以久竊廊

廟之權。非不樂聞公議。正論。而有時不容。非不望說。說殄行。而未免誤聽。非不欲報復陵廟。離恥。而未免畏怯苟安。非不欲愛養生靈財力。而未免歎息愁怨。願陛下自今以往。一念之頃。必謹而察之。此爲天理耶。人欲耶。果天理也。則敬以充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閼。果人欲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滯。推而至于言語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其是裁之。則聖心洞然。中外融徹。無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間。而天下之事。將惟陛下所欲爲。無不如志矣。是行也。有要之於路。以爲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戒勿以爲言。熹曰。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吾君乎。及奏。上曰。久不見卿。湖東之事。朕自知之。今

衛宗聖要

本傳

五

當處卿清要。不復以州縣爲煩也。時會觀已死。王抃亦逐。獨內侍甘昇尚在。熹力以爲言。上曰。昇乃德壽所薦。爲其有才耳。熹曰。小人無才。安能動人主。翌日除兵部郎官。以足疾丐祠。本部侍郎林栗嘗與熹論易。西銘不合。劾熹本無學術。徒竊張載程頤緒餘。謂之道學。所至輒携門生數十人。妄希孔孟歷聘之風。邀索高價。不肯供職。其僞不可掩。上曰。林栗言似過。周必大言熹上殿之日。足疾未瘳。勉強登對。上曰。朕亦見其跛曳。左補闕蔣叔似亦不接。乃今依舊職。江西提刑太常博士葉適上疏。與栗辨。謂其言無一實者。謂之道學一語。無實尤甚。往日王淮表裏諂諛。陰廢正人。蓋用此術。詔熹昨人對。所論皆新任職事。

朕亦諒其誠。復從所請。可疾速之任。會胡晉臣除侍御史。首論栗執拗不通。喜同惡異。無事而指學者爲黨。乃黜栗。知泉州。熹再辭免。除直寶文閣主事。西京嵩山崇福宮。未踰月。再召。熹又辭。始熹常以爲口陳之說。有所未盡。乞具封事以聞。至是投匭進封事曰。今天下大勢。如人有重病。內自心腹。外達四肢。無一毛一髮不受病者。且以天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爲陛下言之。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紀。變化風俗。愛養民力。脩明軍政。六者是也。凡此六事。本在于陛下之心。一心正。則六事無不正。一有人心私欲。以介乎其間。則雖欲億萬精力。以求正。夫六者亦將徒爲文具。而天下之事。愈至於不可爲矣。疏入。夜漏下七刻。上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主事。太乙宮兼崇政殿說書。熹力辭。除秘閣脩撰。奉祠祠。光宗卽位。再辭職名。仍舊直寶文閣。降詔獎諭。居數月。除江東轉運副使。以疾辭。改知漳州。奏除屬縣無名之賦七百萬。減經總制錢四百萬。以習俗未知禮采古喪葬嫁娶之儀。揭以示之。命父老解說。以教子弟。士俗崇信釋氏。男女聚僧廬爲傳經會。女不嫁者爲菴舍以居。熹悉禁之。常病經界不行之害。會朝論欲行泉汀漳三州經界。熹乃訪事宜。擇人物及弓量之法。上之。而土居豪右侵漁貧弱者。以爲不便。沮之。宰相留正泉人也。其里黨亦多。以爲不可行。布衣吳禹圭上書訟其擾人。詔且罷。

衛宗聖要

本傳

六

有旨先行漳州經界。明年以子喪請祠。時史浩入見。請收天下人望。乃除嘉秘閣脩撰。主管南京鴻慶宮。嘉再辭。詔論撰之職。以寵名儒。乃拜命。除荆湖南路轉運副使。辭漳州經界。竟報罷。以言不用。自劾。除知靜江府。辭。主管南京鴻慶宮。未幾。差知潭州。力辭。改差為嘉王府翊善。自以學不及嘉。乞召為官僚王府。直講彭龜年亦為大臣言之。留正曰。正非不知嘉。但其性剛。恐到此不合。反為累耳。嘉方再辭。有旨長沙巨屏。得賢為重。遂拜命。會荆撫楊岳。嘉遣人諭以禍福。皆降之。申教令。嚴武備。賊後更抑家民。所至興學校。明教化。四方學者畢至。寧宗即位。遣汝愚首薦嘉及陳傅良。有旨赴行在奏事。嘉行且辭。除學士。留正理要。朱子。本傳。七。

閣待制侍講。辭不許。入對首言。乃者太皇太后躬定大策。陛下寅紹丕圖。可謂處之以權。而庶幾不失其正。自頃至今三月矣。或反不能無疑于逆順名實之際。竊為陛下憂之。猶有可諉者。亦曰陛下之心。前日未嘗有求位之計。今日未嘗忘思親之懷。此則所以行權而不失其正之根本也。充未嘗求位之心。以盡名罪引隱之誠。充未嘗忘親之心。以致溫清定省之禮。而大倫大本立矣。復而辭待制侍講。上手劄。卿經術淵源。止資勸講。大計之職。勿復牢辭。以副朕崇儒重道之意。遂拜命。會趙彥適除學士。山陵以為上肉淺薄。下有水石。孫逢吉殺按乞別求吉兆。有旨集議。臺史懼之。議中輟。嘉竟上議狀。言壽皇聖德永

勉。一歲當博訪名山。不宜偏信。嘉史委之。木杲沙磧之中。不無時論者。以為上木道大內。則名體不正。而疑議生。金使且來。或有窺伺。有旨修葺舊東宮。為屋三數百間。欲徙居之。嘉奏疏言。此必左右近習倡為此說。以誤陛下。而欲因以遂其私心。臣恐不惟上帝震怒。災異數出。正當恐懼脩省之時。不當興此大役。亦恐幾旬百姓饑餓流離。陷于死亡之際。或能怨怒。然切以生他變。不惟無以感格太上皇帝之心。以致未有進見之期。亦恐嘉在朝因山木卜。几筵之奉。不容少弛。太皇太后皇太后皆以尊老之年。然在憂苦之中。晨昏之養。尤不可闕。而四方之人。但見陛下欲欲入治宮室。速得成就。一旦翊然委而去之。以衛宗理要。朱子。本傳。八。

就安便。六軍萬民之心。將有扼腕不平者矣。願陛下明詔大臣。首罷修葺東宮之役。而以其工料回就慈福重華之間。草創聚殿。一二十間。便粗可居。若夫過宮之計。則臣又願陛下下詔自責。戒省與衛。入宮之後。暫變服色。如唐肅宗之改服紫袍。洗。控馬前者。以伸負罪引隱之誠。則太上皇帝雖有忿怒之懷。亦且霍然消散。而惟意浹洽矣。至若朝廷之紀綱。則臣又願陛下深詔左右。勿預朝政。其實有勲庸。而所得褒賞。未愜衆論者。亦詔大臣公議其事。稽考令典。厚報其勞。而凡號令之地。張人才之進退。則一委之二三大臣使之。反覆較量。勿循已見。酌取公論。奏而行之。有不當者。繳駁論難。擇其善者。稱制臨決。則不惟近

習不得干預朝權。大臣不得專任已私。而陛下亦得以益明習天下之事。而無所疑于得失之筭矣。若夫山陵之下。則願黜臺史之說。別求章澤以營新宮。使壽皇之遺體得安于內。而宗社生靈皆蒙福于外矣。疏入不報。然上亦未有怒意也。毋以所講編次成帙。以進上。亦開懷容納。熹又奏勉上進德。願陛下日用之間。以求放心爲之本。而於玩經觀史。親近儒學。益用力焉。數召大臣切劘治道。羣臣進對亦賜溫顏。反覆詢訪。以求政事之得失。民情之休戚。而又因以察其人才之邪正。短長。庶于天下之事。各得其理。嘉泰禮經敕令子爲父。嫡孫承重。爲祖父告新哀三年。嫡子當爲其父後。不能襲位執喪。則嫡孫繼統而

備宗聖要

本傳

元

代之執喪。自漢文短喪。歷代因之。天子遂無三年之喪。爲父且然。則嫡孫承重可知。人紀廢壞。三綱不明。千有餘年。莫能釐正。壽皇聖帝。至性自天。易月之外。猶執通喪。朝衣朝冠。皆用大布。所宜著在方冊。爲萬世法程。間者遺詔初頒。太上皇帝。偶違康豫。不能躬就喪次。陛下以世嫡承大統。則承重之服。著在禮律。所宜遵壽皇已行之法。一時倉卒。不及詳議。遂用漆紗淺黃之服。不惟上違禮律。且使壽皇已行之禮。舉而復墜。臣竊痛之。然既往之失。不及追改。惟有將來收殮發引。禮當復用初喪之服。會孝宗廟廟議宗廟迭毀之制。孫逢吉曾三復首請併祧。倍宜二祖奉太祖居第一室。於祭則正東向之位。有旨集議。傳順翼

且四祖祧主宜有所歸。自太祖皇帝首尊四祖之廟。治平間議有以世數遠。請遷僖祖於夾室。後王安石等奏。僖祖有廟與授契無異。請復其舊。時相趙汝愚雅不以復祀僖祖爲然。侍從多從其說。吏部尚書鄭僑欲且祧宣祖而祔孝宗。熹以爲藏之夾室。則是以祖之主下藏于子孫之夾室。況神宗復奉以爲始祖。已爲得禮之正。而令于人心。所謂有其舉之而莫敢廢者乎。又擬爲廟制以辨。以爲物豈有無本而生者。廟堂不以聞。即毀撤僖宣廟室。更創別廟。以奉四祖。始寧宗之立。韓侂冑自謂有定策功。居中用事。熹憂其害政。數以爲言。且約吏部侍郎彭龜年共論之。會龜年出護使客。熹乃上疏斥言左右竊柄之失。在

備宗聖要

本傳

十

講筵復申言之。御批云。憫卿耆艾。恐難立議。已除卿官。觀汝愚袖御筆還上。且諫且拜。內侍王德謙徑以御筆付熹。熹諫爭留不可。樓鑰陳傅良旋封還。錄黃脩注官。劉光祖鄧驛封章交上。熹行被命除寶文閣待制。與州郡差遣辭。尋除知江陵府。辭。仍乞追還新舊職名。詔依舊煥章閣待制。提舉南京鴻慶宮。慶元元年。初趙汝愚既相。收召四方知名之士。中外引領望治。熹獨惕然以侂冑用事爲慮。既屢爲上言。及數以手書收汝愚當用厚賞。耐其勞。勿使得預朝政。有防微杜漸。謹不可忽之語。汝愚方謂其易制。不以爲意。及是汝愚亦以誣逐。而朝廷大權悉歸侂冑。熹始以廟議自劾。不許。以疾再乞休致。詔辭職。謝事。非

除優賢之意。依舊秘閣脩撰。二年沈繼祖爲監察御史。誣烹十罪。詔落職罷祠。門人蔡元定亦送道州編管。四年烹以年近七十。中乞致仕。五年依所請。明年卒。年七十一。疾且革。手書屬其子在。及門人范念德黃幹拳拳以勉學及脩正遺書爲言。翼日正坐整衣冠。就枕而逝。烹登第五十年。仕于外者僅九考。立朝纔四十日。家故貧。少依父友劉子羽。爲建之崇安。後徙建陽之考亭。單瓢屨空。晏如也。諸生之自遠而至者。豆飯藜羹。卒與之共。往往稱貸于人。以給用。而非其道義則一介不取也。自烹去國。僂胃勢益張。何澹爲中司。首論專門之學。文詐沽名。乞游真僞。劉德秀仕長沙。不爲張栻之徒。所禮。及爲諫官。首論留正引

衛學理要 朱子

本傳

上

僞學之罪。僞學之稱。蓋自此始。太常少卿胡瑗言比僞學。獨獵圖爲不軌。聖宣諭大臣權住進擬。遂召陳賈爲兵部侍郎。未幾烹有奪職之命。劉三傑以前御史論烹改愚劉光祖徐祖之徒。前日之僞黨。至此又變而爲逆黨。即日除三傑右正言。右諫議大夫姚愈論道學權臣。結爲死黨。親伺神器。乃命直學士院高文虎卓詒論天下。於是攻僞學日急。選人余嘉至上書乞斬烹。方是時士之繩趨尺步。稍以儒名者。無所容其身。從游之士。特立不顧者。屏伏丘壑。依阿異儒者。更名他師。過門不入。甚至變易衣冠。仰遊市肆。以自別其非黨。而烹日與諸生講學不休。誦其訓遺生徒者。笑而不答。有籍田令陳景思者。故相康伯

之孫也。與侂冑有姻連。勸侂冑勿爲已甚。侂冑意亦漸悔。烹既沒。將葬。言者謂四方僞徒。期會送僞師之葬。會衆之間。非妄談時人短長。則謬議時政得失。望令守臣約束。從之。嘉初學。烹稍弛。二年詔景已致仕。除華文閣待制。與致仕恩澤。後侂冑死。詔賜嘉遺表恩澤。諡曰文。尋贈中大夫。特贈實諫閣直學士。理宗寶慶二年。贈太師。追封信國公。改徵國。始烹少時。慨然有求道之志。父松病歿。嘗囑烹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彥冲三人。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事之。而惟其言之聽。三人謂胡愈劉勉之。劉子輩也。故烹之學。卽博求之經傳。復徧交當世有識之士。延平李侗老矣。嘗學于羅從彥。烹歸自同

衛學理要 朱子

本傳

上

安。不遠數百里。徒步往從之。其爲學太抵窮理以致其知。反窮以踐其實。而以居敬爲主。嘗謂聖賢道統之傳。散在方冊。聖賢之旨不明。而道統之傳始晦。於是竭其精力。以研窮聖賢之經訓。所著書有易本義。啟蒙。書卦考誤。詩集傳。大學中庸章句。問論語孟子集註。太極圖通書。西銘解。楚辭集註。辨證錄。文考異。所編次有論孟集義。孟子指要。中庸輯畧。孝經刊誤。小學書通鑑綱目。宋名臣言行錄。家禮。近思錄。河南程氏遺書。伊洛淵源錄。皆行於世。嘉沒朝廷以其大學語孟中庸訓就立於學宮。又有儀禮經傳通解未脫稿。亦在學宮。平生爲文。無百卷。生徒問答凡八十卷。別錄十卷。理宗紹定末。秘書郎李心傳乞以

司馬光周敦頤邵雍張載程頤程顥朱熹七人列于從祀不報
 淳祐元年正月上視學手詔以周張二程及熹從祀孔子廟黃
 餘曰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自周以來任傳道之責者不過數
 人而能使斯道垂章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後曾子
 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
 熹而始著識者以爲知言熹子在紹定中爲吏部郎中

儒宗聖要

本傳

生

朱子語錄姓氏

池錄能錄能後錄勤類微續類建別錄各記所聞略有同異

自癸巳至癸丑止

廖德明 字子瞻

輔廣 字漢卿

余大雅 字正叔

陳文蔚 字才卿

李閔祖 字守約

李方子 字公聯

葉賀孫 字味道

潘時舉 字子善

董銖 字叔重

竇從周 字文卿

金去偽 字敬直

李季札 字季子

萬人傑 字正淳

楊道夫 字仲愚

儒宗聖要

朱子

語錄姓氏

徐寓 字居父

林恪 字叔恭

石洪慶 字子餘

徐容 字仁父

甘節 字吉父

黃義剛 字毅然

晏淵 字亞夫

龔登卿 字夢錫

廖謙 字益仲

孫自脩 字敬父

潘履孫 字坦翁

湯泳 字叔未

林夔孫 字子武

錢木之

曾祖道

沈佃 字莊仲

郭友仁 字德元

李儒用 字仲柔

黃餘 字直卿

何鎬 字叔京

程端蒙	字正思	周	煥	字舜卿
潘柄	字謙之	魏	椿	字元青
吳必大	字伯豐	黃	贊	字子耕
楊若海	字	楊	慶	字子昂
陳淳	字安卿	童	伯雨	字蜚卿
鄭可學	字子上	滕	璘	字燕粹
王力行	字近思	游	敬仲	字連叔
黃升卿	字	周	明作	字元興
蔡愚錄	字行夫	楊	與立	字
鄭南升	字文桓	歐	陽謙	字勝遜
游倪	字和之	楊	至	字至之
潘植	字立之	王	過	字勿觀
董拱壽	字仁叔	林	學家	字正卿
林賜	字聞一	胡	沫	字伯量
呂燕	字壽卿	吳	壽昌	字大年
楊長孺	字伯子	吳	琮	字仲方
楊方	字子直	包	揚	字顯道
劉炎	字	劉	子襄	字所父
邵浩	字	劉	砥	字履之
劉礪	字用之	李	輝	字晦父

陳芝	字庭秀	黃	源	
黃卓	字先之	汪	德輔	字長儒
吳振		吳	雉	字和中
鍾震	字泰伯	林	子象	
林學履		蕭	佐	
舒高		李	杞	字良仲
張洽	字元德	黃	士毅	字子洪
李壯祖	字處謙	李	公謹	

儒宗理要朱子目錄

卷之一

格致類 文集

壬午應詔封事一

論古今帝王務學之要

已酉擬上封事一

論人主宜講學以正心

經筵講義

論古人爲學次第之要

經筵講義

論人主之學在於敬

經筵講義

論大學物格知至之義

甲寅行宮便殿奏劄一

論聖賢爲學先後之道

答何叔京

論就覺處加持敬之功

答何叔京

論無二事下敬之義

答程允夫

論持敬寡欲之義

答余正叔

論程子敬義夾持之說

答余正叔

論周程言敬之說

答吳晦叔

論知行先後之義

答林擇之

論格物當先涵養

答連嵩卿

論窮理不必深求之非

答潘文叔

論格物致知之義

答陳齊仲

論格物先後緩急之序

答江德功

論物則形上形下之義

答胡廣仲

論天理人欲之異

答吳晦叔

論人心私欲之蔽

答何倅

論感物而動性之欲

答陳明仲

論已私當克之義

答曾景建

論文辭要當達意

答聶仲至

論文字當從學問中來

答聶仲至

論詩體平淡之義

答謝成之

論詩詞非切已事

卷之二

格致類 語錄

儒宗理要朱子目錄

總論爲學

十八則

居敬

十六則

窮理

十三則

讀書法

三十則

小學

八則

舉業

十五則

卷之三

誠正類 文集

戊申封事一

謂天下事皆本於聖心

戊申封事總論

謂君心正凡事無不正

辛丑延和奏劄二	謂心有大理人欲之異
經筵講義	論誠意一傳之義
與陳侍郎書	論格心之義
與張南軒書	論未發已發之旨
與張南軒書	再論未發已發之旨
與張南軒書	再論未發已發之旨
與湖南諸公第一書	論中和體用之異
答范秘閣	論忠恕有二之說
又答范必閣	再論忠恕有二之說
程子養親說	
朱子 目錄	三
明道論性說	
定性說	
誠正類 語錄	二十五則
誠正	
收放心	十六則
動靜	十則
卷之四	
脩齊類 文集	
戊申封事二	謂宜選東官官以善輔導
癸未垂拱殿奏劄一	謂大學之道以脩身爲本

已酉擬上封事二	謂宜脩身以齊家
已酉擬上封事六	謂宜擇師傅以輔皇儲
甲寅擬上封事	謂慈孝本於天性
經筵講義	論大學脩身之義
甲寅行宮便殿奏劄一	謂處天下之事有變有權
甲寅經筵面陳劄子一	謂宜務抑損以盡孝道
脩齊類 語錄	四則
脩身	四則
廉恥	六則
處事	十二則
朱子 目錄	四
力行	二十四則
齊家	十則
卷之五	
治平類 文集	
壬午應詔封事三	謂宜正朝廷本原之地
庚子應詔封事一	謂恤民之實在省賦治軍
庚子應詔封事二	謂當正心術以立紀綱
戊申封事六	謂惟督財賦重困民力
辛丑延和奏劄一	謂當依擇人言以消災變
辛丑延和奏劄二	申請前後救荒合行事件

辛丑延和奏創四

再奏請水荒政之一

戊申延和奏創一

乞正尊卑上下之分

戊申延和奏創三

乞除州縣經總制錢

戊申延和奏創四

乞禁州縣科罰之弊

浙東奏狀

乞募饑民脩水利

浙東奏狀

論義役利害條件

浙東奏狀

論鹽課私販之弊

漳州奏狀

條奏經界行否利害

卷之六

治平類

文集

儒宗理學

朱子

目錄

已酉擬上封事三

謂宜速便興修水利

已酉擬上封事七

謂宜精選任以明憲統

已酉擬上封事八

謂宜振綱紀以勵風俗

已酉擬上封事九

謂宜節財用以固邦本

戊申封事五

謂風俗不知忠義名節

經筵講義

謂大學齊治平之道

答張南軒

謂當正心術以立大本

答鄭景望

論刑法輕重之義

井田類說

學校貢舉私議

上宰相荒政書

卷之七

治平類

語錄

總論治道

十則

井田封建

六則

選舉

十八則

官制

十八則

賦役

十則

軍政

十二則

刑法

三則

儒宗理學

朱子

目錄

卷之八

天道類

文集

太極說

論天地日月星辰之位

楚詞註

論天形地氣之說

楚詞註

論太極西銘

答陸子美

論太極持敬

答楊子直

論天日夜行度之數

答陳安卿

論天能不息之義

答董叔重

論天地形質理氣之說

答胡用之

答胡用之	論天文地理之說
答虞士朋	論天地以生物爲心
答廖子晦	論日月所行之道
答張敬之	論潮汐進退之義
天道類	八則
太極	四十一則
天地	二十三則
鬼神	六則
曆法	
卷之九	
人道類	七
論仁說	論仁道包四德而貫四端
答蔡西山	論性與氣合之理
答黃道夫	論理氣聚散有無之異
答廖子晦	論性具仁義禮智之理
答陳器之	論聖賢言道之旨
答吳仲玘	論存心養性之義
答李伯諫	論盡心知性之說
答林德久	論仁義孝弟之說
答何叔京	

答蔡西山	論仁剛義柔之說
答萬南軒	論天地之性卽我之性
答徐子融	論伊川性卽理之說
答張南軒	論程子頌聚孔孟言仁處
答張南軒	論程子言仁本末
答張欽夫	論仁有體用之分
答張南軒	論天命人物之所同得
答徐元聘	論人物氣稟之異
答余方叔	論人爲最靈之義
答馮作肅	論諸人言有得失之義
答何叔京	論孟子養氣之說
人道類	七則
總論人道	二十五則
性命	十一則
心意才情	十四則
仁義禮智	
知行	
卷之十	
禮樂類	
乞脩三禮劄子	

明堂說 附圖

禘祫議 附圖

漢同堂異室廟及原廟議

廟制議狀

面祭創子

別定廟議圖說

答陸子壽

答吳晦叔

山陵議

家禮序

儀禮通考 朱子 目錄

聲律辨

律呂新書序

答陳安卿

答廖子晦

禮樂類 諸錄

禮論

祭法

冠昏

喪禮

雜儀

論傳祖之廟不當遷

再論傳祖之廟不當遷

追論傳祖不當遷之義

論遷廟稱主之義

論廟必東向之非

謂宜擇吉土以安神穴

九

樂論 十則

卷之十一

經史類 文集

大學章句序

中庸集解序

語孟集義序

皇極辯

詩集傳序

禮記序說

樂記動靜說

儀禮通考 朱子 目錄

周禮三德說

資治通鑑綱目序

讀唐志

答李方子

答呂子約

答呂東萊

答陳體仁

答魏元履

答胡平一

答李季章

十

論六經不可求奇

論四書學問根本

論讀易之法

論詩為樂而作之非

論春秋先後之學

論春秋書正之義

論脩正儀禮之義

答趙幾道	論近世讀書之失
答呂子約	論史記敘事不足信
答曾子單	論史漢通鑑之疑
卷之十二	
經史類	語錄
易	三十五則
尚書	三十則
詩	三十則
孝經	三則
春秋	二十五則
儀禮	七則
周禮	十二則
小戴禮	三十一則
大戴禮	二則
卷之十三	
諸儒類	文集
答江元適	論聖門精義之學
答張南軒	論顏孟助變之義
答林德久	論韓子諸子言性不同
王氏續經說	論文中子姓名欲速之心

答張南軒	論與儒最善說經
答劉子澄	論二程所處不同
答范文叔	論明道是不違仁影子
答王欽之	論編次二程遺書
答汪尚書	論王蘇歐馬之學
答汪尚書	論兩蘇王氏之學
答汪尚書	論楊謝天資力學之異
答劉子澄	論劉李游楊學力所到
答薛士龍	論湖學之盛甲東南
張南軒文集序	
儒宗聖賢	條行 目錄
尹和靖言行錄序	
江州濂溪書院記	
貴州州學二程先生祠記	
諸儒類	語錄
孔子	四則
顏子	
曾子	
子貢	
子張	
子游	

子路	以上共六則
孟子	二則
周子	二則
二程子	十則
張子	八則
邵子	九則
謝顯道	二則
楊龜山	三則
侯希聖	一則
尹彥明	二則
朱子 目錄	
胡康侯	一則
胡致堂	二則
胡五峰	二則
羅仲素	三則
李愿中	二則
呂東萊	四則
張南軒	三則
陳同甫	四則
陸子壽	一則
陸子靜	六則

卷之十四	
異學類 文集	
戊申封事一	論佛老異端之害
養生主說	論莊子言善惡之非
觀心說	論佛氏觀心之非
讀大紀	論吾儒依佛之非
釋氏論下	論釋氏真偽之辨
答廖子晦	論釋氏與聖學不同
答吳斗南	論儒釋似是而非
答李深卿	論儒釋邪正之辨
朱子 目錄	
答范伯崇	論異端之害
答嚴仲亨	論楊墨之害
異學類 諸錄	
總論	一則
老子	
莊子	以上十四則
釋氏	二十二則
儒釋之辨	四則
卷之十五	
類餘 文集	

白鹿洞賦
答韓尚書書
與留尚書書
送陳宗之序
王梅溪文集序
李丞相奏議後序
楚詞集註序
百丈山記
雲谷記
江陵曲江樓記
蘇東坡集 朱子 目錄
跋歐陽文忠公帖
跋顏魯公栗里詩
跋韓魏公帖
跋張魏公詩
跋東坡帖
四齋銘
敬齋銘
六先生像贊
濂溪先生
明道先生

伊川先生
康節先生
橫渠先生
涑水先生
張南軒像贊
呂東萊像贊
自贊
除泰檜祠移文
類餘 諸錄
外任內任 十三則
蘇東坡集 朱子 目錄
雜記言行 七則
論文 附詩二十七則
歷代 三十四則
史記漢書
晉書
五代史
南北史
通鑑
趙武靈王
樂毅

陶相如
韓非
蘇秦
漢高祖唐太宗
漢高祖
張良
叔孫通
文帝景帝
賈誼
武帝
霍光
楊惲
吳漢參孫
樂先主
諸葛亮
羊祜陸抗
晉元帝
王導
陶淵明
唐太宗

李白
顏真卿
陸贄
李德裕
朱梁
唐莊宗
周世宗
本朝
太祖
太宗
真宗
仁宗
英宗
神宗
徽宗
高宗
孝宗
寧宗
法嗣
論歷代承襲之弊

論主管官觀之失

論學規非安定所撰

論經制總制錢之設

本朝人物 三十二則

王曾

范仲淹

石介

韓琦

富弼

歐陽脩

備宋理要 朱子 目錄

王安石

司馬光

范純仁

曾鞏

蘇洵

蘇軾

蘇轍

蘇過 范溫

黃庭堅

晁說之

抗

章惇

蔡京

張孝純 附子灝

李綱

張浚

秦檜

施全

宗澤

岳飛

曲端

備宋理要 朱子 目錄

胡安國

王十朋

平

朱子理要目錄終

朱子卷一

後學西山張能兼纂輯

格致類

文集

壬午應詔封事 論古今帝王務學之要

是年孝宗即位詔求直言先生應詔上書論講學脩德任賢三事此居其首

臣聞堯舜禹之相授也其言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夫堯舜禹皆大聖人也生而知之宜無事於學矣而猶曰精猶曰一猶曰執者明雖生而知之亦資學以成之也陛下聖德純茂同符古聖生而知之臣所不得而窺也然竊聞之

儒宗理要 朱子 卷一

格致類文集

陛下範德之初親御簡策衡石之程不過諷誦文辭吟咏情性而已比年以來聖心獨詣欲求大道之要又頗留意於老子釋氏之書疎遠傳聞未知信否然私獨以為若果如此則非所以承天錫神聖之資而躋之堯舜之盛者也蓋記爾華藻非所以探淵泉而出治道虛無寂滅非所以貫本末而立大中是以古者聖帝明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事物之過乎前者義理所存纖微畢照瞭然心目之間不容毫髮之隱則自然意誠心正而所以應天下之務者若數一二辨黑白矣苟惟不學與學焉而不主乎此則內外本末顛倒繆戾雖有聰明睿智之資孝友恭儉之德而智不足以明善識不足以窮

理終亦無補乎天下之治亂矣然則人君之學與不學所學之正與不正在乎方寸之間而天下國家之治不治見乎彼者如此其大所係豈淺哉易所謂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此類之謂也蓋致知格物者堯舜所謂精一也正心誠意者堯舜所謂執中也自古聖人口授心傳而見於行事者惟此而已至於孔子集厥大成然進而不得其位以施之天下故退而筆之以為六經以示後進之為天下國家者於其間語其本末終始先後之序尤詳且明者則今見于戴氏之記所謂大學篇者是也故承議郎程頤與其弟崇政殿說書頤近世大儒實得孔氏以來不傳之學皆以為此篇乃孔氏遺書學者所當先務誠至論也臣

儒宗理要 朱子 卷一

格致類文集

愚伏願陛下捐去舊習無用浮華之文摻斥似是而非邪說之說少留聖意于此道經延訪真儒深明厥旨者置諸左右以備顧問研究充廣務於至精至一之地而知天下國家之所以治者不出乎此然後知體用之一原顯微之無間而獨得乎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所傳矣於是考之以六經之文監之以歷代之迹會之于心以應當世無窮之變以陛下之明聖而所以浚其源輔其志者如此其備則其所至豈臣愚昧所能量哉

已酉擬上封事 其一謂宜講學以正心

肅皇帝已有倦勤之意欲以為燕翼之謀先生嘗草疏十事此其一也會執政政有不合者疏不果上

臣聞天下之事其本在于一人而一人之身其主在于一心故

人主之心一正則天下之事無有不正人主之心一邪則天下之事無有不邪如表端而影直源濁而流汙其理有必然者是以古先哲王欲明其德于天下者莫不壹以正心為本然本心之善其體至微而利欲之攻不勝其衆嘗試驗之一日之間聲色臭味游衍馳驟土木之華貨財之殖雜進於前日新月盛其間心體湛然善端呈露之時蓋絕無而僅有也苟非講學之功有以開明其心而不迷于是非邪正之所在又必信其理之在我而不可以須臾離焉則亦何以得此心之正勝利欲之私而應事物無窮之變乎然所謂學則又有邪正之別焉味聖賢之言以求義理之當察古今之變以驗得失之幾而必反之身以踐其實者學之正也涉獵記誦而以雜博相高割裂章句以華靡相勝及之身則無實措之事則無當者學之邪也學之正而心有不正者鮮矣學之邪而心有邪者亦鮮矣故講學雖所以為正心之要而學之邪正其係于所行之得失而不可不審者又如此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惟聖明之留意焉

經筵講義

論古人為學次第之要

先生受節進講大學兼實錄院脩撰遂編次成帙以進此其首序也

天生此民莫不賦之以仁義禮智之性序之以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則天下之理固已無不具于一人之身矣但以

人自有生而有血氣之身則不能無氣質之偏以拘之於前而又有物欲之私以蔽之於後所以不能皆知其性以至于亂其倫理而陷于邪僻也是以古之聖王設為學校以教天下之人使自王世子王子公侯卿大夫元士之適子以至庶人之子皆以八歲而入小學十有五歲而入大學必皆有以去其氣質之偏物欲之蔽以復其性以盡其倫而後已焉此先王之世所以治日常多而亂日常少也及周之衰聖賢不作於是小學之教廢而人之行藝不脩大學之教廢而世之道德不明其書雖有存者皆不過為世儒講說口耳之資而已未有能因其文以既其實必求其理而實之於身者也是以風俗敗壞人才衰乏為

儒宗理要

朱子

卷一

四

君者不知君之道為臣者不知臣之道為父者不知父之道為子者不知子之道所以天下之治日常少而亂日常多皆由此學不講之故也至於我朝天運開泰於是河南程顥及其弟頤始得孔孟以來不傳之緒而其所以開示學者則於此篇之首深致意焉若其言曰大學乃孔氏遺書須從此學則不差又曰大學乃初學入德之門於今可見古人為學次序者賴有此篇尚存其他則莫如論孟其可謂知言之要矣後之君子欲脩己以治人而及於天下國家者豈可以舍是而求哉

又經筵講義

論人主之學在于主敬

抑臣聞之治古之世天下無不學之人而王者之子弟其教之

為尤密。蓋自為赤子之時而教化行矣。及其出就外傳。則又有小學之學。及其齒於胄子。則又有大學之學。凡所以涵養其本原。開導其知識之具。已先熟於為臣為子之時。故其內外凝肅。思慮通明之效。有以見於君臨天下之日。所以能秉本執要。酬酢從容。取是舍非。賞善罰惡。而姦言邪說無足以亂其心術也。降及後世。教化不脩。天下之人。例不知學。而尊且貴者為尤甚。蓋幼而不知小學之教。故其長也。無以進乎大學之道。凡乎目所以涵養其本原。開導其知識者。既以一切鹵莽而無法。則其一旦居尊而臨下。決無所恃以應事物之變。而制其可否之命。至此而後始欲學其小學以為大學之基。則已過時而不暇矣。

儒宗理要 朱子

卷一

格致類文集

五

夫手握天下之圖。身據兆民之上。可謂安且榮矣。而其思乃茫然。不知所以御之之術。使中外小大之臣。皆得以肆其欺蔽。眩惑于前。聘其擬議。觀於後。豈不反為大危大累而深可畏哉。然而尚幸有可為者。亦曰敬而已矣。若能於此深思猛省。痛自策勵。兼取孟子程氏之言。便從今日從事於敬以求放心。則猶可以涵養本原。而致其精明。以為窮理之本。伏惟陛下深留聖意。實下工夫。不可但從空言以應故事而已也。

又經筵講義

論大學物格知至之義

臣謹按此傳之五章。其次當釋格物知至之義。今上其辭而獨留此一句。乃章末之結語也。臣嘗竊考此篇之旨。其綱領有三。

其條目有八。而格物致知最為先務。今乃獨遺其本傳之文。不知其所以發明此旨者。果為何說。其可惜也。然而尚賴程氏之言。有可以補其亡者。如曰。學莫先于正心誠意。然欲正心誠意。必先致知。而欲致知。又在格物致知也。格至也。凡有一物。必有一理。窮而至之。所謂格物者也。然而格物亦非一端。如或讀書。講明道義。或論古今人物。而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否。皆窮理也。但能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積習既多。然後脫然有貫通處。又曰。窮理者。非謂必盡窮天下之理。又非謂止窮得一理。便到。但自一身之中。以至萬物之理。理會既多。自當脫然有悟處。又曰。格物非欲盡窮天下之物。但於一事上窮盡。其他可以類推。至于言孝。則當求其所以為孝者如何。若一事上窮不得。且別窮一事。或先其易者。或先其難者。各隨人淺深。譬如千蹊萬徑。皆可以適國。但得一道而入。則可以推類而通其餘矣。蓋萬物各具一理。而萬物同出一原。此所以可推而無不通也。至於論其所以用力之本。則其言又曰。學道以知為先。致知以敬為本。又曰。涵養須是敬。進學則在致知。又曰。致知在乎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欲。論其所以為敬之方。則其言又曰。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又曰。但莊整齊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存之久而天理明矣。至其門人謝良佐之言。則曰。敬是常惺惺法。尹焞之言。則曰。人能收斂其心。不容一物。則可以

儒宗理要 朱子

卷一

格致類文集

六

謂之敬矣。此皆切至之言。深得聖經之旨。傳文雖亡。然於此可以得其梗槩矣。

甲寅行宮便殿奏創 諭聖賢為學先後之道

是年七月。奉宗廟位八月。除先生。與章。關。待制。侍講。十月。至。自。長。沙。人。對。延。和。殿。此。第。二。制。也。初。上。在。藩。邸。開。先生。名。每。恨。不。得。為。本。宮。講。官。至。是。首。加。召。用。皆。出。聖。意。

臣嘗聞之人之有是生也。天固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而序其君臣父子之倫。制其事物當然之則矣。以其氣質之有偏。物欲之有蔽也。是以或昧其性以亂其倫。敗其則而不知反。必其學以開之。然後有以正心脩身。而為齊家治國之本。此人之所以不可不學。而其所以學者。初非記問詞章之謂。而亦非有聖愚高下之殊也。以是而言。則臣之所嘗用力。固有可為陛下言者。

請遂陳之。蓋為學之道。莫先于窮理。窮理之要。必在于讀書。讀書之法。莫貴于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則又在于居敬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夫天下之事。莫不有理。為君臣者。有君臣之理。為父子者。有父子之理。為夫婦。為兄弟。為朋友。以至于出入起居。應事接物之際。亦莫不各有理焉。有以窮之。則自君臣之大。以至事物之微。莫不知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而亡纖芥之疑。善則從之。惡則去之。而無毫髮之累。此為學所以莫先于窮理也。至論天下之理。則要必精微。各有攸當。亘古亘今。不可移易。唯古之聖人。為能盡之。而其所行所言。無不可為天下後世

不易之大法。其餘則順之者為君子。而背之者為小人。而此吉之大者。則能保四海。而可以為法。凶之甚者。則不能保其身。而可以為戒。是其榮然之跡。必然之效。蓋無不具于經訓史冊之中。欲窮天下之理。而不即是而求之。則是正牆面而立。此窮理所以必在乎讀書也。若夫讀書。則其不好之者。固怠忽閒斷。而無所成矣。其好之者。又不免乎貪多而務廣。往往未啓其端。而遽已欲探其終。未究乎此。而忽已志在乎彼。是以雖復終日勤勞。不得休息。而意緒忽忽。常若有所奔趨迫逐。而無從容涵泳之樂。是又安能深信自得。常久不厭。以異于彼之急忽閒斷。而無所成者哉。孔子所謂欲速則不達。孟子所謂進銳者退速。正謂此也。誠能鑒此而有以反之。則心潛於一。久而不移。而所讀之書。又意接連。血脉通貫。自然漸漬浹洽。心與理會。而善之為勸者深。惡之為戒者切矣。此循序致精。所以為讀書之法也。若夫致精之本。則在于心。而心之為物。至虛至靈。神妙不測。常為一身之主。以提萬事之綱。而不可有頃刻之不存者也。一不自覺。而馳騁飛揚。以徇物欲于軀殼之外。則一身無主。萬事無綱。雖其俯仰顧盼之間。蓋已不自覺其身心之所在。而況能反覆聖言。參考事物。以求義理至當之歸乎。孔子所謂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孟子所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皆正謂此也。誠能嚴恭寅畏。常存此心。使其終日儼然。不為物

欲之所侵亂則以之讀書以之觀理將無所往而不通以之應事以之接物將無所處而不當矣此居敬持志所以爲讀書之本也此數語者皆愚平生爲學艱難辛苦已試之效竊意聖賢復生所以教人不過如此不獨布衣韋帶之士所當從事蓋雖帝王之學殆亦無以易之特以近年以來風俗薄陋士大夫間聞此等語例皆指爲道學必排去之而後已是以食芹之美無路自通每抱遺經徒切慨歎今者乃遇陛下始初清明無他嗜好獨於問學孜孜不倦而當此之時特蒙引對故敢忘其固陋而輒以爲獻伏惟聖明深賜省覽試以其說驗之于身蚤寤晨興無忘今日之志而自強不息以緝熙于光明使異時嘉靖

儒宗理要

卷一

格致類文集

九

邦國如商高宗興衰撥亂如周宣王以著人主講學之效卓然爲萬世帝王之標準則臣雖退伏田野與世長辭與有榮矣

答何叔京

論覺處加持敬之功

持敬之說前言亦未盡今見高卿具道尊意乃得其所以差者蓋此心操之則存而敬者所以操之道也尊兄乃於覺而操之際指其覺者便以爲存而於操之道不復致力此所以不惟立說之偏而於日用功夫亦有所間斷而不周也愚意竊謂正當就此覺處敬以操之使之常存而常覺是乃乾坤易簡交相爲用之妙若便以覺爲存而不加持敬之功則恐一日之間存者無幾何而不存者什八九矣

答何叔京

論無一事不敬之義

示喻根本之說敢不承命但根本枝葉本是一貫身心內外原無間隔今日專在諸內而略夫外則是自爲間隔而此心流行之全體常得其半而失其半也曷若動靜語默由中及外無一事之不敬使心之全體流行周浹而無一物之不遍無一息之不存哉觀二先生之論心術不曰存心而曰主敬其論主敬不曰虛靜淵默而必謹之於衣冠容貌之間其亦可謂言近而指遠矣今乃曰不教人從根本上做起而便語以敬往往一向外馳無可據守則不察乎此之過也夫天下豈有一向外馳無所據守之敬哉必如所論則所以存夫根本者不免着意安排擬苗助長之患否則雖曰存之亦且若存若亡莫知其鄉而不自覺矣

儒宗理要

卷一

格致類文集

十

答余正叔

論程子敬義夾持之說

前日所論正爲敬義工夫不可偏廢彼專務集義而不知主敬者固有虛驕急迫之病而所謂義者或非其義然專言主敬而不知就日用念慮起處分別其公私義利之所在而決取舍之幾焉恐亦未免於昏憤雜擾而所謂敬者有非其敬矣且所謂集義正是要得看破那邊物欲之私却來這下認得天理之正事事物物頭頭處處無不如此體察觸手便作兩片則天理日見分明所謂物欲之誘亦不待痛加遏絕而自然破矣若其本

領而固當以敬為主。但更得集義之功。以祛利欲之蔽。則於敬
雖有助。蓋有不待着意安排。而無昏憤難擾之病。上蔡所謂去
却。不合做底事。則於用敬有功。恐其意亦謂此也。正叔本有過
疑支蔓之病。今此所論依舊墮在此中。恐亦是當時鄙論不甚
分明。致得如此。故今復如此剖析。將去。使正叔知得鄙意。不是
令敬談義。去本逐末。正欲兩處用工。交相為助。正如程子所謂
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者耳。今亦不須更生疑慮。別作商
量。但請依此實下工夫。久遠純熟。便自見得也。

答程允夫 論持敬寡欲之義

又謂能持敬則欲自寡。此語甚當。但紙尾之意。以為須先有所
備。宗理要 朱子 卷一 格致類文集 三

見方有下手用心處。則又未然。夫持敬用工處。伊川言之詳矣。
只云但莊整齊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又云但動容
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只此便是下手用功處。不待先有所見
而後能也。須是如此。方能窮理而有所見。惟其有所見。則可欲
之幾。瞭然在目。自然樂於從事。欲罷不能。而其敬日躋矣。伊川
又言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又言入道莫如敬。未有致知
而不在敬者。放之聖賢之言。如此類者。亦眾。是知聖門之學。別
無要妙。徹頭徹尾。只是箇敬字而已。又承若於妄念而有意於
釋氏之學。此正是元不曾實下持敬工夫之故。若能持敬以窮
理。則天理自明。人欲自消。而彼之邪妄。將不攻而自破矣。至於

為飛魚躍之間。則非他人言語之所能與。亦請只於此用力。自
當見得。蓋子思言君子之道。費而隱。以至於天下莫能載。莫能
破。因舉此兩句。以形容天理流行之妙。明道上蔡言之已詳。想
非有所不解。正是信不及耳。欲信得及。舍持敬窮理。則何以哉。

答余正叔 論程子周子言敬之說

二先生所論敬字。須該貫動靜看方得。夫方其無事而存主不
懈者。固敬也。及其應物而酬酢不亂者。亦敬也。故曰毋不敬。嚴
若思。又曰事思敬。此事敬。豈必以攝心坐禪而謂之敬哉。禮樂
固必相須。然所謂樂者。亦不過謂習中無事而自和樂耳。非是
着意放開一路。而欲其和樂也。然欲習中無事。非敬不能。故程
子曰。敬則自然和樂。而周子亦以為禮先而樂後。此可見矣。既
得後。須放開。不然。却只是守。此言者。此言既自得之後。則自然
心與理會。不為理法所拘。而自中節也。若未能如此。則是未有
所自得。才方是守禮法之人。爾亦非謂既自得之。又却須放敬
開也。克己復禮。固非易事。然顏子用力。乃在於視聽言動。禮與
非禮之間。未敢便道得其本心。而了無一事也。此其所以先難
而後獲歟。今言之甚易。而若其行之難。亦不考諸此而已矣。

答吳晦叔 論知行先後之義

泛論知行之理。而就一事之中。以觀之。則知之為先行之為後。
無可疑者。然合夫知之淺深。行之大小而言。則非有以先成乎

其小亦將何以馴致乎其大哉。蓋古人之教自其孩幼而教之以孝悌誠敬之實及其少長而博之以詩書禮樂之文皆所以使之卽夫一事一物間各有以知其義理之所在而致涵養踐履之功也。及其十五成童學其大學則其灑掃應對之間禮樂射御之際所以涵養踐履之者略已小成矣。於是不離乎此而教之以格物以致其知焉。致知云者因其所已知者推而致之以及其所未知者而極其至也。是必至於舉天地萬物之理而一以貫之然後爲知之至。而所謂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至是而無所不盡其道焉。今就其一事之中而論之則先知後行固各有其序矣。誠欲因夫小學之成以進乎大學之始則非涵養踐履之有素亦豈能居然以夫雜亂紛糾之心而格物以致其知哉。且易之所謂忠信脩辭者聖學之實事。貴終始而言者也。以其淺而小者言之則自其常視毋誑男唯女俞之時固已知而能之矣。知至至之則由行此而又知其所至也。此知之深者也。知終終之則由知至而又進以終之也。此行之大者也。故大學之書雖以格物致知爲用力之始終非謂初不涵養踐履而直從事於此也。又非謂物未格知未至則意可以不誠心可以不正身可以不脩家可以不齊也。但以爲必知之至然後所以治已治人者始有以盡其道耳。若曰必俟知至而後可行則夫事親從兄承上接下乃人生之所不能一日廢者

豈可謂吾知未至而暫輟以俟其至而後行哉。

答林擇之論格物當先涵養

仁者心體之全其用隨事而見所舉伊川先生格物兩條極親切上蔡意固好然却只是說見處。今且論涵養一節。疑古人直自小學中涵養成就所以大學之道只從格物做起。今人從前無此工夫但見大學以格物爲先便欲只以思慮知識求之更不於操存處用力縱使窺測得十分亦無實地可據大抵敬字是徹上徹下之意格物致知乃其間節次進步處耳。

答連嵩卿論窮理不必深求之非

窮理之要不必深求此語有大病殊駭聞聽行得卽是固然至

衛宗理要朱子 卷一 格致類文集 古

論然窮理不深則安知所行之可否哉。率予以短喪爲安是以不可爲可也。子路以正名爲迂是以可爲不可也。彼親見聖人日聞善誘猶有是失況於餘人恐不但如此而已。窮理既明則理之所在動必由之無論高而不可行之理但世俗以苟且淺近之見謂之不可行耳。如行不由徑固世俗之所謂迂不行私謁固世俗之所謂矯。又豈知理之所在言之雖若甚高而未嘗不可行哉。理之所在卽是中道惟窮之不深則無所準則而有過不及之患。未有窮理既深而反有此患也。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蓋惟如此然後可以應務未至於此則凡所作爲皆出於私意之鑿實行而已。雖使或中君子不貴也。

答潘文叔

論大學格物致知之義

知行之說恐古人說知字不如此大學所謂格物致知乃是即事物上窮得本來自然當然之理而本心知覺之體光明洞達無所不照耳非是回頭向壁隙間窺取一霎時間已心光影便是天命全體也

答陳齊仲

論格物先後緩急之序

格物之論伊川意雖謂眼前無非是物然其格之也亦須有緩急先後之序豈遽以爲存心於一草木器用之間而忽然懸悟也哉且如今爲此學而不窮天理明人倫講聖言通世故乃兀然存心於一草木一器用之間此是何學問如此而有所得

衛宗理要

朱子

卷一

格致類文集

五

是炊沙而欲其成飯也來喻似未看破此處病敗恐不免出於依違之弊耳不可不察

答江德功

論物則形下形上之義

夫天生蒸民有物有則物者形也則者理也形者所謂形而下者也理者所謂形而上者也人之生也固不能無是物矣而不明其物之理則無以順性命之正而處事物之常故必卽是物而求之知求其理矣而不至夫物之極則物之理未有窮而吾之知亦未盡故必至其極而後已此所謂格物而至於物則物理盡者也物理皆盡則吾之知識廓然貫通無有蔽礙而意無不誠心無不正矣此大學本經之意而程子之說然也

答胡廣仲

論天理人欲之異

竊謂天理固無對然既有人欲卽天理便不得不與人欲爲消長善亦本無對然既有惡卽善便不得不與惡爲盛衰譬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此本豈有對哉至於人有五胡唐有三鎮則華夷逆順不得不相與爲對矣但其初則有善而無惡有天命而無人欲耳

答吳晦叔

論人心私欲之微

人心私欲之說如來教所改字極善本語之失亦是所謂本源未發了之病非一句一義上見不到也但愚意猶疑向來妄論引必有事焉之語亦多未的當蓋舜禹授受之際所謂人心私欲者非若衆人所謂私欲也但微有一毫把捉底意思則雖云

衛宗理要

朱子

卷一

格致類文集

六

本是道心之發然終未離人心之境也所謂動以人則有妄類予之有不善正在此間者是也既有妄則非私欲而何須是都無此意思自然從容中道才方純是道心必有事焉却是見得此理而存養下功處與所謂純是道心者蓋有間矣然既察見本源則自此可加精一之功而進夫純爾中間儘有次第也惟精惟一亦未離天人心特須如此乃可以克盡私欲全復天理

答何倅

論感物而動性之欲

經書中所說欲字卽意所見人之生不能不感物而動曰感

物而動性之欲也。言亦性所有也。而其要係乎心。君宰與不宰耳。心宰則情得正。率乎性之常。而不可以欲言矣。心不宰則情流乎偽。陷溺其性。專為人欲矣。若夫所謂可欲之謂善。蓋指言體元者善之長之意。心之所謂宰者也。要當默識之。而不可以言語誨也。

答陳明仲論已私當克之義

來書云。夫子語仁以克己爲要。佛氏論性以無心爲宗。而以龜山心不可無之說爲非。其謂所謂已者。對物之稱。乃是私認爲已。而就此起計。校生愛欲。故當克之。克之而自復於理。則仁矣。心乃本有之物。虛明純一。貫徹感通。所以盡性體道者。由於此。偏宗理要卷一 格致類文集七

今以爲妄而欲去之。又自知其不可。而曰有真心存焉。此亦來書之語。則又是有心矣。如此則無心之說。何必全是。而不言無心之說。何必全非乎。若以無心爲是。則克己乃是有心。無心何以克己。若以克己爲是。則請從事於斯而足矣。又何必克己於此而無心於彼。爲此二本而枝其辭也。

答曾景建論文辭要達意

文辭之說。要以達吾之意而已。政使極其高妙。而於理無得焉。則亦何所益於吾身。而何所用於斯世。邇來前輩。蓋其天資超詣。自能之。未必專以是爲務也。故公家舍人公謂王荆公曰。文字不必造語。及模擬前人。孟韓文雖高。不必似之也。况又聖

賢道統正傳。見於經傳者。初無一言之及此乎。至於讀書。則固吾事之不可已者。然觀古今聖賢立言垂訓。亦未始不以孝弟忠信。收歛身心爲先務。然後即吾日用之間。參以往訓之旨。反復推窮。以求其理之所在。使吾方寸之間。虛明洞徹。無毫髮之不盡。然後意識心正。身脩而推以治人。無往而不得其正者。若但泛然博觀。而槩論以爲如是而無非學。如是而無非道。則吾恐其無所歸宿。不得受用。而反爲彼之指本心。講端緒者所笑矣。

答曾仲至論文字當自學問中來

古之聖賢。所以教人不遺使之講明天下之義理。以開發其心。偏宗理要卷一 格致類文集七

之知識。然後力行固守。以終其身。初非此外別有岐路。可施巧力。以致文字之華靡。事業之恢宏也。故易之文言。於乾九三。實明學之始終。而所謂忠信。所以進德者。欲吾之心。實明是理。而真好惡之。若好好色。而惡惡臭也。所謂脩辭立誠。以居業者。欲吾之謹夫所發。以致其實。而尤先於言語之易放。而難收也。其曰脩辭。豈其文之謂哉。今或者以脩辭名左右之。齊吾固未知其所謂。然設若盡如文言之本指。則猶恐此事當在忠信進德之後。而未可以遽及。若如或者賦詩之所詠歎。則恐其於乾乾夕惕之意。又益遠而不相似也。

又答曾仲至論詩體平淡之美

來書所論平淡二字誤盡天下詩人恐非至當之言而明者亦復不以爲非是則其所深不識也夫古人之詩本豈有意於平淡哉但對今之狂怪雕鑿神頭鬼面則見其平對今之肥膩腥臊酸鹹苦澀則見其淡耳自有詩之初以及魏晉作者非一而其高處無不由此左右固自以爲亦嘗看過一遍而諸其升降沿革矣則豈不察於此者但恐如李漢所謂易以下爲古文因以爲無所用於今世不若近體之可以悅人之觀聽是不免有是今非古之意遂不復有意於古人高風遠韻耳又謂有意於平淡者卽非純古然則無意於今之平淡者得爲純古乎又謂水落石出自歸此路則吾未見終身習於鄭衛之哇淫而能

衛宗理要

朱子

卷一

格致類文集

七

卒自歸於英莖韶慶之雅正者也

來喻所云激六藝之芳潤以求真澹此誠極至之論然恐亦須先識得古今體製雅俗鄉背仍更洗滌得靈腸胃間風生草血脂膏然後此語方有所措如其未然竊恐穢濁爲主芳潤入不得也近世詩人正緣不會透得此關而規規於近局故其所就皆不滿人意無足深論然既就其中而論之則又互有短長不可一槩抑此伸彼況權度未審其所去取又或未能盡合天下之公也此說甚長非書可究他時或得面論庶幾可盡但恐彼時且要結絕情辭公案無暇可及此耳

答謝成之

論詩詞非切已事

諸詩亦佳但此等亦是枉費工夫不切自己底事若論爲學治已治人有多少事至如人文地理禮樂制度軍旅刑罰皆是着實有用之事業無非自己本分內事古人六藝之教所以濟其心者正在於此其與玩意於空言以校工拙於熟讀之間者其損益相萬萬矣若但以詩言之則淵明所以爲高正在其超然自得不費安排處東坡乃欲篇篇句句依韻而和之雖其高才合湊得着似不費力然已失其自然之趣矣況今又出其後正使能因難而見奇亦豈所以言詩也哉東坡亦自曉此觀其所作黃子思詩序論李杜處便自可見但爲才氣所使又頗要驚俗眼所以不免爲此俗下之計耳

衛宗理要

朱子

卷一

格致類文集

五

朱子卷二

後學西山張能鱗纂輯

格致類

語錄

總論為學

聖門日用工夫甚覺淺近然推之理無有不包無有不貫及其充廣可與天地同其廣大故為聖為賢位天地育萬物只此一理而已人傑

學問須是大進一番方始有益若能于一處大處攻得破見那許多零碎只是這一箇道理方是快活然零碎底非是不當

儒宗聖要

朱子 卷二

格致類語錄

一

理會但大處攻不破縱零碎理會得些少終不快活會點然雕開已見大意只緣他大處看得分曉今且道他那大底是甚物事天下只有一箇道理學只要理會得這一箇道理道理纔通則凡天理人欲義利公私善惡之辨莫不皆通實孫若不見得入頭處緊也不可慢也不得若識得此路頭須是莫斷了若斷了便不待得再新整頓起來費多少力如鷄抱卵看來抱得有甚煖氣只被他常常恁地抱得成若把湯去澆便死了若抱才住便冷了然而實是見得入頭處也自不解住了自要去做去他自得些滋味了如吃菓子相似未識滋味時吃也得不得消吃也得得到識滋味了要住自住不得實孫

學者立志須教勇猛自當有進志不足以有為此學者大病謀為學須思所以超凡人聖如何昨日為鄉人今日便為聖人須是疎拔方始有進既

今之學者本是困知勉行底資質却要學他生知安行底工夫便是生知安行底資質亦用下困知勉行工夫况是困知勉

行底資質

文蔚

為學極要求把箇處着力到功夫要斷絕處又更增工夫着力不放令倒方是向進處為學正如撐上水船方平穩處儘行不妨及到灘脊急流之中舟人來這上一篙不可放緩直須看力撐上不得一步不緊放退一步則此船不得上矣洽

儒宗聖要

朱子 卷二

格致類語錄

二

譬如煎藥先猛火煎教百沸大滾直至湧全出來然後却可以慢火養之帶

陽氣發處金石亦透精神一到何事不成康

學者只是不為已故日間此心安頓在義理上時少安頓在閒事上時多于義理却生于閒事却熟方子

近世講學不着實便有夸的意思便如有飯不將來自吃只管鋪攤在門前要人知得我家裏有飯打齋得此意盡方有進

張

須是在已見得只是欠闕他人見之却有長進方可問

未有耳目狹而心廣者其說甚好振

學者若有本領相次千枝萬葉却來麼着這裏看也須易曉讀也須易記方子

開湖中又着細密寬緩中又着嚴嚴廣

今人言道理說要平易不知到那平易處極難被那舊習纏繞如何便擺脫得去譬如作文一般那箇新巧者易作要平淡便難然須還他新巧然後造于平淡又曰自高險處移下平處甚難端蒙

今學者之于大道其未及者雖有遲鈍却須終有到時唯過之者便不肯復回來耳必大

看得道理熟後只除了這道理是真實法外見世間萬事顛倒需宗聖要朱子 卷二 格致類語錄 三

迷妄跳騰懸着無一不是戲劇真不堪着眼也又答人書云世間萬事更變滅皆不足置胸中惟有窮理修身爲究竟法耳簡

居敬

問恭敬二字以謂恭在外功夫循淺敬在內功夫大段細密曰二字不可以深淺恭敬猶忠信兩字文蔚曰恭卽是敬之發見先生默然良久曰本領雖在敬上若論那大處恭反大如敬若不是裏面積盛無緣發出來做得恭文蔚

竟是初頭出治第一箇聖人尚書堯典是第一篇典籍說堯之德都未下別字欽是第一箇字如今看聖賢千言萬語大事

小事莫不本于敬收拾得自家精神在此方看得道理盡看道理不盡只是不會專一或云主一之謂敬敬裏只是主一曰主一又是敬字注解要之事無小無大常令自家精神思慮盡在此遇事時如此無事時也如此賈孫

孔子所謂克己復禮中庸所謂致中和尊德性道問學大學所謂明明德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教人明天理滅人欲天理明自不消講學人性本明如寶珠沉濁水中明不可見去了濁水則寶珠依舊自明自家若得知是人欲蔽了便是明處只是這上便緊緊着力主定一面格物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正如游兵需宗聖要朱子 卷二 格致類語錄 四

攻圍拔守人欲自消滅去所以程先生說敬字只是爾我自有一箇明底物事在這裏把箇敬字抵敵常常存箇敬在這裏則人欲自然來不得夫子曰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緊緊處正在這裏錄

聖賢言語大約似委不同然未始不貫只如夫子言非禮勿視聽言動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言忠信行篤敬這是一副當說的話到孟子又却說求放心存心養性大學則又有所謂格物致知正心誠意至程先生又專一發明一箇敬字若只恁看似乎參錯不齊千頭萬緒其實則一理道夫曰泛泛于文字間祇覺得異實下工夫則貫通之理始見曰然

只是就一處下工夫。則餘者皆兼攝在裏。聖賢之道。如一室然。雖門戶不同。自一處行來。便入得。但恐不下工夫爾。道夫
因歎敬字工夫之妙。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者。皆由此。故曰。脩己以敬。下面安人安百姓。皆由于此。只緣子路問不置。故聖人復以此答之。要之只是箇脩己以敬。則其事皆了。或曰。自秦漢以來。諸儒皆不識這敬字。直至程子方說得親切。學者知所用力。曰。程子說得如此親切了。近世程沙隨。猶非之以爲聖賢無單獨說敬字時。只是敬親敬君敬長。方着箇敬字。全不成說話。聖人說脩己以敬。曰。敬而無失。曰。聖敬日濟。何嘗不單獨說來。若說有君有親。有長時用敬。則無君親無長

備宗聖要

卷二

格致類編

五

之時。將不敬乎。都不思量。只是信口胡說。

敬只是收斂來。程夫子亦說。敬孔子說行篤敬。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聖賢亦是如此。只是工夫淺深不同。聖賢說得好。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而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于內。知誘于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節

爲學有大要。若論看文字。則逐句看將去。若論爲學。則自有箇大要。所以程子推出一箇敬來。與學者說。要且將箇敬字收斂。箇身心放在腔子裏面。不走作了。然後逐事逐物看道理。嘗愛古人說學有緝熙於光明。此句最好。蓋心地本自光明。只被利欲昏了。今所以爲學者。要令其光明處轉光明。所以

下緝熙字。心地光明。則此事有此理。此物有此理。自然見得。且如人心何常不光明。見他人做得是。便道是。做得不是。便知不是。何常不光明。然只是才明便昏了。又有一種人。自謂光明。而事事物物。元不曾照見。似此光明。亦不濟得事。今釋氏自謂光明。然父子則不知。其所謂親君臣。則不知。其所謂

義。說他光明。則是亂道。嫌

仲思問敬者德之聚。曰。敬則德聚。不敬則都散了。伯利

敬非是塊然兀坐。耳無所聞。目無所見。心無所思。而後謂之敬。

只是有所畏謹。不敢放縱。如此則身心收斂。如有所畏。常常

如此氣象。自別存得此心。乃可以爲學。承

備宗聖要

卷二

格致類編

六

問敬何以用工。曰。只是內無妄思。外無妄動。希

問敬通貫動靜而言。然靜時少動時多。恐易得撓亂。曰。如何都

靜得。有事須着應。人在世間。未有無事時節。要無事。除是死

也。自早至暮。有許多事。不成說事多撓亂我。且去靜坐。敬不

是如此。若事至前。而自家却要主靜。頑然不應。便是心都死

了。無事時敬在裏面。有事時敬在事上。有事無事。吾之敬未

嘗間斷也。且如應接賓客。敬便在應接上。賓客去後。敬又在

這裏。若厭苦賓客。而爲之心煩。此却是自撓亂。非所謂敬也。

故程子說學到專一時。方好。蓋專一則有事無事。皆是如此。

程子此段。這一句緊要處。個

誠敬寡欲不可以次序做工夫數者雖則未嘗不申然其實寡欲是一件事不成道敬則欲自寡却全不去做寡欲底工夫則是廢了克己之功也但恐一旦發作又却無理會譬如平日慎起居節飲食養得如此了固是無病但一日意外病作豈可不服藥敬只是養底工夫克己是去病須是俱到無所不用其藥

端蒙

問且如持敬豈不欲純一于敬然自有不敬之念固欲與已相反愈制則愈甚或謂只自持敬雖念慮妄發莫管他久將自定還如此得否曰要之邪正本不對立但恐自家胸中無箇主若有主邪不能入又問不敬之念非出于心如忿怒之萌

儒宗聖要 朱子

卷二

格致類諸錄

七

學者固當自克雖聖賢亦無如之何至于思慮妄發欲制之而不能曰才覺恁地自家便掣起了但莫先去防他然此只是自家見理不透做主不定所以如此大學曰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才意誠則自然無此病

問嘗學持敬讀書心在書爲事心在事如此頗覺有力只是瞑目靜坐時支遣思慮不去或云只瞑目時已是生妄想之端讀書心在書爲事心在事只是收聚得心未見敬之體曰靜坐而不能遣思慮便是靜坐時不曾敬敬即是敬更尋甚敬之體似此支離病愈多更不會做得工夫只了得安排杜撰也

人傑

或問一向把捉待放下便覺恁衰憊不知當如何曰這箇也不須只恁地把握若要把握又添一箇要把捉底心是生許多事公若知得放下不好便提掇起來便是敬曰靜坐久之一念不免發動當如何曰也須看一念是要做甚麼事若是好事合當做底事須去幹了或此事思量未透須着思量透了若是不好底事便不要做自家才覺得如此這般便在這裏

賀孫

儒宗聖要 朱子

卷二

格致類諸錄

八

敬有死敬有活敬若只守着主一之敬遇事不濟之以義辨其是非則不活若熟後敬便有義義便有敬靜則察其敬與不敬動則察其義與不義如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不敬時如何坐如尸立如齊不敬時如何須敬幾夾持循環無端則內外透徹

從周

窮理

器遠問致知者推知事物之理還當就甚麼事推致其理曰眼前凡所應接底都是物事事都有箇極至之理便要知得到若知不到便都沒分明若知得到便着定恁地做更無第二着第三着止緣人見道理不破便恁地苟簡且恁地做也得都不做得第一義問如何是第一義曰如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之類決定着恁地也不恁地便不得又如在朝須着進君子退小人這是第一義有功決

定着實有罪決定着誅更無小人可用之理更無包含小人之理惟見得不破便道小人不可去也有可用之理這都是第二義第三義如何會好若事事窮得盡道理事事占得第一義做甚麼剛方正大且如爲學決定是要做聖賢這是第一義便漸漸有進步處若便道自家做不得且隨分依稀做些子這是見不破賀孫

窮理格物如讀經看史應接事物理會箇是處皆是格物只是常教此心存莫教他閒沒勾當處公且道如今不去學問時此心頓放那處賀孫

格物須是從切已處理會去待自家者已定疊然後漸漸推去

儒宗理要朱子 卷二 格致類語錄 九

這便是能格物道夫

問格物最難日用間應事處平直者却易見如交錯疑似處要如此則彼礙要如彼則此礙不審何以窮之曰如何一頓便要格得恁地且要見得大綱且看箇大胚模是恁地方就裏面旋旋做細如樹初間且先斫倒在這裏逐旋去皮方始出細若難曉易曉底一齊都要理會得也不解恁地但不失了大綱理會一重了裏面又見一重一重了又見一重以事之詳略言理會一件又一件以理之淺深言理會一重又一重只管理會須有極盡時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成四節次第恁地方是高

世間之物無不有理皆須格過古人自幼便識其具且如事親事君之禮鐘鼓鏗鏘之節進退揖遜之儀皆目熟其事躬親其禮及其長也不過只是窮此理因而漸及於天地鬼神日月陰陽草木鳥獸之理所以用工也易今人皆無此等禮數可以講習只靠先聖遺經自去推究所以要人格物主敬便將此心去體會古人道理循而行之如事親孝自家既知所以孝便將此孝心依古禮而行之事君敬便將此敬心依聖經所說之禮而行之一一須要窮過自然浹洽貫通如論語書當時門人弟子記聖人言行動容周旋揖遜進退至爲熟悉如鄉黨一篇可見當時此等禮數皆在至孟子時則漸已放棄如孟子一書其說已寬亦有但論其大理而已爾

儒宗理要朱子 卷二 格致類語錄 十

問竇從周曾看格物一段否因言聖人只說格物二字便是要人就事物上理會且自一念之微以至事事物物若靜若動凡居處飲食言語無不是事無不各有箇天理人欲須是逐一驗過雖在靜處坐亦須驗箇敬肆敬便是天理肆便是人欲如居處便須驗得恭與不恭執事便須驗得敬與不敬有一般人專要就寂然不動上理會及其應事却七顛八倒了又牽動他寂然底又有人專要理會事却於根本上全無工夫須是做上徹下表裏洞徹如居仁便自能由義由義便是居仁故以直內便能義以方外能義以方外便是敬以直內

明

問格物之義固要就一事一物上窮格然如呂氏楊氏所發明

大本處學者亦須兼考曰識得即事事物物上便有大本不

知大本是不曾窮得也若只說大本便是釋老之學德明

致知格物固是合下工夫到後亦離這意思不得學者要緊在

求其放心若收拾得此心存在已自看得七八分了如此則

本領處是非善惡已自分曉惟是到那變處方難處到那裏

使用子細研究若那分曉底道理却不難見只是學者見不

親切故信不及如添雕關所謂吾斯之未能信若見得親切

自然信得及看得大學了閑時把史傳來看見得古人所以

儒宗理要朱子 卷二 格致類編錄

處事變處儘有短長實錄

問格物須合內外始得曰他內外未嘗不合自家知得物之理

如此則因其理之自然而應之便見合內外之理目前事事

物物皆有至理如一草一木一禽一獸皆有理草木春生秋

殺好生惡死仲夏斬陽木仲冬斬陰木皆是順陰陽道理自

家知得萬物均氣同體見生不忍見死聞聲不忍食肉非其

時不伐一木不殺一獸不殺胎不殀夭不覆巢此便是合內

外之理高子

知至謂天下萬物之理知無不到之謂若知一而不知二知大

而不知細知高遠而不知幽深皆非知之至也要須四至八

到無所不知乃謂至耳履齋

守約問物格知至到會子悟忠恕於一唯處方是知得至否曰

亦是如此只是就小處一事一物上理會得到亦是知至朱

格物是夢覺關誠意是善惡關過得此二關上面工夫却一節

易如一節了到得平天下處尚有些工夫只為天下淵須着

如此點檢又曰誠意是轉關處義理

人心無不思慮之理若當思而思自不當若排抑反成不靜

異端之學以性自私固為大病然又不察氣質情欲之偏率

意妄行便謂無非至理此尤害事近世儒者之論亦有流入

此者不可不察

儒宗理要朱子 卷二 格致類編錄

讀書法

讀書已是第二義蓋人生道理合下完具所以要讀書者蓋是

未曾經歷見許多聖人是經歷見得許多所以寫在冊上與

人看而今讀書只是要見得許多道理及理會得了又皆是

自家合下元有底不是外面添得來至

開卷便有與聖賢不相似處豈可不自鞭策順道

學者初看文字只見得箇渾淪物事久久看作三兩片以至于

十數片方是長進如庖丁解牛目視無全牛是也人傑

學者讀書須是于無味處常致思至于熟讀與飲食俱廢

乃能進因歇歇進一卒最下得好須是如此若進得此字

或進或退。若存若亡。不濟事。如用兵相殺。爭得些兒小可。一
二十里地。也不濟事。須大殺一番。方是善勝。爲學之效。亦是
如此。質孫

看文字須大段着精彩看。鋒起精神。豈起筋骨。不要時。如有刀
劍在後一般。就一段中須要透。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
應。方始是。不可按冊子便在。掩了冊子便忘却。看注時便忘
了正文。看正文又忘了註。須這一段透了。方看後板。淳

看文字正如臨吏之用。法深刻。都沒人情。直要做到底。若只恁
地等閒看過了。有恁滋味。大凡文字有未曉處。須下死工夫。
直要見得道理。是自家的方住。賜

儒宗理要 朱子 卷二 格致類諸條

讀書須是徧布周滿。某嘗以爲寧詳毋略。寧下毋高。寧拙毋巧。
寧近毋遠。方

讀書須逐段逐字。子細理會。小兒讀書所以記得。是渠不識後
面字。只專讀一進耳。今人讀書。只滾滾讀去。假饒讀得十遍。
是讀得十遍。不曾理會得底。書耳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則
王之尺也。讀書當如此。堯

讀書須是端一讀這一句。且理會這一句。讀這一章。且理會這
一章。須是見得此一章做了。方可看別章。未要思量別章別
似。只是平心定氣在這邊看。亦不可用心思索太過。少間却
批了精神。前輩云。讀書不可不敬。敬便精。而不走了這心。剛

山谷與平幾仲帖云。不審諸經諸史。何者最熟。大率學者喜博。
而常病不精。沈潛百書。不若精于一也。有餘力然後及諸書。
則沈微諸篇。亦得其精。蓋以我觀書。則處處得益。以書博我。
則釋卷而茫然。先生深喜之。以爲有補于學者。若海

書只貴讀多自然曉。今只思量得寫在紙上底。也不濟事。終
非我有。只貴乎讀。這箇不知如何自然心與氣合。舒暢發越。
自是記得牢。縱使熟看過。心裏思量過。也不如讀。讀來讀去。
少間曉不得底。自然曉得。已曉得者。越有滋味。若是讀不熟。
都沒這般滋味。而今未說讀得註。且只熟讀正經。行住坐卧。
心嘗在此。自然曉得。皆思之。讀便是學。夫子說學而不思則
罔。思而不學則殆。學便是讀。讀了又思。思了又讀。自然有意。
若讀而不思。又不知其意味。思而不讀。縱使曉得。終是飄飄
不安。一似倩得人來守屋相似。不是自家。人終不屬自家。使
喚。若讀得熟。而又思得精。自然心與理一。未遠不忘。其舊若
記文字不得。後來只是讀。今之記得者。皆讀之功也。老蘇只
取孟子論語。韓子與諸聖人之書。安坐而讀之者七八年。後
來做出許多文字。如此好。他資質固不可及。然亦須着如此
讀。只是他讀時。便只要模寫他言語做文章。若移此心與這
樣資質去。講究義理。那裏得來。是知書只貴熟讀。別無方法。
剛

儒宗理要 朱子 卷二 格致類諸條

今人所以讀書者簡者。緣書皆有印本多了。如古人皆用竹簡。除非大段有力底人方做得。若一介之士如何置。所以後漢吳恢欲殺青以寫漢書。其子吳祐諫曰。此書若成。則敗之乘兩。昔馬援以懸艾與勝。王陽以衣囊微名。正謂此也。如黃霸在獄中。從其侯勝受書。凡再踰冬。而後傳。蓋古人無本。除非作。居然背得。方得至于誦誦者。也是都背得。然後從師受學。如東坡作李氏山房藏書記。那時書猶自難得。鬼以道嘗欲得公殺傳。遍求无之。後得一本。方傳寫得。今人連寫也自厭煩了。所以讀書初簡。

歐公言作文有三處思量。枕上路上廁上。他只是做文字。尚如

此况求道乎。今人對着冊子時。便思量。冊子不在心。便不在。如此得。其

會我父詩話中。載東坡教人讀書小簡。先生取以示學者曰。讀

書要當如是。按詩話載東坡與王郎書云。少年為學者。每一

今與亡治亂。運賢作用。且只作此意求之。勿生餘念。又作別一次求事。述文物之類。亦如之。他皆做此。若學成人。面受教與涉獵者不可同。

日而語。方子。

昔陳烈先生苦無記性。一日讀孟子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

而已矣。忽悟曰。我心不會收得。如何記得。遂閉門靜坐。不

讀書百餘日。以收放心。却去讀書。遂一覽無遺。

學者觀書。多走作者。亦恐是根本上工夫未齊整。只是以紛擾

雜亂心去看。不會以湛然凝定心去看。不若先澹養本源。且將已然底義理玩味。待其浹洽。然後去看。書便自知。只是如此。老蘇自述其學為文處。有云。取古人之文而讀之。始覺其出言用意。與己大異。及其久也。讀之益精。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此無他。於學文上工夫有見處。可取以喻今日讀書。其工夫亦合如此。又曰。看得一兩段。却且放心。胸寬。則不可貪多。又曰。陸子靜嘗有旁人讀書之說。亦可且如此。時與

讀書不可只端就紙上求理義。須及來就自家身上。以手推究。

秦漢以後。無人說到此。亦只是一向去書冊上求。不就自家

身上理會。自家見未到。聖人先說在那裏。自家只借他言語

來就身上推究始得。

讀書之法。有大本大原處。有大綱大目處。又有逐事上理會處。

又其次則解釋文義。

學者理會文義。只是要先理會難底。遂至於易者。亦不能曉。學

記曰。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日所謂攻瑕則堅

者。瑕攻堅則瑕者堅。不知道理好處。又却多在平易處。

讀書若有所見。未必便是不可便執着。且放在一邊。益更讀書

以參新見。若執着一見。則此心便被此見遮蔽了。譬如一片

淨潔田地。若上面纔安一物。便須有遮蔽了處。聖人七通八

達事事說到極致處。學者須是多讀。每便互相發明。事事到極致處。語云。執德不弘。易云。寬以居之。聖人多說簡廣大寬弘之意。學者要須體之。

看文字且自用工夫。先已切至。方可舉所疑與朋友講論。假無朋友。久之自能自見得。蓋著疑多者。忽然爆開。便自然通。此所謂何天之衢也。蓋著疑則通。須是著之極則通。

讀書無疑者。須教有疑。有疑者。却要無疑。到這裏方是長進。道理書理會道理。只是將勤苦。推將去。不解得不成。文王猶勤。而况寡德乎。今世上有一般議論。成就後生懶惰。如云。不敢輕議前輩。不敢妄立論之類。皆中怠惰之意。前輩固不敢妄議。

朱子 卷二 格致類語錄

然論其行事。之是非。何害。固不可鑿空立論。然讀書有疑。有所見。自不容不立論。其不立論者。只是讀書不到疑處耳。將精義諸家說相比。並求其是。便自有合辨處。

學者觀書。先須讀得正文。記得註解。成誦精熟。註中訓釋文義。事物名義。發明經旨。相牽紐處。一一認得。如自己做出來。底一般。方能玩味反覆。向上有透處。若不如此。只是虛設議論。如舉業一般。非爲己之學也。曾見有人說詩。問他關雎篇。於其訓詁名物。全未曉。便說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某因說與他道。公而今說詩。只消這八字。更添思無邪二字。共成十一箇字。便是一部毛詩了。其他三百篇。皆成查滓矣。因憶頃年見

江端明說沈元用問和靖伊川易傳何處是切要。尹云。體用一源。頭微無間。此是切要處。後舉似李先生。先生曰。尹說固好。然須是看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有下落。方始說得此話。若學者未曾子細理會。便與他如此說。豈不誤他。某聞之悚然。始知前日空言。無實不濟事。自此讀書益加詳細。云。此一役係先生親書示書堂學者。

凡讀書須看上下文意。是如何。不可泥著一字。如楊子於仁也。柔於義也。剛。到易中又將剛來配仁。柔來配義。如論語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到中庸又謂成己仁也。成物智也。此等須自各隨本文意看。便自不相礙。

朱子 卷二 格致類語錄

今之談經者。往往有四者之病。本卑也。而抗之他高。本淺也。而鑿之使深。本近也。而推之使遠。本明也。而必使至于晦。此今日談經之大患也。蓋夫

看經書與看史書不同。史是皮外物事。沒緊要。可以創記問人。若是經書。有疑。這箇是切已病痛。如人負痛在身。欲斯須忘去而不可得。豈可比之看史。遇有疑。則記之紙耶。個

浩曰。趙書記云。自有見後。只是看六經語孟。其他史書雜學。皆不必看。其說謂買金須問賣金人。雜賣店中。那得金銀。不必問也。曰。如此。卽不見古今成敗。便是荆公之學。書那有不可讀者。只怕無許多心力讀得。六經是三代以上之書。會經聖

人。手。全。是。天。理。三。代。以。下。文。字。有。得。失。然。而。天。理。却。在。這。邊。
自。若。也。要。有。主。觀。得。破。皆。是。學。

饒。宰。問。看。通。鑑。曰。通。鑑。難。看。不。如。看。史。記。漢。書。史。記。漢。書。事。多。
貫。穿。紀。裏。也。有。傳。裏。也。有。表。裏。也。有。志。裏。也。有。通。鑑。是。逐。年。
事。逐。年。過。了。更。無。討。頭。處。道。夫。錄。云。更。無。蹤。跡。饒。廷。老。曰。通。鑑。歷。代。具。
備。看。得。大。槩。且。未。免。求。速。耳。曰。求。速。却。依。舊。不。會。看。得。須。用。
大。段。有。記。性。者。方。可。且。如。東。晉。以。後。有。許。多。小。國。夷。狄。姓。名。
頭。項。最。多。若。是。看。正。史。後。却。看。通。鑑。見。他。姓。名。却。便。知。得。他。
是。某。國。人。其。舊。讀。通。鑑。亦。是。如。此。且。草。草。看。正。史。一。上。然。後。
却。來。看。他。芝。

衛宗聖要 朱子 卷二 格致類語錄 九

人。讀。史。書。節。目。處。須。要。得。始。得。如。讀。漢。書。高。祖。薛。沛。公。處。義。
帝。遣。沛。公。入。關。處。韓。信。初。說。漢。王。處。與。史。贊。過。秦。論。之。類。皆。
用。背。得。方。是。若。只。是。略。踴。看。過。心。下。似。有。似。無。得。甚。事。讀。
一。件。書。須。心。心。念。念。只。在。這。書。上。今。徹。頭。徹。尾。讀。教。精。熟。這。
說。是。如。何。那。說。是。如。何。這。說。同。處。是。如。何。不。同。處。是。如。何。安。
有。不。長。進。而。今。人。只。辦。得。十。日。讀。書。下。着。頭。不。與。閒。事。管。取。
便。別。莫。說。十。日。只。讀。得。一。日。便。有。功。驗。人。若。辦。得。十。來。年。讀。
書。世。間。其。事。不。了。今。公。們。自。正。月。至。臘。月。三。十。日。管。取。無。
一。日。專。心。致。志。在。書。上。又。云。人。做。事。須。自。專。一。且。如。張。旭。學。
草。書。見。公。孫。人。娘。舞。劍。器。而。情。若。不。是。他。專。心。致。志。如。何。會。

悟耶義附

小學

古。者。初。年。入。小。學。只。是。教。之。以。事。如。禮。樂。射。御。書。數。及。孝。弟。忠。
信。之。事。自。十。六。七。入。大。學。然。後。教。之。以。理。如。致。知。格。物。及。所。
以。為。忠。信。孝。弟。者。錄。

古。人。便。都。從。小。學。中。學。了。所。以。大。來。都。不。費。力。如。禮。樂。射。御。書。
數。大。綱。都。學。了。及。至。長。大。也。更。不。大。段。學。便。只。理。會。窮。理。致。
知。工。夫。而。今。自。小。失。了。要。補。填。實。是。難。但。須。莊。敬。誠。實。立。其。
基。本。逐。事。逐。物。理。會。道。理。待。此。通。透。意。誠。心。正。了。就。切。身。處。
理。會。旋。旋。去。理。會。禮。樂。射。御。書。數。今。則。無。所。用。乎。御。如。禮。樂。
射。書。數。也。是。合。當。理。會。底。皆。是。切。用。但。不。先。就。切。身。處。理。會。
得。道。理。便。教。考。究。得。此。禮。文。制。度。又。千。自。家。身。子。甚。事。實。錄。
器。遠。前。夜。說。敬。當。不。得。小。學。其。看。來。小。學。却。未。當。得。敬。敬。已。是。
包。得。小。學。敬。是。徹。上。徹。下。工。夫。雖。做。得。聖。人。田。地。也。只。放。下。
這。敬。不。得。實。錄。

衛宗聖要 朱子 卷二 格致類語錄 十

陸。子。壽。言。古。者。教。小。子。弟。自。能。言。能。食。即。有。教。以。至。灑。掃。應。對。
之。類。皆。有。所。習。故。長。大。則。易。語。今。人。自。小。即。教。做。對。稍。大。即。
教。作。虛。誕。之。文。皆。壞。其。性。質。每。嘗。思。欲。做。一。小。學。規。使。人。自。
小。教。之。便。有。法。如。此。亦。須。有。益。先。生。曰。只。做。禪。苑。清。規。樣。做。
亦。自。好。大。雅。

先生初令義剛訓二三小子曰授書莫限長短但文理斷處便住若文勢未斷者雖多授數行亦不妨蓋兒時讀書終身收口不得嘗見人教兒讀書限長短後來長大後都念不轉義剛問女子亦當有教自孝經之外如論語只取其眼前明白者教之何如曰亦可如曹大家女戒溫公家範亦好義剛

問小學載樂一段不知今人能用得否曰姑使知之古人自小皆以樂教之乃是人執手提誨到得大來涵養已成稍能自立便可今人既無此非志大有所立因何得成立可學

弟子職一篇若不在管子中亦亡矣此或是他存得古人底亦未可知或是自作亦未可知竊疑是他作內政時士之子常

備宗理要朱子 卷二 格致類諸錄 王

爲士固作此以教之想他平日這樣處都理會來然自身又却在規矩準繩之外義剛

舉業

義理人心之所同然人去講求却易爲力舉業乃分外事倒是難做可惜舉業壞了賀孫

或以不安科舉之業請教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二者不能兩立知其所不安則反其所不安以就吾安耳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教人做人而已前日科舉之習蓋未嘗不談孝弟忠信但用之非爾若舉而反之於身見於日用則安矣

專做時文底人他說的都是聖賢說話且如說兼他且會說得

好說義他也會說得好待他身做處只自不廉只自不義緣他將許多話只是就紙上說兼是題目上合說兼義是題目上合說義都不關自己身上些子事賀孫

語或人曰公且道不去讀書專去讀些時文下梢是要做甚麼人屢試不得到老只恁地衰頹了沉浮鄉曲間若因時文做得一箇官只是恁地鹵莽都不說着要爲國爲民興利除害盡心奉職心心念念只要做得向上去便逐人背後鑽刺求舉竟無所不至賀孫

專一做舉業工夫不待不得後枉了氣力便使能竭力去做又得到狀元時亦自輸却這邊工夫了人於此事從來只是強

備宗理要朱子 卷二 格致類諸錄 王

勉不能捨命去做正似今人強勉來學義理然其平生窮理惟不敢自以爲是伯羽

說脩身應舉重輕之序因謂今有恣於不忠不孝冒廉恥犯條貫非獨他自身不把作差異事有司也不把作差異事到得鄉曲隣里也不把作差異事不知風俗如何壞到這裏可畏其都爲之寒心賀孫

科舉人不少人多爲此所奪但有父母在仰事俯育不得不資於此故不可不勉爾其實甚奪人志道夫

問科舉之業妨功曰程先生有言不恐妨功惟恐奪志若一月之間着十日事舉業亦有二十日脩學若被他奪了志則更

無醫處矣。大雅

以科舉爲爲親而不爲爲己之學只是無志以舉業爲妨實學不知會妨飲食否只是無志也。方

舉業亦不害爲學前輩何嘗不應舉只緣今人把心不定所以有害才以得失爲心理會文字意思都別了。明祖

嘗論科舉云非是科舉累人自是人累科舉若高見遠識之士

讀聖賢之書據吾所見而爲文以應之得失利害置之度外雖日日應舉亦不累也居今之世使孔子復生也不免應舉

然豈能累孔子耶自有天資不累於物不須多用力以治之

者其於科舉自小便見得輕初亦非有所見而輕之也正如

儒宗理要朱子 卷二

格致類語錄 五

人天資有不好啖酒者見酒自惡非知酒之爲害如何也又

人有天資不好色者亦非是有見如何自是他天資上看見

那物事無要緊若此者省得工夫去治此一項今或未能知

此須用力勝治方可。伯羽

或問科舉之學曰做舉業不妨只是把他格式壓括自家道理

都無那追逐時好回避忌諱底意思便好。節

南安黃謙父命之入郡學習舉業而徑來見先生先生曰既是

父要公習舉業何不入郡學日則習舉業夜則看此書自不

相妨如此則兩全硬要拂父之命如此則兩敗父子相夷矣

何以學爲讀書是讀書底舉業亦有何相妨一句便做五日

脩舉業亦有五日得暇及此若說踐履涵養舉業儘無相妨

只是精神昏了不得講究思索義理然也怎奈之何。淳

士人先要分別科舉與讀書兩件執輕執重若讀書上有七分

志科舉上有七分猶自可若科舉七分讀書二分將來必被

他勝却況此志全是科舉所以到老全使不着蓋不關爲已

也聖人教人只是爲已。沫

若欲學俗儒作文字縱攫取大魁因撫所坐倚曰已自輸了一着力行

儒宗理要朱子

卷二

格致類語錄

子四

誠正類

文集

戊申封事

謂天下事皆本於聖心

先是淳熙丁未七月除先生江西提刑是歲六月奏事
延和殿上契論甚渥是日除兵部郎官前數日會與本
部侍郎林栗議易西歸不合於是請明八月除直寶文
閣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九月復召促入對先生迫於
兄疾苦面奏以口陳之說有所未盡乞別具封事以聞
疏入夜漏下七刻上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
除上宮太乙宮
兼崇政記說書

臣輒以陛下之心為天下之大本者何也天下之事千變萬化
偏宗理要 卷三 誠正類

其端無窮而無一不本於人主之心者此自然之理也故人主
之心正則天下之事無一不出於正人主之心不正則天下之
事無一得由於正蓋不惟其賞之所勸刑之所感各隨所向勢
有不能已者而其觀感之間風動神速又有甚焉是以人主以
眇然之身居深宮之中其心之邪正若有不可得而窺而其符
驗之著於外者常若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而不可掩此大舜所
以有惟精惟一之戒孔子所以有克己復禮之云皆所以正吾
此心而為天下萬事之本也此心既正則視明聽聰周旋中禮
而身無不正是以所行無過不及而能執其中雖以天下之大
而無一人不歸吾之仁者然邪正之驗著於外者莫先於家人

而次及於左右然後有以達於朝廷而及於天下焉若宮闈之
內端莊齊肅后妃有幽雅之德後宮無盛色之譏貫魚順序而
無一人敢恃恩私以亂典常納賄賂而行請謁此則家之正也
退朝之後從容燕息貴戚近臣攜僕奄尹陪侍左右各供其職
而上憚不惡之嚴下謹戴盆之戒無一人敢通內外竊威福招
權市寵以紊朝政此則左右之正也內自禁省外徹朝廷二者
之間洞然無有毫髮私邪之間然後發號施令羣聽不疑進賢
退奸眾志成服紀綱得以振而無侵擾之患政事得以修而無
阿私之失此所以朝廷百官六軍萬民無敢不出於正而治道
畢矣心一有不正則是數者固無從得而正是數者一有不正

偏宗理要 卷三 誠正類

而曰心正則亦安有是理哉是以古先聖王兢兢業業持守此
心雖在紛華波動之中幽獨得肆之地而所以精之一之克之
復之如對神明如臨淵谷未嘗敢有須臾之怠然猶恐其隱微
之間或有差失而不自知也是以進師保之官以自開明列諫
諍之職以自規正而凡其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財賄與夫
宦官宮妾之政無一不領於冢宰之官使其左右前後一動一
靜無不制以有司之法而無纖芥之際瞬息之頃得以隱其毫
髮之私蓋雖以一人之尊深居九重之遠而凜然常若立乎宗
廟之中朝廷之上此先王之治所以由內及外自微至著精粹
純白無少瑕駁而其遺風餘烈猶可以為後世法程也陛下試

以是而思之。豈之所以精一克復而特守其心者。果嘗有如此之功乎。所以修身齊家而正其左右者。果嘗有如此之效乎。官省事禁。臣固有不得而知者。然不見其形而視其影。不觀其內而占其外。則爵賞之濫。貨賄之流。閭巷竊言。久矣不勝其籍籍矣。臣竊以是窺之。則陛下之所以修之家者。恐未有以及古之聖王也。至於左右便嬖之私。恩遇過當。往者淵觀說朴之徒。勢焰熏灼。傾動一時。今已無可言矣。獨有前日臣所面奏者。雖蒙聖慈。委曲開譬。然臣之愚。終竊以爲此輩。但當使之守門傳命。供掃除之役。不當假借崇長。使得逞邪媚。作淫巧於內。以蕩上心。立門庭。招權勢於外。以累聖政。而其有才無才。有罪無罪。自不當論。況其有才適所以爲姦。有罪而不可復用乎。且如向來

備宗理要 朱子

卷三

誠正類文集

主管喪事。欽奉几筵之命。遠近傳聞。無不竊笑。臣不知國史書之。野史記之。播於夷狄。傳於後世。且以陛下爲何如主也。縱有曲折。如前日所以諭臣者。陛下亦安能家置一喙。而人曉之耶。刑餘小醜。不比人類。乃熒惑聖心。虧損聖德。以至此極。而公卿大臣。拱手熟視。無一言以救其失。臣之痛心始者。惟在於此。此至都城。則又知此曹之用事者。非獨此人。而侍從之臣。蓋已有出其門者。至其納財之塗。則又不止於士大夫。而專於將帥。臣於前日。亦嘗輒以而奏。而陛下諭臣以爲誠當深察而痛懲之矣。退而始聞陛下比於環刻之尹。已嘗有所易置。乃知陛下固

已深察其弊。而無所待於人言。然猶未嘗明正其罪。而反寵以崇賞。巨鎮使印便安。此曹無知無所忌憚。況中外將帥。其不爲此者無幾。陛下亦未能推其類而悉去之也。陛下竭生寧之膏血。以奉軍旅之費。本非得已。而爲軍士者。顧乃未嘗得一溫飽。怨言謗議。悖逆絕理。至有不可聞者。一有緩急。不知陛下何所倚仗。是皆爲將帥者。巧爲名色。頭會其飲。陰奪取其糧。賜以自封殖。而行貨賄於近習。以圖進用。彼此既厭足矣。然後時以薄少號爲羨餘。除奉燕私之費。以嫁士卒。怨怒之毒。於陛下。且幸陛下下一受其獻。則後日雖知其罪。而不得復有所問也。出入禁闥。腹心之臣。外交將帥。共爲蔽欺。以至於此。豈有一毫愛戴陛

備宗理要 朱子

卷三

誠正類文集

四

下之心哉。而陛下不悟。反寵臞之以是爲我之私人。至使宰相不得議其制置之得失。給諫不得論其除授之是非。以此而觀。則陛下所以正其左右。未能及古之聖王。又明矣。且私之得名。何爲也哉。據已分之所獨有。而不得以通乎其外之稱也。故自匹夫而言。則以一家爲私。而不得以通乎其鄉。自鄉人而言。則以一鄉爲私。而不得以通乎其國。自諸侯而言。則以一國爲私。而不得以通乎天下。至於天子。則際天之所覆。極地之所載。莫非已分之所有。而無外之不通矣。又何以私爲哉。今以不能勝其一念之邪。而至於有私心。以不能正其家人近習之故。而至於有私人。以私心用私人。則不能無私費。於是內損經世之人。

外計之獻而至於有私財陛下上為皇天之所子金付所
覆使其無有私而不公之處其所以與我者亦不細矣乃不能
充其大而自割裂以狹小之使天下萬事之弊莫不由此而出
是豈不可惜也哉若以時勢之利害言之則天下之勢合則強
分則弱故諸葛亮之告其君曰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
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
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當是之時昭烈父
子以區區之蜀抗衡天下十分之九規取中原以興漢室以亮
忠智為之深謀而其策不過如此可謂深知時務之要而暗合
乎先王之法矣夫以蜀之小而於其中又以公私自分彼此如
儒宗理要 卷三 誠正類文集 五

兩國然則是將以梁益之半圖吳魏之全又且內小人而外君
子廢法令而保姦回使內之所出者自有以賦乎外公之所立
者常不足以勝乎私則是此兩國者又自相攻而其內之私者
常勝外之公者常負也外有邪敵之虞內有陰邪之寇日夜來
攻而不置為國家者亦已危矣夫以義理言之既如彼以利害
言之又如此則今日之事如不早正臣恐陛下之心雖勞於求
賢而亦有所妨乎此則賢人必不得用而所用者皆庸終儉巧
之人雖勤於立政而一有所礙乎此則善政必不得立而所行
者皆阿私苟且之政日往月來養成禍本而貽燕之謀未遠輔
相之職不修紀綱壞於上風俗壞於下民愁兵怨國勢日卑一

日倖有不虞臣竊寒心不知陛下何以善其後也然則臣之所
謂天下大本惟在陛下之一心者可不汲汲皇皇而求有以正
之哉

又戊申封事 謂君心正凡事無不正

凡此數者根株深固枝葉廣闊若不可以朝變而夕除者然究
其本則亦在夫陛下之反諸身耳聖心誠無不正則必能出私
帑以歸版曹矣版曹不至甚闕必能復破分之法除殿最之科
以寬州縣矣聖心誠無不正則必能擇宰相以選牧守矣擇臺
諫以公刺舉矣聖心誠無不正則必能嚴宦官兵將交通之禁
而以選將屬宰相矣宰相誠得其人則必能為陛下擇將帥以
儒宗理要 卷三 誠正類文集 六

作士氣討軍實廣屯田以省漕運矣上自朝廷下達州縣治民
典兵之官既皆得人然後明詔宰相議省監司之員而精其選
吏其責又詔銓曹使以縣之劇易分為等差而常切詢訪天下
之官吏能為縣者不拘薦舉之有無不限資格之高下而籍其
其若使以次補最劇之縣果有治績則優而進之不勝其任則
黜而退之凡州縣之間無名非禮之供橫歛巧取之政其太甚
而可去者可以漸去而民力庶乎其可寬矣

辛丑延和奏劄 謂心有天理人欲之異

是年除浙東提舉

人主所以制天下之事者本乎一心而心之所主又有天理人

欲之與二者一分而公私邪正之塗判矣。蓋天理者此心之本然。循之則其心公而且正。人欲者此心之疾疢。循之則其心私而且邪。公而正者逸而日休。私而邪者勞而日拙。其效至於治亂安危。有大相絕者。而其端特在夫一念之間而已。舜禹相傳所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正謂此也。臣嘗竊怪陛下以大有為之資。膺受付托。憂勤願治。恭儉愛民。二十年於此矣。而問者臨軒慨然發歎。乃或未免以治效之不進為憂。因竊以是推之。而得其說。請昧萬死為陛下下一陳之。夫天下之治固必出於一人。而天下之事則有非一人所能獨任者。是以人君既正其心。誠其意於堂陛之上。突與之間。而必深

衛宗理要

卷三

誠正類文集

七

求天下敦厚誠實。剛明公正之賢。以為輔相。使之博選士大夫之聰明達理。直諒敢言。忠信廉節。足以有為有守者。隨其器能。實之列位。使之交修聚斲。以上輔君德。下固邦本。而左右私褻。使令之賤。無得以奸其間者。有功則久其任。不稱則更求賢者。而易之。蓋其人可退而其位不可以苟充。其人可廢而其任不可以輕奪。此天理之當然。而不可易者也。人君察於此理。而不敢以一毫私意鑒於其間。則其心廓然大公。儼然至正。泰然行其所無事。而坐守百官眾職之成功。一或反是。則為人欲私意之病。其偏黨反側。離間猜嫌。固日擾擾乎方寸之間。而奸偽譏惡。叢脞眩瞀。又將有不可勝言者。此亦理之必然也。恭惟陛下

即位之初。蓋嘗選建豪英。任以政事矣。不幸其間不能盡得其人。或以庸陋猥瑣。不堪委寄。或以朋比欺罔。自速罪辜。而陛下之心。又本有前日權臣跋扈之疑。是以不復廣求賢哲。而姑取軟熟易制。承順不違之人。以充其位。於是左右私褻使令之賤。始得以奉清閑。備驅使。而宰相之權日輕。既而陛下亦慮其勢有所偏。而因重以壅已也。則又時聽外庭之論。雖甚強訐。無所違忤。意者將以陰察此輩之負犯。而操切之。欲其有所忌憚。而不敢肆於為惡。陛下之用力則已勞矣。而其翕張擒縱之機。周防畏避之計。又可謂無遺巧矣。然而天下之勢終不免於偏有所重。而治亂安危之效。又未能盡如聖志之所欲。蓋既未能循

衛宗理要

卷三

誠正類文集

八

天理公聖心。以正朝廷之大體。則固已失其本矣。而又欲兼聽士大夫之公言。以為駕馭之術。則士大夫之進見有時。而近習之從容無間。士大夫之禮貌既莊。而難親。其議論又苦而難入。近習便辟側媚之態。既足以蠱惑心志。胥史狡獪之術。又足以眩聰明。此其生熟甘苦。既有所分。則恐陛下未及施其駕馭之策。而先已啗其數中矣。是以比年陛下雖欲微抑此輩。而此輩之勢日重。雖欲兼採公論。而士大夫之勢日輕。重者既挾其重。以竊陛下之權。其輕而效者。又借力於陛下之所重。以為竊位固寵之計。中外相應。更濟其私。至於姦窮惡稔。蹤跡敗露。然後其素輕者不免於譴訶。然猶委蛇盤礴。不失其崇資峻秩。而攫取

陛下之厚賜優禮以去其素重者則陛下固未嘗一問其朋比援引之姦也。日往月來浸淫耗蝕使陛下之德業日敗綱紀日壞邪佞充塞貨賂公行兵怨民愁盜賊間作災異數見饑饉并臻蓋羣小相挺人人皆得滿其所欲惟有陛下了無所得而國家顧乃獨受其弊是則陛下之勞既不足以成天下之務而反以敗之其巧既不足以勝羣小之奸而反以助成其勢若彼之所以蔽遮天理濁亂聖心則將益深錮而遂至於不可解蓋其失萌於一念之疑大臣而其爲害展轉至此所謂差之毫釐繆以千里者臣恐陛下於此偶未察也是以往歲蒙恩賜對去年應詔言事皆以明理正心之說陳於陛下之前惓惓深衷實在

儒宗理要

朱子

卷三

九

於此而學淺辭拙不足以起聖聖意恐懼至今乃幸復以職事得望清光敢畢其餘忠如此誠願陛下深察天理以公聖心廣求賢才以修聖政則夫左右私褻使令之賤固已無隙可投以誤恩顧則又痛斥而遠屏之以永除後日蔽遮濁亂深錮之害庶幾天下之事猶可復爲陛下之國家將不至於卒受羣小之弊臣至愚極陋學無所成獨有蟻蟻愛君憂國之心不能自己妄論至此悲憤填臆伏惟陛下赦其罪而納其忠深爲宗廟社稷大計不俟終日斷然行之則不惟愚臣之幸實天下之幸

經筵講義

論誠意一傳之義

臣謹按此傳之第六章承上章之言以釋誠意之義者也臣又

詳說之曰民之秉彜本無不善故人心之發莫不知善之常爲而欲爲之惟其氣稟之雜物欲之私有以害之是以爲善之意有所不實而不免爲自欺也所謂自欺者外有欲善之形而其隱微之間常有不欲者以拒乎內也外有惡惡之狀而其隱微之間常有不惡者以主乎中也是以其外雖公而中則私其形常是而心則否是皆自欺之類也所謂誠其意在於毋自欺而已矣能禁乎此則其心之所發在於好善則表裏皆好而隱微之間無一毫之不好心之所發在於惡惡則表裏皆惡而隱微之間無一毫之不善是以其好善也如好好色其惡惡也如惡惡臭而方寸之間無有纖芥不快不足之處是則所謂自慊而

儒宗理要

朱子

卷三

十

意之誠也能自慊而意誠則其隱微之間無非善之實者君子於此亦致其謹而不使一毫之私得以介乎其間而已若小人之自欺則不惟形於念慮之間而必見於事爲之際此知其爲惡而掩之則既不足以自欺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則又不足以欺人亦何益之有哉此君子所以又以爲戒而必謹其獨也其引曾子之言以下則所以明夫隱微之間實有不善則人皆知之如十目之所同視十手之所同指無不見之甚可畏也隱微之間實無不善則其形於外也亦然蓋多財之人其屋必美有德之人其身必修其心廣大則其體必安舒此又以若其理之必然而見君子所以必誠其意之指也然考之於經則所以

能誠其意者乃在夫知至。蓋知無不至則其於是非得失皆有以剖析於毫釐之間而心之所發必無外善內惡之弊所以有主於中。有地可據而致謹於隱微之間。若知有不至則其不至之處惡必藏焉。以為自欺之主。雖欲致其謹獨之功亦且無主之能為而無地之可據矣。此又傳文之所未發而其理已具於經者皆不可以不察也。然猶為衆人言之耳。若夫人君則以一身托乎兆民之上。念慮之間一有不實不惟天下之人皆得以議其後而禍亂乘之又將有不可遏者其為可畏又不止於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而已。願陛下於此深加省察實用工夫則天下幸甚如其不然則今日區區之講讀亦徒為觀聽之美而已。

儒宗理要 朱子

卷三

誠正類文集

十一

何益於治道有無之實以望夫禍亂之原哉。

與陳侍郎書 論格心之訣

嘗聞天下之事有本有末正其本者雖若迂緩而實易為力。故其末者雖若切至而實難為功。是以昔之善論事者必探明矣本末之所在而先正其本。本正則末之不治非所憂也。且以今日天下之事論之上則天心未豫而饑饉薦臻下則民力已殫而賦歛方急盜賊四起人心動搖將一二以究其弊而求所以為圖回之術則豈可以勝言哉。然語其大患之本則固有在矣。蓋講和之計決而三綱頹萬事壞。獨斷之言進而主意驕於上國是之說行而公論鬱於下。此三者其大患之本也。然為是說

者苟不乘乎人主心術之蔽則亦無自而入。此蓋所以於前月之書不服及他而深以夫格君心之非者有基於明公蓋是三說者不破則天下之事無可為之理而君心不正則是三說者又豈有可破之理哉。不審閣下前日之論其亦常及是乎。抑又有大於此者而山野之所弗聞弗知者乎。閣下誠得其本而論之則天下之事一舉而歸之於正殆無難者。而吾之去就亦易以決矣。竊竊不自勝其憤懣之積請復得而詳言之。夫沮國家恢復之大計者講和之說也。壞邊陲備禦之常規者講和之說也。內拂吾民忠義之心而外絕故國來蘇之望者講和之說也。苟迨目前宵旰之憂而養成異日晏安之毒者亦講和之說也。

儒宗理要 朱子

卷三

誠正類文集

十二

此其為禍固已不可勝言而議者言之固已詳矣。若素之所言則又有大於此者。蓋以祖宗之誓萬世臣子之所必報而不忘者。苟曰力未足以報則姑為自守之計而蓄憾積怨以有待焉。猶之可也。今也進不能攻退不能守顧為卑辭厚幣以乞憐於仇讐之戎狄幸而得之則又君臣相慶而肆然以令於天下曰。凡前日之薄物細故吾既捐之矣。欣欣然無復分毫忍痛含冤迫不得已之言以存天下之防者。嗚呼孰有大於祖宗陵廟之隳者而忍以薄物細故捐之哉。夫君臣之義父子之恩天理民彝之大。有國有家者所以維繫民心紀綱政事本根之要也。今所以造端建極者如此所以發號施令者如此而欲人心固結

於我而不離。庶事始終有條而不紊。此亦不待知者而顯然以
寒心矣。而爲此說者之徒。懼夫公論之沸騰。而上心之或悟也。
則又相與作爲獨斷之說。傳會經訓。文致姦言。以深中人主之
所欲。而陰以自託其私焉。本其爲說。雖原於講和之一言。然其
爲禍。則又不止於講和之一事而已。是蓋將重悞吾君。使之傲
然自聖。上不畏皇天之譴告。下不畏公論之是非。挾其雷霆之
威。萬鈞之重。以肆於民上。而莫之敢撓者。必此之由也。嗚呼。其
亦不仁也哉。甚於作俑者矣。仁人君子。其可以坐視其然而恬
然不爲之一言以正之乎。此則既然矣。而旬日之間。又有造爲
國是之說以應之者。其欺天罔人。包藏險惡。抑又甚焉。主上既
信宗理要 朱子 卷三 誠正類文集 內

而于思所稱具曰。予聖。誰知鳥之雌雄者。不幸而近之矣。昔在
熙寧之初。王安石之徒。嘗爲此論矣。其後章惇蔡京之徒。又從
而紹述之。前後五十餘年之間。士大夫出而議於朝。退而語乎
家。一言之不合乎此。則指以爲邦朋邦誣。而以四凶之罪隨之。
蓋近世主張國是之嚴。寧乎其不可犯。未有過於近時者。而卒
以公論不行。馴致大禍。其遺毒餘烈。至今未已。夫豈國是之不
立。而然哉。惟其所是者。非天下之真是。而守之大過。是以上下
相徇。直言不聞。卒以至於危亡而不悟也。傳曰。差之毫釐。繆以
千里。況所差非特毫釐也哉。嗚呼。其可畏也已。奈何其又欲以
是重誤吾君。使之奔亂亡之轍迹。而躬駕以隨之也。嗚呼。此三
儒宗理要 朱子 卷三 誠正類文集 內

可其奏而羣公亦不聞有以爲不然者。熹請有以告之。夫所謂
國是者。豈不謂夫順天理合人心。而天下之所同是者耶。誠天
下之所同是也。則雖無尺土一民之柄。而天下莫得以爲非。况
有天下之利勢者哉。惟其不合乎天下之所同是。而強欲天下
之是之也。故必懸賞以誘之。嚴刑以督之。然後僅足以劫制士
夫不齊之口。而天下之真是非。則有終不可誣者矣。不識今日
之所爲。若和議之比。果順乎天理否耶。合乎人心否耶。誠順天
理合人心。則固天下之所同是也。異論何自而生乎。若猶未也。
而欲主其偏見。濟其私心。強爲之名。號曰國是。假人主之威。以
戰天下萬口一辭之公論。吾恐古人所謂德惟一者。似不如是。

與南軒書 論未發已發之旨

人自有生。卽有知識。事物交來。應接不暇。念念遷革。以至於死。其間初無頃刻停息。舉世皆然也。然聖賢之言。則有所謂未發之中。寂然不動者。夫豈以日用流行者爲已發。而指夫暫而休息。不與事接之際爲未發時耶。嘗試以此求之。則泯然無覺之中。邪暗鬱塞。似非虛明應物之理。而幾微之際。一有覺焉。則又便爲已發。而非寂然之謂。蓋愈求而愈不可見。於是退而驗之於日用之間。則幾感之而通觸之。而覺蓋有渾然全體應物而不窮者。是乃天命流行。生生不已之機。雖一日之間。萬起萬滅。而其寂然之本體。則未嘗不寂然也。所謂未發。如是而已。夫豈儒宗理要 朱子 卷三 誠正類文集 五

別有一物。限於一時。拘於一處。而可以謂之中哉。然則天理本真。隨處發見。不少停息。其體用固如是。而豈物欲之私所能壅遏而格亡之哉。故雖汨於物欲流蕩之中。而其良心萌蘖。亦未嘗不因事而發見。學者於是致察而操存之。則庶乎可以貫乎大本達道之全體。而復其初矣。不能致察。使格之反覆。至於夜氣不足以存。而陷於禽獸。則誰之罪哉。周子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其論至誠。則曰靜無而動有。程子曰未發之前。更如何求。只平日涵養便是。又曰善觀者知於已發之際。觀之。二先生之說如此。亦足以驗大本之無所不在。良心之未嘗不發矣。

又與南軒書 再論已發未發之旨

前書所引。正恐未得端的。所以求正。茲辱謦論。乃知尚有認爲兩物之蔽。深所欲聞。當時乍見此理。言之唯恐不親切分明。故有指東畫西。張皇走作之態。自今觀之。只一念間。已具此體用。發者方往而未發者方來。了無間斷。隔截處。夫豈有物可指而名之哉。然天理無窮。而人之所見。有遠近淺深之不一。不審如此見得。又果無差否。所謂龜山中庸可疑處。鄙意近亦謂然。又如所謂學者於喜怒哀樂未發之際。以心驗之。則中之體自見。亦未爲盡善。大抵此事渾然無分段時節先後之可言。今着一時字。一際字。便是病痛。當時只云寂然不動之體。又不知如何。儒宗理要 朱子 卷三 誠正類文集 六

語錄亦嘗疑一處。說存養於未發之時。一句。及問者謂當中之時。耳目無所見聞。而答語殊不痛快。不知左右所疑。是此處否。向見所著中論。有云未發之前。心妙乎性。既發則性行乎心之用矣。於此竊亦有疑。蓋性無時不行乎心之用。但不妨常有未行乎用之性耳。今下一前字。亦微有隔截氣象。熟玩中庸。只消若一未字。便是活處。此豈有一息停住時耶。只是來得無窮。便常有箇未發底耳。若無此物。則天命有已時。生物有盡處。氣化斷絕。有古無今久矣。此所謂天下之大本。若不真的見得。亦無揣摸處也。

答張南軒 論心未發已發之旨

前書所稟寂然未發之旨。良心發見之端。自以為有小異於晦
背偏滯之見。但其間語病甚多。未為精切。比遺書後。累日潛玩
其於實體似益精明。因復取凡聖賢之書。以及近世諸老先生
之遺語。讀而驗之。則又無一不合。蓋平日所疑。而未白者。今皆
不待安排。往往自見灑落處。始初自信以為天下之理。其果在
是。而致知格物。居敬精義之功。自是其所施之矣。聖賢方冊
豈欺我哉。蓋通天下只是一箇天機活物。流行發用。無間容息。
據其已發者而指其未發者。則已發者人心。而凡未發者皆其
性也。亦無一物而不備矣。夫豈別有一物。拘於一時限於一處
而名之哉。即夫日用之間。渾然全體。如川流之不息。天運之不
窮。此所以體用精粗。動靜本末。洞然無一毫之間。而鸞飛魚
躍。觸處朗然也。存者存此而已。養者養此而已。必有事焉而勿
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從前是做多少安排。沒頓著處。今覺得如
水到船浮。解維正舵。而沿回上下。惟意所適矣。豈不易哉。始信
明道所謂未嘗致纖毫之力者。真不浪語。而此一段事。程門先
達。惟上蔡謝公所見透徹。無隔礙處。自餘雖不敢妄有指議。然
味其言。亦可見矣。

與湖南諸公論中和第一書 論中和體用之異

中庸未發已發之義。前此認得此心流行之體。又因程子凡言
心者。皆指已發而言。遂目心為已發。性為未發。然觀程子之書。

衛宗理要 朱子 卷三 誠正類文集

多所不合。因復思之。乃知前日之說。非惟心性之名。命之不當。
而日用功夫。全無本領。蓋所失者。不但文義之間。而按文集遺
書諸說。似皆以思慮未萌。事物未至之時。為喜怒哀樂之未發。
當此之時。即是此心寂然不動。此體而天命之性。全體具焉。以
其無過不及。不偏不倚。故謂之中。及其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
喜怒哀樂之性發焉。而心之用可見。以其無不中節。無所乖戾。
故謂之和。此則人心之正。而性情之德然也。然未發之前。不可
卒竟已覺之後。不容安排。但平日莊敬涵養之功至。而無人欲
之私以亂之。則其未發也。鏡明水止。而其發也。無不中節矣。此
是日用本領工夫。至於隨事省察。即物推明。亦必以是為本。而
衛宗理要 朱子 卷三 誠正類文集 大

於已發之際。觀之。則其具於未發之前者。固可默識。故程子之
書。蘇李明反復論辨。極於詳密。而卒之不過以敬為言。又曰敬
而無失。即所以中。又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又
曰涵養須是敬。進學則在致知。蓋為此也。向來講論思索。直以
心為已發。而日用工夫。亦止以察識端倪為最初下手處。以故
闕却平日涵養一段工夫。使人胸中擾擾。無深潛純一之味。而
其發之言語事為之間。亦為急迫浮露。無復雍容深厚之風。蓋
所見一差。其害乃至於此。不可以不審也。程子所謂凡言心者
皆指已發而言。此乃指赤子之心而言。而謂凡言心者。則其為
說之誤。故又自以為未當。而復正之。固不可徒執其已改之言。

而蓋疑諸說之誤。又不可遂以爲未當。而不究其所指之殊也。不審諸君子以爲如何。

答范秘閣 論忠恕有二之說

某前書所論忠恕則一。而在聖人在學者則不能無異。此正孟子言由仁義行與行仁義之別耳。孟子之言不可謂以仁義爲有二。則某之言亦非謂忠恕爲有二也。但聖賢所論各有有所爲而發。故當隨事而釋之。雖明道先生見道之明亦不能合二者而爲一也。非不能合。蓋不可合也。強而合之。不降高以就卑。卽推近以爲遠。始倚一偏。終必乖戾。蓋非理之本然。是乃所以爲不一也。蓋曾子專爲發明聖人一貫之旨。所謂由忠恕行者也。

儒宗理要 朱子 卷三 誠正類文集 九

子思專以指示學者入德之方。所謂行忠恕者也。所指既殊。安得不以爲二。然核其所以爲忠恕者。則其本體蓋未嘗不同也。以此而論。今所被教聞曲折可以無疑矣。若夫曾子所言發明一貫之旨。某前書一再論之。皆未蒙決其可否。某又有以明之。蓋忠恕二字。自衆人觀之。於聖人分上極爲小事。然聖人分上無非極致。蓋既曰一貫。則無小大之殊故也。猶天道至教。四時行。百物生。莫非造化之神。不可專以太虛無形爲道體。而判形而下者爲粗迹也。此孔子所謂吾無隱乎爾者。不離日用之間。二子知之未至。而疑其有隱。則是正以道爲無形。以日用忠恕爲粗迹。故曾子於此指以示之耳。此說雖陋。乃二程先生之

舊說。上蔡謝先生又發明之。顧某之愚實不及此。但以聞見之知。推衍爲說。是以不自知其當否。而每有請焉。

又答范秘閣 再論忠恕有二之說

垂諭忠恕說。仰荷不棄其愚。與之反覆。敢復爲說。以請益焉。某所謂忠恕者。乃會子於一貫之語。默有所契。因門人之問。故於所見道體之中。指此二事。日用最切者。以明道之無所不在。所謂已矣者。又以見隨寓各足。無非全體也。忠恕兩字。在聖人有聖人之用。在學者有學者之用。如會子所言。則聖人之忠恕也。無非極致。一程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天地變化。草木蕃者。正所以發明此義也。如夫子所以告學者。與子思中庸之說。則

儒宗理要 朱子 卷三 誠正類文集 九

爲學者言之也。故明道先生謂會子所言。與達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蓋動以天者。事皆感極。會子之所言者是也。學者之於忠恕。未免參校彼己。推己及人。則宜其未能誠一於天。安得與聖人之忠恕者。同日而語也。若會子之所言。則以聖人之忠恕言之。而見其與性與天道者。未嘗有二。所以爲一貫也。然此所謂異者。亦以所至不同言之。猶中庸安行利行勉行之別耳。苟下學而上達焉。則亦豈有所隔闕哉。

程子養親說

程子曰。存養於未發之前。則可。又曰。善觀者。却於已發之際。觀之何也。曰。此持敬之功。貫通乎動靜之際者也。就程子此章論

之方其未發必有事焉是乃所謂靜中之知覺復之所以見天地之心也及其已發隨事觀省是乃所謂動上求靜良之所以止其所也然則靜中之動非敬其孰能形之動中之靜非敬其孰能察之故又曰學者莫若先理會敬則自知此矣然則學者豈可舍是而他求哉

明道論性說

生之謂性 止 生之謂也

天之付與萬物者謂之命物之稟受於天者謂之性然天命流行必二氣五行交感凝聚然後能生物也性命形而上者也氣則形而下者也形而上者一理渾然無有不善形而下者則紛紜雜揉善惡有所分矣故人物既生則即此所稟以生之氣而天命之性存焉此程子所以發明告子生之謂性之說而以性即氣氣即性者言之也

人生氣稟 止 不可不謂之性也

所稟之氣所以必有善惡之殊者亦性之理也蓋氣之流行性爲之主以其氣之或純或發而善惡分焉故非性中本有二物相對也然氣之惡者其性亦善故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先生又曰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本非惡但或過或不及便如此蓋天下無性外之物本皆善而流於惡耳

蓋生之謂性 止 水流而就下也

性則性而已矣何言語之可形容哉故善言性者不過即其發見之端而言之而性之韞因可默識矣如孟子之論四端是也觀水之流而必下則水之性下可知觀性之發而必善則性之韞善亦可知也

皆水也 止 各自出來

此又以水之清濁譬之水之清者性之善也流至海而不污者氣稟清明自幼而善聖人性之而全其天者也流未遠而已濁者氣稟偏駁之甚自幼而惡者也流既遠而方濁者長而見異物而遷焉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濁有多少氣之昏明純駁有淺深也不可以濁者不爲水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

儒宗理要 卷三 誠正類文集 五

然則人雖爲氣所昏流於不善而性未嘗不在其中特謂之性則非其本然謂之非性則初不離是以其如此故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惟能學以勝氣則知此性渾然初未嘗壞所謂元初水也雖濁而清者存故非將清來換濁既清則本無濁故非取濁置一隅也如此則其本善而已矣性中豈有兩物對立而並行也哉

此理天命也 止 此舜有天下而不與者也

此理天命也該始終本末而言也修道雖以人事而言然其所以修者莫非天命之本然非人私智所能爲也然非聖人有不能盡故以舜明之

定性說

定性者存養之功至而得性之本然也。性定則動靜如一而內外無間矣。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聖人之所以爲聖人，不以其定乎？君子之學亦以求定而已矣。故擴然而大公者，仁之所以爲體也；物來而順應者，義之所以爲用也。仁立義行則性定而天下之動一矣。所謂貞也，夫豈意於外誘之陰而反爲是憧憧哉？然常人之所以不定者，非其性之本然也，自私以賊夫仁，用知以害夫義，是以情有所蔽而憧憧耳。不知自反以去其所蔽，顧以惡外物爲心，而反求炤於無物之地，亦見其用力愈勞而燭理愈昧，益以憧憧而不自知也。良其背則不自私矣，行無事則備宗理要。

卷三

誠正類文集

五

文集終

誠正

知與意皆出於心，知是知覺處，意是發念處。大學所謂知至意誠者，必須知至然後能誠其意也。今之學者只說操存而不知講明義理，則此心憤憤何事於操存也？某嘗謂誠意一節，正是聖凡分別關鍵去處。若能誠意，則是透得此關，透此關後，滔滔然自然去爲君子，不然則崎嶇反側，不免爲小人之歸也。致知所以先於誠意者，如何？曰：致知者，須是知得盡，尤要親切尋常，只將知至之至作盡字說。近來看得合作切至之至，知之者切，然後貫通得誠意底意思，如備宗理要。

卷三

誠正類語錄

五

程先生所謂真知者是也。

知至而後意誠，須是真知了，方能誠意。知苟未至，雖欲誠意，固不得其門而入矣。惟其胸中了然，知得路逕如此，知善之當好，惡之當惡，然後自然意不得不誠，心不得不正。因指燭曰：如點一條蠟燭，在中間光明洞達，無處不炤，雖欲將不好物事來，亦沒安頓處。自然着他不得，若是知未至，譬如一盞燈，用罩子蓋住，則光之所及者固可見，光之所不及處，則皆黑暗無所見。雖有不好物事，安頓在後面，固不得而知也。所以貴格物如佛老之學，它非無長處，但它只知得一路，其知之所以及者，則路逕甚明，無有差錯，其知所不及處，則皆顛倒。

錯亂無有是處。格物工夫也。問物未格時意亦當誠。曰固然。豈可說物未能格。意便不用誠。自始至終。意常要誠。如人適楚。常南其轅。豈可謂吾未能到楚。且北其轅。但知未至時。雖欲誠意。其道無由。如人夜行。雖知路從此去。但黑闇行不得。所以要得致知。知至則道理坦然明白。安而行之。今人知未至者也。知道善之當好。惡之當惡。然臨事不如此者。只是實未曾見得。若實見得。自然行處無差。

欲知知之真不真。意之誠不誠。只看做不做如何。真箇如此做底。便是知至意誠。進夫

問知至而后意誠。故天下之理。反求諸身。實有於此。似從外去。儒宗理要 朱子 卷三 誠正類語錄

討得來。云。曰。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思二字又笑曰。某嘗說人有兩箇兒子。一箇在家。一箇在外。去幹家事。其父却說道。在家底是自家兒子。在外底不是。節

或問知至以後。善惡既判。何由意有未誠處。曰。克己之功。乃是知至以後事。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一念纔放下。便是失其正。自古無放心底聖賢。然一念之微。所當深謹。纔說知至後。不用誠意。便不是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毫釐間不可不予細理會。纔說太快。便失却此項工夫也。錄誠意方能保護得那心之全體。

問心本也。意特心之所發耳。今欲正其心。先誠其意。似倒說了。曰。心無形影。教人如何揀挂。須是從心之所發處下手。先須去了許多惡根。如人家裏有賊。先去了賊。方得家中寧。如人種田。不先去了草。如何下種。須去了自欺之意。意誠則心正。誠意最是一段中緊要工夫。下面一節輕一節。或云。致知格物也緊要。曰。致知知之始。誠意行之始。發語

或問意者。心之所發。如何先誠其意。曰。小底却會牽動了大底。心之所以不正。只是私意牽去。意才實心。便自正。聖賢下語一字是一字。不似今人作文字。用這個字也得。改做那一字也得。

儒宗理要 朱子 卷三 誠正類語錄

或問意者。聽命於心者也。今日欲正其心。先誠其意。意乃在心之先矣。曰。心字卒難摸索。心譬如水。水之體本澄湛。却爲風濤不停。故水亦搖動。必須風濤既息。然後水之體靜。人之無狀汗穢。皆在意之不誠。必須去此。然後能正其心。及此既正後。所謂好惡哀矜。與脩身齊家中所說者。皆是合有底事。但當時時省察其固滯偏勝之私耳。端蒙

問心如何正。曰。只是去其害心者。

或問正心誠意。真有淺深否。曰。正心是就心上說。脩身是就應事接物上說。那事不自心做出來。如脩身如緊。都是心做出來。但正心却是萌芽上理會。若脩身如緊。知等事。却是各

就地頭上理會

或問誠其意者毋自欺曰譬如一塊物外面是銀裏面是鐵便是自欺須是表裏如一便是不自欺然所以不自欺須是見得分曉譬如今人見鳥喙之不可食知水火之不可蹈則自不食不蹈如寒之欲衣饑之欲食則自是不能已今人果見得分曉如鳥喙之不可食水火之不可蹈見善如饑之欲食寒之欲衣則此意自實矣祖道

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慊慊者無不足也如有心為善更別有一分心在主張他事即是橫渠所謂有外之心不可以合天心也祖道

朱子

卷三

誠正類語錄

后

問誠意章曰過此關方得道理牢固或云須無一毫自欺方能自慊必十分自慊方能不自欺故君子必謹獨曰固是然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知若未至何由得如此蓋到物格知至後已是意誠八九分了只是更就上面省察如用兵禦寇寇雖已盡剪除了猶恐林谷草莽間有小小隱伏者或能間出為害更當搜過始得錄

誠意者好善如好好色惡惡如惡惡臭皆是真情既是真情則發見於外者亦皆可見如種麻則生麻種穀則生穀此謂誠於中形於外又恐於獨之時有不到處故必謹獨節
此一个 朱子曰提撕今常惺覺頃刻放寬便隨物流轉無復

收拾如今太學一書豈在看他言語正欲驗之於心如何如好好色如惡惡臭試驗之吾心好善惡惡果能如此乎閒居為不善見君子則掩其不善而著其善是果有此乎一有不至則勇猛奮躍不已必有長進處今不知為此則書自書我自我何益之有大雅

次日又曰夜來說得也未盡夜來歸去又思看來如好好色如惡惡臭一段便是連那毋自欺也說言人之毋自欺時便要如好好色如惡惡臭樣方得若好善不如好好色惡惡不如惡惡臭此便是自欺毋自欺者謂如為善若有些子不善而自欺時便當斬根去之真個是如惡惡臭始得如小人閒居

朱子

卷三

誠正類語錄

平

為不善底一段便是自欺底只是反說閒居為不善便是惡惡不如惡惡臭見君子而後厭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便是好善不如好好色若只如此看此一篇文義都貼實平易坦然無許多屈曲其舊說說說濶了高了深了然又自有一樣人如舊說者欲節去之又可惜但終非本文之意耳節
問意既誠而有憂患之類何也曰誠意是無惡憂患忿懣之類用不是惡但有之則是有所動

問忿懣恐懼好惡憂患皆以有所為言則是此心之正不存而是四者得以為主於內曰四者人不能無只是不要它留而不去如所謂有所則是被他為主於內心反為它動也道夫

有心有喜怒說曰：喜怒哀樂固欲中節，然事過後，便須平了。謂如事之可喜者，固須與之喜，然別遇一事，又將此意待之，便不得其正。蓋心無物，然後能應物。如一量稱稱物，固自得其平。若先自添着些物在上，而以之稱物，則輕重悉差矣。心不可有一物，亦猶是也。帶

四者心之所有，但不可使之有所私礙，才有所私，便不能化，梗在胸中。且如忿懣恐懼，有當然者，若定要他無，直是用死方得。但不可先有此心耳。今人多才是才，忿懣雖有可喜之事，亦所不喜；才喜雖有當怒之事，亦不復怒。便是蹉過事理了。便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了。蓋這物事才私，便不衛宗理宗。朱子 卷三 誠正類語錄 三

去，只管在胸中推遷，終不消釋。設使此心如太虛，應接萬務，各止其所，而我無所與，則便視而見，聽而聞，食而真知其味矣。道夫

人心如一箇鏡，先未有一箇影像，有事物來，方始照見妍醜。若先有一箇影像在裏，如何照得？人心本是湛然虛明，事物之來，隨感而應，自然見得高下輕重。事過，便當依然恁地虛方得。若事未來，先有一箇忿懣好樂恐懼憂患之心在這裏，及公隨好樂恐懼憂患之事到來，又以這心相與滾合，便失其正事了。又只苦留在這裏，如何得正？賀孫

收放心

聖賢千言萬語，只要人不失其本心。朱子

人只有箇心，若不降伏得，更做甚麼人？個

人昏時便是不明，才知那昏時便是明也。

人心常炯炯在此，則四體不待羈束，而自入規矩。只爲人心有散緩時，故立許多規矩來維持之，但常常提警，教身入規矩內，則此心不放逸而炯然在矣。心既常惺惺，又以規矩繩檢之，此內外交相養之道也。升卿

心只是一箇心，非是以一箇心治一箇心，所謂存所謂收，只是喚醒。廣

學者常用提省此心，使如日之升，則羣邪自息。它本自光明，廣衛宗理宗。朱子 卷三 誠正類語錄 三

大自家只着些子力去提省，照管它便了。不要苦着力。着力則反不是。伯羽

人常須收斂箇身心，使精神常在這裏，似擔百千斤擔相似，須硬着筋骨擔。賀孫

今於日用間空閑時，收得此心在這裏，截然這便是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便是渾然天理。事物之來，隨其是非，便自見得分曉。是底便是天理，非底便是逆天理，常常恁地收拾得這心在，便如執權衡以度物。賀孫

今說求放心，說來說去，却似釋老說入定一般，但彼到此便死了。吾輩却要得此心主宰得定，方賴此做事業，所以不同也。

如中庸說天命之謂性。卽此心也。率性之謂道。亦此心也。脩道之謂教。亦此心也。以至於致中和。贊化育。亦只此心也。致知卽心知也。格物卽心格也。克己卽心克也。非禮勿視。聽言動勿與。不勿只爭毫髮地。所以明道說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收檢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今且須就心上做得主定。方驗得聖賢之言有歸着。自然有契。如中庸所謂尊德性致廣大極高明。蓋此心本自如此廣大。但爲物欲隔塞。故其廣大有虧。本自高明。但爲物欲繫累。故於高明有蔽。若能常自省察警覺。則高明廣大者常自若。非有所增損之也。其道問學盡精微。道中庸等工夫。皆自此做。倘有商

需宗聖要

朱子

卷三

誠正類語錄

三

最若此心上工夫。則不待商量定當。卽今見得如此。則更無閑時。行時坐時。讀書時。應事接物時。皆有着力處。大抵只要見得收之甚易而不難也。大雅

或問存心。曰存心只是知有此身。謂如對客。但知道我此身在此。對客。方子

或言靜中常用存養。曰說得有病。一動一靜。無時不養。問

三國時朱然終日欽欽。如在行陣。學者持此。則心長不放矣。升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怠迫。當栽培深厚。裁只如種得一物在此。但涵養持守之功。繼續不已。是謂栽培深厚。如此而優游涵泳於其間。則淡洽而有以自得矣。苟急迫求之。則此心已

自躁迫紛亂。只是私已而已。終不能優游涵泳以達於道。心須常令有所主。做一事未了。不要做別事。心廣大如天地。虛明如日月。要閑心却不閑。隨物走了。不要閑心却閑。有所主人須將那不錯底心去驗那錯底心。不錯底是本心。錯底是失其本心。廣

心得其正。方能知性之善。祖道

動靜

明道教人靜坐。李先生亦教人靜坐。蓋精神不定。則道理無湊泊處。又云須是靜坐。方能收斂。佐

靜坐無閒雜思慮。則養得來便條暢。津

需宗聖要

朱子

卷三

誠正類語錄

三

始學工夫。須是靜坐。靜坐則本原定。雖不免逐物。及收歸來。也有箇安頓處。譬如人家熟了。便是出外。到家便安。如茫茫在外。不曾下工夫。便要收斂向裏面。也無箇着落處。士敏或問不拘靜坐與應事。皆要專一否。曰靜坐非如坐禪入定。斷絕思慮。只收斂此心。莫令走作閒思慮。則此心湛然無事。自然專一。及其有事。則隨事而應。事已則復湛然矣。不要因一事而惹出三件兩件。如此則雖然無頭項。何以得他專一。只觀文王雖雖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便可見。只是如此。古人自少小時。便做了這工夫。故方其灑掃時。加帚之禮。至於學詩。學樂。舞。學絃誦。皆要專一。且如學射。時心

若不在何以能中學御時心若不在何以使得他馬驚數皆然今既自小不曾做得沒奈何須着從今做去方得若不倣這工夫却要讀書看義理恰似要立屋無基地且無安頓屋柱處今且說到營營底心曾與道理相入否曾與聖賢之心相契否今求此心正為要立箇基址得此心光明有箇存主處然後為學便有歸着不錯若心雜然昏亂自無頭當却學從那頭去又何處是收功處故程先生須令就敬字做工夫正為此也大雅

一之問存養多用靜否曰不必然孔子却都用處教人做工夫今雖說主靜然亦非棄事物以求靜既為人自然用事君儒宗理要朱子 卷三 誠正類語錄 三

親交朋友撫妻子御僮僕不成捐棄了只閉門靜坐事物之來且曰候我存養又不可只茫茫隨他事物中走二者須有箇思量倒斷始得頃之復曰動時靜便在這裏動時也有靜順理而應則雖動亦靜也故曰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事物之來若不順理而應則雖塊然不交於物以求靜心亦不能得靜惟動時能順理則無事時能靜靜時能存則動時得外須是動時也做工夫靜時也做工夫兩莫相靠使工夫無間斷始得若無間斷靜時固靜動時心亦不動動亦靜也若無工夫則動時固動靜時雖欲求靜亦不可得而靜靜亦動也動靜如船之在水潮至則動潮退則止有事則動無事

則靜此段徐居甫錄說此次日見徐云事來則動雖然動靜無端亦無截然為動為靜之理如人之氣吸則靜嗟則動又問答之際答則動也止則靜矣凡事皆然且如涵養致知亦何所始但學者須自截然從此處做去程子謂學莫先於致知是知在先又曰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則敬也在先從此推去只管恁地砥

心要精一方靜時須湛然在此不得因頓如鏡樣明遇事時方好心要收拾得緊如顏子請事斯語便直下承當及犯而不校却別從同

人身只有箇動靜靜者養動之根動者所以行其靜動中有靜儒宗理要朱子 卷三 誠正類語錄 三

如發而皆中節處便是動中之靜祖道

問動靜兩字人日間靜時然少動時常多曰若聖人動時亦未嘗不靜至眾人動時却是膠擾亂了如今人欲為一事未嘗能專此一事處之從容不亂其思慮之發既欲為此又欲為彼此是動時却無那靜也端蒙

要得坐忘便是坐馳道夫

靜坐久時昏困不能思起去又開了不暇思德明

朱子卷三

朱子卷四

後學西山張能麟纂輯

脩齊類

文集

又戊申封事 謂宜選東宮官以善輔導

至於輔翼太子之說則臣前日所謂數世之仁者蓋已微發其端未敢索言之也夫太子天下之本其輔翼之不可不謹見於保傅傳者詳矣陛下聖學高明洞貫今古宜不待臣言而喻然臣嘗竊怪陛下所以調護東宮者何其疎略之甚也由前所論而觀之豈非所以自治者猶未免於疎略因是亦以是為當然

備宗理要 朱子

卷四

修齊類文集

而不之慮耶夫自王十朋陳良翰之後官僚之選視為得人而能稱其職者蓋已鮮矣而又時使邪佞僭濫闖冗庸妄之輩或得參錯於其間所謂講讀間亦姑以應文備數而未聞其有箴規之效至於從容朝夕陪侍燕遊者又不過使臣宦者數輩而已皇太子睿性風成閱理久熟雖若無待於輔導然人心難保氣習易汚習於正則正習於邪則邪此古之聖王教世子者所以必選端方正直道術博聞之士與之居處而又使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蓋常謹之於微不待其有過而後規也今三代之制雖不可考且以唐之六典論之東宮之官師傅賓客既職輔導而詹事府兩春坊實擬天子之三省故以詹事庶子領之

其選甚重本則師傅賓客既不復置而詹事庶子有名無實其左右春坊遂直以使臣掌之何其輕且褻之甚耶夫立太子而不置師傅賓客則無以發其隆師親友尊德樂義之心獨使春坊使臣得侍左右則無以防其戲慢嫚狎奇袤雜進之害此已非細事矣至於皇孫德性未定聞見未廣又非皇太子之比則其保養之具尤不可以不嚴而今日之官屬尤不備責任尤不專豈任事者亦有所未之思耶謂宜深詔大臣討論前代典故東宮除今已置官外別置師傅賓客之官使與朝夕遊處罷去春坊使臣而使詹事庶子各復其職官中之事一言之入一令之出必由於此而後通焉又置養善大夫擬諫官以箴闕失王

備宗理要 朱子

卷四

修身類文集

祭朱子拱辰奏劄一

謂大學之道以修身為本

是年三月召先生赴行在十月至在所入對垂拱殿首論及此

臣聞大學之道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而家

之所以齊國之所以治天下之所以平莫不由是出焉然身不可以徒脩也深探其本則在乎格物以致其知而已夫格物者窮理之謂也蓋有是物必有是理然理無形而難知物有迹而易睹故因是物以求之便是理瞭然心目之間而無毫髮之差則應乎事者自無毫髮之繆是以意誠心正而身脩至於家之齊國之治天下之平亦舉而措之爾此所謂大學之道雖古之大聖人生而知之亦未有不學乎此者堯舜相授所謂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此也自是以來累聖相傳以有天下至於孔子不得其位而筆之於書以示後世之爲天下國家者其門弟子又相與傳述而推明之其亦可謂詳矣而自秦漢以來此學

儒宗理要

卷四

精義類文集

三

經講儒者以詞章記誦爲功而事業日淪於卑近亦有意其不止於此則又不過轉而求之老子釋氏之門內外異觀末本殊歸道術隱晦悠悠千載雖明君良臣間或一值而卒無以復三代之盛由不知此故也恭惟皇帝陛下聖德純茂爰自初潛以至爲帝仁孝恭儉之德信於天下紛華盛麗一無所入於其心此其身可謂脩矣而臨御天下恭年於此平治之效未有所聞臣竊疑之意者前日勸講之臣限於程式所以聞於陛下者不過詞章記誦之習而陛下求所以進乎此者又不過取之老子釋氏之言是以雖有生知之性高世之行而未嘗隨事以觀理故天下之理多所未察未嘗卽理以應事故天下之事多所未

明是以舉措之間動涉疑貳聰納之際未免蔽欺平治之效所以未著由不講乎大學之道而溺心於虛無之過也臣願陛下清閒之燕博訪真儒知此道者講而明之考之於經墨之於史而會之於心以應當世無窮之變則今日之務所當爲者不得不爲所不當爲者不得不止以至於臣下之忠邪計慮之得失不待燭照數計而可否黑白判然矣若是則意不得不誠心不得不正於以脩身齊家平治天下亦豈有二道哉臣之所聞於師者如此自常人觀之疑若迂濶陳腐而不切於用然竊以爲正其本萬事理差之毫釐繆以千里天下之事無急於此矣伏惟陛下擴天目之昭俯賜開納非獨微臣之幸實天下萬世之幸

儒宗理要

卷四

精義類文集

四

又已酉擬上封事

謂宜脩身以齊家
事目見格致類

臣聞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故人主之家齊則天下無不治人主之家不齊則未有能治其天下者也是以三代之盛聖賢之君能脩其政者莫不本於齊家蓋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而夫婦之別嚴者家之齊也妻齊體於上妾接承於下而嫡庶之分定者家之齊也采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者家之齊也內言不出外言不入苞苴不達請謁不行者家之齊也然閨門之內恩常掩義是以雖以英雄之才尚有困於酒色溺於情愛而不能自克者苟非正心脩身動以禮義使之有以服吾

之德而畏吾之威則何以正其官。豈杜其請托檢其姻戚而防禍亂之萌哉。書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傳曰：福之興，莫不本乎室家。道之衰，莫不始乎相內。惟聖明之留意焉。

又已酉擬上封事謂宜擇師傅以輔聖德

臣聞賈誼作保傅傳其言有曰：天下之命，係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此天下之至言，萬世不可易之定論也。至論其所以教諭之方，則必以孝仁義禮為本，而其條目之詳，則至於容貌詞氣之微，衣服器用之細，纖悉曲折皆有法度。一有過失，則史書之策宰撤其膳，而又必有進善之旃，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皆詩儒宗理要卷四 帝齊顯文集 五

史書工誦箴諫，士傳民語，必使至於化與心成。中道若性，而猶不敢忘焉。其選左右之法，則有三公之尊，有三少之親，有道有充，有弼有承，上之必得周公、太公、召公、史佚之流，乃勝其任。下之猶必取於孝弟博聞有道術者，不幸一有邪人廁乎其間，則必逐而去之。是以太子所與居處出入，左右前後無非正人，而未嘗見一惡行。此三代之君所以有道之長。至於累數百年而不失其天下也，當道之時固已病於此法之不備，然孝昭之詔則猶知誦習誼之所言，而有以不忘乎先王之意，降而及於近世，則帝王所以教子之法益疎略矣。蓋其所以教者不過記誦書札之工，而未嘗開以仁孝禮義之習。至於容貌詞氣衣服

器用則雖及於邪侈而未嘗有以裁之也。察屬具員而無保傅之嚴，講讀備禮而無嚴規之益。至於朝夕所與出入居處而親密無間者，則不過宦官近習，掃除趨走之流而已。夫以帝王之世，當傳付之統，上有宗廟社稷之重，下有四海蒸民之生，前有祖宗垂創之艱，後有子孫長久之計，而所以輔養之具疎略如此，是猶家有明月之珠、夜光之璧而委之衢路之側，盜賊之衝也，豈不危哉。

甲寅擬上封事謂父慈子孝本於天性

時諱皇退位光宗御極先生帥長沙嘗草封事欲以和協兩宮之情言其切直會寧宗即位遂不果上

臣聞人之所以有此身者，父形於母而資始於父。雖有強莽之

人見子則憐，至於福祿之見見父則笑，果何為而然哉。初無所為而然，此父子之道所以為天性而不可解也。然父子之間或有不盡其道者，是豈為父而天性有不足於慈，亦豈為子而天性有不足於孝者哉。人心本明，天性素具，但為物欲所昏，利害所蔽，故小則傷恩害義而不可開，大則滅天亂倫而不可救。假如或好飲酒或好貨財或好聲色或好便安，如此之類，皆物欲也。清明之地物欲昏之，則父或忘其為慈，子或忘其為孝。然後造為譏謔者，指疑似以為真，實指毫髮以為丘山，諍之於其父，則使施之於其子者不無少過，諍之於其子，則使施之於其父者不無少差。然後乃為利害之說以劫之，蓋謂如此則必受其利，不

如此則必蹈其害。利害既有以蔽其心。此心日益猜疑。情弊不已。子一舉足而得罪於其父。父一出言而取怨於其子。父子之情壞而禍亂作矣。試於暇時。或於中夜。或於觀書之際。或於靜坐之頃。捐去物欲之私。盡祛利害之蔽。默觀此心之本來。則父子之間。果未嘗不慈且孝也。臣竊觀陛下天資仁孝。初政清明。進退人才。動合公論。一言之善。天下誦之。豈獨於天性至親。反用其薄。況備物之養。無大虧闕。政事之間。無大更革。過官定省。本非難行。猶豫遲回。動踰時月。亦獨何也。無乃事起於纖微。情阻於疎濶。方間隙之將萌。羣臣不能救之於早。及形迹既著。又不能察陛下事親之本心。且無以和陛下父子之情。往往語言。

儒宗聖學

朱子

卷四

七

抽直援引過當。其心雖忠於陛下。而不足以感悟陛下之聽。徒以激怒陛下。故近日臨欲過宮而輟者。陛下未必不曰。吾身為萬乘之主。乃不得一事自由乎。故不肯屈擲斷之權。為羣論所迫耳。而陛下父子之情。所以至此者。臣竊料陛下即位之初。便有奸人造為邪說。離間陛下之父子。如一飲宴之失。壽皇慮陛下或怠於為政。一言動之愆。壽皇憂陛下或至於成疾。此皆愛陛下之至切。故或形於言。而不自以為嫌。其意惟欲陛下遷善改過。正心脩身。以奉天地。以承祖宗。為有宋萬年無疆之休而已。苟嘗有纖芥忿恨。如浚井塗廩之意哉。而姦人因之造為危語。往來間諜。以誤聖聽。不惟使陛下之身常懷疑懼。而使陛下

之官中。亦皆嚴憚重華。而不敢親近。日遠月疎。間隙愈大。天下之人。但見壽皇慈覆天下。而於陛下為尤篤。陛下所以事壽皇者。乃不以孝聞。而以失禮聞。又不知其為羣小之姦。而直以為陛下之失。街談巷議。偶語族談。至有臣子所不敢聽者。臣恐不惟如此。一旦上帝震怒。匹夫流言。草野僭亂。將仗義而起。夷狄心。能使之固結而不解乎。謾邪之人。雖復餽而食之。其能有及於國家之敗乎。如臣之愚。雖百千輩。咸欲粉身赤族為陛下死。其能有補於社稷之存亡乎。又聞壽皇聖躬。比者小愆和豫。雖未必因此。而天下後世。率不曰。意念鬱鬱。而至此乎。大事固有。

儒宗聖學

朱子

卷四

八

失於毫釐之間。而遂至於不勝悔者。臣子之所不忍言。而忠義事君者。亦不敢隱也。昔漢文帝徙淮南王。少失恩慮。而尺布斗粟之譴。終身病之。夫以兄而不能容其弟。雖賢主不敢自恕。其過也。況以天下之大。而不能容其父乎。為今之計。先遣大臣謝罪於重華。次發明詔。告諭在廷。言前日之所以不能無疑者。以謾邪惑亂之故。誅此奸人。以謝天下。屏斥餘黨。還始政之清明。即日駕過重華。問安侍膳。以盡父子之驩。如此則天下歌舞四夷尊仰。書之信史。以為美談。反危而安。特在陛下反覆手之間耳。今愛陛下之切者。中官也。嘉邸也。忠陛下之至者。三三大臣也。願出臣章。與之參訂。必有以知臣之惓惓於君父。而其言雖

臣竊謂以身對天下國家而言則身為本而天下國家為末以

經筵大學講義論大學修身之義

家對國與天下而言則其理雖未嘗不二然其厚薄之分亦不

容無等差矣故不能格物致知以誠意正心而脩其身則本必

亂而未不可治不親其親不長其長則所厚者薄而無以及人

之親長此皆必然之理也孟子所謂天下國家皆本於身又謂

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其言皆本於此蓋君猶表也民猶影也

表正則影無不正矣君猶源也民猶流也源清則流無不清矣

若夫天下之物則有親有疎有近有遠而心之應物則有重有

輕有長有短親者重而疎者輕近者長而遠者短重而長者在

所先輕而短者在所後亦理勢之必然非人之所能為也是以

此章詳陳大學之條目曰格物曰致知曰誠意曰正心曰修身

曰齊家曰治國曰平天下凡有八事而於章末獨以修身齊家

二事結之亦猶前章知所先後之云而其旨亦已深矣臣願陛

下清閒之燕從容諷味當存於心不使忘失每出一言則必反

而思之曰此於修身得無有所害乎每行一事則必反而思之

曰此於修身得無有所害乎小而嘖笑念慮之間大而號令黜

陟之際無一不反而思之必無害也然後從之有害則不敢也

則又必與而思之曰吾於吾親得無有未厚乎夜寒而思之曰

吾於吾親得無有未厚乎以至於出入起居造次食息無時不

反而思之必已厚也然後守之而勿失一有未厚則又恐懼而

益加厚焉念念如此無少間斷則庶乎身修親悅舉而措諸天

下無難矣惟陛下深留聖意

儒宗理要 卷四 脩齊類文集 九

吾於吾親得無有未厚乎以至於出入起居造次食息無時不

反而思之必已厚也然後守之而勿失一有未厚則又恐懼而

益加厚焉念念如此無少間斷則庶乎身修親悅舉而措諸天

下無難矣惟陛下深留聖意

甲寅行宮便殿奏劄謂處天下之事有變有權

寧宗即位召先生進行在先生發長沙在道間

臣竊聞之天下之事有常有變而其所以處事之術有經有權

父子君臣定位不易事之常也君令臣行父傳子繼道之經也

事有不幸而至於不得盡如其常則謂之變而所以處之之術

不得全出於經矣是則所謂權也當事之常而守其經雖聖賢

儒宗理要 卷四 脩齊類文集 十

不外乎此而眾人亦可能焉至於遭事之變而處之以權而唯

大聖大賢為能不失其正而非眾人之所及也故孔子曰可與

立未可與權蓋言其難如此而夷齊季札之徒所以聖于衆之

國以求即乎吾心之所安寧隕其身亡其國而不敢失其區區

之節者亦為此也乃者天運艱難國有大咎天變為之見於上

地變為之作於下人情為之哀惻怫鬱而皆有離叛散亂之心

方此之時宗廟社稷危於綴旒是則所謂天下之大變而不可

以常理處焉者也是以太皇太后躬定大策皇帝陛下寅紹丕

圖未及就令之間不越須臾之頃而鄉之危者安離者合天下

之勢翕然而大定此亦可謂處之以權而庶幾乎有以不失其

正者矣。然自頃至今亦既三月而天變未盡消地變未盡弭君親之心未盡懼學士大夫羣聚百姓或反不能無疑於順逆名實之際至於禍亂之本又已伏於冥冥之中特待時而發耳臣雖至愚亦知竊為陛下憂之而未知其計之所出故嘗反覆以思而參以所聞則尚猶有可諉者亦曰陛下之心前日未嘗有求位之計今日未嘗忘思親之懷而已爾嗚呼此則所謂道心微妙之全體天理發用之本然而所以行權而不失其正之根本也誠即是心以充之則孔子所謂求仁得仁而無怨孟子所謂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者臣有以知陛下之不難矣借曰天命神器不可以無傳宗廟社稷不可以無奉則轉禍為福易危

備宋理要

朱子

卷四

脩齊類文集

上

為安亦豈可以舍此而他求哉充吾未嘗求位之心則可以盡吾負罪引慝之誠充吾未嘗忘親之心則可以致吾溫清定省之禮始終不越乎此而天倫可正大本可立矣陛下誠能動心忍性深自抑損所以自處常如前日未嘗有位之時內有官掖燕私之奉服食器用之須不敢一毫有所加於潛邸之舊外至百辟多儀之享恩澤匪頒之式不敢一旦而全享乎萬乘之尊專務積其誠意期以格乎親心然後漸發德音痛自克責嚴飭羽衛益勤問安視膳之行十日一至而不得見則繼以五日五日一至而不得見則繼以三日三日而不得見則一日而一至以至於無一日而不一至焉俯伏寢門怨慕號泣雖勞且辱有

所不憚然而親心猶未底降慈愛猶未復初逆順名實之疑不渙然而冰釋則臣不信也若夫災異之變禍亂之幾有未盡去則在乎陛下凝神恭默深鑒古先日與大臣講求政理可否利濟惟是之從必使發號施令無一不出乎朝廷進退人材無一不合乎公論不為偏聽以啓私門則聖德日新聖治日起而天人之應不得違彙孽之萌不得作矣今日之計莫大於此惟陛下深留聖意而亟圖之若復因循日復一日所以行權者遂失其正則臣恐禍變之來不但禮樂不典刑罰不中而已也人心易離天命難保厥監不遠深可畏懼臣山野顛愚不識忌諱惟陛下寬之

備宋理要

朱子

脩齊類文集

上

甲寅經筵留身面陳劄子

謂當務抑損以盡孝道

先生留身講筵時有旨修舊東宮先生不勝憂懼乃具奏乞寬格御之期益勤定省之禮并言近習及散官卜兆事反覆數千言講畢

奏之上感動為之泣下
臣之所言其最大者則勸陛下凡百自奉深務抑損自官闈之私居處服用宜如潛邸之舊以至外庭禮數僕御恩澤亦未可遽然全享萬乘之尊庶幾有以感格親心早遂晨昏定省之願以為陛下必垂開納而數日來乃聞有旨修葺舊日東宮為屋三數百間外議皆謂陛下意欲速成以移驛以為便安之計不惟未能抑損乃是過有增加臣不知此果出於陛下之心大臣之議軍民之願耶抑亦左右近習倡為此說以誤陛下而款

因以遂其奸心也。臣恐不惟上帝震怒，災異數出，正當恐懼修省之時，不當興此大役，以弗謹告警動之意。亦恐畿甸百姓饑餓流離，陷於死亡之際，忽見朝廷正用此時大興土木，修造宮室，但以適己自奉爲事，而無矜惻憫憐之心，或能怨望忿切，以生他變，不惟無以感格太上皇帝之心，以致未有進見之期，亦恐壽皇在嶺，因山未卜，几筵之奉，不容少弛。太皇太后、皇太后皆以尊老之年，煢然在憂苦之中，晨昏之養，尤不可闕。而四方之人，但見陛下承欲大治宮室，速得成就，一旦翻然委而去之，以就安便，六軍萬民之心，必又將有扼腕而不平者矣。前鑒未遠，甚可懼也。至於一離尊親之側，輕去倚廬之大，深宮永巷，園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四

倚齋類文集

上

已而即位者，但欲上安宗社，下慰軍民，姑以代己之勞，而非敢遽享至尊之奉，則父子之間，上怨怒而下憂懼，將何恃而已乎？父子天倫，三綱所係，不惟陛下之心，深所未安，而四方觀聽，殊爲不美。久而不圖，亦將有借其名以造謠生事者。此又臣之所大懼也。至於朝廷紀綱，尤所當嚴。上自人主，以下至於百執事，各有職業，不可相侵。蓋君雖以制命爲職，然必謀之大臣，參之給舍，使之熟議，以求公議之所在，然後揚於王庭，明出命令，而公行之。是以朝廷尊嚴，命令詳審，雖有不當，天下亦皆曉然知其繆之出於某人，而人主不至獨任其責。臣下欲議之者，亦得以極意盡言，而無所憚。此古今之常理，亦祖宗之家法也。今者陛下即位，未能旬月，而進退宰執，移易臺諫，甚者方驟進而忽退之，皆出於陛下之獨斷，而大臣不與謀，給舍不及議，正使實出於陛下之獨斷，而其事悉當於理，亦非爲治之體。以啓將來之弊，況中外傳聞，無不疑惑，皆謂左右或竊其柄，而其所行，又未能盡允於公議乎？此弊不革，臣恐名爲獨斷，而主威不免於下移，欲以求治而反不免於致亂，蓋自隆興以來，已有此失。臣嘗再三深爲壽皇論之，非獨今日之憂也。尚賴壽皇聖性聰明，更練世事，故於此輩雖以驅使之故，稍有假借，實亦陰有以制之。未至全隳其計，然積習成風，貽患於後，其害已有不可勝言者。如陳源、袁佐之流，皆陛下所親見也，奈何又欲襲其跡而蹈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四

倚齋類文集

古

之乎。且陛下目視聰明剛斷。孰與壽皇。更練通達。孰與壽皇。壽皇尚不能制之於前。而陛下乃欲制之於後。臣恐其爲患之益深。非但前日而已。此又臣之所大懼也。臣願陛下深察愚言。而反之於心。明詔大臣。首罷修葺東宮之役。而以其工料。回就慈福重華之間。草創寢殿一二十間。使粗可居。又於官門之外。草創供奉宿衛之廬數十間。勿使其有偏仄暴露之苦。如是則上有以感格太上皇帝之心。而速南內進見之期。又有以致壽皇几筵之奉。而盡兩宮晨昏之禮。下有以寒羣下窺觀眩惑之奸。而慰斯民饑饉流離之歎。若夫過宮之計。則臣又願陛下下詔自責。戒省典衛。八宮之後。輒變服色。如唐肅宗之改服紫袍。執偏宗理要。朱子。卷四。脩齊類文集。法。

語錄

脩身

問正心章既說忿懣四者。脩身章又說之其所親愛之類。如何。曰忿懣等是心與物接時事。親愛等是身與物接時事。廣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教情各自有當然之則。只不可偏。如人饑而食。只合當食。食纔過此。子便是偏。渴而飲。飲纔過此。子便是偏。如愛其人之善。若愛之過。則不知其惡。便是因其所重而陷於所偏。惡惡亦然。下面說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上面許多偏病。不除必至於此。泳

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如父子是當主於愛。然父有不義。子不偏宗理要。朱子。卷四。脩齊類語錄。法。

可以不爭。如爲人父。雖是主於慈。若一向辟將去。則子有不肖。亦不知責而教焉。不可人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人固自有一種可厭者。然猶未至於可賤惡處。或尚可教。若一向辟將去。便賤惡他。也不得人之其所畏敬而辟焉。如事君固是畏敬。然說大人則藐之。又不甚畏敬。孟子此語雖稍粗。然古人正救其惡。與陳善閉邪。責難於君也。只管畏敬不得。賀孫蔡問放情之說。曰有一般人。上未至於可親愛。下未至於可賤惡。只是所爲也。無其好處。今人懶去接他。是謂教情。此教情不是惡德。淳

事有不當耐者豈可全學耐事學耐事其弊至於苟賤不廉升學有須要有廉隅牆壁便可擔負得大事去如子路世間病痛都沒了親於其身爲不善道是不入此大者立也問子路此箇病何以終在曰當時也須大段去做工夫來只打疊不能得盡再求比子路大差升

人須是有廉恥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恥便是羞惡之心人有恥則能有所不爲今有一樣人不能安食其氣銷屈以至立脚不住不知廉恥亦何所不至因舉呂舍人詩云逢人卽有求所以百事非人言今人只見曾子唯一貫之旨遂得道統之傳此雖固然但曾子平日是箇剛毅有力量壁立千仞底傷寒理要 朱子 卷四 脩齊類語錄 七

人觀其所謂士不可以不弘毅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歉乎哉底言語可見雖是做工夫處比顏子覺粗然緣他資質剛毅先自把捉得定故得卒傳夫子之道後來有子思孟子其傳亦永遠又如論語必先說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然後說君子去仁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然後說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必先教取舍之際界限分明然後可做工夫不然則立脚不定安能有進又云學者不於富貴貧賤上立定則是入門便差了也廣

困厄有輕重力量有大小若能一日十二辰檢點自己念慮動作都是合宜仰不愧俯不怍如此而不幸填溝壑喪軀捐命有不暇恤只得成就一箇是處如此則方寸之間全是天理雖遇大困厄有致命遂志而已亦不知有人之是非向背惟其是而已大雅

因說貧曰朋友若以錢相惠不害道理者可受分明說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若以不法事相委却以錢相惠此則斷然不可明作

味道問死生是大關節處須是日用間雖小事亦不放過一一如此用工夫當死之時方打得透曰然

處事

有是理方有這物事如草木有箇種子方生出草木如人有此心去做這事方始成這事若無此心如何會成這事葉孫或說事多曰世事無時是了且揀大段無甚緊要底事不要做又逐漸就小者又揀出無緊要底不要做先去其粗却去其精磨去一重又磨一重天下事都是如此且如中庸說戒慎乎其所不懼恐懼乎其所不聞先且就賭處與閑處做了然後就不觀不聞處用力方能細密而今人每每跳過一層做事賭處與閑處原不曾有工夫却便去不賭不聞處做可知是做不成下梢一齊擔閣且如屋漏暗室中工夫如何便做

得須從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處做起方得。明作

這一邊道理，執那一邊俗見之類，自破。

常先難而後易，不然則難將至矣。如樂殺用兵，始常懼難，乃心謹畏，不敢忽易，故戰則雖大國堅城無不破者。及至勝，則自驕，膽大而恃兵強，因去攻二城，亦攻不下。壽昌

今人未有所見時，直情做去，都不見得。一有所見，始覺所為多有可寒心處。秘

今人多是在於所不安，做此事明知是不好，只說恁地也不妨。正所謂月攘一雞，以待來年者也。賀孫

作事若顧利害，其終未有不陷於害者。可學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四 論齊語錄 九

古人臨事所以要回互時，是一般國家大事，係死生存亡之際，有不可直情徑行處，便要權其輕重而行之。今則事事用此一面回互，至於枉率直尺而利，亦可為歟，是甚意思。璣

某看人也須是剛，雖則是偏，然較之柔不同，易以陽剛為君子，陰柔為小人。若是柔弱不剛之質，少間都不會振奮，只會困倒了。賀孫

人最不可曉，有人奉身儉嗇之甚，充其操上舍稿墾下飲黃泉底，却只愛官職，有人奉身清苦而好色，它只緣私欲不能克。臨事只見這箇重，都不見別箇了。或云：似此等人，分數勝已下底，曰：不得如此說，才有病便不好，更不可以分數論，它只

愛官職，便弑父與君也敢。樊孫

李問世間有一種人，慈惠溫厚而於義不足，作事無斷制，是如何？曰：人生得多般樣，這個便全是氣稟。如唐明皇為人，它於父子夫婦君臣分上，極忍無狀，然終始於兄弟之情不衰，這只緣寧王讓位，所以如此。寧王見它有功，自度不可居儲，嗣遂力讓，他緣這一節感動得他，所以終始恩重不衰。

叔蒙問：程子說避嫌之事，賢者且不為，況聖人乎？若是有一項合委曲而不可以直遂者，這不可以為避嫌？曰：自是道理合如此，如避嫌者却是又怕人道如何，這却是私意。如十起與不起，便是私，這便是避嫌，只是他見得這意思，已是大段做。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四 論齊語錄 十

工夫大段會省察了，又如人遺之千里馬，雖不受，後來薦人未嘗忘之，後亦竟不薦，不薦自是好，然於心終不忘，便是喫他趨奉意思。不過這便是私意，又如如今立朝，明知這箇是好，人當薦舉之，却緣平日與自家有恩意往來，不是說親戚親戚自是礙法，但以相熟，遂避嫌不舉他，又如有人平日與自家有怨，到得當官，彼却有事常治，却怕人說道因前怨治他，遂休了，如此等皆踈過多了。賀孫

力行

人言匹夫無可行，便是亂說。凡日用之間，動止語默皆是行處，且須於行處察省，須是戰戰兢兢方可。若悠悠泛泛地過，則

又不可升卿

若不用躬行則是說得便了則七十子之從孔子只用兩日說便盡何用許多年隨着孔子不去不然則孔門諸子皆是獸無能底人矣恐不然也古人只是日夜皇皇汲汲去理會這箇身心到得做事業時只隨自家分量以應之如由之果賜之達冉求之藝只此便可以從政不用他求若是大底功業便用人聖賢做小底功業使用小底賢人做各隨他分量做出來如何強得備

問人抵學便要踐履如何曰固然是易云學以聚之問以辨之既探討得是當又且放寬大田地待觸類自然有會合處備
朱子 卷四 論學語錄 三

故曰寬以居之何嘗便說仁以行之讓

某此間講說時少踐履時多事事都用你自去理會自去體察自去涵養書用你自去讀道理用你自去究索某只是做得箇引路底人有疑難處同商量而已備

有個天理便有個人欲蓋緣這箇天理須有個安頓處才安頓得不恰好便有人欲出來發孫

天理人欲分數有多少天理本多人欲便也是天理裏面做出來雖是人欲人欲中自有天理問莫是本來全是天理否曰人生都是天理人欲却是後來沒已鼻生底幹

人之一心天理存則人欲亡人欲勝則天理滅未有天理人欲

夾雜着學者須要於此體認省察之精

天理人欲之分只爭些子故周先生只會說幾字然辨之又不可不早故橫渠每說豫字大雅

人只有個天理人欲此勝則彼退彼勝則此退無中立不進退之理凡人不進便退也譬如劉項相拒於滎陽成臯間彼進得一步則此退一步此進一步則彼退一步初學則要半割定脚與他捱捱得一毫去則逐漸捱將去此心莫退終須有勝時勝時甚氣象祖道

凡一事便有两端是底即天理之公非底乃人欲之私須事事與剖判極處即克治擴充功夫隨事著見然人之氣稟有偏備
朱子 卷四 論學語錄 三

所見亦往往不同如氣稟剛底人則見剛處多而處事必失之太剛柔底人則見柔處多而處事必失之太柔須先就氣稟偏處克治問祖

徐子融問水火明知其可畏自然畏之不待勉強若是人欲只緣有愛之之意雖知之而不能不好之奈何曰此亦未能真知而已又問真知者還當真知人欲是不好物事否曰如克伐怨欲却不是要去就克伐怨欲上面要知得到只是自就道理這邊看得透則那許多不待除而自去若實是看得大底道理要去求勝做甚麼要去矜夸他人做甚麼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怨箇甚麼耳目口鼻四支之欲惟分自安欲箇甚

麼。覺得大處分明。這許多小小病痛。都如水消凍解。無有痕迹矣。賀孫

敬不是閉眼默坐。便爲敬。須是隨事致敬。要有行程去處。如今且未論齊家治國平天下。只截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爲說此行程也。方其當格物時。便敬以格之。當誠意時。便敬以誠之。以至正心脩身以後。節節常要惺覺執持。令此心常在。方是能持敬。今之言持敬者。只是說敬。非是持敬。若此心常在。在軀殼中爲主。須常如烈火在身。有不可犯之色。事物之來。便成兩畔去。又何至如是纏繞。大雅

或問義利之別。曰。只是爲己爲人之分。纔爲己。這許多便自做。

衛宗理 卷四

一邊去。義也是爲己。天理也是爲己。若爲人。那許多便自做一邊去。

義利之辨。初時尚相對在。若少間主義功深後。那利如何着得。

如小小竊盜。不勞而却矣。祖道

才有欲順適底意思。卽是利。祖道

仁義根於人心之固有。利心生於物我之相形。熹

凡事只去看個是非。假如今日做得一件事。自心安而無疑。便

是。是處一事自不信。便是非處。壽昌

學者工夫。只求一個是天下之理。不過是與非兩端而已。從其是。則爲善。徇其非。則爲惡。事親須是孝。不然則非事親之道。

事君須是忠。不然則非事君之道。凡事皆用審個是非。擇其

是而行之。聖人教人。諄諄不已。只是發明此理。十五志學所

志。只在此三十而立。所立只在此四十而不惑。又不是別有

一般道理。只是見得明。行得到。爲賢爲聖。皆只在此。聖人恐

人未悟。故如此說。又如彼說。這裏既說那裏。又說學者可不

知所擇哉。今讀書而不能盡知其理。只是心粗意廣。凡解釋

文義。須是虛心玩索。聖人言語義理。該貫如絲髮相通。若只

恁大綱看過。何緣見得精微出來。所以失聖人之意也。瑛

所謂道。不須別去尋討。只是這個道理。非是別有一箇道。被我

忽然看見。攪拏得來。方是見道。只是如日用的道理。恁地是

衛宗理 卷四

恁地不是。事事理會得個是處。便是道也。近時釋氏。便有個

忽然見道的說話。道又不是一件物事。可摸得入手。翁

人未說爲善。先須疾惡。能疾惡。然後能爲善。今人見不好事。都

只恁不啻他。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不知這秉彝之良心。做那

裏去。也是可怪。與立

血氣之怒。不可有義理之怒。不可無。熹

爲血氣所使者。只是客氣。惟於性理說話涵泳。自然臨事有別

處。壽

人心不可狹小。其待人接物。胷中不可先分厚薄。有所別異。曰

惟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故令規模寬濶。使人人各得盡其

情多少快活大雅

問待人接物隨其情之厚薄輕重而為酬酢耶一切不問而待之以厚耶曰知所以處心持已之道則所以接人待物自有準則人傑

齊家

問父母之於子有無窮憐愛欲其聰明欲其成立此謂之誠心耶曰父母愛其子正也愛之無窮而必欲其如何則邪矣此天理人欲之間正當審決

葉誠之問人不幸處繼母異兄弟不相容當如何曰從古來自有這樣子公看舜如何後來此樣事多有只是為人子止於

孝賢

卷四

脩齊類語錄

五

之問忠只是實心人倫日用皆當用之何獨只於事君上說忠子曰父子兄弟夫婦皆是天理自然入皆莫不自知愛敬君臣雖亦是天理然是義合世之人便是易得苟且故須於此說忠却是就不足處說如莊子說命也義也天下之大戒看這說君臣自是有不得已意思賀孫

問君臣父子同是天倫愛君之心終不如愛父何也曰離畔也只是庶民賢人君子便不如此韓退之云臣罪當誅今天王聖明此語何故程子道是好文王豈不知紂之無道却如此說是非欺誑眾人直是有說須是有轉讓方說文王心出看

來臣子無說君父不是底道理此便見得是君臣之義處莊

子云天下之大戒二命也義也予之於父無適而非命也臣

之於君無適而非義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舊管題跋一文

字曾引此語以為莊子此說乃楊子無君之說似他這意思

便是沒奈何了方恁地有義却不知此是自然有底道理又

曰臣之視君如寇讐孟子說得來怪差却是那時說得如云

三月無君則弔等語似是逐旋去尋個君與今世不同而今

却是只有進退如有去之之理只得退去又有一種退不得

底人如貴戚之卿是也賈生弔屈原文云歷九州而相其君

兮何必懷此都也又為懷王傳王墜馬死誼自傷傳王無狀

偏宋理要朱子

卷四

脩齊類語錄

五

悲泣而死張文潛有詩讀之當時誼何不去直是去不得看

得誼當初年少也只是胡說

問與朋友交後知其不善欲絕則傷恩不與之絕則又以匿怨

而友其人曰此非匿怨之謂也心有惡於人而外與之交則

為匿怨若朋友之不善情意自是當疏但疏之漸若無大

故則不必峻絕之所謂親者毋失其為親故者毋失其為故

也淳

問人倫不及師何也曰師之義即朋友而分則與君父等朋友

多而師少以其多者言之又問服中不及師何也曰正是難

處若論其服則當與君父等故禮謂若喪父而無服又曰平

居則經卓

教導後進須是嚴毅然亦須有以興起開發之方得只恁嚴徒

拘束之亦不濟事道夫

某嘗言今教導之法皆失真無一箇人曉得說道理底盡說錯了說從別處去做文章底也只學做那不好底文章做詩底也不識好詩以至說禪底也不是他元來佛祖底禪脩養底也非老莊之道無有是者個

古人上下之分雖嚴然待臣僕如子弟待子弟如臣僕伯玉之使孔子與之坐陶淵明監與用其子與門人子路之負米子貢之埋馬夫子之釣弋有若之三踊於魯大夫之庭冉有用

儒宗理要朱子 卷四 脩齊類語錄 三

干却齊以入其軍而樊須雖少能用命也古之人執干戈衛社稷躬耕稼與陶漁之事皆是也後世驕侈日甚及以臣子之職爲恥此風日變不可復也士君子知此爲學者言之以漸率其子弟庶幾可少變乎人傑

問齊家治國之道斷然是父子兄弟足法而後人法之然堯舜不能化其子而周公則上見疑於君下不能和其兄弟是如何曰聖人是論其常堯舜是處其變看他烝烝乂不格姦至於瞽瞍底豫便是他有以處那變處且如他當時被那兒子恁地他處得好不將天下與兒子却傳與賢便是他處得那兒子好若堯當時把天下與丹朱舜把天下與商均則天下

如何解安他那兒子如何解寧貼如周公被管蔡恁地他若不去致辭於商則周如何不擾亂他後來盡死做這一着時也是不得已着恁地但是而今且去理會常倫而今如何便解有個父如瞽瞍有個兄弟如管蔡未論到那變處賀孫

儒宗理要朱子 卷四 脩齊類語錄 三
子卷四終

朱子卷五

後學西山張能壽纂輯

治平類

文集

壬午應詔封事 謂宜正朝廷本原之地
事目見格致類

四海之利病係於斯民之休戚斯民之休戚係乎守令之賢否然而監司者守令之綱也朝廷者監司之本也欲使民之皆得其所本原之地亦在乎朝廷而已陛下以爲今日之監司奸賊狼籍肆虐以病民者誰非宰執臺諫之親舊賓客乎其既失勢者陛下既接見其文私之狀而斥去之矣尚在勢者豈無其人

論宗聖要 朱子 卷五 治平類文集 一

願陛下無自而知之耳然則某事之利爲民之休養某之病爲民之戚陛下雖欲聞之亦誰與奉承而致諸民哉臣以爲惟以正朝廷爲先務則其患可不日而自革而陛下亦似有意乎此矣蓋前日所號召數君子者皆天下所謂忠臣賢士也所以正朝廷之具豈有大於此者哉然其才之所長者不同則任之所宜者亦異願陛下於其大者使之贊元經體以亮天工於其細者使之居官在職以熙庶績能外事者使任典戎幹方之責明治體者使備拾遺補過之官又使之各舉所知布之列位以共圖天下之事使疎而賢者雖遠不遺親而否者雖邇必棄毋主先入以致偏聽獨任之譏毋篤私恩以犯示人不廣之戒進退

取舍惟公論之所在是稽則朝廷正而內外遠近莫敢不一於正矣監司得其人而後列郡之得失可得而知郡守得其人而後屬縣之治否可得而察重其任以責其成舉其善而懲其惡夫如是則事之所謂利民之所謂休將無所不舉事之所謂病民之所謂戚將無所不除又何足以勞聖慮哉苟惟不然而切切然今日降一詔明日行一事欲以惠民而適增其擾者有之欲以興利而益重其害者有之紛紜叢脞既非君道所宜宣布奉行徒爲觀聽之美而已則亦何補之有况今旱蝗四起民食將乏圖所以寬賦役備賑贍業流通銷盜賊之計尤在於守令之得其人而其本原之地則又有在願陛下深留聖意毋忽

論宗聖要 朱子 卷五 治平類文集 二

庚子應詔封事 謂恤民之實在省賦治軍
是歲夏大旱詔監司郡守條具民困
利病先生時知南康軍應詔上書

臣嘗謂天下國家之大務莫大於恤民而恤民之實在省賦省賦之實在治軍若夫治軍省賦以爲恤民之本則又在未人君正其心術以立紀綱而已矣董子所謂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蓋謂此也夫民之不可不恤不待智者而後能知亦不待明者然後能言也然欲知其憔悴困窮之實與其所以致此之由則臣請以所領之郡推之然後以次而及其所以施置之方焉臣謹按南康爲郡土地瘠薄生物不暢水源乾淺易得枯涸人民稀少穀賤農傷

固已爲貧國矣。而其賦稅偏重。此之他處。或相倍蓰。民間雖復盡力耕種。所收之利。或不足以了納稅賦。須至別作營求。乃可賄貼輸官。是以人無固志。生無足業。不肯盡力農桑。以爲子孫久遠之計。幸遇豐年。則賤糶未報。以荷周前之安。一有水旱。則扶老携幼。流移四出。視其田廬。無異逆旅之舍。蓋出郊而四望。則荒疇敗屋。在處有之。故臣自到任之初。卽審具奏。乞且將星子一縣稅錢。特賜蠲減。又書具申提點坑冶司。乞爲敷奏。將夏稅所折木炭價錢。量減分數。其木炭錢。已蒙聖慈。曲賜開允。獨減稅事。漕司相度。方上版曹。若得更蒙聖恩。特依所請。則一方憔悴困窮之民。自此庶幾復有更生之望矣。然以臣計之。郡之

審宗聖

朱子

卷五

治平縣文集

三

接境江饒等州。土田瘠薄。類此者。非一郡一縣而已也。賦重如此者。非一料一色而已也。若不大爲經理。深加隱卹。雖復時於其間。少有縱舍。如以杯水救車薪之火。恐亦未能大有所濟。而剝膚椎髓之禍。必日愈深。愈酷。而不可救。元氣日耗。根本日傷。一旦不幸而有方數千里之水旱。則其橫潰四出。將有不可如何者。未知陛下何以處此。此臣之所謂民之憔悴困窮而不可不恤者然也。而臣所謂省賦理軍者。請復爲陛下言之。夫有田則有租。爲日久矣。而今日民間。特以稅重爲苦者。正緣二稅之入。朝廷盡取以供軍。而州縣無復贏餘也。夫二稅之入。盡以供軍。則其物有常數。其時有常限。而又有貼納水脚轉輸之

費。州縣皆不容有所寬緩。而減免也。州縣既無贏餘。以給官吏養軍兵。而朝廷發下雜軍。歸正等人。又無紀極。支費日增。無所取辦。則不免創於二稅之外。別作名色。巧取於民。且如納米收耗。則自七年八年。以至於一倍再倍而未止也。豫借官物。則自一年二年。以至於三年四年而未止也。此外又有月椿餘用。諸雜名額。拋賣乳香。料買軍器。寄招軍兵。打造鐵甲之屬。自版曹總所以至漕司。上下相承。遞相促迫。今日追死人吏。明日取勘知通。官吏無所從出。不過一切取之於民耳。蓋不如是。無以補舊欠。支目前。雖明知其一旦發覺。違法抵罪。而不及顧也。夫以罪及其身。而不暇恤。尚何暇於民之恤乎。以此觀之。則今日民貧

審宗聖

朱子

卷五

治平縣文集

四

賦重其所從來。亦可知矣。若不討理軍實。而去其浮冗。則民力決不可寬。然國家處處東南。恢復之勦未集。所以養兵而固圉者。常恐其力之不足。則兵又未可以遽減。竊意惟有選將吏。聚兵籍。可以節軍資。開廣屯田。可以實軍儲。鍊習民兵。可以益邊備。誠能行此三者。而又時出禁錢。以續經用。民力庶幾其可寬也。今將帥之選。率皆膏粱驕子。廝役凡流。徒以趨走應對爲能。苞苴結托爲事。物望素輕。既不爲軍士所服。而其所以此差遣。所費已是不貲。以故到軍之日。惟務哀歛刻剝。經營賈販。百種搜羅。以償債負。債負既足。則又別生希望。愈肆誅求。蓋上所

至於招收簡閱訓習撫摩凡軍中之急務往往皆不暇及軍士既已困於刻剝苦於役使而其有能者又不見優異無能者或反見親寵怨怒鬱積無所伸訴平時既皆悍然有不服之心一旦緩急何由可恃至於軍中子弟亦有素習弓馬諸曉戰陳者例皆不肯就本軍投募而朝廷反爲分賁州郡枉費錢物拖拽短小生疎無用之人以補軍額凡此數端本末巨細無不乖錯而所謂將帥者私欲飽滿鑽研有效則又可以束裝問塗而望他軍之積以爲己資矣故近歲以來管軍臣僚遷代之速至有一歲而再易者是則不惟軍中利病無由究治冗兵浮食日益猥衆而此人之所盜竊破費與夫送故迎新百色支用已不知其幾何矣至於總餽輸之任者亦皆負倚幽陰交通賄賂其所程督驅催東南數十州之脂膏骨髓各爲供軍而盡載以輸於權倖之門者不可以數計若乃屯田民兵二事又特爲誕謾小人竊取官職之資而未聞其有絲毫尺寸可見之效凡此數弊天下之人孰不知之而任事之臣略不敢一言以告陛下惟務迫趣州縣使之急征橫賦戕伐邦本而其所以欺陛下者則曰如是而國可富如是而兵可強陛下亦聞其說之可喜而未究其要往往誤加獎寵畀以事權是以比年以來此輩類皆高官厚祿志滿氣得而生民日益困苦無復聊賴草茅有識之士相與私議竊嘆以爲莫大之禍必至之憂近在朝夕顧獨陛下未

肅宗聖訓

朱子

卷五

治平廣文集

五

之知耳爲今之計欲討軍實以紓民力則必盡反前之所爲然後乃可與也蓋授將印委利權一出於朝廷之公議則可以絕苞苴請托之私務求忠勇沈毅實經行陣曾立勞效之人則可以革輕授非才之弊無苞苴請托之私則刻剝之風可革將得其人則軍士畏愛奮厲寬閑以時而肅名冗食者不得容於其間得人而久其任則上下相安緩急可恃而又可以省送迎之費軍之汰卒與凡北來歸正添差任滿之人皆可歸之屯田使之與民雜耕而漸損其請給其有材勇事藝之人則計其品秩而多與之田因爲什伍之長使教其人習於馳射擊刺行伍之法罷去諸州招軍之令而募諸軍子弟之驍勇者別授以田肅宗聖訓 朱子 卷五 治平廣文集 六

加耗預借非法科歛之弊。又視其土之肥瘠稅之輕重而均減之。庶幾窮困之民得保生業無復流移漂蕩之意。所在曠土亦當漸次有人開墾布種而公上之賦亦當自然登足。次第增羨不俟程督迫促而國真可富。兵真可強矣。此臣之所謂省賦治軍之說然也。

又庚子應詔封事 謂人主當正心術以立紀綱

至於所謂其本在於正心術以立紀綱者。復為陛下畢其說焉。夫所謂綱者猶網之有綱也。所謂紀者猶絲之有紀也。網無綱則不能以自張。絲無紀則不能以自理。故一家則有一家之綱紀。一國則有一國之綱紀。若乃鄉總於縣。縣總於州。州總於諸

脩崇聖要 朱子 卷五 治平類文集 七

路諸路總於臺省。臺省總於宰相。而宰相兼統衆職以與天子相可否而出政令。此則天下之綱紀也。然而綱紀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綱紀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閉塞私邪之路。然後可得而正也。古先聖王所以立師傅之官。設賓友之位。置諫諍之職。凡以先後縱臾左右維持。惟恐此心頃刻之間或失其正而已。原其所以然者。誠以天下之本在是一有不正。則天下萬事將無一物得其正者。故不得不謹也。今天下之事如前所陳亦可見矣。陛下欲恤民則民生日促。欲理財則財用日匱。欲治軍則軍政日紊。欲恢復土宇則未能北向以

取中原尺寸之土。欲報雪讐恥則未能係單于之頸。而飲月氏之頭也。此其故何哉。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所與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之臣也。此一二小人者上則蠱惑陛下之心志。使陛下不信先王之大道。而悅於功利之卑說。不樂莊士之讜言。而安於私勢之鄙態。下則招集天下士大夫之嗜利無恥者。文武彙分各入其門。所喜則陰為引拔擢實清顯。所惡則密行營毀公私排擠交通貨賂。則所盜者皆陛下之財。命卿置將則所竊者皆陛下之柄。雖陛下所謂宰相師傅賓友諫諍之臣或反出入其門壘。承望其風旨。其幸能自立者亦不過齟齬自守而未嘗敢一言以斥之。其甚畏

脩崇聖要 朱子 卷五 治平類文集 八

公論者乃略能驚逐其徒黨之一二。既不能深有所傷而終亦不敢明言以擯其囊橐巢窟之所在。勢成威立中外靡然向之。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此一二人之門。名為陛下之獨斷。而實此一二人者陰執其柄。蓋其所壞非獨壞陛下之綱紀而已。乃并與陛下所與立綱紀者而壞之。使天下之忠臣賢士深憂永懷不樂其生。而貪利無恥敢於為惡之人四面紛然攘袂而起以求逞其所欲。然則民又安可得而恤。財又安可得而理。軍政何自而脩。士心何自而復。宗廟之仇恥又何時而可雪耶。

又戊申封事 謂州縣催督財賦重困民力

今請即民力之未裕而推言之。臣聞虞允文之爲相也。盡取版
輒廢入。案名之必可指擬者。盡爲歲終羨餘之數。而輸之內帑。
顧以其有名無實。積累掛欠。空在簿書。不可催理者。撥還版。
其爲說曰。內帑之積。將以備他日用兵進取不時之須。而版。
目今經費。已自不失歲入之數。聽其言誠甘且美矣。然自是以
來。三十餘年。內帑歲入不知幾何。而認爲私貯。與以私人。宰相
不得以式貢均節其出入。版曹不得以簿書勾考其在亡。其日
銷月耗。以奉燕私之費者。蓋不知其幾何矣。而曷嘗聞其能用
此錢以易敵人之首。如太祖皇帝之言哉。徒使版曹經費闕乏。
日甚。督趣日峻。以至廢去祖宗以來破分良法。而必以十分登
備宗聖要。朱子 卷五 治平類文集 九

恐未見其益而反有害也。

辛丑延和奏劄一

謂宜採擇人言以消災變
事目見誠正類

陛下臨御以來。夙興夜寐。畏天恤民。誠敬寬仁。格於上下。宜其
天心克享。民物阜安。而一十年之間。水旱盜賊。略無寧歲。邇者
垂象差忒。識者寒心。饑饉連年。民多流殍。陛下側席興嘆。進賢
退奸。分命朝臣振廉出果。凡所以奉承天意。慰悅人心者。無所
不至。又宜若可以少回災沴。召致和平矣。而間者冬氣太溫。雷
電震激。嗣歲之計。尚有可憂。臣誠愚昧。有不識其所以然者。嘗
竊推迹前事以深求之。意者德之崇者有未至於天歟。業之廣
者有未及於地歟。政之大者有未舉而小者無所繫歟。刑之
備宗聖要。朱子 卷五 治平類文集 十

及誤庶有能開寤聖心指陳闕政者無間疎賤使咸得以自通然後差擇近臣之通明正直者一二人使各引其所知有識敢言之士三數人寓直殿門凡四方之言有來上者悉令省閱舉其盡忠不隱者日以聞於聰聽則夫天人之際謹告所繇將有粲然畢陳於前者然後兼總條貫稱制臨決畫為科品以次施行使一日之間雲消霧散堯天舜日廓然清明則上帝鬼神收還威怒群黎百姓無不蒙休矣

辛丑延和奏劄三

中請前後救荒合行事件

救荒之務檢放為先行之及早則民知有所恃賴未便逃移放之稍寬則民間留得禾米未便闕乏然而州郡多是吝惜財計備案理要朱子卷五治平類文集

不以愛民為念故所差官承望風指已是不敢從實檢定分數及至申到帳狀州縣又加裁減不肯依數分明除放又早田收割日久檢踏後時致有無根查者乃是州郡差官遲緩之罪而檢官反謂人戶違法不為檢定其有檢定申到者州郡亦不為蠲放就中下戶所放不多尤被其害訪聞本路州縣亦有似此去處欲乞候臣將來到任廣行詢究更與從實蠲減

伏觀近降指揮早傷州縣上戶賑糶止令勸諭毋得科抑仰見聖明深察物情恤貧安富兩得其所然竊恐官吏被此指揮之後其間或有便文自營之人必將泛然不以勸諭為意而上戶亦有詞說難以勸諭官司米斛不多將來無以接續其害又有

不可勝言者欲乞且令州縣將來勸諭者權以去年認數為約已勸諭者權據見認之數為準多方詰訪加意考核不得比同尋常報應空文須管究心體訪得其實數其實不能及數者更與量減實可更多出者則與量添其有鹵莽滅裂徒為煩擾去處將來本司覺察得知具名開奏庶幾所認之數必得其平而無科抑之患矣

今年旱地廣闊只有湖南二廣及浙西兩三郡豐熟而廣東海路至浙東為近臣昨受命之初訪聞彼處米價大段低平即嘗印榜遣人散於福建廣東兩路沿海去處招邀米客許其約束稅務不得妄收力勝雜物稅錢到日只依市價出糶更不裁減備案理要朱子卷五治平類文集

如有不售者官為依價收糶自此向後必當有人與販前來臣元榜約束本路府縣稅場不得妄有邀阻收稅及力勝一節更乞聖慈申嚴行下有違戾者官吏並比見行條法各加一等坐罪至來年六月却依舊法其收糶本錢乞許行下本路沿海州縣將今年糶過水錢及兌那諸色窠名支撥充應庶幾不失於客人向後易為招誘如或更蒙朝廷量立賞格召人與販糶下諸路曉示勸誘仍先降空名付身數十道付本司候有上件販到米斛之人即與書填給付蓋緣客人糶貨了畢便欲歸回元處不能等候即與土居上戶不同

救荒之政著於今申及近年節次已詳察然而全在官

吏遵奉施行。然後民被實惠。况今年歲饑。公私匱竭。比之常歲。事體不同。欲乞聖慈特降指揮。或敷本路年令以下。令其究心奉行。悉意推廣。其故有違慢不虔之人。俾臣奏劾一二。重作施行。以警其餘。其有老病昏愚。不堪驅策者。亦許具名聞奏。別與差遣。却選本路官吏。惻怛愛民。才力可仗者。特許不拘文法。時暫權差。請如治秋捕盜官。仍依富弼趙抃例。選差得替。待闕官廟持服官員。時暫管幹。事畢具名申奏。量與推賞。如減磨勘。陞名次之類。庶幾官吏向前人蒙實利。

辛丑延和奏劄四 再奏請求荒政之一

臣所居建寧府崇安縣開羅鄉。有社倉一所。昨係乾道四年鄉民舉食。本府給到當年米六百石。委臣與本鄉土居朝奉郎劉如愚同共賑貸。至冬收到元米。次年夏間。本縣復令依舊貸與人戶。冬間納還。臣等申府措置。每石量收息米二斗。自後逐年依此敘放。或遇小歉。即蠲其息之半。大饑。即盡蠲之。至今十有四年。支息米造成教倉三間收貯。已將元米六百石納還本府。其兄管三千一百石。並是累年人戶納到息米。已申本府照會。將來依前累散。更不收息。每石只收耗米三升。係臣與本鄉土居官及士人數人同共掌管。遇敘散時。即申府差官一員監視出納。以此之故。一鄉四十五里之間。雖遇凶年。人不闕食。竊謂其法可以推廣行之他處。而法令無文。人情難強。妄意欲乞聖

嘉泰聖訓 卷五 治平類文集 三

慈特依義役體例。行下諸路州軍。曉諭人戶。有願依立社倉者。州縣量支常平米斛。貴與本鄉本鄉出等人戶主執敘放。每石收息二斗。仍差本鄉土居。或寄居官員士人有行義者。與本鄉官同共出納。收到息米十倍本米之數。即送元米還官。却將息米敘放。每石只收耗米三升。其有富家情願出米作本者。亦從其便。息米及數。亦與撥還。如有鄉土風俗不同者。更許隨宜立約。申官遵守。實為久遠之利。其不願置立去處。官司不得抑勒。則亦不至擾擾。此在今日。甚之雖無所濟於目前之急。然亦公私儲蓄預備久遠之計。及今敷展施行。人必願從者眾。其建寧府社倉見行事目。謹錄一通進呈。伏望聖慈詳察。特賜施行。

嘉泰聖訓 卷五 治平類文集 古

戊申延和奏劄一 謂當先正尊卑上下之分。事目見義正類廣中封事。

臣聞昔者帝舜以百姓不親。五品不遜。而使契為司徒之官。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又慮其教之或不從也。則命皋陶作士。明刑以罰五教。而期於無刑焉。蓋三綱五常。天理民彝之大節。而治道之本根也。故聖人之治。為之教以明之。為之刑以罰之。雖其所施或先或後。或緩或急。而其丁寧深切之意。未嘗不在乎此也。乃若三代王者之制。則亦有之。曰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蓋必如此。然後輕重之序。可得而論。淺深之量。可得而測。而所以悉其聰明。致其忠愛者。亦始得其所施而不悖。此先王

之義刑義殺。所以雖或傷民之肌膚。殘民之軀命。然刑一人而天下之人。聳然不敢肆意於爲惡。則是乃所以正直輔翼。而若其有常之性也。後世之論刑者。不知出此。其陷於申商之刻薄者。既無足論矣。至於鄙儒姑息之論。異端報應之說。俗吏便文自營之計。則又一以輕刑爲事。然刑愈輕而愈不足以厚民之俗。往往反以長其悖逆作亂之心。而使獄訟之愈繁。則不講乎先王之法之過也。臣伏見近年以來。或以妻殺夫。或以族子殺族父。或以地客殺地主。而有司議刑。卒從流宥之法。夫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雖二帝三王。不能以此爲治於天下。而況於其係於父子之親。君臣之義。三綱之重。又非凡人之比者乎。然儒宗理要 朱子 卷五 治平類文集 五

臣非敢以此之故。遂勸陛下深於用法。而果於殺人也。但竊以爲諸若此類。涉於人倫風化之本者。有司不以經術義理裁之。而世儒之鄙論。異端之邪說。俗吏之私計。得以行乎其間。則天理民彝。幾何不至於泯滅。而弊之所謂無刑者。又何日而可期哉。故臣伏願陛下深詔中外。司政典獄之官。凡有獄訟。必先論其尊卑上下。長幼親疎之分。而後聽其曲直之辭。凡以下犯上。以卑凌尊者。雖直不宥。其不直者。罪加凡人。之坐。其有不幸至於殺傷者。雖有疑慮可憫。而至於奏獄。亦不許輒用擬貸之例。又詔儒臣博采經史。以及古今賢哲議論。及於教化刑罰之意者。刪其精要之語。聚爲一書。以教學士。入官之士。與凡執法治

民之官。皆使知古先聖王所以教典數教。制刑明辟之大端。而不敢陰爲姑息。果報便文之計。則庶幾有以助成世教。而仰稱陛下好生惡殺。期於無刑之本意。

戊申延和奏劄三 乞除州縣經總制錢

竊見諸路提刑司所管拘催州縣經總制錢。蓋前代之所無。而祖宗盛時。亦未之有。特起於宣和末年。倉卒用兵。權宜措畫。當時建議之臣。方且自以爲功。而其兄聞之。乃爲哭於先廟。以爲作俑之禍。且及子孫。渡江以後。雖知其弊。然費出愈繁。遂不能能復有增加。以至於今。乃爲大農之經賦。有司不敢復有蠲除之議。然其始者。亦但計其出納多寡之實數。而隨以取之。則事雖失體。而未有甚害。及紹興中。推行經界之法。民間遽限契稅。悉出投印。故一二年間。此錢之額。倍於常歲。逮其畢事。則便復常數。而無復前日之羨矣。而一時乃有儉佞培克之人。輒爲此較之說。以誤朝聽。使凡歲入經總制錢。悉以經界之年爲額。其後雖或知其非義。而小變之。然猶必使趁及一年所收最多之數。至其甚無藝者。則雖或災傷年分。檢放倚閣。苗米稅錢。已無所入。而所謂經總制錢者。版曹總所。猶不肯與之蠲除。上下相臨。轉相逼迫。下吏無所措其手足。則其勢必至於巧爲名目。取之於民。以求其自濟。察之官。雖知其然。然既利其歲額之盈。則亦不容有所訶問。顧猶不足以及數。則遂不過將新改舊。轉後

為前歲月逾深通頁日積大郡所欠十數萬緡小郡亦不下一
二萬數官吏操切日益嚴峻而莫有知其事之本原者臣愚不
知州縣之煎熬局促果何日而少紓斯民之嘆息然果何勝
而少息也陛下厚德深仁愛民如子疾痛痾瘻無細不知抑搔
按摩無遠不及顧偶未聞此法之弊而已故臣輒敢冒昧以聞
伏望聖慈深照本末特詔有司先將災傷年分檢放倚開苗稅
數內所收經總制額盡依分數豁除然後別詔大臣深圖所以
節用裕民之術討論經總制錢合與不合立額比較之利病而
罷行之以幸天下臣不勝大願

戊申延和奏劄四 乞禁州縣科罰之弊

衛宗理奏 朱子 卷五 治平類文集 七

竊見江西路諸州舊有科罰之弊蓋因歲入有限而費出無常
是以不免巧取於民以備支發凡是百姓有事入門不問曲直
恣意誅求無有藝極民間受弊不可勝言為監司州縣者欲一
切絕之法則財計頗闕州縣不可復為雖有良吏亦無以免若
一切恣之不問則法廢不行民怨無告而貪虐之吏更復並緣
以濟其私為害愈甚前此漕司蓋嘗頗捐羨錢以補州縣歲計
之闕而禁其科罰然後遠民得以粗安然聞其間亦有循習舊
態未能盡革去處欲望聖慈特降聖旨令本路帥臣諸司博訪
事宜共行指畫逐一條奏以俟聖裁庶幾官用不乏民賦有經
仰寬宵旰之憂漸消炎沴之氣一路幸甚

浙東奏狀 乞募饑民修水利

孝宗淳熙七年浙東大饑宰相王淮
奏改先生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

臣非所奏逐項事理並蒙開允獨有依準舊制募饑民修水利
一事未蒙施行臣竊見連年災旱國家不忍坐視大民之死大
發倉廩以拯救之其實以巨億計蓋其賑給者固不復收其賑
糶者雖曰得錢而所折閱亦不勝計仁聖之心於此固無所吝
然饑民百萬安坐飽食而於公私無毫髮之補則議者亦深惜
之故臣嘗竊仰稽令甲私計以為若徵於數外有所增加以為
募民與役之資則救災興利一舉而兩得之其與見行糶給之
法利害之算相去甚遠故不自揆既以奏聞而輒下諸州委自
通判詢究水利合與復處以俟報可至為近日應歷又得親見
所至原野極目蕭條唯是有陂塘處則其苗之蔚茂秀實無以
異於豐歲於是竊嘆益知水利之不可不脩自謂若得奉承明
詔悉力經營令逐村逐保各有陂塘之利如此則民間永無流
離餓殍之患而國家亦永無蠲減糶濟之費矣不謂言語疎略
未蒙鑒照敢竭其愚重以為請伏望聖慈深察上件事理許臣
前項所謂百七十萬貫者而於內量撥什三候諸州通判申到
合與脩水利去處審實應副其合糶給人有應募者即令繳納
糶給由厝就顧入役俟畢工日糶給如舊則所捐不至甚多而
可以成永久之利絕凶年之憂費短利長不為失策

又浙東奏狀 論義役利害條件

臣巡歷到處州竊見本州昨奉聖旨依布衣楊權所請結立義役此見陛下愛民之切雖草茅之言苟有便於民者無不采納施行天下幸甚然本州目今奉行却有未盡善者如今上戶官戶寺觀出田以充義田此誠善矣而本州却令下戶只有田一二畝者亦皆出田或令出錢買田入官而上戶田多之人却計會減縮所出殊少其下戶今既或被科出田將來却不充役無緣復收此田之租乃是因貧民以資上戶此一未盡善也如逐都各立役首管收田租排定役次此其出納先後之間亦未免有不公之弊將來難施刑罰轉添詞訴此二未盡善也又如逐

儒宗聖要 朱子

卷五

治平類文集

七

都所排役次今日已是多有不公而況三五年後貧者或富富者或貧臨事不免却致爭訟此三未盡善也所排役次以上戶輪充都副保正中下戶輪充夏秋戶長上戶安逸而下戶賠費此四未盡善也凡此四事是其大槩目下詞訴紛然何況其間更有隱微曲折未可猝見若不兼采衆論熟加考究竊恐將來弊病百出詞訴愈多改之則枉費前功不改則反貽後患將使義役之名重爲異議者所笑無復可行之日誠有未便臣昨見紹興府山陰縣見行義役只是本縣勸諭人戶各出義田均給保正戶長各有畝數具載砧基其保正戶長依舊只從本縣定差更不別置役首亦不先排役次而其當役之戶既有義田可

收自然樂於充應不至甚相糾訐但其割田未廣去處未免尚仍舊弊若更善理增置便無此患竊謂其法雖似濶疎然却簡直易明無他弊病又且不須衝改見行條法委實利便故嘗取其印本砧基行下州縣然以未經奏請畫降指揮州縣往往未肯奉行臣愚欲望聖慈詳酌行下處州止令合當應役人戶及官戶寺觀均出義田罷去役首免排役次止用山陰縣法官差保正副長輪收義田仍令上戶兼充戶長俟處州行之有緒却令諸州體做施行庶幾一變義風永息爭競

又浙東奏狀

論鹽課私販之弊

浙東所管七州而四州瀕海既是產鹽地分而民間食鹽必資客鈔州縣又有空額比較增虧此不便之大者夫產鹽地分距

儒宗聖要 朱子

卷五

治平類文集

五

亭場去處近或跬步之間遠亦不踰百里故其私鹽常賤而官鹽常貴利之所在雖有重法不能禁止故販私鹽者百十成羣或用大船搬載廷尉既不得訶州郡亦不能詰反與通同資以自利或乞覓財物或私收稅錢如前日所奏台州一歲所收二萬餘貫是也以此之故除明越兩州稍通客販粗有課利外台溫兩州全然不成次第民間公食私鹽客人不復請鈔至有一場一監累月之間不收一袋不支一袋而官吏糜費士卒搖擻有不可勝言者然以有鈔較之法州縣恐有殿罰則不免創立監鋪抑勒民戶妄作名色抑令就買出入暗昧不可稽考大約

瘠民以肥吏。困農民以養游手。為州縣為提舉主管者。非不知之。然皆以國計所資。不敢輒有陳說。日深月久。民愈無聊。若不變通。恐成大患。臣生長福建。竊見本路下四州軍。舊行產鹽之法。令民隨二稅納產鹽錢。而請鹽於官。近歲官鹽雖不支給。而民間自食私鹽。官司既得產鹽稅錢。亦不復問其私販。雖非正法。然實兩便。欲乞聖慈。特詔有司。取會福建路轉運司下四州軍。見行產鹽法。其餘州軍。自依舊法施行。則亦革弊救民之一事也。

漳州奏狀 條奏經界行否利害

光宗御位除先生江東轉運副使以疾辭改知漳州常病經界不行之害會朝論欲行泉漳汀三州經界先生

備宗理要 卷五 治平類文集 主

乃訪事宜擇人物及方量之法上之而土居豪右侵漁貧弱者以為不便沮之卒不得行

准尚書自劄子。備奉聖旨指揮。令臣相度漳州。先行經界事。聞奏者。臣哀晚迂疎。無所能似。猥蒙聖恩。畀以郡統。靜維僥倖。常懼無以補報萬分。今者幸逢聖朝。不忘遐遠。推行仁政。自於二郡以臣適守是邦。使得與討論之列。其為慶幸。何可勝言。臣自早年即為縣吏。實在漳泉兩郡之間。中歲為農。又得備諸田畝之事。竊見經界一事。最為民間莫大之利。其紹興年中。已推行處。至今圖籍有尚存者。則其田畝猶可稽考。貧富得實。訟訟不繁。公私之間。兩得其利。獨此泉漳汀州。不曾推行。細民業去產存。其苦固不勝言。而州縣坐失常賦。日朘月削。其勢亦將何所

底止。然而此法之行。其利在於官府細民。而豪家大姓。猶更奸民。皆所不便。故向來議臣。屢請施行。輒為浮言所沮。甚者至以汀州盜賊藉口。恐脅朝廷。殊不知往歲汀州累次盜賊。正以不曾經界。貧民失業。更被追擾。無所告訴。是以輕於從亂。其時初未嘗有經界。少役也。以此相持。久無定論。不惟汀州之民。不能得其所欲。而漳泉二州。亦復并為所累。弊日益深。民日益困。論者惜之。今者議臣。請且欲先行泉漳二州。而次及於臨汀。既免一州盜賊過計之憂。又有以慰兩郡貧民延頸之望。誠不可易之良策也。臣雖多病。精力早衰。無以仰副使令。然不敢先一身之勞佚。而後一州之利害。竊獨任其必可行也。然今已是仲秋。向去十月農隙之時。只有兩月之久。若蒙聖恩。特許施行。則所有合行事件。欲乞便令監司州郡。一面施行。若候得旨方行。奏請。更俟報可。竊恐遲緩。不及於事。須至條畫。并此奏聞。今具下項。

備宗理要 卷五 治平類文集 主

一推行經界最急之務。在於推擇官吏。臣昨因本路諸司行下詢究。當具已見申陳。欲乞朝廷先令監司一員。專主其事。使擇一郡守臣。汰其昏繆疲輒力不任事如臣等者。而使郡守察其屬縣。或不能則擇於其佐。又不能則擇於他官。一州不是則取於一路。見任不足則取於得替待闕之中。皆委守臣踏逐申差。或權領將事。或只以措置經界為名。使之審思。

就應於其始而委任責成於其終事畢之後量加旌賞果得其人則事克濟而民無擾矣

一經界之法打量一事最費功力而紐折算計之法又人所難曉者本州自開初降指揮即已差人於隣近州縣已行經界去處取會到紹興年中施行事目及募本州舊來有曾經奉行請曉算法之人選擇官吏將來可委者日逐講究聽候指揮但紹興年中戶部行下打量橫算格式印本多方尋訪未見全文竊恐諸州亦未必有欲乞聖慈特詔戶部根檢騰黃點對行下

一圖帳之法始於一保大則山川道路小則人戶用宅必要東

儒宗聖要

朱子

卷五

治平類文集

西相連南北相照以至頃畝之闊狹水土之高低亦須當衆共定各得其實其十保合爲一都則其圖帳但取山水之連接與逐保之大界總數而已不必更開人戶田宅之闊狹高下也其諸郡合爲一縣則其圖帳亦如保之於都而已不必更爲諸保之別也如此則其圖帳之費亦當少減然猶竊慮今日民力困弊又非紹興年中之比此費雖微亦恐難以賄備若蒙朝廷矜憐三郡之民不忍使之更有煩費則莫若令役戶只作草圖草帳而官爲買紙領工以造正圖正帳再委守倅及所差官會計買紙領工之費實用若干錢物其中漕憲兩司許就本州所管兩司上供錢內截撥應副如此則大

利可成而民亦不至甚病矣又據龍巖縣尉劉璧申經界之行惟里之正長其役最爲煩重驅理畝畝分別土色均攤賦稅其在當時動經再歲彼出入阡陌妨廢家務固不勝其勞一有廣狹失度肥磽失宜輕重失當其詞訴並興而督責又隨至矣然有產則有役適當重難使出心力以應役使亦無可奈何然彼皆鄉民安知經界書算則必召募書人以代此役而書人能書算及膏爲胥吏之傑點者莫不乘時邀求高價執役之人急於限期不免隨索則酬而又簿書圖帳所用紙札亦復不貲執役之人安能勝此勞費竊謂經界之任今日不可不行行之亦不患無成若里正里長書人紙札之費有以處之則可舉行若坐視則殫力耗財如蟻日恐非仁政之意也

儒宗聖要

朱子

卷五

治平類文集

一紹興經界打量既畢隨畝均產而其產錢不許過鄉此蓋以算數太廣難以均敷而防其或有走弄失陷之弊也若使諸鄉產錢祖額素來均平則此法善矣若逐鄉產錢祖額本卑已有輕重卽是使人戶徒然遭此一番打量積算之擾而未必以革其輕重不均之弊無乃徒爲煩擾而不免有害多利少之歟乎今來推行經界乃是非常之舉不可常法欲乞特許產錢過鄉通縣均紐庶幾百里之內輕重齊同實爲利便

一本州民間田有產田有官田有職田有學田有常平租課田
名色不一而其所納稅租輕重亦各不同政使坐落分明簿
書齊整尚難稽攷何況年來產田之稅既已不均而諸色之
田散漫參錯尤難檢計竊民徭吏並緣爲奸實佃者或申進
閑無田者反遭侵奪至於職田俵寄不足則或撥別色官錢
以充之如此之類其弊不可偏舉今來欲行經界若更存留
此等名色則其有無高下仍舊不均而其名色復多不三數
年又須生弊爲今之計莫若將見在田土打量步畝一槩均
產每田一畝隨九品高下定計產錢幾文而總合一州諸色
租稅錢米之數却以產錢爲母別定等則一例均數每產一
文納米若干錢若干米只一倉受納錢亦一庫交收却以到
官之數照元分數分隸若干爲省計若干爲職田若干爲學
糧若干爲常平逐旋撥入諸色倉庫除逐年二稅造簿之外
每遇辰戌丑未之年逐縣更令諸鄉各造一簿開具本鄉所
管田數四至步畝等第各注每人管業有典賣則云原係某
人管業某年典賣某人見今管業却於後項通結逐一開具
某人田若干某產錢若干使其首尾互相照應又造合縣都
簿一扇類聚諸簿通結逐戶田若干畝產錢若干文其有田
業散在諸鄉者則并就煙爨地分開排總結並隨秋料稅簿
送州印押下縣知佐通行收掌戶人遇有交易即將契書及

舊案聖果 朱子 卷五 治平類文集 五

兩家粘基照鄉縣簿對行批驗則版圖一定而民業有經矣
但或者尚疑如此則本州產田納稅本輕而今當重官田
納稅本重而今當反輕施行之後爭競必多須俟打量了畢
灼見多寡實數方可定議其說似亦有理伏乞聖慈并與行
下俟一面打量了畢別具利害申奏聞次
一本州更有荒廢寺院田產頗多目今並無僧行住持田土爲
人侵占逐年失陷稅賦不少將來打量之時無人照對亦恐
別生奸弊加以數年將遂不可稽考欲乞特降指揮許今本
州出榜召人實封請買不惟一時田業有歸民益富貴亦免
向後官司稅賦因循失陷而又合於韓愈所謂人其人廬其
居之遺意誠厚下足民懷斥異教不可失之機會也

舊案聖果 朱子 卷五 治平類文集 五

小字卷五 終

朱子卷六

後學西山張能麟纂輯

治平類

文集

已酉擬上封事三 謂宜遠便嬖以近正直
事目見格致類

賈誼之言曰。習與正人居之。不能無正。猶生長於齊之地。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無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是以古之聖賢。欲脩身以治人者。必遠便嬖以近忠直。蓋君子小人。如水炭之不相容。薰蕕之不相入。小人進則君子必退。君子親則小人必疎。未有可以兼收並蓄而不相害者。余理要朱子 卷六 治平類文集 一

者也。能審乎此。以定取舍。則其見聞之益。薰陶之助。所以謹邪僻之防。安義理之習者。自不能已。而其舉措刑賞。所以施於外者。必無偏陂之失。一有不審。則不惟其妄行請託。竊弄威權。有以害吾之政事。而其導諛蕘棄。使人不自知覺。而與之俱化。則其害吾之本心正性。又有不可勝言者。然而此輩其類不同。蓋有本出下流。不知禮義。而稍通文墨者。亦有服儒衣冠。叨稱科第。而實全無行檢者。是皆國家之大賊。人主之大賊。苟非心正身脩。有以灼見其情狀。如臭惡之可惡。則亦何以遠之。而來忠直之士。望德業之成乎。諸葛亮有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本朝大儒程頤

在元祐間。常進言於朝。以爲人主當使一日之中。親賢臣。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可涵養氣質。薰陶德性。此背切至之言也。然後主不能用亮之言。故卒以黃皓陳祗而亡其國。元祐大臣。亦不能自用願說。故紹聖元符之禍。至今言之。猶可哀痛。前事不遠。惟聖明之留意焉。

已酉擬上封事七 謂宜精選任以明體統
事目見格致類

人主以論相爲職。宰相以正君爲職。二者各得其職。然後體統正。而朝廷尊。天下之政。必出於一。而無多門之弊。苟當論相者。求其適已而不求其正已。取其可愛而不取其可畏。則人主失其職矣。當正君者。不以獻可替否爲事。而以趨和承意爲能。不

備宋理要朱子 卷六 治平類文集 二

以經世宰物爲心。而以容身固寵爲術。則宰相失其職矣。二者交失其職。是以體統不正。綱紀不立。而左右近習。皆得以竊弄威權。賣官鬻獄。使政體日亂。國勢日卑。雖有非常之禍。伏於冥冥之中。而上恬下嬉。亦莫知以爲慮者。是可察其所以然者。而反之。以汰其所已用。而審其所將用者乎。邇之以其能。正已而可畏。則必有以得自重之士。而吾所以任之。不得不重。任之既重。則彼得以盡其獻可替否之志。而行其經世宰物之心。而父公選天下直諫敢言之士。使爲臺諫。給舍以叅其議論。使吾腹心耳目之寄。常在於賢士大夫。而不在於羣小。陟罰臧否之柄。常在於廊廟。而不出於私門。如此而主威不立。國勢不彊。綱

維不舉。刑政不濟。民力不裕。軍政不脩者。臣不信也。

已酉擬上封事八謂宜振紀綱以厲風俗

四海之廣。兆民之衆。人各有意。欲行其私。而善爲治者。乃能總攝而整齊之。使之各循其理。而莫敢不如吾意之所欲者。則以先有綱紀以持之於上。而後有風俗以驅之於下也。何謂綱紀。辨賢否以定上下之分。核功罪以公賞罰之施也。何謂風俗。使人皆知善之可慕。而必爲。皆知不善之可羞。而必去也。然綱紀之所以振。則以宰執秉持而不敢失。臺諫補察而無所私人主。又以其大公至正之心。恭已於上。而照臨之。是以賢者必上。不肖者必下。有功者必賞。有罪者必刑。而萬事之統。無所闕也。綱

儒宗聖要 朱子

卷六

治平類文集

三

乃滅亡。賈誼嘗爲漢文誦之。而曰使管子而愚人也。則可使管子而少知治體。是豈可不爲寒心也哉。三子之言。明白深切。非虛語者。惟聖明之留意焉。

已酉擬上封事九謂宜節財用以固邦本

先聖之言治國。而有節用愛人之說。蓋國家財用皆出於民。如有不節而用度有闕。則橫賦暴斂。必將有及於民者。雖有愛人之心。而民不被其澤矣。是以將愛人者。必先節用。此不易之理也。國家承五季之弊。祖宗創業之初。日不暇給。未及大爲經制。故其所以取於民者。比之前代。已爲過厚。重以熙豐變法。頗有增加。而建炎以來。地削兵多。權宜科須。又復數倍。供輸日久。民力已殫。而間者諸路上供。多人內帑。是致戶部經費不足。遂廢祖宗破分之法。而上供歲額。必取十分登足。而後已。期限迫促。科責嚴峻。監司州縣。更相督迫。唯務自寬。已責何暇。更察民情。捶撻號呼。有使人不忍聞者。而州縣歲入。多作上供。起發。則又於額外巧作名色。費緣刻剝。此民力之所以大窮也。計其所以至此。雖云多是贍軍。然內自京師。外達郡邑。上自宮禁。下至胥徒。無名浮費。亦豈無可省者。竊計若能還內帑之入於版曹。復破分之法於諸路。然後大計中外冗費之可省者。悉從廢罷。則亦豈不能少有所濟。而又擇將帥。核軍籍。汰浮食。廣屯田。因時制宜。大爲分別。則供軍不貲之費。庶幾亦可減節。而民力之寬。

朱子

卷六

治平類文集

四

於是始可議矣

戊申應詔封事

謂風俗不知忠義名節
事目詳見時政類

紀綱不振於上。是以風俗頹弊於下。蓋其爲患之日久矣。而斯中爲尤甚。大率習爲歎美之態。依阿之言。而以不分是非。不辨曲直爲得計。下之事上。固不敢少忤其意。上之御下。亦不敢稍拂其情。惟其私意之所在。則千塗萬轍。經營計較。必得而後已。甚者以金珠爲脯醢。以契券爲詩文。宰相可唱。則唱宰相。近習可通。則通近習。惟得之求。無復廉耻。父詔其子。兄勉其弟。一用此術。而不復知有忠義名節之可貴。其俗已成之後。則雖賢人君子。亦不免習於其說。一有剛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儒宋理要 朱子 卷六 治平類文集 五

間。則羣疑衆排。指爲道學之人。而加以矯激之罪。上惑聖聽。下鼓流俗。蓋自朝廷之上。以及閭里之間。十數年來。以此二字禁錮天下之賢人君子。復如崇宣之間。所謂元祐學術者。排擯詆辱。必使無所容措其身而後已。嗚呼。此豈治世之事。而尚復忍言之哉。又其甚者。乃敢誦言於衆。以爲陛下嘗謂今日天下幸無變故。雖有仗節死義之士。亦何所用。此言一播。大爲識者之憂。而臣有以知其必非陛下之言也。夫仗節死義之士。當平居無事之時。誠若無所用者。然古之人君。所以必汲汲以求之者。蓋以如此之人。臨患難而能外死生。則其在平世。必能輕爵祿。臨患難而能盡忠節。則其在平世。必能不詭隨。平日無事之時。

得而用之。則君心正於上。風俗美於下。足以逆折奸萌。潛消禍本。自然不至真有仗節死義之事。非謂必知後日當有變故而預蓄此人以擬之也。惟其平日自恃安寧。便謂此等人材必無所用。而專取一種無道理。無學識。重爵祿。輕名義之人。以爲不務矯激而尊寵之。是以綱紀日壞。風俗日偷。非常之禍。伏於冥冥之中。而一旦發於慮慮之所不及。平日所用之人。交臂降叛。而無一人可同患難。然後前日擯棄流落之人。始復不幸而著其忠義之節。以天寶之亂觀之。其將相貴戚近幸之臣。皆以頓顙賊庭。而起兵討賊。卒至於殺身湛族而不悔。如巡遠果卿之流。則遠方下邑。人主不識其面目之人也。使明皇早得巡等而儒宋理要 朱子 卷六 治平類文集 六

用之。豈不能銷患於未萌。巡等早見用於明皇。又何至真爲仗節死義之舉哉。商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識者所以深憂於或者之言也。雖以臣知陛下聖學高明。識慮深遠。決然不至有此議論。然每念小人敢託聖訓以蓋其奸。而其爲害。至於足以深沮天下忠臣義士之氣。則亦未嘗不痛心疾首。而不敢以識者之慮爲過計之憂也。陛下視此風俗爲如何。可不反求諸身。而亟有以變革之耶。

經筵講義 論大學齊治平之道

事目見格致類
此言大學之序。其詳如此。蓋綱領之條目也。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者。明明德之事也。齊家治國平天下者。新民之事也。物

物致知所以求知至善之所在自誠意以至於平天下所以求
得大至善而止之也所謂明明德於天下者自明其明德而推
以新民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人皆有以明其明德
則各誠其意各正其心各脩其身各親其親各長其長而天下
無不平矣然天下之本在國故欲平天下者必先有以治其國
國之本在家故欲治國者必先有以齊其家家之本在身故欲
齊家者必先有以脩其身至於身之主則心也一有不得其本
然之正則身無所主雖欲勉強以脩之亦不可得而脩矣欲脩
身者必先有以正其心心之發則意也不能純一於善而不免
爲自欺則心爲所累雖欲勉強以正之亦不可得而正矣故欲
備宗理要 朱子 卷六 治平類文集 七

正心者必先有以誠其意若夫知則心之神明妙衆理而宰萬
物者也不能推而致之使其內外昭融無所不盡則隱微之際
私欲萌焉雖欲勉強以誠之亦不可得而誠矣故欲誠意者必
先有以致其知致者推致之謂如喪致乎哀之致言推之而至
於盡也至於物則理之所在人所必有而不能無者也不能即
而窮之使其精粗隱顯究極無餘則理所未窮知固不盡雖欲
勉強以致之亦不可得而致矣故致知之道在乎即事觀理以
格夫物格者極至之謂如格於文祖之格言窮之而至其極也
答張敬夫 謝當正心術以立大本

恭草已得竊觀所論該貫詳明本末巨細無一不舉不欲有爲

則已如欲有爲未有舍此而能濟者但使介遂行此善義理失
幾會之大者若敵人有謀不拒吾請假以容車之地使得往來
朝謁不知又將何以處之今幸彼亦無謀未納吾使不若指此
爲繫追還而顯絕之乃爲上策若必待彼見絕而後應之則進
退之權初不在我而非所以爲正名之舉矣某嘗謂天下萬事
有大根本而每事之中又各有要切處所謂大根本者固無出
於人主之心術而所謂要切處者則必大本既立然後可推上而
見也如論任賢相杜私門則立政之要也擇良吏輕賦役則養
民之要也公選將帥不由近習則治軍之要也樂聞警戒不喜
導諛則聽言用人之要也推此數端餘皆可見然未有大本不
備宗理要 朱子 卷六 治平類文集 八

立而可以與此者此古之欲平天下者所以汲汲於正心誠意
以立其本也若徒言正心而不足以識事物之要或精覈事情
而特昧夫根本之歸則是腐儒迂濶之論俗士功利之談皆不
足與論當世之務矣吾人向來非不知此却是成已功夫於立
本處未甚端的故其論此使人主亦無下功夫處今乃知欲圖
大者當謹於微欲正人主之心術未有不以嚴恭寅畏爲先務
聲色貨利爲至戒然後乃可爲者此區區近日愚見之拙法若
未有孟子手段不若且循此塗轍之無悔吝也

答鄭景望 論刑法輕重之美

虞書論刑最詳而舜典所記尤密其曰象以典刑者象如天之

垂象以示人而典者常也。示人以常刑，所謂墨劓剕宮大辟五刑之正也。所以待夫元惡大慙殺人傷人穿窬淫放比罪之不可宥者也。曰流宥五刑者，流，竄殛之類，所以待夫罪之稍輕雖入於五刑而情可矜法可疑與夫親貴勳勞而不可加以刑者也。四內正合此法曰鞭作官刑，朴作教刑者，官府學校之刑以待夫罪之輕者也。曰金作贖刑，罪之極輕雖入於鞭朴之刑而情法猶有可議者也。疑後世始有贖五刑法非聖人意也此五句者，從重及輕各有條理法之正也。曰貴災肆赦者，皆謂過悞災謂不幸若人有如此而入於當贖之刑則亦不罰其金而直赦之也。此一條專為輕告則過悞之大入于典刑者亦肆之矣所以為失刑也書又曰曰宥過無大，明過之大入於典刑者特用流法以宥之耳曰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六

治平類文集

九

怙終賊刑者，怙謂有恃終謂再犯。若人有如此而入於當宥之法則亦不宥以流而必刑之也。此二句者，或由重而即輕或由輕而入重，猶今律之有名例又用法之權衡，所謂法外意也。聖人立法制刑之本，未此七言者，大略盡之矣。雖其輕重取舍，陽舒陰慘之不同，然欽哉欽哉，惟刑之恤之意，則未始不行乎其間也。蓋其輕重毫釐之間，各有攸當者，乃天討不易之定理而欽恤之意行乎其間，則可以見聖人好生之本心矣。夫豈一於輕而已哉？又以舜命皋陶之辭考之，士官所掌惟象流二法而已。鞭朴以下官府學校隨事施行不領於士官事之宜也其曰惟明克允，則或刑或宥亦惟其當而無以加矣。又豈一於宥而無刑哉？今必曰堯舜之世

有宥而無刑，則是殺人者不死而傷人者不刑也。是聖人之心不忍於元惡大慙而反忍於銜冤抱痛之良民也。是所謂怙終賊刑刑故無小者，皆為空言以俟後世也。其必不然也，亦明矣。夫刑雖非先王所恃以為治，然以刑弼教，禁民為非，則所謂傷肌膚以懲惡者，亦既竭心思而繼之以不忍人之政之一端也。今徒流之法，既不足以止穿窬淫放之姦，而其過於重者，則又有不當死而死如強暴賊滿之類者，苟采陳羣之議，一以宮刑之辟當之，則雖殘其支體而實全其軀命，且絕其為亂之本，而使後無以肆焉，豈不仰合先王之意而下適當世之宜哉？況君子得志而有為，則養之之具，教之之術，亦必隨力之所至而汲汲焉，固不應因循苟且，直以不養不教為當然，而熟視其爭奪相殺於前也。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六

治平類文集

十

井田類說

漢文帝十三年除田租，荀氏論曰：古者什一而稅，以為天下之中正也。今漢民或百一而稅，可謂鮮矣。然豪彊富人，占田逾侈，此處疑有闕字。輸其賦太半，官收百一之稅，民收太半之富，官家之惠優於三代，豪彊之暴酷於亡秦，是上惠不通，威福分於豪彊也。今不正其本而務除租稅，適足以資富彊，夫土地者，天下之大本也。春秋之義，諸侯不得專封，大夫不得專地，今豪民占田或至數百千頃，富過王侯，是自專封也。買賣由已，是自專其地也。

孝武時董仲舒嘗言宜限民占田至哀帝時乃限民占田不得過三十頃雖有其制卒不得施然三十頃有不平矣且夫井田之制宜於民衆之時地廣民稀弗爲可也然欲廢之於寡立之於衆土地既富刻在彙彙卒而規之並起怨心則生紛亂制度難行由是觀之若高帝初定天下及光武中興之後民人稀少立之易矣就未悉備井田之法宜以口數占田爲立科限民得耕種不得買賣以贍貧弱以防兼并且爲制度張本不亦宜乎雖古今異制損益隨時然綱紀大略其致一也本志曰古者建步立畝六尺爲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方一里是爲九夫八家共之一夫一婦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六 治平類文集 十一

是爲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以爲廬舍出入相交什望相接疾病相救民受田上田夫百畝中田夫二百畝下田夫三百畝歲史耕之換易其處何休曰司空圖別田之高下善惡分爲三品上田一歲一墾中田二歲一墾下田三歲一墾肥饒不得獨樂光墾不其家衆男爲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此比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有賦有稅賦謂計口發財六字係班志類注稅謂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入也賦供車馬兵甲士徒之役充實府庫賜予之費稅給郊廟百神之祀天子奉養百官祿食庶事之費充實以下俱班志文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種穀必雜五種以備災害中弗得有樹以妨五穀力耕數耘收穫如寇盜之至環廬種桑菜茹有畦瓜瓠果蓏殖於疆畔雞豚狗

豕無失其時女脩蠶織五十可以衣帛七十可以食肉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鄉萬二千五百戶比長位下士自此以上稍登一級至鄉爲大夫矣於是閭有序而鄉有庠序以明教庠以行禮而觀化焉春令民畢出於野其詩云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墾至喜冬則畢入於邑其詩云同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春則出民間胥平旦坐於左塾比長坐於右塾畢出而後歸夕亦如之入者必薪樵輕重相分班白不提挈何休曰晏出後時者不得入冬則民既入同巷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功必相從者所以省費燭火同工拙而合習俗也男女有不得所者因而相與歌詠以言其情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六 治平類文集 十一

是月餘子亦在序室未征役爲餘子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行四方書計之書始知室家長幼之節始知以下班志文十五入大學學先王禮樂而知朝廷二字班志君臣之禮其有秀異者移於鄉學鄉學之秀移於國學學於小學諸侯歲貢小學之秀者於天子學於大學其有秀者命曰造士行同而能偶別之以射於鄉學以下以何休說增損脩定然後爵命焉孟春之月羣居將散行人振木鐸以徇於路以採詩獻之太師比其音律以聞於天子三年耕則餘一年之蓄故三年有成成此功也故王者三載考績九年耕餘三年之食進業曰登故三考黜陟再登曰平餘六年食三登曰泰平二十七歲餘九年食然後至德流洽禮樂成焉故曰如有王者必世而

後仁錄此道也。九年以下並書曰天秩有禮天罰有罪故聖人

因天秩而制五禮因天罰而制五刑建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

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方十

里成十爲衆班志並作終字衆十爲同同方百里同十爲封封十爲畿

畿方千里地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丘十六井有戎馬一匹牛三

頭四丘爲甸六十四井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

三入步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謂司馬之法一同百里提封

萬井除山川坑塹城池邑居園圍街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

千四百井戎馬四百疋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是謂

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

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謂之千乘之國天子

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

萬乘戎馬車徒千戈素具春振旅以蒐夏拔舍以苗秋治兵以

獮冬大閱以狩千農隙以講事焉五國爲屬屬有長十國爲連

連有帥三十國有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爲州州有牧牧有連

帥比年簡車卒正三年簡徒羣牧五年大簡輿徒此先王爲國

立武足兵之大略也連帥以下並依班志

學校貢舉私議

古者學校選舉之法始於鄉黨而達於國都教之以德行道藝而與其賢者能者蓋其所以居之者無異處所以官之者無異

術所以取之者無異路是以士有定志而無外慕晝夜孜孜唯

懼德業之不脩而不憂爵祿之未至夫子所謂言寡尤行寡悔

祿在其中孟子所謂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蓋謂此也若夫三

代之教藝爲最下然皆猶有實用而不可闕其爲法制之密又

足以爲治心養氣之助而進於道德之歸此古之爲法所以能

成人材而厚風俗濟世務而興太平也今之爲法不然雖有鄉

舉而其取人之額不均又設太學利誘之一塗監試漕試附試

詐冒之捷徑以啓其奔趨流浪之意其所以教者既不本於德

行之實而所謂藝者又皆無用之空言至於甚弊則其所謂空

言者又皆怪妄無稽而適足以敗壞學者之心志是以人材日

衰風俗日薄朝廷州縣每有一事之可疑則公卿大夫官人百

吏愕眙相顧而不知所出是亦可驗其爲教之得失矣而議者

不知其病源之所在反以程試文字之不工爲患而唱爲混補

之說以益其弊或者知其不可又欲斟酌舉行崇寧州縣三舍

之法而使歲貢選士於太學其說雖若賢於混補之云然果行

此則士之求入乎州學者必衆而今州郡之學錢糧有限將廣

其額則食不足將仍其舊則其勢之偏選之艱而塗之狹又將

有甚於前日之解額少而無所容也正使有以處之然使游其

間者校計得失於日暮錙銖之間不得寧息是又不唯無益而損莫大焉亦非計之得也蓋嘗思之必欲乘時而改制以漸復

先王之舊而善今日之俗則必如明道先生熙寧之議然後可以大正其本而盡革其末流之弊如曰未暇則莫若且均諸州之解額以定其志立德行之科以厚其本罷去詞賦而分諸經子史時務之年以齊其業又使治經者必守家法命題者必依章句答義者必通貫經文條舉眾說而斷以己意學校則遴選實有道德之人使專教諭以來實學之士裁減解額舍選謬濫之恩以塞利誘之塗至於制科詞科武舉之屬亦皆究其利病而頗更其制則有定志而無奔競之風有實行而無空言之弊有實學而無不可用之材矣此其大略也其詳則繼此而逐陳之夫所以必均諸州之解額者今之士子不安於鄉舉而爭趨備宗理要 朱子 卷六 治平類文集 五

所當為以其得之於心故謂之德以其行之於身故謂之行非固有所作為增益而欲為觀聽之美也士誠知用力於此則不唯可以脩身而推之可以治人又可以及夫天下國家故古之教者莫不以為是為先若舜之命司徒以敷五教命典樂以教胄子皆此意也至於成周而法始大備故其人材之盛風俗之美後世莫能及之漢室之初尚有遺法其選舉之目必以敦長上順鄉里肅政教出入不悖所聞為稱首魏晉以來雖不及古然其九品中正之法猶為近之及至隋唐遂專以文詞取士而尚德之舉不復見矣復至於今流弊已極其勢不可以不變而欲變之又不可不以其漸故今莫若且以逐州新定解額之半而備宗理要 朱子 卷六 治平類文集 六

賦之不善。乃專主王氏經義之不善也。故元祐初議有改革。而司馬溫公呂申公皆不欲復其欲復之者。唯劉摯爲最力。然不過以考校之難而爲言耳。是其識之卑而說之陋。豈足與議先王教學官人之本意哉。今當直罷。無可疑者。如以習之者衆。未欲遽罷。則限以三舉而遞損其取人之數。俟其爲之者少而後罷之。則亦不駭於俗。而其弊可革矣。所以必分諸經。子史時務之年者。古者太學之教。以格物致知爲先。而其考校之法。又以九年知類通達。強立不反爲大成。蓋天下之事。皆學者所當知。而其理之載於經者。則各有所主。而不能相通也。況今樂經亡而禮經缺。二戴之記已非正經。而又廢其一焉。蓋經之所以爲儒宗理要。朱子 卷六 治平類文集 七

教者已不能備。而治之者類皆舍其所難而就其所易。僅窺其一而不及其餘。則於天下之事。宜有不能盡通其理者矣。若諸子之學。同出於聖人。各有所長。而不能無所短。其長者固不可以不學。而其所短亦不可以不辨也。至於諸史。則該古今興亡治亂得失之變。時務之大者。如禮樂制度。天文地理。兵謀刑法之屬。亦皆當世所需。而不可闕。皆不可以不之習也。然欲其一旦而盡通。則其勢將有所不能。而卒至於不行。若合所當讀之書而分之。以年使天下之士。各以三年而共通其三。四之一。則亦若無甚難者。故今欲以易書詩爲一科。而子年午年試之。周禮儀禮及二戴之禮爲一科。而卯年試之。春秋及三傳爲一科。

而酉年試之。諸經皆兼大學論語中庸孟子。論則分諸子爲四科。而分年以附焉。策則諸史時務亦然。則士無不通之經。無不習之史。而皆可爲當世之用矣。其治經必專家。法者天下之理。固不外於人之一心。然聖賢之言。則有淵奧爾雅而不可以臆斷者。其制度本末。又非今日之見聞所能及也。故治經者。必因先儒已成之說。而推之。借曰未必盡是。亦當究其所以得失之故而後。可以反求諸心。而正其謬。此漢之諸儒所以專門名家。各守師說。而不敢輕有變焉者也。但其守之太拘。而不能精思明辨。以求真是。則爲病耳。然以此之故。當時風俗終是淳厚。近年以來。習俗苟偷。學無宗主。治經者不復讀其經之本文。與夫先儒之傳注。但取近時科舉中選之文。諷誦摹倣。擇取經中可爲題目之句。以意扭捏。妄作主張。明知不是。經意。但取便於行文。不暇恤也。蓋諸經皆然而春秋爲尤甚。主司不惟不知其謬。乃反以爲工。而置之高等。習以成風。轉相祖述。慢侮聖言。日以益甚。名爲治經。而實爲經學之賊。號爲作文。而實爲文字之妖。不可坐視。而不之正也。今欲正之。莫若討論諸經之說。各立家法。而皆以注疏爲主。如易則兼取胡瑗石介歐陽脩王安石邵雍程頤張載呂大臨楊時。書則兼取劉敞王安石蘇軾程頤楊時晁說之葉夢得吳棫薛季宣呂祖謙。詩則兼取歐陽脩蘇軾程頤張載王安石呂大臨楊時呂祖謙。周禮則劉敞王安石楊

時儀禮則劉敞二戴禮記則劉敞程頤張載呂大臨春秋則樊助趙正陸淳孫明復劉敞程頤胡安國大學論語中庸孟子則又皆有集解等書而蘇軾王雱吳棫胡寅等說亦可采今應舉人各占兩家以上於家狀內及經義卷子第一行內一般聲說將來答義則以本說為主而旁通它說以辨其是非則治經者不敢妄牽已意而必有據依矣其命題所以必依章句者今日治經既無家法其穿鑿之弊已不可勝言矣而主司命題又多為新奇以求出於舉子之所不意於所當斷而反連之於所當連而反斷之大抵務欲無理可解無說可通以觀其倉卒之間趨附離合之巧其始蓋出於省試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

書宗理要 朱子

卷六

治平類文集

九

王之一題然而當時傳聞猶以為怪及今數年則無題不然而人亦不之怪矣主司既以此唱之舉子亦以此和之平居講習務裁剪經文巧為恒飭以求合乎主司之意其為經學賊中之賊文字妖中之妖又不止於家法之不立而已也今已各立家法則此弊勢當自革然恐主司習熟見聞尚仍故態却使舉子愈有拘礙不容下筆願下諸路漕司戒敕所差考試官今後出題須依章句不得妄有附益裁剪如有故違許應舉人依經直答以駁其謬仍經本州及漕司陳訴將命題人重作行遣其諸州申到題目亦令禮部國子監長貳看詳糾舉違罰則主司不敢妄出怪題而諸生得守家法無復敢肆妖言矣又按前賢文

集策問皆指事設疑據實而問多不過百十字嘉祐治平以前尚存舊體而呂申公家傳記熙寧事乃云有司發策問必先稱頌時政對者因大為談詞以應之然則此風蓋未遠也今亦宜為之禁使但條陳所問之疑略如韓歐諸集之為者則亦可以觀士子之實學而息其諛佞之姦心矣其必使答義者通貫經文條陳衆說而斷以已意者其說已略具於家法之條矣蓋今日經學之難不在於治經而難於作義大抵不問題之大小長短而必欲分為兩段仍作兩句對偶破題又須借用他語以暗貼題中之字必極於工巧而後已其後多者三二千言別無他意不過止是反復敷衍破題兩句之說而已如此不唯不成經

書宗理要 朱子

卷六

治平類文集

十

學亦復不成文字而使學者卒歲窮年在費日力以從事於其間甚可惜也欲更其弊當更寫卷之式明著問目之文而疏其上下文通約二十字以上次列所治之說而論其意又次旁列它說而以已意反復辯析以求至當之歸但今直論聖賢本意與其施用之實不必如今日經義分段破題對偶敷衍之體每道止限五六百字以上則雖多增所治之經而答義不至枉費辭說日力亦有餘矣至於舊例經義禁引史傳乃王氏末流之弊而論子史者不復訂以經指又俗學卑近之失皆當有以正之使治經術者通古今議論者識原本則庶乎其學之至矣其學較必選實有道德之人使為學官以求實學之士裁減解額

舍選謬監之恩以塞利誘之塗者古之太學主於教人而因以取士故士之來者爲義而不爲利且以本朝之士言之如李廌所記元祐時講呂希哲之言曰仁宗之時太學之法寬簡國子先生必求天下賢士直可爲人師者就其中又擇其尤賢者如胡翼之之徒使專教導規矩之事故當是時天下之士不遠萬里來就師之其游太學者端爲道藝稱弟子者中心說而誠服之蓋猶有古法之遺意也熙寧以來此法浸壞所謂太學者但爲聲利之場而掌其教事者不過取其善爲科舉之文而嘗得雋於場屋者耳士之有志於義理者既無所求於學其奔趨輻輳而來者不過爲解額之濫舍選之私而已師生相視漠然如儒宗理要 朱子 卷六 治平類文集 主

赴省試則其舍鄉舉而來赴補者亦不爲其失職矣其計會監試消試附試之類亦當痛減分數嚴立告賞以絕其冒濫其諸州教官亦以德行人充而責以教導之實則州縣之學亦稍知義理之教而不但爲私舉之學矣至於制舉名爲賢良方正而其實但得記誦文詞之士其所投進詞業亦皆無用之空言而程試論策則又僅同覆射兒戲初無益於治道但爲仕宦之捷徑而已詞科則又習於詬詆夸大之詞而競於駢儷刻雕之巧尤非所以爲教至於武舉則其弊又不異於儒學之陋也欲革其弊則制科當詔舉者不取其記誦文詞而取其行義器識能去詞業六論而直使待對於廷訪以時務之要而不窮以隱僻儒宗理要 朱子 卷六 治平類文集 臣

行路之人間相與言亦未嘗開之以德行道藝之實而月書季考者又祇以促其嗜利苟得冒昧無耻之心殊非國家所以立學教人之本意也欲革其弊莫若一遵仁皇之制擇士之有道德可爲人師者以爲學官而久其任使之講明道義以教訓其學者而又痛減解額之濫以還諸州罷去舍選利誘之法而使爲之師者考察諸州所解德行之士與諸生之賢者而特命以官則大學之教不爲虛設而彼懷利干進之流自無所爲而至矣如此則待補之法固可罷去而混補者又必使與諸州科舉同日引試則彼有鄉舉之可望者自不復來而不患其紛冗矣至於取人之數則又嚴爲之額而許其補中之人從上幾分特

上宰相荒政書

竊惟朝廷今日之政無大無小一歸弛緩今亦未暇一一條數以恩崇聽且以荒政論之則於天下之事最爲當急而不可緩者而荒政之中有兩事焉又其甚急而不可少緩者也一曰給降緡錢廣緡米斛今二廣之米糧船相接於四明之境乘時收糴不至甚貴而又顆粒勻淨不雜糠粃乾燥堅碩可以久藏欲望明公察此事理特與數奏降給緡錢二三百萬付熹收糴則百萬之粟旬月可辦儲蓄既多緩急足用政使朝廷別有支撥一紙朝馳而米夕發矣且逢時不免轉大農之粟發內帑之帑以應四方之求矣積之於此與彼何異而又乘賤廣糴利重費輕始與臨期支撥糴貴傷財者不可同日而語且今米船已集

儒宗聖要 朱子

卷六

治平類文集

三

求售無所停住日久坐失本利後者懲創因不復來無窮之害實自今始此一事也二曰速行賞典激勵軍士蓋此一策本以誘民事急則藉之以爲一時之用事定則削之以爲後日之勸旋觀今日失信已多別有緩急何以使衆欲望明公察此事理特與數奏照會元降即與推恩使已輸者無怨恨不滿之意未輸者有歆望慕用之心信令既行願應者衆則緩急之間雖百萬之粟可指揮而辦況是此策不關經費揆時度事最爲利宜而乃遷延歲月沮抑百端使去歲者至今未曾賞賞而今歲者方且反覆卻難未見涯際是失信天下固足以爲今日之所甚憂而自壞其權宜濟事之策者亦今日之所可惜也謀國之計

垂戾若此臨事而悔其可及哉此二事也然或者之論則以爲朝廷樽節財用重惜名器以爲國之大政將在於此二者之請恐難必濟愚竊以爲不然也夫樽節財用在於塞侵欺滲漏之弊愛惜名器在於抑無功倖得之賞今將預儲積蓄以大爲一方之備則非所謂侵欺滲漏之弊也推行恩賞以昭示國家之信則非所謂無功倖得之賞也且國家經費用度至廣而耗於養兵者十而八九至於將帥之臣則以軍籍之虛數而濟其侵欺之姦餽餽之臣則以簿籍之虛文而行其盜竊之計苞苴輦載爭多鬬巧以歸於權幸之門者歲不知其幾巨萬明公不此之正顧乃規規焉較計毫末於饑民口吻之中以是爲樽節財

儒宗聖要 朱子

卷六

治平類文集

三

用之計愚不知其何說也國家官爵布滿天下而所以與之者非可以限數也今上自執政下及庶僚內而侍從之輩外而牧守之重皆可以交結託附而得而比來歸正之人近習戚里之輩大者荷旄仗節小者正任橫行又不知其幾何人明公不此之愛而顧愛此迪功文學承信校尉十數人之賞以爲重惜名器之計愚亦不知其何說也然愚亦嘗竊思其故而得其說矣大抵朝廷愛民之心不如惜費之甚是以不肯爲極力救民之事明公愛國之念不如愛身之切是以但務爲阿諛順指之計此其自謀可謂盡矣然自旁觀者論之則亦可謂不思之甚者也蓋民之與財孰輕孰重身之與國孰大孰小財散猶可復聚

民心一失則不可以復收身危猶可復安國勢一傾則不可以復正至於民散國危而捐身無所則其所聚有不爲大盜積者耶明公試觀自古國家傾覆之由何嘗不起於盜賊盜賊竊發之端何嘗不生於饑餓赤眉黃巾葛榮黃巢之徒其事已可見也明公當此無事之時處置一二小事尚且瞻前顧後踰時越月而不能有所定萬一薦饑之餘事果有不可知者不審明公何以處之明公自度果有以處之則熹不敢言若無以處之則與其拱手熟視而俟其禍敗之必至孰若圖難於易圖大於細有以消弭其端而使之不至於此也古之人固有雍容深密不可窺測平居默然若無所營而臨大事決大策不動聲氣而措備宗理要朱子卷六治平類文集

至此心膽墮地念不可不一爲明主言之而猶未敢率然以進敢先以告於下執事惟明公深察其言以前日遲頓寬緩之咎自列於明主之前君臣相誓務以盡變前規共趨時務之急而於熹所陳荒政一二事者少加意焉則熹雖衰病不堪吏役尚可勉悉疲燕以備鞭策至其必不可支吾而去後來之人亦得以因其已成之緒葺理整頓仰分顧憂如其不然則熹之愚昧衰遲明公不如早罷其官守解其印綬使毋得以其狂瞽之言上竇聖聰則熹也謹當緘口結舌歸臥田間養雞種黍以俟明公功業之成羞愧以死是亦明公始終之厚賜也

備宗理要朱子卷六治平類文集

朱子卷七

後學西山張能麟纂輯

治平類

語錄

總論治道

立一箇簡易之法與民由之甚好夏商井田法所以難廢者固是有聖賢之君繼作亦是法簡不似周法繁碎然周公當其時不得不恁地惟繁故易廢使孔子繼周必能通變使簡易不至如是繁碎今法極繁人不能變通只管築塞在這裏道問歐公本論謂今冠昏喪祭之禮只行於朝廷宜令禮官講明

儒宗理要

朱子

卷七

治平類語錄

頒行於郡縣此說如何曰向來亦曾頒行後來起告訐之訟遂罷然亦難得人教他問三代規模未能遽復且講究一箇粗法管領天下如社倉舉子之類先生曰譬如補鍋謂之小補可也若要使須是一切重鑄今上自朝廷下至百司庶府外而州縣其法無一不弊學校科舉尤甚又云今之禮尚有見於威儀辭遜之際若樂則全是失了問朝廷今頒降禮樂之制令人講習曰以前日浙東之事觀之州縣直如祝民如禽獸豐年猶多饑死者雖百后變亦呼召他和氣不來德明天下事有大根本有小根本正君心是大本其餘萬事各有一根本如理財以養民爲本治兵以擇將爲本

今世有二弊法弊時弊法弊但一切更改之却甚易時弊則皆在人人皆以私心爲之如何變得嘉祐間法可謂弊矣王荆

公未幾盡變之又別起得許多弊以人難變故也楊今日之法君子欲爲其事以拘於法而不得騁小人却徇其私

敢越於法而不之顧人傑

今人只認前日所行之事而行之便謂之循典故也須揀箇是底始得學案

古人爲政一本於寬今必須反之以嚴蓋必如是矯之而後有

以得其當今人爲寬至於事無統紀緩急予奪之權皆不在我下梢却是姦豪得志平民既不蒙其惠又反受其殃矣海若

儒宗理要

朱子

卷七

治平類語錄

二

爲政如無大利害不必議更張則所更一事未必成開然成紛

擾卒未已也至於大家且假借之故子產引鄭書曰安定國

家必大焉先人傑

因言處置天下事直是難救得這一弊少間就這救之心又

生那一弊如人病寒下熱藥少間又變成燥熱及至病熱下

寒藥少間又變得寒到得這家計壞了更支吾不住問

問州縣間寬嚴事既已聞命矣若經世一事使先生見用其將

何先曰亦只是隨時如壽皇之初是一樣中間又是一樣只

合隨時理會問今日之治奉行祖宗成憲然太祖皇帝以來

至今其法亦有弊而當更者曰亦只是就其中整理如何便

超出做得如薦舉如科場如銓試就其中從長整理問向說諸州廂禁軍與屯戍大軍更互教閱如何曰亦只是就其法整理既而歎曰法度尚可移如何得人心變易各人將他心去行法德明

井田封建

井田之法要行須是封建令逐國各自去理會如王畿之內亦各有都鄙家鄉漢人嘗言郡邑在諸國之外而遠役於中都非使問漢以王國維見於郡縣間如何曰漢本無法度德明

問市廛而不征此市在何處曰此都邑之市人君國都如井田樣畫爲九區而朝背市左祖右社中間一區則君之宮室宮

儒宗聖要

朱子

卷七

三

室前一區爲外朝凡朝會藏庫之屬皆在焉後一區爲市市四面有門每日市門開則商賈百物皆入焉賦其廛者謂收其市地錢如今民間之鋪面錢蓋逐末者多則賦其廛而抑之少則不廛而但治以市官之法所以招徠之也市官之法如周禮司市平物價治爭訟議察異服異言之類市中惟民乃得入凡公卿大夫有爵位者及士者皆不得入入則有罰如國君過市則刑人赦夫人過市則罰之幕世子過市則罰之帶命夫命婦過市則罰之蓋帷之類左右各三區皆民所居而外朝一區左則宗廟右則社稷在焉此國君都邑規模之大槩也

封建實是不可行若論三代之世則封建好處便是君民之情相親可以久安而無患不似後世郡縣一二年輒易雖有賢者善政亦做不成淳

問後世封建郡縣何者爲得曰論治亂畢竟不在此以道理觀之封建之意是聖人不以天下爲己私分與親賢共理但其制則不過大此所以爲得實誼於漢言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其後主父偃竊其說用之於武帝端蒙

柳子厚封建論則全以封建爲非胡明仲輩破其說則專以封建爲是要之天下制度無全利而無害底道理但看利害分數如何封建則根本較固國家可恃郡縣則截然易制然來

儒宗聖要

朱子

卷七

四

來去無長久之意不可恃以爲固也如役法亦然荆公只見差役之害而免役之利先生云差役時皆土著家戶人州縣亦較可靠免役則皆浮浪之人靖康間州縣亦有守令要守而吏民皆散去無復可恃然其弊亦不勝其多楊因言宗室之盛曰頃在漳州因壽康登極恩宗室重試出官一日之閒出官者凡六十餘人州郡頓添許多俸給幾無以支吾朝廷不慮久遠宗室日盛爲州郡之患且如一人有十子使用十分孤遺請受有子孫多則寧不肯出官蓋出官則其子孫孤遺之俸皆止而一官之俸反不如孤遺衆分之多也在法宗室無依倚者方得請孤遺俸有依倚者不得請有依

倚謂其伯叔兄弟有官可以相依倚而不至於困乏今則有伯叔兄弟爲官者反得憑勢以簡孤遺之俸而其孤遺無依倚者反艱於請以其無援而州郡沮抑之也不知當初立法如何煞有不公處如宗室丁憂依舊請俸宗室選人待闕亦有俸給恩亦太重矣朝廷更不思久遠他日爲州郡之害未涯也如漢法宗室惟天子之子則裂地而王之其王之子則嫡者一人繼王庶子則皆封侯侯惟嫡子繼侯而其諸子則皆無封故數世之後皆與庶人無異其勢無以自給則不免躬農畝之事如光武少年自販米是也

選舉

儒宗聖要 朱子 卷七 治平類稿 五

呂與叔欲奏立四科取士曰德行曰明經曰政事曰文學德行則待州縣舉薦下三科却許人投牒自試明經裏面分許多項目如春秋則兼通三傳禮則通三禮樂則盡通諸經所說樂處某看來樂處說也未盡政事則如試法律等及行移決判事又定爲試碑未試則以事授之一年看其如何碑則令所屬長官舉辟邊器云這也只是法曰固是法也待人而行然這却法意詳盡如今科舉直是法先不是了今來欲教吏部與二三郎官盡識得天下官之賢否定是了不得這事賈林擇之曰今士人所聚多處風俗便不好故太學不如州學州學不如縣學縣學不如鄉學曰太學真箇無益於國家教化

之意何在向見陳魏公說亦以爲可罷義剛

祖宗時科舉法疎闊張乖崖守蜀有士人亦不應舉乖崖去尋得李旼出來舉送去如士人要應舉時只是着布衫麻鞋陳狀稱百姓某人今聞朝廷取士如何如何來應舉連投所素太守略看所業方請就客位換襖幘相見方得請試只二人試訖舉送舊亦不糊名仁宗時方糊名楊康節謂天下治則人上行天下亂則人上文太祖時人都不理會文仁宗時人會說今又不會說只是胡說因見時文義甚是使人傷心楊

王介甫三經義固非聖人意然猶使學者知所統一不過專念儒宗聖要 朱子 卷七 治平類稿 六

本經及看注解而以其本注之說爲文辭主司考其工拙而定去留耳豈若今之違經背義恣爲奇說而無所底止哉當時神宗令介甫造三經義意思本好只是介甫之學不正不足以發明聖意爲可惜耳今爲經義者又不若爲詞賦詞賦不過工於對偶不敢如治經者之亂說也聞慶中科舉罷卽曉示云後舉於其經某史命題仰士子各習此業使人心有所定止專心看一經一史不過數舉則經史皆通此法甚好今爲主司者務出隱僻題目以乘人之所不知使人弊精神於檢閱茫然無所向方是果何法也備

包顯道言科舉之弊先生曰如他經尚是就文義上說最是春

秋不成說語多是去求言外之意說得不成模樣未說道此皆是侮聖人之言却不如王介甫樣索性廢了較強又笑云常有一人作隨時變通論皆說要復古至論科舉要復鄉舉里選却說須是歇二十年却行要待那種子盡了方行得說得來也是義剛

器遠問今士人習爲時文應舉如此須當有箇轉處否曰其舊時看天下如何有許多道理如今看來只有一箇道理只有一箇學在下者也着如此學在上者也着如此學在上若好學自見道理許多弊政亦自見得須要整頓若上好學便於學舍選舉賢儒如胡安定孫明復這般人爲教導之官又須

儒宗理要朱子 卷七 治平類編卷七

將科目盡變了全理會經學這須會好今未說士子且看朝廷許多奏表支離蔓衍是說甚麼如誥宰相只須說數語戒諭如此做足矣敬之云先生常說表奏之文下諫其上也諫教之文上諫其下也賀孫

問今日科舉之弊使有可爲之時此法何如曰也廢他不得然亦須有箇道理又曰更須兼他科目取人

今科舉之弊極矣鄉舉里選之法是第一義今不能行只是就科舉法中與之區處且變着如今經義格子使天下士子各通五經大義一舉試春秋一舉試三禮一舉試易詩書樂懷挾出題目使寫出註疏與諸家之說而斷以己意策論則試

以時務如禮樂兵刑之屬如此亦不爲無益欲革奔競之弊則均諸州解額稍損太學之額太學則罷月書孝老之法有限之以省試獨取經明行脩之人如此亦庶幾矣朱子

因說科舉所取文字多是輕浮不明白着實因歎息云最可愛者不是說秀才做文字不好這事大關世變東晉之末其文一切含糊是非都沒理會賀孫

有少年試教官先生曰公如何須要去試教官如今最沒道理是教人懷牒來試討教官其嘗經歷諸州教官都是許多小兒子未生髭鬚入學底多是老大底人如何服得他其思量須是立箇定制非四十以上不得任教官又云須是罷了堂

儒宗理要朱子 卷七 治平類編卷八

除及註授教官却請本州鄉先生爲之如福州便教林少穎這般人做士子也歸心他教也必不苟又曰今教授之職只教人做科舉時文若科舉時文他心心念念要爭功名若不教他你道他自做不做何待設官置吏費廩祿教他做也須是當職底人怕道人不曉義理須是要教人識此如今全然無此意如何恁地賀孫

坐中有說起賢良科曰向來作時文應舉雖是角虛無實然猶是白直却不甚害事今來最是喚做賢良者其所作策論更讀不得緣世上只有許多時事已前一齊話了自無可得說如筆酒相似第一番淋了第二番又淋了第三番又淋了如

今只曾又去許多糟粕裏。有甚麼得話。既無可得話。又只
管要新。最切害處。是輕德行。毀名節。崇智術。尚變詐。讀之使
人痛心疾首。不知是甚。世變到這裏。可畏可畏。這都是不祥
之兆。隆興以來。不恁地。自隆興以後。有恢復之說。都要來說
功名。初不曾濟得此事。今看來。反把許多元氣都耗却。管子
孔門所不道。而其言猶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如今將禮義
廉恥。一切掃除了。却來說事功。賀孫

問學究一科沿革之故。曰。此科即唐之明經是也。進士科則試
文字。學究科但試墨義。有才思者。多去習進士科。有記性者
則應學究科。凡試一大經者。兼一小經。每改舉一句。今寫上

儒宗聖要

朱子

卷七

九

下文以通不通為去取。應者多是齊魯河朔間人。只務熟讀
和注文也。記得。故當時有童五經。黃二傳之稱。但未必曉文
義。正如和尚轉經相似。又有司待之之禮。亦不與進士等。進
士入試之日。主文則設案焚香。垂簾講拜。至學究。則徹幕以
防傳義。其法極嚴。有渴至飲硯水而點其口者。當時傳以為
笑。歐公亦有詩云。焚香禮進士。徹幕待諸生。其取厭薄如此。
荆公所以惡而罷之。但自此科一罷之後。人多不肯去讀書。
備用

天生一世人才。自足一世之用。自古及今。只是這一般人。但是
有聖賢。君在上。氣焰大薰蒸。陶冶得別。這箇自爭八九分。

只如時節雖不好。但上面意思略轉。下面便轉。況乎聖賢是
甚力量。少間無狀底人。自銷鑠改變。不敢做出來。以其平日
為己之心。為公家辦事。自然脩舉。小人多是有才底。備用

荀悅曰。教化之行。挽中人而進于君子之域。教化之廢。推中人
而墮於小人之塗。若是舉世恂恂。各舉其職。有不能者。亦須
勉強去做。不然也。怕公議。既無公議。舉無忌憚了。賀孫

今日人材。須是得箇有見識。又有度量人。便容受得。今日人材
將來截長補短使。升卿

今世士大夫。惟以苟且逐旋。揆去為事。揆得過時。且過。上下相

儒宗聖要

朱子

卷七

十

明。便做官不得。有人少負能聲。及少經挫折。却悔其太惺惺。
下。一切剗方為圓。且恁隨俗苟且。自道是年高見識長。進官
官者。上下大小。以不見吏民。不治事為得策。曲直在前。只不
理會。庶幾民自不來。以此為止。訟之道。民有冤抑。無處伸訴。
只得忍過。便有訟者。半年周旋。不見消息。不得了決。民亦只
得休和。居官者。遂以為無訟之可聽。風俗如此。可畏可畏。備用
今日人才之壞。皆由於祗排道學。治道必本於正心脩身。實見
得恁地。然後從這裏做出。如今士大夫。但說據我逐時恁地
做。也做得事業。說道學。說正心脩身。都是閒說話。我自不消
得用此。若是一人又手並腳。便是矯激。便是邀名。便道

是做屋屋須是如市井底人拖泥帶水方始是通儒實才

官制

周不置三公之官只是冢宰以下六卿爲之周公嘗以冢宰爲太師顧命乃同召太保爽蒞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注謂此六卿也稱公則三公矣

或問漢三公之官與周制不同何耶曰漢初未見孔壁古文尚書中周官一篇說太師太保爲三公或錄云自古文尚書伏生口授二十五篇無周官故漢只置太尉司徒司空爲三公而無周三公三少蓋未見古文尚書但見伏生口授牧誓立政篇中所說司徒司馬司空遂誤以是爲三公而置之愚按漢高后元年初置少傅平帝元始元年又置太保太師然當時所建三公實司徒司馬司空非此之

備宗聖要

卷七

治平類語

十二

謂但因其字義以爲師保之職故亦甚尊崇之位在三公上東漢稱爲三公後世易爲三師皆是也西漢明見周官有所據依必不若外矣又按漢書百官表中却曰太師太傅太保是爲三公又曰或說司馬主天司徒主地司空主土是爲三公其說與周官合者豈孔氏書所謂傳之于孫以貽後代者至是私有所傳授故班固得以述之歟抑但習聞其說無所折衷故兩存之而不廢耶古文尚書至東晉時因內史梅賾始行于世東晉之南如楊雄以酒誥爲虛談趙岐杜預以說命卑周漢等篇爲遺書則其謬也古者諸侯之國只得置司徒司馬司空三卿爲天子方得置三公三孤六卿牧誓立政所紀周是時方爲諸侯乃侯國制度周官所紀則在成王時所以不同三公三孤以師道輔佐天子本是加官周公以太師兼冢宰召公以太保兼宗伯是以加官而兼宰相之職也後世官職益紊今遂以三公三孤之官爲階官貼職之類不復有師保之

任論道經邦之責矣舊來猶是文臣之有勲德重望者方除以其有輔教天子之名故也後世或以諸王或以武臣爲之既是天子之子與武臣豈可任師保之責耶備用

或問僕射名義如何曰舊云秦時置僕射專主駢恐不然禮云僕人師扶左射人師扶右即周官太僕之職君薨以是舉僕射之名蓋起於此以其朝夕親近人主後世承誤輒失其真遂以爲宰相之號如侍中中書令尚書令亦是如此侍中秦官漢因

之多是侍衛人主或錄云或執唾壺虎子之屬行幸則從其初職甚微行則參錯於官官之間其初猶以儒者爲之如武帝時孔安國爲侍中嘗掌唾壺是也以其日與人主相親故浸以用事尚書是掌羣臣

備宗聖要

卷七

治平類語

十二

書奏如州郡開拆司管進呈文字凡四方章奏皆由之以遞其初亦甚微只如尚衣尚食尚輦尚藥之類亦緣居中用事所以權日重中書因漢武帝游宴後庭去外庭遠始用宦者典事謂之中書謁者置令僕射尤與人主親狎故其權愈重元帝時弘恭爲令石顯爲僕射按蕭望之云中書出入奏事非舊制也及光武卽位政事不任三公而盡歸臺閣或錄云臺閣即中書也三公皆擁虛器凡天下事盡入於中書嘗見後漢羣臣章奏首云臣某奏疏上書猶今言殿下陛下之類雖是不敢指斥而言亦足以見其居要地而秉重權矣當時事無巨細皆是尚書行下三公或不經由三公徑下九

卿或錄云三公之權反不如九卿。故東漢時不惟尚書之權而

九卿之權亦重者此也。按光武不任三公事屬臺閣者蓋

曹操開魏王府未敢即擬朝廷建官。或錄云但置秘書令。或

作漢之後始改為中書監以其素承寵任故節最自中書

還尚書監人賀之曰奪我鳳凰池諸君何賀耶。或錄云蓋

如中書之居中用事親密也。開侍中是時為何官曰黃西漢

時中書之權重東漢時尚書之權重至此則中書之權復重

而尚書之權漸輕矣。問省字何義曰省即禁也舊謂之禁避

漢元后父諱遂改為省。或錄少異

古者人主左右攜提執殿役若虎賁綴衣之類皆是士大夫日

儒宗理要朱子 卷七 治平類稿錄 三

相親密所謂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

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不似而今太隔絕人主極

尊嚴真如神明人臣極卑屈望拜庭下不交一語而退漢世

禁中侍衛亦是士大夫以孔安國大儒而執唾壺雖儀益亦

是士人執之宋文帝時大臣劉湛入見則與坐語初間愛之

視日影之斜惟恐其去後來厭之視日景之斜惟恐其不去

後竟殺之魏明帝初視大臣太重則國危小臣太親則身蔽

當時於大臣已為之處置後來左右小臣親密至使中書令

某人上床執手強草遺詔流弊便有此事漢宣慈霍光之弊

事必躬親又有官者恭顯出來光武懲王莽之弊不任三公

事歸臺閣尚書御史大夫謁者謂之三臺。義剛

昔周公立許多官制都有統攝連屬自秦漢而下皆是因一事

立一官便無些統攝連屬了。義剛

唐之兵盡付與刺史節度使其他牙將之類皆由刺史節度使

辟置無如今許多官屬。義剛

或問東宮官屬曰唐六典載東宮官制甚詳如一小朝廷置詹

事以統眾務則猶朝廷之尚書省也置左右二春坊以領眾

局則猶中書門下省也左右春坊又皆設官有各率其屬之

意崇文館猶朝廷之館閣贊善大夫猶朝廷之諫議大夫其

官職一視朝廷而為之降殺此等制度猶好今之東宮官屬

儒宗理要朱子 卷七 治平類稿錄 十四

極苟簡左右春坊舊制皆用賢德者為之今途用武弁之小

有才者其次惟有講讀數員而已如贊善大夫諸官又但為

階官非實有職業神宗以唐六典改官制乃有疎略處如東

宮官屬之不備是也其舊嘗入一劄子論東宮官制疎略宜

放舊損益之不報又曰唐之官制亦大率因隋之舊府衛租

庸調之法皆是也當時大亂殺傷之後幾無人類所以宇文

泰與蘇綽能如此經營三代而下制度稍可觀者唯宇文氏

耳蘇綽一代之奇才今那得一人如此。儒用

唐六典明皇時所撰雖有是書然其建官却不依此其書却是

齊整然其說一切繁冗迂曲神宗喜之一一依此定官制神

宗本欲富強其後因此皆迂曲緩弱了左僕射行事右丞相
取旨溫公元祐間甚苦之入文字要改祖宗官制雖各不齊
整然其實徑直紹興間以其不便方改之二相之權均矣揚
方今朝廷只消置一相三參政兼六曹如吏兼禮戶
兼工兵兼刑樞密可罷
如此則事易遷又如宰相擇長官長官却擇其案今銓曹注
擬小官繁劇而又不能擇賢每道只令監司差除亦好每道
仍只用一監司人傑因舉陸宣公之言以為豈有臺閣長官
則不能擇一二屬吏為宰相則可擇千百具寮曰此說極是
當時如沈既濟亦有此說之意人傑

古者王畿千里而已然官屬已各令其長推擇今天下之大百
儒宗理要朱子 卷七 治平類節錄 十五

官之衆皆總於吏部下至宰執幹辦使臣特其家私僕爾亦
須吏部差注所以只是衰衰地鶴突差將去何暇論其人之
材否今朝廷舉事三省下之六部六部下之監寺監寺却申
上六部六部又備申三省三省又依所申行下只祠祭差官
其人不過在朝職事官其姓名亦豈難記然省中必下之禮
部禮部行下太常太常方擬定申部部申省省方從其所申
差官不知何用如此迂曲只三省事亦然尚書關中書取旨
中書送門下審覆門下送尚書施行又如既有六部即無用
九卿周家只以六卿分職漢人只以九卿釐庶務事各歸一
本朝廷官重三疊四多少勞擾此須大有為後痛更革之若

但宰相有志亦不能辦必得剛健大有為之君自要做時方
可書曰聖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須是剛明智勇出人
意表之君方能立天下之事又如今諸路兵將官有總管路
分路鈐都監監押正將副將都不曾管一事廂軍既無用又
養禁軍禁軍又分揀中不揀中兩等然亦無用又別養大軍
今大軍亦漸如廂禁軍矣此是耗盡多少通其變使民不飽
今變而不通民皆倦了故鼓舞不動國初緣藩鎮強故收其
兵權置通判官今已無前日可防之弊却依舊守此法可謂
不知變也只通判是要何用繆者事事不管只任知州自為
疆者又必妄作以撓郡政是何益哉必大

儒宗理要朱子 卷七 治平類節錄 十六

自秦置守尉監漢有郡守刺史如今監司專主按察至漢末令
刺史掌兵遂侵郡守之權兼治民事而刺史之權獨重後來
或置或否漢有十二州百三郡郡有太守州有刺史歷代添
置州名愈多而郡愈少又其後也遂去郡而為州
故刺史兼治軍民而守廢至隋又置郡守後又廢守置刺史而刺史遂為太守之職某嘗說不用許多
監司每路只置一人復刺史之職正其名曰按察使令舉刺
州縣官吏其下却置判官數員以佐之如轉運判官刑獄判
官農田判官之類農田專主婚田轉運專主財賦刑獄專主
盜賊刑獄而刺史總之稍重諸判官之權資序視通判而刺
史視太守判官有事欲奏聞則刺史為之發奏刺史不肯發
則許判官自徑申御史臺尚書省以分刺史之權蓋刺史之

權獨專則又不便。若其人昏濁則害貽一路百姓無出氣處。故又須略重判官之權。諸判官下却置數員屬官。如職幕官之類。如此則重權歸一。太守自治州事。而刺史則舉刺一路。豈不簡徑省事。而無煩擾耗蠹之弊乎。問今之主管資格。亦視通判曰然。但權輕不能有所為。只得奉承運使而已。若分為判官。俾得專達。則其權重而監司亦不敢妄作矣。側

朝廷只當擇監司太守。自餘職幕縣官。容他各辟所知。方可責成。天下須是放開。俾使恢恢有餘地乃可。浩

因論薦舉之弊。曰亦不難革。只是擇諸路監司。併得一好吏部尚書。揀薦得不是人材者退去。便須得人。今胡亂薦來。但不

儒宗理要

朱子

卷七

治平類語錄

十七

犯賊罪便得。若犯了賊。不過降得兩官。安得不胡薦。側

兵制官制田制。便考得三代西漢分明。然與今日事勢名實皆用不得。如官制不若且就今日之官。罷其冗員。存其當存者。亦自善。必大

某嘗謂宰相是舜禹伊周差遣。下此亦須房杜姚宋之徒。方能處置得天下事後之當此任者。怪他不能當天下之事。不得是他人品只如此。力量有所不足。如何強得。振

國子司業學官尚可為。天下人材所聚。庶幾有可講學成就者。然今日為之。明日便當改作。使士人毋以利為心。若君無尊德樂道之誠。必不能用。方

某嘗謂今做監司不如做州郡。做州郡不如做一邑。事體却由自家。監司雖大於州。州雖大於邑。然多被下面做翻了。上面如何整頓。道夫

前輩說話可法。某嘗見吳公路云。他作縣不敢作旬假。一日假則積下一日事。到底自家用做。轉添得繁劇。則多粗率。不子細。豈不害事。道夫

賦役

今欲行古制。欲法三代。然陽晉壤今說為民減放幾時。放得到他元肌膚處。且如轉運使每年發十萬貫。若大段輕減。減至五萬貫。可謂大恩。然未減放那五萬貫。尚是無名額外錢。須

儒宗理要

朱子

卷七

治平類語錄

十八

一切從民正賦。凡所增名色。一齊除盡。民方始得脫淨。這裏方可以議行古制。如今民生日困。頭只管重。更起不得。為人君為人臣。又不以為急。又不相知。如何得好。這須是上之人一切掃除妄費。卧薪嘗膽。合天下之智力。日夜圖求。一起而更新之。方始得。某在行在不久。若在彼稍久。須更見得事體可畏處。不知名圖麗圖。其費幾何。日費幾何。下面頭會箕歛以供上之求。又有上不在天子。下不在民。只在中間白乾消沒者何限。賀孫

程正思言。當今守令取民之弊。果能言其弊。畢竟無策。就使臺官果用其言。而陳於上前。雖戒敕州縣。不過虛文而已。先生

云今天下事只礙箇失人情便都使不得蓋事理只有一箇是非。今朝廷之上不敢辨別是非如宰相固不欲逆上意上亦不欲忤宰相意今聚天下之不敢言是非者在朝廷又擇其不敢言之甚者爲臺諫習以成風如何做得事人傑今上下匱乏勢須先正經界賦入既正總見數目量入爲出罷去冗費而悉除無名之賦方能救百姓於湯火中若不認百姓是自家百姓便不恤必大

荀悅云田制須是大亂之後方可定揚

黃仁卿將宰樂安論及均稅錢曰今說道稅不出鄉要之稅有輕重如何不出鄉得若教稅不出鄉時庶稅均稍得先生曰

備宋理要

卷七

治平類編

十九

稅不出鄉只是古人一時間尋得這說去防那一時之弊而今耳裏聞得却把做箇大說話但只均稅錢也未盡須是更均稅物方得且如福州納稅一錢可以當這裏十錢而今便須是更均那稅物又曰往在漳州見有退稅者不是一發退了謂如春退了稅後秋又要退苗却不知別郡如何然畢竟是名目多後恁地據某說時只教有田底便納米有地底便納絹只作兩鈔官司亦只作一倉一場如此百姓與官司皆無許多勞擾又曰三十年一番經界方好又曰元稹均田圖惜乎不見今將他傳來考只有兩疏却無那圖然周世宗一見而喜之便欲行想見那圖大段好嘗見陸宣公奏議後面

說那口分世業其纖悉畢盡古人直是恁地用心今人若見均田圖時他只把作鄉司職事看了定是不把作書讀今如何得有陸宣公樣秀才又曰林勳本政書每鄉開具若干字號田田下註人姓名是以田爲母人爲子說得甚好義剛

因論役法曰差役法善是以道管有制子論差役有十利剛

彭仲剛子復作台州臨海縣理會役法甚善朝廷措置役法看如何措置終是不公且如鄉有寬狹寬鄉富家多狹鄉富家少狹鄉富家僅僅自足一被應役無不破家蕩產極可憐憫彭計一縣有幾鄉鄉有闊狹其鄉多富家其鄉少富家却中分富家以界兩鄉令其均平其有不均處則隨其道里遠近

備宋理要

卷七

治平類編

二十

分割裨補令其恰好人甚便之或曰恐致人怨曰不然蓋其公心素有以信於民民自樂之雖非法令之所得爲然使民宜之亦終不得而變也剛

因論保伍法或曰此誠急務曰固是先王比閭保伍之法便是此法都是從這裏做起所謂分數是也兵書云御衆有多寡分數是也看是統馭幾人只是分數明所以不亂王介甫銳意欲行保伍法以消天下坐食之兵不會做得成范仲達名爲袁州萬載令行得保伍極好自來言保伍法無及之者此人有心力行得極整肅雖有好細更無所容每有疑以無行止人保伍不敢者互相傳送至縣縣驗其無他方令傳送

出境乾任滿無一寇盜頃張定更知袁州託其訊問則其法已亡偶有一縣吏略記大槩

今朝廷之財賦不歸一分成兩三項所以財匱且如諸路總領磨軍錢凡諸路財賦之入總領者戶部不得而預也其他則歸戶部戶部又未盡得凡天下之好名色錢容易取者多者皆歸於內藏庫封樁庫惟留得名色極不好極難取者乃歸戶部故戶部所得者皆是枷棒梏箠得來所以戶部愈見匱乏封樁內藏孝宗時銳意恢復故愛惜此錢不肯妄用間欲支則有司執奏旋悟而止及至今日則供浮費不復有矣今之戶部內藏正如漢之大農少府錢大農則國家經常之費

衛宗理要

朱子

卷七

治平類稿

三

少府則人主之私錢

因致道說國家財用耗闕某人曾記得在朝文臣每月共支幾萬貫武臣內侍等五六十萬貫曰唐初節度使皆是臨陳對敵平定禍亂故得此官今因唐舊而節度使之名不罷皆安居暇食安然受節度使之重祿豈不是無謂似聞蔡京當國曾欲罷之

賀孫

軍政

問選擇將帥之術曰當無事之時欲識得將須是具大眼力如蕭何識韓信方得不然邊警之時兩兵相抗恁時人才自急且如國家中興張韓劉岳突然而出豈平時諸公所嘗識者

不過事期到此斯撥出來耳

道大

不令宦官賣統軍官職是今日軍政第一義

方

或問諸公論置二大帥以統諸路之帥如何曰不消如此只是擇得一箇人了君相便專意委任他却使之自擇參佐事便歸一今若更置大帥以監臨之少間必有不相下之意徒然紛擾須是得一箇人委任他聽他自漸漸理會許多軍政將來自有條理

格

今州郡無兵無權先王之制內有六卿六遂都鄙之兵外有方伯連帥之兵內外相維緩急相制

賀孫

或言古人之兵當如子弟之衛父兄而孫吳之徒必曰與士卒

衛宗理要

朱子

卷七

治平類稿

三

同甘苦而後可。是子弟必待父兄施恩而後報也。先生曰。巡而拊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此意也。少不得

賀孫

今日兵不濟事。兵官不得人。專務刻削。兵且驕弱。安養不知勞苦。一旦如何用。某嘗言宜散京師之兵。却練諸郡之兵。依太祖法。每年更戍。趙去淮上衛邊。謂如福建之兵。趙去饒州。饒州之兵。趙去衢信。衢信趙去。行在迤邐。趙去淮上。今年如此。明年又趙去。則京師全無養兵之費。豈不大好

與心

言今兵政之弊。曰唐制節度使觀察處置等使。即節鎮也。使持節某州諸軍事。某州刺史。民即支郡也。支郡隸於節鎮。而節鎮支郡各有衙前左右押衙。管軍都頭。並掌兵事。又皆

是士人爲之其久則根勢深固反視節度有客主之勢至有誅逐其上而更代爲之凡陸梁跋扈之事因茲而有惟是節度得人方能率服人心歸命朝廷若論唐初兵力最盛斥地最廣乃在於統兵者簡約而無牽制之患然自唐末大抵節鎮之患深如人之病外強中乾其勢必有以通其變而後可故太祖皇帝知其病而疏理之於是削其支郡以斷其臂指之勢當時至有某州某縣直隸京師而不屬節度者置通判以奪其政命都監監押以奪其兵立倉場庫務之官以奪其財向之所患今皆無憂矣其後又有路分鈐轄總管等員神宗時又增置三十七將亂離之後又有都統統領統制之名大抵今日之患又却在

備宗理要

朱子

卷七

治平類語錄

三

於主兵之員多朝廷雖知其無用姑存其名日費國家之財不可勝計又刻剝士卒使士卒困怨於下若更不變而通之則其害未艾也要之此事但可責之郡守他分明謂之郡將若使之練習士卒脩治器甲築固城壘以爲一方之守豈不隱然有備而可畏古人謂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今一切反之道夫

兵中詭名不可免善兵者亦不於此理會纔有一人可用便令其兼數人之料軍中若無此便不足以使人故朝廷只是擇將以其全數錢米與之只責其成功不來此層層計較近來刮剝得都盡朝廷方以爲數實得好楊

兵法以能分合爲變不獨一陣之間有分合天下之兵皆然今日之兵分者便不可合合者便不可分本朝舊來只郡國禁兵而已但在西北者差精銳耳渡江後又添上御前軍却是張韓輩自起此項兵後來既不可得而去只得如此聚屯今以不如祖宗時財賦養祖宗時所無之兵安得不窮也備財用不足皆起於養兵十分八分是養兵其他用度止在二分之中古者刻剝之法本朝皆備所以有靖康之亂已前未有池揚江鄂之兵止謂張宣撫兵其人兵今增添許多兵合當精練禁兵汰其老弱以爲廂兵節

今日民困正緣松江屯兵費重只有屯田可減民力見說襄漢

備宗理要

朱子

卷七

治平類語錄

三

間儘有荒地某云當用其人耕墾曰兵民兼用各自爲屯彼地沃衍收穀必多若做得成敵人亦不敢窺伺兵民得利既多且耕且戰便是金城湯池兵食既足可省漕運民力自蘇然後盡驅州郡所養歸明北軍往彼就食則州郡自寬遲之十年其效必著須是擇帥既得其人專一委任許令辟召寮屬同心措置勿數更易庶幾有濟浩

屯田須是分而屯之統帥屯甚州總司屯甚州漕司屯甚州以戶部尚書爲屯田使使各考其所屯之多少以爲殿最則無不可行者今則不然每欲行一文字則經由數司僉押相牽制事何由成道夫

刑法

天下事最大而不可輕者無過於兵刑。臨陣時是胡亂錯殺了。幾人所以老子云夫佳兵者不祥之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獄訟面前分曉事易看。其情偽難通。或旁無佐證。各執兩說。繫人性命處。須喫緊思量。猶恐有誤也。

今人說輕刑者。只見所犯之人為可憫。而不知被傷之人尤可念也。如劫盜殺人者。人多為之求生。殊不知死者之為無辜。是知為盜賊計而不為良民地也。若如酒稅偽會子及饑荒竊盜之類。猶可以情原其輕重大小而處之。

儒宗理要 朱子 卷七 治平綱目錄 五

朱子卷八

後學西山張能麟纂輯

天道類

文集

太極說

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天道也。始於陽成於陰。本於靜流於動者。人道也。然陽復本於陰。靜復根於動。其動靜亦無端。其陰陽亦無始。則人蓋未始離乎天。而天亦未始離乎人也。

元亨誠之通。動也。利貞誠之復。靜也。元者動之端也。本乎靜。貞者靜之質也。著乎動。一動一靜。循環無窮。而貞也者。萬物之所以成終而成始者也。故人雖不能不動。而立人極者。必主乎靜。惟主乎靜。則其著乎動也。無不中節。而不失其本然之靜矣。

靜者性之所以立也。動者命之所以行也。然其實則靜亦動之息耳。故一動一靜。皆命之行。而行乎動靜者。乃性之真也。故曰天命之謂性。

情之未發者。性也。是乃所謂中也。天下之大本也。性之已發者。情也。其皆中節。則所謂和也。天下之達道也。皆天理之自然也。妙性情之德者。心也。所以致中和。立大本而行達道者也。天理之主宰也。

靜而無不該者。性之所以為中也。寂然不動者也。動而無不中。

者情之發而得其正也。感而遂通者也。靜而常覺。動而常止者。心之妙也。寂而感。感而寂者也。

楚辭註 論天地日月星辰之位

左傳曰：日月所會，是謂辰位。注云：一歲日月十二會，所會爲辰。十一月辰在星紀，十二月辰在元枵之類是也。然此特在天之位。若以地而言之，則南面而立，其前後左右，亦有四方十二辰之位焉。但在地之位，一定不易，而在天之象，運轉不停。惟天之轉火，加於地之午位，乃與地合而得天運之正耳。蓋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周布二十八宿，以著天體而定四方之位。以天繞地，則一晝一夜，適周一匝，而又超一度。日月五星亦備宗理要 朱子 卷八 天道類文集 二

隨天以繞地，而唯日之行，一日一周，無餘無欠。其餘則各有遲速之差焉。然其懸也固非綴屬而居，其運也亦非推挽而行，但當其氣之盛處，精神光耀，自然發越，而又各有次第耳。列子曰：天積氣耳。日月星辰亦積氣中之有光耀者。張衡靈憲曰：星也者，體生於地，精成於天，列居錯峙，各有攸屬。此言皆得之矣。

又楚辭註 論天形地氣之說

天之形圓如彈丸，朝夕運轉，其南北兩端，後高前下，乃其樞紐不動之處。其運轉者，亦無形質，但如勁風之旋，當晝則自左旋而向右，向夕則自前降而之後，當夜則自右轉而復左，將旦則自後升而趨前，旋轉無窮，升降不息，是爲天體。地則氣之查滓，

聚成形質者，但以其來於勁風旋轉之中，故得以兀然浮空，甚久而不墜耳。黃帝問岐伯曰：地有憑乎？岐伯曰：大氣舉之，亦謂此也。

答陸子美 論太極西銘

伏承示論太極西銘之失，備悉指意。然二書之說，從前不敢輕議，非是從人脚跟，依他門戶，却是反覆看來，道理實是如此，別未有開口處，所以信之不疑，而妄以已見輒爲之說，正恐未能盡發其奧，而反以累之，豈敢自謂有扶掖之功哉？今詳來教，及省從前所論，却恐長者從初便忽其言，不曾致思，只以自家所見道理爲是，不知却元來未到他地位，而便以已見輕肆抵排，備宗理要 朱子 卷八 天道類文集 三

也。今亦不暇細論，只如太極篇首一句，最是長者所深排，然殊不知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爲萬化之根極，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空寂，而不能爲萬化之根本，只此一句，便見其下語精密，微妙無窮，而向下所說許多道理，條貫脈絡，井井不亂，只今便在目前，而亘古亘今，顛撲不破，只恐自家未曾見得如此分明直截，則其所可疑者，乃在此而不在彼也。至於西銘之說，猶更分明，今亦且以首句論之。人之一身，固是父母所生，然父母之所以爲父母者，即是乾坤。若以父母而言，則一物各一父母，若以乾坤而言，則萬物同一父母矣。萬物既同一父母，則吾體之所以爲體者，豈非天地之塞，吾性之所以爲性者，

豈非天地之師哉。古之君子。惟其見得道理真實如此。所以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推其所爲。以至於能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而非意之也。今若必謂人物只是父母所生。更與乾坤都無干涉。其所以有取於西銘者。但取其姑爲宏濶廣大之言。以形容仁體。而破有我之私而已。則是所謂仁體者。全是虛名。初無實體。而小己之私。却是實理。合有分別。聖賢於此。却初不見義理。只見利害。而妄以己意造作言語。以增飾其所無。破壞其所有也。若果如此。則其立言之失。膠固二字。豈足以盡之。而又何足以破人之桎於一己之私哉。大抵古之聖賢。千言萬語。只是要人明得此理。此理既明。則不務立論。而所言無非義理之言。不務正行。而所行無非義理之實。無有初無此理。而姑爲此言。以救時俗之弊者。不知子靜相會。曾以此話仔細商量否。近見其所論王通續經之說。似亦未免此病也。如有未當切幸。痛與指摘。剖析見教。理到之言。不得不服也。

答楊子直 論太極時教

承論太極之說。足見用力之勤。深所歎仰。然鄙意多所未安。今且略論其一二大者。而其曲折。則托季通言之。蓋天地之間。只有動靜兩端。循環不已。更無餘事。此之謂易。而其動其靜。則必有所以動靜之理焉。是則所謂太極者也。聖人既指其實。而名之。周子又爲之圖以象之。其所以發明表著。可謂無餘蘊矣。原

備宗理要 朱子

卷八

天道類文集

四

備宗理要 朱子

卷八

天道類文集

五

極之所以得名。蓋極樞機之義。聖人謂之太極者。所以指夫天地萬物之根也。周子因之。而又謂之無極者。所以著夫無聲無臭之妙也。然曰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則非無極之後。別生太極。而太極之上。先有無極也。又曰五行陰陽。陰陽太極。則非太極之後。別生二五。而二五之上。先有太極也。以至於成男成女。化生萬物。而無極之外。蓋未始不在是焉。此一圖之綱領。太易之遺意。與老子所謂物生於有。有生於無。而以造化爲真有始終者。正南北矣。來喻乃欲一之。所以於此圖之說。多所乖礙。而不得其理也。某向云太極爲體。動靜爲用。其言固有病。後已改之曰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此則庶幾近之。備宗理要 朱子 卷八 天道類文集 五

來喻疑於體用之云甚當。但所以疑之之說。則與某之所以改之之意。又若不相似然。蓋謂太極含動靜則可。以本體 謂太極有動靜則可。以流動 若謂太極便是動靜。則是形而上下者不可分。而易有太極之言。亦贅矣。其他則季通論之已極精詳。且當就此虛心求之久。當自明。不可刻生疑慮。徒自繳繞也。持敬之說。不必多言。但熟味整齊嚴肅。嚴威儼恪。動容貌。整思慮。正衣冠。尊瞻視。此等數語。而實加功焉。而所謂直內。所謂主一。自然不費安排。而身心肅然。表裏如一矣。豈陸象山之謂哉。彼其挾詐欺人。是乃敬之賊耳。今反以敬之名歸之。而謂敬之實。真有不足行者。豈不誤甚矣哉。大抵身心內外。初無間隔。所謂心者。

固主乎內。而凡視聽言動。出處語默之見於外者。亦卽此心之用。而未嘗離也。今於其空虛不用之處。則操而存之。於其流行運用之實。則棄而不省。此於心之全體。雖得其半。而失其半矣。然其所得之半。又必待有所安排布置。然後能存。故存則有懼。苗助長之患。否則有舍而不芸之失。是則其所得之半。又將不足以自存而失之。孰若一主於敬。而此心卓然。內外動靜之間。無一毫之隙。一息之停哉。

答陳安卿 論天日夜行度之數

安卿問天道左旋自東而西日月右行之說故答之

橫渠說日月皆是左旋。蓋天行甚健。一日一夜。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過一度。日行速。健次於天。一日一夜。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正恰好。彼天進一度。則日却成退減一度。二日天進二度。則日却成退了二度。積至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則天所進過之度。又却周得本數。而日所退之度。亦恰退盡本數。遂與天會而成一年。月行遲。一日一夜。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行不盡。比之天。却成退了十二度。有奇。進數爲順。天而左。退數爲逆。天而右。曆家以進數難算。只以退數算之。故謂之右行。且曰日行遲。月行速也。然則日行却得其正。楊子太玄首便說日云。向來久不曉此。因看月令日窮於次。疏中有天行過一度之說。推之乃知其然。又如齊齊七政疏中二

三百字。說得天之大體亦好。前漢曆志說道理處。多不及東漢志較詳。又問月令疏。地冬上騰。夏下降。是否。曰未便理會到此。且看大綱識得後。此更用度算方知。

答董叔重 論天健不息之義

此說唯胡安定說得好。因舉其說曰。天者乾之形。乾者天之用。天形蒼然。南極入地下三十六度。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狀如倚杵。其用則一晝一夜行九十餘萬里。人一呼一吸爲一息。一息之間。天已行八千餘里。人一晝一夜有萬三千六百餘息。故天行九十餘萬里。天之行健可知。故君子法之以自強不息云。

答胡用之 論天地形質理氣之說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八 天道類文 集 七

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本義云。乾一而實。故以實言。而曰大。坤二而虛。故以量言。而曰廣。學者不曉。請問曰。此兩句解得極分曉。蓋曰以形言之。則天包地外。地在天中。所以說天之質大。以理與氣言之。則地却包着天。天之氣却盡在地之中。地盡承受得那天之氣。所以說地之量廣大。只是一箇物事。一故實。從裏面便實出來。流行發生。只是一箇物事。所以說乾一而實。地雖是堅。然却虛。所以天之氣。流行平地之中。皆從地裏發出來。所以說坤二而虛。用之云。地形如肺。形質雖硬。而中本虛。故陽氣升降乎其中。無所障礙。雖金石也。透過去。地便承受得這氣。發育萬物。

曰然。要之天形如一箇鼓。轉天便是那鼓。轉外面皮鼓子。中間包得許多氣。開闔消長。所以說乾一而實地。只是箇物事。中間盡是這氣。升降往來。緣中間虛。故容得這氣。升降來往。以其包得地。所以說其質之大。以其容得天之氣。所以說其量之廣。非是說地之形有盡。故以量言也。只是說地盡容得天之氣。所以說其量之廣。爾今治曆家用律呂候氣。其法最精。氣之至也。分寸不差。便是這氣都在地中透上來。如十一月冬至。黃鍾管距地九寸。以葭灰實其中。至之曰氣。至灰去。晷刻不差。又云。天地中間。此氣升降。上下當分爲六層。十一月冬至。自下面第一層生起。直到第六層。上極至天。是爲四月。陽氣既生足。便消。下面儒宗理要 朱子 卷八 天道類文集 八

又答胡用之 論天文地理之說

或問周禮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者。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鄭注云。日南。謂立表處太南。近日也。日北。謂立表處太北。遠日也。景夕。謂日映景。乃中立表處太東。近日也。景朝。謂日未中而景已中。立表處太西。遠日也。曰。景夕。多風。景朝。多陰。此二句。鄭注不可非。但說倒了。看來景夕者。景晚也。謂日未中而景已中。蓋立表近南。則取日近午。前景短。而午後景長也。景朝者。謂日已過午。而景猶未中。蓋立表太北。而取日遠。午前長。而午後短也。問多風多陰之說。曰。今近東之地。自是多風。如海邊諸郡。極多風。每如期而至。如春必東風。夏必南風。不如此間之無定。蓋土地曠濶。無高山之限。故風各以其方至。某舊在漳泉驗之。早間則風已生。至午而盛。至午後則風力漸微。至晚則更無一點風色。未嘗少差。蓋風隨陽氣生。日方升。則陽氣生。至午則陽氣盛。午後則陽氣微。故風亦從而盛衰。如西北邊多陰。非特山高障蔽之故。自是陽氣到彼處衰謝。蓋日到彼方午。則彼已甚晚。不久即落。故西邊不甚見日。古語云。蜀之曰。越之雪。言見日少也。所以蜀有漏天。古語云。巫峽多漏天。老杜云。鼓角漏天東。言其地多雨。如天漏然。以此觀之。天地亦不甚濶。以日月所照。及寒暑風陰。觀之。可以驗矣。用之問天竺國去處。又却極濶。曰。以崑崙山言之。天竺直崑崙之正南。所以土地濶。而所生亦多異人。

水經云崑崙去高山五萬里。看來未肯如此遠。蓋中國至于闐二萬里。于闐去崑崙無緣更有三萬里。文昌雜錄記于闐遣使來貢獻。使者自言其國之西千三百餘里。即崑崙山。今中國在崑崙之東南。而天竺諸國在其正南。水經又云黃河自崑崙東北流入中國。如此則崑崙當在西南上。或又云西北不知如何。恐河流曲折多。入中國後方見其東北流爾。佛經所說阿耨耨山者。即崑崙也。云山頂有阿耨大池。水分流四面去。爲四大水。入中國者黃河入東海。其三面各入南西北海。如弱水黑水之類。大抵地之形如饅頭。其撚尖則崑崙也。問佛家天地四洲之說。果有之否。曰佛經有之。中國爲南禪部州。天竺諸國皆在南禪部州內。東弗於逮。西瞿耶尼。北鬱單越。亦如鄉衍所說赤縣之類。四州統名娑婆世界。如是世界。凡有幾所。而娑婆世界獨居其中。其形正圓。故所生人物亦獨圓正。象其地形。蓋得天地之中氣。其他世界則形皆偏側尖缺。而環處娑婆世界之外。不得天地之正氣。故所生人物亦多不正。此說便是蓋天之說。橫渠亦主蓋天。不知如何。但其言日初生時。先照娑婆世界。故其氣和其他世界。則日之所照。或正或曷。故氣不和。只他此說。便自可破。彼言日之所照。必經歷諸世界了。然後入地。則一日之中。須歷照四處。方得周匝。今纔照得娑婆一處。即已曠黑。若更照其他三處。經多少時節。如此則夜須極長。何故今中國晝夜有

均停時。而冬夏漏刻長短相去亦不甚遠。其說於是不通矣。

答虞士朋 論天地以生物爲心

復見天地心之說。某則以爲天地以生物爲心者也。雖氣有闕闕。物有盈虛。而天地之心。則亘古亘今。未始有毫釐之間斷也。故陽極於外而復生於內。聖人以爲於此可以見天地之心焉。蓋其復者氣也。其所以復者。則有自來矣。向是天地之心。生生不息。則陽之極也。一絕而不復續矣。尚何以復生於內而爲闕闕之無窮乎。此則所論動之端者。乃一陽之所以動。非徒指夫一陽之已動者而爲言也。夜氣固未可謂之天地心。然正是氣之復處。苟求其故。則亦可以見天地之心矣。

儒宗理要 卷八 天道類文集 十一

答廖子晦 論日月所行之道

問曰。天有黃赤二道。沈存中云。非天實有之。特曆家設色以記日月之行耳。夫日之所由。謂之黃道。史家又謂月有九行。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井黃道而九。如此。即日月之行。其道各異。况陽用事。則日進而北。晝進而長。陰用事。則日退而南。晝退而短。月行則春東從赤道。夏南從赤道。秋西從白道。冬北從黑道。日月之行。其不同道又如此。然每月合朔。不知何以同度而會於所會之辰。又有或蝕或不蝕。悉未能曉。向承指喻其行。或高而出黃道之上。或低而出黃道之下。或相近而偏。或差

遠而不相值則皆不蝕是時不能反覆今望賜說

答曰日月道之說所引皆是日之南北雖不同然皆隨黃道耳月道雖不同然亦常隨黃道而出其旁耳其合朔時日月同在一度其望日則日月極遠而相對其上下弦則日月近一而遠二如日在午則月在卯故合朔之時日月之東西雖同在一度而月道之南北或差遠於日則不蝕或南北雖亦相近而日在內月在外則不蝕此正如一人秉燭一人執扇相交而過一人自內觀之其兩人相去差遠則雖扇在內燭在外而扇不能掩燭或秉燭在內而執扇在外則雖近而扇亦不能掩燭以此推之大略可見此說在詩十月之交篇孔註說得甚詳李迂仲引證

儒宗理要

卷八

天道類文

上

亦博可并檢看當得其說

答張敬之

論潮汐進退之義

潮汐之說余襄公言之尤詳大抵天地之間東西為緯南北為經故子午卯酉為四方之正位而潮之進退以月至此位為節耳以氣之消息言之則子者陰之極而陽之始午者陽之極而陰之始卯為陽中酉為陰中也

文集終

語錄

太極

問太極不是未有天地之先有箇渾成之物是天地萬物之理總名否曰太極只是天地萬物之理在天地言則天地中有太極在萬物言則萬物中各有太極未有天地之先畢竟是先有此理動而生陽亦只是理靜而生陰亦只是理問太極解何以先動而後靜先用而後體先感而後寂曰在陰陽言則用在陽而體在陰然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不可分先後今只就起處言之畢竟動前又是靜用前又是體感前又是寂陽前又是陰而寂前又是感靜前又是動將何者為先後不

儒宗理要

卷八

天道類語錄

上

可只道今日動便為始而昨日靜更不說也如鼻息言呼吸則辭順不可道吸呼畢竟呼前又是吸吸前又是呼

有是理後生是氣自一陰一陽之謂道推來此性自有仁義明天下未有無理之氣亦未有無氣之理

問理與氣曰有是理便有是氣但理是本而今且從理上說氣

如云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不成動已前便無靜程子曰動靜無端蓋此亦是且自那動處說起若論着動

以前又有靜靜以前又有動如云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這繼字便是動之端若只一開一闔而無繼便是闔殺

了又問繼是動靜之間否曰是靜之終動之始也且如四時

到得冬月萬物都歸窠了。若不生來年便都息了。蓋是貞復生元無窮如此。又問元亨利貞是備箇動靜陰陽之理。而易只謂乾有之曰。若論文王易本是作大亨利貞。只作兩字說。孔子見這四字好。便挑開說了。所以某嘗說易難看。便是如此。伏羲自是伏羲。易文王自是文王。易孔子因文王底說。又却出入乎其間也。又問有是理而後有是氣。未有人時此理何在。曰也。只在這裏如一海水。或取得一杓。或取得一擔。或取得一椀。都是這海水。但是他為主。我爲客。他較長久。我得之不久耳。葉孫

或問必有是理然後有是氣如何。曰此本無先後之可言。然必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八 天道類編錄 古

欲推其所從來。則須說先有是理。然理又非別爲一物。卽存乎是氣之中。無是氣則是理亦無掛搭處。氣則爲金木水火。理則爲仁義禮智。人傑

太極圖無極而太極上一圈卽太極。但挑出在上。泳

無極而太極只是一句。如冲漠無朕。畢竟是上面無形象。然却實有此理。圖上自分曉到說無極處。便不言太極。只言無極之真。真便是太極。贊

或問太極曰太極只是個極好至善底道理。人人有一太極。物物有一太極。周子所謂太極是天地人物萬善至好底表德。

天地

道夫言向者先生教思量天地有心無心。近思之竊謂天地無

心。仁便是天地之心。若使其有心。必有思慮。有營爲。天地曷嘗有思慮來。然其所以四時行。百物生者。蓋以其合當如此。便如此。不待思維。此所以爲天地之道。曰如此。則易所謂復其見天地之心。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又如何。如公所說。祇說得他無心處。爾若果無心。則須牛生出馬。桃樹上發李花。他又却自定。程子曰。以主宰謂之帝。以性情謂之乾。他這名義自定。心便是他箇主宰處。所以謂天地以生物爲心。中間欽夫以爲甚不合如此說。其謂天地別無勾當。只是以生物爲心。一元之氣運轉流通。略無停間。只是生出許多萬物而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八 天道類編錄 古

已。問程子謂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爲。曰這是說天地無心處。且如四時行。百物生。天地何所容心。至於聖人則順理而已。復何爲哉。所以明道云。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說得最好。問普萬物。莫是以心周徧而無私否。曰天地以此心普及萬物。人得之遂爲人之心。物得之遂爲物之心。草木禽獸接着遂爲草木禽獸之心。只是一箇天地之心。爾今須要知得他有心處。又要見得他無心處。只恁定說不得。道夫

蒼蒼之謂天。運轉周流不已。便是那箇。而今說天有箇人在那裏。批判罪惡。固不可。說道全無主之者。又不可。這裏要人見

得個又個問經傳中天字曰要人自看得分曉

天以氣而依地之形地以形而附天之氣天包乎地地特天中之一物爾天以氣而運乎外故地擡在中間噴然不動使天之運有一息停則地須陷下道夫

地有絕處唐太宗收至骨利幹置堅昆都督府其地夜易曉夜亦不甚暗蓋當地絕處日影所射也其人髮皆赤揚

問康節論六合之外恐無外否曰理無內外六合之形須有內外日從東畔升西畔沉明日又從東畔升這上面許多下面亦許多豈不是六合之內曆家算氣只算得到日月星辰運行處上去更算不得安得是無內外淳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八 天道類語錄

問四時取火何為季夏又取一番曰土旺於未故再取之

陰以陽為質陽以陰為質水內明而外暗火內暗而外明橫渠

曰陰陽之精互藏其宅正此意也坎離

清明內影濁明外影清明金水濁明火日個

如何見得天有三百六十度甚麼人去量來只是天行得過處為度天之過處便是日之退處日月會為辰節

叔器問天有幾道曰據曆家說有五道而今且將黃赤道說赤道正在天之中如合子縫模樣黃道是在那赤道之間義剛

問天道左旋日月星辰右轉曰自疏家有此說人皆守定某看天上日月星不曾右轉只是隨天轉天行健這箇物事極是

轉得速且如今日與月星都在這度上明日旋一轉天却過了一度日遲些便欠了一度月又遲些又欠了十三度如歲星須一轉爭了三十度要看曆數子細只是璇璣玉衡疏載王恭甫天說一段極精密可檢看便是說一箇現成天地了月常光但初二三日照只照得那一邊過幾日漸漸移得正到十五日月與日正相望到得月中天時節日光在地下逆從四邊出與月相照地在中間自遮不過今月中有影云是莎羅樹乃是地形未可知賀孫

問經星左旋緯星與日月右旋是否曰今諸家是如此說橫渠

說天左旋日月亦左旋看來橫渠之說極是只恐人不曉所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八 天道類語錄

以詩傳只載舊說或曰此亦易見如以一大輪在外一小輪

載日月在內大輪轉急小輪轉慢雖都是左轉只有急有慢

便覺日月似右轉了曰然但如此則曆家逆字皆着改做順

字退字皆着進字個

月體常圓無闕但常受日光為明初三四是日在下照月在西

邊明人在這邊望只見在弦光十五六則日在地下其光由

地四邊而射出月被其光而明月中是地影月古今人皆言

有闕惟沈存中云無闕揚

月無盈闕人看得有盈闕蓋晦日則月與日相疊了至初三方

漸漸離開去人在下面側着見則其光闕至望日則月與日

正相對人在中間正看見則其光方圓因云禮運言播五行於四時和而後月生也如此則氣不和時使無月恐無此理其云三五而盈三五而闕彼必不曾以理推之若以理推之則無有盈闕也畢竟古人推究事物似亦不甚子細或云恐是說元初有月時曰也說不得

問月受日光只是得一邊光曰日月相會時日在月上不是無光光都蔽在上面一邊故地上無光到得日月漸漸相遠時漸擦挫月光漸漸見於下到得望時月光渾在下面一邊望後又漸漸光向上去

或問月中黑影是地影否曰前輩有此說看來理或有之然非儒宗理要朱子卷八天道類語錄九

地影乃是地形倒去遮了他光耳如鏡子中被一物遮住其光故不甚見也蓋日以其光加月之魄中間地是一塊實底物事故光照不透而有此黑暈也問日光從四邊射入月光何預地事而礙其光曰終是被這一塊實底物事隔住故微有礙耳

或錄云今人剪希人貼鏡中以火光照之則壁上圓光中有一人月為地所礙其黑暈亦猶是耳

問自古以日月之蝕為災異如今曆家却自預先算得是如何曰只大約可算亦自有不合處有曆家以為當食而不食者有以為不當食而食者

木之緯星是陰中之陽經星是陽中之陰蓋五星皆是地上木火土金水之氣上結而成却受日光經星却是陽氣之餘疑結者

疑得也受日光但經星則閃爍開闔其光不定緯星則不然縱有芒角其本體之光亦自不動細視之可見

霜只是露結成雪只是雨結成古人說露是星月之氣不然今高山頂上雖晴亦無露露只是自下蒸上人言極西高山上亦無雨雪

高山無霜露却有雪管登雲谷晨起穿林薄中並無露水沾衣但見烟霞在下茫然如大洋海眾山僅露峰尖烟雲環繞往來山如移動天下之奇觀也或問高山無霜露其理如何曰上面氣漸清風漸緊雖微有霧氣都吹散了所以不結若雪則只是雨遇寒而凝故高寒處雪先結也道家有高處有萬

儒宗理要朱子卷八天道類語錄九

里剛風之說便是那裏氣清緊低處則氣濁故緩散想得高山更上去立人不住了那裏氣又緊故也雖驪有九天之說注脚妄解云有九天據其觀之只是九重蓋天運行有許多重數

以手畫圖自內裏面重數較軟至外面則漸硬想到第九重只成硬殼相似那裏轉得又愈緊矣

雪花所以必六出者蓋只是霰下被猛風拍開故成六出如人擲一團爛泥於地泥必潰開成稜瓣也又六者陰數太陰玄精石亦六稜蓋天地自然之數

問龍行雨之說曰龍水物也其出而與陽氣交蒸故能成雨但尋常雨自是陰陽氣蒸鬱而成非必龍之為也密雲不雨尚

往也。蓋止是下氣上升。所以未能雨。必是上氣蔽蓋。無發洩處。方能有雨。橫渠正蒙論風雷雲雨之說最分曉。木之

問雷電。程子曰。只是氣相摩盪。是否。曰。然。或以為有神物。曰。氣聚則須有。然纔過便散。如雷斧之類。亦是氣聚而成者。但已有查滓。便散不得。此亦屬成之者性。張子云。其來也幾微易簡。其究也廣大堅固。即此理也。替

十月雷鳴。曰。恐發動了。陽氣所以大雪為豐年之兆者。雪非豐年。蓋為凝結得陽氣在地。來年發達。生長萬物。敬仲

虹非能止雨也。而雨氣至是已薄。亦是日色射散雨氣了。楊

子升問人言。虜中曆與中國曆差一日。是否。曰。只如子正四刻。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八 天道類語錄 子

方屬今日。子初自屬昨日。今人纔交子時。便喚做今日。如此亦便差一日。木之

問周公定豫州為天地之中。東西南北各五千里。今北邊無極。而南方支趾便際海。道里長短。殊何以云各五千里。曰。此但以中國地段四方相去言之。未說到極邊與際海處。南邊雖近海。然地形則未盡。如海外有島夷諸國。則地猶連屬。彼處海猶有底。至海無底處。地形方盡。周公以土圭測天地之中。則豫州為中。而南北東西。際天各遠許多。至於北遠而南近。則地形有偏。爾所謂地不滿東南也。禹貢言東西南北各二千五百里。不知周公何以言五千里。今視中國四方相去。

無五千里。想他周公且恁大說教好看。如堯舜所都冀州之

地。去北方甚近。是時中國土地甚狹。想只是略相逼。至夏商已後。漸漸開闢。如三苗只在今洞庭彭蠡湖湘之間。彼時

中國已不能到。三苗所以也。負固不服。又曰。自古無人窮至北海。只挨着天殺邊過。緣北邊地長。其勢北海不甚闊。地之

下與地之四邊。皆海水周流。地浮水上。與天接。天包水與地。問天有形質否。曰。無。只是氣旋轉得緊。如急風然。至上面極

高處。轉得愈緊。若轉纔慢。則地便脫墜矣。問星辰有形質否。曰。無。只是氣之精英凝聚者。或云如燈花否。曰。然。個

海那岸便與天接。或疑百川赴海而海不溢。曰。蓋是乾了。有人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八 天道類語錄 子

見海邊作旋渦吸水下去者。直卿云。程子大論無之說。好。方子

海水未嘗溢者。莊周所謂沃焦土是也。德明

潮之遲速大小自有常。舊有明州人說。月加子午則潮長。自有此理。沈存中筆談說亦如此。德明

陸子靜謂潮是子午月長。沈存中續筆談之說亦如此。謂月在

地子午之方。初一卯十五酉。方子

蔡伯靖曰。山本同而末異。水本異而末同。義

問先生前日言水隨山行。何以驗之。曰。外面底水在山下。中間底水在脊上行。因以指為喻。曰。外面底水在指縫中行。中間

底水在指頭上行。又曰。山下有水。今浚井底。人亦看山脈。節

其都是正天地中間好箇風水。山脉從雲中發來，雲中正高脊處，自脊以西之水，則西流入於龍門西河；自脊以東之水，則東流入於海。前面一條黃河環繞，右畔是華山，聳立爲虎；自華來至中爲嵩山，是爲前案；遂過去爲泰山，聳於左，是爲龍。淮南諸山是第二重案，江南諸山及五嶺又爲第三四重案。

上黨卽今潞州。春秋赤狄潞氏，卽其地也。以其地極高，與天爲黨，故曰上黨。上黨太行山之極高處，平陽晉州蒲坂山之盡頭，堯舜之所都也。河東河北諸州如太原晉陽等處皆在山之兩邊，黨中山極高，伊川云太行千里一塊石，山後是忻代諸州。泰山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八

天道類語錄

三

却是太行之虎山，又問平陽蒲坂自堯舜後何故無人建都？曰：其地磽脊不生物，人民朴陋儉嗇，故惟堯舜能都之。後世侈泰如何都得？

或問天下之山，西北最高，曰然。自關中一支生下，函谷以至嵩山，東盡泰山，此是一支；又是嶓冢漢水之北生下一支，至揚州而盡。江南諸山則又自岷山分一支，以盡乎兩浙閩廣。江西山皆自五嶺嶺上來，自南而北，故皆逆關中却是自北而南，故皆順。

關中之山多自北來，水皆東南流；江浙之山多自南來，水多北流，故江浙冬寒夏熱。

江西山水秀拔，生山人來便要硬做。升卿

荆襄山川平曠，得天地之中，有中原氣象，爲東南交會處，舊人物多，最好卜居，但有變則正是兵之衝，又恐無噍類。

某說道後來黃河必與淮河相并，伯恭說今已如此，問他如何見得？伯恭說見薛某說，又曰：元豐間河北流，自後中原多事，後來南流，虜人亦多事，近來又北流，見歸正人說。

中原圖黃河却自西南貫梁山泊進，遷入淮來，祖時河南北流，故虜人盛，今却南來，故其勢亦衰。又曰：神宗時行淤田策，行得甚力，差官去監那箇水，也是肥，只是未蒙其利，先有衝頽慮舍之患。潘子善問如何可治河決之患？曰：漢人之策，今兩旁不立城邑，不置民居，存留些地步與他，不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八

天道類語錄

三

與他爭，放教他寬水散漫，或流從這邊，或流從那邊，不似而今作堤去扞他。元帝時募善治河決者，當時集衆議，以此說爲善。又問河決了，中心平處却低如何？曰：不會低，他自擇一箇低去處。又問雍州是九州那裏高？曰：那裏無甚水，又曰：禹貢亦不可考其次第，那如經量門簿，所謂門簿者，載此一都有田若干，有山若干。

鬼神

天下大底事，自有箇大底根本，小底事亦自有箇緊切處。若見得天下亦無甚事，如鬼神之事，聖賢說得甚分明，只將禮熟讀便見，二程初不說無鬼神，但無如今世俗所謂鬼神耳。右

來聖人所制祭祀皆是他見得天地之理如此去偽

鬼神只是氣屈伸往來有氣也天地間無非氣人之氣與天地之氣常相接無間斷人自不見人心才動必達於氣便與這屈伸往來者相感通如卜筮之類皆是心自有此物只說你心上事才動必應也格

問鬼神便只是此氣否曰又是這氣裏面神靈相似煮

雨風露雷日月晝夜此鬼神之迹也此是白日公平正直之鬼神若所謂有嘯於梁觸於胸此則所謂不正邪暗或有或無或去或來或聚或散者又有所謂禱之而應祈之而獲此亦所謂鬼神同一理也世間萬事皆此理但精粗小大之不同

儒宗理要朱子 卷八 天道類語錄 五

爾又曰以功用謂之鬼神即此便見道夫

問生死鬼神之理明作錄云問鬼神生死雖知得是一理然未見得端的曰精氣為物遊魂為變便是生死底道理未達曰精氣一則為人散則為鬼曰天道流行發育萬物又問精氣凝時此理便附在氣上否曰天道流行發育萬物有理而後有氣雖是一時都有畢竟以理為主人得之以有生明作錄云然氣之清者為氣濁者為質明作錄云清者氣則有清濁濁者氣則有濁濁者為質明作錄云清者

知覺運動陽之為也形體明作錄云陰之為也氣曰魂體曰魄明作錄云

魄高誘淮南子註曰魂者陽之神魄者陰之神所謂神者以其主乎形氣也人所以生精氣聚也人只有許多氣須有箇

盡時明作錄云盡則魂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而死矣人將死時熱氣上山所謂魂升也下體遊空所謂魄降

也此所以有生必有死有始必有終也夫聚散者氣也若理則只泊在氣上初不是凝結自為一物但人分上所合當然者便是理不可以聚散言也然人死雖終歸於散然亦未便散盡故祭祀有感格之理先祖世次遠者氣之有無不可知然奉祭祀者既是他子孫畢竟只是一氣所以有感通之理然已散者不復聚釋氏却謂人死為鬼鬼復為人如此則天地間常只是許多人來來去去更不由造化生生必無是理至如伯有為厲伊川謂別是一般道理蓋其人氣未當盡而強死自是能為厲子產為之立後使有所歸遂不為厲亦可謂知鬼神之情狀矣問伊川言鬼神造化之迹此豈亦造化

儒宗理要朱子 卷八 天道類語錄 五

之迹乎曰皆是也若論正理則似樹上忽生出花葉此便是造化之迹又如空中忽然有雷霆風雨皆是也但人所常見故不之怪忽聞鬼嘯鬼火之屬則便以為怪不知此亦造化之迹但不是正理故為怪異如家語云山之怪曰夔魍魎水之怪曰龍罔象土之怪曰羆羊皆是氣之雜揉乖戾所生亦非理之所無也專以為無則不可如冬寒夏熱此理之正也有時忽然夏寒冬熱豈可謂無此理但既非理之常便謂之怪孔子所以不語學者亦未須理會也困學錄言兩軒不信鬼神而論問問鬼神便是精神魂魄如何曰然且就這一身看自會笑語有許多聰明知識這是如何得恁地虛空之中忽然有風有雨

忽然有雷有電。這是如何得恁地。這都是陰陽相感。都是鬼神。看得到這裏。見一身只是箇軀殼。在這裏。內外無非天地陰陽之氣。所以夜來說道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思量來。只是一箇道理。又云如魚之在水。外面水便是肚裏面水。鰓魚肚裏水。與鯉魚肚裏水。只一般。仁父問魂魄如何是陰陽。曰。魂如火。魄如水。賀孫

問魂魄。曰。魄是一點精氣。氣交時便有這神。魂是發揚出來底。如氣之出入息。魄是如水人之視能明。聽能聰。心能強記底。有這魄。便有這神。不是外面入來。魄是精。魂是氣。魄主靜。魂主動。又曰。草木之生。自有箇神。他自不能生。在人則心便是。朱子
卷八 天道類語錄 天

所謂形既生矣。神發知矣。是也。又問生死。曰。古人只說三五而盈。三五而闕。近時人方推得他所以圓闕。乃是魂受光處。魄未嘗無也。人有魄先衰底。有魂先衰底。如某近來覺重聽多忘。是魄先衰。植

動者魂也。靜者魄也。動靜二字。括盡魂魄。凡能運用作為。皆魂也。魄則不能也。今人之所以能運動。都是魂使之爾。魂若去。魄則不能也。今魄之所以能運動。便死矣。月之黑。暈便是魄。其光者。乃日加之光耳。他本無光也。所以說哉生魄。旁死魄。莊子曰。日火外影。金水內影。此便是魂魄之說。有脫誤
人之能思慮計畫者。魂之爲也。能記憶辨別者。魄之爲也。同

人死時是當初稟得許多氣。氣盡則無否。曰。是。曰。如此則與天地造化不相干。曰。死生有命。當初稟得氣時便定了。便是天地造化。只有許多氣。能保之亦可延。且如我與人俱有十分。俱已用出二分。我才用出二分。便收回。及收回二分時。那人已用出四分了。所以我便能少延。此卽老氏作福意。老氏惟見此理。一向自私其身。淳

死而氣散。泯然無迹者。是其常道理。恁地有托生者。是偶然聚得氣不散。又怎生去。湊着那生氣。便再生。然非其常也。伊川云。左傳伯有之爲厲。又別是一理。言非死生之常理也。人傑
光祖問先生所答。嵩卿書云。如伊川又云。伯有爲厲。別是一理。又曰。亦自有這般底。然亦多是不得其死。故強氣未散。要之久之。亦不會不散。如漳州一件公事。婦殺夫。密埋之後。爲祟。事既發覺。當時便不爲祟。此事恐素養免死。遂於申諸司狀上特批了。後婦人斬。與婦人通者絞。以是知刑獄裏面這般事。若不與決罪償命。則死者之冤必不解。又曰。氣久必散。人說神仙一代說一項。漢世說甚安期生。至唐以來。則不見說了。又說鍾離權呂洞賓。而今又不見說了。看得來。也只是養得分外壽考。然終久亦散了。賀孫

問遊魂爲變。問有爲妖孽者。是如何得未散。曰。遊字是漸漸散。若是爲妖孽者。多是不得其死。其氣未散。故纏結而成妖孽。

若是疴癘病死底人，這氣消耗盡了方死，豈復更變結成妖孽，然不得其死者，久之亦散，如今打麵做糊，中間自有成小塊，核不散底，久之漸漸也自會散，又如其取精多，其用物弘，如伯有者，亦是卒未散也，橫渠曰：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日反而遊散，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反之謂鬼，以其歸也，天下萬物萬事，自古及今，只是箇陰陽消息，屈伸橫渠將屈伸說得貫通，上蔡說却似不說得循環意思，幸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注謂口鼻嘘吸爲氣，耳目聰明爲魄，氣屬陽，魄屬陰，而今有人說眼光落，這便是魄降，今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八

天道類語錄

天

人將死，有云魄落，若氣只升而散，故云魂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道家修養有這說，與此大段相合，賀孫

論及巫人治鬼，而鬼亦效巫人所爲以敵之者，曰：後世人心姦詐之甚，感得姦詐之氣，做得鬼也姦巧，淳

厚之問人死爲禽獸，恐無此理，然親見永春人家，有子耳上有猪毛及猪皮，如何，曰：此不足怪，向見籍溪借事一兵胸前有猪毛，睡時作猪鳴，此只是稟得猪氣，可學

自天地言之，只是一箇氣，自一身言之，我之氣即祖先之氣，亦只是一箇氣，所以才感必應

因問何故天曰神，地曰祇，人曰鬼，曰：此又別氣之清明者爲神

如日月星辰之類是也，此變化不可測，祇本示字，以有迹之，可示山河草木是也，比天象又差者，至人則死爲鬼矣，又問：既曰往爲鬼，何故謂祖考來格，曰：此以感而言，所謂來格亦略有些神底意思，以我之精神感彼之精神，蓋謂此也，祭祀之禮，全是如此，且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皆是自家精神，抵當得他過，方能感召得他來，如諸侯祭天地，大夫祭山川，便沒意思了，知

問祖考精神既散，必須三日齋，七日戒，求諸陽，求諸陰，方得他聚，然其聚也，倏然而聚，到得禱祠既畢，誠敬既散，則又忽然而散，曰：然，子蒙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八

天道類語錄

天

問死者魂氣既散而立主以主之，亦須聚得些子氣在這裏否，曰：古人自始死，弔魂復魄，立重設主，便是常要接續他些子精神在這裏，古者燹龜用牲血，便是覺見那龜久後不靈了，又用些子生氣去接續他，史記上龜筮傳，占春將雞子就上面開卦，便是將生氣去接續他，便是燹龜之意，又曰：古人立尸，也是將人生氣去接續他，子蒙

問祭天地山川而用牲幣酒醴者，只是表吾心之誠耶，抑真有氣來格也，曰：若道無物來享時，自家祭甚底，肅然在上，令人奉承敬畏，是其物，若道真有雲車擁從而來，又妄誕，淳或問世有廟食之神，縣歷數百年，又何理也，曰：浸久亦能散，黃

守南康緣久旱不免徧禱於神忽到一廟但有二間弊屋狼籍之甚彼人言三五十其靈如響至有人來而帷中有神與之言者昔之靈如彼今之靈如此亦自可見壯祖

風俗尚鬼如新安等處朝夕如在鬼窟其一番歸鄉里有所謂五通廟最靈怪衆人捧擁謂禍福立見居民纔出門便帶紙片入廟祈祝而後行士人之過者必以各紙稱門生某人謁廟某初還被宗人煎迫令去不往是夜會族人往官司打酒有灰乍飲遂動臟肺終夜次日又偶有一蛇在階旁衆人闕然以爲不謁廟之故某告以臟肺是食物不着關他甚事莫枉了五通中有某人是向學之人亦來勸往云亦是從衆某備宗理要朱子卷八天道類語錄三

告以從衆何爲不意公亦以此語某幸歸此去祖墓甚近若能爲禍福請卽葬某於祖墓之旁甚便又云人做州郡須去淫祠若係勅額者則未可輕去賀孫

曆法

今之造曆者無定法只是趕趁天之行度以求合或過則損不及則益所以多差因言古之鍾律紐算寸分毫釐絲忽皆有定法如合符契皆自然而然莫知所起古之聖人其思之如

是之巧然皆非私意撰爲之也意古之曆書亦必有一定之法而今亡矣三代而下造曆者紛紛莫有定議愈精愈密而愈多差由不得古人一定之法也季通常言天之運無常日月星辰積氣皆動物也其行度疾速或過不及自是不齊使我之法能運乎天而不爲天之所運則其疎密遲速或過不及之間不出乎我此虛寬之大數縱有差忒皆可推而不失矣何者以我法之有定而律彼之無定自無差也季通常言非

是天運無定乃其行度如此其行之差處亦是常度但後之造曆者其爲數窄狹而不足以包之爾問

問曆法何以推月之大小曰只是以每月二十九日半六百四儒宗理要朱子卷八天道類語錄三

十分日之二十九計之觀其合朔爲如何如前月大則後月初二日月生明前月小則後月初三日月生明人傑

中氣只在本月若趕得中氣在月盡後月當便留閏楊

曆數微眇如今下漏一般漏管稍濇則必後天稍濇則必先天未子而子未午而午淵

曆法季通說當先論天行次及七政此亦未善要當先論太虛以見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一定位然後論天行以見天度加損虛度之歲分歲分既定然後七政乃可齊耳道先生嘗言數家有大小陽九道夫問果爾則有國有家者何貴乎修治曰在我者過得他一二分便足以勝之數八卷終

朱子卷九

後學西山張能鱗纂輯

人道類

文集

論仁說 論仁道包四德而貫四端

天地以生物爲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爲心者也。故語心之德。雖其總攝貫通。無所不備。然一言以蔽之。則曰仁而已矣。請試詳之。蓋天地之心。其德有四。曰元亨利貞。而元無不統。其運行焉。則爲春夏秋冬之序。而春生之氣。無所不通。故人之爲心。其德亦有四。曰仁義禮智。而仁無不包。其發用焉。則爲愛恭宜別之情。而惻隱之心。無所不賁。故論天地之心者。則曰乾元坤元。則四德之體用。不待悉數而足。論人心之妙者。則曰仁人心也。則四德之體用。亦不待遍舉而該。蓋仁之爲道。乃天地生物之心。卽物而在。情之未發。而此體已具。情之既發。而其用不窮。誠能體而存之。則衆善之源。百行之本。莫不在是。此孔門之教。所以必使學者汲汲乎求仁也。其言有曰克己復禮爲仁。言能克去己私。復乎天理。則此心之體無不在。而此心之用無不行也。又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則亦所以存此心也。又曰事親孝。事兄悌。及物恕。則亦所以行此心也。又曰求仁得仁。則以讓國而逃。諫伐而餓。爲能不失乎此心也。又曰

儒宗理要 朱子

卷九

人道類文集

一

殺身成仁。則以欲甚於生。惡甚於死。爲能不害。此心也。此心何心也。在天地則塊然生物之心。在人則溫然愛人利物之心。包四德而貫四端者也。或曰君子之言。則程子所謂愛情仁性。不可以愛爲仁者。非歟。曰不然。程子之所論。以愛之發而名仁者也。吾之所論。以愛之理而名仁者也。蓋所謂性情者。雖有分域之不同。然其脉絡之通。各有攸屬者。則曷嘗判然離絕。而不相管哉。吾方病夫學者。誦程子之旨。而不求其意。遂至於判然離愛而言仁。故特論此。以發明其遺意。而子願以爲異乎。程子之說。不亦誤哉。或曰程氏之徒。言仁多矣。蓋有謂愛非仁。而以萬物與我爲一爲仁之體者矣。亦有謂愛非仁。而以心有知覺爲仁之名者矣。今子之言。若是然。則彼皆非歟。曰彼謂物我爲一者。可以見仁之無不愛矣。非仁之所以爲體之真也。彼謂心有知覺者。可以見仁之包乎智矣。而非仁之所以得名之實也。觀孔子答子貢博施濟衆之問。與程子所謂覺不可以訓仁者。則可見矣。子尚安得復以此而論仁哉。抑泛言同體者。使人舍胡昏緩而無警切之功。其弊或至於認物爲己者有之矣。專言知覺者。使人張皇迫躁而無沉潛之味。其弊或至於認欲爲理者有之矣。一忘一助。二者蓋胥失之。而知覺之云者。於聖門所示樂山能守之氣象。尤不相似。尚安得復以此而論仁哉。因并記其語作仁說。

儒宗理要 朱子

卷九

人道類文集

二

答蔡西山 論性與氣合之理

人之有生性與氣合而已然即其已合而析言之則性主於理而無形氣主於形而有質以其主理而無形故公而無不善以其主形而有質故私而或不善以其公而善也故其發皆天理之所行以其私而或不善也故其發皆人欲之所作此舜之戒禹所以有人心道心之別蓋自其根本而已然非為氣之所為有過不及而後流於人欲也然但謂之人心則固未以為惡皆邪惡但謂之危則固未以為便致凶咎但既不主於理而主於形則其流為邪惡以致凶咎亦不難矣此其所以為危非若道心之必善而無惡有安而無傾有準的而可憑據也故必其致偏求理要 朱子 卷九 人道類文集 三

精一於此兩者之間使公而無不善者常為一身萬事之主而私而或不善者不得與焉則凡所云為不待擇於過與不及之間而自然無不中矣此舜戒禹之本意而序文述之固未嘗直以形氣之發盡為不善而不容其有清明純粹之時如來論之所疑也但此所謂清明純粹者既屬乎形氣之偶然則亦但能不隔乎理而助其發揮耳不可便認以為道心而欲據之以為精一之地也

答黃道夫 論理氣形上形下之異

天地之間有理有氣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氣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稟此理然後

有性必稟此氣然後有形其性其形雖不外乎一身然其道器之間分際甚明不可亂也若劉康公所謂天地之中所謂命者理也非氣也所謂人受以生所謂動作威儀之則者性也非形也今不審此而以魂魄鬼神解之則是指氣為理而索性於形矣豈不誤哉所引禮運之言本亦自有分別其曰天地之德者理也其曰陰陽之交鬼神之會者氣也今乃一之亦不審之誤矣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周子曰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所謂真者理也所謂精者氣也所謂則者性也所謂物者形也上下千餘年之間言者非一人記之非一筆而其說之同如合符契非能牽聯配合而強使之齊也此義理之原學者不偏求理要 朱子 卷九 人道類文集 四

可不察

答廖子晦 論理氣聚散有無之異

夫性者理而已矣乾坤變化萬物受命雖所稟之在我然其理則非有我之所得私也所謂反身而誠蓋欲盡其所得乎已之理則知天下萬物之理初不外此非謂盡得我此知覺則衆人之知覺皆是此物也性只是理不可以聚散言其聚而生散而死者氣而已矣所謂精神魂魄有知有覺者皆氣之所為也故聚則有散則無若理則初不為聚散而有無也但有是理則有是氣苟氣聚乎此則其理亦命乎此耳不得以水渥比也

答陳恭之 論性具仁義禮智之理

性是太極渾然之體。本不可以名字言。但其中含具萬理。而綱理之大者有四。故命之曰仁義禮智。孔門未嘗備言。至孟子而始備言之者。蓋孔子時性善之理素明。雖不詳著其條。而說自具。至孟子時。異端蠹起。往往以性爲不善。孟子懼是理之不明。而思有以明之。苟但曰渾然全體。則恐其如無星之秤。無寸之尺。終不足以曉天下。於是別而言之。界爲四破。而四端之說。於是而立。蓋四端之未發也。雖寂然不動。而其中自有條理。自有間架。不是儻侗都無一物。所以外邊才感。中間便應。如赤子入井之事。感則仁之理便應。而惻隱之心。於是乎形。如過廟過朝之事。感則禮之理便應。而恭敬之心。於是乎形。蓋由其中間衆儒宗理要。

朱子

卷九

人道類文集

五

理渾具。各各分明。故外邊所遇。隨感而應。所以四端之發。各有面貌之不同。是以孟子析而爲四。以示學者。便是渾然全體之中。而粲然有條。若此。則性之善可知矣。然四端之未發也。所謂渾然全體。無聲臭之可言。無形象之可見。何以知其粲然有條。如此。蓋是理之可驗。乃依然就他發處驗得。凡物必有本根。性之理雖無形。而端的之發。最可驗。故由其惻隱。所以必知其有仁。由其羞惡。所以必知其有義。由其恭敬。所以必知其有禮。由其是非。所以必知其有智。使其本無是理於內。則何以有是端於外。由其有是端於外。所以必知有是理於內。而不可誣也。故孟子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是則孟子之言。

性善。蓋亦迺其情而逆知之耳。仁義禮智。既知得界限分曉。又須知四者之中。仁義是箇對立底關鍵。蓋仁仁也。而禮則仁之著義也。而智則義之藏。猶春夏秋冬。雖爲四時。然春夏皆陽之屬也。秋冬皆陰之屬也。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知天地之道。不兩則不能以立。故端雖有四。而立之者則兩耳。仁義雖對立。而成兩。然仁實貫乎四者之中。蓋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故仁者仁之本。體禮者仁之節。文義者仁之斷。制智者仁之分。別猶春夏秋冬。雖不同。而同出乎春。春則春之生也。夏則春之長也。秋則春之成也。冬則春之藏也。自四而兩。自兩而一。則統之有宗。會之有。

儒宗理要

朱子

卷九

六

元矣。故曰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是天地之理固然也。仁包四端。而智居四端之末者。蓋冬者藏也。所以始萬物而終萬物者也。智有藏之義焉。有終始之義焉。則惻隱羞惡恭敬。是此三者皆有可爲之事。而智則無事可爲。但分別其爲是爲非。爾是以謂之藏也。又惻隱羞惡恭敬。皆是一面底道理。而是非則有兩面。既別其所是。又別其所非。是終始萬物之象。故仁爲四端之首。而智則能成始。能成終。猶元氣雖四德之長。然元不生於元。而生於貞。蓋由天地之化。不翕聚則不能發散。理固然也。仁智交際之間。乃萬化之機軸。此理循環不窮。脗合無間。程子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者。此也。

答吳仲玘 論聖賢言道之旨

蓋道之體用雖極淵微而聖賢言之則甚明白學者誠能虛心靜慮而徐以求之日用躬行之實則其規模之廣大曲折之詳細固當有以得之燕閒靜一之中其味雖淡而實腴其旨雖淺而實深矣然其所以求之有不難於求而難於養故程夫子之言曰學莫先於致知然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而邵康節之告張子厚曰以君之材於吾之學頃刻可盡但須相從林下一二十年使塵慮銷散胸中豁豁無一事乃可相授正為此也今觀來論似於義理未有實見而強言之所以談經則多出於新奇立意則或流於偏宕而辭氣之間又覺其無溫厚和平歛退儒宗理要朱子 卷九 人道類文集 七

答李伯諫 論存心養性之義

承喻及從事心性之本以求變化氣質之功之說此意甚善然愚意此理初無內外本末之間凡日用間涵泳本原酬酢事變以至講說辯論考究尋繹一動一靜無非存心養性變化氣質之實事學者之病在於爲人而不爲己故見得其間一種稍向外者皆爲外事若實有爲己之心但於此顯然處嚴立規程力加持守日就月將不令退轉則便是孟子所謂深造以道者蓋

其所謂深者乃功夫積累之深而所謂道者則不外乎日用顯然之事也及其真積力久內外如一則心性之妙無不存而氣質之偏無不化矣所謂自得之而居安資深也豈離外而內惡淺而深舍學問思辨力行之實而別有從事心性之妙也哉

答林德久 論盡心知性之說

以文勢觀之盡其心者知其性也言人之所以能盡其心者以其知其性故也蓋盡心與存心不同存心即操存求放之事是學者初用力處盡心則窮理之至廓然貫通之謂所謂知性即窮理之事也須是窮理方能知性性之盡則能盡其心矣

答何叔京 論仁義孝悌之說

儒宗理要朱子 卷九 人道類文集 八
仁義二字未嘗相離今日事親以仁守身以義恐涉支離隔截爲病不細孝悌也者其爲仁之本歟此言孝悌乃推行仁道之本仁字則流通該貫不專主於孝弟之一事也但推行之本自此始耳爲字蓋推行之意今以對乃字立文恐未詳有子之意也程子曰論行仁則以孝弟爲本論性則以仁爲孝弟之本此語甚盡

答蔡西山 論仁剛義柔之說

仁義之說固如來論但於說卦六畫中安排則仁剛義柔不可易也仁柔義剛又別是一說不相參雜也程先生謂天地間無截然爲陰爲陽之理然其升降生殺之大分不可無也正此

意

答葛高卿 論天地之性卽我之性

所謂天地之性卽我之性豈有死而遽亡之理此說亦未爲非但不知爲此說者以天地爲主耶以我爲主耶若以天地爲主則此性卽自是天地間一箇公共道理更無人物彼此之間死生古今之別雖曰死而不亡然非有我之得私矣若以我爲主則只是於自己身上認得一箇精神魂魄有知有覺之物卽便自爲己性把持作弄到死不肯放舍謂之死而不亡是乃私意之尤者尚何足與語死生之說性命之理哉釋氏之學本是如此今其徒之黠者往往自知其陋而稍諱之却去上頭別說一箇宋理要 朱子 卷九 人道類文集 九

般玄妙道理雖若混漾不可致詰然其歸宿實不外此若果如此則是一箇天地性中別有若干人物之性每性各有界限不相交雜改名換姓自生自死更不由天地陰陽造化而爲天地陰陽者亦無所施其造化矣

答徐子融 論伊川性卽理之說

伊川先生言性卽理也此一句自古無人敢如此道心則知覺之在人而具此理者也橫渠先生又言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其名義亦甚密皆不易之至論也蓋天之生物其理固無差別但人物所稟形氣不同故其心有明暗之殊而性有全不全之異耳

若所謂仁則是性中四德之首非在性外別爲一物而與性並行也然惟人心至靈故能全此四德而發爲四端物則氣偏駁而心昏蔽固有所不能全矣然其父子之相親君臣之相統間亦有僅存而不昧者然欲其克已復禮以爲仁善善惡惡以爲義則有所不能矣然不可謂無是性也若生物之無知覺者則又其形氣偏中之偏者故理之在是物者亦隨其形氣而自爲一物之理雖若不復可論仁義禮智之彷彿然亦不可謂無是性也此理甚明無難曉者

答張南軒 論程子類聚孔孟言仁處

類聚孔孟言仁處以求夫仁之說程子爲人之意可謂深切然備宋理要 朱子 卷九 人道類文集 十

專一如此用功却恐不免長欲速好逕之心流入耳出口之弊亦不可不察也大抵二先生之前學者全不知有仁字凡聖賢說仁處不過只作愛字看了自二先生以來學者始知理會仁字不敢只作愛字說然其流復不免有弊者蓋專務說仁而於操存涵泳之功不免有所忽略故無復優柔厭飲之味克已復禮之實不但其蔽也愚而已而又一向離了愛字懸空揣摸既無真實見處故其爲說恍惚驚怪弊病百端殆及不若全不知有仁字而只作愛字看却之爲愈也其竊嘗謂若實欲求仁固莫若力行之近但不學以明之則有槌墮真行之患故其蔽愚若主敬致知交相爲助則自無此蔽矣若且欲曉得仁之名義

則又不若且將愛字推求。若見得仁之所以愛而愛之所以不能盡仁。則仁之名義意思。瞭然在目矣。初不必求之於恍惚有無之間也。此雖比之今日高妙之說。稍為平易。然論語中已不肯如此迫切注解。說被至孟子方間有說破處。然亦多是以愛為言。殊不類近世驚怪恍惚窮高極遠之言也。

又答張南軒 論程子言仁本末

謹按程子言仁本末甚備。今撮其大要。不過數言。蓋曰仁者生之性也。而愛其情也。孝悌其用也。公者所以體仁。猶言克己復禮為仁也。學者於前三言者。可以識仁之名義。於後一言者。可以知其用力之方矣。今不深考其本末指意之所在。但見其分

儒宗理要 朱子 卷九 入道類文集 十一

別性情之異。便謂愛之與仁了無干涉。見其以公為近仁。便謂直指仁體。最為深切。殊不知仁乃性之德。而愛之本。因其性之有仁。是以其情能愛。但或蔽於有我之私。則不能盡其體用之妙。惟克己復禮。廓然大公。然後此體渾全。此用昭著。動靜本末。血脉貫通。程子之言。意蓋如此。非謂愛之與仁了無干涉也。非謂公之一字。便是直指仁體矣。由漢以來。以愛言仁之弊。正為不察性情之辨。而遂以情為性。爾今欲矯其弊。反使仁字汎然無所歸宿。而性情遂至於不相管。可謂矯枉過直。是亦枉而已矣。其弊將使學者終日言仁。而實未嘗識其名義。且又并與天地之心性情之德而昧焉。竊謂程子之意。必不如此。是以敢

陳詳之

又答張欽夫 論仁有體用之分

仁說明白簡當。非淺陋所及。但言性而不及情。又不言心貫性情之意。似只以性對心。若只以性對心。即下文所引孟子仁人心也。與上文許多說話。似若相戾。又曰。已私既克。則廓然大公。與天地萬物。血脉貫通。愛之理得於內。而其用形於外。天地之間。無一物之非吾仁矣。此亦其理之本。具於吾性者。而非強為之也。蓋已私既克。則廓然大公。皇皇四達。而仁之體無所蔽矣。天理無蔽。則天地萬物。血脉貫通。而仁之用無不周矣。然則所謂愛之理者。乃吾本性之所有。特以廓然大公而後在。非因廓

儒宗理要 朱子 卷九 入道類文集 十二

然大公而後有也。以血脉貫通而後達。非以血脉貫通而後存也。今此數句。有少差紊。更乞詳之。愛之之理。便是仁。若無天地萬物。此理亦有虧欠。於此識得仁體。然後天地萬物。血脉貫通。而用無不周者。可得而言矣。蓋此理本甚約。今便將天地萬物夾雜說。却鶻突了。夫子答子貢博施濟眾之問。正如此也。更以復見天地之心之說觀之。亦可見。蓋一陽復處。便是天地之心。完全自足。非有待於外也。又如濂溪所云。與自家意思一般者。若如今說。便只說得一般兩字。而所謂自家意思者。却如何見得耶。又云。視天下無一物之非仁。此亦可疑。蓋謂視天下無一物不在我仁中。則可。謂物皆吾仁。則不可。蓋物自是物。仁自是

心如何視物爲心耶。又云此亦其理之本具於吾性者而非強爲之也。詳此蓋欲發明仁不待公而後有之意。而語脉中失之。要之視天下無一物非仁。與此句似皆刺語。並乞詳之如何。

又答張南軒 論天命人物之所同得

彪 丈謂天命惟人得之而物無所與。鄙意固已不能無疑。今觀所論則似又指稟生賦形以前爲天命之全體。而人物所受皆不得而與焉。則其之所尤不曉也。夫天命不已固人物之所同得以生者也。然豈離乎人物之所受而別有全體哉。觀人物之生生不窮則天命之流行不已可見矣。但其所乘之氣有偏正純駁之異。是以稟而生者有物賢否之不一。物固隔於氣。儒宗理要 朱子 卷九 人道類文集 五

而不能知。衆人亦蔽於欲而不能存。是皆有以自絕於天。而命之不已者。初亦未嘗已也。人能反身自求於日用之間。存養體察以去其物欲之蔽。則求仁得仁。本心昭著。天命流行之全體固不外乎此身矣。故自昔聖賢不過使人盡其所以正心修身之道。則仁在其中。而性命之理得。伊川先生所謂盡性至命。必本於孝悌。正謂此耳。夫豈以天命全體置諸被命受生之前。四端五典之外。而別爲一術以求至乎彼哉。蓋仁也者。心之道。而人之所以盡性至命之樞要也。今乃言聖人雖教人以仁。而未嘗不本性命以發之。則是以仁爲未足。而又假性命之云以助之也。且謂之大本。則天下之理無出於此。但自人而言。非仁則

無自而立。故聖門之學以求仁爲要者。正所以立大本也。今乃謂聖人言仁。未嘗不兼大本而言。則是仁與大本各爲一物。以此兼彼。而後可得而言也。凡此皆深所未喻。不知彪丈之意。竟何如耳。更細思之。如有所得。便中又望示教。

答徐元聘 論人物氣稟之異

聞之人物之性。本無不同。而氣稟則不能無異耳。程子所謂率性之爲道。兼人物而言。又云不獨人爾。萬物皆然者。以性之同然者而言也。所謂人受天地之正氣。與萬物不同。又云只是物不能推。人則能推之者。以氣稟之異而已也。故又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一之便不是。孰味此言。可見先生之儒宗理要 朱子 卷九 人道類文集 五

意。豈若釋氏之云哉。來諭云。胡子知言。正如此說。然性只是理。恐難如此分裂。只是隨氣質所賦之不同。故或有所蔽。而不能明耳。理則初無二也。至孟子說中所引。乃因孟子之言。只說人分上道理。若子思之意。則本兼人物而言之也。性同氣異。只此四字。包含無限道理。幸試思之。若於此見得。即於聖賢之言。都無窒礙矣。

答余方叔 論人爲最靈之義

天之生物者。有血氣知覺者。禽獸是也。有無血氣知覺。而但有生氣者。草木是也。有生氣已絕。而但有形質臭味者。枯槁是也。是雖其分之殊。而其理則未嘗不同。但以其分之殊。則其理之

在是者不能不異。故人爲最靈。而備有五常之性。禽獸則昏而不能備。草木枯槁。則又并與其知覺者而亡焉。但其所以爲是物之理。則未嘗不具耳。若如所謂才無生氣。便無此理。則是天下乃有無性之物。而理之在天下。乃有空闕不滿之處也。而可乎。

答馮作肅 論諸人言有得失之義

性情等說。有已見叔京書者。但所與嵩卿論者。今議其得失於此。嵩卿云。理卽性也。不可言本。此言得之。但其下分別感有內外。則有病。作肅非之是也。作肅又云。性者自然。理則必然。而不可悖亂者。此意亦近之。但下云。理不待性。而後有必因性。而後儒宗理要 朱子 卷九 人道類文集 五

著。此則有大病。蓋如此。則以性與理爲二也。下云。性者理之會。却好。理者性之通。則又未然。蓋理便是性之所有之理。性便是理之所會之地。而嵩卿失之於太無別。作肅又失之於太分別。所以各人只說得一邊也。作肅云。情本於性。故與性爲對。心則於斯二者有所知覺。而能爲之統御者也。未動而無以統之。則空寂而已。已動而無以統之。則放肆而已。此數句却好。但必以不動爲心。則又非矣。若心本不動。則孟子又何必四十而後不動心乎。須知未動爲性。已動爲情。心則貫乎動靜。而無不在焉。則知二者之說矣。知言曰。性立天下之有情。效天下之動。心妙性情之德。此言甚精密。與其他說話不同。試玩味之。則知所言

之失矣。

答何叔京 論孟子養氣之說

孟子論養吾浩然之氣。以爲集義所生。而繼之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蓋又以居敬爲集義之本也。夫必有事焉者。敬之謂也。若曰。其心儼然。常若有所事云爾。夫其心儼然。肅然。常若有所事。則雖事物紛至而沓來。豈足以亂吾之知思。而宜不宜。不可不之幾。已判然於胸中矣。如此。則此心晏然。有以應萬物之變。而何躁妄之有哉。

儒宗理要 朱子 卷九 人道類文集 六

語錄

總論人道

道者古今共由之理如父之慈子之孝君仁臣忠是一箇公共底道理德便是得此道於身則爲君必仁爲臣必忠之類皆是自有得於已方解恁地堯所以脩此道而成堯之德舜所以脩此道而成舜之德自天地以先羲皇以降都卽是這一箇道理亘古今未嘗有異只是代代有一箇人出來做主做主便卽是得此道理於已不是堯自是一箇道理舜又是一箇道理文王周公孔子又別是一箇道理老子說失道而後德他都不識分做兩箇物事便將道做一箇空無底物事看

儒宗理要

朱子

卷九

人道類編錄

七

吾儒說只是一箇物事以其古今公共是這一箇不着人身上說謂之道德卽其全得此道於已他說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若離了仁義便是無道理了又更如何是道

賈孫

道是統各理是細目

可學

道訓路大槩說人所共由之路理各有條理界辨因舉康節云夫道也者道也道無形行之則見於事矣如道路之道坦然使千億萬年行之人知其歸者也

閻祖

德是得於天者講學而得之得自家本分底物事

節

誠只是一箇實敬只是一箇畏

端蒙

叔器問誠與信如何分曰誠是箇自然之實信是箇人所爲之實中庸說誠者天之道也便是誠若誠之者人之道也便是信信不足以盡誠猶愛不足以盡仁上是下不是

可學

或問誠是體仁是用否曰理一也以其實有故謂之誠以其體言則有仁義禮智之實以其用言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實故曰五常百行非誠非也蓋無其實矣又安得有是名乎

性命

天所賦爲命物所受爲性賦者命也所賦者氣也受者性也所受者氣也

賈

儒宗理要

朱子

卷九

人道類編錄

七

性卽理也在心喚做性在事喚做理

養

性不是卓然一物可見者只是窮理格物性自在其中不須求故聖人罕言性

德明

天下無無性之物蓋有此物則有此性無此物則無此性

若海

或問人物之性一源何以有異曰人之性論明曉物之性只是偏塞暗者可使之明已偏塞者不可使之通也橫渠言凡物莫不有是性由通蔽開塞所以有人物之別而卒謂塞者牢不可開厚者可以開而開之也難薄者開之也易是也又問人之習爲不善其溺已深者終不可復反矣曰勢極重者不可反亦在乎誠之淺深與其用力之多寡耳

大雅

先生答黃商伯書有云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觀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理絕不同問理同而氣異此一句是說方付與萬物之初以其天命流行只是一般故理同以其二五之氣有清濁純駁故氣異下句是就萬物已得之後說以其雖有清濁之不同而同此二五之氣故氣相近以其昏明開塞之甚遠故理絕不同中庸是論其方付之初集註是看其已得之後曰氣相近如知寒煖識饑飽好生惡死趨利避害人與物都一般理不同如蜂蟻之君臣只是他義上有一點子明虎狼之父子只是他仁上有一點子明其他更推不去恰似鏡子其他處都暗了中間只有一兩點子光大凡

儒宗理要

朱子

卷九

八道類語錄

九

物事裏得一邊重便占了其他底如慈愛底人少斷制斷制之人多殘忍蓋仁多便遮了義義多便遮了那仁問所以婦人臨事多怕亦是氣偏了曰婦人之仁只流從愛上去
或說人物性同曰人物性本同只氣稟異如水無有不清傾放白碗中是一般色及放黑碗中又是一般色放青碗中又是一般色又曰性最難說要說同亦得要說異亦得如隙中之日隙之長短大小自是不同然却只是此日
問人則能推物則不能推曰謂物無此理不得只是氣昏一似都無了
子晦問人物清明昏濁之殊德輔因問堯舜之氣常清明冲和

何以生丹朱商均曰氣偶然如此如瞽瞍生舜是也其曰瞽瞍之氣有時而清明堯舜之氣無時而昏濁先生答之不詳次日廖再問恐是天地之氣一時如此曰天地之氣與物相通只借從人軀殼裏過來
問虎狼之父子蜂蟻之君臣豺獮之報本睚鳩之有別物雖得其一偏然徹頭徹尾得義理之正人合下具此天命之全體乃為物欲氣稟所昏反不能如物之能通其一處而全盡何也曰物只有這一處通便却專人却事事理會得些便却泛泛所以易昏

問會見答余方叔書以為枯槁有理不知枯槁无礫如何有理

儒宗理要

朱子

卷九

八道類語錄

十

曰且如大黃附子亦是枯槁然大黃不可為附子附子不可為大黃
問枯槁之物亦有性是如何曰是他合下有此理故云天下無性外之物因行街云階磚便有磚之理因坐云竹椅便有竹椅之理枯槁之物謂之無生意則可謂之無生理則不可如朽木無所用止可付之爨竈是無生意矣然燒甚麼木則是甚麼氣亦各不同這是理元如此

冬間花難謝如水仙至脆弱亦耐久如梅花蠟梅皆然至春花則易謝若夏間花則尤甚矣如葵榴荷花只開得一日畢竟冬時其氣貞固故難得謝若春夏間才發便發盡了故不能

人之所以生理與氣合而已。天理固浩浩不窮，然非是氣則雖有是理而無所湊泊，故必二氣交感，凝結生聚，然後是理有所附着。凡人之能言語動作，思慮管爲，皆氣也。而理存焉。故發而爲孝弟忠信，仁義禮智，皆理也。然而二氣五行，交感萬變，故人物之生，有精粗之不同。自一氣而言之，則人物皆受是氣而生。自精粗而言，則人得其氣之正且通者，物得其氣之偏且塞者。惟人得其正，故是理通而無所塞。物得其偏，故是理塞而無所知。且如人頭圓象天，足方象地，平正端直，以其受天地之正氣，所以識道理。有知識，物受天地之偏氣，所以禽獸橫生。草木頭生向下，尾反向上，物之間有知者，不過只通得一路。如鳥之知孝，獺之知祭，犬但能守禦，牛但能耕而已。人則無不知，無不能。人所以與物異者，所爭者此耳。然就人之所稟而言，又有昏明清濁之異。故上知生知之資，是氣清明純粹而無一毫昏濁，所以生知安行，不待學而能。如堯舜是也。其次則亞於生知，必學而後知，必行而後至。又其次者，資稟既偏，又有所蔽，須是痛加工夫，人一己百人，十已千，然後方能及亞於生知者。及進而不已，則成功一也。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人物之所以異，只是事這些子。若更不能存得，則與禽獸無以異矣。備

儒宗理要 朱子

卷九

人道類語錄

五

問：孔子已說繼之者善，成之者性，如何人尚未知性？到孟子方才說出。到周先生方說得盡。曰：孔子說得細膩，說不曾。孟子說得粗，說得疎略。孟子不能推原原頭，不曾說上面一截，只是說成之者性也。義剛

孟子未嘗說氣質之性。程子論性，所以有功於名教者，以其發明氣質之性也。以氣質論，則凡言性不同者，皆冰釋矣。退之言性亦好，亦不知氣質之性耳。入條

亞夫問氣質之說起於何人。曰：此起於張程。某以爲極有功於聖門，有補於後學，讀之使人深有感於張程。前此未曾有人說到此。如韓退之原性中說三品說得也是，但不曾分明說是氣質之性耳。性那裏有三品來？孟子說性善，但說得本原處，下面却不曾說得氣質之性，所以亦費分疏。諸子說性惡，與善惡混，使張程之說蚤出，則這許多說話，自不用紛爭。故張程之說立，則諸子之說泯矣。因舉橫渠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又舉明道云：論性不論氣，不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且如只說箇仁義禮智是性，世間却有生出來便無狀底是如何？只是氣稟如此，若不論那氣，這道理便不周匝。所以不備。若只論氣稟，這箇善，這箇惡，却不論那一原處，只是這箇道理，又却不明此自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理會得後，都無

儒宗理要 朱子

卷九

人道類語錄

五

人說這道理，謙之問天地之氣，當其昏明駁雜之時，則其理亦隨而昏明駁雜否？曰：理却只恁地，只是氣自如此。又問：若氣如此，理不如此，則是理與氣相離矣。曰：氣雖是理之所生，然既生出，則理管他不得。如這理寓於氣了，日用間運用，都由這箇氣，只是氣強理弱，譬如大禮赦文，一時將稅都放了，相似有那村知縣硬自捉縛，須要他納，緣被他近了，更自叫上面不應，便見得那氣粗而理微。又如父子，若子不肖，父亦管他不得。聖人所以立教，正是要救這些子。時舉 柄錄云：善則氣稟之性如何？不善曰：理固無不善，才賦於氣，質便有清濁偏正，剛柔緩急之不同，蓋氣強而理弱，理管攝他不得。如父子本是一氣子，乃父所生，父賢而子不肖，父也管他不得。又如君臣同心一體，臣乃君所命，上欲行而下沮格，上之

儒宗理要 朱子

卷九

人道類語錄

三

人亦不能一
去督責得他

有是理而後有是氣，有是氣則必有是理，但稟氣之清者為聖，為賢，如寶珠在清冷水中，其氣之濁者為愚為不肖，如珠在濁水中，所謂明明德者，是就濁水中揩拭此珠也。物亦有是理，又如寶珠落在至汙濁處，然其所稟亦間有些明處，就上面便自不昧，如虎狼之父子，蜂蟻之君臣，豺獺之報本，睢鳩之有別，曰：仁獸曰：義獸是也。備用

人性雖同，稟氣不能無偏重，有得木氣重者，則惻隱之心嘗多，而羞惡辭遜是非之心為其所塞而不發；有得金氣重者，則羞惡之心嘗多，而惻隱辭遜是非之心為其所塞而不發。水

火亦然。唯陰陽合德，五性全備，然後中正而為聖人也。問祖或問人稟天地五行之氣，然父母所生，與是氣相值而然否？曰：便是這氣須從人身上過來，今以五行枝幹推算人命，與夫地理家推擇山林向背，皆是此理，然又有異處，如磁窑中器物，聞說千百件中，或有一件紅色大段好者，此是異稟，惟人亦然。譬繇之生舜禹，亦猶是也。人條

問天命謂性之命，與死生有命之命不同，何也？曰：死生有命之命，是帶氣言之，氣便有稟得多少厚薄之不同。天命謂性之命，是純乎理言之，然天之所命，畢竟皆不離乎氣，但中庸此句，乃是以理言之。孟子謂性也有命焉，此性是兼氣稟食色

儒宗理要 朱子

卷九

人道類語錄

三

言之，命也有性焉，此命是帶氣言之，性善又是超出氣說。問顏淵不幸短命，伯牛死，曰：命矣夫。孔子得之不得，曰：有命。如此之命，與天命謂性之命無分別否？曰：命之正者出於理，命之變者出於氣，稟要之皆天所付子。孟子曰：莫之致而至者，命也。但當自盡其道，則所值之命皆正命也。因問如今數家之學，如康節之說，謂皆一定而不可易如何？曰：也只是陰陽盛衰消長之理，大數可見，然聖賢不曾主此說。如今人說康節之數，謂他說一事一物，皆有成敗之時，都說得膚淺了。之或問亡之命矣夫，此命是天理本然之命否？曰：此只是氣稟之命，富貴死生，禍福貧賤，皆稟之氣而不可移易者。祖道曰：不

知命無以爲君子。與五十知天命兩命字如何。曰。不知命亦
是氣稟之命。知天命却是聖人知其性中四端之所自來。如
人看水一般。常人但見爲水流。聖人便知得水之發源處。

教子問自然之數。曰。有人稟得氣厚者。則福厚。氣薄者。則福薄。

稟得氣之華美者。則富盛。衰頹者。則卑賤。氣長者。則壽。氣短

者。則夭折。此必然之理。問神仙之說有之乎。曰。誰人說無誠

有此理。只是他那工夫大段難做。除非百事棄下。辦得那般

工夫方做得。又曰。某見名寺中所畫諸祖師。人物皆魁偉雄

傑。宜其傑然有立如此。所以妙喜贊其禪師有曰。當初若非

這箇。定是做箇渠魁。觀之信然。其氣貌如此。則世之所謂富

儒宗理要

朱子

卷九

人道類語錄

五

貴利達。聲色貨利。如何籠絡得他住。他視之亦無足以動其

心者。或問若非佛氏收拾去。能從吾儒之教。不知如何。曰。他

也未是那無文王猶與底。只是也須做箇特立獨行底人。所

爲必可觀。若使有聖人收拾去。可知大段好。只是當時吾道

黑淬淬地。只有些章句詞章之學。他如龍如虎。這些藝解。都

束縛他不住。必決去無疑也。然被他引去了好人。可畏可畏

儒

問前日嘗說鄙夫富貴事。今云富貴貧賤是前定如何。曰。恁地

時節氣亦自別。後世氣運漸乖。如古封建。畢竟是好人在上。

到春秋乃生許多逆賊。今儒者多歎息封建不行。然行着亦

可慮。且如天子必是天生聖哲爲之。後世如秦始皇在上。乃
大無道人。如漢高祖乃崛起田野。此豈不是氣運顛倒。問此
是天命否。曰。是可學。

心意才情

問知覺是心之靈固如此。抑氣之爲耶。曰。不專是氣。是先有知

覺之理。理未知覺。氣聚成形。理與氣合。便能知覺。譬如這燭

火是因得這脂膏。便有許多光。問心之發處是氣否。曰。也

只是知覺。

所知覺者是理。理不離知覺。知覺不離理。

所覺者心之理也。能覺者氣之靈也。

儒宗理要

朱子

卷九

人道類語錄

五

問五行在人爲五臟。然心却具得五行之理。以心虛靈之故否。

曰。心屬火。緣是箇光明發動底物。所以具得許多道理。

人多先說性。方說心。看來當先說心。古人制字。亦先制得心字。

性與情皆從心。以人之生言之。固是先得這道理。然才生這

許多道理。却都具在心裏。且如仁義自是性。孟子則曰。仁義

之心。惻隱羞惡自是情。孟子則曰。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蓋性

卽心之理。情卽性之用。今先說一箇心。便教人識得箇情性

底總腦。教人知得箇道理存着處。若先說性。却似性中別有

一箇心。橫渠心統性情語極好。又曰。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

則恐不能無病。便似性外別有一箇知覺了。

性以理言情乃發用處心即管攝性情者也故程子曰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此言性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是也此言情也端東

問意是心之運用處是發處曰運用是發問情亦是發處何以別曰情是性之發情是發出恁地意是主張要恁地如愛那物是情所以去愛那物是意情如舟車意如人去使那舟車一般篇

問意志曰橫渠云以意志兩字言則志公而意私志剛而意柔志陽而意陰卓

志是公然主張要做底事意是私地潛行間發處志如伐意如儒宗理要朱子卷九人道類語錄三

問情與才何別曰情只是所發之路陌才是會恁地去做底且如惻隱有懇切者有不懇切者是則才之有不同又問如此則才與心之用相類曰才是心之力是有氣力去做底心是管攝主宰者此心之所以爲大也心譬水也性水之理也性所以立乎水之靜情所以行乎水之動欲則水之流而至於溢也才者水之氣力所以能流者然其流有急有緩則是才之不同伊川謂性稟於天才稟於氣是也只有性是一定情與心與才便合着無了心本未嘗不同隨人生得來便別了情則可以善可以惡又曰要見得分曉但看明道云其體則

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易心也道性也神情也此天地之心性情也砥
氣是敢做底才是能做底德明

仁義禮智

或問仁義禮智性之四德又添信字謂之五性如何曰信是誠實此四者實有是仁實有是義禮智皆然如五行之有土非土不足以載四者又如土於四時各寄王十八日或謂王於戊巳然季夏乃土之本宮故尤王月令載中央土以此人傑常言仁義禮智而以手指畫扇中心曰只是一箇道理分爲兩箇又橫畫一畫曰兩箇分爲四箇又以手指逐一指所分爲

儒宗理要朱子卷九人道類語錄三

四箇處曰一箇是仁一箇是義一箇是禮一箇是智這四箇便是箇種子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便是種子所生底苗節
今日要識得仁之意思是如何聖賢說仁處最多那邊如彼說這邊如此說又義各不同看得箇意思定了將聖賢星散說體看處處皆是這意思初不相背始得集注說愛之理心之德愛是惻隱惻隱是情其理則謂之仁心之德德又只是愛謂之心之德却是愛之本柄人之所以爲人其理則天地之理其氣則天地之氣理無迹不可見故於氣觀之要識仁之意思是一箇渾然溫和不之氣其氣則天地陽春之氣其理則天地生物之心今只就人身已上看有這意思是如何纔有

這意思便自恁地好。便不恁地乾燥。將此意看聖賢許多說。仁處都只是這意。告顏子以克己復禮。克去己私以復於禮。自然都是這意思。這不是待人旋安排。自是合下都有這箇渾全流行物事。此意思纔無意思間隔。便自見得人與己一物與己一。公道自流行。須是如此看。孔門弟子所問。都只是問做工夫。若是仁之體段意思。也各各自理會得了。今却是這箇未曾理會得。如何說要做工夫。且如程先生云。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上云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恰似有一箇小小底仁。有一箇大大底仁。偏言則一事是小小底仁。只做得仁之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是大大底仁。又是包得禮義

儒宗理要 朱子

卷九

人道類語錄

完

智底。若如此說。是有兩樣仁。不知仁只是一箇。雖是偏言。那許多道理。也都在裏面。雖是專言。那許多道理。也都在裏面。致道云。如春是生物之時。已包得夏長秋成冬藏意思在。曰。春是生物之時。到夏秋冬。也只是這氣流注去。但春則是方始生榮意思。到夏秋便是結聚定了。是這生意。到後只漸老了。賀孫曰。如溫和之氣。固是見得仁。若就包四者意思看。便自然有節文。自然得宜。自然明辨。曰。然。賀孫。百行萬善。固是都合着力。然如何件件去理會得。百行萬善。總於五常。五常又總於仁。所以孔孟只教人求仁。求仁只是主敬。求放心。若能如此。道理便在這裏。方子

無私以間之。則公。公則仁。譬如水。若一些子礙。便成兩截。須是打併了障塞。便滔滔地去。從周

做到私欲淨盡。天理流行。便是仁。道夫

義字如一橫劍相似。凡事物到前。便兩分去。君子義以為質。義以為上。義不食也。義弗乘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是此義十分精熟。用便見也。

問於仁也。柔於義也。剛曰仁。體柔而用剛。義體剛而用柔。朱曰。此豈所謂陽根陰。陰根陽耶。曰。然。錄

仁義如陰陽。只是一氣。陽是正長底氣。陰是方消底氣。仁便是方生底義。義便是收回頭底仁。道夫

儒宗理要 朱子

卷九

人道類語錄

早

禮者仁之發。智者義之藏。且以人之資質言之。溫厚者多謙遜。通曉者多刻剝。

知行

知行常相須。如目無足不行。足無目不見。論先後知為先。論輕重行為重。關祖

論知之與行。曰。方其知之而行未及之。則知尚淺。既親歷其域。則知之益明。非前日之意味。公謹

汪德輔問。須是先知然後行。曰。不成未明理。便都不持守了。且如曾點與曾子。便是兩箇樣子。曾點便是理會得底。而行有不捨。曾子便是合下持守。旋旋明理。到一唯處。徹明

涵養中自有窮理工夫。窮其所養之理。窮理中自有涵養工夫。養其所窮之理。兩項都不相離。才見成兩處便不得。賀孫

學者工夫。唯在居敬窮理二事。此二事互相發。能窮理則居敬工夫日益進。能居敬則窮理工夫日益密。譬如人之兩足。左足行則右足止。右足行則左足止。又如一物懸空中。右抑則左昂。左抑則右昂。其實只是一事。廣

這箇道理與生俱生。今人只安堵放那空處。都不理會。浮生浪老。也甚可惜。要之理會出來。亦不是差異底事。不知如何理會得個恁少。看他自是甘於無知了。既要理會。也須理會取透。莫要半青半黃。下稍都不濟事。道夫

儒宗理要

朱子

卷九

人道類語錄

三

凡看道理。要見得大頭腦處分明。下面節節只是此理。散為萬殊。如孔子教人。只是逐件逐事說個道理。未嘗說出大頭腦處。然四面八方。合聚湊來。也是見得箇大頭腦。若孟子便已指出教人。周子說出太極。已是太煞分明矣。且如惻隱之端。從此推上。則是此心之仁。仁即所謂天德之元。元即太極之陽動。如此節節推上。亦自見得大頭腦處。若今看得太極處分明。則必能見天下許多道理條件。皆自此出。事事物物上。皆有箇道理。元無虧欠也。錄

義理儘無窮。前人恁地說。亦未必盡。須是自把來橫看豎看。儘入深處有在。士教

大凡義理積得多後。貫通了。自然見效。不是今日理會得一件。便要做得一件用。譬如富人積財。積得多了。自無不如意。又如人學作文。亦須廣看多後。自然成文可觀。不然讀得這一件。却將來排奏做。韓昌黎論爲文。便也要讀書。涵味多後。自然好。柳子厚云。本之於六經。云云之意。便是。要將這一件做那一件。便不及韓。端蒙

大着心胸。不可因一說相礙。有教平濶。四方八面都見。方子

理會道理。到衆說紛然處。却好定着精神看一看。驥

看理到快活田地。則前頭自磊落地去。淳

看道理須是見得實。方是有功效處。若於上面添些玄妙奇特。道夫

儒宗理要

朱子

卷九

人道類語錄

三

便是見他實理未透。道夫
只是見不透。所以千言萬語。費盡心力。終不得聖人之意。大學說格物。都只是要人見得透。且如楊氏爲我。墨氏兼愛。他欲以此教人。他豈知道是不是。只是見不透。如釋氏亦設教其徒。他豈道自不是。只是不曾見得到。但有虛而不知虛中有理存焉。此大學所以貴窮理也。賀孫

朱子卷九終

朱子卷十

後學西山張能靜纂輯

禮樂類

文集

乞脩三禮劄子 乞脩三禮以備制作

臣聞之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為急。遭秦滅學禮樂先壞。漢晉以來諸儒補綴竟無全書其頗存者三禮而已。周官一書固為禮之綱領至其儀法度數則儀禮乃其本經而禮記郊特牲冠義等篇乃其義說耳。前此猶有三禮通禮學究諸科禮雖不行而士猶得以誦習而知其說。熙寧以來王安石變亂舊制儒宗理要 朱子 卷十 禮樂類文集

廢罷儀禮而獨存禮記之科。棄經任傳。遺本宗末其失已甚。而博士諸生又不過誦其虛文以供應舉。至於其間亦有因儀法度數之實而立文者則咸幽冥而莫知其源。一有大議率用耳學臆斷而已。若乃樂之為教則又絕無師授律尺短長聲音清濁。學士大夫莫有知其說者。而不知其為闕也。故臣頃在山林嘗與一二學者考究其說。欲以儀禮為經而取禮記及諸經史雜書所載有及於禮者皆以附於本經之下。具列註疏諸儒之說。略有端序而私家無書檢閱無人抄寫久之未成。會蒙除用學徒分散遂不能就。而鍾律之制則士友間亦有得其遺意者。竊欲更加參考別為一書以補六藝之闕而亦未能具也。欲望

聖明特詔有司許臣就秘書省太常寺關借禮樂諸書自行招致舊日學徒十餘人踏逐空閒官屋數間與之同處令其編類雖有官人亦不係御請俸但乞逐月量支錢米以給飲食紙札油燭之費其抄寫人即乞下臨安府差撥貼司二十餘名候結局量支稿實別無推恩則於公家無甚費用而可以興起廢墜垂之永久使士知實學與時可為聖朝制作之助則斯文幸甚天下幸甚

明堂說

論明堂之制者非一某竊意當有九室如井田之制東之中為青陽太廟東之南為青陽右个東之北為青陽左个南之中為儒宗理要 朱子 卷十 禮樂類文集

明堂太廟南之東為明堂左个南之西為明堂右个西之中為總章太廟西之南為總章左个西之北為總章右个北之中為玄堂太廟北之東為玄堂右个北之西為玄堂左个中是為太廟太室凡四方之太廟異方所其左个右个則青陽之右个乃明堂之左个明堂之右个乃總章之左个也總章之右个乃玄堂之左个玄堂之右个乃青陽之左个也但隨其時之方位開門耳太廟太室則每季十八日天子居焉古人制事多用井田遺意此恐是也

廟之主以人情而論之則生居九重窮極壯麗而沒祭一室不
過乎丈之間甚或無地以容鼎俎而陰損其數孝子順孫之心
於此宜亦有所不安矣肆我神祖始歆慨然深詔儒臣討論舊
典蓋將以遠述三代之隆一正千古之謬其盛舉也不幸未及
營表世英得聞秉筆之士又復不能特書其事以詔萬世今獨
具見於陸氏之文者為可致耳然其所論昭穆之說亦未有定
論獨原廟之制外為都宮而各為寢廟門垣乃為近古但其禮
本不經儀亦非古故儒者得以議之如李清臣所謂略於七廟
之室而為祠於佛老之側不為木主而為之像不為禘祫烝嘗
之祀而行一酌奠之禮楊時所謂舍二帝三王之正禮而從一
偏宗理要朱子卷十禮樂類文集五

至當之論哉

章元成等王者五廟圖

東

昭昭

北太祖

都宮南

北

寢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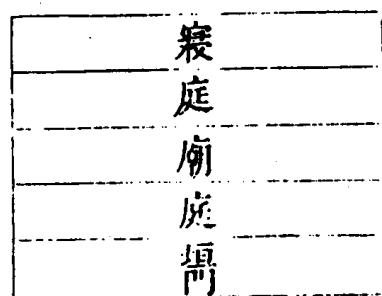
廟庭

門南

穆穆

西

廟制圖



備宗理要朱子

卷十

禮樂類文集

六

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為太祖以下五世而迭毀
毀廟之主藏乎太廟五年而再毀祭言一禘一祫也祫祭
者毀廟與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父為昭子為穆孫
復為昭古之正禮也

韋元成劉歆廟數不同班固以歆說爲是今亦未能決其是非姑兩存之至於遷毀之序則昭常爲昭穆常爲穆假令新死者當附昭廟則毀其高祖之廟而附其主於左祧遷其祖之主於高祖之故廟而附新死者於祖之故廟卽當附於穆者其序亦然蓋附昭則羣昭皆動而穆不移附穆則羣穆皆移而昭不動故虞之明日附於祖父蓋將代居其處故爲之祭以告新舊之神也今以周室世次爲圖如右所謂高祖以上親盡當毀虞之明日附於祖父者也元豐議禮何珣直張璪以此爲說而陸佃非之曰昭穆者父子之號昭以明下爲義穆以恭上爲義方其爲父則稱昭取其昭以明下也方其爲子則稱穆取其穆以恭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十 禮樂類文集 九

上也豈可膠哉壇立於右壇立於左以周制言之則太王親盡去右壇而爲壇王季親盡去左祧而爲壇左右遷徙無嫌又曰顯考王考廟與左祧爲昭皇考考廟與右祧爲穆如曰武王之世武王爲昭文王爲穆則武不入考廟而入王考廟矣此皆爲說之誤殊不知昭穆本以廟之居東居西主之鄉南鄉北而得名初不爲父子之號也必曰父子之號則穆之子又安可復爲昭哉壇壇之左右亦出先儒一時之說禮經非有明文也政使果然亦爲去廟之後主藏夾室而有祧之祭且壇壇又皆一而已昭不可以越壇而徑壇穆不可以有壇而無壇故迭進而無嫌非若廟之有昭穆而可以各由其序而遷遷也又况昭穆之

分自始封以下入廟之時便有定次後雖百世不復移易而其尊卑則不以是而可紊也故成王之世文王爲穆而不害其尊於武武王爲昭而不害其卑於文非謂之昭卽爲王考謂之穆卽謂考廟也且必如佃說新死者必入穆廟而自其父以上穆遷於昭昭遷於穆附一神而六廟皆爲之動則其附也又何不直附於父而必隔越一世以附於其未應入之廟乎佃又言曰假令甲於上世之次爲穆今合堂同食實屬父行乙於上世之次爲昭今合堂同食實屬子行則甲宜爲昭乙宜爲穆豈可遠引千歲以來世次覆令甲爲右穆乙爲左昭以紊父子之序乎此亦不曉前說之過也蓋昭穆之次既定則其子孫亦以爲序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十 禮樂類文集 一

禮所謂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傳所謂太王之昭王季之穆文之昭武之穆者是也如必以父爲昭而子爲穆則太伯虞仲乃太王之父而文王反爲管蔡魯衛之子矣而可乎哉且一昭穆也既有上世之次又有今世之次則所以序其子孫者無乃更易不定而徒爲紛紛乎曰然則廟之遷次如圖可以見矣子孫之序如佃所駁得無真有難處者耶曰古人坐次或以北方爲上或以南方爲上未必以左爲尊也且又安知不如時祫之位乎

本之處也。文王之爲穆亦虛其所向之位而已。則雖北向而何害其爲尊哉。作此圖以見之。

漢同堂異室廟及原廟議

五峰胡仁仲論漢文帝之短喪其失不在文帝而景帝當任其責。子於不起寢廟之詔則以爲明帝固不得爲無失。然使章帝有魏顒之孝其臣有朱仲幾楚子蕢之忠則於此必有處矣。况以一時之亂命而壞千古之彝制其事體之輕重又非如三子之所正者而已耶。然古今諸儒未有斥其非者而徒知論惠帝叔孫通作原廟之罪夫原廟誠不當作要必復古宗廟之制然後可得而議稱或曰周公祀文王武王於洛邑非原廟耶曰此儒宗理要朱子卷十禮樂類文集

廟制議狀

論諸祖之廟不當遷
時孝宗嘗附廟禮官初請祧宜祖而附孝宗繼復有請併祧僖宣二祖而正太祖祫享東鄉之位有旨集議先生遂上此狀

竊詳羣議其說雖多而揆以禮經皆有可疑如曰藏於太廟之西夾室則古者惟有子孫祧主上藏於祖考夾室之法而無祖考祧主下藏於子孫夾室之文昔者僖祖未遷則西夾室者僖祖之西夾室也故順翼一祖之主藏焉而無不順之疑今既祧去僖祖而以太祖祭初室矣則夾室者乃太祖之夾室自太祖

儒宗理要

朱子卷十

禮樂類文集

之室視之如正殿之視朵殿也子孫坐於正殿而以朵殿居其祖考於禮安乎此不可之一也至於祫享則又欲設饗於夾室之前而別祭焉則既不可謂之合食而倍祖神坐正當太祖神坐之背而孫後祖此又不可之二也如曰別立一廟以奉四祖則不惟喪事即遠有毀無立而所立之廟必在偏位其棟宇儀物亦必不能如太廟之盛是乃名爲尊祖而實卑之又當祫之時於廟之主祫於太廟四祖之主祫於別廟亦不可謂之合食此又不可之三也如曰藏主於天與殿則宗廟原廟古今之禮不同不可相雜而不得合食亦與別廟無異此又不可之四也凡此數者反復尋繹皆不可行議者亦皆知其不安而不知所儒宗理要朱子卷十禮樂類文集

以然者特以其心急欲尊奉太祖三年一祫時暫東鄉之故而爲此紛紛不復顧慮殊不知其實無益於太祖之尊而徒使僖祖太祖兩廟威靈常若相與爭校強弱於冥冥之中并使四祖之神疑於受擯傍徨踴躍不知所歸令人傷痛不能自己不知朝廷方此多事之際亦何急而爲此也今亦無論其他但以太祖皇帝當日追尊帝號之心而默推之則知太祖今日在天之靈於此必有所不忍而不敢當矣又况僖祖祧主遷於治平而不過數年神宗皇帝復奉以爲始祖已爲得禮之正而合於人心所謂有其舉之而莫敢廢者乎且孔子論武王周公少孝而曰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

亡如事存孝之至也。今天子既踐太祖之位，行太祖之禮，奉太祖之樂矣。則當愛太祖之所親，敬太祖之所尊，所以事太祖者，無異於太祖生存之時。乃為至孝，而議者顧欲黜其所追尊之祖，考置之他所，而又未有一定之處，是豈所謂愛敬其所親尊而事之如生存之時乎？且議者之所以必為此說者，無他，但以太祖膺圖受命，化家為國，而王業之興，不由倍祖耳。若以此言，則后稷本封於郃，而不富已自窳於戎狄，公劉太王又再遷而後定，文武之興，又何嘗盡由於后稷哉？但推其本始為出於此，故不可以不祭，而祭之不可以不尊耳。豈計其功德之小大有無哉？況周人雖以后稷為太祖，而祭法亦曰：「祖文王而宗武王。」

備宗理要 朱子

卷十

禮樂類文彙

注

是乃所謂祖有功而宗有德之意，故自為世室，而百世不遷以冠羣廟，則亦不待東鄉於祫，然後可以致崇極之意矣。然今日宗廟之制，亦未能如古，姑以權宜而論之，則莫若以僖祖擬周之后稷，而祭於太廟之初室，順祖為昭，翼祖為穆，宜祖為昭，而藏其祧主於西夾室，太祖為穆，擬周之文王為祖，而祭於太廟之第二室，太宗為昭，擬周之武王為宗，而祭於太廟之第三室，其太祖太宗又皆百世不遷，而謂之世室，真宗為穆，其祧主亦且權藏於西夾室，仁宗為昭，為宗，而祭於第四室，亦為世室，如太宗之制，英宗為穆，藏主如真宗之制，神宗為昭，祭第五室，哲宗為穆，祭第六室，徽宗為昭，祭第七室，欽宗為穆，祭第八室，高

宗為昭，祭第九室，孝宗為穆，祭第十室，異時高宗亦當為宗，為世室，如太宗仁宗之制，三歲祫享，則僖祖東鄉如故，而自順祖以下，至於孝宗，皆合食焉，則於心為安，而於禮為順矣。至於古者宗廟之制，今日雖未及議，尚期異時興復之後，還反舊都，則述神宗之志而一新之，以正千載之繆，成一王之法，使昭穆有序，而祫享之禮行於室中，則又善之大者也。蓋尊太祖以東鄉者，義也，奉僖祖以東鄉者，恩也，義者，天下臣子今日之願也，恩者，太祖皇帝當日之心也，與其伸義詘恩，以快天下臣子之願，孰若詘義伸恩，以慰太祖皇帝之心乎？韓愈所謂祖以孫尊，孫以祖詘者，正合此意，而又以為四時各祭其廟，則所伸之祭常

備宗理要 朱子

卷十

禮樂類文彙

注

多，三年然後一祫，則所詘之祭常少，亦中事情，故某於此常有感焉。竊獨以為今欲議四祖神位所祫之宜，而卒不免於舛逆而難通，不若還僖祖於太廟，三年而一東鄉之為順易，而無事也。某孤陋寡聞，所見如此，昨日適以衰病不及預議，伏念宗廟事重，不敢緘默，須至申聞者。

而奏劄子 再論僖祖之廟不當遷

臣竊見太祖皇帝受命之初，未遑他事，首尊四祖之廟，而又以僖祖為四廟之首，累聖尊崇，罔敢失墜。中間雖以世數浸遠，遷之夾室，而未及數年，議臣章衡復請尊奉以為太廟之始祖，宰相王安石等遂奏以為本朝自僖祖以上，世次不可得而知，則

信祖有廟與稷契疑無以異今欲毀其廟而藏其主替祖宗之尊而下附於子孫非所以順祖宗之孝心也於是神宗皇帝詔從其請而司馬光等以為非是力奏爭之命立極當為始祖而給享東鄉信祖初無功德親盡當祧而已臣嘗深考其說而以人心之所安者揆之則信祖者太祖之高祖考也雖歷世久遠功德無傳然四海之後篤生神孫順天應人以率兆庶其為功德蓋不必身親為之然後為盛也是以太祖皇帝首崇立之以為初廟當此之時蓋已歸德於彼而不敢以功業自居矣今乃以欲尊太祖之故而必使之奪據信祖初室東鄉之位臣恐在大之盛於此有所不忍而不敢當也安石之為人雖不若光等

儒宗聖要

朱子

卷十

禮樂類文集

七

之賢而其論之正則有不可誣者世之論者不察乎此但見太祖功德之盛而不知因太祖當日崇立信祖之心以原其所自但見光等之賢非安石章衡之所及而不知反之於已以即夫心之所安是以紛紛多為異說臣嘗病其如此每恨無以正之不謂今日之來適逢此議而又以疾病之故不獲祇赴謹已略具鄙見申尚書省乞與敷奏并畫成圖本兼論古今宗廟制度得失因又訪得元祐大儒程頤所論深以安石之言為當貼說詳盡而所論并祧二祖止成八世之說尤為明白未知已未得達聖聽欲乞宣問詳賜覽視并下此奏別令詳議以承太祖皇帝尊祖敬宗報本反始之意上延基祚下一民聽千萬幸甚

別定廟議圖說

追論信祖不當遷之義

紹熙甲寅某月詔以孝宗附廟當議宗廟迭毀之次禮部侍郎許及之太常少卿曾三復等相與上議請遷信祖宣祖而奉太祖居第一室給享則正東鄉之位有詔恭依且令復議二祖祧主奉安之所時熹始赴經筵供職亦嘗預議屬以病不能赴遂以議狀申省并考古今畫成圖樣其說甚備而廟堂待之不上獨奏禮官及諸從臣所論請為別廟以奉四祖又詔恭依遂即毀撤信祖宣祖廟室熹見諸公爭之甚力而右相趙汝愚雅不以熙寧復祀信祖為然給舍樓鑰陳傅良又復牽合裝綴以附其說其語頗達上聽某月某日忽有旨宣召熹赴內殿奏事熹

儒宗聖要

朱子

卷十

禮樂類文集

八

因節略狀文及為劄子畫圖貼說以進上覽之良以為然且諭熹曰信祖乃國家始祖高宗時不曾遷孝宗時又不曾遷太上皇帝時又不曾遷今日豈敢輕議熹因奏曰此事義理甚明而聖意又已見得如此其不當遷無可疑者前日集議雖已施行而臣中省議狀獨未得經聖覽不曾降出即今來劄子却乞降出再令臣等集議必有定論退見臺諫謝深甫張叔樞亦皆以熹說為然而謝獨甚悔前日合議之失其後不久熹即罷歸而所議遂不復有所施行後却聞臺諫後省亦嘗互入文字乞降出熹前所議而亦不知後來竟作如何收殺也然當日議狀奏訓出於匆匆不曾分別始祖世室親廟三者之異故其為說易

致混亂而反疑前日之誤故今特備著之而別定兩圖以見區區之本意云

答陸子壽論遷廟附主之義

先王制禮本緣人情吉凶之際其變有漸故始死全用事生之禮既卒哭附廟然後神之然猶未忍盡變故主復於寢而以事生之禮事之至三年而遷於廟然後全以神事之也此其禮文見於經傳者不一雖未有言其意者然以情度之知其必出於此無疑矣其遷廟一節鄭氏用穀梁練而壞廟之說杜氏用賈逵服虔說則以三年為斷其間同異得失雖未有考然穀梁但言壞舊廟不言遷新主則安知其非於練而遷舊主於三年而

儒宗理要

卷十

禮樂類文集

九

納新主邪至於禮疏所解鄭氏說但據周禮廟用曰一句亦非明驗故區區之意竊疑杜氏之說為合於人情也來論考證雖詳其大槩以為既吉則不可復凶既神事之則不可復以事生之禮接廟竊恐如此非惟未嘗深考古人吉凶變革之漸而亦未暇反求於孝子慈孫深愛至痛之情也至謂古者几筵不終喪而力詆鄭杜之非此尤未敢聞命據禮小斂有席至虞而後有几筵但卒哭而後不復饋食於下室耳古今異宜禮文之變亦有未可深考者然周禮自虞至祖曾不旬日不應方設而遽徹之如此其速也又謂終喪徹几筵不聞有入廟之說亦非也諸侯三年喪畢之祭魯謂之吉禘晉謂之禘祀禮疏謂之特禘

者是也但其禮亡而士大夫以下則又不可考耳夫今之禮文其幾闕者多矣豈可以其偶失此文而遽謂無此禮邪又謂家廟則變昭穆之位亦非也據禮家說昭常為昭穆常為穆故書謂文王為穆考詩謂武王為昭考至左傳猶謂畢原鄭師為文之昭邢晉應麟為武之穆則昭穆之位豈以新主附廟而可變哉但昭主附廟則二昭遞遷主穆附廟則二昭遞遷爾此非今之急但設言之以見又謂古者每代異廟故有附於祖父祖姑之禮今同一室則不當專附於一人此則為合於人情矣然伊川先生嘗譏關中學禮者有役文之弊而呂與叔以守經信古學者庶幾無過而已義起之事正在盛德者行之然則此等苟無大害於義理不若且依舊說亦夫子存羊愛禮之意也蓋於禮經不熟而考證亦未及精且以愚意論之如此不審高明以為如何

答吳晦叔論廟必東鄉之非

文叔出示近與諸公更定祭儀其間少有疑輒以請教幸與諸公評之廟必東鄉此一句便可疑古人廟堂南鄉室在其北東戶西牖皆南室西南隅為與尊者居之故神主在焉詩所謂宗室牖下者是也主既在西壁下即須東鄉故行事之際主人入室鄉致敬試取儀禮特牲少牢饋食等篇讀之即可見矣通典開元禮釋奠儀猶於堂上西壁下設先聖東鄉之位故三凡獻官皆西鄉彷彿古制今神位南鄉而獻官猶西鄉失之矣

廟皆南鄉。而主皆東鄉。惟祫祭之時。羣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之時。則太祖之主。仍舊東鄉。而羣昭南鄉。羣穆北鄉。列於太祖之前。此前代禮官所謂太祖正東鄉之位者。為祫祭時言也。非祫祭時。則羣廟之主在其廟中。無不東鄉矣。廟則初不東鄉也。至朱公揆錄二先生語。始有廟必東鄉之說。恐考之未詳。或記錄之誤也。且禮左宗廟。則廟已在所居之東南。禮家謂當若又東鄉。則正背却中庭門道。於人情亦不順矣。故疑語錄恐是錯東字。然其後又言太祖東鄉。則廟當南鄉。而列主如祫祭之位。唐禮閣新儀。祭圖設位。曾祖在西壁下。又恐於今人情或不相稱。抵牾如此。似難盡從。又考其說。與後來伊川所定祭儀主式。亦不相合。伊川以四仲月祭。而此錄秋用重陽。非仲月。疑亦當時草創未定之論。此皆語錄之誤也。又今儀冬至祭始祖。并及祧廟之主。天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季秋祭禰廟。此伊川之所義起也。蓋取諸天時。參以物象。其義精矣。今不能行則已。如其行之。而又不盡。更以己意。羣易舊文。失先賢義起精微之意。愚意以為殆不若不行之為愈也。此則新儀之誤矣。其餘小小節文。未備處。未暇一一整頓。只此兩大節目。似不可不正試與諸公議之。如何如何。

山陵議 謂宜擇吉土。以安神穴。

右臣竊惟至尊壽皇聖帝。聖德神功。履冒寰宇。深仁厚澤。浸潤

生民。厥世上賓。率土哀慕。宜得吉土。以奉衣冠之藏。垂裕後昆。永永無極。而因山之役。累月於茲。議論紛紜。訖無定說。臣嘗竊究其所以。皆緣專信臺史。而不廣求術士。必取國音。坐丙向壬之穴。而不博訪名山。是以粗略苟簡。唯欲附於紹興諸陵之秀。不惟未必得其形勢之善。若鑿穴中木泉之害。地面浮淺之處。雖明知之。亦不服領。羣臣議者。又多不習此等猥賤之末術。所以不能堅決剖判。致煩明詔。博訪在廷。臣實痛之。其敢無辭。以對。蓋臣聞之葬之為言。藏也。所以藏其祖考之遺體也。以子孫而藏其祖考之遺體。則必致其謹重誠敬之心。以為安固久遠之計。使其形體全而神靈得安。則其子孫盛而祭祀不絕。此自儒宗理要。朱子 卷十 禮樂類文集 三

然之理也。是以古人之葬。必擇其地。而卜筮以參之。不吉則更擇。而再卜焉。近世以來。卜筮之法雖廢。而擇地之說猶存。士庶稍有事力之家。欲葬其先者。無不廣招術士。博訪名山。參互比較。擇其善之尤者。然後用之。其或擇之不精。地之不吉。則必有木泉蟻蟻地風之屬。以賊其內。使其形神不安。而子孫亦有死亡絕滅之憂。甚可畏也。其或雖得吉地。而葬之不厚。藏之不深。則兵戈亂離之際。無不遭罹發掘暴露之變。此又其所當慮之。大者也。至於穿鑿已多之處。地氣已洩。雖有吉地。亦無全力。而祖塋之側。數興土功。以致驚動。亦能挺災。此雖術家之說。然亦不為無理。以此而論。則今日明詔之所詢者。其得失大槩已可

見矣。若夫臺史之說，謬妄多端，以禮而言，則記有之曰：死者北首，生者南向，皆從其朔。又曰：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卽是古之葬者，必坐北而鄉南，蓋南陽而北陰，孝子之心不忍死其親，故雖葬之於墓，猶欲其負陰而抱陽也。豈有坐南鄉北，反背陽而鄉陰之理乎？若以術言，則凡擇地者，必先論其主勢之強弱，風氣之聚散，水土之淺深，穴道之偏正，力量之全否，然後可以較其地之美惡。政使實有國音之說，亦必先此五者，以得形勝之地，然後其術可得而推。今乃全不論此，而直信其庸妄之偏說，但以五音盡類羣姓，而謂塚宅鄉背，各有所宜，乃不經之甚者。不惟先儒已力辨之，而近世民間亦多不用，今乃以爲

備宗理要

卷十

禮樂類文集

五

祖宗以來，世守此法，順之則吉，逆之則凶，則姑亦無問其理之如何，但以其事實之則，其繆不攻而自破矣。蓋自永安遷奉以來，已遵用此法，而九世之間，國統再絕，靖康之變，宗社爲墟，高宗中興，匹馬南渡，壽皇復自旁支入繼大統，至於思陵，亦用其法，而壽皇倦勤之後，旋即升遐，太上遼豫日久，以至遜位，赤山亦用其法，而莊文魏邸相繼薨謝，若曰吉凶由人，不在於地，不有所廢，其何以興？則國音之說，自爲無用之談。從之未必爲福，不從未必爲禍矣。何爲信之若是其篤，而守之若是其嚴哉？若曰其法果驗，不可收易，則洛越諸陵，無不坐南而鄉北，固已合於國音矣，又何吉之少，而凶之多耶？臺史之言，進退無據，類皆

如此，試加詰問，使之置對，必無辭以自解矣。若以地言，則紹興諸陵，臣所未覩，不敢輒議。然趙彥逾固謂舊定神穴，土肉淺薄，開深五尺，下有水石，難以安建矣。而荆大聲者，乃謂新定東嶺之穴，比之先定神穴，高一尺一寸五分，開深九尺，卽無水石，臣嘗詳考二人之言，反復計度，新穴比之舊穴，只高一尺一寸五分，則是新穴開至六尺一寸五分，則與舊穴五尺之下，有水石處，高低齊等，如何却可開至九尺，而其下二尺八寸五分者，無水石耶？且大聲既知有此無水石穴，當時便當指定，何故却定土肉淺薄，下有水石之處，以爲神穴？直至今日，前說漏露，無地可葬，然後乃言之耶？其反覆繆妄，小人常態，雖若不足深責，然

備宗理要

卷十

禮樂類文集

五

其姦心，乃欲奉壽皇梓宮，置之水中，而略不顧忌，則其罔上迷國，大逆無道之罪，不容誅矣。脫使其言別有曲折，然一坂之地，其廣幾何，而詔慈聖獻皇后已用之矣。徽宗一帝一后，又用之矣。高宗一帝一后，又用之矣。計其地氣已發洩而無餘，行國巡路下宮之屬，又有迫狹之甚，不可移減，今但就其空處，卽以爲穴，東西趙那或遠或近，初無定論，蓋地理之法，如針灸，自有一定之穴，而不可有毫釐之差，使醫者之施砭艾，皆如今日臺史之定穴，則攻一穴而偏身皆創矣。足又安能得其穴道之正乎？若果此外別無可求，則亦無可奈何，而今兩浙數州，皆爲近甸，三二百里，豈無一處可備選擇，而獨遷就偏久於此數步之

問耶政使必欲求得離山坐南鄉北之地亦當且先泛求壯厚高平可葬之處然後擇其合於此法者況其謬妄不經之說初不足信也耶臣自南來經由嚴州富陽縣見其江山之勝雄偉非常蓋富陽乃孫氏所居之處而嚴州乃高宗受命之邦也說者又言臨安縣乃錢氏故鄉山川形勢寬平遼密而臣未之見也凡此數處臣雖未敢斷其必為可用然以臣之所已見聞者逆推其未見未聞安知其不更有佳處萬萬於此而灼然可用者乎但今偏信臺史之言固執紹興之說而不肯求耳若欲求之則臣竊見近年地理之學出於江西福建者為尤盛政使未必皆精然亦豈無一人粗知梗槩大略平穩優於一二臺史者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十

禮樂類文集

臣

欲望聖明深察此理斥去荆大聲置之於法即日行下兩浙帥臣監司疾速搜訪量支路費多差人兵輜馬津遣赴闕令於近甸廣行相視得五七處然後遣官按行命使覆按不拘官品但取通曉地理之人參互考較擇一最吉之處以奉聖皇神靈萬世之安雖已迫近七月之期然事大體重不容苟簡其係達吉所謂少寬日月別求吉兆為上此十字者實為至論惟陛下采而用之庶幾有以少慰天下臣子之心用為國家祈天永命之助臣本儒生不曉術數非敢妄以淫巫瞽史之言眩惑聖聽自速譴誅蓋誠不忍以壽皇聖體之重委之水泉沙礫之中殘破浮淺之地是以痛憤激切一為陛下言之譬如鄉鄰親舊之間

言以此等大事商量吾乃明知其事之利害必至於此而不盡情以告之人必以為不忠不信之人而況臣子之於君父又安忍有所傾望而默然無言哉惟陛下下詳賜省察斷然行之則天下萬世不勝萬幸

家禮序

凡禮有本有文其所施於家者言之則名分之守愛敬之實其本也冠昏喪祭儀章度數者其文也其本者有家日用之常體固不可以一日而不脩其文又皆所以綱紀人道之終始雖其行之有時施之有所然非講之素明習之素熟則其臨事之際亦無以合宜而應節是不可以一日而不講且習焉也三代之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十

禮樂類文集

臣

際禮經備矣然其存於今者宮庭器服之制出入起居之節皆已不宜於世世之君子雖或酌以古今之變更為一時之法然亦或詳或略無所折衷至或遺其本而務其末緩於實而急於文自有志好禮之士猶或不能舉其要而困於貧窶者尤患其終不能有以及於禮者喜之愚益兩病焉是以嘗獨觀古今之緒因其大體之不可變者而少加損益於其間以為一家之書大抵謹名分崇愛敬以為之本至其施行之際則又略浮文敦本實以竊自附於孔子從先進之道意誠願得與同志之士燕講而勉行之庶幾古人所以脩身齊家之道謹終追遠之心猶可以復見而於國家所以教化導民之意亦或有小補云

聲律辨

五聲之序。宮最大而沈濁。羽最細而輕清。商之大次宮。徵之細次羽。而角居四者之中焉。然世之論中聲者。不以角而以宮何也。曰凡聲陽也。自下而上。未及其半。則屬於陰而未暢。故不可用上而及半。然後屬於陽而始和。故即其始而用之。以爲宮。因其每變而益上。則爲商。爲角。爲變徵。爲徵。爲羽。爲變宮。而皆以爲宮之用焉。是以宮之一聲。在五行爲土。在五常爲信。在五事爲思。蓋以其正當衆聲和與未和。用與未用。陰陽際會之中。所以爲盛。若角則雖當五聲之中。而非衆聲之會。且以七均論之。又有變徵以居焉。亦非五聲之所取正也。然自其聲之始和者。衛宗理要 朱子 卷十 禮樂類文集 五

推而上之。亦至於變宮而止耳。自是以上。則又過乎輕清而不可以爲宮。於是就其兩間而細分之。則其別又十有二。以其最大而沈濁者爲黃鍾。以其極細而輕清者爲應鍾。及其旋相爲宮。而上下相生。以盡五聲二變之用。則宮聲常不越乎十二之中。而四聲者。或時出於其外。以取諸律半聲之管。然後七均備而一調成也。黃鍾之與餘律。其所以爲貴賤者亦然。若諸半聲以上。則又過乎輕清之甚。而不可以爲樂矣。蓋黃鍾之宮。始之始。中之中也。十律之宮。始之大。而中少過也。應鍾之宮。始之終。而中已盡也。諸律半聲。過乎輕清。始之外。而中之上也。半聲之外。過乎輕清之甚。則又外之外。上之上。而不可爲樂者也。正如子時

初四刻屬前日正。四刻屬後日。其兩日之間。卽所謂始之始。中之中也。然則聲自陽陰以下。亦當默有十二正變半律之地。以爲中聲之前段。如子初四刻。由是論之。則審音之難。不在於聲之爲者。但無聲氣之可紀耳。而在於律。不在於宮。而在於黃鍾。蓋不以十二律節之。則無以著大五聲之實。不得黃鍾之正。則十一律者。又無所受。以爲本律之宮也。今有極論宮聲之妙。而無曰黃鍾云者。則恐其於聲音法制之間。猶有所未盡也。夫以聲音法制之粗。而猶有未盡。則雖有黃帝大舜之君。伶倫后夔之佐。亦如之何。徒手而可以議大樂之和哉。又有爲宮當配仁之說者。恐亦非是。述其所以蓋以仁當四德之元。而有包四者之義耳。夫仁木行而角聲者也。以之配宮。則仁既不安。而信亦失據。然以爲可包四者。則不害其有是理也。夫五行之序。木爲之始。水爲之終。而土爲之中。以河圖洛書之數言之。則水一木三而土五。皆陽之生數。而不可易者也。故得以更迭爲主。而爲五行之綱。以德言之。則木爲發生之性。水爲貞靜之體。而土又包育之母也。故木之包五行也。以其流通貫徹而無不在也。水之包五行也。以其歸根反本而藏於此也。若夫土則水火之所寄。金木之所資。居中而應四方。一體而載萬類者也。故孔子贊乾之四德。而以貞元舉其終始。孟子論人之四端。而不敢以信者列序於其間。蓋以爲無適而非此也。是則宮之統五聲。仁之包五常。蓋有並行而不悖者矣。何必奪彼以予此。然後快於其心哉。

律呂新書序

古樂之亡久矣。然秦漢之間。去周末遠。其器與聲猶有存者。故其道雖不行於當世。而其爲法。猶未容有異論也。逮於東漢之末。以接西晉之初。則已寢多說矣。歷魏周齊隋唐五季。論者愈多。而法愈不定。爰及我朝。功成治定。理宜有作。建隆皇祐元豐之間。蓋亦三致意焉。而和胡阮李范馬劉楊諸賢之議。終不能以相一也。而況於崇宣之季。姦諛之會。駭渥之餘。而能有以語夫天地之和哉。丁未南狩。今六十年。神人之憤。猶有未癒。是固不遑於稽古禮文之事。然學士大夫。因仍簡陋。遂無復以鍾律爲意者。則已甚矣。吾友建陽蔡君元定。幸通當此之時。乃獨心術宗理要朱子 卷十 禮樂類文集 五

好其說而力求之。旁搜遠取。巨細不捐。積之累年。乃若冥契。著書兩卷。凡若干言。予嘗得而讀之。愛其明白而淵深。縝密而通暢。不爲牽合傳會之談。而橫斜曲直。如珠之不出於盤。其言雖多出於近世之所未講。而實無一字不本於古人已試之成法。蓋若黃鍾圍徑之數。則漢斛之積分可考。寸以九分爲法。則淮南太史小司馬之說可推。五聲二變之數。變律半聲之例。則杜氏之通典具焉。變宮變徵之不得爲調。則孔氏之禮疏因亦可見。至於先求聲氣之元。而因律以生尺。則尤所謂卓然者。而亦班班雜見於兩漢之志。蔡邕之說。與夫國朝會要。以及程子張子之言。顧讀者不深考。其間雖或有得於此者。而又不能無失

於彼。是以晦蝕紛拏。無復定論。大抵不拘鑒於習熟見聞之近。卽肆其胸臆。妄爲穿穴。而無所據依。季通乃能奮其獨見。超然遠覽。爬梳剔抉。參互考尋。用其平生之力。以至於一旦豁然。融會貫通焉。斯亦可謂勤矣。及其著論。則又能推原本根。比大條理。管括機要。闡究精微。不爲浮詞溢說。以汨亂於其間。亦庶幾乎得書之體者。予謂國家行且平定中原。以開中天之運。必將審音協律。以諧神人。當此之時。受詔典領之臣。能得此書而奏之。則東京郊廟之樂。將不待公孫述之瞽師而後備。而參摹四分之書。亦無待乎後世之子雲而後知好之矣。抑季通之爲此書。詞約理明。初非難讀。而讀之者。往往未及終篇。輒已久伸

儒宗理要朱子

卷十

禮樂類文集

五

思睡。固無由了。其歸趣。獨以予之頑頓不敏。乃能熟復數過。而僅得指意之彷彿。季通以是亦許予爲能知已志者。故屬予以序。引而予不得辭焉。季通更欲均調節族。被之管絃。別爲樂書。以究其業。而又以其餘力。發揮武侯六十四陣之圖。緒正邵氏皇極經世之歷。以大備乎一家之言。其用意亦健矣。予雖老病。儼及見之。則亦豈非千古之一快也哉。

答陳安卿

論分定正聲于聲之說

所論律呂。悉看得未子細。須作一圖子。分定十二律之位。却於中間定處。別用紙作一小輪子。寫五聲之位。當心用紙條穿定。今可輪轉。却依通典十二律之均逐一認定。分別正聲于聲。則

自見得次序分明不可只如此空說也蓋正聲是全律之聲如鍾九寸子聲是半律之聲如黃鍾半寸是也一均之內以宮聲為主其律當最長其商角徵羽之律若短即用正聲或有長者則只可折半用子聲此所謂一均五聲而分正聲子聲之法也十二律既有正聲又皆有子聲以待十二均之用所謂黃鍾大呂太簇無子聲以其一均之內商角徵羽四聲皆短於本律故也若以中呂為宮則黃鍾為徵而當用子聲矣若以蕤賓為宮則大呂為徵而當用子聲矣若以林鍾為宮則太簇為徵而當用子聲矣此十二律所以皆有子聲矣試用此推之當自曉得不然只須而論乃可通也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十 禮樂類文集

答廖子晦 論定律候氣之美

律呂之說今有新書并辨證各一冊及鄉時所撰序一篇并往可細考之當得其說凡十二律各以本律為宮而生四律如黃鍾為宮則太簇為商姑洗為羽林鍾為徵南呂為角是黃鍾一均之聲也若林鍾為宮則南呂為商應鍾為角太簇為徵姑洗為羽是林鍾一均之聲也各就其宮以起四聲而後六十律之聲備非以黃鍾定為宮太簇定為商姑洗定為羽林鍾定為徵南呂定為角也但黃大太夾姑中蕤林夷南無應為十二律長短之次宮商角徵羽為五聲長短之次黃鍾一均上生下生長短皆順故得各用其全律之正聲十二律各今俗樂亦用之合

字即是黃鍾但其律差高耳筆談言之甚詳可呼俗工問之自林鍾之宮而生太簇之祉則林鍾六寸而太簇八寸祉反長於宮而聲失其序矣故以十二律而言雖當為林鍾上生太簇而以五聲而言則當為宮下生祉而得太簇半律四寸之管其聲方順又自太簇半律四寸之祉而生南呂五寸有奇之商則於律雖本為下生而於聲反為上生矣自南呂五寸有奇之商而生姑洗七寸有奇之羽則於律雖本為上生而於聲則又當用其半而為下生矣自姑洗半律三寸有奇之羽而生應鍾四寸有奇之角則於律雖為下生而於聲反為上生矣其餘十律皆然孔疏蓋知此法但言之不詳耳此是古法但後人失之而唯儒宗理要 朱子 卷十 禮樂類文集

存黃鍾大呂太簇夾鍾四律有四清聲即此半聲是也變宮變祉始見於國語注中及後漢樂志乃十二律之本聲自宮而下六變七變而得之者非清聲也如黃鍾為宮則第六變得應鍾為變宮第七變得蕤賓為變祉如林鍾為宮則第六變得蕤賓為變宮第七變得大呂為變祉是也凡十二律皆有二變一律之內通前五聲合為七均祖孝孫王朴之樂皆同所以有八十四調者蓋每律各添此二聲而得之也新書此說甚詳候氣之說其中亦已論之蓋理管雖相近而其管之長短入地深淺有不同故氣之應有先後耳非以方位而為先後也

禮論

禮樂廢壞二千餘年。若以大數觀之。亦未為遠。然已都無稽考。處後來須有一箇大大底人出來。盡數拆洗一番。但未知遠近在幾時。今世變日下。恐必有箇碩果不食之理。必大

古其繁縟。後人於禮日益疎畧。然居今而欲行古禮。亦恐情文不相稱。不若只就今人所行禮中刪脩。今有節文制數等威足矣。古樂亦難遽復。且於今樂中去其嘒殺促數之音。并攷其律呂。令得其正。更令掌詞命之官。製撰樂章。其間略述教化訓戒。及賓主相與之情。及如人主待臣下恩意之類。令人

備宗理要

卷十

禮樂類節錄

五

歌之。亦足以養人心之和平。周禮歲時屬民讀法。其當時所讀者。不知云何。今若將孝悌忠信等事。撰一文字。或半歲或三月一次。或於城市。或於鄉村。聚民而讀之。就為解說。令其通曉。及所在立粉壁書寫。亦須有益。必大

古禮於今實難行。嘗謂後世有大聖人者作。與他整理一番。令人甦醒。必不一一盡如古人之繁。但放古之大意。茂剛

古禮難行。後世苟有作者。必須酌古今之宜。若是古人如此繁縟。如何教今人要行得。古人上下習熟。不待家至戶曉。皆如飢食而渴飲。略不見其為難。本朝陸農師之徒。大抵說禮都要先求其義。豈知古人所以講明其義者。蓋緣其儀皆在其

其立存耳。聞目見。無非是禮。所謂三千三百者。較然可知。放於此論說其義。皆有據依。若是如今古禮散失。百無一二存者。如何懸空於上面說。我是說得甚麼義。須是且將散失諸禮錯綜參考。今節文度數。一一着實。方可推明其義。若錯綜得實。其義亦不待說而自明矣。賀孫

備宗理要

卷十

禮樂類節錄

五

胡兄問禮曰。禮時為大。有聖人者作。必將因今之禮而裁酌其中。取其簡易易曉而可行。必不至復取古人繁縟之禮而施之於今也。古禮如此零碎繁冗。今豈可行。亦且得隨時裁損。爾孔子從先進。恐已有此意。或曰。禮之所以亡。正以其太繁而難行耳。曰。然。蘇子由古史說忠質文處。亦有此意。只是發備宗理要

今日百事無人理會。始以禮言之。古禮既莫之考。至於後世之沿革因襲者。亦漫失其意而莫之知矣。非止漫失其意。以至名物度數亦莫有曉者。差舛謬誤。不堪看眼。三代之禮。今固難以盡見其略。幸散見於他書。如儀禮十七篇。多是士禮。邦國人君者。僅存一二。遭秦人焚滅之後。至河間獻王始得邦國禮五十八篇獻之。惜乎不行。至唐此書尚在。諸儒註疏猶

時有引爲說者。及後來無人說着。則書亡矣。豈不大可惜。叔孫通所制漢儀。及曹褒所脩。固已非古。然今亦不存。唐有開元顯慶二禮。顯慶已亡。開元襲隋舊爲之本。朝脩開寶禮。多本開元。而頗加詳備。及政和間脩五禮。一時姦邪以私智損益。疏略低倍。更沒理會。又不如開寶禮。開

漢儒說禮制有不合者。皆推之以爲商禮。此便是沒理會處。必南北朝是甚時節。而士大夫間禮樂不廢。有考禮者。說得亦自好。義剛

嘗見劉昭信云。禮之趨翔登降揖遜。皆須習。也是如此。漢時如甚大射等禮。雖不行。却依舊令人習。人自傳得一般。今雖是儒宗理要。朱子 卷十 禮樂類語錄 三

不能行。亦須是立科。令人習得。也是一事。

問五禮新儀曰。古人於禮。直如今人相揖相似。終日周回於其間。自然使人有感他處。後世安得如此。可學

開寶禮全體是開元禮。但略改動五禮新儀。其間有難定者。皆稱御製以決之。如禱山川者。又只開元禮內有。方子

呂與叔集諸家之說補儀禮。以儀禮爲骨。方子

楊通老問禮書曰。看禮書。見古人極有精密處。事無微細。各各有義理。然又須自家工夫到。方看得古人意思出。若自家工夫未到。只見得度數文爲之末。如此豈能識得深意。如將一碗乾硬的飯來嚼。有甚滋味。若白地將自家所見揣摩。他本

來意思不如此。也不濟事。兼自家工夫未到。只去理會這箇下梢。溺於氣數。一齊都昏倒了。如今度得未可盡曉其意。且要識得大綱。賀孫

祭法

古時天地定是不合祭。日月山川百神。亦無合共一時祭享之禮。當時禮數也簡。儀從也省。必是天子躬親行事。豈有祭太便將下許多百神。一齊排作一堆都祭。只看郊臺階級兩邊是踏過處。中間自上排下。都是神位。更不通着。賀孫

如今郊禮合祭天地。周禮有圓丘方澤之說。後來人却只說地便是后土。見於書傳。言郊社多矣。某看來不要如此。也自還儒宗理要。朱子 卷十 禮樂類語錄 三

有方澤之祭。但周禮其他處又都不說。亦未可曉。本

問先朝南北郊之辨。曰。如禮說郊特牲。而社稷太牢。書謂用牲於郊。牛二。及社於新邑。此其明驗也。故本朝後來。亦嘗分南北郊。至徽宗時。又不知何故。却合爲一。又曰。但周禮亦只是說祀昊天上帝。不說祀后土。故先儒說祭社便是。又問周禮大司樂。冬至奏樂於圓丘。以禮天。夏至奏樂於方丘。以禮地。曰。周禮中止有此說。更有禮大神。享大鬼。祭大祇之說。餘皆無明文。廣

昭穆。昭常爲昭。穆常爲穆。中間始祖太廟。門鄉南。兩邊分昭穆。周家則自王季以上之主。皆祧於后稷始祖廟之夾室。自成

王昭王以下則隨昭穆遷遷於昭穆之首廟至首廟而止如周則文王爲穆之首廟武王爲昭之首廟凡新廟者附廟則看昭穆但昭則從昭穆則從穆不交互兩邊也又云諸廟皆有夾室。

問祭禮古今事體不同行之多窒礙如何曰有何難行但以誠敬爲主其他儀則隨家豐約如一羹一飯皆可自盡其誠若溫公書儀所說堂堂室等處貧家自無許多所在如何要行得據某看來苟有作者與禮樂必有簡而易行之理賈孫

古禮於今實是難行當祭之時獻神處少只祝酌奠卒祝迎尸以後都是人自食了主人獻尸尸又酢主人酢主婦酢祝及

嘉宗禮要

朱子

卷十

禮樂類編

卷十

佐食宰贊東賓等交相勸酬甚繁且久所以季氏之祭至於繼之以燭竊謂後世有大聖人者作與他整理一過令人蘇醒必不一一如古人之繁但放古人大意簡而易行耳溫公儀人所憚行者只爲開辭多長篇浩瀚令人難讀其實行禮處無多某嘗脩祭儀只就中間行禮處分作五六段甚簡易曉後被人竊去亡之矣淳

堯卿問始祖之祭曰古無此伊川以義起某當初也祭後來覺得情遂不敢祭古者諸侯只得祭始封之君以上不敢祭大夫有大功則請於天子得祭其高祖然亦止得祭一番常時不敢祭程先生亦云人必祭高祖只是有疎數耳又問今士

庶亦有如墓之祖莫亦只祭得四代但四代以上則可不祭否曰如今祭四代已爲備古者官師亦只得祭二代若是始墓之祖莫亦只存得墓祭義剛

古命士得立家廟家廟之制內立寢廟中立正廟外立門四面牆圍之非命士止祭於堂上只祭考妣伊川謂無貴賤皆祭自高祖而下但祭有豐殺疎數之不同廟鄉南坐皆東鄉伊川於此不審乃云廟皆東鄉祖先位面東其制非是古人所以廟而東鄉坐者蓋尸在東牖在西坐於一邊乃是與處也楊

墓祭非古雖周禮有墓人之文或是初間祭后土亦未可嘉宗禮要 朱子 卷十 禮樂類編 卷十

知但今風俗皆然亦無大害國家亦未免十月上陵淳

冠昏

欽夫嘗定諸禮可行者乃除冠禮不載問之云難行某答云云占禮惟冠禮最易行如昏禮須兩家皆好禮方得行喪禮臨時哀痛中少有心力及之祭禮則終獻之儀煩多長久皆是難行看冠禮比他禮却最易行賈孫

問冠昏之禮如欲行之當須使冠昏之人易曉其言乃爲有益如三加之辭出門之戒若只以古語告之彼將謂何曰只以今之俗語告之使之易曉乃佳時舉

問昏禮不賀人之序也。曰：婦既歸，姑與之為禮，喜於家事之有承替也。姑反置酒一分，以勸飲婦。姑坐客位而婦坐主位，姑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

因論今之士大夫，多是死於愁。曰：古人法度好，天子一娶十二女，諸侯一娶九女，老則一齊老了，都無許多患。楊

問程氏昏儀，與溫公儀如何。曰：互有得失。曰：當以何為主。曰：迎婦以前，溫公底是；婦入門以後，程儀是。溫公儀親迎，只拜妻之父兩拜，便受婦以行，却是程儀偏見妻之黨，則不是。溫公儀入門，便廟見，不是。程儀未廟見，却是大槩只此兩條，以此為準。去子細看。曰：廟見當以何日。曰：古人三月而後見。曰：何

衛家理要 朱子 卷十 禮樂類語錄 元

必待三月。曰：未知得婦人性行何如。三月之久，則婦儀亦熟，方成婦矣。然今也不能到三月，只做箇節次如此。曰：古人納采後又納吉，若卜不吉，則如何。曰：便休也。曰：古人納幣五兩，只五匹耳，恐太簡難行否。曰：計繁簡，則是以利害交，且吾儕無望於復古，則風俗更敦謹變。曰：溫公用鹿皮如何。曰：大節是了，小小不能皆然，亦沒緊要。曰：溫公婦見舅姑及舅姑享婦儀，是否。曰：亦是古人有此禮。淳

叔器問昏禮，溫公儀婦先拜夫，程儀夫先拜婦，或以為妻者齊也。當齊拜何者為是。曰：古者婦人與男子為禮，皆俛拜，每拜以二為禮。昏禮婦先二拜，夫答一拜；婦又二拜，夫又答一拜。

冠禮雖見母，母亦俛拜。

喪禮

問天下事易至於安常習故，如何。曰：且如今人為所生父母齊衰不杖期，為所養父母斬衰三年，以理觀之，自是不安。然聖人有箇存亡繼絕底道理，又不容不安。且如漢安懿王事，當時皆以司馬公為是，今則漢安懿王下却有主祀朝廷，却未嘗正其號。卓

祖在父亡，祖母死亦承重。楊

嫡孫承重，庶孫是長亦不承。楊

或問親死遺囑教用僧道，則如何。曰：便是難處。或曰：也可以不

衛家理要 朱子 卷十 禮樂類語錄 四

用否。曰：人子之心，有所不忍，這事須子細商量。胡泳

或問設如母卒，父在，父要循俗制喪服用僧道火化，則如何。曰：

公如何。曰：只得不從。曰：其他都是皮毛外事，若決如此做，從

之也無妨。若火化則不可。泳曰：火化則是殘父母之遺骸。曰：

此話若將與喪服浮屠一道說，便是未識輕重在。胡泳

因說地理。曰：陳先生亦揀草木茂盛處，便不是不擇伯恭却只

胡亂平地上，便葬，若是不知此理，亦不是。若是知有此道理，

故意不理會，尤不是。翁

顯道問服制。曰：唐時添那服制，添得也有差異處。且如親叔伯

是期，堂叔須是大功，乃便降為小功，不知是怎生地。義剛

或問哀慕之情易得間斷如何曰此如何問得人孝子喪親哀慕之情自是心有所不能已豈待抑勒亦豈待問人只是時時思慕自哀感所以說祭思敬喪思哀只是思著自是敬自是哀若是不哀別人如何抑勒得他因舉率我問三年之喪云云曰女安則爲之聖人也只得如此說不當抑勒他教他須用哀只是從心上說教他自感悟爾錄

問居喪以來惟看喪禮不欲讀他書恐妨哀然又覺精神元自荒迷更專一用心去考索制度名物愈覺枯燥今欲讀語孟不知如何曰居喪初無不得讀書之文古人居喪廢業業是簞簋上版子廢業謂不作樂耳古人禮樂不去身惟居喪然猶宗理要朱子 卷十 禮樂類語錄 聖

後廢樂故喪復常讀樂章周禮司業者亦司樂也

叔器問今之墨衰便於出入而不合禮經如何曰若能不出則不服之亦好但有出入治事則只得服之喪服四制說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後事行者杖而起身執事而後行者而垢而已蓋惟天子諸侯始得全伸其禮庶人皆是自執事不得伸其禮淳

喪妻者本主要作妻名不可作母名若是婦須作婦名翁主之卒哭卽祔更立木主於靈坐朝夕奠就之三年除之楊

問喪三年不祭曰程先生謂今人居喪都不能如古禮却於祭祀祖先獨以古禮不行恐不得橫渠曰如此則是不以禮祀

其親也某嘗謂如今人居喪時行三二分居喪底道理則亦當行三二分祭先底禮數

問三年喪中得做祭文祭故傳否曰古人全不弔祭今不奈何胡籍溪言只散句做不押韻楊

問今弔者用橫鳥如何曰此正與羔裘玄冠不以弔相反亦不知起於何時想見當官者既不欲易服去弔人故杜撰成箇禮數若問居時只當易服用涼衫廣

雜儀

唐人法服猶施之朝廷今日惟祭祀不得已乃用不復施之朝廷矣且如今之冕嗟峨而不安於首古者佩玉右微角左宮

猶宗理要朱子 卷十 禮樂類語錄 聖羽今必不然方子

古人戴冠郭林宗時戴巾溫公幅巾是其類也古人衣冠大率如今之道士道士以冠爲禮不戴巾婦人環髻今之特髻是其意也不戴冠楊

問看禮中說婦人吉拜雖君賜肅拜此則古人女子拜亦伏地也曰古有女子伏拜者乃太祖問范質之姪泉古者女子拜如何他遂舉古樂府云長跪問故夫以爲古婦女皆伏拜自則天欲爲自尊之計始不用伏拜今看來此說不然樂府只說長跪問故夫不曾說伏拜古人坐也是跪一處云直身長跪若拜時亦只低手祇揖便是肅拜故禮肅拜注云肅俯手

也蓋婦人首飾盛多如副笄六珈之類自難以俯伏地上古人所以有父母拜其子舅姑答婦拜者蓋古坐時只跪坐在地拜時亦容易又不曾相對拜各有鄉當答拜亦然大祝九拜稽首拜頭至地頓首拜頭叩地空手拜頭至手所謂拜手也振動戰栗變動之拜吉拜拜而後稽顙凶拜稽顙而後拜也奇拜一拜褒拜再拜褒讀爲報肅拜但俯下手今時禮傳云介者不拜政肅使者是也賈孫

古人屋無廊廡三公露立於槐下九卿露立於棘下當其朝會淳有雨則止曾子問諸侯見天子入門而雨霑服失容則廢淳占者天子見羣臣有禮先特揖三公次揖九卿又次揖左右然儒宗理要朱子卷十禮樂類語錄四

後漢揖百官所謂天揖同姓之類有許多等級義剛

問左右必克執爲尊曰漢初右丞相居左丞相之上史中有言曰朝廷無出其右者則是右爲尊也到後來又却以左爲尊而老子有曰上將軍處右而偏將軍處左喪事尚右兵凶器也故以喪禮處之如此則吉事尚左矣漢初豈習於戰國與暴秦之所爲乎廣

因論戰古人戰爭出入都從用之今只置之於門唐時私家得用戟如官幾品得幾戟義

樂論

十二律皆在只起黃鍾之宮不得所以起不得者尺不定也升

律管只吹得中聲爲定若謂用周尺或羊頭山黍雖應準則不得中聲終不足大抵聲太高則焦殺低則益緩又云此不可

容易杜撰劉歆爲王莽造樂樂成而莽死後荀勗造於晉武帝時卽有五胡之亂和峴造於周世宗時世宗亦死惟本朝太祖神聖特異初不曾理會樂律但聽樂聲嫌其太高令降一分其聲遂和唐太宗所定樂及本朝樂皆平和所以世祚久長笑云如此議論又却似在樂不在德也德明

十二律自黃鍾而生黃鍾是最濁之聲其餘漸漸清若定得黃鍾是便入得樂都是這裏纔差了些子其他都差只是寸難定所以易差道夫

儒宗理要朱子卷十禮樂類語錄四

樂律自黃鍾至中呂皆屬陽自蕤賓至應鍾皆屬陰此是一箇太陰陽黃鍾爲陽大呂爲陰太族爲陽夾鍾爲陰每一陽間一陰又是一箇小陰陽關祖

絲尚宮竹尚羽竹聲大故以羽聲濟之絲聲細故以宮聲濟之廣

南北之亂中華雅樂中絕隋文帝時鄭譯得之於蘇祇婆蘇祇婆乃自西域傳來故知律呂乃天地自然之聲氣非人之所能爲譯請用旋宮何安恥其不能遂止用黃鍾一均因言佛典吾道不合者蓋道乃無形之物所以有差至如樂律則有數器所以合也關祖

自唐以前樂律尚有制度可考。唐以後都無可考。如杜佑通典所算分數極精。但通典用十分爲寸作算法。頗難算。蔡季通只以九分算。本朝范馬諸公。非惟不識古制。自是於唐制亦不曾詳看。通典又不是隱僻底書。不知當時諸公何故皆不看。只如沈存中博覽筆談所考器數其精。亦不曾看。此使甚見。此則所論過於范馬遠甚。呂伯恭不喜筆談。以爲皆是亂說。某與言未可恁地說。恐老兄欺他未得在。只是他做人不甚好耳。因令將五音十二律寫作圖子。云且須曉得這箇。其他却又商量。道夫

仁宗以胡安定阮逸樂書。今天下名山藏之意。思甚好。道夫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十 禮樂類語錄 四

今朝廷樂章長短句者。如六州歌頭皆是俗樂鼓吹之曲。四言詩乃大樂中曲。本朝樂章會要國史中只有數人做得好。如王荊公做得全似毛詩甚好。其他有全做不成文章。橫渠言學古樂府做辭拘強不似亦多錯字。

今之士大夫。問以五音十二律。無能曉者。要之當立一樂學。使士大夫習之。久後必有精通者出。升卿

朱子卷十 終

朱子卷十一

後學西山張能兼纂輯

經史類

文集

大學章句序

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蓋自天降生民。則既其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然其氣質之稟。或不能齊。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有一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出於其間。則天必命之以爲億兆之君師。使之治而教之。以復其性。此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所以繼天立極。而司徒之職。典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十一 經史類文纂 一

樂之官。所由設也。三代之隆。其法浸備。然後王宮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洒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眾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又學校之教。大小之節。所以分也。夫以學校之設。其廣如此。教之之術。其次第節目之詳。又如此。而其所以爲教。則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倫之外。是以當世之人。無不學。其學焉者。無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爲。而各俛焉以盡其力。此古昔盛時。所以治隆於上。俗

美於下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乃周之衰，賢聖之君不作，學校之政不脩，教化陵夷，風俗頹敗。時則有若孔子之聖，而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於是獨取先王之法，誦而傳之以詔後世。若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固小學之支流餘裔，而此篇者則因小學之成功，以著大學之明法，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者也。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而曾氏之傳獨得其宗，於是作為傳義以發其意，及孟子沒而其傳民焉，則其書雖存而知者鮮矣。自是以來，俗儒記誦詞章之習，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異端虛無寂滅之教，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其他權謀術數，一切以就功名之說，與夫百家衆技之流，所偏宗理要。朱子 卷十一 經史類文集 二

以惑世誣民，充塞仁義者，又紛然雜出乎其間，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聞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澤，晦盲否塞，反覆沈痼，以及五季之衰，而壞亂極矣。天運循環，無往不復，宋德隆盛，治教休明，於是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傳，實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既又為之次其簡編，發其歸趣，然後古者大學教人之法，聖賢傳之指，粲然復明於世。雖以愚之不敏，亦幸私淑而與有聞焉。顧其為書，猶頗放失，是以忘其固陋，采而輯之，間亦竊附己意，補其闕略，以俟後之君子。極知僭踰無所逃罪，然於國家化民成俗之意，學者脩己治人之方，則未必無小補云。

中庸集解序

中庸之書，子思子之所作也。昔者曾子學於孔子而得其傳矣。孔子之孫子思，又學於曾子而得其所傳於孔子者焉。既而懼夫傳之久遠，而或失其真也，於是推本所傳之意，質以所聞之言，更相反覆，作為此書。孟子之徒，實受其說，孟子沒而不得其傳焉。漢之諸儒，雖或擊誦，然既離乎傳記之間，而莫之貴，又莫有能明其所傳之意者。至唐李翱始知尊信其書，為之論說，然其所謂滅情以復性者，又雜乎佛老而言之，則亦異於曾子子思孟子之所傳矣。至於本朝濂溪周夫子，始得其所傳之要，以著於篇。河南二程夫子，又得其遺旨而發揮之，然後其學布於天下。然明道不及為書，今世所傳陳忠肅公之所序者，乃藍田呂氏所著之別本也。伊川雖嘗自言中庸今已成書，然亦不傳於學者，或以問於和靖尹公，則曰：「先生自以不滿其意而焚之矣。」二夫子於此，既皆無書，故今所傳特出於門人記平居問答之辭，而門人之說行於世者，唯呂氏游氏楊氏侯氏為有成書。若橫渠先生若謝氏尹氏，則亦或記其語之及此者耳。又皆別自為編，或頗雜出他記，蓋學者欲觀其聚而不可得，固不能有以考其異而會其同也。某之友會稽石君塾子重，乃始集而次之，合為一書，以便觀覽，名曰中庸集解，復第其錄如右，而屬某序之。熹惟聖門傳授之微旨，見於此篇者，諸先生言之詳矣。某

之淺陋。蓋有行思坐誦。沒世窮年。而不得其所以言者。尚何敢措一辭於其間。然嘗竊謂秦漢以來。聖學不傳。儒者惟知章句訓詁之爲事。而不知復求聖人之意。以明夫性命道德之歸。至于近世。先知先覺之士。始發明之。則學者既有以知夫前日之爲陋矣。然或乃徒誦其言。以爲高。而又初不知深求其意。甚者遂至於脫略章句。陵藉訓詁。坐談空妙。展轉相迷。而其爲患。反有甚於前日之爲陋者。嗚呼。是豈古昔聖賢相傳之本意與夫近世先生君子之所以望於後人者哉。某誠不敏。私竊懼焉。故因子重之書。特以此言題其篇首。以告夫同志之讀此書者。使之毋歧於高。毋駁於奇。必沈潛乎句讀文義之間。以會其歸。必備宗理要。朱子 卷十一 經史類文集 四

語孟集義序 初日精義後改今名

論孟之書。學者所以求道之至要。古今爲之說者。蓋已百有餘家。然自秦漢以來。儒者類皆不足以與開斯道之傳。其溺於卑

近者。既得其言。而不得其意。其發於高遠者。則又支離踳駁。或乃并其言而失之。學者益以病焉。宋興百年。河洛之間。有二程先生者出。然後斯道之傳有繼。其於孔子孟氏之心。蓋異世而同符也。故其所以發明二書之說。言雖近而索之無窮。指雖遠而操之有要。使夫讀者非徒可以得其言。而又可以得其意。而又可以并其所以進於此者而得之。其所以興起斯文。開悟後學。可謂至矣。間嘗蒐輯條流。以附本草。夫既又取夫學之有同於先生者。若橋渠張公。范氏。二呂氏。謝氏。游氏。楊氏。侯氏。尹氏。凡九家之說。以附益之。名曰論孟精義。以備觀省。而同志之士。有欲從事於此者。亦不隱焉。抑嘗論之。論語之言。無所不包。而其所以示人者。莫非操存涵養之要。七篇之指。無所不究。而其所以示人者。類多體驗充擴之端。夫聖賢之分。其不同固如此。然而體用一源也。顯微無間也。是則非夫先生之學之至。其孰能知之。嗚呼。茲其所以奮乎百世絕學之後。而獨得夫千載不傳之傳也歟。若張公之於先生。論其所至。竊意其猶伯夷伊尹之於孔子。而一時及門之士。考其言行。則又未知其孰可以爲孔氏之顏曾也。今錄其言。非敢以爲無少異於先生。而悉合乎聖賢之意。亦曰大者既同。則其淺深疏密毫釐之間。正學者所宜盡心耳。至於近歲以來。學於先生之門人者。又或出其書焉。則意其源遠末分。醇醪異味。而不敢載矣。或曰。然則凡說之

備宗理要 朱子 卷十一 經史類文集 五

行於世而不列於此者皆無取已乎曰不然也漢魏諸儒正音讀通訓詁考制度辨名物其功博矣學者苟不先涉其流則亦何以用力於此而近世二三名家與夫所謂學於先生之門人者其考證推說亦或時有補於文義之間學者有得於此而後觀焉則亦何適而無得哉特所以求夫聖賢之意者則在此而不在彼爾若夫外自託於程氏而竊其近似之言以文異端之說者則誠不可以入於學者之心然以其荒幻浮夸足以欺世也而流俗頗已鄉之矣其為害豈淺淺哉顧其言語氣象之間則實有不難辨者學者誠用力於此書而有得焉則於其言雖欲讀之亦且有所不暇矣然則是書之作其率爾之謂雖不敢信宗理要朱子卷十一經史類文彙六

皇極辨論皇極訓大中之非

洛書九數而五居中洪範九疇而皇極居五故自孔氏傳訓皇極為大中而諸儒皆祖其說余獨嘗以經之文義語脉求之而有以知其必不然也蓋皇者君之稱也極者至極之義標準之名皆在物之中央而四外望之以取正焉者也故以極為在中之準的則可而便訓極為中則不可若北辰之為天極亦棟之為屋極之義皆然而禮所謂民極詩所謂四方之極者於皇極之義為尤近顧今之說者既誤於此而并失於彼是以其說展

轉迷謬而終不能以自明也即如舊說姑亦無問其他但即經文而讀皇為大讀極為中則夫所謂惟大作中大則受之為何等語乎今以余說推之則人君以眇然之身履至尊之位四方輻輳面內而環觀之自東而望者不過此而西也自南而望者不過此而北也此天下之至中也既居天下之至中則必有天下之絕德而後可以立至極之標準故必順五行敬五事以脩其身厚八政協五紀以齊其政然後至極之標準卓然有以立乎天下之至中使夫面內而環觀者莫不於是而取則焉語其仁則極天下之仁而天下之為仁者莫能加也語其孝則極天下之孝而天下之為孝者莫能尚也是則所謂皇極者也由是而權之以三德審之以卜筮驗其休咎於天考其禍福於人如挈裘領豈有一毛之不順哉此洛書之數所以雖始於一終於九而必以五居其中洪範之疇所以雖本於五行究於福極而必以皇極為之主也若其子之言有曰皇建其有極云者則以言夫人君以其一身而立至極之標準於天下也其曰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云者則以言夫人君能建其極則為五福之所聚而又有以使民觀感而化焉則是又能布此福而與其民也其曰惟時厥庶民於汝極錫汝保極云者則以言夫民視君以為至極之標準而從其化則是復以此福還錫其君而使之長為至極之標準也其曰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

皇作極云者則以言夫民之所以能有是德者皆君之德有以爲至極之標準也其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於極不惟於德皇則受之云者則以言夫君既立極於上而下之從化或有淺深遲速之不同其有謀者有才者有德者人君固當念之而不忘其或未能盡合而未抵乎大戾者亦當受之而不拒也其曰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云者則以言夫人之有能華而從君而以好德自各則雖未必出於中心之實人君亦當因其自名而與之以善則是人者亦得以君爲極而勉其實也其曰無虐貧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云者則以言夫君之於

儒宗聖學 卷十一 經史類文 八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云者則以言夫天下之人皆不敢徇其己之私以從平上之化而會歸乎至極之標準也蓋偏陂好惡者已私之生於心者也偏黨反側者已私之見於事者也王之義王之道王之路平上之化也所謂皇極者也遵義遵道遵路方會其極也蕩蕩平平正直則已歸於極矣其曰皇極之數言是彝是訓於帝其訓云者則以言夫人君以身立極而布命於下則其所以爲常爲教者皆天之理而不異乎上帝之降衷也其曰凡厥庶民極之數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云者則以言夫

儒宗聖學 卷十一 經史類文 九

糊苟且不分善惡之意殊不知極雖居中而非有合於中之義且中之爲義又以其無過不及至精至當而無毫釐之差亦非如其所指之云者乃以誤認之中爲誤認之極不識乎至嚴至密之體而務爲至寬至廣之量其弊將使人君不知脩身以立教而墮於漢元帝之優游唐太宗之姑息卒至於是非顛倒賢否貿亂而禍敗隨之而何斂福錫民之可望哉嗚呼孔氏則誠誤矣然迹其本心亦曰姑以隨文解義爲口耳佔墾之計而已不知其禍之至此耳自漢以來迄今千有餘年學士大夫不爲不衆更歷世變不爲不多幸而遺經尚存本文可考其出於人心者又不可得而昧也乃無一人覺其非是而一言以正之使

儒宗聖學

卷十一

經史類文集

十

皇極辨

馮當可字時行蜀人博學能文其集中有封事云願陛下建便使疎近且清心寡欲以臨事變此與事造棄之根本洪範所謂皇建其有極者也其論皇極深合鄙意然則十前所謂千有餘年無一人覺其非是而一言以正之者亦近証矣但專經之士無及之者而文士反能識其非是而傳注者不免於因陋循訛而平心論味者有時而得之文字之外耶

詩集傳序

或問於予曰詩何爲而作也予應之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則不能無思既有思矣則不能無言既有言矣則言之所不能盡而發於咨嗟咏嘆之餘者必有自然之音聲節族而不能已焉此詩之所以作也曰然

則其所以教者何也曰詩者人心之感物而形於言之餘也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惟聖人在上則其所感者無不正而其言皆足以爲教其或感之之雜而所發不能無可擇者則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而因有以勸懲之是亦所以爲教也昔周盛時上自郊廟朝廷而下達於鄉黨閭巷其言粹然無不出於正者聖人固以協之聲律而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化天下至於列國之時則天子巡狩亦必陳而觀之以行黜陟之典降自昭穆而後寢以陵夷至於東遷而遂廢不講矣孔子生於其時既不得位無以行帝王勸懲黜陟之政於是特舉其籍而討論之去其重複正其紛亂而其善之不足以爲法惡之

儒宗聖學

卷十一

經史類文集

十一

不足以爲戒者則亦刊而去之以從簡約示久遠使失學者卽是而有以考其得失善者師之而惡者改焉是以其政雖不足以行於一時而其教實被於萬世是則詩之所以爲教者然也曰然則國風雅頌之體其不同若是何也曰吾聞之凡詩之所謂風者多出於里巷歌謠之作所謂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者也惟周南召南親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故其發於言者樂而不過於淫哀而不及於傷是以二篇獨爲風詩之正經自卽而下則其國之治亂不同人之賢否亦異其所感而發者有邪正是非之不齊而所謂先王之風者於此焉變矣若夫雅頌之篇則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廟樂歌之

詞其詒和而莊其義寬而密其作者往往往聖人之徒國所以爲萬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至於雅之變者亦皆一時賢人君子閱時病俗之所爲而聖人取之其忠厚惻怛之心陳善閉邪之意尤非後世能言之士所能及之此詩之爲經所以人事決於下天道傳於上而無一理之不具也曰然則其學之也當奈何曰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參之列國以盡其變正之於雅以大其規和之於頌以要其止此學詩之大旨也於是乎章句以綱之訓詁以紀之諷詠以昌之漸濡以體之察之性情隱微之間審之言行樞機之始則脩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於此矣問者唯唯而退余時方輯詩傳因悉大是語以備宗理要錄卷十一 經史類文彙 世

冠其篇云

講禮記序說

某聞之學者博學乎先王六藝之文誦焉以識其辭講焉以通其意而無以約之則非學也故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何謂約禮是已禮者履也謂昔之誦而說者至是可踐而履也故夫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顏子之稱夫子亦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禮之爲義不其大哉然古禮非必有經蓋先王之世上自朝廷下自閭巷其儀品有章動作有節所謂禮之實者皆踐而履之矣故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則豈必簡策而後傳哉其後禮廢儒者惜之乃始論著爲書以

傳於世今禮記四十九篇則其遺說已學者求所以約之者不可以莫之習也今柯君直學將爲諸君誦其說而講明之諸君其聽之母忽

樂記動靜說

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何也曰此言性情之妙人之所生而有者也蓋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其未感也純粹至善萬理具焉所謂性也然人有是性則即有是形有是形則即有是心而不能無感於物感於物而動則性之欲者出焉而善惡於是乎分矣性之欲即所謂情也又曰物至而知知而後好惡形焉何也曰上言性情之別此指情之動處爲

備宗理要錄

卷十一

經史類文彙

世

言而性在其中也物至而知知之者心之感也好之惡之者情也形焉者其動也所以好惡而有自然之節者性也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何也曰此言情之所以流而性之所以失也情之好惡本有自然之節惟其不自知覺無所涵養而大本不立是以天則不明於內外物又從而誘之此所以流溢放逸而不自知也苟能於此覺其所以然者而反躬以求之則其流也庶乎其可制矣不能如是而惟情是徇則人欲熾盛而天理滅息尚何難之有哉此一節正天理人欲之機間不容息處惟其反躬自省念念不忘則天理益明存養自固而外誘不能奪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

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何也？曰：上言情之所以流，此以其流之甚而不反者言之也。好惡之節，天之所以與我也。而至於無節，宰制萬物人之所以爲貴也。而反化於物焉。天理惟恐其存之不至也，而反滅之。人欲惟恐其制之不力也，而反窮之。則人之所以爲人者，至是盡矣。然天理秉彝終非可殄滅者。雖化物窮欲，至於此極，苟能反躬以求天理之本然者，則初未嘗滅也。但染習之深，難覺而易昧。雖反而易流，非厲和恥之勇，而致百倍之功，則不足以復其初爾。

周禮三德說

或問師氏之官，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爲道本。二曰敏德，以爲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何也？曰：至德者，誠意正心，端

儒宗聖要

朱子

卷十一

經史類文集

古

本清原之事道，則天人性命之理，事物當然之則，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術也。敏德者，強志力行，奮德廣業之事。行則理之所當爲，日可見之迹也。孝德者，尊祖愛親，不忘其所由生之事。知逆惡，則以得於己者，爲實深固，有以真知彼之惡，而自不忍爲者也。凡此三者，雖曰各以其材品之高下，資質之所宜而教之，然亦未有專務其一而可以爲成人者也是以剏而言之以見其相須爲用而不可偏廢之意。蓋不知至德則敏德者散漫無統，固不免乎篤學力行而不知道之譏。然不務敏德而一於至，則無以廣業而有空虛之弊。不知敏德則孝德者僅爲

匹夫之行，而不足以通於神明。然不務孝德而一於敏，則又無以立本而有悖德之累。是以兼陳備舉而無所遺。此先王之教，所以本末相資，精粗兩盡，而不倚於一偏也。其又曰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何也？曰德也者，得於心而無所勉者也。行則勉行之法而已。蓋不本之以其德，則無所自得而行不能以自脩。不實之以其行，則無所持循而德不能以自進。是以旣教之以三德，而必以三行繼之。則雖其至末至粗，亦無不盡。而德之脩也，不自覺矣。然是三者，似皆孝德之行而已。至於至德敏德，則無與焉。蓋二者之行，本無常師，必協於一，然後有以獨見而自得之。固非教者所得而預言也。唯孝德則其事爲可指，故又推其類而兼爲友順之目，以詳教之。以爲學者雖或未得於心，而事亦可得而勉。使其行之不已，而得於心焉，則進乎德而無待於勉矣。況其又能卽是而充之，以周於事而泝其原則，孰謂至德敏德之不可至哉？或曰：三德之教，大學之學也。三行之教，小學之學也。鄉三物之爲教也，亦然而已詳。

資治通鑑綱目序

先正溫國司馬文正公受詔編集資治通鑑，既成，又撮其精要之語，別爲目錄三十卷，并上之。晚病，本書太詳，目錄太簡，更著舉要曆八十卷，以適厥中而未成也。至紹興初，故侍讀南陽胡

文定公始復因公遺稿脩成事類遺若干卷則其文愈約而
事愈備矣然往者得於其家而伏讀之猶猶自病其藏之弗彊
不能有以領其要而及其詳也故嘗過不自料輒與同志因兩
公四書別爲義例增損彙括以就此編蓋表歲以首年上行之年
書某甲子遇甲字子則朱書以而因年以著統凡正統之年
別之雖無事依舉要以備歲年歲下大書非
正統者兩大書以提要凡大書有正例有變例正例如始終與
行分注廢災祥沿革及號今征伐役生除拜之
大者變例如不在此例而善可而分注以備言凡分注有追原
爲法恐可爲試者皆特書之也其始者有述言
其終者有詳陳其事者有備載其言者有因始終而見者有因
其能而見者有因事類而見者有因家世而見者有溫公所立
之言所取之論有胡氏所收之說所著之評而兩公所適使夫
與夫近世大儒先生折衷之語今亦頗采以附於其間云使夫
歲年之久近國統之離合辭事之詳略議論之同異通貫曉析

備案理要

朱子

卷十一

經史類文集

六

如指諸掌名曰資治通鑑綱目凡若干卷藏之中書姑以私便
檢閱自備遺忘而已若兩公述作之本意則有非區區所敢及
者雖然歲周於上而天道明矣統正於下而人道定矣大綱舉
舉而纖悉昭矣舉目畢張而幾微著矣是則凡爲致知格物之
學者亦將慨然有感於斯而兩公之志或庶乎其可以默識矣
因述其指意條例如此列於篇端以俟後之君子云

讀唐志

歐陽子曰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三代而下治
出於二而禮樂爲虛名此古今不易之至論也然彼知政事體
樂之不可不出於一而不知道德文章尤不可使出於二也夫

古之聖賢其文可謂盛矣然初豈有意學爲如是之文哉有是
實於中則必有是文於外如天有是氣則必有日月星辰之光
耀地有是形則必有山川草木之行列聖賢之心既有是精明
純粹之實以磅礴充塞乎其內則其著見於外者亦必自然條
理分明光輝發越而不可揜蓋不必托於言語著於簡冊而後
謂之文但自一身接於萬物凡其語嘿動靜人所可得而見者
無所適而非文也姑舉其最而言則易之卦畫詩之詠歌書之
記言春秋之述事與夫禮之威儀樂之節奏皆已列爲六經而
垂萬世其文之盛後世固莫能及然其所以盛而不可及者豈
無所自來而世亦莫之識也故夫子之言曰文王既沒文不在
斯乎蓋雖已決知不得辭其責矣然猶若逡巡顧望而不能無
所疑也至於推其興衰則又以爲是皆出於天命之所爲而
非人力之所及此其體之甚重夫豈世俗所謂文者所能當哉
孟軻氏沒聖學失傳天下之士皆本趨末不求知道養德以充
其內而汲汲乎徒以文章爲事業然在戰國之時若申商孫吳
之術蘇張范蔡之辯列禦寇莊周荀況之言屈平之賦以至秦
漢之間韓非李斯陸生賈傳董相史遷劉向班固下至嚴安徐
樂之流猶皆先有其實而後託之於言惟其無本而不能一出
於道是以君子猶或羞之及至宋玉相如王褒揚雄之徒則一
以浮華爲尚而無實之可言矣雖之太玄法言蓋亦長楊數獵

備案理要

朱子

卷十一

經史類文集

七

之流而粗變其首飾初非實爲明道講學而作也東京以降訖於隋唐數百年間愈下愈衰則其去道益遠而無實之文亦無足論韓愈氏出始覺其陋慨然號於一世欲去陳言以追詩書六藝之作而其弊精神糜歲月又有甚於前世諸人之所爲者然猶幸其略知不根無實之不足恃因是頗泝其源而適有會焉於是原道諸篇始作而其言曰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輝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其徒和之亦曰未有不深於道而能文者則亦庶幾其賢矣然今讀其書則其出於詭譎戲豫放浪而無實者自不爲少若夫所原之道則亦徒能言其大體而本見其有探討服行之使其言之爲文者皆必山是以出

儒宗理要

卷十一

經史類文集

九

也故其論古人則又直以屈原孟軻馬遷相如揚雄爲一等而猶不及於董賈其論當世之弊則但以辭不已出而遂有神祖聖伏之嘆至於其徒之論亦但以剽掠僭竊爲文之病大振顏風教人自爲爲韓之功則其師生之間傳受之際蓋未免裂道與文以爲兩物而於其輕重緩急本末賓主之分又未免於倒懸而逆置之也自是以來又復衰歇數千百年而後歐陽子出其文之妙益已不愧於韓氏而其曰治出於一云者則自荀楊之下皆不能及而韓亦未有聞焉是則疑若幾於道矣然考其終身之言與其行事之實則恐其亦未免於韓氏之病也抑又嘗以其徒之說考之則謂其言者既曰吾老將休付子斯文矣

而又必曰我所謂文必與道俱其推尊之也既曰今之韓愈矣而又必引夫文不在茲者以張其說錄前之說則道之與文吾不知其果爲一耶果爲二耶由後之說則文王孔子之文吾又不知其與韓歐之文果若是其班乎否也嗚呼學之不講久矣習俗之謬其可勝言也哉吾讀唐書而有感因書其說以訂之

答李方子

論六經不可求奇

聖賢見成事迹一一可考而行今日之求若捨六經之外求所謂玄妙之說則無之近世儒者不將聖賢言語爲切已可行之事必於上面求新奇可喜之論屈曲纏繞詭秘變怪不知聖賢之心本不如此既以自欺又轉相傳受復以欺人某嘗謂雖使

儒宗理要

卷十一

經史類文集

九

聖人復生亦只將六經語孟之所載者循而行之必不更有所作爲伏羲再出依前只畫八卦文王再出依前只衍六十四卦禹再出依前只是洪範九疇外此更有何差異事

答呂子約

論四書學問根本

今人讀書務廣而不求精是以刻苦者迫切而無從容之樂平易者泛濫而無精約之功兩者雖殊然其所以受病之源則一而已孟子中庸大學乃學問根本尤當專一致思以求其指意之所在乃或此或彼泛然讀之此則尤非所以審思明辨而究聖學之淵源也愚意此四書者當以序進每畢一書首尾通貫意味浹洽然後又易一書乃能有益其餘亦損其半然後可以

研味從容深探其立言之旨而無迫切泛濫之累也

答呂東萊 論讀易之法

讀易之法精義卦爻之詞本爲卜筮者斷而因以訓戒至象象文言之作始因其吉凶訓戒之意而推說其義理以明之後人但見孔子所說義理而不復推本文王周公之本意因卽卜筮爲不足言而其所以言易者遂遠於日用之實類皆牽合委曲偏止一事而言無復包含該貫曲暢旁通之妙若但如此則聖人當時自可別作一書明言義理以詔後世何用假托卦象爲此艱深隱晦之辭乎故今凡欲讀一卦一爻便如占筮所得虛心以求其詞義之所指以爲吉凶可否之決然後考其象之所備宗理要 朱子 卷十一 經史類文集 三

答陳體仁 論詩爲樂而作之非

蒙別紙開示說詩之意尤詳因得以窺一二大者不敢自外敢以求於左右來敢謂詩本爲樂而作故今學者必以聲求之則知其不苟作矣此論善矣然愚意有不能無疑者蓋以虞書放之則詩之作本爲言志而已方其詩也未有歌也及其歌也未

有樂也以聲依永以律和聲則樂乃爲詩而作非詩爲樂而作也三代之時禮樂用於朝廷而不達於閭巷學者諷誦其言以求其志詠其聲執其器舞蹈其節以涵養其心則聲樂之所助於詩者爲多然猶曰興於詩成於樂其求之固有序矣是以凡聖賢之言詩主於聲者少而發其義者多仲尼所謂思無邪孟子所謂以意逆志者誠以詩之所以作本乎其志之所在然後詩可得而言也得其志而不得其聲者有矣未有不得其志而能通其聲者也就使得之止其鐘鼓之鏗鏘而已豈聖人樂云樂云之意哉況今去孔孟之時千有餘年古樂散亡無復可考而欲以聲求詩則未知古樂之遺聲今皆以推而得之乎三百五篇皆可協之音律而被之絃歌已乎誠既得之則所助於詩多矣然恐未得爲詩之本也況未必可得則今之所講得無有盡餅之譏乎故愚意竊以爲詩出乎志者也樂出乎詩者也然則志者詩之本而樂者其末也未雖亡不害其本之存愚學者不能平心和氣從容諷詠以求之情性之中耳有得乎此然後可得而言顧所得之淺深如何耳有舜文之德則聲爲律而身爲度簫韶二南之聲不患其不作此雖未易言然其理蓋不誣也不審以爲如何

答魏元履 論春秋先後之學

欲爲春秋學甚善但前輩以爲此乃學者最後一段事蓋自非

理明義精則止是較得失考同異心緒轉難與讀史傳撫故實無以異况如老兄心中本闢恐非所以矯失而趨中也愚意以爲不若只看論語用年歲工夫却看證候淺深別作道理然但論語中看得有味餘經亦迎刃而解矣聖人之言平易中有精深處不可穿鑿求速成又不可苟且閒看過直須是置心平淡豁實之地玩味探索而虛恬省事以養之遲久不懈當自覺其益切不可輕易急迫之心求日暮之功又不可因循偷惰虛度光陰也語錄中一段說此事處別紙上呈可見此非臆說亦見春秋之本易學也

答胡平一論春秋書正之義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十一 經史類文集 三

所喻三代正朔之說舊嘗疑此而深究之卒至於不可稽考而益重其所疑因置勿論今讀來喻考究雖詳然反復再三亦未有以釋其疑也如云周家記年必首十一月而春秋乃書春正月又云未嘗改月號以冬爲春假夏月而亂周典則未知春秋所謂春正月者其下所書之事爲建子月之事耶建寅月之事耶若云建子月事則春正月者豈非改月號而以冬爲春若云建寅月事則是用夏正月而亂周典矣安得云未嘗云如是耶前人蓋已見此不通故爲胡氏之學者爲之說曰春正月者夫子意在行夏之時而以建寅之月爲歲首也其下所書之事卽建子月之事無其位而不敢自專也如此則或可以不礙然

若所書之月遂與月下之事常差兩月則恐聖人作經又不若是之紛更多事也凡此之類反復推說儘有可通亦儘有可難雖嘗備問前輩亦未有決然堅定不可疑之說竊謂讀書凡若此類與其求必通而陷於鑿且又虛費日力而無補於日用切已之功則似不若闕之之爲愈也

答李本卓論脩正儀禮之義

累年欲脩儀禮一書釐析章句而附以傳記近方了得十許篇似頗可觀其餘度亦歲前可了若得前此別無魔障卽自此之後便可塊然兀坐以畢餘生不復有世間念矣元來典禮清訛處古人都已說子只是其書裂作一片不成段落使人難看故人不曾看便爲憒人無文弄法迷國誤朝若梳洗得此書頭面出來令人易看則此輩無所匿其姦矣於世亦非少助也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十一 經史類文集 三

答趙幾道論近世讀史之失

昔時讀史者不過記其事實據其詞采以供文字之用而已近世學者頗知其陋則變其法務以考其形勢之利害事情之得失而尤喜史遷之書講說推尊幾以爲賢於夫子寧舍論孟之屬而讀其書然嘗聞其說之一二不過只是戰國以下見識其正當處不過知尊孔氏而亦徒見其表悅其外之文而已其曰折衷於夫子者實未知所折衷也後之爲史者又不及此以故讀史之士多是意思粗淺於義理之精微多不能識而墮於尋

常之見以爲雖古聖賢亦不過審於利害之算而已惟蘇黃門作古史序篇首便言古之聖人其於爲善如火之必熱水之必寒不爲不善如鵠之必不殺鵠脂之不殺於義理大綱領處見得極分明提得極親切雖其下文未能盡善然只此數句已非近世諸儒所能及惜其從初爲學功夫本無次序不曾經歷不能見得本末一一諦當只是資質恬靜無他外慕故於此大頭段處窺測得箇影響到此地位正好着力却便墮落釋老門戶中去不能就聖賢指示處立得脩己治人正當規模以見諸事業傳之學者徒然說得此箇意思而其意之所重止在文字言語之間其徒雖極力推崇之然竟不曾有人拈出此箇話頭以備宗理要朱子卷十一經史類文集 五

答呂子約 論史記數事不足信

所論五帝紀所取多古文尚書及大戴禮爲主爲知所考信者然伏羲神農見易大傳乃孔聖之言而八卦列於六經爲萬世文字之祖不知史遷何故乃獨遺而不錄遂使史記一書如人有身而無首此尚爲知所考信者耶太史公之洋洋美德即蘇黃門之騷虞鵠脂觀其下文全書不知還擇得此數句起否學者於聖人之道徒習聞其外之文而不考其中之實者往往

類此王介甫所以惑主聽而誤蒼生亦只是此等語耳豈可以此便爲極至之談而嘖之聖賢之列屬以斯道之傳哉以史遷能貶卜式與桑弘羊爲伍又能不與管仲李克爲深知功利之爲害不知六國表所謂世異變成功大議卑易行不必上古貨殖傳譏長貧賤而好語仁義爲可羞者又何謂耶伯夷傳辨許由事固善然其論伯夷之心正與求仁得仁者相反其視蘇氏之古史孰爲能考信於孔子之言耶謂遷言公孫弘以儒顯爲譏弘之不足爲儒不知果有此意否彼固謂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則彼所謂儒者其意果何如耶所示數條不暇悉辯若以馬遷與班固並論則固不無優劣而其備宗理要朱子卷十一經史類文集 五

答曹子野 論史漢通鑑之疑

示及史記疑數條某向曾攷證來丁功臣表與漢史功臣表其戶數先後及姓名多有不同二史各有是非當以傳實證之不啻全以史記所傳爲非真也如淮陰爲連敖典客漢史作嬰客頗帥古謂其票疾而以賓客之禮禮之夫淮陰之亡以其不見禮於漢也蕭何追之而薦於漢王始爲大將若已以賓禮禮之

淮陰何爲而亡哉此則史記之所載爲是三代表是其陳謬處無可疑者蓋他說行不得若以爲堯舜俱出黃帝是爲同姓之人堯固不當以二女嬪于虞舜亦豈容受堯二女而安於同姓之無別又以爲湯與王季同世由湯至紂凡十六傳王季至武王纔再世爾是文王以十五世之祖事十五世孫紂武王以十四世祖而代之豈不甚謬戾耶通鑑先後之不同者却不必疑史家敘事或因時而記之或因事而見之田和遷康公通鑑載於安王十一年是因時而記之也史記載於安王十六年是因事而見之也何疑之有只有伐燕一節史記以爲潁王通鑑以爲宣王史記却是攷他源流來通鑑只是憑信孟子溫公平生偏宋理要朱子卷十一經史類文集云

朱子卷十二

後學西山張能麟纂輯

經史類

語錄

易

陰陽只是一氣陽之退便是陰之生不是陽退下又別有箇陰生

陰陽有箇流行底有箇定位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便是流行底寒暑往來是也分陰分陽兩儀立焉便是定位底天地上下四方是也易有兩義一是變易便是流行底一是交易便是

是對待底現魄以二氣言陽是魂陰是魄以一氣言則伸爲

現屈爲魄義剛

陽氣只是六層只管上去上盡後下面空缺處便是陰方子

陰陽有以動靜言者有以善惡言者如乾元資始坤元資生則

獨陽不生獨陰不成造化周流須是並用如履霜堅冰至則

一陰之生便如一賊這道理在人如何看直看是一般道理

橫看是一般道理所以謂之易道夫

天地間無兩立之理非陰勝陽即陽勝陰無物不然無時不然

道人

諸公且試看天地之間別有甚事只是陰與陽兩箇字看是甚

麼物事都離不得只就身上體看纔開眼不是陰便是陽密
拶拶在這裏都不着得別物事不是仁便是義不是剛便是
柔只自家要做向前便是陽纔收退便是陰意思纔動便是
陽纔靜便是陰未消別看只是一動一靜便是陰陽伏羲只
因此畫卦以示人若只就一陰一陽又不足以該眾理於是
錯綜爲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初只是許多卦爻後來聖
人又繫許多辭在下如他書則元有這事方說出這箇道理
易則未曾有此事先假託都說在這裏如書便有箇堯舜有
簡禹湯文武周公出來做許多事便說許多事今易則元未
曾有聖人預先說出待人占考大事小事無一能外於此聖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十二 經史類語錄 二
人大抵多是垂戒 賀孫

今學易非必待遇事而占方有所戒只平居玩味看他所說道
理於自家所處地位合是如何故云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
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孔子所謂學易正是平日常常學之
想見聖人之所謂讀易乎人之所謂讀想見習中洞然於易
之理無纖毫蔽處故云可以無大過 賀孫

易中說到那陽處便扶助推移他到陰處便抑遏壅絕他
問理與數其本也只是曰氣便是數有是理便有是氣有是
氣便有是數物物皆然如水數六雪片也六出這又不是去
做將出來他是自恁地如那龜聖人所以獨取他來用時也

是這箇物事分外靈嘗有朋友將龜般來看背上中心有五
條文出去成八外面又成二十四皆是自然恁地這又未爲
巧最是七八九六與一二三四極巧一是太陽餘得箇九在
後面二是少陰後面便是八三是少陽後面便是七四是太
陰後面便是六無如此恰好這皆是造化自然如此都過他
不住 義剛

其嘗問季通康節之數伏羲也會理會否曰伏羲須理會過某
以爲不然伏羲只是據他見得一箇道理恁地便畫出幾畫
他也那裏知得畫出來恁地巧此伏羲所以爲聖若他也恁
地逐一推排便不是伏羲天然意思史記曰伏羲至淳厚作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十二 經史類語錄 三
易八卦那裏恁地巧安排 賀孫

季通云天下之萬聲出於一闔一闢天下之萬理出於一動一
靜天下之萬數出於一奇一耦天下之萬象出於一方一圓
盡只起於乾坤二畫 端蒙
易爲卜筮而作皆因吉凶以示訓戒故其言雖約而所包甚廣
夫子作傳亦略舉一端以見凡例而已

取象各不同有就自己身上取底有自己當不得這卦象却就
那人身上取如潛龍勿用是就占者身上占到那見龍自家
便當不得須把做在上之大人九五飛龍便是人君大人却
是在下之大人 淵

須是將伏羲畫底卦做一樣看。文王卦做一樣看。文王周公說底象象做一樣看。孔子說底做一樣看。王輔嗣伊川說底各做一樣看。伏羲是未有卦時畫出來。文王是就那見成底卦邊說。畫前有易。真箇是恁地。這箇卦是畫不迭底。那許多都在這裏了。不是畫了一畫。又旋思量一畫。才一畫時。畫畫都具。

康節易數出於希夷。他在靜中推見得天地萬物之理如此。又與他數合。所以自樂。今道藏中有此卦數。德明

已前解易。多只說象數。自程門以後。人方都作道理說了。儀

易傳明白無難看。但伊川以天下許多道理。散入六十四卦中。儒宗理要 朱子 卷十二 經史類語錄 四

若作易看。即無意味。唯將來作事看。即句句字字有用處。大易傳義理精。字數足。無一毫欠闕。他人著工夫補綴。亦安得如此自然。只是於本義不相合。易本是卜筮之書。卦辭爻辭。無所不包。看人如何用。程先生只說得一理。

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辭無所不備。此是一箇理。一箇象。一箇辭。然欲理會理與象。又須辭上理會。辭上所載。皆觀會通以行其典禮之事。凡於事物。須就其聚處理會。尋得一箇通路行去。若不尋得一箇通路。只為地行去。則必有礙。典禮只是常事。會是事之合。聚交加。難分別處。如庖丁解牛。固是奏刀騞然。真不中

節。若至那難處。便着些氣力。方得通。故莊子又說。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為。怵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莊子說話。雖無頭當。然極精巧。說得到。今學者却於辭上看。觀其會通。以行典禮也。質

問讀易未能浹洽。何也。曰。此須是此心虛明寧靜。自然道理流。通。方包羅得許多義理。蓋易不比詩書。他是說盡天下後世無窮無盡底事。理只一兩字。便是一箇道理。又人須是經歷天下許多事變。讀易方知各有一理。精審端正。今既未盡經歷。非是此心大段虛明寧靜。如何見得。此不可不自勉也。朱看易須是看他卦爻未畫以前。是怎模樣。却就這上見得。他許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十二 經史類語錄 五多卦爻象數。是自然如此。不是杜撰。且詩則因風俗世變而作。書則因帝王政事而作。易初未有物。只是懸空說出。當其未有卦畫。則渾然一太極。在人則是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一旦發出。則陰陽吉凶事事都有在裏面。人須是就至虛靜中。見得這道理。周遮通曉。方好。若先靠定一事說。則滯泥不通。了。此所謂潔靜精微。易之教也。學

伊川不取卦變之說。至柔來而文剛。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諸處皆牽強。說了王輔嗣卦變。又變得不自然。某之說。却覺得有自然氣象。只是換了一爻。非是聖人合下作卦如此。自是卦成了。自然有此象。儀

問橫渠說易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蓋自太極一判而來便已如此了曰論其極是如此然小人亦具此理只是他自反悖了君子治之不過卽其固有者以正之而已易中亦有時而爲小人謀如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言小人當否之時能包承君子則吉但此雖爲小人謀乃所以爲君子謀也

京房輩說數捉他那形象才發見處便算將去且如今日一箇人來相見便就那相見底時節算得這箇是好人不好人用得極精密他只是動時便算得靜便算不得人問康節庭前樹算得否康節云也算得須是待他動時方可須更一葉落他便就這裏算出這樹是甚時生在甚時死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十二 經史類語錄 六

太玄中高處只是黃老故其言曰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方太玄之說只是老莊康節深取之者以其書亦揆旁陰陽消長來說道理 必大

自晉以來解經者却改變得不同如王弼郭象輩是也漢儒解經依經演繹管人則不然捨經而自作文 方子

日家四廢之說溫公潛虛只此而已 韓潛虛後截是張行成續不相韻見得 關祖

歐陽公所以疑十翼非孔子所作者他童子問中說道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又說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只是說作易一事如何有許多般樣又疑後面有許多子曰既言

子曰則非聖人自作這箇自是他曉那面前道理不得了却只去這上面疑他所謂子曰者往往是弟子後來旋添入亦不可知近來胡五峰將周子通書盡除去了篇名却去上面各添一箇周子曰此亦可見其比

廖氏論洪範篇大段闕河圖洛書之事以此見知於歐陽公蓋歐公有無祥瑞之論歐公只見五代有偽作祥瑞故併與古而不信如河圖洛書之事論語自有此說而歐公不信祥瑞併不信此而云繫辭亦不足信且如今世間有石頭上出日月者人取爲石屏又有一等石上分明有如枯樹者亦不足怪也河圖洛書亦何足怪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十二 經史類語錄 七

老蘇說易專得於愛惡相攻而吉凶生以下三句他把這六爻似那累世相讎相殺底人相似看這一爻攻那一爻這一畫克那一畫全不近人情東坡見他恁地太龕疎却添得些佛老在裏而其書自做兩樣亦間有取王輔嗣之說以補老蘇之說亦有不曉他說了亂填補處老蘇說底亦有去那物理上看得着處

浩問李壽翁最好麻衣易與關子明易如何先生笑曰偶然兩書皆是偽書關子明易是阮逸作陳無已集中說得分明麻衣易乃是南康戴主簿作某知南康時尚見此人已垂老却也讀書博記

繫辭或言造化以及易或言易以及造化不出此理

上下繫辭說那許多交直如此分明他人說得分明便淺近聖人說來却不淺近有含蓄所以分在上下繫也無甚意義聖人偶然去這處說又去那處說嘗說道看易底不去理會道理却只去理會這般底譬如讀詩者不去理會那四字句押韻底却去理會十五國風次序相似

尚書

至之問書斷自唐虞以下須是孔子意曰也不可不知且如三皇之書言大道有何不可便刪去五帝之書言常道有何不可便刪去皆未可曉

道大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十二

經史類語錄

八

陳仲蔚問三皇所說甚多當以何者為是曰無理會且依孔安國之說五帝以為天皇地皇人皇而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為五帝却無高辛顓頊要之也不可便如此說

美刪

問林少穎說盤詰之類皆出伏生如何曰此亦可疑蓋書有古文有今文今文乃伏生口傳古文乃壁中之書禹謨說命高宗彤日西伯戡黎泰誓等篇凡易讀者皆古文况又是科斗書以伏生書字文攷之方讀得豈有數百年壁中之物安得不訛損一字又却是伏生記得者難讀此尤可疑今人作全書解必不是

大雅

書有易曉者恐是當時做底文字或是曾經脩飾潤色來其難

曉者恐只是當時說話蓋當時人說話自是如此當時人自曉得後人乃以為難曉耳若使古人見今之俗語却理會不得也以其間頭緒多若去做文字時說不盡故只直記其言語而已

安卿問何緣無宣王書曰是當時偶然不曾載得又聞康王何緣無詩曰某切以昊天有成命之類便是康王詩而今人只是要解那成王做王業後便不可曉且如左傳不明說作成王詩後章昭又且費盡氣力要解從那王業上去不知怎生

地義剛

問致知讀書之序曰須先看大學然六經亦皆難看所謂聖人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十二

經史類語錄

九

有郢書後世多燕說是也如尚書收拾於殘闕之餘却必要句句義理相通必至穿鑿不若且看他分明處其他難曉者姑闕之可也程先生謂讀書之法當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是也且先看聖人大意未須便以己意參之如伊尹告太甲便與傳說告高宗不同伊川之言諄切慨到蓋太甲資質低不得不然若高宗則無許多病痛所謂贖于祭祀時謂弗飲之類不過此等小事爾學者亦然看得自己病痛大則如伊尹之言正用得存蓋有這般病須是這般藥讀書皆要體之於已每如此

談

二典三謨其言與諸學者未達曉會後而盤詰筆為又難看且

如商書中伊尹告太甲五篇說得極切其所以治心脩身處雖爲人主言然初無貴賤之別宜取細讀極好今人不於此等處理會却只理會小序某看得書小序不是孔子作只是周秦間低手人作然後人亦自理會他本義未得且如臯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申重也序者本意先說臯陶後說禹謂舜欲令禹重說故將申字係禹字蓋伏生書以益覆合於臯陶謨而思曰贊贊襲襲與帝曰來禹汝亦曰言禹拜曰兪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相連申之二字便見是舜令禹重言之意此是序者本意今人都不如此說說得雖多皆非其本意也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十二

經史類語錄

十

問讀尚書欲哀諸家說觀之如何先生歷舉王蘇程陳林少穎李叔易十餘家解訖却云便將衆說看未得且讀正文見箇意思了方可如此將衆說看

必大

孔氏書序不類漢文似李陵答蘇武書因問董仲舒三策文氣亦弱與鼂賈諸人文殊不同何也曰仲舒爲人寬緩其文亦如其人大抵漢自武帝後文字要入細皆與漢初不同諸家注解其說雖有亂道若內只有一說是時亦須還他底是尚書句讀王介甫蘇子瞻整頓得數處甚是見得古注全然錯然舊看郭象解莊子有不可曉處後得呂吉甫解看却有說得文義的當者

當

四岳只是一人四岳是總十二牧者百揆是總九官者

義剛

問四岳是十二牧之長否曰周官言內有百揆四岳則百揆是朝廷官之長四岳乃管領十二牧者四岳通九官十二牧爲二十有二人則四岳爲一人矣又堯咨四岳以汝能庸命異朕位不成堯欲以天下與四人也又周官一篇說三公六卿甚分曉漢儒如楊雄鄭康成之徒以至晉杜元凱皆不會見直至東晉此書方出伏生書多說司馬司空乃是諸侯三卿之制故其語諸侯多引此顧命排列六卿甚整齊太保更

宰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十二

經史類語錄

七

之職三公本無職事亦無官屬但以道義輔翼天子而已漢却以司徒司馬司空爲三公失其制矣

人傑

仲默集注尚書至肇十有二州因云禹卽位後又并作九州曰也見不得但後而皆只說帝命式於九圍以有九有之師不知是甚時又復并作九州

義剛

法家者流往往常患其過於慘刻今之士大夫恥爲法官更相循襲以寬大爲事於法之當死者反求以生之殊不知明于五刑以弼五教雖舜亦不免教之不從刑以督之懲一人而天下人知所勸戒所謂倖以止辟雖曰殺之而仁愛之實已行乎中不非法以求其生則人無所懲懼陷於法者愈衆雖

曰仁之適以害之道大

禹當時治水也只理會河患餘處亦不大段用工夫河水之行不得其所故汎濫浸及他處觀禹用功初只在冀以及交青徐雍却不甚來東南積石龍門所謂作十二載乃同者正在此處龍門至今橫石斷流水自上而下其勢極可畏向未經整治時龍門正道不甚泄故一派西袞入關陝一派東袞往河東故此為患最甚禹自積石至龍門着工夫最多又其上散從西域去往往亦不甚為患行河東者多流黃泥地中故只管推洗泥汁只管凝滯淤塞故道漸狹值上流下來纔急故道不泄便致橫湍他處先朝亦多造鐵為治河器竟亦何備宗理要卷十二 經史類語錄 七

濟或問齊威塞九河以富國事果然否曰當時葵丘之會申五禁且曰無曲防是令人不得私自防遏水流他終不成自去塞了最利害處便是這般說話亦難憑問河患何為至漢方甚曰史記表中亦有河決之文禹只是理河水餘處亦因河溢有些患有治江不見甚用力昔戴岷山導江東別為沱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于匯東為中江入于海若中間便用工夫如何截得恁畧又云禹治水先就土低處用工質原

因說三江之說多不同銖問東坡之說如何曰東坡不曾親見東南水勢只是意想硬說且江漢之水到漢陽軍已合為一

不應至揚州復言三江薛士龍說震澤下有三江入海疑他會見東南水勢說得恐是因問味別地脉之說如何曰禹治水不知是要水有所歸不為民害還是只要辨味點茶如陸羽之流尋脉踏地如後世風水之流耶且太行山自西北發脉來為天下之脊此是中國大形勢其底柱王屋等山皆是太行山脚今說者分陰陽列言道岍及岐至于荆山山脉逾河而過為壺口雷首底柱析城王屋碣石則是荆山地脉却來做太行山脚其所謂地脉尚說不通况禹貢本非理會地脉耶珠

禹貢西方南方殊不見禹施工處緣是山高少水患當時只分遣官屬而不了事底記述得文字不整齊耳其作九江彭蠡

辯禹貢大槩可見於此禹貢只載九江無洞庭今以其地驗之有洞庭無九江則洞庭之為九江無疑矣洞庭彭蠡冬月亦涸只有數條江水在其中義剛

問岷山之分支何以見曰只是以水驗之大凡兩山夾行中間必有水兩水夾行中間必有山江出於岷山岷山夾江兩岸而行那邊一支去為隴這邊一支為湖南又一支為建康又一支為兩浙而餘氣為福建二府義剛

因說禹貢曰此最難說蓋他本文自有繆誤處且如漢水自是從今漢陽軍入江下至江州然後江西一帶江水流出入大

江兩江下水相淤故江西水出不得溢為彭蠡上取漢水入江處有多少路今言漢水過三潞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為彭蠡全然不合又如何去強解釋得蓋禹當時只治得雍冀數州為詳南方諸水皆不親見恐只是得之傳聞故多遺闕又差誤如此今又不成說他聖人之經不是所以難說然自古解釋者紛紛終是與他地上水不合又言孟子說滄濟潔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諸江據今水路及禹貢所載惟漢入江汝泗自入淮而淮自入海分明是誤蓋一時牽於文勢而不暇攷其實耳今人從而強為之解釋終足可笑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十二 經史類語錄 內

問銖理會得彭蠡否銖曰向來只據傳註終未透達曰細看來經文疑有差誤恐禹當初必是不曾親到江東西或遣官屬往視又是時三苗頑弗即工據彭蠡洞庭之地往往看得亦不予細因出三江說并山海經二條云此載得其實又云浙江源疑出今婺源折嶺下

般沐 孔安國以衷為善便無意思衷只是中便與民受天地之中一般沐

夢之事只說到感應處高宗夢帝賚良弼之事必是夢中有帝卷之說之類只是夢中事說是帝真賚不得說無此事只是天理亦不得

經籍古人言學字方自說命始有

說洪範有來古人文字也不被人牽強說得出只自恁地熟讀少間字字都自會着實又云今人只管要說治道這是治道最緊切處這箇若理會不通又去理會甚麼零零碎碎道夫問洪範諸事曰此是箇大綱目天下之事其大者大槩備於此矣問皇極曰此是人君為治之心法如周公一書只是箇八政而已

忽問如何是金曰從革對曰是從己之革曰不然或從或革耳從者從所鍛制革者又可革而之他而其堅剛之質依舊自有故與曲直稼穡皆以雙字炎上者上字當作上聲訓下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十二 經史類語錄 內

者下字當作去聲亦此意 大雅

伯模云老蘇者洪範論不取五行傳而東坡以為漢儒五行傳不可廢此亦自是既廢則後世有忽天之心先生曰漢儒也穿鑿如五事一事錯則皆錯如何却云聽之不聰則其事應貌之不恭則其事應

道夫

又問其是好風畢星好雨曰箕只是簸箕以其簸揚而鼓風故月宿之則風古語云月宿箕風揚沙畢是又網漉魚底又于又鼎中漉肉又子亦謂之畢凡以畢漉魚肉其汁水淋漓而下若雨然畢星名義蓋取此今畢星上有一柄下開兩叉形狀亦類畢故月宿之則雨漢書謂月行東北入軫若東南入

箕則風所以風者蓋箕是南方屬巽巽爲風所以好風恐未必然

因言武王既克紂武庚三監及商民畔曰當初紂之暴虐天下之人胥怨無不欲誅之及武王既順天下之心以誅紂於是天下之怨皆解而歸周矣然商之遺民及與紂同事之臣一旦見故主遭人殺戮宗社爲墟寧不動心茲固畔心之所由生也蓋始苦於紂之暴而欲其亡固人之心及紂既死則怨已解而人心復有所不忍亦事勢人情之必然者又況商之流風善政畢竟尚有在人心者及其頑民感紂恩意之深此其所以畔也後來樂毅伐齊亦是如此

衛宗理要 朱子 卷十二 經史類編錄 七

國秀問穆王去文武成康時未遠風俗人心何緣如此不好曰天下自有一般不好底氣象聖人有那廂樂刑政在此維持不好底也能革面至維持之具一有廢弛處那不好氣質便自各出來和那革面底都無了所以恁地不好人之學問逐日恁地恐懼脩省得恰好纔一日放倒便都壞了

詩經

只是思無邪一句好不是一部詩皆思無邪

問刪詩曰那會見得聖人執筆刪那箇存這箇也只得就相傳上說去

問王風是他風如此不是降爲國風曰其辭語可見風多出於

在下之人雅乃士夫所作雅雖有刺而其辭莊重與風異

大序言一國之事係一人之本謂之風所以析衛爲邶鄘衛曰詩古之樂也亦如今之歌曲音各不同衛有衛音邶有邶音邶有邶音故詩有邶音者係之邶有邶音者係之邶若大雅小雅則亦如今之商調宮調作歌曲者亦按其腔調而作爾大雅小雅亦古作樂之體格按大雅體格作大雅按小雅體格作小雅非是做成詩後旋相度其辭目爲大雅小雅也大抵國風是民庶所作雅是朝廷之詩頌是宗廟之詩又云小序漢儒所作有可信處絕少大序好處多然亦有不滿人意處

衛宗理要 朱子 卷十二 經史類編錄 七

詩有是當時朝廷作者雅頌是也若國風乃採詩者採之民間以見四方民情之美惡二南亦是採民言而被樂章爾程先生必要說是周公作以教人不知是如何某不敢從若變風又多是非亂之詩故班固言男女相與歌詠以言其傷是也聖人存此亦以見上失其教則民欲動情勝其弊至此故曰詩可以觀也

林子武問詩者中聲之所止曰這只是正風雅頌是中聲那變

風不是伯恭堅要牽合說是然恐無此理今但去讀看便自有那輕薄底意思在如韓愈說數句其聲浮且淫之類這正是如此

或問詩六義注三經三緯之說曰三經是賦比興是做詩底骨

子無詩不有才無則不成詩蓋不是賦便是比不是比便是

興如風雅頌却是裏面橫排底都有賦比興故謂之三緯

詩大序亦只是後人作其間有病句

方子

大序亦有未盡如發乎情止乎禮義又只是說正詩變風何嘗

止乎禮義

振

問止乎禮義曰如變風柏舟等詩謂之止乎禮義可也桑中諸

篇曰止乎禮義則不可蓋大綱有止乎禮義者

精

詩序東漢儒林傳分明說道是衛宏作後來經意不明都是被

他壞了某又看得亦不是衛宏一手作多是兩三手合成一

信朱理要

朱十一

經史類編

文

序愈說愈疎浩云蘇子由却不取小序曰他雖不取下面言

語留了上一句便是病根伯恭專信序又不免牽合伯恭凡

百長厚不肯非毀前輩要出脫回護不知道只爲得箇解經

人却不曾爲得聖人本意是便道是不是便道不是方得

浩

問詩傳多不解詩序何也曰某自二十歲時讀詩便覺小序無

意義及去了小序只玩味詩詞却又覺得道理貫徹當初亦

嘗質問諸鄉先生皆云序不可廢而某之疑終不能釋後到

三十歲斷然知小序之出於漢儒所作其爲繆戾有不可勝

言東萊不合只因序講解便有許多牽強處某嘗與之言終

不肯信讀詩記中雖多說序然亦有說不行處亦廢之某因

作詩傳遂成詩序辨說一冊其他繆戾辨之頗詳

燭

器之問詩曰古人情意溫厚寬和道得言語自恣地好當時叶

韻只是要便於諷誦而已到得後來一向於字韻上嚴切却

無意思漢不如周魏晉不如漢唐不如魏晉本朝又不如唐

如元微之劉禹錫之徒和詩猶自有韻相重密本朝和詩便

定不要一字相同不知却愈壞了詩

木之

詩中頭項多一項是音韻一項是訓詁名作一項是文體若逐

一根究然後討得些道理則殊不濟事須是通悟者方看得

方

聖人有法度之言如春秋書禮是也一字皆有理如詩亦要逐

字將理去讀便都礙了

朱十一

經史類編

文

字將理去讀便都礙了

淳

公不會看詩須是看他詩人意思好處是如何不好處是如何

看他風土看他風俗又看他人情物態只看伐檀詩便見得

他一箇清高底意思看碩鼠詩便見他一箇暴斂底意思好

底意思是如此不好底是如彼好底意思今自家善意油然而

感動而興起看他不好底自家心下如着槍相似如此看方

得詩意

側

學者當與於詩須先去了小序只將本文熟讀玩味仍不可先

看諸家注解看得久之自然認得此詩是說箇甚事謂如拾

得箇無題目詩說此花既白又香是盛寒開必是梅花詩也

卷阿召康公戒成王其始只說箇好意思如豈弟君子皆指成王純嘏爾壽之類皆說優游享福之事至有馮有翼以下方說用賢大抵告人之法亦當如此須先令人歆慕此事則其肯從吾言必樂爲之矣人傑

讀詩之法只是熟讀涵味自然和氣從胃中流出其妙處不可得而言不待安排措置務自立說只恁平讀着意思自足須是打叠得這心光蕩蕩地不立一箇字只管虛心讀他少間推來推去自然推出那箇道理所以說以此洗心便是以這道理盡洗出那心裏物事渾然都是道理上蔡曰學詩須先識得六義體面而諷咏以得之此是讀詩之要法看來書只

儒宗理要朱子 卷十二 經史類編

是要讀讀得熟時道理自見切忌先自布置立說

漢書傳訓皆與經別行三傳之文不與經連故石經書公羊傳皆無經文藝文志云毛詩經二十九卷毛詩詁訓傳三十卷是毛爲詁訓亦不與經連也馬融爲周禮注乃云欲省學者兩讀故具載本文然則後漢以來始就經爲注未審此詩引經附傳是誰爲之其毛詩二十九卷不知併何卷也

問讀詩記序中雅鄭邪正之說未明曰向來看詩中鄭詩邪鄭衛詩便是鄭衛之音其詩大段邪淫伯恭直以謂詩皆賢人所作皆可歌之宗廟用之賓客此甚不然如國風中亦多有邪淫者又問思無邪之義曰此只是三百篇可蔽以詩中此

言所謂無邪者讀詩之大體善者可以勸而惡者可以戒若以爲皆賢人所作賢人決不肯爲此若只一鄉一里中有箇恁地人專一作此怨刺恐亦不靜至於皆欲被之絃歌用之宗廟如鄭衛之詩豈不褻瀆用以祭幽厲褒姒可也施之賓客燕饗亦待好賓客不得須衛靈陳幽乃可耳所謂詩可以興者使人興起有所感發有所懲創可以觀者見一時之習俗如此所以聖人存之不盡刪去便盡見當時風俗熾惡非謂皆賢人所作耳大序說止乎禮義亦可疑小序尤不可信皆是後人託之仍是不識義理不曉事如山東學者皆足取之左傳史記中所不取之君隨其謚之美惡有得惡謚及

儒宗理要朱子 卷十二 經史類編

傳中載其人之事者凡一時惡詩盡以歸之最是鄭忽可憐凡鄭風中惡詩皆以爲刺之伯恭又欲主張小序煖煉得鄭忽罪不勝誅鄭忽却不是狡若是狡時他却須結齊國之援有以鉗制祭仲之徒決不至於失國也謚法中如墮履社稷曰頃便將柏舟一詩硬差排爲衛頃公便云賢人不遇小人在側更無分疏處愿而無立曰僖衛門之詩便以誘陳僖愿而無立志言之如子衿則是淫奔之詩豈是學校中氣象褻褻詩中子思思我褻褻涉漆至任章之狂也且豈不是淫奔之辭只緣左傳中韓宣子引豈無他人便將做國人思大國之正已不知古人引詩但借其言以寓己意初不理會上下

文義偶一時引之耳。伯恭只詩綱領第一條便載上蔡之說。上蔡書盡辭說只解得箇怨而不怒。纔先引此便是先暗了一部文字眼目。舊

某解詩多不依他序。縱解得不好。也不過只是得罪於作序之人。只依序解而不攷本詩上下文意。則得罪於聖賢也。揚

關雎一詩文理深奧。如乾坤卦一般。只可熟讀詳味。不可說。卓解詩如抱橋柱浴水一般。終是難脫不得。鳥獸草木今在眼前。識得底便可窮究。且如雉鳩不知是箇甚物。亦只得從他古說道是鸞而有別之類。

問。幽詩本風。而周禮篇章氏祈年於田祖。則吹豳雅。蜡祭息老。儒宗理要。朱子 卷十二 經史類編 卷五 三

物則吹豳頌。不知就豳詩觀之。其孰為雅。孰為頌。曰。先儒因此說而謂風中自有雅。自有頌。雖程子亦謂然。似都壞了詩之六義。然有三說。一說謂豳之詩吹之。其調可以為風。可為雅。可為頌。一說謂楚茨大田甫田是豳之雅。噫嘻載芣豐年諸篇是豳之頌。謂其言田之事如七月也。如王介甫則謂豳之詩自有雅頌。今皆亡矣。數說皆通。恐其或然。未敢必也。道夫 問古者改正朔。如以建子月為首。則謂之正月。抑只謂之十一月。曰。此亦不可攷。如詩之月數。即今之月。孟子七八月之間。早乃今之五六月。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與梁成。乃今之九月。十月國語。夏令曰。九月成杠。十月成梁。即孟子之十一月十

二月。若以為改月。則與孟子春秋相合。而與詩書不相合。若以為不改月。則與詩書相合。而與孟子春秋不相合。如秦元年。以十月為首。末又有正月。又似不改月。義剛

問。東萊曰。十月而曰改歲。三正之通于民俗尚矣。周特舉而迭用之耳。據詩如七月流火之類。是用夏正。一之日厥發之類。是周正。即不見其用商正。而呂氏以為舉而迭用之何也。曰。周歷夏商。其未有天下之時。固用夏商之正朔。然其國僻遠。無純臣之義。又自有私紀其時月者。故三正皆曾用之也。舉時 小雅恐是燕禮用之。大雅須饗禮方用。小雅施之君臣之間。大雅則止人君可歌。必大

儒宗理要。朱子 卷十二 經史類編 卷五 三

周家初興時。周原臚臚。董荼如飴。苦底物事亦甜。及其衰也。群羊墳首。三星在罍。人可以食。鮮可以飽。直恁地蕭索。文蔚 大雅非聖賢不能為。其間平易明白。正大光明。翁 問。我將乃祀文王於明堂之樂章。詩傳以為物成形成於帝人成。形於父。故季秋祀帝於明堂。而以父配之。取其成物之時也。此乃周公以義起之。非古禮也。不知周公以後。將以文王配耶。以時王之父配耶。曰。諸儒正持此二議。至今不決。看來只得。以文王配。且周公所制之禮。不知在武王之時。在成王之時。若在成王。則文王乃其祖也。亦自可見。又問。繼周者如何。曰。只得以有功之祖配之。問

孝經

因說孝經是後人綴緝問此與尚書同出孔壁曰自古如此說且要理會道理是與不是適有問重卦并彖象者某答以且理會重卦之理不必問此是誰作彼是誰作士殺

問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此說如何曰此自是周公創立一箇法如此將文王配明堂未爲定例以后稷推之自可見後來妄將嚴父之說亂了賜

問配天配上帝只是天只是帝却分祭何也曰爲壇而祭故謂之天祭於屋下而以神祇祭之故謂之帝高

春秋

衛宗理要 朱子 卷十二 經史類語錄 五

春秋大旨其可見者誅亂臣討賊子內中國外夷狄貴王賤霸而已未必如先儒所言字字有義也想孔子當時只是要備二三十年之事故取史文寫在這裏何嘗云某事用某法某事用某例邪且如書會盟侵伐大意不過見諸侯擅與自肆耳書郊禘大意不過見魯僭禮耳至如三下四下牛傷牛死是失禮之中又失禮也如不郊猶三望是不必望而猶望也如書仲遂卒猶釋是不必釋而猶釋也如此等義却自分明近世如蘇子由呂居仁却看得平開祖

春秋有書天王者有書王者此皆難曉或以爲王不稱天貶之某謂若書天王其罪自見寧願以爲家宰亦未敢信其他如

臣去疾臣展與齊陽生恐只據舊史文若謂添一箇字減一

箇字便是褒貶某不敢信威公不書秋冬史闕文也或謂貶天王之失刑不成議論可謂亂道夫子平時稱顏子不遷怒不貳過至作春秋却因惡魯威而及天子可謂桑樹着刀殺樹汁出者魯威之弑天王之不能討罪惡自著何待於去秋冬而後見乎又如貶滕稱子而滕遂至於終春秋稱子豈有此理今朝廷立法降官者猶經赦敘復豈有因滕子之朝威遂併其子孫而降爵乎人傑

春秋所書如某人爲某事本據魯史舊文筆削而成今人看春秋必要謂某事幾某人如此則是孔子專任私意妄爲褒貶

衛宗理要 朱子 卷十二 經史類語錄 五

孔子但據直書而善惡自著今若必要如此推說須是得魯史舊文參校筆削異同然後爲可見而亦豈復可得也藏或有解春秋者專以日月爲褒貶書時月則以爲貶書日則以爲褒穿鑿得全無義理若胡文定公所解乃是以義理穿鑿故可觀人傑

世間人解經多是杜撰且如春秋只據赴告而書之孔子只因舊史而作春秋非有許多曲折且如書鄭忽與突事才書忽又書鄭忽又書鄭伯突胡文定便要說突有君國之德須要因鄭伯兩字上求他是處似此皆是杜撰大槩自成哀已前舊史不全有舛逸故所記各有不同若昭哀已後皆聖人親

見其事故記得其實不至於有遺處如何却說聖人子其爵創其爵賞其功罰其罪是甚說話祖通

或人論春秋以為多有變例所以前後所書之法多有不問曰此烏可信聖人作春秋正欲褒善貶惡示萬世不易之法今乃忽用此說以誅人未幾又用此說以賞人使天下後世皆求之而莫識其意是乃後世弄法舞文之吏之所為也曾謂大中至正之道而如此乎壯祖

左氏之病是以成敗論是非而不本於義理之正廣

君子只看道理合如何可則行不可則止禍福自有天命且如一箇善擇利害底人有一事自謂擇得十分利處下畢竟也

簡宗理要

朱子

卷十二

經史類編錄

兵

須帶二三分害來自沒奈何仲舒云仁人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一部左傳無此一句若人人擇利害後到得臨難死節底事更有誰做其間有為國殺身底人只是枉死了始得因舉可憐石頭城寧為袁粲死不作褚淵生蓋民之秉彝又自有不可埋沒自然發出來處葬

左氏見識甚卑如言趙盾弑君之事却云孔子聞之曰惜哉越境乃免如此則專是回避占便宜者得計聖人豈有是意聖

人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豈反為之解免耶端蒙

左氏所傳春秋事恐八九分是公穀專解經事則多出揣度必

春秋制度大綱左傳較可據公穀較難憑胡文定義理正當然

此樣處多是臆度說必大

左傳是後來人做為見陳氏有齊所以言八世之後莫之與京見三家分晉所以言公侯子孫必復其始以三傳言之左氏是史學公穀是經學史學者記得事却詳於道理上便差經學者於義理上有功然記事多誤如遷固之史大槩只是計較利害范曄更低只主張做賊底後來却自做却收溫公通鑑凡涉智數險詐底事往往不載却不見得當時風俗如陳平說高祖間楚事亦不載上一段不若全載了可以見當時事情却於其下論破乃佳又如亞夫得劇孟事通鑑亦節去意謂得劇孟不足道不知當時風俗事勢劇孟輩亦係輕重

簡宗理要

朱子

卷十二

經史類編錄

毛

如周休且能一夜得三萬人只緣吳王敗後各自散去其事無成溫公於此事却不知不覺載之蓋以周休名不甚顯不若劇孟耳想溫公平日耐劇孟不知溫公為將設遇此人奈得他何否又如論唐太宗事亦殊未是呂氏大事記周赧後便繁秦亦未當當如記楚漢事並書之項籍死後方可專書漢也替

孔子作春秋當時亦須與門人講說所以公穀左氏得一箇源流只是漸漸訛舛當初若是全無傳授如何鑿空撰得文蔚問諸家春秋解如何曰某盡信不及如胡文定春秋某也信不及知得聖人意裏是如此說否今只眼前朝報差除尚未知

朝廷意思如何。況生平千百載之下。欲逆推乎千百載上聖人之心。况自家之心。又未如得聖人如何。知得聖人肚裏事。某所以都不敢信諸家解。除非是得孔子還魂親說出不知如何。文蔚

胡文定春秋非不好。却不合這件事。聖人意是如何。下字那件事。聖人意又如何。下字。要之聖人只是直筆。據見在而書。豈有許多怛怛。友仁

昔楚相作燕相。其燭暗而不明。楚相曰。舉燭。書者不察。遂書舉燭字于書中。燕相得之曰。舉燭者。欲我之明於舉賢也。於是舉賢退不肖。而燕國大治。故曰不是郢書。乃成燕說。今之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十二 經史類語錄 元

說春秋者。正此類也。人傑

春秋一發首。不書即位。即君臣之事也。書仲子嫡庶之分。即夫婦之事也。書及邾盟。朋友之事也。書鄭伯克段。即兄弟之事也。一開首。人倫便盡在。

問魯桓公爲齊襄公所殺。其子莊公與桓公會而不復讎。先儒謂春秋不讎。是否。曰。他當初只是據事如此寫在。如何見他。讎與不讎。當桓公被殺之初。便合與他理會。使上有明天子。下有賢方伯。便合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與復讎之師。只緣周家衰弱。無起想處。莊公又無理會。便自與之主婚。以王姬嫁齊。及到桓公時。又自隔一重了。況到此事體。又別。桓公率諸

侯以尊周室。莊公安得不去。若是不去。却不是叛齊。乃是叛周。曰。使莊公當初自能舉兵。殺了襄公。還可更赴桓公之會。否。曰。他若是能殺襄公。他却自會做霸主。不用去隨桓公。若是如此。便是這事結絕了。文蔚

僖公成風與東晉簡文帝鄭太后一也。皆所以著妾母之義。至本朝真宗既崩。始以三后並配。當時羣臣亦嘗爭之。爲其創見也。後來遂以爲常。此禮於是乎紊矣。人傑

問季札觀樂如何。知得如此之審。曰。此是左氏粧點出來。亦自難信。如聞齊樂而曰。國未可量。然一再傳而爲田氏。烏在其爲未可量也。此處皆是難信處。時舉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十二 經史類語錄 元

或問子產相鄭。鑄刑書。作丘賦。時人不以爲然。是他不達爲國以禮底道理。徒恃法制以爲國。故鄭國日以衰削。曰。是他力量只到得這裏。觀他與韓宣子爭時。似守得是。及到伯有子皙之徒。撓他時。則度其可治者治之。若治他不得。便只含糊過。亦緣當時刻國世卿。每國須有三兩族。強大根株盤互。勢力相依倚。卒急動他不得。不比如今大臣才被人論。便可逐去。故當時自有一般議論。如韓獻子分謗之說。只是要大家含糊過。不要見得我是你。不是。又如魯以相忍爲國意思。都如此。後來張文潛深取之。故其所著雖連篇累牘。不過只是這一意。廣

聖人際三都亦是因季氏厭其強也正似唐末五代羅紹威其兵強於諸鎮者以牙兵五千人也然此牙兵又不馴於其主羅甚惡之一日盡殺之其鎮遂弱為鄰鎮所欺乃方大悔春秋獲麟其不敢指定是書成感麟亦不敢指定是感麟作大槩出非其時被人殺了是不祥

春秋傳毀廟之道改塗易檐言不是盡除只改其灰飾易其屋簷而已

春秋本是明道正誼之書今人只較齊晉伯業優劣反成謀利大義都晦了今人做義且做得齊威晉文優劣論

儀禮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十二 經史類編

河間獻王得古禮五十六篇想必有可觀但當時君臣間有所不曉遂至無傳故先儒謂聖經不亡於秦火而壞於漢儒其說亦好溫公論景帝太子既亡當時若立獻王為嗣則漢之禮樂制度必有可觀又致堂謂武帝若使董仲舒為相汲黯為御史大夫則漢治必盛某嘗謂若如此差除那裏得來先王之禮今存者無幾漢初自有文字都無人收拾河間獻王既得雅樂又有禮書五十六篇惜乎不見於後世是當時儒者專門名家自一經之外都不暇講況在上又無興禮樂之志漢之禮樂必與這王簡差除豈不甚盛

今儀禮多是士禮天子諸侯喪祭之禮皆不存其中不過有些小朝聘燕饗之禮自漢以來凡天子之禮皆是將士禮來增加為之河間獻王所得禮五十六篇却有天子諸侯之禮故班固謂愈於推士禮以為天子諸侯之禮者班固作漢書時此禮猶在不知何代何年失了可惜

儀禮不是古人預作一書如此初間只以義起漸漸相襲行得奸只管巧至於情文極細密極周緻處聖人見此意思好故錄成書只看古人君臣之際如公前日所畫圖子君臨臣喪坐撫當心要經而踊今日之事至於死生之際忽然不相關不啻如路人所謂君臣之恩義安在祖宗時於舊執政喪亦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十二 經史類編

親臨渡江以來一向廢此只秦檜之死高宗臨之後來不復舉如陳福公壽皇眷之如此隆至其死亦不親臨祖宗凡大臣死遠地不及臨者必遣郎官往弔壽皇凡百提掇得意思這般處却恁地不覺今日便一向廢却

禮有經有變經者常也變者常之變也先儒以曲禮為變禮看來全以為變禮亦不可蓋曲者委曲之義故以曲禮為變禮然母不敬安定辭安民哉此三句豈可謂之變禮先儒以儀禮為經禮然儀禮中亦自有變變禮中又自有經不可一律看也

有禮記便有昏義以至燕射之類莫不皆然只是儀禮有士相見禮禮記却無士相見義後來劉原父補成一篇文

蔚問補得如何曰他亦學禮記下言語只是解他儀禮

禮妻之父曰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古禮甥字用處極多如婿

謂之甥姑之子亦曰甥或問姪字本非兄弟之子所當稱曰

然伊川嘗言之胡文定家子弟稱猶子禮兄弟之子猶子也

亦不成稱呼嘗見文定家將伊川語錄凡家書說姪處皆作

猶子私常怪之後見他本只作姪字乃知猶子字文定所改

以伊川嘗非之故也殊不知伊川雖非之然未有一字替得

亦且只得從俗若改爲猶子豈不駭俗據禮兄弟之子當稱

猶子聖訓

從子爲是自曾祖而下三代稱從子自高祖四世而上稱族

子

周禮

曹問周禮曰不敢教人學非是不可學亦非是不當學只爲學

有先後先須理會自家身心合做底學周禮却是後一截事

而今且把來說看還有一句干涉吾人身心上事否

大抵說制度之書惟周禮儀禮可信禮記便不可深信周禮畢

竟出於一家謂是周公親筆做成固不可然大綱却是周公

意思某所疑者但恐周公立下此法却不會行得盡

周禮一書好看廣大精密周家法度在裏但未知敢令學者看

周禮一書也是做得來縝密其箇盛水不漏

周都豐鎬則王畿之內當有西北之戎如此則稍甸縣都如之

何可爲也曰周禮一書聖人始爲一代之法爾到不可用法

處聖人須別有通變之道

五季以周禮爲非周公致太平之書謂如天官冢宰却管甚官

閭之事其意只是見後世宰相請託官閭交結近習以爲不

可殊不知此正人君治國平天下之本豈可以後世之弊而

併廢聖人之良法美意哉又如王后不當交通外朝之說他

亦是懲後世之弊要之儀禮中亦分明自載此禮至若所謂

女祝掌凡內禱祠禴禋之事使後世有此官則巫蠱之事安

備宗聖訓

從有故道夫

周禮註云土圭一寸折一千里天地四游升降不過三萬里土

圭之影尺有五寸折一萬五千里以其在地之中故南北東

西相去各三萬里問何謂四游曰謂地之四游升降不過三

萬里非謂天地中間相去止三萬里也春游過東三萬里夏

游過南三萬里秋游過西三萬里冬游過北三萬里今曆家

算數如此以土圭測之皆合個曰譬以大盆盛水而以虛器

浮其中四邊定四方若器浮過東三寸以一寸折萬里則去

西三寸亦如地之浮於水上蹉過東方三萬里則遠去西方

三萬里矣南北亦然然則冬夏晝夜之長短非日晷出沒之

所爲乃地之游轉四方而然爾曰然用之曰人如何測得如此恐無此理曰雖不可知然曆家推算其數皆合恐有此理

個

嘗見李通云日晷有差如去一千里則差一寸到得極星却無差其初亦自曉不得後來子細思之日之中各有不同如極東處日午以前須短日午以後須長極西處日午以前須長日午以後須短所以有差故周禮以爲日北則景長多寒日南則景短多暑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此最分曉極星却到處視之以爲南北之中了所以無差如涼傘然中心却小四簷却闊故如此某初疑其然及將周禮來檢看儒宗理要朱子卷十二 經史類編卷 五

方見得決然是如此

周制鄉遂用貢法故十夫治溝長底是十方底是百長底是千方底是萬都鄙用助法故八家同溝共井鄉遂則以五爲數家出一人爲兵以守衛王畿役次必簡如周禮惟挽耜則用之此役之最輕者都鄙則以四爲數六七家始出一人故甸出甲士三入步卒七十二人馬四匹牛三頭鄉遂所以必爲溝洫而不爲井者以欲起兵數故也五比五鄉五伍之後變五爲四間四里四兩者用四則成百之數復用五則自此奇零不整齊矣如曰周制皆井者此欺人之說不可行也

方子

周家每年一推排十六歲受田六十者歸田其後想亦不能無

弊故蔡澤言商君決裂井田廢壞阡陌以靜百姓之業而一其志唐制每歲十月一日應受田者皆集於縣令廷中而升降之若縣令非才則是日乃胥吏之利耳

方子

古人學校教養德行道藝選舉爵祿有衛征伐師旅田獵皆只是一項事

問黨正二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不齒若據如此雖說鄉黨莫如齒到得爵尊後又不復序齒曰古人貴貴長長立行而不悖他雖說不序亦不相壓自別設一位如今之掛位然

文蔚

小戴禮

儒宗理要朱子卷十二 經史類編卷 五

問讀禮記曰禮記要兼儀禮讀如冠禮喪祭鄉飲酒禮之類儀禮皆載其事禮記只發明其理讀禮記而不讀儀禮許多理皆無安着處

學禮先看儀禮儀禮是全書其他皆是講說如周禮王制是制度之書大學中庸是說理之書儒行樂記非聖人之書乃觀國賢士爲之又云人不可以不莊嚴所謂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又曰智崇禮卑人之智識不可以不高明而行之在乎小心如大學之格物致知是智崇處正心修身是禮卑處

卓

問年長以倍則父事之這也是同類則可曰他也是說得年輩

當如此又問如此則不必問德之高下但一例如此否曰德也隱微難見德行底人人也自是尊敬他又問如此則不必問年之高下但有德者皆尊敬之曰若是師他則又不同若朋友中德行底也自是較尊敬他義剛

檀弓恐是子游門人作其間多推尊子游必大

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謚周道也所謂以伯仲者蓋古者初冠而字便有伯某父仲某父三字了及到得五十即除了下面兩字猶今人不敢斥尊者呼為幾丈之類義孫

死謚周道也史云夏商以上無謚以其號為謚如堯舜禹之類看來堯舜禹為謚也無意義堯字從三土如土之堯然而高義孫

舜只是花名所謂顏如舜華禹者獸跡今篆文禹字如獸之跡若死而以此為謚號也無意義况虞舜側微時已云有鰥在下曰虞舜則不得為死而後加之謚號矣看來堯舜禹只是名非號也獨

姪對姑而言今人於伯叔父前皆以為猶子漢人謂之從子却得其正蓋叔伯皆從父也道夫

王制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及論建國之數恐只是諸儒做箇如此算法其實不然建國必因其山川形勢無截然可方之理必大

月令比堯之曆象已不同今之曆象又與月令不同人傑

行秋令之類不知是天行令是人行令曰是人行此令召天之災

師保疑承疑字曉不得想只是有疑即問他之意鍾

問禮運似與老子同曰不是聖人書胡明仲云禮運是子游作樂記是子貢作計子游亦不至如此之淺可登

用人之知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貪知與能勇與怒固相類仁却如何貪蓋是仁只是愛愛而無義以制之便事事都愛好物事也愛好官爵也愛錢也愛事事都愛所以貪諸家解都不會恁地看得出又問雖是偏不是有一邊無一邊曰那一邊也是闕了胡泳

問愛與欲何以別曰愛是汎愛那物欲則有意於必得便要拿將來淳

問人者天地之心曰謂如天道福善禍淫乃人所欲也善者人皆欲福之淫者人皆欲禍之又曰教化皆是人做此所謂人者天地之心也熹

別子為祖繼別為宗是諸侯之庶子與他國之人在此邦居者皆為別子則其子孫各自以為太祖如魯之三季友季氏之太祖也慶父孟氏之太祖也公子牙叔孫氏之太祖也獨問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無宗亦莫之宗者曰此說公子之宗也謂知人君有三子一嫡而二庶則庶

宗其嫡是謂有大宗而無小宗皆庶則宗其庶長是謂有小宗而無大宗止有一人則無人宗之已亦無所宗焉是謂無宗亦莫之宗也人傑

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非特善問讀書求義理之法皆然置其難處先理會其易處易處通則堅節自迎刃而解矣若先其難者則刃頓斧傷而木終不可攻縱使能攻而費工竭力無自然相說而解之功終亦無益於事也問相說而解古法說音悅解音佳買反曰說只當如字而解音聲蓋義理相說之久其難處自然觸發解散也問

看樂記大段形容得樂之氣象當時許多名度數是人人曉得朱子 卷十一 經史類語錄

得不消說出故只說樂之理如此其妙今來許多度數都淡了却只有許多樂之意思是好只是沒箇頓放處如有帽却無頭有箇鞋却無脚雖則是好自無頓放處司馬溫公舊與范蜀公事事爭到底這一項事却不想量著賀孫

古者禮樂之書具在人皆識其器數却怕他不曉其義故教之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又曰失其義陳其數者祝史之徒也今則禮樂之書皆亡學者却但言其義至於器數則不復曉蓋失其本矣方子

一倡而三嘆謂一人倡而三人和也今之解者猶以為三嘆息非也側

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此說得工夫極密兩邊都有些罪過物之誘人固無窮然亦是自家好惡無節所以被物誘去若自有箇主宰如何被他誘去此處極好玩味且是悟意渾粹側

問禮勝則離樂勝則流既云離與流則不特謂之勝禮樂已亡矣曰不必如此說正好就勝字上看果爭這字禮樂勝些子便是離了樂纔勝些子便是流了知其勝而歸之中即是禮樂之正好就勝字上看不可云禮樂已亡也側

問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曰此是一箇道理在聖人制作處便是禮樂在造化處便是鬼神或云明道云天尊地卑乾坤

定矣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是也不知天地尊卑是禮教之潤之是樂否先生乃引樂記天尊地卑至樂者天地之和也一段云此意思極好再三歎息人傑去傷

樂由天作屬陽故有運動底意禮以地制如由地出不可移易

升

樂樂其所自生禮及其所自始亦如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樂是和氣從中間直出無所待於外禮却是如初有這意思外面却做一箇節文抵當他却是人做底雖說是人做元不曾杜撰因他本有這意思故下文云樂章德禮報情反始也文蔚問如何是章德曰和順積諸中英華發諸外便是章者其內

之德。橫渠說樂則得其所樂。即是樂也。更何所待。是樂其所自成。說得亦好。只是樂其所自成。與樂其所自生。用字不同。

附文蔚

問樂以治心。禮以治躬。曰。心要平易。無艱深險阻。所以說不和不樂。則鄙詐之心入之矣。不莊不敬。則慢易之心入之矣。節春禘秋嘗。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樂之謂。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樂以迎來哀以送往。故禘有樂而嘗無樂。蓋春陽氣發。來人之魂魄亦動。故禘有樂以迎來。如楚辭大招中。亦有魂來之語。秋陽氣退。去乃鬼之屈。故嘗不用樂以送往。義剛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十二 經史類語錄 四十

問其氣發揚于上。為昭明。焄蒿悽愴。曰。此是陰陽乍離之際。髣髴如有所見。有這箇聲氣。昭明焄蒿是氣之升。騰悽愴是感傷之意。文蔚

問其氣發揚於上。為昭明。焄蒿悽愴。曰。昭明是所謂光景者。想像其如此。焄蒿是騰升底氣象。悽愴是能令人感動。稊稊墟墓之間。未施哀而民哀是也。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正謂此。德明

問聖人凡言鬼神。皆只是以理之屈伸者言也。至言鬼神禍福凶吉等事。亦只是以理言。蓋人與鬼神天地同此一理。而理則無有不善。人能順理則吉。逆理則凶。其於禍福亦然。豈謂

天地鬼神。一一下降於人哉。如青柎天道福善禍淫。言見神霄盈而福謙亦只是這意思。祭義。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孔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又曰。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是之謂鬼。骨肉斃于下。陰為野土。其氣發揚于上。為昭明。焄蒿悽愴。百物之精神之著也。魄既歸土。此則不問其曰氣曰精。曰昭明。又似有物矣。既只是理。則安得有所謂氣與昭明者哉。及觀禮運論祭祀。則曰。以嘉魂魄。是謂合莫。注謂莫無也。又曰。上通無莫。此說又似與祭義不合。曰。如子所論。是無鬼神也。鬼神固是以理言。然亦不可謂無氣。所以先王祭祀。或以燔燎。或以鬱鬯。以其有氣。故以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十二 經史類語錄 四十一

類求之耳。至如禍福吉凶之事。則于言是也。義

大戴禮

大戴禮元雜其好處。已被小戴採摘來做禮記了。然尚有零碎好處在。廣

太公銘几杖之屬。有不可曉不着題之語。古人文字。只是有箇意思。便說不似今人區區就一物上說。

朱子卷十二 終

諸儒類

文集

答江元適 論聖門精義之學

聖門之學下學之序始於格物以致其知不離乎日用事物之間別其是非審其可否由是精義入神以致其用其間曲折纖悉各有次序而一以貫通無分段無時節無方所以為精也而不離乎粗以為末也而不離乎本必也優游潛玩饜飫而自得之然後為至固不可自棄而緩亦不可以欲速而急譬如草木備宗理要 朱子 卷十三 諸儒類文集 一

自萌去芽生長以至於枝葉華實不待其日至之時而擢焉以助之長豈不無益而反害之哉精義二字聞諸長者所謂義者宜而已矣物之有宜有不宜事之有可有不可吾心處之知其各有定分而不可易所謂義也精義者精諸此而已矣所謂精云者猶曰察之云爾精之之至而入於神則於事物所宜毫釐委曲之間無所不悉有不容言之妙矣此所以致用而用無不利也

答張南軒 論顏孟動變之義

孟子明則動矣未變也顏子動則變矣未化也有天地後此氣常運有此身後此心常發要于常運中見太極常發中見本性

離常運者而求太極離常發者而求本性恐未免釋老之荒唐也

答林德久 論韓子諸子言性不同

某嘗愛韓子說所以為性者五而今之言性者皆雜佛老而言之所以不能無異在諸子中最高近理蓋如吾儒之言則性之本體但只是仁義禮智之實如佛老之言則先有箇虛空底性後方旋生此四者出來不然亦說性是箇虛空底物裏包得四者今人却為不曾曉得自家道理只見得他說得熟故如此不能無疑又才見說四者為性之體便疑實有此四塊之物磊塊其間皆是錯看了也須知性之為體不離此四者而四者又非

備宗理要 朱子 卷十三 諸儒類文集 二

有形象方所可撮可摩也但于渾然一理之中識得箇意思情狀似有界限而實亦非有牆壁遮欄分別處也然此處極難言故孟子亦只於發處言之如言四端又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之類是於發處教人識取不是本體中元來有此如何用處發得此物出來但本體無着摸處故只可於用處看便省力耳

王氏續經說 論文中子好名欲速之心

道之在天下未嘗亡而其明晦通塞之不同則如晝夜寒暑之相反故二帝三王之治詩書六藝之文後世莫能及之蓋非功效語言之不類乃其本心事實之不侔也雖然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彼所謂道者則固未嘗亡矣而大學之教所謂明德新民

止於至善者又已具有明法若可階而升焉後之讀其書考其事者誠能深思熟講以探其本謹守力行以踐其實至于一旦豁然而晦者明塞者通則古人之所不可及者固已條然而在我矣夫豈患其終不及哉苟惟不然而但爲模倣假竊之計則不惟精粗懸絕終無可似之理政使似之然於其道亦何足以有所發明此有志爲己之士所以不屑而有所不暇爲也王仲淹生乎百世之下讀古聖賢之書而粗識其用則于道之未嘗亡者蓋有意焉而於明德新民之學亦不可謂無其志矣然未嘗深探其本而盡力於其實以求必得夫至善者而止之顧乃挾其窺覷想像之彷彿而謂聖之所以聖賢之所以賢與其所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十三

三

南儒類文集

以脩身所以治人而及夫天下國家者舉皆不越乎此是以一見隋文而陳十二策則既不自量其力之不足以爲伊周又不知其君之不可以爲湯武且不待其招而往不待其問而告則又輕其道以求售焉及其不過而歸其年蓋亦未爲晚也若能於此反之於身以益求其所未至使明德之方新民之具皆足以得其至善而止之則異時得君行道安知其卒不逮於古人政使不幸終無所遇至於甚不得已而筆之於書亦必有以發經言之餘蘊而開後學於無窮顧乃不知出此而不勝其好名欲速之心汲汲乎日以著書立言爲已任則其用心爲已外矣及其無以自託乃復摺拾兩漢以來文字言語之陋功名事業

之卑而求其天資之偶合與其竊取而近似者依倣六經次第采輯因以牽挽其人強而躋之二帝三王之列今其遺編雖不可見然考之中說而得其規模之大略則彼之贊易是豈足以知先天後天之相爲體用而高文武宣之制是豈有精一執中之傳曹劉顏謝之詩是豈有物則秉彝之訓叔孫通公孫述曹褒荀勗之禮樂又孰與伯夷后夔周公之懿至於宋魏以來一南一北校功度德蓋未有以相君臣也則其天命人心之向背統緒繼承之偏正亦何足論而欲懷臂其間奪彼予此以自列於孔子之春秋哉蓋既不自知其學之不足以爲周孔又不知兩漢之不足以爲三王而徒欲以是區區者比而效之於形似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十三

四

南儒類文集

影響之間傲然自謂足以承千聖而詔百王矣而不知其初不足以供兒童之一戲又適以是自納於吳楚僭王之誅使夫後世知道之君子雖或有取其言而終不能無恨於此是亦可悲也已至於假卜筮象論語而強引唐初文武名臣以爲弟子是乃福郊福時之所爲而非仲淹之雅意然推原本始乃其平日好高自大之心有以啓之則亦不得爲無罪矣或曰然則仲淹之學固不得爲孟子之倫矣其視荀揚韓氏亦有可得而優劣者耶曰荀卿之學雜於申商子雲之學本於黃老而其著書之意蓋亦姑託聖文以自見耳非如仲淹之學頗近於正而粗有可用之實也至於退之原道諸篇則於道之大原若有非荀

楊仲淹之所及者然考其平生意鄉之所在終不免於文士浮華放浪之習時俗富貴利達之求而其覽觀古今之變將以措諸事業者恐亦未若仲淹之致懇惻而有條理也是以予於仲淹獨深惜之而有所不暇於三子是亦春秋責備賢者之遺意也

又說文中子續經猶小兒野死原然世儒既無高明廣大之見因遂尊崇其書

答張南軒

論漢儒最善說經

至於文字之間亦覺向來病痛不少蓋漢儒說經最爲守章句者然亦多是推衍文義自做一片文字非惟屋下架屋識得意味淡薄且是使人看者將註與經作兩項工夫做了下稍看得支離至於本旨全不相照以此方知漢儒可謂善說經者不過備宋理要

朱子

卷十三

諸儒類文集

五

只說訓詁使人以此訓詁玩索經文訓詁經文不相離異只做一道理看了只是意味深長也

答劉子澄

論二程所處不同

明道德性寬大規模廣闊伊川氣質剛方文理密察其道雖同而造德各異故明道嘗爲條例司官不以爲浼而伊川所作行狀乃獨不載其事明道猶謂青苗可且放過而伊川乃放西監一狀較計如此此可謂不同矣然明道之放過乃孔子之獵較爲兆而伊川之一一理會乃孟子之不見諸侯也此亦何害其爲同耶但明道所處是大賢以上事學者未至而輕議之恐失所守伊川所處雖高然實中人皆可及及學者只當以此爲法

則庶乎寡過矣然又當觀用之淺深事之大小裁酌其宜難執一意此君子所以貴窮理也橫渠龍女衣冠事却是一時偶見未若若見得到橫渠必不肯放過蓋此乃禮官職事使明道當之亦不放過也

答范文叔

論明道是不連仁影子

春風堂記久已奉諾安敢忘之但近覺孤危之迹爲當世所憤疾日以益甚遂絕口不敢爲人出一語非獨畏禍亦義理之當然也然亦覺得此等空言無益於實僅同戲劇區區裝點是亦徒爲玩物喪志而已若論爲已切實功夫豈此等所能助而爲仁由已亦何待他人之助邪況明道先生氣象如此乃是不連

備宋理要

朱子

卷十三

諸儒類文集

六

仁影子今於影外旁觀而玩其形似孰若深察其心之所到而身詣之之爲實耶竊謂爲仁之要固不出乎聖賢之言若子夏所謂博學篤志切問近思夫子所謂克己復禮所謂忠恕恭敬可以備見其用力之始終矣幸深味乎此而實加功焉則爲有以慰區區之望固不在於言語文字之間而已也

答王欽之

論編次程子遺書

承喻編次程書以類相從此亦用功之一端若求之於此而驗之於日用思慮作爲之間玩索操存無所偏廢則窮理居敬之功交相爲助而兩造其極矣玩物喪志之戒乃爲求多聞而不切已者發遺書又有不可外面只務泛觀物理正如遊騎無所

歸之說亦爲此耳。至於義理雖明而踐履不至者則亦多端。或是知之未深或是行之不力或是氣質之偏有難化處在彼誠爲累德然在我觀之但當內自警省不使加乎其身而不可以此遽起輕視前輩之心且疑講學之無益也。

答汪尚書 論王蘇歐馬之學

又蒙教喻以兩蘇之學不可與王氏同科此乃淺陋辭不別白指不分明之過請復陳之於後而來教又以歐陽司馬同於蘇氏則某亦不能不以爲疑也蓋歐陽司馬之學其於聖賢之高致固非末學所敢議然其所存所守皆不失儒者之善特恐有所未盡耳至於王氏蘇氏則皆以佛老爲聖人既不純乎儒者

儒宗理要 卷十三 諸儒類文集 七

之學矣而王氏支離穿鑿尤無義味至於甚者幾類俳優本不足以惑衆徒以一時取合人主假利勢以行之至於已甚故特爲諸老先生之所排詆在今日則勢窮禍極故其失人人得見之至若蘇氏之言高者出入有無而曲成義理下者指陳利害而切近人情其智識才辨謀爲氣槩又足以震耀而張皇之使聽者欣然而不知倦非王氏之比也然語道學則迷大本論事實則尚權謀術浮華忘本實貴通達賤名檢此其害天理亂人心妨道術敗風教亦豈盡出王氏之下也哉但其身與其徒皆不其得志於時無利勢以輔之故其說雖行而不能其久凡此患害人未盡見故諸老先生得以置而不論使其行於當世亦

如王氏之盛則其爲禍不但王氏而已王名教者亦不得恣然而無言也蓋王氏之學雖談空虛而無精形雖急功利而少機變其極也陋如薛昂之徒而已蔡京雖名推尊王氏然其淫侈縱慾所以敗亂天下者不盡出於金陵也若蘇氏則其律身已不若荆公之嚴其爲術要未忘功利而說秘過之其徒如秦觀李廌之流皆浮誕佻輕士類不齒相與扇縱橫捭闔之辭以持其說而渙然不知禮義廉恥之爲何物雖其勢利未能有以動人而世之樂放縱惡拘檢者已翕然向之使其得志則凡蔡京之所爲未必不身爲之也世徒據其已然者論之是以蘇氏猶得在近世名卿之列而君子樂成人之美者亦不欲逆探未形

儒宗理要 卷十三 諸儒類文集 八

之禍以加議貶至於論道學邪正之際則其辨有在於毫釐之間者雖欲假借而不能私也今乃欲專貶王氏而曲貸二蘇道術所以不明異端所以益熾實由於此愚恐王氏復生未有以默其口而厭其心也

答汪尚書 再論兩蘇王氏之學

濂溪河南授受之際非末學所敢議然以其述論之則來教爲得其實矣但通書太極圖之屬更望暇日試一研味恐或不能無補萬分然後有以知二先生之於夫子非若孔子之於老聃郊子長弘也惟是蘇學邪正之辨終未能無疑於心蓋某前日所陳乃論其學儒不至而流於詖淫邪遁之域竊味來教乃病

其學佛未精而精於智慮言語之間此所以多言而愈不合也夫其始之闢祖學也豈能明天人之蘊推性命之源以破其荒誕浮虛之說而反之正哉如大悲閣中和院記之屬直掠彼之祖以角其精據彼之外以攻其內是乃率子弟以攻父母信杖葉而疑本根亦安得不爲之誦哉近世攻釋氏者如韓歐孫石之正龜山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况如蘇氏以邪攻邪是束縋灌膏而往赴之也直以身爲燼而後已耳來教又以爲蘇氏乃習氣之弊雖不知道而無邪心非若王氏之穿鑿附會以濟其私邪之學也某竊謂學以知道爲本知道則學純而心正見於行事發於言語亦無往而不得其正焉如王氏者其始學

儒宗理要

卷十三

諸儒類文集

九

也蓋欲凌跨揚韓掩述顏孟初亦豈遽有邪心哉特以不能知道故其學不純而設心造事遂流入於邪又自以爲是而大爲穿鑿附會以文之此其所以重得罪於聖人之門也蘇氏之學雖於王氏若有不同者然其不知道而自以爲是則均焉學不知道其心固無所取則以邪爲正又自以爲是而肆言之其不爲王氏者特天下未被其禍而已其穿鑿附會之巧如來教所稱論成佛說老子之屬蓋非王氏所及而其心之不正至乃謂湯武篡弑而盛稱荀彧以爲聖人之徒凡若此類皆逞其私邪無復忌憚不在王氏之下惜曰不然而原情以差其罪則亦不過稍從末減之科而已豈可以爲當然而莫之禁乎書曰天討

有罪五刑五用哉此刑法之本意也若天理不明無所準則而屑屑焉惟原情之爲務則無乃徇情廢法而縱惡以啓姦乎楊朱學爲義者也而偏於爲我墨翟學爲仁者也而流於兼愛本其設心豈有邪哉皆以善而爲之耳特於本原之際微有毫釐之差是以孟子推原其禍以爲無父無君而陷於禽獸辭而闢之不少假借孟子亦豈不原其情而過爲是刻核之論哉誠以其賊天理害人心於幾微之間使人陷溺而不自知非若刑名狙詐之術其禍淺切而易見也是以拔本塞源不得不如是之力書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又曰予弗順天厥罪惟均孟子之心亦若是而已爾以此論之今日之事王氏僅足爲申韓儀衍

儒宗理要

卷十三

諸儒類文集

十

而蘇氏學不正而言成理又非楊墨之比愚恐孟子復生則其取舍先後必將有在而非如來教之云也區區僭越辨論不置非敢自謂工詞古人而取必於然諾實以爲古人致知格物之學有在於是既以求益而亦意其未必無補於高明也

答汪尚書

論謝楊學力天資之異

謝楊二先生事蹟見胡明仲家所記侯師聖之言有曰明道先生謂謝子雖少魯直是誠篤理會事有不透其穎有此其憤悱如此此語却與羅公所記暗合恐與所謂玩物喪志者有不相害蓋世固有入聰明辯博而不敏於聞道者矣惟其所趣不謬於道而志之不舍是以卒有所聞必皆力行深造之所得所以

光明卓越直指本源姑以語錄論語解之屬詳考即可知矣如語解中論子路有聞一章可見其用力處也龜山却是天質粹美得之平易觀其立言亦可見

答劉子澄 論劉李游楊學力所到

劉李游楊四公所到固未敢輕議然如所論亦近之矣但却不要專於仕宦奪志而然蓋劉李未嘗不仕游楊非固狃俗自其所見有淺深故所就有純駁耳大抵學問緊要處是見處要得透徹然不自主敬致知上着功夫亦無入頭處也

答薛士龍 論湖學之盛甲東南

湖學之盛甲於東南而其湮廢亦已久矣蓋自熙寧設置教官備宗理要朱子卷十三 諸儒類文集 上

之後學者不復得自擇師是以學校之政名存實亡而人才之出不復如當日之盛今得賢太守身為之師其必將有變矣然嘗竊讀安定之書考其所學蓋不出乎言語誦說之間以近歲學者高明自得之論校之其甲甚矣然以古準今則其虛實淳漓輕重厚薄之效其不相逮至遠是以嘗竊疑之敢因垂問之及而請質焉因風見教及此幸甚又聞慶曆間嘗取湖學規制行之太學不知當時所取果何事也求諸故府必尚有可考者得令書吏錄以見賜

張南軒文集序

孟子沒而義利之說不明於天下中間董仲舒諸葛武侯兩

程先生發明之而世之學者莫之能信是以其所以自為者鮮不溺於人欲之私而其所以謀人之國家則亦曰功利焉而已爾爰自國家南渡以來乃有丞相魏國張忠獻公倡明大義以斷國論侍讀南陽胡文定公誦說遺經以開聖學其託於空

言見於行事雖若不同而於孟子之言蓋葛程氏之意則皆有

所謂千載而一轍者若近故荊州牧張侯敬夫者則又忠獻公之嗣子而胡公季子五峯先生之門人也自其幼壯不出家庭而固已得夫忠孝之傳既又講於五峯之門以會其歸則其所

以默契於心者人有所不得而知也獨其見於論說則義利之

間毫釐之辨蓋有出於前哲之所欲言而未及究者措諸事業備宗理要朱子卷十三 諸儒類文集 上

則凡宏綱大用巨細顯微莫不洞然於胷次而無一毫功利之雜是以論道於家而四方學者爭鄉往之入侍經帷出臨藩屏則天子亦味其言嘉其績且將倚以大用而敬夫不幸死矣敬夫既沒其弟定叟哀其故業得四巨編以授予曰先兄不幸蚤世而其同志之友亦少存者今欲次其文以行於世非子之屬而誰可余受書慨然開卷亟讀不能盡數篇為之廢書太息流涕而言曰世復有斯人也耶無是人而有是書猶或可以少見其志然吾友平生之言蓋不止此也因復益為求訪得諸四方學者所傳凡數十篇又發吾篋出其往還書疏讀之亦多有可傳者方將為之定著繕寫歸之張氏則或者已用別本摹印而

流傳廣矣。遠取觀之。蓋多。邇所講焉。而未定之論。而凡近歲以來。談經論事。發明道要之精語。反不與焉。予因慨念。敬夫天資甚高。聞道甚蚤。其學之所就。既足以名於一世。然察其心。蓋未嘗一日以是而自足也。比年以來。方且窮經會友。日反諸心。而驗諸行事之實。蓋有所謂不知年數之不足者。是以其學日新。而無窮。其見於言語文字之間。始皆極於高遠。而卒反就於平實。此其淺深疎密之際。後之君子。其必有以處之矣。顧以序次之不時。使其說之出於前。而棄於後者。猶得以雜乎篇帙之間。而讀者或不能無疑。信異同之惑。是則予之罪也已。夫於是乃復亟取前所蒐輯。參伍相校。所以敬夫晚歲之意。定其書為四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十三 諸儒類文集 十三

十四卷。嗚呼。使敬夫而不死。則其學之所至。言之所及。又豈予之所得而知哉。敬夫所為諸經訓義。唯論語說晚。嘗更定。今已別行。其他往往未脫藁。時學者私所傳錄。敬夫蓋不善也。以故皆不著其立朝論事。及在州郡。條奏民間利病。則上意多鄉納之。亦有頗施行者。以故亦不著。獨取其經筵口義一章。附於表奏之後。使敬夫所以堯舜吾君。而不愧其父師之傳者。讀者有以識其端云。

尹和靜言行錄序

程夫子有言。涵養必以致進學。則在致知二言者。夫子所以教人。造道入德之大端。而不可以偏廢焉者也。若和靜尹公先生

者。其學於夫子。而有得於敬之云乎。何其說之約。而居之安也。其門人馮氏。邢氏。呂氏。記其緒言。各為一書。某嘗得而伏讀之。所以收放心。而伐邪氣者。幾微之際。所助深矣。顧其記錄之間。尚多抵牾。至於人名事跡。亦或不同。然則其於精微之意。豈得無可疑者。惜乎其不得親見先生。而面質之也。書之篇首。以告同志。其亦然玩而審取之哉。

江州濂溪書院記

道之在天下。未嘗亡。惟其托於人者。或絕或續。故其行於世者。有明有晦。是皆天命之所為。非人智力之所能及也。夫天高地下。而二氣五行。紛綸錯採。升降往來。於其間。其造化發育。品物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十三 諸儒類文集 十四

散殊。莫不各有固然之理。而其最大者。則仁義禮智信之端。君臣父子昆弟夫婦朋友之倫而已。是其周流充塞。無所虧闕。夫豈以古今為存亡者哉。然氣之運也。則有淳漓判合之不齊。人之稟也。則有清濁昏明之或異。是以道之所以託於人。而行於世者。惟天所畀。河圖出而八卦畫。洛書呈而九疇敘。而孔子於斯文之興衰。亦未嘗不推之於天。聖人於此。其不我欺也審矣。若濂溪先生者。其天之所畀。而得乎斯道之傳者。歟。不然。何其絕之久而續之易。晦之甚而明之亟也。蓋自周衰。孟軻氏沒。而此道之傳。不繼。更秦及漢。歷晉隋唐。以至於我有宋。藝祖受命。五星集奎。實開文明之運。然後氣之漓者。醇判者。合清明之稟。

得以全付於人而先生出焉不繇師承默契道體建圖屬書根極要領當時見而知之有程氏者遂擴大而推明之使夫天理之微人倫之著事物之衆鬼神之幽莫不洞然畢貫於一而周公孔子孟氏之傳煥然復明於當世有志之士得以探討服行而不失其正如出於三代之前者嗚呼盛哉非天所畀其孰能與於此

黃州州學二程先生祠記

齊安在江淮間最爲窮僻而國朝以來名卿賢大夫多辱居之如王翰林韓忠獻公蘇文忠公邦人至今樂稱而於蘇氏尤致詳焉至於河南兩程夫子則亦生於此邦而未有能道之者何

儒宗理要 卷十三 諸儒類文集 五

哉蓋王公之文章韓公之勲業皆已震耀於一時而其議論氣節卓犖奇偉尤足以驚動世俗之耳目則又皆莫若蘇公之爲盛也若程夫子則其事業湮鬱既不得以表於當年文詞平淡又不足以夸於後世獨其道學之妙有不可誣者而又非知德者莫能知之此其遺跡所以不能無顯晦之殊亦其理勢之宜然也蓋天聖中洛人太中大夫程公珦初任爲黃陂尉秩滿不能去而途家焉實以明道元年壬申生子曰顥字伯淳又以明年癸酉生子曰頤字正叔其後十有餘年當慶曆丙戌丁亥之間鼎貳南安乃得微俸存陵周公惇頤而與之游於是二子因受學焉而慨然始有求道之志既乃得夫孔孟以來不傳之緒

於道經遂以其學爲諸儒倡則今所謂明道先生伊川先生是也先生之學以大學論語中庸孟子爲標的而達於六經使人讀書窮理以誠其意正其心脩其身而自家而國以及於天下其道坦而明其說簡而通其行端而實是蓋將有以振百代之沈迷而內之聖賢之域其視一時之事業詞章論議氣節所繫孰爲輕重所施孰爲短長當有能辨之者而世非徒不之好也甚者乃或日以道學之邪氣而必譴蔑之於斯時也苟無遭其伐木而削跡焉斯已幸矣尚何望於其餘哉今太守李府君侯乃能原念本始追誦遺烈立二夫子之祀於學宮於以風厲其人而作興之非其自信之篤而不以世俗之趣舍動其心其孰能與於此李侯名泌字誠之其爲此邦勤事愛民固多可紀特於此舉尤足以見其趣操之不凡而非衆人所能及是以因其請記而具論之以告來者使有考焉

儒宗理要 卷十三 諸儒類文集

語錄

孔子

天不生仲尼萬古長如夜唐子西嘗於一都亭梁間見此語季

通云天先生伏羲堯舜文王後不生孔子亦不得後又不生

孟子亦不得二千年後又不生二程亦不得

孔子天地間其理會過若非許大精神亦吞許多不得一

日因話又說今覺見朋友間都無大精神

問定禮樂是禮記所載否曰不見得節復問贊易之贊曰稱述

其事如大成乾元之類是贊節

孔子在衛國居得甚久想是靈公有英雄之氣孔子見其可與

儒宗理要卷十三 諸儒類語錄

有為故久居而欲輔之

孔子門人

問顏子之學莫是先於性情上着工夫否曰然凡人為學亦須

先於性情上着工夫非獨於性情上着工夫行步坐立亦當

着工夫

孔門只一箇顏子合下天資純粹到曾子便過於剛與孟子相

似世衰道微人欲橫流不是剛勁有脚跟底人定立不住

曾子本是魯拙後來既有所得故守得夫子規矩定其教人有

法所以有傳若子貢則其敏見得易然又難往往教人亦不

似曾子守定規矩故其後無傳

子貢俊敏子夏謹嚴孔子門人自曾顏而下惟二子後來想大

故長進

子張是箇務外底人子游是箇高簡虛曠不屑細務底人子夏

是箇謹守規矩嚴毅底人因觀荀子論三子之賤儒亦如此

意蓋其末流必至是也

子路全義理管仲全功利

孟子

孟子比之孔門原憲謹守必不似他然他不足以及人不足以

任道孟子便擔當得事

孟子不甚細膩如大匠把得繩墨定千門萬戶自在

儒宗理要卷十三 諸儒類語錄

周子

山谷謂周子灑落者只是形容一箇不疑所行清明高遠之意

若有一毫私吝心何處更有此等氣象耶

濂溪在當時人見其政事精絕則以為官業過人見其有山林

之志則以為襟懷灑落有仙風道氣無有知其學者唯程大

中獨知之這老子所見如此宜其生二程子也

二程子

問明道灑落似高不如伊川精切曰明道說話超邁不如伊川

說得的確灑落也精密不知其他書如何但今所說這些子

無一字差錯問明道不著書曰嘗見某人祭明道文說踐踐

說明道要著樂書樂音樂如何著得書德輔

二程不言太極者用劉絢記程言清虛一大恐人別處走今只

說敬意只在所由只一理也一理者言仁義中正而主靜方

明道說話一看便好轉看轉好伊川說話初看未甚好久看方

好義剛

明道說話亦有說過處如說舜有天下不與其說淵人有難

曉處如說為飛魚躍謂心勿忘勿助長處伊川較子細說較

無過然亦有不可理會處又曰明道所見甚俊偉故說得較

快初看時便好子細看亦好伊川說初看時較拙子細看亦

拙又曰明道說經處較遠不甚協注揚

簡宗理要朱子卷十三前編類語錄九

說明道言語儘寬平伊川言語初難看細讀有滋味又云某說

大處自與伊川合小處却持有意見不同說南軒見處高如

架屋相似大間架已就只中間少裝拆寓

伊川說話如今看來中間寧無小小不同只是大綱統體說得

極善如性即理也一語直自孔子後惟是伊川說得盡這一

句便是千萬世說性之根基理是簡公共底物事不解會不

善人做不是自是失了性却不是壞了着脩質孫

或問明道五十年猶不忘遊獵之心曰人當以此自點檢須見

得明道氣質如此至五十年猶不能忘在我者當益加操守

方是不可以此自恕卓

東坡見伊川主司馬公之喪議其父在何以學得喪禮如此然

後人遂為伊川解說道伊川先丁母難也不消如此人自少

讀書如禮記儀禮便都已理會了古人謂居喪讀喪禮亦平

時理會了到這時更把來溫審不是方理會質孫

有咎伊川著書不以示門人者再三誦之先生不以為然也因

坐復歎先生曰公恨伊川著書不以示人某獨恨當時提撕

他不緊故當時門人弟子布在海內炳如日星自今觀之皆

不滿人意只今易傳一書散滿天下家置而人有之且道誰

曾看得他簡果有得其意者否果曾有行得他簡否道一

問伯夷柳下惠之風者頑廉薄敦皆有興起此孟子之善想像

簡宗理要朱子卷十三前編類語錄十

者也孔子元氣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

也此程夫子之善想像者也今之想像大程夫子者當識其

明快中和處小程夫子者當識其初年之嚴毅晚年又濟以

寬平處豈徒想像而已哉必還以驗之吾身者如何也若言

論風旨則誦其詩讀其書字字而訂之句句而議之非惟求

以得其所言之深旨將併與其風範氣象皆得之矣大雅

張子

叔器問橫渠似孟子否曰一人是一樣規模各不同橫渠嚴密

孟子宏濶孟子是箇有規矩底康節安卿曰他宏濶中有緝

密處每常於所謂不見諸侯何也曰不敢也賜之則不受何

也曰不敢也。此兩處見得他存心甚長謹守義甚縝密。曰固是至之曰。孟子下正。橫渠高處太高。僻處太僻。曰是。義剛

橫渠儘會做文章。如西銘及應用之文。如百榘燈詩。甚敏到說話。却如此難曉。怕關西人語言自如此。賀孫

橫渠之學。是苦心得之。乃是致曲。與伊川異。以孔子為非生知。渠蓋執好古敏以求之故。有此說。不知好古敏以求之。非孔子做不得。可學

問橫渠之教。以禮為先。浩恐謂之禮。則有品節。每遇事須用秤。停當禮方寸。遵守初學者。或未會識禮。恐無下手處。教則有一念之肅。便已改容更貌。不費安排。事上見得。此意如何。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十三 諸儒類語錄 五

先生曰。古人自幼入小學。便教以禮。及長。自然在規矩之中。橫渠却是用官法教人。禮也易學。今人乍見。往往以為難某。嘗要取三禮編成一書。事多踉蹌。若有朋友。只兩年工夫可成。浩

明道之學。從容涵泳之味。洽。橫渠之學。苦心力索之功深。端蒙

橫渠之於程子。猶伯夷伊尹之於孔子。若海

問孔子六經之書。盡是說道理。內實事故。便覺得此道大。自孟子以下。如程張之門。多指說道之精微。學之要領。與夫下手處。雖甚親切易見。然被他開了四至。便覺規模狹了。不如孔子六經氣象大。曰。後來緣急欲人曉得。故不得不然。然亦無

他不得。若無他說破。則六經雖大學者。從何處入頭。橫渠最親切。程氏規模廣大。其後學者。少有能如橫渠。兼用工者。近看得橫渠用功最親切。直是可畏。學者用工。須是如此親切。更有一說。奉祝老兄。言語更多些。更須刪削。見簡潔處。方是。

雅人

問丘次孟云。諸先生說話。皆不及小程先生。雖大程亦不及。曰。不然。明道說話儘高。邵張說得端的處儘好。且如伊川說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大段寬而不切。如橫渠說心統性情。這般所在。說得的當。又如伊川謂鬼神者造化之迹。却不如此。橫渠所謂二氣之良能也。直卿曰。如何。曰。程子之說固好。但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十三 諸儒類語錄 五

只渾淪在這裏。張子之說分明。便見有箇陰陽在。曰。如所謂功用。則謂之鬼神也。與張子意同。曰。只為他渾淪在那裏。問丘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曰。只這數句。便要理會。明便如何說禮樂幽便如何說鬼神。須知樂便屬神。禮便屬鬼。他此語落着主在鬼神。因指甘蔗曰。其香氣便喚做神。其漿汁便喚做鬼。直卿曰。向讀中庸所謂誠之不可揜處。竊疑謂鬼神為陰陽屈伸。則是形而下者。若中庸之言。則是形而上者矣。曰。今也且只就形而下者說來。但只是他皆是實理處發見。故未有此氣。便有此理。既有此理。必有此氣。道夫

邵子 名濂字堯夫號原節

康節學於李挺之請曰願先生微開其端母竟其說此意極好學者當然須是自理會出來便好

伊川之學於大體上瑩徹於小小節目上猶有疎處康節能盡得事物之變却於大體上有未瑩處用之云康節善談易見得透徹曰然伊川又輕之嘗有簡與橫渠云堯夫說易好聽今夜試來聽他說看某嘗說此便是伊川不及孔子處只觀孔子便不如此

或言康節心曾如此快活如此廣大如何得似他曰他是甚麼樣做工夫

問近日學者有厭拘檢樂舒放惡精詳喜簡便者皆欲慕邵堯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十三 諸儒類語錄

大之爲人曰邵子這道理豈易及哉他腹裏有這箇學能包括宇宙終始古今如何不做得大放得下今人却恃箇甚後敢如此因誦其詩云日月星辰高照耀皇王帝霸大鋪舒可謂人豪矣

邵康節看這人須極會處置事被他神閒氣定不動聲氣須處置得精明他氣質本來清明又養得來純厚又不曾枉用了心他用那心時都在緊要上用被他靜極了看得天下之事理精明嘗於百原深山中開書齋獨處其中王勝之常乘月訪之必見其燈下正襟危坐雖夜深亦如之若不是養得至靜之極如何見得道理如此精明只是他做得出來須差異

李通管云康節若做定是四公八辟十六侯三十二卿六十四大夫都是加倍法想得是如此想見他看見天下之事才上手來便成四截了其先後緩急莫不有定動中機會事到而前便處置得下矣康節甚喜張子房以爲子房善藏其用以老子爲得易之體以孟子爲得易之用合二者而用之想見善處事問不知真箇用時如何曰先時說了須差異須有些機權術數也

康節本是要出來有爲底人然又不肯深犯手做凡事直待可做處方試爲之纔覺難便抽身退正張子房之流

或問康節數學曰且未須理會數自是有此理有生便有死有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十三 諸儒類語錄

盛必有衰且如一朶花含蕊時是將開略放時是正盛爛熳時是衰謝又如看人卽其氣之盛衰便可以知其生死蓋其學本於明理故明道謂其觀天地之運化然後類乎其順浩然其歸若曰果能知未來事則與世間占覆之術何異其去道遠矣其知康節者末矣蓋他玩得此理熟了事物到面前便見更不待思量

問先生說邵堯夫看天下物皆成四片如此則聖人看天下物皆成兩片也曰也是如此只是陰陽而已
康節謂章子厚曰以君之才於吾之學頃刻可盡但須相從放下一二十年使塵慮銷散胸中豁無一事乃可相授

謝顯道 名良佐

上蔡高邁卓絕言論宏肆善開發人 若海

上蔡言無窮者要會之以神是說得過當只是於訓詁處尋釋

踐履去自然下學上達 賀孫

楊龜山 名時中

程門諸子在當時親見一程至於釋氏却多看不破是不可曉

觀中庸說中可見如龜山云吾儒與釋氏其差只在杪忽之間某謂何止杪忽直是從源頭便不同伯豐問崇正辨如何

曰崇正辨亦好伯豐曰今禪學家亦謂所辨者皆其門中事不以爲然曰不成吾儒守三綱五常若有人道不是亦何謂

儒宗理要 卷十三 諸儒論語

吾儒自以不爲然否又問此書只論其迹曰論其迹亦好伊

川曰不若只於迹上斷畢竟其迹是從那裏出來胡明仲做此書說得明白若五畧說話中辨釋氏處却糊塗闕他不倒

皇王大紀中亦有數段亦不分曉 翁

龜山文字議論如手捉一物正緊忽墜地此由其氣弱 楊

問龜山晚歲一出爲士子詬罵果有之乎曰他當時一出是奉

別公王爵罷配享夫子且欲毀劈三經板士子不樂遂相與

聚問三經有何不可輒欲毀之當時龜山亦諱避之問或者

疑龜山此出爲無補於事徒爾紛紛或以爲大賢出處不可

以此議如何曰龜山此行固是有病但只後人又何曾夢到

他地位在惟胡文定以柳下惠援而止之而止比之極好 道

侯希聖 名師聖

胡氏記師聖語曰仁如一元之氣化育流行無一息間斷此說

好 閩祖

尹彥明 名時望

和靖在程門直是十分鈍底被他只就一箇敬字上做工夫終

破他做得成 前

則強安作處

胡康侯 名安字仲微五峰附見

儒宗理要 卷十三 諸儒論語

公傳道伊洛志在春秋著書立言格君垂後所以明天理正人

心扶三綱敘九法者深切著明體用該貫而其正色危言據

經論事剛大正直之氣亦無所愧於古人

文定云知至故能知言意誠故能養氣此語好又云豈有見理

已明而不能處事者此語極好 斐孫

致堂議論英發人物偉然向嘗侍之坐見其數盃後歌孔明出

師表誦張才叔自靖人自獻於先王義陳了翁奏狀等可謂

豪傑之士也讀史管見乃嶺表所作當時並無一冊文字隨

行只是記憶所以其間有抵牾處 人陳

致堂說道理無人及得他以他才氣是甚麼事做不得只是不

通檢點如何做得事成我欲做事事未起而人已檢點我矣

明仲甚畏仁仲議論明仲亦自信不及蓋人不可不遇敵已之

人仁仲當時無有能當之者故恣其言說出來然今觀明仲

說較平正

楊

五峰說心妙性情之德不是他曾去研窮深體如何直見得恁地

羅仲素

名中彥

龜山先生唱道東南士之游其門者甚衆然語其潛思力行任

重諸極如羅公蓋一人而已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十三

諸儒類語錄

元七

羅先生嚴毅清苦殊可畏

道夫

楊道夫言羅先生教學者靜坐中看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未

發作何氣象李先生以爲此意不惟於進學有力兼亦是養

心之要而遺書有云既思則是已發昔嘗疑其與前所舉有

礙細思亦甚緊要不可以不考直卿曰此間亦甚切但程先

生剖析毫釐體用明白羅先生探索本源洞見道體二者皆

有大功於世善觀之則亦並行而不相悖矣况羅先生於靜

坐觀之乃其思慮未萌虛靈不昧自有以見其氣象則初無

害於未發蘇李明以求字爲問則求非思慮不可此伊川所

以力辨其差也先生曰公雖是如此分解羅先生說終恐做

病如明道亦說靜坐可以爲學謝上蔡亦言多着靜不妨此

說終是小偏才偏便做病道理自有動時自有靜時學者只

是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見得世間無處不是道理雖至微至

小處亦有道理便以道理處之不可專要去靜處求所以伊

川謂只用敬不用靜便說得平也是他經歷多故見得恁地

正而不偏若以世之大段紛擾人觀之若會靜得固好若講

學則不可有毫釐之偏也

道夫

李愿中

自例號延平

問延平先生言行曰他却不曾著書充養得極好凡爲學也不

過是恁地涵養將去初無異義只是先生睥面盎背自然不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十三

諸儒類語錄

天

可及

先生不要人強行須有見得處方行所謂灑然處然猶有偏在

灑落而行固好未到灑落處不成不行亦須按本行之待其

著察

方

呂伯恭

名祖謙號東萊

南軒伯恭之學皆疎畧南軒疎畧從高處去伯恭疎畧從卑處

去伯恭說道理與作爲自是兩件事如云仁義道德與度數

刑政介然爲兩塗不可相通他在時不會見與某說死後諸

門人弟子此等議論方漸漸說出來乃云皆原於伯恭也

東萊謂人之讀書當失之拙不可失之巧當失之低不可失之

高伯恭之弊盡在於此

先生問向見伯恭有何說曰呂丈勸令看史曰他此意便是不
可曉某尋常非特不敢勸學者看史亦不敢勸學者看經只
語孟亦不敢便教他看且令看大學伯恭勸人看左傳選
史令子約諸人攬得司馬遷不知大小恰比孔子相似
可憐子約一生辛苦讀書只是竟與之說不合今日方接得他
三月間所寄書猶是論寂然不動依舊指他舊說他硬說寂
然不動是耳無聞目無見心無思慮至此方是工夫極至處
伊川云要有此理除是死也幾多分曉某常答之云洪範五
事視曰備言曰臨視曰盲聽曰聾思曰塞方得還有此理否
備索理要 卷十三 諸儒類錄 五

張南軒 名枋字敬夫

學者於理有未至處切不可輕易與之說敬夫為人明快每與
學者說話一切顛倒說出此非不可但學者見未到這裏見
他如此說便不復致思亦甚害事某則不然非是不與他說
盡不欲語以未至之理耳

合可學

南軒謂動中見靜方識此心如何是動中見靜曰便是程子所
說艮止之意釋氏便言定聖人只言止敬夫却要將這箇爲

見天地之心復是靜中見動他又要動中見靜却倒說了

陳同甫 名亮

或謂同甫口說皇王帝霸之略而一身不能自保先生曰這只
是見不破只說箇是與不是便了若做不是恁地依阿苟免
以保其身此何足道若做得是便是委命殺身也是合當做
底事

底事 質孫

同父才高氣粗故文字不明然要之自是心地不清和也
同父學已行到江西浙人信向已多家談王霸不說蕭何張
良只說王猛不說孔明只說文中子可畏可畏

江西之學只是禪湖學却是功利禪學後來學有摸索一上
備索理要 卷十三 諸儒類錄 五

無可摸索自會轉去若功利則學者習之便可見效此意甚
可憂

陸子壽 名九齡

陸子壽看先生解中庸莫顯乎微云幾微細事也因歎美其說
之善曰前後說者連莫見乎隱一說說了更不見切體處今
如此分別却是使人有點檢處九齡自覺力弱尋常非體念
應因能常常警策不使萌於心然志力終不免有怠時此殆
所謂幾微處須點檢也先生曰固然

陸子靜 名九淵號象山

江西士風好爲奇論恥與人同每立異以求勝如陸子靜說告

子論性強孟子又說荀子性惡之論甚好使人警發有續發之功昔荆公參政日作兵論壓之視下劉貢父謁見值客徑坐於書院竊取視之既而出就客次及相見荆公問近作貢父近以作兵論對乃竊荆公之意而易其文以誦之荆公退釋其視下之禁以為所論同於人也皆是江西之風如此

某向與子靜說話子靜以爲意見某曰邪意見不可有正意見不可無子靜說此是閑議論某曰閑議論不可議論合議論則不可不議論先生又曰大學不會說無意而說誠意若無意見將何物去擇乎中庸將何物去察邇言論語無意只是

備宗理要

卷十三

諸儒類語錄

三

要無私意若是正意則不可無先生又曰他之無意見只是不理會理只是胡撞將去若無意見成甚麼人在這裏

陸子靜云涵養是主人翁省察是奴婢陳正己力排其說曰子靜之說無定常要云今日之說自如此明日之說自不如此大抵他只要拘才見人說省察他便反而言之謂須是涵養若有人向他說涵養他又言須是省察以勝之自果好爲詞佛罵祖之說今其門人以夫子之道及害夫子

子靜常與吾人說話會避得箇禪字及與其徒却只說禪自問陸象山道當下便是曰看聖賢教人曾有此等語否聖人教人皆從平實地上做去所謂克己復禮天下歸仁須是先克

去己私方得孟子雖云人皆可以爲堯舜也須是服堯之服

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方得聖人告顏子以克己復禮告仲弓以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告樊遲以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告子張以言忠信行篤敬這箇是說甚底語又平時告弟子也須道是學而時習之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又豈曾說箇當下便是底語大抵今之爲學者有二病一種只當下便是底一種便是如公平日所習底却是這中間一條路不會有人行得而今人既不能知但有聖賢之言可以引路聖賢之言分分曉曉八字打開無些子回互隱伏說話

學者須是培養今不做培養工夫如何窮得理程子言動容貌

備宗理要

卷十三

諸儒類語錄

三

整思慮則自生恭敬只是主一也存此則自然天理明又曰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是無非僻之干此意但涵養久之則天理自然明今不曾做得此工夫習中膠擾駁雜如何窮得理如他人不讀書是不肯去窮理今要窮理又無持敬工夫從陸子靜學如楊敬仲輩持守得亦好若肯去窮理須窮得分明然他不肯讀書只任一己私見有似箇梯梯今若不做培養工夫便是五穀不熟又不如稊稗也

德明

朱子卷十三

終

後學西山張能麟纂輯

異學類

文集

戊申封事

論佛老異端之害
事目見誠正類

論者又或以爲陛下深於佛老之學而得於識心見性之妙於古先聖王之道蓋有不約而自合者是以不悅於世儒之常談死法而於當世之務則寧以管商一切功利之說爲可取今乃以其厭厭鄙薄者陳於其前亦見其言愈多而愈不合也臣以爲此亦似是而非之論非所以延盛德於日新也彼老子浮屠儒宗理要朱子卷十四 異學類文集 一

之說固有疑於聖賢者矣然其實不同者則此以性命爲真實而彼以性命爲空虛也此以爲實故所謂寂然不動者萬理粲然於其中而民彝物則無一之不具所謂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必順其事必循其法而無一事之或差彼以爲空則徒知寂滅爲樂而不知其爲實理之原徒知應物見形而不知其有真妄之別也是以自吾之說而修之則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而治心修身齊家治國無一事之非理由彼之說則其本末橫分中外斷絕雖有所謂明徹靈通虛靜明妙者而無所救於滅理亂倫之罪顛倒運用之失也故自古爲其學者其初無不似有可喜者其終則詖淫邪遁之見鮮有不作於心而害於政事者是

以程顥常關之曰自謂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天下不周備而實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自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是謂正路之榛蕪聖門之蔽寒闕之而後可與入道嗚呼此真可謂理到之言惜乎其未以聞於陛下者使陛下過聽見徒誑妄之說而以爲真有合於聖人之道至分治心治身治人以爲三術而以儒者之學爲最下則臣竊爲陛下憂此心之害於政事而惜此說之布於來今也如或未以臣言爲然則聖賢不爲不高學之不爲不久而所以正心修身以及天下者其效果安在也是豈可不思其所以然而亟反之哉

儒宗理要

卷十四

異學類文集

二

養生主說 論莊子言善惡之非

莊子曰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緣督以爲經督舊以爲中蓋人身有督脉循脊之中貫徹上下故衣背當中之縫亦謂之督皆中意也老莊之學不論義理之當否而但欲依阿於其間以爲全身避患之計正程子所謂閃姦打訛者故其意以爲爲善而近名者爲善之過也爲惡而近刑者亦爲惡之過也唯能不爲善不大爲惡而但循中以爲常則可以全身而盡年矣然其爲善無近名者語或似是而實不然蓋聖賢之道但教人以力於爲善之實初不教人以求名亦不教人以逃名也蓋爲學而求名者自非爲己之學蓋不足道若畏名之累已而不敢盡

其爲學之力則其爲心亦已不公而稍入於惡矣至謂爲惡無近刑則尤悖理夫君子之惡惡如惡惡臭非有所畏而不爲也今乃擇其不至於犯刑者而竊爲之至於刑禍之所在巧其途以避之而不敢犯此其計私而害理又有甚焉乃欲以其依違苟且之兩間爲中之所在而循之其無忌憚亦益甚矣客嘗有語予者曰昔人以誠爲入道之要恐非易行不若以中易誠則人皆可行而無難也予應之曰誠而中者君子之中庸也不誠而中則小人之無忌憚耳今世俗苟偷恣睢之論蓋多類此不可不深察也或曰然則莊子之意得無與子莫之執中者類耶曰不然子莫執中但無權耳蓋猶擇於義理而誤執此一定之儒宋理要 卷十四 興學類文集

觀心說 論佛氏觀心之非

或問佛者有觀心之說然乎曰心者人之所以主乎身一而二者也爲主而不爲客者也命物而不命於物者也故以心觀物則物之理得矣復有物以反觀乎心則是此心之外復有一心而能管乎此心也然則所謂心者爲一耶爲二耶爲主耶爲

賓耶爲命物者耶爲命於物者耶此亦不待校而審其言之終矣或者曰若子之言則聖賢所爲精一所謂操存所謂盡心知性存心養性所謂見其參於前而倚於衡者皆何謂哉應之曰此言之相似而不同正苗莠朱紫之間而學者之所當辨者也夫謂人心之危者人欲之萌也道心之微者天理之與也心則一也以正不正而異其名耳惟精惟一則居其正而審其差者也細其異而反其同者也能如是則信執其中而無過不及之偏矣非以道爲一心人爲一心而又有一心以精一之也夫謂操而存者非以彼操此而存之也舍而亡者非以彼舍此而亡之也心而自操則亡者存舍而不操則存者亡矣然其操之也亦曰不使晝旦之所爲得以梏亡其仁義之良心云爾非塊然兀坐以守其惘然不用之知覺而謂之操存也若盡心云者則格物窮理廓然貫通而有以極夫心之所具之理也存心云者則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若前所謂精一操存之道也故盡其心而可以知性知天以其體之不蔽而有以究天理之自然也存心而可以養性事天以其體之不失而有以順天理之自然也是豈以心盡心以心存心如兩物之相持而不相舍哉若參前倚衡云者則爲忠信篤敬而發也蓋曰忠信篤敬不忘乎心則無所適而不見其往是云爾亦非有以見夫心之謂也且身在此而心參於前身在與而心倚於衡是果何理也耶大抵聖人

之學本心以窮理而順理以應物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其道更而通其居廣而安其理實而行自然釋氏之學以心求心以心使心如口說口如目視目其機危而迫其途險而塞其理虛而其勢逆蓋其言雖有若相似者而其實之不同蓋如此也然非審問明辨之君子亦孰能無惑於斯耶

讀大紀 論古態依佛之非

宇宙之間一理而已天得之而為天地得之而為地而凡生於天地之間者又各得之以為性其張之為三綱紀之為五常蓋皆此理流行無所適而不在若其消息盈虛循環不已則自未始有物之前以至人消物盡之後終則復始始復有終又未嘗

備宗理要 朱子

卷十四

異學類文集

五

有頃刻之或停也儒者於此既有以得於心之本然矣則其內外精粗自不容有纖毫之間而其所以修己治人垂世立教者亦不容其有纖毫造作輕重之私焉是以因其自然之理而成自然之功則有以參天地贊化育而幽明巨細無一物之遺也若夫釋氏則自其因地之初而與此理已背馳矣乃欲其所見不差所行不繆豈可得哉蓋其所以為學之本心正為惡此理之亢塞無間而使已不得一席無理之地以自安厭此理之流行不息而使已不得一息無理之時以自肆也是以叛君親棄妻子入山林捐軀命以求其所謂空無寂滅之地而逃焉其量亦已隘而其勢亦已逆矣然以其立心之堅苦用力之精專亦

有以大過人者故能卒如所欲而實有見焉但以其言行求之則其所見雖自以為至玄極妙有不可以思慮言語到者而於吾之所謂窮天地亘古今本然不可易之實理則反實然其一無所覩也雖自以為直指人心而實不識心雖自以為見性成佛而實不識性是以殄滅義倫墮於禽獸之域而猶不自知其有罪蓋其實見之差有以陷之非其心之不然而故欲為是以惑世而罔人也至其為說之窮然後乃有不合一法之論則似始有為是遁詞以益前失之意然亦其秉彜之善有終不可得而殄滅者是以剪伐之餘而猶有此之僅存又以牽於實見之差是以有其意而無其理能言之而卒不能有以踐其言也凡

備宗理要 朱子

卷十四

異學類文集

六

釋氏之所以為釋氏者始終本末不過如此蓋亦無足言矣然以其有空寂之說而不累於物欲也則世之所謂賢者好之矣以其有玄妙之說而不滯於形器也則世之所謂智者悅之矣以其有生死輪回之說而自謂可以不淪於罪苦也則天下之儻奴嬰兒黔黔盜賊亦匍匐而歸之矣此其為說所以張皇輝赫震耀千古而為吾徒者方且蠢焉鞠躬屏氣為之奔走服役之不暇也幸而一有問世之傑乃能不為之屈而有聲罪致討之心焉然又不能究其實見之差而詆以為幻見空說不能正之以天理全體之大而偏引交通生育之一說以為主則既不得其要領矣而徒欲以戎狄之醜號加之其於吾徒又未肯教

之以內修自治之實而徒驕之以中華列聖之可以爲重則吾恐其不惟無以坐收推陷廓清之功或乃往遺之僉而反爲吾黨之詬也嗚呼痛哉

釋氏論下 論釋氏真偽之辨

或問子之言釋氏之術原於莊子承蜩削鐻之論其有稽乎朱子曰何獨此哉凡彼言之精者皆竊取莊列之說以爲之宋景文公於唐書李蔚等傳既言之矣蓋佛之所生去中國絕遠其書來者文字音讀皆累數譯而後通而所謂禪者則又出於口耳之傳而無文字之可據以故人人得窺其說以附益之而不復有所考驗今其所以或可見者獨賴其割裂裝綴之迹猶舊宋理學朱子卷十四 異學類文集 七

有隱然於文字之間而不可掩者耳蓋凡佛之言其始來者如四十二章遺教法華金剛光明之類其所言者不過清虛緣業之論神通變現之術而已及其中間爲其學者如惠遠僧肇之流乃始稍竊莊列之言以相之然尚未敢正以爲出於佛之口也及其久而恥於假借則遂顯然篡取其意而文以浮屠之言如楞嚴所謂自聞卽莊子之意而圓覺所謂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卽列子所謂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者也凡若此類不可勝舉然其說皆萃於書首其後無以繼之然後佛之本真乃見如結壇誦呪二十五輪之類以至於太力金剛吉盤茶鬼之屬則其粗鄙俗惡之狀較之首章重玄極妙

之指蓋水火之不相入矣至於禪者之言則其始也蓋亦出於晉宋清談論議之餘習而稍務反求靜養以默證之或能頗出神怪以銜流俗而思如一花五葉之識舊履西歸之說雖未必實有是事然亦可見當時所尚者止於如此也其後傳之既久聰明才智之士或頗出於其間而自覺其陋於是更出已意益求前人之所不及者以陰佑之而盡諱其怪幻鄙俚之談於是其說一旦超然真若出乎道德性命之上而惑之者遂以爲果非堯舜周孔之所能及矣然其虛夸詭譎之情險巧僞浮之態展轉相高日以益甚則又反不若其初清虛靜默之說猶爲彼善於此也以是觀之則凡釋氏之本末真偽可知而其所竊豈舊宋理學朱子卷十四 異學類文集 八

獨承蜩削鐻之一言而已哉且又有一焉夫佛書本皆胡語譯而通之則或以數字爲中國之一字或以一字而爲中國之數字而今其所謂傷者句齊字偶了無餘欠至於所謂二十八祖傳法之所爲者則又頗協中國音韻或用唐詩聲律自其徒之稍點如惠洪輩者則已知其謬而強爲說以文之顧服衣冠通今古號爲士大夫如楊大年蘇子由者反不悟而筆之於書也嗚呼以是推之則亦不必問其理之是非而其增加之僞迹狀明白益無所逃矣宋公之論信而有證世之惑者於此其亦可以少悟也哉

答廖子晦 論釋氏與聖學不同

聖門之學下學而上達至於窮神知化亦不過德盛仁熟而自至耳若如釋氏理須頓悟不假漸修之云則是上達而下學也其與聖學亦不同矣而近世學者每欲因其近似而說合之是以爲說雖詳用心雖苦而卒不近也中庸所謂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只是說性之未發無所偏倚當此之時萬理畢具而天下萬物無不由是而出焉故學者於此涵養栽培而情之所發自然無不中節耳故又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和者天下之達道此皆日用分明底事不必待極力尋究忽然有感如來喻之云然後有得也必若此云則是溺於佛氏之學而已然爲彼學者曰謂有見於四端五典良知良能天理備未理要朱子卷十四 異學類文集 九

答吳斗南 論儒釋似是而非

佛學之與吾儒雖有略相似處然正所謂貌同心異似是而非者不可不審明道先生所謂句句同事事合然而不同者真是有味非是見得親切如何敢如此判斷耶聖門所謂聞道聞只是見聞玩索而自得之之謂道只是君臣父子日用常行當然之理非有玄妙奇特不可測知如釋氏所云豁然大悟通身汗

出之說也參前何衡只是說言必忠信行必篤敬念念不忘到處常若見此兩事不離心目之間耳如言見堯於堯見堯於堯豈是以我之心還見我心別爲一物身外耶無思無爲是心體本然未感於物時事有此本領則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矣恐亦非如所論之云云也所云禪學悟入乃是心思路絕天理盡見此尤不然心思之正便是天理流行運用無非天理之發見豈待心思路絕而後天理乃見耶且所謂天理復是何物仁義禮知豈不是天理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豈不是天理若使釋氏果見天理則亦何必如此悖亂殄滅一切昏迷其本心而不自知耶凡此皆近世淪陷邪說之大病不謂明者亦未能免俗備未理要朱子卷十四 異學類文集 十

答李深卿 論儒釋正邪之辨

夫儒釋正邪之異未易以口舌爭但見得分明則觸事可辨今未暇遠引且以來教所舉中庸首章論之則吾之所謂一者彼以謂二吾之所謂實者彼以爲虛其邪正得失於此已判然矣然世之學者於吾學初未肯端的用力而於彼說頗嘗着力研窮是以於彼說自見其高妙而視吾學爲不足爲陷溺益深則遂不復自知其爲陷溺是雖以孟子之辯守而告之恐未易拔而況今日才平德薄之人乎然有一於此疑若可救蓋天理人心自有至當我順彼逆體勢不侔是以爲吾學者深拒力排未

嘗求合於彼而為彼學者支辭莫說惟恐其見絕於我是於其
心疑亦有所不安矣誠如是也則莫若試於吾學求其所以用
力者如往時之一意於彼而從事焉假以歲時不使間斷則庶
乎其可以得本心之正而悟前日之非矣

答范伯崇 論異端之害

異端害正固君子所當闢然須是吾學既明洞見大本達道之
全體然後據天理以開有我之私因彼非以察吾道之正議論
之間彼此交盡而內外之道一以貫之如孟子論養氣而及告
子義外之非因夷子而發天理一本之大此豈徒攻彼之失而
已哉所以推明吾學之極致本原亦可謂無餘蘊矣如此然後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十四 異學類文錄 上

答嚴時亨 論楊墨之害

楊墨皆是邪說無大經重但墨氏之說尤出於矯偽不近人情
而難行故孟子之言如此非以楊氏為可取也孔墨並稱乃退
之之繆然亦未見得其原道之作孰先孰後也

語錄

總論異學

儒教是開闢以來二帝三王述天理順人心治世教民厚典禮
禮之道後世聖賢遂著書立言以示後世及世之衰亂方外
之士厭一世之紛拏畏一身之禍害就空寂以求全身於亂
世而已及老子倡其端而列禦寇莊周楊朱之徒和之孟子
嘗闢之以為無父無君比之禽獸然其言易入其教易行當
漢之初時君世主皆信其說而民亦化之雖以蕭何曹參及
黯太史談輩亦皆主之以為真足以先於六經治世者不可
以莫之尚也及後漢以來米賊張陵海島寇謙之徒遂為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十四 異學類語錄 上

老子莊子 附列子

道家有老莊書却不知看盡為釋氏竊而用之却去做釋氏
經教之屬譬如巨室子弟所有珍寶悉為人所盜去却去放
拾他人家破甕破釜 必大

康節嘗言老氏得易之體孟子得易之用非也老子自有老子
之體用孟子自有孟子之體用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此老子
之體用也存心養性充廣其四端此孟子之體用也 廣

老子之術涉冲儉全不肯役精神 閔祖

老子之術須自家占得十分穩便方肯做才有一毫於已不便不肯做周禮

老子之學大抵以虛靜無爲冲退自守爲事故其爲說常以爲弱謙下爲表以虛空不毀萬物爲實其爲治雖曰我無爲而民自化然不化者則亦不之問也其爲道每每如此非特戰營魄一章之指爲然也若曰旁日月扶宇宙揮斥八極神氣不變者是乃莊生之荒唐其曰光明寂照無所不通不動道場偏周沙界者則又瞿曇之幻語老子則初曷嘗有是哉今世人論老子者必欲合二家之似而一之以爲神常載魄而無所不之則是莊釋之所說而非老子之意矣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十四 異學類語錄 三

問楊氏愛身其學亦淺近而舉世崇尚之何也曰其學也不淺近自有好處便是老子之學今觀老子書是有許多說話人如何不愛其學也要出來治天下清虛無爲所謂因者君之綱事事只是因而爲之如漢文帝曹參便是用老氏之效然又只用得老子皮膚凡事只是包容因循將去老子之學最恐他閒時似箇虛無卑弱底人莫教緊要處發出來更教你支梧不住可畏可畏備

楊朱之學出於老子蓋是楊朱曾就老子學來故莊列之書皆說楊朱孟子闢楊朱便是闢莊老了釋氏有一種低底如梁武帝是得其低底彼初入中國也未在後來到中國却竊取

老莊之徒許多說話見得儘高新唐書齊李蔚說得好南升
問老子與鄉原如何曰老子是出物理之外不好聲不好色又不做官然害倫理鄉原猶在人倫中只是箇無見識底好人淳

郭德元問老子云夫禮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孔子又却問禮於他不知何故曰他曉得禮之曲折只是他說這是箇無緊要底物事不將爲事某初間疑有兩箇老聃橫渠亦意其如此今看來不是如此他曾爲柱下史故禮自是理會得所以與孔子說得如此好只是他又說這箇物事不用得亦可一似聖人用禮時反若多事所以如此說禮運中謀用是作而兵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十四 異學類語錄 四

由此起等語便自有這箇意思文蔚

莊周是箇大秀才他都理會得只是不把做事觀其第四篇人間世及漁父篇以後多是說孔子與諸人語只是不肯學孔子所謂知者過之者也如說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等語後來人如何下得他直是似快刀利斧劈截將去字字有着落公晦曰莊子較之老子較平帖些曰老子極勞攘莊子得些只也垂莊子跌蕩老子收斂齊脚斂手莊子却將許多道理掀翻說不拘繩墨賀孫

莊子是箇轉調底老子列子又細是莊子

孟子莊子文章皆好列子在前便有迂僻處左氏亦然皆好高

而少事實人傑

長儒說修養般運事曰只是屏氣滅息思慮自少此前輩之論也今之人傳得法時便授與人更不問他人肥與瘠怯與壯但是一律教他未有不敗不成病痛者以下論修養

問丘主簿進黃帝陰符經傳先生說握奇經等文字恐非黃帝作唐李筌為之聖賢言語自平正都無許多峻峭密

釋氏

問佛老與楊墨之學如何曰楊墨之說猶未足以動人墨氏謂愛無差等欲人人皆如至親此自難從故人亦未必信也楊氏一向為我超然遠舉視營營於利祿者皆不足道此其為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十四 異學類錄 五

說雖甚高然人亦難學他未必盡從楊朱即老子弟子人言孟子不闢老氏不知但闢楊墨則老莊在其中矣佛氏之學亦出於楊氏其初如不愛身以濟衆生之說雖近於墨氏然此說最淺近未是他深處後來是達磨過來初見梁武帝不曉其說只從事於因果遂去面壁九年只說人心至善即此便是不用辛苦修行又有人取莊老之說從而附益之所以其說愈精妙然只是不是耳又有所謂頑空真空之說頑空者如死灰槁木真空則能攝衆有而應變然亦只是空耳今不消窮究他伊川所謂只消就跡上斷便了他既逃其父母雖說得如何道理也使不得如此却自足以斷之矣時舉

宋景文唐書稱說佛多是華人之譎誕者攘莊周列禦寇之說

佐其高此說甚好如歐陽公只說簡禮法程子又只說自家義理皆不見他正賊却是宋景文捉得他正賊佛家先偷列子列子說耳目口鼻心體處有六件佛家便有六根又三之為十八戒初間只有四十二章經無恁地多到東晉便有談議如今之講師做一篇議總說之到後來談議厭了達磨便入來只靜坐於中有稍受用處人又都向此今則文字極多大槩都是後來中國人以莊列說自文夾挿其間都没理會了攻之者所執又出禪學之下淳

佛氏乘虛入中國廣大自勝之說幻妄寂滅之論自齊戒變為儒宗理要 朱子 卷十四 異學類錄 五

義學如遠法師支道林皆義學然又只是盜襲莊子之說今世所傳壁論云出於壁法師有四不遷之說日月歷天而不周江河競注而不流野馬飄鼓而不動山嶽偃仆而常靜此四句只是一義只是動中有靜之意如適間所說東坡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之意爾此是齋戒之學一變遂又說出這一般道理來及達磨入來又翻丁許多窠臼說出禪來又高妙於義學以為可以直超徑悟而其始者禍福報應之說又足以鉗制愚俗以為資足衣食之計遂使有國家者割田以贍之擇地以居之以相從陷於無父無君之域而不自覺蓋道釋之教皆一再傳而浸失其本真有國家者雖隆重儒學

而選舉之制學校之法施設注措之方既不出於文字言語之工而又以道之要妙無越於釋老之中而崇重隆奉反在於彼至於二帝三王述天理順人心治世教民厚典庸禮之大法一切不復有行之者唐之韓文公本朝之歐陽公以及關洛諸公既皆闡明正道以排釋氏而其言之要切如傳奕本傳宋景文李蔚贊東坡儲祥觀碑陳後山白鶴官記皆足以盡見其失此數人皆未深知道而其言或出於強為是以終有不滿人意處至二蘇兄弟晚年諸詩自言不墮落則又躬陷其中而不自覺矣

道之在天下一人說取一般禪家最說得高妙去蓋自莊老來儒宗理要 卷十四 異學類語錄 七

說得道自是一般物事聞聞在天地間後來佛氏又放開說大夫藩籬更無下落愈高愈妙吾儒多有折而入之把聖賢言語來看全不如此世間惑人之物不特尤物為然一語一言可取亦是惑人况佛氏之說足以動人如此乎有學問底人便不被他惑

問釋氏之無與老氏之無何以異曰老氏依舊有如所謂無欲觀其妙有欲觀其微是也若釋氏則以天地為幻妄以四大為假合則是全無也

老氏欲保全其身底意思多釋氏又全不以其身為事自謂別有一物不生不滅歐公嘗言老氏貪生釋氏畏死其說亦好

氣聚則生氣散則死順之而已釋氏則皆悖之者也釋老其氣象規模大槩相似然而老氏之學尚自理會自家一箇渾身釋氏則自家一箇渾身都不管了

佛氏之失出於自私之厭老氏之失出於自私之巧厭薄世故而盡欲空了一切者佛氏之失也關機巧便盡天下之術數者老氏之失也故世之用兵算數刑名多本於老氏之意謙之問佛氏之失與老子之無一般否曰不同佛氏只是空豁豁然和和都無了所謂終日喫飯不曾咬破一粒米終日着衣不曾掛着一條絲若老氏猶骨是有只是清淨無為一向恁地深藏固守自為玄妙教人摸索不得便是把有無做兩截看了

儒宗理要 卷十四 異學類語錄 九

老氏只是要長生節病易見釋氏於天理大本處見得些分數然却認為已有而以生為寄故要見得父母未生時面目既見更不認作眾人公共底須要見得為已有死後亦不失而以父母所生之身為寄寓譬以舊屋破倒即自跳入新屋故黃藥一僧有偈與其母云先曾寄宿此婆家止以父母之身為寄宿處其無情義絕滅天理可知當時有司見渠此說便當明正典刑若聖人此道則不然於天理大本處見得是眾人公共底便只隨他天理去更無分毫私見如此便倫理自明不是自家作為出來皆是自然如此往來屈伸我安得而

私之哉。大雅

有言莊老禪佛之害者曰。禪學最害道。莊老於義理。絕滅猶未盡。佛則人倫已壞。至禪則又從頭將許多義理。掃滅無餘。以此言之。禪最爲害之深者。頃之復曰。要其實則一耳。害未有不由于淺而深者。

釋氏專以作用爲性。如某國王問其尊者曰。如何是佛。曰。見性爲佛。曰。如何是性。曰。作用爲性。曰。如何是作用。曰。云。禪家又有點者。云。當來尊者答國王時。國王何不問尊者云。未作用時。性在其處。

問輪迴之說。當時如何起。曰。自漢以來。已有此說話。說得成了。備宗理要。朱子。卷十四。其學類語錄。九

因就此結果曰。不知佛祖已有此說否。曰。今佛經存者。亦不知孰爲佛祖之書。厚之云。或傳范淳夫是鄧禹後身。曰。鄧禹亦一好人。死許多時。如何魄識。乃至今爲他人基。云。呂居仁詩。亦有狗脚朕之語。曰。他又有偷胎奪蔭之說。皆脫空。可學傳燈錄極陋。蓋真宗時一僧倣上之。真宗令楊大年刪過。故出楊大年名。便是楊大年也。曉不得。義

僧家所謂禪者。於其所行。全不相應。向來見幾箇好僧。說得禪又行得好。自是其資質爲人好耳。非禪之力也。所謂禪。是僧家自舉一般見解。如秀才家舉業相似。與行已全不相干。學得底人。有許多機鋒。將他來弄一上了。便收拾了。到其爲人

與俗人無異。只緣禪自是禪。與行不相應耳。僧家有云。行解者。行是行。已解是禪也。疏

或有言修後世者。先生曰。今世不修。却修後世何也。道夫

德粹問。人生卽是氣。死則氣散。浮屠氏不足信。然世間人爲惡

死。若無地獄治之。彼何所懲。曰。吾友且說堯舜三代之世。無

浮屠氏。乃此屋可封。天下太平。及其後有浮屠。而爲惡者滿

天下。若爲惡者必待死。然後治之。則生人立君。又焉用。滕云

嘗記前輩說。除却浮屠祠廟。天下便知向善。莫是此意。曰。自

浮屠氏入中國。善之名便錯了。渠把奉佛爲善。如修橋造路

猶有益於人。以齋僧立寺爲善。善安在。所謂除浮屠祠廟便

備宗理要。朱子。卷十四。其學類語錄。九

向善者。天下之人。既不溺於彼。自然孝父母。悌長上。做一好

人。便是善。大抵今之佛書。多是後世做文字者。所爲向見伯

恭說。曾看藏經。其中有至不成說話者。今世傳一二本經。乃

是其祖師所傳。故士大夫好佛者。多爲贊鼓。某問道家之說

云。出於老子。今世道士又却不然。今之傳莫是張角術。曰。是

張陵。見三國志。他今用印。乃陽平治都功印。張魯起兵之所

又有祭酒。有都講。祭酒。魯以女妻馬超。使爲之。其設醮用五

斗米。所謂米賊是也。向在浙東。祈雨設醮。拜得脚痛。自念此

何以得雨。自先不信。某問漢時如鄭康成注二禮。但云鬼神

是氣。至佛入中國。人鬼始亂。曰。然

問士大夫末年多溺於釋氏之說者如何曰緣不曾理會得自家底原頭但看得些小文字不過要做些文章務行此故事爲取爵祿之具而已却見得他底高直是玄妙又且省得氣力自家反不及他反爲他所鄙陋所以便溺於他之說被他引入去

因說某人棄家爲僧以其合奏官與弟又不肯母在堂無人奉養先生頓蹙曰奈何棄人倫滅天理至此某曰此僧乃其家之長子方伯謨曰佛法亦是不許長子出家先生曰縱佛許亦不可

論釋氏之說如明道數語開得極善見行狀他只要理會箇寂滅不知須強要寂滅他做甚既寂滅後却作何用何况號爲尊宿禪和者亦何曾寂滅得近世如宗杲做事全不通點檢喜怒更不中節晉采以前遠法師之類所談只是莊列今其集中可見其後要自立門戶方脫去莊列之談然實剽切其說傳奕亦嘗如此說論佛只是說箇大話謾人可憐人都被他謾更不省悟試將法華經看便見其誕開口便說恒河沙數幾萬幾千幾劫更無近底年代又如佛受記某甲幾劫後方成佛佛有神通何不便成就他做佛何以待闕許久又如住世羅漢猶未成佛何故許多時修行都無長進今被他撰成一藏說話遍滿天下惑了多少人勢須用退之盡焚去乃

儒宗理要 卷十四 異學類語錄 主

可絕今其徒若聞此說必曰此正是爲佛教者然實謬爲此說其心豈肯如此此便是言行不相救處今世俗有一等卑下底人平日所爲不善一旦因讀佛書稍稍收斂人便指爲學佛之效不知此特粗勝於庸俗人耳士大夫學佛者全不曾見得力近世李德遠輩皆是也今其徒見吾儒所以攻排之說必曰此吾之迹耳皆我自不以爲然者如果自不以爲然當初如何却恁地撰下又如僞作韓歐別傳之類正如盜賊怨捉事人故意攤賺耳

近看石林過庭錄載上蔡說伊川參某僧後有得遂反之偷其說來做已便是爲洛學其也管疑如石林之說固不足信却

儒宗理要 卷十四 異學類語錄 主

不知上蔡也恁地說是怎生地向見光老示及其僧與伊川居士帖後見此帖乃載山谷集中後又見有跋此帖者乃僧與潘子真帖其差謬類如此但當初佛學只是說無存養底工夫至唐六祖始教人存養工夫當初學者亦只是說不會就身上做工夫至伊川方教人就身上做工夫所以謂伊川偷佛說爲已使

天下只是這道理終是走不得如佛老雖是滅人倫然自是逃不得如無父子却拜其師以其弟子爲子長者爲師兄少者爲師弟但是只護得箇假底聖賢便是存得箇實底

釋老稱其有見只是見箇空虛寂滅不知他所謂見者見箇甚

底莫親於父子。却棄了父子。莫重於君臣。却絕了君臣。以至民生彙倫之間。不可闕者。他一皆去之。所謂見者見箇甚物。且如聖人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他却却不親親而刻地要仁民愛物。愛物時也。則是食之有時。用之有節。見生不忍見死。聞聲不忍食肉。如仲春之月。犧牲無用。牝不麝。不卵不殺。胎不覆巢之類。如此而已。他則不食肉。不如葷。以至投身施虎。此是何理。卓

儒釋之辨

某人言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儒釋雖不同。畢竟只是一理。其說道惟其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所以有我底着他底。儒宗理要朱子 卷十四 異學類語錄 三

不得有他底。着我底不得。若使天下有二道。聖人有兩心。則我行得我底。他行得他底。節

吾以心與理爲一。彼以心與理爲二。亦非固欲如此。乃是見處不同。彼見得心空而無理。此見得心雖空而萬理咸備也。雖說心與理二。不察乎氣稟物欲之私。是見得不真。故有此病。大學所以貴格物也。植

問。昔有一禪僧。每自喚曰。主人翁惺惺着。大學或問。亦取謝氏常惺惺法之語。不知是。同是異。曰。謝氏之說。地步闊於身心事物上。皆有工夫。若如禪家所見。只看得箇主人翁便了。其動而不中理者。都不管矣。且如父子天性也。又被他人無禮。

子須當去救他。却不然。子若有救之之心。便是被愛牽動了。心便是昏了。主人翁處。若如此惺惺。成甚道理。向曾覽四家錄。有些說話極好笑。亦可駭。設若父母爲人所殺。無一舉心動念。方始名爲初發心菩薩。他所以叫主人翁惺惺者。正要如此惺惺字。則同所作工夫。則異。豈可同日而語。友仁

問。聖門說知性。佛氏亦言知性。有以異乎。先生笑曰。也問得好。據公所見。如何試說看。曰。據友仁所見。及佛氏之說者。此一性在心所發爲意。在目爲見。在耳爲聞。在口爲議論。在手能持。在足運奔。所謂知性者。知此而已。曰。且據公所見而言。若如此。兄得只是箇無星之秤。無寸之尺。若在聖門。則在心所發爲意。須是誠始得。在目。雖見。須是明始得。在耳。雖聞。須是聰始得。在口。談論。及在手。在足之類。須是動之以禮始得。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如公所見。及佛氏之說。只有物無則了。所以與聖門有差。况孟子所說知性者。乃是物格之謂。友仁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十四

異學類語錄

三

朱子卷十五

後學西山張能鱗纂輯

類餘

文集

白鹿洞賦

承后皇之嘉惠宅廬阜之南量閔原田之告病惕農扈之非良
粵冬孟之既望夙余駕乎山之塘徑北原以東驚陟李氏之崇

岡揆厥號之所繇得類址於榛荒曰昔山人之隱處至今永久

而流芳唐李渤字濬之與兄涉偕隱白鹿洞後爲江州刺史自乃即洞創臺榭環以流水雜植花木爲一時之勝

昇元之有土始變塾而爲庠儼衣冠與弦誦紛濟濟而洋洋唐南

儒宗理要朱子 卷十五 類餘文集

昇元中因洞建學謂之白鹿國庠在叔季而且然矧休明之景運皇穆穆以當

天一軌文而來混念敦篤於化原乃搜剔乎遺逸盼黃卷以置

郵廣青衿之疑問樂菁莪之長育校雠髦而登進迨繼照於咸

平又增修而罔倦咸平五年敕重修又旋錫冕以華其歸琛亦

肯堂而詒孫祥符初直史館孫冕以疾辭於朝願得白鹿洞以歸老詔從之其子比部郎中孫即學之故址爲屋榜曰書堂俾子弟居而學焉悵茂草於熙寧尚茲今其奚論夫

四方之士來者亦給其食既啓余以堂壇友又訂余以冊書謂此前脩之逸迹復關我聖

之宏撫亦既震於余衷乃謀度而咨諏尹悉心以綱紀吏竭蹶

而奔趨士釋經而敦事工殫巧而獻圖曾日月之幾何屹厦屋

之渠渠山葱瓏而遶舍水汨汨而循除諒昔人之樂此羗異世

而同時偉章市之舉舉抱遺經而來集豈顯眺聽之爲娛實觀

官牆之可入愧余脩之不敏何子望之能給矧道體之亡窮又

豈一言而可緝請姑誦其昔聞庶有開於時習曰明誠其兩進

抑敬義其偕立允華摯之所懷謹巷顏之攸執彼青紫之勢榮

亦何心乎俛拾亂曰澗水觸石鏘鳴璆兮山林萃尊枝相樛兮

彼藏以脩息且游兮德隆業茂聖澤流兮往者弗及余心憂兮

來者有繼我將焉求兮

答韓尚書書辭除命

區區行役前月半間始得還家忽聞除命出於意望之外自視

才能豈稱茲選愧懼窘迫不知所爲然竊妄意此必尚書文過

儒宗理要朱子 卷十五 類餘文集 二

恩推挽之力既而府中遞到六月十五日所賜書傳文亦以所

得別紙垂示乃知台意所以眷念不忘者果如此私感雖深然

非本心平日所望於門下也熹狷介之性矯揉萬方而終不能

回迂疎之學用力既深而自信愈篤以此自知決不能與時俯

仰以就功各以故二十年來自甘退藏以求已志所願欲者不

過脩身守道以終餘年因其暇日諷誦遺經參考舊聞以求聖

賢立言本意之所在既以自樂間亦筆之於書以與學者共之

且以待後世之君子而已此外實無毫髮餘念也中間懇辭召

命反誤寵褒初亦不敢奉承既而思之是乃君相灼知無用之

實而欲假以閔勞惠養之恩故少進其官益其祿而卒許以投

開似若有可受者以故艱避踰年而終於拜受私竊以爲是足
以上承朝廷之美意而下得以自絕於名宦之途自是以往其
將得以優游卒歲就其所樂而無壓迫之慮矣而事乃有大繆
不然者熹亦安得默然而亡言哉夫以熹之狷介迂疎不能俯
仰世俗固已聞風而疾之矣獨賴一時賢公名卿或有誤而知
之然聽於下風考其行事議論之本末則於鄙意所不能無疑
者尚多今若不辭而冒受則賓主之間異同之論必有所不能
免者無益於治而適所以爲羣小嘲笑之資且熹之私願所欲
就者亦將汨沒而不得成其或收之桑榆而幸有所就人亦必
以爲已試不驗之書而不之讀矣又況今日一出而前日所以
備宗理要

朱子

卷十五

三

類餘文集

論朋黨

四

四

斟酌辭受而不敢苟然之意亦且黯闇而不能以自明諸公誠
知之深愛之厚則曷爲不求所以伸其志全其守而必脅威縱
吏使至此極也耶且士大夫之辭受出處又非獨其身之事而
已其所處之得失乃關風俗之盛衰故尤不可以不審也若熹
者向旣以辭召命而得改官矣今又因其所改之官而有此授
熹若受而不辭則是美官要職可以從容辭遜安坐而必致之
也近世以來風頹俗靡士大夫倚託欺諛以取爵位者不可勝
數獨未有此一流耳而適適不幸諸公必欲彊之使充其數熹
雖不肖實不忍以身蒙此辱使天下後世持清議者得以唾罵
而嗤鄙之也且熹之言此於門下有年若言悲懇無所不至而

執事者聽之藐然方且從容遊談大爲引重而其要歸成効則
不過使之內違素心外貽深誚而後已此熹所不能識且復竊
自計其平生言行必有大不相副者而使執事者不信其言以
至此也深自悔責無所歸咎然亦不敢終默默於門下是以敢
復言之伏惟憐而察焉熹前日所報大參書忽忽不及盡此曲
折故今僭易有言非獨以伸鄙意於明公亦使因是以自達於
龔公也必若成命已行不欲追寢則願因其請免復界祠官之
秩其於出今之體似未爲失何必待其狂疾之旣作然後棄之
乎瞻望門牆無由趨侍情意迫切言語無倫伏惟高明垂賜矜
察

朱子

卷十五

類餘文集

四

答留尚書書

論朋黨

熹又蒙垂諭深以士大夫之朋黨爲患此古今之通病誠上之
人所當疾也然熹嘗竊謂朋黨之禍止於縉紳而古之惡朋黨
而欲去之者往往至於亡人之國蓋不察其賢否忠邪而惟黨
之務去則彼小人之巧於自謀者必將有以自蓋其迹而君子
恃其公心直道無所回互往往反爲所擠而目以爲黨漢唐紹
聖之已事今未遠也熹雖至愚伏讀丞相所賜之書知丞相愛
君愛國之心無一言一字不出於至誠惻怛此天下之賢人君
子所以相率而願附於下風也而未能不以朋黨爲慮熹恐丞
相或未深以天下之賢否忠邪爲已任是以上之所以告於君

者未能使之判然不疑於君子小人之分下之所以行於進退
予奪者未能有以服天下之心慰天下之望而陰邪譏賊常若
反有侵凌干犯之勢丞相又慮此身自陷於君子之黨而使彼
之蓄憾久而爲禍深也又稍故爲迷亂昏錯之態以調柔之反
使之氣象意健旁若無人敢於干祿之章肆爲誣善之語而朝
廷亦不之問也夫杜門自守孤立無朋者此一介之行也延納
賢能黜退姦險合天下之人以濟天下之事者宰相之職也奚
必以無黨者爲是而有黨者爲非哉夫以丞相今日之所處無
黨則無黨矣而使小人之道日長君子之道日消天下之慮將
有不可勝言者則丞相安得辭其責哉喜不勝愚者之慮願丞
相宗理要 朱子 卷十五 類餘文集 五

送陳宗之序

建陽陳君宗之一日過嘉而言曰萬年之曾大父起諸生事仁
宗皇帝得執法殿中當是時天子春秋高儲兩未建三大臣
以爲憂而議之未能得堅決也殿中君一旦沐浴抗疏極言未
報而以暴卒聞於是古靈陳公爲識其墓其後丞相溫國文正
公又以言之於朝今以二公之言及其疏考之知其以死諫無
疑也而朝廷每脩嘉祐定策之功大者銘鼎彝小者登竹帛顧
殿中君獨不與焉萬年不肖誠不勝其慙嘗具其事以聞於
朝章幸已下而任事者莫或哀之今將復進而言且病其不
能遂也子以是爲如何哉喜謹對曰先祖有善而子孫弗能知
是不明也然而弗能暴白以傳於後是不仁也然則子之爲是
備宗理要 朱子 卷十五 類餘文集 六

其心則世之所可願者無復有以動其心矣。方今朝廷清明，養俊在服子之所病殆其不然。吾知子之行也，其必有以藉手而歸以拜殿中君之墓矣。抑吾前所道古之君子，所以顯其親云者，亦豈遽為無所用之空言哉？或者宗之終有意焉，則亦庶乎其猶可及也。既以是對於其行，又書以贈之。詩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子於宗之，蓋不能無望焉爾。

王梅溪文集序

知人之難，堯舜以為病，而孔子亦有聽言觀行之戒。然以予觀之，此特為小人設耳。若皆君子，則何難知之有哉？蓋天地之間有自然之理，凡陽必剛，剛必明，明則易知；凡陰必柔，柔必暗，暗則難測。故聖人作易，遂以陽為君子，陰為小人，其所以通幽明之故，類萬物之情者，雖百世不能易也。予嘗竊推易說以觀天下之人，凡其光明正大、疎暢洞達、如青天白日、如高山大川、如雷霆之為威、而雨露之為澤、如龍虎之為猛、而麟鳳之為祥、磊磊落落無纖芥可疑者，必君子也；而其依阿澁澁、回互隱伏、糾結如蛇蚓、瑣細如蟻蠱、如鬼蜮狐蠱、如盜賊詛祝、閃倏狡獪、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君子小人之極，既定於內，則其形於外者，雖言談舉止之微，無不發見，而況於事業文章之際，尤所謂槩然者彼小人者，雖曰難知，而亦豈得而逃哉？於是又嘗求之古人，以驗其說，則於漢得丞相諸葛忠武侯，於唐得工部杜先生。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十五

類餘文集

七

尚書顏文忠公侍郎韓文公於本朝得故參知政事范文正公此五君子其所遭不同，所立亦異，然求其心則皆所謂光明正大、疎暢洞達、磊磊落落而不可掩者也。其見於功業文章下至字畫之微，蓋可以望之而得其為人求之今人，則如太子詹事王公龜齡，其亦庶幾乎此者矣。公始以諸生對策，庭中一日數萬言，被遇太上皇帝，親擢以冠多士，遂取其言施行之。及佐諸侯入冊府事，今上皇帝於初潛，又皆以忠言直節有所裨補。上亦雅敬信之，登極之初，即召以為侍御史，納用其說。公知上意以必復土疆必雪讐恥為已任，其所言者莫非脩德行政任賢討軍之實，而於分別邪正之際尤致意焉。尋以邊兵失律廷議不咸，上疏自劾，除吏部侍郎，不拜去，為數郡布上恩恤民隱，蚤夜孜孜如饑渴嗜飲之切於已去之日，民思之如父母。其處閭門居鄉黨，則又親親敬故，隆信義，務敦朴，雖家人孺子亦皆藹然有忠厚廉遜之風。平居無所嗜好，顧喜為詩，渾厚質直，懇惻條暢，如其為人，不為浮靡之文。論事取極已意，然其規模宏濶，骨骸開張，出入變化，俊偉神速，世之盡力於文字者，往往反不能及。其它片言半簡，雖或出於脫口肆筆之餘，亦無不以仁義忠孝為歸，而皆出於肺腑之誠，然非有所勉強慕倣而為之也。蓋其所稟於天者，純乎陽德，剛明之氣，是以其心光明正大，疎暢洞達，無有隱蔽，而見於事業文章者，一皆如此。海內有志之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十五

類餘文集

八

上聞其名誦其言觀其行而得其心無不欽衽心服至於小人雖以一時趣向之殊或敢巧爲謗詆然其極口不過以爲迂濶近名不切時務至其大節之偉然者則不能有以毫髮點汙也然則公於五君子者迹雖未公皆同而心實似之故自其布衣時嘗和韓詩數十百篇守番及變則又適在葛杜顏范之遺墟皆嘗新其祠宇以致歆慕之意蓋亦每自比焉嗚呼公之必爲君子蓋不待孔孟堯舜而知之矣子昔官中秘上西省皆得與公爲寮序公知顧其厚及來守建康則公歿幾十年而其子聞詩適官府下相與道舊感慨歎歎一日出公遺文三十二卷屬余序之予蓋三復焉而拊卷太息也公之行事今某官莫侯子儒宗理要

朱子

卷十五

類餘文集

九

齊既狀之而故端明殿學士汪公聖錫取以誌其墓矣故余因不復著獨論其心如此列於篇端以告天下之士使有以識其所謂光明正大疏暢洞達者言言凜凜初未嘗隨死而亡也以是勝私起懦而相與師慕其萬一在朝廷則以犯顏納諫爲忠仕州縣則以勤事愛民爲職內外交脩不遺餘力使君德日躋於上民生日遂於下國步安強隱然真有恢復之勢則公雖云亡而其精爽之可畏者爲無憾於九原矣嗚呼其亦可悲也夫聞詩亦好學有立能守其家云

李丞相奏議後序

丞相綱益忠定龍西人

嗚呼天之愛人可謂甚矣惟其感於人事之變而迫於氣數屈

信消息之不齊是以天下不能常治常安而或至於亂然於其亂也亦未嘗不爲之預出能弭是亂之人以擬其後蓋將以使夫生民之類不至於糜爛泯滅靡有孑遺而爲之君者猶有所恃賴憑依以保其國是則古今事變之所同然而天之所以爲天者其心固如此也嗚呼若宣和靖康之變吾有以知其非天心之所欲而一時人物若故丞相隴西公者其所謂能弭是亂之人非耶蓋聞政宣之際國家之隆盛極矣而都城一日大水猝至舉朝相顧莫有敢以變異爲言公獨知其必有夷狄兵戎之禍上疏極言其有以消弭於未然者不幸謫官以去而間不七年虜騎遂薄都城公於此時又方以眇然一介放逐之餘出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十五

類餘文集

十

賈天下山嶽萬鈞之重首陳至策而徽宗決內禪之計繼發大論而欽廟堅城守之心任公不疑遂却強虜然自重圍既解衆人之心無復遠慮而爭爲割地講和之說以苟目前之安公獨以爲不然而數陳出師邀擊之可以必勝與其得氣再入之不可以不憂則讒間遽起遠謫遐荒而不數月間都城亦失守矣建炎再造首登廟堂慨然以脩政事攘夷狄爲已任誅僭逆定經制寬民力變士風通下情改弊法招兵買馬經理財賦分布要害繕治城壁建遣張所撫河北傅亮收河東宗澤守京城西顧關陝南聳樊鄧且將益據形便以爲必守中原必還二聖之計然在位纔七十餘日而又遭讒以去其在紹興因事獻言亦

皆畏天恤民自強自治之意而深以議和退避為非策懇扣反復以終其身蓋既薨而諸子集其平生奏草得凡八十卷其言正大明白而纖微曲折究極事情絕去彫飾而變化開闢卓犖奇偉前後二十餘年事變不同而所守一說如出於立談指顧之間今少傅丞相福國陳公序其篇端所以發揮引重固已盡其美矣公之孫晉俊使其書其後以推明之其謝不敢而其請愈力不得辭也顧嘗論之以為使公之言用於宣和之初則都城必無圍迫之憂用於靖康則宗國必無顛覆之禍用於建炎則中原必不至於淪陷用於紹興則旋軫舊京汛掃陵廟以復祖宗之宇而卒報不共戴天之讐其已久矣夫豈使王業偏安儒宗埋裏朱子 卷十五 類餘文集 上

楚詞集註序

蓋自屈原賦離騷而南國宗之名章繼作通號楚辭大抵皆祖原意而離騷深遠矣竊嘗論之原之為人其志行雖或過於中庸而不可以為法然皆出於忠君愛國之誠心原之為書其辭有雖或流於跌宕怪神怨懟激發而不可以為訓然皆生於纒絀惻怛不能自己之至意雖其不知學於北方以求周公仲尼之道而獨馳騁於變風變雅之末流以故醇儒壯士或羞稱之然使世之放臣屏子怨妻去婦投淚謳吟於下而所天者幸而聽之則於彼此之間天性民彝之善豈不足以交有所發而增夫三綱五典之重此予之所以每有味於其言而不敢直以詞人之賦視之也然自原著此詞至漢末久而說者已失其趣如儒宗埋裏朱子 卷十五 類餘文集 上

太史公蓋未能免而劉安班固賈逵之書世復不傳及隋唐間為訓解者尚五六家又有僧道騫者能為楚聲之讀今亦漫不復存無以驗其說之得失而獨東京王逸章句與近世洪興祖補注並行於世其所訓詁名物之間則已詳矣顧王書之所取舍與其題號離合之間多可議者而洪皆不能有所是正至其大義則又皆未嘗沈潛反復嗟歎詠歌以尋其文詞指意之所出而遽欲取喻立說旁引曲證以強附於其事之已然是以或以迂滯而遠於性情或以迫切而害於義理使原之所為壹鬱而不得申於當年者又晦昧而不見白於後世子於是益有感焉疾病呻吟之暇聊據舊編粗加臚括定為集註八卷庶幾讀

者得以見古人於千載之上而死者可作又足以知千載之下有知我者而不恨於來者之不聞也嗚呼愉矣是豈易與俗人言哉

百丈山記

登百丈山三里許右俯絕壑左控垂崖疊石爲磴十餘級乃得度山之勝蓋自此始循磴而東即得小澗石梁跨於其上皆蒼藤古木雖盛夏亭午無暑氣水皆清澈自高淙下其聲潏潏然度石梁循兩崖曲折而上得山門小屋三間不能容十許人然前瞰澗水後臨石池風來兩峽間終日不絕門內跨池又爲石梁度而北躡石梯數級入菴菴纔老屋數間卑庳迫隘無足觀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十五

類餘文集

五

獨其西閣爲勝水自西谷中循石鑿奔射出閣下南與東谷水並注池中自池而出乃爲前所謂小澗者閣據其上流當水石峻激相搏處最爲可玩乃壁其後無所睹獨夜臥其上則枕席之下終夕淅淅久而益悲爲可愛耳出山門而東十許步得石臺下臨峭岸深昧險絕於林薄間東南望見瀑布自前巖穴瀉湧而出投空下數十尺其沫乃如散珠噴霧日光燭之璀璨奪目不可正視臺當山西南缺前掛蘆山一峰獨秀出而數百里間峰巒高下亦皆歷歷在眼日薄西山餘光橫照紫翠重疊不可殫數旦起下視白雲滿川如海波起伏而遠近諸山出其中者皆若飛浮來往若湧若沒頃刻萬變臺東徑斷鄉人鑿石容

徑以度而作神祠於其東水旱禱焉畏險者或不敢度然山之可觀者至是則亦窮矣余與劉充父平父呂叔敬表弟徐周賓游之既皆賦詩以紀其勝余又叙次其詳如此而其最可觀者石磴小澗山門石臺西閣瀑布也因各別爲小詩以識其處呈同游諸君又以告夫欲往而未能者

雲谷記

雲谷在建陽縣西北七十里蘆山之顛處地最高而羣峰上蟠中阜下踞內寬外密自爲一區雖當晴晝白雲全入則咫尺不可辨眩忽變化則又廓然莫知其所如往乾道庚寅予始得之因作草堂其間勝曰晦菴谷中水西南流七里所至安將院東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十五

類餘文集

五

茂樹交陰澗中巨石相倚水行其間奔迫澎湃聲震山谷自外來者至此則已神觀蕭爽覺與入境隔異故勝之曰南澗以藏遊者之所始循澗北上山益深樹益老澗多石底高下斗絕曲折回互水皆自高瀉下長者一二丈短亦不下數尺或詭匿側出層累相承數級而下時有支澗自兩旁山谷橫注其中亦皆噴薄激灑可觀行里餘倏入蒼翳百餘步巨石臨水可跂而息澗西危石側立蘚封蔓絡佳木異草上偃旁綴水出其下涼散激射於澗中特爲幽麗下流曲折十數騰蹙沸涌西抵橫石如銀罈者乃曳而長湏逕徐去欲爲小亭臨之取陸士衡招隱詩語命以鳴玉而未暇也自此北去歷懸水三四處高者至五六

丈聚散廣狹各有姿態皆可爲亭以賞其趣又北捨澗循山折而東行脚底草樹膠葛不可知其淺深其下水聲如雷計應猶有佳處而亦未暇尋也行數百步得石壁高廣皆百餘尺瀑布當中而下遠望如垂練視澗中諸懸木爲最長徑當其委跪揭而度回視所歷羣山皆撫其頂獨西北望半山立石叢木名豺子巖者槎牙突兀如在天表然石瀑窮源比入雲谷則又已俯而視之矣地勢高下大略於此可見谷口距狹爲關以限內外兩翼爲軒窓可坐可臥以息遊者外植叢篁內疏蓮沼梁木跨之植杉繞徑西循小山而上以達於中阜沼上田數畝其東欲作田舍數間名以雲莊徑緣中阜之足北入泉峽歷石池山極儒宗理要 朱子 卷十五 類餘文集 五

小山其上小平田卽卽以祈年因命之曰雲社徑東屬杉徑西入西崦西崦有地數十畝亦有道流結茅以耕其間曰西寮其西山之脊蟠繞東下與南峰西垂相齒而谷口小山介居其間如巨人垂手拱玩珠璧兩原之水合於其前出爲南澗東寮北有桃蹊竹塢漆園度北嶺有茶坡東北行攀危石履側徑行東峰之顛下而復上乃至絕頂平處步丈餘四隤皆巉削下數百丈使人眩視悸不自保然俯而四瞰面各數百里連峰有無遠近環合彩翠雲濤昏旦萬狀亦非世人耳目所嘗見也予嘗名湘西嶽麓之頂曰赫曦臺張伯和父爲大書甚壯偉至是而知彼爲不足以當之將移刻以侈其勝絕頂北下有魏林橫帶牛儒宗理要 朱子 卷十五 類餘文集 六

勢若可以無求於外而足者蓋此山自西北橫出以其脊爲崇安建陽南北之境環數百里之山未有高焉者也此谷自下而上得五之四其曠然者可望其巽然者可居昔有王君子思者棄官棲遁學練形辟穀之法數年而去今東寮卽其居之遺址也然地高氣寒又多烈風飛雲所需器用衣巾皆濕如沐非志完神正氣盛而骨強者不敢久居其四面而登皆緣崖壁援蘿葛崎嶇數里非雅意林泉不憚勞苦者則亦不能至也自子家西南來猶八十餘里以故它人絕不能來而予亦歲不過一再至獨友人蔡季通家山北二十餘里得數往來其間自始營葺迄今有成皆其力也然予常自念自今以往十年之外嫁娶亦儒宗理要 朱子 卷十五 類餘文集 七

云
江陵曲江樓記
廣漢張侯敬夫守荊州之明年歲豐人和幕府無事領常病其學門之外卽阻高墉無以宣暢鬱湮導迎清曠乃直其南鑿門通道以臨白河而取旁近廢門舊額以榜之且爲樓觀以表其上敬夫一日與客往而登焉則大江重湖縈紆渺瀰一目千里而西陵諸山空濛掩靄又皆隱見出沒於雲空烟水之外敬夫於是顧而嘆曰此亦曲江公所謂江陵郡城南樓者耶昔公去相而守於此其平居暇日登臨賦詠蓋皆翛然有出塵之想至其傷時感事寤嘆隱憂則其心未嘗一日不在於朝廷而汲汲儒宗理要 朱子 卷十五 類餘文集 六

人而與聞其語者是豈有古今彼此之間而亦孰使之然哉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登此樓者於此亦可以反諸身而自得之矣予於此樓既未得往寓目焉無以寫其山川風景朝暮四時之變如范公之書岳陽也獨次第數夫本語而附以予之所感者如此後有君子得以覽觀焉

跋歐陽文忠公帖

歐陽公作字如其爲文外若優游中實剛勁惟觀其深者得之

跋顏魯公栗里詩

右唐魯郡顏文忠公栗里詩見陳令舉廬山記而不得其全篇雖然讀之者亦足以識二公之心而著於君臣之義矣栗里在

請宋理要

朱子

卷十五

類餘文集

九

今南康軍治西北五十里谷中有巨石相傳是陶公醉眠處予嘗往遊而悲之爲作歸去來館於其側歲時動相間一至焉俯仰林泉舉酒屬客差未嘗不賦是詩也地之主人零陵從事陳君正臣聞之若有慨然於中者請大書刻石上予既去郡請益堅乃書遺之

跋韓魏公帖

張敬夫嘗言平生所見王荊公書皆如大忙中寫不知公安得有如許忙事此雖戲言然實切中其病今觀此卷因省平日得見韓公書蹟雖與親戚卑幼亦皆端嚴謹重略與此同未嘗一筆作行草勢蓋其胸中安靜詳密雍容和豫故無頃刻忙時亦

無纖芥忙意與荆公之躁擾急迫正相反也書札細事而於人之德性其相關有如此者熹於是竊有警焉因識其語於左

跋張魏公詩

舉大義以清中原此張公平生心事也觀於此詩可見其寢食之不忘然竟不得遂其志可勝嘆哉

附詩

跋東坡帖

東坡筆力雄健不能居人後故其臨帖物色化壯不復可以形似校量而其英風逸韻高視古人未知其孰爲先後也成都講堂畫象一帖蓋屢見之故是右軍得意之筆豈公亦適有會於

請宋理要

朱子

卷十五

類餘文集

年

心歟慶元己未三月八日朱熹仲晦父觀永福張氏所藏墨蹟歎賞不足因記其左方

四齋銘

志道

曰趨而挹者孰履而持曰饑而寒者誰食而衣故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予不志於道獨罔罔其何之

據德

語道術則無往而不通談性命則疑絕而難窮惟其厚於外而薄於內故無地以崇之

依仁

來之莫能勝行之莫能至。雖欲依之。安得而依之。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雖欲違之。安得而違之。

游藝

禮云。樂云。御射數書。俯仰自得。心安體舒。是之謂游。以游以居。嗚呼。非有得於內。孰能如此。其從容而有餘乎。

敬齋箴

止其衣冠。尊其瞻視。潛心以居。對越上帝。足容必重。手容必恭。擇地而蹈。折旋蟻封。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戰戰兢兢。罔敢或易。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洞洞屬屬。罔敢或輕。不東以西。不南以北。當事而存。靡他其適。弗貳以二。弗參以三。惟精惟一。萬變是監。備宗理要 朱子 卷十五 類餘文集 主

六先生像贊

濂溪先生

道喪千載。聖遠言墮。不有先覺。孰開我人。書不盡言。圖不盡意。風月無邊。庭草交翠。

明道先生

揚休山立。玉色金聲。元氣之會。渾然天成。瑞日祥雲。和風甘雨。龍德正中。厥施斯普。

伊川先生

規圓矩方。繩直準平。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布帛之文。菽粟之味。知德者希。孰識其貴。

康節先生

天挺人豪。英邁蓋世。駕風鞭霆。歷覽無際。手探月窟。足躡天根。閑中今古。醉裏乾坤。

橫渠先生

早悅孫吳。晚逃佛老。勇徹皇比。一變至道。精思力踐。妙契疾書。訂頑之訓。示我廣居。

涑水先生

備宗理要 朱子 卷十五 類餘文集 主
篤學力行。清脩苦節。有德有言。有功有烈。深衣六帶。張拱徐趨。遺象凜然。可肅薄夫。

張南軒像贊

擴仁義之端。至於可以彌六合。謹善利之判。至於可以析秋毫。拳拳乎其致主之切。汲汲乎其幹父之勞。屹屹乎其任道之勇。卓卓乎其立心之高。知之者識其春風沂水之樂。不知者以爲湖海一世之豪。彼其揚休山立之姿。旣與其不可傳者死矣。觀於此者。尚有以卜其見伊呂而失蕭曹也耶。

呂東萊像贊

以一身而備四氣之和。以一心而涵千古之秘。推其有足以尊

主而庇民。出其餘足以範俗而垂世。然而狀貌不踰於中人。衣冠不詭於流俗。迎之而不見其來。隨之而莫睹其蹤。矧是丹青孰形心曲。惟嘗見之者於此而復見之焉。則不但遺編之可續而已也。

自贊

從容乎禮法之場。沈潛乎仁義之府。是子蓋將有意焉。而力莫能與也。佩先師之格言。奉前烈之餘矩。惟闡然而日脩。或庶幾乎斯語。

除秦檜祠移文

竊見故相秦檜。歸自北庭。久專國柄。內忍事讐之恥。外張震主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十五

五

之威。以恣睢戮善。良銷沮人心。忠義剛直之氣。以喜怒為進退。崇獎天下。佞諛偷惰之風。究其設心。何止誤國。岳侯既死於棘寺。魏公復寘於橫陽。連逮趙汾之獄。蓋將掩衆正而盡誅。徘徊漢鼎之旁。已聞圖九錫而來獻天。不知檜誰其弱秦。今中外之有識。猶皆憤惋而不平。而朝廷於其家。亦且擯絕而不用。况永嘉號禮義之地。學校實風化之源。尚使有祠。無乃未講雖捐田以示濡沫。恐出市恩。然設像以廁英賢。何以爲訓。

文集終

諸錄

外任內任

與陳尉說治盜事。因曰。凡事須子細體察。思量到人所思量不到處。防備到人所防備不到處。方得無事。又曰。凡事須是小心寅畏。若恁地穩心。駕去不得。又曰。某嘗作郡來。每見有賊發。則惕然皇恐。便思自家是長民之官。所以致此。是何由。遂百種爲收捉。捉得便自歡喜。不捉得則終夜皇恐。

寶孫

而今揀荒甚可笑。自古救荒只有兩說。第一是感召和氣。以致豐穰。其次只有儲蓄之計。若待他餓時理會。更有何策。東邊遣使去賑濟。西邊遣使去賑濟。只討得逐州幾箇紫綾冊子。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十五

類餘諸錄

四

來某處已如何措置。某處已如何經營。元無實惠及民。或問先生向來揀荒如何。曰。亦只是討得紫綾冊子。更有何策。自問先生到此再請學矣。不知所以教諸生者。規模如何。曰。且教他讀經書。識得聖人法語大訓。曰。鄉來南康白鹿學規。却是教條。不是官司約束。曰。屢欲尋訪湖學舊規。尚此未獲。曰。先生如此教人。可無贖等之患。曰。贖等何害。若果有會贖等之人。自可敬服。曰。何故。曰。今若有人。在山腳下。便能一躍在山頂上。何幸如之。政恐不由山腳。終不可以上山頂耳。

琮

過甲寅年。見先生聞朋輩說。昨歲虜人問使人云。南朝朱先生出處如何。對以本朝見擢用。既歸。卽白堂。所以得帥長沙之

命過

在講筵時論嫡孫承重之服當時不曾帶得文字行旋借得儀禮看又不能得分曉不免以禮律為證後來歸家檢注疏看分明說嗣君有廢疾不任國事者嫡孫承重當時若寫此文字出去誰人敢爭此亦講學不熟之咎人傑

實錄院畧無統紀脩撰官三員檢討官四員各欲著撰不相統攝所脩前後往往不相應先生嘗與眾議欲以事目分之譬之六部吏部專編差除禮部專編典禮刑部專編刑法須依次序編排各具首末然後類聚為書方有條理又如一事而記載不同者須置簿抄出與眾會議然後去取庶幾存得總儒宗理要 朱子 卷十五 類餘語錄 臣

底在唯葉正則不從周祖

林丈說彭子壽彈韓侂冑只任氣性不顧國體致侂冑大憾於趙相激成後日之事曰他純不曉事情率爾而妄舉淳

正卿問今江陵之命將止於三辭曰今番死亦不出纔出便只是死賀孫

有一朋友微諷先生云先生有天生德於子底意思却無微服過宋之意先生曰某又不曾上書自辯又不曾作詩誇詡只是與朋友講習古書說這道理更不教做却做何事因曰論語首章言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斷章言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今人開口亦解說一飲一啄自有定分及遇小利

害便生趨避計較之心古人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視之如無物者蓋緣只見得這道理都不見那刀鋸鼎鑊又曰死生有命如今在水裏死須是溺殺此猶不是深與底事難曉底話如今朋友都信不及覺見此道日孤今人意思不佳人傑或勸先生散了學徒閉戶省事以避禍者先生曰禍福之來命也廣

今為辟禍之說者固出於相愛然得某壁立萬仞豈不益為吾道之光周祖

其默足以容只是不去擊鼓訟冤便是默不成屋下合說底話亦不敢說也同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十五 類餘語錄 臣

時偽學之禁嚴彭子壽鵠三官勒停諸權臣之用事者睥睨不已先生曰某今頭常如黏在頸上又曰自古聖人未嘗為人所殺胡泳

雜記言行

某嘗言吾儕講學正欲上不得罪於聖賢中不誤於一已下不為來者之害如此而已外此非所敢與道夫

吾輩不用有忿世疾惡之意第當自體此心寬明無係累則日充日明豈可涯涘耶泛愛親仁聖人忠恕體用端的如此振人每欲不見客不知他是如何若使某一月日不見客必須大病一月似今日一日與客說話却覺得意思舒暢不知他門

關着門不見人底是如何過日。義剛

先生病中應接不暇左右請少節之先生厲聲曰你懶惰教我
也懶情。序

近日百事都如此醫者用藥也只用平平穩穩底藥亦不能爲
害亦不能治病是他初不曾識得病故且如此酌中世上事
都如此扁鵲視疾察見肺肝豈是看見裏面如何也只是看
得證候極精纔見外面便知五臟六腑事。賀孫

先生每觀一水一石一草一木稍清陰處竟日目不瞬飲酒不
過兩三行又移一處大醉則跌坐高拱經史子集之餘雖記
錄雜說舉輒成誦微醺則吟哦古文氣調清壯其所聞見則
儒宗理要。朱子 卷十五 類餘語錄 主

先生每愛誦屈原楚騷孔明出師表淵明歸去來并詩并杜
子美數詩而已。壽昌

信州一士人爲其先人求墓碑先生不許請之不已又却之臨
別送出舉指云贈公務實二字。通

論文

有治世之文有衰世之文有亂世之文六經治世之文也如國
語委靡繁絮衰世之文耳是時語言議論如此宜乎周之
不能振起也至於亂世之文則戰國是也然有英偉氣非衰
世國語之文之比也楚漢間文字真是奇偉豈易及也。獨
古人文章大率只是平說而意自長後人文章務意多而酸澀

如騷初無奇字只恁說將去自是好後來如魯直恁地着
力做却自是不好。方子

楚詞平易後人學做者反艱深了都不可曉

漢初賈誼之文質實晁錯說利害處好答制策便亂道董仲舒
之文緩弱其答賢良策不答所關切處至無緊要處又累數
百言東漢文章尤更不如漸漸趨於對偶如楊震輩皆尚識
緯張平子非之然平子之意又却理會風角鳥占何愈於識
緯陵夷至於三國兩晉則文氣日卑矣古人作文作詩多是
模倣前人而作之蓋學之既久自然純熟如相如封禪書模
倣極多柳子厚見其如此却作貞符以反之然其文體亦不
儒宗理要。朱子 卷十五 類餘語錄 主

免乎蹈襲也。人傑

司馬遷文雄健意思不帖帖有戰國文氣象賈誼文亦然老蘇
文亦雄健似此皆有不帖帖意仲舒文實劉向文又較實亦
好無些虛氣象比之仲舒仲舒較滋潤發揮大抵武帝以前
文雄健武帝以後便實到杜欽谷未書又太弱無歸宿了匡
衡書多有好處漢明經中皆不似此。序

仲舒文大槩好然也無精彩。序

林文軒云司馬相如賦之聖者揚子雲班孟堅只填得他腔子
如何得似他自在流出左太冲張平子竭盡氣力又更不及

學可

大率文章盛則國家却衰如唐貞觀開元都無文章及韓昌黎柳河東以文顯而唐之治已不如前矣汪聖錫云國初制詔雖粗却甚好又如漢高八年詔與文帝即位詔只三數句今人數行許多無過只是此箇樣子若海

東坡文字明快老蘇文雄渾儘有好處如歐公會南豐韓昌黎之文豈可不看柳文雖不全好亦當擇合數家之文擇之無二百篇下此則不須看恐低了人手段但採他好處以為議論足矣若班馬孟子則是大底文字道夫

國初文章皆嚴重老成嘗觀嘉祐以前詰詞等言語有甚拙者而其人亦皆是當世有名之士蓋其文雖拙而其辭謹重有儒宗理要朱子 卷十五 類餘語錄 元

欲工而不能之意所以風俗渾厚至歐公文字好底便十分好然猶有甚拙底未散得他和氣到東坡文字便已馳騁或巧了及宣政間則窮極華麗都散了和氣所以聖人取先進於禮樂意思自是如此

歐公文字鋒刃利文字好議論亦好嘗有詩云玉顏自古為身累肉食何人為國謀以詩言之是第一等好詩以議論言之是第一等議論拱壽

文章到歐會蘇道理到二程方是暢判公文暗老蘇之文高只議論乖角燕

文雄健有餘只下字亦有不貼實處道夫

會所以不及歐處是紆徐曲折處會喜模擬人文字擬觀臺記是放醉翁亭記不甚似

前輩文字有氣骨故其文壯浪歐公東坡亦皆於經術本領上用功今人只是於枝葉上粉澤爾如舞訝鼓然其間男子婦人僧道雜色無所不有但都是假底舊見徐端立言石林嘗云今世安得文章只有箇減字換字法爾如言湖州必須去州字只稱湖此減字法也不然則稱霄上此換字法也方子 凡人做文字不可太長照管不到寧可說不盡歐蘇文皆說不曾盡東坡雖是宏闊瀾翻成大片衰將去他裏面自有法今人不見得他裏面藏得法但只管學他一哀做將去以上論文

儒宗理要朱子 卷十五 類餘語錄 元

或言今人作詩多要有出處曰關關雎鳩出在何處文蔚 李太白詩不專是豪放亦有雍容和緩底如首篇大雅久不作多少和緩陶淵明詩人皆說是平淡據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來不覺耳其露出本相者是詠荆軻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說得這樣言語出來雉

杜子美晚年詩都不可曉呂居仁嘗言詩字字要響其晚年詩都啞了不知是如何以為好否

文字好用經語亦一病老杜詩致遠思恐泥東坡寫此詩到此句云此詩不足為法藥

韋蘇州詩高於王維孟浩然諸人以其無聲色臭味也方

詩須是平易不費力。句法混成。如唐人王川子。章句語雖險怪。意思亦自有混成氣象。因舉陸務觀詩。春寒催喚客。登酒夜靜。臥聽兒讀書。不費力好。馬

黃巢入京師。其夜有人作詩。貼三省門。罵之。次日盡搜京師。識字者。一切殺之。詩莫盛於唐。亦莫慘於唐也。楊

本朝婦人能文。只有李易安。與魏夫人。李有詩大略云。兩漢本繼紹。新室如贅疣。云云。所以結中散。至死薄殷周。中散非湯武。得國引之以比王莽。如此等語。豈女子所能。

作詩先用看李杜。如士人治本經。本既立。次第方可看蘇黃。以

次諸家詩。廣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十五

類餘語錄

三

歷代

太史公書疎爽。班固書密塞。板

晉書皆為許敬宗胡寫入小說。又多改壞。東坡言孟嘉傳。陶淵明之自然。今改云使然。更有一二處。東坡此文亦不曾見。楊因問晉書說得晉人風流處好。先生云云。又云世說所載說得較好。今皆改之矣。楊

五代史略假借太原。以劉知遠之後。非僭竊。辭較直也。楊

南北史除了通鑑所取者。其餘只是一部好笑底小說。

胡致堂云。通鑑久未成書。或言溫公利餐錢。故遲遲。溫公遂急

結束了。故唐五代多繁冗。方子

趙武靈王也是有英氣。所以做得恁地。也緣是他肚裏爭會恁地做得。但他不合只倚這些子。如後來立後一事。也是心不正。後感召得這般事來。義剛

樂毅首即墨之圍。乃用師之道。適當如此。用速不得。又齊湣王人多叛之。及死。而其子立于莒。則人復惜之。不忍盡忘其國。即墨又有田單。故下之難。使毅得盡其策。必不失之。楊

義剛曰。蘭相如其始能勇於制秦。其終能和以待廉頗。可謂賢矣。但以義剛觀之。使相如能以待廉之術待秦。乃為善謀。蓋柔乃能制剛。弱乃能制強。今乃欲以匹夫之勇恃區區之趙而圖強秦。若秦奮其虎狼之威。將何以處之。今能使秦不加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十五

類餘語錄

三

兵者特幸而成事耳。先生曰。古人傳國皆以寶玉之屬為重。若子孫不能謹守。便是不孝。當時秦也是強。但相如也是料得秦不敢殺他。後方恁地做。若其他人則是怕秦殺了。便不敢去。如蘭相如豈是孟浪恁地做。他須是料度得那秦過了戰國時如此等也多黃歇取楚太子。也是如此當時被他取了。秦也不會做聲。只恁休了。義剛

術至韓非說難。精密至矣。蘇張亦尚疎。

義剛問蘇秦激怒張儀。如秦人皆說他術高。切以為正是失策處。曰。其謂未必有此事。所謂激怒者。只是蘇秦當時做得稱意。後去欺那張儀。而今若說是蘇秦怕秦來敗。從所以激張

儀入秦庶秦不來敗從那張儀與你有甚人情這只是蘇秦之徒見他做倒了這一着後粧點出此事來誣人義剛

漢高祖私意分數少唐太宗一切假仁借義以行其私若海

廣武之會太公既已爲項羽所執高祖若去求告定殺了只得無益不若留之庶可結漢之權心問舜棄天下猶敝屣曰如此則父子俱就戮爾亦救太公不得若分羹之語自是高祖說得不是當

張良一生在荊棘林中過只是殺他不得任他流血成川橫尸

萬里他都不知格

儒宗理要朱子 卷十五 類餘語錄

叔孫通爲縣絕之儀其効至於羣臣震恐無敢喧譁失禮者比

之三代燕享羣臣氣象便大不同蓋只是秦人尊君卑臣之

法人傑

文帝曉事景帝不曉事文蔚

賈誼新書除了漢書中所載餘亦難得粹者看來只是賈誼一

雜記彙耳中間事事有些廣

武帝征匈奴非爲祖宗雪積年之忿但假此名而用兵耳青昌

或問霍光不負社稷而終有許后之事援以口過戒子孫而他

日有裏屍之禍先生曰采對采非無以下體取人之善爲已

師法不當如此論也若海

楊惲坐上書怨謗要斬此法古無之亦是後人增添今觀其書謂之怨則有之何謗之有淳

古之名將能立功名者皆是謹重周密乃能有成如吳漢朱然終日欽欽常如對陳須學這樣底方可如劉琨恃才傲物驕恣奢侈卒至父母妻子皆爲人所屠今人率以才自負自待以英雄以至恃氣傲物不能謹嚴以此臨事卒至於敗而已要做大功名底人越要謹密未聞寬魯闊略而能有成者問先主爲曹操所敗請救於吳若非孫權用周瑜以敵操亦殆矣曰孔明之請救知其不得不救孫權之救備須着救他不如此便當迎操矣此亦非奸相識勢使然也及至先主得荆

儒宗理要朱子 卷十五 類餘語錄

州權遂遣呂蒙擒關羽才到利害所在便不相顧人傑

諸葛亮臨陣對敵意思安閑如不欲戰而苻堅踴躍不寐而行

師此其敗不待至淝水而決矣方

羊陸相遺問只是敵國相傾之謀欲以氣相勝非是好消息如

漢文脩射佗祖墓及石勒脩祖墓母墓事皆相近必大

晉元帝無意復中原却託言糧運不繼誅督運令史淳于伯而

還行刑者以血拭柱血爲之逆流天人幽顯不隔絲毫開祖

王導爲相只周旋人過一生嘗有坐客二十餘人逐一稱讚獨

不及一切僧并一臨海人二人皆不悅導徐顧臨海人曰自

公之來臨海不復有人矣又謂胡僧曰蘭香蘭香乃胡語之

褒譽者也於是二人亦悅人傑

陶淵明古之逸民若海

太宗誅建成比於周公誅管蔡只消以公私斷之周公全是以

周家天下爲心太宗則假公義以濟私欲者也端業

李白見末王璘反便從吏之文人之沒頭惱乃爾後來浣夜郎

是被捉著罪過了剗地作詩自辨被迫脅李白詩中說王

說霸當時人必謂其果有智略不知其莽蕩立見疎脫必大

顏魯公只是有忠義而無意智底人當時去那裏見使者來不

知是賊便下兩拜後來知得方罵義剛

史以陸宣公比賈誼誼才高似宣公宣公諳練多學更純粹大

儒宗理要朱子 卷十五 類餘語錄 五

抵漢去戰國近故人才多是不粹道夫

或問維州事溫公以德裕所言爲利僧孺所言爲義如何曰德

裕所言雖以利害言然意却全在爲國僧孺所言雖義然意

却全濟其已私且德裕既受其降矣雖義有未安也須別做

處置乃縛送悉怛謀使之恣其殺戮果何爲也升卿

朱梁不久而滅無人爲他戴掩得故諸惡一切發見若更稱久

必掩得一半揚

後唐莊宗善音樂律好寵伶優其卒也得鷹坊人善友飲樂器而

焚之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豈欺我哉壽昌

周世宗天資高於人才中尋得箇王朴來用不數年間做了計

多事業且如禮樂律歷等事想見他都會得故能用其說成其事又如本朝太祖直是明達故當時創立法度其節拍一

本朝

問藝祖平定天下如破竹而河東獨難取何耶以爲兵強則一

時政事所爲皆有敗亡之勢不知何故如此曰這却本是他

家底郭威乘其主幼而奪之劉氏遂據有并州若使柴氏得

天下則劉氏必不服所以太祖以書喻之謂本與他無離隙

渠答云不忍劉氏之不血食也此其意可見矣被他辭直理

順了所以難取幹

儒宗理要朱子 卷十五 類餘語錄 五

才卿問秦漢以下無一人知講學明理所以無善治曰然因泛

論歷代以及本朝太宗真宗之朝可以有爲而不爲太宗每

日看太平廣記數卷若能推此心去講學那裏得來不過寫

字作詩君臣之間以此度日而已真宗東封西祀糜費巨萬

計不會做得一事仁宗有意於爲治不肯安於小成要做極

治之事只是資質慈仁却不甚通曉用人驟進驟退終不會

做得一事然百姓戴之如父母契丹初陵中國後來却服仁

宗之德也是慈仁之効緣他至誠惻怛故能動人如此卓

氣有盛衰盛時便做得未是亦不大段覺真宗時遣人直至瀘

州旋又無事亦是氣正盛靖康時直弄得到這般田地前漢

如此之盛。至光武再興亦只得三四分。後來一切扶不起。亦氣衰故。揚

問章獻不如宣仁。然章獻輔仁宗。後來却無事。曰亦是仁宗資質好。後來亦是太平日久。宮中太寬。如催乳母事宜。仁不知此一事。便反不及章獻。可學

漢議之爭。結殺在王陶擊韓公。蔣之奇論歐公。伊川代彭中丞奏議。似亦未為允當。其後無收殺。只以漢國主其祀。可見天理自然不由人安排。方子

神宗極聰明。於天下事無不通曉。真不世出之主。只是頭頭做得不中節拍。如王介甫為相。亦是不出世之資。只緣學術不備。宗理要。朱子 卷十五 類餘語錄 五

正當。遂候天下。使神宗得一真儒而用之。那裏得來。此亦氣數使然。天地生此人。便有所偏了。可惜可惜。卓

徽宗因見星變。即令衛士仆黨碑。云莫待明日引得蔡京又來。炒明日蔡以為言。又下詔云。今雖仆碑。而黨籍却仍舊。義剛

建康形勢勝於臨安。張魏公欲都建康。適值淮西兵變。魏公出而趙相入。遂定都臨安。饒

壽皇直是有志於天下。要用人。嘗歎自家不如箇孫仲謀。能得許多人。賀孫

上即位踰月。留侯以一二事件。特批逐之。人方服其英斷。先生被召至上饒。聞之有憂色。曰人心易驕。如此某。今方知可。

懼黃問曰。某人專恣。當逐。何懼之有。曰。大臣進退。亦當存其體貌。豈宜如此。

法制

因說歷代承襲之弊。曰。本朝鑒五代藩鎮之弊。遂盡奪藩鎮之權。兵也收了。財也收了。賞罰刑政一切收了。州郡遂日就困弱。靖康之禍。虜騎所過。莫不潰散。因及熙寧變法。曰。亦自當苟且廢弛之餘。欲振而起之。但變之不得其中爾。賀孫

華州雲臺觀。南京鴻慶宮。有祖宗神像。在使人主管。猶有說若武夷山。中佑觀。臨安府洞霄宮。知他主管箇甚麼。

今之學規。非胡安定所撰者。仁宗置州縣學。取胡學規矩。頒行之。胡學之規。必有義理。不如是其陋也。如第一條。誘誦朝政之類。其出於蔡京行舍法之時。有所改易乎。當時如徐節孝為楚州教官。乃罷之。而易以其黨。大抵本朝經王氏及蔡京用事後。舊章蕩然。可勝歎哉。人傑

經制錢陳亨伯所創。蓋因方臘反。童貫討之。亨伯為隨軍轉運使。朝廷以其權輕。又重為經制使。患軍用不足。創為此名。以收州縣之財。當時大獲其利。然立此制時。明言軍罷而止。其後遂因而不改。至紹興四年。韓球又創總制錢。大略倣經制為之。十一年。經界法行。民間印契多倍。有所得。朝廷遂以此

年立額。至次年則其數大虧。乃令州縣添補解發。自後州縣

大困朝廷亦知之議者乃請就三年中取中制以立額却不
知中制者乃所添補之歲其額猶爲重也因仍至今頃年得
江西憲時陞對日亦嘗爲孝宗言之蓋此政是憲司職事又
曰亨伯創經制錢時其兄弟有名某者勸止之不從乃率其
子姪哭於家廟以爲作俑之罪祖先將不祀矣廣

本朝人物

問本朝如王沂公人品甚高晚年乃求復相何也曰便是前輩
都不以此事爲非所以至范文正方厲廉恥振作士氣曰如
寇萊公也因天書欲復相曰固是植

某嘗謂天生人才自足得用豈可厚誣天下以無人自是用不
儒宗理要朱子 卷十五 類餘語錄 疑

到耳且如一個范文正公自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已任無
一事不理會過一旦仁宗大用之便做出許多事業今則所
謂負剛大之氣者且先一筆勾斷秤停到第四五等人氣宇
厭厭布列臺諫如何得事成故某向謂姓名未出而內外已
知其非天下第一流矣道夫

石守道只是麓若其名利嗜欲之類直是打疊得伶俐茲所以
不動心也楊

韓富初來時要拆洗做過做不得出去及再來亦只隨時了遇
聖明如此猶做不得楊

立事之人須是硬擔當死生以之立英廟英廟卽位繼感風疾

魏公當時只是鎮之以靜及英廟疾亟迎立賴王或曰若主
上復安將如之何魏公曰不過爲太上皇耳溫公爲諫官魏
公甚苦之及作魏公祠堂記有數語形容魏公最好是他見
得魏公有不可及處人傑

歐公章疏言地震山石崩入於海某謂正是羸豕乎踣蹶之義
當極治時已自栽培得這般物在這裏了故直至如今道夫

新法之行諸公實共謀之雖明道先生不以爲不是蓋那時也
是合變時節但後來人情洶洶明道始勸之以不可做逆人

情底事及王氏排衆議行之甚力而諸公始退散道夫問新
法之行雖塗人皆知其有害何故明道不以爲非曰自是王

氏行得來有害若使明道爲之必不至恣地狠狠道夫

王氏新經儘有好處蓋其極平生心力豈無見得者處因舉書
中改古注點句數處云皆如此讀得好此等文字某嘗欲看

一過與撫掖其好者而未暇賀孫

溫公可謂知仁勇他那活國救世處是甚次第其規模稍大又
有學問其人嚴而正植

范淳夫論治道處極善到說義理處却有未精曾

曾南豐初亦耿耿後連典數郡欲入而不得故在福建亦進荔
子後得涪州過關上殿劄子力爲諛說謂本朝之盛自三代
以下所無後面略說要戒懼等語所謂勸百而諷一也然

其文極妙。儒用

兩蘇既自無致道之才。又不曾遇人指示。故皆鶻突。無是處人。

豈可以一已所見。只管鑽去。謂此是我自得。不是聽得人底。

東坡只管罵王介甫。介甫固不是。但教東坡作宰相時。引得秦

少游黃魯直一隊進來。壞得更猛。淳

老蘇說得眼前利害事。却好。學業

東坡解經。莫教說着處。直是好。蓋是他筆力過人。發明得分外

精神。木之

子由古史論前後大槩。多相背馳。亦有引證不著。是他老來精

神短。做這物事。都忘前失後了。淳

儒宗理要。朱子 卷十五 類餘語錄 聖

蘇東坡子過范淳夫。子溫皆出入梁師成之門。以父事之。然以

其父名在籍中。亦不得官。職師成自謂東坡遺腹子。待叔黨

如親兄弟。諭宅庫云。蘇學士使一萬貫以下。不須覆叔黨緣

是多散金。卒喪其身。又有某人亦以父事師成。師成妻死。溫

與過當以母禮喪之。方疑忌某人。不得已衰絰而往。則某人

先衰絰在帷下矣。可學

黃山谷慈祥之意甚佳。然殊不嚴重。書簡皆及其婢媼艷詞小

詩。先已定以悅人。忠信孝弟之言不入矣。

晁以道後來亦附梁師成。有人以詩嘲之曰。早赴朱張飯。隨康

蔡子詩。此回休偏強。凡事且從宜。人傑

朝廷以議役法去章惇。故惇後得以爲言。楊

京當時不主廢立。故欽宗獨治重貫等。而京罪甚輕。義剛

張孝純靖康間守太原。虜人圍其城。凡抵當半年。守得極好。虜

人攻之不能下。本自好了。後來却去降番人。做他官職。是時

淵聖以其國急。遣孝純之子張灝爲河北招討使之屬。令自

招義兵往援之。以言君命。則甚急而不可違。以言河北之地

則國家所恃以爲根本。以言其父則正在危難。有垂亡之厄

當晨夕倍道以救之。灝受命了。自走了。世界不好。都生得這

般人出來。可歎。子蒙

靖康之禍。縱元城了。翁諸人在。亦了不得。伯謨曰。心腹潰了。大

儒宗理要。朱子 卷十五 類餘語錄 聖

李伯紀大節好。敗兵事乃當時爲其所治者。附會滋益之不足

盡信。楊

張魏公材力雖不逮。而忠義之心。雖婦人孺子亦皆知之。故當

時天下之人。惟恐其不得用。若海

秦會之入參時。胡文定有書與友人云。吾聞之喜而不寐。前輩

看他都不破如此。淳

施全刺秦檜。或謂岳侯舊卒非是。蓋舉世無忠義。這些正義忽

然自他身上發出來。秦檜引問之曰。你莫是心風否。曰。我不

是心風。舉天下都要去殺番人。你獨不肯殺番人。我便要殺

你。寶孫

宗忠簡公薨其家人方入棺未殮軍兵舉出大廳三日祭弔來哭不絕祭物滿廳無數其得軍情人心如此

岳太尉飛本是韓魏公家佃客每見韓家子弟必拜

王子尚初在陝西爲金人所圍求救於曲端端命一愛將救之

既至欲求休息數日王不許戰敗奔入城王斬之既而城陷

王奔端端詰責欲殺之有幕僚力諫止囚之一日遣入蜀遂

譖端於魏公魏公殺端

問文定之學與董仲舒如何曰文定却信得於已者可以施於

人學於古者可以行於今其他人皆謂得於已者不可施於

人學於古者不可行於今所以淺陋然文定比之仲舒較淺

儒宗理要朱子卷十五類餘語錄

仲舒比之古人又淺

王龜齡學也飽鍊只是他天姿高意思誠懇表裏如一所至州

郡上下皆風動而今難得此等人

宗忠簡十五終

讀朱子緒言

朱子一生精力專在集註至今家絃戶誦歷萬世而無改後世淺學之士往往詆其筆力不佳此真坐井之見也朱子與人論註釋體不可自作文字自作文字則觀者貪看文字并正文之意而忘之此朱子以大賢以上之資而能持初學小子之心故心愈小而功愈大也試讀朱子文集其筆力何如而可輕爲議論耶

朱子一生學問守定述而不作一句當時周有通書張有西銘二程亦多文辭朱子則專一註釋蓋三代以後詩書禮樂散亡已極孔子不得不以刪定爲功漢唐宋以後經書雖有變疏而

蕪亂尤甚朱子不得不以註釋爲功此卓有定見非漫學孔子述而不作者也

讀他人文集語錄有當否有去取朱子則無一語不當無一篇可去蓋中正和平之至也

或以朱子文集語錄爲平常者此真不識朱子者也朱子妙處正在平常中庸註曰庸平常也則知朱子平常正是中庸之理

布帛菽粟有何新奇所以萬古不可廢者正在此處

陸象山少時讀至宇宙二字曰宇宙內事是已分內事便見自

任的意思朱子三歲問天之上何物便見窮理的意思

爲湖之會朱陸異同之辯遂成聚訟不必更揚其波但讀兩家

年譜所記朱子則有謙謹求益之心象山不無矜高擢斥之意此則後來所未道耳

人言朱子酷好註釋雖楚辭亦爲集註似爲得已不知當時黨禍方興正人君子流離竄逐死亡載途朱子憂時特切因託楚辭以見意豈得已哉學者坐不讀書不能窺見古人微意未可輕議古人也

朱子生平註釋四書五經會無晷刻之暇而又自著文集百卷不知如何有許多精力然亦是在野時多在朝時少讀書講論之時多居官治事之日少故成就愈久愈大耳乃知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朝纔四十日未可爲不幸也

儒宗聖要 朱子

緒言

二

道學之譏愈盛則愈甚蓋君子小人不並立也周子之時如草木在甲知之者惟二三君子世固寡得而譏也二程子徒與漸盛攻者漸多至朱子則更盛矣所以劉三傑姚愈之徒至有僞黨變爲逆黨窺伺神器圖爲不軌之言當時方正之士稍以僞名者至無所容其身而朱子日與諸生講學不休或勸其謝遣生徒笑而不荅至今千載而下朱子俎豆學宮子孫世受恩澤而所謂劉姚之徒者三尺童子聞名而唾罵之然則爲朱子者何畏爲劉姚之徒者亦何益哉

當佞胥禁僞學時朱子從游之士特立不顧者屏伏丘壑依阿異儒者更名他師甚至變易衣冠狎遊市肆以自別其非黨焉

呼此乃所謂水落石出也附聲逐影之徒雖多亦何爲哉宋世有幾篇大文字皆數萬言非有才力人不能作蘇氏父子王荆公及朱子諸封事是也東坡文字頗爲朱子所貶荆公遭際神宗力行新法卒至顛覆而不悟朱子封事皆切實易行而竟不得行可慨也夫

正心誠意四字上所厭聞不知有何可厭或以爲不切于時事不知時事非正心誠意如何做得

程子在經筵先論坐講之禮正其本也朱子在經筵一循時例爲之兆也兆足以行而不行此光宗之世不同于神宗之世也

後人謂宋儒但講道學置討賊復仇于度外以爲腐儒無益國

儒宗聖要 朱子

緒言

三

家此未讀朱子諸封事也不但諸封事先後奏劄何一非討賊復仇爲國家計長久爲民生計實用後人不讀書妄以空疎之論訾議前賢贊鼓天下誠爲可恨

古今制民之產莫急于經界橫渠考亭皆以此爲要務即荆公方田法亦此意也然經界行不得法最易擾民推排打量終不如橫渠標準之說法簡而無弊也

明道之議貢舉主于寬行古法朱子學校貢舉私議即于今法中斟酌可否可謂周悉詳盡然分年試士之法病在太繁蓋國家造士取其足以致用無貴窮經也古人造士之法簡而易六德六行之外不過六藝習之者易曉而施于世爲有用今人造

士之法繁而難文辭弊病爲說多端習之者難工而施于世爲無補此大弊也朱子立法雖勝然暗首窮經煞費心力不如古法之簡易此予以爲尚須斟酌也

學校之法第一在擇師第二在立法朱子議中所舉呂希哲之言乃根本至論也

井田類說蓋朱子集漢儒荀氏何休諸論及班志所紀然而變通之精意不存也朱子論貢助徹法以爲溝洫不同亦未免泥于漢儒之論

今人動以文風之盛衰爲人才之盛衰非定論也昔商鞅以爲人不可多學爲士人廢了耕戰此雖無道之言然朱子取之以爲宗理要朱子

爲當今士人千萬不知理會甚事真所謂游手此等人一旦得高官只是害朝廷何望其濟事噫以此觀之真古今一轍也

無極而太極猶言無所謂太極而實有一太極朱子所謂無形而有理也玩一而字便不是離了太極別有無極陸氏昆仲輕肆辯駁不但肯細認而字并不肯細讀下文要之亦以周子爲近代人而忽之也非朱子如此表章周子之書烏能傳至今日只此便是聖人心事

朱子論天文勝于橫渠二程然尚有未透曉處

二程論鬼神竟似陰陽朱子則平實近人然亦有未至精微處朱子論理氣無一語不透蓋深有得于太極圖也

仁字是論語中第一喫緊字程子嘗教人類聚孔孟言仁處以求夫仁之說張南軒亦極論之終不如朱子之博而該真而切爲得夫仁字之全體也人身配天地人之心配天地之心此處得大頭腦則仁不待論而明矣然亦自太極圖中貫徹出來

五經之中三禮尤爲用世之書此一日不可少者朱子乞脩三禮制切實可行而當時朝廷何以漫不之省今儀禮經傳集解謂非朱子手輯然大槩亦本朱子之意愚意禮以時爲大當于累代制作之後益以議論權衡乃爲確當然非聖人不能也

蔡季通律呂書與八陣圖俱未能致用而八陣尤爲未視肯蔡觀朱子語錄所載問答亦似未爲許可

衛宗理要朱子

諸言

五

從來廟制葦元成謂周爲七廟四親廟二世室與太祖廟而七也劉歆謂周爲九廟三昭三穆二世室與太祖之廟而九也班固以歆說爲是朱子姑兩存之愚謂元成說是也中庸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以成王時言則周實止二昭二穆何由有三昭三穆

朱子明堂圖衍井田遺意謂是三間九架屋隨時方位開門子謂未必然古今人情不甚相遠決不戾于時俗豈有隆冬盛寒正北開門天子羣臣向朔風而朝羣后者謂之明堂決是向明無疑隨所處而異名也

郊社之禮以義言之必應合祭而古今之儒多主分祭朱子語

類亦謂應分祭但周禮自大合樂之外更不言分祭則朱子亦非定以分祭爲禮也

朱子語錄中論冠昏喪祭諸禮皆淺近切實可行所謂禮以時爲大也伊川所論便太泥古如以尸爲必當立影神爲必不可用皆太拘

朱子集中如大學中庸詩集傳序資治通鑑序皆極大文字不可不讀

只皇極辨一篇便見朱子有功于書經不淺諸儒議論以皇訓大以極訓中是何等解

道理中惟易學最深蓋窮理盡性之極也以孔子之聖尚假年

需宗理要

朱子

緒言

以學易況其他乎故知讀書爲學須要漸次有得于四書有得于諸經則易理自漸漸通貫此晚年極步工夫也今人每好談易自爲淵深高者僅得其形似耳朱子語類曰其纔見人說看易便知他錯了此真知易者也

朱子于五經中惟易最爲研窮詩次之書又次之禮與春秋未嘗屬筆然儀禮經傳集解雖非全書亦見一斑矣又語類中論禮及春秋處最通達最正大故知論禮而拘論春秋而鑿者皆朱子所不取也

荀揚王韓四子之書並傳其中文中文中子畢竟是一賢儒其著述多爲人所雜亂互有不同其中模彷彿語處多是後人增入至

精當處漢唐以來諸儒皆莫能及朱子亦謂其賢於三子然禮經說以爲好名欲速輕道求售爲稍過矣

朱子論釋氏書如讀大紀觀心說等篇莫如釋氏論下篇更得要領橫渠二程皆莫及也

能辨謹識

需宗理要

朱子

緒言

主敬論

道有合內外一天人徹顯微貫終始而無間者其惟敬乎敬者德之聚也不敬則慢慢則散散則不立敬者德之興也不敬則弛弛則墮墮則不行不立不行何所據而為存省之功哉未發曰中必有所以致乎其中者中節曰和必有所以致乎其和者其所以能致夫中和者何也曰敬也是故仁中非敬動惻隱而不忍者少解則忍之矣義中非敬動羞惡而不為者少忽則為之矣辭讓固本乎禮非敬而無失上則近傲下則近憂是非固本乎智非敬以生明察則近苛矚則近畧此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夾持之功不可偏廢者然無主于中不立斯無輔於外

儒宗理要

主敬論

不行內外主輔之辨又不可不審也朱子論敬獨有取於主一無適豈無意哉蓋人心敬則一不敬則二一心可以應萬事二心不可以應一事以言乎格物不敬則物何由格以言乎致知不敬則知何由致況乎心不敬則不正意不敬則不誠至于身則又內外天人顯微終始之樞機不可不慎也書曰慎厥身脩思永慎則敬之無所不用其極末則敬之無時可輟者也推而及夫齊家風始關雎樂而不淫敬之則也父著嚴君之象子肅祗服之容兄念鞠子之哀弟念天顯之大慈孝友恭有一不敬則門內皆無政也自家而國而天下君臣之道愈尊而居敬之義愈廣敬慎威儀惟民之則諸侯有焉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天

子有焉端共爾位正直是與羣臣有焉是又兼乎朋友之道矣由是郊焉而天神格廟焉而人鬼享其曷以故豈禮陳玉帛之文樂奏鼓鐘之器歟非也禮非敬則無節樂非敬則無和無節無和神其吐之矣大禮與天地同節大樂與天地同和其所以攝身心而達上下者一敬足以該之耳曲禮曰毋不敬非惟可以畢舉全體而樂亦在其中矣擴而論之無邪一言足蔽三百非敬而詩之溫厚和平不見欽之一字足冠四代非敬而書之典謨訓誥不傳易以定天下之吉凶而爻象多用惕厲春秋為百王之大法而辭章不涉浮夸然則有得乎主敬之學者天德王道一以貫之豈非合內外天人顯微終始而無間者乎嗚呼

儒宗理要

主敬論

秦漢以來諸儒皆不識敬字通書曰誠曰神曰幾又曰君子慎動幾者動之微而君子必以慎處之豈非不敬則不誠不誠則無物乎東銘長傲遂非皆不敬之箴西銘不愧屋漏為無忝存心養性為匪懈尤畏天時保之義也正蒙曰不誠不莊可謂之盡性窮理乎又曰敬斯有立有立斯有為明道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敬也又曰入道莫如敬又曰敬者人之本伊川曰靜時能敬則無思慮紛紜之患動時能敬則無舉措煩擾之患如此則本心常存而不失朱子曰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者皆由于此即謂之以敬集羣儒之大成也可蘇子云何時打破這敬字敬之時義大矣哉

後學能辨撰

儒宗理要二十九卷

內府藏本

國朝張能麟編能麟有詩經傳說取裁已著錄是書

取宋五子著述分類編錄周子二卷張子六卷程

子六卷朱子十五卷書前各有小序一首本傳一

篇別無發明

朱子學歸二十三卷

〔清〕鄭端輯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光緒五年定州王

氏謙德堂刻畿輔叢書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朱子學歸

二十三卷》提要

朱子學歸序

古之爲學者一今之爲學者三訓詁也詞章也儒者也佛老刑名之說不與焉欲正所學必以真儒爲歸欲歸真儒必以聖賢爲則聖言之藏於四子五經者如日月之經天如江河之行地昭示流布闡明巨細靡不畢該後之儒者相與謹守而共學焉以爲求道而入德者舍此爲無所用心矣然去聖既遠講誦失傳流昧源泥文忘義甚至聚數名物尙有不能盡知者又安能遽有以得其大指要歸也哉自宋儒周程張朱五子者出發微言闡大義直探孔孟不傳之旨於是聖學晦而復明道統絕而復續故朱子傳註經書已集大成又撮取周張二程遺文爲近思錄成直冷曰四子五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明儒高景逸亦取朱子文集語類做近思錄爲節要而序曰學者欲知前聖後聖符合處此其要也自宋明以來集五先生之書者多矣未有如近思節要之精粹而切實者余讀近思錄最久求節要數年不得得朱子文集語類見其廣大闡博若無津涯將欲從之心目交困時明時昧時作時輟而不得所由入也因擇吾力所及知者隨筆摘錄積而成篇其所不及知者則闕焉以俟後之君子義例大槩做近思而間有增損輯成二十三卷繕寫將半天台楊廣文郵

致節要一冊取以相質亦不至大相刺謬至於學業精粗
用心疎密則有不可強同者嗚呼景逸節要進乎道矣吾
所錄者猶未離乎器也然器亦道道亦器有分別而不相
離也吾將以茲錄爲節要階梯因節要近思以達於四子
五經舍朱子其誰與歸
康熙癸亥夏六月戊子東強後學鄭端謹序

朱子學歸序

三

朱子學歸目錄

德性
訓義
講學
格物
讀書
天地
聖賢
異端
存心
持敬
主靜
克治
家道
出處
政事
治道
禮樂
刑罰
井田

朱子學歸目錄

一

荒政

學校

教化

詩教

朱子學歸目錄終

朱子學歸目錄

朱子學歸

德性

東坡先生

朱子學歸

朱子曰天之生物有有血氣知覺者人獸是也有無血氣知覺而但有生氣者草木是也有生氣已絕而但有形質臭味者枯槁是也是雖其分之殊而其理則未嘗不同但以其分之殊則其理之在是者不能不異故人爲最靈而備有五常之性禽獸則昏而不能備草木枯槁則又并與其知覺者而亡焉但其所以爲是物之理則未嘗不具耳若謂機無生氣便無此理則是天下乃有無性之物而理之在天下乃有空闕不滿之處也而可乎

朱子學歸卷一

人之所以生理與氣合而已天理固浩浩不窮然非是氣則雖有是理而無所湊泊故必二氣交感凝結生聚然後是理有所附著凡人之能言語動作思慮營爲皆氣也而理存焉故發而爲孝弟忠信仁義禮智皆理也然而二氣五行交感萬變故人物之生有精粗之不同自一氣而言之則人物皆受是氣而生自精粗而言則人得其氣之正且通者物得其氣之偏且塞者惟人得其正故是理通而無所塞物得其偏故是理塞而無所知且如人頭圓象天足方象地平正端直以其受天地之正氣所以識道理有

知識物受天地之偏氣所以禽獸橫生草木頭生向下尾反在上物之間有知者不過只通得一路如鳥之知孝獺之知祭犬但能守禦牛但能耕而已人則無不知無不能人所以與物異者所爭者此耳然就人之所稟而言又有昏明清濁之異故上知生知之資是氣清明純粹而無一毫昏濁所以生知安行不待學而能如堯舜是也其次則亞於生知必學而後知必行而後至又其次者資稟既偏又有所蔽須是痛加工夫人一已百人十已千然後方能及亞於生知者及進而不已則成功一也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人物之所以異只是爭這些子若更

朱子學歸卷一

二

不能存得則與禽獸無以異矣

問堯舜之氣常清明仲和何以生丹朱商均曰氣偶然如此如瞽瞍生舜是也曰瞽瞍之氣有時而清明堯舜之氣無時而昏濁曰天地之氣與物相通只借從人軀殼裏過來又曰人氣便是天地之氣然就人身上透過如魚在水水入口出腮但天地公共之氣人不得擅而有之此身只是箇軀殼內外無非天地陰陽之氣如魚在水外面水便是肚裏水鱖魚肚裏水與鱖魚肚裏水只一般鬼神只是氣屈伸往來者氣也天地間無非氣人之氣與天地之氣相接無間斷人自不見人心才動必達於氣便

與這屈伸往來者相感通

自天地言之只是一箇氣自一身言之我之氣即祖先之氣亦只是一箇氣所以才感必應

大抵人之氣傳於子孫猶木之氣傳於實也此實之傳不泯則其生木雖枯毀無餘而氣之在此者猶自若也

答連嵩卿曰所謂天地之性即我之性豈有死而遽亡之理此說亦未爲非但不知爲此說者以天地爲主耶以我爲主耶若以天地爲主則此性即自是天地間一箇公共道理更無人物彼此之間死生古今之別雖曰死而不亡然非有我之得私矣若以我爲主則只是於自己身上認

朱子學歸卷一

三

得一箇精神魂魄有知有覺之物即便目爲己性把持作弄到死不肯放舍謂之死而不亡是乃私意之尤者尙何足與語死生之說性命之理黃釋氏之學本是如此今其徒之黠者往往自知其陋而稍諱之卻去上頭別說一般元妙道理雖若混漾不可致詰然其歸宿實不外此若果如此則是一箇天地性中別有若干人物之性每性各有界限不相交雜改名換姓自生自死更不由天地陰陽造化而爲天地陰陽者亦無所施其造化矣是豈有此理乎答廖子晦曰性者理而已矣乾坤變化萬物受命雖所稟之在我然其理則非有我之所得私也所謂反身而誠蓋

謂盡其所得乎已之理則知天下萬物之理初不外此非謂盡得我之知覺則眾人之知覺皆是此物也性只是理不可以聚散言其聚而生散而死者氣而已矣所謂精神魂魄有知有覺者皆氣之所爲也故聚則有散則無若理則初不爲聚散而有無也但有是理則有是氣苟氣聚乎此則其理亦命乎此耳鬼神便是精神魂魄程子所謂天地之功用造化之迹張子所謂二氣之良能皆非性之謂也故祭祀之禮以類而感若性則又豈有類之可言耶然氣之已散皆隨化而無有矣其根於理而日生者則固浩然而無窮也故上蔡謂我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蓋謂此

朱子學歸卷一

四

也然聖人之制祭祀也設主立尸燭蕭灋皂或求之陰或求之陽無所不用其極而猶止曰庶或享之而已其至誠惻怛精微恍惚之意蓋有聖人所不欲言者非可以世俗窺淺知見執一而求也豈曰一受其成形則此性遂爲吾有雖死而猶不滅哉然自爲一物藏乎寂然一體之中以俟夫子孫之求而時出以饗之耶必如此說則其界限之廣狹安頓之處所必有可指言者且自開闢以來積至於今其重併積疊計已無地之可容矣是又安有此理耶又聖賢所謂歸全安死者亦曰無失其所受乎天之理則可以無愧而死耳非以爲實有一物可奉持而歸之然後吾

之不斷不滅者得以安然安處乎冥漠之中也

問鬼神以祭祀而言天地山川之屬分明是一氣流通而兼以理言之人之先祖則大槩以理爲主而亦兼以氣魄言之若上古聖賢則只是專以理言之否曰有是理必有是氣不可分說都是理都是氣那箇不是理那箇不是氣問上古聖賢所謂氣者只是天地間公共之氣若祖考精神則畢竟是自家精神否曰祖考亦只是此公共之氣此身在天地間便是理與氣凝聚底天子統攝天地負荷天地間事與天地相關此心便與天地相通不可道他是虛氣與我不相干如諸侯不當祭天地與天地不相關便不

朱子學歸卷一

五

能相通聖賢道在萬世功在萬世今行聖賢之道傳聖賢之心便是負荷這物事此氣便與他相通如釋奠列許多簋豆設許多禮儀不成是無此姑設爲之人家子孫負荷祖宗許多基業此心便與祖考之心相通祭義所謂春禘秋嘗者亦以春陽來則神亦來秋陽退則神亦退故於是時而設祭初問聖人亦只是略爲禮以達吾之誠意後來遂加詳密

問下武詩三后在天先生解云在天言其既歿而精神上合於天此是如何曰便是又有此理用之云恐只是此理上合於天耳曰既有此理便有此氣或曰想是聖人稟得

清明純粹之氣故其死也其氣上合於天曰也是如此這事又微妙難說要人自看得世間道理有正當易見者又有變化無常不可窺測者如此方看得這箇道理活又如云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如今若說文王真箇在上帝之左右真箇有箇上帝如世間所塑之象固不可然聖人如此說便是有此理如周公金縢中乃立嘏禪一節分明是對鬼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於天以旦代某之身此一段先儒都解錯了只有晁以道說得好他解丕子之責如史傳中責其侍子之責蓋云上帝責三王之侍子侍子指武王也上帝責其來服事左右故周公乞代其死云以旦代

朱子學歸卷一

六

某之身言三王若有侍子之責於天則不知以我代之我多才多藝能事上帝武王不若我多才多藝不能事鬼神不知且留他在世上定你之子孫與四方之民文意如此伊川卻疑周公不應自說多才多藝不是如此他止是要代武王之死爾

太極說○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天道也始於陽成於陰本於靜流於動者人道也然陽復本於陰靜復根於動其動靜亦無端其陰陽亦無始則人蓋未始離乎天而天亦未始離乎人也 元亨誠之通動也利貞誠之復靜也元者動之端也本乎靜貞者靜之質也著乎動一動一靜循環

無窮而貞也者萬物之所以成終而成始者也故人雖不能不動而立人極者必主乎靜惟主乎靜則其著乎動也無不中節而不失其本然之靜矣 靜者性之所以立也動者命之所以行也然其實則靜亦動之息爾故一動一靜皆命之行而行乎動靜者乃性之真也故曰天命之謂性 情之未發者性也是乃所謂中也天下之大本也性之已發者情也其皆中節則所謂和也天下之達道也皆天理之自然也妙性情之德者心也所以致中和立大本而行達道者也天理之主宰也 靜而無不該者性之所以為中也寂然不動者也動而無不中者情之發而得其

朱子學歸卷一

七

正也成而達道者也靜而常覺動而常止者心之妙也寂而感感而寂者也

元亨利貞說○元亨利貞性也生長收藏情也以元生以亨長以利收以貞藏者心也仁義禮智性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以仁愛以義惡以禮讓以智知者心也性者心之理也情者心之用也心者性情之主也程子曰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正謂此也又曰言天之自然者謂之天道言天之付與萬物者謂之天命又曰天地以生物為心亦謂此也

盡心說○天者理之自然而人所由以生者也性者理之

全體而人之所得以生者也。心則人之所以主於身而具是理者也。天大無外而性稟其全，故人之本心其體廓然亦無限量。惟其結於形器之私，滯於聞見之小，是以有所蔽而不盡。人能卽事卽物窮究其理，至於一日會貫通徹而無所遺焉，則有以全其本心廓然之體。而吾之所以爲性與天之所以爲天者，皆不外乎此而一以貫之矣。

朱子學歸卷一

八

情迭用各有攸主，其所謂和是乃心之所以爲用感而遂通者也。然性之靜也而不能不動，情之動也而必有節焉，是則心之所以寂然感通周流貫徹而體用未始相離者也。然人有是心而或不仁，則無以著此心之妙。人雖欲仁而或不敬，則無以致求仁之功。蓋心主乎一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是以君子之於敬亦無動靜語默而不用其力焉。未發之前是敬也，固已主乎存養之實。已發之際是敬也，又常行於省察之間。方其存也，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是則靜中之動復之所以見天地之心也。及其察也，事物紛糾而品節不差，是則動中之靜，良之所以不獲其身不

見其人也。有以主乎靜中之動，是以寂而未嘗不感，有以察乎動中之靜，是以感而未嘗不寂。寂而常感，感而常寂，此心之所以周流貫徹而無一息之不仁也。然則君子之所以致中和而天地位焉、萬物育者，在此而已。蓋主於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者，心也。仁則心之道而敬則心之貞也。此敬上徹下之道，聖學之本，統明乎此則性情之德中和之妙可一言而盡矣。

朱子學歸卷一

九

乃知前日之說非惟心性之名命之不當，而日用工夫全無本領。蓋所失者不但文義之間，而已按文集遺書諸說，似皆以思慮未萌事物未至之時爲喜怒哀樂之未發。當此之時，卽是此心寂然不動之體，而天命之性當體具焉。以其無過不及不偏不倚，故謂之中。及其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喜怒哀樂之性發焉，而心之用可見。以其無不中節無所乖戾，故謂之和。此則人心之正而性情之德然也。然未發之前不可尋覓已發之後不容安排，但平日莊敬涵養之功至而無人欲之私以亂之，則其未發也鏡明水止，而其發也無不中節矣。此是日用本領工夫至於隨事

省察卽物推明亦必以是爲本而於已發之際觀之則其具於未發之前者固可默識故程子之答蘇季明反復論辨極於詳密而卒之不過以敬爲言又曰敬而無失卽所以中又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又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蓋爲此也向來講論思索直以心爲已發而日用工夫亦止以察識端倪爲最初下手處以故圓卻平日涵養一段工夫使人胸中擾擾無深潛純一之味而其發之言語事爲之間亦督急迫浮露無復雍容深厚之風蓋所見一差其害乃至於此不可以不審也性是太極渾然之體本不可以名字言但其中含具萬理

朱子學歸卷一

十

而綱理之大者有四故命之曰仁義禮智孔門未嘗備言至孟子而始備言之者蓋孔子時性善之理素明雖不詳著其條而說自具至孟子時異端蠱惑往往以性爲不善孟子體是理之不明而思有以明之苟但曰渾然全體則悉其如無星之秤無寸之尺終不足以曉天下於是別而言之界爲四破而四端之說於是而立蓋四端之未發也雖寂然不動而其中自有條理自有間架不是僞侗都無一物所以外邊纔感中問便應如赤子入井之事感則仁之理便應而惻隱之心於是乎形如過廟過朝之事感則禮之理便應而恭敬之心於是乎形蓋由其中間眾理渾

具各各分明故外邊所遇隨感而應所以四端之發各有面貌之不同是以孟子析而爲四以示學者使知渾然全體之中而粲然有條若此則性之善可知矣然四端之未發也所謂渾然全體無聲臭之可言無形象之可見何以知其粲然有條如此蓋是理之可驗乃依然就他發處驗得凡物必有本根性之理雖無形而端的之發最可驗故由其惻隱所以必知其有仁由其羞惡所以必知其有義由其恭敬所以必知其有禮由其是非所以必知其有智使其本無是理於內則何以有是端於外由其有是端於外所以必知有是理於內而不可誣也故孟子言乃若其

朱子學歸卷一

十一

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是則孟子之言性善蓋亦適其情而逆知之耳仁義禮智既知得界限分曉又須知四者之中仁義是箇對立底關鍵蓋仁仁也而禮則仁之著義義也而智則義之藏猶春夏秋冬雖爲四時然春夏皆陽之屬也秋冬皆陰之屬也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知天地之道不兩則不能以立故端雖有四而立之者則兩耳仁義雖對立而成兩然仁實貫通乎四者之中蓋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故仁者仁之本體禮者仁之節文義者仁之斷制智者仁之分別猶春夏秋冬雖不同而同出於春春

則春之生也夏則春之長也秋則春之成也冬則春之藏也自四而兩自兩而一則統之有宗會之有元矣故曰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是天地之理固然也仁包四端而智居四端之末者蓋冬者藏也所以始萬物而終萬物者也智有藏之義焉有終始之義焉則惻隱羞惡恭敬是三者皆有可爲之事而智則無事可爲但分別其爲是爲非爾是以謂之藏也又惻隱羞惡恭敬皆是一面的道理而非則有兩面既別其所是又別其所非是終始萬物之象故仁爲四端之首而智則能成始能成終猶元氣雖四德之長然元不生於元而生於貞蓋由天地之化不翕聚

朱子學歸卷一

三

則不能發散理固然也仁智交際之間乃萬化之機軸此理循環不窮庶合無間程子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者此也

仁說○天地以生物爲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爲心者也故語心之德雖其總攝貫通無所不備然一言以蔽之則曰仁而已矣請試詳之蓋天地之心其德有四曰元亨利貞而元無不統其運行焉則爲春夏秋冬之序而春生之氣無所不通故人之爲心其德亦有四曰仁義禮智而仁無不包其發用焉則爲愛恭宜別之情而惻隱之心無所不貫故論天地之心者則曰乾元坤

元則四德之體用不待悉數而足論人心之妙者則曰仁人心也則四德之體用亦不待遍舉而該盡仁之爲道乃天地生物之心卽初而在情之未發而此體已具情之既發而其用不窮誠能體而存之則眾善之源百行之本莫不在此此孔門之教所以必使學者汲汲於求仁也其言有曰克己復禮爲仁言能克去己私復乎天理則此心之體無不在而此心之用無不行也又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則亦所以存此心也又曰事親孝事兄弟及物恕則亦所以行此心也又曰求仁得仁則以讓國而逃諫伐而餓爲能不失乎此心也又曰殺身成仁則以欲甚於生惡

朱子學歸卷一

三

甚於死爲能不害乎此心也此心何心也在天地則塊然生物之心在人則溫然愛人利物之心包四德而貫四端者也或曰若子之言則程子所謂愛情仁性不可以愛爲仁者非歟曰不然程子之所謂以愛之發而名仁者也吾之所論以愛之理而名仁者也蓋所謂情性者雖其分域之不同然其脈絡之通各有攸屬者則易嘗判然離絕而不相管轡吾方病夫學者誦程子之言而不求其意遂至於判然離愛而言仁故特論此以發明其遺意而子願以爲異乎程子之說不亦誤哉或曰程氏之徒言仁多矣蓋有謂愛非仁而以萬物與我爲一爲仁之體者矣亦有謂

愛非仁而以心有知覺釋仁之名者矣今子之言若是然則彼皆非歟曰彼謂物我爲一者可以見仁之無不愛矣而非仁之所以爲體之真也彼謂心有知覺者可以見仁之包乎智矣而非仁之所以得名之實也觀孔子答子貢博施濟眾之問與子子所謂覺不可以訓仁者則可見矣子向安得復以此而論仁哉抑泛言同體者使人含糊昏緩而無警切之功其弊或至於認物爲己者有之矣專言知覺者使人張皇迫躁而無沉潛之味其弊或至於認欲爲理者有之矣一忘一助二者蓋胥失之而知覺之云者於聖門所示樂山能守之氣象尤不相似子向安得復以

朱子學歸卷一

七

此而論仁哉因并記其語作仁說

答呂伯恭曰仁說固太淺少含蓄然竊意此等名義古人之教自其小學之時已有白直分明訓說而未有後世許多淺陋元空上下走作之弊故其學者亦曉然知得如此名字但是如此道理不可不著實踐履所以聖門學者皆以求仁爲務蓋皆已略曉其名義而求實造其地位也若似今人茫然理會不得則其所汲汲以求者乃其平生所不識之物復何所向望愛說而知所以用其力邪天命之性流行發用見於日用之間無一息之不然無一物之不滯其大端全體卽所謂仁而於其間事事物物莫

不各有自然之分如方維上下定位不易毫釐之間不可差繆卽所謂義立人之道不過二者而二者則初未嘗相離也是以學者求仁精義亦未嘗不相爲用其求仁也克去己私以復天理初不外乎日用之間其精義也辨是非別可否亦不離乎一念之際蓋無適而非天理人心體用之實未可以差殊觀也孟子告齊王曰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甚王請度之嗚呼此求仁之方也而精義之本在焉孟子其可謂知言之要矣

天道流行造化發育凡有聲色氣象而盈於天地之間者皆物也既有是物則其所以爲是物者莫不各有當然之

朱子學歸卷一

五

則而自不容已是皆得於天之所賦而非人之所能爲也其至切而近者則心之爲物實主於身其體則有仁義禮智之性其用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渾然在中隨感而應各有攸主而不可亂也次而及於身之所具則有口鼻耳目四肢之用又次而及於身之所接則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常是皆必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所謂理也外而至於人則人之理不外於己也遠而至於物則物之理不異於人也極其大則天地之運古今之變不能外也盡於小則一塵之微一息之頃不能遺也是乃上帝所降之衷烝民所秉之契劉子所謂天地之中夫子

所謂性與天道子思所謂天命之性孟子所謂仁義之心
程子所謂天然自有之中張子所謂萬物之一原邵子所
謂道之形體者

道者古今共由之理如父之慈子之孝君仁臣忠是一箇
公共底道理德便是得此道於身則爲君必仁爲臣必忠
之類皆是自有得於已方解恁地堯所以脩此道而成堯
之德舜所以脩此道而成舜之德自天地以先堯黃以降
都卽是這一箇道亘古今未嘗有異只是代代有一箇人
出來做主做主便卽是得此道於己不是堯自是一箇道
理舜又是一箇道理文王周公孔子又別是一箇道理老

朱子學歸卷一

某

子說先道而後德他都不識分做兩箇物事便將道做一
箇空無底物事看吾儒說只是一箇物事以其古今公共
是這一箇不著人身上說謂之道德卽是全得此道於己
他說先道而後德先德而後仁先仁而後義若離了仁義
便是無道理了又更如何是道

所謂道不須別去尋討只是這箇道理非是別有一箇道
被我忽然看見攫拏得來方是見道只是如日用底道理
恁地是恁地不是事事理會得箇是處便是道也近時釋
氏便有箇忽然見道底說話道又不是一件甚物可摸得
入手

尊德性齋銘○維皇上帝降此下民何以予之曰義與仁
維義與仁維帝之則欽斯承斯猶懼弗克孰昏且狂苟賤
汙卑淫視傾聽情其四肢喪天之明慢人之紀甘此下流
眾惡之委我其監此祗聚厥心有幽其室有赫其臨執王
奉盈須臾顛沛任重道遠其敢或怠

朱子學歸卷一終

朱子學歸卷一

七

訓義

朱子曰統論道理固是一般然其中名字位分又自不同若只一般聖賢何故說許多名字若曉得名字訓義之不同方見其所謂同

太極者象數未形而其理已具之稱形器已具而其理無朕之目又曰語道體之至極則謂之太極語太極之流行則謂之道雖有二名初無兩體周子所以謂之無極正以其無方所無形狀以爲在無物之前而未嘗不立於有物之後以爲在陰陽之外而未嘗不行乎陰陽之中以爲通貫全體無乎不在則又初無聲臭影響之可言也

朱子學歸卷二

一

易之爲義乃指流行變易之體而言此體生生元無間斷但其同一動一靜相爲終始耳程子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用則謂之神正謂此也
程子云夫天專言之則道也分而言之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以性情謂之乾

乾者健而無息之謂萬物之所資以始者也坤者順而有常之謂萬物之所資以生者也

元大也亨通也利宜也貞正而固也又曰貞而不固則非貞又曰元不生於元而生於貞蓋天地之化不翕聚則不

能發散

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張子云合一不測爲神推行有漸爲化

天所賦爲命物所受爲性賦者命也所賦者氣也受者性也所受者氣也

命猶詰勅性猶職事情猶施設心則其人也

性猶太極也心猶陰陽也太極只在陰陽之中非能離陰陽也然至論太極自是太極陰陽自是陰陽惟性與心亦然所謂一而二二而一也

心之理是太極心之動靜是陰陽

朱子學歸卷二

二

性便是心之所有之理心便是理之所會之地

性是理心是包含該載敷施發用底

問心之動性之動曰動處是心動底是性

問靈處是心抑是性曰靈處只是心不是性性只是理

問知覺是心之靈固如此抑氣之爲耶曰不專是氣是先有知覺之理理未知覺氣聚成形理與氣合便能知覺所覺者心之理也能覺者氣之靈也

心者氣之精爽

心不是這一塊此非心也乃心之神明升降之舍人有病心者乃其舍不甯也

人多說性方說心看來當先說心古人制字亦先制得心字性與情皆從心以人之生言之固是先得這道理然才生這許多道理卻都具在心裏且如仁義自是性孟子則曰仁義之心惻隱羞惡自是情孟子則曰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蓋性卽心之理情卽性之用今先說一箇心便教人識得箇情性底總腦教人知得箇道理存著處若先說性卻似性中別有一箇心

問情與才何別曰情只是所發之路陌才是會恁地去做底才猶材質人之能也又曰才者德之用也

心者一身之主宰意者心之所發情者心之所動志者心

朱子學歸卷二

三

之所之比於情意尤重氣者卽吾之血氣而充乎體者比於他則有形器而較粗者也

志是公然主張要做底事意是私地潛行開發處志如伐

意如侵

問知與思於人身最緊要曰二者也只是事知與手相

似思是交這手去做事也思所以用夫知也

幾者動之微善惡之所由分也

道卽理也以人所共由而言則謂之道以其各有條理而

言則謂之理道是統名理是綱目

善者天命所賦之本然惡者物欲所生之邪穢

德者得也行道而有得於心也以其得之於心故謂之德以其行之於身故謂之行

天之降命而具仁義禮智之理無所偏倚所謂衷也衷字看來只是箇無過不及恰好底道理天之生人物箇箇有一副當恰好無過不及底道理降與你所謂天然自有之中

問堯而言秉何也曰渾然一理具於吾心不可移奪若秉執然

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智則心之神明妙眾理而宰萬物者也

朱子學歸卷二

四

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又曰發已自盡爲忠循物無違爲信

盡已之心爲忠推已及人爲恕或云中心爲忠如心爲恕

忠恕兩字在聖人有聖人之用在學者有學者之用如曾

子所言則聖人之忠恕也無非極致二程所謂維天之命

於穆不已天地變化草木蕃者正所以發明此義也如夫

子所以告學者與子思中庸之說則爲學者言之也故明

道先生謂曾子所言與達道不遠與者動以天爾蓋動以

天者事皆處極曾子之所言者是也學者之於忠恕未免

參校彼已推已及人則宜其未能誠一於天安得與聖人

之忠恕者同日而語也若曾子之所言則以聖人之忠恕言之而見其與性與天道者未嘗有二所以爲一貫也然此所謂異者亦以所至之不同言之猶中庸安行利行之別耳苟下學而上達焉則亦豈有所隔閡哉

誠者真實無妄之謂在道則爲實有之理在人則爲實然之心又曰一心之謂誠存於中之謂乎見於事之謂信惻者傷之切隱者痛之深羞者恥已之不善也惡者憎人之不善也辭解使去已也讓推以與人也是知其善而以爲是也非知其惡而以爲非也

欽恭敬也恭主容敬主事又曰恭者敬之發於外者也敬

朱子學歸卷二

五

者恭之主於中者也

義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

有心悖理謂之惡無心失理謂之過

悔自凶而趨吉者自吉而向凶

直者心無私曲之謂

和者從容不迫之謂

真以理言無妄之謂也精以氣言不貳之名也

因其生而第之以其所當處者謂之敘因其敘而與之以

所當得者謂之秩

性者人之所得於天之理也生者人之所得於天之氣也

其曰體用一原者以至微之理言之則沖漠無朕而萬象昭然已具也其曰顯微無間者以至著之象言之則卽事卽物而此理無乎不在也

樂記動靜說○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何也曰此言性情之妙人之所生而有者也蓋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其未感也純粹至善萬理具焉所謂性也然人有是性則卽有是形有是形則卽有是心而亦能無感於物感於物而動則性之欲者出焉而善惡於是乎分矣性之欲卽所謂情也又曰物至而知知而後好惡形焉何也曰上言性情之別此指情之動處爲言而性在

朱子學歸卷二

六

其中也物至而知知之者心之感也好之惡之者情也形焉者其動也所以好惡而有自然之節者性也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何也曰此言情之所以流而性之所以失也情之好惡本有自然之節惟其不自覺知無所涵養而大本不立是以天理不明於內外物又從而誘之此所以流濫放逸而不自知也苟能於此覺其所以然者而反躬以求之則其流也庶乎其可制矣不能如是而惟情是徇則人欲熾盛而天理滅息尙何難之有哉此一節正天理人欲之機間不容息處惟其反躬自省念念不忘則天理益明存養自固而外誘不能奪矣夫

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何也曰上言情之所以流此以其流之甚而不反者言之也好惡之節天之所以與我也而至於無節宰制萬物人之所以爲貴也而反化於物焉天理惟恐其存之不至也而反滅之人欲惟恐其制之不力也而反窮之則人之所以爲人者至是盡矣然天理秉彝終非可殄滅者雖化物窮欲至於此極苟能反躬以求天理之本然者則初未嘗滅也但染習之深難覺而易昧難反而易流非屬知恥之勇而致百倍之功則不足以復其初爾

朱子學歸卷二

七

皇極辨○洛書九數而五居中洪範九疇而皇極居五故自孔氏傳訓皇極爲大中而諸儒皆祖其說余獨嘗以經之文義語脈求之而有以知其必不然也蓋皇者君之稱也極者至極之義標準之名常在物之中央而四外望之以取正焉者也故以極爲在中之準的則可而便訓極爲中則不可若北辰之爲天極脊棟之爲屋極其義皆然而禮所謂民極詩所謂四方之極者於皇極之義爲尤近顧今之說者既誤於此而并失於彼是以其說展轉迷繆而終不能以自明也即如舊說姑亦無問其他但卽經文而讀皇爲大讀極爲中則夫所謂惟大作中大則受之爲何

等語乎今以余說推之則人君以眇然之身履至尊之位四方幅湊面內而環觀之自東而望者不過此而西也自南而望者不過此而北也此天下之至中也既居天下之至中則必有天下之純德而後可以立至極之標準故必順五行敬五事以修其身厚八政協五紀以齊其政然後至極之標準卓然有以立乎天下之至中使夫面內而環觀者莫不於是而取則焉語其仁則極天下之仁而天下之爲仁者莫能加也語其孝則極天下之孝而天下之爲孝者莫能尚也是則所謂皇極者也由是而權之以三德審之以卜筮驗其休咎於天考其禍福於人如聖養領豈

朱子學歸卷二

八

有一毛之不順哉此洛書之數所以雖始於一終於九而必以五居其中洪範之疇所以雖本於五行究於福極而必以皇極爲之主也若箕子之言有曰皇建其有極云者則以言夫人君以其一身而立至極之標準於天下也其曰欽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云者則以言夫人君能建其極則爲五福之所聚而又有以使民觀感而化焉則是又能布此福而與其民也其曰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云者則以言夫民視君以爲至極之標準而從其化則是以復以此福還錫其君而使之長爲至極之標準也其曰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云者則以言

夫民之所以能有是德者皆君之德有以爲至極之標準也其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云者則以言夫君既立極於上而下之從化或有淺深遲速之不同其有謀者有才者有德者人君固當念之而不忘其或未能盡合而未抵乎大戾者亦當受之而不拒也其曰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云者則以言夫人之有能革面從君而以好德自名則雖未必出於中心之實人君亦當因其自名而與之以善則是人者亦得以君爲極而勉其實也其曰無虐鰥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

朱子學歸卷二

九

邦其昌云者則以言夫君之於民一視同仁凡有才能皆使進善則人材眾多而國賴以興也其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幸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云者則以言夫凡欲正人者必先有以富之然後可以納之於善若不能使之有所賴於其家則此人將必陷於不義至其無復更有好德之心而後始欲教之以修身勸之以求福則已無及於事而其起以報汝惟有惡而無善矣蓋人之氣稟或清或濁或純或駁有不可以一律齊者是以聖人所以立極乎上者至嚴至密而所以接引乎下者至寬至廣雖彼之所以化於此者

淺深遲速其效或有不同而吾之所以應於彼者長養涵育其心未嘗不一也其曰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云者則以言夫天下之人皆不敢徇其己之私以從乎上之化而會歸乎至極之標準也蓋偏陂好惡者己私之生於心者也偏黨反側者己私之見於事者也王之義王之道王之路上之化也所謂皇極者也遵義遵道遵路方會其極也蕩蕩平平正直則已歸於極矣其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云者則以言夫人君以身立極而布

朱子學歸卷二

十

命於下則其所以爲常爲教者皆天之理而不異乎上帝之降衷也其曰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云者則以言夫天下之人於君所命皆能受其教而謹行之則是能不自絕遠而有以親被其道德之光華也其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云者則以言夫人君能立至極之標準所以能作億兆之父母而爲天下之王也不然則有其位無其德不足以首出庶物統御人羣而履天下之極尊矣是書也原於天之所以錫禹雖其茫昧幽眇有不可得而知者然箕子之所以言之而告武王者則已備矣顧其詞之宏深奧雅若有未易言者然嘗試虛心

平氣而再三反復焉則亦坦然明白而無一字之可疑但先儒未嘗深求其意而不察乎人君所以修身立道之本是以誤訓皇極爲大中又見其詞多爲含洪寬大之言因復誤認中爲含胡苟且不分善惡之意殊不知極雖居中而非有取乎中之義且中之爲義又以其無過不及至精至當而無有毫釐之差亦非如其所指之云也乃以誤認之中爲誤訓之極不謹乎至嚴至密之體而務爲至寬至廣之量其弊將使人君不知修身以立政而墮於漢元帝之優游唐代宗之姑息卒至於是非顛倒賢否貿亂而禍敗隨之尙何歛福錫民之可望哉嗚呼孔氏則誠誤矣然

朱子學歸卷二

述其本心亦曰姑以隨文解義爲口耳佔畢之計而已不知其禍之至此也而自漢以來迄今千有餘年學士大夫不爲不取更歷世變不爲不多幸而遺經尙存本文可考其出於人心者又不可得而昧也乃無一人覺其非是而一言以正之者使其患害流於萬世是則豈獨孔氏之罪哉予於是竊有感焉作皇極辨

朱子學歸卷二終

講學

朱子曰聖賢說正心直要心正說誠意直要意誠修身齊家皆非空言今之學者說正心但將正心吟詠一餉說誠意又將誠意吟詠一餉說修身又將聖賢許多說修身處諷誦而已或掇拾言語綴輯時文如此爲學卻於自家身上有何交涉這裏須用著意理會今之朋友固有樂聞聖賢之學而終不能去世俗之陋者無他只是志不立耳書不記熟讀可記義不精細思可精惟有志不立直是無著力處只如而今貪利祿而不貪道義要作貴人而不要作好人皆是志不立之病直須反復思量究其病痛起處

朱子學歸卷三

勇猛奮躍不復作此等人一躍躍出見得聖賢所說千言萬語都無一字不是實語方始立得此志就此積累功夫進遷向上去大有事在

所謂志者不道將這些意氣去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此是眞實道理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這些道理更無走作只是一箇性善可至堯舜別沒去處了

今之爲學須是求復其初求全天之所以與我者始得若夢全天之所以與我者便須以聖賢爲標準直做到聖賢地位方是全得本來之物而不失如此則功夫自然勇猛

自然接續若無求復其初之志無必爲聖賢之心只見因循荒廢了

要知天之與我者只如孟子說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無辭遜之心非人也今人非無惻隱羞惡是非辭遜發見處只是不省察了若於日用間試省察此四端者分明迸發出來就此便操存涵養將去便是下手處只爲從前不省察此端才見又被物欲汨了所以秉彝不可磨滅處雖在而終不能光明正大如其本然

爲學功夫不在日用之外檢身則動靜語默居家則事親

朱子學歸卷三

二

事長窮理則讀書講義大抵只要分別一箇是非而去彼取此耳無他元妙之可言也論其至近至易則即今便可用力論其至急至切則即今便當用力

此心此理元無間斷虧欠聖賢遺訓具在方冊若果有意何用遲疑等待何用準擬安排只從今日爲始隨處提撕隨處收拾隨時體究隨事討論但使一日之間整頓得三五次理會得三五事則日積月累自然純熟自然光明矣學者之志固不可以不遠大自期然觀孔門之教則其所從言之者至爲卑近不過孝弟忠信持守誦習之間而於所謂學問之全體初不察察言之也若其高第弟子多亦

僅得其一體夫以夫子之聖諸子之賢其於道之全體豈

不能一言盡之以相授納而顧爲是拘拘者以狹道之傳

盡人之志何哉蓋所謂道之全體雖高且大而其實未嘗

不貫乎日用細微切近之間苟悅其高而忽於近慕於大

而略於細則無漸次經由之實而徒有懸想跂望之勞亦

終不能以自達矣故聖人之教循循有序不過使人反而

求之至近至小之中博之以文以開其講學之端約之以

禮以嚴其踐履之實使之得寸則守其寸得尺則守其尺

如是久之日滋月益然後道之全體乃有所嚮望而漸可

識有所循習而漸可能自是而往俛焉孳孳斃而後已而

朱子學歸卷三

三

其所造之淺深所就之廣狹亦非可以必詣而預期也故夫子嘗謂先難後獲爲仁又以先事後得爲崇德蓋於此小差則心失其正雖有鑽堅仰高之志而反爲謀利計功之私矣仁何自而得德何自而崇哉

大抵人之一心萬理具備若能存得便是聖賢更有何事

然聖賢教人所以有許多門路節次而未嘗教人只守此

心者蓋爲此心此理雖本完具卻爲氣質之稟不能無偏

若不講明體察極精極密往往隨其所偏墮於物欲之私

而不自知是以聖賢教人雖以恭敬持守爲先而於其中

又必使之卽事卽物考古驗今體會推尋內外參合蓋必

如此然後見得此心之真此理之正而於世間萬事一切言語無不洞然了其白黑大學所謂知至意誠孟子所謂知言養氣正謂此也

古人設教自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必皆使之抑心下首以從事於其間而不敢忽然後可以消磨其飛揚倔強之氣而爲入德之階今既皆無此矣惟有讀書一事尙可以爲攝伏身心之助然不循序而致謹焉則亦未有益也故今爲賢者計且當就日用間致其下學之功讀書窮理則細立課程耐煩著實而勿求速解操存持守則隨時隨處省察收斂而毋計近功如此積累做得

朱子學歸卷三

四

三五年工夫庶幾心意漸馴根本相立而有可據之地自昔聖賢教人之法莫不使之以孝弟忠信莊敬持養爲下學之本而後博觀取理近思密察因踐履之實以致其知其發端啟要又皆簡易明白初若無難解者而及其至也則有學者終身思勉而不能至焉蓋非思慮揣度之難而躬行默契之不易故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夫聖門之學所以從容積累涵養成就隨其淺深無非實學者其以此與今之學者則不然蓋未明一理而已傲然自處以上智生知之流視聖賢平日指示學者入德之門至親切處例以爲鈍根小

子之學無足留意其平居道說無非子貢所謂不可得而聞者往往務爲險怪懸絕之言以相高甚者至於周行卻立瞬目揚眉內以自欺外以惑眾此風肆行日以益甚使聖賢至誠善誘之教反爲荒幻險薄之資仁義充塞甚可懼也

答汪尚書曰大抵近世言道學者失於太高讀書講義率常以徑易超絕不歷階梯爲快而於其間曲折精微正好玩索處例皆忽略厭棄以爲卑近瑣屑不足留情以故雖或多聞博識之士其於天下之義理亦不能無所未盡理既未盡而胸中不能無疑乃不復反求諸近顧惑於異端

朱子學歸卷三

五

之說益推而置諸冥漠不可測知之域兀然終日味無義之語以俟其廓然而一悟殊不知物必格而後明倫必察而後盡彼既自謂廓然而一悟者其於此猶懵然也則亦何以悟爲哉又況俟之而未必不可得徒使人抱不決之疑志分氣餒虛度歲月而假假耳焉若致一吾宗循下學上達之序口講心思躬行力究窮煩毋略甯下毋高甯淺毋深甯拙毋巧從容潛玩存久漸明眾理洞然次第無隱然後知夫大中至正之極天理人事之全無不在是初無迴然超絕不可及者而幾微之間毫釐畢察醇酢之條體用渾然雖或使之任至重而處所難亦沛然行其所無事而

已矣又何疑之不決而氣之不完哉此其與外學所謂靡然而一悟者雖未知其孰爲優劣然此一而彼二此實而彼虛則較然矣就使其說有實非吾儒之所及者是乃所以過乎大中至正之矩而與不及者亡以異也窮極幽深及也蓋大本既立準則自明此孟子所以知言而該淫邪通接於我者皆不能逃其鑒也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可不戒哉可不懼哉

熹自年十四五時即嘗有志於此中間非不用力而所見終未端的其言雖或誤中要是想像臆度所幸內無空寂之誘外無功利之貪全此純愚以至今日反復舊聞而有

朱子學歸卷三

六

得焉乃知明道先生所謂天理二字卻是自家帖體出來者真不妄也

一生辛苦讀書微細揣摩零碎括剔及此暮年略見從上聖賢所以垂世立教之意枝枝相對葉葉相當無一字無下落處若學者能虛心遜志游泳其間自不患不見入德門戶

勤勞半世汨沒於章句訓詁之間匱勉於規矩繩約之內卒無高奇深眇之見可以驚世而駭俗者獨幸年來於聖賢遺訓粗若見其坦易明白之不紊而必可行者私竊以爲偏得當世明達秀穎之士相與講之抑彼之過強此之

不及吾道庶其明且行乎

世間萬事須臾變滅不足置胸中惟有致知力行修身俟死爲究竟法耳

先生疾革訓門人曰爲學之要惟事事審求其是決去其非積習久之心與理一自然所發皆無私曲聖人應萬事天地生萬物直而已矣

白鹿洞書院學規○父子有親 君臣有義 夫婦有別 長幼有序 朋友有信

右五教之目堯舜使契爲司徒教敷五教卽此是也學者學此而已而其所以學之之序亦有五焉其別如左

朱子學歸卷三

七

博學之 審問之 謹思之 明辨之 篤行之

右爲學之序學問思辨四者所以窮理也若夫篤行之事則自修身以至於處事接物亦各有要其別如左

言忠信行篤敬 懲忿窒慾遷善改過

右修身之要

正其義不謀其利 明其道不計其功

右處事之要

已所不欲勿施於人 行有不得反求諸己

右接物之要

熹竊觀古昔聖賢所以教人爲學之意莫非使之講明義

理以修其身然後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務記覽爲詞章以釣聲名取利祿而已也今人之爲學者則既反是矣然聖賢所以教人之法具存於經有志之士固當熟讀深思而問辨之苟知其理之當然而責其身以必然則夫規矩禁防之具豈待他人設之而後有所持循哉近世於學有規其待學者爲已淺矣而其爲法又未必古人之意也故今不復以施於此堂而特取凡聖賢所以教人爲學之大端條列如右而揭之楣間諸君其相與講明遵守而責之於身焉則夫思慮云爲之際其所以戒謹而恐懼者必有嚴於彼者矣其有不然而或出於此言之所棄則彼所謂規

朱子學歸卷三

八

者必將取之固不得而略也諸君其亦念之哉

學古齋銘○浦城周侯嗣恭其先大父徽猷公所作學古齋以教齊宗族子弟爲題其榜又來請銘則推其意乃作銘曰相古先民學以爲己今也不然爲人而已爲己之學先誠其身君臣之義父子之仁聚辨居行無怠無忽至足之餘澤及萬物爲人之學惻然春華誦數是力纂祖是誇結駟懷金煌煌煌煌世俗之榮君子之鄙維是二者其端則微眇綿弗察胡越其歸卓哉周侯克承先志日新此齋以迺來齋此齋何有有圖有書厥裔斯何衣冠進趨夜思晝行咨詢謀度絕今不爲惟古是學先難後獲匪匪匪

徐我其銘之以警厥初

朱子學歸卷三終

朱子學歸卷三

九

格物

朱子曰嘗讀易而得其兩言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以爲爲學之要無以易此而未知其所以用力之方也及讀中庸見其所論修道之教而必以戒謹恐懼爲始然後得夫所以持敬之本又讀大學見其所論明德之序而必以格物致知爲始然後得夫所以明義之端既而觀夫二者之功一動一靜交相爲用又有合乎周子太極之論然後又知天下之理幽明鉅細遠近淺深無不貫乎一者樂而玩之固足以終吾身而不厭又何暇夫外慕哉

學者工夫惟在居敬窮理二事此二事互相發能窮理則

朱子學歸卷四

居敬工夫日益進能居敬則窮理工夫日益密譬如人之兩足左足行則右足止右足行則左足止又如一物懸空中右抑則左昂左抑則右昂其實只是一事

泛論知行之理而就一事之中以觀之則知之爲先行之爲後無可疑者如孟子所謂知皆擴而充之程子所謂能之知終終之然合夫知之淺深行之大小而言則非有以先成乎其小亦將何以馴致乎其大者哉如子夏教人以爲先程子講未有致知而不致者及易文言之益古人之所當知至知終皆在忠信修辭之後之類是也蓋古人之教自其孩幼而教之以孝弟誠敬之實及其少長而博之以詩書禮樂之文皆所以使之即夫一事一物之間各有

以知其義理之所在而致涵養踐履之功也此小學之事

之不及其十五成童學於大學則其灑掃應對之間禮樂射御之際所以涵養踐履之者略已小成矣於是不離乎此而教之以格物以致其知焉致知云者因其所已知者推而致之以及其所未知者而極其至也是必至於舉天地萬物之理而一以貫之然後爲知之至而所謂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至是而無所不盡其道焉大學之道知之深今就其一事之中而論之則先知後行固各有其序矣誠欲因夫小學之成以進夫大學之始則非涵養踐履之有素亦豈能居然以其雜亂紛糾之心而格

朱子學歸卷四

物以致其知哉且易之所謂忠信修辭者聖學之實事貫始終而言者也以其淺而小者言之則自其常視毋誑男唯女俞之時固已知而能之矣知至至之則由行此而又進知其所至也此知之深者也知終終之則由知至而又進以終之也此行之大者也故大學之書雖以格物致知爲用力之始然非謂初不涵養踐履而直從事於此也又非謂物未格知未至則意可以不誠心可以不正身可以不修家可以不齊也但以爲必知之至然後所以治已治人者始有以盡其道耳若曰必俟知至而後可行則夫事親從兄承上接下乃人生之所不能一日廢者豈可謂吾知

未至而暫緩以俟其至而後行哉

思慮不一胸次疑滯此學者之通患然難驟革莫若移此心以窮理使向於彼者專則繫於此者不解而自釋矣

致知在乎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欲致知者推致其知識而至於盡也將致知者必先有以養其知有以養之則所見益明所得益固欲養其知者惟寡欲而已矣欲寡則無紛擾之雜而知益明矣無變遷之患而得益固矣

人多把這道理作一箇懸空底物大學不說窮理只說箇格物便是要人就事物上理會如此方見得實體所謂實體非就事物上見不得且如作舟以行水作車以行陸今

朱子學歸卷四

三

試以單人之力共推一舟於陸必不能行方見得舟果不能以行陸也此之謂實體

世間之物無不有理皆須格過古人自幼便識其具且如事親事君之禮遠近鏗鏘之節進退揖遜之儀皆目熟其事躬親其禮及其長也不過只是窮此理因而漸及於天地鬼神日月陰陽草木鳥獸之理所以用功也易今人皆無此等禮數可以講習只靠先聖遺經自去推究所以要人格物主敬便將此心去體會古人道理循而行之如事親孝自家既知所以孝便將此孝心依古禮而行之事君敬便將此敬心依聖經所說之禮而行之一一須要窮過

自然浹洽貫通如論語一書當時門人弟子記聖人言行動容周旋揖遜進退至爲纖悉如鄉黨一篇可見當時此等禮數皆在至孟子時則漸已放棄如孟子一書其說已寬亦有但論其大理而已

格物之說程子論之詳矣而所謂格至也格物而至於物則物理盡者意句俱到不可移易熹之謬說資本其意然亦非苟同之也蓋自十五六時知讀是書而不曉格物之義往來於心餘三十年近歲就實用功處求之而參以他經傳記內外本末反復證驗乃知此說之的當恐未易以一朝卒然立說破也夫天生烝民有物有則物者形也

朱子學歸卷四

四

則者理也形者所謂形而下者也理者所謂形而上者也人之生也固不能無是物矣而不明其物之理則無以順性命之正而處事物之富故必卽是物以求之知求其理矣而不至夫物之極則物之理有未窮而吾之知亦未盡故必至其極而後已此所謂格物而至於物則物理盡者也物理皆盡則吾之知識廓然貫通無有蔽礙而意無不誠心無不正矣此大學本經之意而程子之說然也天生烝民有物有則物有則蓋君有君之則臣有臣之則爲人君止於仁君之則也爲人臣止於敬臣之則也如耳有耳之則目有目之則視遠惟明目之則也聽德惟聰

耳之則也從作又言之則也恭作肅貌之則也四肢百骸萬物萬事莫不各有當然之則子細推之皆可見

致知格物十事格得九事通透一事未通透不妨一事只格得九分一分不透最不可凡事不可著箇且字且字其病甚多

伊川論致知處云若一事上窮不得且別窮一事蓋於此處既理會不得若專一守在這裏卻轉昏了須著別窮一事又或可以因此而明彼也

致知一章此是大學最初下手處若理會得透徹後面便容易故程子此處說得節目最多皆是因人之資質耳雖

朱子學歸卷四

五

若不同其實一也見人之敏者太去理會外事則教之使去父慈子孝處理會曰若不務此而徒欲汎然以觀萬物之理則吾恐其如大軍之遊騎出太遠而無所歸若是人專只去裏面理會則教之以求之情性固切於身然一草一木亦皆有理如麻麥稻粱甚時種甚時收地之肥地之瘠厚薄不同此宜種植某物亦皆有理要之內事外事皆是自已合當理會底但須是六七分去裏面理會三四分去外面理會方可若是工夫中半時已自不可況在外工夫多在內工夫少耶此尤不可也行夫問萬物各具一理而萬理同出一源此所以可推而無不通也曰近而一身之中遠而八荒之外微而一草一

木之取莫不各具此理如此四人在坐各有道箇道理某不用假借於公公不用求於某仲思與廷秀亦不用自相假借然雖各自有一箇理又卻同出於一箇理爾如排數器水相似這盂也是這樣水那盂也是這樣水各各滿足不待求假於外然打破放裏卻也只是箇水此所以可推而無不通也所以謂格得多後自能貫通者只爲是一理問一理通則萬理通其說如何曰伊川嘗云雖顏子亦未到此天下豈有一理通便解萬理皆通也須積累將去如顏子高明不過聞一知十亦是大段聰明了學問卻有漸無急迫之理有人嘗說學問只用窮究一箇大處則其他

朱子學歸卷四

六

皆通如某正不敢如此說須是逐旋做將去不成只用窮究一箇其他更不用管便都理會得豈有此理爲此說者將謂是天理不知卻是人欲今日學者所謂格物卻無一箇端緒只似尋物去格如齊宣王因見牛而發不忍之心此蓋端緒也便就此擴充直到無一物不被其澤方是致與格只是推致窮格到盡處凡人各有見識不可謂他全不知如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以至善惡是非之際亦甚分曉但不推致充廣故其見識終只如此須是因端緒從而窮格之未見端倪發見之時且得恭敬涵養有箇端

倪發見直是窮格去亦不是罄空尋事物去格也又曰涵養於未發見之先窮格於已發見之後

須先涵養清明然後能格物亦不必專執此說事到面前須與他分別去到得無事又且持敬者自家這裏敬與不敬如何若是不敬底意思來便與屏微去久之私欲自留不得且要切已做工夫且如今一坐之頃但有許多話話豈不是動才不語話便是靜一動一靜循環無已便就此窮格無有空閑時不可作二事看某向時亦曾說未有事時且涵養到得有事卻將此去應物卻成兩截事今只如此格物便只是一事且如言忠信行篤敬只見得言行合

朱子學歸卷四

七

如此下一句蠻貊之邦行矣便未須理會及其久也只見得合如此言合如此行本不知其爲忠信篤敬如何而忠信篤敬自在裏許方好

聖人只說格物二字便是聖人就事物上理會且自一念之微以至事事物物若靜若動凡居處飲食言語無不是事無不各有箇天理人欲須是逐一驗過雖在靜處坐亦須驗過敬肆敬便是天理肆便是人欲如居處便須驗得恭與不恭執事便須驗得敬與不敬有一般人專要就寂然不動上理會及其應事卻七顛八倒到了又牽動他寂然底又有人專要理會事卻於根本上全無工夫須是徹

上徹下表裏洞徹如居仁便自能由義由義便是居仁敬以直內便能義以方外能義以方外便是敬以直內

窮理如性中有箇仁義禮智其發則爲惻隱羞惡辭遜是非只是這四者任是世間萬事萬物皆不出此四者之內問有可一底道理否曰見多後自然貫又曰會之於心可以一得心便能齊但心安後便是義理

凡看道理要見得大頭腦處分明下面節節只是此理散爲萬殊如孔子教人只是逐件逐事說箇道理未嘗說出大頭腦處然四面八方合聚湊來也自見得箇大頭腦若孟子便已指出教人周子說出太極已是太煞分明矣且

朱子學歸卷四

八

如惻隱之端從此推上則是此心之仁仁卽所謂天德之元元卽太極之陽動如此節節推上亦自見得大總腦處若今看得太極處分明則必能見得天下許多道理條件皆自此出事事事物物上皆有箇道理元無虧欠也

或問莫不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者先生問每常如何看廣曰所以然而不可易者是指理而言所當然而不容已者是指人心而言曰下句只是指事而言凡事固有所當然而不容已者然又當求其所以然者何故其所以然者理也理如此固不可易又如人見赤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此其事所當然而不

容已者也然其所以如此者何故必有箇道理之不可易者今之學者但止見一邊如去見人只見得他冠冕衣裳卻元不曾識得那人且如爲忠爲孝爲仁爲義但只據眼前理會得箇皮膚便休都不曾理會得那徹心徹髓處以至於天地間造化固是陽長則生陰消則死然其所以然者是如何又如天下萬事一事各有一理須是一一理會教做不成只說道天吾知其高而已地吾知其深而已萬物萬事吾知其爲萬物萬事而已明道詩云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風雲變態中觀他此語須知有極至之理非冊子上所能載者廣曰大至於陰陽造化皆是所當然而不

朱子學歸卷四

九

容已者所謂太極則是所以然而不可易者曰因是人須是自向裏入深去理會此箇道理才理會到深處又易得似禪須是理會到深處又卻不與禪相似方是今之不爲禪學者只是未曾到那深處才到那深處定走入禪去也譬如人在淮河上立不知不覺走入番界去定也只如程門高弟游氏則分明是投番了雖上蔡龜山也只在淮河上游游漾漾終看他未破時時去他那下探頭探腦心下也須疑他那下有箇好處在大凡爲學須是四方八面都理會教通曉仍更理會向裏來譬如喫菓子一般先去其皮殼然後食其肉又更和那中間核子都咬破始得若不

咬破又恐裏頭別有多滋味在若是不去其皮殼固不可若只去其皮殼了不管裏面核子亦不可恁地則無緣到得極至處大學之道所以在致知格物格物謂於事物之理各極其至窮到盡頭若是裏面核子未破便是未極其至也如今人於外面天地造化之理都理會得而中間核子未破則所理會得者亦未必皆是終有未極其至處因舉五峰之言曰身親格之以精共知雖於致字得向裏之意然卻恐遺了外面許多事如某便不敢如此說須是內外本末隱顯精粗一一周遍方是儒者之學

朱子學歸卷四終

朱子學歸卷四

十

讀書

朱子曰學問就自家身上切要處理會方是那讀書底已是第二事自家身上道理都具不會外面添得來然聖人教人須要讀這書時益爲自家雖有這道理須是經歷過方得聖人說底是他曾經歷過來

讀書便是做事凡做事有是有非有得有失善處事者不過稱量其輕重耳讀書而講究其義理判別其是非臨事卽此理

學者讀書須要斂身正坐緩視微吟虛心涵泳切已體察少看熟讀反覆體驗不必想像計獲只此三事守之有常

朱子學歸卷五

凡人看文字初看時心尙要走走道理尙見得未定猶沒奈何他何到看得定時方入規矩又只是在印板上面說相似都不活不活則受用不得須是玩味反覆到得熟後方始會活方始會動方有得受用處若只恁生記去這道理便死了

讀書看義理須是胸次放開磊落明快恁地去第一不可先責效幾責效便有憂愁底意只管如此胸中便結聚一餅子不散今且放置閑事不要閑思量只專心去玩味義理便會心精心精便會熟

學者須是熟熟時一喫便在目前不熟時須著旋思索到

思索得來意思已不如初了

中年精力有限與其汎觀而博取不若熟讀而精思得尺吾尺得寸吾寸始爲不枉用功力耳

讀書遺忘此亦士友之通患無藥可醫只有少讀深思令其意味淡洽當稍見功耳

昔陳烈先生苦無記性一日讀孟子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忽悟曰我心不曾收得如何記得書遂閉門靜坐不讀書百餘日以收放心卻去讀書遂一覽無遺

楊志之思讀史無記性須三五遍方記得而後又忘了曰只是一遍讀時須用功作相別計止此更不再讀便記得

朱子學歸卷五

有一士人讀周禮疏讀第一板訖則焚了讀第二板則又焚了便作焚舟計若初且草讀一遍準擬三四遍讀便記不牢又曰讀書須是有精力志之曰亦須是聰明曰雖是聰明亦須是靜方運得精神又曰靜則心虛道理方看得出

閒中讀書卻有味但目已偏盲其未盲者亦日益昏披閱頗艱耳緣此閑坐卻有恬養工夫始知前此文字上用力太多亦是一病蓋欲應事先須窮理而欲窮理又須養得心地本原虛靜明徹方能察見幾微剖析煩亂而無所差若只如此終日馳騁何緣見得事理分明程夫子所謂學

莫先於致知又曰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正爲此也源溪諸書亦多是發此意

大抵此學以尊德性求放心爲本而講於聖賢親切之訓以開明之此爲要切之務若通古今考世變則亦隨力所至推廣增益以爲補助耳不當以彼爲重而反輕疑定收歛之實少聖賢親切之訓也若如此說則是學問之道不在於已而在於書不在於經而在於史爲子思孟子則孤陋狹劣而不足觀必爲司馬遷班固范曄陳壽之徒然後可以造於高明正大簡易明白之域也夫學者既學聖人則當以聖人之教爲主今六經語孟中庸大學之書俱在

朱子學歸卷五

三

彼以了悟爲高者既病其障礙而以爲不可讀此以記覽爲重者又病其狹小而以爲不足觀如是則是聖人所以立言垂訓者徒足以誤人而不足以開人孔子不賢於堯舜而達磨還固賢於仲尼矣無乃悖之甚邪

嘗聞之師友大學一篇乃入德之門戶學者當先講習知得爲學次第規模乃可讀語孟中庸先見義理根原體用之大略然後徐考諸經以極其趣庶幾有得蓋諸經條制不同功夫浩博若不先讀大學論孟中庸令胸中開明自有主宰未易可遽求也爲學之初尤當深以貪多躐等好高尙異爲戒耳然此猶是知見邊事若但入耳出口以資

談說則亦何所用之既已知得便當謹守力行乃爲學問之實耳伊洛文字亦多恐難遍覽近思錄乃其要領只此一書尙恐理會未徹不在多看也近又編小學一書備載古人事親事長灑掃應對之法亦有補於學者

讀史當觀大倫理大機會大治亂得失

或問看史曰亦草率不得須當看人物是如何治體是如何國勢是如何皆當仔細上蔡說明道看史逐行看過不

通鑑舉要詳不能備首尾略不可供檢閱此綱目之書所爲作也

朱子學歸卷五

四

揚雄荀彧二事按溫公舊例凡莽臣皆書死如太師王莽之類獨於揚雄匿其所受莽朝官稱而以卒書似涉曲筆不免卻按本例書之曰莽大夫揚雄死以爲足以警夫畏死失節之流而初亦未改溫公直筆之正例也苟或卻是漢侍中光祿大夫而參丞相軍事其死乃是自殺故但據實書之曰某官某人自殺而系於曹操擊孫權至滿須之下非故以或爲漢臣也然悉書其官亦見其實漢天子近臣而附賊不忠之罪非與其爲漢臣也此等處當時極費區處不審竟得免於後世之公論否胡氏論或爲操謀臣而劫遷九錫二事皆爲董昭先發故欲少緩九錫之議以

俟他日徐自發之其不遂而自殺乃劉穆之之類而朱齊正於南唐事亦相似此論竊謂得或之情

近看溫公論東漢名節處覺得有未盡處但知黨錮諸賢趨死不避爲光武明章之烈而不知建安以後中州士大夫只知有曹氏不知有漢室卻是黨錮殺戮之禍有以歐之也且以荀氏一門論之則荀淑正言於梁氏用事之日而其子爽已滿蹟於董卓專命之朝及其孫或則遂爲唐衡之婿曹操之臣而不知以爲非矣蓋剛大直方之氣折於凶虐之餘而漸圖所以全身就事之計故不覺其淪胥而至此耳想其當時父兄師友之間亦自有一種議論文

朱子學歸卷五

五

飾蓋要使驟而聽之者不覺其爲非而真以爲是必有深謀奇計可以活國救民於萬分有一之中也邪說橫流所以甚於洪水猛獸之害孟子豈欺予哉年來讀書只覺得此意思分明參前倚衡自不能舍雖知以是爲人所惡而終窮以死其心誠甘樂之不自以爲悔也

道之在天下其實原於天命之性而行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其文則出於聖人之手而存於易書詩禮樂春秋孔孟氏之籍本末相須人言相發皆不可以一日而廢焉者也蓋天理民彝自然之物則其大倫大法之所在固有不由文字而立者然古之聖人欲明是道於天下

而垂之萬世則其精微曲折之際非託於文字亦不能以自傳也故自伏羲以降列聖繼作至於孔子然後所以垂世立教之具粲然大備天下後世之人自非生知之聖則必由是以窮其理然後知有所至而力行以終之固未有飽食安坐無所獻爲而忽然知之兀然得之者也故傳說之告高宗曰學于古訓乃有獲而孔子之教人亦曰好古敏以求之是則君子所以爲學致道之方其亦可知也已然曰秦漢以來士之所求乎書者類以記誦剽掠爲功而不及乎窮理修身之要其過之者則遂絕學捐書而相與馳騁乎荒虛浮誕之域蓋二者之蔽不同而於古人之意

朱子學歸卷五

六

則有失之矣嗚呼道之所以不明不行其不以此與

讀唐志○歐陽子曰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爲虛名此古今不易之至論也然彼知政事禮樂之不可不出於一而未知道德文章之尤不可使出於二也夫古之聖賢其文可謂盛矣然初豈有意學爲如是之文哉有是實於中則必有是文於外如天有是氣則必有日月星辰之光耀地有是形則必有山川草木之行列聖賢之心既有是精明純粹之實以旁薄充塞乎其內則其著見於外者亦必自然條理分明光輝發越而不可揜蓋不必託於言語著於簡冊而後謂

之文但自一身接於萬事凡其語默動靜人所可得而見者無所適而非文也姑舉其最而言則易之卦畫詩之詠歌書之記言春秋之述事與夫禮之威儀樂之節奏皆已列爲六經而垂萬世其文之盛後世固莫能及然其所以盛而不可及者豈無所自來而世亦莫之識也故夫子之言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蓋雖已決知不得辭其責矣然猶若逡巡顧望而不能無所疑也至於推其所以興衰則又以爲是皆出於天命之所爲而非人力之所及此其體之甚重夫豈世俗所謂文者所能當哉孟軻氏沒聖學失傳天下之士背本趨末不知求道養德以充其內而汲

朱子學歸卷五

七

汲乎徒以文章爲事業然在戰國之時若申商孫吳之術蘇張范蔡之辯列禦寇莊周荀况之言屈平之賦以至秦漢之閭閻非李斯陸生賈傳董相史遷劉向班固下至嚴安徐樂之流猶皆先有其實而後託之於言惟其無本而不能一出於道是以君子猶或羞之及至宋玉相如王褒揚雄之徒則一以浮華爲尙而無實之可言矣雄之太元法言蓋亦長楊校獵之流而粗變其音節初非實爲明道講學而作也東京以降訖於隋唐數百年間愈下愈衰則其去道益遠而無實之文亦無足論韓愈氏出始覺其陋慨然號於一世欲去陳言以追詩書六藝之作而其弊精

神靡歲月又有甚於前世諸人之所爲者然猶幸其略知不根無實之不足恃因是頗訴其源而適有會焉於是原道諸篇始作而其言曰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煜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其徒和之亦曰未有不深於道而能文者則亦庶幾其賢矣然今讀其書則其出於詭譎戲豫放浪而無實者自不爲少若夫所原之道則亦徒能言其大體而未見其有探討服行之效使其言之爲文者皆必由是以出也故其論古人則又直以屈原孟軻馬遷相如揚雄爲一等而猶不及於董賈其論當世之弊則但以詞不已出而遂有神但聖伏之嘆至於其徒之論亦但

朱子學歸卷五

八

以剽掠僭竊爲文之病大振頹風教人自爲爲韓之功則其師生之間傳受之際蓋未免裂道與文以爲兩物而於其輕重緩急本末賓主之分又未免於倒懸而逆置之也自是以來又復衰歇數百年而後歐陽子出其文之妙蓋已不愧於韓氏而其曰治出於一云者則自荀揚以下皆不能及而韓亦未有闢焉是則疑若幾於道矣然考其終身之言與其行事之實則恐其亦未免於韓氏之病也抑又嘗以其徒之說考之則誦其言者既曰吾老將休付子斯文矣而又必曰我所謂文必與道俱其推尊之也既曰今之韓愈矣而又必引夫文不在茲者以張其說由前

之說則道之與文吾不知其果爲一耶爲二耶由後之說則文王孔子之文吾又不知其與韓歐之文果若是其班乎否也嗚呼學之不講久矣習俗之謬其可勝言也哉吾讀唐書而有感因書其說以訂之

熹少時猶頗及見前輩而聞其餘論觀其立心處已則以剛介質直爲賢當官立事則以強毅果斷爲得至其爲文則又務爲明白磊落指切事情而無含糊齷齪卷靡肝側媚之態使讀之者不過一再卽曉然知其爲論某事出某策而彼此無疑也近年以來風俗一變上自朝廷縉紳下及閭巷草布相與傳昌一種議論制行立言專以溫藉襲藏

朱子學歸卷五

九

國熱褻美爲尙使與之居者窮年而莫測其中之所懷聽其言者終日而不知其意之所鄉回視四五十年之前風聲氣俗蓋不啻寒暑晝夜之相反是孰使之然哉

古今之詩凡有三變蓋自書傳所記虞夏以來下及魏晉自爲一等自晉宋間顏謝以後下及唐初自爲一等自沈宋以後定著律詩下及今日又爲一等然自唐初以前其爲詩者固有高下而法猶未變至律詩出而後詩之與法始皆大變以至今日益巧益密而無復古人之風矣故嘗妄欲抄取經史諸書所載韻語下及文選漢魏古詞以盡乎郭景純陶淵明之所作自爲一編而附於三百篇楚辭

之後以爲詩之根本準則又於其下二等之中擇其近於古者各爲一編以爲之羽翼與衡且以李杜言之則如李蜀紀行述興出塞漢回石漢夏日夏夜諸篇律詩則如王維韋應物輩亦自有蕭散之趣未至如今日之細碎卑冗無餘其不合者則悉去之不使其接於吾之耳目而入於吾之胸次要使方寸之中無一字世俗言語意思則其爲詩不期於高遠而自高遠矣

至樂齋銘○葉學古讀書蕭寺取歐陽子詩語名其齋曰至樂紫陽仲晦父實爲之銘 呻吟北窗氣鬱不舒我讀我書如病得避客問此書中作何味君乃嗜之如此其至趣爲子語無味乃然是有味者乃瘡乃癰天下之樂我不

朱子學歸卷五

十

敢知至歐陽子乃歐斯詩我思古人實感我心惟曰惜惜式鈞且添

朱子學歸卷五終

天地

朱子曰太極只是天地萬物之理在天地言則天地中有太極在萬物言則萬物中各有太極未有天地之先畢竟是先有此理動而生陽亦只是理靜而生陰亦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無此理便亦無天地無人物都無該載了有理便有氣流行發育萬物

問有是理而後有是氣未有人時此理何在曰也只是在這裏如一海水或取得一杓或取得一擔或取得一碗都是這海水但是他爲主我爲客他較長久我得之不久耳

問天地未判時下面許多都已否曰只是都有此理天

朱子學歸卷六

十

地生物千萬年古今只不離許多物

問自開闢以來至今未萬年不知已前如何曰已前亦須如此一番明白來又問天地會壞否曰不會壞只是相將人無道極了便一齊打合混沌一番人物都盡又重新起問生第一箇人時如何曰以氣化二五之精合而成形釋家謂之化生如今物之化生者甚多如蟲然

天地統是一箇大陰陽一年又有一年之陰陽一月又有一月之陰陽一日一時皆然

天一自是生水地二自是生火生水只是合下便具得溼底意思木便是生得一箇稊底金便是生得一箇硬底

問金木水火體質屬土曰正蒙只說金與木之體質屬土水與火卻不屬土問火附木而生莫亦屬土否曰火自是箇虛空中物事只溫熱之氣便是火

水火清金木濁土又濁

土寄旺四季每季皆十八日四箇十八日計七十二日共他四行分四時亦各得七十二日五箇七十二日共湊成三百六十日也

陰以陽爲質陽以陰爲質水內明而外暗火內暗而外明橫渠曰陰陽之精互藏其宅正此意也

蒼蒼之謂天運轉周流不已便是那箇而今說天有箇人

朱子學歸卷六

二

在那裏批判罪惡固不可說道全無主之者又不可這裏要人見得

陰陽只是一氣陽消處便是陰不是陽退了又別有箇陰生

陰剝陽每日剝三十分之一一月方剝盡而成坤坤初六陽已萌了每日長三十分之一一月方成一陽故冬至爲復不是直至冬至一陽方生也

天地別無勾當只是以生物爲心一元之氣運轉流通只是生出許多萬物而已

問天地之心天地之理理是道理心是主宰底意否曰心

固是主宰底意然所謂主宰者卽是理也不是心外別有箇道理外別有箇心又問此心字與帝字相似否曰人字似天字心字似帝字

問上帝降衷於民天將降大任於人天佑民作之君天生物因其才而篤作善降百祥作不善降百殃天將降非常之禍於此世必預出非常之人以擬之凡此等類是蒼蒼在上者真有主宰如是耶抑天無心只是推原其理如此曰此三段只一意這箇也只是理如此氣運從來一盛了又一衰一衰了又一盛只管循環去無有衰而不盛者所以降非常之禍於世定是生出非常之人邵堯夫經世吟

朱子學歸卷六

三

有云羲軒堯舜湯武桓文皇帝霸父子君臣四者之道理限於秦降及兩漢又歷三分東西假擾南北紛紜五朝十姓天紀幾勞非唐不濟非宋不存千世萬世中原有人蓋一治必又一亂一亂必又一治

極亂之後五代之時又卻生許多聖賢如祖宗諸臣者是極而復者也如大睡一覺及醒時卻有精神

天地初闢只是陰陽之氣這一箇氣運行磨來磨去磨得急了便拶許多渣滓裏面無處出便結成箇地在中央氣之清者便爲天爲日月爲星辰只在外常周環運轉地便只在中央不動

天以氣而依地之形地以形而附天之氣天包乎地地特天中之一物爾天以氣而運乎外故地祿在中間雖然不動使天之運有一息停則地須陷下

天包乎地天之氣又行乎地之中

地之下與地之四邊皆海水周流地浮水上與天接天包水與地

海水無邊那邊只是氣蓄得在

天包乎地其氣極緊試登極高處驗之可見形氣相催緊束而成體但中間氣稍寬所以容得許多品物若一例如此氣緊則人與物皆消磨矣

朱子學歸卷六

四

春夏間天轉稍慢故氣候緩散昏昏然至秋冬則天轉益急故氣候精明宇宙澄曠

天日月星皆是左旋只有遲速天行較急一日一夜遶地一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又進過一度日行稍遲一日一夜繞地恰一周而於天爲退一度至一年方與天相值在恰好處是謂一年一周天月行又遲一日一夜繞地不能匝而於天常退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至二十九日半強恰與天相值在恰好處是謂一月一周天月只是受日光月質常圓不會缺如圓球只有一面受日光墜日日在酉月在卯正相對受光爲盛天積氣上面勁只中

間空爲日月來往地在天中不甚大四邊空有時月在天中央日在地中央則光從四旁上受於月其中昏暗便是地影望以後日與月行便差背向一畔相去漸漸遠其受光面不正至朔行又相遇日與月正緊相合日便蝕無光月或從上過或從下過亦不受光

問月受日光只是得一邊光曰日月相會時日在月上不是無光光都載在上面一邊故地上無光到得日月漸漸相遠時漸擦挫月光漸漸見於下到得望時月光渾在下面一邊望後又漸漸光向上去

問月中黑影是地影否曰前輩有此說看來理或有之然

朱子學歸卷六

五

非地影乃是地形倒去遮了他光耳如鏡子中被一物遮住其光故不甚見也蓋日以其光加月之魄中間地是一塊實底物事故光照不透而有此黑暈也問日光從四邊射入月光何預地事而礙其光曰終是被這一塊實底物事隔住故微有礙耳

天無體只二十八宿便是天體

五星皆是地上木火土金水之氣上結而成卻受日光

星不是貼天天是陰陽之氣在上而下人看見星隨天去耳

北辰在北極五星之旁一小星是也此星獨居天軸四面

如輪盤環繞旋轉此獨爲天之樞紐

天形如鷄子旋轉極如一物橫亘居中兩頭秤定一頭在北上是爲北極居中不動眾星環向一頭在南是爲南極在地下人不可見

南極北極如磨磨然此是天之中至極處如人之臍帶也

天明則日月不明天無明夜半黑暗渾地天之正色

夜明多是星月早日欲上未上之際已先燦退了星月之光然日光猶未上故天欲明時一霎時暗

風只如天相似不住旋轉蓋或旋在那邊或旋在上面都不可知如夏多南風冬多北風此亦可見

朱子學歸卷六

六

霜只是露結成雪只是雨結成

問高山無霜露其理如何曰上面氣漸清風漸緊雖微有霧氣都吹散了所以不結若雪則只是雨遇寒而凝故高寒處雪先結也道家有高處有萬里剛風之說便是那裏氣清氣低處則氣濁故緩散想得高山更上去立人不住了那裏氣又緊故也雖賢有九天之說注家妄解云有九天據某觀之只是九重蓋天運行有許多重數裏面重數較轉至外面則漸硬想到第九重只成硬殼相似那裏轉得又愈緊矣

問龍行雨曰龍水物也其出而與陽氣交蒸故能成雨但

尋常雨自是陰陽氣蒸鬱而成非必龍之爲也密雲不雨
尙往也蓋止是下氣上升所以未能雨必是上氣蔽蓋無
發洩處方能有雨

雷如今之爆杖蓋鬱積之極而迸散者也

同雷電或以爲有神物曰氣聚則須有然纔過便散如雷
斧之類亦是氣聚而成者但已有查滓便散不得此亦屬
成之者性張子云其來也幾微易簡其究也廣大堅固卽
此理也

虹非能止雨也而雨氣至是已薄亦是日色射散雨氣了
伊川說世間人說雹是蜥蜴做初恐無是理看來亦有之

朱子學歸卷六

七

只謂之全是蜥蜴做則不可耳自有是上面結作成底也
有是蜥蜴做底某少見十九伯說親見如此十九伯誠確
人語必不妄又此間王三哥之祖參議者云嘗登五臺山
山極高寒盛夏攜綿被去寺僧曰官人帶被來少王甚怪
之寺僧又爲借得三兩條與之中夜之間寒甚擁數牀綿
被猶不煖蓋山頂皆蜥蜴含水吐之爲雹少間風雨大作
所吐之雹皆不見明日下午則見人言昨夜雹大作問皆
如寺中所見者又夷堅志中載劉法師者後居隆興府西
山修道山多蜥蜴皆如手臂大與之餅餌皆食一日忽領
無限蜥蜴入庵井中之水皆爲飲盡飲訖卽吐爲雹已而

風雨大作所吐之雹皆不見明日下午則人言所下之雹
皆如蜥蜴所吐者蜥蜴形狀亦如龍是陰屬是這氣相感
應使作得他如此正是陰陽交爭之時所以下雹時必寒
今雹之兩頭皆尖有稜道疑得初間圓上面陰陽交爭打
得如此碎了雹字從雨從包是這氣包住所以爲雹也
山本同而末異水本異而末同

天下之山西北最高自關中一支生下函谷以至嵩山東
盡泰山此是一支又自嶧冢漢水之北生下一支至揚州
而盡江南諸山則又自岷山分一支以盡乎兩浙閩廣
江西山皆自五嶺贛上來自南而北故皆逆關中卻是自

朱子學歸卷六

八

北而南故皆順

關中之山多自北來水皆東南流江浙之山多自南來水
多北流故江浙冬寒夏熱

仙霞嶺在信州分水之右其脊脈發去爲臨安又發去爲
建康

太行山一千里河北諸州皆旋其趾潞州上黨在山脊最
高處過河便見太行在半天如黑雲然

上黨卽今潞州春秋赤狄潞氏卽其地也以其地極高與
天爲黨故曰上黨上黨太行山之極高處平陽晉州蒲坂
山之盡頭堯舜之所都也河東河北諸州如太原晉陽等

處皆在山之兩邊窠中山極高闊山後是忻代諸州泰山
卻是太行之虎山

堯都中原風水極佳左河東太行諸山相遠海岱諸山亦
皆相向右河南遠直至泰山湊海第二重自蜀中出湖南
出廬山諸山第三重自五嶺至明越又黑水之類自北纔
繞至南海

冀都是正天地中間好箇風水山脈從雲中發來雲中正
高脊處自脊以西之水則西流入於龍門西河自脊以東
之水則東流入於海前面一條黃河環繞右畔是華山聳
立爲虎自華來至中爲嵩山是爲前案遂過去爲泰山聳

朱子學歸卷六

九

於左是爲龍淮南諸山是第二重案江南諸山及五嶺又
爲第三四重案

同周公定豫州爲天地之中東西南北各五千里今北邊
無極而南方交趾便際海道里長短變殊何以云各五千
里曰此但以中國地段四方相去言之未說到極邊與際
海處南邊雖近海然地形則未盡如海外有島夷諸國則
地猶連屬彼處海猶有底至海無底處地形方盡周公以
土圭測天地之中則豫州爲中而南北東西際天各遠許
多至於北遠而南近則地形有偏耳所謂地不滿東南也
禹貢言東西南北各二千五百里不知周公何以言五千

里今視中國四方相去無五千里想他周公且恁大說教
好看如堯舜所都冀州之地去北方甚近是時中國土地
甚狹想只是略相羈縻至夏商已後漸漸開闢如三苗只
在今洞庭彭蠡湖湘之間彼時中國已不能到三苗所以
也真固不服

唐太宗用兵至極北處夜亦不曾太暗少頃即天明謂在
地尖處去天地上下不相遠掩日光不甚得

地有絕處唐太宗收至骨利幹置堅昆都督府其地夜易
曉夜亦不甚暗蓋當地絕處日影所射也其人髮皆赤

通鑑說有人適外國夜熱一羊脾而天明此是地之角尖

朱子學歸卷六

十

處日入地下而此處無所遮蔽故常光明及從東出而爲
曉其所經遮蔽處亦不多耳

朱子學歸卷六終

聖賢

朱子曰至德之論論語中只有兩處一爲文王而發則是對武王誓師而言一爲泰伯而發則是對太王王季而而言若論其志則文王固高於武王而泰伯所處又高於文王若論其事則泰伯王季文王武王皆處聖人之不得已而泰伯爲獨全其心表裏無憾也不然則又何以有武未盡善之嘆且以夷齊爲得仁耶前此諸儒說到此處皆爲愛惜人情宛轉回護不敢窮究到底所以更不敢大開口說令人胸次憤憤自欺自誑此病不小

以伊尹爲天民蓋以其事言之如耕莘應聘之事卽分明

朱子學歸卷七

見得有此蹤蹟也治亦進亂亦進是指五就湯五就桀而言乃是就湯之後以湯之心爲心非不待可行而遠行之謂也傳說是大賢比伊尹須少貶其見可而後行雖同但所以行者或不及耳周孔又高直是正已而物正之事可行而行亦有所不足道矣

聞伯夷柳下惠之風者頑廉薄敦皆有興起此孟子之善想像也孔子元氣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此程夫子之善想像也

子思別無所考只孟子所稱如操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再拜稽首而不受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之類這是

甚麼樣剛毅

易簣事據曾子自言則非不知者蓋因季孫之賜而用雖有所緣然終是未能無失但舉扶而易之當下便冰消凍釋耳

子晦所謂使無童子之言則曾子亦泊然委順未足以病其死惟童子之言一入其聽而士死於大夫之簣則有所不安故必舉扶而易之然後無一毫愧心而安其死此數句甚善但謂大夫有賜於士之禮則未知所據似未安也子合所謂大夫之簣季孫安得賜諸曾子曾子亦安得受諸季孫曾子固曰我未之能易則其平日蓋欲易之矣此

朱子學歸卷七

論亦善但謂曾子辭季孫之仕則亦無據而曰不欲爲已甚而屈勉以受其賜則又生於世俗委曲計較之私而非聖賢之心矣又云死生之際則異於是蓋有一毫不正則有累於其生如此則是人之生也可無不爲必將死而後始爲計也此亦不然矣今但平心而論則季孫之賜曾子之受皆爲非禮或者因仍習俗皆有是事而未能正耳但及其疾病不可以變之時一聞人言而必舉扶以易之則非大賢不能矣此事切要處只在此毫釐頃刻之間固不必以其受之爲合禮而可安亦不必以爲與世周旋不得已而受之也況善吾生乃所以善吾死豈有平時屈勉

徇情安於僭禮必俟將死而後不肯一毫之差而足以善其死耶且若如此則聖賢臨死之際事緒紛然亦不勝其改革矣若曾子之事計其未死之前有人言之則必即時易之而不俟將死之日矣然就二說論之謂受質合禮者但失之輕易粗略考之不精而謂地勉周旋者其巧曲支離所以爲心術之害者甚大恐不止於此一事要當推類究索拔本塞源然後心得其正而可語聖賢之學也

子路不能變化氣質之論言之不難政懼行之不易是以難輕言耳周子有言聖人之教使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已爾竊意如子路者可謂能易其惡矣若至其中一節

朱子學歸卷七

三

功夫則雖夫子每每授斲然未見其有用力處也

子房用智之過有微近漸處其小者如躡足之類其大則扶漢以爲韓而終身不以語人也若武侯卽名義俱正無所隱匿其爲漢復讐之志如青天白日人人得而知之有補於天下後世非子房比也蓋爲武侯之所爲則難而子房投同乘隙得爲卽爲故其就之爲易耳頃見李先生亦言孔明不若子房之從容而子房不若武侯之正大也

諸葛武侯嘗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而其治蜀也官府次舍橋梁道路莫不繕理而民不告勞是亦庶乎先王之政矣

太極圖立象盡意剖析幽微周子蓋不得已而作也觀其手授之意蓋以爲惟程子爲能受之程子之秘而不示疑亦未有能受之者爾夫既未能默識於言意之表則道聽塗說其弊必有甚焉觀其答張閔中書云書雖未出學未嘗不傳第患無受之者及東見錄中論橫渠清虛一大之說使人向別處走不若且只道敬則其微意亦可見矣若西銘則惟人以知天卽近以明遠於學者之用爲尤切非若此書詳於天而略於人有不可以驟而語者也孔子雅言詩書禮樂而於易則鮮及焉其意亦猶此耳韓子曰堯舜之利民也大禹之慮民也深其周子程子之謂乎

朱子學歸卷七

四

明道言富貴與元豐大臣共政乃是聖賢之用義理之正非姑爲權譎苟以濟事於一時也蓋伊川氣象自與明道不同而其論變化人材亦有此意易傳於睽之初爻亦有不絕小人之說足見此事自是正理當然非權譎之私也然亦須有明道如此廣大規模和平氣象而其誠心昭著足以感人然後有以盡其用耳常人之心既不足以窺測此理又無此等力量自是信不及設有信者又不免以權譎利害之心爲之則其悖理而速禍也爲尤甚矣此今之君子所以不能無疑於明道之言也

胡氏所記尹氏亦疑之豈所謂未可與權者耶

明道德性寬大規模廣闊伊川氣質剛方文理密察其道

雖同而造德各異故明道爲條例司官不以爲浼而伊川所作行狀乃獨不載其事明道猶謂青苗可且放過而伊川乃於西監一狀較計如此此可謂不同矣然明道之放過乃孔子之爲較爲兆而伊川之一一理會乃孟子之不見諸侯也此亦何害其爲同耶但明道所處是大賢以上事學者未至而輕議之恐失所守伊川所處雖高然實中人皆可及學者只當以此爲法則庶乎寡過矣然又當觀用之淺深事之大小裁酌其宜難執一意此君子所以貴窮理也

李先生教人大抵令於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

朱子學歸卷七

五

卽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此乃龜山門下相傳指訣然當時親炙之時貪聽講論又方竊好章句訓詁之習不得盡心於此至今若存若亡無一的實見處羣負教育之意每一念此未嘗不愧汗沾衣也

子壽兄弟氣象甚好其病卻是盡廢講學而專務踐履卻於踐履之中要人提撕省察悟得本心此爲病之大者要其操持謹質表裏不二實有以過人者惜乎其自信太過規模窄狹不復取人之善將流於異學而不自知耳

同象山說克已不但克利欲之私只有一念要做聖賢便不可曰聖門何嘗有這般說話然則堯舜兢兢業業周公

思兼三王孔子好古敏求顏子有爲若是孟子願學孔子之念皆當克去矣他只是禪誌公云不起纖毫修學心無相尤中常自在他只要如此然豈有此理

濂溪先生贊○道喪千載聖遠言埋不有先覺孰開我人書不盡言圖不盡意風月無邊庭草交翠

明道先生贊○揚休山立玉色金聲元氣之會渾然天成瑞日祥雲和風甘雨龍德正中厥施斯普

伊川先生贊○規員矩方純直準平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布帛之文菽粟之味知德者希孰識其貴

橫渠先生贊○早悅孫吳晚逃佛老勇撤率比一變至道

朱子學歸卷七

六

精思力踐妙契疾書訂頑之訓示我廣居

書畫像自贊○從容乎禮法之場沉潛乎仁義之府是予茲將有意焉而力莫敢與也佩先師之格言奉前烈之餘矩惟闇然而日修或庶幾乎斯語

朱子學歸卷七終

異端

朱子曰異端害正固君子所當闢然須是吾學有據處見大本達道之全體然後據天理以開有我之私時後非以察吾道之正議論之間彼此交蓋而內外之道一以貫之如孟子論養氣而及告子義外之非因夷子而發天理一本之大此豈徒攻彼之失而已哉所以推明吾學之極致本原亦可謂無餘蘊矣如此然後能距楊墨而列於聖賢之徒不然說說相訾以各氣爭勝負是未免於前輩自啟之譏也

孟子答公孫丑問氣一節專以浩然之氣為主其曰是集

朱子學歸卷八

義所生者言此氣是積累行義之功而自生於內也其曰非義襲而取之也言此氣非是所行之義潛往掩襲而取之於外也其曰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者言心有不慊即是不合於義而此氣不生也是豈可得而掩取哉告子乃不知此而以義為外則其不動心也直強制之而頑然不動耳非有此氣而自然不動也故又曰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然告子之病蓋不知心之慊處即是義之所安其不慊處即是不合於義故直以義為外而不求今人因孟子之言卻有見得此意而識義之在內者然又不知心之慊與不慊亦有必待講學省察而後能察其精

微者故於學聚問辨之所得皆指為外而以為非義之所在此一切棄置而不為此與告子之言雖若小異然其實則百步五十步之間耳以此相笑是同浴而譏裸程也由其所見之偏如此故於義理之精微氣質之偏蔽皆所不察而其發之暴悍狂率無所不至其所慨然自任以為義之所在者或未必不出於人欲之私也

心固不可不識然靜而有以存之動而有以察之則其體用亦昭然矣近世之言識心者則異於是蓋其靜也初無持養之功其動也又無體驗之實但於流行發見之處認得頃刻間正當底意思便以為本心之妙不過如是拚命

朱子學歸卷八

作弄做天來大事看不知此只是心之用耳此事一過此用便息豈有只據此頃刻間意思便能使天下事事物物無不各得其當之理耶
答廖子晦曰詳來論正謂日用之間別有一物光輝閃爍動蕩流轉是即所謂無極之真所謂谷神不死學者合下便要識得此物而後將心想像照管要得常在目前乃為根本工夫至於學問踐履零碎湊合自是下一截事與此粗細迥然不同雖以顏子之初仰高鑽堅瞻前忽後亦是未見此事故不得為實見耳此其意則善矣然若果是如此則聖人設教首先便合痛下言語直指此物教人著緊

體察要令實見著緊把捉要常在目前以爲直截根原之計而卻都無此說但只教人格物致知克己復禮做工夫豈不誤人在費日力耶論孟之言平易明白固無此等元妙之談雖以子思周子與緊爲人特著中庸太極之書以明道體之極致而其所說用功夫處只說擇善固執學問思辨而篤行之只說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君子修之吉而已未嘗使人日用之間必求見此天命之性無極之真而固守之也蓋原此理之所自來雖極微妙然其實只是人心之中許多合當做底道理而已但推其本則見其出於人心而非人力之所能爲故曰天命雖萬事萬化皆

朱子學歸卷八

三

自此中流出而實無形象之可指故曰無極耳若論功夫則只擇善固執中正仁義便是理會此事處非是別有一段根原功夫又在講學應事之外也如說求其放心亦只是說日用之間收斂整齊不使心念向外走作庶幾其中許多合做底道理漸次分明可以體察亦非捉取此物藏在胸中然後別分一心出外以應事接物也來書又云事物物皆有實理如仁義禮智之性視聽言動之則皆從天命中來須如顏回洞見全體即無一不善此說雖似無病然究其意指亦是以天命全體者爲一物之渾然而仁義禮智之性視聽言動之則皆是其中零碎渣滓之物初

不異於前說也且曰洞見全體而後事無不善則是未見以前未嘗一一窮格以待其貫通而直以意識想象之耳是與程子所河對塔而說相輪者何以異哉此是學問功夫微上微下細密謹切處蓋性命之理雖微然就博文約禮實事上看亦甚明白正不須向無形象處東撈西摸如捕風繫影用意愈深而去道愈遠也

答陳衛道曰釋氏所見較之吾儒彼不可謂無所見但卻是從外面見得箇影子不曾見得裏面真實道理所以見處則儘高明脫灑而用處七顛八倒無有是處儒者則要得見此心此理原不相離雖毫釐忽間不容略有差

朱子學歸卷八

四

舛才是用處有差便是見得不實非如釋氏見處行處打成兩截也嘗見龜山先生引龐居士說神通妙用運水搬柴話來證孟子徐行後長義竊意其語未免有病何也蓋如釋氏說但能搬柴運水即是神通妙用此即來論所謂舉起處其中更無是非若儒者則須是徐行後長方是若疾行先長即便不是所以格物致知便是要就此等處微細辨別今日用問見得天理流行而其中是非黑白各有條理是者便是順得此理非者便是逆著此理胸中洞然無纖毫疑礙所以才能格物致知便能誠意正心而天下國家可得而理亦不是兩事也凡古聖賢說性命皆是就

實事上說如言靈性便是蓋得此君臣父子三綱五常之道而無餘言養性便是養得此道而不害至微之理至著之事一以貫之略無餘欠非虛語也

佛學之與吾儒雖有略相似處然正所謂貌同心異似是而非者不可不審明道先生所謂句句同事事合然而不同者實是有味聖門所謂開道則只是見聞玩索而自得之之謂道只是君臣父子日用常行當然之理非有元妙奇特不可測知如釋氏所云豁然大悟通身汗出之說也蓋所謂性即天地所以生物之理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者也曷嘗不在而豈有我之所能

朱子學歸卷八

五

私乎釋氏所云真性不知其與此同乎否也同乎此則古人盡心以知性知天其學固有所爲非欲其死而常在也苟異乎此而欲空妄心見真性惟恐其死而失之非自私利而何

讀大紀○宇宙之間一理而已天得之而爲天地得之而爲地而凡生於天地之間者又各得之以爲性其張之爲三綱其紀之爲五常蓋皆此理之流行無所適而不在若其消息盈虛循環不已則自未始有物之前以至人消物盡之後終則復始始復有終又未嘗有頃刻之或停也儒者於此既有以得於心之本然矣則其內外精粗自不容

有纖毫之間而其所以修己治人垂世立教者亦不容其有纖毫造作輕重之私焉是以因其自然之理而成自然之功則有以參天地贊化育而幽明巨細無一物之遺也若夫釋氏則自其因地之初而與此理已背馳矣乃欲其所見之不差所行之不謬則豈可得哉蓋其所以爲學之本心正爲惡此理之充塞無間而使已不得一席無理之地以自安厥此理之流行不息而使已不得一息無理之時以自肆也是以叛君親棄妻子入山林捐軀命以求其所謂空無寂滅之地而逃焉其量亦已隘而其勢亦已逆矣然以其立心之堅苦用力之精專亦有以大過人者故

朱子學歸卷八

六

能卒如所欲而實有見焉但以其言行求之則其所見雖自以爲至元極妙有不可以思慮言語到者而於吾之所謂窮天地亘古今本然不可易之實理則反若然其一無所覩也雖自以爲直指人心而實不識心雖自以爲見性成佛而實不識性是以殄滅彝倫墮於禽獸之域而猶不自知其有罪蓋其實見之差有以陷之非其心之不然而故欲爲是以惑世而罔人也至其爲說之窮然後乃有不合一法之論則似始有爲是遁詞以蓋前失之意然亦其乘弊之善有終不可得而殄滅者是以窮伐之餘而猶有此之僅存又以牽於實見之差是以有其意而無其理能

言之而卒不能有以踐其言也凡釋氏之所以爲釋氏者始終本末不過如此蓋亦無足言矣然以其有空寂之說而不果於物欲也則世之所謂賢者好之矣以其有元妙之說而不滯於形器也則世之所謂智者悅之矣以其有生有死輪回之說而自謂可以不淪於罪苦也則天下之僞奴僇婢黥盜賊亦徇伺而歸之矣此其爲說所以張皇輝赫震耀千古而爲吾徒者方且僞爲鞠躬屏氣爲之奔走服役之不暇也幸而一有問世之傑乃能不爲之屈而有聲罪致討之心焉然又不能究其實見之差而誤以爲幻見空說不能正之以天理全體之大而偏引交通生育

朱子學歸卷八

七

之一說以爲主則既不得其要領矣而徒欲以戎狄之醜襲加之其於吾徒又未嘗教之以內修自治之實而徒騁之以中華列聖之可以爲重則吾恐其不惟無以坐收摧陷廓清之功或乃往還之禽而反爲吾黨之詬也嗚呼惜哉

觀心說○或問佛者有觀心說然乎曰夫心者人之所以主乎身者也一而不二者也爲主而不爲客者也命物而不命於物者也故以心觀物則物之理得今復有物以反觀乎心則是此心之外復有一心而能管乎此心也然則所謂心者爲一耶爲二耶爲主耶爲客耶爲命物者耶爲

命於物者耶此亦不待教而審其言之謬矣或者曰若子之言則聖賢所謂精一所謂操存所謂盡心知性存心養性所謂見其參於前而倚於衡者皆何謂哉應之曰此言之相似而不同正苗莠朱紫之間而學者之所當辨者也夫謂人心之危者人欲之萌也道心之微者天理之與也心則一也以正不正而異其名耳惟精惟一則居其正而審其差者也絀其異而反其同者也能如是則信執其中而無過不及之偏矣非以道爲一心人爲一心而又有一心以精一之也夫謂操而存者非以彼操此而存之也舍而亡者非以彼舍此而亡之也心而自操則亡者存舍而

朱子學歸卷八

八

不操則存者亡耳然其操之也亦曰不使旦晷之所爲得以枯亡其仁義之良心云爾非塊然兀坐以守其炯然不用之知覺而謂之操存也若盡心云者則格物窮理廓然貫通而有以極夫心之所具之理也存心云者則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若前所謂精一操存之道也故盡其心而可以知性知天以其體之不蔽而有以究夫理之自然也存心而可以養性事天以其體之不失而有以順夫理之自然也是豈以心盡心以心存心如兩物之相持而不相舍哉若參前倚衡之云者則爲忠信篤敬而發也盡曰忠信篤敬不忘乎心則無所適而不見其在是云爾亦非有以

見夫心之謂也且身在此而心參於前身在與而心倚於衡是果何理也耶大抵聖人之學本心以窮理而順理以應物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其道夷而通其居廣而安其理實而行自然釋氏之學以心求心以心使心如口說口如目視目其機危而迫其途險而塞其理虛而其勢逆蓋其言雖有若相似者而其實之不同蓋如此也然非夫審思明辨之君子其亦孰能無惑於斯耶

釋氏論○或問子之言釋氏之術原於莊子承蜩削鐻之論其有稽乎朱子曰何獨此哉凡彼言之精者皆竊取莊列之說以爲之朱景文公於唐書李萼等傳既言之矣

朱子學歸卷八

九

佛之所生去中國絕遠其書來者文字音讀皆累數譯而後通而所謂禪者則又出於口耳之傳而又無文字之可據以故人人得竄其說以附益之而不復有所考驗今其所以或可見者獨賴其割裂裝綴之迹猶有隱然於文字之間而不可掩者耳蓋凡佛之書其始來者如四十二章道教法華金剛光明之類其所言者不過清虛緣業之論神通變見之術而已及其中間爲其學者如惠遠僧肇之流乃始稍竊莊列之言以相之然尙未敢正以爲出於佛之口也及其久而恥於假借則遂顯然襲取其意而文以浮屠之言如楞嚴所謂自開即莊子之意而圓覺所謂

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即列子所謂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尙何存者也凡若此類不可勝舉然其說皆萃於書首其元妙無以繼之然後佛之本真乃見如結壇誦呪二十五輪之類以至於大力金剛吉盤茶鬼之屬則其羈鄙俗惡之狀較之首章重元極妙之指蓋水火之不相入矣至於禪者之言則其始也蓋亦出於晉宋清談論議之餘習而稍務反求靜養以默證之或能頗出神怪以銜流俗而已如一花五葉之譏復履西歸之說雖未必實有是事然亦可見當時所尙者止於如此也其後傳之既久聰明才智之士或頗出於其間而自覺其陋於是更

朱子學歸卷八

十

出已意益求前人之所不及者以陰佐之而盡譁其怪幻鄙俚之談於是其說一旦超然真若出乎道德性命之上而惑之者遂以爲果非堯舜周孔之所能及矣然其虛夸詭譎之情淫巧僂浮之態展轉相高日以益盛則又反不若其初清閑靜默之說猶爲彼善於此也以是觀之則凡釋氏之本末真偽可知而其所竊豈獨承蜩削鐻之一言而已哉且又有一說焉夫佛書本皆胡語譯而通之則或以數字爲中國之一字或以一字而爲中國之數字而今其所謂偈呪句齊字偶了無餘欠至於所謂二十八祖傳法之所爲書則又頗協中國音韻或用唐詩聲律自其徒

之稍黠如惠洪輩者則已能知其謬而強爲說以文之顧服衣冠通今古號爲士大夫如楊大年蘇子由者反不悟而筆之於書也嗚呼以是推之則亦不必問其理之是非而其增加詭僞蹟狀明白益無所逃矣宋公之論信而有證世之惑者於此其亦可以少悟也哉

養生主說○莊子曰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緣督以爲經督薄以爲中蓋人身有督脈循脊之中貫徹上下

見醫書

故衣背當中之經亦謂之督見深衣注皆中意也老莊之學不

論義理之當否而但欲倚阿於其間以爲全身避患之計正程子所謂閑空打話者故其意以爲爲善而近名者爲

朱子學歸卷八

三

善之過也爲惡而近刑者亦爲惡之過也惟能不大爲善不大爲惡而但循中以爲常則可以全身而盡年矣然其爲善無近名者語或似是而實不然蓋聖賢之道但教人以力於爲善之實初不教人以求名亦不教人以逃名也蓋爲學而求名者自非爲已之學蓋不足道若畏名之累已而不敢盡其爲學之力則其爲心亦已不公而稍入於惡矣至謂爲惡無近刑則尤悖理夫君子之惡惡如惡惡臭非有所畏而不爲也今乃擇其不至於犯刑者而竊爲之至於刑禍之所在巧其途以避之而不敢犯此其計私而害理又有甚焉乃欲以其依違苟且之兩間爲中之所

在而循之其無忌憚亦益甚矣客嘗有語予者曰昔人以誠爲入道之要恐非易行不若以中易誠則人皆可行而無難也予應之曰誠而中者君子之中庸也不誠而中則小人之無忌憚耳今世俗苟偷恣睢之論蓋多類此不可不深察也或曰然則莊子之意得無與于莫之執中者類耶曰不然子莫執中但無權耳蓋猶擇於義理而誤執此一定之中也莊子之意則不論義理專計利害又非子莫之比矣蓋迹其本心實無以異世俗鄉原之所見而其揣摩精巧校計深切則又非世俗鄉原之所及是乃賊德之尤者所以清談盛而晉俗衰蓋其勢有所必至而王通猶

朱子學歸卷八

三

以爲非老莊之罪則吾不能識其何說也

朱子學歸卷八終

存心

朱子曰人之有生性與氣合而已然即其已合而析言之則性主於理而無形氣主於形而有質以其主理而無形故公而無不善以其主形而有質故私而或不善以其公而善也故其發皆天理之所行以其私而或不善也故其發皆人欲之所作此舜之戒禹所以有人心道心之別蓋自其根本而已然非謂氣之所為有過不及而後流於人欲也然但謂之人心則固未以為惡皆邪惡但謂之危則固未以為便致凶咎但既不主於理而主於形則其流為邪惡以致凶咎亦不難矣此其所以為危非若道心之必

朱子學歸卷九

一

善而無惡有安而無傾有準的而可憑據也故必其致精一於此兩者之間使公而無不善者常為一身萬事之主而私而或不善者不得與焉則凡所云為不待擇於過與不及之間而自然無不中矣凡物剖判之初且當論其善其中不中惟善惟一所以審其善不善也充秋厥中則無過不及而自中矣非精一以求中也

答黃子耕曰人心道心之說甚善蓋以道心為主則人心亦化而為道心矣如鄉黨所記飲食衣服本是人心之發然在聖人分上則渾是道心也

答游誠之曰心體固本靜然亦不能不動其用固本善然亦能流而入於不善夫其動而流於不善者固不可謂心

體之本然然亦不可不謂之心也但其誘於物而然耳故先聖只說操則存也無不善矣舍則亡也於是乎有動而出入無時莫知其鄉亦無一定之處特係於人之操舍如何只此四句說得心之體用始終真妄邪正無所不備又見得此心不操即舍不出即入別無閑處可安頓之意若如所論出入有時者為心之正然則孔子所謂出入無時者乃心之病矣不應卻以惟心之謂與一句直指而總結之也

朱子學歸卷九

二

人有此心便如有此身人昏昧不知有此心便如人因睡不知有此身人雖因睡得人喚覺則此身自在心亦如此

方其昏蔽得人警覺則此心便在這裏

且體認自家心是何物聖賢說得極分曉孟子恐後人不識又說四端於此尤好玩索

人心常炯炯在此則四體不待羈束而自入規矩只為人心有散緩時故立許多規矩來維持之但常常提警教身入規矩內則此心不放逸而炯然在矣心既常惺惺又以規矩繩檢之内外交相養之道也

心平則氣自和惟心粗一事學者之通病橫渠云顏子未至聖人猶是心粗一息不存即為粗病要在精思明辨使理明義精而操存涵養無須臾離無毫髮間則天理常存

人欲消去其庶幾矣哉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便是存心之法如說話覺得不是便莫說做事覺得不是便莫做亦是存心之法

涵養之則凡非禮勿視聽言動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皆是今於日用空閒時收得此心在這裏截然這便是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便是渾然天理事物之來隨其是非便自見得分曉是底便是天理非底便是逆天理常常恁地收拾得這心在便是執權衡以度物

收拾向裏固爲急務但亦當虛以待之則心體自存善端自著不可一向抑遏安排也

朱子學歸卷九

三

人心無不思慮之理若當思而思自不當苦苦排抑卻反成不靜也

閒靜坐時思一事則心倚靠在事上不思量則心無所倚靠如何日不須得倚靠

答呂伯恭曰道問與學通講論因悟向來涵養功夫全少而講說又多強探必取尋流逐末之弊推類以求眾病非一而其源皆在此恍然自失似有頓進之功若保此不懈庶有望於將來然非如近日諸賢所謂頓悟之機也

答陳庸仲曰讀書固收心之一端然今只讀書時收得心而不讀書時便爲事所奪則是心之存也常少而其放也

常多矣且胡爲而不移此讀書工夫向不讀書處用力使動靜兩得而此心無時不存乎然所謂涵養功夫亦非是閉眉合眼如土偶人然後謂之涵養也只要應事接物處之不失此心各得其理而已

答王子合曰心猶鏡也但無塵垢之蔽則本體自明物來能照今欲自識此心是猶欲以鏡自照而見夫鏡也既無此理則非別以一心又識一心而何

定性說○定性者存養之功至而得性之本然也性定則動靜如一而內外無間矣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聖人之所以爲聖人不以其定乎君子之學亦以求定而已矣故擴

朱子學歸卷九

四

然而大公者仁之所以爲體也物來而順應者義之所以爲用也仁立義行則性定而天下之動一矣所謂貞也夫豈急於外誘之除而反爲是憧憧哉然常人之所以不定者非其性之本然也自私以賊夫仁用智以害夫義是以情有所蔽而憧憧耳不知自反以去其所蔽顧以惡外物爲心而反求照於無物之地亦見其用力愈勞而屬理愈昧益以憧憧而不自知也良其背則不自私矣行無事則不用智矣內外兩忘非忘也一循於理不是內而非外也不是內而非外則大公而順應何事物之爲累哉聖人之喜怒哀大公而順應天理之極也眾人之喜怒哀自私而用

智人欲之盛也忘怒則公觀理則順二者所以爲自反而
去蔽之方也夫張子之於道固非後學所敢讓然意其
探力取之意多涵泳完養之功少故不能無疑於此程子
以是發之其旨深哉

呂子約問曰誨論工夫且要得見一箇大頭腦便於操舍
間有用力處如實有一物把住放行在我手裏不是漫說
收其放心某蓋營深體之此箇大頭腦本非外面物事是
我元初本有底其曰人生而靜其曰喜怒哀樂之未發其
曰寂然不動人汨汨地過了日月不曾存息不曾實見此
體段如何會有用力處程子謂這箇義理仁者又看做仁

朱子學歸卷九

五

了智者又看做智了百姓日用而不知此所以君子之道
鮮此箇亦不少亦不厭只是人看他不見不大段信得此
話及其言於勿忘勿助長間認取者認乎此也認得此則
一動一靜皆不昧矣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四端之著也操
存久則發見多忿懣憂患好樂恐懼不得其正也放舍甚
則日滋長記得南軒先生謂驗厥操舍乃知出入乃是見
得主腦於操舍間有用力處之實話蓋苟知主腦不放下
雖是未能常常操存然語默應酬間歷歷能自省驗雖非
實有一物在我手裏然可欲者是我的物不可放失不可
欲者非是我物不可留藏雖謂之實有一物在我手裏亦

可也若是緩說既無歸宿亦無依據縱使強把捉得住亦
止是襲取夫豈是我元有的耶愚見如此敢望指教答曰
此段大槩甚正當親切操存久則發見多放舍甚則日滋
畏此二句甚好

求放心齋銘○天地變化其心孔仁成之在我則主於身
其主伊何神明不測發揮萬變立此人極矧刻放之千里
其奔非誠曷有非敬曷存孰放孰求孰亡孰有屈伸在臂
反覆惟手防微謹獨茲守之常切問近思曰惟以相之

朱子學歸卷九

六

朱子學歸卷九終

持敬

朱子曰大抵爲學只是博文約禮兩端而已博文之事則講論思索要極精詳然後見得道理巨細精粗無所不盡不可容易草略放過約禮之事則但知得合要如此用功即便著實如此下手更莫思前算後計較商量所以程子論中庸未發處答問之際初甚詳密而其究竟只就敬之一字都收拾了其所謂敬又無其他元妙奇特止是教人每事習箇專一而已都無許多閒說話也

致知敬克已此三事以一家譬之敬是守門戶之人克已則是拒盜致知卻是推察自家與外來底事伊川言涵養

朱子學歸卷十

一

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不言克已蓋敬勝百邪便自有克如誠則便不消言閑邪之意猶善守門戶則與拒盜便是一等事不消更言別有拒盜底若以涵養對克已言之則各作一事亦可涵養則譬如將息克已則譬如服藥去病蓋將息不到然後服藥將息則自無病何消服藥能純於敬則自無邪僻何用克已若有邪僻只是敬心不純只可責敬故敬則無已可克乃敬之效若初學則須是功夫都到無所不用其極

近來覺得敬之一字真聖學始終之要向來之論謂必先致其知然後有以用力於此疑若未安蓋古人由小學而

進於大學其於灑掃應對進退之間持守堅定涵養純熟固已久矣是以大學之序特因小學已成之功而以格物致知爲始今人未嘗一日從事於小學而曰必先致其知然後敬有所施則未知其以何爲主而格物以致其知也故程子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又論敬云但存此久之則天理自明推而上之凡古昔聖賢之言亦莫不如此者試考其言而以身驗之則彼此之得失見矣

聖賢言語大約似乎不同然未始不貫只如夫子言非禮勿視聽言動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言忠信行篤

朱子學歸卷十

二

敬這是一副當說話到孟子又卻說求放心存心養性大學則又有所謂格物致知正心誠意至程先生又專一發明一箇敬字若只恁著似乎參錯不齊千頭萬緒其實只一理只是就一處下工夫則餘者皆兼攝在裏聖賢之道如一室然雖門戶不同自一處行來便入得但恐不下工夫爾

今說此話卻似險難說故周先生只說一者無欲也然這話頭高卒急難湊泊尋常人如何便得無欲故伊川只說箇敬字教人只就箇敬字上崖去庶幾執捉得定有箇下手處縱不得亦不至失要之皆只要人於此心上見得分

明自然有得爾

敬只是此心自做主宰處

人能存得敬則吾心湛然天理粲然無一分著力處亦無

一分不著力處

一念不存也是間斷一事有差也是間斷

問敬何以用工曰只是內無妄思外無妄動

坐如尸立如齊頭容直目容端足容重手容恭口容止氣

容肅皆敬之目也

持敬之說不必多言但熟味整齊嚴肅嚴威儼恪動容貌

整思慮正衣冠尊瞻視此等數語而實加功焉則所謂直

朱子學歸卷十

三

內所謂主一自然不費安排而身心肅然表裏如一矣大

抵身心內外初無間隔所謂心者固主乎內而凡視聽言

動出處語默之見於外者亦即此心之用而未嘗離也今

於其空虛不用之處則操而存之於其流行運用之實則

棄而不省此於心之全體雖得其半而失其半矣然其所

得之半又必待有所安排布置然後能存故存則有擾苗

助長之患否則有舍而不芸之失是則其所得之半又將

不足以自存而失之孰若一主於敬而此心卓然內外動

靜之間無一毫之隙一息之停哉

問敬通貫動靜而言然靜時少動時多恐易得擾亂曰如

何都靜得有事須著應人在世間未有無事時節要無事

除是死也自早至暮有許多事不成說事多提我我且

去靜坐敬不是如此若事至前而自家卻要主靜頑然不

應便是心都死了無事時敬在裏面有事時敬在事上有

事無事吾之敬未嘗間斷也且如應接賓客敬便是應接

上賓客去後敬又在這裏若厭苦賓客而爲之心煩此卻

是自擾亂非所謂敬也故程子說學到專一時方好蓋專

一則有事無事皆是如此

敬中須有體察功夫方能行著習察不然兀然持敬又無

進步處也觀夫子答門人爲仁之問不同然大要以敬爲

朱子學歸卷十

四

入門處正要就日用純熟處識得便無走作非如今之學

者前後自爲兩段行解各不相資也近方見此意思亦患

未得打成一片耳

心無不敬則四體自然收斂不待著意安排而四體亦自

舒適矣著意安排則難久而生病矣

以敬爲主則內外肅然不忘不助而心自存不知以敬爲

主而欲存心則不免將一箇心把捉一箇心外面未有一

事時裏面已是三頭兩緒不勝其擾擾矣就使實能把捉

得住只此已是大病况未必真能把捉得住乎

問一向把捉待放下便覺恁衰風不知當如何曰這箇也

不須只管恁地把捉若要主把捉又添一箇要把捉底心是生許多事若知得放下不好便捉掇起來便是敬曰靜坐久之一念不免發動當如何日也須看一念是要做甚麼事若是好事合當做底事須去幹了或此事思量未透須著思量教了若是不好底事便不要做自家才覺得如此這敬便在這裏

問持敬不能久當如何下功夫曰某舊時亦曾如此思量要得一箇直截道理元來都無他法只是習得熟熟則自久

問持敬易間斷如何曰愚不省察耳覺得間斷便已接續

朱子學歸卷十

五

何難之有操則存舍則亡只在操舍兩字之間要之只消一箇操字到緊要處全不消許多文字言語若此意熟雖操字亦不須用

人心至靈主宰萬變而非物所能宰故纔有執持之意即是此心先自動了此程夫子所以每言坐忘即是坐馳又因默數倉柱發明其說而其指示學者操存之道則必曰敬以直內而又有以敬直內便不直矣之云也蓋惟整齊嚴肅則中有主而心自存非是別有以操存乎此而後以敬名其理也

今所謂持敬不是將箇敬字做箇好物事樣塞放懷裏只

要胸中常有此意而無其名耳

道著敬已多了一字但略略收拾來便在這裏

學者當知孔門所指求仁之方日用之間以敬為主不論威與未威平日常是如此涵養則善端之發自然明善少有不問斷而察識存養擴而充之皆不難乎爲力矣造次顛沛無時不習此心之全體皆貫乎動靜語默之間而無一息之間斷其所謂仁乎

問主敬時私欲全不萌此固是仁或於物慾中打一覺悟是時私慾全無天理盡見卽此便是仁之全體否曰便是如此且如在此靜坐時固敬應事接物能免不差否只

朱子學歸卷十

六

才被入叫時自家便隨他去了須於應事接物上不錯方是這箇便是難

答許順之曰固有敬字不活之論莫是順之敬得來不活否卻不干敬字事唯敬故活不敬便不活矣此事所差毫釐便有千里之謬

敬有死敬有活敬若只守著主一之敬遇事不濟之以義辨其是非則不活若熟後敬便有義義便有敬靜則察其敬與不敬動則察其義與不義如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不敬時如何坐如尸立如齋不敬時如何須敬義夾持循環無端則內外透徹

敬義只是一事如兩腳立定是敬才行是義合目是敬開眼見物便是義

方未有事時只得說敬以直內若事物之來當辨別一箇是非不成只管敬去敬義不是兩事

敬者字義此而不易之謂義者施於彼而合宜之謂敬要回頭看義要向前看

敬齋箴○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潛心以居對越上帝足容必重手容必恭擇地而蹈折旋蟻封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戰戰兢兢問政或易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洞洞屬屬罔敢或輕不東以西不南以北當事而存靡他其邁弗貳以二

朱子學歸卷十

七

弗參以三惟精惟一萬變是監從事於斯是曰持敬動靜無違表裏交正須臾有間私欲萬端不火而熱不冰而寒毫釐有差天壤易處三綱既淪九法亦斁於乎小子念哉敬哉墨卿司戒敢告靈臺

朱子學歸卷十終

主靜

朱子曰心於未遇事時須是靜及至臨事方用便有氣力如當靜時不靜思慮散亂及至臨事已先倦了伊川解靜專處云不專一則不能直遂閑時須是收斂定做得事便有精神

靜坐非是要如坐禪入定斷絕思慮只收斂此心莫令走作閑思慮則此心湛然無事自然專一及其有事則隨事而應事已則復湛然矣不要因一事而惹出三件兩件如此則雜然無頭項何以得專一

朱子學歸卷十一

一

夫今雖說主靜然亦非棄事物以求靜既爲人自然用事君親交朋友撫妻子御童僕不成捐棄了只閉門靜坐事物之來且曰候我存養又不可只茫茫隨他事物中走二者須有箇思量倒斷始得項之復曰動時靜便在這裏動時也有靜順理而應則雖動亦靜也故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事物之來若不順理而應則雖塊然不交於物以求靜心亦不能得靜惟動時能順理則無事時能靜靜時能存則動時得力須是動時也做工夫靜時也做工夫兩莫相靠使工夫無間斷始得若無間斷靜時固靜動時心亦不動動亦靜也若無工夫則動時固動靜時雖欲

求靜亦不可得而靜靜亦動也動靜如船之在水潮至則動潮退則止有事則動無事則靜雖然動靜無端亦無截然爲動爲靜之理如人之氣吸則靜噓則動又問答之際答則動也止則靜矣凡事皆然且如涵養致知亦何所始但學者須自截從此處做去程子謂學莫先於致知是知在先又曰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則敬也在先從此推去只管恁地

無事靜坐有事應酬隨時隨處無非自己身心運用但常自提撕不與俱往便是工夫事物之來豈以漠然不應爲是耶

朱子學歸卷十一

靜時要體認得親切動時要別白得分明

楊道夫曰羅先生教學者靜坐中看喜怒哀樂未發作何氣象李先生以爲此意不惟於進學有力兼亦是養心之要而遺書有云既思則是已發與前所舉有礙否先生曰羅先生說終恐微病如明道亦說靜坐可以爲學謝上蔡亦言多著靜不妨此說終是小偏才偏便做病道理自有動時自有靜時學者只是帶以直內義以方外見得世間無處不是道理雖至微至小處亦有道理便以道理處之不可專要去靜處求所以伊川謂只用敬不用靜便說得不也是他經歷多故見得恁地若以世之大段紛擾人觀

之會靜得固好講學則不可有毫髮之偏如天雄附子冷底人與也好如要通天下喫便不可

專務靜坐又恐墮落那一邊去只是虛著此心隨動隨靜無時無處不致其戒謹恐懼之力則自然主宰分明義理昭著矣然著戒謹恐懼四字已是壓得重了要之只略提提斯令自省覺便是

問靜中有物曰只知覺便是伊川卻云才知覺便是動恐說得太過若云知箇甚底覺箇甚底如知寒覺煖便是知覺一箇物事今不曾知覺甚事但有知覺在何妨其爲靜答黃子耕曰病中不宜思慮凡百可且一切放下專以存

朱子學歸卷十一

三

心養氣爲務但踴躍靜坐目視鼻端注心臍腹之下久自溫暖即漸見功效矣

答蔡季通曰旋運只是勞心之所致小試參同之萬一當如牛刀割雞也

又曰參同之說子細推尋見得一息之間便有晦朔弦望上弦者氣之方息自止而下地弦者氣之方消自下而上也望者氣之盈也日沈於下而月圓於上也晦朔之間者日月之合乎上所謂舉水以滅火金來歸性初之類是也眼中見得了如此但無下手處耳

參同契說○按魏書首言乾坤坎離四卦藥籙之外其次

即言屯蒙六十卦以見一日用功之早晚又次即言納甲六卦以見一月用功之進退又次即言十二辟卦以分納甲六卦而兩之蓋內以詳理月節而外以兼統歲功其所取於易以爲說者如是而已初未嘗及夫三百八十四爻也今世所傳火候之法及以三百八十四爻爲一周天之數以一爻直一日而爻多日少則不免去其四卦二十四爻以俟二十四氣之至而漸加焉已非出於自然脗合之度矣且當日所用之爻或陰或陽初無次第不知功夫有何分別又况一日之間已周三百六十之數而其一氣所加僅得一爻多少輕重不相權準及此二十四者進增微

朱子學歸卷十一

四

漸退誠憂疾無復往來循環之勢恐亦後人以意爲之未必魏君之本指也竊意此書大要在於坎離二字若於此處得其綱領則功夫之節度魏君所不言者自可以意爲之但使不失其蚤晚之期進退之節便可用功不必一一拘舊說也故今推得策數一法似亦齊整其與爻數之法雖皆魏君所不言然此爲粗有理也蓋月以十二卦分之卦得二日有半各以本卦之爻行本爻之策自八月觀卦以後至七月否卦用老三十六策陰用少三十二策陽以後至七月否卦用老三十六策陰用少三十二策即注意運行陰陽放神冥寂目舒氣以休息之十二卦周即爲一月之功十二月周即爲一歲之運反復循環無有

餘欠其數如左方

震一至五	復一至三	一陽二十八	陽生
臨三至五	二陽五十六		
兌六至十	泰六至八	三陽八十四	
壯八至十	四陽百一十六		
乾十一至十五	五陽百六十八		
姤十六至二十	六陽二百一十六	陽極無陰	
遯十八至二十	一陰三十二		陰生
否二十一至二十五	二陰六十四		
觀二十二至二十六	三陰九十六		
坤二十七至三十	四陰一百二十八		
剝二十八至三十	五陰一百六十八		
坤至三十	六陰二百一十六	陰極無陽	

朱子學歸卷十一

五

此說欲與季通講之未及寫寄而季通死矣偶閱舊藥爲之泫然戊午臘月一十六日

調息箴○鼻端有白我其觀之隨時隨處容與倚移靜極而喧如春沼魚動極而翁如百蟲蟄氣宣開闢其妙無窮孰其尸之不宰之功雲臥天行非予敢讓守一處和千二百歲

朱子學歸卷十一終

克治

朱子曰存養是靜功夫省察是動功夫

懲忿窒欲遷善改過皆是動上有這般過失須是於方動之時審之

戒懼是防之於未然以全其體謹獨是察之於將然以審其幾

幾者動之微是欲動未動之間便有善惡便須就這裏理會若到發出處便怎生奈何得

一念起處萬事根源尤要緊切

微動之初是非善惡於此可見一念之生不是善便是惡

朱子學歸卷十二

幾微之間善者便是天理惡者便是人欲纔覺如此便存其善去其惡可也

人之一心天理存則人欲亡人欲勝則天理滅未有天理人欲夾雜者學者須要於此體認省察之

中心欲爲善而常有箇不肯底意思便是自欺也須打疊得盡

纔有順適底意思便是人欲

李先生說人心中大段惡念卻易制伏只是那不大段計利害乍往乍來底念慮纏綿不斷難爲驅除今看來是如此

問不緊要底思慮不知何以制之曰只覺得不當思慮底便莫要思久入純熟自然無此等思慮矣

或苦私意紛擾曰惟其心無主張故爲私意所勝

要作好人上面煞有等級做不好人則立地便至只在把住放行之間爾

大抵以學者而視天下之事以爲己事之所當然而爲之則雖甲兵財穀邊豆有司之事皆爲己也以其可以求知於世而爲之則雖割股廬墓做草廬馬亦爲人耳善乎張子敬夫之言曰爲己者無所爲而然者也此其語意之深切蓋有前賢所未發者學者以是而日自省焉則有以察

朱子學歸卷十二

二

乎善利之間而無毫釐之差矣

或問義利之別曰只是爲己爲人之分纔爲己這許多便自做一邊去義也是爲己天理也是爲己若爲人那許多便自做一邊去

須於日用間令所謂義了然明白或言心安處便是義亦有人安其所不當安豈可以安爲義也

事無小大皆有義利今做好底事了其間更包得有多少利私在所謂以善爲之而不知其道皆是也

仁義根於人心之固有利心生於物我之相形

人只有一箇公私天下只有一箇邪正

將天下正大底道理去處置事便公以自家私意去處之便私

只是理會箇是與不是便了又曰是便是理

閑居無事且試自思之共行事有所當是而非當非而是當好而惡當惡而好自察而知之亦是功夫

講學固不可無須是更去自己分上做工夫若只管說不過一兩日都說盡了只是工夫難且如人雖知此事不是不可爲忽然無事又自起此念又如臨事時雖知其不義不要做又卻不知不覺自去做了是如何又如好事初心本自要做又卻終不肯做是如何蓋人心本善方其見善

朱子學歸卷十二

三

欲爲之時此是真心發見之端然纔發便被氣稟物欲隨即蔽翳之不教他發此須自去體察存養看得此最是一件大工夫

聖賢千言萬語只是要人不失其本心

人只是此一心今日是明日非不是將不是底換了是底今日不好明日好不是將好底換了不好底只此一心但看天理私欲之消長如何爾以至千載之前千載之後與天地相爲始終只此一心

此心固是聖賢本領然學未講理未明亦有錯認人欲作天理處

未知學問此心渾爲人欲既知學問則天理自然發見而人欲漸漸消去者固是好矣然克得一層又有一層大者固不可有而纖微尤要密察

昔者聖人作易以擬陰陽之變於陽之消於上而息於下也爲卦曰復復反也言陽之既往而來反也夫大德敦化而川流不窮豈假天既消之氣以爲方息之資也哉亦見其絕於彼而生於此而因以著其往來之象爾唯人亦然太和保合善端無窮所謂復者非曰追夫已放之心而還之錄夫已棄之善而屬之也亦曰不肆焉以騁於外則本心全體卽此而存固然之善自有所不能已耳嗚呼聖人

朱子學歸卷十二

四

於復之卦所以贊其可見天地之心而又以爲德之本者其不以此歟

歲前看通書極力說箇幾字儘有警發人處近則公私邪正遠則廢興存亡只於此處看破便幹轉了此是日用第一親切工夫精粗隱顯一時穿透堯舜所謂惟精惟一孔子所謂克己復禮便是此事

近看孟子見人卽道性善稱堯舜此是第一義若於此看得透信得及直下便是聖賢更無一毫人欲之私做得病痛若信不及孟子又說箇第二節工夫又只引成限顏回公明儀正段說話教人如此發憤勇猛向前日用之間不

得存留一毫人欲之私在這裏此外更無別法若於此有箇奮迅興起處方有田地可下功夫不然即是畫脂餼水無真實得力處也

大抵學問功夫看得規模定後只一向著力挨向前去莫問如何若何便是先難後獲之意若方計得一箇頭緒不曾做得半月十日又卻計較以爲未有效驗遂欲別作調度則恐一生只得如此移東換西終是不成家計也

要須把此事來做一平常事看樸實頭做將去久之自然見效不必如此大驚小怪起模畫樣也

日前講論只是口說不曾實體於身故在已在人都不得

朱子學歸卷十二

五

力今方欲與朋友說日用之間常切點檢氣質偏處意欲萌處與平日所講相似與不相似就此痛著工夫庶幾有益

學者先須置身於法度規矩中使持於此者足以勝乎彼則自然有進步處如孔子之告顏淵以非禮勿視聽言動爲克己之目亦可見矣若自無措足之地而欲搜羅抉剔於隱微思慮之中以求所謂人欲之難克者而克之則亦代禽代豎沒世窮年而不能有以立矣

克己亦別無巧法譬如孤軍遇強敵只得盡力舍死向前而已尚何問哉

答周叔謹曰靜中私意橫生此學者之通患能自省察至此甚不易得此當以敬爲主而深察私意之萌多爲何事就其重者細加懲窒久之純熟自富見效不可計功於旦暮而多爲說以害之也

敬義工夫不可偏廢彼專務集義而不知主敬者固有虛驕急迫之病而所謂義者或非其義然專言主敬而不知就日用間念慮起處分別其公私義利之所在而決取舍之幾焉則恐亦未免於昏憤雜擾而所謂敬者有非其敬矣且所謂集義正是要得看破那邊物欲之私卻來這下認得天理之正事事物物頭頭處處無不如此體察觸手

朱子學歸卷十二

六

便作兩片則天理日見分明所謂物欲之誘亦不待痛加遏絕而自然破矣若其本領則固當以敬爲主但更得集義之功以祛利欲之蔽則於敬益有助益有不待著意安排而無昏憤雜擾之病上蔡所謂去卻不合做底事則於用敬有功恐其意亦謂此也

改過貴勇而防患貴怯二者相須然後真可以修惡辨惑而成徙義崇德之功矣

徐子融問水火明知其可畏自然畏之不待勉強若是人欲只緣有愛之之意雖知之而不能不好奈何曰此亦未能真知而已又問真知者還當真知人欲是不好物事否

曰如克伐怨欲不是去就克伐怨欲上要知得到只是自就道理這邊看得透則那許多不待除而自去若實看得大底道理要去求勝做甚麼要去誇夸他人做甚麼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怨箇甚麼耳目口鼻四肢之欲惟分是安欲箇甚麼見得大處分明這許多小小病痛都如冰消凍解無有痕迹矣

人只有箇天理人欲此勝則彼退彼勝則此退無中立不進退之理譬如劉項相拒荊陽成阜之間我進一步則彼退一步初學要牢割定腳逐旋捱將去此心莫退終須有勝時勝時甚氣象

朱子學歸卷十二

七

人做不是底事心卻不安此是良心但被私欲蔽錮雖有端倪無力爭得出須是大段著力與他戰不可輸與他知得此事不好立定腳跟硬地行從好路去待得熟時私欲自住不得

有一種切已病痛日用功夫只在當人著實向前自家了取本不用與人商量亦非他人言說所能干預縱欲警覺同志只合舉起話頭令其思省其聞之者亦只合猛省提醒向自己分上著力不當更著言語論量應對如人有病只合急急求藥既得藥只合急急服餌不當更著言語形容此病更著言語贊歎此藥也

知得如此是病即便不如如是藥若更問何由得如此則是騎驢覓驢只成一場閑話說矣

朱子學歸卷十二終

朱子學歸卷十二

八

家道

朱子曰男女居室人事之至近而道行乎其間此君子之道所以費而隱也然幽閑之中衽席之上人或褻而慢之則天命有所不行矣此君子之道所以造端乎夫婦之微密而語其極則察乎天地之高深也然非知幾慎獨之君子其孰能體之易首於乾坤而中於咸恆禮謹大婚而詩以二南爲正始之道其以此與知言亦曰道存乎飲食男女之事而溺於流者不知其精又曰接而知有禮焉交而知有道焉惟敬者能守而不失耳亦此意也

答陳庸仲曰承以家務叢委妨於學問爲憂此固無可奈

朱子學歸卷十三

何然只此便是用工實地但每事看得道理不令容易放過更於其間見得平日病痛痛加剷除則爲學之道何以加此若起一脫去之心生一排遣之念則事理卻成兩截讀書亦無用處矣

孔明擇婦正得醜女奉身調度人所不逮彼其正大之氣經綸之蘊固已得於天資自然竊意其智慮之所以日益精明威望之所以日益隆重者則寡欲養心之助與爲多焉

與劉子澄曰向讀女戒見其言有未備及邵淺處伯恭亦嘗病之聞嘗欲別集古語如小學之狀爲數篇其目曰正

靜曰卑弱曰孝愛曰和睦曰勤謹曰儉質曰寬惠曰講學班氏書可取者亦刪取之如正靜篇卽如杜子美秉心忼忼防身如律之語亦可入凡守身事夫之事皆是也和睦謂宜其家人寬惠謂逮下無疾如凡御下之事病倦不能檢閱幸更爲詳此目有無漏落有卽補之而輯成一書亦一事也

答許順之曰閤中安好想亦能甘澹泊相助經家務也修身家只此是學更欲別於何處留心耶

又曰既有室家不免略營生理此固不得不爾也粗有衣食之資使免俯仰於人敗人意思此亦養氣之一助也但

朱子學歸卷十三

不可汲汲皇皇役心規利耳

又曰人生諸事大抵且得隨緣順處勉力讀書省節浮費令稍有贏餘以俟不時之須乃佳耳

答解詩論魯莊公之母或問子可以制母乎曰夫死從子通乎其下况國君乎若莊公者哀痛以思父誠敬以事母威刑以馭下車馬僕從莫不候命夫人徒往乎夫人之往也則是公哀敬之不至威命之不行耳

兄弟之恩異形同氣死生苦樂無適而不相須

父母愛其子正也愛之無窮而必欲其如何則邪矣此天理人欲之間正當審決

古人上下之分雖嚴然待臣僕如子弟待子弟如臣僕伯玉之使孔子與之坐陶淵明盤輿用其子與門人子路之負米子貢之埋馬夫子之釣弋有若之三踊於魯大夫之庭冉有用子御齊以入其軍而樊須雖少能用命也古之人執干戈衛社稷躬耕稼與陶漁之事皆是也後世驕侈日甚反以臣子之職爲恥此風日變不可復也士君子知此爲學者言之以漸率其子弟庶幾可少變乎

與魏應仲曰三哥年長宜自知力學以副親庭資望之意不可自比兒曹虛度時日所讀經史切要反復精詳方能漸見旨趣誦之宜舒緩不迫令字字分明更須端莊正坐

朱子學歸卷十三

三

如對聖賢則心定而義理易究不可貪多務廣涉獵幽莽機看過了便謂已通小有疑處卽更思索思索不通卽置小冊子逐日抄記以時省閱切不可含糊護短恥於資問而終身受此點暗以自欺也又置簿記逐日所誦說起止以俟稽考起居坐立務要端莊不可傾倚恐至昏怠出入步趨務要凝重不可輕以害德性以謙遜自牧以和敬待人凡事切須謹飭無故不須出入少說閑話恐廢光陰勿觀雜書恐分精力早晚須自點檢所習之業每旬休日將一句內書溫習數過勿令心少有放佚則自然漸近道理講習易明矣

訓子帖○塗中事 離家後凡事不得縱恣如在父母之側逐日食後或晚間三兩次出則徐行共約十餘里以寬僕夫之力登高歷險皆須出輜以防不測遇過津渡切勿爭先舟人已多甯少須後戒僕從勿與人爭尋店不可大迫巖險及侵水際晚間少食夜間早睡留親僕在房內以防寇盜 過州縣市井擇曠僻清淨店舍安泊閉門靜坐不可出入離店勿妄與人接交常到店肆自有一種閑勿與親接可也若與之飲食或同酒食之肆博戲之場皆行出入未有不爲所誤者可戒之 酒食之肆博戲之場皆不可輒往其餘類則不得妄費錢物買飲食雜物 到婺州 事師如事父凡事咨而後行 始受其言切須下氣明

朱子學歸卷十三

四

友年長以倍丈人行也十年以長兄事之年少於已而事業賢於已者厚而敬之 初到便稟先生合做甚功夫自寫一節目逐日早起夜眠遵依循趁日間勿接閑人說閑話 學亦只可說專意辦自己功則自然習熟進益矣 課讀隨課了早晚授業請益隨眾例不得怠慢日間思不得進退怠慢 早晚授業請益隨眾例不得怠慢日間思索有疑用冊子隨手割記候見質問不得放過所聞誨語歸安下處思省要切之言逐日割記歸日要看見好文字亦錄取歸來 不得自擅出入與人往還初到問先生有合見者見之不令見則不必往人來相見亦啟稟然後往報之此外不得出入一步 居處須是恭敬不得僭肆情

慢言語須要諦當不得戲笑喧嘩 凡事謙恭不得尙氣
凌人自取恥辱不得飲酒荒思廢業亦恐言動差錯失已
忤人尤當深戒不可言人過惡及說人家長短是非有來
告者亦勿酬答於先生之前尤不可說同學之短 交遊之間尤當審擇雖
是同學亦不可無親疎之辨此皆當請於先生聽其所教
大凡爲厚忠信能攻吾過益友也其諛諛輕薄傲慢褻狎
導人爲惡者損友也推此求之亦自合見得五七分更問
以審之百無所失矣但恐志趣卑凡不能克已從善則益
者不期疏而日遠損者不期近而日親此須痛加檢點而
矯正之不可荏苒漸習自趨小人之域如此則雖有好師

朱子學歸卷十三

五

長亦無救拔自家處矣 見人嘉言善行則敬慕而記錄
之見人好文字勝已者則借來熟看或傳錄而咨問之思
與之齊然後已不拘長少惟善是取 以上數條切宜謹守其所未
及亦可據此推廣大抵只是勤謹二字循之而上有無限
好事吾雖未敢言而竊爲汝願之反之而下有無限不好
事吾雖不欲言而未免爲汝憂之也蓋汝若好學在家足
可讀書作文講明義理不待遠離膝下千里從師汝既不
能如此即是自不好學已無可望之理然今遣汝者恐汝
在家汨於俗務不得專意又父子之間不欲晝夜督責及
無朋友聞見故令汝一行汝若到彼能奮然有爲力改故

習一味勤謹則吾猶有望不然則徒勞費只與在家一般
他日歸來又只是舊時伎倆人物不知汝將何面目歸見
父母親戚鄉黨故舊耶念之念之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在此一行千萬努力先生遺長子遊東萊呂先生門故訓之云云
君子將營宮室先立祠堂於正寢之東爲四龕以奉先世
神主旁親無後者以其班祔置祭田具祭器主人晨謁於
大門之內出入必告至正朔望則參俗節則獻以時食有
事則告

向見趙丞相日於影堂行皆定之禮或在燕集之後竊疑
未安故每常只循舊禮晨謁而已

朱子學歸卷十三

六

簋豆簠簋之器乃古人所用故當時祭享用之今則燕器
代祭器常饌代俎肉楮錢當幣帛是亦以平生所用是謂
從宜也

始祖先祖之祭伊川方有此說固足以盡孝子慈孫之心
然竊疑其禮近於禘祫非臣民所得用遂不敢行德厚者
流光德薄者流卑故古者大夫以下極於三廟而於祫可
以及其高祖今用先儒之說通祭高祖已爲過矣其上世
久遠自合遷毀不當更祭也

古人雖有始祖亦只是祭於大宗之家若小宗則祭止高
祖而下然又有三廟二廟一廟祭寢之差其尊卑之殺極

爲詳悉非謂家家皆可祭始祖也

古人廟堂南向室在其北東戶西牖皆南室西南隅爲奧尊者居之故神主在焉詩所謂宗室廟下者是也主既在西壁下卽須東向故行事之際主人入戶西向致敬試取儀禮特牲少牢饋食等篇讀之卽可見矣凡廟皆南向而主皆東向惟祫祭之時羣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之時則太祖之主仍舊東向而羣昭南向羣穆北向列於太祖之前此前代禮官所謂太祖正東向之位者爲祫祭時言也非祫時則羣廟之主在其廟中無不東向矣廟則初不東向也

朱子學歸卷十三

七

古者一世自爲一廟有門有室有寢凡屋三重而牆四周焉自後漢以來乃爲同堂異室之廟一世一室而以西爲上如韓文中家廟碑有祭初室祭東室之語今國家亦只用此制故士大夫家亦無一世一廟之法而一世一室之制亦不能備故溫公諸家祭禮皆用以右爲尊之說獨文潞公嘗立家廟今溫公集中有碑載其制度頗詳亦是一世一室而以右爲上

遷主禮經所說不一亦無端的儀制竊意恐當以大祥前一日祭當遷之主告而遷之然後次日撤几筵奉新主入廟似亦稍合人情

祔與遷自是兩事祔者奉新死之主以祭於其所當入之祖廟而并祭其祖若告其祖以將遷於他廟若適士二廟則此祖已當遷於夾而告新死者以將遷於此廟也既告已則復新死者之主於寢而祖亦未遷比至於練乃遷其祖入他廟或夾室而遷新死者之主於其廟耳其未遷於廟與既遷而未祔饋羞自如他日如此則廟自不虛廢亦有饋三年之喪畢則有祫祭而遷祖父之主以入他廟奉新死者之主以入祖廟

橫渠說三年後祫祭於太廟因其祭畢還主之時遂奉就主歸於夾室遷主新主皆歸於其廟此似爲得體

朱子學歸卷十三

八

祔主今士人家無夾室宜置何處曰禮記說藏於兩階間今不得已埋於墓所

樊黃近世行之墓次不知於禮何據張魏公贈諡只告於廟疑爲得體

李晦叔問程氏一妻祔祭之說曰程先生此說恐誤唐會要中有論凡是嫡母無先後皆當並祔合祭

出妻入廟決然不可爲子孫者只合歲時就其家之廟拜之若相去遠則設位望拜可也族祖及諸旁親皆不當祭有不可忘者亦做此例足矣

嫁母生不可以入於廟死不可以祔於廟而亦不可以養

於家爲之子者率其婦子就母之家或舍其側而養之不
幸而無以爲家則築室於外可也

宗子有公子之宗有大宗有小宗國家之祿子不繼世者
若其間有適子則祿兄弟宗之爲大宗若皆庶子則兄弟
宗其長者爲小宗此所謂公子之宗者也別子卽是此祿
子既沒之後其適長者各自繼此別子卽是大宗直下相
傳百世不遷別子之祿子既沒之後其適長子又宗之卽
爲繼祿之小宗每一易世高祖廟毀則同此廟者是爲祖
免之親不復相宗矣所謂五世而遷也

古禮廟無二主嘗原其意以爲祖考之精神既散欲其萃

朱子學歸卷十三

九

聚於此故不可以二今有祠版又有影是有二主矣古人
宗子承家主祭仕不出鄉故廟無虛主而祭必於廟惟宗
子越在他國則不得祭而庶子居者代之祝曰孝子某_{子宗}
名使介子某_{庶子}執其常事然猶不敢入廟特望墓爲壇
以祭蓋其尊祖敬宗之嚴如此今人主祭者遊宦四方或
貴仕於朝又非古人越在他國之比則以其田祿修其薦
享尤不可闕不得以身去國而使支子代之也禮意終始
全不相似泥古則闕於事情徇俗則無復品節必欲酌其
中制適古今之宜則宗子所在奉二主以從之於事爲宜
蓋上不失萃聚祖考精神之義_{二主常相依則不分矣}下使宗子

得以田祿薦享祖宗宜亦歆之處禮之變而不失其中所
謂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者蓋如此但支子所得自
主之祭則當留以奉祀不得隨宗子而徙也

兄弟異居廟初不異只合兄祭而弟與執事或以物助之
爲宜向見說前輩有如此而相去遠者則兄家設主弟不
立主只於祭時旋設位以紙榜標記逐位祭畢焚之如此
似亦得禮之變也

問冠昏之禮如欲行之當須使冠昏之人易曉其言乃爲
有益如三加之辭出門之戒若只以古語告之彼將謂何
曰只以今之俗語告之使之易曉乃佳

朱子學歸卷十三

十

同昏禮不賀人之序也曰婦既歸姑與之爲禮喜於家事
之有承替也姑反置酒以勸飲婦姑坐客位而婦坐主席
姑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

同程氏昏儀與溫公儀如何曰迎婦以前溫公的是婦入
門以後程儀是溫公儀親迎只拜妻之父兩拜便受婦以
行卽是程儀偏見妻之黨則不是溫公儀入門便廟見不
是程儀未廟見卽是

叔器問昏禮溫公儀婦先拜夫程儀夫先拜婦或以爲妻
者齊也當齊拜何者爲是曰古者婦人與男子爲禮皆依
拜每拜以二爲禮昏禮婦先二拜夫答一拜婦又二拜夫

又答一拜冠禮雖見母母亦俠拜

昏禮用命服乃是古禮如士乘墨車而執雁皆大夫之禮

也冠帶只是燕服非所以重正昏禮不若從古之爲正

問古人納幣五兩只五匹耳恐太簡曰計繁簡則是以利

言矣且吾儕無望於復古則風俗更敦誰變文中子曰婚娶而論財者

子不入其鄉

趙壻親迎禮大略○前期女氏使人張陳其壻之室及期

具饌設椅桌置於堂中東西相對各置杯七著蔬果於桌

上酒壺在案席之後別置桌子於席南注子置其上壻

盛服主人馬子之禮乘馬至女氏之門下馬俟於次女尊長父母

朱子學歸卷十三

七

之出迎壻於門外揖遜而入至於廳事主人升自阼階立

西向壻升自西階北面再拜向內拜主人答拜姆率女

出中門至於廳事壻揖之至婦轎前舉簾以俟姆率婦登

車下簾壻揖主人主人不降送壻乘馬在前婦車在後皆

以二燭前導以行壻先至廳事俟婦下車揖遂導以入婦

從之贊者導壻揖婦而先婦從之適其室婦從者布席於

闔內東方壻從者布席於西方壻立於東席婦立於西席

婦拜壻答拜壻爲婦舉鬢頭訖揖婦坐壻東婦西從者酌

酒壻揖婦同祭酒舉飲從者置簋壻揖婦同祭飯食畢又

斟舉飲饌不祭三爵亦如之此參酌古人合牢之禮乃微

饌

按喪禮凡喪父在父爲主則父在子無主喪之禮也又曰

父沒兄弟同居各主其喪注云各爲妻子之喪爲主也則

是凡妻之喪夫自爲主也以子爲喪主似未安

問子爲母大祥及禫夫已無服其祭當如何曰今禮凡筮

必三年而除則小祥大祥之祭皆夫主之但小祥之後夫

即釋服大祥之祭夫亦恐須素服以祭但改其祝詞不必

言爲子而祭也

問妻喪踰期主祭曰此未有考但司馬氏大小祥祭已除

服者皆與祭則主祭者雖已除服亦何害於與祭乎但不

朱子學歸卷十三

七

可純用吉服須如弔喪及忌日之服也

同夫在妻之神主宜書何人奉祀曰旁註施於所尊以下

則不必書也

祖在父亡祖母死亦承重

嫡孫承重庶孫是長亦不承重

賣文卿同子之所生母死題主當何稱祭於何所曰若選

嫡母止稱亡母以別之伊川曰祭於私室

庶母自謂父妾生子者士服緦麻而大夫無服若母則儀

禮有公子爲其母之文今令甲其下亦明有注字曰謂生

已者則是不同父妾父妾而皆得母名矣故注中則有嫡

母之文又以名此生已者之正爲母也至如封敘封贈亦但謂之所生母而不謂之庶母也

女子適人喪父母既練而歸期九月既葬而歸歸謂歸夫家也或在母家彼此有所不便不可以待練之久歸而不變其居處飲食之節可也衣服則不可不變

女已適人爲父母服期若有舅姑難以發哀於其側從祭但略去華盛之服可也

百日卒哭乃開元禮以今人葬或不能如期故爲此權制王公以下皆以百日爲斷殊失禮意古者士踰月而葬葬而虞虞而卒哭自有日數但今人家諸事不辨自不能及

朱子學歸卷十三

三

此期耳若過期未葬自不當卒哭未滿一月則又自不當葬也

官擇之問三年喪而復有替喪者當服替喪之服以臨其喪卒事則反初服或者以爲方服重不當改輕服不知如何曰或者之說非是

問改葬日須告廟而後告墓方啟墓以葬葬畢奠而歸又告廟哭而後畢事

問改葬總鄭元以終總之月數而除王肅以葬畢便除如何曰禮宜從厚富如鄭氏問鄭氏以只有三年服者改葬服總三月非三年服者弔服加麻葬畢除之否曰然

喪葬之時只當以素食待客祭饌單食只可分與僕從

答廖子晦曰所問葬法大槩得之但後來講究木椁應青

似亦無益但於穴底先鋪炭屑築之厚一寸許其上之中

即鋪沙灰四旁即用炭屑側厚寸許下與先所鋪者相接

築之既平然後安石椁於其上四旁又下三物如前椁底

及棺四旁上面復用沙灰實之俟滿加蓋復布沙灰而加

炭屑於其上然後以土築之盈坎而止蓋沙灰以隔蟻蟻

愈厚愈佳項霄見籍溪先生說嘗見用灰葬者後因遷葬

則見灰已化爲石矣炭屑則以隔木根之自外入者亦里

人改葬者所親見故須令常在沙灰之外四面周密都無

朱子學歸卷十三

古

縫縹然後可以爲固但法中不許用石椁故此不敢用全石只以數片合成庶幾不戾法意耳

嘗見前輩說大凡誌石須在墳上二三尺許即他日或爲春鋤誤及猶可及止若在墳中則已暴露矣雖或見之無及於事也此說有理

陰陽家說前輩所言固爲正論然恐幽明之故有所未盡故不敢從然今亦不須深考其書但道路所經耳目所接

有數里無人煙處有欲住者亦住不得其成聚落有宅舍處便須山水環合略成氣象然則欲掩藏其父祖安處其子孫者亦豈可都不揀擇以爲久遠安甯之慮而率意爲

之乎但不當極意過求必爲富貴利達之計耳此等事自有酌中恰好處便是正理世俗固爲不及而必爲高論者似亦過之也

問居喪讀書曰居喪初無不得讀書之文古人居喪廢業業是簞簞上版子廢業謂不作樂耳

人死雖是魂魄各自飛散要之魄又較定須是招魂來復這魄要他相合復不獨是要他活是安聚他魂魄不教便散了聖人教人子孫常常祭祀也是要聚得他

問死者魂魄既散而立主以主之亦須聚得些子氣在這裏否曰古人自始死弔魂復魄立重設主便是常要接續

朱子學歸卷十三

五

他些子精神在這裏古者覺魂用性血便是覺見那魂久後不靈了又用些子生氣去接續他史記上龜策傳占春將筆子就上面開卦便是將生氣去接他便是覺龜之意又曰古人立尸也是將生人生氣一接他

問祖考精神既散必須三日齋七日戒求諸陽求諸陰方得他聚然其聚也倏然其聚到得禱祠既畢誠敬既散則又忽然而散曰然

凡祭主於愛敬之誠而已貧則稱家之有無疾則量家骨而行之財力可及者則當如儀

朔旦家廟用酒果望日用茶重午中元九日之類皆名俗

節大祭每位用四味請出木主俗節只就家廟止二味朔旦俗節酒止一上斟一杯

忌日祭只祭一位

喪禮自葬以前皆謂之奠其禮甚簡蓋哀不能文而於新死者亦未忍遽以鬼神之禮事之也自虞以後方謂之祭故禮家又謂奠爲喪祭而虞爲吉祭蓋漸趨於吉也

古人居喪衰麻之衣不釋於身哭泣之聲不絕於口其出入居處言語飲食皆與平日絕異故宗廟之祭雖廢而幽明之間兩無憾焉今人居喪與古人異卒哭之後遂盡其喪凡出入居處言語飲食與平日之所爲皆不廢也而獨

朱子學歸卷十三

六

廢此一事恐亦有所未安竊謂欲處此義者但當自省所以居喪之禮果能始卒一一合於古禮即廢祭無可疑若他時不免墨衰出入或其他有所未合者尙多即卒哭之前不得已卒禮且廢卒哭之後可以略放左傳杜注之說遇四時祭日以喪服特祀於几筵用墨衰常祀於家廟可也左傳之意卒哭但卒哭之期須既葬立主三虞之後卜而祭以成事方可耳溫公高氏二書事此若神柩在而欲以百日爲斷墨衰出入則決然不可

答曾光祖曰家間頃年居喪於四時正祭則不敢舉而俗節薦享則以墨衰行之蓋正祭三獻受胙非居喪所可行

而俗節則唯普同一獻不讀祝不受胙也

墓祭不可考先儒說恐是祭土神但今俗行拜掃之禮其來已久似不可廢又墳墓非如古人之族葬若只一處合爲一分而遙祭之亦似未便此等不若隨俗各祭之爲便也

答陳明仲曰祭禮已隨事釐正如配祭只用元妃繼室則爲別廟或有庶母又爲別廟或妻先亡又爲別廟弟先亡無後亦爲別廟與伯叔祖父兄之無後者凡五等須各以一室爲之不可雜也冬至已有始祖之祭是月又是仲月自當時祭故不更別祭其他俗節則已有各依鄉俗之文

朱子學歸卷十三

七

自不妨隨俗增損但元旦則在官者有朝謁之禮恐不得專爲精於祭事黨鄉里卻止於除夕前三四日行事此亦更在斟酌也忌日服制王彥輔座史載富鄭公用垂腳鞋紗幘頭髻布衫脂皮帶如今人禪服之制先生戒子塾曰吾不孝爲先公棄捐不及供養事先妣四十年然愚無知識所以承顏順色所有乖戾至今思之常以爲終天之痛無以自贖惟有歲時享祀致其謹潔猶是可著力處汝等及新婦等切宜謹戒凡祭肉鬻割之餘及皮毛之屬皆當勿殘穢褻慢以重吾不孝

答汪尚書曰宋公以外祖無後而歲時祭之此其意可謂

厚矣然非族之祀於理既未安而勢不及其子孫則爲慮亦未遠曷若訪其族親爲之置後使之以時奉祀之爲安便而久長哉但貧賤之士則其力或不足以爲此或雖爲之而彼爲後者無所顧於此則亦不能使之致一於所後若宋公則其力非不足爲苦爲之而割田築室以居之又奏授之官以祿之則彼爲後者必將感吾之誼而不敢乏其祀矣此於義理甚明利害亦不難曉竊意宋公特欲親奉嘗之以致吾不忘母家之意而其慮遂不及此耳若果如此則使爲後者主其祭而吾特往助其饋奠亦何爲而不可

朱子學歸卷十三

六

先生閑居未明而起深衣幅巾方履拜於家廟以及先聖退坐書室几案必正書籍器用必整其飲食也羹食行列有定位匙箸舉措存定所倦而休也瞑目端坐休而起也整步徐行中夜而寢既寢而寤則擁衾而坐或至達旦其色莊其言厲其行舒而恭其坐端而直威儀容止之則自少至老所寒盛暑造次顚沛未嘗有須臾之離

朱子學歸卷十三終

出處

朱子曰大抵人富有以自樂則用行捨藏之間隨所遇以安之和靖先生云如響則行如僚則休此言有味也

親聖人出處須看他至誠懇切處及灑然無累處

古人只是日夜皇皇汲汲去理會這箇身心到得做事業時只隨自家分量以應之如由之果賜之達冉求之藝只此便可以從政不用他求若是大底功業使用大聖賢做小底功業使用小底賢人做各隨他分量做出來如何強得

多是要求濟事而不知自身已不立事決不能成人之心

朱子學歸卷十四

十一

若一毫私意未盡皆足以敗事如上一點黑下便有一塊黑上有一毫差下便有尋丈差今若見得十分透徹待下梢遇事轉移也只做得五六分若今便只就第四五著理會下梢如何

同學者講明義理之外亦須理會時政凡事當一一講明使先有一定之說庶他日臨事不至磨面曰學者若得胸中義理明從此去量度事物自然泛應曲當人若有堯舜許多聰明自做得堯舜許多事業若要一一理會則事變無窮難以逆料隨機應變不可預定今世文人才士開口便說國家利害把筆便述時政得失終濟得甚事只是講

明義理以淑人心使世間識義理之人多則何患政治之不舉耶

因論人好習古今治亂典故等學曰亦何必苦苦於此用心古今治亂不過進君子退小人愛人利物之類今人都看巧去了

人須是有廉恥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恥便是羞惡之心人有恥則能有所不為今有一樣人不能安貧其氣節屈以至立腳不住不知廉恥亦何所不至因舉呂舍人詩云逢人即有求所以百事非又言今人只見曾子唯一貫之旨遂得道統之傳此雖固然但曾子平日是箇剛毅有力

朱子學歸卷十四

十二

量壁立千仞底人觀其所謂士不可以不安毅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底言語可見雖是做工夫處比顏子覺巖然緣他資質剛毅先自把捉得定故得卒傳夫子之道後來有子思孟子其傳亦永遠又如論語必先說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然後說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必先教取舍之際界限分明然後可做工夫不然則立腳不定安能有進又云學者不於富貴貧賤上立定則是入門便差了也

風俗不好直道而行便有窒礙然在吾人分上只論得一箇是與不是此外利害得喪不足言也

學者當常以志士不忘在溝壑爲念則道義重而計較死生之心輕矣况衣食至微末事不得未必死亦何用犯義犯分役心役志營營以求之耶某觀今人因不能咬菜根而至於違其本心者眾矣可不戒哉

困厄有輕重力量有小大若能一日十二辰檢點自己念慮動作都是合宜仰不愧俯不作如此而不幸與溝壑喪軀殞命有不暇恤只成就一箇是處如此則方寸之間全是天理雖遇大困厄有致命遂志而已亦不知有人之

朱子學歸卷十四

主

是非向背惟其是而已

同此千之死以理論之可謂正命以氣論之恐非正命曰如何恁地說盡其道而死者皆正命也當死而不死卻是失其正命公治長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若當時死於縲紲不成說他不是正命有罪無罪在我而已古人殺身以成仁身已死矣又成箇甚麼底直是要看此處孟子謂舍生取義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學者須於此處見得定臨利害時便將自家斬剗也須壁立萬仞而今人有小利害便生計較說道恁地死非正命如何得

答范伯崇曰熹嘗問先生瞽瞍殺人事先生曰剗瞍父子

只爲無此心所以爲法律所縛都轉動不得若舜之心則法律縛他不住終身所然樂而忘天下求仁得仁何怨之有然此亦只是論其心爾豈容他如此去得問先儒入議之說如何曰此乃蔽罪時事其初須著執之不執則士師失其職矣熹嘗以先生之意參諸明道及文定之說明道師訓文定說竊謂剗瞍父子之事其進退可否只看輒之心如何爾若輒有拒父之心則固無可論若有避父之心則衛之臣子以君臣之事拒剗瞍而輔之若其必辭則請命而立君可矣設或輒賢而國人不聽其去則爲輒者又當權輕重而處之使君臣父子之間道並行而不相

朱子學歸卷十四

四

悖亦必有道苟不能然則逃之而已矣義至於此已極精微但不可有毫髮私意於其間耳來論以謂剗瞍之來諸大夫當身任其責請命於天子而以逆命討之是矣已嘗有天之命而剗瞍逃之則不請命亦可但又云輒不與謀其事避位而聽於天子則恐不免有假手於大夫以拒父而險幸天子之與已之心焉掩耳盜鐘爲罪愈大許多私意都在只是免得自家犯手情理尤不好也又云遽然與師以脅其父於人子之心安乎自衛國言之則與師以拒得罪於先君而不當立之世子義也自輒言之則雖已不與謀而聽大夫之所爲請命於天子而討之亦何心哉來論本欲臣子之義兩得立意甚善但推而言之

便有此病似是於輒之處心緊要處看得未甚灑落所以如此孟子所謂不得於言勿故思竊謂輒之心但當只見父子之親爲大而不可一日立乎其位自始至終自表至裏只是一箇逃而去之便無一事都不見其他方是直截不審伯崇以爲如何

連嵩卿問楚令尹子南之子棄疾雍糾之妻一告而殺夫一不告而殺父二者亦不幸而遇此然當如何爲正答曰居二者之間調護勸止使不至於相夷者上也勸之不從死而以身悟之次也舍是亦無策矣

諸葛武侯未遇先主只得退藏一向休了也沒奈何孔子

朱子學歸卷十四

五

弟子不免事季氏亦事勢不得不然捨此則無以自活如今世之科舉亦然如顏回之徒自把得住自是好不可以一律看人之出處最可畏如漢魏之末漢末之所事者止有箇曹氏魏末之所事者止有箇司馬氏皆逆賊耳問子路之事輒與樂正子從子敖相似曰不然從子敖更無說兩魏之分東則高歡西則宇文已非復有魏室矣當是之時見微之士固已不立乎其位不幸而立乎其位其賤者乎則亦去之可也其貴者乎則左右近臣從君於西社稷大臣守國於東而皆必思所以爲安國靖難興復長久之計不濟則以死繼之而已此外復何策哉

名義不正則事不可行無可爲者有去而已然使聖人當之又不知如何恐於義未精也

塵中汨沒墮墮了人須是忙裏早晚提撕時以書冊灌漑勿令斷絕爲庶幾耳

僻遠之鄉官事簡少可以讀書進學若如此實做得三年

功夫比之奔走塵埃俯仰應接殊未爲失計也

答黃子耕曰今日仕宦只是如此既未免出來只得忍耐勉其力之所及而已日用之間更看自家分內許多道理甚底是欠闊底隨處操存隨處玩索不妨自有餘樂何至如此焦躁耶

朱子學歸卷十四

六

今日上下相迫勢亦有不得已者故事之從違可否常在人而不可必唯審時量力從吾所好爲在已而可以無不如志爾

居今之世唯有一味退後勿求人知爲上策耳官卑祿薄雖不快意然比之一介寒士區區敦學仰食於人者則已爲泰矣若以爲不足妄有覬覦恐所得無幾而後日之悔將有不可追者

仕宦只是廉勤自守進退遲速自有時節切不可起妄念也

職事固不可不盡心然凡百亦宜翰晦勿太向前爲佳

當官勿避事亦勿侵事

爲人寮屬世俗常禮有不可廢者亦且得隨例不須大段立異不濟得事徒爲人所指目憎嫌卻費調護求寬假所屈愈多也

答廖子晦曰事已如此不若且靜以聽之吾人所學正要此處呈驗若看些利害便不免開口告人卻與不學之人何異向見李先生說若大段排遣不去只思古人所遺思難有大不可堪者持以自比則亦可以少安矣始者甚卑其說以爲何至如此後來臨事卻覺有得力處不可忽也答任伯起曰烹養病之軀飲食起居尚未能如舊流竄放

朱子學歸卷十四

七

極久已置之度外諸生遠來無可遣去之理朝廷若欲行遣亦須得到奉行難以遽自匆匆也詳觀來喻似有仰人鼻息以爲修行之意若方寸之間日日如此則與長戚戚者無以異矣若欲學道要須先去此心然後可以語上上蔡先生有言富貴利達今人少見出脫得者非是小事邇來學者何足道能言真如鸚鵡此言深可畏耳

答韓尙書曰烹獨介之性矯揉萬方而終不能回迂疎之學用力既深而自信愈篤以此自知決不能與時俯仰以就功名以故二十年來自甘退藏以求已志所願欲者不過修身守道以終餘年因其暇日誦讀遺經參考舊聞以

求聖賢立言本意之所在既以自樂間亦筆之於書以與學者共之且以待後世之君子而已此外實無毫髮餘念也中間惡辭召命反誤寵褒初亦不敢奉承既而思之是乃君相灼知無用之實而欲假以閔勞惠養之恩故少進其官益其祿而卒許以投閒似若有可受者以故懇避踰年而終於拜受私竊以爲是足以上承朝廷之美意而下得以自絕於名宦之途自是以往其將得以優游卒歲就其所業而無蹙迫之慮矣而事乃有大變不然者烹亦安得默然而亡言哉夫以烹之狷介迂疎不能俯仰世俗固已聞風而疾之矣獨賴一時賢公名卿或有誤而知之然

朱子學歸卷十四

八

聽於下風考其行事議論之本末則於鄙意所不能無疑者尙多今若不辭而冒受則竇主之間異同之論必有所不能免者無益於治而適所以爲羣小嘲笑之資且烹之私願所欲就者亦將汨沒而不得成其或收之桑榆而幸有所就人亦必以爲已試不驗之書而不之讀矣又況今日一出而前日所以斟酌辭受而不敢苟然之意亦且黯闇而不能以自明諸公誠知之深愛之厚則曷爲不求所以伸其志全其守而必脅歐縱吏使至此極也耶且士大夫之辭受出處又非獨其身之事而已其所處之得失乃國風俗之盛衰故尤不可以不審也若烹者向既以辭召

命而得改官矣今又因其所改之官而有此授烹若受而不辭則是美官要職可以從容辭過安坐而必致之也近世以來風類俗靡士大夫倚託欺諛以取爵位者不可勝數獨未有此一流耳而烹適不幸諸公必欲強之使充其數烹雖不肖實不忍以身蒙此辱使天下後世持清議者得以唾罵而唾鄙之也

與鄭參政曰燕山野仇拙處世不諳然自少日即蒙當世一二鉅公教誨期許待以國士居常厲志不敢少貶以辱其門亦庶幾得因際會少有毫髮以自效於當世不意粹年此志不遂而又適遭時論大變威福下移忠賢奔波海

朱子學歸卷十四

九

內震發病中聞之憤悶鬱結竟死無路亟欲草疏自通幾或開信而子弟諸生交諷更諫以爲如此適增國家之累而無益紛拏累日疾勢遂侵此乃窮命使然亦無足言者今若得因病辭官并脫無名之職則與世長辭含笑入地無所恨矣

先生平居惓惓無一念不在於國聞時政之闕失則戚然有不豫之色語及國勢之未振則慨慨以至泣下然謹難進之禮則一官之拜必抗章而力辭屬易退之節則一語不合必奉身而亟去其事君也不貶道以求售其愛民也不徇欲以苟安故與世動輒離離自莖仕以至屬纊五十

年間歷仕四朝任於外者僅九考立於朝者四十日而已問忠只是實心人倫日用皆當用之何獨只於事君上說忠子曰父子兄弟夫婦皆是天理自然人皆莫不自知愛敬君臣雖亦是天理然是義合世之人便自易得苟且故須於此說忠卻是就不足處說

問君臣父子同是天倫愛君之心終不如愛父何也曰離畔也只是庶民賢人君子便不如此韓退之云臣罪當誅今天王聖明此語何故程子道是好文王豈不知紂之無道卻如此說是非欺誑眾人直是有說須是有轉語方說得文王心出看來臣子無說君父不是底道理此便見得

朱子學歸卷十四

十

是君臣之義處莊子云天下之大戒二命也義也子之於父無適而非命也臣之於君無適而非義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舊管題跋一文字曾引此語以爲莊子此說乃楊氏無君之說似他道意思便是沒奈何了方恁地有義卻不知此是自然有底道理又曰臣之視君如寇讐孟子說得來怪差卻是那時說得如云三月無君則弔等語似是逐旋去尋箇君與今世不同而今卻是只有進退如有去之之理只得退去又有一種退不得底人如貴戚之卿是也賈生弔屈原文云歷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都也及爲懷王傳王陸馬死誼自傷傳王無狀悲泣而死張文

潛有詩譏之當時諠何不去直是去不得看得諠當時年少也只是胡說

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乃是後來事說朋友功效如此人自與人同類相求牛羊亦各以類相從朋友乃彝倫之一

問與朋友交後知其不善欲絕則傷恩不與之絕則又以匿怨而友其人曰此非匿怨之謂也心有怨於人而外與之交則爲匿怨若朋友之不善情意自是當疏但疏之以漸若無大故則不必峻絕之所謂親者毋失其爲親故者毋失其爲故者也

朱子學歸卷十四

十一

問人倫不及師何也曰師之義卽朋友而分則與君父等朋友多而師少以其多者言之又問服中不及師何也曰正是難處若論其服則當與君父等故禮謂若喪父而無服又曰平居則經

人之大倫其別有五自昔聖賢皆以爲天之所敘而非人之所能爲也然以今考之則惟父子兄弟爲天屬而以人合者居其三焉是則若有可疑者然夫婦者天屬之所由以續者也君臣者天屬之所賴以全者也朋友者天屬賴以正者也是則所以紀綱人道建立人極不可一日而偏廢雖或以人而合其實皆天理之自然有不得不合者此

其所以爲天之所敘而非人之所能爲者也然是三者之於人或能具其形矣而不能保其生或能保其生矣而不能存其理必欲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交盡其道而無悖焉非有朋友以責其善輔其仁其孰能使之然哉故朋友之於人倫其勢若輕而所繫爲甚重其分若疎而所關爲至親其名若小而所職爲甚大此古之聖人修道立教所以必重乎此而不放忽也然自世教不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既皆莫有盡其道者而朋友之倫廢闕爲尤甚世之君子雖或深病其然未必深知其所以然也予嘗思之父子也兄弟也夫婦之親也非其乖離之極固不能

朱子學歸卷十四

十二

輕以相棄而夫婦君臣之際又有雜出於情物事勢而不能自己者以故雖或不盡其道猶得以相牽聯比合而不至於盡壞至於朋友則其親不足以相維其情不足以相顧其勢不足以相攝而爲之者初未嘗知其理之所從職之所任其重有如此也且其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猶或未嘗求盡其道則固無所藉於責善輔仁之益此其所以恩疎而義薄輕合而易離亦無怪其相視漠然如行路之人也夫人倫有五而其理則一朋友者又其所藉以維持是理而不使至於悖焉者也由夫四者之不求盡道而朋友以無用廢然則朋友之道盡廢而責善輔仁之職

不舉彼夫四者又安得獨立而久存哉嗚呼其亦可為寒
心也已非夫強學力行之君子則孰能深察而亟反之哉

朱子學歸卷十四終

朱子學歸卷十四終

政事

朱子曰學者所志固當大至於論事則當視已之所聞
所論之事所告之人而為淺深則無失言失人
曠官之責矣吾學若果未至見若果未明既未能自信且
不為人所信則寧退而自求耳言而背其所學用而不副
其言皆不可也

世間論於義者則為君子論於利者即是小人而近年一
種議論乃欲周旋於二者之間回互委曲費盡心機卒既
不得為君子而其為小人亦不索性亦可謂誤用其心矣
君子之於小人固不當過為忿疾然無交和之理韓富當

朱子學歸卷十五

時事力蓋不足以勝二森非固欲與之和也元祐誠有過
甚處蓋當時事勢恐不如此亦不免禍要當有以開悟人
主之心乃絕後患耳

大率天下只有一是一非是者須還他是非者須還他非
方是自然之平若不分邪正不別是非而但欲其平決無
可平之理此元祐之調停元符之建中所以敗也

自家持守處固是不可放過至於應世接物同異淺深豈
容固必但看得過把得定自不妨各隨分量應副將去何
必如此懷不平之心而浪自苦哉纔有此等意思恐亦便
是本原有不察處政不可作兩截看也

處已接物內外無二道也得於已而失於物者無之故凡失於物者皆未得於已者也然得謂得此理失謂失此理非世俗所謂得失也若世俗所謂得失者則非君子所當論矣

燕居獨處之時物有來感理所當應而此心頑然固執不動則此不動處便非正理又如應事接物處理當如彼而吾所以應之者乃如此則雖未必出於血氣人欲之私然只似此亦是不合正理

先生愛說恰好二字云凡事自有恰好處

天下事須論一箇是不是後卻又論其中節與不中節

朱子學歸卷十五

二十一

夫子云不學詩無以言先儒以爲心平氣和則能言易繫辭曰易其心然後語謂平易其心而後語也明道先生曰凡爲人言者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拂告子云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孟子以爲不可者孟子之意以言有不順理不自得處即是心有不順理不自得處故不得於言須求之於心就心上理會也心氣和則言順理然亦須就言上做工夫始得伊川曰發禁躁妄內斯靜專是也內外表裏照管無少空闕始得相應

今人大抵皆先自立一箇意見若其性寬大便只管一向見得一箇寬大底路若性嚴毅底人便只管見得一箇廉

介底路更不平其心看事物自有合寬大處合嚴毅處因說人心不可狹小其待人接物胸中不可先分厚薄有所別異曰惟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放令規模寬闊使人各得盡其情多少快活

於天下之事有可否則所以至公而勿牽於內顧偏懸之私於天下之議有從違則開以誠心而勿誤以陽開陰閉之計則庶乎德業盛大表裏光明中外遠邇心悅誠服只有一箇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公平正大行將去其濟不濟天也古人做得成者不是他有知只是偶然其他費心費力用智用數半籠計較都不濟事都是

朱子學歸卷十五

三

枉了

論事只當言其理之是非不當計其事之利害

作事若顧利害其終末有不陷於害者

凡事須小心寅畏仔細體察思量到人所思量不到處防備到人所防備不到處方得無事

會做事底人必先度事勢有必可做之理方法去做不能則謹守常法

古之名將能立功名者皆謹厚周密乃能有成如吳漢朱然終日欽欽常如對陣須學這樣底方可今人率負才以英雄自待以至待氣傲物不能謹嚴卒至於敗而已要做

大功名底越要謹密未間粗鹵闊略而能有成者

官無大小凡事只是一箇公若公做得來也精采便是小官人也望風畏服若不公便是宰相做來做去只沒下稍做守令如胥吏沈滯公事邀求於人其弊百端須嚴立程限決要如期他限日到自然邀索不得

大抵做官須令自家常閑吏胥常忙方得若自家被文字叢了討頭不見吏胥便來作弊

當官須有旁通歷逐日公事開項逐一記錄了卽句之末了須教了方不廢事

居官無修業之益若以俗學言之誠是如此若論聖門所

朱子學歸卷十五

四

兩德業者御初不在日用之外只押文字便是進德修業地裏不心編綴異聞乃爲修業也

答范伯崇曰官事擾擾想不得一向靜坐看書然暇時速

須收斂身心或正容端坐或思泳義理事物之來隨事省

察務令動靜有節作止有常毋使放逸則內外本末交相

授灌而大本可立取理易明矣此外別無著力處官事有

可以及人處想不憚出力然檢身取下尤不可不留意也

大抵守官只要律已公廉執事勤謹晝夜孜孜如臨淵谷

便自無他患害纔是有所依倚使人怠惰放縱不知不

覺錯做了事也官所不比鄉居凡百動有利害諸事切宜

畏謹也

當官廉謹是吾輩本分事不待多說然微細處亦須照管不可忽略因循怠惰自治既不苟更能事上以禮接物以誠臨民以寬御吏以法而傳書期會之間亦無所不用其敬焉則庶乎其少過矣

爲政以寬爲本者謂其大體規模意思當如此耳古人察理精密持身整肅無偷惰戲豫之時故其政不待作威而自嚴但其意則以愛人爲本耳及其施之於政事便須有綱紀文章關防禁約截然而不可犯然後吾之所謂寬者得以隨事及人而無頽弊不舉之虞人之蒙惠於我者亦

朱子學歸卷十五

五

得以通達明白實受其賜而無間隔欺蔽之患聖人說政以寬爲本而今反欲其嚴正如古樂以和爲主而周子反欲其肅蓋今之所謂寬者乃縱弛所謂和者乃陸渥非古之所謂寬與和者故必以是矯之乃得其平耳如其不然則雖有愛人之心而事無統紀緩急先後可否與奪之權皆不在已於是姦豪得志而善良之民反不被其澤矣此

事利害只在目前不必引書傳考古今然後知也否是兩

事無程限則緩急不在已不親臨則可否不在已今見爭

於人到官常苦不得呈覆須當計會案吏然後得之便

見其無政事不待可否失當然後知其謬矣又如縣道送

兩稅傳上州縣者皆有日限有違失則糾正之無即簽押

用印給還今有數月不還者守俸役不加省如此之但爲

類不可勝數以此爲寬不知孔子意裏道如何也

政必有規矩使姦民猾吏不得行其私然後刑罰可省賦
歛可薄所謂以寬爲本體仁長人孰有大於此者乎

號令既明刑罰亦不可弛苟不嚴刑罰則所謂號令者徒
挂牆壁耳與其不道以梗吾治曷若懲其一以戒其百與
其覆實檢察於其終曷若嚴其始而使之毋犯

今時仕宦之人不務恤民多是故縱吏胥畏懼權豪凡有
公事略加點檢無不坐此二病者

丞事如過割一條亦是民間休戚所係頃在同安見官戶
富家吏入市戶典買田業不肯受業操有餘之勢力以坐
困破賣家計假狽之人殊使人扼腕每縣中有送來整理

朱子學歸卷十五

六

者必了於一日之中蓋不如此則村民有宿食廢業之患
而市人富家得以持久困之使不敢伸理此最弊之大者
嘗見友人陳元滂說昔年趨事吏部許公於邵陽許公自
言吾作縣有八字法請問之則曰開收人丁推割產稅而
已此可謂知爲政之本者

凡天下疲癯殘疾憊獨寡吾兄弟類連而無告者也君
子之爲政要主張這等人

今人獄事只理會要從厚不知不問是非善惡只務從厚
豈不長姦惠惡大凡事付之無心因其所犯考其情實輕
重厚薄付之當然可也

獄事人命所繫尤當盡心近世流俗惑於陰德之論多以
縱出有罪爲能而不思善良之無告此最弊事不可不戒
然哀矜勿喜之心則不可無也

聽訟只與他研窮道理分別是非曲直自然訟少若厭其
多不與分別愈見事多

凡聽訟必先論其尊卑上下長幼親疎之分而後聽其曲
直之詞

大率天下事循理守法平心處之便是正當如盜賊入獄
而加以桎梏筆楚乃是正理今欲廢此以誘其心欲其歸
思於我便是挾私任術不行眾人公共道理况恩既歸已

朱子學歸卷一五

七

怨必歸於他人彼亦安得無忿疾於我耶此等事病根不
淺

天下事所以終做不成只是壞於懶與私而已只如經界
就行也安得盡無弊然十分弊也須革去九分所餘者一
分半分而已今人卻情願受十分重弊才有一人理會便
去搜剔那半一分分弊來取疵之以爲決不可行都是這
般見識分明只有一箇天下國家無一人肯把做自家物
事看

爲政如無大利害不必議更張議更張則所更之事未成
必闕然成擾卒未已也

人才衰少風俗頹壞之時士有一善卽當扶接導誘以就其舉業

朝廷設官求賢故在上者不當以請託而薦人士人當有禮義廉恥故在下者不當自銜嚮而求薦生平守此愚見故爲小官時不敢求薦後來叨冒刺舉亦不敢以舉劄應副人情官吏亦不敢挾書求薦其在閒居非無親舊在官亦未嘗敢爲人作書求薦唯老成淹滯實有才德之人眾謂當與致力者乃以公論告之

問程子說避嫌之事賢者且不爲况聖人乎若是有一項合委曲而不可以直遂者這不可以爲避嫌曰自是道理

朱子學歸卷十五

八

合如此如避嫌者却是又怕人道如何這却是私意如十起與不起便是私這便是避嫌只是他見得這意思已是大段做工夫大段會省察了又如人遺之千里馬雖不受後來薦人未嘗忘之後亦竟不薦不薦自是好然於心終不忘便是與他取事意思不過這便是私意又如如今立朝明知這箇是好人當薦舉之卻緣平日與自家有恩意往來遂避嫌不舉他又如有某人平日與自家有怨到得當官彼御有事當治卻怕人說道因前怨治他遂休了如此等皆避過多了

晦庵先生爲治所至必以興學校明教化爲先中進士第

主泉州同安簿蒞職勤敏職悉必親職兼學事選邑秀民充弟子員訪求名士以爲表率日與講說聖賢修己治人之道後差發遣南康軍事慨切愛民如已隱憂興利除害惟恐不及至好彙侵擾細民境法害政者懲之不少貸由是豪強斂戢閭里安靜數詣郡學諸生質疑問難誘誘不倦知漳州以習俗未知禮採古喪葬嫁娶之儀揭以示之命父老解說以教子弟禁俗尼之教俗爲大變

朱子學歸卷十五終

朱子學歸卷十五

九

治道

朱子曰治道別無說使人主恭儉好善有言逆於心必求諸道有言違於心必求諸非道這如何台不治這別無說從古來都有見成樣子直是如此

存祇懼之心以畏天擴寬宏之度以盡下不敢自是而欲人必已同不循偏見而謂眾無足取不甘受俟人而外敬正士不狃於近利而昧於遠猷

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王者奉三無私以勞於天下則兼臨博愛廓然大公而天下之人莫不心悅而誠服

朱子學歸卷十六

十一

人主當務聰明之實不可求聰明之名信任大臣日與圖事反覆辨論以求至當之歸此聰明之實也偏聽左右輕信其言此聰明之名也

婦人與奄人常相倚而為奸不可不并以為戒歐陽公嘗言宦者之禍甚於女寵其言尤為深切有國家者可不戒哉

賈祖作保傳其言曰天下之命係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蚤論教與選左右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太子正則天下定矣此天下之至言萬世之定論也

天下之事非艱難多事之可憂而妄安耽毒之可畏政使

功成治定無一事之可畏尙當朝兢夕惕居安慮危而不可以少怠

天下國家之大務莫大於卹民而卹民之實在省賦省賦之實在治軍財者人之所同好也而我欲專其利則民有不得其所者矣大抵有國有家所以生起禍亂皆是從這裏來

自古國家傾覆之由何嘗不起於盜賊盜賊竊發之端何嘗不生於饑饉赤眉黃巾葛榮黃巢之徒其事已可見也四海之廣兆民至眾人各有意欲行其私而善為治者乃能總攝而整齊之使之各循其理而莫敢不如吾志之所

朱子學歸卷十六

三

欲者則以先有紀綱以持之於上而後有風俗以驅之於下也何謂紀綱辨賢否以定上下之分核功罪以公賞罰之施也何謂風俗使人皆知善之可慕而必為皆知不善之可羞而必去也

天下之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紀綱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閉塞私邪之路然後可得而正

論治固有井然體用亦非判然各為一事無今日言此而明日言彼之理如孟子論愛牛制產本末雖殊然亦登其

說於立談之間大抵聖賢之言隨機應物初無理事精粗之別其所以格君心者自其精神力量有感動人處非爲恐彼逆疑吾說之迂而姑論無事之理以嘗試之也若必如此則便是世俗較計利害之私何處更有聖賢氣象耶先生言於孝宗曰天下之事千變萬化其端無窮而無一不本於人主之心人主以渺然之身居深宮之中其心之邪正若不可得而窺而其符驗之著於外者常若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而不可掩是以古先聖王兢兢業業持守此心雖在紛華波蕩之中幽獨得肆之地而所以精之一之克之復之如對神明如臨淵谷未嘗敢有須臾之怠然猶

朱子學歸卷十六

三

恐其隱微之同或有差失而不自知也是以建師保之官以自開明列諫諍之職以自規正而凡其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財賄典夫宦官宮妾之政無一不領於冢宰之官使其左右前後一動一靜無不制以有司之法而無纖芥之隙瞬息之頃得以隱其毫髮之私此先王之治所以由內及外自微至著精粹純白無少瑕翳而其流風餘烈猶可以爲後世法程也

與趙尙書曰今日之事第一且是勸得人主收拾身心保惜精神常以天下事爲念然後可以講磨治道漸次更張如其不然便欲破去因循苟且之弊而奮然有爲決無此

理既無此理則莫若且靜以俟之時進陳善閉邪之說以冀其一悟此外庶事則唯其甚害於君心政體而立致忠害者不得不因事教正若其他閑慢非安危存亡所繫者皆可置而不論然欲爲時進陳善閉邪之說以冀上心之悟者又在反之於身以其所欲陳於上者先責於我使我之身心安靜精神專一然後博延天下之賢人智士日夕相與切磋琢磨使於天下之事皆有以洞見其是非得失之正而深得其所以區處更革之宜又有以識其先後緩急之序皆無毫髮之弊然後并心一力潛伺默聽俟其間隙有可爲者然後徐起而圖之乃庶幾乎其有益耳

朱子學歸卷十六

答張敬夫曰天下萬事有大根本而每事之中又各有要切處所謂大根本者固無出於人主之心術而所謂要切處者則必大本既立然後可推而見也如論任賢相杜私門則立政之要也擇良吏輕賦役則養民之要也公選將帥不由近習則治軍之要也樂聞警戒不喜導諛則聽言用人之要也推此數端餘皆可見然未有大本不立而可以與此者此古之欲平天下者所以汲汲於正心誠意以立其本也若徒言正心而不足以識事物之要或精要事情而特昧夫根本之歸則是腐儒迂闊之論俗士功利之談皆不足與論當世之務矣吾人向來非不知此卻是成

已功夫於立本處未甚端的如不先涵養而故其論此使
人主亦無下功夫處今乃知欲圖大者當謹於微欲正人
主之心術未有不以嚴恭寅畏爲先務聲色貨利爲至戒
然後乃可爲者

又曰所謂德者當如何而修所謂人才者當如何而辨所
謂政事者當如何而立此須一一有實下功夫處愚謂以
誠實恭畏存心而遠邪佞親忠直講經訓以明義理爲之
輔凡廷臣之狡險逢迎輒熟趨和者以漸去之凡中外以
欺罔刻剝生事受寵者一切廢斥而政令之出必本於中
書使近習小人無得假託以紊政體此最事之大者

朱子學歸卷十六

五

今天下事只礙箇失人情便都做不得蓋事理只有一箇
是非今朝廷之上不能辨別這是非如宰相固不欲違上
意上亦不欲忤宰相意令聚天下之不敢言是非者在朝
廷又擇其不敢言之甚者爲臺諫習以成風如何做得是
紀綱不正於上是以風俗頹弊於下大率習爲頹美之態
依阿之言以不分是非不辨曲直爲得計下之事上固不
敢少忤其意上之御下亦不敢稍拂其情惟其私意之所
在則千塗萬轍經營計較必得而後已甚者以金珠爲贖
醢以契券爲詩文宰相可唱則唱宰相近習可通則通近
習惟得之求無復廉恥一有剛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

乎其間則羣譏眾排指爲道學而加以矯激之罪十數年
來以此二字禁錮天下之賢人君子排擠誅辱必使無所
容而後已此豈治世之事而尙復忍言之哉

古之君臣事事做得成緣是親愛一體

周禮天官兼煩御宦官飲食之人皆總之則其於飲食男
女之欲所以制其君而成其德者至矣豈復有後世宦官
之弊古者宰相之任如此

宰相擇長官長官卻擇其寮今銓曹注擬小官煩劇而又
不能擇賢每道只令監司差除亦好

某做時且精選一箇吏部尙書使盡搜羅天下人才諸部

朱子學歸卷十六

本

官長得自辟屬官卻要過中書朝官次第闕人卻令侍從
以下各舉一人二人只舉一二人彼亦不敢以大段非才
者進

朝廷只當擇監司太守自餘職幕縣官容他各辟所知方
可責成天下須是放開做使恢恢有餘地乃可

每路只須置一刺史正其名曰按察使令舉刺州縣官吏
其下卻置判官數員以佐之如轉運刑獄農田之類而刺
史總之稍重諸判官之權判官有事欲奏聞則刺史爲之
發奏刺史不肯發許判官徑申御史臺以分刺史之權豈
不簡徑省事而無煩擾耗蠹之弊乎

四海利病係斯民之休戚斯民休戚係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欲斯民之得其所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

問論治便當議體曰然如作州縣便當治告訐除盜賊勸農桑抑末作如立朝廷便須開言路通下情消朋黨如爲大吏便須求賢才去貪吏除暴斂均力役這都是定格局合如此做如爲天子近臣合當盡諍正直又卻恬退寡默及至處鄉里合當閉門自守躬廉退之節又卻向前要做事便都傷了大體

古之君子居大臣之位者其於天下之事知之不惑任之

朱子學歸卷十六

七

有餘則汲汲乎其時而勇爲之知有所未明力有所不足則咨訪講求以進其知振汲汲以求其助如抹火追亡尤不敢以少緩上不敢愚其君以爲不足與言仁義下不敢鄙其民以爲不足以興教化中不敢薄其士大夫以爲不足共成事功一日立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則不敢一日立乎其位有所愛而不肯爲者私也有所畏而不敢爲者亦私也屹然中立無一毫私情之累而惟知爲其職之所當爲者夫如是是以志足以行道道足以濟時而於大臣之責可以無愧

做宰相只要辦一片心一雙眼眼明則能識得賢不肯心

公則能進退得賢不肯

古之君子有志於天下者莫不以致天下之賢爲急而其所以急於求賢者非欲使之綴緝言語譽道功德以爲一時觀聽之美而已蓋將以廣其見聞之所不及思慮之所不至且慮夫處已接物之間或有未盡善者而將使之有以正之也是以其求之不得不博其禮之不得不厚其待之不得不誠必使天下之賢識與不識莫不樂自致於吾前以輔吾過然後吾之德業得以無愧乎隱微而獲極乎光大耳然彼賢者其明既足以燭事理之微其守既足以遵聖賢之轍則其自處必高而不能同流合污以求譽自

朱子學歸卷十六

八

待必厚而不能陳詞面說以自媒自信必篤而不能趨走唯諾以苟容也是以王公大人雖有好賢樂善之誠而未必得聞其姓名識其面目盡其心志之底蘊又况初無此意而其所取特在乎文字言語之間乎

古之大臣以其一身任天下之重非以其一耳目之聰明一手足之勤力爲能周天下之事也其所賴以共正君心同斷國論必有待於眾賢之助焉是以君子將以其身任此責者必咨詢訪問取之於無事之時而參伍校量用之於有事之日蓋方其責之必加於已而未及也無旦暮倉卒之須則其觀之得以久無利害紛拏之惑則其察之得

以精誠心素著則其得之多歲引月長則其蓄之富自重者無所嫌而敢進則無幽隱之不盡欲進者無所爲而不來則無巧僞之亂真久且精故有以知其短長之實而不差多且富故有以使其更迭爲用而不竭幽隱畢達則諱言日間而吾德修取舍不眩則望實日隆而士心附此古之君子所以成尊主庇民之功於一時而其遺風餘韻猶有稱思於後世者也今之人則不然其於天下之士固有漠然不以爲意者矣其求之者又或得之近而不知其遠於遠足於少而不知其漏於多求之備而不知其失於詳也其平居暇日所以自任者雖重而所以待天下之士者

朱子學歸卷十六

九

不過如此是以勤勞側怛雖盡於窮寡孤獨之情而未及乎本根長久之計恩威功譽雖播於兒童走卒之口而未喻乎賢士大夫之心此蓋未及乎有爲而天下之士先以訕訕之聲音顏色待之矣至於臨事倉卒而所蓄之材不足以待用乃始欲泛然求已所未知之賢而用之不亦難哉或曰然則未嘗其任而欲先得天下之賢者宜奈何曰權力所及則察之舉之禮際所及則親之厚之皆不及則稱之譽之又不及則矜之慕之如是而猶以爲未足也又於其類而求之不以小惡掩大善不以眾短棄一長其如此而已抑吾聞之李文公之言曰有人告曰某所有女國

邑也天下之人必將極其力而求之無所愛也有人告曰某所有人國士也天下之人則不能一往而先焉此豈非好德不如好色者乎嗚呼欲任天下之重者誠反此而求之則亦無思乎士之不至矣

知人之難堯舜以爲病而孔子亦有聽言觀行之戒然以予觀之此特爲小人設耳若皆君子則何難知之有哉蓋天地之間有自然之理凡陽必剛剛必明明則易知凡陰必柔柔必暗暗則難測故聖人作易遂以陽爲君子陰爲小人其所以通幽明之故類萬物之情者雖百世不能易也予嘗竊推易說以觀天下之人凡其光明正大疎暢洞

朱子學歸卷十六

十

達如青天白日如高山大川如雷霆之爲威而雨露之爲澤如龍虎之爲猛而麟鳳之爲祥磊磊落落無纖芥可疑者必君子也而其依阿譖謔回互隱伏糾結如蛇蚓瑣細如蟻蝨如鬼蜮狐鼠如賊盜阻視罔倏狡猶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君子小人之極既定於內則其形於外者雖言談舉止之微無不發見而況於事業文章之際尤所謂察然者彼小人者雖曰難知而亦豈得而逃哉

伏節死義之士當平居無事之時誠若無所用者然古之人君所以必汲汲以求之者蓋以如此之人臨患難而能外死生則其在平世必能輕爵祿臨患難而能盡忠節則

其在平世必能不詭隨平日無事之時得而用之則君心正於上風俗美於下足以逆折奸萌消禍本自然不至真有仗節死義之事也惟其平日自恃安甯便謂此等人必無所用而專取一種無道理無學識重爵祿輕名義之人以爲不務矯激而尊寵之是以紀綱必壞風俗日偷非常之禍伏於冥冥之中而一旦發於意慮之所不及平日所用之人交臂降叛而無一人可同患難然後前日積棄流落之人始復不幸而著其忠義之節以天寶之亂觀之其將相貴戚近幸之臣皆已頓顙賊庭而起兵討賊卒至於殺身滅族而不悔如巡遠臬卿之流則遠方下邑人

朱子學歸卷十六

七

主不識其面目之人也使明皇早得巡等而用之豈不能銷患於未萌巡等早見用於明皇又何至爲仗節死義之舉哉

朝廷要無黨須是分別得君子小人分明若其不分黑白不辨是非而假云無黨是大亂之道也

與留丞相曰蒙垂諭深以士大夫之朋黨爲患此古今之通病誠上之人所當疾也然黨實竊謂朋黨之禍止於結紳而古之惡朋黨而欲去之者往往至於亡人之國蓋不察其賢否忠邪而唯黨之務去則彼小人之巧於自謀者必將有以自蓋其迹而君子恃其公心直道無所同互往

往反爲所擠而目以爲黨漢唐紹聖之已事今未遠也熹恐丞相或未深以天下之賢否忠邪爲已任是以上之所以告於君者未能使之判然不疑於君子小人之分下之所以行於進退乎寧者未能有以服天下之心慰天下之望而除邪說嗾常若反有侵陵干犯之勢丞相又慮此身自陷於君子之黨而使彼之蓄憾久而爲禍深也又稍故爲迷亂昏錯之態以調柔之反使之氣豪意健旁若無人敢於干祿之章肆爲誣善之語而朝廷亦不之問也夫杜門自守孤立無朋者此一介之行也延納賢能黜退姦險合天下之人以濟天下之事者宰相之職也奚必以無黨

朱子學歸卷十六

七

者爲是有黨者爲非哉夫以丞相今日之所處無黨則無黨矣而使小人之道日長君子之道日消天下之慮將有不可勝言者則丞相安得辭其責哉熹不勝愚者之慮願丞相先以分別賢否忠邪爲已任其果賢且忠耶則顯然進之惟恐其黨之不眾而無與共圖天下之事也其果姦且邪耶則顯然黜之惟恐其去之不盡而有以害吾用賢之功也不惟不疾君子之爲黨而不憚以身爲之黨不惟不憚以身爲之黨是又將引其君以爲黨而不憚也如此則天下之事其庶幾乎

又曰前輩有論嘉祐元豐兼收並用異趣之人故當時朋

黨之禍不至於朝廷者世多以爲名言然嘗謂此乃不得已之論以爲與其偏用小人而盡棄君子不若如是之猶爲愈耳非以爲君子不可專任小人不可盡去而此舉真可爲萬世法也若使當時盡用韓富之徒而并絀王蔡之屬則其所以卒就慶曆之宏規盡革熙寧之秕政者豈不盡美而盡善乎後之覽者得其言而不得其心知退守其所爲不得已之論而不知進求其盡美盡善之策是以國論日卑而天下之勢卒至於委靡而不振此可悲也至如元祐則其失在於徒知異已者之非君子而不知同已者之未必非小人是以致生於腹心之間卒以助成仇敵之

朱子學歸卷十六

三

勢亦非獨章蔡之能爲已禍也然則元祐之失乃在分別之未精而丞相以爲太甚嘉竊有所未喻也

又曰自古君子小人雜居並用非此勝彼即彼勝此無有兩相疑而終不決者此必然之理也故雖舉朝皆君子而但有一二小人雜於百執事之間投隙抵隙已足爲患况居侍從之列乎况居丞弼之任而潛植私黨布滿要津乎蓋二三大臣者人主之所與分別賢否進退人材以圖天下之事自非同心一德協恭和衷彼此坦然一以國家爲念而無一毫有己之私間於其間無以克濟若以小人參之則我之所賢而欲進之者彼以爲害已而欲退之我之

所否而欲退之者彼以爲助已而欲親之且其可否異同不待勉爭力辨而後決但於相與進對之間小爲俯仰前卻之態而已足以敗吾事矣

答曹立之曰輔養人主心術與開陳善道排抑佞邪正是相資爲用不可作兩事看如公仲之事則人主本有畏相畏義之心而近習之智尙後故其爲弊也未深是以幸而有濟若使趙侯之說者先覺其所薦之能害已而有以圖之則公仲者又如何而爲計耶元祐諸公不能開導君心固爲有罪然謂不當斥逐小人使至相激則亦未通但當時施行有過當處此則不可不監耳陳太邱亦是不當權

朱子學歸卷十六

四

位故可以透達亂世而免於小人之禍若以其道施之朝廷而無所變通則亦何望其能有益於人之國哉答陳同甫曰來教云云其說雖多然其大槩不過推尊漢唐以爲與三代不異貶抑三代以爲與漢唐不殊而其所以爲說者則不過以爲古今異宜聖賢之事不可盡以爲法但有救時之志除亂之功則其所爲雖不盡合義理亦自不妨爲一世英雄然又不肯說此不是義理故又須說天地人並立爲三不應天地獨運而人爲有息今既天地常存即是漢唐之君只消如此已能做得人底事業而天地有所賴以至今其前後反覆雖纒繞多端要皆以證成

此說而已若愚之愚則其所見固不能不與此異然於其間又有不能不同者今請因其所同而核其所異則夫毫釐之差千里之繆將有可得而言者矣來書心無常泯法無常廢一段乃一書之關鍵鄙意所同未有多於此段者也而其所異亦未有甚於此段者也蓋有是人則有是心有是心則有是法固無常泯常廢之理但謂之無常泯即是有時而泯矣謂之無常廢即是有時而廢矣蓋天理人欲之並行其或斷或續固宜如此至若論其本然之妙則惟有天理而無人欲是以聖人之教必欲其盡去人欲而復全天理也若心則欲其常不泯而不恃其不常泯也法

朱子學歸卷十六

蓋

則欲其常不廢而不恃其不常廢也所謂人心唯危道心唯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堯舜禹相傳之密旨也夫人自有生而格於形體之私則固不能無人心矣然而必有得於天地之正則又不能無道心矣日用之間二者並行迭爲勝負而一身之是非得失天下之治亂安危莫不係焉是以欲其擇之精而不使人心得以雜乎道心欲其守之一而不使天理得以流於人欲則凡其所行無一事之不得其中而於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夫豈任人心之自危而以有時而泯者爲當然任道心之自微而幸其須臾之不常泯也哉夫堯舜禹之所以相傳者既如此矣至

於湯武則聞而知之而又反之以至於此者也夫子之所以傳之顏淵曾參者此也會子之所以傳之子思孟軻者亦此也故其言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又曰吾道一以貫之又曰道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又曰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此其相傳之妙儲者相與謹守而共學焉以爲天下雖大而所以治之者不外乎此然自孟子既沒而世不復知有此學一時英雄豪傑之士或以資質之美計慮之精一言一行偶合於道者蓋亦有之而之所以爲之田地根本者則固未免乎利欲

朱子學歸卷十六

六

之私也而世之學者稍有才氣便自不肯低心下意做儒家事業聖學功夫又見有此一種道理不要十分是當不礙諸般作爲便可立大功名取大富貴於是心以爲利乎欲慕而爲之然又不可全然不顧義理便於此等去處指其須臾之間偶未泯滅底道理以爲只此便可與堯舜三代比隆而不察其所以爲之田地本根者之無有是處也夫三才之所以爲三才者固未嘗有二道也然天地無心而人有欲是以天地之運行無窮而在人者有時而不相似蓋義理之心頃刻不存則人道息人道息則天地之用雖未嘗已而其在人者則固即此而不行矣不可但見其

穹然者常運乎上頽然者常在乎下便以爲人道無時不立而天地賴之以存之驗也夫謂道之存亡在人而不可舍人以爲道者正以道未嘗亡而人之所以體之者有至有不至耳非謂苟有是身則道自存必無是身然後道乃亡也天下固不能人人爲堯然必堯之道行然後人紀可修天地可立也天下固不能人人皆桀然亦不必人人皆桀而後人紀不可修天地不可立也但主張此道之人一念之間不似堯而似桀卽此一念之間便是桀漏度日索補過時矣且曰心不常泯而未免有時之或泯則又豈非所謂半生半死之幾哉蓋道未嘗息而人自息之所謂非

朱子學歸卷十六

七

道亡也幽厲不由也正謂此耳惟聖盡倫惟王盡制固非常人所及然立心之本當以盡者爲法而不當以不盡者爲準故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而况謂其非盡欺人以爲倫非盡罔世以爲制是則雖以來書之辨固不謂其絕無欺人罔世之心矣欺人者人亦欺之罔人者人亦罔之此漢唐之治所以雖極其盛而人不心服終不能無愧於三代之盛時也夫人只是這箇人道只是這箇道豈有三代漢唐之別但以儒者之學不傳而堯舜禹湯文武以來轉相授受之心不明於天下故漢唐之君雖或不能無暗

合之時而其全體卻只在利欲上此其所以堯舜三代自堯舜三代漢祖唐宗自漢祖唐宗終不能合而爲一也今若必欲撤去限隔無古無今則莫若深考堯舜相傳之心法湯武反之之功夫以爲準則而求諸身卽就漢祖唐宗心術微處痛加剋削取其偶合而察其所自來黜其悖戾而究其所從起庶幾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有以得之於我不當坐談既往之述追飾已然之非便指其偶同者以爲全體而謂其真不異於古之聖賢也且如約法三章固善矣而卒不能除三族之令一時功臣無不夷滅除亂之志固善矣而不免竊取宮人私侍其父其他亂倫逆理

朱子學歸卷十六

六

之事往往皆身犯之蓋舉其始終而言其合於義理者常少而其不合者常多合於義理者常小而其不合者常大但後之觀者於此根本功夫自有欠闕故不知其非而以爲無害於理抑或以爲雖害於理而不害其獲禽之多也王氏續經說○道之在天下未嘗亡而其明晦通塞之不同則如晝夜寒暑之相反故二帝三王之治詩書六藝之文後世莫能及之蓋非功效語言之不類乃其本心事實之不侔也雖然繼天之命於穆不已彼所謂道者則固未嘗亡矣而大學之教所謂明德新民止於至善者又已具有明法若可階而升焉後之讀其書考其事者誠能深思

熟講以探其本謹守力行以踐其實至於一旦豁然而晦
者明塞者通則古人之不可及者固已倏然而在我矣夫
豈患其終不及哉苟爲不然而但爲模放假籍之計則不
惟精粗懸絕終無可似之理政使似之然於其道亦何足
以有所發明此有志爲己之士所以不屑而有所不暇爲
也王仲淹生乎百世之下讀古聖賢之書而粗識其用則
於道之未嘗亡者蓋有意焉而於明德新民之學亦不可
謂無其志矣然未嘗深探其本而盡力於其實以求必得
夫至善者而止之願乃挾其窺覷想像之彷彿而謂聖之
所以聖賢之所以賢與其所以修身所以治人而及夫天

朱子學歸卷十六

九

下國家者舉皆不越乎此是以一見簡文而陳十二策則
既不自量其力之不足以爲伊周又不知其君之不可以
爲湯武且不待其招而往不待其問而告則又輕其道以
求售焉及其不遇而歸其年蓋亦未爲晚也若能於此反
之於身以益求其所未至使明德之方新民之具皆足以
得其至善而止之則異時得君行道安知其卒不達於古
人耶乃不知出此而不勝其好名欲速之心汲汲乎日以
著書立言爲已任則其用心爲已外矣及其無以自託乃
復拮拾兩漢以來文字言語之陋功名事業之卑而求其
天資之偶合與其竊取而近似者依倣六經次第采輯因

以牽挽其人強而躋之二帝三王之列蓋既不自知其學
之不足以爲周孔又不知兩漢之不足以爲三王而徒欲
以是區區者比而效之於形似影響之間倣然自謂足以
承千聖而紹百王矣而不知其初不足以供兒童之一戲
又適以是而自納於吳楚僭王之誅使夫後世知道之君
子雖或有取於其言而終不能無恨於此是亦可悲也已
或曰然則仲淹之學固不得爲孟子之倫矣其視荀揚韓
氏亦有可得而優劣者耶曰荀卿之學雜於申商子雲之
學本於黃老而其著書之意蓋亦姑託空文以自見耳非
如仲淹之學頗近於正而祖有可用之實也至於退之原

朱子學歸卷十六

十

道諸篇則於道之大原若有非荀揚仲淹之所及者然考
其平生意趣之所在終不免於文士浮華放浪之習時俗
富貴利達之求而其覽觀古今之變將以指諸事業者恐
亦未若仲淹之致懇惻而有條理也是以予於仲淹獨深
惜之而有所不暇於三子是亦春秋責賢者備之遺意也
可勝嘆哉

朱子學歸卷十六終

禮案

朱子曰盈天地之間所以爲造化者陰陽二氣之終始盛衰而已陽生於北長於東而盛於南陰始於南中於西而終於北故陽常居左而以生育長養爲功其類則爲剛爲明爲公爲義而凡君子之道屬焉陰常居右而以夷傷慘殺爲事其類則爲柔爲暗爲私爲利而凡小人之道屬焉聖人作易畫卦繫辭於其進退消長之際所以示人者深矣而又於其制禮之時所以依象取類而立教者亦莫不審諸此故凡吉禮則尙左其變則尙右自夫手之拱以拜也以及夫祝號詔相之所由也咸率是而分焉蓋不唯其

朱子學歸卷一七

一

理象之然有不可易者抑所以使夫天下之人平居暇日宗廟朝廷之上族黨序序之中君臣父子師友賓主之間一拜一揖一進一退視其所尙而有以不忘乎君子之道焉此其所以立教之微旨夫又豈不深切而著明哉

跪坐拜說○古人之坐者兩膝著地因反其蹠而坐於其上正如今之胡跪者其爲肅拜則又拱兩手而下之至地也其爲頓首則又以頭頓於手上也其爲稽首則又卻其手而以頭著地亦如今之禮拜者皆因跪而益致其恭也故儀禮曰坐取爵曰坐奠爵禮記曰坐而遷之曰一坐再至曰武坐致右軒左老子曰坐進此道之類凡言坐者皆

謂跪也若漢文帝與賈生語不覺膝之前於席管甯坐不

箕股榻當膝處皆穿皆其明驗老子云雖有拱璧以先駟

跪也進猶獻也言以重寶厚禮馬不如坐進此道蓋坐即

與人不加跪而告之以此道也然記又云授立不跪授坐

不立莊子亦云跪坐而進之則跪與坐又似有小異處疑

跪有危義故兩膝著地伸腰及股而勢危者爲跪兩膝著

地以尻著地而稍安者爲坐也又詩云不遑啟居而其傳

以啟爲跪爾雅以妥爲安而疏以爲安定之坐夫以啟對

居而訓啟爲跪則居之爲坐可見以妥爲安定之坐則跪

之爲危坐亦可知蓋兩事相似但一危一安爲小不同耳

至於拜之爲禮亦無所考但杜子春說太祝九拜處解奇

拜云拜時先屈一膝今之雅拜也夫特以先屈一膝爲雅

拜則他拜皆當齊屈兩膝如今之禮拜明矣凡此三事書

傳皆無明文亦不知其自何時而變而今人有不察也

周禮太祝九拜辨○疏云此九拜之中四種是正拜五者

逐事主名還依四種正拜而爲之也又云稽首頓首空首

此三者正拜也肅拜婦人之正拜也其餘五者附此四種

振動吉祥內拜髮拜附稽首奇拜附空首又云空首一拜

其餘皆再拜肅拜或再肅故卻至三肅使者

一曰稽首 注曰拜頭至地也疏曰先以兩手拱至地及

頭至手又引頭至地多時也稽首稽留之字也稽首拜中

朱子學歸卷一七

二

最重臣拜君之拜哀十七年公會齊侯盟於蒙孟武伯相齊侯稽首公則拜齊人怒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襄三年公如晉孟獻子相公稽首如武子曰天子在君辱稽首寡君懼矣郊特牲曰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以避君也是諸侯於天子大夫於諸侯皆當稽首

二曰頓首 注曰拜頭叩地也疏曰先以兩手拱至地及頭至手而又引頭叩地也頭叩地謂若以首叩物然此平敵自相拜家臣於大夫及凡自敵者皆當從頓首之拜也記疏曰頭叩地不停留地也又曰諸侯相拜則然

三曰空首 注曰拜頭至手所謂拜手也疏曰先以兩手

朱子學歸卷十七

三

拱至地乃頭至手也以其頭不至地故名空首君答臣下拜也其有敬事亦稽首洛誥曰拜手稽首是也又曰稽首頓首空首此三者相因而為之空首而引頭頓地即舉故名頓首而引頭至地稽留多時故名稽首此三者之正拜也

四曰振動 注曰戰栗變動之拜書曰王動色變記疏曰謂有敬懼故為振動疏曰案中候脩云季秋七月甲子赤雀銜丹入鄭王再拜稽首受案今文太誓得火鳥之瑞使以周公書報於王王動色變雖不見拜文與文王受赤雀之命為稽首拜也

五日吉拜六曰凶拜 注曰吉拜拜而後稽顙謂齊衰不杖以下者言吉者此般之凶拜周以其拜與頓首相近故謂之吉拜云凶拜稽顙而後拜謂三年服者 疏曰拜而後稽顙謂先作頓首後作稽顙稽顙還是頓首但觸地無容則謂之稽顙 記曰拜而後稽顙類乎其順也稽顙而後拜類乎其至也 疏曰拜是為親痛深貌惻隱之至也

記又曰晉獻公薨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勸其反國重耳稽顙而不拜哭而起穆公曰稽顙而不拜則未為後也故不成拜哭而起則愛父也 疏曰若為後則當拜謝其恩今不受其勸故不拜謝所以稽顙者自為父喪哀號

朱子學歸卷十七

四

也凡喪禮先稽顙而後拜乃成直稽顙而不拜故云不成拜也今既聞父死勸其反國之義哀慟而起若欲夢輟然故云則愛父也

七日奇拜八曰褒拜 注曰杜子春云奇讀為奇偶之奇鄭大夫云奇拜謂一拜答臣下拜褒拜再拜神與尸杜子春書又曰奇拜先屈一膝今雅拜是疏云後鄭不從此說九曰肅拜 注曰肅拜但俯下手今時禮是也介者不拜故曰為事故敢肅使者 疏曰肅拜者拜中最輕唯軍中有此肅拜婦人亦以肅拜為正又曰儀禮賓摠入門推手曰揖引手曰擗記疏曰少儀妨人告事雖有君賜肅拜

禘祫議。○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大夫士降殺以兩而祭法又有適士二廟官師一廟之文大抵士無太祖而皆及其祖考也顏師古曰父為昭子為穆也其制皆為中門外之左外為都宮內各有寢廟別有門垣太祖在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天子太祖百世不遷一昭一穆為宗亦百世不遷宗亦曰祧亦曰世室遷主所祖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於文武之廟章穆於文穆昭於武明堂位有文世室武世室鄭氏曰世室者不毀之室也二昭二穆為四親廟高祖以上親盡則毀而遷還昭常為昭穆常為穆昭穆之別蓋明昭穆之別也昭穆之宗而高祖及祖在穆如故穆廟親盡於此新死者如當為昭則附於昭之近廟而自近廟遷其祖於昭之次廟而於主

朱子學歸卷十七

五

祭者為會祖自大廟遷其高祖於昭之世室蓋於主祭者為五世而親盡故也其穆之兩廟如故不動其大廟於主祭者為高祖其近廟於主祭者為祖也主諸侯則無二宗祭者沒則肅於穆之近廟而遷還其上傳毀廟之主藏於太祖大夫則無二廟其遷毀之次則與天子同由禮云君子禮所謂以其班祫禮弓所謂祫於祖父者也抱孫云君子此言孫可以為王父門子不可以為父尸鄭氏云以孫與祖昭穆同也書稱文王為穆考詩稱武王為昭考雖文王在右武王在左雖於廟置而諸廟別有門三代之制其詳歷足以各全其尊初不以左右為尊卑也雖不得聞然其大略不過如此漢承秦敝不能深考古制諸帝之廟各在一處不容合為都宮以序昭穆貢禹韋元成康衡之徒雖欲正之而終不能盡合古制旋亦廢罷後漢明帝又欲遵儉自抑遺詔無起寢廟但藏其主於光武

廟中更衣別室其後章帝又復如之後世遂不敢加而公私之廟皆為同堂異室之制自是以來更歷魏晉下及隋唐其間非無奉先思孝之君據經守禮之臣而皆不能有所裁正其弊至使太祖之位下同孫子而更僻處於一隅既無以見其為七廟之尊羣廟之神則又上厭祖考而不得自為一廟之主以人情而論之則生居九重窮極壯麗而沒祭一室不過尋丈之間甚或無地以容鼎俎而陰損其數孝子順孫之心於此宜亦有所不安矣

朱子學歸卷十七

六

其祖配之以始祖配也文武必以稷配後世必以文王配所出之祖無廟於太祖之廟祫之而已萬物本乎天本乎祖故以所出之祖配天也周之后稷生於姜嫄姜嫄以上更推不去也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配天者須以后稷殿父莫大於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帝即天也聚天之神而言之則謂之上帝此武王祀文王推父以配上帝須以父也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不曰武王者以周之禮樂出於周公制作故以其作禮樂者言之猶言魯之郊禘非禮周公其衰是周公之法壞也若是成王祭上帝則須配以武王配天

之祖則不易雖百世惟以后稷配上帝則必以父若宜王
祭上帝則亦以厲王雖聖如堯舜不可以為父雖惡如幽
厲不害其為所生也故祭法言有虞氏宗堯非也如此則
須舜是堯之子苟非其子雖授舜以天下之重不可謂之
父也如此則是堯養舜以為養男也禪讓之事蔑然矣以
始祖配天須在冬至一陽始生萬物之始祭用剛丘器用
陶匏菜秸服用大裘而祭宗祀九月萬物之成父者我之
所自生帝者生物之祖故推以為配而祭於明堂也本朝
以太祖配於圓丘以禪配於明堂自介甫此議方止先此
祭五帝又祭吳天上帝并配者六位自介甫議惟祭吳天

宋子學歸卷十七

七

上帝以禪配之太祖而上有僖順翼宣先嘗以僖禪之矣
介甫議以為不當禪順以下就可也何者本朝推僖祖為
始以上不可得而推也或難以僖祖無功業亦當就以前
言之則英雄以得天下自己力為之並不得與祖德或謂
靈芝無根醴泉無源物豈有無本而生者今日天下基本
蓋出於此人安得為無功業故朝廷復立僖祖廟為得禮
介甫所見終是高於世俗之儒 嘉禾見此論時諸生亦
有發難以為僖祖無功德者嘉谷之曰誰教他會生得好
孫子人皆以為戲談而或笑之今得楊子直所錄伊川先
生說所謂今天下基本皆出於此人安得為無功業乃與

嘉言默契至哉言乎天下百年不決之是非於此乎定矣
天子之禮 天子之禮至尊無上其居處則內有六殿六
宮外有三朝五門其嬪御侍衛飲食衣服貨賄之官皆領
於冢宰其冕弁車旗宗祝巫史卜筮醫侑之官皆領於宗
伯有師以道之教訓有傅以傳其德義有保以保其身體
有師氏以教詔之教訓下有保氏以諫其惡前有疑後有
丞左有輔右有弼其侍御僕從同非正人以及夕承弼厥
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威在與有族貢
之規族貢勇士掌執戈盾夾車而趨位宁有官師之典門屏之間倚几有
訓誥之諫工師所誦之諫居寢有警御之箴警近也臨事有

宋子學歸卷十七

八

晉史之道寔居有工師之誦史為書太史君書為詩工又
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於市族陳也陳貨
實百工獻藝獻其技藝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其書
存者春秋尚書御警幾聲之上下幾猶察也不幸而至於有過
則又有爭臣七人面列廷爭以正抹之蓋所以養之之備
至於如此是以恭已南面中心無為以守至正而貌之恭
足以作肅言之從足以作父視之明足以作哲聽之聰足
以作謀思之睿足以作聖然後能以八柄馭羣臣八統馭
萬民而賞無不慶刑無不威遠無不至邇無不服傳說所
謂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

遷豫惟以亂民武王所謂賈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
所謂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
箕子所謂皇建其有極敘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
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道子所謂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
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者正謂此
也何謂六寢六宮曰王大寢一小寢五大寢聽政故需明
而治故在前小寢釋服燕息也故在後其小寢一寢在中
四寢在於四角春居東北夏居東南秋居西南冬居西北
土王之月居中后之六宮正宮在前五宮在後其制如王
之五寢何謂三朝五門曰王宮之外門一曰皋門二曰雉

朱子學歸卷十七

九

門三曰庫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又曰虎門又曰馬門此
門在庫門外其朝在雉門之外者曰外朝在路門之外者
曰治朝路寢之廷曰內朝泉門之內外朝也朝士掌其法
說嘉石與路石而朝諸侯嘉石與路石而朝諸侯
朝也司士正其位嘉石與路石而朝諸侯
朝在焉路門之內嘉石與路石而朝諸侯
王燕曰朝服以視朝嘉石與路石而朝諸侯
朝而退朝於燕嘉石與路石而朝諸侯
之外設宗廟社稷嘉石與路石而朝諸侯
焉路寢之內亦外朝之法嘉石與路石而朝諸侯
九室九廟居焉嘉石與路石而朝諸侯
焉羣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面
三槐三公位焉州長眾庶在其後左嘉石平罷民焉右肺
石達窮民焉小宗伯職曰建國之神位石社稷左宗廟然

有天子以下大會殿亦古之外朝哉則天子諸侯皆有
朝外朝一內朝二內朝之在路門之內者或謂之燕朝
何謂貨賄曰有太府以受其貨賄之入關市之賦以待王
之膳服邦中之賦以待賓客四郊之賦以待稍秣家稍之
賦以待匪頒邦甸之賦以待工事邦縣之賦以待幣帛邦
都之賦以待宗祀山澤之賦以待喪紀幣餘之賦以待賜
予凡邦國之貢以待子用凡萬民之貢以充府庫凡式貢
之餘財以供玩好之用而金玉玩好玉府掌之良兵良器
內府掌之王后世子衣服之用則外府掌之

漢文葬後三易服三十六日而除固差賢於後世之自始
遭喪便計三十七日而除者然大者不正其為得失不過

朱子學歸卷十七

十

百步五十步之闕耳此亦不足論也向見孝宗為高宗服
既葬猶以白布衣冠視朝此為甚盛之德被去千載之謬
前世但為人君自不為服故不能復行古禮當時既有
此機會而儒臣禮官不能有所建明以為一代之制遂使
君服於上而臣除於下因陋踵訛至於去歲則大行在殯
而孝宗所服之服亦不復講深可痛恨故意嘗有文字論
之已蒙降付禮官討論然嘉既去國遂不聞有所施行不
知後來竟如何也竊謂當如孝宗所制之禮君臣同服而
略為區別以辨上下十三月而服練以祥二十五月而服
禭以禪二十七月而服朝服以除朝廷州縣皆用此制

燕居許服白絹巾白涼衫白帶選人小使臣既耐除衰而
皂巾白涼衫背帶以終喪庶人吏卒不服紅紫三年如此
綿繭似亦允當

麻冕乃是祭服顧命用之者以其立後繼統事干宗廟故
也受冊用之者以其在廟而凶服不可入故也若朝服則
古者人君亮陰三年自無變服視朝之禮第不知百官總
已以聽冢宰冢宰百官各以何服蒞事耳想不至使用元
冠黑帶也後世既無亮陰總已之事人主不免視朝聽政
則豈可不酌其輕重而爲之權制乎又況古者天子皮弁
素積以日視朝衣冠皆白不以爲嫌則今在喪而白布衣

朱子學歸卷十七

十一

冠以臨朝恐未爲不可但入太廟則須吉服而小變耳

斬衰三年爲父爲君如儀禮喪服之說其服則布冠直領
大袖布衫加布袂臂領負版揜布襖衫布裙麻屨經麻
首經麻帶管屨竹杖自天子至於庶人不以貴賤而有增
損也但儀禮之冠三梁乃士禮今天子通天冠二十四梁
富準之而去其半以爲十二梁羣臣則如其本品進賢冠
之數以爲等大本既立然後益考禮經以修殯葬饋奠之
禮參度人情以爲居處飲食之節行之天下凡諸吉凶之
禮有施聖不經者一切革而去之則亦庶乎一王之制而
無紛紛之惑矣而前此議者猶或慮其說之難行蓋不知

自漢以來所以不能復行君父三年之喪者一則以人主
自無孝愛之誠心而不能力行以率於上二則慮夫臣民
之眾冠婚祠享會聚之有期而不欲以是奪之也國家自
祖宗以來三年通喪實行於內則其所以立極導民者無
所難矣獨所以下爲臣民之慮者未有折衷是以依違於
此而未敢輕議此亦慮之過矣夫古之所謂方喪三年者
蓋曰比方於父母之喪云爾蓋事親者親死而致喪三年
情之至義之盡者也事師者師死而心喪三年謂其哀如
父母而無服情之至而義有所不得盡者也事君者君死
而方喪三年謂其服如父母而分有親疎義之至而情或

朱子學歸卷十七

主

有不至於其盡者也然則所謂方喪者豈曰必使天下之
人寢苦枕塊飲水食粥泣血三年其若居父母之喪哉今
臣民之服如前所陳則已有定說矣獨庶人軍吏之貧者
則無資乎其全難以白絲爲冠而但去紅紫華盛之飾其
亦可也至如飲食起居之制則前所謂參度人情者正欲
其斟酌古今之宜分別貴賤親疎之等以爲隆殺之節且
以婚姻一事言之則宜自一月之外許軍民三月之外許
士吏復土之後許選人耐廟之後許承議郎以下小祥之
後許朝請大夫以下大祥之後許中大夫以下各借吉三
日其大中大夫以上則並須禫祭然後行吉禮焉官卑而

差遣職事高者從高還官者從新貶官者從舊如此則亦
不悖於古無害於今庶乎其可行矣

滄洲精舍釋菜儀○前期獻官以下皆盛服今用深掌儀

設神座用席先聖南向配位西向從祀位東西向設祝版

於先聖位之右設香爐香案香合於當中設祭器於神座

前每位各左一簋今用漆盤右一豆今用漆盤設饌尊一

於堂上東南隅今以天加勺以幕設燭四於堂中二於東西

從祀位之前設洗二於東階之東盥洗在東一於洗東

桌上箱二中東設獻官位於堂下北面分奠者二人次之

諸生又次之皆北向西上及期獻官以下序立於西廊下

朱子學歸卷十七

十三

掌儀執事者升堂賓酒饌贊者一人引獻官升堂點閱

降就堂下位分奠官及諸生各就位贊者一人離位少前

再拜訖還立於主人之右西向日再拜在位者皆再拜掌

儀祝司尊者皆升掌儀立於東序西向祝立於阼階上西

向司尊者立於尊南北向贊引獻官詣盥洗之南北向立

盥手執手升焚香再拜降再詣盥洗如初詣爵洗南北向

立洗爵以授贊升詣尊所西向立贊以爵授獻官司尊舉

畢酌酒獻官以爵授贊俱詣先聖前獻官北向跪贊跪授

爵獻官執爵三祭奠爵於籩之間俛伏興少立祝詣獻官

之左東向跪讀祝訖與復位獻官再拜次詣盥洗爵如初

洗諸配位爵訖贊者以盤兼捧升酌詣配位如初儀但不
讀祝獻官復位當獻官詣配位酌獻時贊者二人各引分

奠官分行東西從祀禮盥洗以下並如配位之儀東先分

奠訖復位在位者皆再拜退

社壇說○州縣社壇方二丈五尺高三尺四出陛履壇如

社壇之制社以石爲主其形如鐘長二尺四門同一礎二

十五步壇飾各隨方色瘞坎於壇之北壬地南出陛方深

取足容物

右出政和五禮新儀第二十一卷消黑中曾有印本放

行州郡又以行事儀考之二壇東西相並坐南向北

朱子學歸卷十七

石主在壇北門邊外空地須令稍寬可容獻官席位至

上之南方地之北乃作齊歷以備風雨設獻官位獻官南

州縣社壇方二丈五尺四步零每步凡言方者皆徑也

此言方二丈五尺者從東至西二丈五尺從南至北二丈

五尺也後段壇內二十

高三尺既言壇高三尺又言壇分三級則是以一尺爲

一級也

四出陛此陛之級即壇之級也但於四面陛之兩傍各

以石砌作慢道隔斷使其中爲陛級外爲壇級可也

社主舊法惟社有主而稷無主不曉其意恐不可以已

意增添其言壇上之南方非壇之中也蓋神位坐南向北而祭器設於神位之北故此石主當壇上南陛之上更宜詳考畫作圖子便可見若在壇中央即無設祭處矣

四門同一壇二十五步 隨方二十五步者亦是徑二十五步謂從東至西二十五步從南至北二十五步以丈計之六尺爲步則爲十五丈也四角築土爲壇高三尺許使壇上與齊廳相望得見壇上不用瓦蓋但以磚兩面砌之使其走水尤爲堅固四門當中開門古法不言闊狹恐須闊一丈餘庶幾行禮執事之人往來寬展不相妨礙兩旁各立一華表高一丈許上以橫木貫之如門之狀華表於禮無文

朱子學錄卷十七

主

但見其有如此者或請更依此步數丈數界作方眼中必易得其壇不作亦得
圖以紙剪作兩壇貼之便見四面壇腳取牆丈數但壇而二丈五尺乃最上一級之數下面更兩級一級須展一尺即壇腳須徑二丈九尺

壇飾 古者社稷不屋有明文不用磚砌無所考然亦不言磚砌者中原土密雖城壁亦不用磚今南方土疎不砌恐易壞赤土飾之又恐僻於郊壇不可用也

瘞坎於壇之北王地南出陸方深取足容物 瘞坎在壇之北王地即是合在北邊門內兩壇邊各於中央下日曆取王地各用磚石砌作一小天井深闊三四尺許其南作

踏道上下兩時以土實之臨祭即令人取去土掃令潔淨祭畢即使人持幣及祝版之屬從踏道下送入壇中然後下土築實依條差人守視

燎壇 古者祭天以燔燎祭地以瘞埋古今禮制社稷風雨雷神各有壇又各有方位社稷於西方風師於東北雨雷於東南大略如此今州縣亦皆別有壇但方位多不合古

植木 按周禮社各植之以土之所宜木今當以本府之所宜木植之

尺 壇隨等亦是禮制當用古尺不當用大尺

朱子學錄卷十七

主

按社實山林川澤邱陵墳衍原隰五土之祇而后土句龍氏其配也稷則專爲原隰之祇能生五穀者而后稷周棄氏其配也風師箕也雨師畢也是皆著於周禮傾於大宗伯之官唯社稷自天子之都至於國里通得祭而風雨之神則自唐以來諸郡始得祀焉至於雷神則又唐制所與兩師同壇共牲而祀者也國朝禮文大抵多襲唐故故今郡國祀典自先聖先師之外唯是五者蓋以爲二氣之良能天地之功用流行於覆載之間以育萬物而民生賴焉者其德唯此爲尤盛是以於其壇壝時日之制牲幣器服之品降登饋奠之節莫不參訂討論著之禮象頒下郡國

藏於禮官有司歲舉行之而部刺史又當以時循行察其不如法者蓋有國家者所以昭事明神所以降祥錫福於下其勤如此顧今之為吏者所不知不過簿書期會之間否則觴豆舞歌相與放蕩而不知反其所敬畏崇飾而神事之者非老子釋氏之祠則妖妄淫昏之鬼而已其於先王之制國家之典所以治人事神者曷嘗有繫於其心哉嗚呼人心之不正風俗之不厚年穀之不登民生之不遂其不亦以此與

答廖子晦曰律呂之說凡十二律各以本律為宮而生四律如黃鐘為宮則太簇為商姑洗為角林鐘為徵南呂為

朱子學歸卷十七

七

羽是黃鐘一均之聲也若林鐘為宮則南呂為商應鐘為角太簇為徵姑洗為羽是林鐘一均之聲也各就其宮以起四聲而後六十律之聲備非以黃鐘定為宮太簇定為商姑洗定為角林鐘定為徵南呂定為羽也但黃大太夾姑中楚林夷南無應為十二律長短之大宮商角徵羽為五聲長短之次黃鐘一均上生下生長短皆順故得各用其全律之正聲十二律名今俗樂亦用之合字即是黃鐘但其律差高耳筆談言之甚詳可呼俗工問之自林鐘之宮而生太簇之徵則林鐘六寸而太簇八寸徵反長於宮而聲失其序矣故以十二律而言雖當為林鐘上生太簇

而以五聲而言則當為宮下生徵而得太簇半律四寸之管其聲方順又自太簇半律四寸之徵而生南呂五寸有奇之商則於律雖本為下生而於聲反為上生矣自南呂五寸有奇之商而生姑洗七寸有奇之羽則於律雖本為上生而於聲則又當用其半而為下生矣自姑洗半律三寸有奇之羽而生應鐘四寸有奇之角則於律雖為下生而於聲反為上生矣其餘十律皆然孔疏蓋知此法但言之不詳耳半律律比能通典謂此是古法但後人失之而唯存黃鐘大呂太簇夾鍾四律有四清聲即此半聲是也宮變徵始見於國語注中及後漢樂志乃十二律之本聲

朱子學歸卷十七

六

自宮而下六變七變而得之者非清聲也如黃鐘為宮則第六變得應鐘為變宮第七變得蕤賓為變徵如林鐘為宮則第六變得蕤賓為變宮第七變得大呂為變徵是也凡十二律皆有二變一律之內通前五聲合為七均祖孝孫王朴之樂管同所以有八十四調者蓋每律各添此二聲而得之也新書此說甚詳候氣之說其中亦已論之蓋埋管雖相近而其管之長短入地深淺有不同故氣之應有先後耳非以方位而為先後也但畫一圖朝夕看誦仍於指掌間輪之久久自熟乃見其妙此又可駭凡事皆然則無奇巧只是久而習熟便是妙處也

聲律辨○五聲之序宮最大而沈濁羽最細而輕清商之大次宮徵之細次羽而角居四者之中焉然世之論中聲者不以角而以宮何也曰凡聲陽也白下而上未及其半則屬於陰而未暢故不可用上而及半然後屬於陽而始和故即其始而用之以為宮因其每變而益上則為商為角為變徵為徵為羽為變宮而皆以為宮之用焉是以宮之一聲在五行為土在五常為信在五事為思蓋以其正當眾聲和與未和用與未用陰陽際合之中所以為盛若角則雖當五聲之中而非眾聲之會且以七均論之又有變徵以居焉亦非五聲之所取正也然自其聲之始和者

朱子學錄卷十七

五

推而上之亦至於變宮而止耳自是以上則又過乎輕清而不可以為宮於是就其兩間而細分之則其別又十有二以其最大而沈濁者為黃鐘以其極細而輕清者為應鐘及其旋相為宮而上下相生以盡五聲二變之用則宮聲常不越乎十二之中而四聲者或時出於其外以取諸律半聲之管然後七均備而一調成也黃鐘之與餘律其所以為貴賤者亦然若諸半聲以上則又過乎輕清之甚而不可以為樂矣蓋黃鐘之宮始之始中之中也十律之宮始之次而中少過也應鐘之宮始之終而中已盡也諸律半聲過乎輕清始之外而中之上也半聲之外過乎輕

清之甚則又外之外上之上而不可為樂者也正如子時前日正四刻屬後日其兩日之間即所謂始之始中之中也然則聲白屬陰以下未當數有十二正變半律之地以爲中聲之前段如子初四刻由是論之則審音之難不在於聲而在於律不在於宮而在於黃鐘蓋不以十二律節之則無以著夫五聲之實不得黃鐘之正則十一律者又無所受以為本律之宮也今有極論宮聲之妙而無曰黃鐘云者則恐其於聲音法制之間猶有所未盡也夫以聲音法制之粗而猶有未盡則雖有黃帝大舜之君伶倫后稷之佐亦如之何徒手而可以議大樂之和哉又有為宮當配仁之說者恐亦非是迹其所以蓋以仁當四德之元

朱子學錄卷十七

五

而有包四者之義耳夫仁木行而角聲者也以之配宮則仁既不安而信亦失據然以為可包四者則不害其有是理也夫五行之序木為之始水為之終而土為之中以何圖洛書之數言之則水一木三而土五皆陽之生數而不可易者也故得以更迭為主而為五行之綱以德言之則木為發生之性水為貞靜之體而土又包育之母也故水之包五行也以其流通貫徹而無不在也木之包五行也以其歸根反本而藏於此也若夫土則水火之所寄金木之所資居中而應四方一體而載萬類者也故孔子贊乾之四德而以貞元舉其終始孟子論人之四端而不敢以

信者列序於其間蓋以爲無適而非此也是則宮之統五
聲仁之包五常蓋有並行而不悖者矣何必奪彼以予此
然後快於其心哉

朱子學歸卷十七終

朱子學歸卷十七

三

刑罰

朱子曰介甫言律是八分書律所以明法禁非亦有助於
教化但於根本上少有欠闕耳八分是其所長處二分乃
其所闕此言是他見得者蓋許之之詞非譏之也

虞書論刑最詳而舜典所記尤密其曰象以典刑者象如
天之垂象以示人而典者常也示人以常刑所謂墨劓剕
宮大辟五刑之正也所以待夫元惡大惡殺人傷人穿窬
淫放凡罪之不可宥者也曰流宥五刑者流放竄殛之類
所以待夫罪之稍輕雖入於五刑而情可矜法可疑與夫
親貴勤勞而不可加以刑者也四四正合此法曰鞭作官刑扑作

朱子學歸卷十八

教刑者官府學校之刑以待夫罪之輕者也曰金作贖刑
罪之極輕雖入於鞭扑之刑而情法猶有可議者也疑後世始
有贖五刑法此五句者從重及輕各有條理法之正也曰
幸聖人意也笞與肆赦者皆謂過誤災謂不幸若人有如此而入於當
贖之刑則亦不罰其金而直赦之也此一條專爲輕刑設
之大入於典刑者亦肆之矣所以爲失刑也書又曰有曰
過無大明過之大入於典刑者特用流法以宥之耳
估終賊刑者估謂有特終謂再犯若人有如此而入於當
宥之法則亦不宥以流而必刑之也此二句者或由重而
卽輕或由輕而入重猶今律之有名例又用法之權衡所
謂法外意也聖人立法制刑之本末此七言者大略盡之

矣雖其輕重取舍陽舒陰慘之不同然欽哉欽哉惟刑之恤之意則未始不行乎其間也蓋以輕重毫釐之間各有攸當者乃天討不易之定理而欽恤之意行乎其間則可以見聖人好生之本心矣夫豈一於輕而已哉又以舜命皋陶之辭考之士官所掌惟象流二法而已報朴以下官施行不領於士官事之宜也其曰惟明克允則或刑或宥亦唯其當而無以加矣又豈一於宥而無刑哉今必曰堯舜之世有宥而無刑則是殺人者不死而傷人者不刑也是聖人之心不忍於元惡大憝而反忍於銜冤抱痛之良民也是所謂怙終賊刑刑故無小者皆為空言以誤後世也其必不然

朱子學歸卷十八

二

也亦明矣夫刑雖非先王所恃以為治然以刑弼教禁民為非則所謂傷風厲以懲惡者亦既竭心思而繼之以不忍人之政之一端也今徒流之法既不足以止罕竒淫放之姦而其過於重者則又有不當死而死如強暴賊滿之類者苟采陳羣之議一以宮刑之辟當之則雖殘其支體而實全其軀命且絕其為亂之本而使後無以肆焉豈不仰合先王之意而下適當世之宜哉况君子得志而有為則養之之具教之之術亦必隨力之所至而汲汲焉固不應因循苟且直以不養不教為當然而熟視其爭奪相殺於前也

臣下不匡之刑蓋施於邦君大夫之喪國亡家者君臣一體不得不然如漢廢昌邑王賀則誅其羣臣而木朝太祖下嶺南亦誅其亂臣龔澄規李托之類是也澄規等實亡劉氏乃飛廉惡來之比誅之自不為冤若昌邑羣臣與賀同惡者固不得不誅其餘正可當古者墨刑之坐耳乃不分等級例行誅教是則霍光之私意也

舜典象刑說○聖人之心未感於物其體廣大而虛明絕無毫髮偏倚所謂天下之大本者也及其感於物也則喜怒哀樂之用各隨所感而應之無一不中節者所謂天下之達道也蓋自本體而言如鏡之未有所照則虛而已矣

朱子學歸卷十八

三

如衡之未有所加則平而已矣至語其用則以其至虛而好醜無所遁其形以其至平而輕重不能違其則此所以致其中和而天地萬物育雖以天下之大而舉不出乎吾心造化之中也以此而論則知聖人之於天下其所以為慶賞威刑之具者莫不各有所由而舜典所論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與夫制刑明辟之意皆可得而言矣雖然喜而賞者陽也聖人之所欲也怒而刑者陰也聖人之所惡也是以聖人之心雖曰至虛至平無所偏倚而於此二者之間其所以處之者亦不能無小不同者故其言又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此則聖人之微意也然其行

之也雖曰好賞而不能賞無功之士雖曰惡刑而不敢縱有罪之人而功罪之實苟已曉然而無疑則雖欲輕之重之而不可得是又未嘗不虛不平而大本之立達道之行固自若也故其賞也必察其言審其功而後加以車服之賜其刑也必曰象以典刑者畫象而示民以墨劓剕宮大辟五等肉刑之常法也其曰流有五刑者放之於遠所以寬夫犯此肉刑而情輕之人也其曰鞭作官刑扑作教刑者官府學校之刑所以馭夫罪之小而麗於五刑者也其曰金作贖刑使之入金而免其罪所以贖夫犯此鞭扑之刑而情之又輕者也此五者刑之法也其曰當災肆赦者

朱子學歸卷十八

四

言不幸而觸罪者則肆而赦之其曰怙終賊刑者言有恃而不改者則賊而刑之此二者法外之意猶今律令之名例也其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者此則聖人畏刑之心閱夫死者之不可復生刑者之不可復續唯恐察之有不審施之有不當又雖已得其情而猶必矜其不教無知而抵罪至此也嗚呼詳此數言則聖人制刑之意可見而其於輕重淺深出入取舍之際亦已審矣雖其重者或至於誅斬斷割而不少貸然本其所以至此則其所以施於人者亦必富有如是之酷矣是以聖人不忍其被酷者之銜冤負痛而為是以報之雖若甚慘而語其實則為適得其

宜雖以不忍之心畏刑之甚而不得赦也唯其情之輕者聖人於此乃得以施其不忍畏刑之意而有以宥之然亦必投之遠方以禦魑魅益以此等所犯非殺傷人則亦或淫或盜其情雖輕而罪實重若使既免於刑而又得便還鄉里復為平民則彼之被害者寡妻孤子將何面目以見之而此幸免之人髮膚支體了無所傷又將得以遂其前日之惡而不知悔此所以必曰流以宥之而又有五流有宅五宅三居之文也若夫鞭扑之刑則雖刑之至小而其情之輕者亦必許其入金以贖而不忍輒以真刑加之是亦仁矣然而流專以宥肉刑而不下及於鞭扑贖專以

朱子學歸卷十八

五

待鞭扑而不上及於肉刑則其輕重之間又未嘗不致詳也至於過誤必赦故犯必誅之法則又權衡乎五者之內欽哉欽哉惟刑之恤之行則常通貫乎七者之中此聖人制刑明辟之意所以雖或至於殺人而其反復表裏玉精至密之妙一一皆從廣大虛明心中流出而非私智之所為也而或者之論乃謂上古惟有肉刑舜之為流為殛為鞭為扑乃不忍民之斬戮而始為輕刑者則是自堯以上雖犯鞭扑之刑者亦必使從墨劓之坐而舜之心乃獨不忍於殺傷淫盜之凶賊而反忍於見殺見傷為所侵犯之良民也聖人之心其不如是之殘賊偏倚而失其正亦已

明矣又謂周之穆王五刑皆順爲能復舜之舊者則固不察乎舜之贖初不上及於五刑又不察乎穆王之法亦必疑而後贖也且以漢宣之世張敞以討羌之役兵食不繼建爲入穀贖罪之法初亦未嘗及夫殺人及盜之品也而蕭望之等猶以爲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恐開利路以傷治化曾謂三代之隆而以是爲得哉嗚呼世衰學絕士不聞道是以雖有粹美之資而不免一偏之弊其於聖人公平正大之心有所不識而徒知切切焉飾其偏見之私以爲美談若此多矣可勝辨哉若夫穆王之事以予料之殆必由其巡游無度財匱民勞至其末年無以爲計乃

朱子學歸卷十八

六

特爲此一切權宜之術以自豐而又託於輕刑之說以違道而干譽耳夫子存之蓋以示戒而程子策試嘗發其意亦可見矣或者又謂四凶之罪不輕於少正卯舜乃不誅而流之以爲輕刑之驗殊不知共兇朋黨無功不就其罪本不至死三苗拒命雖若可誅而蠻夷之國聖人本以寬恕不常待之雖有負犯不爲畔臣則姑試之遠方亦正得其宜耳非故爲是以輕之也若少正卯之事則予嘗竊疑之蓋論語所不載子思孟子所不言雖以左氏春秋內外傳之誣且駁而猶不道也乃獨苟况言之是必齊魯陋儒憤聖人之失職故爲此說以夸其權耳吾又安敢輕

信其言而遽稱以爲決乎聊並記之以俟來者

朱子學歸卷十八終

朱子學歸卷十八

七

井田

朱子曰孟子論王道以制民產爲先今井地之制未能盡講而財利之柄制於聚斂指克之臣朝廷不恤諸道之虛實監司不恤州縣之有無而爲州縣者又不復知民間之苦樂蓋不唯學道不明仕者無愛民之心亦緣上下相逼只求事辦雖或有此心而亦不能施也此由不量入以爲出而反計費以取民是以末流之弊不可勝揀愚意莫若因制國用之名而遂修其實明降詔旨哀憫民力之彫悴而思所以膏澤之者令逐州逐縣各具民田一畝歲入幾何輸稅幾何非泛科率又幾何一縣內逐鄉里不州縣一同者亦依實開

朱子學歸卷十九

十

歲所收金穀總計幾何諸色支費總計幾何逐項有餘者歸之何許不足者何所取之俟其畢集然後選忠厚通練之士數人類會考究而大均節之有餘者取不足者與務使州縣貧富不至甚相懸則民力之修舒亦不至大相絕矣陸宣公論兩稅利害數條事是則雖未能遵復古人井地之法而於制民之產之意亦彷彿其萬一如此然後先王不忍人之政庶乎其可施也

經界之法當時舉行人亦驚恐扇搖眩惑謗紛然及至打量田土擅造圖帳一都不過二十餘人遠者不過數月之久即便結局應役之戶雖不免有勞費然結局之後田

土狹開產錢重難條理然各有歸著在民無業去產存之弊在官無逃亡倚閣之欠豪家大姓不容僥倖隱瞞貧民下戶不至偏受苦楚至今四五十年人無智愚皆知經界之爲利而不以爲害

經界之法當別差大小正副甲頭專一打量每都大約不過二三十戶見役保正副等先納還都國主之內圍徑幾里東至西幾里約計田園大槩頃畝大槩約度未具狀中縣以憑分畫方界定差大小甲頭將來定差之後打量撥造並委甲頭管幹其見役保正若非合充甲頭之人即依舊只管煙火不預經界事務

朱子學歸卷十九

二

打量紐算置立土封樁標界至分方造帳畫魚鱗圖估基簿及供報官司文字應平式樣見已講究見得次第日夕當行錢版散下諸縣庶幾將來經界大小甲頭等人各通曉免至臨時顧募他人重有所費

朝廷推行經界本爲富家多置田業不受租產貧民業去產存枉被追擾所以打量步畝從實均攤即無增添分文升合雖是應役人戶日下不免小勞然實爲子孫永遠無窮之利其打量紐算之法亦甚簡易昨來已印行曉示今日又躬親按試要使民戶人人習熟秋成之後依此打量不過一兩月間即便了畢想見貧民無不歡喜只恐豪富

作弊之家見其不利於已必須撰造語言妄有扇搖今仰
深思彼此一等皆是王民豈可自家買田收穀卻令他人
空頭納稅非惟官法不容亦恐別招陰誣不須如此計較
生事沮撓良法

井田類說○漢文帝十三年六月除田租荀氏論曰古者
什一而稅以爲天下之中正也今漢民或百一而稅可謂
鮮矣然豪強富人占田逾倍此處疑有闕字輸其賦大半官收百
一之稅民收大半之賦官家之惠優於三代豪強之暴酷
於亡秦是上惠不通威福分於豪強也今不正其本而惟
除租稅適足以資富強夫土地者天下之大本也春秋之

朱子學歸卷十九

三

義諸侯不得專封大夫不得專地今豪民占田或至數百
千頃富過王侯是自專封也買賣由已是自專其地也孝
武時蓋仲舒常言宜限民占田至哀帝時乃限民占田不
得過三十頃雖有其制卒不得施然三十頃有不平矣且
夫井田之制宜於民衆之時地廣民稀勿爲可也然欲廢
之於寡立之於眾土地既富列在豪強卒而規之並起怨
心則生紛亂制度難行由是觀之若高帝初定天下及光
武中興之後民人稀少立之易矣就未悉備井田之法宜
以口數占田爲立科限民得耕種不得買賣以贖貧弱以
防兼并且爲制度張本不亦宜乎雖古今異制損益隨時

然綱紀大略共致一也本志曰古者建步立畝六尺爲步
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方一里是爲
九夫八家共之一夫一婦受私田百畝公用十畝是爲八
百八十畝餘二十畝以爲廬舍出入相交陳志作二里相接
疾病相救民受田上田夫百畝中田夫二百畝下田夫三
百畝歲更耕之換易其處何休曰司空圖別田之高下善惡分爲三等上田一歲一易中田二歲一易下田三歲一易
夫亦以口受田如此比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
人有賦有稅賦謂計口發財六字係原志補注稅謂公田什一及
工商衡虞之入也賦供車馬兵甲士徒之役充實府庫賜

朱子學歸卷十九

四

予之費稅給郊宗廟百神之祀天子奉養百官祿食庶事
之費先實以下並陳志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種穀必雜五種
以備災害中弗得有樹以妨五穀力耕數耘收穫如寇盜
之至環廬種桑菜茹有畦瓜瓠果蓏殖於疆畔雞豚狗豕
無失其時女修蠶織五十則可以衣帛七十則可以食肉
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
爲鄉鄉萬二千五百戶比長位下士自此以上稍登一級
至鄉爲大夫矣於是閭有序而鄉有庠序以明教庠以行
禮而視化焉春令民畢出於野其詩云同我婦子饁彼南
畝田畯至喜冬則畢入於邑其詩云同我婦子曰爲改歲

入此室處春則出民間胥平旦坐於左塾比長坐於右塾
舉出而後歸夕亦如之入者必薪樵輕重相分班白不提
挈何休曰晏出後時者不得冬則民既入婦人同巷夜績
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功必相從者所以省費燭火同工
拙而合習俗也男女有不得其所者因而相與歌詠以言
其情是月餘子亦在序室未征役八歲入小學學六甲四
方五行書計之事始知室家長幼之節始知以下十五人
大學學先王禮樂而知朝廷二字君臣之禮其有秀異者
移於鄉學鄉學之秀移於國學學於小學諸侯歲貢小學
之秀者於天子學於大學其有秀者命曰造士行同而能

朱子學歸卷十九

五

偶別之以射於鄉學以下以何休說增損修定然後爵命焉孟春之月羣
居將散行人振木鐸以徇於路以採詩獻之太師比其音
律以聞於天子何休曰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官衣
國以聞三年耕則餘一年之畜故三年有成成此功也故
王者三載考績九年耕餘三年之食進業曰登故三考黜
陟再登曰平餘六年食三登曰泰平二十七歲餘九年食
然後至德流洽禮樂成焉故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由
此道也九年以下並書曰天秩有禮天罰有罪故聖人因
天秩而制五禮因天罰而制五刑建司馬之官設六軍之
眾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

成方十里成十爲畧班志並十爲同同方百里同十爲
封封十爲畿畿方千里地四井爲邑邑四爲鄙鄙四爲
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邱爲甸六十四井有戎馬四匹兵
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
謂司馬之法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坑塹城池邑居
園圍街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
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
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
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謂之千乘之國天子畿方十
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

朱子學歸卷十九

六

乘戎馬車徒千戈素具春振旅以蒐夏拔舍以苗秋治兵
以獮冬大閱以狩於農隙以講事焉五國爲屬屬有長十
國爲連連有帥三十國有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爲州州
有牧連帥比年簡車卒正三年簡徒羣牧五年大簡輿徒
此先王爲國立武足兵之大略也連帥以下並依要志
開阡陌辨○漢志言秦廢井田而始置阡陌說者之意皆以開
爲開墾之開言秦廢井田而始置阡陌也故白居易云人
稀土曠老宜修阡陌戶繁鄉狹者則復井田蓋亦以阡陌
爲秦制六田爲古法此恐皆未得其事之實也按阡陌者
舊說以爲田間之道蓋因田之疆畔制其廣狹辨其橫從

以通人物之往來卽周禮所謂遂上之徑溝上之畛洫上之涂洫上之道也然風俗通云南北曰阡東西曰陌又云河南以東西爲阡南北爲陌二說不同今以遂人田畝夫家之數考之則當以後說爲正蓋陌之爲言百也遂洫從而徑涂亦從則遂間百畝洫間百夫而徑涂爲陌矣阡之爲言千也溝洫橫而畛道亦橫則溝間千畝洫間千夫而畛道爲阡矣阡陌之名由此而得至於萬夫有川而川上之路周於其外與夫匠人井田之制遂溝洫洫亦皆四周則阡陌之名疑亦因其橫從而命之也然遂廣二尺溝四尺洫八尺洫二尋則丈有六尺矣徑容牛馬畛容大車涂

朱子學歸卷十九

七

容乘車一軌道二軌路三軌則幾二丈矣此其水陸占地不得爲田者頗多先王之意非不惜而虛棄之也所以正經界止侵爭時蓄洩備水旱爲永久之計有不得不然者其意深矣商君以其急刻之心行苟且之政但見田爲阡陌所束而耕者限於百畝則病其人力之不盡但見阡陌之占地太廣而不得爲田者多則病其地力之有遺又當世衰法壞之時則其歸授之際必不免有煩擾欺隱之姦而阡陌之地切近民田又必有陰據以自私而稅不入於公上者是以一旦奮然不顧盡開阡陌悉除禁限而聽民兼井買賣以盡人力墾闢棄地悉爲田疇而不使其有尺

寸之遺以盡地利使民有田卽爲永業而不復歸授以紀煩擾欺隱之姦使地皆爲田而田皆出稅以覈陰據自私之幸此其爲計正猶楊炎疾浮戶之弊而遂破租庸以爲兩稅蓋一時之害雖除而千古聖賢傳授精微之意於此盡矣故秦紀執傳皆云爲田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蔡澤亦曰決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而一其俗詳味其言則所謂開者乃破壞割削之意而非創置建立之名所謂阡陌乃三代井田之舊而非秦之所置矣所謂賦稅平者以無欺隱竊據之姦也所謂靜生民之業者以無歸授取予之煩也以是數者合而証之其理可見而蔡澤之言尤爲明

朱子學歸卷十九

八

白且先王疆理天下均以予民故其田間之道有經有緯不得無法若秦既除井授之制矣則隨地爲田隨田爲路尖斜屈曲無所不可又何必取其東西南北之正以爲阡陌而後可以通往來哉此又以物情事理推之而益見其說之無疑者或乃以漢世猶有阡陌之名而疑其出於秦之所置殊不知秦之所開亦其曠僻而非通路者耳若其適當衝要而便於往來則亦豈得而盡廢之哉但必稍侵削之不使復如先王之舊耳或者又以董仲舒言富者連阡陌而請限民名田疑田制之壞由於阡陌此亦非也蓋曰富者一家而兼有千夫百夫之田耳至於所謂商賈無

農夫之苦有阡陌之得亦以千夫百夫之收而言蓋當是時去古未遠此名尙在而遺迹猶有可考者顧一時君臣乃不能推尋講究而修復之耳豈不可惜也哉

朱子學歸卷十九終

三二二

乙

荒政

朱子曰自古救荒只有兩說一是感召和氣以養民次只有儲蓄之計若待他饑饉時理會更有何處救荒之政獨除賑貸固當汲汲於其始而撫存休養尤在謹之於其終

賑濟無奇策不如講水利到賑濟時成甚事又曰下手得早亦得便宜

今歲之旱其勢甚廣竊思今日應天之實有四曰求直言曰修閭政曰除邪佞曰舉正直恤民之大者有六曰重放稅租乞行下諸路監司察州郡不受曰通放米船乞下江曰通放米船乞下江

朱子學歸卷二十一

路仍許下乞諸路州曰勸分賑乏曰截留綱運曰嚴禁盜

賊曰糾勸貪懦

今日救荒恤民之急不過視部內被災之郡使之實檢放捐通租寬今年夏秋二稅省限各展一月具以條目言之於朝而其可直行者一面行下然後謹察州縣奉行之勤情得失而誅賞之使慈嘆亡聊之民猶復有所顧藉而不忍肆其猖狂悖亂之心以全其首領保其家族靖其鄉閭此則今日救荒恤民之急務也此外則視荒損尤甚之鄉使之禾米得入而不得出有餘之處則許其通融糴販稍勸富民平價出糴勸民廣種大小蕎麥蒔芋蔬菜之屬以

相接續其貧甚者使更互相保而別召稅戶保之借以官本收成之後抵納元錢亦一助也此等爲災傷甚處乃行之想亦不至甚多也

早曠之歲朝廷檢放秋苗成法具在而上中等戶無不力陳告憚於所費故皆不投帳守令慮不及此則有帳者次第減放無帳者多至全催糧食之儲既絕望於其前追租之吏又驅迫於其後同視屋宇器皿布帛不可食者皆不可售進退皇皇朝暮不能相保今若不待投陳檢視凡下等之苗先此全免放則見存者其志益堅而已逃者各

朱子學歸卷二十一

思反其鄉里矣

旱歉州縣合差官徧往鄉村檢視每見差出官員多是過數將帶人從反行需索搔動村落以納圖冊爲名不論人戶高低每畝科配項畝頭任之類又不親行田畝從實檢校反將訴荒人戶非理監票勒令服熟殊失救荒恤民之意今斟酌每官一員止得帶廳子一名吏貼一人當直八名本州縣計日給錢米各自齋行並不許分毫搔擾保正副及大小保長須親行田畝從實檢放如有違戾許人戶陳訴追治施行

照得合賑糶人戶並不見聲說見住地名去處恐有漏落

增添情弊難以稽考合行下逐縣將逐鄉勘實地圖盤出山川水陸路徑人戶住止去處數內不合賑糶人戶用紅筆圈欄合賑糶人戶用青筆圈欄合賑濟人戶用黃筆圈欄逐一仔細填寫姓名大小口數令本都保正長等參考謂實繳申切待差官點摘管實

一差寄居見任官三十五員前去各縣監轄賑濟及要各縣當職官分場巡察不得容令隨行人并保正長作弊并監轄糶官每月支見任官食錢二貫文米六斗寄居官錢三貫米一石并逐場差撥人吏共三十五名每月支食錢一貫五百文米三斗

朱子學歸卷二十一

三

一印給賑糶戶憑頭并賑濟人口牌面發下三縣交管於賑糶賑濟前一月出榜曉示人戶定某日前來本場請領憑頭牌子出榜後半月委各場監官就本場當官審實依總簿內千字文號批繫牌憑給付人戶附簿交領

一見置場賑糶米穀合於賑糶賑濟前十日勒逐都保正將置場處用棘刺夾截作兩門兩重極小只通一人來往外門之內裏門之外須極寬可容一場賑糶賑濟人門外之側爲一窗後夾截交錢位子一間依使單立去權式告示保正夾截

契勘賑糶賑濟人戶米穀已下場差官及合千人監轄外

逐場先出榜分定都分先後仍於外門外及裏門外各依
先後資次排定都分上戶坐處近都先交錢後請米至日
天未明監官入場開官入交錢位子遠都後交錢先請米至日
保長各將旗號引本都保下輪羅濟人赴場外門依資次
旗下座定以監官逐隊叫名保正以旗引保長保長以旗
先行賑濟人戶以次諸窗前呈牌開官以入門印印其左
手訖撥入門監官逐隊叫名保正長引賑濟人以次請米
訖監官用支米訖印於牌下日子之左以溼布拭去手印
即時出門次引賑羅人戶詣窗交錢上戶米錢自行交外
縣司差人吏交訖用紅印於歷內本日合羅米數下之右
當廳交納

朱子學歸卷二十

四

如錢數不足分明批上實羅之數卻付人戶以入門印印
其左手入門監官逐隊叫名保正長引賑羅人以次羅米
訖監官用羅米訖青印印其歷內交錢印之左仍用溼布
拭去手印即時出門一保畢又引一保如前賑羅人戶
逐都各置羅旗一面上用小絹一幀約長
或絹或綾從便各書逐場都各各異色保各如其都
之色

總傳式○使軍今給總傳一面付某縣某場照給賑羅歷
頭賑濟牌子仰照此字號批鑒牌歷對填米數給付人戶
今就此傳交領逐次賑濟訖用支訖印於本日窠眼內其

羅不足者實填所羅米數候結局日繳申 年 月 日
給

天字歷某都某保某人逐次請米若干訖姓名押

賑羅歷頭樣○使軍所給歷頭即不得質當及借貸與不

係今賑羅之人如覺察得或外人陳告其與者受者並定

行斷罪今給歷付 縣 鄉 都人戶 大人 口小

兒 口每五日齋錢赴 收羅如羅米大人一升小兒半

升如羅穀大人二升小兒一升並五日并給

右給歷頭照會 年 月 日給

牌面印紙式○某縣某鄉第 都人戶 五日一次赴

朱子學歸卷二十

五

場請賑濟米

每五日一次賑羅切慮其間向有人戶不能措辦五日錢

一頓收羅合給賑賑歷一本立式行下三縣開報逐場

如有入戶願自赴場收羅米附者即仰廣元立歷頭赴巡

察官粘連印押付人戶逐日收羅

賑濟孤老殘疾等人若依每月作六次支給又恐冬寒趁

日分赴場請米不及孤老殘疾等人所請米次數可改作

每月初一日十六日作兩次預行支給庶幾不至失所

羅過式○某處賑羅場今具某月某日羅過米數下項

一本場本日合羅人戶計若干共羅米若干大人若干合

糴若干小兒若干合糴若干

一本日實到糴米人戶若干共糴過上戶某人米若干如是糴官米即說官米大人若干糴過米若干小兒若干糴過米若干

一比合糴米數不到人戶若干少糴米若干大人若干合糴米若干小兒若干合糴米若干

右謹具申 聞

建甯府崇安縣五夫社倉記○乾道戊子春夏之交建人大饑予居崇安之開耀鄉知縣事諸葛侯廷瑞以書來屬予及其鄉之耆艾左朝奉郎劉侯如愚曰民饑矣盍爲勸

宋子學歸卷二十

本

豪民發藏粟下其直以振之劉侯與予奉督從事里人方率以不饑俄而盜發浦城距境不二十里人情大震藏粟亦且竭劉侯與予憂之不知所出則以書請於縣於府時數文閣待制信安徐公嘉知府事即日命有司以船果六百斛并溪以來劉侯與予率鄉人行四十里受之黃亭步下歸籍民口大小仰食者若干人以率受粟民得遂無饑亂以死無不悅喜歡呼聲動旁邑於是浦城之盜無復隨和而束手就禽矣及秋徐公奉祠以去而直數文閣東陽王公淮繼之是冬有年民賴以果價官貯里中民家將輩載以歸有司而王公曰歲有凶穰不可前料後或艱食得

無復有前日之勞其留里中而上其籍於府劉侯與予既奉教及明年夏又請於府曰山谷細民無蓋藏之積新陳未接雖樂歲不免出倍稱之息貸食豪右而官粟積於無用之地後將紅腐不復可食願自今以來歲一斂散既以紓民之急又得易新以藏俾願貸者出息什二又可以抑僥倖廣儲蓄即不欲者勿強歲或不幸小饑則弛半息大侵則盡蠲之於以惠活饑寡塞禍亂原甚大惠也請著爲例王公報皆施行如章既而王公又去直龍圖閣儼真沈公度繼之劉侯與予又請曰粟分貯民家於守視出納不便請放古法爲社倉以儲之不過出捐一歲之息宜可辦

宋子學歸卷二十

七

沈公從之且命以錢六萬助其役於是得新坂黃氏廢地而鳩工庀財焉經始於七年五月而成於八月爲倉三亭一門牆守舍無一不具司會計董工役者貢士劉復劉得與里人劉瑞也既成而劉侯之官江西莫府予又請曰復與得與皆有力於是倉而劉侯之子將仕郎琦嘗佐其父於此其族子右修職郎珩亦廉平有謀請得與并力府以予言悉具書禮請焉四人者遂皆就事方且相與講求倉之利病具爲條約會丞相清源公出鎮茲土入境問俗予與諸君因得具以所爲條約者迎白於公公以爲便則爲出教俾歸揭之楣間以視來者於是倉之庶事細大有程

可久而不壞矣。予惟成周之制縣都皆有委積以待凶荒而隋唐所謂社會者亦近古之良法也。今皆廢矣。獨常平義倉尚有古法之遺意。然皆藏於州縣。所恩不過市井情游輩。至於深山長谷力穡遠輸之民。則雖饑饉瀕死而不能及也。又其爲法太密。使吏之避事畏法者。視民之殍而不肯發。往往全其封鎖。遞相付授。至或累數十年不一嘗省。一旦甚不獲已。然後發之。則已化爲浮埃。聚壤而不可食矣。夫以國家愛民之深。其慮豈不及此。然而未之有改者。豈不以里社不能皆有可任之人。欲一聽其所爲。則懼其計私以害公。欲謹其出入。同於官府。則鉤校彌密。上下

朱子學歸卷二十

八

相通其害又必有甚於前所云者。是以難之。而有弗暇耳。今幸數公相繼其愛民慮遠之心。皆出乎法令之外。又皆不鄙吾人以爲不足任。故吾人得以及是數年之間。左提右挈。上設下教。遂能爲鄉閭立此無窮之計。是豈吾力之獨能哉。惟後之君子。視其所遭之不易者。如此無計私害公。以取疑於上。而上之人亦毋以小文拘之。如數公之心焉。則是倉之利夫豈止於一時其視而做之者。亦將不止於一鄉而已也。因書其本末。如此刻之石。以告後之君子云。

社倉事目○一逐年十二月分委諸部社首保正副將舊

保簿重行編排。其間有停藏逃軍及作過無行止之人。隱匿在內。仰社首隊長覺察申報。尉司追捉解縣根究。其引致之家亦乞一例斷罪。次年三月內將所排保簿赴鄉官交納。鄉官點檢如有漏落及妄有增添一戶一口不實。即許人告審。實申縣。乞行根治。如無欺弊。即將其簿紐算人口指定米數。大人若干小兒減半候支。貸自將人戶請米狀拖對批填。監官依狀支散。

朱子學歸卷二十

九

一申府差官訖一面出榜排定日分分都支散。先遣使近曉示人戶。產錢六百元以上及自有各依日限具狀。內大人小結保。每十人結爲一保。還相保。委如保內逃亡之兒口數。人同保均爲取保。十人以下不成保。不支正身赴倉請米。仍仰社首保正副隊長大保長並各赴倉議認面目。照對保簿。如無偽冒重疊。即與簽押保明。其社正等人不保。而其日監官同鄉官入倉據狀依次支散。其事主保明者聽。其日監官同鄉官入倉據狀依次支散。其保明不實。別有情弊者。許人告首。隨事施行。其餘即不得妄有邀阻。如人戶不願請貸。亦不得妄有抑勒。一收支米用官桶官斛。依公平量。其監官鄉官人從逐扇只許兩人入中門。其餘並在門外不得近前挨撈。撈奪人

戶所請米斛如違許被撥人當廳告覆重作施行

一豐年如遇人戶請貸官米即開兩倉有留一倉若遇饑歉則開第三倉專賑貸深山窮谷耕田之民庶幾豐贍賑貸有節

一人戶所貸官米至冬納還不得過十一月下旬先於十月上旬定日申府乞依例差官將帶吏到前來公共受納兩平交量舊例每石收耗米二斗今更不收上件耗米又慮倉款折閱無所從出每石量收三升準備折閱及支吏到等人飯米其米正行附應收支

一申府差官訖即一面出榜排定日分分都交納先近後遠一日

朱子學歸卷二十

十

一仰社首陳長告報保頭保頭告報人戶還相糾率造一色乾硬糴米具狀同保共為一狀未足不得交納如赴倉保內有人逃亡即同保均備補足交納監官鄉官吏到等人至日赴倉受納不得妄有阻節及過數多取其餘並依給米約束施行共收米人吏到子要知首尾次年夏支貨日不可差換

一收支米訖逐日轉上本縣所給印歷事畢日具總數申府縣照會

一每遇支散交納日本縣差到人吏一名料子一名社倉算交司一名倉子兩名每名日支飯米一斗約半發遣裏足米二石共計米一十七石五斗又貼書一名貼斗一名

各日支飯米一斗約半發遣裏足米六斗共計四石二斗

縣官人從七名鄉官人從共一十名每名日支飯米五升十共計米八石五斗已上共計米三十石二斗一年收支兩次共用米六十石四斗逐年蓋磨并買葉薦修補倉版約米九石通計米六十九石四斗

一排保甲戶大人若干口小兒若干口居住地名某處或產戶開說產錢若干或白煙耕田開店買賣土著外來係某年移來逐戶開列

一社倉支貸交收米斛合係社首保正副告報隊長保長隊長保長告報人戶如圖隊長許人戶就社倉陳說告報

朱子學歸卷二十

十

社首依公差補如開社首即申尉司定差

一簿書鎖鑰鄉官公共分享其大項收支須監官簽押其餘零碎出納即委鄉官公共掌管務要均平不得徇私容情別生姦弊

一如遇豐年人戶不願請貸至七八月而產戶願請者聽

一倉內屋宇什物仰守倉人常切照管不得毀損及借出他用如有損失鄉官點檢勒守倉人備償如些小損壞逐時修整大段改造臨時具因依申府乞撥米斛

奏劄節略○有願置立社倉者州縣量支常平米斛與本鄉出等人戶主執敘散每石收息二斗仍差本鄉土居

官員有行義者與本縣官同共出納收到息米十倍本米之數卽送元米還官卽將息米斂散每石只收耗米三升共有富家情願出米作本者亦從其便息米及數亦與撥還如有鄉土風俗不同者更許隨宜立約申官遵守實爲久遠之利其不願置立去處官司不得抑勒則亦不至擾

答劉翰仲曰社會條目適平父攜以見過已商量一一奉報矣大體最是關防隨行人減剋乞覓之弊此爲最急向來某在倉中專治此一事其他亦無甚事也

社會發斂之政世俗不能不以爲疑者不過以王氏之青

朱子學歸卷二十

三

苗爲說耳以予觀於前賢之論而以今日之事驗之則青苗者其立法之本意固未爲不善也但其給之也以金而不以穀其處之也以縣而不以鄉其職之也以官吏而不以鄉人士君子其行之也以聚斂急疾之意而不以慘怛忠利之心是以王氏能以行於一邑而不能以行於天下子程子嘗極論之而卒不免於悔其已甚而有激也建陽之南里曰招賢者三地接順昌甌甯之境其賸多阻而俗尤勁悍小遇饑饉輒羣起肆暴率不數歲一發糾興某年歲適大侵姦民處處羣聚飲博嘯呼若將以踵前事者里中大怖里之名士魏君元履爲言於常平使者袁侯

復一得米若干斛以貸於是物情大安姦計自折及秋將斂元履又爲請得築倉長灘厥置之旁以便輸者且爲後

日凶荒之備毋數以煩有司自是歲小不登卽以告而發之如是數年三里之人始得飽食安居以免於震擾夷滅之禍其後元履既沒官吏之職其事者不能勤勞恭恪如元履之爲於是粟腐於倉而民飢於室或將發之則上下請賕爲費已不貲矣官吏來往又不以時而出納之際陰欺顯奪無弊不有大抵人之所得稅糶居半而償以精粟計其候伺亡失諸費往往有過倍者是以貸者病焉而良民粟粟於凶歲猶前日也淳熙十一年使者宋侯若水聞

朱子學歸卷二十

三

其事且知邑人宜教卽周君明仲之賢卽以元履之事移書屬之且下本臺所被某年某月某日制書使得奉以從事蓋歲以夏貸而冬斂之且收其息什之二焉行之三年而三里之間人情復安如元履亡恙時什二之收歲以益廣周君以予嘗有力於此者來請文以爲記予念昔元履既爲是役而予亦爲之於崇安其規模大略放元履獨歲貨收息爲小異元履常病予不當祖荆舒聚斂之餘謀而予亦每憂元履之粟久儲速腐惠既狹而將不久也講論餘日杯酒從容時以相警警而訖不能以相誦聽者從旁抵掌觀笑而亦不能決其孰爲是非也及是宋侯周君乃

卒用予所請事以成元履之志而其效果如此於是論者遂以予言爲得然不知元履之言雖疏而其忠厚懇惻之意藹然有三代王政之餘風豈予一時苟以便事之說所能及哉當時之爭蓋予之所以爲戲而後日之請所以必曰息有年數以免者則猶以不忘吾友之遺教也因并書之以視後人

始予居建安之崇安嘗以民饑請於郡守徐公諸得米六百斛以貸而因以爲社倉今幾三十年矣其積至五千斛而歲斂散之里中遂無凶年中間蒙恩召對輒以上聞詔施行之而諸道莫有應者獨閩帥趙公汝愚使者宋公若

朱子學歸卷二十

五

水爲能廣其法於數縣然亦不能遠也紹熙五年春常州宜興大夫高君南老實始爲之於其縣善學開寶諸鄉凡爲倉者十一合之爲米二千五百有餘斛擇邑人之賢者承議郎趙君善石周君林承直即周君世德以下二十有餘人以典司之而以書來屬余記余因而告之曰有治人無治法此雖老生之常談然其實不可易之至論也夫先王之世使民三年耕者必有一年之蓄故積之三十年則有十年之蓄而民不病於凶饑此可謂萬世之良法矣其次則漢之所稱常平者今固行之其法亦未嘗不善也然考之於古則三登泰平之世蓋不常有而驗之於今則常

平者獨其法令轉播幾輪之僅存耳是何也蓋無人以守之則法爲徒法而不能以自行也而況於所謂社倉者聚可食之物於鄉井荒閑之處而主之不以任職之吏取之不以流徙之刑苟非常得聰明仁愛之令如高君又得忠信明察之士如今日之數公者相與并心一力以議其出納而杜其姦欺則其法之難守不待已日而見之矣此又余之所身試者故并書之以告後之君子云

匹夫單行而遇疾病無有妻孥之養親舊之託與夫室廬枕席之具醫藥食飲之須則其與曳屣暴露飢渴而轉於溝壑也必矣先王之政道路廬舍委積之法至詳至密

朱子學歸卷二十

五

而不圖其及此豈有司者因失其傳耶國朝受命覆區宇儲蓄聚元百有餘年至於崇寧大觀之間功成治定惠澤洋溢隆盛極矣而上聖之心猶軫一夫之不獲始紹州縣立安濟坊居養院以收解疾病癯老之人劉東大饑命先生提舉常平茶鹽先生拜命即移書他郡募米而獨其征及至客舟已輻輳日與僚屬鉤訪民隱至廩廢食分贍既定案行所部窮山長谷靡所不到拊問存恤所活不可勝計每出皆乘單車屏徒從一身所帶皆白簪以行秋毫不及州縣以故所歷雖廣而人不知郡縣官吏傳其風采倉皇驚懼常若使者歷其境由是所部肅然

而尤以戒盜捕蝗興水利爲急

朱子學歸卷二十終

朱子學歸卷二十

十六

學校

朱子曰古之學者八歲而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十五而入大學學先聖之禮樂焉非獨教之固將有以養之也蓋禮義以養其心聲音以養其耳采色以養其目舞韶降登疾徐俯仰以養其血脈以至於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其所以養之之具可謂備至爾矣夫如是故學者有成材而序庠有實用此先王之教所以爲盛也自學絕而道喪至今千有餘年學校之官有教養之名而無教之養之之實學者挾策而相與嬉其間有傑然者乃知以千祿蹈利爲事至於語聖賢之餘旨觀學問之本原則

朱子學歸卷二十一

一

問乎莫知所以用其心者其規爲動息舉無以異於凡民而有甚者焉嗚呼此教者過也而豈學者之罪哉然君子以爲是亦有罪焉爾何則今所以異於古者特聲音采色之盛舞韶降登疾徐俯仰之容左右起居盤盂几杖之戒有所不及爲至推其本則禮義之所以養其心者故在也日相與誦而傳之顧不察耳然則此之不爲而彼之久爲又豈非學者之罪哉

嘗謂道無古今之殊而學有今古之異蓋周人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其德六曰智仁聖義中和其行六曰孝友睦婣任恤其藝六曰禮樂射御書數是於學者日用起

居食飲之圖既無事而非學於其羣居藏修游息之地亦無學而非事至於所以開發其聰明成就其德業者又皆交相爲用而無所偏廢此先王之世所以人材眾多風俗美盛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國家建立學官周徧海內其所以望於天下之士者豈不亦若先王之志而學者無以識其指意之所在於其日用之間既誕設恣睢而不知所以學其羣居講習之際又不過於割裂裝綴以爲能而莫或知其終之無所用也是以其趨日以卑陋而唯利祿之知幸而一二傑然有意於自立者則又或窮高極遠而不務力行之實或循常守舊而不知其義理之所以然也是

朱子學歸卷二十一

二

以其說常倚於一偏而不得以入於聖賢之域於是時也異端雜學之士阿世俗之流又或鼓其乖妄之說而乘之嗚呼吾道之不亡特民之秉彝有不可得而絕滅者耳周禮三德說○或問師氏之官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爲道本二曰敏德以爲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何也曰至德云者誠意正心端本清源之事道則天人性命之理事物當然之則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術也敏德云者盡志力行奮德廣業之事行則理之所當爲日可見之迹也孝德云者尊祖愛親不忘其所由生之謂知逆惡則以得於已者爲實深固有以真知彼之逆惡而自不忍爲

者也至德以爲道本明道先生以之敏德以爲行本司馬溫公以之孝德以知逆惡則趙無恤徐仲車之徒是已凡此三者雖曰各以其材品之高下資實之所宜而教之然亦未有專務其一而可以爲成人者也是以列而言之以見其相須爲用而不可偏廢之意蓋不知至德則敏德者散漫無統固不免乎爲學力行而不知道之譏然不務敏德而一於至則又無以廣業而有空虛之弊不知敏德則孝德者僅爲匹夫之行而不足以通於神明然不務孝德而一於敏則又無以立本而有悖德之累是以兼陳備舉而無所遺此先王之教所以本末相資精粗兩盡而不倚於一偏也其又曰教三行一日孝行以親父母二曰

朱子學歸卷二十一

三

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何也曰德也者得於心而無所勉者也行則其所行之法而已蓋不本之以其德則無所自得而行不能以自修不實之以其行則無所持循而德不能以自進是以既教之以三德而必以三行繼之則雖其至末至粗亦無不盡而德之修也不自覺矣然是三者似皆孝德之行而已至於至德敏德則無與焉蓋二者之行本無常師必協於一然後有以獨見而自得之固非教者所得而預言也唯孝德則其事爲可指故又推其類而兼爲友順之目以詳教之以爲學者達或未得於心而事亦可得而勉使其行之不已而得於心焉則進

乎德而無待於勉矣况其又能即是而充之以周於事而
近其源則孰謂至德敏德之不可至哉或曰三德之教大
學之學也三行之教小學之學也鄉三物之爲教也亦然
而已詳

三代盛時自家以達於天子諸侯之國莫不有學而自天
子之元子以至於士庶人之子莫不入焉則其士之廩於
學官者宜數十倍於今日而考之禮典未有言其費出之
所自者豈當時爲士者其家各已受田而其入學也有時
故得以自食其食而不仰給於縣官也歟至漢元成間乃
謂孔子布衣養徒三千而增學官弟子至不復限以員數

朱子學歸卷二十一

四

其後遂以用度不足無以給之而至於罷夫謂三千人者
聚而食於孔子之家則已妄矣然養士之需至以天下之
力奉之而不足則亦豈可不謂難哉蓋自周衰田不井授
人無常產而爲士者九厄於貧反不得與爲農工商者齒
上之人乃欲聚而教之則彼又安能終歲裹飯而學於我
是以其費雖多而或取之經常之外勢固有所不得已也
學校貢舉私議。古者學校選舉之法始於鄉黨而達於
國都教之以德行道藝而興其賢者能者蓋其所以居之
者無異處所以官之者無異術所以取之者無異路是以
士有定志而無外慕早夜孜孜唯懼德業之不修而不憂

爵祿之未至夫子所謂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孟子所
謂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蓋謂此也若夫三代之教藝爲
最下然皆猶有實用而不可闕其爲法制之密又足以爲
治心養氣之助而達於道德之歸此古之爲法所以能成
人材而厚風俗濟世務而興太平也今之爲法不然其所
以教者既不本於德行之實而所謂藝者又皆無用之空
言至於甚弊則其所謂空言者又皆怪妄無稽而適足以
敗壞學者之心志是以人材日衰風俗日薄朝廷州縣每
有一事之可疑則公卿大夫官人百吏惴惴相顧而不知
所出是亦可驗其爲教之得失矣蓋嘗思之必欲乘時改

朱子學歸卷二十一

五

制以漸復先王之舊而善今日之俗則必如明道先生熙
甯之議然後可以大正其本而盡革其末流之弊如曰未
暇則莫若立德行之科以厚其本罷去詞賦而分諸經子
史時務之年以齊其業又使治經者必守家法命題者必
依章句答義者必通貫經文條舉眾說而斷以己意學校
則遴選實有道德之人使專教導以來實學之士裁減謬
僞之恩以塞利誘之塗至於制科詞科武舉之屬亦皆究
其利病而頗更其制則有定志而無奔競之風有實行而
無空言之弊有實學而無不可用之材矣所以必立德行
之科者德行之於人大矣然其實則皆人性所固有入道

所當爲以其得之於心故謂之德以其行之於身故謂之行非固有所作爲增益而欲爲觀聽之美也士誠知用力於此則不唯可以修身而推之可以治人又可以及天下國家故古之教者莫不以是爲先若舜之命司徒以敷五教命典樂以教胥子皆此意也至於成周而法始大備故其人材之盛風俗之美後世莫能及之漢室之初尙有遺法其選舉之目必以敬長上順鄉里肅政教出入不悖所聞爲稱首魏晉以來雖不及古然其九品中正之法猶爲近之及至隋唐遂專以文詞取士而尙德之舉不復見矣積至於今流弊已極其勢不可以不變而欲變之又不可

朱子學錄卷二十一

六

可不以其所故今莫若且以逐州新定解額之半而又折其半以爲德行之科如解額百人則以二十五人爲德行其半而又減其半其明立所舉德行之目如八行專委逐縣令佐從實搜訪於省試後保明津遣赴州守俸審實保明申部於當年六月以前以禮津遣限本年內到部撥入太學而優其廩給仍免課試長貳以時延請詢考至次年終以次差充大小職事又次年終擇其尤異者特薦補官餘令特赴明年省試比之餘人倍其取人分數如餘人二此科十兩取一盡解殿試各升一甲其不中人且令住學新中已減其半矣

實行之可貴而不專事於空言矣所以必罷詩賦者空言本非所以教人不足以得士而詩賦又空言之尤者其無益於設教取士章章明矣今當直罷無可疑者如以習之者畧未欲遽罷則限以三舉而遞損其取人之數俟其爲之者少而後罷之則亦不駭於俗而其弊可革矣所以必分諸經子史時務之年者古者大學之教以格物致知爲先而其考校之法又以九年知類通達強立不反爲大成蓋天下之事皆學者所當知而其理之載於經者則各有所主而不能相通也況今樂經亡而禮經缺二戴之記已非正經而又廢其一焉蓋經之所以爲教者已不能備而

朱子學錄卷二十一

七

治之者類皆舍其所難而就其所易僅窺其一而不及其餘則於天下之事宜有不能盡通其理者矣若諸子之學同出於聖人各有所長而不能無所短其長者固不可以不學而其所短亦不可以不辨也至於諸史則該古今興亡治亂得失之變時務之大者如禮樂制度天文地理兵謀刑法之屬亦皆當世所須而不可闕皆不可以不之習也然欲其一旦而盡通則其勢將有所不能而卒至於不行若合所當讀之書而分之以年使天下之士各以三年而共通其三因之一則亦若無甚難者故今欲以易書詩爲一科而于年年試之周禮儀禮及二戴之禮爲一科

而別年試之春秋及三傳為一科而百年試之年分皆以義各諸經皆兼大學論語中庸孟子義各論則分諸子為二道諸子則如荀揚王韓老莊之屬及本四科而分年以附焉諸子則如荀揚王韓老莊之屬及本許於當年史傳策則諸史時務亦然諸史則左傳國語史中出論二道策則諸史時務亦然諸書南北史為一科新舊唐書五代史為一科通鑑為一科通鑑為一科勅令為一科通典為一科則士無不通之經無不習則士無不通之經無不習之史而皆可為當世之用矣其治經必專家法者天下之理固不外於人之一心然聖賢之言則有淵奧幽雅而不可以臆斷者其制度名物行事本末又非今日之見聞所能及也故治經者必因先儒已成之說而推之借曰未必

朱子學歸卷二十一

八

盡是亦當究其所以得失之故而後可以反求諸心而正其謬此漢之諸儒所以專門名家各守師說而不敢輕有變焉者也但其守之太拘而不能精思明辨以求真是則為病耳然以此之故當時風俗終是濃厚近年以來習俗苟偷學無宗主治經者不復讀其經之本文與夫先儒之傳注但取近時科舉中選之文諷誦摹倣擇取經中可為題目之句以意捉捏妄作主張明知不是經意但取便於行文不暇恤也主司不唯不知其謬乃反以為工而置之高等習以成風轉相祖述慢侮聖言日以益甚名為治經而實為經學之賊號為作文而實為文字之妖不可坐視

而不之正也今欲正之莫若討論諸經之說各立家法而皆以注疏為主令應舉人於家狀內及經義卷子第一行內一般聲說將來答義則以本說為主而旁通他說以辨其是非則治經者不敢妄率已意而必有据依矣其命題所以必依章句者今日治經者既無家法其穿鑿之弊已不可勝言矣而主司命題又多為新奇以求出於舉子之所不意於所當斷而反連之於所當連而反斷之大抵務欲無理可解無說可通以觀其倉卒之間趨附離合之巧主司既以此倡之舉子亦以此和之平居講習專務裁翦經文巧為龜筮以求合乎主司之意其為經學賊中之賊

朱子學歸卷二十一

九

文字妖中之妖又不止於家法之不立而已也今後出題須依章句不得妄有附益裁翦如有故違糾舉證罰則主司不敢妄出怪題而諸生得守家法無復敢肆妖言矣又按前賢文集策問皆指事設疑據實而問多不過百十字今但條陳所問之疑略如韓歐諸集之為者則亦可以觀士子之實學矣其必使答義者通貫經文條陳眾說而斷以己意者其說已略具於家法之條矣蓋今日經學之難不在於治經而難於作義大抵不問題之小大長短而必欲分為兩段仍作兩句對偶破題又須借用他語以暗貼題中之字必極於工巧而後已其後多者三二千言別無

他意不過止是反復敷衍破題兩句之說而已如此不唯不成經學亦復不成文字而使學者卒歲窮年枉費日力以從事於其間甚可惜也欲更其弊當更寫卷之式明著問目之文而疏其上下文通約三十字以上次列所治之說而論其意又次旁列他說而以已意反復辨析以求至當之歸但令直論聖賢本意與其施用之實不必如今日經義分段破題對偶敷衍之體每道止限五六百字以上則雖多增所治之經而答義不至枉費解說日力亦有餘矣其學校必選賢有道德之人使爲學官以來實學之士裁減謬濫之恩以塞利誘之塗者古之太學主於教人而

朱子學歸卷二十一

十一

因以取士故士之來者爲義而不爲利且以本朝之事言之如仁宗之時太學之法寬簡國子先生必求天下賢士其可爲人師者就其中又擇其尤賢者如胡翼之之徒使專教導規矩之事故當是時天下之士不遠萬里來就師之猶有古法之遺意也繼甯以來此法浸壞師生相視漠如行路之人間相與言亦未嘗問之以德行道藝之實而月書季考者又祇以促其嗜利苟得冒昧無恥之心殊非國家之所以立學教人之本意也欲革其弊莫若一遵仁皇之制擇士之有道德可爲人師者以爲學官而久其任使之講明道義以教訓其學者而又考察諸州所解德行

之士與諸生之賢者而特命以官則太學之教不爲虛設而彼懷利干進之流自無所爲而至矣至於取人之數則又嚴爲之額稍減分數嚴立告賞以絕其冒濫其諸州教官亦以德行人充而實以教導之實則州縣之學亦稍知義理之教而不但爲科舉之學矣至於制舉名爲賢良方正而其實但得記誦文詞之士其所投進詞業亦皆無用之空言而程試論策則又僅同覆射兒戲初無益於治道但爲仕宦之捷徑而已詞科則又習於諂諛夸大之詞而競於駢儷刻雕之巧尤非所以爲教至於武舉則其弊又不異於儒學之陋也欲革其弊則制科當詔舉者不取其

朱子學歸卷二十一

十二

記誦文詞而取其行義器識罷去詞業六論而直使待對於廷訪以時務之要而不窮以隱僻難知之事詞科則當稍更其文字之體使以深厚簡嚴爲主而以能辨析利害教陳法度爲工武舉則亦使學官放經義論策之制參酌定議頒下武經總要等書而更加討論補其遺逸使之誦習而立其科焉則庶乎小大之材各得有所成就而不爲俗學之所病矣夫如是是以教明於上俗美於下先王之道得以復明於世而其遺風餘韻又將有以及於方來與夫規規然固守末流之弊法而但欲小變一二於其間者利害相絕固有闕矣草茅之慮偶及於此故敢私記其說

以爲當路之君子其或將有取焉

朱子學歸卷二十一終

朱子學歸卷二十一

十一

教化

朱子曰童蒙之學始於衣服冠履次及語言步趨次及灑掃清潔次及讀書寫文字及有雜細事宜皆所當知今逐目條列名曰童蒙須知若其修身治心事親接物與夫窮理盡性之要自有聖賢典訓昭然可考當次第曉達茲不復詳著云

衣服冠履第一○大抵爲人先要身體端整自冠巾衣服鞋襪皆須收拾愛護常令潔淨整齊我先人常訓子弟云男子有三緊謂頭緊腰緊腳緊頭謂頭巾未冠者總髻腰謂以條或帶束腰腳謂鞋襪此三者要緊束不可寬慢寬

朱子學歸卷二十二

一

慢則身體放肆不端嚴爲人所輕賤矣凡著衣服必先提整衿領結兩衽紐帶不可令有闊落飲食照管勿令汚壞行路看顧勿令泥漬凡脫衣服必齊整摺疊箱篋中勿散亂傾放則不爲塵埃雜穢所汚仍易於尋取不致散失著衣既久則不免垢膩須要勤勤洗滌破綻則補綴之儘補綴無害只用完潔凡盥面必以巾帨遮護衣領捲束兩袖勿令有所涇凡就勞役必去上籠衣服只著短便愛護勿使損汚凡日中所著衣服夜臥必更則不藏蚤蟲不卽敝壞苟能如此則不但威儀可法又可不要費衣服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雖意在以儉化俗亦其愛惜有道

也此最飭身之要毋忽

語言步趨第二〇凡爲人子弟須要常低聲下氣語言詳緩不可高言喧闐浮言戲笑父兄長上有所教督但當低首聽受不可妄自議論長上檢責或有過誤不可便自分解姑且隱嘿久卻徐徐細意條陳云此事恐是如此向者當是偶爾遺忘或曰當是偶爾思省未至若爾則無傷忤事理自明至於朋友分上亦當如此 凡間人所爲不善下至婢僕違過宜且包藏不應便爾聲言當相告語使其知改 凡行步趨踰須是端正不可疾走跳躑若父母長上有所喚召卻當疾走而前不可舒緩

朱子學歸卷二十二

二

書掃涓潔第三〇凡爲人子弟當灑掃居處之地拂拭几案常令潔淨文字筆硯凡百器用皆當嚴肅整齊頓放有常處取用既畢復置元所父兄長上坐起處文字紙劄之屬或有散亂當加意整齊不可輒自取用凡借人文字皆置傳鈔錄諸名及時取還窗壁几案文字間不可書字前輩云壞筆汚墨瘵子弟職書几書硯自毀其面此爲最不雅潔切宜深戒

讀書寫文字第四〇凡讀書須整頓几案令潔淨端正將書冊整齊頓放正身體對書冊詳緩看字子細分明讀之須要讀得字字響亮不可誤一字不可少一字不可多一

字不可倒一字不可牽強暗記只是要多誦遍數自然上口久遠不忘古人云讀書千遍其義自見謂讀得熟則不待解說自曉其義也余嘗謂讀書有三到謂心到眼到口到心不在此則眼不看子細心眼既不專一卻只漫浪誦讀決不能記記不能久也三到之中心到最急心既到矣眼口豈不到乎 凡書冊須要愛護不可損污縐摺擠陽江祿書讀未竟雖有急速必待捲束整齊然後起此最爲可法 凡寫文字須高執墨錠端正研磨勿使墨汁汙手高執筆雙鈎端楷書字不得令手指著毫 凡寫字未問寫得工拙如何且要一筆一畫嚴正分明不可潦草 凡

朱子學歸卷二十二

三

寫文字須要子細看本不可差誤

雜細事宜第五〇凡子弟須要早起晏眠凡喧闐鬬爭之處不可近無益之事不可爲 諸如賭博戲耍打毬凡飲食有則食之無則不可思索但粥飯充飢不可闕凡向火勿迫近火傍不惟舉止不佳且防焚熱衣服凡相揖必折腰凡對父母長上朋友必稱名凡稱呼長上不可以字必云某丈如弟行者則云某姓某丈凡出外及歸必於長上前作揖雖暫出亦然凡飲食於長上之前必輕嚼嚙不可聞飲食之聲凡飲食之物勿爭較多少美惡凡侍長者之側必正言拱手有所問則必誠實對言不可妄凡開門揭

簾必徐徐輕手不可令震驚譬凡眾坐必斂身勿廣占坐
席凡侍長上出行必居路之右住必居左凡飲酒不可令
至醉凡如廁必去上衣下必浣手凡夜行必以燈燭無燭
則止凡侍婢僕必端嚴勿得與之嬉笑執器皿必端嚴惟
恐有失凡危險不可近凡道路遇長者必正拱手疾趨而
揖凡夜臥必用枕勿以衾衣覆首凡飲食舉匙必置筯舉
筯必置匙食已則置匙筯於案 雜細事宜品目甚多姑
舉其略然大槩具矣凡此五篇若能遵守不違自不失爲
謹愿之士必又能讀聖賢之書恢大此心進德修業入於
大賢君子之域無不可者汝曹宜勉之

朱子學歸卷二十二

四

跋程董二先生學則○凡學於此者必嚴朔望之儀 其
日昧爽直日一人至學板始擊成起盥漱總櫛衣冠再擊
皆著深衣或掠衫升堂師長帥弟子詣先聖像前再拜焚
香訖又再拜退師長西南向立諸生之長者率以次東北
嚮再拜師長立而扶之長者一人前致辭訖又再拜師長
入於堂諸生以次環立再拜退各就案
謹晨昏之令 常日擊板如前再擊諸生升堂序立俟師
長出戶立定皆揖次分兩序相揖而退至夜將寢擊板會
揖如朝會講合茶亦擊板如前朝揖會講以深衣或掠衫
餘以道服補子

居處必恭 居有常處序坐以齒凡坐必直身正體毋箕
踞傾倚交脛搖足寢必後長者既寢勿言當晝勿寢
步立必正 行必徐立必拱必後長者毋背所尊毋踐閭
毋跛倚

視聽必端 毋淫視毋傾聽

言語必謹 致詳審重然諾肅聲氣毋輕毋誕毋戲謔
譁毋及鄉里人物長短及市井鄙俚無益之談

容貌必莊 必端嚴凝重勿輕易放肆勿羸豪狠傲勿輕
有喜怒

衣冠必整 勿爲詭異華靡毋致垢弊簡率雖燕處不得

朱子學歸卷二十二

五

裸袒露頂雖盛暑不得輒去鞋襪

飲食必節 毋求飽毋貪味食必以時毋耽酒食非節假
及尊命不得飲飲不過三爵勿至醉

出入必省 非尊長呼喚師長使令及已有急幹不得輒
出學門出必告反必面出 不易方歸不踰期

讀書必專一 必正心肅容謹記遍數已足而未成誦必

須成誦遍數未足雖已成誦必滿遍數一書已熟方讀一
書毋務泛觀毋務強記非聖賢之書勿讀無益之文勿觀

寫字必楷敬 勿潦草勿欹傾

几案必整齊 位置有倫簡帙不亂書笥衣篋必謹扃鑰

堂室必潔淨 逐日直日再擊板如前以水灑堂上良久以帚掃去塵埃以巾拭几案其餘悉令齋僕掃拭之別有穢汗悉令掃除不拘早晚

相呼必以齒 年長倍者以父十年長者以兄年相若者以字勿以爾汝書簡稱謂亦如之

接見必有定 凡客請見師坐定直日擊板諸生始具服升堂序揖立侍師長命之退則退若客於諸生中有自欲相見者則見師長畢就其位見之非其類者勿與親狎修業有餘矜游藝以適性 彈琴習射投壺各有儀矩非時勿弄博奕鄙具不宜親學

朱子學歸卷二十二

木

使人莊以恕而必專所聽 擇謹勵力者莊以臨之恕以待之有小過者訶之甚則白於師長懲之不悛取棄師長遣之不許直行已意苟日從事於斯而不敢忽則入德有方庶乎其近矣

跋曰道不遠人理不外事故古之教者自能食能言而所以訓導整齊之者莫不有法而況於家塾黨序遂序之間乎彼其學者所以入孝出弟行謹言信羣居終日德進業修而暴慢放肆之氣不設於身體者由此故也番易程端蒙與其友生董銖共爲此書將以教其鄉人子弟而作新之蓋有古人小學之道意余以爲凡爲庠塾之師者能以

是而率其徒則所謂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者將復見於今日矣於以助成后王降德之意豈不美哉

增損呂氏鄉約○凡鄉之約四一日德業相勸二曰過失相規三曰禮俗相交四曰忠難相恤眾推有齒德者一人爲都約正有學行者二人副之約中月輪一人爲直月都約正不置三籍凡願入約者書於一籍德業可勸者書於一籍過失可規者書於一籍直月掌之月終則以告於約正而授於其次

德業相勸 德謂見善必行聞過必改能治其身能治其家能事父兄能教子弟能御童僕能肅政教能事長上能

朱子學歸卷二十一

七

睦親故能擇交遊能守廉介能廣施惠能受寄託能教忠能能導人爲善能規人過失能爲人謀事能爲眾集事能解鬭爭能決是非能興利除害居官奉職

業謂居家則事父兄教子弟待妻妾在外則事長上接朋友教後生御童僕至於讀書治田營家濟物畏法令謹租賦好禮樂射御書數之類皆可爲之非此之類皆爲無益右件德業同約之人各自進修互相勸勉會集之日相與推舉其能者書於籍以獎勵其不能者

過失相規 過失謂犯義之過六犯約之過四不修之過五

犯義之過一曰醜博關訟謂謂縱酒喧嘩博賭財物
意在害人誣賴爭訴得已不已者若二曰行止踰違謂
事干負累及為人侵損而訴之者非三曰行止踰違謂
言不忠信或為人謀事陷人於惡或與人交約五曰造言
誣毀謂誣毀人名文書及發揚人之私隱無狀可求及喜談人之
者過六曰營私大甚謂與人交易易於拾克者專務進取不
有所欺者

犯約之過一曰德業不相勸二曰過失不相規三曰禮俗
不相成四曰患難不相恤

不修之過一曰交非其人所交不限士庶但凶惡及游惰

朱子學歸卷二十二

八

之辭處則為交非其人若二曰游戲怠惰謂謂無故出入
不得已而往還者非三曰游戲怠惰謂謂無故出入
則財物者意謂不修事業及家事不治門庭不潔者三
曰動作無儀謂言而不遜太疏野及不恭者不當言而言及當
衣冠而入四曰臨事不恪謂主事廢忘期會後五曰用度不
節謂不計有無過為多費者

右件過失同約之人各自省察互相規戒小則密規之
大則眾戒之不聽則會集之日直月以告於約正約正
以義理誨諭之謝過請改則書於籍以俟其爭辨不服
與終不能改者皆聽其出約

禮俗相交 俗之交一曰尊幼輩行二曰造請拜揖三曰

請召送迎四曰慶弔贈遺

尊幼輩行凡五等 曰尊者謂長於已三十歲曰長者謂

於已十歲以內曰幼者謂年上下不滿十歲者曰少者謂

上在兄行曰幼者謂年上下不滿十歲者曰少者謂

於已十歲以內曰幼者謂年上下不滿十歲者曰少者謂

以下者謂十歲以下者謂一十歲以下者謂二十歲

造請拜揖凡三條 曰凡少者幼者於尊者長者歲首冬

至四孟月朔辭見賀謝皆為禮見皆具門狀用幘頭公服

用幘頭而形腰帶繫鞋唯因孟通用幘子皂衫腰帶凡

人論止 此外候問起居質疑白事及赴請召皆為燕見衣

涼衫皆可尊長者受謝不報歲首冬至具已名榜子長

令免即去之 尊者受謝不報歲首冬至具已名榜子長

者歲首冬至具榜子報之如其服餘令子弟以已名榜子

代行凡獻者歲首冬至辭見賀謝相往還門狀名榜同上

凡尊者長者無事而至少者幼者之家惟所服謂衣漆羽

可也獻者 曰凡見尊者長者門外下馬俟於外次乃通

名凡見人入門必問主人食否有他客否有他物否主

人使將命者先出迎客客趨入至廡間主人出降階客趨

進主人揖之升堂禮見四拜而後坐燕見不拜燕見則族

者自為一列幼者拜則跪而扶之少者拜則跪而扶之

半若尊者長者齒德殊絕則少者幼者堅請稱拜尊者許

則立而受之長者許則跪而扶之拜訖則退凡相見主人

揖而退主人命之坐則致謝而扶之拜訖則退凡相見主人

則告退或主人有他客或方幹事則主人送於廡下若命

而有所俟者皆告退可也後放此則主人送於廡下若命

之上馬則三辭許則揖而退出大門乃上馬不許則從其

命凡見敵者門外下馬使人通名俟於廡下或廳側禮見
則再拜稍少者先拜退則主人請就階上馬送於門外主人
凡少者以下則先遣人通名主人具衣冠以俟客入門下
馬則趨出迎揖升堂來報禮則再拜謝客止之退則就階
上馬客徒行則迎於大門之外送亦如之仍曰凡遇尊
長於道皆徒行則趨進揖尊長與之言則對否則立於道
側以俟尊長已過乃揖而行或皆乘馬於尊者則回避之
於長者則立馬道側揖之使過乃揖而行若已徒行而尊
長乘馬則回避之凡徒行遇所識若已乘馬而尊長徒行
望見下馬前揖已避亦然過既遠乃上馬若尊長令上馬
則固辭遇敵者皆乘馬則分道相揖而過彼徒行而不及
避則下馬揖之過則上馬遇少者以下皆乘馬彼不及避
則揖之而過彼徒行不及避則下馬揖之於幼者則不
請召迎送凡四條 凡請尊長飲食親往投書必書請召
他客則不可 既來赴明日親往謝之召敵者以書簡明日
交使相謝召少者用客目明日客親往謝 曰凡聚會皆
鄉人則坐以齒非士類若有親則別敘若有他客有爵者
則坐以爵不相訪者若有異爵者雖鄉人亦不以齒與爵
士大夫以上若特請召或迎勞出饌皆以尊召者為上客
如婚禮則姻家為上客皆不以齒爵為序 曰凡燕集初

坐別設桌子於兩楹間置大杯於其上主人降席立於桌
東西向上客亦降席立於桌西東向主人取杯親洗上客
辭主人置杯桌子上親執酒斟之以器授執事者遂執杯
以獻上客上客受之復置桌子上主人西向再拜上客東
向再拜興取酒東向跪祭遂飲以杯授贊者遂拜主人答
拜若少者以下為客飲畢上客酢主人如前儀主人乃獻
眾賓如前儀唯獻酒不拜若眾賓中有齒爵者則若婚會
姻家為上客則雖少亦答其拜 曰凡有遠出遠歸者則
迎送之少者幼者不過五里敵者不過三里各期會於一
處拜揖如禮有飲食則就飲食之少者以下俟其既歸又
至其家省之
慶弔贈遺凡四條 曰凡同約有吉事則慶之冠子生子
運食之屬皆可賀賀禮雖曰不實然禮亦曰有凶事則弔
賀喪者蓋但以賀其喪之貴客之貴而已 有凶事則弔
之喪弔水每家只家長一人與同約者俱往其書同亦如
之若家長有故或與所慶弔者不相接則其次者當之
曰凡慶禮如常儀有贈物用幣帛酒食果實之屬不議量
二百如情分厚薄或其家力有不足則同約為之倍助器
用及為營葬凡弔禮聞其初喪聞喪未易服則率同約者
深衣而往哭弔之下凡弔尊者則為首者致辭而後拜敵以下
狀之不識生者則不哭且助其凡百經營之事主人既成服
不識死者則不哭

則相率素縗頭素縗衫素帶皆以白生具酒果食物而往
莫之死者是故以上則拜而莫以下則莫而不拜主人不
人不愛不哭亦變而哭之及葬又相率致贈俟發引則
素服而送之其役夫及為之幹事及卒哭及小祥及大
祥皆常服弔之 曰凡喪家不可具酒食衣服以待弔客
弔客亦不可受 曰凡聞所知之喪或遠不能往則遣使
致奠就外次衣弔服再拜哭而送之雅至親為過期年則
不哭情重則哭其墓

右禮俗相交之事直月主之有期日者為之期日當糾
集者督其違慢凡不如約者以告於約正而詰之且書

朱子學歸卷二十二

主

於籍

患難相恤 患難之事七 一曰水火小則遭人救之甚則
之二曰盜賊近者同力追捕有力者為之助三曰疾病則
遺人同之其甚則為之訪醫四曰死喪則人則助其葬五曰
孤弱則助其養疾之費六曰死喪則人則助其葬五曰
令失所若有貧病者人及為之求婚烟食者協力濟之無
長而放若有貧病者人及為之求婚烟食者協力濟之無
有為人若有貧病者人及為之求婚烟食者協力濟之無
以財七日貧乏有安貧守分而生計大不足者眾以財
濟之或為之假貸置產以歲月償之

右患難相恤之事凡有富救恤者其家告於約正急則
同約之近者為之告約正命直月徧告之且為之糾集

而程督之凡同約者財物器用車馬人僕皆有無相假
若不急之用及有所妨者則不必借可借而不借及踰
期不還及損壞借物者論如犯約之過書於籍鄰里或
有緩急雖非同約而先聞知者亦當救助或不能救助
則為之告於同約而謀之有能如此者則亦書其善於
籍以告鄉人

以上鄉約四條本出藍田呂氏今取其善及附已意稍
會損之以通於今而又為月旦集會讀約之禮如左方曰
凡預約者月朔皆會期日有故則前期三日別定一日直
者歲一再 直月率錢具食每人不過一二百錢其果酒
至可也 直月率錢具食每人不過一二百錢其果酒

朱子學歸卷二十二

主

衣衣俟於鄉校設先聖先師之象於北壁下無鄉校則別
先以長少序拜於東序凡拜尊者跪而扶之長者跪而答
同約者如其服面至有故則先一日使人告於直月同約
拜末能序拜亦許待立觀禮但不與飲俟於外次既集以
食之會或列半錢略設點心於他處俟於外次既集以
齒為序立於門外東向北上約正以下出門西向北上約
與書是專揖迎入門至庭中北面皆再拜約正升堂上香
者正相向揖迎入門至庭中北面皆再拜約正升堂上香
降輿在位者皆再拜約正升階揖分東西向立如門外約
正三揖客三讓約正先升客從之約正以下升自西階皆北
面立約正以下西約正少進西向立副正直月次其右少

退直月引尊者東向南上長者西向南上皆以約正之年
向者其在約正之年約正再拜凡在位者皆再拜此拜尊
右少連餘人如故約正之年退北墜下南向東上立直月
者受禮如儀為受禮之節引長者東面如初禮退則立於尊者之西東上此拜長者
者不直月又引稍長者東向南上約正與在位者皆再拜
稍長者答拜退立於西序東向北上此拜稍長者拜時直
月又引稍少者東面北上拜約正約正答之稍少者退立
於稍長者之南直月以次引少者東北向西北上拜約正
約正受禮如儀拜者復位又引幼者亦如之既畢揖各就
拜同列未請禮者拜於西序如初頃之約正揖就坐約正坐堂東南向約

朱子學歸卷二十二

南內則直月大約正之東南向西北上餘人以齒為序東
西相向以齒為上若有異爵者則坐於尊者之西南向東
上直月抗聲讀約一過則正推說其意未達者許其質問
於是約中有善者眾推之有過者直月糾之約正詢其實
狀於眾無異辭乃命直月書之直月遂讀記善籍一過命
執事以記過籍稱呈在坐各默觀一過既畢乃食食畢少
休復會於堂上或說書或習射講論從容講論須有益之
鬼神解悖之言及私議朝廷事事不得輒道神
得失及攝人過惡違者直月糾而書之至晚乃退
揭示古靈先生勸諭文○古靈先生陳公勸諭為吾民者
父義其家兄友其弟能養弟敬能教其兄子孝其父能事夫婦有恩貧窮
為恩若棄妻不養夫喪男女有別男有婦女有子兄弟有學
改嫁皆是非恩者也男女有別夫分別不亂子弟有學

能知禮節有禮歲時寒暄皆以恩惠往來貧窮思難親
戚相救財貨婚姻死喪鄰保相助無墮農桑無作盜賊無
學賭博無好爭訟無以惡陵善無以富吞貧行者過路少
畏職避貴輕耕者過時地有時不班白者不負戴於道路
子弟負重役則為禮義之俗矣不令老者耄則為禮義之俗矣

勸諭榜○一勸諭保伍互相勸戒孝順父母恭敬長上和
睦宗姻周卹鄰里各依本分各修木業莫作姦盜莫縱飲
博莫相鬪打莫相論訴孝子順孫義夫節婦事迹顯著即
當依格旌賞其不率教者依法究治

朱子學歸卷二十二

一禁約保伍互相糾察常切停水防火常切覺察盜賊常
切禁止鬪爭不得販賣私鹽不得宰殺耕牛不得賭博財
物不得傳習魔教保內之人互相覺察知而不糾併行生
罪
一勸諭士民當知此身本出於父母而兄弟同出於父母
是以父母兄弟天性之恩至深至重而人之所以愛親敬
長者皆生於本心之自然不是強為無有窮盡今乃有人
不孝不弟於父母則輒違教命敢關供承於兄弟則輕肆
忿爭忍相拒絕逆天悖理良可嘆傷宜至自新毋速大戾
一勸諭士民當知夫婦婚姻人倫之首媒妁聘同禮律甚
嚴而此邦之俗有所謂管顧者則本非妻妾而公然同室

有所謂逃叛者則不待媒娉而潛相奔誘犯禮違法莫甚於斯宜急自新毋陷刑辟

一勸諭士民鄉黨族姻所宜親睦或有小忿宜各深思更且委曲調和未可容易論訴蓋得理亦須傷財廢業况無理不免坐罪遭刑終必有凶切當痛戒

一勸諭官戶既稱仕宦之家即與凡民有異尤當安分循禮務在克己利人又况鄉鄰無非親舊豈可恃強陵弱以富吞貧盛衰循環所宜深念

一勸諭遭喪之家及時安葬不得停柩在家及搬寄寺院不須齋僧供佛廣設威儀但自隨家豐儉早令亡人入土

朱子學歸卷二十二

六

鄉里親知來相吊送但可矜力資助不當責其供備飲食一勸諭男女不得以修造為名私創庵宇若有如此之人各仰及時婚嫁

一約束寺院民間不得以禮佛傳經為名聚集男女晝夜混雜

一約束城市鄉村不得以禳災祈福為名斂掠錢物裝弄傀儡

前件勸諭只願民間各識道理自做好人自知不犯有司刑憲無緣相及切須遵守用保平和如不聽從倘敢干犯國有明法吏不敢私宜各深思無貽後悔

勸女道還俗。人之大倫夫婦居一三綱之首理不可廢是以先王之世男各有分女各有歸有媒有娉以相配偶是以男正乎外女正乎內身修家齊風俗嚴整嗣續分明人心和平百物順治降及後世禮教不明佛法魔宗乘間竊發唱為邪說惑亂人心使人男大不婚女長不嫁謂之出家修道妄希來生福報若使舉世之人盡從其說則不過百年便無人種天地之間莽為禽獸之區而父子之親君臣之義有國家者所以維持綱紀之具皆無所施矣幸而從之者少彝倫得不殄滅其從之者又皆庸下之流雖戒其言而不能通其意雖悅其名而不能踐其實血氣既

朱子學歸卷二十二

七

盛情實日開中雖悔於出家外又慚於還俗於是不婚之男無不盜人之妻不嫁之女無不肆為淫行官司縱而不問則風俗日敗悉繩以法則犯者已多是雖其人不能自謀輕信邪說以至於此亦其父母不能為其兒女計慮久遠之罪究觀本末情實可哀豈若使其年齒尚少容貌未衰者各歸本家聽從尊長之命公行媒娉從便婚嫁以後先王禮義之教以尊人道性情之常息魔佛之妖言革淫亂之汚俗豈不美哉

勸農文。今以中春之月祇率典常躬載酒食出郊行田延見一二父兄同舉此觴父兄其強食自愛謹身循理以

教子弟使之孝敬父母慈愛骨肉和睦鄉鄰教卹災患輸納苗稅畏懼公法專心致力於農桑之務而勿爲飲博遊惰爭鬪論訟一切非理違法之事以陷刑辟其子孫之敏秀者則又教令讀書講學使知先王禮義之教既以上副國家長育人才之意而爾之門戶亦將與有榮焉

朱子學歸卷二十二終

朱子學歸卷二十二

本

詩教

朱子曰頃以多言害道絕不作詩兩日讀大學誠意章有感至日之朝起書此以自箴蓋不得已而有言云○神心洞元鑒好惡審薰蕕云何反自詎閑默還包羞今辰仲冬節應歎得隱憂心知一寸光豈彼重泉幽朋來自茲始率陰邀難留行迷亦已遠及此旋吾軫

仁術○在昔賢君子存心每欲仁求端從有術及物豈無因惻隱來何自虛明覺處真擴充從此念福澤遐斯民入井倉皇際牽牛斂棘辰向來看楚越今日備吾身

聞善決江河○大舜深山日靈襟保太和一言分善利萬

朱子學歸卷二十三

一

里決江河可欲非由外惟聽不在他勇如爭赴壑進豈待盈科學海功難並防川忠益多何人親祖述耳順肯同波率爾教夫贈言並以爲別○我昔抱冰炭從君議乾坤始知太極蘊要眇難名論謂有甯有述謂無復何存惟應酬酢處特達見本根萬化自此流千聖同茲源曠然遠莫禦惕然初不煩云何學力微未勝物欲昏涓涓始欲達已被黃流吞豈知一寸膠救此千丈渾勉哉共無教此語期相教

杜門○杜門守貞操養素安冲漠寂寂闔林園心空境無作細雨被新筠微風動幽篴聊成五字句吟罷山花落浩

然與誰期放情遺所託

教思堂作示諸同志○吏局了無事積舍終日閑庭樹秋風至涼氣滿窗間高閣富文史諸生時往還縱談忽忘倦時觀非云怪詠歸同與點坐忘庶希顏塵累日以銷何必棲空山

病中呈諸友○窮居值穠晦抱疾獨齋居行稀草生徑一雨復旬餘交親各所營曠若音塵疎始悟端居樂復理北窗書讀誦興已闌起坐方躊躇綠樹滿空庭策策涼飈初夏時不復停煩吝未云祛還思對君子日夕仁軒車齋居感興二十首○余讀陳子昂感寓詩愛其詞旨幽遠

朱子學歸卷二十三

二

音節豪宕非當世詞人所及如丹砂空青金膏水碧雖近乏世用而寶物外難得自然之奇寶欲效其體作十數篇願以思致平凡筆力荏弱竟不能就然亦恨其不精於理而自託於仙佛之間以爲高也齋居無事偶書所見得二十篇雖不能探索微眇追迹前言然皆切於日用之實故言亦近而易知既以自著且以貽諸同志云○昆侖大無外旁礴下深廣陰陽無停機寒暑五來往皇機古神聖妙契一俯仰不待窺馬圖人文已宣朗渾然一理貫昭晰非象罔珍重無極翁爲我重指掌 吾觀陰陽化升降八卦中前曉既無始後際那有終至理諒斯存萬世與今同誰

言混沌死幻語驚盲聾 人心妙不測出入乘氣機凝冰亦焦火淵淪復天飛至人秉元化動靜體無違珠藏澤自媚玉韞山含暉神光燭九垓元思徹萬微塵網今寥落歎息將安歸 靜觀靈壘妙萬化此從出云胡自無穢反受眾形役厚味紛榮頤妍姿坐傾國崩奔不自悟馳驚靡終畢君看穆天子萬里窮轍迹不有新招詩徐方御宸極涇舟膠楚澤周綱已陵夷况復王風降故宮黍離離元聖作春秋哀傷實在茲誰憐一以貽反袂空謹澗漂淪又百年僭侯荷爵珪王章久已喪何復嗟歎爲馬公述孔業託始有餘悲拳拳信忠厚無乃迷先幾 東京失其御刑臣

朱子學歸卷二十三

三

弄天綱西園植袞穢五族沉忠良青帝千里草乘時起陸梁當塗轉凶悻炎精遂無光桓桓左將軍仗鉞西南疆伏龍一奮躍鳳雛亦飛翔祀漢配彼天出師驚四方天意竟莫回王圖不偏昌晉史自帝魏後賢盡更張世無魯連子千載徒悲傷 晉陽啟唐祚王明紹巢封垂統已如此繼體宜昏風應覆覆天倫化展司禍凶乾綱一以墜天樞遂崇崇淫毒機宸極虐燄燔蒼穹向非狄張徒誰辦取日功云何歐陽子秉筆述至公唐經亂周紀凡例孰此容侃侃范太史受說伊川翁春秋二三策萬古開羣蒙 朱尤偏炎宇微陰眇重淵寒威閉九野陽德昭窮泉文明昧謹獨

昏迷有開先幾微諒難忽善端本綽綽身事齋戒及此
防未然閉關息商旅絕彼柔道幸 似月隱西嶺爛然成
星光明河斜未落斗柄低復昂感此南北極樞軸遙相富
太一有常居仰瞻獨煌煌中天照四國三辰還侍旁人心
要如此寂感無邊方 放勳始欽明南面亦恭已大哉精
一傳萬世立人紀荷歎歎日躋移敬啟止戒焚光武烈
待旦起周禮恭惟千載心秋月明寒水響叟何常師明述
存聖軌 吾聞包犧氏爰初闢乾坤乾行配天德坤而協
地文仰觀元渾周一息萬里奔俯察方儀靜隱然千古存
悟彼立象意契此入德門勤行當不息敬守思彌敦 大

朱子學歸卷二十三

四

易圖象陸詩書簡編諸禮樂剗交喪春秋魯多瑣舉空
寶匣絳經將如何與言理餘韻龍門有遺歌 程子晚居
龍門之南
顧生躬四勿曾子曰三省中庸首謹獨衣錦思尚綢繆哉
第五氏雄辨極馳騁操存一言要為爾學裘領丹青著明
法今古垂煥炳何事千載餘無人踐斯境 元亨播羣品
利貞固靈根非誠諒無有五性實斯存世人逞私見鑒智
道彌昏豈若林居子陶探萬化原 飄飄學仙侶遺世在
雲山盜敗元命秘竊當生死關金鼎蟠龍虎三年養神丹
刀圭一入口白日生羽翰我欲往從之脫屣諒非難但恐
逆天道偷生距能安 西方論緣業卑卑喻羣思流傳世

代久梯接凌虛顧盼指心性名言超有無捷徑一以開
靡然世爭趨號空不踐實頭彼榛棘途誰哉繼三聖為我
焚其書 聖人司教化爨庠育羣材因心有明訓善端得
深培天敘既昭陳人文亦襄開云何百代下學絕教養乖
羣居競葩藻爭先冠倫魁清風反淪喪擾擾胡為哉 童
蒙貴養正孫弟乃其方雞鳴咸盥櫛問訊謹肅涼奉水勤
播灑擁篲周室堂進趨極虔恭退息常端莊劬書劬嗜炙
見惡逾探湯庸言戒疊誕時行必安詳聖途雖云遠發軔
且勿忙十五志於學及時起高翔 哀哉牛山木斤斧日
相尋豈無萌蘖在牛羊復來侵恭惟皇上帝降此仁義心

朱子學歸卷二十三

五

物欲互攻奪孤根孰能任反躬良其背肅客正冠襟保養
方自此何年秀穹林 元天幽且默仲尼欲無言動植各
生遂德容自清溫彼哉夸毗子咕囁徒喧喧但逞言辭好
豈知神鑒昏曰余昧前訓坐此枝葉繁發憤永刊落奇功
收一原
卜居○卜居屏山下俯仰三十秋終然村墟近未愜心期
幽近聞西山西深谷開平疇亦茨十數家清川可行舟風
俗頗淳朴曠土非難求舊捐三徑資往遂一壑謀伐木南
山巔結廬北山頭耕田東溪畝灌足西溪流朋來即共懼
客去成孤遊靜有山水樂而無身世憂著述俟來哲補過

希前修茲焉畢暮景何必營菟裘

天○氣體蒼然故曰天其中有理是爲乾渾然氣理流行
際萬物同根此一源

鬼神○鬼神卽物以爲名屈則無形伸有形一屈一伸端
莫測可窺二五運無停

命○妙合之機不暫停自然氣化與流形原於妙合名爲
命卽此而思得性靈 靜思二五生人物新者如源舊者

流流自東之源不息始終聚散卽斯求

性○謂之性者無他義只是蒼天命理名論性固當惟論
理談空求理又非真

朱子學歸卷二十三

木

心○性外移非更有心只於理內別虛靈虛靈妙用由斯
出故主吾身統性情

情○謂之情者無他思只是吾心初動機又把動時分析
出人當隨發察其幾

意○意乃情專所主時志之所向定於斯要須總驗心情
意一發而俱性在茲

道○如何率性名爲道隨事如由大路行欲說道中條理
具又將理字別其名

中庸○過兼不及總非中庸卻平常不是庸庸字莫將容
易看只斯爲道用無窮

太極圖○性蔽其源學夫真異端投隙害彌深推原氣稟
由無極只此一圖傳聖心

先天圖○不待安排自整齊只緣太極本如斯試將萬事
依圖看先後乘除可理推 乾坤復姤互推移動靜之間

起至微終日斂襟看不足其中圖處是真機

學○軻死如何道乏人緣知學字不分明先除功利虛無
習盡把聖言身上行

困學○舊喜安心苦覓心捐書絕學費追尋困衡此日安
無地始覺從前枉寸陰 困學工夫豈易成斯名獨恐是

虛稱傍人莫笑標題誤庸行庸言實未能

朱子學歸卷二十三

七

體用○體用如何是一源用猶枝葉體猶根當於發處原
其本體立於斯用乃存

西銘○人因形異種私根不道其初同一源直自源頭明
說下盡將父母屬乾坤

仁○心無私泮與天同物我乾坤一本中隨分而施無不
愛方知仁體合言公 義兼禮智由仁出接物當先主在

仁方有四端隨用發譬之四序始於春 天理生生本不
窮要從知覺驗流通若知體用元無間始笑前來說異同

居敬○大哉程子明居敬千聖同符入德門試把功夫橫
豎看總來不出欲斯存 但得心存斯是敬莫於存外更

加功殷勤夫子明斯意約禮之時已在中

靜○心惟動與靜相乘當靜之時乃動源所以功夫先要靜動而無靜體難全莫專靜偏於靜須是深加格物

功事到理明隨理去動常有靜在其中

致知○此心原自有知存氣蔽其明物又昏漸漸剔開昏與蔽一時俱透理窮源

克己○本體元來只是公自將私意混其中雖顏造聖無

他事惟在能加克己功莫道公私未判然自愛一日用

功難便隨明處猛分擬志在希顏即是顏寶鑑當年照

朱子學歸卷二十三

八

看

戒謹恐懼○防慾當施禦寇功及於未至立崇墉常求四

若無他法依舊同歸主敬中

求放心○不察于心重似難更兼放處只緣私癢知用理

維持際不待追求便在茲

下學上達○學在事時斯是理盡於事上每尋思但令下

學功夫到上達之機便自知

夜氣○理則無形氣是秉氣隨夜息理斯存息時無感猶

當驗盡不能消夜亦昏

體認○雖云道本無形形象原因體認生試驗操存功

熟後隱然常覺在中明

喚醒○為學常思喚此心喚之能熟物難昏纔昏自覺中如失猛省猛求明則存

為人○辛勤盡作求問計沾得過情聲譽來自外而觀為可喜此心已失實堪哀

三省○曾子尚憂三者失自言日致省身功如何後學不深察便欲傳心一唯中用功事上實根源三省真傳入

道門理即是心隨事顯事能盡理始心存

十五志學○工夫一進十年期斷自聖言當致思豈不欲人踐聖速只緣科級蓋如斯

朱子學歸卷二十三

九

小學○灑掃庭室職是供步趨唯諾飾儀容是中有理今休問敬謹端詳體立功

存心○功夫但欲存心兩底事存心條緒多直使聖賢更

剖析只緣私意費消磨

養性○性初不假增加力養字原非別用功只要關防并

省察莫要私意害其中

心之官則思○一身胡屬此心微只為能思擇所為底事

虛靈成暗塞獨於物欲用其思

莫知其鄉○此心活動元無定或出他鄉入此鄉猛省不

知誰是主只因操舍有存亡存以公兮亡以私存亡候

忽動時機莫教事過方縱省辨析須嚴念慮微

人心道心。自從載籍傳流後此是論心第一條剖析精明爲訓切如何心學尙寥寥。因形與理別言心其實隨形有理存纔與理違形獨用便爲物欲理皆昏。莫道惟危便爲惡只緣欲起於形常須急把理來救亦要少從危處行。

知天命。假借立言雖似是知非我出枉勞功苟從立志循而得方信真知味不同。

故者以利爲本。論性無非日用間何須虛誕與深艱昭昭萬事皆其理只是功夫欲順難。

朱子學歸卷二十三

十

參前倚衡。理隨心見不曾離苟有新心便在茲果似有形君信否用心熟後自能却。

汶上。仕非其地甯無仕此事還他德行人彼以勢邀吾自逝丈夫無欲氣常伸。

山徑之蹊。苟能用力可充微一息昏忘功便虧老矣方知深自警幾番茅塞徑之蹊。

不能使人巧。學求入處須師授此外難爲盡靠師但向行時無息處進前曲折自能知。

觀淵。眇然方寸神明含天下經綸具此中每向狂瀾觀不足正如有本出無窮。

良知。孩提自幼良知發此日心蒙尙未開既壯蒙開趨物欲良心反喪亦哀哉。

動心忍性。不當拂處常逢拂不合空時亦至空處順不如常處逆動心忍性始成功。困窮拂動雖天意如舜何須增不能上知雖明事之理也須親到事中行。

芻豢悅口。食中有味知斯悅知是能加咀嚼功行處心安思慮得餘甘常溢齒牙中。

先難。爲學須教效自形但專一意使功深哀哉狹隘類求效仰止仁人後獲心。

謹獨。爲學無功由間斷其如間斷費闕防方知謹獨功。

朱子學歸卷二十三

十

誠切多是此時心易忘。

鳶飛魚躍。此理充盈宇宙間下窮魚躍上飛鳶飛斯在上躍斯下神化孰尸本自然。神化孰尸本自然盡將此意反而觀試將事上深加察視著些私便不安。

勿忘勿助長。忘則無功助則私不忘不助正斯時是中體段須當察便是鳶飛魚躍機。

樂在其中。夫子亦將貧對樂只因人苦處貧難苟非天理能壞敵只向私心重處安。

不改其樂。已私既克本心存到處逢源與理行不待有心求樂道此心之樂自然生。

逝者如斯○如何物卻能形道只為皆存理一端偶感斯川存動理故言逝者可同觀 岷源萬古只如斯東注會無間斷時後學不因川上嘆安行體用亦難現

牛山○此心此理自天根不待栽培觸處生只要闔防人欲伐更須著意察滋萌

任重○氣無強弱志為先努力便行休放肩捱得一番難境界便添脊骨一番堅

萬物皆備於我○萬物當須以理觀不離太極是其源故須萬類皆我具只為中心太極存

難言○難言非謂不容言謂狀其中體段難須是養成天

朱子學歸卷二十三

三

地塞御將正直反兩觀

四五十無間○聖人接物本於仁罕以深言拒絕人不足畏辭嚴且截急將此意省吾身

九思○人之進學在於思思則能知是與非但得用心純熟後自然發處有思隨

辭達而已○方識聖門辭達自作文之法在其中但將正意由辭出此外徒勞苦用功 因辭可以驗人心心地闊

明辭必明試把正人文字看何嘗巧辭與艱深

君子去仁○誰云貧賤人難處只為重輕權倒持釣渭耕莘皆往微聖賢不法我何歸

就有道而正○差以毫釐大亂真苟差就正墮終身不惟枉費窮年力反作滔天禍世人

出門如見大賓○疎然教立體斯存容貌常如見大賓此是聖門持守法必須心在可為仁

必有鄰○德者人心之所同苟能有德類斯從不須閉戶嗟寥落但立誠心自用功

曾點○春服初成麗景遲步隨流水玩清漪微吟緩節歸來晚一任輕風拂面吹

浴沂○只就吾身分上思相呼童子浴沂歸更無一點閒思想正是助忘俱勿時

朱子學歸卷二十三

三

言志○莫道車裘事亦輕仲由勇義乃能行欲知共敵為難易試把車裘驗世情

裴然成章○學須隨器有成形方可裁中設準繩假借變移無定止擬逢大匠亦何成

安仁利仁○語利猶能安則難且從利做莫空安愚知等級無他義去盡私心只一般

一貫○一貫明言忠與恕教人之意已昭然當於用處求其一慎勿懸空想聖賢

卓爾○顏淵不日趨於化此境留容末學知細誦師言強思索獨於博約語無疑

聞知○見因能知同亦知雖聞如與見同時只緣一本元無二千聖已亡心在茲

絕四○在人四者要皆無絕盡聖心天與俱敢爾單提希聖術力除私欲是功夫

莫我知也夫○心即是天天即理無行不與理相隨故言惟有天知我天豈真如人有知 天怨人尤兩不形欲然下學是功程了無可使人知處盡日相酬理與心 聖心端似涉修踐俛首無言但疾馳學者須常存此意自能過絕爲人私

予欲無言○妙道皆形日用間即斯可見不須言試將天

朱子學歸卷二十三

西

象明人事希聖功夫萬古存

吾無隱乎爾○聖道雖云妙莫窺初非恍惚與希夷分明說在吾行處後學無於行外思

化○春冰融盡絕漸微徹底冰壺燭萬幾靜對春風感形化聖心體段蓋如斯 從心所欲皆天理具體顏淵羅不能所謂不思并不勉舜由仁義即非行

吾知免夫○常懷四體昊天恩自是冰淵恐懼深一息尚存憂未免死而後已即斯心

博約○事來身向履中行事過將心去學文局定更無他解際得斯二者老吾身

事天○皇天命理以爲人理有存亡繫我心存養上還天所賦終身履薄以臨深

偶題○門外青山翠紫堆幅巾終日面崔嵬只看雲斷成飛雨不道雲從底處來 擘開蒼峽吼奔雷萬斛飛泉湧出來斷梗枯槎無泊處一川寒碧自縈回 步隨流水覓溪源行到源頭卻惘然始悟真源行不到倚筇隨處弄潺湲

觀書有感○半畝方塘一鑑開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爲有源頭活水來 昨夜江邊春水生榮衛巨艦一毛輕向來枉費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

朱子學歸卷二十三

五

仁○天地本來生物心先備特指此爲仁五行運轉功歸木四序周流氣屬春一膜不通身且痺寸私未去道非純有能克已功夫到腔子中間惻隱真

義○理有富爲在必爲事皆審處得其宜富非以道窮甯忍身可成仁死莫辭取予澁然分界限是非斷不謬毫釐要知此道觀元化天地嚴凝肅殺時

禮○天澤初分禮已基三千三百持其儀分由父子君臣定恭豈聲音笑貌爲理在人心陰有節民知天則犯無思聖門問目皆根底因勿當先克己私

智○察辭爲明類管窺此惟公是與公非事行無事惡乎

鑒知極先知覺自微明德功夫由格物窮神造化可研幾始條理至終條理入聖優於聖域歸

信○有諸已者若為名道在參前與倚衡充是四端非外鑠確然二理與俱生五行主以中央上萬善歸於此意誠實理施通該造化天何言處四時行

誠○實理根源帝降衷渾然太極具胸中不思不勉聖而化則著則形天者融一性毫釐無矯揉兩間化育珍流通學知未造斯誠地主一功夫要擴充

心○虛靈知覺本無私物誘其間易轉移理義擴充無限量賢愚異向只毫釐精神收斂歸方寸功用彌綸極兩儀

朱子學歸卷二十三

七

一念少差微亦顯謬云時室可容欺此身有物宰其中虛微靈臺萬境融斂自至微充則大寂然不動感而通五官本以思為主一竅須防慾外攻不睹不聞穹壤隔盡於謹獨上加功

敬○進德功夫郝處尋常惺惺地主吾心精神收斂天常在氣象森嚴帝實臨文若在宮先致肅堯雖至聖尚能欽帝王心法皆由此學者須還用力深

性○此性凝於二五精天之命我本來純只因氣質分消濁遂使賢愚有等倫誠則踐形非用力學能克已始為仁盡人盡物皆吾事本木元元祇一真

情○未發之時皆是性動而感物乃為情欲如可欲仁非違思或妄思邪易生萬想不攝心正大四端既發善流行畏防意焉如防寇謹獨功夫要講明

氣○二五之精判混元厥初本體自純全配乎是道生乎義特則皆人養則天平旦清明常不撓兩儀充塞浩無邊死生禍福誰能攝聽命於心即聖賢

志○方寸中間微兩儀規模全在立心時希賢希聖惟吾適行帝行王視所之有則竟成功易集樞而無立事難為始焉趨向尤富辨舜蹊其徒易背馳

朱子學歸卷二十三

七

命○賦予皆原造化功胡為定分查難窮性根於我元無異氣稟之天有不同道在何須言壽夭身修只合在窮通聖賢順受無非正義在當為命在中

思○方寸中間貫兩儀五官五事本乎思體體合諸朋從戒臺臺無忘內省時理欲兩端分界限聖狂異向只毫釐思誠若違何思地不同生知與學知

意○萬事皆從有意生念頭纔起是根萌聖能毋我先應絕學欲正心須自誠百慮經行此志一機感發屬乎情疎漠不去窮前草此意分明養得成

樂○紛華掃退性吾情外樂何如內樂其禮義悅心衷有得窮通安分道常伸曲肱自得宜尼超陋巷何嫌顏子貧

此意相聞禽對語濂溪庭草一般春

憂○富貴何須分外求樂天知命本無憂事關職分思無
曠德在吾身患不修流涕賈生深漢慮攢眉杜老爲唐愁
困心衡慮終無益療病還須藥必瘳

剛○鐵壁金城硬脊梁夜深劍氣凜寒芒三軍莫奪匹夫
志九頭難摧壯士腸教若參乎宜有勇怒如根也豈爲剛
要須集義功夫到血氣何如志氣強

柔○溫和如玉盎如春義理薰蒸淑此身粹德常存鄉善
士嘉猷與入國良臣但推寬厚慈祥意肯作脂韋賴媚人
張禹孔光何等習巧言令色鮮其仁

朱子學歸卷二十三

本

中○正體原從不倚生亨亨當理分明帝王相授皆惟
一夫婦雖愚可與行載在義經推二五寓諸麟史卽權衡
果能此道經斯世天地中間掌樣平

權○事物秤量易一偏權爲善用乃爲權一心酬酢中常
主萬變縱橫理自然不是反經求合道要非膠柱可調弦
若將變化參乾道正氣流行四序還

幾○萬事根源肇自微當知微者著之幾安危理勢乘除
頃禍福機軸倚伏時智者未形先豫料常情已著鮮能知
毫芒善利尤當辨舜跖其徒易背馳

道○一太極中涵性分六君子者得心傳無形超出流行

表不物來從有物先龍負龜呈開妙蘊萬飛魚躍會真筌
經綸一息無斯道圓蓋方輿特塊然

德○此德根於此性真四端萬善足吾身出帝似舜天之
合懋敬如湯日又新細行不矜珪有玷寸私無累玉其純
雲行雨施乾元普宇宙中問物物春

四德○天德胚胎自渾淪乾分四者可名言元工肇始斯
仁普亨道爲通庶類蕃利則有華皆就實貞而無物不歸
根流行四序周而始試貫其中是本源

四端○四者本無端可窺一機感發善隨之欲知本體胚
胎處著在良心發現時情動始能現朕兆性初元自有根
朱子學歸卷二十三

本

基火燃泉達充而廣此理生生無盡機
格物○一物中同一理存欲窮是理見須真川流不息應
知道殺種能生始驗仁襲錦可觀爲邑者斲輪能悟讀書

人此身有物先須格萬物從來備我身
踐形○肖貌均之造化功聖惟和順積諸躬聲而爲律身
爲度目自能明耳自聰但見從容時中道何須蹈履上加

功物皆各盡天然則一理純乎四體充
皇極○以極爲中義未安示民標準有相闕萬殊本本元
元地一理亨亨當富問棟木在中羣木拱辰星居所眾星

環九章統會歸諸五千古箕鳴舜訓頌

忠恕○內不自欺忠是體推而及物恕行焉人能勉此幾於道理則純乎動以天探本窮源誠是主觀人猶已理同然聖門一貫知誰會獨自參乎得正傳

中和○喜怒哀未形中固在發而中節乃為和粹然本自性情出舍此其如禮樂何正若固喬倫矯亢柔如尤禹失依阿不偏不倚中庸訓理學功夫要琢磨

陰陽○形而下者謂之器天道無陰不使陽動則羣陰俱發育靜而萬物盡歸藏雷方伏處潛萌地冰欲堅時自履霜但使陽明勝陰獨此身先自要平章

變化○流行造化有難窺物有推移道不移草木春花秋

朱子學歸卷二十三

子

實際獸禽孳毛時太虛瞬息陰晴雨序世變尋壯老

衰木體尙存形迹異化焉形迹亦無之

夜氣○時當靜晦寂無營是氣分明養得成收斂精神安

夢寐流行旦晝亦清明五官泰定邪難入一室中虛善自

生存得滿腔天理在從他鼻息管雷鳴

謹獨○一念根萌自隱微外無形迹可容窺迹雖未動機

先動人不能知我自知顏炳夜燃防慾縱震金暮斥畏天

欺豈知為學求諸內不但幽居暗室時

聖○胸中何慮亦何思夢在從容中道時自是性之非力

強純乎天者豈人為一私不累大而化萬境俱融生則知

孰謂神明難遽造惟狂克念聖之基

神○聖固非人可得為至神尤更杳難知心功默與天同運造化全無迹可窺陰陽開機孰使風飛雷厲令如馳無方無體純乎易福福昭昭未判時

人心○不是人心與道違先儒特謂此心危氣成形後有知識物誘吾前易轉移理欲兩端分界限聖狂一念判毫釐若人無有天股者物則依然具秉彝

道心○方寸中存無極真纖毫物慾外難侵至精至粹純乎理無智無愚有是心誠實本來消眾妄陽明原自絕羣陰帝王精一相傳法獨向危微沙處尋

朱子學歸卷二十三

子

明明德○一與洞洞在中庸人不知必學成克去己私

無晦飲還他本體自光明蕩除泥滓泉斯潔拂拭塵埃鏡

乃清性分本來非外得斯明原自內中生

止至善○邱隅黃鳥詠綿蠻止道光明體良山物與俱生

皆有得德雖至大不踰閑敬仁盡乃君臣分慈孝嚴於父

子則知止乃能安汝止明誠學力本相關

君道○制世非徒勢位尊克親厥后止於仁九經統會先

修已萬化綱維在得人政出中書權在我利捐內帑富藏

民大公至正無私昵宇宙中間物物春

相道○金鼎調元贊化工此心端合與天同宗前大計韓

忠獻遐邇清名司馬公造化無私參厭論格君有道竭精忠綴衣趨馬皆吾屬不問宮中與府中

師道○噴噴誰開一性真要將斯道覺斯民明如虞舜先敷教聖若宣尼善誘人夜立伊川門外雪風生明道坐中春帝王亦有師承益廣慶羣儒日日新

吏道○仕非其義仕奚爲一命當懷及物思清白居官皆可紀忠勤謹職敢求知理財有道唐劉晏用法持平漢釋之硬著腳跟行實地班資何必計崇卑

求放心○放棄雞犬欲求難內省何須用力艱出人不踰方寸地操存尤只片時間當知本體皎然在不是良心去

朱子學歸卷二十三

三

復還人患弗思思則得可容旦旦伐牛山

絮矩○物我由來總一般四方八面要平看已如欲立人俱立民既相安我始安異體莫如同體視彼心富即此心觀有能強恕功夫到不信推行是道難

千祿○顧孫爲學太匆勿便欲邀求祿位穹不想利名中著意盡於言行上加功常將關處思危殆每把其餘慎始終寡悔寡尤牢記取自然有祿在其中

日用自警示平父○國融無際大無餘即此身心是太虛不向用時勤猛省卻於何處味真腴尋常應對尤須謹造次施爲更莫疎一日洞然無別體方知不枉費工夫

奉答景仁贈別之句○古人一去心不傳舉世誰復知其

天奔趨嗜欲名利境浩蕩勢若飄風旋嗟予慨此其已久

矧復痼疾覆雲煙禪關夜扣手剝啄丹經畫誦心精專十年齊楚得失喪醉醒夢覺今超然迷心昧性啜竺學貪生惜死悲方仙如何懶惰行不力日月逝矣義和鞭祇今已

自遠元象羨子正似方來川何愛功名與事業但要溥博而淵泉不見君家鼻祖開聖學照耀今古書三篇六經說命篇始

有學

讀機仲景仁別後詩語因及詩傳綱目復用前韻○道有默識無言傳向來誤矣空談天只今斷簡窺蠹蝕似向道

朱子學歸卷二十三

三

盡看巖旋始知古人有妙處未遽秦谷隨飛煙終然世界

苦妨奪下惟發憤那容專一心正爾思鵠至兩手欲救鰥頭然書空且復罷咄咄屢舞豈暇陪仙仙兩年罷詩止酒故云功名

况乃身外事我馬肆兀甘回鞭解頤果值得水井謂詩鑑

古亦會朝宗川謂綱目兩公知我不罪我便可築室分林泉

十年燈下一夜語閑口共賦春容篇

朱子學歸卷二十三終

朱子學歸二十三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鄭端齋端有政學錄已著錄是書成於康熙癸亥採摭朱子緒論分類編輯列爲二十三門門爲一卷自序稱少讀朱子近思錄而求明儒高攀龍所編朱子節要數年不得及此書既成復得節要一冊取以相質亦不至大相刺謬云

溯流史學鈔十九卷附遊梁
書院講語一卷

〔清〕張沐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中國科學院圖書館

藏清康熙侯重喜等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溯流史學
鈔二十卷》提要

序

上蔡張仲誠先生講學於
河南之游梁書院其門人
輯其講語并溯流史學抄
爲二十卷刻旣成仲誠以
屬序余讀之蹶然起而歎
曰先生之所以闡聖學而
導來茲者至矣乎其爲
說本於存心而反覆肫悃
以工夫爲至要此立教之

黃序一

極也夫命以生性性以生
心天人之遞屬而爲道也
天以其道命於人天之性
卽以爲人之性而性出而
爲心以心復於性而後人

黃序一

以復於天此一心足以該
天人之學孔子之所謂學
者皆心學也夫子之言性
與天道不得而聞獨與其
弟子數言心故言仁顧所

以告顏淵者爲仁之目在
乎視聽言動則是人之耳
聞目見手持足行無一而
非心苟能存此心舉凡有
形者皆可以收攝而爲性

黃序三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仲誠
謂存其心卽是養其性豈
非徹本之論哉當子思之
世言性者邪說橫作不得
不舉天命以言性要所以

率性者卒屬之此心故曰
戒慎恐懼又曰慎獨則舍
工夫又安有所謂率性乎
故言性不言心非道也言
心而不言所以存心與夫
所以操是心而存之者非
所以爲道也一心之眇忒
其出入莫可扞禦不可以
爲心若執心以爲心出而
不能入入而不能出則又

黃序四

牯於心不可以爲性先生
所云欲於靜謐之時嚴加
省察而又本之以致知雖
當萬事萬物紛錯於前而
此心湛然不少淆亂則存
之固養之熟豈非心性合
於一其爲工夫也又豈非
以道問學兼之尊德性者
乎姚江之學亦本致知然
說主於頓悟學之者或至

黃序五

蕩其心而竄渺不知所歸
宿仲誠則以心學全授之
工夫雖已得其心而尚憂
勤惕勵惟恐其或失世之
學者率循於此如農夫之

黃序六

有畔行旅之有途可以確
信而無惑其不至冥蹈擿
趨而乖於所造庶幾古聖
賢之域此其津涉耳顧中
丞伊在先生延致先生於

書院俾得竟其學而廣其
傳其有功於世教不大歟
中州有湯潛菴耿逸菴張
仲誠三先生精先儒之學
先者余與潛菴同爲

黃序七

東宮講官與逸菴同官詹事
各以職掌弗遑造論今兩
先生已卽世猶得與年友
仲誠執手兼旬相爲辨析
并得以斯編諦觀之少快

其生平求道之志亦可喜
已故不揣固陋而爲之序
康熙甲戌仲冬下浣太倉
年弟黃與堅書於大梁旅
次

黃序八

游梁書院講語序

學問之道惟其真而
已無所於僞也

今天子召集學士及諸詞

臣於宮中

黃序一

面試以理學真僞論蓋欲
以誠實無妄之理訓
迪在廷而風示天下
猗歟休哉大梁爲孟
夫子遊歷之地舊多

篤行君子吟風立雪
之槩未盡泯絕惟是
習俗波靡志趣卑陋
此非盡士子之咎教
不素明而學不素講

顧序二

也癸酉春余奉

命來撫茲土凡所以表率
屬員告誡士庶一言
一行惟真實自勵不
敢少有虛僞以負我

皇上簡畀至意踰期月乃
卽遊梁祠之西偏增
建書院爲士子誦習
之所又念講學貴乎
得師進諸大夫而諮

顧序三

訪之羣推上蔡仲誠
張先生河洛真儒也
乃強請而委重焉又
徧檄諸郡邑勸諸士
之有志實學者俾資

給以來先生晨夕切
劘無間涼燠至秋開
封府學侯教授乃摭
撫其講語爲一編余
受而備覽之自立志

顧序四

存養窮理力行以至
盡性至命造就規模
綱維具舉廣大精微
曲盡其蘊而莫有一
言之淪於胸恍扭於

聞見殆皆從體備全
理中隨在自得者歟
爾多士奉先生言勿
徒以言視也言之所
及以身體之言所不

顧序五

及更以心通之久之
而能以先生之言求
合乎先聖先賢之遺
旨無弗一也以是發
爲文則真有用文章

措爲行則真躬行君

子出爲

朝廷表樹功業則真實

經濟處爲吾黨扶植

人心則真實學問庶

顧序六

不負先生提命苦心

而余亦得藉手以仰

副

國家化民成俗之意爲

厚幸也若夫徇末遺

本習口耳而忘精義

窮探索而尠持循是

猶瞻河嶽者奉圖繪

以爲登臨慕大烹者

望鼎俎以爲厭飫也

顧序七

有是理哉余因筆之

簡端爲多士之有志

者告

康熙三十三年秋七

月巡撫河南等處地

方提督軍務兼理河
道兵部右侍郎兼都
察院右副都御史加
三級顧汧書於大梁
公署

顧序八

溯流史學鈔序

人皆可以爲孔子孟子者性也其可以
爲而不爲者學也人惟不明學卽是性
所以不作工夫皆自暴棄讓孔孟以爲
必不可及間稍自克勵者又往往惑於
前儒生安之說以聖人爲生知安行無
假學力遂退然中沮矣今開六經所載
句句皆聖人之學句句皆聖人之功夫

侯序

惟極盡其工夫無時而輟歟而後已者
聖人也工夫稍間爲大賢再次亦不失
爲賢者全無工夫乃恒人耳其不免於
禽獸者幾希也豈不深可危哉試思性
是工夫性自何來性命於天天以其於
穆不已之理全賦於人豈不是天以工
夫與人也又何疑焉人惟盡夫天之實
而始有學之名非剽竊光景侈談效驗

之所可及也

上蔡張夫子一生學力獨深得乎此其造

詣之純粹精微喜亦不敢多贅獨思

夫子日記課本名爲溯流史者正窮工

夫之源流者也其七十餘年中學問思

辨篤行無不可以告諸人人有聞其說

而不能無疑其相與質證者又悉摘要

著於學鈔一書喜於甲戌夏侍 夫子

侯序

函丈得其全史手錄過半因襄 夫子

成斯集以公諸同志其敦臨堂錄者

夫子解組內黃燕居記言記動講學贈

答之作也關中錄 夫子避薦舉潛跡

長安臨潼間之筆旋又避于嵩高登密

間又爲嵩談錄至鈞談錄者 夫子避

蔡邑凶歉講學於禹州所錄也燕邸錄

者 夫子復爲當路所薦舉起送入都

與一時京師諸君子往來辨論之語更

何可畧旋補授蜀之資縣尹時值軍興

旁午資當衝劇邑無人民驛無夫馬艱

難萬狀無不克盡厥職故有蜀中錄視

事一載告歸汝南郡守熊公敦聘 夫

子主天中書院嗣是爲天中錄若夫昏

喪葬祭與女處節廬墓共成一卷者

夫子憂禮義之不明人事之乖謬極力

侯序

挽回以啓時俗之迷耳後附遊梁講語

一卷是年初夏應

顧大中丞之聘與八郡士子日相講解所

集也共記卷二十潛心玩味何處非

夫子之學何處非 夫子之工夫此正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之實也苟舍

性是工夫一語以求 夫子之學又烏

足以知 夫子夫子在今日能爲孔子

孟子者此性此學也人亦同此性而不學甘心遜美於夫子卽甘心遜美於孔孟良可悼嘆喜惟願與天下學者共勉之喜更願夫子之今日以史名是集千秋萬世更當以經名是集也夫康熙三十三年季冬之四日丁酉年家後學雪園侯重喜敬序

侯序



弁言

理學之不講於天下也。匪一日矣。崇異端者。究心於黃老。圖功名者。專攻乎章句。務淵博者。以涉獵見長。寄曠達者。奉詞章爲律。求其辨危微精一之旨。闡關閥濂洛之遺。以上接孔孟之傳薪者。代不多覩。宜乎俗學爭鳴。而實學久廢也。有心世道人心者。必思有以挽之。講壇之設。烏可已歟。豫天下之中也。大梁又中州一大都會也。其俗樸而易。其士質而秀。造之皆可爲王國之楨。範之皆可入聖賢之域。司是土者。顧可忽乎哉。甲戌春

大中丞顧公撫豫二載矣。利靡不興。害靡不除。政事之暇。尤以造就人才爲首務。乃擇

士之才華儔美姿品頎秀者胥招而致之遊梁書院中遊梁書院者孟子之祀宇也前

撫軍閻創修之令

撫軍顧增飾之其爲造士地者亦有年所獨是模楷非人則準繩莫正實學不崇則志趨終岐

弁言

公軫然憂之於是博採羣議俾余撰書簡奉安延上蔡張仲誠先生主之先生至建講席立規約鳴板集衆闡揚經傳務革俗學崇實履反覆辨難日昃弗息聽者疎侍罔弗罄折服膺咨嗟蹈舞以爲生乎今世而得備聞昔聖昔賢之秘也

大中丞及藩臬監司皆親造堂上父

老扶杖觀之遠近喧傳爲盛事焉居旬月檐簷從學者益進講席至不可容廣文侯子誌其講語彙梓以授余余受而卒讀乃嘆先生之爲真理學名儒能續不絕一綫之道脉於勿替也先生上蔡甲族蚤歲即負盛譽戊戌登春官初仕內黃令再舉尹資中所至皆有惠蹟無非本其正心誠意

弁言

之學以施諸政事故治黃而黃治治蜀而蜀理使非身體而力行之者孰能若此前後兩去官凡居林下者近三十年不問生產不交顯貴唯日講學於嵩鈞汝蔡之間所著有五經疏略圖書秘典學道六書諸集皆精微淵湛直窺奧妙年七十餘步履弗衰四方學士多歸之咸稱曰上蔡夫子

先生之學。以立志存心爲先。以窮理力行爲本。而以盡性至命爲歸。所言皆孔孟之真。所守皆程朱之緒。不務高遠。不涉虛寂。旨不過仁義道德之實行。不出日用飲食之外。學者得之。則可以淑身而優入於誕登之域。士大夫宗之。則可以致君澤民而濟世於太平之盛。所謂學之大而有本者。此也。孰謂先生一日之訓。施所關於世道人心者。直淺鮮哉。是爲序。 告

并言

四

康熙三十有三年仲夏閏月之杪中憲大夫

知開封府事三韓年家眷弟管竭忠蘊赤

甫拜撰



溯流史學鈔序

今天下何舍心而言學耶。天以於穆不已者。流行於宇宙日月之。所以代壇寒暑之。所以遞遷往來循環無端。天之體。天之學也。天以此命人人得之爲心。自無而之有。倏善而倏惡。無一刻不變動不流轉。雖欲按伏之而不能。心之體然也。即性也。善學者返勘自問。當下知善知惡。當下即遷善。

孫序

一

太惡隨放隨收。存之又存。非頑而不靈。又非幻而不實。本體工夫也。工夫本體也。心也。即天也。而今天下何舍心而言學耶。傑十五以後。即慕人世長生之術。學近老氏。然提掇升降。注念中黃。而成癩疾學焉。而。知其有著也。總讀釋氏之書。其習靜與吾儒無異。特空其心。而心不能空。則必強之制之。而死其心。又學焉。而知其無著也。庚

午春晤兢翁楊太夫子於上蔡道及邑大儒張夫子一代理學之宗遂過書院而謁焉光風霽月一見心傾談論中詢及李中孚先生謂彼之學以不起念為主此中正需商量彼時茫不知究別太恍惚者三年辛酉避荒仍過上蔡始叩底裏得受學道六書與為學次第書而讀之知堯舜文周孔孟之心傳有所歸也于是求附宮牆

孫序

二

之末既而示以一念常在四字噫心至難在也或感以善或感以惡感之者無窮而應之者亦無窮時乎聲色時乎貨利過太者流連而未已方來者接踵而又至一念在即天理一念放即人欲敬肆之間人禽分焉而一念常在之說以至善為歸以戒慎恐懼為功堯之所以欽明而舜之所以精一也文之所以未見而周之所以待旦

也孔之所以學習而孟之所以勿忘勿助也千古無無心之人千古無不學之心掃異端之寂滅而養吾性之根發誠正修齊治平一以貫之矣乙亥冬僕往固陵取道上蔡適夫子講學於汴之遊梁書院柴夫世兄又出新梓溯流史學抄二十卷僕讀而卒業蓋夫子取水之周流不息而亦歆心之兢惕不息也如敦臨堂如關中

孫序

三

錄如嵩談如鈞談如燕邸蜀中天中或家居或遨遊或仕或不仕無時無地無事非心之所在無時無地無事非學之所在故為立志為存養為窮理為力行為盡性為至命功有次第心惟常在甚矣吾夫子之盛德大業在其中千古之天德王道亦在其中以溯流之意進而溯孔孟進而溯文周進而溯堯舜心心相印若合符契原

不區區于濂洛關閩之間或曰 夫子之
任道重體道切不待言已獨先儒之所同
者 夫子異之如昔以人心為人欲而
夫子以人心為本心昔以生安為無思為
而 夫子以生安為力學其相懸不可枚
數孫鍾元先生謂 夫子賢智之過意或
不免歟曰否吾 夫子以孔孟為君以朱
王為臣以他儒為佐使察氣則燭之以知
驅病則振之以勇復元則養之以仁飲食
咀嚼于六經衣冠佩服于四書功深於自
得而心浹乎乾健同也非異也何也人生
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故
有感則心動不安危之體安之幾默而存
存端倪自見危也微也折衷為善恃有此
路而誘為人欲分人心道心為二心亦將
分人為二身歟世有聖人心無日已學亦

孫序

四

無日已縱得天獨厚不過資質聰明已耳
乃變動流轉如心非用手足可把持者自
少至長自長至老與生而來至死而已即
終年戰兢一斷一續一聖一狂猶不能免
而猥云不學豈聖人所敢出哉且人之秉
彝莫如忠孝古今來忠臣不乏而比干箕
微孔子獨許以仁論語論仁皆學也學則
仁仁則忠不學非近名則必不得已也孝
至大舜尚已孟子推論慕少艾慕妻子慕
君種種則知孝非自然而然也諸累皆性
之所有而却一切以致此肫誠則非大舜
之盡性不能終身耳審此則不惟少生安
即皆生安而自恃不學究且不可為人尚
可為聖耶故吾 夫子不空言心而示之
以思本孟子心之官則思不空言性而示
之以學本孔子成性存存道義之門蓋生

孫序

五

生不已者心之順也。惕惕不違者思之逆也。以順生逆以違成順。是天生人而即以學之本體工夫賦之人而不學失人也。失天乎故。夫子以居敬窮理之得以窮理補姚江之失。諄諄於學誠發古今道脉之精而集帝王聖賢為一身者也。善乎崔玉階先生之稱吾夫子曰建天地而質鬼神功不在孟子下。知言哉。若傑則愚而不能入道一念常在之說知之易行之難。日夜皇皇慚然汗下如云。窺夫子之津涯而以序言引端則非小子所敢居也。同志者臺臺於中請以是書質之心並質之天。

康熙三十四年乙亥孟冬下浣渭南門人

孫士傑拜撰

溯流史學鈔說

溯流史者。余之日記課本也。始己亥遊江淮於舟中。感水哉水哉之意。製冊而名。凡自己日間言行及所見聞。天地古今人物山川旅遇之異。及一切友朋往復之書剞。辨論之言語。無弗記載。而皆寓得失懲勸於中。欲其心勿忘如水之流不可斷裂也。偶忘即揭冊視之。以自治也。從學士子往往摘其談學款段。好為翻閱。因命簡選可者。按年順月鈔錄成本。以便講習而各屬以所在地為某錄云。錄中不論人言己言。但有益於學者即存之。迄今甲戌余耄矣。言不能盡意。書院諸生喜有此書。以代余言。爭相鈔錄。不得又別無副本。眾議付梓。有謂宜分類各詳一說之始末者。有謂仍宜挨順時月不失溯流之義者。於是從其後說。名為溯流史學鈔。并附遊梁講語為二十卷。則余學之得失淺深隨時而見於言論者。無容隱飾而學者亦可即余之因時加進以求學之所從入而從得者矣。此錄起丁未以前載學道六書中。著蔡張沐自記。

溯流史學鈔目

卷之一

敦臨堂錄

卷之二

敦臨堂錄

卷之三

敦臨堂錄

卷之四

敦臨堂錄

卷之一 目錄

卷之五

關中錄

卷之六

嵩談錄

卷之七

嵩談錄

卷之八

嵩談錄

卷之九

鈞談錄

卷之十

鈞談錄

卷之十一

燕邸錄

卷之十二

蜀中錄

卷之十三

天中錄

卷之一 目錄

卷之十四

天中錄

卷之十五

天中錄

卷之十六

天中錄

卷之十七

天中錄

卷之十八

天中錄

卷之十九

昏

處女死節

喪禮

祭禮

處

卷之二十

遊梁講語

卷之一 目錄

三

目錄終

湖流史學鈔卷之一

上蔡張沐起菴著

武進王 渭 龍 齋 叢 証

商丘侯重喜孝思校閱

敦臨堂錄

道本易知簡能豈有幽深之域乎。自聖人之道衰。易簡之爲易簡者。不明於天下。而諸儒之有得無得。無不各立一說。蒙翳其上。於是易簡者日晦。往往非苦心極力之人。不足得之。非道本幽深。蒙翳使之也。至於是而苦心極力之下。乃有輕脫穩便之能。苟苦心極力而仍不得乎易簡。此牽纏所不免矣。然非用心之過。用心而不得頭腦之過。白沙之言。予亦未悉。或爲用心不得頭腦者言耳。不然。必是白沙亦未有見處。而爲此影響之語。故學者嘗爲近佛。未必非自取也。學以堯舜孔子爲真。次則顏曾思孟爲不謬。至於諸先儒。則且不必以之爲據。何也。彼與我亦無甚相逕庭。其言襍亂。奚從而是不如直求吾心。而證諸經書。果有同然而悅諸心者。則諸儒之合不合。當無甚係矣。心不可不用。

卷之一 敦臨堂

一

用則牽。然則此心也將懸諸用與不用之中問者乎。吾不知此道中何處有此恍惚影響之境。地勢之飛則實飛也。魚之躍則實躍也。不處飛不飛躍不躍之間。勿忘則念茲在茲。而勿助則不欲速而擺拔之也。不界忘不怠助不助之際。吾唯信諸古聖賢之言而已。曰允執。曰兢兢。曰熙。曰執。勉克念。戒固念。曰戒慎恐懼。曰拳拳服膺而弗失。曰履薄臨深。死而後已。曰發憤忘食。不知老之將至。至於人一己百人十已千。是唯患其心之不用。

卷之一 敦臨堂

二

用之不專不固不密也。而曾何有牽纏之爲慮也耶。雖然。用有頭腦則無是慮。若無頭腦則又焉得不爲是慮乎。今夫撒網而不知提綱。東扯西拖。穿衣而不知摺領。尋邊摸幅。牽纏乎。不牽纏乎。乃不咎爲不提綱不摺領之過。而遂咎以用綱之過。用衣之過。不亦惑與。今保汝以爲前此之用心。皆滋牽纏。亦未明言其心如何。其用如何。用心於何事。何物。爲何事所牽。何物所纏。但泛泛影影。曰用心。曰滋牽纏。固已逆知其爲未常提綱摺領者矣。予

之學未必是。而予之心則必用。予之用未必是。而予之心則無牽纏。而甚覺輕脫穩便也。今且不與保汝罄其說。願保汝且退而自思其心之所用。果以何爲頭腦。如綱之有綱而可提也。如衣之有領而可攜也。如其有而猶牽纏也。則其綱領之誤。可知矣。如其無也。則且先自尋綱覓領。求所爲舉辦一事而萬殊効序者。然後可以輕脫穩便之趣。與保汝言之矣。又不知鍾元先生以爲何如也。保汝存心如磨鏡。存之養之。使明。學問思辨之使明。未有

卷之一 敦臨堂

三

磨鏡而云牽纏者。如臨照時方磨。則牽纏矣。孫先生自成其身。以汲引當世之士。使知有聖賢之道。功莫大焉。但用心之學。與存心之學。異。用心者。用心求理。以爲學者也。存心。卽存心是學也。用心求理。卽事物而求之。離事物則輟矣。存心者。卽心之放而求之。求而存之。使勿放。有物事。無物事。無不用心之時。而事物之來。自不忽畧。非空幻之謂也。因思向來與孫先生。及其門人。未免有默之罪焉。昨接孫先生書曰。答保汝書到。正值在坐。又有

一番開發弟亦佩明教之語。六書序可無昨因與孫先生書後寫一筆。言其說有未合。不敢借有道之言爲論定。待商訂後。不可終無一言。遂蒙許。倘成。可附書前。與內黃諸子書。

沐以迂拙菲薄之材。借士樓民醇之地。得以小罪行幸莫大焉。由今追思。何政之有。惟與士講學。與民講約。遂了一官。真可笑也。然惟天下之官之所不爲。而沐爲之。殊亦自喜孤迥耳。年兄高才廣意。然惜於天下事理。只看得一層。不及知其更有層數。

卷之一 教諭堂

四

變態也。再加幾倍看之。天下雖大事變難岐。燦然直燭其底裏。而不足吾惑也。聖人之學。正以學此。非謂聖人不諳世情也。學聖人亦只學其諳世情而已。然聖人之諳世情。卻不似世人隨流逐波。苟全目前。轉瞬更壞。又將隨而逐之。其屢逐之勞。不啻狂其屢敗之況。不啻愚若聖人直硬拄此身心。尋天理良心。必不容已處。老打老實。直恁做去。目前於世情似覺不合。而理定情準。終將其旋元吉。故不可直看一層也。此是何理。忠信而已。在聖人

名之爲忠信。在俗人呼之爲迂闊。爲古板。復斥之爲怪誕。爲狂病。爲姦僞。爲造孽。皆此物也。而忠信必又有工夫。曰學。夫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不如丘之好學也。今吾野文。求一言以行終身。沐無所荅。亦曰學而已。貴縣如漢型輩。一時亦何奇異之有。將來學之不輟。凡所以稱於周程張朱者。豈世外之人哉。不揣狂蒼。惟願垂思。與司野文語蕭壽懃。不讓堯舜孔子。此言人每駭之。吾人一口之間。忽而微省。不敢怠忽。與事接物。乾業詳慎。母

卷之一 教諭堂

五

有差忒。此便是活活現現一個神聖。雖堯舜孔子而在。亦不過兢業詳慎。毋差忒而已。何讓之有。但此學力。一日止管得一日。一事止管得一事。過此怠忽。又依舊是個庸人而已。

壽懃曰。仲誠今日已是有所有了悟。不須愁矣。曰。卻不知此中有訣。不是一日有所見。便能成就終身。若得如此。只可幾日工夫。討得千秋大業不朽。堯舜孔子之學亦賤矣。

崔太史來書。當時晤談時。實未嘗用一日靜功。其

矣。第之好辯而甚矣也。夫不識危微。卽不識本體。何由識功夫。嗚呼妙哉。危微精一。真至善之本體乎。誠哉性善是工夫。本體順而工夫逆乎。誠哉一念常在。卽致知格物。克己復禮之功乎。信乎人皆可以爲堯舜。可以知天地之化育也。老年臺先生真孟子而後一人。韓子以爲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以其有功於人心。有功於吾道。有功於萬世也。然則老年臺直剖破千年疑案。喚醒舉世昏迷。真可建天地而質鬼神。功豈在孟子下哉。第賦性質直。

卷之一 敦臨堂

六

從來不敢枉已譽人。讀是書而有會于心者。當知予言之不謬也。月餘來。念想之甚。實未嘗一日相忘。第病呈。已於六月一日。投遞本縣。不知題疏何將。定省之暇。齋頭靜坐。頗覺可以收拾放心。舞陽新令。老成忠厚。可與爲善。便中幸有以教之。

復崔玉階 前聞危微精一之說。而未遽信者。沐固知年臺一時之心。有未靜專耳。故彼時唯語年臺曰。須從容自得之。今接手翰。自洞然也。鄙說與繁傳多合。至乾天下之至健。坤天下之至順。節更是

危微之說之最顯明佐證也。千聖絕學。在此一關。不識危微。卽不識本體。何由識功夫。可以爲堯舜。在此。可以知化育在此。誠哉是言。但此道不思不能識。患力行不至。沐雖偶發此知覺。而力行不逮。所待當世強矯有力之人。非年臺其誰望之。然常良夜思維。深佩服者。智勇也。仁尙有待。何也。仁是功夫。三月不違。然後可以稱之。故曰力行近乎仁。近世學者。誤以仁爲自然。俱是講光景。說成效。不知人字是本體。順之名。仁字是功夫。逆之名。所謂不厭不倦。聖也。願共相勉焉。庶幾不爲衆人乎。沐腐迂。不能有裨當世之務。所爲老父母告者。愛民而已。其諸不齊之事。千變萬化。莫不源本於此。卽當今之所謂艱難者。可一舉而易之。然愛民者。循吏皆有心。而愛之不終。學道疎也。故又當講學。學之不講。而云愛民。則終以爲迂而去之矣。復舞陽令

卷之一 敦臨堂

七

孫亦公深信仲誠性善之說。一日書一帖曰。性字從心。從生。乃心之生理。而生生不窮之物也。空空洞洞。虛靈活潑。遇父子則生仁。遇君臣則生義。遇賓

主則生禮。遇賢否則生智。遇朋友則生信。生生不窮。萬善出焉。所以謂之善。倘予我以善。則善有盡時。唯予我生生之理。斯無盡矣。此純是一團工夫。在其中。本體帶有危機。人惟精此危機。使虛靈者常自虛靈。令能生此仁義禮智信之善。而不善者自無自而生焉。然後人不得以不善咎性也。不然。將此危機不自照管。昏迷放失。唯任物感。便無所不生。而有惡矣。辟如聚寶盆一般。原無所有。寓金生金。寓錢生錢。寓珠玉生珠玉。生生不窮。所以謂

卷之一 教陽堂

八

之寶。苟投之以穢惡不堪之物。則必亦生穢惡不堪之物。從而謂之非寶也。豈其然歟。故不得離工夫而言性善。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乃所謂善也。是怎麼說著來。可以爲三字有義。人之所以爲貴者。正在有此工夫耳。

鬼神之所以爲鬼神。其在易乎。其在河圖洛書乎。人而不深明易與圖書者。烏足以語鬼神。事未至而先誇之。欲駕於物之上。俄焉不能。則反出乎物之下矣。事未實而先誇之。欲物出我之下。俄

焉皆虛。則反出乎我之上。

有長則急欲露之。知其非空。更委曲而露之。以明我之不露也。有過必欲掩之。知其非空。更委曲而文之以明我之不文也。此小人之行也。

好聞人之短。以爲察。好訐人之失。以爲直。好摘人之過。以爲厚。則智而愚者乎。照出而不能反矣。

人未有舉吾之過失。不可以爲無過失也。有過失而人不知。不可以爲人不知也。君子固不好訐。卽常人亦多存忠厚之道。

卷之一 教陽堂

九

徵君每謂予言。有太過而欲以因物付物。行所無事。救正之。徵君之意。則美矣。乃予正爲人之不能。因物付物。行所無事。而將以求其故。搜其根。卽揭千萬年未經人道之秘。而一旦出之。豈不可也。試看帝王典謨訓誥。爰象圖書。豈展卷共曉之語。而可謂之太過。不因物付物。行所無事也。卽今講章之訓解典謨訓誥。爰象圖書者。果卽當日原義。而毫無可疑耶。我皆隨聲逐影而信之。絕不作疑。卽爲因物付物。行所無事耶。若云。我自能因物付物。行

所無事而不待於深求之後。吾且以爲太高而失之賢智之過矣。與黃漢型

鄙辰由來不在意。人生無窮事。那有閒工夫。理論此情也。惟至期。家人吐出。則向考妣前含淚一叩首。爾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此日更增些悲切。若夫張樂設飲。聚客大歡。更何能哉。昔在黃時。士民多未體予意。予能絕其大者。而其小者不能盡絕也。今千里注念。頒物遣役。義則大矣。而事實有所不可。往返徒勞無益也。諸友書中各未及此。出此相示。

卷之一 敦臨堂

廿

一念常在之學。深求之未必是。淺見之未必非。來書云。靜中工夫。似確有可持。尋忽感一物。不知何以便奔去。不可收拾。及至喚回。按伏得下。事已八九壞矣。噫。言之已最是矣。但不得將此。便作無頭腦。已壞八九。則一二之不壞。卽是也。此番一二。再番則三四矣。又再番。則五六矣。不禁幾時。卽可十分。吾猶以爲太速耳。只患無此工夫。果用此功。不輟。究竟他拘我不過。我拘他有餘。所謂性善是工夫。這個寶物。仰面向高處尋。他不見。轉頭向脚下。

則是矣。天下古今之大拙鈍。卽天下古今之大巧利也。與黃維福

來書言近來有出物之想。樂於清脫之病。何出此不得意之言乎。是惡物也。原有這一層地步。更鑽近裏面。則無惡矣。佛氏到此便歇手。聖人到此不住脚。所以分途千里也。夫物何足惡哉。千投萬投。我只是個一念在。因物付物。曾不費力。惡物只是燈不明。明矣。雖欲不照物。不可得也。勉而進之可乎。近端作格致論云。使吾之知。稍有未靈。物之感人。

卷之一 敦臨堂

十一

未達。得以從容而措其功。天下皆可易易焉。臻聖人之域。惟其不然。物來之時。卽知去之時也。物感之時。卽吾心不得自主之時也。故豪傑志於道者。有欲速之心。遂欲絕天下之物。而存吾知。遂成寂滅之學。虛無之功。昔者顏子。非樂食也。凡吾身之必不可絕。絕之不可以爲人者。則勿絕。若爲吾之可以有。可以無者。與其多一物。不如少一物。多一格。不如少一格也。若夫孔子。則不絕一物矣。此言有意。予甚喜之。此三等功夫。以孔子爲宗。次

當法顏子而不可遂近於異家其參是語乎

與楊存之

負分不由我工夫却由我稟賦任他天命工夫却不任他天命算來算去天定有能勝人處命也人定亦有能勝天處性也質分顯是生我者之過工夫顯是我生之過扎掙起來要如此便如此更有個天來攔阻不成來書言先前臨事心昧事後多悔又云後來臨事心明事後亦悔可知已扎掙得有一層心明之進益矣是質分無如我何矣如今亦無奇方再下力扎掙耳那時自知非我之所預告

也與史君

卷之一 敦臨堂

主

學者只以聖人之道爲業是最上一層更有何事冒而出焉卽世故人情悉在圈子中幼年人能不以爲迂闊而棄之便是若大造化也來書云向以皮肉軀壳之我爲真我便勝他不得苟見真我便是人不及知而已獨知之良貴守此憑他千摧萬折只如窗外揚塵可謂已識大義倘於所見再認真操而存之豈復有妙義乎

與馬伯勉

大任借遊我輩踪跡人皆見之一任有志者自作把

握或退而暴棄者有之二者誰損誰益可反求自

決故人閒居須將聖人與庸衆互校並然使美惡呈露於吾前則志可興轉盼物感不無似欲強理弱以圖目前便已遂私便當反覆作憤不啻汚穢沾唇則志可堅頽而復興脆而復堅日新月盛不覺已是過人遠矣曾記爾攜承憲坐認心堂中語僕曰方未受教時家道只是如此及邇來聽講家下父子夫婦兄弟之間孳孳然另有一般好光景矣嗚呼人生得此已足其他富貴功名謀之未必

卷之一 敦臨堂

主

得不謀未必不得毀譽得喪得意者亦未見何益失意者亦未見何損不能至命亦當受命君子之受而拙與小人之不受而巧究竟來只是一般在此命中徘徊但多了個君子小人分別耳子聰明絕羣人多服之但如嚼美脣而夾脆骨一剔劍盡之當何如也

與李臺夫

荒烟草村中於數百里外忽得諸賢手跡各各吐露心性中物何啻朋來之樂似今之世所罕有不能不傾慰自照上著力榮辱得失自不留滯此聖人大

把柄四書之言雖繁，不過求諸己已耳。求己之學，亦莫有成效，不過時習已耳。我有時習，何怕他物力甚猛，當不必更問輕車熟路也。即重載登輪，烏有不可者。只要放下心，拚性命去做，道以無窮盡耐我，不知我却以無窮盡耐彼。吾之性原是一闢功夫，何畏之有。與黃時敏

汝本分中已有近道處，吾獨無為汝慮者。至於本體不可視為太奇，本體者至善也。至善者工夫也。孔子開首說學而時習之，便是直指本體。今以此句

卷之一 教臨堂

古

為本體，豈第驚夫婦之愚哉。賢智亦不信耳。來書言遇小事勉強支吾，便當每日去支吾，又言臨大事便傾倒，便當每傾倒更爬起，每日如此，事事如此。日漸月浸，不覺去聖人不遠矣。是至善乎？非至善乎？天之生人，人之秉天，止有此個能支吾，能爬起，最倔強的一副識力，所謂性也。是吾本體也。舍此更尋本體從何處有來。與王憲按

新周志決而守堅，於滔滔流俗中，得此癡癡板板一士，子固夙愛之重之矣。惟有談學，頗覺方枘圓鑿。

畧不相入，是亦何傷哉。孔子之門，得仲由倍覺精神橫發矣。迄今念之，越覺依依在予懷也。大抵學問有體有用者為真，不在講說也。守定忠信，發為庸言庸行，新周言之。吾亦為新周勉之，但須鑽近裏面，尋他個的確，莫含糊影響，認賊作子可矣。紫陽講堂與長治碑已不復更記，何新周尚沾沾及之耶。在昔為事之所當行，在今為時之所不在，竟舜不能留唐虞之跡於夏商周，夏商周不能留三代之跡於五霸，况屑屑割雞之微，為作百年之想，亦癡矣。再勿復言可也。與馬新周

卷之一 教臨堂

古

沐在任，少治狀，仕未優而學不輟，故亦不至害人爾。由今回思，暑中塊塊地，片片屋，那有不是僕執書本對古人口誦心維之地乎。尤幸得諸賢相與信從切磋，使學有進而道益明。且迄今尚有講誦不輟者，豈非自天祐之乎。來書云一念在，則心常明朗，遇物即有一至理，自不肯糊塗過去。一念在即致知，不糊塗過去，即格物致知格物初非二體，卻有二用，但不能常守固執，皆由於學之未至也。此

言能不使子喜慰而不寐乎在黃時未聞出此言
乃相別而有是可知學本自得六書糟粕耳與馬介爾
歸來覺家間功夫難做然亦直是加力待熬得過時

則盤二畝矣田未免多屋未免大此中少不得又
多周旋想黃顏淵軍臥陋巷只是得了個便宜捷
徑法子故孔子獨賢徒嘆僕今日已不及能矣子
貧不聊生採薪於野言之令我羨慕也想此時也
不知省了多少沒要緊的事蚤已少了無窮人欲
豫亂我之本來與天相去不遠故蔽者易通暗者

卷之一 敬庵堂

去

易明耳小人拚著之心卽危微之機說不得精一
亦說不得中只是有此體也至云此一念一時在
則一時中儼然唐虞光景常在常中常與堯舜同
是以聖門有三月不違日月至焉之分暇時再讀
六書覺字字入心頭頭是道是言也豈口耳之學
所能飾爲哉沐心爲之一慰與劉子敬

九齡質醇而心虛吾之所言不襲於往故人難遽信
者每浸漬而洽入之處貪若常踪不驚人由此只
須一念照管不須更改頭換面矣較他人性秉偏

取才氣個個者可省許多救治來書謂吾說精切
的當不比諸儒影響疑似僕亦竊自謂然勉之而
已與郭九齡

前得漢型書謂文謨別來極肯向學復有所悟已喜
而不寐人心道心本無象何有圖河圖洛書天生
神物萬古無兩至周元公太極圖便已失旨此亦
存子一段苦心耳來書云自信得志於道卽有非
之不顧者此言既出豈待文王而興如草木立根
則滋長自有足時不必期效益喜益喜又云體貼

卷之一 敬庵堂

去

出用心二字用則在不用則不在不用不在卻有
所在用在卻無所在是矣夫復何言白沙言心不
可不用用則滋牽纏保汝惑之子見及此存卽用
用卽存又何論字面乎君子存之存其心養其性
成性存存古人舊字原好自世儒不知存但知用
是輕內而重外故有弊也與周文謨

初夏溯衡水登伍峰食宿相共有意無言之頃見諸
賢才質各露挺直俯屈剛柔清濁離奇不一嘿自
喜幸倘各因材造詣豈有量乎思子無慕於世無

求於物而不克自立。故終不能無物之累。自立者。非餓寒而死。不求救濟之說也。又非徒求救濟。不肯餓寒而死者也。此中自有道理。須從一念明白。常在得來。天下皆餓死。我有不死之日。我無求於天下。天下常有求我之時。故孔子曰。小人哉。樊須也。顏不憂貧。曰。回足以供饋。藿絲絮。仲不恥賤。未幾。疊裯列鼎。今卽非其時。亦不至十分狼狽。今惟無所見。則一事不敢動。恐有妨道也。不得已而動。又真妨道矣。大道坦坦。何嘗困人。綱領不得。則亦焉往而可也。吾學惟子與新周無悟處。言之悵嘆。與問夢求。

卷之一 教忠堂

太

廩間。黃漢型書云。東明袁杜少。稱崔太史於人心道。心之說。深契不疑。又有數百言以相發明。備述近來行事。卓越不可及。他日任斯道者。必太史也。詳其所云。與前接白。剗正相符合。沐不勝敬畏。沐見天下大有才力人。過於沐百倍者。何莫不以其才與力。苟逐流俗。徒濟己私。而失人生之大業。太史獨以大過人之才力。用於聖人之道。如沐之鈍弱。

聞此豈不興憤。欲有所倚。藉力任斯道。惟其勉。士多以一念常在爲難。又焉有別法乎。要之一念。亦不可認無常在二字。此心縱放出卽收來。縱收來又放去。皆是在也。不怕放去。只怕無回來時。既回得來。又怕不能放出。乃識體用之學矣。雖然。我輩終是初學。焉能卽便成熟。只須用功。切忌記效。目前兒女。墮下花才。再無不長成之理。斷可識矣。黃使之便。專布一言。與翰林崔玉階。

卷之一 教忠堂

太

身不行道。先不行道於妻子。何也。身不行道之人。不行於別處。猶後唯妻子最先。又最勉強不去。寬則易溺愛。嚴則易刻責。言無所忌。行無所禁。非學識之純者。則心不及存。發不及持。而身不行道。莫有驗於此矣。

子見南子。自無損於聖人。然不見又何損於聖人乎。皆是也。但子路既不悅。正與招搖市過之恥。有合便空任個不是。故直陳之曰。子所否者。天必厭。此事也。亦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意。今人定謂聖人無過。解作如市井人之妄言辭。不但看聖人。

高且看聖人鄙甚。

自監者常見人之薄我也。常見人之慢我也。自侈者又常以爲非我不足爲人厚也。非我不足爲人敬也。監則天下唯我小。侈則天下唯我大。此等形象最不中人眼。

荅楊存之。家居俗冗。原來卽此爲學。這副書本。卻是難讀難省。省得過。纔算手眼高強。教前出物之想。

性道教論。性也。道也。教也。一而已。此性善本體。人所同具。而獨靈貴於萬物者。有如是也。天命之性無

卷之一 教篇堂

干

容說。謂無所有也。迫其有而可說。則便已是率性之道矣。率性之道。促感促發。感物而發者。亦感物而變。未可恃以有成。迫其可恃以有成也。則便已是修道之教矣。率性之道。則一陽修道之教。則一陰。一陽順生。一陰逆成。而萬理出。萬事得矣。順生之性。天命之。蓋命之以順而自生之理也。逆成之性。亦天命之。蓋命之以逆而後成之理也。順生者。不學而能。不慮而知。孟子謂之良知良能。逆成者。則卽不學之能。不慮之知。而學焉則能愈出。慮焉

則知愈精。孟子所謂達之天下也。不學不慮。天之所以與我。能學能慮。獨非天之所以與我乎。天生性。性生道。道生教。教復天道。亦性。教亦性。率修之異。卒無異。特分順逆而已矣。今夫人。感物遇事。則性之靈。率然出而應之。率也。而思審其物。化裁其事之念。亦卽從之。修也。率之機動。卽修之念所由起。修之力竟。卽率之體所由成。由此復率復修。循環無端。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苟率而不修。一任性之自動。而不竟其思審化裁之力。則感物而發者。又感物而變矣。又感物而助其長矣。率卽孟子所謂情。則可以爲善者。可以爲而不爲。亦可以不善。故言率而不言修。其於性也。猶未全。而遂以開性有不善之論。可謂誤之甚矣。修卽孟子所謂才。則能爲善。而愈爲愈善者。能爲善而不爲焉。豈才之罪哉。愈爲愈善。不爲不善。而或相信莠。不能盡其才者也。必盡其才焉。而性善見矣。情之爲性也。引其端。而才之爲性也。要其成。然天下多得其半。而棄其半。何故歟。情發於天。而自然者爲政。才續

卷之一 教篇堂

主

於人而力行者爲政。而人樂其逸而惡其勞。而卒未達夫易者之不簡。簡者之不易也。自然者。乾以健而易知。力行者。坤以順而簡能。率者率其易。故曰乾天下之至健也。修者修其簡。故曰坤天下之至順也。率性之謂乾。修道之謂坤。一率一修之謂變。往來不窮之謂通。任乎天而不盡人。率而不修。得半而棄半者。凡民也。賢人全用之一率一修。變而已。蓋猶有間也。聖人則卽率卽修。卽修卽率。流行不息。非天下之至通。其孰能與於此哉。率於性則無可學。故謂道而已。但見其可通行而無險阻也。修乎道則有可效。故謂教焉。爲之於此。取法乎彼。一人不能自新其美也。天者不息之宰也。性者不息之理也。道者不息之迹也。教者不息之傳也。今夫人饑而食。渴而飲。以爲性也。使不耕不鑿。則饑渴之民皆死矣。而不敢以耕鑿爲性者。徒見其出於委曲也。不知此耕鑿之與饑渴。乃一呼一吸之相維。呼自內出。吸自外入。苟謂自外入者。非吾本有。而裂而絕之。其有能全吾呼者。未之有矣。噫。

養固如是。而何獨疑於教乎。夫道亦在乎修之而已矣。生知安行乎修者。上也。學知利行乎修者。次也。困知勉行乎修者。又其次也。困而不修。民斯爲下矣。今世儒者。每謂生安爲率性。學困爲修道。然則堯舜者。生安之至也。其所稱允執兢業者。豈無此事。而爲此言。以作欺者乎。非第堯舜。天道有率無修。則四時不秋。地道有率無修。則艸木不實。物道有率無修。則五行之物不利民用。天地萬物莫不肯然。而况於人乎。獨天地萬物多不能自修。而賴乎人以修之。則何也。蓋自天以修道之教。命之人。而已將天地萬物之所不能。並命之矣。人惟不自修。則天地萬物。乃與我有二體之虞。而顧反疑乎本無一體之相關也。豈不可怪也哉。人者。天地之德也。陰陽之端也。鬼神之會也。五行之秀氣也。爲其能修道言之也。有性而無率者。木石之性也。能率而不能修者。禽獸之性也。故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

開口便教去人欲。此是并不預備待物欲來時。便會

去他。這是何等手眼。暴虎馮河。徒手逐寇。豈常力恒事哉。沐用十年工夫。每恨人欲不啻寇讐。及至相接。又復棄甲曳兵。甚且倒戈投誠矣。後痛自憤厲。尋出個心體主子來。見得他分明。持得他牢固。恍然如得堅城湯池利器焉。然後物欲之來。卽不得遽入。復持利器逐之。十勝八九。乃悟向日驟欲去私者。是力小而任大。故鮮有濟者。存天理。方是下學入手得力處也。今學者。偏是檢難事做耳。

論語開首說學習而悅。便是說存天理。中庸開首說

卷之一 敦臨堂

三

天命率性修道。便是存天理。大學開首說明明德。便是存天理。通無去人欲字樣。至於其中。參入去人欲意思者。皆是後儒之說。要亦其間自兼有此段義耳。若專在此用力。似得力。實不得力。

古人以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爲福吉。今人卻以此爲凶禍也。

畏公曰。仲誠直求諸己。豈因物付物。行所無事之言。非乎。曰。此學者務外之心。無切己之實。徒襲陳說。而不思之耳。不求諸己。烏有因物付物乎。付物者。

我有以與之也。辟如周人之急。家無富積。何以因人而付之。善人則好之。惡人則惡之。亦可謂因物付物矣。已德不修。則善惡不明。又何以因人而付之。如懸明鏡。好至付之以好。醜至付之以醜。是唯刮吾垢磨吾光而已。何患鏡明而不能照乎。乃泛泛浮浮。說因物付物。不至於隨流逐波不已也。此言誤人。毫釐有千里之差。孟子引禹治水。行所無事。是爲言性不於故者說耳。若不求己。而泛泛因物。是不觀已然之迹。自鑒其智。正非行無事也。

卷之一 敦臨堂

五

畏公曰。仲誠言。學不是讀書。未免執一也。仲誠曰。眞學者。自讀書。讀書者未必學也。如今人四書五經。莫不熟讀。有自七歲以至白首者矣。豈是聖賢帝王之書。有未足乎。何不濟乃事也。如是而遂可謂之學。亦只此輩自相謂耳。沐不以讀書爲學。卻無一日釋卷。畏老謂學必須讀書。何年來只閒散耶。畏公曰。頓悟者。天下有幾人乎。曰。說頓悟。便不是。目天上墜落下一個悟也。正是平日勤於用功。艱苦久之。一旦豁然爾。若終無豁然之日。必是平日功

夫未切。由下學而造聖者。固無一人不由此也。若夫生知安行。謂之從容中道。則可謂之頓悟則非矣。

畏公問仲誠。只講存天理。然則聲色貨利。都不必去了。曰。正爲去之而不能去。故用存天理功夫。以去之。問天理是何物。曰。是天與我一點戒慎恐懼的心。謂之性。默識不厭。常使無隙。則聲色貨利之來。何由而入。卽已被他霸據者。人無二心。心無二操。存日日將此心提掇。使之盛長。長一分。他便去一

卷之一 敦臨堂

主

分。長一寸。他便去一寸。若長得完完滿滿。他自無所容矣。畏公曰。所謂去人欲功夫。未必非戒慎恐懼。曰。但話這樣說。卽可知功夫有病。同是戒慎恐懼功夫。說去人欲。必是待有人欲來時。方才去他。若未有人欲來時。此心何幹。必是閒曠。混忽可知。以閒曠混忽之心。待人欲來時。方戒慎恐懼。此只如電光石火。乍明乍滅。又焉能以勝聲色貨利之人欲乎。故同是一樣戒慎恐懼。我這裏只多一個不觀不聞。少了他只謂之去私。多了他則謂之慎。

獨。無論有人欲無人欲。無一刻放下時。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大學不言去私而言慎獨。中庸不言去私而言慎獨。沐不敢爲是杜撰也。

天有何理。健行而已矣。人得此理以爲人。亦與天無二理。故曰天理。君子以自強不息。便是存天理。待能自強不息時。方知天理是何物也。

天理者乾也。乾者戰懼之義也。人得乾理而生。觸物則生戰懼之心。此天之所與我。非人之所能爲也。故戒慎恐懼之心。卽天命率性之理。此天理最的

卷之一 敦臨堂

主

確處。若隨物隨事皆有天理。皆此一理之散殊者也。人若喪失此戒慎恐懼一念。事事物物。都無理矣。

問儒者只要無往不是和氣。曰。然。又恐誤認和字。喜怒哀樂中節。謂之和。天以春夏秋冬得時。風雨霜雪順節。謂之和。若如喜而不怒。當怒亦喜。豈可謂之和乎。有少正卯而不誅。有四凶而不戮。非和也。殺人而無怒色。怒聲者。非和也。天有迅雷烈風。豈可殺人而無怒色乎。殺人而無怒。撲責人而無怒。

是忍也。非常謂之怪。無因而動。亦謂之怪。

帝王功業。因天因地因人。而已不與聖賢學術。因物付物。以人治人。而已不與。徵君雖有此說。此復禮歸仁之可見者也。而功夫則在克己。安人安百姓。本於修己。立人達人。本於己立己達。推之親民。本於明德。位育本於慎獨。君子爲學。正己行已求諸己。皆孔子之言。教人進德修業之門戶也。不可直在效驗上着力。

不省克己復禮。下文視聽言動之目最明。視聽言動

卷之一 敦臨堂

三

已也。勿視勿聽勿言勿動。克也。非己勝而何。克視之已。而目之禮復。克聽之已。而耳之禮復。克言動之已。而口體之禮無不復。

天下歸仁。仁者萬物一體。我之視聽。一不合禮。則受我之視聽者傷矣。我之言動。一不合禮。則受我之言動者傷矣。我既克己復禮。凡視聽言動之所及。各得其所。天下雖大。吾之克復。寧有際量哉。凡此只問此己之克與未克耳。克則如此。不克則如彼。故又曰。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由己即克己也。前

後文義目明。

此心神明。無片刻停息。一念不在。則逐物流轉。靜坐時亦然。寤寐時亦然。游李焄又嫌讀六書有得凡十二條

目之感散耳之感收。散固使心逐物。收亦使心逐物。只一念常在。則自然戒慎不覩。恐懼不聞。本體工夫。可觀合一。

耳之感多於目。黑夜中目可無見。耳不能無聞。聖人六十耳順。心體之乾健可知。

不解性善二字之義。只守定一善字去求。求之無有。必然入魔。世儒之誤在此。

卷之一 敦臨堂

三五

扭合諸儒異同。每使心有朋從之擾。故明道謂玩物喪志。

於一念在時。回想不在時光景。其形影知識與飛鳴動躍者無異。不堪自對。

一念在。是畢生做不盡的工夫。一時提起此工夫。即一時之上智。一時放下此工夫。即一時之下愚。下愚所以下達者。此工夫一放不再提也。上智所以上達者。此工夫一提不再放也。

心之本體一塵不染不用說掃除廓清先儒說掃除廓清是教人掃除廓清時感過的萬事萬象

有平時已感的迹象因有後來未感的意必迹象意必旋繞不已因有現在無感發發的意慮

耳目口鼻是心之竅此竅自窒塞不得亦任他不得然千聖萬賢總不在竅上用功

存養省察克治持循刻刻必有事焉方算得個一念常在

本體無已發未發如印相似刻在銅上的是未發印

在紙上的是已發然總只此一個篆文

荅錢升階 斯道不比他事可做可不做有天上地

下之分特人未之思耳偶而思亦未之學耳不思

不學其味不出非知味而後思且學也然思學又

非泛泛浮浮沒個頭腦孔門之道著於學庸乃是

無日無時不講究爛熟的話特及門有勤有惰爾

若論語則在在直舉功夫皆是這個不然終日講

學卻學個甚麼

有專闢異學者是好名務攻人之惡是尚氣不必

其所學而早知無爲已之實何也其精力耗於外也儒者各有自已做不盡的事不暇理論別人短長若於此處信不及自是走作外面曰吾爲世道人心計也不知世道人心尙有爲我計者

劉清甫問堪輿事可信否曰仁人孝子之所以處其親安忍置之風寒水冷之墟乎至其希望富貴如術士之言則乘人之貪欲而中之以妄斷乎不足據也世人信堪輿猶信佛信仙之類皆緣心有欲心有欲又無所見故他說來便信若無欲自不信

真有所見自不信

問子謂禽獸之性無工夫彼饑則覓食孕則結巢何也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豈謂此乎禽獸亦有視聽言動不能辨禮與非禮禽獸亦有喜怒哀樂不能辨中節不中節禽獸亦有子臣弟友不能辨盡分不盡分人生來只有視聽言動那有禮與非禮只有喜怒哀樂那有中節不中節只有子臣弟友那有盡分不盡分前一半是天生來與我後一半只似天未生來與我不知前一半是天命

我隨體帶來者。後一半是天命我作功夫者。隨體帶來者。形氣之迹。粗蠢者也。故不唯人有之。而禽獸亦有之。做工夫方有者。性命之靈。神而明者也。故唯人有之。而禽獸則無。人若不作功夫。便只將同於禽獸者完了。而異於禽獸者。未之完也。

一念在便是天理。一念不在便是人欲。一念在便是性。一念不在便是氣質。一念在便是仁。一念不在只是人。一念在。便視而見。聽而聞。食而知味。一念不在。便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一念

卷之一 教諭堂

三

在。便行著習察。一念不在。便行不著習不察。終身由而不知道。一念在。便是君子之存。一念不在。便是庶民之去。一念在。便可達之天下而爲仁義。一念不在。只是不學不慮之愛敬而已。一念在。知皆擴而充之。可以保四海。一念不在。只是乍見之惻隱怵惕。四者之端而已。且不足以事父母也。一念在。便是中。一念不在。便是無忌憚。一念在。便是活人。故人。之生也直。一念不在。只是死人。罔之生也幸而免。

設孔子而在今日。沐有執贊師之則。孔子者。沐之師。沐者。孔子之弟子也。設師孔子而孔子之言與行。有未得於我之心。沐亦不免直陳己意而折辯焉。非則受教於孔子。是則孔子亦必嘉之曰。起予助予者也。設孔子而年長以倍。沐則父事之。十年以長。沐則兄事之。五年以長。沐則肩隨之。設孔子而與沐同年以生。且比鄰以居。沐則與之同學共業。孔子者。德雖盛亦沐之友而已。又奚異乎孔子哉。沐以孔子爲師。不敢以孔子爲異人也。

卷之一 教諭堂

三

沐而遇孔子。終日不違。或不能也。語之不惜有。果達藝愚辟諶。不居居參之譽而已矣。顏曾無孔子可也。得孔子而倍賢七十子。無孔子不可也。不得孔子。皆中人已矣。三千人得孔子。可得孔子可也。

今天下無孔子。孔子時。何嘗有堯舜文周乎。堯舜文周之書。春秋之人豈無讀之者乎。猶之未讀也。而孔子之讀堯舜文周之書也。則必有異。嗟夫。今天下無孔子矣。人又何重剽說雷同而輕自得乎。

幸生孔子之後自得之學不慮無所考正。惟患考正時強孔子以從我。自己先立主意。卻將孔子之言有未合吾說者爲之增其輕。損其重。或用別字替換原本。委曲牽合。曰此孔子之言。而實自己之意也。豈述而不作。信而好古。顧如是者乎。孔子之言與今人之文一也。務求明白易曉。無俟人增減。又換印有此節。未甚明通。必於他章相參互見。則此節亦無容另作講章。今果有自得之學。考之孔子原文。不增不減。不另換文替字。自然明白者。方可謂不差矣。

卷之一 敦臨堂

三

昔人問伊川。性之有喜怒哀。猶水之有波否。伊川曰。然。湛然平靜如鏡者。水之性。及遇沙石。或地勢不平。便有湍激。或風行其上。便爲波濤洄湧。此豈水之性哉。人性中只有四端。又豈有許多不善。伊川此言當否。仲誠曰。使湛然平靜如鏡者。爲水之性。則雖有沙石風行。而亦不能湍激洄湧矣。爲其性之所無也。可知遇沙石風行。而湍激洄湧。亦水之性也。靜亦性。動亦性。伊川未免以風而動者爲外矣。

焉知平靜如鏡。非感也哉。水無有物焉。以爲之性。以能靜能動爲性而已。故感於靜而靜。感於動而動也。人性亦惡有所謂四端乎。蓋亦世間有此四等感也。但水以順感。盡其所性之能。而人之性能順感。又能逆感。故其性稱獨善而已矣。

有感則動。性之體也。故無欲者。性之靜。有欲者。性之動。一動一靜者。性之善也。人而無欲。感而不動。是尙得謂之人乎。

康節之學。只是數。從太極兩儀。加倍推算起來。將天

卷之一 敦臨堂

三

地人物。起根落梢。無不明白。亦只是數。獨於其中看見人之貴處。天與之貴。而梓之不祥處。是他自得。周元公太極圖。亦失孔子本義。然從中看見人得其秀而最靈處。是他自得。近沐於人心道心十六字。亦看見得個人之靈貴。不同萬物處在這裏。亦煞得力。

問晦菴云。性辟之水。本清也。以淨器注之。則清。濁器注之。則濁。仲誠曰。這說得著。

問先生作官。有別道理否。曰。我亦明我之好惡而已。

問許多事。何只明好惡。曰。所好者善。所惡者惡。所好者君子。所惡者小人。此一片心。決要士民吏胥深信之。自然無事。然明好惡。卻又不在于刑罰賞賚。只要此一片實心。無處無時不見。說也是此話。做也是此事。目無他視。耳無他聽。食寢行次。無處放過。人見長吏之如是。以爲心也。上之所好。下必有甚者矣。問聽訟如何。曰。審輕重而已。凡事無關於廉恥倫常者。雖甚震極動之事。則輕之。係廉恥倫常者。雖人視之最微小。則必震動驚駭。以明其所

卷之一 教諭堂

三

重。多發議論。以啟其知覺。若不勝其哀矜而罪之焉。或送鄉約。遲久不結。服悅乃已。則人亦知其所重矣。問馭吏何法。曰。信賞必罰。小過必懲。問用刑。曰。輕無赦。與其爲水。不如爲火。無心之罪。雖大反是。片言折獄。以言折之也。以言折之。則情自無所逃。而后刑以從之。若預加之刑。則不得其情矣。問先生時行田間勸農。知農事乎。曰。亦以明其所重耳。上之所好。下必有甚者矣。人而重農。化裁皆出於此也。問遇上司。曰。敬而已。然不敢概從其喜怒。

也。問此時能行我法乎。曰。不以得失去就爲念。有何不可。

世之所謂聰明者。吾不知之矣。豈有聰明而不自見其過者乎。昏暗之極者也。世之所謂才力者。吾不知之矣。豈有才力而不能自改其過者乎。庸懦之極者也。

顏子智勇兼全。有不善則知之。其智大矣。知不復行。其勇大矣。子路勇而不智。聞過則喜。非大勇不能而不能深信孔子。時多疑義。非智不及乎。

卷之一 教諭堂

三

曰。得而後言德。無自得。非德矣。雖先聖後聖。其揆一也。方自得時。只是自得。絕不見所謂一者。故剿說雷同。其人之於道可見。而其與先後聖不能揆一。亦可知也。

最不好的果報。是禽獸。眼下爲惡。眼下就是禽獸。何消遠慮。異家言果報者。豈唯誕妄。亦欠明智。

子瞻才名動一時。而嫉伊川。當時非不自視超然也。然其學識。止是釋家餘唾。刺旨不得爲孔孟之徒。而甘爲曲異弟子。未幾論定。蘇之視程。何啻旬

塵土而瞻斗山乎。

西銘言仁。東銘言仁更切。能學東銘。已得西銘之實。言近旨遠。善言也。守約施博。善道也。徒然西銘直是大話。

教小學生。務以言語事節爲先。令於言行上用心。則致格誠正之學。已在全讀書寫字。卻兼爲之。亦只令在上面用心耳。

儒者無志實學。真有志於實學。必翻然敬妻子。畏堯夢親友樂師。若猶未也。與道遠矣。

卷之一 教廟堂

三

或問自伊洛而來。言學者皆本乎順。以自然爲宗。子獨言逆力何與。曰。吾本乎天地也。暑順寒逆。吾本乎包犧之著易也。陽順陰逆。吾本乎堯舜授受之言也。危順微逆。吾本乎孔子子思之言也。繼善順而成性逆。率性順而修道逆。問既有順逆之異。何以專主逆乎。曰。順者天所生。無容人力也。逆者人所成。不可諉之天也。孔子說卦傳曰。數往者順。知來者逆。却又云。是故易逆數也。繫辭傳曰。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却又云。懼以終

始。其要无咎。是在深造者自得之。

與楊畏公。昨言欲於各友受病處。寫出好作功夫。一時但覺不宜。故未詳所答。連日輾轉此事。朋友相聚求益。委不可蹉過。必當有可持循。實落切磋。無愧此身在世間。亦不枉了父母生我。勸勞珍愛。想望一場。但又輾轉思之。譬如人身有癆瘵。旁人亦直大概知得。而其深痛隱患處。人如何替知。須自知之。况人有癆瘵。須各人自己立起個定要治病的志來。然後可以求醫求方。設如尙有諱疾忌醫

卷之一 教廟堂

三

的意思。其不須言病言方可知矣。今且願決立黜病之志。不患病之不知。不患方之不良。足下平日所負者氣耳。不可誤爲志也。其質柔耳。不可誤爲剛也。志剛非他也。正己而不求人。輕外而常重內。愈定愈靜。外物誘之不動。然後可以任大事而不憚。聖賢無有不由此者。故易以陽剛屬善。屬君子。守身事親者。則爭處之柔。亦非有他也。反此而已矣。人心之體猶水也。靜則明。動則昏。足下心中好生事端。又不離熱鬧場。則此心自朝至暮。盪盪漾

操不得停息。教論陽剛柔之理。守身事親之實。立志勝氣之則。自不及察見其精微。而此身之吉凶榮辱得失。受瘡之地。恐終不得其所托。

卷之一

教論

四

溯流史學鈔卷之二

土蔡張沐起菴著

武進王

潤

商丘侯重喜孝思校閱

敦臨堂錄

目之於視耳之於聽口之於言四肢之於動止率性之道也。此有感即動。天之所命者也。非禮勿視勿聽勿言勿動。修道之教也。此思而後得。亦天之所命者也。子之於父臣之於君夫之於婦幼之於長朋友之於交率性之道也。此有感即動。天之所命者也。父子有恩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修道之教也。此思而後得。亦天之所命者也。二者自有生而同秉一起念而俱備。然有大焉。有感即動。繼乎天者之善也。思而後得。成乎善者之性也。故自率而言之。天道常勝人。非人之所能為也。自修而言之。人道常勝天。非天之所不能為也。是故君子不慮率而慮修。不尙感而尙思已矣。學之一字。原與物作對。有已必有物。物感則蔽生。此物去不得他。依不得他。加一學字。故為兩全。此堯

舜以來所以傳學也。大學之道首舉學字。旋出物字。人能理得物的本末終始。便近道。

已之外無一物也。何庸學爲。故學因物者也。安得不
在物上學。知在物上致。已在物上克。獨在物上慎
一在物上貫。善在物上遷。過在物上改。心在物上
存。性在物上養。何有乎天德。何有乎王道。

甚矣儒者之好言性也。三代而後。孔子沒。微言絕。百
家爭其說。甚煩而不可以辯。其義甚變而不可以
究。然子思子固嘗慮此。而一言定之矣。曰天命之

卷之二 致廣堂

三

謂性。學者不必更求性也。省天而識之矣。其奈學
者並不識天何也。此其所以終不識性也。古之聖
人固已爲人之未識天而象之。則曰乾。又爲不識
乾者訓之。則曰元亨利貞。又爲不識元亨利貞者
解之。則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
品物流形。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
是非一氣往復。生之成之之功用乎。此天之所以
爲天也。識天則識性矣。聖人又恐人識天而終不
信性之卽天。識功用爲天而終不信功用爲性。復

卷之二 致廣堂

三

一言以決之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以者以
乎天也。以天卽以性也。學者不信天命。謂性則已。
誠信之。天行健也。命亦行健也。而性獨非行健也
乎。若謂其非也。君子將何所從而得此自強不息
者。以與天爲徒也耶。自強不息者。學者必謂爲功
夫矣。而不知卽此是天命之性。騎驢覓驢。適自迷
惑耳。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
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試再味其言。豈謂當前卽
現成有仁有禮有義有智乎。體之足以長人。不體
不足可知。會之足以合禮。不合可知。利之足
以和義。不利不和可知。貞之足以幹事。不貞不幹
可知。不自強不息。則仁禮義智皆虛位。自強不息
則仁禮義智皆實事。此之謂天。此之謂性。知天則
知性。盡性則至命矣。性可他求也哉。今日仁禮義
智。性中實有是物也。故告子佛氏輩。向於其中而
索是物。終無據也。則乃曰。無善無不善也。則乃曰。
有善有不善也。則又乃曰。惡也。混也。唯其所言而
已矣。

一部周易致知格物而已。乾卦是致知，坤卦是格物。六十二卦皆乾坤之變化，即皆致知格物之變化也。乾知大始，致知也。坤作成物，格物也。乾以易知，知之也。坤以簡能行之也。非致知格物之明訓乎。然在乾則曰知至至之，知終終之，是言致知不能離格物，則致知所以格物也。在坤則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是言格物不能外致知，則格物仍以致知者格之而已。

求放心即主敬工夫。只要得力，便是有頭腦。如無得力處，便是無頭腦。自己默識忖量，正不須問人。吾兄試自會。此敬如何下手。方敬時，此心的是何如。不敬時，此心的是何如。方謂識得敬字，方謂放心收了。方謂工夫有頭腦。與齊縣錢升階

同人無知生事，雖與愚兄弟無涉，亦何能辭過。遂至興波鼓浪，時俗固然。沐何問焉。獨致親家生惱。深抱慚報，莫能相謝。雖畏老負義本色，然愛沐實至矣。可喜正好於此論學，犯而不校，不有犯者從何處見我之不校。待其已而又校，其終無此學可

平日言學何為也。學者安得時常有此沒要緊的外侮，而日習其忍讓，日牢其志氣，日蓄其才力，以厚其德性，是犯人侮人之人，皆我之利器也。得此利器以自磨礪，何等造化。卻遭此又放過，便可惜矣。以力求勝人者，小人也。以德求勝人者，君子也。君子而仍以力爭與小人何辨。君子之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以仁存心，以禮存心，故唯不仁無禮之是憂，而橫逆之來，止借為明鏡，以自照見，而反與之為難乎。若彼自不甘為君子，與我何涉。

也是以君子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也。聖賢之人，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為鄉人之是則足憂而已矣。方憂之以求如舜如顏子，故雖有一朝之患，則不暇患矣。沐生不材，及壯悔過，又幸承畏老之教誨，相勉以學者，一二十年，敢不於日間人情事中，踏實踐履，尚口言而身不行，自古聖賢籍中，怎容得這些假道學。即少年強講，能及我以禍，是必命也。畏老亦能如我之命何哉。願此後益且務內求己，以實為君子，聊以當謝。與楊

學聖賢之學。舉此致知力行而已。知者行之體。行者知之用。吾人有不知善之時。斷不敢有知善而不行之事。如老師清丈地畝。重整里甲一事。在他人視之。不過泛泛然。目前小康已也。門生則視爲聖賢經世之實學。百年莫易之利濟。黃邑自遭兵火之後。而籍盡沒於灰燼。強者地多糧少。弱者地少糧多。民情不平至此極矣。若空糧者將欲叩天而無路。一經丈量。使民種實在之地。納實在之糧。若樂得均。猶恐法久弊生。利澤不遠。又分坐落以人

卷之二 教諭堂

木

從地。不以地從人行。保甲之法。倣井田之遺意。是以平天下之道。治一邑。大有造於內黃之士民也。非老師有實在之學問。爲國爲民。必不能行此良法。非門生亦未必盡知此法之善。惟其知之深。是以信之篤。信之篤。則必欲法之行。且久。每聞亂法之言。必極力與之辨。每遇亂法之人。必極力與之爭。非爲名也。非爲利也。亦非爲私厚老師。代爲驅策。以盡弟子之誼也。蓋爲有是知。則應有是行。不然。知而不行。謂之欺心。見義不爲。謂之無勇。欺心

與無勇。非門生所敢出也。不幸有黃劉馬三人。欲借端射利。因作難於門生。勢若累卵。門生獨有鎮定。非謀之於人。但謀之於心。非必之於事。第必之於理。孟子曰。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豈欺我哉。幸而直道尙在人心。有數千百姓。同赴部院道臺。代爲鳴冤。尤幸而院道俱知老師循良。樂聽從新。里百姓之言。深責歸舊里百姓之罪。問從新里百姓幾何。應之者三千餘人。問從舊里百姓幾何。應之者六十二人。不待言而彰明較著矣。道臺命存

卷之二 教諭堂

七

案再立碑。永存丈地均里之法。李殿楨來書

人來訊之言。訟事已結。臺甫在家靜坐。僕心始爲浣慰。所可惜者。愚悍之子。不至水落石出而不悟也。此事先予亦不敢自必。里甲關民命休戚。恐自以爲善。非公論也。經此一番。各上臺必有斟酌。士民亦必有折衷。乃爲公論。而予始可以自信。此後此法始不可以動矣。然非予才識卓越。亦未必有此也。天下事不可自我起。因而動之。必有所濟。此賢者之爲。但恐無戒心。亦足喪志。惟予勉之可也。此

心之體。無物可比。一時不操。隨物而馳。一日操之。一日之賢。終身不放。人則聖焉。聖賢豈有異於人哉。亦在乎爲之而已矣。與李殿積

學者須信得四書五經無二理。功夫方有把握。不然。今日看論語是一理。明日看學庸又是一理。後日看孟子又是一理。及至看五經。又各是一理。協此悖彼。疑信介懷。不但聖賢有二道之惑。而自己胸中亦蒙襲無自得之樂矣。與錢升階

人非全稟。各有所病。或宜剛克。或宜柔克。今亦欲以

卷之二 教諭堂

本

忠告之誠。效於吾友。願勿損以爲狂。不足聽也。如今朋友多尚阿從曲順。卽有直諫。不過因目前小。小近理處。相與贊襄。至於行終身而貽子孫盛德至業。非不肯言。實不能言。豈丈夫自命。只求小小近理而已哉。以丈夫之才氣。何所用而不成。徒用以高於世俗。與匪人較長短。則亦不過高於世俗勝於匪人而已。天下之未見德者。則自尙其才。未見理者。則自尙其氣。此沐之素疾。後來深悔急創。始知四書五經皆聖人之所以教我。我何嘗學得。

一句。乃今從頭另讀另講。豁然大醒。聖人無異於人。只是求諸己。與人異也。如今人只求人。全不求己。總是不求自己作聖賢。只要人作聖賢。豈非自薄而厚人乎。此中用此工夫。自然安身利用進之可以如神。與妻楊生一條

卷之二 教諭堂

本

用之可行。今之可藏。富貴貧賤患難。君子自有無入不自得之學。任他世上顛顛倒倒。顛撲不動。倘如觸之而猶可動也。震之而猶可驚也。便還不學才力過人。此弟通年所自得。遠路不能痛談。徒仗筆墨。難以傳告。伏望高明。眼孔無隘。要把千古最上人物數來。較量最真。以自位置。不然。恐將珠玉之資。委於塗泥。誤爲得所施濟。弟將笑之。况高明者乎。尊事約得解脫。卽求恬退。勿謂人生別無事幹也。孔顏皆男子所能爲。縱不然。周程張朱。豈不是人做的。想必平日未留心其人。忽畧其書。只是聲聞勢利之場。與人講義氣。說豪俠。讓你屢做屢得。亦止恁等。卽十分好。不過比於野史小說上作一段佳話。爲市人鄉夫所誦說。若比之堂堂正正。經

史中人爲君子大人所稱述。眇無取矣。與妻能生

立地存心。立地回頭。吃得打捱得罵。才算鐵漢子。開

儀衛從如初。孔子曰。喪不如速貧之爲愈也。方

是好識見。大手段。止見淺處有所益。不見深處有

所損。此所以古今才人不如聖人。古今任氣不如

認理。奚啻倍蓰哉。吾友只是這一層流俗難舍。一

箇不達全體蒙蔽。沐如此類。未嘗不深爲天下具

大才者惜之。如今歸籍爲上。卽喬寓江南。未嘗不

可。此身須要善自安置。認理而行。不逐世眼。倘直

負氣。無地可容。非天下之小不足容我。我小實不

足容天下也。與妻能生三條止

信往古之師友易。信觀面之師友難。對詩書則尊爲

聖賢。見仁人君子。非疑其僞。則謂爲怪而已。

聖賢功夫無往不有。無時可懈。只爲個自欺。一時欺

手。欺乘而生。含悞獨。眞無方可救。

用子種問。學者惟生財之事不可爲。曰。許平仲言學

者不可無資生之計。恐因而敗行。昔嘗疑其言。後

思之亦是。三代之隆。井田學校。士皆養於朝廷。及

其衰也。士皆自養。所以無醉學不及三代遠矣。資

生之計。不但爲立學之地。便卽此是學。計之不足

以資生。其齊治平術業可知。資生矣而過計失道。

其誠正修功夫可知。舜舉深山農也。說舉板築工

也。禹舉魚鹽商賈也。士不在士。而在於農工商賈。

資生之計所出耳。

人秉有剛有柔。氣質也。剛能柔克。柔能剛克。性也。聖

人克剛克柔。盡性者也。氣質不可見矣。賢人時克

而時輟。克則見性。輟則稜氣。衆人自暴自棄。純任

氣質。然而剛能柔克。柔能剛克之性。未嘗不在也。

氣質猶人物之有男女牝牡也。居然殊異。男女交

構。牝牡遊牧。性則一也。易曰。天地睽而其事同也。

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

用大矣哉。於其睽可以識氣質。於其用可以識性。

不率則性不見。矯強轉折以自欺。知爲不知。不知爲

知。善則惡之。不善則好之。是也不修則性不成。因

任循習以自便。剛不柔克。柔不剛克。行而不著。習

而不察。是也。率者天之所以與我。我不能離者也。

離之是暴其天。惡人而已。修者性之所以自成。我不可離者也。離之是棄其性。衆人而已。出乎惡。然後可及於衆。出乎衆。然後可及於賢。至於賢焉。不厭不倦。庶幾聖矣。以下七段。原本一章。

率而不修。任性益露。理即於氣。而氣質主理。非無理也。不修之理。性之端而已。修而不率。則修無所施。理不麗於氣質。無所謂理也。

人各有所秉於陰陽之厚薄。厚不得爲薄。薄不得爲厚。氣質之謂也。猶瘠弱肥強之於飲食之多寡也。

卷之二 教篇堂

主

人所受於陰陽之靈明。厚不得獨豐。薄不得獨瘠。性之謂也。猶瘠弱肥強之皆不能不饑而食。渴而飲也。

氣質一生不再生之物也。既有其所有。故不能生也。性則不然。本無物也。惟能生耳。故生生皆有。不生亦若不有也。理與氣可兩設以相見。分覓之則不可爲二。

或曰。率之爲性。如子之云。修之爲性矣。曰然。孟子何不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爲仁義禮智。而必謂之

端耶。蓋率性之道之於道。猶未全。即於性有未全。故道必修。而率之性完。端必達。而惻隱羞惡乃成。仁義今若以率爲全乎性。即不必有修道一層。孟子四端之論支矣。

細讀尚書。見堯舜禹皋一堂之上。各做深切。皆修之義。而無率之義。非無率之義也。蓋修即修其所率者也。然後知率性之謂道一句。乃未完之語。上連天命。下連修道。未可斷裂。各爲添講者也。

或猶疑之。仲誠曰。今與若拚定做來。爾率而我修之。

卷之二 教篇堂

主

得失自可見矣。率者。吾知其感物而已。必不能喜。怒哀樂發皆中節也。必不能子臣弟友發皆盡道也。或曰。率性生知安行事也。自不敢居。仲誠曰。堯舜既已若彼其修。又誰爲生安乎。言性七條止。

人有聞人道其過。不勝唏然者。仲誠曰。過進機也。吾尙白素。而指汙者。日至。指之幸乎。不指之幸乎。子風不聞人指過。而今指之。子必進也。從而改之。又進也。

古之聖帝明王。無非欲聞忠直逆耳之言。今世之人

稍有勢位。便善言不入於耳。古借勢位以招致忠直。今借勢位以屈撓忠直。此古今所以不相及。何難爲之翻然。

人須常念甘言順色者爲小人。然後能擇人聽言。而無所蔽。

小人無事。以嫌間君子爲事。君子無學。以容包小人爲學。故自古君子皆避小人之日。小人無覺君子之時。理固然也。尤之爲不知易。

答孫鍾元先生。楊晉菴馮少墟論人心惟危。願與鄒

卷之二 敦臨堂

十和

說合然。鄒說又不但然者。修理修欲變動活潑。不可依以爲安者爲危。似矣。何不卽究此是何體。而至善者見不得占。占在理欲上着解。理欲皆性善處。講明欲字。昔之鄒說皆饒舌矣。今夫心若不是操則存舍則亡。物便不操自存。或操猶不存。不舍自亡。舍猶不亡。不是死板塊子。卽是風影。欲持以應萬事求萬變。能乎哉。有危變動活潑之體。然後有精變動活潑之用。有微不變不動之體。然後有一不變不動之功。鄒說大意如是。

與常緣眉。我輩不容易叨入榮籍。寧只隨俗習非而已。意欲詩書中討個實際。年來頗覺有益。年兄何不大開眼孔。尋安身立命之業。異日報朝廷澤斯民。豈遂可以泛泛無本之學得之。

人不以吾言爲是非。不言可也。人以吾言爲是非。豈不慮其學淺而輕言不合道哉。

學者好與人辯是非。爭邪正。若有不能已者。無他所造。地位與人齊耳。若造地高九霄之上。看人指斥詛咒。直發一笑。

卷之二 敦臨堂

五

南舟詢養生。曰。學聖人之道。啓手啓足。皆可無恙。不學聖人之道。盧扁倉公。不能無虧。

立毀譽得失之界。學者必爲作難。便豎起溝壑。不忘天壽不貳之志。則不難矣。金遺爐冶。成色愈出。栗遇春箴。穢糞愈淨。以爐冶春箴爲苦。而辭避之。愚夫愚婦。必笑之矣。

或謂仲誠。時人之所共爲者。雖未合法。亦宜從衆。曰。知命者不立巖牆之下。曾是立巖牆而亦可從乎。不謂牆未傾而立之。何謂法未加而犯之。

何淑子屢殤兒女心殊苦曰欲忘之無術也仲誠曰人自有見在道理當盡見在有兒女疾當調之見在有兒女喪當哭之見在無兒女當忘之推之見在有父母當盡孝見在有兄弟當盡弟見在作秀才當讀書見在對朋友當受益一切素位道理盡將去雖欲不怠得乎聖人只要盡自己身上事不聞作兒女愁人只是不見身上事故無大於兒女者矣或曰舜不告而取爲無後也曰娶而不生生而不存舜其如之何哉

卷之二 教諭堂

去

此常在之一念如四時如水土生物而不窮者也其靜也專者其動也無不直其靜也翕者其動也無不開易簡之道配至德此之謂與

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理則易知事則難知故曰易知事則簡能理不簡能故曰簡能

仲誠謂包義畫卦時儘費思量客曰豈以伏羲神聖而煩思者乎仲誠哂焉門人問曰何謂也曰女道伏羲生知信手畫出自如是耶仰觀象俯觀法近取身遠取物不知思量幾多時方能成耳女道孔

子非生知乎其贊易之辭信口說出自如是耶非韋編三絕之後不能成耳太古之上有聖人無非學也中古而下有聖人無非學也

學自孟子而後如茅塞野無人跡焉至宋儒羣興而荒之路徑始通非尋常識力可及然方荒之時闢艸不暇而暇準偏揆正削高增低以盡蕩平之道斷不能矣但今由先儒之路見其偏揆之以正因其高下而蕩平之沐以爲未嘗不可也

卷之二 教諭堂

去

人生不認自己面目不知所爲何事所存何心生將如何死將如何聖人說朝聞道夕死可矣必有緣故不然死如何可也死且可生必更有可者耳君子之愛人也常慮其所憂患小人之愛人也惟圖歡笑而已故人常不識君子之愛而反以爲惡也君子好救人之過人憚之而過不形不知感君子之德且復忌之此君子所以甘受也

孫宗誠問先生牌示諸生每日作揖敬而行之禮以束筋力長志氣何謂也曰人久不抄手便不能抄手強抄一時便撒開久不作揖便懶作揖才遇客

便說省揖罷。蓋不習則筋弛而力倦也。由此事事皆欲廢弛。以放肆爲高。以侮慢爲脫。以不才爲賢。見有道君子。步趨規矩。反視爲迂腐無益。而謂之則日趨於下流而不知恥。其志氣何如也。習禮則筋日強。力日敏。因此事習禮。又思於彼事行之。因一事習禮。又思於事事行之。非長志氣而何。

夏廣秦述鬼怪事。如伍子胥關雲長故事爲問。荅曰。姜太公斬將封神。當在孔子之前。孔子未見畧道一言。吾輩孔子之徒也。信孔子而已。未能事人焉。

卷之二 教諭堂

太

能事鬼。且將民義盡了。自明此理。

問妖能迷人何也。曰。夜能迷人何也。烈風雷雨於大麓之中。能迷人何也。陰極故也。推之有迷人之色。迷人之聲。迷人之毒藥。皆陰極之物。能柔擾陽剛而亂之耳。然必乘人之病。狂私欲入之。妖能掩形能變化何也。曰。不能掩形變化。則人人得而治之。亦不能迷人矣。陰極則變。故狐陰極之物。老則能變化掩形也。能變化掩形。何所施於人而不可。

荅崔玉階太史。邇來無朋友往來。將此心力。只在書

本上貫串牽合。猶可回首。荒蕪實多。乃知學者窮經博古。最怕一往而迷。看他三句兩句。卽宜回頭看看自己。不然。將古人近裏著已。不得已之言。盡成萬花谷矣。

荅黃漢型。不用工夫。止顯氣質。一用工夫。便是性質。質者性之本體。性者氣質之作用。說一是一。說二是二。陰陽之理原是如此。顛倒差錯。若太分明。則難合。太渾含。則無用。理固如此。如今只說二而非一。可也。氣質不須愁。只須要盡性。

卷之二 教諭堂

太

荅馬新周。學以學無過可也。誰能還無過乎。學以學寡過可也。誰能還寡過乎。學以學悔過可也。又誰是能悔過者乎。學以學常自虛心。求見其過可也。子路問過則喜。伯玉寡過未能。顏子知過卽改。孔子過幸人知。過本不幸之事。而千古大聖大賢。皆由此途出也。我輩若不從此着意加功。終是沽名弔譽。

荅李臺夫。天下事規模在人。而其從而堅定安全者。須機緣時會以成之。田賦事。我短於才。迫於時。又

限於位。不過粗立規模。非有起大難之端者。何以如是堅且完也。是沐之才得人而長。時得人而不迫。位得人而不限。伊輩非我之仇。可知也。子何尤焉。

若劉煌。孫徵君處接手書。從語氣中。會見心神沸騰。未定以淪安之道。開之。彼時有教子挽回之者。沐曰。田賦大事。恐有未定下民。不若早一翻辨論。聞之上臺。則不得不清楚之勢成矣。從舊舊法之餘弊。必革從新。新法之未備。可補。今果從新而補其

卷之二 教席堂

主

未備。在兄雖甚顯頭。而學識從此透露。生憂患死安樂。烏知非生平之福乎。數年中。見百姓空糧之苦。盡為豁除。久而無可抵補。踏杖不得不行。因踏杖而定等。因定等而編里。以目前卸去之官。明知不能詳盡。不妨留其罅漏。以待後來者補救。從古萬全之業。必不驟成於一人之手。功不必自己出。行一政而必欲萬全。然後行之。所以行之者少也。且爾時。自冒不申請之罪。以為請則不能行耳。不行則民苦。不請則冒罪。於是酌其輕重。揆其緩急。

冒罪不過準一官之職於異日。而民苦則壅萬姓之情於目前。舍輕緩取重急。不請之罪。固沐之所朝夕延頸以待之者也。名不必自己成。行一事而必欲不受過。然後行之。此所以行之者少也。今罪之不至。實出望外。非沐之本志矣。自與兄無怨尤之意。并可以天下事理。吾人學識。與兄一開目也。若馬介爾。真有志者。只是正己而不求於人。已有未正正之。弗能弗措。已正矣。人有未正。是他不肖。與我何涉。我不能便無怨尤。直是要不怨。要不尤。雖

卷之二 教席堂

主

顛沛流離。亦只正己不求於人。久之自豁然有得。這便是孔門指訣。極其易簡。若說我無取過之由。孔子於叔孫司馬。陳蔡大夫。何曾有得罪處。而苦若只欲毀敗殺傷之。孔子絕不怨尤。人品自此越高矣。切莫說這功夫難做。若易時。滿街人都蚤作了。不怨不尤的聖賢。誰肯待我不怨尤乎。處兄弟骨肉。亦可知矣。犬舜原無奈父母弟之頑。瞽敖何父母弟更無奈舜之孝弟何。那邊十分。這邊定要百分。又成就了千古大舜。往田號泣。正是素位自

得之實遇着這等父母該哭不哭於心何安至若父母之化與不化舜如何管得他勘破這機關日進之機在此充塞流行亦在此矣

荅黃漢型述之事難於著著則已之意一家言求不謬於聖人之大旨而可述則聖人之文義字義曲深轉通毫釐之差恐成千里此孔子之刪述與堯舜之揖讓湯武之征伐皆千古不可有二之事

荅馬新周大學之道止是毋欺中庸之道止是率性但今人心要害人作事定不放過若放過便自欺了聲色貨利任縱其欲曰率其性之自然不自

卷之二 敦臨堂

主

由耳故學者毋欺之學往往助霸氣而資愚賊此書自有來頭自有細密功夫不可不慎

荅郭雲崔人在世須要將此身心尋個過活農農於農工農於工學者安得不農於學農有耕不盡之土工有刻不盡之木學者安有理而遂盡之身心哉

荅黃時敏明道少好獵力學數年見猶動心學者各有舊氣習不患一旦攘臂哉故不可一日不近正

人聞正言也自習俗浸深其人多其言食同其事遂私而悅欲縱有功修幾何能免况我精神有罷倦志意有間隙相乘而投如刃遊竅可不懼哉

陳淑彝因賦重應官爲瑣盡棄其田問是否曰可謂狂者之簡矣以此志力可與進道古者士養於學今之士自養耳他業自給終非可恒將來必有一番悔也習堪與家學問地理曰汴地自冠掘河頓非舊土將來埋葬盡在於此此卽地理最始處有何吉龍凶砂在裏面求可以安死外不必問也今

卷之二 敦臨堂

主

夫地一撮土之多入艸穀種則生焉安往不有生氣乎孔子曰卜其宅兆而安措之亦聽之鬼神而已

有星士術最強謂仲誠曰先生八字用在庚畏在丙仲誠曰丙吾之爐錘也每遇之增一番學業人之所謂畏吾之所謂用術家貴用神是就稱意處說獨未知生於憂患死於安樂自世人尙富貴薄道德竟昧此理而趨險隙避坦途矣今欲一藝成名不可不有以神其用遇傷用神者宜爲稱賀曰

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令彼莫錯過也

王君山問人者天地之心此必是聖人方可當得曰否心者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天地非人何以具衆理而應萬事乎卽如吾輩今日起一妄念便是天地之妄念起一正念便是天地之正念妄念天地時省而去之卽禍淫之理正念天地必存而養之卽福善之理可不畏乎泰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人之視聽必以心天之視聽必以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亦猶吾耳目之必從吾心也伊尹曰克享天心受天明命天何有心何有明命皆從人見之自非說空言幻以欺人也天難諶自爾民此自古帝王之所敬畏者也

廣文於仲誠所爲輒謂其僞或告之仲誠曰於已難以自信又何怪乎人言年來勉強作不惡之事學君子之行正爲不是不惡而定欲不惡不是君子而固爲君子其謂僞也不亦宜乎思古今之真

卷之二 教諭堂

王

莫真於此僞爲臣寧盡忠而若僞不欺悖而率真僞而寧嚴正而若僞不狎淫而率真爲上寧廉謹而若僞不貪肆而率真爲下寧恭直而若僞不諂媚而率真或曰所謂逆力是也曰然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然後愚者可明柔者可強不肖者可賢而小人可君子也若廣文者任質引物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焉倚問人直要真心實意曰真莫真於學假莫假於不學問如何曰人安着一片心意向真實處學真實有過此者乎人沒有一片心意向真實處學卽偶有真心實意於一事轉面就要走作何得謂之真實盜賊見赤子入井亦必憐憫怵惕可算他做真人豪強武斷皆好持公道言正直俱鹵莽客氣也知心是何物然後知真是何事操則存舍則亡雖心之謂真身體原是一團操存功夫操則存存則真不操則亡則假

同居而有私財家之凶氣也但有財卽公之父母同之兄弟多少吉福在其中有何舍不得處人只於

卷之二 教諭堂

王

此處看不出

孔子功在六經。及今易已非本說矣。春秋則體矣也。所刪之詩書。多有闕疑。所定之禮。亦已荒矣。至於正樂。則無所考焉。意者樂記一篇。即孔子反魯所作乎。當時之君。聞古樂則唯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樂之不正極矣。孔子爲之發明其義理。根於人心。達於政事。通於天地。協於俗亂。則樂之理於是始明。而經無不正矣。

孔子既於匹夫。是不得意事。千古來尚有幾個孔子。否。由今看來。匹夫雖小。成就孔子處極大。

伯夷餓死。是不得意事。千古來有幾個伯夷。由今看來。餓死事極小。成就伯夷極大。

死事難定。譬如某人。昨日尙在。今日角弓又張而死。誰敢定明日不死。誰敢定明日因何事而死。是一死甚輕。却又有甚重處。聖人絕好法子。汲汲爲善而已。今日行得一善事。明日死也好。明日再做一善事。後日死更好。若爲善不及。明日後日死了。豈不可惜。國活一世。死是常事。不善而死。是異事。

人宜常念祖父。祖父不曾積金銀。何以今日有衣食。

祖父不曾鑽功名。營科第。何以今日有縉紳。無者可有。則有者亦可無。在人自強。倖求之者愚也。

人不可不念子孫。我行少有不軌。其奈子子孫孫替

我帶着。輕薄指其祖父。則面赤。長厚含其遺事。則俯首。子孫之眉目。爲我不揚矣。人爲何與子孫作營。

君山曰。孔子生。五老降庭。聞鈞天之樂。然乎曰。而今人家生子。有客至。則喜。謂之逢生。五老降庭。只是

如此。何足異。特異以孔子傳耳。若樂作天上。則無是理。必孔子生時。值人有事於音樂。聞之以爲祥。相傳附會。以奇孔子之聖耳。君山曰。何以有鈞天二字。曰。樂由天作。禮以地制。人間之樂。本天上太和之氣。樂和則爲鈞天矣。

仲誠曰。邇來流俗薄廣文一席。故以脫畧踰閑爲高。而恥同拘謹。師道壞矣。近復有科第爲之。動以科目自異。作意不尋常道。以計生徒微利爲恥。而網其利者無不至。以課生員文。及恂恂禮讓爲迂。而

導其淫戲者。無不至以寒。起靜坐爲陋。而鑽刺上官。結識衙役。威赫小民。道學掃地。以奉祀文廟。類住持僧道爲醜。而排刻奠於殿堂。飼驢馬於廐舍。祭祀致敬者。則羞而不取。閉戶講誦者。則叱而棄之。稱道義。言風俗。則尤不願聞。吾猶冀得一老貢。尋常守故。猶可與言也。

王孟賢問學。告以存心之功。若有未足。謂事物之來。無窮。如何一一明其是非。而了當之。告之曰。正不必過慮。此病聖人終身帶着。下學一旦而欲去之。

卷之二 敦臨堂

天

理焉得。即明事焉得。盡當有不明不當。不存心者。方且不自認。妄以爲明。妄以爲當。存心則能見之。能見則能悔。能悔則能改。能遷。如此將去。自有因時自盡功夫。自有明當時節。孟賢山東曹縣人有疑誠字板拙者。仲誠曰。自有妙用。即今賓客前。有入廁之事。本未汚手。反而必盥。豈非僞盥乎。然不盥非所以安客。其敬客之心。可謂誠矣。誠於敬客。不必誠於汚手也。

荅文讓大約吾說。以便身體力行。而不必以爲應制。

之文。陽明昔日爲門人講說者。門人爲文。必不性師說是矣。非通論也。時文如執雉。借以通達耳。吾之爲學。豈必盡乎是哉。尊功令以從衆。亦道之大也。

人得陰陽之氣而生。有得春氣多者。其氣質生而和。有得夏氣多者。其氣質生而靡麗。有得秋氣多者。其氣質生而嚴肅。有得冬氣多者。其氣質生而渾含。人見其不同。有聞聲見貌。即斷此天生善人。天生惡人。而卒也。善果善。惡果惡。是明明其爲天。

卷之三 敦臨堂

天

之故。非人力可爲者矣。而不知非也。天下不尙學。故所言皆中。此所謂氣質也。天下而尙學。所言自不中。所謂性也。性者孔子之所謂學思也。無論和煦嚴肅靡麗渾含之質。未有感物遇事而不能思者。思則好善惡惡之心日生。此性也。亦未有好善惡惡而不能學者。學則爲善去惡之功日成。此性也。日生爲性。故孔子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日成爲性。故孔子曰。成之者性也。性隱於氣質之中。而與氣質爲流行者也。此所以天下有不同之氣質。

而無不同之性 答孫宗誠問

君子夏不言熱。冬不言寒。行道不言勞。居止不言倦。在市不言澆。居鄉不言偃。在官不言煩。不同於人。不言異。

君子不仕。不怠君。爵祿不怠親。富不怠貧。貴不怠賤。安不怠危。治不怠亂。有功不怠過。有德不怠學。

君子惡人之陰亂風俗者。惡人之誤人國家者。惡人之好任自然。而以強學爲僞者。

君子不曠日則喜。朋友辯難則喜。聞國家治平事則

卷之二 教諭堂

圭

喜。風雨時則喜。

君子有六懼。懼夫一念不在則欺生。懼夫學問不動

則德薄。懼夫聲名不稱於沒世。懼夫刑僇不免於

終身。懼夫言行不式於妻子。懼夫誠敬不通於鬼

神。

君子有三不畏。不畏正命而死。不畏無據而謫。不畏

朝夕而奪其官。

君子有四愚。舍通顯而就窮困。一也。人屢詐之而不知疑。二也。唾手可得之物而不知取。三也。匹夫皆

免之禍而不能脫。四也。

君子有五反。未嘗不欲顯也。而反微之。未嘗不欲顯也。而反怯之。欲其言之大彰。則反訥。欲其行之無往不通。則反慎。欲其身心之無過。則反日見其過。

君子有六勇。勇於見利不動。勇於欲言能止。勇於屢犯不校。勇於大德不施。勇於悔過不吝。勇於遷善

不禦。

君子有四關。大惠得行。而小弊嘗不能去。大惡得去。而小罪嘗不能察。大信得施。而小欺嘗不能辨。大

卷之二 教諭堂

圭

道得通。而小節嘗不能理。

正誼問。心欲清潔。戒食肉茹葷。於聖人之道。妨否。曰。

嚴戒乎。特不食耳。曰。嚴。曰。惡之乎。曰。肉自美。非惡

也。曰。淡泊明志。肉食者鄙。此固上達之志。而以肉

之美。父母老而資養焉。嚴之必不便於父母矣。兄

弟妻子。亦有所不安矣。聖人不戒殺。寧止爲己乎。

遂去其戒。

學者仁之用。仁者學之體。二者性之異名也。則學仁亦一物也。故孔子論語一書。言仁與學之書而已。

或明出學字。或明出仁字。卽有不明出字面者。皆二字之散見也。仁爲無盡之體。不可以一端而指。學爲無定之用。亦不可以一事而盡。

學則仁。不學則不仁。君子務本。本立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須是先在本處學。其餘自以次而不容不學也。而道所以生。道生實學生也。仁之本猶學之本也。學者就就二章。體而味之。學可明。仁亦可明矣。

孔子於及門。唯稱顏子好學。而他不得焉。故亦唯許

卷之二 教學堂

主

顏子爲仁。而他不得焉。卽如學不遷怒。學不貳過。非仁者之心。而何。三月不間其仁。便是三月不間其學。其餘日月至焉。亦只是學有間。

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此蓋嘉其學也。故曰以修身也。又卽許其仁也。故曰以下仁也。學者既讀論語。再細玩易。須貫掉得來。

要之學乃成人。不學不成人。故曰仁者人也。難道不學之人。皆是仁人。學雖在事。其實在心。故曰仁人

心也。往往不學之心。多無仁心。心常存而不放。人有成而無虧。仁卽在是矣。故仁不可以遽至而俾得。而學則可自盡也。

孔子於仁。則曰我未能。而於學則力任而不辭。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然而天下萬世之所以不及孔子者在好學。可以知學之外無仁矣。

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後世以仁爲一物。不知果屬何物。而如是之重。如是之遠。

卷之二 教學堂

主

大學格致誠正。修齊治平功夫。所最難勝任。重莫重於學。堯舜耄期倦勤。其猶病諸。祖落之後。乃不聞咨吁之聲。遠莫遠於學。

而今爲學。何必自關門戶。自尋徑路。直以四子書爲指南足矣。大學須知動靜。中庸須知微顯。論語須知學仁。何也。動未有不於靜。靜處無功夫。將以何者而動之。故先定靜安慮。而後可言修齊治平。此大學之義也。顯未有不原於微。微處無功夫。將以何者而顯之。故先有未發之中。以爲大本。而後

可言已發之和以爲達道。此中庸之大義也。仁未有不本於學。學處有間歇。則生機以槁。將以何者而存心德。明天理。以爲仁乎。故孜孜於學。而以悅以樂以君子。此論語之大義也。

學爲何必在於微而顯。存而發乎。總是個預備法子。如今人家度日。若待燒鍋時尋米。臨渴時掘井。便說他不成人家。不善度日。焉往而有逃於此理乎。若必曰未發之中無功夫。已發時將何道而中節。卽曰本來原有。如電光石火。乍明乍滅。其不爲小人之的然也幾希。中庸之道。可一言以畢之。曰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

卷之二十 教臨堂

居

凡事豫則立一語。人必忽爲無奇。正以爲凡事如此。中庸必有神奇。不類凡事者。此大惑也。今舉業家說中庸。直以平常二字訓之。平常二字。據何事何物說。究之茫無涯際。卻未知豫則立。不豫則廢。正是中庸平常無奇處。豈是說參贊位育。只平常耶。

一日叩諸生曰。戒慎恐懼功夫。必在不覩不聞時用。

何也。皆不能對。告之曰。待觀聞時方戒懼。豈不是。兄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乎。觀聞已過。又自漠忽。豈不是的然日亡。閑居爲不善之小人乎。如何望有誠中形外日子。故知這不覩不聞。無聲無臭處。爲最要關鍵。如時說。觀聞固戒懼。卽不覩聞亦戒懼之說。反重在觀聞邊。添竄數字。大非原旨。然則無聲臭。亦將說個有聲臭乎。爾輩說這個源頭從何起。皆不能對。告之曰。却是大舜說過的。曰道心惟微是也。於隱微無物處。闢然自存。方有道心。若待有所見聞。在顯見處做作。便是物交物引。於道心已遠。這一句話。却將道體說煞。萬世不能出於其外。衆問人心惟危。告曰。道心惟微。是不覩不聞之體。人心惟危。是戒慎恐懼之體。子思曰。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便是舜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二句義。

卷之二 教臨堂

居

陳三恪能記誦書史。而拙於自謀。家事落漠。問其故。仲誠曰。子有友。博記多聞。天中名士。常不得意於人。弗能自反。規之以迂。弗受。又規之以腐。弗受。既

實告之以察終不省人固難於自見也。三格未喻。頃稱述史述斷論時事絕無忌諱。仲誠摘之曰。卽此是大病人必遠之不爲子謀矣。焉往而不落漢乎。

仲誠曰。人須是實學有益。評古人好處。須有他好處。評古人不好處。須無他不好處。能如此自有鄉黨朋友來敬重衛護。無事而不成。若只徒口說不顧身心。縱說誦許多。評論得當。適來人之惡怒。世上固有此等癡儒。

卷之十一 敦臨堂

素

問心中好起妄念。只是思慮。奈何。曰。思慮無妨。卻須忌。若要去。又須善用思慮。將這思慮用在能見其過。能悔其過上。自不妄矣。問所處艱難。又不得不慮。曰。如此亦不難。便將這思慮用在不忘。尋經上則自得矣。三格問。

朱子語錄。如居敬窮理。存養省察之說。知行之論。最真切有把柄。想見當日實用功處。是孔門的傳。唯詮解經書。卻有不似已說處。還是漢唐以來舊說。話未曾脫得盡耳。

博文約禮精處。便是致知格物。致知格物粗處。便是博文約禮。聖人總無三般兩樣功夫。

學者無時無參贊化育之事。樂不淫。哀不傷。好知惡。惡知美。嘉善而矜不能。皆是也。若任天地自然。直恁偏去。莫可抵止。王者不侮鰥寡。不畏強禦。舉仁賢。錯邪佞。以至井田封建。亦不過此裁成輔相之義。何一非天地不及處。替天地補之。天地有餘處。替天地裁之。

卷之十一 敦臨堂

素

久無講學功夫。便覺意思不生。然何嘗一日不論說。直沒定期。人心要束之以矩。凡事要約之以期。不然。合下有的。都散失了。

古人處骨肉之變。別沒法。只是恁的捱將去。可從容化。則化之。可垂泣而道。則道之。並不可。善惡生死。俱聽之時。而復常。則誠信喜之時。而又變。則憂之。加害於我。則善避之。避之不得。則甘之。除此更有何道理乎。千古不必舜閔爲遭遇之奇。柳下惠司馬牛亦然。兄弟者兄弟也。非我也。彼定欲爲大害。巨寇。我其如之何。君子唯有敬而無失。恭而有禮。

可化。路人爲兄弟。况自己骨肉乎。終不可化。死生富貴聽之天命。

卷之十一 敦臨堂

表

溯流史學鈔卷之三

上蔡張沐起菴著

武進王 渭允清恭証
商丘侯重喜孝思校閱

敦臨堂錄

大學一書以止定靜安慮得爲入門下手之功。以致格誠正修齊治平爲本末終始之序。不由此入門。便不見本末終始之序。既見本末終始之序。逐太安置。仍是入門一片有主的明白心。

卷之三 敦臨堂

一念常在。不是空存一心。定不作思慮之說。有大槩存主張心。不思事節。是止於至善。有空存一心。並不作意。是靜安也。有大作思慮。窮極物理。博學審問慎思而明辨之。是慮得也。古大學中。將教士子明明德以親民。先順此序以教之。最得力。

人心惟是個危的物。如何是危。戒慎恐懼是也。道心惟是個微的物。如何是微。不覩不聞是也。學者試省此心體。是個最會恐懼的否。人之聰明。盡出於此。故曰人心惟危。試省此心體。若嘿自存一存。一反。便會有道理否。纔不存一反。便沒道理否。天

下道理。盡出於此。故曰道心惟微。自堯舜窺見本原。說出此話。最得力。

見過悔過。改過。大是生機。才不如此。便心死。

荅許酉山。來書意其大旨。惟在充其用。滿其量。不屑屑爲本體小儒。高出儒者一層。此固是聖人主意。於大學一書。已具見之。第欲明明德於天下。先後次第。趕通來。仍然要落在儒者迂曲套中。先儒亦幾不欲如此小樣。直恐遂成攪越冒昧。甚則欲速而成假借也。

卷之三 教臨堂

王

荅侯禹服。人直從一二事卓立得起。便可立身成名。此後事業漸易。若一二事敗。亦遂足損敗身名。此後事業越難。

若不是爲此身要他齊治平。連身亦可不修。打破沙鍋。聖到地。却原來不從自己起事。從物起事。故學曰大學。而古人明德。原來直因親民。直是後學小了。不見大處。才說大。便是務外。才說天下。便是狂妄。又有一等。真務外之學。安得不令儒者區區作辨論乎。

自古帝王聖人垂訓立教。唯務於日用事爲。巨而綱常倫紀。細而言色動息。一一而求之。善焉。道斯畢矣。猶慮其行習既久。或不著不察。勢必爲緝節強目。卒亦足以病其行事。又不得不直揭性命之原。令學者洞見本體。欲以宰其行於不匿。學者誠能心一於事爲。志調於禮義。則本體者固可不必深說。而往往無不見者也。故予向嘗語諸生以心性原本。實救緝強之弊。而引之深者。遂浸入於晦恐將來以君子之閒修。誤爲異學之無據。豈非予之

卷之三 教臨堂

王

罪也夫。本體非不空論。但恐不確論耳。心以無物不備爲體。不可說空。以憂勤惕厲爲體。不可說樂。人能認此憂勤惕厲之心。物物而予之。物必得。事而加之。事必成。才不如此。則事債物忤。而凶悔吝立至。天不親。地不愛。人不輔。物不附。而鬼神棄之。至隱而莫見乎此。至微而莫顯乎此。但能盡其所本憂惕者。而備物之體始見。還其所本備物者。而憂惕之心。又不容不有以自得矣。不容不自得。而萬物萬事。又只如無一物無一事矣。此吾道有

所謂樂者。乃憂之成效也。吾道亦有所謂空者。乃實之變體也。此中消息。不唯二氏有味。卽儒者多有兩可之見。適足以啟後學之惑耳。萬世道統。以孔子爲宗。故論語言悅樂。必附於學習之後。說天性。必麗於文章之中。而孟子萬物皆備。反身而誠。其議論精嚴。尤足明証。至於生憂患。死安樂。生死者。本體之成敗消息也。而密其幾於憂患。以任存心者之自窺。故自古及今。凡荒淫於酒色。般樂怠敖之人。未有不死者。本體悖也。而其困心衡慮之

卷之三 敦臨堂

四

人。未有不達者。本體得也。向論危微。今覺尤有切實之說。人有失於事理。則心卽不安者。危也。危正是人之本心。故曰人心惟危。人心若不是危的物。縱有大失。此心竟安之矣。此是天命率性大根基。古今四海所同者。雖然。忽感忽動之際。危則危矣。却沒道理。待默一默。存一存。輒有道理生焉。故曰道心惟微。危則人心之本然者見。不危則喪。微則道心之條理者出。不微則亡。此心本體。是憂乎否。是實乎否乎。若說是樂。便無勝物之具。若說是

空。卽鮮條理之能。此雖向來體當。自信爲然。猶恐有失。五六年來學易。以窮極乎天地萬物鉤深索遠。亦此理也。故邇來只以學庸二書。爲學爲誨。約其條目。爲立志存養。居敬窮理。力行實踐。諸賢此後。亦於是爲功而已矣。因便畧說大義。寄內黃諸生

問先生用今之世。何以爲功。曰。直是學善則遷之。過則改之。事君如此。治民亦如此。問古人可學何人。曰。伊周之業。君從臣。此不可能也。其臯禹益契乎。臣從君。此可學而至者也。問何難其易。而易其難

卷之三 敦臨堂

五

也。曰。堯舜之德。亘古未有爲之臣者。亦從之學耳。伊尹周公。有堯舜之德。而湯武甲成。則從之學。吾亦能其從學而已。若夫三代而後。不以學治。而以治治。所不爲也。

問今日王道。以何爲尙。曰。仁義以自修。禮樂以敷治。問非今日之急。曰。正是切務。施之於古。如漆上點墨。施之於今。如暑中奉冰。問仁只是要愛人。義只是要事妥。曰。然。但愛便有愛不去。妥亦有妥不去。此所謂非今日之急也。而正不然。還是未仁義。

耳愛有難行。益求其愛。事有難受。益求其受。神化自在是矣。

問先生註易頻改。人有笑之者。何也。曰。學問一年長。進似一年。安得不頻改。若纔方註書。便就成了。吾且笑其非學矣。凡事都要看聖人。孔子說。假我數年。卒以學易。這一時豈遂全未學易。只是學得未純熟。所以畢竟韋編三絕。易乃成耳。問孔子學易。是體行易理。未必是註易。曰。學者不必注。注者則必學。孔子十翼贊易。其文焉知不是隨學時落筆。

卷之三 教諭堂

本

乎。若說我注易。不是學易。可改個其的。

戒子弟六則。一立志要不爲小人。小人以小善爲無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無害。而弗去也。如此日積一日。人小而惡大矣。必至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須在聲色貨利上。檢點省察。一立志要爲君子。食不求飽。居不求安。用物不求備。衣服不求美。往來酬酢。不求奢華。一味和其心。慎其言。而正其行。居一室中。出言善。行事正。以爲無聞也。而遠邇之人。應之居一室中。出言不善。行事不正。以爲

無見也。而遠邇之人。違之其所積者然也。一立志

要作學問。不學不問。蹈於小人。而猶不自知。棄於君子。而猶自怨尤。但肯學問。自明道理。勤學好問。便是家中吉祥之事。一在改過。日間常自省察。有過即改。不可待人知。始改。已不免於羞辱矣。一在無護過。已有過。不自知。待人告之。能侃然自認。則此便是君子。若強硬不認。便是過而又過。試看官刑所加。皆不認過之人。加之刑。則認矣。刑而後認。真齊民小人也。故曰。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人皆

卷之三 教諭堂

本

見之。小人之過也。必文。一改過。亦要作學問。不學不問。終日有過。而不自知。人背而笑之。惡之。反謂

道以混入。以疑進。以信得。以化成。混入者。志也。當其

始。焉能有所信。焉能有所疑。混混焉。勇於求入。此即天所命於人之性。自然之知覺。此則從入之路也。由是而求。則疑生焉。若不疑。是未嘗求也。由是而求。則必有所信。深造乃自得也。久之若忘斯與道一。

亦西和令夏廣泰令親未至之前已風聞考父母康
爲地方所苦及接手教益爲不快雖然天下古今
如意事恒少在人自處之困心衡慮正可得益不
能人民只是去愛他錢糧只是設法去比他如此
而人心終不化錢糧終不完悉罰終不免所謂令
也樂天知命自有好光景正不用愁火坑中要安
身便自可安若先有不安之心更難安家口既
至任所以不宜輕離如來時謹奉命

以後講學只以四款講之不能立志講之使立不能

居敬講之使敬不能窮理講之使窮不能實踐

之使實要以惡善改過爲主此一日不可廢終身
不能盡與內黃諸生

李又燥曰心有感物亦有感物一感便去如水逢濕
則就火遇物則焚是也心感聲色而有視聽正與
此同但水火一感濕燥未有不隨之而去其有感
卽應是其靈處其有感必應又卽其蠢處若夫心
雖萬感萬應自然有個不流去主宰以爲之根此
主宰說微果微說顯真顯卽昏惑迷亂之極他未

嘗不在昭明活潑中天地間真無有兩以此言心
則卽人卽道卽精卽一允執有功則危微露象究
難不得一念常在四字是學問真正實際

天理是人欲之中節處人欲是天理之流弊處

門人

去淨人欲便是枯禪

內黃門人語

黃石笥曰仲誠先生六書益我神智細玩此書是從
十六字中認出本體是工夫來故教人常用工夫
以還其本體而約之以一念常在可謂至易至簡

卷之三 敦龐堂

九

而天下之理無不得者矣

陽明之學斷主於心而其用在良知雖千百萬言不
錯此口見之真故言之決誠聖人復起不易者也
而必謂卽物窮理之失沐初亦以爲然久之見窮
理但不可爲入門之功而心本既立之後正不得
直以心爲心以物爲非心也又不得直謂吾心僞
物理而不卽物以窮之也不必稽之昔聖昔賢詢
之芻蕘也窮理之功極廣大極精微但紫陽章句
安置窮理於最先此所以見駁於陽明及觀紫陽

語錄所載。先存養。後窮理。盡千百萬言。皆次第井井。真孔門之指訣。陽明又能見其先。而不能見其後矣。

學問思辨。窮理也。何以無故而遂肯學問思辨乎。弗能弗措。已百已千。此有志焉存於中有敬心焉主於內者也。故不得以窮理爲入門第一義。

有弗學。未有不卽物而學之。有弗問。未有不卽物而問之。有弗思辨。未有不卽物而思辨之物。無窮。吾之學問思辨。乃無窮。吾之學問思辨。無窮。吾之明

卷之三 教諭堂

強乃無窮。故不得以直致其良知爲盡頭。

或疑定靜安慮。不必強合致知。曰。不必強。亦自合。今試將此心止於一事而有定。纔定便明。及靜更明。及安則明又舒矣。至於慮。則文理密察。無所不見。此是天降衷下民。若有恒性。自然之懿則也。大學雖此段。是明明德實注。便是致知工夫。知止知字。是源頭。今卽另創致知功夫。不蹈此轍。終不善。故不必牽而聽其一可也。

立志是爲學最先。今更信得極真。大學在止於至善。

是立志。故曰知止而后有定。中庸戒慎恐懼於不

睹聞。是立志。故曰內省不疚。無惡於志。此卽入德

之門戶也。論語不是論次第之書。然志道據德。依

仁游藝。亦自有序。其自敘則曰。吾十有五而志于

學。三十而立。顏子高堅前後。此時無所得。只是志

於道地位。夫然後夫子乃誘之以文禮也。若其餘

不能如顏子之志切至者。皆使立其志而已。若子

貢却先理會學識。終難於有成。孟子曰。其一人專

心致志。惟奕秋之爲聽。其一人不專心致志。一心

卷之三 教諭堂

以爲有鴻鵠將至。况得甚似。則其成不成之由亦

可知矣。

有志者事竟成。此語最有理。未有不志於農而成農。

不志於工而成工。不志於士而成士之理。亦未有

志於農工卒不成農工。反成士。志於士。卒不成士。

反成農工之理。天下古今。再無此反事。直看所擇

耳。亦未有人不欲貴而欲賤。不欲善而欲惡。此志

自是維皇上帝所降之衷。直須立。直須立。

立志須是非聖人不爲。一切放置。雖知有此。饑寒困

苦皆是緩事。卽夜亦睡不倒。要起來坐定。將他來
思索一番。睡倒作一夢。纔不是此夢。便要恨要悔。
定要作個夢出來。才算得。

嘗見學者說心。不宜過用。不宜沾滯。便知他是無頭
學問。口耳傳授。凡寬寬徐徐底意思。便不成個志。
雖孔子也得十五年於此。顏子猶三月不違。拳拳
服膺。若學者今日。如何不上緊。孫徵君嘗謂子志
太決。力太猛。未免太過。子卻尤憾其不及。雖屢有
評言。直是人不知己心。故從不得。

卷之三 教誨堂

上

別學款項。皆有挨傍。惟此志是憑空立起的。卽質秉
鈍者。或有感於人事之得失。或有感於師友之教
訓。或有感於詩書之起發。但自己一段三軍不奪
的意思。超然前嚮。天壽不可以貳。而况得失乎。非
師友之所能助。非詩書之所能拘。若別工夫。如涵
養窮理實踐。有挨傍者。皆挨此傍此者也。

問爲學只立志而已。曰否。特始事耳。譬如人初出門。
有定。主要到京師的意思。卻還在自己家裏。去京
師。尚不知其幾千里也。若只放空恁的去。是夸大

詐僞。并非志。何云立。若掘井而不及泉。爲山而虧
一簣。是志也。而立不濟。

問志亦莫須從容漸至。曰是氣之所貴也。氣不馴。則
趺裂而病。若志者。心之之也。說志亦與心不同。心
是有急有緩。可存可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物
故立一心之之名。曰志。以見其無容緩也。不觀不
聞之中。催趕不上的去處。要催趕。故曰志。子存萬
存。還只會亡。把據不定的去處。要把據。故曰立才。
說從容放寬了。便不及收束。待再爲整頓來。又是

卷之三 教誨堂

上

生鷹奔兔。幾時熬得火候熟。去來爲我有乎。程子
云。所見所期。不可不遠且大。然行之亦須量力有
漸。志大心勞。力小任重。恐終敗事。夫曰行曰力。皆
兼氣言。力行豈可孟浪乎。若志則不然。程子又曰。
志於義理。而心不安樂者。爲助之長。此又爲涵養
言也。學者於此處次第見不定。欲先後並成。則一
操一縱。而究之操不勝縱。所以後世鮮真學矣。
一身事。須直學聖人。國家事。須直學帝王。有言賢人
之德。霸者之業。俱且置在。思來念去。起揣居摩。事

雖不同而心意可以類比。時雖不在而異地可以相觀。非曰遠能日積月累。誰敢量乎。能量我者。能已我者也。不能已我。不敢量矣。

盡其心者。知其性也。非由於知其性之說。朱子有云。心得其正。方能知性之善。當以此義省之。心本正。盡其心得其正之謂也。心得其正便是性。故盡其心。乃能知其性。若不能盡其心者。從何處以知其性。盡心知性。心性非兩物也。知性知天。性天亦無二理也。故一盡相因而俱知。此體驗而後明。非明而後體驗也。猶食而後知味。非知味而后食也。存其心養其性。卽盡心之實功。所以事天。不僅知天之理。而事天之事矣。天壽不貳。不貳此存養之志也。修身以俟。以存養之功修其身。使無忝。而天壽聽之天也。所以立命。天所以命我之心性。原令我存養以盡其事。而我能自立也。此書文法。層層說向實地。前立義後疏解耳。

動靜起居。出言發色。以及飲食男女。何處不得存心。何事不是養性。存養便是生機。便是天命流行。易

曰。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與李臺夫書。

立志存養。是本心內一段最直捷簡當功夫。窮理却是合內外統綱大極委曲繁瑣一段功夫。人往往厭之而憚爲。殊不知若不立志存養。遽令窮理自煩亂。若循次而進。既立既養。其於理也如理繁綱而得綱。如數亂錢。自一以至千百。無以異矣。

窮理非鶩於泛廣。學不得不然耳。學起於物。止我無物。不必學也。任感任應。自相善。亦不必學也。唯物

卷之三 教諭堂

廣則理煩。物變則理遷。理一而已。日煩日遷。遂至於參差莫測。而難相善也。今人無至善之志。故理竟可不窮。聖人不欲一事未善。卽何可一理不明。此正非性以外事。今天下人耳。何時不聽。目何時不視。心思何時不憂慮。尊卑上下。長幼遠近。何時不酬酢。倚傍。依舊是此窮極之功力。特用之不於理。不勝戚戚之長。何如用之於理。迨其有所得。居安資深。左右逢源。不亦樂乎。

顏子已知得命。故曰。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但年

尚少積累未久。未能體行得精熟。與天爲一。故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若其餘如子貢輩。則未之知也。如常說。委之天命。死生禍福由他。商紂自謂我生不有命在天。正是不知天命處。故曰桎梏而死者。非正命也。此豈尋常可至。凡不由立志居敬窮理盡性過來者。真天淵矣。

言命不離善。命直是有管轄節制的意思。不善何自而有乎。可知人有受制處。便爲貴。受天之制命者。爲天子。受天子之制命者。爲大臣。受大臣之制命

卷之三 教廉堂

太

者。爲有司。子受父制命。弟受師制命。朋友相受制命。凡命皆天也。若全無受制命處。非貧賤孤寡。則盜賊逆叛。人亦何常一日不在制命中。惟不知而不能至之。遂亦徒然常人而已。苟知而至之。則爲聖人。

唐虞時未有善字。止有中字。三代乃有善字。中卽善。而畧有別。中則未發。善則已發。上古本其未發言之。三代卽其可見言之也。後世謂物之善者。曰中用之物。謂人之善者。曰中用之人。是猶古之遺意。

然其義已可作去聲讀矣。故後世遂以去聲別之。則曰中節。而古中字惟平聲。中庸以未發爲義者。未發之前。有以中之也。然中用之物。中用之人。中用二字。似卽古中庸二字。傳沿至今。爲俗語耳。自乎中而達乎用。試詳尙書周易中字。乃知子思立言之妙。

程子解中庸中字。作內義。今平聲中字也。朱子集註作善義。兼去聲中字也。朱子說得全。然奪下文發而中節語意。程子不說全。留作和字。卻是子思立

卷之三 教廉堂

太

言之意。若朱子語錄。則大暢子思原旨矣。古中字多見成。若將作一物。故須允執厥中。須建中於民。而內字義自在。子思要將作功夫把柄。卻取重內義。而善字義自在。此主內治外。主靜治動。主一治紛之機權。正是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本義。至于思而發明之也。觀他先下個不觀聞字。隱微字。遂卽以未發謂之中。作直訓之語。又卽用已發之和。比對較說。大本達道。又爲訓詁。從來說中字。未有此書明快。後邊一部中庸。都是一源瀉下。匯聚於

末曰闢章曰微顯曰潛昭曰不動不言無聲無臭絕無襍義但學者須知中字內有善字可也

學道六書今看來不錯直是子思取重未發之義惟須緊將善字貼着方明顯只說善豈不捷便但無把柄不甚得力說中則心在腔子裏自會有善而無不善也到得此功夫熟時更不必言未發直是中矣

中庸直是中字大學直是善字然善字直說不得須說個止於善止了方定靜安慮得方完得中字之

卷之三 敬齋堂

義細玩二書子思的是受業於曾子大學的是曾子受於孔子者無可疑也孟子談仁說義與孔子不甚似不知仁人心也義人路也是明自解作未發已發又的是子思中庸傳授故泛論則兼舉仁義而言功夫則先立大求放心勿忘勿助焉往而非中庸之旨乎中庸之旨以心治事以靜御動實本孔子言仁之意但孔子之言所以告及門之賢簡明渾貫三子之言所以傳述孔訓以告天下萬世者故言之詳明也

親晦菴荅胡廣仲書其言學問功夫不以窮理爲先

云向來之論殊覺未安又引程子之言爲佐又云推之古昔其言無非如此而獨大學章句以窮理爲入門唯大學序畧見小學存養之語看來章句是先年所論定後來體行有得既自知之矣卽應改註或者當日因舊註儘費心力又於格致之前突尋存養不出故無可改不得已不可以辭害義而卒覓徑於小學又著小學一書則亦可謂良工心苦矣豈知後世無體行之學尊信不善既不尊小學又不善體大學後世之信朱子反誣朱子矣然小學不盡出古經乃襍彙羣篇亦難強世人之尊信等於大學也而况十五入大學以後存養之功未有可以或間者而專屬小學不免割裂起知者之疑則亦何能強人以尊信哉按朱子傳臨終猶收學庸是必於章句未能慊然或欲以小學存養之說入大學之中奈將革之際卒未能也中庸中字直訓爲無過不及是明侵下面和字之義則子思亦何必爲未發已發分別之語哉是將作見

卷之三 敬齋堂

成字面看。故以中庸爲神化之書。嘗教學者先讀大學。次讀論孟。至於中庸則且緩在。看來朱子註學庸時。總是忽了存養一段功夫。中字子思明謂未發先以隱微慎獨起之。後以闇然無聲臭結之。是入德功夫。始終不離存養耳。中庸中字。卽大學定靜安慮之義。既於大學忽定靜安慮。自於中庸忽未發矣。故知二書爲一時學力所到之作。及臨終亦欲改中庸者。則既已進於存養之功。而於二書終未穩貼也。後之知晦菴者曰。其學以窮理致知爲要。而主於持敬。蓋知言哉。而於大學則不疑其缺存養一段。豈孔門之書。反出朱子下哉。是亦可知爲徒述其語。而昧於體行之實。故快其論而心不疑也。按諸史會編學庸章句。成於淳熙十六年。歷紹熙五年。慶元六年。而朱子卒。其間十有一年。朱子豈無日進之益。其與胡廣仲等書。及諸語錄所稱。向謂必格物致知而後敬有所施。殊覺未安之語。必在此十一年之中。可知也。故與黃直卿等書。言向來定本之誤。今幸見得。卻煩勇輩不可

勿避譏笑。誤人之語。必在此時。所以臨菴猶不釋耳。又查共間書札。又有年歲不同者。亦難盡信也。中庸一書。止是明誠。大學亦是明誠。明誠者。猶知行也。致知是知格物是行。故致知格物無傳。惟釋誠意。誠意者。亦只言其致知格物之義。與物格知至之義而已。

看來帝王聖賢學問。不外明行二者而已。所說操存窮理功夫。不一而足。總是明的功夫。明爲主。行爲從。操存窮理。然後見得理極透切。養得理極充實。

卷之三

敦臨堂

王

胸中極有主宰。方謂之明。亂之而不可惑。撓之而不可動。天下更有甚行不去的事。故明的功夫。多若行的功夫。只要毋自欺。求自慊。將此內邊明白心。直達出去便了。觀大學毋自欺一段。最明。然近日學者之說。明之功甚淺而浮。本不明。雖欲直達出去。卻把如何達出。亦只是掩襲一時。觀大學又說小人閒居一段。以見必誠於中。方形於外。誠於中。却是明其所明之理。最實落最充滿。故曰誠耳。若只言明於中。便不見功夫。切到處內有的一直

發出來爲自慊發出來的。非內所有便爲自欺。是誠從外而驗。還從內而積也。誠于中三字。是定靜安慮功夫。形于外三字。是物格知至效驗。此處最要認真。方可有實下手處。

今欲現在說個誠字。只得說要外如其內。若究其功用之實。非平日存善的心。窮善的理。實實養得此善在中。并無所謂內。如何得形外。此謂必誠於中方形於外。大學毋自欺及小人閒居兩節。正是此次第。

卷之三 敦臨堂

王

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一心一計。只往不善上思想。窮其工而極其巧。是小人定靜安慮於不善。是小人平日存養工夫。只在不善。此便是他不善誠於中。如何想拚不善著善。而欲形於外乎。若將此工夫。正用之於善。便是善誠於中。不俟拚著而自形於外矣。

僕從本皆愚頑之輩。有過自宜徐與言說。待自明其非。然後責之。若固不服。敢於觸忤。亦不宜急劇大燥亂加怒。亦不宜瑣屑急論。是非只宜且退息。

寬容待一日二日。再詳其情。或是自己性急。所致則彼卽情有可宥。喚來解諭。以戒將來可也。或的係彼罪。法不可恕。然後以禮責打。毋使得縱。始終總宜從容。無失大人君子舉止。

從來忠臣孝子節義之士。不可枚數。何一非堯舜之道。卒不得與於聖人之稱者。只是欠存養功夫。他豈不是實心。要不得爲誠。他豈不知道理。要不得爲明。明誠是功夫。由平日用操存窮理之功。久則心體明。方謂之明。將此明體。久久存養。至於充實。

卷之三 敦臨堂

王

方謂之誠。誠莫誠於有工夫。無工夫而突然曰誠。已是助長義襲矣。此堯舜執中之學。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所得與於心傳者也。故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不如丘之好學也。將此功夫缺了。偶然明一理。不得謂之明。突然行一善。不得謂之誠。皆端倪也。未成也。故誠者成也。明善而後誠身。致知而後意誠。不然。卽終身守規矩循禮義。謂之涇徑小人。不得謂聖人之道。縱有學問。亦無根學問。胸富五車。臨事無濟。天下國家可均。爵祿可辭。白

乃可蹈而中庸不可能也。若將氣質節行之美。認作聖人十室之邑。必有聖人。而中庸可能矣。故中庸一書。專言存養功夫。救弊補偏之要書也。

人賴存養功夫。猶百果艸木之滋培於水土。非可以離合久暫論者。朱子云。古人直自小學中涵養成。就所以大學直從格物做起。此補存養於窮理之前。以救學者之失。但語意已不甚浹洽。朱子又曰。敬之一字。真聖學始終之要。此言中肯。既云聖學始終之要。則小學不得即謂涵養成。就大學不得

卷之三 敬臨堂

三

止。謂從格物做起。可知敬純是涵養功夫。沒有歇處。沒有成時。如人飲食養身。不得謂喫幾年飽。養得成就。以後不復喫飯。直任事而已。一日不食。則飢。一日不敬。則不敬矣。今日之敬謹。不贖明日之放肆。明日之放肆。而謂猶存今日之敬。可乎。可以知援小學之功。以補大學之缺者。未免猶強作也。况今之學者。并舍存養。但以窮理爲始。又失之遠矣。小學存養。不過洒掃應對進退之間。禮樂射御書數之文。至於大學成人之後。聲色貨利。日以相衝。

齊治均平。日以相責。必定靜安慮大。爲栽培灌溉。方能存而養之。大學存養窮理。原爲一事故。以定靜安慮統之。而下文釋知止。則直取一敬字。以該之。可知此心之體操。則存舍則亡。心不在焉。則視不見。聽不聞。食不知味。可見此心之體。存則明。不存則昏。從而加養焉。則益明。再窮理焉。則存養益厚。而明無窮矣。在太學總爲致知之功。故程子屢說存久自明。朱子亦賞歎此語。使朱子當日。再加玩索。當疑定靜安慮一段功夫。無處安插。其於致知之功。可漸得矣。致知之功。既有着落。則格物爲窮理之說。便覺重複。而力行之功。可漸得矣。知行既一。豈非毋自欺。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而自慊乎。而誠意之說。亦已明矣。致知格物之傳。可不補矣。

卷之三 敬臨堂

三

或曰。朱子既知存養居窮理之先。大學章句。畢竟未改何也。曰。章句儘費體貼。恐不儘歲月之功。如時人作講章之易耳。况於大學。卒看存養不出。况又見及小學一段。不勝喜慰。故自不去尋了。亦緣當

日經書都要解注。又別書如離騷韓文。參同契之類。盡欲觀覽評論。此件方了。又理別件。遂將此件未免八分。便已覺足。正是在窮至事物之理上。原看得重。一時遽矯轉不過。不然。或是詹帥爲朱子刊四書。朱子屢屢上書求止。要改。亦卒不許者。便是章句集註。若然。是他人強刻強行之書。行之既久。朱子始有進於存養之見。

朱子曰。古人由小學進於大學。涵養純熟。是以大學特因小學已成之功。而以格物致知爲始。今人未

卷之三 致知堂

三

嘗一日從事小學。而曰必先致知。未知以何爲主。而致其知也。此朱子語。載在板冊。甚明。今學者猶強口硬說。朱子之學先窮理。舍窮理言識本源者。妄也。言一念常在者。妄也。言先存理後去欲者。妄也。朱子之言昭如日星。學者豈是未見朱子之言。但身心果有體驗。雖不見朱子之言。亦自知其必當如是。若無體驗。雖見朱子之言。亦不能辨也。吾唯不遵朱子之言。必以身心體驗之。既有得於吾之身心。則朱子亦不過此身心也。故若不肯同。

而卒不能異。人唯健遵朱子之言。故不必以身心體驗之。既無得於自己身心。則自不得朱子之身心也。雖極不欲異。而卒不能同。以吾識本源之言爲妄耶。朱子曰。日用間空閒時。收得此心在這裏。截然便是渾然天理。又曰。提省此心。使如日之升。羣邪自息。朱子引明道之言曰。無可行時。且去靜坐。蓋靜坐時。便涵養得本源稍定。雖不免逐物。及自覺而收斂歸來。也有個着落。是何謂耶。以吾一念常在之言爲妄耶。朱子曰。心體通有無。該動靜。

卷之三 致知堂

三

故功夫亦通有無。該動靜。又曰。雖是難。亦是易。着力把持。常惺惺。不要放倒。又曰。無事時。敬在裏面。有事時。敬在事上。有事無事。吾之敬未嘗間斷。是何謂耶。以吾先存理之說爲妄耶。朱子曰。學者未問真知與力行。且要收拾此心。令有頓放處。若收拾都在義理上安頓。久久自於物欲上輕。又曰。敬則萬理具在。一不敬。則私欲萬端生焉。又曰。人心常惺惺在此。則四體不待羈束。而自入規矩。是何謂耶。吾初亦未見此語。只是於世儒尋常所說體

入身來。皆不濟事。故寧不同於人言。定須自尋實路。實實有可入手。有可得手。獨嘗自憾自憤。何遂叛於朱子。不意向之謂叛者。今博覽其言說。竟相得有合如是也。如謂朱子此等言語。或係朱子初年未見道之言乎。而朱子又曰。向來之論。謂必先致其知。然後有以用力於此。疑若未安。是何謂也耶。願學者有以告我。

往往舉人一失聯捷。輒困頓多年者。皆由得意中失之。子雖不然。尤冀勉旃。來書云。自謂頗有經練之

卷之三 敦臨堂

天

識。遇此猶不能抵當。此亦別無奇法。只是在此處學抵當。便是功夫。久久漸自精熟穩貼。又來書云。聖人之道本無高遠。只日用事爲。念念事事。無一而不求之於善。斯已矣。此言最得。但察其意。未免猶是臨時用功。尙非未發關修之旨。功夫全是無事時得力。則又不得不用大學中庸那些存養功夫。似聖人之道多事矣。其實原未多事。百慮所以致一。殊途所以同歸。與黃漢型

史學非易明理。知八達物情。通時變。濟以簡鍊警動。

之筆。至不亂於是非。不惑於毀譽。又不待言。若理有未明。人有未知。物情有未達。時變有未通。凡所是所非。未必當。而在已者已先亂。毀譽未必是。而在人者則有因也。主者應委權於作者。作者又應咨訪於有道。多詢於輿情。再獨出夙學。卓有別見。遲之又久。乃可成焉。失一不足以成史。僕樸鄙不空時。在官亦無狀。事無足記者。惟勉勉不以仕而廢學。孳孳與士民爲善而去惡者。畧誌一筆足矣。他則我俱不願與世爭短長也。諄諄於里甲之是言。亦見其不甚知已矣。與周

卷之三 敦臨堂

天

講學事。益宜勵精作主。未可少委其事。以敗垂成之名實也。來書云。冊中所言。一時偶見。今不復記大約。學力現在難捨。工夫不斷。日自不同。此言甚當。子素非不虛中之人。特心思過研。見地適高。發爲由中議論。正自可喜。若學者出門便循軌轍。守陳說而無失。多難長進。此吾門之所不貴也。來書云。此道坦易。動一毫智力。聲色不得。只是平平淡淡。將去。此言固是。却不得力。又云。止有一件最難處。

此心不能常常活潑精明耳。亦不知如何活潑。如何精明。未免猶成學問套語。近著爲學次第一書。最能醫恍惚疑似之病。又能治高遠不切之疾。復不淪於卑下庸鄙之功。但照次第做去自得。與黃來書歷歷自道得失。如數枚。何不卽此斷一下。功夫之興滅。卽性命之斷續。可忽乎哉。近著爲學次第一書。較疇昔之談。尤爲明白切實。如路之可由。但可以啟迷人。而不可以救智士。迷者苦無所見。務得其說以信之。明者既有所見。而苦於不爲。則安

卷之三 教席堂

手

得仍求其信哉。子於疑信。當求所以自居。與李臺貧不足病也。又以多艱叢之。雖古人之賢。何以堪此。能不爲子憂痛。爲子長太息乎。雖然。莫非命也。不知命無以爲君子。子之得於天者本薄。卽無容以期其厚。卽如此以終其身。非子之過也。但益須勉以無過。勤爾學。守爾身。篤爾朋友。謹爾出入。以事爾親。卽不幸不出門戶。餓而且死。肢體髮膚。無所毀傷。立身行道。自足顯親揚名。孝之終始。已無失矣。此卽子今日所宜自盡者。此卽子千秋大業也。

爲學次第書。潛玩可以自得。與史黃明

道內皆坦途。道外皆荆棘。知此言。何可不學。動心忍性。卽其學之者也。動心只是事事留心用意。莫忽過。自有生動處。忍性只是逆力。不任物感。必要以理作主。久久習慣。可成自然。此亦無難。只由自己而由人乎哉。自己不做。便是難。自己不做。却要另尋容易方法。便是差毫釐而謬千里。自須走入二氏門牆矣。與高文斯

卷之三 教席堂

手

二月間接來書。知子終欲一來。年歲不佳。不必相期。若爲談學。固所甚願。若云謝師。猶涉俗念。正不必定爲此。硯硯小人也。唯願爾兄弟。篤志聖人之學。明理既切。作文自暢。博科第以慰爾親。則於吾學兼有光矣。與馬仲允

學者具此身心。不在上面留一番心。做一場功夫。將此身心何所用乎。不用之於善。將用之於不善。不用之於爲學。將用之於爲俗。吾之心。只要檢好處存。吾之身。只要檢好事作。便了。敬以持已。是收拾此心入來。便是明之體。恕以及物。是推廣此心出

去便是行之力。明行二者。五經四書。無非此義。不但仲弓章。此真可着力。與王憲振

周易固嘗大有疑阻。尤苦傳註。艱重游移。卒不能少得清切語。姑解此煩。抑何日可得無過耶。無已七八年來。唯守定孔子十翼。肆力討究。始信談易再不能有過孔子。舍此他求。皆屬私智餘論。因借成易疏。然日必有改。未敢驟定。君山前年適見離卦。孔子曰。離者麗也。序卦彖傳。言之極明。後人徒以明爲訓。則卦爻之義。皆不得而省矣。如此類者。無

卷之三 敦齋堂

三

往不然。特人信不及耳。承問近日功夫。愧無可言。唯閉戶自勘身心之過而已。覺向時所言。多有可悔。聖人之道。經書俱爲門戶。而其入路清楚。尤在學庸二書。久爲俗傳。沒其清白。沐復不自量。竭數年精力。作疏畧一書。又喜先儒程朱。深得學庸之旨。爲後人濫輯荒記。掩厥苦心。特爲選述。成爲學次第一書。謹寄一部。求教。每欲力策疲倦。痛商此中機倪。卒有不便。徒悵悵也。不知先生近日精進。何如。甚望提攜。亦希便中垂賜。孫鍾元先生近况。

亦徒得之傳聞。未知近來所見。又當何如。與湯潛吾旣以朱子之學爲宗。而又以章句爲非者。直爲居敬存養之功。已在大學。而不必以小學補之也。况

朱子所說敬與存養者。極精微極廣大。如云日用空閒時。收得此心在這裏。寂然便是未發之中。便是渾然天理。便自隨事見得分曉。便是執權衡以度物。又云。常提省此心。使如日之升。羣邪自息。他本自光明廣大之類。觀此豈是小學洒掃應對進退之存養。所可當乎。故知小學不足以補之也。再

卷之三 敦齋堂

三

觀此言。明是爲定靜安慮。傳神寫照之語。故知存養之功。已在大學也。如是猶必強爲附會。以遵章句。雖心甚欲之。而義有所不可。昔天子諸侯大夫士庶。皆有諍臣諍友。以救其失。寧謂朱子不願聞此言乎。况言出諸朱子者。吾仍因其言而言之。則固朱子先得我心。而啟我之言。非我能賢於朱子也。朱子言敬。必言存養。存養者。敬之實。敬者存養之成說也。試將朱子說敬與存養處。盡取而玩之。俱與知止一節無殊。旨而大學釋知止之文。又明

露敬字曰緝熙敬止是大學知止一段爲敬爲存
養不待言矣而朱子則謂古人自小學涵養純熟
故大學從窮理做起豈非當口偶爾解書之誤若
非誤則知止一節謂不爲敬了也而何以有敬止
之釋文也既不得不爲敬學不由此入猶欲其入
而閉之門也則如章句將此節衍過既不在三綱
之中又不列入條之內此功夫卻於何處下手沐
自總角尋文義時便生此疑迄今終是莫解將欲
置之物格知至之後則與一連數而后字文氣隔

卷之三 教臨堂

五

越然朱子後亦嘗自悔云必先致其知然後敬有
所施則未知其以何爲主而格物以致其知也將
欲置之致知格物之先而朱子又曰大學功夫從
格物致知爲始兩路俱空則知止一段功夫豈非
徒有此文而實無所用乎可知此處差池還當另
行玩索溶洽當日未免此處少疎而粗取小學補
苴以完其義非水落石出時也今刪去小學之說
直從敬入方與朱子本意浹洽而大學亦無疑文
矣往時孫鍾元先生多疑我之說爲賢智之過必

謂此等說話皆極高遠未可輕易又謂止可接引
上根人不可以引中材豈中材不用存養而遂得
入聖人之道是又超於上智矣人又有謂我之言
爲妄者爲其悖朱子也不知悖章句非悖朱子若
悖朱子必悖存養乃真妄矣使吾徒與人作賄文
自不肯悖章句以拂人之好不然豈可輕信傳洽
而不求自得學不逢源安望爲君子哉嗚呼今之
學者沉溺箋註不求自得與認泥塑木雕爲神聖
正同耳

卷之三 教臨堂

五

吾所言千說萬說只是功夫豈有言功夫而反不足
以接引中材者乎人之所言千說萬說只是見成
如孝弟忠信便直教人孝弟忠信豈有不尋入處
不與方法直便教如此反爲平易而可以接引中
材者乎先王正謂此等事不可遽得故設之學宮
董以師儒列爲教法如定靜安慮次第井井使學
而習之不由他心不忠信行不孝弟矣後世學教
衰成法徒爲空文漸且目爲高遠疑爲懸妙非聖
不能有從而真實求之反似過矣天下何事可虛

莽而獲不求。個所以然之故。從何處下手。矧茲學乎。譬之人。只說飯當喫。衣當穿。極平常事耳。吾却要舍此。且空尋五穀桑麻之種。作耕種耘獲之勤。雖與喫飯穿衣的話。不甚現成。似爲過論。而天下之真欲喫飯穿衣者。焉有能外此者乎。外此而求。直是說而已。烏能得也。然人亦何嘗不言功夫。動則曰。居敬窮理。格致誠正。此又如學士談農。大槩非不曉然。試委以百畝之田。課以耕鋤收穫之事。責其上農中農之入。則必有倉皇失措者矣。何也。向之所言。則大凡也。吾之論學。亦不敢就大凡者言之耳。

子任曰。先生之談學。最有把柄。嘗試體之。如常說先窮理。多不濟事。已百信而無一疑矣。但子種所說。實本朱子。遂亦不敢以爲非。而又若怪先生之不能無異也。今據次第書。表出朱子之言。井井不紊。而今乃真無疑於先生。且信朱子也。曰。可見子種今日之所信。亦只如子前日之所信耳。學者疑信。不可以憑大槩觀看。須得十四五年功夫。於事故

人情。或功。或過。處默。自上緊體驗省察。如何得力。如何不得力。然後又得十年功夫。潛心玩索。帝王聖賢之書。出而與高才富學之人。虛志辨晰。曲曲折折。以與日常體行者。相爲磨勘。庶幾少可以有得。若念幾句書。便敢曰。聖人之道。決信其爲如此。皆是客氣。客氣作主於胸。雖有至言至理。預立不聽之心。如何分曉。

潮流史學鈔卷之四

上蔡張沐起菴著

武進王 渭允清泰証

商丘侯重喜孝思校閱

敦臨堂錄

答崔玉階 辛亥夏內黃劉生來得傳手教并述河干遺風馮軾作書足徵不我遐棄之切旋經兩冬莫由一復恭讀來書大意蓋謂窮理爲易爲宜先存養爲難爲宜後也大抵道理以善爲主以心爲根是爲本體心不存於至善養於至善何故而窮

卷之四 敦臨堂

至善之理乎即強窮理恐似差食官察吏道叛將勤王其不顛亂是非向背者幾希看來必先分明此間次第然後可言人之所謂次第者不過謂精善爲窮理爲最先一層功夫不知擇善不止窮理其中次第正多存養窮理皆擇善也在大學止定爲存靜安爲養慮爲窮理凡皆致知之定功至於力行則亦於物格之而已在中庸戒慎恐懼固是存養豈遂徒然不辨於善惡正戒懼於不善而存乎善也學問思辨雖是窮理而於善惡之理求明

者則此心之存養爲正多凡皆未發之大本至於已發則亦於行篤之而已但先後有次定是越不得未能止定者決難強以靜安未能靜安者決難強以慮得此正聖人立教高下因人如化工肖物而學者淺深分際不可強同如來書之云者也沐謂朱王二子當不至如彼之偏廣搜其論而細閱之朱子語錄中口口不倒直說先存養而後窮理其言本體之明校陽明尤爲真摯沐不勝喜慰而微憾二子玩書之功爲猶疎也同一致知朱子章句泥爲窮理遂不復見有存養王子泥爲存養又不復見有窮理使再深思熟審止定靜安非存養乎而後能慮非窮理乎此心之體存則自明養則益明再即物而窮其理無遺明矣非致知之功而何沐比來覺此處是見得真著爲學次第一書以庶幾於表章先儒而復聖人之學乎謹呈一部前言具存一入高明之目自可見也孫先生每言陽明可接上根人若接引中材還是晦菴則是不存養而遂能窮理下根反超上智也猶閉之門而能

卷之四 敦臨堂

二

入也。

又答崔玉階 昔年看中字空。如今看來看去。却最實。存養是中。却是存養個善的心。卽此便可作一物說。窮理亦是中。學問思辨。便於心有所有。窮理愈多愈久。便於心有所養。卽此是中。亦可作一物說。故謂中爲功夫可。謂爲一物。無不可也。近來看中庸中字。卽以大學誠於中一句解之。庸字卽以大學形於外一句解之。誠於中者。必存養窮理而后善。乃誠於中。如此方是未發之大本。存養窮理而後善。乃形於外。如此方是已發之達道。可知六書之言。猶有未瑩。然幸無戾於聖賢入門之路。確然定所必由。再加窮理功夫。可不愧矣。若世儒專聞見。遺存養。誠哉其支耳。

與黃漢型 九月姓田人持來書至。卽往漢口。草書

候至。旋得便寄去。茲宗誠旋里。再附一言。沐浴日上。大唯於學庸有得。遂覺解去許多纏縛。省却許多議論。已具見次第書中。向來不敢信卽物窮理之說。只因大學條目。無窮理字樣。將欲直信致良

卷之四 敬臨堂

三

知之說。而中庸又有學問思辨。體貼數年。叅之朱

子語錄。乃爲大快。陽明與朱子章句。終是致知二字。當日猶未了了。章句泥致知爲窮理。故不復見有存養。而以小學補大學之闕。陽明泥致知爲存養。又不復見有窮理。故深病卽物窮理之非。此其論書之失。至玩其自得之功。二者各皆未廢。再熟審大學中庸。止定靜安。則存養也。而后能處。則窮理也。戒慎恐懼於不視聞。存養而卽窮理也。學問思辨。窮理而卽存養也。存養不是守空。窮理不是馳外。總是致知以明明德之功夫也。又總是未發之中。而今乃敢大着胆。信口說。隨時做。不外此也。向來一念常在之論。全是存養。直猶未敢道聞見二字。

卷之四 敬臨堂

四

謝宛士秀。范奉龍。趙三合。樊燕謀。孫宗孔。周世智帖。二月間接爾等稟帖。秋又接孫宗孔稟帖。具知爾等尙未忘我教誨之言。我去官已六七載。人遠事沒。時異勢更。其有追吾往事。不笑爲迂濶足矣。凡我昔日教汝等百姓之言。非我之言也。乃堯舜禹

湯文武周公孔子古聖人之言也。我終日思念體行。非此言不足以立我之身。非此言不足以成我之名。非此言不足以免當世之患害。非此言不足以遺子孫之福澤。亦嘗欲舍此。從俗人所爲。再三思維。終久不妥。故決以此自處。而又決以此愛吾百姓。是以昔日諄諄切切。教誨爾等百姓。惟恐爾等不我從也。今觀爾等來書云。所遺諸書。亦常觀看思想。心內稍明。出入動靜。時時存心。宗孔又云。神明悔悟。凡事物中有定向。言行上下照管。爾勉之勉之。

卷之四 敦臨堂

五

此言真身體力行之語。豈僅良百姓。竟是賢人矣。居敬窮理。載在先儒語錄中。有目共見。予今諄諄表明。若新聞乍見者。豈不見笑於同人。而寔不然也。今學者動口稱主敬。不過躡成說。作談柄耳。試打量他們關裏工夫。全然不見一些之存。一些之養。其所論敬。不過臨事小心。不敢怠慢。事去而心無安頓。敬無所施。此與的然日亡。所差寧幾。故言居敬窮理可。卽言窮理居敬。亦無不可。豈知有屹然

不易之次第乎。今之選語錄者。遇居敬窮理四字。盛加稱評。以爲的當語。至於程朱存養之功。其言皆性命之精微者。又概不見取。亦可以知其所謂居敬者。粗率大畧耳。未見性命之真也。故於中庸不觀不聞。無聲無臭處。既不敢抹殺。又不敢認真。只如水月鏡花之意耳。

卷之四 敦臨堂

木

邑令謝泗眉。不喜言學。一日於仲誠問難不已。而卒嘆立志之難。數撫几停思曰。不能立。不能立。仲誠告曰。說難固難。說易亦易。問此是如何說。曰。公適數回沉思。自勘不能者。此欲何爲耶。非卽心之之於至正乎。卽此是志之可立處。朱子云。才知病便是藥。但將此意思。日續不忘。則自漸卽於聖人之路。而不自知矣。

周俊嶺問盡心知性。仲誠曰。此書常亦疑之。盡心由於知性。此說太淺。性是何物。如何得知。始初如何便說出這個性字來。還是此心本具有。一將此心之理。實實盡了。然後明白這心。本是個生理之物。因名之謂性。故盡其心的人。方能知性之所

以爲性若不盡其心性從何處討究這性豈是可
以懸空猜度口耳傳授遂云知之者乎故曰夫子
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人如何便有此性
心之生理卽天之生理故知其性便將天所以爲
天之理亦都明白天亦不過此個生生之理而已
朱子曰就日用間實下持敬工夫求取放心然後
却看自家本性元是善與不善自家與堯舜元是
同與不同若信得及意思自然開明此是盡心知
性絕好訓註不然盡心由於知性却又說知性然

卷之四 敦臨堂

七

後知天豈知天然後盡心乎抑知性然後盡心盡
心然後知天乎語義自亂

問三節如何貫串曰大約前一段是說知天之學次
段是說事天之學三段是說立命之學要知天之
理須盡心要事天之事須存養要立天之命自作
命主須天壽不二修身以俟其中自有貫串存養
是盡心功夫天壽不二修身以俟又是存養之純
子任問道家了性工夫有云過去見在未來三心要
一齊放下何如曰吾道正不如此往往亦被儒者

錯認過去的事要時時省察克治善則遷之過則
改之子曰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回之
爲人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此類是也見在
的事亦要時時省察克治如居處恭執事敬與人
忠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在上位不
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此類是也未來事更要時時
省察克治如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
不言而信不動而敬文王望道未見君子有終身
之憂者此類是也

卷之四 敦臨堂

八

性字是我儒家聖人制出以人心純乎生生之理故
制此字曰性從心從生而得名也未來自生豫慮
之心見在自生恐失之心過去自生察考之心故
曰性此天之所與我者非人之所能爲也二氏既
自立說凡一切俱都刪落令生机斷滅宜別創一
字不得仍踵襲儒家字面曰了性曰見性是且不
識字義更說甚道理字義本是心生如何却說個
心死的道理出來我今替他制一字曰慨佛氏曰
見慨仙家曰了慨方可通

黃漢型曰。夫子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立則知不足。而力輔之。不惑知至而力暇矣。

吾與朋友寧願爲規過勸善之友。不願爲托妻寄子之友。規過勸善。消禍害於不形。其相愛也至。而妻子之受其庇也深矣。若相長以私。相助以氣。以速朋友之禍害。至使妻子不安其所。而以託寄爲能。其何異剗人之飢肉而復閔其痛爲之藥石哉。

畏公

老聃曰。良工深藏若虛。盛德容貌若愚。聰明深察而

卷之四 敦臨堂

九

近於死者。好譏議人者也。博辯廣大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孔子尙當領會此旨。學者可不深念之。非有存養之功者。決知其不能。

爲人當務長厚持重。雖有可疑。姑不疑之。雖有可憤。姑不憤之。雖有當伸之言。仍宜含蘊。再回思之。雖有可施之行。仍宜遲徊。再審度之。用存養之功。自然如是。

善疑多憤。言動如虞机之張。觸之則傷人。妨衆使人未同而先畏之。已同而必遜焉。人之謂惡。豈必姦

兇盜賊哉。

致知致字。致盡也。大有工夫。曰止。曰定。曰靜。曰安。曰慮。其盡乎知之之功者。不一而足。故曰致。校窮極推極之謂。相去懸矣。二說皆是向外。不見存養功夫。昔曾解作招致。亦是存養意思。但義覺窄。功夫向外。則不復有內。工夫向內。存養得內裏有物。自不容不發形於外。窮極推極。自可相兼而擴充之矣。

卷之四 敦臨堂

十

言性無如周子曰。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此是說工夫。夫人有剛性有柔性。其性剛者。以之爲善。則剛而善。以之爲惡。則剛而惡。其性柔者。以之爲善。則柔而善。以之爲惡。則柔而惡。但爲善剛柔雖不同。而其心實自好之。爲惡剛柔雖不同。而其心實自惡之。剛去其所惡。存其所好。則剛得中。柔去其所惡。存其所好。則柔得中。得中不過剛濟以柔。柔濟以剛。故善善故爲中。此是天命我之生理。故爲性。故曰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若不然。剛任其剛。則偏剛不中。惡矣。柔任其柔。則偏柔不中。惡矣。便是生

安安連下二安字。正是功夫。言穩當了又穩當也。所謂從容中道是如此。此言亦有據。禮云安安而能遷。看是功夫否。

學者。天下大治之本也。今天下爲治之術。何嘗不善。唯不學。則其治皆虛文。而無實。學則物不能感而識定。行不可撓而力勇。

剛柔性也。剛極生柔。柔極生剛。此性之所以爲生理也。若剛宜柔。而不生出柔來。柔宜剛。而不生出剛來。則爲任氣質而滅性矣。何言之。本生也而死矣。

卷之四 敦臨堂

主

畏公謂學虛而道實。仲尼焉學文。有主學字作破者。非也。仲誠曰。不然。學實而道虛也。自人不用功。故學虛而道實。究之子臣弟友。班班皆屬虛。不學故虛也。若夫學孝而后孝。學忠而后忠。學恭信而后恭信。故實也。學乾道也。道坤道也。乾無質而至實。坤有迹而無用。故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畏公謂仲誠不虛心好立異。仲誠曰。畏老三十年來。今日所見。還猶昔耳。心不亦太實乎。沐只要更有所進。以求有益。沐年來不敢怠荒。五經四書。俱須另讀另

講。人須另做。我雖未必皆是。豈肯舍我所學之說。而從未嘗學者之說乎。舜舍己從人。須有一善字。豈不善亦從人乎。

聖人不是無思無爲。聖人之思。只是不知不覺便思。向道上。聖人之爲。只是不知不覺便爲。向道上。孔子從心所欲。不踰矩。除是無欲。有欲便向矩度中。豈是說欲出矩外。卻入矩中耶。堯舜兢兢業業。慣了。動則兢兢業業耳。此之謂性之也。

卷之四 敦臨堂

古

畏公言天地豈有心流行。以言工夫不似。此不省工夫之義也。何論有心無心。何論生安困勉。工夫者。日進之名。日往月來。寒往暑來。除是不往不來。便不是工夫。既往既來。如何不是工夫。如人走路。既有往有來。如何說他不曾走路。但走路自不同耳。有生成善走。怕待歇下。有催促則肯走。不催促輒止。又有鞭策不動者。天的工夫。只是透熟路。未嘗計慮。足自蹈常。殊不覺耳。昔有一友姬端木。其表兄王秀才。相去三里。王自孩時。慣在外岳家。早往暮返。至六十餘年。竟未家食一日。子孫以其壽期。

苦留一饌既許之。頃設饌未備。復不見。追至姬氏之庭。笑曰。吾忘之矣。一日。其子與端木有隙。父亦怒。憤不復往。及飯時。不見。子孫曰。必往舅家。要於路。反之。次日。又不覺足踵姬門矣。見端木色。始覺之。乃發笑。歡如舊焉。是日。予至姬家。因悉其事。生安工夫如此。故曰。習慣如自然。少成若天性。

世上唯工夫爲最實。故聖門唯學字爲最重。若道則成體之名也。道猶路。學猶走。言路則未必走。言走則路在矣。卽如學生寫字。學也。字若不寫。那字只

卷之四 敬臨堂

主

是先生的體。學生終無字之道。讀書學也。書若不讀。那書只是印板。學生終無書之道。就虛而就實。平。畏老只是不省書。孔子之書。節節是言工夫。有明出學字。是明柱。有闡說學字。是闡柱。論語首出學字。至末皆是言學。人亦易曉。愚見稍不同。卽如其爲人也。孝弟人只講見成。孝見成弟。講完另牽合學字。所以讀書不得力。沐則謂聖人作字。俱是工夫。每一字俱要下口念。孝便是去孝。弟便是去弟。孝弟字便是工夫。聖人作書。若只是說效驗功

卷之四 敬臨堂

末

夫幾時做仁義忠信。皆成效之名。虛懸之說。詩書皆推崇道德之語。無入手之路矣。今說道是天命。率性。人人與知與能。若謂滿街皆聖哲。則恐不可。遺修道一句不講。豈閉戶深思多識。前言往行。皆矯強愚昧者乎。伏羲堯舜皆神靈。其書孔子亦有刪存。古詩三千。刪止三百。文王止有卦象。周公六爻發揮。失之穿鑿。孔子更不贅以十翼。而異其辭。明道改大學。伊川何以又出改本。伊川傳易。晦菴旣師之。而何以多駁其說爲未當。程朱之賢。與其說之不可動。由今日視之。然也。在當日固有洛黨之譏。異學之禁。豈程朱非耶。皆因驟異常說。彼未嘗學問者。終不知而疑之也。沐今與程朱陽明。雖皆有異議。而正所以信之深也。三子言性。俱說工夫。所以異於二氏之虛寂。然未說得工夫根由。似本無此工夫。從外添設。是將戕賊杞柳以爲桮棬。抑將戕賊人性以爲仁義與。沐恐其猶類荀卿之說。性惡而工夫善也。故年來深體三子未言之義。爲推究此工夫之由。最初是誰使之有此工夫。後

來是誰成之了此工夫。尋來雖去乃悟曰。生工夫者性也。故子思子曰。天命率性修道。孔子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成工夫者性也。故孔子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乍見之惻隱。卽工夫之抽芽露穎處也。故曰。端擴而充之。足以保四海。不擴而充之。不足以事父母。擴亦是他自擴。充亦是他自充。非又有爲擴之充之者矣。沐浴取程朱之說。疑似未定之論。爲之斷定說。然曰。性是工夫。若說性不是工夫。別是一物。却是何物。若說是空的物。如何。

卷之四 敦臨堂

七

仁義禮智。百行萬事。實實都做出來。若說是實的物。便當人人皆履。仁蹈義。智深勇沉。動容周旋中禮。却如何聽之而都無也。畢竟是個旋生旋有。續用續得。而亦不生不有。不用不得之物。非工夫而何。伏願畏老。仔細體認。自見沐浴之言爲有據。而非妄自立異者矣。與楊畏公

子楷問曰。敬德之聚也。人有生來便能端坐寡言笑。亦能聚德否。仲誠曰。敬是工夫。此是氣質。不是敬。烏能聚德。所謂木訥近仁者也。以此質加存養。以

聚德較人爲易耳。若不加工夫。只是木訥地位。

子任問。彖可是說伏羲卦象。可是說文王卦辭。曰。是說文王卦辭。問既是說文王卦辭。先儒謂孔子之易。不必爲文王之易。何也。曰。此是先儒未詳處。古有連山歸藏周易。謂之三易。孔子舍二易。獨贊周易。必其有至當不可易者。孔子自不得又別作一。曉話說。只用解說文王意思明白。便休。若說孔子自有孔子之易。文王自有文王之易。連山歸藏。便去不得。夏自有夏之易。殷自有殷之易。亦當存他。

卷之四 敦臨堂

末

一班以備參考。

子任問。乾卦元亨利貞。孔子明言四德。先儒解作大亨而利於正。是何義。曰。是據後四卦。元亨利貞。孔子俱作側義解之。故引爲一例。而反以文言爲附出別說矣。殊未詳後四卦。自應側重。乾卦自應均說。卦不同。理亦自異也。天之四時均。地於四時。唯秋冬實主其事。春夏不與焉。若人情事理。止須冬氣足。得其貞而已。餘皆天地生人自有一正斯俱得矣。

子楷問。文王囚羑里。武王與散宜生輩。用美女名馬。良璧出之。豈非賄賂乎。曰。然。在人用之耳。救文王事大。則賄賂爲小。紂昏不可以德感。不可以道回。唯貪賄賂。使武王不行。非所以爲子。散宜生輩不行。非所以爲臣。紂君也。文父也。倫莫大於君父。父不可委之死地。君又無如之何。惟有賄賂可行耳。至當之天則也。若非紂爲君。雖殺人亦爲之。况賄賂乎。道理原於至性。未可別作一事看。今之學者。有二等。有先不知道理。視行賄爲平常。一旦知些道理。遂該做的也不敢做。又有先知些道理。以行賄爲恥。既經高明說個無妨。遂又不該做也。去做學者所以難通。通了後。自見得不差忒。問文王之心歟。曰。此自臣子職分。若文王素患難。行患難。生死聽之紂耳。何敢有倖出之心也。問使謀之文王。何以應之。曰。自是許他做。若謀殺紂而救之。自不許。

人心惟危。是感物而動。明之體也。道心惟微。是動則反觀。明之用也。惟精是窮理。明之推也。惟一。是力。

卷之四 敦臨堂

本

行。明之終也。信此而執之。便是允執其中。惟之云者。猶言人心惟是如此。道心惟是如此。功夫惟是如此。亦可易明爲敬言之。明可合大學。敬可合中庸。明敬一也。

史壽平論中庸。至末章不大聲色。仲誠曰。此極平實之理。未可作神化論。無聲無臭。卽不觀不聞。此便是生理處。此便是性。須打靜中過來者。方曉此語。今試體察。如有一事來。不自俯首停靜一會。存思一會。便不得。但於忙亂接應中。輒退而靜坐存思。

卷之四 敦臨堂

本

便得。這便是性。若少參聲臭。便已非性。不由性而發者。如何望有道有教乎。天亦只是這個理。故曰。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

壽平問。如何止言無聲無臭。却沒戒慎恐懼意。仲誠曰。不觀不聞。是人最與天近處。戒慎恐懼。却從此時生出。人心是靜坐存思。自然天理生心。空明觸照。而道義之得失。方警惕於懷。若謂先有恐懼之心。把此心向不觀不聞處用。則失此中精義。故言無聲無臭。而戒慎恐懼。自生不言可也。雖是省文。而

輕重本末已可見矣

壽平旋里。仲誠別曰。到家功夫。只是要講學。閑居時。心心念念。只將此事。倦戀於中。對朋友。別沒話說。只是講此。父子兄弟。前別沒話說。只是講此。僕從婦女。及街坊鄰里。所遇之人。亦別沒話說。只是講此。自然精神。淡洽。神志清明。日有進益。而不自知矣。

與黃漢型 崔玉老。曾相會否。間補日講。其啟沃之功。當必有聞者。然處今之世。亦難矣。言事功者。失

卷之四 敦龐堂

主

其源。言學術者。是其私。信於已。信於大臣。然後信於天子。此中有天命焉。來書所論窮理之說。甚當。但須知窮理之功。皆所以涵養未發之中。爲立天下之大本。然後經書參差錯綜之義。皆可無疑。而用功乃有要矣。

與孫鍾元先生。年來不敢怠荒。體得道理。唯明行二者。却與曠昔所見有別。論成效。行爲重。論工夫。明爲多。明之功。兼存養窮理。而存養實握其要。故於大學識得定靜安慮。於中庸識得未發。餘可豁然

貫通。此義莫詳於朱子語錄。多爲章句時說所掩。

沐次第書所以備有作也。存養爲明學者最所易忽。而亦不易能。體行方知。言之莫曉。此關不透。終屬鶻突。先儒功夫。要皆有得。唯註經書未瑩。章句單以窮理爲致知。而遺存養。故用小學補大學之缺。是未思止定靜安字義。而忘緝熙敬止之釋文。陽明又以存養爲致知。而遺窮理。故終斥卽物之非。是又未思慮得之義。保汝昔有用心牽纏之說。辟如人未得路。自不敢過着脚步。若果得路。自恨脚步不力。卽借此一商。

卷之四 敦龐堂

主

人心惟危。知能之良也。道心惟微。存養之源也。惟精者。精其危微。而理無不窮。惟一者。一其危微。而行無不力。此無非至善中也。信此而持循之。允執厥中也。

順之則敗。已不勝物也。逆之則成。物訕於已也。順爲物感。逆乃固有。敗之者氣也。成之者性也。

君子之容。常比於禮。其言常比於樂。禮樂不離於常躬。而道彰焉。故二氏不可以言有道也。自二氏之

侈言有道。毀其肢體。放其容貌。泛濫其言說。乖戾其人倫。而曰道別有在。於是鄉村市井之夫。赤足袒膊。偶通其說者。亦遂敢藐斥士大夫之無道。叱謂詩書之不實。浮聽其言。非不有所可取。而徐察其容止。悖戾不可近。褻污不可親。夫禮樂道德之舍也。離之是離其屋而居也。

一人匪冠襪衣。形容不莊。時癩運而眼。叩其業。冒易市井中。自稱劉接之弟子。接之遣來。問接之何人。曰白衣。常讀道書。明道理。問讀何書。舉其書語。亟

卷之四 敦臨堂

重

道靜無之妙。又亟稱有無二字。無以為主。有以為應。又言飛陞。則似仙家。言空。則似佛氏。又言責善。言力行。言知命。近理之語。則似吾儒。不啻其大有得而人莫喻也。吾聽之不荅。又屢探吾衷而詰吾。予曰。道理且不用說。大眼前言動容止。且須照管。不悟。既而言接之有義學義田法。將以商公令他來否。曰。來吾不拒。不來不敢強也。首肯曰。觀其器而知其工之巧。觀其言而知其人之智。遂辭去。此必龍溪海門之學。流而為此弊者也。

二氏之學之貴也。其由於士大夫之賤乎。彬彬稱君子者。皆不以禮樂檢其身。中冒而文不明。智疎而趨極清。二氏故出其專說以勝之。勺水本不足為多。而施於煩暑之旅。則爭飲焉。燈光本不足為明。而告於失燧之戶。則禱求焉。

今之學人。有錚錚修其行者。吾直謂其質美。人往往疑之。謂彼何嘗無工夫。而徒曰質美也。不知此如生金。即終日而汲汲焉。沐浴其沙石。磋磨其蒙塵。滌盪其光澤。要不失其為生金而已也。功皆外也。納之爐火中。錘而煅之。迥乎異矣。此存養居敬之說也。

卷之四 敦臨堂

重

程門高弟多矣。首推楊謝。朱子於二子。又獨稱謝子之學。而於楊有不足焉。是傳程子之道者。上蔡也。朱子為謝子檢輯語錄。極費心力。嘗曰。某自妄意為學之日。即賴先生之言。以發其趣。恐其一旦泯滅而無傳也。是啟朱子之學者。上蔡也。前接二程。後啟朱子。夫子之功。顧不巨哉。今天子崇尚實學。程朱三夫子。特加其後人博士矣。而有功於程

朱者。謝子也。設有賢公祖父母官。或里中有人居
通位。推二程之高弟。搜朱子之根柢。上之。當宁
雖從祀如楊龜山。復其恩祀監生。不爲過矣。

問以格物爲力行。朱子昔日與江得功曾辨之。似無
說。曰。嘗玩其言。亦未明白。姑不他論。古今言性學
之書。無如樂記。其最可據者。曰。物至知知。然後好
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
滅矣。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只是我之明
白心。到不得物上。倘知能至物。則無人化物之慮。

卷之四 敬臨堂

矣。古經固自有此說。此一關鍵。乃最難渡處。大學
設法教人。似決不可少此一機。上矣。若直作窮理
說。與教知一例。重復無力。至於天下固有窮理極
到。知之極明。物交而引者。不知又用何功。大學之
法。不亦疎乎。然又須知是學力行工夫。非即謂力
行效驗也。

性是不問而同的物。故曰性相遠也。雖皇上帝降衷
於下民。若有恒性。卽是這個相遠之物。剛柔清濁
本不能使人人同。惟令剛者。可以衷於柔而得中。

卷之四 敬臨堂

柔者可以衷於剛而得中。剛衷柔。柔衷剛。推之事
事物物。皆可折衷得中。日進於至善。天命人。只命
之以此。人得之爲恒性。劉子曰。人受天地之中以
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
也。可見這中。非有成中在心。只是能衷出個中來。
禮義威儀。便是人心衷出來的。非強設也。故天
之所以命人者。卽於此而定矣。而性之爲性。亦可
想見。此極無常。又似有常。故曰恒性。而又言若也。
衷字最精細。有調劑。若認煞作中。胸中有個停停當
當的物在裏面。則性拙劣而不足稱善矣。看來天
與人以性。只如帝王與人以尺度權衡一般。全無
一物在裏面。遇物最會酌量長短。品則輕重。毫髮
不能欺爽。維皇只以此個降於民。不第不患剛柔
清濁之不齊。亦正患剛柔清濁之齊耳。天不清地
不濁。何自交通而生萬物。人不男。亦不女。而人類
爲之早絕。彼不賢。此不愚。誰能相長。誰肯相屈。亦
無君臣上下之分。尊卑強弱之制。此大亂之道也。
原只因天地是個分陰分陽的人。自不能不有似

天而得陽多者爲偏剛有似地而得陰多者爲偏柔而其所降之衷自會斟酌剛柔衷多益寡以生中正仁義出來剛而清者先覺之爲君柔而濁者後覺之爲民君子修道小人從教道此衷也教此衷也誰謂性非工夫哉

朱子云存心云者則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若前所謂精一操存之道也故盡其心而可以知性知天以其體之不蔽而有以究夫理之自然也存心而可以養性事天以其體之不失而有以順夫理之自

卷之四 敬臨堂

主

然也今試觀此語校集注爲順此朱子自說有不
同者必其學有偶見之殊而不固執前說爲是也然何說爲前何說爲後亦不可考今唯二說並陳
恭以文理順當爲是學者如終不辨宜下體驗功夫自不可欺矣沐浴往往看集註章句有疑者必於語錄中得其相契不但竊自爲幸亦深服朱子之無私耳

按乾兌離震巽坎艮坤八卦之名肇自伏羲何以見之古有連山歸藏山艮也藏坤也五十六卦之名

似起自文王伏羲已有六十四卦止有八卦名未
有五十六卦名也何以知之周禮太卜掌三易之
法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
是周之前八卦
六十四卦皆有矣而五十六卦名義即他書并無
聞焉自是文王衍卦繫易時所作所謂易興於中
古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耶

傳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陽爲良知陰爲良能而人之良知良能有自來矣

傳曰乾天下之至健德行恒易以知險坤天下之至

卷之四 敬臨堂

主

順德行恒簡以知阻乾自健健自知險此人之所以不慮而知也坤自順順自知阻此人之所以不能而無知也
有知而無能以赴之則不能悅諸心有能而無知以開之則不能研諸慮則吉凶混而天下之事務窮矣故曰能悅諸心能研諸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

傳曰通天下之志定天下之業斷天下之疑何也曰
上世吉凶之理含於人心而不能發趨避之情緇於事机而不知用聖人作易見天下事物之理如

是則吉。如是則凶。而志通矣。吉則趨之。凶則避之。而業定矣。通志則發天下之知。定業則展天下之能。此人謀也。又有人之知能所不及者。蓋事變無窮。吉凶介於疑似。趨避存乎兩可。吉事而不可趨也。凶事而不可避也。必將臨事而失所決。於是又有占卜之法。聽命於鬼神。而吉凶趨避之微。雖不必甚明。而疑有所斷矣。此鬼謀也。

或曰。天災所及。人怨所加者。必於德行有未至也。曰。

此自反修省之意。不亦善乎。天災不及。人怨不加。

卷之四 敬臨堂

七

者。果皆德行至者乎。品定人物。甚不在此。九年水。七年旱。偏在堯湯之世。周公孔子。大不理於時口。更是天意有所成就。聖人在上。教化大行。終不免有頑譏不化之人。終身而不悟者矣。

周禮大司徒。以五禮防萬民之僞。而教之中。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禮外也以防人之僞心。而未發謂中。天下之大本。亦於外焉。教之。樂內也以防人之情欲。而已發謂和。天下之達道。亦於內焉。教之交養內外。無二道也。內外之間。可以一敬字。

該之要之。古人教法雖多。不外存養之妙。

三墳五典。九丘八索之類。古皇帝王霸書也。孔子已盡刪正之矣。已刪者。雖不能盡去其迹。而世已不用。其理荒。其詞不雅馴也。其所正之書。其文理皆順。堪作不易之典。間有難省。而卒可按索。旁引曲証者。皆孔子所解訓者也。故今世所有。凡近於禮義之書。其文辭深醇明朗者。未有不出於孔子。易有十翼。不待言矣。詩書有古序。雖非孔子作。亦經裁成。周禮爾雅。必會校籌。若禮記一書。雖是漢儒

卷之四 敬臨堂

手

雜採編錄。要所採者。不外孔門之書。如呂不韋月令。彼原非剗作。必亦孔門之書。獨是樂記學記。坊表記。禮運。禮器之類。非孔子其誰能為此文乎。誰能通此義理乎。至於左傳。其文辭義理。尤非等閑人所能省豁。况能為其文。亦必孔子之書也。今以左之一字。遂疑為姓左之人所作。亦淺矣。是未深洞左傳者也。此始自漢儒。要之孔子生於春秋。不為君相。將所具千古絕識。絕力不肯開放。將古帝王聖賢。遺留故實。悉取而討究之。又取賢不賢。識

大識小。悉取而討究之。以勸善懲惡於天下萬世。其周遊訪問。居里研習。天下古今。再無好學第二人如孔子者。故自有孔子而後。已無復能有他人之文矣。其有之者。必其不經不雅者也。

功夫莫切於存養。而存養功夫。必是陶淑於禮樂。方實落。有展拓。禮敬樂和。窮年只以禮樂存心。以禮樂淑身。習與知長。化與心成。則鄙詐易慢之心。無日而有。即欲不為聖賢中正之資。實不能矣。奈如今禮樂二事。久已淹沒。傳習無自。聽學者自尋門

卷之四 敦臨堂

主

路。學者只有詩書可靠。無禮樂以輔詩書。詩書亦成空文。隨人私智講解。莫不皆曰。存心於義理。以為涵養之功。終是慌蕩。沒疆界的。於是二氏之說。得以惑亂人心。而亦無可盡辨。皆禮樂不行之故也。即有些微古禮。當世猶斥為迂怪。禮者非自行也。必與人相酬酢往來。此行而彼怪之。原以聯屬親黨。而反以招悖戾。故卒不可行耳。此必是朝廷治定制禮。功成作樂。人遵一王之法。而政以一其不齊。刑以防其不率。則人情爭趨之久。而有或不

然眾且羣以為怪。無所容矣。

周元公曰。無思而無不通。聖人也。夫聖人無成之日。而思慮無盡之時。堯舜猶病。文王未見。聖焉有成之日。而敢廢思慮乎。堯試鯀時。試舜時。已耄矣。豈聖未極乎。何以猶賢。茲未通而煩試之耶。史臣頌堯。堯已沒矣。聖已成矣。而必曰思。未曰無思也。夫易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此孔子贊易之妙。言易也。非言聖人也。易者著卦爻也。著卦爻自無思而無不通。豈有無思自無不

卷之四 敦臨堂

主

通之聖人。設遇事不著已見。無意必固我之心。此正由思而得通者也。周子偶見未徹後儒。遂宗主其語。以為格言。至生安處。即不敢語以功夫。即經書中用功字面。必添轉折。歸於無功夫。及聖人口中。目說用功。又概以謙虛與之。雖晦菴尚所不免。於是聖人之道。超然高矣。聖人面目。不可見矣。學者遂羣然不敢萌作聖之想。近今復有以無念為至。以有心為善為非。更決裂不可言矣。

孟子曰。心之官則思。只此一語。可以知心體。知得心

體了。自可以知聖人之所以爲聖人。是思。是不思。亦可以知洪範所說。思曰睿。睿作聖。是真語。是偽語。將此等處俱已通曉。然後我輩好放下心。用思學之功。再無牽制掛慮處矣。

孔子棄魯司寇而行。不召於君臣。無自反之義。故十五載於外。往來經宋衛曹之路。去魯密邇。而年已衰老。不復一履父母之邦。及康子使人召。不待再計而至矣。此聖人去就之義嚴焉。或曰。設終不召。曰終不召。則終不至耳。死於他邦。義也。命也。問歸

卷之四 敦臨堂

章

家何碍於義。曰歸。亦有不同焉。昔舍官而去。今困而來乎。何以異於匹夫也。不見君臣。嫌於無禮。見之嫌於有求也。設魯用之。是自求用也。不用。是自棄於君臣。君臣無禮於孔子也。老死於外。義則大矣。按春秋傳。卿大夫獲罪。或自奔他國。或逐去之。皆曰行。孔子行。亦此義也。

此學無奇。全憑此心。此心只在此處思念。便此口只在此處講論。此口在此處講論。便此身只在此處體行。如是。情慢邪僻之氣。無自而入。卑污鄙莽之

名。無由而成。若說且放下不講。吾自恪守乃躬。是卽心之情慢。而邪僻將乘之。儒者之名。多由此損而不覺矣。大家勉強。常相聚會。便宜之家。輪流執饌。貧者不必強同。亦不必介意。此處能相忘。亦是學問進地。外面有肯來者。卽降心容納。未肯來者。亦多方汲引。若終無人肯來。必是我輩心未虛。學未實。不足感人。而拘執驕矜之氣未化也。次第書須時常觀玩。方能有得。次第雖多。其實只存養一節爲要。能存養。則志於此方可立。而理不容不窮。

卷之四 敦臨堂

章

行不容不力矣。一念常在。終是頭腦。可以隨便捉撥者。喻春山。奇人也。其一切之說。操訣於九六。但河圖中。便有絕妙九六。春山未能尋出。故不得已。以洛書爲河圖。而取九。河圖爲洛書。而取六。既有分裂之嫌。又見強作之病。倘來一晤。一清其源。可以若決。與黃漢型黃維福。

宋儒爲後人指迷。尙須人自爲省豁。則迷者自悟。無奈隨所指處。卽爲限制。又自生迷。故有宋儒之論。天下才識薄者。卽不能再求進益。才識強者。復不

敢再求進益

與孫鍾元 寒暑如流。又復冬序。老先生福履有加。專修一候。夏初。燧兒在汴。曾有一書。託令親寄。夏峯並大第書一冊。未知到否。所欲質者。惟明行二字。爲盡聖人之學。却非蹈襲常說。爭分爭合之論。既其義備於前札。又詳大第書中。自無遁於先生之高明。易說本孔訓。今已八易稿。又將九之。而識竭力已。似不能再有所進。意博稽廣証。再質當世諸君子。務不以已見爲是。中庸說已信六七。大學大義。似亦不謬。唯不能起聖人而問之。論語不敢輒有說。必待五經畢晬。而後可窺其奧也。尙書蔡註已見其大。沐謂猶畧古人之精微。如欽明文思安安。字字須下口念。皆古人精神所聚。一片純一不已之工夫。概以生安畧過。則面目隔矣。詩以毛傳。賴有古序。前人種種已駁。朱註之非。序者作詩之旨。採風之本。朱子謂詩反似因序而作。而序爲題者。細繹之。正然也。禮記學者。每嘗爲漢儒所成。言多雜亂。適不善會之耳。沐謂秦火之後。孔門之

卷之四 敦臨堂

美

書儘可觀者。無如禮記。易曰。見龍在田。天下文明。於此見之。凡皆孔子之文。及門之言也。皆欲畧註。畢此浮生。並酌先生疇昔之屬。奈筆力不健。敢不勉旃。

與耿保汝。沐資質鈍魯。不能於詩書學問。有所提得。每極其疑。而後能信。又極其信。而後敢疑。往往所出。不卽與人同。亦終不敢遂異。積邇年所得。成爲學次第一書。謹寄一冊。亦足以見矣。來書自言。好作意用見。及自許太高。二病云云者。由沐觀之。特

卷之四 敦臨堂

美

恐未有是也。果爾。試將所作之意。所用之見。所許之高。日進而求之。益泮礪之。則意盡而又生。見窮而復作。高止而彌進。必有日異而月不同者。孔子所嘉爲狂簡。可取裁者也。惟恐徒是作議論耳。然吾竊見保汝意思。却有病痛。儘有可言者。未言前後相質。要皆孔門之所不講。而不以爲要領者。是緩於存理。急於去私。猶入室而閉之門矣。孔門存養工夫。爲最先一層。朱子晚見之。其言不啻登塵。而朗朗也。存者存乎理。養者養乎理。存養既裕。保

汝所言二私之病自漸雪消冰化。此中大有功夫。可言。何用終日汲汲徒抱不除之憂乎。此與徵君所所言者少異。然次第書中前人鑒鑒如此。而沐亦嘗實體之身。非敢獨爲過情之論也。用此稍效芻蕘於一得云。

問師友之別。曰。師者衆也。古者天子以六師勝天下。勝之者以其正勝不正也。天下之不正者服而從之。歸於正也。儒者自盛其道德。學者遇之。如六師之加。不容不服於正。故亦曰師也。師尊稱也。尊而

卷之四 敬臨堂

表

畏之。如畏六師而師之自嚴。亦如六師之威。整齊嚴肅。不敢慢衰也。若夫友者比也。其志同其道合。二人親比如一人也。友之道得於順。師之道得於逆。出一言行一事。無相違逆。然後結爲友焉。此可以爲友。不可以爲師。不相逆者不能救其失。無由成天下之絕詣也。師則反是。惟道無涯。惟德無疆。無所不屆。然後出此六師以攻人之堅。破人之壘。遇之若甚。不可人意者。此可以爲師。而不可以爲友。

酒能昏人之性。好飲者雖自謂明白。嘗律之以義理。則無在而不漠忽也。與之言。暫未嘗不聽之。轉而輒若未曾聞。蓋酒奪之也。若一日數飲。則全失明智矣。

卷之四 敬臨堂

表



湖流史學鈔卷之五

上蔡張沐起菴著

武進王

潤

商丘侯重喜孝思校閱

關中錄

先儒論理。儘有與經書相反處。如易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周公孔子俱謂不可不如此。以用其思慮。先儒却說不宜思慮。至今學者相沿。以爲格言。而慎思之學。遂泯沒無傳。爲患非淺。憧憧往來。過去的也要思。未來的也要思。思到精義入神處。則朋類

卷之五 關中錄

皆從爾之思而行矣。故繫傳謂。天下有何可思慮處。只思慮此一耳。天下同歸於一。而特不能不殊其途。吾之心與天下本一致。而百其慮。則一致之理又不見。故不可廢思慮也。用思當如日往月來。而明自生。寒往暑來。而歲自成。一往一來。而利自溥。若不如此。以用其思慮。則此心不明。凡事不成。而所往不利矣。故憧憧思慮。往來不絕。務以精求其義理。至於思之熟透。而精義入神。如此則一矣。乃足致用。所用無不順利。而身乃安矣。明明孔

子如此說。先儒未詳。反鄙思慮。而以無思爲貴。此亦當時二氏之學。沁於學士大夫之心。相習已久。故難以一旦盡爲脫擻耳。蓋亦因象中有憧憧往來。未光大也之語。不知象蓋謂。憧憧往來。正爲此心未能光明。而求光明。未能廣大。而求廣大。所以貞吉。悔可也。

卷之五 關中錄

阻雨赤水。食用艱缺。草料騰貴。驟脊皆腫。子任率衆造飯鋪床。切草飼騎。仲誠呼子任曰。誰謂西川之役爲苦乎。但人常欲遂已意。自到處不樂。何地何時。不有當爲之事。凡事亦自有理。凡理無不有趣。華之不盡。學之無窮。到處可樂。何不可西川乎。卽如今日。急欲到長安。而阻雨此地。便不宜作長安想。便是此生當有阻雨赤水之事。作分內遭際。爲所當爲。境遇自覺寬快。

劉賓賓問曰。今有一學者。戴瓦甓帽。綴玉結。服長領直裰。是否。仲誠曰。不知將爲夷齊之道乎。爲孔子之道乎。將爲孔子之道也。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不敢作禮樂。說夏殷而用周。戒生今而反古。將爲夷

齊之道也。薇蕨亦爲周有。惟有赴首陽餓死已矣。嗚呼。大道平平不在此。曉歎也。

仲誠問中孚。所學以何爲得力。中孚曰。大約學在靜。不從靜坐用功。終不成學問。仲誠曰。然。自程門以來。教人靜坐。卽求之孔門。亦從此入。觀定靜安慮。不觀不聞可見。試問靜中工夫如何用。中孚曰。一切放下。一念不起。便是止。便是至善。仲誠曰。此中還須商量。

中孚被徵。欲遂其隱。上司促之行。問於仲誠。仲誠曰。

卷之五 關中錄

三

堅欲辭。赴京可得也。中孚謂。斷不能。仲誠曰。沐浴所告者坦路也。舍此非人所宜告。在自主張耳。中孚謝曰。先生至教也。仲誠曰。天下事。唯不可太奇。中孚曰。人豈可有心作奇事。不肖與先生不同。終何以教我。仲誠曰。此是好事。隨分做去。亦不必卽如吾意。正好借此作工夫。磨鍊道德。必有不同。逆境都是成就人處。中孚又謝曰。先生喬寓敝鄉。將來如何。仲誠曰。每日尋些工夫做。自無暇慮之。中孚是極聰穎圓快人。却拿來作古板用。故非常人。

可及。中孚語中。看是象山規模而已甚。

辛飛問佛家坐禪。不是要長生。想只是要養聰慧。曰。這比長生意更超他。欲以此定慧心。貫死生。死時猶不死也。這最足惑人。解者蓋少。若仙家長生。不大足惑人。死生有命。多壽多辱。二語破之。

趙青陽問。有意爲善。雖善亦私。無故而起念。雖善君子弗與也。中孚之語如何。曰。此語自難省。未識中孚胸中。果真有所見而不恍惚耶。六經四書。先聖垂訓。節節是有意爲善。言言是無故起念也。有意

卷之五 關中錄

四

爲善。猶恐未善。無意爲善。而豈善乎。道理只是平常。出語太奇。過高。畢竟是旁窺偶見。不觀不聞時。有何故。而戒慎恐懼者。專要於此早起善念。無故時。漠忽有故。時卽無及矣。故曰。凡事預則立。不豫則廢。乃最老實。無曉歎的理。鷄鳴而起。華華爲善。是有何故乎。善卽是故也。識得善卽是故。何嫌有意。若孔子絕意必固我。是別一層道理。非言學大旨。

子任問。李中孚與孫鍾元何如。曰。鍾元先生。全從世

情人事經練通透八九十年工夫真是養得光風霽月不可以一旦見力強而至也鍾元善開獎後學汲引朋類中孚之學須再長進求實落方得

此心只要止至善便是明體此明體定則益明靜則益明安則益明慮則益無不明矣便是明德之至善得也而親民許多事體皆無能外亦於此得之也

宋來之問風水之說晦翁不廢有諸曰三才之道也有之問富貴福澤之應然乎曰然但天有命地有

卷之五 關中錄

五

理人有學何獨全靠地理也於天命擇其善者承順之地理擇其善者并處之人事擇其君子者為學焉三才之理自是都來助我富貴福澤之應自無爽失若悖天叛人而擇吉地天怒人怨吉應能乎來之顧其徒曰即此是教也

青陽問物格知至如先生說似已身無不修曰此是大學中學力行的工夫於此體行得個妙內外的方法由此時習得熟至意誠心正方算得手了由此然後敢一味調理身事求以無過後學只似聖

人是一日二日做成再無事也此最是鹵莽而大學所由作者歟

與青陽小扎開暇無事即宜習靜使心不外馳則湛湛則明日生力日強神日足然後持以應物無所求而不當况舉業淺淺者乎姑示二題為課沐既在此必求有益

謝上蔡先生曰天下皆亂而已獨治不害為太平樹肩吾曰天下雖不治平而吾國未嘗不治且平者岐周是也一國雖不治平而吾家未嘗不治且平

卷之五 關中錄

六

者曾閔是也一家雖不治平而吾身心未嘗不治且平者舜與周公是也此語最足發人志氣此見大全

辯

讀朱子或問只畧易一語曰致知是居敬窮理便了當矣當日只因尚有存養一層無入處故人終不曉其說而朱子之辯論亦太曉曉者只為此也大學章句或問只是知止一節說不清楚故其說愈長終錯亂矣中庸章句或問只是中庸二字失解故其辨無窮終影響耳

朱子章句集註是先成之書或問是後成之書或問實所以救章句之失者也故中多有極是處當日不如即將或問意思另成一註毀去章句而必留章句又救之以或問何也想必於大學終尋不出存養一層而章句一書已傳不及收矣

章句於緝熙敬止敬字輕巧衍過不敢着講如朱子語錄中存養之說者便是諱疾忌醫處只爲知止在格致以後却再說如何如何敬便似將十五歲前存養居敬之功又倒掃矣豈不將或問中居敬

卷之五

關中錄

七

爲窮理之主文字又錯亂耶又不但此慮而后能得慮字亦不敢著實詮發亦謂將慮字精神已說在格物致知內亦不便重複所以此節書義究竟在鏡花水月之間豈大學設教條規如此影影響使人何以持循定須尋個斬釘截鐵理路出來復李中孚讀諸刻深服絕識大力出人數倍真慈湖龍溪復起向嘗屏絕詩書口耳不由衆見不恤人言後見我此之學固昔儒所嘗先得而後人多有貶駁其貶駁之是與非亦莫從而得知也六經

四子書遺我何爲不將來質勘諸儒先儒恐終有誤因復執冊自苦寒思行學定欲見其人協其語八年而完二易五載而見於學庸然後嗒然一笑先儒之學皆古聖人之學也特不自信其學而求伸其言則其學反從其言而限於有際故陽明近解此畢畢之論雖藉支離過當之說也要亦未免自有以取之耳沐移舊新學相達愈遠尊事無由得一音我輩百折不至心性之動忍終有未極孔平栖栖皇皇豈善佳於春秋乎以爲學耳其心力

卷之五

關中錄

八

必有所聞學問必有所廣人品必有所成若徒爲隨者也則非學之謂矣悉言其狀不敢自處交淺諒諒

關中無事適獲風心國與家兩不及累此中蓋有以成我也故亦不敢負此日月有人來談者唯此之言有事亦唯此之事世亂兵興人謂君子廢業之日苟能顛沛於是時平時乎勉之勉之轉眼平成光彩萬丈關中李中孚曰衣爲學爲人所敬與李近在秦中玩毛詩隨筆註解頗覺有得要非敢自爲

說唯體貼古序亦猶說易之本乎十翼也人而不
爲周南召南真猶面對牆而立若不玩序義只如
常解猶未見其然也已將二南寄家爾可時與中
道燧端相爲講求取興詩之益并以相勉相扶不
至頹廢此業與李子情

生子可喜教子尤可喜因其性情所偏含育薰陶變
化之令其和順只要莫便由他又不可輒加以怒
不由他不怒他之間此是一團工夫一片精神故
人樂有賢父兄也寄去二南一冊可與燧端約期

卷之五 關中錄

九

泰玩此是居家之至寶妙在學問講於房幃道德
修自衽席最令人欣喜最令人感動有得於心卽
向婦女說一二遇令熟其詩既熟再一一訓解之
婦女性情未有不近道未有不喜說書理者不教
之何由而得知也與王見心塔

米書云承教靜坐存思三日志氣遂覺鼓舞數日之
後存思功疎志氣又覺衰弱因而自奮自責強勉
存思近見存心二字簡易直捷顏子三月不違仁
直是此心無一時不存萬物之理皆備於心此心

能存自萬理具在不患不知中道雖不能三月不
違常以此自勉但只是見在存心見在照管不能
深思遠慮精義入神與朋友講論多有不合此說
存心之功最是我平日所論不遇此在人自得方
爲有之先令此心澄然無事待能無事却不可只
如此要隨事窮理事未至先慮之臨事籌度之遇
後又思念當否如此再加學問辨論漸而心自深
慮自遠義自精子在我家雖薄有供給資用多缺
又恐人相與久其間不能全無差錯須是合過自
如日月之食學生不可速有求他長進之心只須
含蓄有養他志使專一深厚待大時自肯上進只
是當讀者讀當說與者說與能省能問便可告之
不能姑聽之要以文雅字面圖圖說與且不必以
俗言替換又宜設學規令他歡喜勤行讀寫之功
不妨從少與王焉倚

卷之五 關中錄

十

居家兄弟常宜相聚講孝友道理講習既熟私智自
薄自能忍讓不然可因小節漸爲路人漸爲寇仇
不能受天之福矣

無德而與人爭利。必爲子孫之憂。孔子不有天下。所以仁子孫。雖湯武之後。豈能免於殘賊乎。故德不可不爭。天下之先位。不可不處。匹夫之後。

正誼曰。仙學亦不可不知。齊治平事完。可以仙爲歸耳。仲誠曰。此只是怕死。學聖人之道。便不怕死也。齊治平事。何有完時。齊治平果有完時。啟足啟手。樂天爲快。不以死爲憂矣。如今未做聖賢。故只看聖賢尙有死生未了。滅歿可懼也。做聖賢功夫。方知他已了。無可懼也。神仙之說。總因不學聖人。懼心無了處耳。

卷之五

關中錄

主

正誼曰。人傳聖人。不死。孔顏至今尙在。有人於深山見者。或有是理。仲誠曰。此至鄙至俗之謬傳也。吾心不明。何能不信。傳此言者。誰也。見孔顏在山中。誰也。我未之見。子亦未之見也。今之道士。深山安逸。以享餘年。雖曰長生久視可也。有靜養既久。心清神爽。能臆事多中。步履輕快。雖曰未卜先知。騰雲駕霧可也。亦猶孔顏道隆德備。至今在人心目。雖曰未死。曾見可也。若真信爲然。則癡矣。

正誼曰。瓊山斷論何如。曰。後儒之學。大約知人而不知天。知無憾之道。不知有憾之道。焉可以品評古今人物乎。無憾者。愚夫愚婦之所能知能行者也。有憾者。聖人之所不能知不能行者也。無憾者。道之造端。有憾者。道之至也。後儒之論。大約知道之造端。不知其至耳。問瓊山論許衡吳澄是否。曰。卽此之類而已。孔子魯人也。楚蠻也。先之以子夏。繼之以冉有。而入楚。孔子其於春秋之義。不大悖乎。賢人生於世。如草木之生於地。未有時而能勾萌不達者。天使之也。其時地之得失。適逢然耳。孔子當此。亦不終泯泯也。

卷之五

關中錄

主

湯無武王之父。身自行道。以伐桀。時會其極。非積累之所致。實有慙德。非謙也。以臣放君。儼然犯天下之大倫。豈慙德一言。可以稍自解乎。武之伐商。而有天下。皆文王積德累仁之所致。三分有二。事無可辭。若曰慙德。是真武王之飾辭也。若曰慙德。是文之慙也。儒者執此語。以優湯而誦武。何見之淺也。

大學明明德一語。最是大綱。何是的確釋文。下康誥太甲帝典。特申皆自明之義。以勉人自認。不外求耳。固亦未嘗解訓實義。豈竟留一糊謎。令後人自爲揣摩乎。却在定靜安慮一節。何以見之。人之心體定則自明。靜則益明。安則益明。慮則無不明矣。此便是明德體段如此也。然我不自定。自靜。自安。自慮。則此明德。竟亦不明。此便就是明明之功夫。如此也。妙在無所爲體段。一片功夫。就是體段。明明德三字。註脚甚亮。

卷之五 關中錄

圭

求道者如繪事。然畫鬼魅。則俗人稱奇。畫人物。則俗人厭觀。於是遠人而爲道者多矣。人有謂我。不應只看書。宜力行者。豈知看書而後知吾向之所行者。多非也。吾向之所非者。多是也。人有終不肯看書者。其妄以爲是非。不亦多乎。不知學者。蔑廉恥以趨利。稍知學者。又立名節以妨天性。峻邊崖以乖通。道則爲道。遠人矣。若子謀道不謀食。是矣。然亦曰。祿在其中。若運際否塞。不可榮以祿。又不謀食。則如之何。古人處亂世。

則避於簫笛伶人。隱於魚鹽販築。若今人出此必見笑於時。豈知謀食卽謀道哉。

有毀仲誠者。邇來學者於路而止之曰。子當無往也。來者以告。仲誠曰。我不求直。則曲之者不至。我不求潔。則污之者不來。吾何學哉。悔過而已。彼之言焉。知非吾之所悔。毀何傷於我乎。子不妨信彼而學吾學焉。

曹念華曰。暑而去冠衣。失亦大矣。子桑伯子。不衣冠而處。謂等人道於牛馬。失不亦大乎。仲誠曰。然禽

卷之五 關中錄

古

有文羽。獸有文華。天所以飾其陋也。而獨不生人。一以文體者。蓋特優之以衣冠耳。則衣冠猶生體也。不可須臾離者也。去之不亦陋哉。

念華曰。人厭冠衣。惟不敬。仲誠曰。人之憚於恭敬。謂力不勝此。拘拘耳。不知非有力方能敬。却是敬能生力也。故君子莊敬則日強。小人安肆則日偷。念華曰。實學之士。托以國事。必能有爲。曰。正難托耳。曰。何也。曰。如此階下花木。後世君臣。只欲見在。成樹開花。儒者則欲栽子種根。自往往不用也。念華

曰無因只欲荷花木所以只是無種植根本却定是有仲謀曰然此猶有間也賢者種子栽根逐日培植即以爲日用之功觀其生息日漸滋長即以爲日用之樂若開花成樹則其後也聽之不及計也如祥桑穀一日而拱把則且惡之以爲凶耳念華喜曰然哉然哉道理說至此真痛快也

問先儒有云成王不宜賜周公以天子之禮樂伯禽亦不宜受是否曰成王伯禽皆愚而先儒獨賢也沐恐不然以周公之道德追二帝駕三王制禮作

卷之五 關中錄

主

樂振古未有卽以所制禮樂令其子孫世守如杞宋故事亦宜矣况公固嘗攝天子踐阼負扆臨天下矣周亦何能以終臣公乎雖生得而臣之死不得而臣之矣君臣之分則大矣尤有大於君臣之分者也天也何也武王未受命成王幼周公攝政而管蔡作亂凡此皆天以天下與周公也亦猶以堯之天下與舜以舜之天下與禹使周公於此避之南河之南箕山之陰天下之朝覲訟獄謳歌者未有不舍成王而之周公者而周公則不襲此成

局以有天下也其襲侯承祀踐阼而臨天下與舜禹之攝位同其立世子法取成王而教之俾成王卒有緝熙光明之德復政而退退居洛邑猶爲成王誕保文武受命民是天以天下與周公周公不受而復讓之成王且委曲教成以讓之較舜禹之讓猶無得而稱焉此段盛德至義以成王之賢獨不念之於公之沒卽以公所制之禮樂以祀公誠不爲過豈可以恒常君臣之分之區區者以衡公乎若必論常分武王誅紂而有天下恐終不可也

卷之五 關中錄

末

后稷人臣終未可以配上帝矣或曰禮運孔子數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作何解曰春秋閏公二年五月吉禘於莊公喪服未闋而吉禘非禮也僖公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郊魯之常祭禮不上常祭卜而不從遂廢郊非禮也若此之郊禘皆非成王所賜伯禽所受之舊况三家大夫舞八佾歌雍撤魯之君臣僭亂甚矣在昔成王賜伯禽欲諸侯於此觀禮孔子亦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正謂周公之禮在魯也是周公之

盛也。及後世之壞。豈非周公之衰乎。先儒之論過矣。是不信經傳。而憑私智者也。

湖流史學鈔卷之六

上蔡張沐起菴著

武進王 渭允清參證

商丘侯重喜孝思校閱

嵩談錄

今學者病在無靜中功夫。且向靜中治心。一切道理。自漸有進。然此心亦最難認。須先認得而治之。功方有所加。此心最虛空。無處體貼。直是持敬。則自有見處。待見得時。卻最實。治之功。乃不影響。待此心既治。如木之有根。水之有源。成性存存。道義之

門矣。

寬夫問易三百八十四爻。合三百六十之期數。多二十八數者。邵子有錯綜之妙。實天地之樞紐也。曰卦數爻數。皆形下之粗迹。原不須取。其乾之策坤之策。所得當期之數。皆揲著中所藏九六而算之。於陽策取九。陰策取六。卦爻數中。無九六之形。可見。乃形上之精義也。先儒往往在形器處。強為牽合。失之。要在孔子語中討取。

先儒疑尚書古文今文之異體。以為伏生何偏記其

所難安國何偏得其所易遂疑古文書爲後人僞作而不甚信也。先生曰亦過矣。今之去古遠甚。亦唯決之於理。今尚書四十八篇。既皆義理精純。又何論其文哉。今取其語揅之。皆非漢唐以後人躬行所能至。不能備其道而能假其文。是論孟學庸之書。不必孔門始能作也。今按伏生所記二十八篇。何書不易讀乎。惟盤庚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方多士。此數篇句讀稍不從順。有何足異。况此十篇亦在安國棟古之中。而安國非偏得其易也。但其難伏生皆記者。昔伏生老不能正言。使其女口傳以授晁錯。或伏生授女時。於其難讀者。多加諷誦遍數以熟之。故難讀者多所傳。今之善讀書者。往往然也。

書序雖依阿無所發明。亦無悖謬。特撮總篇意大約以便覽耳。今閱汲冢周書亦有古序。與尚書序體段不大異。是書自古已有序。非孔子所爲也。此序必皆歷代史官所記。孔子所取書則亦錄其序。所刪書則亦刪其序耳。安國云得之孔子屋壁。皆科

卷之六 尚書

二

蚪文。逸周書亦科蚪文。否不知何人識而錄之。據此則序已作於孔子之前。孔子不去。謂其可廢。斷不然也。書之亡失過半。猶賴序存。以識其目。此又不可去也。康誥一篇。後儒謂康叔爲武王弟。則誥爲武王之文。而序則謂成王誥康叔。與逸周書左傳合。類此者。又不可去也。

寬夫問先生之學。何自而起。曰。祖父之教也。先王父生平不與外事。博通經籍。終日危坐。子目齊案。輒引膝下。是以身教之也。先父志高絕俗。篤於教訓。不曰堯舜孔子。則曰顏曾思孟。則曰周程張朱。脫乳時。卽中此語。而茫不知何爲。及遭亂亡。頗悖家訓。迄僥倖鄉科。遭覆試之變。戒慎恐懼。思路窮絕。万悟家訓爲至愛。此生非聖賢無處頓放。又徘徊常說。終無入路。虧得陽明語。以立根脚。但盡頭一步。又是蹉跌。不踏實地。卻用朱子作煞落。今揅之經書。乃合符矣。

與友論存養。曰。立志存養窮理。總是存養一事。立志是存養起頭。窮理是存養落腳。分之確有次第。

卷之六 尚書

三

公霖問某志極昏愚沾滯當用何功夫曰問舉業乎實學乎曰只是治此心令明曰此便是實學舉業家所不問者又問功夫如何曰心之不明由其放也心體本明收自不昏須是一念常在常時自己體貼反照猛然有醒處便如嚴師至一般手脚自去整理此心體也稍時模糊是又放去即自收求復然如此漸自明朗爽利昏愚日薄沾滯日開矣

卷之六 講學錄

甲

構斯曰道本無窮仲誠曰有窮者道無窮者學也道者路也學以行之路有至處則盡行此路者終日往來死而後已自志學至知天道盡於是耳順從心只熟了又熟更無別法却自日新

寬夫問昨言一念常在如抱日月之說得毋有禪的意思仲誠曰不可看得太高此語只如常惺惺心要在腔子裏一般只是各人說來覺別問還得許多功夫方到此仲誠曰不然此是開手不是了手

此後方有事幹若用許多功夫只完此局此周海門王龍溪之說便躐躐不着實所謂一念常在者即收放心操則存的功夫心放不操存在這裏把

卷之六 講學錄

五

甚麼去做別功夫故屬第一層最初功夫但學者往往苦於認心不真故操存亦只影響須尋箇心之真體是如何方能實有所操實有所存而心之真體明而已須要他常常明便是常常在此一點明常在豈不如抱日月乎寬夫今日看得高只是乍聞做來自平問此後事如何幹曰公昨所謂要除襍思慮此後正不怕他思慮襍我此明體正有用處任他聲色貨利來一件便將一件徹底思索一番窮得他骨露筋出件件如此結果了一切邪惡皆被我看透堪厭堪憎則永不來矣此趁水和泥法何用除他曰雖是第一層功夫先生可是待幾多時能如此曰也有數年但數年只謂之尋門路及尋得門路在此方向此行豈不是初入門此後方有事幹耶今學者正坐終日尋路便說有功夫其實未入門

有送詩稿求仲誠評者止選題目題目不雅抹刪之題目善錄之不問詞也或疑之仲誠曰願學仲尼耳美善取之刺淫取之若淫者自宣其情是何意

也。自不足錄。三百篇如是耳。

講斯曰。人只須去惡。去盡惡。便只剩得有善。仲誠曰。如此卻好。其奈終去不得。講斯曰。閑邪誠自存。仲誠曰。字面亦須講。閑是擯擋他。不使得入。卻是誰去擯擋也。閑的便是誠了。只因人將誠字看作成。效。存字全不置講。此誠卻是要存的。存字下口念。存得此誠在內。有了主子。邪妄自不容他入來。故曰。閑邪存其誠。再觀易上下文。自明。

寬夫問大學條目。誠意爲重。似是仲誠曰。先儒多如

卷之六 高談錄

六

此說亦只因誠字題目重。故爭爲快論。其實孔子原文。未見有側趨之意。若論所重。則在致知。故先字文法。至致知而止。可見也。綱曰。在明明德。又可見也。

學不尋本源。只是空忙。定要將操存功夫。尋確實處。到此則口不可傳。耳不可聞。唯反求自得。學者不知尋此功夫。亦有緣故。只因章句。於大學略了定靜安慮。於中庸略了未發大本。只於別文貪發議論。故此一段實學不見矣。

復趙寬夫帖子。把捉在這裏之說。把捉即操也。在這裏。即存也。本孔孟之言。以俗字代之耳。操存此心。

使在在則明。視而見。聽而聞。食而知味。以應事物。則甚便而無所滯也。心不在焉。便昏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味。是不能應事物而滯也。朱子所謂收得此心在這裏。截然便是未發之中。便是渾然天理。事物之來。隨其是非。自見得分曉。常常恁的收拾得這心在。便是執權衡以度物是也。凡尊札所云之病。皆無慮矣。要之此心體爲一切功。

卷之六 高談錄

七

夫之大本。先立其大。然後可言別功夫。昨已面語。此是最初第一層功夫。入得此門。然後有事。幹是開手。不是了手。所謂涵養用敬。擇善固執。皆由此明心做去。涵此而養之。則用敬也。又復以此擇善而固執之。以增益不能也。朱子所謂苟知其放心而求之。則卽此知求之處。一念悚然。此心體用之全。已在是矣。由是持敬以存其體。窮理以致其用。日增月益。自將有欲罷而不能者矣。程子主一之說。曰。不之東。不之西。如此只是中。不之此。不之彼。

如此只是內。同是一說。尊札其意則是越躡欲速成也。

又問嘗見同學輩功夫泛濫。無着落處。亦曾自尋門路。在靜中存心。與先生連日所談似同。但不知有何隔越。於先生言。不自信。不敢附會。以自欺。或其中只須一箇認字耶。曰。此心之明。乃天所以予我者。不算甚功夫。只須認得出。以存之。雖然。非存又認不得。存久自有認處。非另有認的工夫也。曰。居常體驗。自覺窮理得力。窮理而後有所涵養。曰。恐終不得力。

卷之六 論學錄

學問唯存養功夫爲緊關。又唯存養功夫。學者最信不及。於緊關處信不及。其及信者。皆隔核也。今人非不說存養。只是說得有事時的用心。未說得無事時如何。何以謂之存。何以謂之養也。子思一部中庸。只提出緊關的功夫說。

學者但能一念常在。便是存養。亦照管得眼前不差。若從此再去窮理。則庶幾矣。

寬夫問。邵子曰。一念未起。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

乎誰。此際如何。下一我字。程子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此時下不得箇靜字。卻又不肯下箇動字。何也。且一念未起。鬼神莫知。與未發是同。是別對曰。邵子此語。不可看得高。只是說此時起善念。也由我。起惡念。也由我。雖鬼神不能測我之起念。更可由誰也。未發之中。當時程子亦未看得倒。然語意則是未發之中。純是功夫。故云下不得靜字。然只是未發。亦下動字不得。看來雖有工夫。只可說靜。若動則已發也。邵子未起念之說。無功夫。非未發之中明矣。當時邵子之學。以因物觀物爲至妙。不作主意。與中庸豫立之說別。豫卽中也。

卷之六 論學錄

九

先儒令人求未發氣象。尋孔顏之樂。此語只如和尚參禪。標一模糊之語。令人參悟。所以繩鎖人。細約其動擾。而引之端靜可也。其實未發處。最有實體。最有實功。徒以氣象言。已非中庸本義。孔顏之樂。乃治心之味。所謂時習之悅。而朋來之樂也。用此功。方知其樂。不用。不可以預擬也。

問有宰相家居。屈膝於賊。以救其子。人皆謂晚節有

失曰。屈我之膝以救人之死。仁者之所必爲。况其子乎。五倫並重。父子之恩。天性也。此時忍於不救。則其處君父之難。亦猶是矣。今羣天下人而度其心。未有一人忍其子之就殺不救者。天下人心之同。卽聖人之道也。何用性異。有人詰仲誠曰。慚否。曰。慚也。天地之大。人猶有所憾。勿能不慚。慚亦道也。若以慚而違心以殺其子。則不仁。故曰。觀過斯知仁矣。

寬夫曰。一家之興亡。看一家之元氣何如。一人之盛

衰。看一人之元氣何如。元氣者。仁也。

搆斯曰。昔人作官。方纔有事幹。今人作官。便說享受成局。仲誠嘆曰。然哉。

寬夫問天地之中數五。何也。曰。中是未發。五者五行之真氣也。由外以觀內。天地發處。無非五行。可知其渾然未發時。只是此理耳。曰。此中必別有至處。若徹底明白。必然不同。曰。要不出此。但觀河圖之數。便知是天地之數。生出大衍之法來。非聖人不能也。此便大奇。已被聖人發洩。若說更有未洩奇

理則謬矣。

寬夫謂爲學次第。書大有功於後學。仲誠曰。孔子是此大第。堯舜亦是此大第。人心惟危。是志道心惟微。是存養。惟精是窮理。惟一。是力行。做此功夫。便是允執其中。允執其中。便盡性至命矣。

今人言學。只言用其心之學。不言存其心之學。只言盡其性之學。不言養其性之學。皆是少了一層功夫。孔門不睹不聞。定靜安慮之功。已失傳矣。古人中一之統絕矣。料理都是末截。談論多是成效。此沐之說。所以終與人不同也。雖有同處。只是異。此謎難猜。實易猜。不存是無心。不養是無性。何所用而何所盡乎。

逸菴先生與仲誠作連日談。全以天道合人道。仲誠因指簷下橘樹曰。此一草一葉。所由有者。皆陰也。內有陽氣主其中。人只見其有處。不知其無處。故不睹不聞中之力大。

逸菴先生與仲誠論存天理。仲誠曰。只是立得簡要。爲聖人的心在此。這便是渾然天理。別無天理人

欲之來他自會去。存此心便謂之存。常存此心便謂之養。逸菴曰。玩易疏。通是此理。河圖之中數是也。仲誠曰。五五之數要足。若四箇五還算不得。功夫之施有二本。若無事時。則以存心爲本。用功於聲臭之先。此乾道也。若到事上。則以孝弟爲本。卽將此心體驗於倫常。此坤道也。

白鹿洞學箴。一曰。虞廷危微精一。孔子操存舍字。此是心學正傳。庶幾學有人路。觀心學二字。便不得粗粗行過。觀入路二字。又須兩脚踏實地。但凡模

卷之六 嵩溪錄

上

糊。蹏欬便非。

逸菴問曰。薛文清云天何言哉。是未發。到四時行百物生。仍是未發氣象。此語似好。仲誠曰。時行便是。不言之天。便是未發。物生便是發。皆中節。若文清語。便蹏欬不的實。不睹不聞中。踏實用戒慎恐懼功夫。何言氣象中也者。天下之大本。尤是結實語。逸菴曰。然若但曰氣象。何足爲大本乎。仲誠曰。然此入德門路也。才不踏實。便不得入。故末以闢然結之曰。可與入德矣。君子之不可及。其唯人之所

不見實實。內省不咎。無惡於志。有何蹏欬。不待動時方才敬。則敬之於早矣。不待言時方才信。則信之於先矣。有何蹏欬。

逸菴問易時位二字。仲誠曰。時卦也。乾剛健之時。坤柔順之時。屯難生之時。蒙求通之時。而六位則其時物也。以六位盡天下之人。以六十四時盡天下人所處之遇。

卷之六 嵩溪錄

上

逸菴壁上有友人致知格物說。仲誠觀之曰。辯論亦善。但少一層功夫。致亦是心致。格亦是心格。誠然也。却未知心是何如心。差官察吏。察自是官察。但未知官是何如官。須先使此官是好官。方得以心察物。須先使心爲操存過的心。方得。儒者多是少見一層。此一層實爲入門下手功夫。此處欠。則到頭盡僞矣。逸菴然之曰。卽前所謂一草一葉皆有乾也。乾便是功夫。仲誠曰。若說乾不是功夫。除是日不往月不來。便有寒暑。寒不往暑不來。便有榮枯。開落不能也。故乾爲健行。

逸菴問時是卦位是爻位。不是剛柔之位矣。曰。剝貴

賤者存乎位。一定而不移。剛柔無定。不得言位。何得言利。設此虛位。任剛柔往復變化而歷履之。故傳曰。過流六虛。位如衙門。剛柔如官。衙門有定。官無定。來一官稱此位。便是好官。來一官不稱此位。便是壞官。而吉凶見矣。

逸菴曰。利貞性情也。易疏訓乾之利貞。故爲性情。若利貞之成而可見。則爲坤之利貞矣。此語最妙。仲誠曰。乾卦乾爻。只是說箇知。坤卦坤爻。只是說箇行。故曰。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

卷之六 論說錄

古

知以主其能。故易能以效其知。故簡言知不離行。而乾則就其行中之知言之也。言坤不離乾。而坤則就其知中之行言之也。逸菴曰。乾是坤之所以然也。仲誠曰。乾爲始而坤爲終。乾知自本至末。皆始乎坤能。坤能自本至末。皆終乎乾知。逸菴曰。乾知坤能。猶夫婦然。仲誠曰。亦猶主僕然。故孔子釋坤曰。地道也。臣道也。妻道也。然亦可通吾致知格物之說矣。乾知大始。知也。坤作成物。行也。知與物。孔子於易中。已立明行註脚。天地亦不外知能兩

端自然之道也。後人於致知格物。鑿空強解。皆非矣。

逸菴謂仲誠曰。先生之道。只是以心爲主。此心卻不是便能爲主的。須存而後有是有主之心。上溯源本。仍是功夫也。仲誠曰。此言了了。今人談學。只說得用心。未說得存心。心之爲物。本是操則存。舍則亡之物。不操則不存。不存則亡心。心非其心。何以應用而爲學道之主哉。

卷之六 論說錄

王

逸菴曰。道本乎天地。故不可不學易。仲誠曰。窮理盡性。溯其大源。易爲要也。若日用事爲。隨在起發。則不可不學詩。要其盛德之至。則以禮爲歸。仲誠曰。敬字極徐遲。卻極敏利。其去欲如斧斤之於木。不存敬而言去欲者。是不斧斤而砍伐也。其危用無成功。可知矣。泮礪斧斤功夫。不可少也。存養是也。

不存養而言窮理。是不止定靜安而徒慮也。則所慮者皆妄矣。卽偶不妄。亦泛濫無歸屬。而終散矣。故戒慎恐懼於不觀聞者。其中亦兼有學問思辨。有

此敬在心。不容苟且。自博學審問。慎思明辯。而存養始爲完備。

逕菴曰。使孔子而處此時。能用其道。以變時俗乎。仲誠曰。委社稷以聽。則能之。不然。惡乎能也。

昔仲誠在內黃時。學問未純。每有持正處。輒觸犯上司。逕菴先生偶指其事爲問。對曰。皆悔之久矣。孔子曰。出則事公卿。寧柔正。不可剛正也。易曰。爻臣位。宜柔不立剛。大壯云。小人用壯。君子用罔。犯人以明己之正。卽非道矣。道無往而不謙也。

卷之六 嵩山錄

七

逕菴問物格而后知至。仲誠曰。此一語盡道之妙。致知在格物。猶言致知在至物也。至物者。孰至之乎。卽知至之也。從我這內裏明處。到那外邊物上。此知行機括。二而實一。故自未發至已發。有兩端而無異體。故曰執其兩端。自這頭至那頭。本一物也。故曰惟一。若內裏有知矣。到不得物上。到得物上的。卻又不自所知。皆自欺而不自慊。故必用此一句。乃堯舜一中兩端之薪傳也。

逕菴問九六七八爲老少陰陽之說。何據而云。對曰。

自河圖來。一二三四五十。既爲中數。是體數也。六七八九。既爲外數。是用數也。筮蓍用也。故用九六七八。若周公爻辭。皆言動。不爲靜而言也。又止用九六。不用七八。老變少不變也。問九何爲老陽。六何爲老陰。曰。陰陽者。一氣屈伸之名。氣進爲陽。退爲陰。進故至七而少。至九而老也。退故至八而少。至六而老也。

卷之六 嵩山錄

七

逕菴曰。此時官。唯以酬酢往來爲政。積習成風。實有做不得處。使先生作官有何法。仲誠曰。人做不得處。我也做不得。只是不作官。則在我也。

予所論中。論致知功夫極老實。甚迂緩。故儒者易之。而不論也。不知聖人之學。見於六經四書者。皆兩腳踏實地。欲一脚放空。亦不得。如今日登嵩頂。便就此地下脚。一步步挨排上去。卽一步抄過兩步。亦不能。况欲凌空躡級。驟臻巔頂。得乎。老實下脚。自不得不紆緩也。逕菴曰。緊走的還須歇下。何益。急性的。便有顛墜之患。曰。然。助之長則苗稿矣。此天理固然。不可得強。日往月來。寒往暑來。萬古分

寸自如也。若性急。則天地有中歌之患矣。

陰陽是一氣往來之名。邈菴究之。對曰。冬至日在極南。漸漸進而北。則氣暖。便謂之陽。迨夏至日極北。漸漸退而南。則氣寒。便謂之陰。不是有兩箇氣。只來往之異。便分陰陽耳。此一氣。又只是陽氣日主之。陽往曰陽。陽來曰陰也。其氣一而已。此一氣不可摸索。不可斷裂。不可方域。所謂乾元也。故伏羲以一畫象陽。一畫之外。更何又有一畫乎。此一往而復來。便是一故。又畫一畫陰。是一自爲兩也。又非別有物也。由此一氣往來不窮。凡單皆陽。凡雙皆陰。故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邈菴曰。此所以人性皆善也。曰。立天之道陰與陽。立地之道柔與剛。立人之道仁與義。往來屈伸而已。

焦錫三問。實學功夫的從何入手。曰。立志。曰。直便立此志乎。抑還從書上討求。而後志可立乎。曰。讀書是後面事。吾志既立。而有未明者。不得不考稽於古耳。自七歲以來。四子書及五經。何嘗不讀記之。

而無補於我者。志不立也。

五聚言此處學者鄙陋。絕不聞道學之說。曰。聖人之道衰。被舉業淹沒久矣。我那邊也是如此。邇來人方有此話頭。問先生始初如何便入此路。曰。也只是立箇志。流俗的事。說放下就放下。隨事特地豎起來。先迷後自得也。

劉生問看學庸疏略。其中義多不能省。曰。心未立得。定待此心定時自聰明。

公定曰。敝處士不知學。然而風俗質樸。如別地秀才。

博賭飲酒。唱戲入街。多不敢爲。幸先生久居此。乃有所矜式。曰。別的多賴師友。惟此志須自己立的。

公定問先生之學。只是先立志。次第書明矣。但立志便難。如何。曰。要立便立。由己不由人。但亦是日月捱磨功夫。一日立一分一毫。積至十日半月。便已不同。不是便求捷效的。

仲誠曰。易之吉凶以貞爲主者。雖人事存乎正。卻是。要人盡存養功夫。貞配四時之冬。冬者天地之存養。故知其教人存養也。又以貞配四德之智。智即。

人心之冬。故知存養爲致知也。

逸菴謂仲誠曰。觀先生之學。由於思。故如此其細密。貫合也。仲誠曰。孔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自堯舜至孔子。皆有書矣。言雖不同。必不是兩箇道理。須會合成一家言。其道乃可無疑。非思何以通之。沐常思舜十六字不得。夜裏不睡。莊坐思之。自此年冬至。至下年冬至。方得之。白日則與門人討論。出堂理事。就在吏民事節上。體驗是非。馮仲展曰。此處學者只是好利。仲誠曰。未是真好利。如真好之。莫利於義禮。義禮者利之源也。仲展曰。又有好名者。反喪其名。曰。未是真好名。如真好之名。生於實。務實何愁名乎。

卷之六 書談錄

主

構斯言一女賢而不妒忌。歎其難及。仲誠曰。女聰明者。見得賢慧爲大。則私欲自爲眇小耳。人能見得義禮爲大。則利貨亦不足齒矣。曰。酒色財氣。酒居先。尤能壞人德。仲誠曰。禹惡旨酒。心學也。心爲事之大本。無酒心爲主。有酒則心醉。不能爲主矣。構斯曰。制欲難。仲誠曰。既欲之矣。又何能制。須以天

理降伏他。如人有好惡。好利者。便教他舍而不奸。則愈好之矣。令他立起這作聖賢的志來。每日存有待靜中。將色貨與聖賢較。稱輕重。評品好醜。理本是好的。重的欲本是醜的。輕的漸可天理日厚。而色利漸薄。久而化矣。此是腳踏實地功夫。用不得一毫蹉跎。又是積日累月而得。亦非可欲速助長。

卷之六 書談錄

主

問氣節與道有殊乎。曰。道者路也。易窮然後變。變然後通。通然後久。只是行得去。如行路者。直正行去。遇山川自曲折。總是周行也。氣節直正行去。遇山則陵之。必墜。遇川則馮之。必溺。曰。我正直行。寧死不屈。而荒漫非周行矣。

構斯遣子執贊曰。學只學一真人足矣。仲誠曰。真莫真於學。若說學那真。便影響。快語疾行。不合理道。此感物之俗心。今人或誤謂之真人。變其俗心去其故態。此謂之學。乃天命之初。人性之真也。纔不學便是假。故十室之忠信。不如好學也。

與馬舍疊帖子。常於靜中體認心體。待識得心時。然

後時時存之使在此心既在則應物有主是非得失自不差謬到此地步然後博稽聖賢帝王之書窮極事物之理聽力日開氣質自化學益進而精矣嘗見學者不識心體而冒言靜存所存養者何物不亦僞也又不識存養而遽言窮理猶貪金而無庫聚糧而無倉亂散狼籍不為有矣若不務此學徒終日講至誠說無欺則十室之忠信溝街皆聖賢何容學為誠有志於學其要諸此

構斯問今之成人者何必然畢竟是子路語仲誠曰

卷之六 講義錄

主

然是子路感時發慨意流俗愈下那敢望禮樂便是如此如此亦可算得成人非謂禮樂不立於今也夫子欲人文質彬彬的子路欲人不失質文質相對

含麗問子夏與子張論交不同子張之言似有病畢竟何如曰皆是也為自己擇友須戒損友初學者宜如是若人來交我又自拒絕不得君子之量宜如是故論語並存之主此心不可不擴此量有此量仍須主此心

構斯論坐功曰養身之法儒家亦不廢仲誠曰誤也

異學養生而廢禮儒者寧有禮而死耻無禮而生

故曾子不以死為難而以易簣為幸構斯曰靜中

收放心曰心收來如何構斯曰收來自會好曰如

何便會好此便躑躅儒家功夫無有不落實地者

問如何曰先恐此心放弛故於靜中收求既心不

放則有所用每於夜裏起坐自己氣質偏病所在

思以察之愧以悔之夜間所思便是白日力量曰

功夫自然如此用亦嘗為之仲誠然有問曰既

如此其復何庸言人必欲聞之而後有言之也曰

願復有聞焉仲誠曰不見氣質之變遂可謂功夫

之用乎

勿謂生質有限識力有定每於靜中思病必見所未

見而識日精矣每於動中改行必行所未行而力

日強矣識力原是功夫何嘗限人人自限之

古之為學者見先生正冠則皆相視其冠見先生振

袂則皆自顧其袂見先生整顏色則各自默然飲

手收足昔孔子一飲食一動息門人皆詳觀之而

悟道。故子貢嘗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古之師善教。弟子善學。是以德日進而學有成也。朋友亦然。昔人有於食坐中。見其友轉項者。遂不自安。曰。得毋我有陋乎。友曰。君無失也。乃某嘆呼不避。席。吾轉項以覺之。不悟也。君何學之勤乎。遂拜爲友。善學者鑒人而省己。否者人覺之而不知也。昔人有慣疾者。好於器中。翻撥調治。滿坐皆爲不食。友具實告之曰。爲汝箸有口濡也。乃翻然悟存心之學。自是爲雅儒。

卷之六 書錄

子

學者動曰。飲食男女中有性命流行。此言不謂不精。及察其飲食。有放飯者。有流醢者。有固食者。有調羹擇膾。那移取便者。有咳噫不避席者。故聖人教人學禮。所以寓性命之道。而動合天人也。儒者但以爲不與人爭食爲道。鄉黨自好者能之。何性命之粗也。

此方是心學。故曰飲食中有性命。體此而行之。謂之學。不知而問之。謂之問。此力行之實際。仁義之根源。故愧魂夢者。此心敬。妻子者。此心入而事父兄。

善鄉黨者。此心出而事公卿。忠朝廷者。此心若此。處學問無實地。言綱常說倫理。步步皆踏空矣。

此學純乎定靜安慮。人不睹也。而已有戒慎。人不聞也。而已有恐懼。故無須吏可以離道。非性命之流行何哉。若此處無學。故常覺精神餘閒。終日抄語錄。誦格言。廣聲氣。搜遺文。表節孝。工辭章。古人不以此爲切己之學。

卷之六 書錄

子

山間使者。轉傾酒注之小壺。慮其溢。解屢帶束流之。衆稱善。仲誠急止之曰。巧於利用而義不可寧迂而拙也。推而論之。冠不可施於足。履不可加於首。貴賤之分然也。在几案者。不可委於地。置廝側者。不可升於堂。汙潔之分然也。忌諱之器。私匿之物。不可列於明顯之地。正大之數。光明之文。不可處於幽暗之居。吉凶顯微之分然也。物物令其得所。而事理平。人人令其得所。而天下治。友曰。行習不察。一經說破。爽然失之。

孔子於羣居終日。而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爲戒。子三人避俗覓靜於此。固不敢以不義爲言。小慧爲

行也。設若言行無有進益。仍似平日舊氣象。其去不義與小慧。亦幾希矣。終日羣居。亦是一番可笑。原是困避靜而來。便宜習靜中功夫。得靜中機趣。翻然若有見於夙昔之塵塗。而頓然變化其氣質。此有未明。則相資相詢。相規相勉。此即今日之義言也。有所得。斯果而行之。此即今日之義行也。語焉斯錢

孔子於飽食終日。而以無所用。心爲戒。予三人在此。真飽食終日矣。或悠悠如常。或皮膚作功。總不謂

卷之六 書談錄

三

之用心。士別三日。使人拭目相視。我乃仍然舊態。一場還轉。止是那坡吃飯耳。此曲泉幽竹。鳴鳥白雪。對之亦爲徒然。用心之學。隨地求其切實。今閑居無事。唯有飲食。心便就飲食用之。曲禮三千。飲食之節。居其少半。口有口容。手有手容。舉箸有舉箸之容。滄噫咳噦。有滄噫咳噦之容。在在存心省察。皆有天則之妙。人情之符在焉。此中有過。心記而悔之。此中有善。心記而遷之。莫謂此細節也。而心之用。則大學之進則遠。會得此學。便有萬物一

體之懷。

構斯問。孟子之齊。不見儲子。既爲其不成享。即宜不受。當日想是還望他來見。故受之。曰。以幣交。是敬孟子。人來敬我。便絕不得。得親來而不來。是敬處有欠。故亦不必見他。亦過厚不得。構斯疑之。曰。不要看壞了幣交。只是禮不全。他餽我受。他不來我亦不往。更無高處。季子是不得來的。孟子知他心要欲與我一會而不得。猶之來了一般。故他日須一見。方完此酬酢。儲子得來不來。孟子知他心不淡切向慕。或是箇好省略。不耐煩的人。故雖至齊不見。恐怕不厚強厚。不是他意思。聖賢道理。只是妙會人情。恰合天則。若便不受。把他一半好意灰了。若見他。是把一半。看作全的待了。何以處那全禮。若還望他來。他不來時。便宜將幣反之。

卷之六 書談錄

三

構斯問。孟子待王驩。便不同於孔子待陽貨。與荅問司敗。曰。待王驩亦是不惡而嚴。正合待陽貨家法。惟昭公知禮之說。孟子恐一時對不來。直是據實道出。賢者心有所明。口中便忍不得。此中火候自

欠時其往而往拜之。孟子頗能。吾將仕矣。一語。孟子有此口氣。只恐還要多說。今學者直達以爲誠。只是要見自己好。不肯替人擔不是。殊非聖人母欺之旨。

人之成德。必由變化氣質。猶蠶之成繭然。蠶必三眠而後吐絲。人必屢變而後德成。天生人氣質。雖是有偏原。以變化賦予人。故人飲食日加。則識力日強。識力日強。則變化日進。亦由蠶之食葉。自變化也。

卷之六 高談錄

五經者四書之品物。四書者五經之精味也。不識五經。則四書爲空談。其弊也荒忽。似明而似暗。今人以專經應試。通五經者罕。五經猶人之全體。不可以一缺也。

五經之義。四書中多不備。以其有五經存也。若五經一有不識。便是四書有缺。

最先當學詩經。次禮記。次尚書。次周易。次春秋。今人學詩而不可以興者。未求其義。而徒誦其辭也。求其義在詳其題。古序是矣。今人讀禮記而不可以

立者上之人未齊以禮。皆便於流習耳。甚有嘗爲後儒之雜言。僞說者。未嘗潛心實體也。今人讀尚書而不可以爲堯舜者。生安之說。遜於心也。並不可與爲三代之賢者。一讓則皆讓。生安學利。本無二道也。皆先正訓詁有誤耳。今人讀周易而不可以無過者。以謂爲天書也。不求孔子之傳。而各爲臆說。則自爲天書。求孔子之傳。則天而人矣。今人讀春秋而骨突不得力者。不信傳也。傳孔子之所作也。附魯史之左。故曰左傳。今不大釋其渙義。而擯之焉。得不骨突乎。

卷之六 高談錄

人少年不學。說日子尚長。及老年。又說衰矣。不知聖人道理。其妙無窮。心欲求之。只如童子入學堂。開聲發讀。每日間。若有所苦。若有所樂。視彼草芽木尖。如吾心之生意焉。老云乎哉。

有見學者。淫詞曲。贊其才情。愧自己不如。仲誠曰。他只與汝一般。何遜之有。不悟。仲誠曰。學者日近正人。聞正言。自知其非。彼媚效。同是父母生。好人家兒女。不知因何事陷溺此地。可矜可憐。我輩耳不

忍聞其名。目不忍見其色。口何忍言其事。他亦自有不甘心處。他亦自有苦楚處。使我輩到那地位。如何。學者何不用心想想。這等浮淺。隨俗習非。有甚韻處。讀聖人書。書上有此等話否。彼學者自稱名士。皆是聖賢罪人。你不能作此辭。卻是勝他處。只是你又稱誦他此辭。便只與他一般。於是默然久之。曰。嘻。囿於習俗。未嘗聞此言也。

功夫看來只是一念常在爲得力。構室者必先營其地。學道者必先治其心。心者道德之地也。治之功

卷之六

高談錄

手

不外存養存養之要。只要此心常在而已。他本是神靈之物。養得不走作。日熟日精。綱常名節。漸自會。聲色貨利。漸自去。此功甚迂而必效。高以視聖神以名道者。常卑此語。易簡言道者。又迂此語。總希捷得。有欲速助長之意。恐卽的然日亡之病。孰知聖人之道。甚迂所以高也。必效所以神也。知能本心。所以易簡也。中庸位育峻極。可謂神化。而不越一豫字。人忽豫字。故神中字。識得中字卽豫字。可以得力中庸矣。

五聚問先生何由入此路。仲誠曰。自先君家訓也。先君嘗於沐懷抱時。訓禮說義。人多笑之。先君曰。胎且教之。况兒乎。長而無非以聖賢爲期。此志被先君提得。原渙常放不下。卻也不知責實。過惡多端。及得科第。不事舉業。乃始於日用行事。辨別得失。講求聖賢。以勵心學。得力多在家門。外人並不聞此說。先兄伯簡。十九而亡。幼率父教。事父母甚謹。行坐端正。水泛書屋中。猶踏泥屐端坐。祖母引之不遠出也。先姊二律。守父教最謹。母早逝。于幼姊常教之。飲食行坐不如法。輒不相容。母死。沐不知思念。姊曰。爾真禽獸矣。哭而誨之。先君家教。及於兄弟如此。亦可知矣。

卷之六

高談錄

手

古之射也。內志正。外體直。以求中。如此不中。然後可以語命。古人猶取之。若志體不正。直雖中。亦倖也。古人不取。正直而中。多爲賢。正直而不中。自反正直之未至也。勉吾志體焉耳。若夫不正直。古人無此射法也。問今之射。可以學古乎。曰。古人以射學。所以消天下之亂於未形。今人以射戰。所以勝天

下之亂於既接。未可同日而語也。

禮運。先儒皆謂禮有盛衰之運。便失。蓋運者行也。禮有不得行者也。先儒又謂三代之英是人。便失。蓋英者華也。由堯舜大道行去。自是有三代之英。英華便是禮運也。先儒謂小康爲苟安。便失。蓋大小二字。本乎易。猶大雅小雅之義。道是渾同的。爲禮之始。故曰大。禮是瑣碎的。本道所發爲節目。故曰小。小康者。事事而置之使安也。不似堯舜時。恁渾括也。言之未詳。輒嘗禮記爲漢人作。誣矣。家

卷之六 論說錄

圭

語無小康一句。較好。

善哉。雷有餘。今之作官者。問一訟。方始發。輒發子來棍齊施。迨仍不吐情。更無法矣。尅剝民財。平常無事之日。盡法科派。及有事變。更無救動矣。

嗚呼。山不以亂世而不峙。水不以亂世而不流。草木不以亂世而不發生。士之秀者。不以亂世而不見於世。其遭際然也。

搆斯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朱熹此言未免太拘。因舉一二怪異事。仲誠曰。此便是一氣之良能。

搆斯問鬼神的確是有是無。仲誠曰。先明得鬼神二字。然後可與言有無。體物不遺。自是有。若體物之外。便是無。如所說雷擊事。遺有一斧。此中必有緣故。

凡俗人所說奇怪事。不得謂無。大抵不外妖物厲鬼之所爲。彼善能因天地之變。象時宜之妙。接人心之疑。而曲中之。便是他亦爲二氣所役而不知。人應有凶的。偏遭着他。不應凶的。偏遭他不。着此亦只同障眼法。人只是信不及。見關爺城隍見小鬼判子的。原因世上會有此像。他便裝得來。然又不得謂此不是體物不遺的理。我今日有此理。他便有此事。

卷之六 論說錄

圭

明流史學鈔卷之七

上蔡張沐起菴著

武進王 渭允清參證

商丘侯重喜孝恩校閱

嵩談錄

堯舜只如一人治一事其於四凶只是先求誅後誅之耳若說堯舜不同便是未識堯舜之人未論堯舜之世也人於先多難知後自易知之故舜曰知人則哲帝其難之

仲誠問於友吳澄何爲人所棄友曰曾爲宋舉人曰

卷之七 嵩談錄

斯時有幸有不幸耳人之賢愚邪正豈拘拘於此故

講氣節者勗曰殺身成仁有箇死在那邊故去犯他

仲誠曰這是殺身成名錯看了書人有一段不忍

至意在中此仁也雖刀鋸在後而不知非貪死不

知有死而已是因仁而殺其身遂以成其仁非因

殺身而始有仁是徒以成其殺身也

搆斯問管仲不屑於孟子張子曰論人以孔子爲正

孟子因時地君以壁立圖王之志耳曰孔子取管

仲之仁亦取其功錄其小節耳曰不然仁不外心而言如其仁如其仁亦不爲小之之語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斯又大矣此有憾之道故大也只器小惜其止不進於王

搆斯問謂韶盡美善謂武盡美未盡善孔子自有軒輊張子曰揖讓征伐自是不同便是武遭時不幸伯夷武王必有一非何以共是有憾無憾之間也堯老舜攝舜居然類上帝祀羣神居然收五瑞觀羣

后居然巡守四嶽是誠然居天子位行天子事也

卷之七 嵩談錄

儒者未之疑矣猶今佐貳代印自升堂行事儒者亦不疑也周公居攝必與此同攝政與攝位亦何

殊只非已本有特兼攝他人耳其踐詐負展臨天下如明堂位之文皆無足疑儒者則甚不敢信何

與舜後來承堯禪實受之周公待成王長依舊還

與又如佐貳代印待正印官到任卽還與之其攝

一也祇有還與不還之異人遂信舜而不信信周

公矣因莽曹之輩假此以卒篡弑是以後世儒者

必委曲諱之意則善矣卻不見聖人真面目脫遷

於無私之天。富貴不淫之趣。舜與周公之公忠。何嘗在攝與不攝。奸雄又何嘗在攝與不攝也。

學者好用心。夜裏睡不着也。只是空思。徒成意見。長高傲。卻不肯博稽經書。虛受友益。以證吾之是非。此不學則殆的病。又有晝日閱書冊。與朋友討論。及晚便放心睡下。或酒色消夜甚。或參曲說。行坐功其棄晝日所講讀者一也。殊不知白日事粗。全憑夜裏靜地思想。方有切處。此又是學而不思則同的病。更多。

思而不學。其病在惰。學而不思。其病在粗。自朱儒開無思之論。後學者遂侈爲將迎。留滯之戒。作爲高談而思之一路。學者竟茫然矣。不亦甚可哀哉。幼年思索事物。只是看得一層。老來時俱見得與昔都翻了。固是心思日有長進。畢竟經歷得偏。思索的遭數多。可見少年儘聰明的人。只趕得箇半聰明的老人。若半聰明的說話。便都聽不得。

搆斯言陽明誅八寨賊太慘。人多議之。張子曰。固是。但思田之兵不殺一人。何獨忍於八寨。當日必有

無所容其撫者。此亦有憾之道也。曰。陽明八寨還印病死。未必非慘之報。曰。陽明用兵。不敢計朝夕之死。若說畏此報。多將盜賊寬過。此後世私已之心。所以壞天下事耳。曰。其時八寨見未動。曰。書曰。怙終賊刑。有所怙恃而終必爲惡者。殺無赦。當日四凶。惟有苗與鯀。惡跡可見。其餘惡跡未著。少正卯無犯五刑之條。聖人以其心有所怙。而終爲人害。所以不赦。况八寨負固久反。終日殺人。一時未動耳。直是太平無事時。宜用舜分北三苗之法。陽明時恐未可行也。

堯百歲。錯用鯀。舜九十餘歲。遜位之後。征有苗。苗不服。是聖人之極老之至。猶有錯誤。孔子七十從心所欲。不踰矩。學者看作全不用心。自無過非矣。然則周子云。無思而無不通。亦失矣。聖人亦人也。只是思善遷之。思過改之。與人不同。

先儒謂舜之文德。非自禹班師而始敷。苗之來格。非以舞干羽而後至。特偶然之事。適當其時。史官記之。令人想其氣象耳。張子曰。是猶未詳此書文義。

徒視聖人太高。至德太神也。問如何。曰。文德卽德。德也。變一文字。人遂譌矣。舜平日修德何嘗猶有未盡。彼奸雄正忌恨在此。道舜只是勝心好名。寧死不服。益則見此。而曰。此中有天刑。患無以動之。不在德之已盡。而在德之未足。於是舉舜昔日事。父母時。只是見自己不是。負罪引愆。瞽瞍遂亦沒奈何。信順之。此謙德通神處。何不以此處有苗。禹嘆服拜受。旋師。舜乃悟。卽誕敷謙德於天下。使天下共知君臣之間。多有未盡之德。自今悔過不復敢有求服天下之心矣。又乃自爲過主。延益禹諸臣於賓位。故曰兩階。嘉其昌言。班師之事。拜稽受善。卽作爲韶舞之樂。象班師振旅之事。以相勉於遷善改過之間。有苗聞之。更有何說。惟反自愧而來。高者我卑之。若高而自卑。便高之不得也。此最是攝服姦雄要訣。盡德可以服庸衆。謙德乃以服黜。問何以七旬也。曰。當時禹班師去。有苗必日觀望君臣動靜。及舜禹在彼。只是謙遜自責。待六七十日。傳開始真。此時天下風聲大起。咸稱舜讓

德。有苗觀此氣象。亦耐不過。易曰。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此之謂矣。復耿遜卷。來論多有過情之譽。報不敢承。獨是沐半生志力危苦。多得先生道破。知己之感。淡於朋貝矣。年來友朋頗多相得。卒無肯危苦如沐者。所以亦無心沐之心者。先生疎事而密理。倦情而敏學。小言而大志。沐幸所遇。而中心可告者。惟先生而已。茲如以功夫流行。替天理流行。諸說。壘壘之意。俱見先生體會切實。而不以口言者也。沐昔年亦最肯讀書。只是性鈍。不能多讀。不能速信。常憾於先儒少遜道。亦因見聖人最通。而高於賢傳。此心無涯。而蔽於註疏。卒亦索性不爲意者。語錄史鑑雜冊耳。若聖人經書。敢曰寢食忘之。謝子則不敢當。沐嘗自謂與謝子有三同二遜。生著蔡之邦。同習禮經。同中京舉。同而卒短記識遜之。不過二程遜之。所以竭力畢志。求無負於下士。晚聞道乎。於易。八易稿而閱九載。如先生所說。皆啜血之餘。而有此。然尚覺未符節於孔訓。終欲磨勘。幸先生參

商教之以成完書。愛我無窮。願望願望大雪寒山。承賜遣問。感謝何已。并佩所惠。不一。

漢儒訓經書。只訓字義。畢竟心中於理有未徹。然却不傷他。宋儒心中有明於理。遇古人一字一句。有思想者。便守定發議論。將上下文義。便隔核。雖儘有義理精微者。而非古人立言本旨。亦多矣。

學誠不可不讀書。予昔嘗有不讓堯舜孔子意思。也只是愁着志氣向前。至今還是從書中見他面目。真有讓不得處。不爲也。非不能也。然卻與別人所

看不同。若如恁等看。堯舜孔子。終是爲不得。

仲誠客關中。偶得老子書玩之。門人不悅。私謂曰。豈宜先生而與此書耶。仲誠聞之曰。以爲妨吾名耶。妨吾實耶。以爲實。則孔子嘗西見。而問禮奉教焉。以爲名。孔子之名。不以老子損也。老子之文。足以開異端於後世。而其格言。足以洗人之俗心。在取之耳。

老子以知禮稱。是箇最有實際的人。禮者仁義之藪。澤也。觀其語孔子者。及禮記所載。及彼之書。皆不

外於仁義。但他主意。只要人有此好處。便忘却了。

不要少有矜心。我才有矜心。便起爭端。此與聖人同意。然有的終不得爲無。不應下狠語。教人棄仁絕義。文辭太險絕了。便是他不曾作文字。不可停述處。亦是這些。看不到端緒。便別。孔子稱他老子其猶龍乎。龍是首尾四體實實有的。却變化到無。孔子却不出此爲訓。爲其可以啓異也。看來他本不是異術。而可以開異之端。原是文章高了。被後世妖黠家。扳扯作祖師。遂連坐其中。今仙釋家書。更不宜看他。

仲誠曰。學者不下十分心思求五經。惟是終日調停語錄。聰明如何得長進。道德如何得實確。

友製幅巾。用黑色帶。仲誠曰。宜白。一友從旁曰。某有尊堂在。宜忌之。仲誠曰。此俗諺也。旣用古制。五色皆吉。立於禮可也。友引白沙從母好佛之說。仲誠曰。與其學白沙之從母。何如學月川之正父。不能論親於道。姑從親之非道。白沙已有罪矣。况復學之。在在徇俗。則學術雜矣。

帝之爲言要也。故凡帶皆從素。所以節約乎文耳。古人物其物。事其事。必有義焉。

儒者好任自然。從易安。則動曰。若禹之行水。行所無事而已矣。禹闢龍門。析砥柱。鑿伊闕。豈無事哉。事所當事。使水得歸壑。是謂行所無事也。八九年過門不入。不憚難而止。不倖功而成。學亦若是而已。禮記儒者多疑之。然而無疑也。孔門原定得有一部禮記。被秦火之後亡去。至漢時未久。必有能記誦者。或有遺而殘缺之本。於梁山窮谷者。漢君臣既

卷之七 論議錄

九

肯崇尚聖經。人必阿之。這裏奏一段。那裏奏一段。自可攢總一部。不足爲奇。只是謄寫之訛。傳會之差。亦止小疵耳。只是古文義理。後人不能省豁。則疑端生矣。

先儒語錄。足以起發學者之志意。不可不看待。看後便了。自宜以堯舜孔子。衆聖人爲歸。經書爲急。寬夫疑之。仲誠曰。恐限量了人。寬夫意不然。仲誠曰。非爲他低。正爲他高。經書是聖人真面目。最平實。訓註却是無下手處。

構斯問節孝文字。亦還互作。一以不沒善。一以見寬。大先生往往拒不肯應。恐太嚴冷。則德孤矣。仲誠曰。此俗論也。彼有節行者。自能存於天地。不以吾文爲顯晦。又一向矜尚文辭。貪外遺內。豈可令此病又發。雖嚴冷孤陋。亦所不避。事小。恐陷非之無非。利之無刺。闕然媚於世也者。事大。

或問昔在內黃。旌節孝表。義烈歲給米布。無嗣者成禮爲之立嗣。何今與昔殊也。曰。獨不聞昔在內黃。懲不孝。創不義乎。

卷之七 論議錄

十

詩有四始。嘗疑始字無義。今玩古序原文。但云風大雅小雅頌。是謂四始。並未以風雅頌首四詩爲始之說。始字亦與風之始也。始字不同。如此。則始字之義。殆立此種門類。以爲後世無窮之詩續作者。各從例續入。故曰始如秦始皇帝之始。蓋能爲之始。不能爲之終也。司馬遷以閼騭爲風始。鹿鳴文王爲二雅始。清廟爲頌始者。甚無意味。舜時教官有二。一夔典樂教。自子納言教。護頌是也。一契爲司徒。敷五教是也。契土宜教天下。敷其所

當然之迹。所謂民可使由之者也。夔所典則道德之精微。循循之善誘。使一時貴公子及民俊有所明。不患無所由。而諛頌之不由者。亦使之明也。契所教者中人。夔所教者中人以上。中人以下也。人止知契爲教則粗矣。

友有隨所見輒發論者。仲誠曰。太淺。試加體貼。俱不然也。天下儘有當言不言者。欲言不言者。能言不言者。敢言不言者。

今之上儒是語錄性理學問。今之中儒是史記鑑書

卷之七 書義錄

十一

學問。今之下儒是樂府律詩學問。其不才者。戲文小說而已。一般是才情。一般是工夫。惜乎其失所用也。問友何用。曰。體聖人經書。

人有不自重貴爲人玩樂者。或怨而求止之。仲誠曰。不能也。凡偶誤於是。則可誨。若志在於是。即不可誨矣。鳳凰好食竹實。麒麟好食香草。蠅狗則不以爲美。而以穢爲美也。

學者最忌有止心。有成見。有止心。凡非所素聞。即不問不察。雖緊切語。亦只皮膚過去。有成見。於所不

省者。則謂不然。能省者必且曰。吾已知之。斯二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見少年士端雅。詢其家教。客曰。父夙有志向善。惟是自存心不欺耳。不敢問於人。仲誠曰。此却好。但亦須同人相講。修德是實學。講學是進機。不講恐只是恁地。無長進。曰。曾有人引家父拜名公門下。父未之從。仲誠曰。此又好。今則引類向名門。寄名姓。已成大流俗矣。然亦不可不擇實相講。

卷之七 書義錄

十二

其常則常。尋其樂則樂。若立心不欲貪。自不安不樂。而苦甚矣。究竟推他不去。徒苦何益。少年有才力。要在此處用。壁立起來。惟見得貪字好。牢牢守定。只看他們紛華美盛。的皆是醜態。胸襟自大。滋味自永。又曰。儒者擇任所當做的事。做起來。自五經四書中。帝王聖賢。未有言酒宜飲者。惟湛露之詩。天子燕諸侯云。不醉無歸。被儒者未理會上下文。看錯了。前二章。天子只是要諸侯飲酒。所以情後二章。諸侯只不飲。所以立德。有如此之

妙禮有終日飲酒而不醉者此之謂也。酒所以有歡而無憂也。

聲音之通最能留滯人心。久而化之。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以作雅樂也。若今之歲。初聽之令人羞若。不察識而熟聽之。令人無恥心。

其爲人也。孝弟是十室之忠信。君子務本。是好學者也。其爲人也。孝弟以一善成名。犯上作亂的大。道不敢爲。而仁民愛物。亦不能爲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則無善不生。不可以一善名也。故曰仁。

卷之七

論語

十一

君子只從孝弟上學。便可至仁。故孝弟爲仁之本。親舜只在父母弟跟前。做成聖人。歷試諸難。而不窮可知矣。不好犯上作亂。是容易一邊。今看作過分大事。失之。

學也。至迂而必效。至迂所以乎。必效所以神。人於其平也。忽之而不肯信。故於其神也。益疑之而不敢當。其不敢不曰聖人之道。平者亦無所見而強謂之。而心曰神。

德公問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請意終可疑。曰當。

時人只見孔子無不知。便說他事事胸中有成見。有人來問。便將胸臆所有的。把與他。所以說箇非。有知實無知。以曉於人也。鄙夫之問。最淺近。似乎我當有成見。以告他的。究之他的家長裏短。自非我之所知。我仍是空空如也。特他的事。自有頭尾。扣之。令他起根落梢說來。我却將他事。應如何處。盡情告之。這是他事。自具頭尾之理。何嘗是吾所成見。故無知也。

卷之七

論語

十一

克從問不逆不億。抑亦先覺對曰。此書委可疑。如時說是。葫蘆提逆億。不是先覺。先覺仍是逆億。聖人言語畢竟踏實。不若此影響也。嘗看逆億是求諸人。先覺是求諸己。又似四書中常例。不肖本節意。思今看來。逆億有後意。對先字說。是已與共事。他以詐來。我乃逆之。他以不信來。我乃億之。已落彼詐不信之後。已有害於事。而費調停矣。先覺是未與共事之前。察彼人氣質學問不正。早已覺他不可共事。自到不得他用。詐不信。亦無犯我之逆億。消風波於平靜之先。忌猜忌於和順之內。此其賢。

於人者遠矣

德公克從新節來調。請益。仲誠曰。子之學。直是無事時不閑曠。無理可思。須尋理去思。無事可作。須尋事去作。習此心使存。習此身使動。此便是閑然。此便是閑居爲善。此便是存其心養其性。此便是豫立待有事臨。自會應。學者往往聞此說。以爲苦。彼何能知此中之趣哉。彼不用此功。待有事時。彼忙我閒。我樂彼復苦也。

德公問小學何爲而作。仲誠曰。爲存養而作也。此朱

卷之七 高義錄

十五

子學問有次第。子之所敬服者。程朱而外。不敢許矣。但謂大學無此。是一時錯看。聖人之學。盡於存養。成而後已。不是一日可以間斷。豈十五入大學。遂可不講乎。謂七歲入小學。涵養已成。此語却又大失。學是隨時積進之名。非三年五年。做成放下以後。惟享用。再無事也。

又曰。每日洗面着衣。每日薪水興爨。一日當不得兩日。今年替不得明年。此只是存養此身的工夫。成而後已者也。講甚成效。每日定靜安慮。每日遷善

改過。亦一日當不得兩日。今年替不得明年。此只是存養此心的工夫。死而後已者也。講甚成效。

升階問。山海經所說某山某神。皆甚怪異。不知果然否。曰。山川陵谷。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名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自是有的。不足異也。本是怪物。而能爲民害。故祭之。祭之故爲神。今其物已遠。而神之名猶有存者。祭之典猶有留者。皆踵其故也。

漢武帝喜功。侈大封疆。最廣。又常遣官入山求神仙。故一時欺之者。遂入絕險極遠。以要之。求極異而

卷之七 高義錄

十六

阿所好。是以漢封疆既廣。地里復詳。至今中國內外。相傳述者。惟曰漢耳。然使臣之言。未免增加。學者無必爲聖人之志。故往往只欲托先儒作了局。先儒是望聖人不得者。唐虞三代聖人有經。孔門有書。何學者只憚求與。

先儒生絕學之日。道已無傳。咽然而起。欲爲聖人過人遠矣。但當時學絕。則道高。傳聞歲久。如天如神。聖人已成訛言故事。非人類所能。矣。被先儒看得來。爲我自己身心事。絕學已得傳矣。道已不高矣。

然於古聖經書之言。推詳有不到處。又遂不敢輒視聖人。僅與我身心之事等齊也。得母或有高焉者。遂乃姑從假文解釋。於是至今道猶留一半高處。學猶留一半絕處。此先儒急欲向平易體貼。而偶有不能者也。後學何爲不向經書體貼。以合自己身心平易之理。還欲守先儒不得意處的語錄。終日嚼蠟。何爲也。合自己身心。無憑體聖人經書之理。離聖人經書。無由驗自己身心之是非。若語錄只是道中間牽線。牽到便不用矣。

卷之七 論學錄

學道六書。剛抹一冊。授德公克從曰。此書是昔年學問得力處。亦不可不看。但有一半恍惚語。剛去殊不亂人。若道一錄。又是初學陽明所見。評論多妄。不看可也。

遂菴謂仲誠曰。觀道一錄。言窮理爲誤。及次第書。極言窮理得力。可知先生無一時不用功。隨所進以明其實。不固成一說。以掩前失。仲誠謝曰。先生誠知已也。

仲誠曰。人之生也。天人各居其半。趙念一曰。何也。曰。

夫天地人者。一併人定勝天者。一半如天生有公。當盡爲天。此是天定的人。雖強求之。而常不可得。雖強求之。而亦不可得者。如妖書不戒。修身以爲之。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此是人定的。感也。要無愧於天。生也要無愧於天。富貴也要成箇好富貴。貧賤也要成箇好貧賤。不然。天定終不能。他人定的。又自壞了。兩半俱可惜矣。

卷之七 論學錄

人皆就星士論八字。念一問於仲誠曰。可信乎。仲誠曰。自有此理。豈不可信。但須知八字是天定勝人的。講人字是人定勝天的。若如今星士所論。只是說了天的。雖講明何益。天生我有所缺。便宜自知命薄。毫釐不敢有所妄求。惟是遷善改過。奉天休命。以自贖而已。天生我有所饒。使妄自反。我何幸得天之厚。故誠常恐有所陷墜。惟是遷善改過。奉天休命。以圖酬而已。

公竊問。如今時候。畢竟乃巧些。方取便宜。曰。不然。但凡目前便宜。虛即地。將來吃虧處。故從來所謂小人者。爲其不能見遠也。君子只是忠厚到底。越吃。

虧越忠厚。此謂之培根築基。如舜只是不敢與父母象計校。如太王被狄欺得沒奈何。只是避了後。自無不昌大之理。此中有天地鬼神鑒之。小人行事。爲天地鬼神所惡。而終不知也。

人子一日忘父母。便是一日無根斷蓬之物。身是父母遺體。心是父母遺靈。須時時相係屬不離。方有生氣。常常思念在眼前。便不終自徒然。久則並其義方慈訓。皆常聞之。

父母在而子幼。此如一株樹。父母斡而子其枝也。滋

卷之七 論義方

九

養自相一意思。自相通。父母沒而子老。此如根屑。種生之木。雖不見其源本。滋養不相一矣。意思豈不相通。若意思不通。便是木死。人子如此。亦罔生耳。

趙念一問。天人之際。終有未明於心。仲誠曰。歟。生有命。富貴在天。此處實實由不得人。便明明是有箇天在了。但我心一定要向善處存。我事一定要向善處作。也不管我是富貴貧賤。也不管我是長壽是妖壽。只是要作箇聖賢的人。此處實實由不得

天。則人事又極明矣。又如爲臣遭君待我之薄。爲子遭父母待我之刻。便是天了。我置而不論。只是要做忠臣。只是要做孝子。君父之心。必黑白漸轉。

這却是人的力。願將天奪過幾分來。如此推去。亦可以奪幾分壽年。亦可以奪幾分富貴。應無子息的。亦必能奪得一二子息。再反推去。人事要向惡邊。亦是件件減却可知也。問算八字。看風水。不好的。何如。曰。便亦具向好做去。亦可奪過幾分。德公曰。先生此言甚明確。往日都被書本上理。遮蓋了。曰。我此言。却是從書本中見。原因儒者訓書太高。與經書本文不似。堯舜不可爲而聖人不可學也。所以棄註疏。思想古人本文。思玩既久。五經四書。通是如此。

卷之七 論義方

十

德公問易吉凶之辭。與所占事。亦只借觀一二字射着。便闢自合。仲誠曰。然。今人占法如此。亦自相應。若作易本意。皆所以爲學也。故古人占法不同。有事而占也。蓋爲我今日事。不知當盡何道。問於著而學之也。及得一卦一爻。將其詞玩而從之。非妄

還善卽宜悔過。故曰貞悔。非似今人既占呆聽之而已。亦因儒者不省吉凶來頭。相衍只成術數也。六十二卦變自乾坤。坤又從乎乾。乾卦只是元亨利貞。溯易之源。元亨利貞而已。竟易之委。亦元亨利貞而已。故吉凶者失得之象。皆元亨利貞之失得也。元亨利貞卽仁禮義智。元吉則仁而後吉。不仁則凶。亨吉則禮而後吉。不禮則凶。利吉貞吉。義智則吉。不義智則凶。故得一爻。我之學在焉。道德在焉。今日之事。有當仁而不當義者。當義而不當仁者。何可以不占也。但文王周公已將四德變化錯綜於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內。不見其形。而各存其神。故曰斷吉凶者存乎辭。則其辭皆是也。

咸有一德。有一之德也。一者志力一之乎善。自然純善無惡。怪說者訓以純一卒不敢作工夫解。一字遂至高絕。豈知我心中一之乎善。不敢稍雜以不善。此工夫幾人能之。堯舜湯武數人而已。或又謂湯武不及堯舜。及其知之一成功。一何謂乎。

揖斯問。古史官書事。藏之人君不視。自唐太宗要看以後。便無直書。曰否。不然也。古人君居則有左右史。行則史載筆從之。一言一動之善否。卽令書之。是人君欲改過而無由。假史以爲助。方教之書。豈復諱乎。古人以悔過爲賢。故不耻悔過。而耻諱過。後人反是。以悔過爲耻。所以進德無由。

惟悔過事最有滋味。不嘗不知也。過與人見了。最可羞。須知此羞是好。揖斯曰。有過不說出。此心極不安。說出方安也。曰。非此之謂。過不令人見。謂我心。中自悔自改。便已不得力。但有過便把出來與衆共見共聞。此是背水陣。決無不勝。其羞大則其德速成。借辱以取榮。君子之樞機爲至神焉。

學字朱子訓效法先覺之所爲。玩來有是處。學字單爲君卿大夫士君子言也。非是汎屬人人可以能的。如大學所說一部的理路。豈是人人所能。皆是堯舜以來相傳成法。經數大聖人。身體力行而得。俱載在書冊上。學者不按方切脈。要自去體貼。及體貼得來。還是他舊路。而身已老死。何如按他成

法。幼而學之。長而行之。老而成之。此古人所以貴學也。但先覺在何處。卻是幾本書冊。看來不如傳說言學於古訓爲妙。古訓原是訓教後人。後人何可以不學。今之古訓。便是五經四書。

學於先覺之所爲。若說是學他所爲的事件。便失之時更勢異。伊尹樂堯舜之道。而何以教湯伐夏。只是學於古訓安妥。效法字好。效他已驗之方法也。今人只說要爲聖人。却從何下手入去。那古大學次第。便一一指與你箇門路。今人動則誇綱常。稱倫理。都因圖說了。便是不曾會做。他那古訓上。卻不只如此說。便一一教你搜根揭底去做。都有絕妙方法。

德公問允執其中。曰。危微精一。總是未發工夫。齊治均平之理。皆在此中辦了。於此見得極確實。而守此功勿失。則允執其中矣。問中只是內。曰。這內裏極有主極。有中正至善。皆是也。

德公問義襲。曰。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交。突得做件把好。未必皆從仁智勇中發生出來。何也。只

緣仁智勇。總是工夫。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如此持養。以集其義。養得箇浩然。充滿於中。渾然天理。不可破壞。不可分裂。不可間息。此只是箇一。我胸中有此一。然後實有此三。有此三。然後實有此五。而不可襲取矣。故曰。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也。三者天下之達德。所以行之者一也。今人尚隔三與一的精微之理。貿貿而無所通。頓曰。不愧倫常綱紀。何言之易也。堯舜孔子之道。只共今人襲取耳。搆斯曰。此學者所不能。曰。既不能。莫言學。

四書不足見孔子之學德。必於六經見之。今人讀六經。却不知孔子於何處見。如易則見於十翼之文。而學者已不遵矣。孔子於書無文。而古序一篇。則其所裁成也。雖似無甚義。然一二字中。能傳帝王心德行事。不同於俗學之見。詩有序。雖不作自孔子。皆經編纂。特取原詩題意。綴之以文。如關雎序中之統該。六月序後之斷論。詩教亦可謂大明矣。至於禮記一部。孔子之文。居其多半。動容中禮。非

此書何以窺大聖人成就乎如樂記學記之文非孔子不能作禮記一書學者衡以周禮儀禮豈可同日語乎彼皆形下之器而此形上之道也若春秋則孔子所自傳耳然今日已惑於諸傳矣

文王爲四伯意其非僅長西方諸侯之訓也蓋以其居西方爲西伯耳而天下諸侯實皆長之皆得王其征伐唯殷與東奄徐淮等處不屬而紂自長之故當時三分有二而紂無所疑其戡黎也祖已懼進諫紂亦終不疑可知庶邦又有惟正之供可知

卷之七

三

康叔爲孟侯蓋亦以文王之責責之觀康誥可知古人直是認得箇天字真要去順他上帝之心又認得天字迷直是我此心常憂勤不怠無一念不向善處存無一事不向善處作如此便順天心天心順自休祥人能把天存心自責已而不求人自有善而無惡自常敬而不怠觀盡一部尚書通然無異今人不認天字故敢放肆爲惡遠認天字終敢放肆爲惡

道本一而各人入路不同此語大有病道者路也道

既一矣如何入路又不同又舉柴愚參魯微去比成爲不同之證尤誤柴愚參魯此生質之不同也質雖不同而入道無岐路也微去比成此遭遇之不同也遇雖不同而入道無岐路也舜東夷人文王西夷人習俗不同而揆則一皆謂此也這些不

同之人其爲學總不外定靜安慮以致其知不睹不聞以執其中皆堯傳舜舜傳禹禹傳湯湯傳文王文王傳周公周公傳孔子以至於今爲不易之法不可由人妄作者也此道卽所謂一貫之道忠

卷之七

三

恕之旨豈參之魯所必由而柴之愚師之辟由之諺所可不由乎今言忠恕人亦未敢曰可不由而語一貫則又未敢曰人人同皆由未敢認一貫卽忠恕也認得真時然後可與言曰忠恕卽中庸中庸卽致知格物致知格物卽堯舜以來相傳允執厥中之學也

學者不善讀書看聖人賢者皆異人也何也原因將他書中苦心苦功略之增減講章又不博稽經書止記誦後世講章語更能執拗反將聖賢道德淺

薄訂何也。後儒地步卑。所作講章。只是自己地步。所至功夫淵源。多見不真。幼學乘爲著龜。只是不肯再尋入路。卽如朱子章句集註。當日旣改又改。入墓朱子名高。強把去刊成板。朱子終不自信。又欲取轉再改。已有及有不及矣。卽及改者。亦未必遂恰是聖人原義。所以臨終尚欲改誠意章。誠意一章果差。自女部大學全不符節。朱子全書明明有此文。不自諱。我輩接續此等缺疑處。更爲推求。乃得。奈懶惰學者。只是憚於虛心博稽。又不信吾心苦功人之所言。

五聚問。先生所論。仍是常理。只標出功夫二字。便在在的確無疑。又問宗傳所載。畢竟何如。曰。讀之令學者難所適。未免備個。五聚曰。果是如此。此故何也。曰。只緣先儒亦有未認真處。卽如朱子前後兩說。本是地步。有至有不至。今取來俱作至處說。便自可疑。若大學中庸入路止一。豈可聽人亂作。問孫先生當日相講如何。曰。那時自己所見本別。但學有未至。不敢輒認自己果是。老先生經歷七八

十年。畢竟難及。又因孫先生重聽。難於傳告。未盡所言。老先生極是虛中。嘗於衆人談論中間。命其諸子門人曰。張先生所講。多力行語。發前儒未發。爾輩用心聽受。及別。又曰。張先生所說。皆常所未聞。爾輩莫以道遠。立時往上。蔡聆受。又曾致書至。曰。聆君談。有起發處。但退而又見舊說可尋。

人雖終日學問。得力處。只在一旦豁然。或一言有中。耿先生學志切實。一日予問之曰。先生每日間。心中覺有新的意思否。先生曰。否。予曰。須靜坐存心。一番因舉李光弼入軍。旌旗變色語。畢竟如此。方有得。那旌旗只是此色。如何會變。只是光弼存心。自有新的意思。又因舉沐昔日自存心處。告之。先生退。靜坐存心。久之。發爲談論。迥自別異。曰。今乃識得敬字存養字。非口講可明。他日語予曰。所聞講論雖多。只是那日得力。

遜菴曰。博學詳說。詳說卽約字否。曰。然。不講得明白也。約不來。問反字曰。詳說便開了去。不開去。不明開去。在那邊。這地理卻歸復在身邊。詳說二字。便

是審問慎思明辨。反約便及篤行。問約之以禮。曰禮便是文。文載那三千三百之禮於兩簡。禮將那兩簡上所載行之身。文禮不殊。而博約則異。博只是寬。那文約則從那古人文上。警惕到我心中。遂以繩束我身。不敢放肆。孔子也只是與顏子將古聖人文詳說之。遂以約束他的心身。如此則已不叛於道矣。而顏子卻又將此文禮不放下。久久習熟盡其識力。遂自得達源。以見天道而至命矣。

德公曰。先生常教人存心自明。心有了。豈遂無所不

卷之七 論學錄

主

知。曰。只是爲人未鋪底子。心是人明之根。雖不便會無所不知。存心則有主。然後能聞正言而不惑於邪說。信古訓而不移於謠傳。若是鋪了底子學者。便不只如此教之。問又何以教之。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孔子只因顏子仰鑽瞻忽。心之存已久。這底子鋪了。故恁地教之。若會子且只傳他箇一貫。問一貫反不是高說。曰。高說者。時人謬傳也。一貫卽忠恕。有何高處。只是教中共心而不放。如其心而不欺。中其心則心極專一。如其心則無所不

貫。此一貫之旨。若子貢亦以此告之。而及門皆是此教。可知問何以知。及門皆是此教。曰。大學中庸兩部書。是無人不由之門戶。故知之。

爲人臣以敬存心而養之。則忠君愛國之念。自日厚矣。爲人子以孝存心而養之。則得親順親之念。自日厚矣。若於倫常都不平時存存於心。欲其臨時作事。而各盡其道。必無之理。勉爲其事。皆的然也。吾知其日亡也。

學有次第。本相貫通。其次第曰。立志而後存養。存養

卷之七 論學錄

主

而後窮理。窮理而後力行。力行而後盡性。盡性而後至命。其貫通。一曰。立志之存養。立志之窮理。立志之力行。立志之盡性。立志之至命。一曰。存養之至命。一曰。窮理之立志。窮理之存養。窮理之力行。窮理之盡性。窮理之至命。一曰。力行之立志。力行之存養。力行之窮理。力行之盡性。力行之至命。一曰。盡性之立志。盡性之存養。盡性之窮理。盡性之力行。盡性之至命。一曰。至命之立志。至命之存

養至命之窮理。至命之力行。至命之盡性。立志之存養。存此志也。立志之窮理。窮立志之理也。立志之力行。力行其所志也。立志之盡性。志即性之最始也。立志之至命。志即天之所命也。存養之立志。志存養也。存養之窮理。窮存養之理也。存養之力行。力行所存養也。存養之盡性。即存養是性也。人生而靜之原也。存養之至命。存養天道也。命之人無二也。窮理之立志。志窮理也。窮理之存養。存養乎所窮之理也。窮理之力行。力行其所明也。窮理之盡性。無理非性也。窮理之至命。無理非命也。力行之立志。志力行也。力行之存養。以力行存心。常勿忘也。力行之窮理。窮所行之理。善斯遷之。過斯改之也。力行之盡性。行性之力也。力行之至命。行天之健也。盡性之立志。志盡性也。盡性之存養。存養其性也。盡性之窮理。窮盡性之理也。盡性之力行。行所性也。盡性之至命。人而天也。至命之立志。志至命也。至命之存養。存養其命也。至命之窮理。窮至命之理也。至命之力行。行所命也。至

命之盡性。天仍人也。

照千曰。仲誠一言一動。皆有心思主之。仲誠曰。子從改過來者。敢自放佚乎。然忽急多矣。曰。吾子自屈何等曰。聖人若不許改過者。吾將不得爲君子矣。照千問。吾子自信在何年。仲誠曰。其在壬寅以往乎。仕內黃。得與生徒講習。故能自見其過。而身有所立。然猶今人之是非得失。而不知古聖人之道。其略得以識古聖人之道者。在丁未罷官之後。得研求經書。不尋行墨。不信諺傳也。

卷之七 書說錄

王

一儒生與僧爭辯。僧援陽明曾參老僧詰之。生遂大言陽明。嗚呼。僧因迷矣。生亦但也。聖賢之創始爲學也。如於淵水中開津渡。不涉其淺淺。惡得其所由哉。孔子師老聃。取其長。自棄其短。胸菴獮釋氏。涉其波。始知其誤。孔子與朱子無諱焉。而孔子終不爲仙。朱子終不爲佛也。學者不用實功。尚不知陽明。豈能知孔子哉。

克從問中庸。神之德。與行遠自邇相承。其義何如。曰。早過說得中庸之道。極其平實。故又轉來到極

奇處人見聖人德盛化神便疑鬼疑神說是非人可能的今教人盡道於卑過則說有何奇異若聖人不徒如此者惟其不於卑過盡道所以終無奇異過人處定立著此一段令他知至平即至奇之處一念戒慎通於天地神明自不患他妻子兄弟父母不和順由這裏行去不患他家國天下不治平不患他頑嚚孔壬不服化知其然而然者只是卑過又若不知其然而然者便是鬼神看舜那等父母蒸蒸又格格不格姦不患德位名壽誰不說至神

卷之七 嵩談錄

是

文武以諸侯而得天下誰不說至神豈知他只是盡孝弟而已故下面即言大孝達孝也

著至鬼神處便口說不得須將中庸功夫會做來心有自得處然後一提撕便明只緣體物不遺的理非可以不體之人所能知此又非可知可不知的高遠理若不知則心有漠忽便志不堅定見得些子鬼神趣味常有日新氣象君子恥不能容人而爲人所容恥不能禮人而爲人所禮恥不能讓人而爲人所讓

君子以盡己益人爲大若欺人以利己則恥之使人爲我受過小人則樂之君子則愧之

李照子曰現生平多柔過不能自剛仲誠曰人誰無過惟自強耳予生平多剛過不能自柔強爲柔之照子曰常察之見其剛不見其過也曰我之過我自知之子何能見之然亦近年方能然問昔日如何曰昔日不學有罪而不自知也

李照子習於簡略而甚愛其子孫仲誠告之曰人不自修廢不在身在其子孫是以身教也照子悚然

卷之七 嵩談錄

是

喪信之他日相見甚自潔敬其居家相尚無非仲誠之言也

人有畜娼妓於家者照子謂仲誠曰吾竊見子之過之也發見於色仲誠曰有焉爲其不知愛子孫也人有子孫而尚爲淫行娼優之習氣子孫將不以爲恥矣人方少時易於好色者血氣未定有感發不能自制也君子猶戒之老則恥之矣恥而不恥不恥者豈恥之必相率而至哉子非敢惡人也惡如已出也

湖流史學鈔卷之八

上蔡張沐起菴著

武進王

潤

國朝
諸
家
評
語
卷
之
八

商丘侯重喜孝思校閱

尚談錄

有學者具美質。不信存心之學。語以先教之說。則云大居敬而後窮理。此自是成語。何惜說。仲誠聞之。曰不信存心而輕語敬。是未省敬字。敬字不是恁容易說。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方是敬字原本定靜安慮。方是敬字功夫。觀於緝熙敬止。釋知止一節。可知敬字功夫最細密。最有層次。學者只緣心粗性急。將聖賢大道理欲僥倖而得。所以終不得也。

取傳兩家子弟幼童。數來見端然倚側如太人。其可畏也。公定曰。皆頑滑兒。失教。聞先生來。皆喜相倚。今退而有君小學者。有看太極圖者。問諸童。皆省太極圖乎。不能對。教之曰。太極只是你們的心。這心裏含無窮道理。便是太極。常常發一發。這氣象。要作聖賢。便是不壞。此太極。若沒了志氣。只是任意。

卷之八 尚談錄

一

卷之八 尚談錄

二

頑放。便是壞了太極。又曰。你們只如那草木初發芽一般。那芽裏面有幹。有枝。有葉。有花。有果。所以後生可畏。將來高冲天。大十圍。皆不敢定。須常保護。端正。令長。若不用心保護。邪歪。折早。早壞了。便可惜好處。都不得見。又曰。你們身子日長大。豈止是骨肉長大。須要此志氣俱長。不願作尋常人。公定曰。向不知以止學教他們。他們志氣只是要富貴。因又教之曰。富貴也好。只是無根幹。便想枝葉。不得做得聖賢。君求相舉富貴也。走不脫。不做聖賢。雖有富貴。亦胡亂過了。不享其福。耿先生曰。你們的聖賢。只是箇孝。因教之曰。在父母跟前。便要做聖賢。兒子常常想着孝順二字去做。舜當日父頑母嚚。終日難為他。只是不敢與父母枝是非。負罪引慝。到無奈處。亦惟同野地裏痛哭一場。轉來還是孝順。便成千古大聖人。公定曰。他們絕不知兄弟叔姪之分。行無次第。動相打罵。因教之曰。兄弟如左右手。生就位次。移換不動。你們不能將左手移過右邊。如何敢僭越兄長。兩手左持右扶。

不相約而自相和。你們如何敢相悖戾。若只一手。便不能作事。幸有兩手。豈可左右自相殘傷。叔姪亦只與兄弟一般。小子聽之。忻然意皆唯唯。端侍不倦。

子任問。窮理一層。本少不得。只將存養安在前。最妥。曰。然。今天下舉業之學。豈是不會窮理之過。只緣無存養功夫在先。所以相越天淵。

子任問。力行功夫。只是遷善改過。曰。然。但自立志起。便已不離這兩般。至窮理後。只是擇至善者行之。往日所見爲善者。今又見不盡善。力爲改行。堯舜地位。亦不過如此。

子任問。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從。不善不能改。此存養窮理力行次第可知。曰。奈學者信不及。何。修德若在行事說。徒義改不善。便文理重疊。尊德性而道問學。與此同。德性說箇尊便是存養。尊是心中高高拱起。不敢放下的意思。常常如此。則德性日長。然後問學以窮理。

傅金臣令諸孫出謁。循次揖拜。端敬而侍。末孫小小。

皆如儀。金臣曰。向皆不敢見客。先生至。特令觀見。有道。向皆放肆。不受拘束。今有此皆先生之德也。仲誠曰。否。自是金老能愛其孫。德公能施其教。人固有不欲其子孫若此者。師亦有不能教其徒若此者。逸菴先生曰。只從小小存養將去。奚患長而不成乎。仲誠曰。發然後禁。自扞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雖勤苦而難成。

世上只有學教二字。自己只是要學。子孫只是要教。逸菴問。物格而後知至。語似格物在先。曰。格至也。猶言行至而后知至。致知在格物。不用先字。義已明白。又作此句。只是說知而不行。止是半截的知。物格了。知方才至矣。盡矣。亦是重知的意思。與明明德相呼應。只慮此知半截。不致到頭。致到頭便是行了。故大學之綱。唯在明明德而已。停言致知格物。又必倒重致知。猶之停言君子中庸。又必倒重時中也。停言舜執兩端。又必倒重用中也。停言回擇中庸。又必倒重一善也。又如八卦陰陽二畫。停致則以陽爲主也。

逸菴曰。入首定在一敬字。才不敬。便沒了這心。便糊塗。一些事做不來。才敬心便在這裏。便明白。事事不差。仲誠曰。奈他們終信不及何。他們亦莫不曰。敬看來是只知戒慎恐懼之大意。不達不睹不聞之淡情。故言敬只是粗粗字面。體驗不到身邊來。逸菴曰。此心纔敬。便一毫雜念俱屏退。多大力量。仲誠曰。這是真知敬字。實有體驗。能有此敬。是已天理為主了。却又不怕雜念生。聲色貨利來時。便就思索他箇到地。窮得他惡狀盡。永再不來。逸菴先生曰。此便是安而後能慮也。仲誠然之曰。沒此敬作主。強推去。則無益。容他來。實助惡。他們信不及。先務窮理。實蹈此病。

逸菴問。集義義襲之別。集義是存養。不存養而有者。便是義襲否。仲誠曰。然。集義似殷實人家。平日蓄積財物。自會奉客。義襲似衙門市井人。無蓄聚。亦能奉客。其奉客一也。齊整一也。而生與襲自不同。集義便是勿忘。義襲便是助長。逸菴先生曰。義襲難以常給。轉必敗露。曰。然。助之長則苗稿矣。集義

所生。只是闢然日章。襲取則候。只是的然日亡。逸菴論遷善改過。仲誠曰。此兩般終身帶着。致知力行。是一極判爲兩儀。遷善改過。兩儀又判爲四象。自立志。迄盡性至命。雖善之大小。過之厚薄。隨境不同。而其遷改。則一而已矣。

常時夏問。夫婦有別。不省別字。曰。別只是敬。別之事甚多。而大者莫如好其德。不淫其色。如日月便是樣式。每三十日一遇合。便自各行其道。如外言不入於相。內言不出於相。相見則如賓主。不褻狎。亂。如后妃歸寧。必言告師氏。轉告文王。文王至愛敬后妃。而猶不輕接一言。止是行禮。此間界限極嚴。詩窈窕二字。窈幽窕閒也。皆摯而有別之義。如夫義婦聽。夫唱婦隨。須是夫以禮義相唱率。婦亦以禮義相聽從。此中須有學問。

德公問。陽明云。無中生有功。夫何如。曰。便是存養工夫。所謂不睹不聞。定靜安慮。皆何所有乎。而理自此出。生生而不窮。若有處。便有窮矣。此理必原諸陰陽而後明。此牡丹花葉有處。是陰。內裏生氣不

可見處是陽。花葉至秋凋落。是有者有盡。其生氣存養於內。來春又發。是無者無盡也。爲學者不言存養。只求有處。是無本之學。

三。文中有擬經。其中說亦是擬四書。只標格言。生龜舜孔子之後。不難作格言。而難作訓註。所以程朱只是就前人經書中格言。訓解其義。終日商榷。猶恐不得。何暇作耶。文中只是作成語。畢竟不見淺深頭尾。特裝大樣。去程朱自遠。

逸菴問。坤五爻黃裳。何謂以臣道處君位。曰。坤柔而

卷之八 諸談錄

七

順乎乾。臣道也。五君位也。問曰。此所謂坤之時也。曰。然。但與六十二卦不同。六十二卦人事。一卦確爲一時。乾坤天地也。論占則各有不同。論體則天地無兩時也。乾飛龍在天時。其中便有黃裳之理。但不暇說。坤黃裳元吉時。便有飛龍在天之理。亦不暇說。

逸菴問。異端有流弊。聖人之道豈有流弊乎。曰。聖人之道。其源無弊。及其流也。遠乃有弊矣。非道自弊。人弊之也。云爾。故曰。流弊。若仙佛之道。其源已弊。

矣。又何必其流乎。

逸菴問。人有謂治亂在天者。吾謂在人不在天也。曰。天人交相賴。未可分觀偏屬也。世欲治而生堯舜者。天也。堯舜不兢業修道。天亦不能代爲治。世欲亂而生桀紂者。天也。桀紂不淫荒滅德。天亦不能代爲亂。泰極必否。否極必泰。天也。雖人強爭之。而天常勝人。泰時有小人。否時有君子。人也。雖運自流行。而爭之者亦過半矣。天人之間。亦論其勝不勝耳。

卷之八 諸談錄

八

逸菴問。隨時隨處體認天理。而功歸於慎獨。此作稱語如何。曰。此自不差。但觀語氣。上一語重。下一語輕。便少操柄。不見得力。問。隨處體認之天理。是逐物各具之天理。非吾心渾然之天理。慎獨方是吾心渾然之天理。以此作主。是主敬工夫。由此方能隨時隨處逐物而體認之。曰。然。如常說。不是隨時隨處以慎其獨。不見平日存養。便不踏實地。故不如聖人語。定靜安慮而後能得。方有把柄。或慎恐懼於未發。而後中節。方有把柄。

問人皆可以爲堯舜。此語往往人憚之。堯舜何可便爲得。曰。可以爲三字。地步寬廣。堯舜在萬里之遠。其行去道路。原留在這裏。任人走的。走十里是十里之堯舜。走百里是百里之堯舜。走千里是千里之堯舜。遠近不同。同是一路人。故曰。夫道一而已矣。若錯走在桀紂路上。便是一里二里。也算桀紂了。

遜菴問知幾難捉摸。曰。是誤於諺講。聖人本說得確實。易傳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

卷之八 嵩談錄

九

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觀此不諂不瀆。有何難捉處。這便至神曰。神處何如。曰。方其不諂不瀆。這般動作。全無吉事可見。亦甚見微弱耳。故曰。動之微。而此其中有無窮之吉。誰能見得。君子見之。故曰。吉之先見。君子見此。即斷然行之。不俟終日。那時人方笑君子愚。怪君子誕。而迨其後。身成名立。爲萬夫之望。只似君子非人所爲。而有鬼神佑之者然。何其神也。

德公問。人不知而不愠。愠如何化。曰。不愠是功夫着

這上面做。不必言化。小人惡君子。而阻撓危難之。皆不知也。此自可惡。只是要不惡他。付之命數。孔子得權。即誅少正。舜得權。即誅四凶。非素有愠怒之意。從何做出誅的事來。這句書。是爲學者說。恐將精神漏洩在外。則學力不純。要養的動心忍性。有所不爲。而後可以有爲。若不知他當愠。徒是愚昧。此時无位。愠他何益。發言徵色。且招災禍。皆所當然。以取容。哲以保身者也。這些皆涵養成就。方算得德成。而稱君子矣。何必說無心。方是化。

卷之八 嵩談錄

十

小人既得君。有權位。君子即無強爭之義。彼一言一動。皆托君而行。君可爭也。有托君者。則不可爭也。觀遯卦否卦可知。東漢東林諸君子。徒無學耳。去小人。須我有權。須去於彼未得君之日。不見不聞。古之爭臣。得君而後爭。其爭之也不惡。故常獲君之聽。後人不達此義。以諫成名者多矣。其亦未識易四爻之道乎。以柔順爲得者也。唯有道不合則去。以繼其後。

南陽李文達公。賢相也。豈知忠而不知孝。當時人君

頤之如左右手。一刻不能離君臣相與之際。自宜少矣。及其丁憂。君臣自不容與尋常同。各盡遲留之意。忠孝自當兩全。輕薄喜事之輩。已聞風刺擊。惟恐文達丁憂而去。無由顯其高論。惡風真可厭。皆無學之故。

易曰。樽酒簋臠。當坎險之時。人臣宜以親厚之情。意。醉沃君心。如酒之飲人。以醉。既得君矣。然後以我誠實之道進之。如食之克人以飽。則道可行也。孟子好貨好色之對。將欲以得君之心。而後行吾道。

卷之人 高談錄

上

今人直是以直慤爲至誠。低觸君怒。做一場名節風情便了。是父攘子証一般人物。若孟子在今。說出色貨的話。也得幾疏彈劾。而物議亦大沸騰矣。昔一僧人好高其道。余問曰。人何自生。彼曰。生於天地。余曰。和尚降於天。迸於地乎。彼曰。生於父母。余曰。父母要生汝。汝不容不生。由不得汝自便。既生汝。汝何以遂得自便。彼無以應。一道士來謁子。子縱其所說。已而余曰。極仙家之論。不過長生曰。然。余曰。余常反覆思量。多壽則多辱。長生儘無美處。

終不願奈何。彼曰。如此便休。

竟從問。孔子曰。莫我知也。夫何指。曰。對看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自曉。問下學是何事。曰。不怨不尤。兩不字便是學。學在求已而已。對看素位章。正已不求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君子居易以俟命。自曉。

卷之人 高談錄

上

德公問知命之學。曰。容易說不得。歷志學而立不惑。方到。不惑者明於人事之當然。如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大而綱常。小而倫紀。無不明白其所當然。而守之是也。天命者。便是綱紀中。差差錯錯。不齊的理。如舜遇瞽叟。湯武遭桀紂。少不得於告娶服事的道。有傷。便是命令如此。必先有不惑學問。然後可以言命。道理明白。於其中衡量大小緩急全其大且急者。而小者緩者。有憾焉可也。若未能不惑。而曰我有天命。便不求正已。而生怨尤。與君父校是非。乃曰是我天命。便是立巖墻之下。以俟命。逸巷問。孔子曰。有命。孟子又加一義字。何也。曰。孔子說命時。原主於義以俟命。孟子特爲訓明。若無義。

言命不得使孔子遂主彌子而曰命也。是立巖墻以俟命。桎梏而死者。非正命也。問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此語亦難解。曰。此指點甚明。語。天從何見。莫之爲而爲。便是天命。從何見。莫之致而至。便是命。則世之高言天命。與偃言天命者。皆非矣。

莫之爲而爲。如舜不告而娶之爲。湯武伐桀紂之爲。皆是他決不欲爲的事。而却爲之矣。這是天也。莫之致而至。如周公孔子遭流言圍困。龍逢比干見殺。皆是他不會爲不善。足以致此。而忽然至之。此是命也。

逸菴曰。邵堯夫云。一命之士。苟以愛物爲心。於人必有所濟。此言極是。仲誠曰。然亦不必一命也。何時何處而不然。孔子無一命。師冕遇着。便極得其。所皆是位天地育萬物手段。

逸菴曰。屈原不得志於時。便投汨羅而死。畢竟不是仲誠曰。便知他內裏無事。惟有窮達。逸菴曰。舍無可藏故也。仲誠曰。用則行而學。舍則藏而學。雖大

行何有加於我此事。雖窮居何有損於我此事。故孔顏只是樂。東漢東林諸君子。內裏各無事做。只得外面尋題目作文章。倘有定靜安慮之功。則不暇矣。倘有戒慎恐懼之功。則不暇矣。

逸菴曰。學而時習之。此一語極其全。存養窮理力行。都在裏面。仲誠曰。若要分拆。便是大學中庸兩部書。逸菴曰。既學又時習。何事不會。仲誠曰。盡已性盡人性。盡物性。衆贊位育。都從此出。

耿先生曰。宋韓范諸公。儘做得事業出。不在理學之列何也。仲誠曰。中人以下人。與他時位便困。若中人以上。得時乘權。聰明才力。自會因時相機。成一般功名。故天下國家可均也。而中庸自不能焉。

仲誠曰。聖門弟子。其天資都與今學者一般。各有病痛。只是肯服孔子之藥。便勝。耿先生曰。不諱疾忌醫。故爾。仲誠曰。他同門議論多不合。須折衷一是。耿先生曰。豈是他學無源本。仲誠曰。學於仲尼。源本自一。只是事節各有及見不及見。如衆人以有若似聖人。要師事他。曾子却見其非。同人弔喪。子

游穿得衣服次第。曾子又不知可知。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方能。節目正非容易整理。若原本豈可異同。豈可有能有不能。故學者必先定爲學之大本。其事節不妨各露短見。長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此之謂也。非出入遂可爲其難。不可以遽至耳。如樹木損一葉一枝。雖有傷不妨。若根本則不可也。

德公問堯舜只是要物物得其所。曰然也。儒者亦好言萬物一體。但說的太輕易了。此副心腸最見成。

卷之八 萬說錄

主

却不卽出。先知所以愛已。然後能推此以愛人。又必先存養此心。然後能知所以愛已。

逸菴問。謝子云。理欲常相對。如何。仲誠曰。非心內並有理欲之謂。只是有已。便有物與我相對。已心是理。感物有欲於此。可識性。性無所有。只是感物會生。感一物生一理。物無盡。理亦無盡。老彭八百年。再活則所遇之物。所生之理。又不雷同。若無物則無欲。無欲何從而見性乎。逸菴先生曰。妙哉。感物也。無利來感我。何由成我之義。無客來感我。何由

行我之禮

學人辨異同者甚淺。若有真實功夫。自不暇矣。然又有調和異同者。亦未見學之本末也。一部大學一部中庸。功夫次第古今無二。何可不求所爲真同也。若異同皆渾。功夫之次第有差。

隨處體認天理一語。極得機權。往往可言而不可行者。尚少一層功夫於前也。吾言之人不終信。只緣那層工夫。從心內起。既隱微而復動。敏人憚之耳。問如此是道高遠矣。曰。不學焉得不高遠。難道只

卷之八 萬說錄

主

恁容易。問是學不可以人人能也。曰。難道學是貴街坊人經書中。只是君子修道以教小人。

或有好言感應者。每稱某家子孫善惡。某家子孫多寡。仲誠曰。堯舜無肖子。而瞽叟生舜。豈堯舜之德不及瞽叟哉。孔子數世單傳。歷久乃有生四子者。豈孔子之德不及其生四子者哉。所謂偶然者皆命也。

朱子嘗謂。程門人皆有禪的意思。蓋由程子當日說得未免太高。按程子主存養而後窮理。朱子初時

學力淺近。以爲窮理工夫。眼見得實落。何須先有甚隱微工夫。故謂其高而近禪耳。及朱子後來悟進一層。乃見得必有本源。故又汲汲闡程氏之說。如所謂存得此心在這裏。截然此便是渾然天理。此便是未發之中。然後由此可以窮理。此說較章句集註所云。何等高。豈不亦似有禪的意。思乎。然人性之本。原是如此靜的。微的物。若只恁粗去。聖人之道。又何只士君子能也。故朱子回頭處。好人只是抵死不回頭。

卷之八 尚談錄

七

德公問。人不用存養工夫。動講太極陰陽動靜的話。似無益。曰。然哉。然哉。用存養工夫。便是在太極上作實功。那理自會省。他們徒作一場佳話。因嘆曰。存養工夫。原難。無怪他們不肯信。不肯做。從來堯舜孔子一流。本有數之人。今但能數百里中見一二人。便當不得。孔子已曰先難。可知是難。經書傳來。原是教君子修道。以教小人。天下真君子。寧有幾人。雖然。我們却要做那有數的人。

克從曰。適見耿先生在齋中靜坐。若有自得意。語我

曰。一向少了這段工夫。終實得。雖終日講教字。說存養。只是罔然。近來才方做一做。果有箇根本在這裏。謂是先牛說。此係第一段工夫也。曰。畢竟志立而後有此功。若志不立的。亦捆綁在這裏。不得。大學說得詳明。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也。問先生又說。遇物莫放過。須思索他箇始末。又是孰先孰後。曰。靜先慮後。先須屏去閑思慮。體認心體。只要體認得有時。遇事也辭不得。便着這心去思慮其理。將那事完訖。仍存此心。德公曰。是必令此心無一物。然後可使御物。曰。然。此固不得不然者。蓋緣人生而靜。天之性也。不靜一番。是未備底子。便堆累上面不得。曰。釋氏得毋亦同。曰。彼亦人也。亦性也。這地他亦隱怪不去。但此後便是歧路。如此梅花種子。彼我皆是摘來存注。他存注便休。我存注却爲栽種培植。又生樹開花。他的種子。依然乾放在那裏。儒者定欲避諱此段工夫。恐其類禪。則大本失了。止成義襲之學。大學開頭說定靜。中庸開頭說不睹不聞。抹殺不得。

卷之八 尚談錄

八

克從問教幼學方法。曰：大匠誨人，繩墨只是這般，斧斲只是這般。彼自不學，其奈之何？不如只啓發他箇志。待有箇志，發動時，不愁彼不會執斧斤，運繩墨也。今幼學不用着急，他不會讀書，不會作文，有欲速成之心，但得會啓發他志立了時，卽二十三十始學文不遲。還赶上那奇才穎畧的，過他幾倍也。

學者惟有志的爲最奇，不甘只如此舊樣，立地變志。幾日之間，氣質心思謀爲，番然別是家風，真如神龍變化，誰可度量。幼學不可無神龍變化意思。

卷之八 高談錄

九

耿先生問我們每日看書的工夫，亦是存養否？仲誠曰：正是存養。問是先存養，箇明白心在，然後所學始聚在這裏爲我有耳？曰：然。但先亦存養，後亦存養也。人心存養得明了，讀一段書語，與我平日行事有合，便自喜幸，用存養諸心，又加堅厚一番。讀一段書，是我平日的過犯，便自悔愧，用存養諸心，再不如如此犯他，故學者但能存養，不與力行謀，而力行亦已至矣。

人不學詩，卽不省至誠二字，其不率天下爲證父操羊之俗者，幾希矣。

德公問此心存養之後，方是我有了此心，此心自無理不備，遂於理自無不通曉，是否？曰：直是遇理來，通曉得容易，人會悟不來的，我却會悟得來。問如此者何也？曰：天下無非由心內發爲事，人心又無非由存養而發，始中節。天下之大，古今之遠，人無異心，心無異存，存無異發，故古聖人遺書所說，皆是此道路。我以不存之心，自不能會他已有之言。若我旣存，則他所說，自不能外，思來便自會合。語友曰：先儒能啓我之志，不能終我之成，以其說高而平者，又皆恍惚也。

卷之八 高談錄

十

存養之說，耿先生曰：此不可不與學者發揮一番。對曰：亦難強語人，不比窮理力行淺浮，言下可解，須實體乃得者，亦惟俟一二無成見，無止心之人，方可與說。此古來好學知仁，所以不多得。孔子惟許顏回，只此故耳。

耿先生曰：人直是看此心是空的，所以先說存養不

得是未用功。不知此心體是最實。以不存養故虛耳。下存養工夫。方知是實。吾心纔說在時。便覺有箇至善的主宰在內。如此養去。越充實。惟用功者知之。故難其人也。

耿先生因天長。於再食之外。令加果食。仲誠辭之曰。一日不再食則餓。再食則不餓。可知矣。宜勿用。逸菴先生因責家中人。無變通。告他用此物。直是此物。仲誠曰。此所謂備能者也。變通非簡能之事。而易知之事。欲變通。再須主人告之。屢變屢告。此理定於乾坤。却是最可喜處。無可責也。逸菴先生喜曰。然哉。否則晨鳴矣。又歎曰。坤柔而順乎天。承天而時行。

卷之八 論學錄

主

耿先生因論豐卦。問大字。仲誠曰。明以動。故大。看那日。惟明無邊。惟動無窮。無邊無窮。便是大。惟王假之王。而不明不動。說甚麼大。古人解字。最着實。後人只是寬泛看去。故妄以爲大。曰。人心體便是這樣。曰。心屬火。便是從那日之精氣分來。日純陽。陽之光。自明本是一團溫暖之氣。能生物。他那溫

動而北行一步。人禽草木之心。皆有一陽生動。皆暖。和發長起來。可見人心。是與那日氣一連的。但不肯明則蔽。不肯動則止。日常明常動。生出多少物來。人心若常明常動。自然也生出無窮之理。無窮之事。耿先生曰。可知人心須存養。非便借於外也。

耿先生曰。適論豐卦。因得無窮妙理。仲誠曰。學要時時講。終日談論。儘有說不到處。一旦一言而有中。耿先生曰。天地間。只是這箇日之明動盡之。仲誠曰。

卷之八 論學錄

主

人自不察耳。只去了這日。看還有世界否。全不明白。就有人。如何尋一碗飯吃。全不和暖。人物盡結凍而死。耿先生曰。人不存養此心。理從何處見。事從何處生。與沒了這日一般。可知存養最先。仲誠曰。窮理是君子進一步事。存養却是愚夫婦之造端。今鄉村中不讀書人。儘有父慈子孝。豈從學問得來。只是本心有存處。便自會。只緣不常存。便又休。更不窮理。便只恁了。無長進耳。

存養窮理。聖人經書。無此分別。原是一路功夫。心方

存時便知些理。非窮理而何。方窮理時。心便收斂。在理上。非存養而何。故經書說存養處。不更言窮理。說窮理處。不更言存養。只緣先儒分了。今不更人說箇次叙。便生旁岐支節。

耿先生問。格君心之非。格字難講。仲誠曰。也曾看不來。近來卻見得。格字爾雅。只訓至也。來也。格物。物格。有苗格。神之格。有恥且格。格君心之非。只是作至字最妙。君作事有非。君心不以爲非。是君心之非不至也。心之非不至。臣子以非諫爭。焉得不怒。

卷之八 萬談錄

五

心之非不至。卽外面強從。亦無能改。大人只是會啓心沃心。令君心明。自知其非。是心之非不至。而能至之也。如是卽小人瀆亂。以非爲是。亦不惑矣。德公問。林氏謂微箕雖歸周。而未嘗臣周。所以得與比干並稱三仁。是否。曰。此是學者氣節之語。其論甚粗。不但林氏。學者往往持此類語。作一段佳話。以動俗聽。而亦未詳其實。尚書微子之命曰。庸建爾於上公。尹於東夏。曰上公曰尹。非臣而何。又曰。欽哉。往敷乃訓。慎乃服命。率由典常。以蕃王室。服

命者周之服命。典常者周之典常。王室者周之王室。微子一一受之何哉。以此繩微子。則亦安得爲仁也。蓋仁者。心之德純也。非行之迹峻也。紂之無道。中外臣民。皆化爲淫虐沉酗。比干死而不從其惡。仁也。微子去而不從其惡。仁也。箕子奴而不從其惡。仁也。此所謂三仁也。既歸周。卽有不得不臣之勢。其曰作賓王家者。微子以臣道自處。而周以客待之。所以禮先代子孫。上下各盡其誠。聖人無道而非謙。若傲然自大曰。我不屈節於人。此後世道衰之論也。

卷之八 萬談錄

五

子初直不信窮理入手之說。及見陽明。雖心下不大明確。而直主存心爲功。及數年。覺存心有盡。乃復見又當窮理。正合定靜安慮次第。皆是幸中。原無師傳。儘自己識力。從實體驗。所以不至先有成見。橫據胸中也。又虧無止心。得一步處。必求進。耿先生曰。始初見先生。得力處只是箇思。又講數日。見思字太早。只是箇敬。這幾時。聞存養之說。又覺敬字名目寬泛。每日存存養養。乃實得力也。

耿先生曰。此心放時已往於外。却有在內者。覺察收還。又復是心。何也。曰。自見其見。自操其操。此所謂神明也。曰。有可像似否。曰。神明無物能似之。或如電光。原有一團空明。在太虛中。閃出來時。甚清。却有根連屬。未斷相似。又似要繩打向四方。八面手內猶操持其本。一時便又收來。又放去。相似人看書。若不默存一存。便都不省。這便是存養居窮理之前了。人只見面前有書冊。便障蔽眼目。說他書反在先。便失了本來。次叙如今人抽籤本。

卷之八

高談錄

三

應兆只因有神像在那邊。便障蔽了眼目。不知那泥塊却因此應兆而後有的。堯舜書上理。我雖不看。他書亦能思慮而合。只緣他當日亦從存養中思出。他既替後人思了。後人又宜省便耳。若無書難道即無理。但不存養。則竟無理矣。

問浩然之氣塞天地。如何塞。曰。無事不能舉行。天地可位。萬物可有。豈不充塞。須從直養來。直只不扭。曲他。養則大有工夫。今人只重看直字。畧養字。便不得力。問古今誰可當。曰。堯舜禹湯文武孔子皆

是得時者。見之於事。失時者。歛之於身。問先儒亦皆做得來。曰。委社稷以聽。亦不大差。池但必是君志同。學同。然後及信。不然。雖言下聽悅。轉而貪見。皆如彼一人。獨如此。亦信不過。況有因而問之。此後世萬不能用之道也。帝王之於治也。至迂而必效。三代而後之於治也。捷取而多失。人第嫌其至迂也。遂忘其必效。貪其捷取也。遂忘其多失。智慧之分。亦懸絕矣。

卷之八

高談錄

美

問道學治術異同。曰。堯舜原欲治天下。不容不由道。而學以生。若天下自治。何用學爲。治本重於學。因不學不治。則學又重於治。觀一部易經。是理之祖。只重五爻說。可知。孔門書無非爲治天下而言。大學原爲修齊治平。中庸原爲位育參贊。今把學習朋來不愠的君子。委之社稷。自會修齊治平。位育參贊。豈另有一道乎。只是不得用。便若別是一家風。

子係無祖父之學德。則不知祖父。何以爲祖父。作傳文。述行狀乎。子昔爲父作行狀。惟淺小者能言之。

其大不類於俗。本聖賢之學。德者皆不知說。後存養得力。始悔沒祖父之行也。每念及其文。輒汗浹。問易無思無爲。感而遂通。人心方定時。亦有似處。曰不然。定心純是操存功夫。便是堯之欽明。久之此心光亮亮在腔子裏。那著策卦爻如何會如此。他是死物。不如此自恁的。人心活物。不如此便莫知其鄉。後儒動取易語爲談柄。作一場佳話。而不博証六經中聖人實功。又不實驗於已心。皆由存養之功。不深不切也。

卷之八 高談錄

主

問易本無思無爲。感於人之卜事而遂通。何以便至神。曰。此是聖人至命之學。純乎天德。中庸曰。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知不能。聖人至此亦疑了。卻去秉命於天。占得某卦爻。當做的雖有所憾。而不合常理。也須斷決去做。所謂斷天下之疑。定天下之業是也。此便至神。是非聖人爲之天爲之也。昔日武王天下湯火之民。皆急望其伐紂。武王則不恐於忠孝。介在疑難。無奈何。只是卜。卜得吉。乃奉天而行。朕夢協朕卜。至於周公。管蔡法應誅。又不

恐於骨肉。諸侯羣臣亦多不從也。只是卜。卜得吉。亦奉天而往。皆非聖人敢爲不忠不友之事。而天實爲之。却成了窮變通久道理。如天運之不測。四時之變化不窮。聖人於是化不可知。謂之神。

問孔子母意必固我如何。曰。不稽於古訓。不詢於衆情。自起一意。曰意。期必欲遂我心。曰必。時勢不順。竟強作成其事。曰固。及事成矣。只成就已意。而衆皆不以爲同。曰我。孔子皆毋之。此正不是壞事。天下儘有正事。而時不可者。定恁等做。雖係正道。却

卷之八 高談錄

主

只是自己一人意思。看伯夷柳下惠。氣節等人可見。

昔在京師。曹先生年除講同鄉守歲。令卜。包子。紅全者。決中進士。予屢得紅。他人不能。果得中。此曹先生主之。若問其應。曹先生亦何知乎。此可知吉凶鬼神之理矣。今之信泥塑木雕者。不愚乎。只在人意思。憑何爲主。天子有天下。便宜把天作主。諸侯有山川。便宜把山川作主。吾輩便宜把祖考作主。而鬼神無不在。吉凶無不應也。只不宜作邪祟形。

象則妖物得附之。

今語人曰。汝宜爲忠臣孝子。悌弟信友。此却不是尋常說話。乃人生極詣也。令人於此立志。則可若直便令會。則須有路。故曰道。辟如指嵩岳之頂。曰汝不可不站立在那邊。豈便會站立在那邊。只是要人發此志。待志定要上時。却有細微路指與不得。漫臻也。

德公問。神化俱非高論。推究之。俱有着實處。曰然。惟天下至誠爲能化。只此一句便高。從致曲以次說。

卷之八

子

來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何高之有。以人而參贊天地。一語便高。從盡性遞來。何高之有。窮神知化。德之盛也。只是從精義利用。漸積以至於盛。有何奇處。只因此學皆有大本。人不見其本。但窺其末。故盛稱如此。只如今弄戲法之人。皆老實作出來。人不能見。便奇。姚岳生問河圖。一六水。二七火。生成之說。曰。此圖孔子自有正說。大衍之數是也。配以五行。與四時方位有合。而其實非也。卽如天一生水。地六成之。頗

得。若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則不可解。問何也。曰。五行萬象。雖皆一陰一陽合成。而陽先陰後。陽生陰成。此序斷不可易。地生天成。似無此理。將欲易之。曰。天七生火。地二成之。又不合數次。故不敢信其說也。

岳生問。陽變陰合。生水。火。木。金。土。變合二字如何。曰。濂溪此語最精。此陽先陰後之義也。陰陽化生萬物。未有不自陽始者。故曰乾始。卽如冬至。天氣到是陽氣動。動則將變而生物。地氣合之。遂能成形。

卷之八

子

是陽變陰合。成此物也。冬水生北。春水生東。固是陽始陰成。卽夏火生南。秋金生西。亦無陰始陽成之理。此可知先儒河圖之說。未免牽合。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地順承天。承天時行。非又有時而坤資始。乾資生。天順承地。承地時行。互相易也。

經書中小人。只是百姓們。其三兩有大議遠見。堪爲朝廷舉之有位者。爲君子。其餘止見一身。止謀目前。宜聽治於君子者。爲小人大憂遠慮。正是爲一

身目前計周全者。彼終信不及。卒爲厲階。非小人而何。便是不知忌憚之人。便是行險僥倖之人。便是喻利比同之人。若大姦巨雄。寇攘奸宄。慙不畏死亡命之徒。未可與小人同日論也。然亦由小人之至之。

通卷問三代而下有王道否。曰無之。漢唐以下太祖只是天下國家可均也之主。有明德親民之學。用定靜安慮之功。方是純王之道。誰能如此。此道只求已而不求人。三代後賢主亦看得些子。故遂能

卷之八

子

成大業而究多求人之心。問孔明是王佐否。曰也未算得。當日也只見得王道大端在乎有德而亦未見有此學問。在草廬中。粗粗有養心德。則有之。會不沉酣帝王經書。廣訪友朋。相與討究至善。如學庸二書之言者。若孔子便將學庸功夫學習不厭。與七十子輩日相講究。將帝王之道光明於一心。出來輔人主。自是不同。問後世君臣也有講學的。曰自孔子而後。道常在。下後世儒者將道統傳得不明。只是口耳說得罷休。所以人主所講亦就

得便休。纔說實行便塞。嘗以爲迂闊。朝堂之謨。然今秀才舉業之文章而已。何濟於事。問後世用兵事。與之孔子能作否。曰不受也。聖人必平時修德行仁澤及天下。萬一有不軌。則假兵以正之耳。故舜禹湯文之兵。究未嘗殺一人也。此仁者無敵之兵。若未見修德。全仗兵力。往而殺人。天下雖歸而心未服。聖人寧處窮畧而不爲也。

卷之八

子

筮著每遇辭不明及動爻多則不知所從如何。曰孔子於易之說詳矣。獨此未言。啓蒙先儒所論皆不確。左傳占法亦不顯動爻多者如何。大約祇論之卦爻辭。又考洪範九疇。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又按金縢曰卜三龜。是古人卜則並用三龜。三人卜之占則並用三著。三人占之其間雖有可疑合二人之辭同者亦可決斷矣。今亦惟當用是法。雖動爻多亦不難互見。問蒙卦曰初筮告再三瀆何謂乎。曰三人總爲初筮既占後又不自信復陳著而筮之謂之再。又不信復筮之謂之三也。

與湯潛菴書 蒙前書問及山間會語命便呈寄沐

惟聖人五經四書言言無非存養工夫。不以存養二字合之見淺者。只是說效驗。見深者。只是講光景。終日講光景說效驗。中間貼實下力處。終做不出。終難自信。所以經書之功。自平實。而語錄之言。自高遠。何由見聖人真面目乎。存心必實。見所謂心。而存亦不虛。養性必真。知所謂性。而養自不眩。大學所以開首語靜安。中庸所以開首言不睹聞。學者畧於開首之言。用淺鮮意思替過。故此後言日用者。終於粗獷。言神化者。又無操柄。無他。蓋心

卷之八 高談錄

三

性之源。本失之也。此工夫極現成。極自然。却非粗浮。已與逸菴先生商量明白。神勢心懽。要之學莫得力於敬。不識存養工夫。敬字。究是漠忽。縱有學習。恐蹈的然襲取之弊。此沐近年得力處。一二登士。欲筆之。成嵩談錄三卷。不及騰寫請教。中心歎闕。秦中已平。沐終不能策儒。自量志薄。學拙。命寔。惟堪在草野。爲朝廷効誦讀之力。惜此一部。創無由綴。局無由結。不天不田之屬。或亦卽沐今日之義命素位耶。亦嘗請病。當事不聽。惟驅離里。遂

亦無問者。亦可見時事耳。適以劉仲藏旋里之便。獲布腹心。并候台安。不一。

從先問。次第書之。義人多信之。或又言學者入路不同。仲誠曰。若入路不同。聖人當有兩部大學。三部大學矣。大學之道。道者路也。三在字便是指說路。在這裏。天下萬世。只此一路。學者又將此入路看。作成效。所以又說此外還有入路。任人各自尋覓。如此何能同也。凡人家宅舍。必有一門戶。不得越此突入。學何獨不然。故孔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

卷之八 高談錄

三

莫由斯道也。道字便是入道之門戶。異道而由。爲異端。故於索隱行怪之下。卽曰君子遵道而行。若說入路不同。則戶亦可不由。道亦可不遵。必是未見道之言也。

忠恕違道不遠。猶云本體去功夫不遠也。不作功夫。則本體失。舍本體。別無作功處。豈非違道不遠。十室之忠信。不如丘之好學。猶云十室之任本體。不如丘之作功夫也。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猶云夫子之功夫。本體而已。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爲

云君子有功夫。必本體以得之。

搏斯曰。沐浴以祀。人苟有誠心。不在此也。仲誠曰。斯言野矣。又謂古人祭祀有數。不至每朔望之勤。冬寒畏風。保身爲重也。仲誠曰。古人祭祀甚多。山川五祀百神。無論矣。祖宗之祭。時祭之外。有事則祭。今人特約之以朔望耳。古人又不但對神而後沐浴。朝君事親。見尊公鄉飲。鄉相見冠昏卜筮。皆沐浴而後行事。不似今人之苟略也。古人只是凡事認真必敬必慎。何處見其敬慎。沐浴盥漱。其大者也。友信仙術修養之說。不知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者也。曾子易簣。豈得謂我有誠心。不在此。易不易耶。唯曰誠心。三千三百盡可廢矣。此異說之誤也。

從先問學者多無躬行何也。曰。那箇不講實行。却就在實行上耽閣了。終日說綱常。稱倫理。何常不實。而不知本於心。終日講敬說誠。又何常不本心。又不知敬誠。非求之當下。乃存之於靜息。養之於平居也。他們無此存養功夫。只講實行。凡事非不欲。

向好做。及有事來。則中無存主。姑將就苟且應之事去。却又存養。只又講實行。及事又來。中又無存主。又將就苟且應之。故終日講實行。而無實行也。

從先問忠恕違道不遠。曰。道者中庸之道。忠恕雖不能卽爲中庸。去亦不遠。問忠恕非道乎。曰。忠恕命於天。率於性。人人所有。特無修之功。修之則爲中庸矣。故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不如丘之好學。可知也。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便就實人。人可能處。訓忠恕修卽從此處修。故違道不遠。又問常說。此文義甚亂。若謂訓不遠人。則易省矣。曰。忠恕是就心體上。訓道不遠人。君子道四是就倫常上。訓道不遠人。庸德庸言。是就言行上。訓道不遠人。

從先問禮後乎。禮就儀文說。曰。凡禮字皆儀文也。克己復禮。變言天理。便不得其旨。問如何。曰。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三千三百。動見好錯。謹終一一復之。皆因自己。因感取便。所以難能。若便往。

此已去行禮。則禮自可行。故克己可以復禮。此禮既復。視聽言動皆合禮。人人遇之而得所。物物遇之而得所。便是萬物一體之懷。天地好生之德。天下豈不歸於我之仁中乎。此最高地步。惟可望於顏子。問禮重矣。何云後。曰。儀文外飾也。自有主乎內者。可曰後。不可曰輕。

感物心動處。便是人心惟危。不逐物感而默自敬存。便是道心惟微。就敬存處窮理。以精其義。便是惟精。既精於理。則有發無二。便是惟一。允執此功。則

卷之八 論學錄

手

至正有主。而爲天下極則矣。便是中。

公霖輕許事。卒不得踐。自慚以爲不誠。曰。此爾之可與爲善者也。誠莫誠於思。先以不思而輕許事。是感於物。非本心也。後以思而得其理。不遂其非。是乃合於天則者。本心也。世俗任氣感物。先不思其非。卒敢於遂其成。此真矯詐也。而其徒又以忠信稱之。悖誤甚矣。

從先問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是說學詩者之思。抑說作詩之思耶。曰。詩三百篇皆有作者序。

所謂國史是也。或言善者是好善之思。或言惡者是惡惡之思。統看來。三百篇意思。只是一般。此自易解。只因朱子多說淫辭皆是淫者自作。所以不明。若看古序。皆刺淫而作。則明矣。通此。作者思無邪。學者亦思無邪。

從先問尊德性而道問學三句書。疏略尚有可疑。曰。須字字尋確實。德性者何。性卽天命之性。德者得也。吾所得於天之所命者。故謂之德性。此德性不可睹聞。無聲無臭。其功夫如何用。只是用箇尊字。

卷之八 論學錄

手

以戒慎恐懼之心奉持之。不敢稍有悖天之所命。故謂之尊。這便是存養功夫。恐猶不盡天之所命。於是又由學問思辯。以窮盡事物之理。合存養窮理。總爲致知之功。廣大如位天地。明是事業。但德性中本自有此廣大。既尊而後致之。精微如育萬物。井田學校。無不曲盡。又是學問所得。既道而後盡之。合二者又爲力行之實。德本明。業本高。此則極高極明矣。而莫不由於中庸。致知中也。力行庸也。常說影響。又不合中庸大義。

仲誠曰。君子之爲人也。言官言祿。不敢居先。行仁舉義。不敢居後。

仲誠曰。古今皆貴耳。賤目。孔孟時。貴堯舜。而孔孟不足信也。程朱時。貴孔孟。而程朱不足信也。

友錢仲誠於山中。臨別曰。先生之學美矣。未免大高。願此後少抑之。以接後學。仲誠唯唯謝教。默省終路。而歎道學之難言也。作學高辯曰。世之學者。同口言者皆高也。故久而不知其高。反以爲平。吾指以登高自卑之路。則駭聞乍見。反疑爲高矣。由於

卷之八 爲談錄

五

少躬行失體驗。惟尚言語文字。無怪乎其反也。如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學者莫不曰道在是耳。舍此言道則太高。讀中庸修身以道足矣。修道又必以仁。何也。止言已發之達道足矣。又必言未發之大本。何也。則五常正非墜手舉足之事。所以古今盡倫之人少。何學者易易視之乎。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三德乃入五道之門戶也。早達道而高三德。亦異於孔子矣。而况天下之達德三。所以行之者一。則一又徵於三

矣。由一而三。由三而五。一言三三之爲可知也。

舍三言五五之爲。又可知也。予不敢以自僞。見世之學者。雷同剿說。稱謂常名教。如指畫弄丸。而實昧於所由入之路。共蹈襲取的然之弊。而猶不知也。故特於達道之先。補達德一層功夫。本與人同道也。而特迂其途。本與人同學也。而復多其功夫。且自以爲迂下拙鈍。而反有視爲高者。故深嘆人之躬行少。而體驗失也。吾今以此爲辯。人又必曰。以一行達德。以三行達道。誰不知之。正不如子言

卷之八 爲談錄

五

之淡也。吾不知知仁勇果。淺焉否耶。行之二字。學者果能識得否耶。然則大學在止於至善之下。直接格致誠正言之。何等明淺。而必入定靜安慮淡微之語於先。豈無說乎。中庸直說戒慎恐懼。何等明淺。又必襍不睹不聞以爲言。又必言未發言大本。及末章又丁寧於闢然。又言遠之近。風之自微之顯。乃可入德。其不類於隱怪亦幾希矣。蓋道原於性命。來頭本自隱微。不由隱微入門。不得至顯見之處。此從來大道。不責小人而歸君子。能勝此

道得爲君子以教小人者。千古有數之人而已。今世學者。輕慢聖學。妄承大辭。動言日用常行。飾其荒莽。而無渙微之功。借口春風沂水。飾其疎惰。而無敬慎之心。又以逐事體認爲密細。而不知已失之臨時旋辦。去的然不遠。絕非聖門渙造以道之序。此皆由於中不虛。識不廣。力不銳。學不勤。故守成見而有止心。嗚呼。欲知吾學之高與不高。亦於吾學學之耳。不然。吾之自辯。與人之辯我。又焉有定論也。卽如友人常舉廬墓一節爲言。予以爲非禮。賤神而貴鬼也。孝自此失其實矣。舉世知名。而吾責其實。其能辭於高乎。如友人喜稱節烈奇行。以爲扶綱常。予以爲無學。不可爲訓。不如守德教。循禮讓。使天下不輕生捐命。而身納於軌物也。則孰高遠。孰卑邇。又自有辨。奈世無存養之學。相率爲粗莽苟同之說。則亦難與言耳。然而實高也。人以將容苟且。偶感適中待天下。吾欲以聖人蕩平之道待天下。則人之期望者。常炫灼於目前。吾之期望者。終不可一二見聞。嗚呼。吾亦何辭矣乎。此

卷之八 嵩溪錄

聖

譬如觀樹木者。指花葉爲平常。而以生氣爲怪誕。吾不知無生氣。得有花葉否耶。今惟談綱常說仁義。而存心養性之功。置之不論。亦何異於殘木之生氣。而求其花葉乎。則所謂綱常仁義者。非僞則怪而矣。

卷之八 嵩溪錄

聖

溯流史學鈔卷之九

上蔡張沐起菴著

武進王 渭允清叅証

商丘侯重喜孝思校閱

鈞談錄

問學者功夫莫要於存誠曰然但不識所謂存誠如何也曰存誠只是毋欺曰我心內欲要打人殺人定須打了殺了若是心內如此外邊放寬去便是自欺可乎否乎曰實心自是好心曰其父攘羊而子証之豈不是好心父爲子隱子爲父隱亦可謂

卷之九 鈞談錄

喪心昧理矣不能對因問存誠是如何曰易語自有前後文義學者既不省亦須尋求四書如中庸誠字自誠身說起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大學誠字自誠意說起物格知至而后意誠是誠之先大有明善致知功夫中庸於明善則數舉學問思辨而於誠身則惟曰篤行而已則不難於誠而難於明可知也大學於致知則歷言定靜安慮而於誠意則惟曰知至而已則不難於誠而難於知又可知也故於他處凡舉至誠及誠者誠之雖各爲成

語而其實包有明善致知功夫在內儒者不察其實功割裂書義後爲美談以爲聖人之學無多不過存誠而已毋自欺而已豈非學之衰而道之不幸乎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不如丘之好學也今學者動言存誠而不究其功曰忠信足矣不知十室必有一二夫十室必有者止可歸功於天曰吾性命也何可自歸功曰吾順天休命而好學也不原其本論於孔子而惟取儒者粗畧之語飾爲快論此

卷之九 鈞談錄

上

沐之說所以不通於世儒也有以夫

儒者不明舜金作贖刑之說觀穆王呂刑則可証矣若疑穆王呂刑之得失却觀舜金作贖刑又可知矣兩叅互証不可一廢穆王豈能拗作贖刑卽因虞廷舊法特爲申明以救後世苟畧輕殺不仁之弊所以孔子刪書存之不然何存此非凡典刑皆可贖典刑之疑者乃可贖也典刑之中自有可疑倘與無可疑者一類而并制之可乎疑又非無簡之說無簡者不聽也蓋謂有賢才偶誤犯罪或爲

君親犯罪之人。罪雖有簡。刑之而心有所疑也。故呂刑所謂五刑不簡。與無簡不聽不同。儒者未之詳也。若鞭朴官教之刑。未有於僕婢及學校之子。使納金贖之理。今有忠孝之人。爲君親之故。殺人。或賢人誤犯。死刑。罪既不可赦。一例刑之。豈遂忍乎。贖刑正當耳。儒者未詳。乃因不欲將舜贖刑作典刑之見。并將穆王呂刑直謂年老昏冒所作。反疑孔子爲何不刪。又謂存以垂戒。務強牽以合於舜不贖典刑之說。舜不贖典刑。全無所據。而贖典

卷之九 鈞義錄

王

刑。見於周穆。不取其有據。而取其無據。使帝王前後同符之法。不得照應。揆一其弊。必至殺戮仁人君子。以徇儒者之文義。故不可以不急辨也。

吾看尚書。只不敢作自己意。強經以隨我。惟是先看定古序。大意是如此。却亦不肯即將經文扭合於序。一味就原文順念。前後安穩。成一段話說。却看與序合與不合。畧加一二轉接處。便自合矣。亦有不能強之合者。轉時却見是自己意思拘迫他原意。正是如此開遠說去。更有穩合之妙。又有聖人

行事。只似太俗淺。不類聖人者。又有絕異常理。若不可訓者。直是他原文確是如此。看來看去。透過一層。却又更覺貼刃不易。

嘗閱經書。古帝王聖賢多錯誤。便畱將書上與人知。教人都如此見過也。不然。錯處何用著諸書。堯用鯀。績用弗成。舜伐有苗。苗不服。班師振旅。湯悔過。不吝周穆。秦穆。皆有悔過之書。如此更不必記載。正謂虛中受過。是進德之基。後人抵死不認。謂古人有過。所以抵死不認。謂自己已有過。

卷之九 鈞義錄

四

逸菴問泰之六五。以柔居尊。不克承泰之君位。陰將從陽而遜此位。而以堯讓舜之事當之。似矣。但彖辭小往大來。內君子而外小人。則以舜爲陽剛君子。而堯爲陰柔小人矣。答曰。泰之六五。不屬帝無以合君位。直取帝。又無以合柔爻。與小往。故取帝妹。妹自非堯也。小人之義亦不同。但陰便爲小。天地小。君大臣小。父大子小。長大幼小。男大女小。貴大賤小。賢大奸小。易中并取之。隨卦隨父變易。泰六五無奸小之義。又爲陰從陽之時。故取妹爲

小。以應九二之大。正合彖辭小往大來。此易之妙也。後儒執奸小以概易之陰爻。大失。至于內君子外小人。特推論耳。

答耿逸菴問。易曰。否之六二。易簡明明曰。小人吉。似不足垂訓。嘗試別爲設解。總不能動移此三字矣。蓋易爲君子言。非爲小人言也。故靜玩動占之學。豈是說街坊人所共爲。孔子於大象。每卦必曰。君子以之云云。其語惟橫渠其庶幾之。識得此義。以解易。方有通脫無礙處。占者本君子。而曰小人吉。

卷之九 鈞談錄

五

已足令其自反。忽大失。君子自命素心矣。如此乃得吉。我豈可有此吉乎。小人吉是實吉。否之時。偏他有仁有義。有道德。有福分。稱堯道舜俱是他們。君子反爲奸邪小人矣。如何說他不吉。說他吉。是儘一地步與他。抬高他。以明君子之不屑也。他如貞凶。不是教人避凶。君子自正也。他如不可貞。實是教人通變。君子自不失正也。若不以君子爲主。俱說不去矣。

樂記曰。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

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是血氣心知者性也。何也。性者生也。人非血則死。非氣則死。血氣卽生理也。心知者人心虛明之體。卽血氣所生者也。此四字。循來皆至虛之體。而生至明之用。中無一理。無理而不備。中無一物。無物而不在。物感至而七情生。生有善惡。皆感之故也。慎所感而節於內。則有善無惡矣。是乃天之休命也。休命者天之意而已。與之以其具而已。此卽所謂至善之理。推而原之。是天止欲人作功夫也。功夫不外乎憂勤。

卷之九 鈞談錄

六

故五經所載。無非憂勤之言。是謂盡性。則吾性善是功夫之說。適與經合。噫。信之者誰乎。告子生之謂性。其說非不近。然出自告子。則至於不作功。故孟子以牛犬喻之。非謂血氣心知之非性也。惟血氣有剛柔之不同。心知有清濁之不同。然後可曰性相近也。不然。但言一何言近。功有勤惰。善惡攸分。功有加進。善惡無窮。然後可曰習相遠也。不然。但言惡。何言遠。在教者當慎所以感之。在學者當反躬而節於內。反躬節內。存省之功也。此存省之

功。若從感物而動時用之。則已無及。而力不勝物。其法在豫。所謂不睹聞時。早用戒慎恐懼也。意此功言之甚瑣。體之甚簡。未可以言說信也。未可以旦夕驗也。世之學者不用吾言。皆欲速幸成之謀。聖人之道。非太卑。則太高矣。

儒者講理學。身行不端者。此無存養之功。作官者。終日推求利弊。政治不善者。此無立志之學。未有立志而政不善。未有存養而行不端。本之必茂也。源之必流也。

卷之九 鈞談錄

七

有不信仲誠存養之說。謂必先窮理。乃以所窮之理。存養於心。仲誠曰。若既存養之心。再互相先後。是矣。若未存養之心。而以窮理爲先。雖謂之無理也。可。謂之未窮也可。卽偶有知處。亦如市人觀戲。非不稱賢罵奸。與本心無涉。此無他。感物之心。非本心也。本心操之而后存。存之而后明。明之而后行。此次第越躐不得。世有欲速而得。是掘苗也。堯舜孔孟之道賤矣。

學者往往弛敬而尚和。大非。孔子曰。致樂以治心。致

禮以治躬。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觀其外。固無時而不敬。而其內亦無時而不樂。非有相妨。去一存一也。

古人以勞逸憂豫別賢愚。今人反似謂聖賢逸樂。而學困憂勞。尚書無逸篇中。所舉殷周聖人可見。樂記稱舜作樂賞諸侯。治民勞者。舞行綴遠。治民逸者。舞行綴短。堯舜倦勤而後讓天下。亦必讓於克艱之人。非至聖不甚勞甚憂。其下以次而減。

卷之九 鈞談錄

八

堯舜老。則倦於勤。聖人亦無異人也。孔子老。則志氣衰。故不夢周公。亦無異人也。今人說堯舜孔子。只似他從幼不知爲何。自恁般無不知無不能也。及老矣。亦是人看他死。他實未死也。又似世上許多奇怪事。聖人都會做。只隱藏不試。恐驚人。時人皆如此說。及詩書所載。却只恁等。人却又謂詩書是接引中人。其實他不是恁等。此俗學之難與言也。仁義禮智根於心。心者虛明之體。所謂血氣心知之性。是也。本何所有。感於惻隱而爲仁。感於羞惡而

爲義感於辭讓而爲禮感於是非而爲智則此仁義禮智豈是由外鑠我者其本屬於心知從虛明之中發出是心爲根仁義禮智爲苗苗連於根粹然見於面益於背施於四體是苗之茂盛處

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正者正其義理也樂自有極大義理不得其正於是徒以聲音爲樂而滯逸邪僻之氣登矣孔子於是作樂記一篇生於人心者還感於人心本末功效旋相應和其自正也反情和志比類成行使耳目口

卷之九 鈞鼓錄

九

鼻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其正人也用之朝廷用之邦家用之鄉里移風易俗附和萬民法天地以爲和者還以正天地之位象萬物以爲情者還以正萬物之育此正樂之功自非淺鮮者矣若夫器數音節童者所能舞有司所能掌工藝所能作當時雖不尚而故府典冊器數自在何待孔子正之故子在齊聞韶魏文侯云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臥可知當時古樂固在也而特失其義理耳故子夏亦曰君今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

夫樂與音相近而不同其謂義理固已明矣夫其義理非聖人不能通又誰能正之孔子不正終將湮沒無傳而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絕矣如此以論則孔子正樂之功非無所考也雅頌得所自別是一事風雅頌相傳爲周公所立之名蓋立國風爲風始立小雅爲小雅始立大雅爲大雅始立頌爲頌始今後世有詩各以類續之古序曰一國之事係一人之本曰風風者風也教也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曰雅雅者正也政有大小故

卷之九 鈞鼓錄

十

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四者之義迥然不同古人立始以示異後人作詩庶不失體制耳自周室既東後之人已昧其四始之體而不知所續矣然風以國屬自不差忒至於雅孰爲大政而續之大雅孰爲小政而續之小雅大者爲始爲內爲本爲道德爲大政小者爲終爲外爲末爲事功爲小政後世既昧於始終表裏道德功業之異何由識小政大政之分惟聖人通之觀武王成王之詩多在小雅而

小之義可識。故以宣王六月續小雅。而盡以幽王屬其類焉。觀文王及先王先公之詩。多在大雅。而大之義可識。故盡以屬王續大雅。而僅以幽王二首有所合焉。則大政小政之所得矣。而王政廢興之由。亦可以知其本末矣。周頌三十一首。皆周公所定。魯頌四首。商頌五首。孔子所續。僖公能遵伯禽之法。有君臣之道。修泮宮。復周公之宇。季孫行父請命於天子。作頌四篇。宋自微子。至於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有正考甫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

卷之九 詩經

上

太師。至孔子續詩。僅存五篇。魯宋列國耳。其詩當爲風。而二詩之體。則皆頌也。至今儒者尚疑所入當時必有損尊商二詩。不得爲頌者。有之。自孔子斷之。應在此。則頌之所得矣。儒者有曰。成王尊周公於天子。故比魯於先代之後。巡狩述職。不陳其詩。是以魯宋無風。是或一道也。竊按之詩書。周公攝政。相成王。致太平。制禮作樂。刑措不用。卒成成王之德。而復其位。已可與唐虞禪讓比隆。成王有過。則撻伯禽。教成而復之。如此

何可以生不爲天子。而必無以別之與。況其攝政曾踐天子位。何可終臣之也。沒欲葬成周。此公之謙也。而成王必列之文武之墓。祀以天子之禮樂。生不終於天子。公之大義也。必奉以天子。天下之公理也。故魯雖列國。而一代聖人之後也。猶杞宋雖列國。而一代聖人之後也。其子孫必別其爲聖人之子孫。其禮樂必別其爲聖人之禮樂。而其詩章之別於頌。亦曰聖人之後云耳。使非孔子斷之在此。則所謂魯頌商頌者。不亦大不得其所乎。此雅

卷之九 詩經

上

頌各得其所。又其可考者也。若謂爲尊卑上下。不得僭亂之所。豈八佾雍徹三家果不知爲天子之禮樂。其器數已甚明。辭文已甚彰。雖孔子正之不加明。不正之不加泯也。季氏雖終僭之。而樂與詩自終不爲之亂。昔季中孚不欲往京師。告病。問於仲誠。仲誠勸之往。而後辭。中孚問仲誠曰。先生今在此。竟何如。仲誠曰。此處有朋可訪。有學可講。如此隨分去。或問仲誠。何謂也。曰。昔季氏贈孔子一車兩馬。然後得遊

西周有所資而興吾學也。今之儒者。不但無資。不能出門。亦無故不得出門。借不得已之。以致千里之外。非欲舍其。亦以廣所學。故以此勸中孚。亦以此自勉耳。

問仲誠解經何多不同。先儒曰。同也。昔漢儒詁經。零碎不成義理。宋儒極欲令其成章。各屬以一意。然今看來。還有不成片段處。是當日各人隨時竭力而止。今接續他意思再玩。自有不能不密緻者。後人有不愜者。又見我之所不及見。祇是大家湊來。雷同何取。今人於經書。有真見是處。則曰。先儒無此說。不可從。欲何為。

按舜典。命夔典樂教育。是詩歌聲律所由作也。按禹謨。征苗。未服。班師振旅。君臣悔過。引應。舞干羽於兩階。是韶舞所由作也。按益稷。舜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命禹聽之。是律呂宮商金石絲竹之器數所由作也。按樂記。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是琴絃所由作也。又命夔制樂以賞諸侯。是賞諸侯之樂所由作也。皆韶樂也。舜以前

卷之九

三

非無音無舞。無器數。蓋有而未備。無此之盡善盡美耳。今釋其詩歌聲律之義。可以化人之偏質。俛人之和志。神聽亦喜。而况人乎。今釋其干羽兩階之義。可以想見其君臣之間。改過遷善。真謙德動天。至誠感神。苗聞而格。况其他乎。今釋其在治忽出納五言之義。可以察典公善言辭。釋其歌南風之義。天下治而足以自樂。釋其賞諸侯之義。天下治而足以共樂。故自古有樂。而韶稱最。盡善盡美。有如是也。所以孔子在齊聞者。皆此也。豈不忘肉味乎。若只如今人所論舜樂。泛泛曰揖讓之樂。鍾磬木咽泥有何味耳。

卷之九

古

問君子義以為質。輕說義字。大不類特說。仲誠曰。非輕義字。因有質字也。若無禮遜信。此義只是質。而無文。入而且廢。今鄉曲中人事。事亦有合義者。只是粗畧。不可登彬雅之堂。傳萬世之經。問如此只是須禮信足矣。遜字亦無緊要。曰。遜者。聖人之至德也。聖人之神化也。堯舜孔子。一生大本領。堯以之禪舜。舜以之化頑嚚。格有苗。文王以之尊紂。而

受有二之民。孔子以之誘諸賢。而包一世之量。故曰謙受益。滿招損。又曰。至德動天。至誠感神。可以識謙之義矣。君子哉。豈異人任之。

孔子燕居篇。子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乎。禮者何也。卽事之治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治國而無禮。辟猶瞽之無相與偃俛乎。其何之。辟如終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見。若無禮。則手足無所措。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是故以之云云。觀此。可知中庸明乎郊社

卷之九 鈞義錄

五

禘嘗之語。只是說明乎禮。足以致治之意。而必歸郊社禘嘗者。舉禮之大。卽成王之所以賜魯者也。此一段至敬至愛。可以通冥漠。而況人事。推此心治人。未有不極其敬而愛者。敬愛之至。未有措置不得其所者。此便是禮。此便是治矣。

人幼而爲祖父讀書。老而爲子孫讀書。窮而爲身心讀書。達而爲朝廷斯民讀書。不讀書。無以知孝養喪祭之道。不讀書。無以啓佑後人。不讀書。無以樂天知命。不讀書。無以存神達化。

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持敬以存其體。窮理以致其用。先儒語錄止用此四語。可以携其要領矣。

問子之訓詩。祇是善說詩序曰然。但序意甚少。何以解之。須解序以詩。解詩以序。兩相倚而辭義俱出矣。

世亂學士改業。以爲無益。而又病之。仲誠曰。於不得讀書時讀書。不能立志時立志。然後可以名立而事成。人笑之怪之。惡之危之。而君子於是乎迥然

卷之九 鈞義錄

六

矣。不然。烏別其爲君子也。天有肅殺之時。而物成。君子有剝落之遭。而身成。不然。安順無拂。其能有成者寡矣。

爵子也。有天爵者。天之所子也。仁義忠信。天子之矣。樂善不倦。而亦曰天子之。則功夫之爲性也。可知矣。仁義忠信。離樂善不倦。都歸烏有。故用此句列後。

孟子曰。詩亡然後春秋作。胡文定公謂秦離降爲國風。而雅亡也。謂卽鄘而下。多春秋時詩。故爲此說。

是否曰風雅頌皆亡也東遷後王迹雖熄而詩猶未亡是人心猶知善之當好而惡之當惡也春秋猶可不作及孔子時王迹熄而詩並亡矣然後春秋不容不作矣

按經書商周革命改元自宜商以丑月爲正月起數周以子月爲正月起數乃往往又書夏月數如商書惟元祀十有二月如周詩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又似未改月若謂未改如孟子七八月之間旱十一月十二月杞梁成之說自是周月非夏月也又

卷之九 鈞談錄

七

云改月不改時如書秋大熟未穫自是今秋時也又云川改春自移如十三年春師會孟津是也數說者皆有可考然則終何如乎仲誠曰予考之汲冢周書周月篇知數說者皆是也周公曰改正異械以垂三統若敬授人時巡狩祭享則自夏焉是商周改元自改月不然何以謂之改元乎改月自改時不然何以謂四時之序乎但以寅月爲一月起數乃自堯舜以來相傳之月數習於世人心口不能更也王者行事有一等事宜用改元之月

合一說非矣

卷之九 鈞談錄

太

如卽位之類有一等事不可用改元之月如敬授人時祭享之類有一等事必用改元書寫如告諭鄉國會稽案簿往來期會之類有一等事不必用改元書寫如里歌巷謠閒談述事止求語順辭明而不求合法之類只有一等事在兩可如作書史雖記一時之事實欲以傳久遠務期本意明顯不拘時制與否得如何以書則書之如春秋所以尊王春王正月則從改元書之如尚書亦史也於時月則有從夏時書之有從改元書之儒者強解牽合一說非矣

舜攝政而儒者不疑魯隱公攝政而儒者亦不疑何獨於周公攝政而疑之堯崩舜率天下諸侯以爲堯三年喪太上皇之禮也隱公營菟裘將老亦太上皇之義也周公復政畱於新邑豈獨非菟裘乎隱薨用諸侯禮周公薨用天子禮果有不得同者乎以其曾攝諸侯天子政也而未可仍以臣禮臣之猶古卿大夫既爲尸人君待以別禮而等於爲臣以其曾攝祖宗之位也人之所以疑周公者

以周公復政後。尚有許多年爲成王料理成周。誕保文武受命。不知此猶父謝家事。猶爲子殷勤拮据也。故周公不復述西周行臣禮。此皆儒者未虛心細詳詩書文義。而徒以後世所見論之。禪後遂不理事。惟堯爾。以舜過已也。舜禪禹矣。尚爲禹料度事理。觀征苗一節可見。周公復政。全爲成王化殷頑。訓諸侯。以成王又不及禹也。隱公意思極好。桓公時方十五六歲。被奸臣誘之篡弑。若稍待。隱退菟裘。自不得爲桓之臣。今儒者講春秋。口口聲聲言桓公弑隱。隱者攝政之辭。而謂之篡弑。予其爲君。周公攝政者也。而謂不宜受天子禮樂。不予其爲君。是何說之舛也。況詩書所載。如明堂位之文。言周公踐天子位。終不信何也。舜攝政。親侯祀天。巡狩方岳。非踐天子位乎。若慮後世奸雄而爲之防。亦不在乎此也。

補斯未達存心窮理之序。仲誠曰。存心一段功夫。不若窮理有借於外。故人難盡信。亦必待久久相談。逐事觸物。乃或可通。却極平易。凡我所言。亦非憑

卷之九 鈞談錄

九

意撰出。皆本經書。經書無非以存心爲言。但有明出存字。有不明出存字之異。操則存舍則亡。存其心。養其性。君子之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庶民去之。君子存之之類。是明出存字。人却將存字不重。只作成效畧過。則不見矣。十五志學三十而立。志道據德。定靜安慮。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學問思辨。勿忘勿助。求放心。先立大之類。皆是暗說存字。人更信不及矣。如孤臣孽子。操心危。慮患深。故達是心存自明之驗。天將降大任。必先苦心志。勞筋骨。餓體膚。空乏其身。拂亂其爲。所以動其心。忍其性。便是存養真條目。自增不能。而當大任焉。若只讀書。固有學富五車。而心不正。事不濟者。何也不存心。而徒窮理也。

卷之九 鈞談錄

九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今人講此書。只是君子所以異人者。以其心也。將存字帶過。作成效說。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亦輕存字。只重仁禮。總是看君子先已異於人。故仁禮自存。卻是翻了。若我看此書。只重存字。人無異也。心無異也。

仁禮亦無異也只是人有心而不存心有仁禮而不存所以爲衆人而已君子肯用存之功所以異於人而獨爲君子也不省書故雖孔孟之書今亦無益若存心便讀書有益

看來後學之弊無他惟於存其心養其性等類之書謂是另一等功夫於定靜安慮等類之書謂是另一等功夫於戒慎恐懼等類之書謂又是另一等功夫所以差了

語焉倚小學生說書當訓字處只可訓明字義不必

宋才九鈞談錄

主

更求文義盡省當訓文義只可訓明大義不必更求字義盡省待他心專一有得異時或能問或不能問再舉未竟者告之若遇一書盡情詳說必瀆亂矣緣他小兒心力窄狹淺弱不能多照管一句書須積幾次方可全得這在先生涵養昔先君嘗一句話只說一半義餘不肯說令去思忍得任人多忍不住

語子惜焉倚存養之學若非聖人畱下方法後之學者終尋不出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以來傳個中字

甚明孔門又說個定靜安慮又說個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又說個未發大本又說個豫立前定又說個罔然日章又說個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可謂十分明白後學猶自夢夢我今添許多講說信者尚僅一二若聽人自摹索如何能尋出此路

或問保汝云春風沂水做去亦是曰聖人所與豈不是但是曾點說見在境遇與學業入路無干若不

卷之九鈞談錄

主

觀左傳是晉之乘楚之檇杌居多故晉楚之文多皆大篇其經文則魯史也故孟子稱三國之史以論春秋卽是合春秋經傳言之其文則史卽可知經皆魯史原文如天王狩于河陽之類亦因其文未順當者爲之裁制仍以成其原文耳非竟自作也故曰其文則史謂之作春秋者爲史修傳也傳成則史作經矣若孔子不爲史修傳則史文善惡不明懲勸無據不能作經故曰作春秋也齊桓晉文孔子不得變易其事何得變易其文其義卽承詩公說卽勸善懲惡之義義寓于春秋二字又有法

天行健意

季姬及鄆子遇於防。使鄆子來朝。左傳曰。季姬來寧。公怒止之。以鄆子之不朝也。夏遇於防。而使來朝。儒者不據傳。止以不書鄆季姬之文。斷爲未嫁之女。因又謂僖公鍾愛季姬。使自擇婿。聽女淫奔。先通鄆子。使來請已。此等汚論。不見經傳。而懸坐於千百年之後。儒者之誣人。一至於此。况敢望其闕文乎。此端開於公穀。盡是此等鑿空虛捏。公穀者。聖人之罪人也。儒者反謂其能說理。而往往從之。大惑也。或問何以不書鄆季姬。答曰。傳明之矣。公怒止之。止之是欲離其婚。不令季姬返也。故不書鄆以絕之。文十二年。叔姬卒。不書祀。絕也。同一例。此皆魯公命史官所書之辭。謂之屬辭比事。後儒誤以爲孔子執法之筆。則千里矣。小國有朝禮。况娶其女而不一來見。此鄆子之無禮可知。故公怒而止之。季姬所以遇鄆子于防。使來朝也。傳文甚明。

齊桓公管仲言臨行經。以此致伯。非管仲亦猶常君

也。故仲尼亟稱管仲之力。四十年中。夏不苦兵。其生養天下。亦可謂久矣。民生其間。亦安樂矣。故亟稱其仁。惟是天下被生養之恩。而不被教化之澤。諸侯不敢兵戈相加。而國中自行滌亂。亂臣賊子屢見。是教化少而德不足也。齊桓其方伯之功。居然文王也。而文王則以教化及天下。所以異也。孔子多管仲在生養。孟子少管仲在教化。學者不讀易書詩禮。無由通古人之道。不讀春秋。不知處亂世之法。

孔子以魯春秋備時事。故作之傳。俾古道有不備者。觀於時人之得失。而義理於是乎出矣。儒者不以每事求理。而節取之。必牽大義以繩一事。則有他經。春秋可以不作矣。

春秋之義。節取節棄。一人之身雖惡。而有善端。可爲世法者。取以垂訓。一人之身方善。而有惡迹。可爲世戒者。取以垂戒。天下後世人。將此書中善行盡爲倣效。惡行盡爲革除。則居然聖人矣。此孔子作春秋之旨。在乎傳。

問左傳何人作。曰。皆孔門師弟。採雜史所序也。左者。左右之左。經在右。而附傳於左。故名左傳。左之義。佐也。傳之義。傳也。左經而傳。故取左傳。其中斷語。如君子曰。孔子曰之文。則闕史時所筆。如今之批評。爾並載以爲傳。

聖人作春秋。全憑傳。猶吏斷獄。全憑稿案也。若去原招。憑理推論。理自鑿鑿可言。卻非事實。上司成獄者。憑下官斷語。往往失之。及開招詳。則無疑。左傳皆當日實情。故左傳一字不可動。人見左傳多近俗情。便替其無理。不知招稿正近俗。若俗情只講大經大法。是別經。非春秋矣。春秋之旨。在瑣細精密處。所以補他經之不備。

聖人作傳以附春秋。而春秋乃得爲經。聖人又謂傳中多格言正論。皆當時有學識人。隨事標微。抉奧傳古來不傳之秘。無事不詳。無文不考。萃之於書。方具帝王聖賢全付精神。學之於已。乃淑身善世。事事有典有則。不必求其人。求其言。卽芻蕘有備考。藉此經傳之益也。世儒只作文字讀過。另作別

事。謂非聖經正義。又見其人。遂不取其言。則不達矣。左傳無論如劉子人受天地之中以生。等精微之語。人不及知。卽左傳粗粗文字。後儒終不會者。如寧武聘魯。說湛露之詩。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乃知春秋君子能說詩。後人不及遠矣。

武問仲誠。舍經大義。惟據傳末事而論之。細矣。不足當經。對曰。不然。因經無明文。而後爲傳。何謂舍經傳義。瑣瑣曲明其事。似末也。而其中學德自廣大。儒者舍其事而言理。似大也。而其中含忽重複。實

無多。卽如經。晉射姑出奔狄。似此作姦於國而奔者多。屢書有何異義。儒者只得畧而不論。則經爲徒煩矣。視傳。便別有義可論。其義亦自有大道理在。孟子云。詩亡然後春秋作。詩與春秋一也。詩若只論大義。有幾何。甚索然無味。看序。自事事有別義。有變化不窮之道。殊見古人學德。而天下萬世宜在在法之也。

左傳之文有三。一爲孔子周流所采列國史記。及耆老黎獻所稱說。組之爲文。一爲仲尼之筆。闕史時

所評斷者。一爲弟子之筆。亦附其後。皆爲傳。皆可佐經使明。謂之左傳。

問胡氏春秋。春王正月。便是孔子作處。聖人之大權也。曰。孔子述而不作。無以已意改他原文之理。此亦是原文所有。故孔子取其義也。孟子謂孔子作春秋。只是成春秋。若謂字字有法。則胡氏固有不

能解而舍之者。過半矣。問書人書爵。何以多異。曰。此俱是本等話。非寓褒貶。亦有從已意褒貶者。皆有忌諱得失之文。孔子雖筆。亦還其原文。特傳而

卷之九 鈞義錄

主

明。傳中往往有孔子曰。書某事云云之辭。豈孔子自作又自解乎。是孔子說史文。故曰其文則史。孔子作春秋。作之乎傳也。經用魯史。作傳以訓明之。猶易有係傳也。其傳亦非自作。乃聖人勤學好問。所采於列國史筆。及國耆民獻之所稱聞。當周游

轍環時。爲東西南北之人。皆有留心訪輯之功。及老歸。俟年順月。組織成文。本其原說。畧加修飾。討論。以春秋爲經。而傳附其左。恐其相失。則名之曰左傳。言乎相輔而行。一失則俱失也。知我者謂其

表章善惡。使後人知所懲勸。以進學而修德焉。有功於天下後世者。其在春秋乎。罪我者。謂其善惡太明。取人所已往之迹。久而可以不追。乃顯惡晦。惡無不并著。似非仁人君子忠厚之用心。其在春秋乎。在春秋者。實資傳也。若不在傳。則經詞過於含胡。又多赴告原文。何以罪孔子哉。

凡經所作。皆欲於後人日用行事之間。而助其益。以爲學也。春秋亦是此義。但不觀傳。則不得也。不觀傳。只是一二大段中用。餘皆瑣屑重疊無義。將來

卷之九 鈞義錄

主

辨別字面。強作義理。又多不合。所以辟儒起而棄之。曰。蓋朝報。

春秋有幾樁大事。須端正說了。後重疊舉出。卻都不同。義便在不同處著解。其大事自在內。不復論。不是輕大事。是已見者不重說。使未見義。得出也。左傳是如此。

大道之行。必有三代之英。三代之英。必有春秋。通禮運之義。可以識春秋矣。故春秋維禮之書也。非傳無見焉。英。英華。謂禮也。

亦公曰。皇極經世數。凡內生外。非吉數也。於是今春四占農人。皆內生外。卜已自往。亦內生外。遂往麥。禾不收。舊糧盡出。以資佃人。他無咎也。今占居止。皆內生外。申子元慮荒亂。亦來卜居。亦內生外。子曰。占斷固有成法。亦必因時因事。若我輩因歲凶而占家事。當以內生外爲吉。外生內爲凶。何也。我本能生養人。而行義所當然。盡出所有。以拯窮困。故吉也。我本能生人。而爲人所生。是必遭亂貧困。反求資養於人也。故凶。於是使兒各就生外之方。

卷之九 鈞談錄

主

春秋之書。非可以一法例之。有微而顯者。有志而晦者。有婉而成章者。有盡而不汙者。有懲惡而勸善者。微而顯之書。以志而晦者求。則失之。志而晦之書。以婉而成章者求。則失之。婉而成章之書。以盡而不汙者求。則失之。婉而成章盡而不汙之書。以微顯志晦者求。則又失之。故非聖人勤學好問。不能修傳而明之也。傳明則數例各見。而史文昭如日星矣。傳不明。則數例混。而經可廢也。故曰。非聖人誰能修之。若公穀胡傳。止用微而顯一例。故說

不去者十之五六不止。

先儒多言數卜爲非。考古以數卜爲能敬。鄭石渠曰。先王卜征。五年而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不習則增修德而改卜。是一巡行而歲歲卜之。至於五年卜之不吉。退而加修德。再卜之。必求有吉乃行。是借卜以驗其修也。故何妨頻焉。若後人不修而卜。一之已非。又况數乎。

問春秋傳多記列國上烝下淫之事。且詳。子以爲傳孔子所修。是聖人亦甚刻薄矣。曰。然。孔子故曰。罪

卷之九 鈞談錄

主

我者其惟春秋乎。今以刻薄罪之。是也。然非孔子作。乃各國史士。於亂臣賊子。嬖人淫婦之事。惡之而記其情態。欲使天下萬世皆惡之。孔子述之爲傳。垂戒也。述之有不詳。則戒之卽有不至。其忠厚至愛。爲何如也。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亦猶詩之多賦淫行也。

問子訓春秋。得無賢愚混乎。曰。不然。蓋雖有大賢。不無細行之失。摘而列之。雖有大惡。不無一事之得。撿而采之。好知惡。惡知美。最爲精別。如此教學者。

以自治焉爾。非徒侈短長乎人也。猶汰沙留金。聚腋爲裘。其在我也不亦美乎。孔子一生得之誦習古聖者固多。而觀摩於時事。得於耳聞目見者。卽虛中受益。所以無微不至也。天下無時無賢人君子。以一疵而棄之。則自治疎矣。

問春秋大義尊周傳則汎矣。曰不然。易主乾坤。後則未有不推衍至於他也。書本唐虞。後則未有不波流至商周也。風詩始乎房中。後則未有不擴充及遠大也。春秋始尊周。其大義一二端。後則未有粘滯重複。不及於他端者。今若依易詩書論之大義自在。而愈出不窮。莫良乎傳也。

問春秋傳多言巫言鬼言妖言夢。近乎鄙俚。謂傳孔子作非也。曰。所采於列國者。本有此事。何可刪去。且皆足以懲惡而勸善焉。孔子不語怪力亂神。豈天下無怪力亂神乎。且春秋純乎亂力。當盡不爲孔子書矣。

亦公曰。稻未熟。饑者待食。盜芟者多。奈何。惟官可禁。又禁之不止。仲誠曰。民所畏者非官禁。在官志也。

官實有此志。切於懷中。形於夢寢。形於語言。形於動作。而後發一令。甚可畏也。若志不在此。雖多設法。不畏。雖殺之不已。知非官志。可幸而免也。故作官者不在法密。法莫密於志。

問傳言春秋卿大夫賢者多有預知人將歿之事。恐似附會之論。曰。向亦止信其理當然。人有明叛道義者。卽宜有歿道也。今察之。信有其事。前年一廣文有教士之責。乃崙以流俗誘人。一日諸生偶因事。稱道義二字。廣文勃然起曰。我最惡者道義二字。汝輩此後切勿言及。予聞之。甚爲廣文危也。不久而歿。蓋自忘其本。其神氣已喪絕也。

問左傳後來述事冗煩。旣爲孔子修。何不刪其煩。曰。經宜簡。傳宜煩。煩中多有格言法語。欲留之後人爲勸戒。又不但然者。當時人情世態。善惡淆雜。如一人也。而天理時見。時隱。良心忽明忽滅。頗無準則。堯舜文武周公之道。岌岌殆哉。自孔子修春秋之後。痛別善惡之極。明勸懲之分。使毫髮不混。所以今日道理彰昭。人心大明。而不敢卽於顯惡。

大罪也。若非傳之詳明。止靠經文。僅存唐虞三代之大義。人心仍是混昧。安得有今日之彰昭乎。卽如襄公二十八年傳。晏子不受邱殿之語。使今人常目見之。自可消其貪富貴之心。雖經所無。而附於傳。何可刪也。穆子謂善人富。謂之賞。活人富。謂之殃。皆法言也。借魯史慶封來奔一語發之。若如世人看春秋。則皆可刪矣。大失孔子修春秋之意。春秋時。賢卿大夫立奇行高節者。固多矣。而衛蘧伯玉。齊晏平仲。獨賢。不尚奇行高節。而合於道。故孔子稱焉。孫林父之亂。伯玉從近關出。而不與其難。及甯喜將納獻公。伯玉曰。緩不敢聞君之出。敢聞其入。又從近關出。皆速避而已。崔杼弑君。平仲曰。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己死。而爲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枕尸股而哭之而已。左傳若不是孔子作。再未聞有周流列國之人。携衆多之徒。且復勤學。如問如孔子者。誰可開功夫。將列國事蹟。顯微大小。並數採訪。又誰將當時君臣

賢士言語文章。瑣屑記錄。而不博學不審問不。慎思明辨之人。所能亦斷非靜坐之一國中。輟跡不徧。東南西北之人。所能。卽史官亦記其告赴。不告者。亦不能採訪。許多記錄。許多列國告赴。不能十之二三。誰將設要舉綱。是非他人。開短長。來說與我知。此當時必笑爲迂腐。但誤者。孔子卻作當緊事。以爲學也。孔子上學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矣。又以爲未足。周公之後。豈無賢人君子。各備一得之長。所謂文武之道。未墜於地。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蓋在天下。續在時代。必有人焉。體之記之。故必廣爲搜羅。以盡其學。其中大姦巨惡。小姦小惡。亦有曲盡爲惡之致。擇其不善而改之。皆吾師也。皆吾學也。於是孔子之學。爲最大。駕古陵今。雖堯舜湯文。不能及也。著之爲書。以傳後世。懲無窮之惡。勸無窮之善。又遂爲莫大之功。堯舜湯文。亦不能及。故曰。自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故作者春秋。是古今絕大事。儒者見不及此。只把左傳當一片浮文。人人可以作得來者。則亦未之恩耳。將

孔子大學大功亦第強說而不得其實。

問子止與學者言在養何也仲誠曰養者立志之

法則也立志者入德之門戶也當今舉業之士皆

未入門而與言他是誰人也孔子於入門功夫十

五年而後成其後則皆十年人誰能過於孔子哉

孔子之學大於春秋傳迹二百四十五年賢不賢之

所識以爲一人之學也故經書所見無非出於此

且其文亦多襲傳之文如北宮文子論王子圍

言孝經則取之人何博春秋傳也

卷之九

明舉問周改時改月先傳紛二論何如仲誠曰改

則俱改但用之不同凡係尊三一類事則書昭

所改正朔時月凡係曉諭民時及時用物之事武

傳久遠之說則書夏時故經書二者雜口皆無可

疑設如周家若出勸農告示教民春耕夏耘此便

是夏家時月而示未日某年某月出示此自是

周家時月一事亦兩用用夏以敬授人時是堯

舜以來口順心明之語變則感亂之語示未

則尊一王之正朔

潮流史學鈔卷之十

上蔡張沐起菴著

武進王 渭允清泰記
商丘侯重喜孝思校閱

鈞談錄

今學者不省誠中形外四字似以誠中爲見成無工
夫所重在形外其意以天命性善本自有誠在中
只要毋自欺把將出來然人多不把出來者豈又
有富而不潤屋德而不潤身之理乎還是未有誠
爾誠者成也實也此中大有功夫言爲善之念存

卷之一 鈞談錄

養既久成實於中自然形出故曰富潤屋德潤身
誠則形形則著今之士將前截根本功夫畧了只
務後來末路未免的然之弊故敢大言任道看得
容易故爾

又有大不省之病動曰行善敦倫孝友嫺睦任恤凡
此那一件不該去做但無學以爲之本不久感物
而變從不然亦忽明忽暗一生唐虞使契爲司徒
敬敷五教在寬周官以鄉三物教萬民此皆教民
之職民可使由不可使知之事不管他明暗只以

法制約束則可也。若學校以教君子則不然。必體明而後用不窮。如大學學記中庸三書。則所以教君子者。極詳備矣。固未嘗不深之定靜安慮。不求之隱微未發。不須之七年九年。先治其心。以爲之本。又須之年歲。以俟其化。待本心克實。而氣質變化。又何患乎他哉。所謂至迂而必效者也。今學者淺浮鹵莽。但貪其效而忘其功。見其大而不知其難。動敢稱忠說孝。是道無容多言。只須一粗莽擔當。彼三書何以區區哉。

卷之一 鈞談錄

二

又不省勿忘勿助。心而曰勿忘。明是操存之功。又曰勿助。是只管存養充實。令其誠中自形。若存養未充。輒欲速見之外。豈不猶宋人之握苗乎。此孟子切實語。以承義外。而救告子之弊也。操心於義。存心於義。而常不忘。則義集於心。豈是義外。集義在心。則誠中自形。豈是襲取。以心所有者行出。豈不慊心行慊於心。自是有源有本。又何優焉。只此六字。一一收結上文甚明。而功夫大有把握。只是存養所謂孔門心學之傳。莫詳於此。大約一敬字可

以該其大。凡今學者動見狂妄放佚之病。大悖聖賢居敬心傳。且援勿忘勿助。爲鏡花水月之語。是爲大謬。豈有聖人教人以斯。須不莊不敬爲戒。而又以此故開。

立志是存養之始之粗。窮理是存養之終之精。孔子自志學。至從心皆存養也。志學而立。是始之存養。而粗不惑知命耳。順不踰矩。是終之存養而精。問先生之學。雖相信者。未免有高遠之疑。何也。曰。此未體諸躬行。徒見所說。與時說不同。安得無疑論。

卷之十 鈞談錄

三

體行。我只是要持一片小心。行行步步。不敢放弛。存養使熟。然後遇事而有所不失。此有何高處。將此意訓說經書字面。稍不剿同。便皆駭爲非常。亦終難與之辨也。問時說如何。曰。他們只欲平時不存心。待事來硬去好做。或是他們生質美。我則不能。我看古人經書。皆不恁等容易說。今說容易。閒居不爲。待人前去做。事來旋辦。恐是的然。事過又自弛心放意。恐是日亡。

世儒言道者義而已。聖人言道。則道也。非義也。道者

天也。義者人也。天大而員通。而久平而無奇。至正之名也。甚達之途也。故謂之道。天命率性之謂也。人則人事之宜也。事當如此。即不可如彼。小而方。然久而不可行。則宜變。不變則奇行。驚人。可一不可再矣。至正之名。而非久達之途。故不謂之道。而謂之義。通則義亦道也。裂則道義判矣。程子寧學聖人而不至。不欲以一善而成名。此意甚好。正孔子教人志於道之義。但非可遽能。志雖立。而又必博文約禮。亦可弗畔矣。此所謂義也。集義久而道自生。不至於天終有弊。

卷之十 鈞談錄

四

先儒言語皆可觀。惟是說生安處不得。

問舉業與理學殊乎。曰。實求書理而體行之。將來發爲文字。何殊之有。而今則殊矣。理學之明書理也。求實濟身心。求不悖古聖人所傳。不必剿說雷同也。若舉業。從一時所遵尚之說。雷同剿說。而無論其無濟事。亦無論非聖傳矣。

克己復禮爲仁。出門如見賓。使民如承祭。皆古語。見左傳。故知克己非克去己私之說。楚靈王問子革。

祈招之言。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於難。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於乾谿。克勝也。自克便是克己。靈王有悟於子革之言。而欲從之。不能自勝。卒屈於物欲而歟也。

論熒兒。爾無病瘦弱。必是憂慮太過。宜以知命樂天解之。人志方長。而百凡挫之。即天也。便當將志俯從。即甚愛甚惜之物。傾之爲快。何也。會天意也。我會天意。天亦會我意。天人相會之處。自有好處。何

卷之十 鈞談錄

五

爲不樂。今日富貴。明日貧賤。何嘗不可。惟是仁義忠信。父慈子孝。人已和睦。此由我不由天者。不可失也。卽錢糧大事。宜上緊完納。如到無門無路時。也說不得。非常災傷已達。天庭且發賑矣。從來不抗糧。而逋自今日。卽申處必蒙寬宥。如無銀。寧臨比不到。過時再挽回。未可聽家人吃虧。十分難處。說來我往應之。爾且隨分行去。過憂無益。如終不雨。天意大可見。歟。且奈何。大家皆惟自省已過。皆無用愁矣。

大學學字便是三在之法學記學字又說詩書禮樂然非有異定靜安慮於至善者要不外詩書禮樂之理而學於詩書禮樂之文卻還須定靜安慮之功若論語說學字便一口都道了若說文便祇是詩書禮樂也說學文則亦有定靜安慮之法在焉大學說致知遂說至物知行一而后意誠此是堯舜精一之傳最緊關處若不接知卽加行字而以誠意接致知則中間闊畧荒唐而難爲功夫矣總緣恃一知字便欲意誠無是理也誠者實也不至物此知虛而不實意如何便得誠必明善行善隨事常自體驗久之感物起意時自有主宰牢固而不拔乃所謂意誠也卻是身心功夫并做了然後能使此意得誠意誠後卻又於心身各有分路皆從知至意誠處討關節耳堯舜之精知也一行也一木非專屬行但行出來者是從知至之內外相連未有隔處如寫一字然也胷中才有明外面卽有行如何可姑且忍藏等待意誠后行已非理矣此神明自然之體故爲身心自然之序學者能心虛

卷之十 鈞義錄

木

中體驗有得其於聖人之道則幾矣問俗人傳寫某處官府夢神人說與某年人有災疫傳寫可免此理可信否曰寫之何以便可免異說真可笑也夢自古有之天下怪神亦不必不信但信之何益不信何損所以聖人未必無信處但不語耳唯正已無求人任天置我何在雖患難有素位之功而患難反得出也是實在求益之理彼邪說寫之總是無法呆聽故爲邪說問人有無後者多說是祖父積行有虧曰善昌惡凶此陰陽自然之理古今不易之常而亦不盡然也於其中有善不昌而惡不凶者是亦陰陽自然之外錯古今偶爾之變態所謂命也君子所當正已而不怨者此是矣善雖不昌而其理自當昌惡雖不凶而其理自當凶君子止守其常以俟命不敢僥倖以行險也一部春秋傳皆善昌惡凶之理而舛者間一有焉道者合本末兼內外齊精粗而言之也有本無末有末無本不可謂道專內遺外專外遺內不可謂道

卷之十 鈞義錄

七

取精棄粗。取粗棄精。不可謂道。然本不能不先末。內不能不先外者。必然之勢也。本在內。不能不精。末在外。不能不粗。亦勢也。其勢既然。則其序不得不循。今儒者聞隱微之說。終不肯信。而必欲從粗顯入之。吾不知其誰欺也。是民可使由之道。小人之所以承教。非君子之所以修道也。可惜以君子之名。徒爲小人之實。

以德行仁。便是集義所生。以力假仁。便是義襲而取。故二章相連。後章正所以申前章霸王之義。霸王

卷之十 鈞談錄

九

之間所差。只是平日積善。與臨時爲善之異耳。德名得也。平日積累善理。充盛於中。自然形出仁義。便是以德行仁。平日未嘗積累有得。心中餒歉。強就目前的事。要做向仁義。此是助長義外的病。必餒而難勝。人不心服。卻須借強大力勢。幫助起來。便是以力假仁。便不是誠。近說他齊桓。心懷姦險。而假仁義之名。竟不似伯者本色。春秋諸侯。那一國征伐。不借名仁義。皆可謂之伯乎。次於王者。卽數他伯者。孔子許管仲齊桓不已。齊桓有帝王之

心。無帝王之學。誠莫誠于學假莫假于不學。若非大國。徒餒而已。亦幫襯不起。若列國諸侯。雖與之齊國。亦無可幫襯處。學者以誠僞二字別王伯。但誠僞二字。亦須識得。

人遇大事而不勝。由於心力之不厚。心力之不厚。由於平昔之不養。養未有不厚。厚未有不勝者也。

小人閒居爲不善。是平日不在善上存心。不在善上窮理。既不存養善念。以集義。及見君子。却是實實爲善。也只算義外。必有事焉而正之也。過後又是

卷之十 鈞談錄

九

閒居矣。故曰的然而曰亾。伯者平日雖不爲不善。無所不至。然亦不積德累仁。及臨事。却是實實行仁義。也只算假仁。假仁故借力以助其長耳。孔孟之書。說來根據實落。功夫嚴密。真令人片刻不敢放佚。今人說書。卻不見此義。只說眼下實實爲善。便不算小人。眼下設心姦險。才是假仁。將平日一層不論。已是放寬許大空步。所以今人下者爲小人而不自知。上者爲霸道而不自認也。

克從問。允執厥中。中註爲正。似承精一內外兼該說。

較確當將無中庸疏畧仍可更定也。曰：更不得。正
卽中也。卽未發也。精一雖有內外。其實內多外少。
內重外輕。內極專一爲一。內外相連亦爲一。故曰
一。而內實操外。故曰允執厥中。辟如打繩鞭。打向
四方八面。其本只操之於此。雖外面打得各中其
則。豈可謂操在於外乎。可知允執功夫。更在外用
不得。而外自兼該也。誠中自形。集義自生。乃一中
之真傳。若夫中庸詳言功夫。專闡內外之辨。如何
又可渾說。

卷之十 對談錄

十

學者惟是未詳存養爲致知。而止以窮理爲致知。故
缺却半邊。程子存久自明。朱子又甚服膺此語。及
註書於大學致知處。偶未合着。

論異學。仲誠曰：彼皆竊儒學之一。而成其偏耳。大道
之流弊有然也。故孔子早已知之。而曰：索隱行怪。
後世有述焉。中庸之道。訣在未發。自隱微之於見
顯。是隱微者。人生而靜。天之性也。修道不容不自
隱微修起。此隱微本是爲見顯植根。若只從隱微
求道。割裂見顯。則其差謬必有甚怪之行。此道中

原見這一些旁隙。在後世仙佛兩家。正坐索隱之
弊。所以有入山剃髮。斷絕倫常之行。而甚怪矣。不
出孔子所料者。卽以隱微之本體料之也。可知彼
亦不能外乎道。而求端有異耳。故彼之言。亦有得
同吾儒者。終不得竊乎正。以其無見顯一截也。吾
儒之言。亦有不得不同於彼者。亦終不得謂之邪。
以其兼該見顯也。可知學者有摘先儒言語爲近
禪而皆之者。非矣。

卷之十 對談錄

十一

問：聖人存養功深。死時其心必有不滅。異於人者否。
曰：否。問：聖人或是不肯說這一段。曰：果有此理。又
何不肯說之有乎。問：仙佛家說死生如何。曰：有之。
彼盡棄民義。修真煉性。將此神明之物。斂聚之極。
不使舒於生前。所以臨死不散。而發於死後。能成
精作怪者。間有之也。雖然。此之謂大不幸而已。其
作精作怪之時。蓋甚苦楚。迷惑放蕩。難以升散。而
不得休息。但生者終不知死。死之情。反以爲彼樂
也。誤之誤矣。請竟其說。曰：今觀不得其死之人。或
有見形作聲爲祟者。皆魂氣不得升散之故。亦偶

然之事。非盡然也。子產曰。匹夫強火。亦能爲鬼。况伯有乎。此之謂也。最顯靈者。莫若關公。是其生平負義。雄視一代。而忽大屈強死。其神明寬博。作用於迷惑放蕩之中。亦豈樂爲者哉。亦由生平未有學養。不窮理盡性。而以氣用至此。聖人修道。正修其不爲此者耳。二氣合而生人。既得爲人。卽竭精盡神於人道。大德大業。彌綸天地。既竭既盡。則倦勤而死。死則解。魂升於天。魄降於地。以陰陽還之兩間。生有生道。死有死理。至快至足。若相牽滯。失

卷之十 鈞談錄

三

其本然矣。然則彼何故迷惑苦楚乎。曰。生陽也。死陰也。陽發散喜悅。陰凝固悲戚。惟聖人之功。用於陽。不用於陰。舉一切而生之。是陽勝也。陽極則能生陰。故常終其壽。而盡其天。天盡之日。其陽發散。而陰不能勝陽。斯速解而化矣。仙佛之功。用於陰。不用於陽。舉一切而死之。是陰勝也。陰極則能生陽。故亦能終其壽。而盡其天。天盡之日。其陰凝固。而陽不能勝陰。斯不得速解而化矣。於是魂氣本升天之物。而凝固於陰寒之下。不得升散。幽結愁

慘有天日之心。而無真見。故常悲也。有屬徒衣食居處之情。而無真得。故常戚也。似明似暗。非死非生。飄忽游行。而無所之。不能休息也。豈不迷惑苦楚乎。及遇人物。而憑依之。感好惡。而因循之。遂奇怪驚人。彼生前不明大道。惟邪辟自私。故精靈之所用。卽生前之所學。不啻其俗諺鄙俚。而施於無形無影之中。故俗諺鄙俚者。奇之也。此神仙佛祖之名。於是惑衆矣。豈知其爲不幸也哉。大約此輩皆命薄運蹇之人。乃得此誤。而有此大不幸之事。

卷之十 鈞談錄

三

若又以不幸爲幸。則大惑也。

胡溯遠初至禹。問學。張子爲說性學大義曰。觀天可知性。虛而健行。才說不修。已非性字。此學問大頭腦。修之功。自非強設。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故從靜中修起。靜者志也。自微之顯。內外交養。故學不存養心體。謂之無本。學不變化氣質。一舉一動一言一笑。仍似未學。不及照管嚴密。納於軌物。亦不謂之有本也。是在學者立志不同。虛中受善。此又最是打不破關鍵。

學不自定靜安慮起功。而以奇節之行速致聲譽。其學往往難於復見心體。而識微旨蓋由第一步已勝過。向前討尋。自無有矣。

鴻遠曰。先生婚姻正論。及廬墓之說。室女夙節之說。當刻行天下。以救時俗之弊。張子曰。道以人行。不以文行也。孔子之書。行於天下萬世。孔子之人行耳。天下固有極侈其篇牘。而卒同草木者。豈可強也哉。若夫人果足重。而當世不聞其說者。道之廢興。又命也。吾自爲吾之說。與一二知者。講求至當。而躬行焉。待吾之人至。難自私也。吾之人不至。皆空言矣。

卷之十 鈞談錄

古

溯遠讀嵩談錄。宰相屈膝於賊。以救其子之說。曰。今得聞是道矣。張子曰。此家居之道也。易地則不然。五倫各因時位而盡。處君臣之際。則盡君臣之道。處父子之際。則盡父子之道。古人去位則戴笠而耕於野。不知其猶爲宰相也。處父子相救之際。而不救。曰。吾盡臣道焉。將處君臣相夾之日。而亦可不夾。曰。吾有父子乎。

溯遠曰。先生云。人做不得處。我亦做不得。惟是不做。則在我耳。道至此。真平實矣。張子曰。某惟願學孔子。孔子道合則留。不合則去。若人做不得處。能做。聖人又何必去哉。魯受女樂。是明明不行孔子之道。而魯國已不可治矣。若說聖人神化無方。魯只管受女樂。聖人只管行道。魯國只管大治。有是理乎。今之視聖人者。怪而已矣。非聖也。

卷之十 鈞談錄

圭

學者於吾之言。多有信不及者。祇是較量語錄。吾之所學。原不從語錄得來。如何可合。若持四書五經。以證吾言。未有不合。既庭問。操則存。是戒慎恐懼否。曰。是問是臨事時操存否。曰。否。曰。操存不於臨事。卻向空處。似不切實。曰。此正切實要訣也。戒懼用於不睹聞。孔孟只是會得此處。所以作聖。今人不能作聖。只是會不得此處。人方違禽獸不遠。至夜氣所息。豈不悔晝日所爲。及至晝日。利欲薰心。又爲禽獸之爲矣。何也。只是平時不曾養得此心。心力不厚。臨事不能勝外物之感耳。故孟子既說了牯凸的病。痛卻說與

法子教養。又說與養的法子。在操存。此心操則存。存則養。養則良心日長而厚矣。厚則有力。旦晝之所爲。自有主宰。而不爲外物搖動。此功正在無事時做。至迂而必效。厭其迂。則無其效。聖人者。效之已成也。人見其效之已成。而不見其功之至迂。此聖人所以神也。故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爾輩今日。居處不恭。執事不敬。必以爲小事無益。或說矯情作怪。更有何是真處。何是大事。今日如此打發過去。明日又是如此打發過去。

卷之十 論義錄

七

遂將終身日月。盡付東流。豈不惜哉。

鍾爾知曰。某欲學易。今見先生錄云。當先學詩。果何先。張子曰。詩自當先。爲其興也。既學易矣。未能成一經。而又驚於他。此無一成也。不如且竟易之功。但能潛心啓悟。深造自得。五經之理。皆在是矣。若粗粗關過。雖先學詩。亦何益哉。

或問有憾之道。張子曰。不進此一地。出而遇事。卽有作難者焉。卽有不敢受過者焉。從來大有爲之人。焉有不蒙過於一身者。故夷齊定不欲蒙過。只是

逸民耳。但高行奇節。行至其極。遂亦可廉頑立懦。於百世之下。問若是則猶不大乎。曰。此有何大乎。起發常俗人。使不爲下流而已。豈尚能賢親樂利。君子小人。享其田里學教之福澤乎。故堯舜湯武。不可及也。

鍾爾知問。顏子與伯夷何如。曰。顏子雖樂道不仕。是舍之則藏。若有賢君。良相出焉。用之則行矣。雖武周之事。所能爲。豈肯以餓死自潔者乎。問伯夷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莫不興起。還不是最高地。

卷之十 論義錄

七

步曰。今夫山峴峭兀。聳者人景仰之。今夫地平原大畝。無異也。天下萬世賴養焉。故峴峭兀聳。非地之所屑也。問伯夷何以若是。曰。欲全一身之美行。恐有受過耳。求仁得仁。行其志也。若顏子學聖人之道。天下古今之大小輕重。無不衡量。遇事難兩全。則舍小取大。棄輕拾重。不受輕小之過。不能成其重且大也。究之大者舉。小者亦與。重者舉。輕者不遺。故伯夷義也。顏子道也。義者人也。道者天也。天人之相去。有攸分矣。孔門之學。自天命說起。唐

虞三代之傳然也

人昭問曰先生謂禮義一也何也曰事當如是作義也由是謂人人皆宜如是作也而立爲法制使必由焉者禮也豈有二乎

任生貧而旅有責於人張子曰子學者也亦知旅之道乎旅小亨旅貞吉小亨者自卑而尊人者亨也貞吉者以正道自守者吉也子在里閭人共知子門戶知子志氣共畧貧富相視者以其素也在他鄉誰則素子雖有所忽非其過也卽其過過在人者與已無與函之可也任生曰聞先生之風好賢樂士故敢輕見張子曰好賢樂士者好與講論道德求爲聖賢耳子旣遇我必求益焉

爲學十年而名不聞則可矣二十年而名不聞則進矣三十年而名不聞則幾矣四十五十年而名猶不聞焉則其所學者必非矣

問存養之學曰雖不易也不難只是從容自在做去時常檢點此心覺有放處便存一存隨人世歡喜事情也去隨常做但要存思存思令不差有何難

卷之二

對談錄

七

哉久久自善又昭曰卽有事時敬在事上無事時敬在心裏否曰然此心是空體迨存之既久卻覺是個實體則得矣又昭曰此心明便覺實曰然動靜云爲之間覺半靠有個嚴師在裏面管着便是鍾爾知曰先生於存心工夫着實用力的的見得遂亦的的說出張子曰予生也鈍大凡書上說的及與人談的要皆不能速信見人三言兩語便卽曉然不復再理深訝之慕之而愧不能也必得幾日功夫尋繹務得了了於此心方休故於從來儒者說心性處便也要得個心性看見方休此物卻如何看見奈只是追尋踪跡久之卻見得要存養的意思遂去存養無晝無夜無靜無動又久之方見得是如此個物予若是敏快人想亦舍之久矣人說生安無功夫就孟子舜發畎畝一章看來舜全是動心忍性處得力只他便會動心忍性增益不能是生安也傳說而下畢竟動忍得遲滯增益得較少耳世上空乏拂亂中只成怨尤之場至死無益也只在各人自安置此堯舜可爲也

卷之二

對談錄

七

文王羨里衍卦相傳此名。而究不知其爲何衍法也。豈至今失傳乎。抑儒者未詳也。蓋大衍之數五十。孔子明明說是河圖矣。今卻拗言之曰伏義畫卦。本河圖故失傳。若如孔子說自不失傳。

曰天地之運。歲必有差。齊則無爲。差乃有用。故除氣盈。朔虛而后歲成。易數所以象天地也。亦必除其盈數而后可用焉。故去一也。又掛一不算。又必除其虛數而后用也。河圖衍法三百七十五數。去十五以還九六原數者。亦猶盈虛之謂也。

卷之十 鈞談錄

子

吾所謂道以洞入者何。謂志也。孔子志學時。尚有所在。可知矣。顏子方見爲高。堅前後時。亦未見道。孟子曰。中道而立。能者從之。學者始初。如何便會將聖賢高美處。明白於心。亦只該順教誨。率規條而行。自日明一口。非真道有高。因不遽能明。故高也。此非第道之本然。凡事物俱然。卽如飲食。方初次吃飯。未有先已知其味也。未下口吃飯時。先真知此飯之滋味。而后食。則何由而能也。只是從先食之人。味味而食之。漸自味佳。漸自貪嗜。漸自忘。

肥也。此可以知大學知止時。

禮減而進。以進爲文。樂盈而反。以反爲文。禮減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則放。故禮有報而樂有反。禮得其報。則樂樂得其反。則安。今君子之人。多性情。簡畧。又恐隨意省事。當勉而進之。厭俗之久而廢禮。亦無以爲君子矣。何以云性情中正乎。

今人止知舜克諧以孝。不知克諧以孝。處全在蒸蒸。又不恪。姦父頑母。若舜聽他所爲。惟敬奉命。求順其欲。自易討歡心。賜經書。舜惟欲父母從己。只

卷之十 鈞談錄

三

是不欲父母爲惡。受惡名也。父母頑嚚之性。多有惡念。百方勸道。百方阻撓。如何得父母歡心。此處最難。已不從父母。父母又不從己。故無法了。只得向野地號泣于天。于父母想望冥漠中。默有佑助。使父母暗的。忽有轉處也。雖不得父母歡心。卻不憤然便了。卻照舊敬奉有禮。自去認過。將一番違忤。平服下。轉而父母又生惡念。又是如此勸化。百方阻撓。父母被舜熬不過。惡事一件做不得。久之。漸覺爲善亦有好處。兒子阻撓。全是美意。明覺只

開差底於豫。父母欲爲惡於鄉黨。族閭處盡被舜
一身擔了苦楚。不令及於外人。又焉得不所在成
都邑也。孟子說天下悅而歸已。舜視猶草芥之易
舉。父母悅而歸已。順已卻是難事。故替叟底豫而
天下化。替叟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真猶草
芥矣。

鍾爾知曰。先生與孫先生昔年同講。未聞有異言也。

張子曰。鍾元先生昔日見予之行。嘗規之曰。力行
太猛。予曰。初學力微。不如此不勝也。聞予之說。又

卷之十 釣談錄

五

規之曰。賢知之過。予曰。自己所履路徑。不敢忘也。
予見當吾世而念念在是。行行在是者。惟鍾元先
生而已。先生亦謂予念念在是。而行行在是也。是
則吾兩人之至契也。天下古今之大同也。又奚異
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易曰。君子以同而異。和而已
何患不同。同而已又何患異。鍾元先生謂予之學。
似多一層功夫。予看先生之學。似少一層功夫。只
得各明其說。豈肯以阿同爲賢。

乾則自強不息。坤則厚德載物。震則恐懼修省。坎則

常學習誨。艮則思不出位。巽則申命行事。離則繼
照四方。兌則朋友講習。此君子之學原於天。

中字。孔子於易經。固已訓之爲正。故每於二五兩爻。

則曰。中曰正。或並出中正二字。又於乾文言。龍德

正中。可見中字只訓正爲安。若訓無過不及。則費

解。蓋道而正也。過亦正。不及亦正。當過不過。當不

及。不及亦正。亦不正矣。故易有大過小過之亨利焉。

子曰。大過之時大矣哉。又曰。小過利貞。與時行也。

不失中正而已矣。中庸中字亦然。但對庸言。則未

卷之十 釣談錄

五

發也。

學聖人有一定之路乎。曰。有。若非有一定。只川自作。
何必學。天有定命。人有定性。道有定修。修之謂教。
矢其所教。俱無定矣。孟子曰。匠者不爲拙工。改廢
繩墨。射者不爲拙射。變其彀率。則可知道亦有繩
墨。彀率。君子不爲不善學者。易其定道矣。孔子已
定得有一部大學。學者猶謂入路不同。恐是未省
大學也。縱是質美。不踐迹亦不能入室。其路失焉。
得人也。若別從意見。自循向去。所謂攻乎異端。斯

害也已。只緣自古許多聖人。從天命率性處。裁取得此一條坦坦之路。任不得各人一偏之質。偶見之私也。故曰中道而立。能者從之。若不能。則君子亦焉得辭高美之名。若登天之難哉。

既庭問。臯陶執法。舜竊負而逃的話。固是無此事。設有此事。果然如此行否。曰。定如此行。不如此。須是要臯陶廢法。天理至公之法。舜所作。以服天下者。輒自己廢了。必不爲也。我們若是舜。也只得如此行。真可謂情安理順。真是快活也。世人循私積弊。

卷之十 節義傳

孟子

之久。故只見爲不可行。此孟子要爲天下說一段不顧情面。不論勢分。光光突突。純乎天理之極。自須如此做。然正惟如此。卻能救得親不灰。全得法不廢。而舜亦不得逃。天下亦不得棄也。所以道至聖人而神。問如何。曰。朝野上下。誰肯放舜逃去。又誰肯令臯陶執法。將必訟獄謳歌朝覲者。轉向海濱。德益盛。名益顯。孝益大。化益深。更是一番好景況矣。

五霸之假義襲之取。俱不是低位。今人只見孟子斥

他。便道不足齒。而未思孔子何以往往許管仲也。今之學者。大約亦義之襲。霸之習而已。此不是低位。當紛紛流俗中。澆薄悖戾。無所抵極。有幾人焉。力持流俗。有所不爲。有所獨爲。雖孔子復起。亦必嘉之。然惟是聖人之真學脉。有失傳也。

學者多信仙佛。此非不疑。正信其可疑也。若無可疑。又不信矣。故今言周公孔子之道。說到平實處。便不信。謂聖人不僅如此也。則必將求之高焉神焉。則然後信。是可信。不可爲也。若可爲。則又不信矣。

卷之十 節義傳

孟子

今信仙佛而不能爲仙佛者。彼原皆謊言瞎語。本無足怪。信聖人而遂亦不可爲何哉。亦以其信仙佛者信之也。將此意看書。遂成幾部天書矣。

孟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去齊接淅而行。去他國之道也。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此三及。當是一章。總言去就之道。齊魯君臣。有交際而不行其道。宜遲宜速。總須一去不能有數年之待。惟陳蔡之間。居五六載者。以無君臣之交際。故得久居。問無交際。反

得久居乎口不用其言不行其道而常受其禮遇。便是歐養虛拘國君殆欲不禮既相交矣又不可此真不可旦夕畱也。陳蔡無君臣之交可以泛泛同齊民之受壓故居之獨久道不行而久居其地是爲孔子生平一大阨也。非徒以絕糧爲厄耳。問何不反魯曰行之爲何而可反也行在春秋與公奔一例。

鍾爾知問近思錄如何。張子曰孔子之學十年一進。後之爲學者大約亦十年一進。十年而無進仍守。

卷之十 論學錄

三

素兄者卽非真學也。朱子真學者也。故近思錄不足以見朱子矣。問何也。曰近思錄成於淳熙初年。集註成於淳熙末年。相去十四五年。故近思錄不如集註之有主宰也。按朱子嗣是又歷紹熙五年。慶元六年而卒。其間又加功十年。故晚歲直主敬字。大關存養功夫。又校集註。大進於精純矣。

春秋以有傳而後名經。其未有傳時。魯史而已。所載者不過魯國之事。及同盟諸侯告赴之事而已。故止爲魯之春秋。迨孔子左之以傳。凡天下四海之

事不告赴者無不盡見於時月之下。則其書卽不似魯之私史。乃天子之大史也。故曰天子之事其懲惡勸善不似史文之忌諱不明。又遂可爲萬世之常道。故得爲經也。

讀書不是口讀。讀者讀也。帝王聖賢之書原是我之本來。人只因不知便休。既已見得便須曠身過來。讀者言乎賣也。既以聖賢之書爲業。便係賣身於他。聽他書上使令。由不得自己私意。古書蝌蚪文雖非如此寫法。亦是言旁著賣字。

卷之十 論學錄

三

昔者二程講學天下之士誦之曰終日嘵嘵何益於事。及朱子興於白鹿。天下之士又誦之曰終日嘵嘵何益於事。及陽明職撫剿從軍民不輟講習。天下之士又誦之曰終日嘵嘵何益於事。不知勤講之功大。天理以講而日厚。人欲以講而日消。天理厚則任事有力。人欲薄則遇事不撼。所以四子在當時出則有爲。入則有守。雖造次顛沛而未嘗變也。其誦之者卒何如。

吾聞致知之道在定靜安慮者。固因慮字。亦因程子

此心存之自明之說得之亦是會通周易中庸之
旨皆如此又看下文緝熙敬止之說明係存養此
心此心存養則明體自復以合前文明德則致知
端無疑矣致知既無疑則格物遂無歸落又未可
以重文強說勢不得不及力行因以力行訓格物
而字義辭義又甚簡當明順故格物遂亦無疑矣
時說不外知行二端而致知格物功夫又向別處
尋是大學又是無頭之書故朱子補之以小學儒
者以行屬誠正修是矣但不及物行字終不透露

卷之十 對談錄

五

從及物然後體驗得心身無差謬也以知止爲格
致之後極其知之明而后志有定向不知用格致
功夫時獨非志主之耶又誰主之耶孔子十五年
立志而后能不惑此自然之序豈其立教與自學
又不同耶

鍾爾知問先生昔年所用功夫如彼其勇我輩今日
念之畏懼不知先生今日回視當亦自謂今不及
昔也曰然間嘗念之悚然正如吾子之言雖然昔
日下生力是尋門路今尋得門路在從容由行未

免熟力較輕快耳昔年恐力不及加倍矜持欲以
勝物故將敬的意思用得色相多足令人畏令人
怪今想亦無可畏無可怪矣

學者有言修仙者張子曰儒者之道樂父母而聚妻
孥尚憚一日之勤勞况拋離父母妻子入山受苦
是以明者多不爲也爲之者大約皆貧病孤寡無
告之民或困阨流離俚諺之士皆人之不幸者也
問倘得成仙亦可也曰仙何難成做一日道士受
一日苦便成一日仙常然常爲仙不然不爲仙問

卷之十 對談錄

五

仙豈止如此曰爾道更有何仙彼飄然高山流水
之間理亂不聞憂惱不及曠閒無事行修坐功延
長年歲從來仙家如此而已若燒丹點金之說謂
然得此苦成即是寶也脫壳飛升之說謂得其成
也皆隱言飾辭認真者默人也問如此則何必修
曰苟省已誰肯修

克從問孟子篇末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可
疑曰亦難說似止宜順文解之不得便添入見知
間知強作成只是說我不生在見知時又不生在

聞知時難道就不得與知孔子之道而接堯舜以
來之傳乎。然而我處此兩不湊之日。遂謂無有傳
道之人乎。爾則恐將來亦無有傳道之人乎。爾只
此便是自任。然孟子于此亦大疑。從來見知聞知
是恁個五百餘歲的期。何以生我於這兩不湊的
時候。我明明是承代的一個人。卻錯了時期。故疑
或者天欲自我身邊。將絕此類人。故把定期自我
身邊錯謬了。是有無限憂愁也。由今觀之。卻被孟
子說着。以後千餘年。而諸儒始興。都是那錯謬了
的緣故。

卷之十 鈞談錄

三

由堯舜至孟子。將五百期會謬了。以後千餘年無人
是此一個局已結。以後卻是另起局。然則周程張
朱四子。看來是一番開辟。亦猶上古之有堯舜也。
堯舜湯文孔孟的書籍。雖畱得實已失傳。心法與
堂之處。被他宋時諸君子。從新體會。以與合符同
揆。真是開辟手也。開辟自是大局。而細微不備。是
又誰之責乎。

有人疑於起菴曰。口快心直。不假思慮作爲。自是真

人。乃往往說不是真人。又必曰。真莫真於學。誠莫
誠於學。令人不解。起菴問之。嘆曰。此世道所以衰
也。聖學所以微也。吾之說所以高也。問何也。曰。此
等只是感物之心。故不真。在鄉區說真人。不可以
當大任。處以疑難。誘以他說。則又感物而變。理已
悖矣。事已壞矣。猶曰。我只是實心不欺。不知理本
於天命之原者爲真。昔之聖人。斟酌而傳之。詩書
者爲真。非俗耳俗目。感變於物誘者。遂爲真也。學
則時時居敬。念念窮理。加幾千幾百慎思明辨之
功。惟恐有所失。天命率性之本。未有方在學真。而
猶背乎真也。故曰莫真於學。

卷之十 鈞談錄

三

批或問一段。朱子極言敬。以爲非此無以涵養本原。
無以開發聰明。小學大學。皆必由此。是深得學之
本末者也。大學於緝熙敬止。明以敬字釋知止節。
是大學本自有涵養功夫。在知止一節。而朱子卻
忘之。以爲敬字一段功夫在小學。而大學卻從窮
理做起者。何也。此蓋一時粗畧。未詳之故。故又贅
許多話說。止欲明此敬之一義耳。可見朱子之苦

心學者所當諒。而余於大學一書。單重知止一節。不爲妄矣。曰止曰定曰靜曰安曰慮云云者。卽朱子所謂收其放心。養其德性者也。卽朱子所謂涵養本原。開發聰明者也。卽朱子所謂進乎大。不害兼乎小。得之于此。不患失之于前者也。至于或問。敬若何用力。自可舉止定靜安慮得之意。開發有餘。而又不俟旁引他說以足之矣。

又批或問一段。朱子既說敬一心之主宰萬事之根本。小學大學。成始成終之要。又說大學自窮理做起。既說自窮理做起。又說不離敬。到底纏擾漠忽。何如卽從知止一節。直拈敬字。簡當直捷。一斬葛藤乎。則或問一書。盡可不用矣。

又批或問一段。方寸之間。虛靈洞徹。萬理咸備。定靜安慮中。便有此體段。更有此作用。後人只是想像說到此實無下手處。定靜安慮。確是下手功夫。做此功夫。所謂虛靈洞徹。萬理咸備。異禽獸者。不但想像。而實有之矣。

又批或問一段。既曰方寸之間。事事物物皆有定理。

是凡事豫則立。而前定不窮矣。又曰事至物來。而能慮慮字。本深重。故又曰隨事觀理。極深研幾。大隨事觀理。乃甚省便之語。又極深研幾。則甚遲重。未免疊牀架屋。是兩頭有兩層窮理功夫矣。將以何者爲本末。何如直以定靜安慮爲存養窮理之功。而致知卽以此致之。知者。本明之德。致者。明明之功。明明德三字。體用并見矣。確然有可入手。有可得乎。

又批或問一段。致知二字。窮理之功。已無不盡。物理一層。不待說已在其中。離物則我之知。何自而起。何自而致。添物理一層。覺條目重複。不如只以致知爲渾精。況存久自明。心性本具此體。必兼存養而言。未可端以窮物理爲至精也。况本文先字。至致知而止。格物止用在字。必有分寸。况爾雅訓格字。止曰至也。來也。并無別義。又加窮至二字。則至字義反輕。窮字義反重。皆與本文不肖。故予直以格物爲至物。將我所明之理。到那物上。致知原爲至物。故曰在也。是力行之謂也。定靜安慮以致其

知致知在至物。則至於物者。皆定靜安慮已明之心之所至也。物至而后知至者。行至而知。乃謂之至矣。盡矣。明明德功夫始完。若心明而不及物。是猶不足言知。明明德之功未完也。如此致知格物四字。開首已明白矣。故可無釋文也。

欽差戶部大人賑上蔡。連日饑民塞城。皆號無食。來而復去。上司催造饑民冊。縣令張皇失措。或問何以處此。仲誠曰。初撫臺發賑穀二千石。有問法於予者。予對曰。先將穀舂米若干煮粥。令饑民入城。

卷之十 衡穀錄

三

領穀而卽以飯之。則民不艱于去來。而官亦得從容清理。無差池也。今不行此法。更無法矣。問造冊難清楚如何。曰。凡事豫則立。此帝王神化要訣也。先未嘗以爲事。今安得不難乎。雖聖人復起。亦不能先怠忽而後清理也。先只謂朝廷未必念窮民。遂不問其饑餓姓名多少。及聞大人將至。賑饑又惟恐人濫報冒領。而屢下嚴令。使人不敢有蒙惠之心。一旦大人至。實實大布。

皇澤。卻欲饑民盡來。則誰能信之。只得隨便冒造混。

領多刀。謫不貧之人。真正饑民。聞的信。又復來。壅積喊冤。冊上無名。遂竟不理。嗚呼。時政如此。其可嘆息痛哭也。其弊總在不信聖人之道。忽畧中庸未發之旨。

漢型云。聖人之道。原因時勢以爲用。世有升降。道有汗隆。自古然矣。有天下之時勢。有一國之時勢。有一家之時勢。有一身之時勢。所謂命也。因乎時勢。以爲道。君子之學也。仲誠曰。此段道理。在中庸費隱章有憾之道。道乃通變。夫子曰。觀過斯知仁矣。學者認此。惟恐有誤。宜慎審之。

卷之十 衡穀錄

三

已之歲。接一長篇。於午秋復一長篇。付田氏集人田壙。想未至也。二月二十六日。接來書。校前書頗進。如心在事上。已在人上。不以把捉虛腔爲學。氣漸以義養。志漸以道寧。之語。是得存心之益也。但又悔前功之失。是解一惑。又增一惑。非以往曾作存心工夫。則今日亦非有本之言。顏子高堅前後。是學無所得。而心有所存。志有所定。然後能受博約之益。孔子十五年工夫。立一志。此時于學尚有惑。

也。然志立則不惑。始有地耳。學問原有此段作難處。故曰先難。近人之學。大約多不識此段。存養工夫。飾言平實。反得險隙。未鋪底子。便堆累上邊。終是蹺欹。義外之病耳。經書聖人皆如此說。程朱諄諄訓誨。其奈信不及何。次第書想已高闊。潛玩自無此弊。夫道本只一路。若云各人入路不同。聖人當有兩部大學。又來書辭氣。終是氣勝聲高之病。其卒然者。終由見道于外。存養之功。未徹底明透。道本誠中形外之名。少欲速。則犯義襲之病。寸寸

卷之十 鈞談錄

美

難以倖得。人苟知此。自氣下心抑。而言不敢過量出矣。道出聖人。義在五經。今之談學者。于五經無工夫。故四書亦雷同剿說。而無得。惟靠語錄作生涯。止可以動人鼓舞之心。發氣上之意。見影形者易味也。如此學到十分。止成氣節。子倘一日得聞經書實義。必霍然又能醒矣。俟之年歲可耳。大約學問要以境進。觀漢型來書。是歷上一塔。故通復不同。寒士子近不聞切磋。是必有誤子者。敝處不幸饑荒。自古罕聞。年稍順成。當倚廬望一來也。

復孫士真

二月九日得接手翰于馬搆老。十一日又接一書于偃師來人。因得修候。并寄去易序及河洛圖說十數紙。請正。卽付偃師人帶上。未知遂能達左右也。沐近頗見先儒語錄。止可起發人志。纔覺興起後。便無事。畢竟在五經四書得力。人不潛心五經。卽又不省四書四書者。皆孔門從五經之煩。撮爲要約之言也。不省其煩。則約者皆疑。訓詁遂差。聖人遂高。可望而不可卽矣。不知何時得侍台側。欲有

卷之十 鈞談錄

美

問焉 復崔玉階

嵩少之約。特小信耳。入春續接二書。足徵年臺先生未遐遺故人。若弟菲薄。今在不能退。不能遂之間。常望年臺鼎力相機爲我一解脫之使。朝廷有讀書好古之士。卽山林亦所以効忠盡也。不敢輕求實切肺腑。聞保汝注易未得見。第于易頗勤十數年精力。卒成亂語。久而棄去。一切訓詁。便舒已見。惟從孔子十翼以求證佐。其有不合。終必求之。又久有已意所未及。以孔子之言引而進之者。亦

有孔子之言有難明。適以已意逆而出之者。雖不盡符節。然于易之難省處。豁然見一路徑。第按之章書。及時講師授。迥有不侔。常自爲憾耳。來書云。前人已注明者。我不必再注。又云。先行其言而後從之。未行而言。言未必當。此實際人方出此實際語。真著作家指南也。沐甚願聞是說。大約生孔子之後。尤宜信而好古。五經如易有十翼。詩有古序。書有古序。皆簡切精奧。非時說所能及。其萬一然。卻非高遠。只眼前義理。而世儒以高遠求。反晦也。

卷之十 鈞談錄

王

崔玉階

今人勸說不欺暗室。我則不敢信也。蓋都謂聲色貨利。到人不見處。能守義。此說甚粗。每日眼前多少事。都欺了。到那時白勉爲不去。縱強制一時。不能入強行一事。不能多。卽如此坐位。暗室便立正。我見都胡亂坐了。卽如此衣冠。暗室便立敬。我見都

拋卻了這易耐處。耐不去。那些難事。反容易說出。豈是兩個本領。此純是存養功夫。人都當美質看了。所以能如此者少。若如我說。人人可能。

程子云。大學是古人爲學次第。中庸是孔門傳授心法。此二語。足見程子接唐虞三代孔子之傳。後世學者能見得此二語。則入聖有法。操心有權。又何紛紜之說。足以惑之哉。朱子章句。卻不見有精確如此二語者。及觀語錄中。所說次第井井之言。有斬然而不可犯亂者。則皆作章句後之語也。遂與程子同揆矣。又被後人選刊攙亂。

卷之一 鈞談錄

王

看大學是孔子一書。曾子述而傳之。中庸是孔子零星之言。子思輯而成之也。天命一段。是子思總說大義。其後文俱是取孔子平日說中庸處實之。卻有次敘接連。以明首章之義。自誠明以下。又是子思自作。將中庸之道。歸於孔子之意。

學者務繁末之久。而無濟事。見根本之學。則喜之。亦有務根本之學。而厭遲效。聞繁末之說。則喜之。舍本尋末者。所謂湯武反之也。有終舍本尋末者。所

謂五伯假之也。無終有志者可不慎所易業哉。
魏聞野問內黃之政。張子曰。予無一長。當日惟使內
黃人納正供外。再無一事以煩之。士民閒暇。與士
講求聖賢之學。與百姓講求親睦之事而已。即衙
役亦與聒聒如此。

鍾怒而擊之。則武。悲而擊之。則哀。以言感人者亦如
是。故伊川每進講。必宿齋預戒。潛思存誠。觀感動
君心。

學者開口言誠。便是無頭學問。言敬則是也。須真知

卷之十 鈞談錄

早

敬字敬是功夫。誠是成效。開口言誠。是無功而有
效。故知其無頭也。觀中庸起頭從戒懼說起。末後
方及誠。

鍾爾知問率性之道。曰。此三句一氣念。不可摘取。生
安亦是此天命。此率性。此修道。觀後文不勉不思。
便是天命率性處。從容而中。此不勉思之道。便是
修道。他自幼接天命率性處。早早做得安安穩穩。
一步不曾錯。聖人也。學困亦是此天命率性修道。
卻是早將此不勉思之道失錯。後又悔悟。

中將不勉思之道。又擇出而固執之。還從不勉思
的天性做起。便是其次。不待勉而自中。不待思而

自得。豈非天性乎。從容而中。此道者。豈非修道乎。
擇善者。擇何善。固執者。執何善。豈外不勉不思天
命率性之本善者。而別擇別執乎。惟天下至誠。爲
能盡其性。便也須去盡。只是他便會去盡。不待錯
後方悔。故曰。至誠。其次不能如此。直然便盡。錯後
回轉。故曰。致曲。致仍是那至誠的道路。故曰。曲能
有誠。子思前後文。自相解釋。何須後人添講。只須

卷之十 鈞談錄

早

順文看明。不可強他從我。將原文加減。

聖人之書。皆是教人便立法子。其路甚明。人當走一
走。就不能至聖人地位。亦不是常俗人。而况聖人
原可學而至也。

凡事要正。聖人一席不正。便不坐。今人皆視爲尋常
小節。說席不正有何妨。推之何事而有妨乎。聖人
只是立心要正。故卽一席亦不容其不正。看席不
正。作天大事。自凡事皆正。凡事正。便是端人。凡事
不正。便與禽獸相去幾希。這一正字。其中一段光

景不亦悅乎。

從來言善者皆積善也。積則有不積則無。設遇一小善。曰行之有何益。不行之有何損。如此今日遇一善而不足爲明日。又遇一善而不足爲。何時何事是可爲乎。則終身無善之日矣。見善則爲。雖無益而積則厚矣。

又昭一日從先生遊白沙。見主人柱上書水星在此四字。先生曰。人多寫此何爲耶。又昭答曰。俗傳耳。先生曰。否。初書四字之意。却是心學。欲一念常在。

卷之十 鈞錄

聖

火災留意。自無火災。則我此心。豈不即是水星一般。今人儘多書此。而心無所敬存。遽欲以此帖子便能消災也。豈不悞哉。

克己如戰然。彼敵人就是私欲。已存一必勝之心。雖人不回。則敵自破。已才有歉意。就勝他不得。

先生講春風舞雪。曰。曾哲之志。全然是學。春風舞雪時。卽有當下功夫。莫春數語。句句都有意思。蓋乘春氣方生。與童冠博取吾心之生機焉。天氣下降。地氣上升。而萬物生。吾心靜而卽陰動。而卽陽陰。

陽相濟而鼓舞生。隱若有奮發之意。此卽春之生機也。曾哲之志。在一身爲學問。在天下則爲治平。使人人如此。雖堯舜熙皞之世。何多讓焉。

學必升堂而後可以入室。升堂是道之當然處。最明白處。古人謂屋之中間爲堂。光明正大。朗然共見者是也。入室是道之精微。而有許多曲折處。屋漏暗室之地。乍入其中。深奧而無所見。非生長寢處于此者。不能洞晰其中曲折之故。夫子言之。勉子路進于其域也。卽如子路之仕衛。祇知食其祿。不避其難。而衛國事體。却有不明白處。是于其曲折變化者。全然未曉。所以夫子三十而立。四十不惑。至五十而始知天命。爲學而至知天命。則于神明變化無不可矣。

卷之十 鈞錄

聖

先生曰。人順心意而往。事皆無成。大抵無學之病。又昭曰。凡事預則立。一句盡之否。先生曰。然。中庸未發爲預。已發爲立。預之功最大而最精。戒慎不睹。恐懼不聞。是預之功。大頭腦處。大學止定靜安慮。是預之細微功夫。

先生曰。凡外物皆與我不相干。有求之而得。亦有求之而未必得。惟是這聖人之學。原是吾性分中。固有之物。求則得之。除是不求則不得也。求在我者也。

先生曰。天地春夏秋冬。一歲新。一遍。朔望一月。新。一遍。朝夕一日。新。一遍。吾心亦當每年每月每日。新。一遍。方有長進。

有一貧士求濟。又昭問曰。人多說不真。先生曰。無論真假。我因其力之能者施之。不必過與。就是了。如

卷之十 論談錄

聖

真我之施。無論多寡。就有益于彼。設是假。彼欺我者。有限。愈見吾之忠厚。如以天下之真爲假。則終身無真矣。如以天下之假爲真。則真卽在其中矣。卽以假論。彼象欺舜。校人欺子產。舜與子產皆千古大智。傍樣人說他智乎不智乎。

蒼佩問曰。人有行一事。今日冒昧爲之。見爲是。明日靜坐思之。見爲非。思此心雖悔。後雖有善。到底贖前事不得。先生曰。只當兩件事看。從前過失。譬如人死了。自是活不得。其後從新爲善。改過。只作又

生的活人。另做一箇有善而無惡的人。前邊過失。不蓋而蓋之矣。你看日月。千古以來。已不知食過幾番。不得謂有失日月之明。贖前食不得。如說此身心到底是曾有過也好。因一事偶失。而時時悔恨。生平得力。全在于此。

先生曰。孟子吾爲此懼。節。程子解云。申韓則淺陋易見。故君子止闢楊墨。此言殊不然。當年蘇秦張儀。所尚功利。誇詐。孟子見梁惠王。及凶年等章。孟子已闢之矣。申韓所尚。刑名法術。省刑薄斂等章。孟

卷之十 論談錄

聖

子已闢之矣。闢楊墨前後俱未見。至此才闢之。申韓却是闢得多。楊墨却是闢得少。

先生曰。當年孔子與墨子並傳。伯夷柳下惠。俱一時大名。非得孟子表揚出來。墨子兼愛。伯夷隘。柳下惠不恭。三代以下。竟昧昧矣。今卽欲說孔子是第一等人。其誰及信。得孟子表揚。載之于書。然後學者能辨其是非。純駁。皆孟子之力。

大田問曰。設武王當舜時。也能做舜事否。先生曰。舜性之也。武反之也。及其成功一也。不觀中庸。一箇

是自誠明一箇是自明誠誠則明矣明則誠矣又問曰何以蘇東坡言武王非聖人也先生曰蘇東坡不過做兩篇文章何足道哉你仔細想一想武王要不出來人受害到幾時紂爲惡到幾時使武王終不伐紂有一箇奸雄出來伐紂是又一紂也奸雄既不可矣天地間聖人又盡忠臣孝子是天下之亂何日底定武王所以出來者真不得已也當日必是想了又想豈不愛忠孝之名就如孔子欲諱君之過遂顧不得一己之過皆一理也此有憾之道也總之天地之理極則變變則通通則能久又問曰文王當三分有二他怎麼不伐紂先生曰文王當三分有二還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曰周之德怎麼不說文之德說周之德曰文不取商父子之間豈不會商量是以曰周之德即文武之德也文王當年也就知紂之天下別人必不能有可取不取猶望紂之或改過耳設一旦能改文武免得一番大罪過豈不甚快乃終無改過之意至于武王再無可以容議真紂自伐耳豈

卷之十 鈞談錄

果

武王伐紂說

儒者有言仙家之道益壽延年先生曰凡此皆不仁不義也何也中人之壽不過六七十上壽不過百十我五十吾子已有子矣我七十吾孫已有子矣此時而死如果之熟脫然而快不然活百年足矣倘再活吾子亦有沒矣吾孫亦有沒矣若不備備送喪哀泣動心却說我能長生不灰爲快苟有仁義之心必不爲也如世所稱彭祖者皆不幸也先生欲遊逍遙山路遇大雨先生曰爾輩勿以雨爲憂此雨正是有光景的去處不可錯過了人每處順境則理趣不生從逆境處尋快樂議自別多一逆則多一識

卷之十 鈞談錄

果

亦不求人知。由此方有知之者。久則君子之學成。而譏笑遂卽美談。喪狗衰鳳。今爲聖德矣。故譏笑不足尤。可惜者小人也。

先生見門人几案塵土。先生曰。爾對之。輒自安乎。卽此是心不存處。

鍾爾知曰。先生云。人者形也。形而下者也。仁者理也。形而上者也。無此仁。成此人不得。非此人。體此仁不得。孟子所以言。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余小子問仁。先生云。知學而時習之。則知仁矣。蓋仁

卷之十 鈞談錄

哭

乃生之理也。學能時習。則此理生生不已。學一聞斷。生理息矣。從何言仁。觀下章。孝弟爲仁之本。巧言令色鮮矣仁。則仁之始末已槩見矣。若管仲之仁。終不免器小之譏。正由學之功疎也。

先生曰。易云。先迷後得。學者能放憨着。立起志來。日日操存。日日集義。用工不已。將來自成片段。

余小子聞邸報。見魏都憲薦先生疏。此心躍然不勝其喜。非喜先生將得官。適喜陽道方亨。天下有好看光景耳。因趨告先生。先生正爲諸同學講立志之

說。余小子呈所抄同薦姓名。先生一閱。置之案頭。仍理前說。娓娓不倦。旣而云。當此時微論某不願出。卽出去。能濟得甚事。且都憲卽忠直。究竟亦成得甚事。言之殊覺增憂。云何爲喜。

又謂。出不能做事業。反多了一累。就誤與諸生在此草野中。討論身心性命。尚友古聖賢好工夫。余言得爲一分。天下且受一分之賜。先生云。亦說得是。余至講次。僮具茶。侍坐東西列十餘士。僮欲東列盡取。再及西列。爲便。先生令東一西二。次第弗越。曰。

卷之十 鈞談錄

哭

禮本如此煩瑣也。此處苟簡。焉往不苟簡。卽非學矣。先生未舉茶。一同學已取在手。覺非是。卽放下。待先生旣取。次及之。方取焉。余思此友。可謂不遠之復。而心在方寸也。

先生云。夷齊恥食周粟。棄天下以全身。湯武征伐共至。妨身以濟天下。其一片至誠惻怛。求其于理無愧。于心得安之處同。而斟酌輕重。識力圓通。在湯武爲得其重而通也。此案非經孔子定于前。孟子發于後。則桀紂不得不謂之君。誰敢以放伐者謂

之聖學者于此細心體會。觀過斯知仁矣。

一日余小子問學于先生。應對之際。余言昔聞人說徵君先師在滄州時。值地動。獨先師座席不動。眾傳爲異。先生笑而不答。時余面熱背汗。默自訟曰。此卽心不在處。非禮無言。此顏子所以能克復也。凡涉荒誕不經。學者卽不宜出諸口。况可傳先師之異于先生之前乎。甚矣言之不可不謹也。如是夫。然欲謹言。必自存心始。

蒼珮曰。先生每生必端書。必整筆硯。必正教諸目。

卷之十 對談錄

五

學。坐必次第井然。曰。卽此便是天地。萬物育氣象。

蒼珮曰。先生遇先人忌日。必變食。遷坐。去纓。不接賓客。以致其思。

先生於人來求教者。盡以所學告之。蓋大道爲公之心。望人畱心實學。諄諄無已。

先生有他邑來請者。門人勸行。辭不往。曰。君子攸往。必求有益。不有益于己。則有益于人。此一往。不過酬酢之情耳。遂不行。

先生行田野間。有小徑。農夫設籬。不得過。同學輩欲撤之。先生不可。遽道而行。曰。折柳樊圃。狂夫瞿瞿。先生嘗禹大旱時。曰。此間無告災荒者乎。對曰。無之。曰。第告之。未必無益。近日事多無益。然理宜告也。于是子與程子山。謀之同庠諸先輩。諸先輩皆曰。善。具于官。及命下。凡地方災荒八分者。免二分。皆先生一言之賜。而禹人不知。洎而歲終。其事不果行。則先生之言。皆中矣。

卷之十 對談錄

五

流史學鈔卷之十一

上蔡張沐起菴著

武進王 渭允清參証

商丘侯重喜孝思校閱

燕邱錄

人無往而不取益。遊山所以靜氣。觀水所以滌心。久

之身心變化。若無所動念。而鬱矜滯濁之習氣。仍

然如故。則其不知山水之趣。逐俗浪遊何益。其終

日誦經書。對師友。無所求益。亦可知。遊林縣黃華山同楊廣文

王工部 諸生

卷之十一 燕邱錄

大學一書。先儒謂古本有錯簡而正之。朱子與程子

不合。伊川亦與明道不合。聖門以定靜安慮。戒慎

恐懼爲要。孔子著易。謂懼以終始。其要无咎。宗旨

可知。卻又發不憂不懼之論。如此豈自背謬。橫說

豎說。其旨自一。熟之再熟。精之再精。然後豁然大

通也。

行路者各以所經履爲正。亦不必以人爲非。一路登

脚。合次止宿可矣。其少而達於他途。見異境者。雖

非周自亦何害乎。特多轉折耳。待其往來由之者

愈久。則自能舍迂而就切直也。此亦性反之別。若

夫本失末殊者。自當改轍另由。

人怕力不勇。力勇又最難屈抑於人。迫其力盡而厭

則必又欲求進。此乃大得力處也。人有明是一說。

却看作兩樣。本是簡直。又見得迂轉。力不息。乃進

崔玉階持所著大學相證。余曰。我兩人同實而異言。

玉階不信。強余批評明白。遂評之。玉階驚曰。我意

有未盡明者。悉被批出。風塵甫憩。何以清心至此

乎。真不可及。

卷之十一 燕邱錄

問性。語玉階曰。放下都無。提起便有。不做不成。做無

不成。便是此個物也。心如穀子。性如穀子中生理。

乾開在那里。便枯槁。種入土。則勃勃然生。灌溉鋤

耨。則翼翼焉長。長無不成。遂亂多種。生生無窮。如

是而已。若說性是一物。有着落。便是說心。不是性

也。猶之說穀子。非說其中生理也。一物而兩言之。

但說心。已不能離性。說性。便不能離心。

語玉階曰。志意二字相通。意即志之生。志即意之銳。

用字各有當。不必強作兩家言也。大學心意知總

一物錯開說。樂記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物至便是外感。外有感。而吾之知。足以知之。吾之知。可以謂之曰心。知之可以謂之曰意。然後好惡形。可以謂之曰志。此可以統名之曰性。何也。生理而已。更何有也。只是層層因物感生出來。故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欲卽下文物至。知知好惡形焉之意。本未有不善。欲字正是形容性字之妙。生理之無窮也。如谷之欠。不可得盈滿也。至於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天理乃滅。可知物感以後。不自作主。乃有不善。以先曰心曰意曰知曰志。皆性之體。原無不善也。

語玉階曰。易經无字。與無字異。无不也。无咎是不咎。故曰善補過也。无悔是不悔。故孔子小象。皆不足之辭。若悔凶。則無悔矣。人有必爲聖人之志。此志本是虛的。此時并不知聖人底裏爲何如。將此志涵而養之。勿輟。至虛之中。卻有一段主宰在中。爲最實。漸漸滋長。充實光輝。總是此根。人只未用此功。終信不及。反說虛幻無

着。朱子說。學者常用提省此心。使如日之升。則羣邪自息。他本自光明廣大。此語豈不空幻。我輩試自問此心。果有必爲聖人之志。炯炯常在胸間。此是何物。這便是渾然天理。發動在此。便是天命率性的本體。便是至善根源。若將此一念放失。先務博學審問。都是口耳假借矣。譬如人志在功名富貴。將心存養于功名富貴。極專極切。雖因有所感動。旁生一爲聖人之心。總是浮念無益。此一段未存養之心。自不及那一畧存養之心也。語崔玉階。聖門不是別字眼學問。孔子說立志。孟子說存心。只是文詞不同。豈是學功有異。孔子又說操則存。惟心之謂。孟子又說持其志。終日說話。如何得雷同。而義自一。如今人作學而時習之文。一榜三百人。辭皆不同。卻未有殊解。志者心之所之。是說心之向路。若沒向路的心。是肉心。不是虛靈的心。存心是存虛靈心。心言其體。志言其用。任舉其一耳。故孟子曰大體。又曰心之官則思。體用並見。先立其大。豈徒立其體。而不立其用乎。語崔玉階。

舍立志言存心。故其功爲落空。舍存心言立志。故其功爲鶩外。孟子曰。君子之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說心是心。說志亦是志。說空是空。說實亦甚實。語從玉階

翰林張武承曰。先生年來居山。所讀何書。仲誠曰。四書五經。非此不敢讀也。後世之書。亦有當讀者。要其事其理。其情僞百變。總爲古人之所已言。不能外也。專攻經書。則得所宗主。若別看他書。未免諺傳俚說。足以啓二三之疑。五經四書。今年讀如此。明年讀又有進。亦不暇及他書。

卷之十一 燕邸錄

五

陽明云。居敬窮理。只是一事。就窮理專一處說。便謂之居敬。就居敬精密處說。便謂之窮理。不是居敬了。別有個心窮理。窮理時。別有個心居敬。此語最得。若於二者分次第。畢竟先專一而後精密。總與程朱無二旨。當日諄諄只道朱子窮理之說非者。是但就集註之說論之。而未詳其全集中居敬窮理之辨也。倘若辨之明悉。則窮理亦不必只說吾心之天理。朱子之論宏通。而陽明之說拘隘矣。語從

崔玉階

與湯荆岷論敬。曰。敬是存養。此程朱繼往開來語。近不看語錄。惟體玩經書。然卻拋不開此一句五經四書。開頭落腳。不離敬之義。其敬之義。玩來體去。不外存心。久久存心。卽是養性。卽有橫說豎說。絕與存養無涉處。皆參伍以變。錯綜其數也。以此揆語錄。有不合者。卽係支語。再合經書文義。愈見其差矣。總之。聖人經書。只是凡事凡理。必豫而後能立。後人說事說理。只是目前旋着力。此闊然的然之分。卽君子小人之界。

卷之十一

燕邸錄

六

今人一念在。便斂手收足。小心御事。是存心爲善事之本。但事行去有阻。不得不變。變而失正。非吾心之理。有不備。只緣不曾經過。倉卒思慮。不到古人多矣。經歷徧矣。皆有思慮已到之路。故平日不可不博學審問。慎思明辨。以助吾心之明。雖似有餘於外。却皆吾心本備之理。語從湯荆岷
京師先生大人。相見多問時務。仲誠曰。時雖非古。不以堯舜之道。不能致太平。

劉奇評介人問朱子與陽明異同曰功夫則同言誼則異問立宗何家言語曰朱子能兼陽明陽明不能兼朱子自以朱子爲宗但朱子言語亦須擇問所擇曰先居敬而後窮理如此類語是正宗有悖此者必係未深造時語敬之一字千聖嫡傳我輩今日居心處事纔有一毫怠心便有無限可悔處問此功夫須是心中用又不可有間曰然所謂學者皆心學也時習而不息也

張武承因相識之家有犯大辟者問何遂致此仲誠

卷之十一 燕居錄 七

曰此亦一念不敬遺禍至此於此時纔見得聖人學術中用敬字得力故人當時時刻用敬君子懷刑方是敬字真摯處仲誠又曰敬字亦怕含糊須識存養功夫

張武承言陽明之學有流弊而舉李卓吾爲證答曰皆其人之自弊近代學者多宗朱子其戕賊心性而壞敗家國者不可勝數豈朱子之學使之然亦其人之自弊耳矣孔子之門子路迂正名而宰我欲短喪親承師教其弊如此豈孔子之道有不足

乎總之堯舜孔子其道之傳皆有流弊水之源於山者自清流經塗泥其弊也濁

先儒具一長者皆足爲後人之師故學問必寬以居之仁以行之今人但有不合己意便思黜之便不是

學者將一部禮記細讀玩之乃知不可不學問思辨以窮理任聰明徇時尚必有差處或遇冠婚喪祭而有失禮之恥被識禮者之責則更難承受孟僖子所以遺子弟從學孔門從有失禮之咎來後人

卷之十一 燕居錄 八

相率棄禮則無此咎故常覺可以不窮理

丘南齋先生曰所著有六書次第書二書同乎仲誠對曰不同六書是沐自用功得力處當日功從心起故只見得存養地步不暇窮理故亦不信窮理今看來地步尚隘且訓說經書處太任意問次第書曰次第書祇是進了一層窮理功夫先生曰爾之學進一地方說一地此正是立言確實處對曰沐絕不敢不學而言故言多不同進一地方說一地此自己次第卻去看古人經書亦合故有次

第書之名。問二書想還是久第書較好。曰然。但六書是下手做功夫處。當日志銳力前。足以起發後學。先生曰。立言正要起發後學。

語荆峴曰。人能識心體。方能去欲。此心存處。斂聚在。這裏。便兀兀炯炯。止有一箇心在。雖有纏結固蔽之物。此時亦着不得。程子謂一不敬。則私欲萬端生焉。朱子謂敬則萬理具在。是也。蓋卽心體便是天理。天理在。私欲自無所容。若謂以心存理。猶是後一層功夫。心在這裏。便是渾然天理了。於外邊

卷之十一 蕪湖錄 九

善類。又要去思索窮究。是又由一理擴充無窮之理。

見惡臭好色。皆人所不能去。諸懷雖急欲去之。而惡之好之念潛生。只是知操存功夫。便不難。將此心一收。收斂在腔子裏。自省自照。方且有不暇自給者。外物如何插入裏去。此卽乾之靜也。專坤之靜也。翕如何更有一物可入得。由此習之既久。則天理牢固。何啻堅城湯池。欲無俟甚去。而自遠矣。與

荆峴論天理

語荆峴。遇善則將此心之凝聚處。使開發去。向那邊思索。營爲務無畱餘。屬陽一邊。故易曰揚善此之謂也。蓋揚者陽也。遇惡將此心收斂來。向腔子內操持。省察務無放佚。屬陰一邊。故易曰遏惡此之謂也。遏惡猶隱惡。隱者陰也。

仲誠與崔太史論人心道心。曰。古人文字。以理爲輕重。不在文法對待之拘拘。人心二字。不得着講人自有心。孟子說許多人心字。而難道皆是不善之名。從人字上。便立註腳發議論。甚覺與古人文字

卷之十一 蕪湖錄 十

不肖。人心惟是箇危的物。觸處都有不安。此是誠慎恐懼根子。性善本體。人若不察識。不安處多自安了。敬慎忘而情慢生。此私欲惡端之所由有也。道心二字。雖與人心二字對立。却是通文。謂人有道理之心。道心惟是箇微的物。凡感物危處。卽將心收來。默存一存。道理自見。此是人生而靜。不睹不聞之本然。若遂含隱微。而於顯見求之。便交物而誘之。卽的然義襲之弊。如此猶有困。惟在精義而理無不窮。既精義則由此致一。而不使少有間。

雜

南吉聞存養之說。質曰。某資質昏柔。常承庭訓。如人孝出弟之類。未嘗不心中明白。卽與朋友議論。亦未嘗不見爲可行。及臨事。卻沒箇意思。便悠悠過去。曰。如此病不在當下。皆是平日不存心之故。存心只是豫備法。不豫備。臨時如何會有的。拿出來。不關資質。只要功夫。不用功夫。人人都是如此昏柔。南吉張武承之子

學者聞異已之說。當信其是。不可便以爲非。所謂寬

卷之十一 講學錄

士

以居之也。然後退而平心寧神。從靜中。常常理其說。而尋之。先從其是處求。往往生新。洗我舊見。迨其必不是。舍之未晚。若先就其非處求。則自無是處矣。

人有深造自得者。我當下如何得測知之。必盡首盡尾。細聆其說。而虛中受之。庶幾可以通會其微。若匆匆忙忙。摘一句半句。取一段兩段。便評其是非。失之多矣。

至於已是之心。以聽人之論。雖片言亦難入。至於人

是之心。以求人之說。然後知其是非。

仕宦之堂。終難於談學。彼其心思難於沉靜。而氣不容不浮。雖極虛其心。而強受之。究無入處。惟無成見者。猶能聽信也。

問。同乎不以其道得也。何以富貴不處。貧賤又不去。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有由己有由人。求己仁也。故君子成名。若去非道之貧賤。則求人矣。

問。先生一念常在功夫。今已將二十來年矣。能常在否。曰。覺得先時。此心人欲爲主。而時乎感於天理。

卷之十一 講學錄

士

不啻其向天理之難。而若有不欲者然也。今則覺此心天理爲主。而時乎感於人欲。亦若向人欲之難。而有所不肯者然也。問如此。造詣可謂高矣。曰。不然。此是存養得箇本原。窮理功夫有未至。故今確信得箇存養窮理次第過。

王生羌生趙生。問先生在此紛紜鬧熱之地。早炎之天。終日定靜。不足異也。獨是二三家人。亦止見其閉門靜坐。他日我輩。嘗問以先生出處。亦若不以得失爲意者。何以得此。曰。在己祇是學。於家祇是

教亦只是立箇志將不以得失爲意的志。一立立定。言向此處說。行向此處做。閒中卽與大小男女講說道理。久久習聞習見。非此不知矣。故寒家婦人女子。別無所能。其甘貧賤。去富貴。皆淡淡若常事耳。

施愚山太史謂仲誠先生之學。與孫夏峯先生同否。曰。道理只一箇。若各人就見地說話。自不能同。太史曰。近人急攻王陸。黜白沙。如何。仲誠曰。前人既有定論者。不如且存在那邊。要之儒者作高語。便有些恍惚。未踏實地。然却不妨。只存平人之自進。若終只如此便非。聖人經書中。未必無高語。尋到實地自平。若未歷他實地。說平失其高。說高失其平。

語愚山曰。學者窒於舉業。見經書皆高語。得先儒語錄。覺切實有醒發處。迨深造自得時。然後再看經書。高者皆平。一一貼合本有。而語錄反多慙愧高語矣。

總憲魏環溪先生曰。爲學次第書大好。其摘取先儒

語。最是精切着實功夫。其後解訓。處處警擊。從立志起功。以次而去。自層層落實。仲誠對曰。後學往往視存養功夫爲虛杳者。只因不識存養箇甚。先儒明明說存養此志。識得此志。存養自確。此次第書所由作也。

徐健菴問。皇上因大旱。召諸臣面言弭災事。衆皆以赦對。惟總憲一人。奏不允。先生以爲何如。仲誠曰。若果慎之於始。罪當情真。自不立赦。若未嘗慎之於始。多有冤情。則自宜赦。今數經鞠定之成獄。豈有不以爲情真罪當者乎。退而客復言之。仲誠曰。眼前無辜赤子。望恩思救之事。不啻種種。而區區欲於有罪之人。商量解放。則亦不察輕重緩急矣。

魏總憲曰。六十耳順。是何境地。仲誠對曰。道至知天盡矣。五十後。無更進之地。耳順只是天理熟。從心則尤熟矣。道有盡。而學無窮。先生首肯。

大暑。過湯孔伯太史館。不解衣。頃與太史論敬曰。卽此示。遇賓客不可解。燕居不妨解也。而某必不解。

者恐其習于不散。則心力弱。不能勝事。敬最有力。故曰。莊敬日強。他日命書此四字。扁于堂。

溯流史學鈔卷之十二

上蔡張沐起菴著

武進王 渭允清參證
商丘侯重喜孝思校閱

蜀中錄

樂至鄭令。咄仲誠曰。公欲恩資人。資人未之感也。仲誠曰。予至資兩月。不見有民何恩之有。而令感乎。一日謂仲誠曰。刑亦當用。仲誠曰。不來者不得而刑之。來者遂得而刑之耶。衙有二竹板。爲兵差焚之。仲誠曰。雖板亦無安放處。鄭曰。藏之內。用則出之用。已復藏。何難之有。頃州邑有報人民大散者。照磨劉某嘆曰。可知公之治資得法也。

驛馬立不起。軍機將斷。無法可支。訪蜀俗。由來多民馬。今禁之故耳。詳請上司。暫許民間養馬。以聽僱兌。遂於詳請之日。出示行之。或曰。必待上司批准。起菴曰。上司不肯爲下官擔不是。難望批准。然其心必深許之。以濟軍機。既合上司隱中。又濟國家大事。予一人受過。何妨乎。久之果批仰各府屬州縣公議果否可行。而資驛早已興起矣。後去任遂撤去

惟精惟一精則乾之靜也專。坤之靜也翕。一則乾之動也直。坤之動也闢。乾爲神明。坤爲形體。居敬窮理時。神明專靜。形體收斂。故能精義入神。如米之精粦而待用也。故曰精。及見諸行。神明遂往直前。形體按節展布。不過由內達外。外卽其內。無有二也。故曰一。故精卽致知。未發之中。天下之大本也。一卽格物。已發之和。天下之達道也。

資人久在洞殘。官無儀衛。與民親狎。其頭人俟立者。手足無敬容。議公事。相爭不得下者。則跌裂竟去。

卷之十二 蜀中錄

往往皆然。徐訓誨之。燧曰。蜀民之視官。如沒家教之兒。在父母前一般。予笑曰。枯似枯似。當整吾家教矣。

有志者。不善會經書文義。止讀後世雜書。自是浸入氣節一路。高教強硬爲尚。而禮遜之風。日已遠矣。間有禮遜之士。人反以爲庸鄙而棄之。此世道之衰也。

秦后子鍼曰。鍼聞之。國無道而年穀和熟。天贊之也。余所在。必遭饑饉。去則和熟。往往竭誠致勤。禦災

捍患之。不暇。知命數偏塞。天不贊予也。

左傳不可不讀。言言典禮。在在人情。世儒譏之。妄也。周原伯魯不悅言學。魯閔子馬曰。周其亂乎。夫必多有是說。而后及其大人。大人患失而惑。又曰。可以無學。無學不害。不害而不學。則苟而可。于是乎下陵上替。能無亂乎。夫學殖也。不學將落。原氏其亡乎。此可爲輕非學者之戒。

卷之十二 蜀中錄

種菜一園。每日爲兵所取。必使人禁。家人與爭。又戒之。或曰。不如勿禁。曰。禁之法也。禁之不能。勢也。我明其法。而聽其勢。物雖盡。而悔不生。天下事。不必皆成。而後行也。盡其所當爲。則成之者多矣。不盡所當爲。則悔之亦多矣。

兵臨冬寒。見廢房必拆。預出示禁之。又每日令人粘示於杆。巡防而盜扯檁椽者。已有之。令役人與爭。而勿遇有來質者。有不來質者。令勿強。有相打者。令勿勝。或疑而問之。對曰。兵雖不甚畏。而心自畏之矣。心雖不甚畏。而不許拆房之風聲。已聞之矣。兵見縣官。謂心廢房。焉知吾之淺深。必有所保也。

蜀屋廬大毀得無皆知其不勝而遂不禁者乎又得毋必欲勝之而卒不勝以示弱者乎或謂指名詳請上司不知邊陲之地兵重民輕廢房其誰念之請而不行益以示弱

詩四始出之古序詳上下文義四始卽謂風大雅小雅頌也非若後人關雎爲風始之云云止謂首一詩耳始者關雎至騶虞爲風詩以開萬世風詩之始二雅以開萬世二雅之始頌以開萬世頌之始故皆名始孔子又以變風變雅續風雅以商魯頌續雅頌各得其所者有其始之也後世有能辨此而以後世風雅頌續之可也

人見資人樂附夫馬齊整動疑某有大才一日差官又稱之仲誠曰予甚不解大才之謂也夫今之謂大才者人不能而獨能其中若有異抑知其人不爲而獨爲人爲而獨不爲也人見其所就未察其所爲使察其所爲且笑其迂鄙其庸矣

五經中有粗淺語世儒能信之有最粹語亦能信之惟有一種似粗寔至精似精寔至粗似悖寔至通

便不能信

鄭公孫黑肱有疾歸邑於公召室老宗人及其子弟吾聞之生於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責可以後公敬共事君與二三子生在敬戒不在富也斯言永佩

楚公子元欲盡文夫人爲館於其宮側而振萬焉是歌舞後世之淫具也今之戲尤甚於振萬矣非第其辭事淫而已其梨園子弟平時務作冶色淫態引誘婦女幼男默默最深養於家庭恬不爲怪可乎否乎

按洪範九疇全文是把天下大小內外一切事體凡不外五行者將來敘箇次第爲九類故曰彝倫攸敘彝倫常理也常理失敘則天下亂是卽五行亂也常理得敘則天下治是卽五行治也天垂象爲洛書全不見此義聖人明于天下物理之次敘因九數而第之正有相合便是天理如此故謂天錫禹九疇

中庸隱惡揚善易大有遏惡揚善皆是自已爲善去

惡之說切已之功。近說皆從待人處說。都將功夫向外去。春秋傳隱六年。陳侯不許鄭平。五父諫不聽。君子斷其長惡。而引周任有言曰。爲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信矣。使非有陳侯事實可據。說者又將謂去惡人。申善人矣。正可取此語以訓中庸。破時學不切之積弊。或省過字。又疑隱字曰。農夫去草曰過。若絕其根本。而草永不見矣。曰隱隱字非舜不能當也。

卷之十二 蜀中錄

六

程子遺書云。生之謂性。性卽氣。氣卽性。生之謂也。人生氣稟理有善惡。然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也。有自幼而善。自幼而惡。是氣稟自然也。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俱得。又云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此語未得。又以流水未遠而濁。比幼惡。亦未得。未云如此。則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故用力敏勇。則疾清。用力緩怠。則遲清。及其清。只是元初水。此語最是。但如子越椒始生。卽知其滅。若敖氏始生。何能用方乎。則性善又不可

解說矣。總之如后稷始生。而克岐克嶷者。天下古今甚多。而不必后稷也。后稷順性而成。故有此名。其餘逆性而敗。則不傳矣。如若敖氏。生而氣質惡者。天下古今亦甚多。而不必若敖氏也。越椒順氣質而行。不加工夫。故有此名。其餘順理而不任氣質。則不傳矣。性與氣一也。存心加功。則爲性。不存心加功。則爲氣。此生與不生之異。故生理爲性。不生爲氣。其體一而變有二。生本至善。而不生可惡者也。自幼而善。自幼而惡。皆不足爲善惡之據。在其漸長而生不同耳。子越椒后稷。特其所料之偶中焉。見其如是。而卒不如是者多矣。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可以爲者性也。亦在其爲不爲也。子越椒豈不可以爲善者乎。自不爲也。

卷之十二 蜀中錄

七

遺書云。只心便是天。盡之便知性。知性便知天。觀此語。程子看心性。天是一順下來。朱子集註爲未得。有人問仲誠。子言不能作官。又言非不欲作官。若聽子爲政。將比今日之政盡變之乎。曰。否。禮莫大於時。時之所至。誰能違之。今日之政。凡發號出令者。

何嘗非堯舜文武之道。更不用變。只是沐能誠心而行之耳。誠心而行。其有不可拘窒者。於法度內。畧爲處置。求得其當而已矣。

遺書。程正叔謂魏徵事皇太子。太子少。遂忘戴天之仇。而反事之。此實與管仲相桓同。而謂小白兄也。子糾弟也。以寬管仲。若然。桀紂君也。湯武臣也。又何以說。此只是天人之辨。君臣兄弟。人倫也。其予奪此君臣兄弟者。天命也。天命在君兄。而君兄重。常也。天命在臣弟。而君兄輕。變也。天子之孰不子。

卷之十二 蜀中錄

八

之豪傑。識時明義。自有所歸附。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自然之時義也。經書中。儘有此義理。中庸費隱一章。便是通變不窮道理。與知與能之常。漸生不知不能之變。天地至此有憾矣。聖人于此亦以有憾爲道。而不能以無憾爲道。此所以如鸞飛魚躍。而察乎上下也。聖人無意必固我。亦是此意。守倫理之常者。乃本意也。時至事起。猶執此意。以成一己之美。便是一己之私意。如伯夷便是意必固我。觀過斯知仁矣。亦是此意。父爲子隱。

子爲父隱。孔子謂昭公知禮。豈不是過而仁在其。中。此理已自舜開之。非第世降而有也。取妻必告。爲定理。乃告則不得娶。而無後又爲大。遂又擇其大而行之。竟破此定理矣。古人於此只若常。而今人不改議其非。今人如魏徵輩。偶有一事。驚天動地。議論不定。人倫極明之日。正天理方晦之時。

程子云。良能良知。皆無所由。乃出于天。不繫于人。此語正與中庸誠者天之道也。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同。不勉即良能。不思即良知。由天不由人。豈非天

卷之十二 蜀中錄

九

之道乎。從容而中。此不勉思之道者。聖人也。此是不待失而後求的。一上等功夫。今說作無功夫。聖人并不着思。不着力。便是木偶人。

程明道云。醫書言手足痿痺爲不仁。狀仁最善。今屢玩各書仁字不同。總以此意釋之。則得。只是活的心理心之德。亦是活而不死處。愛之理。亦是活而不死處。掀天揭地功業。亦是活而不死處。

子絕四。今都道作虛無。空空因物付物去。是聖人學成。而心復無主矣。此等議論。可作佳話。供談吐而

已不可行也。觀盡尚書。聖人無不欽敬之一日。只爲要此心有主。允執厥中。無大小遠近之敢遺忽。然後物來順應。天下固無不作意而漫應。自可曲當之理。聖人豈獨作怪乎。舜至老而倦于勤。則禪讓仍與克艱之禹。更可知也。今定欲將聖人擡一步。到不近人情處。方是聖人地位。經書全無此意。宋人解書儘入理。至此等處。不免恍惚者。當日沈淪二氏。雖一二大儒出而極力排之。終不免一派口頭常言。不能盡絕。又見聖人書中。亦有近似。遂疑其或然而不敢竟以爲不然。至于今人生大儒之後。又加參考諦當。自是說不去。

卷之十二 論中微

十

意正是好意。好意正不可必。不可固固之便是自己。要成自己好。不是大公道理。故曰我也。如此可不要意。毋必毋固毋我乎。子絕四。正是有主之學。如答昭公知禮可見。若伯夷豈肯將就過去。故爲清而不爲聖之時。

禍之來。終免與終不免。皆命也。君子小人處之則異。君子甘忍甘讓。自反已過。不欲苟免于禍。推害于

人。其終免者多矣。終不免亦有焉。皆命也。終免而君子之行成名立。福澤無艾。終不免而君子之行益成名益立。福澤及子孫。小人不忍不讓。詭計百端。常思陷人。代已受禍。其終免亦多矣。終不免亦有之。亦命也。其終免而小人之行敗名辱。人所不齒。又何吉祥善事。終不免而小人之醜益露。名益辱。孝子慈孫不能改。故君子明而小人愚。

卷之十二 論中微

十

春秋凡書一事。無論大小好歹。只是書。便是敬。卽如伯姬叔姬。一女子耳。其歸其卒其葬。瑣瑣書之。未有褒貶。傳亦無考。但嫁女便宜敬其事。女死女葬。又宜敬其事。便是無時而不敬。如四時之無時而不行。故爲春秋。若其間事。有傳可考。就傳論之。無傳可考。不必強作。亦自有義。義是就敬說。其實敬處。又是懲惡勸善之義。

上古兵戰事儘多。唐虞三代不能無。理勢然也。春秋會盟征伐。如何少得。儒者說春秋。定欲一字不許。亦是口頭禪。不知使孔子處春秋事體。果如何行乎。夾谷之會。亦須是會萊人之兵。亦須是兵。所謂

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時乎時乎。何能違也。但只是主敬。而以禮行之而已。故春秋一書。所謂至賾而不可惡。至動而不可亂。惟在擬議以成變化。若說他事事都不該做。卻待如何。他那所書的意。全不在何事。只是眼前事。都要敬的意思。故其事善。是教人效其事。惡。是教人改其事。不書其善惡。更是教人卽此事。以自求善惡。所以春秋所書瑣屑糊塗事。一字不必動。一部傳。亦是如此。特借魯史時月。附之以相考見耳。若如時說。多可刪去。卻失

卷之十二 獨中錄

主

春秋大義

程子曰。一物不該。非中也。一事不爲。非中也。一息不存。非中也。修此道者。戒慎不睹。恐懼不聞而已。由是而不息焉。則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可馴致也。此說中極得。中有功夫。曰敬而已。

經解曰。入其國。屬辭比事。春秋教也。言其國之人。多執簡記事。以自砥礪。此便是無時無事而敢忽。此便是從春秋之法。傳習來者。又曰。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于春秋者也。屬辭者。某一類事。宜某一類

文辭。各有書法。如微而顯。志而晦。宛而成章。盡而不汙。各有一樣事。各有一樣書法。不同。比事者。比次其事。挨年順月。無有間暇。不亂只是敬心。如當微當晦。當婉當盡。雖各不同。皆是好善惡惡意思。故不亂。深于春秋。只是深于敬。

程子曰。夷惠聖人。傳者之誤。此見甚高。雖孟子亦衍常說耳。當時墨子荀子。亦有聖名。自後人不許。故抹殺。若有抹殺不得處。自不能泯其原稱也。

程子曰。伊尹不可言微。亦是聖之時。甚當。

卷之十二 獨中錄

主

感物倏動之際。可以證天性。感善事。則單念生。好而已。感惡事。則雙念生。好惡兼有之。可以證性之善。今人乍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便是人心惟危。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端。端字卽危字意。不學不慮之良。良字亦危意。

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必慎其獨也。便是道心惟微。物交物。則引之。不思而蔽于物。是不微。則無道心。只在顯見處幹。則無道心。

君子閑然而日章。微之顯。可與入德。可知道心。惟是箇微的。若小人的然。日只在顯處。故無道心。

定靜安慮。總是微。不是顯。故是道心。

誠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亦是道心。惟微。若不求中而求外。便無道心。

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于內。知誘于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物至知知而好惡形。是人心惟危。好惡無節于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而天理滅。是不微。便無道心。

卷之十一 蜀中錄

南

維皇降衷於下民。若有恒性。是危微之間。衷者折其中也。衣字內著中字。言人人身體內包藏一箇大中至正的法則在。感之則動而難安。闇裏折衷。自有不偏倚者在。此便是民所秉于天之有常而不變者。故曰恒性。今人只是未省衷字。故不識性字。左傳劉子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便是降衷二字。故折衷出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將中字作灰塊說。人如何受這灰塊的中字以生乎。究竟中字只

是功夫。只是箇生理。天予之人。須人自用之以生其理。故生仁生禮生義。生知皆是功夫。若我不自生。竟亦不生矣。此只是未發時功夫。故中庸曰。未發謂中。若已發則又謂之和。不謂之中矣。

古今經書之言。只訓得舜十六字。不能出其外。若出其外。別生一說。便是後儒支離之言。然又須將後聖人經書。解十六字。使兩相證合。又須要兩下皆文從意順。有一處或文不從。意不順者。不以己意牽制。再體我今日身心之理。亦欲從順無牽制。則自得矣。

卷之十二 蜀中錄

五

凡尊長受拜答拜之禮。宜先答而後受之。幼少拜尊長。拜必答之。所以明施報也。謙也。幼少終必致拜。以伸其敬。尊長終不可辭。故又受之也。若先受後答。既不以禮讓先。而又終自棄。故未宜也。夏廣秦問中州士如何。曰。凡來學者。豈能盡聞吾言。十人中得一人可矣。問十之一。識見操守。自是不錯口。這如何定得。聖門如子路輩。尚皆不許以仁。必是造次顛沛的事。曾經過來。而必于是者。乃庶

幾可定也。顏子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孔子使之仕，則願貧以爲富，賤以爲貴，無勇而威，便有造次顛沛本領在。故孔子于屢空中識其庶幾。今學者纔有些須得失界頭，輒已變毛動色，不能如常意思。若遭大故，富貴不處，貧賤不去，如何保不動心乎？只須令他學。

子路迂正名，宰我安短喪，皆犯綱常重大條件。若今學者犯此語，誰容他大賢一席。聖門未曾擯棄，爲是他講習討論，正須各出已見，以折衷耳。所謂不

卷之十二 蜀中錄

主

諱疾忌醫。若今人便放倒身去做，而口不肯出，故終日持功，攻先儒語錄之短，不復論先儒之人也。誠者天之道，不待學而自知，不待思而自得之理。如愛親敬長，乍見入井之怵惕惻隱，及無是非羞惡辭讓之心，非人也之類，皆天所予我者，所謂天命之性，率性之道是也。民之秉彝，維皇降衷是也。故曰誠者天之道也。此是人人同有者，都被交物物引，壞其本然。于是有生而不任耳目，而任心思者，忍則得之，自効將天所予之功夫，遵循不壞，從容

將去，由不學而學焉，由不思而思焉，遂一知無不知，一得無不得，此生而知之者上也。若壞其本然者，復轉來追循天命之本而求之，則亦遂無不知。此學而知之者次也。至于既壞本然，又憚追求，則遂一無所知，而困窮如窮人無所之，乃始返悔求其天命之本然，此困而學之，又其次也。若困而猶不學焉，則以無所知終，民斯爲下矣。如此算來，卻至上者功夫多之名也，次者功夫少之名也，至無功夫，遂不成人矣。

卷之十二 蜀中錄

主

堯之安安何也？安安不一安之辭，只是要二十分穩當。禮記安安能穩，穩當一件，卻又去穩當二件安。安就一事說，能遷就事事說，純是功夫。今人說堯只是安逸了，又安逸要高擡自然一步，是神聖境界學，不然，卻又學不得。富貴貴人之所欲，貧與賤人之所惡，欲惡之殊，只是感物物引之心，非本來之心也。故同一不義而此不處，彼不去，皆留本來之心在，故爲仁。

潮流史學鈔卷之十三

上蔡張沐起菴著

武進王

涓允

商丘侯重喜孝

天中錄蔡州為天中故以汝蔡語俱附天中

劉康公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今儒者談性命之學。又莫不言中言正。而經曲禮儀則不道得無所謂命者非耶。中正者亦非耶。若今人所謂極論中正者。適以氣節挺然者當之矣。若繩之以禮。恐野鄙不堪。

學問中惟是個一字。人道不出。古今道出一字者。便覺精實。舜曰精一最始矣。商書協於克一。咸有一德。至於孔子一貫傳及門。達德達道。所以行之者一。九經所以行之者一。老聃雖為異家所宗。是誣之也。曰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人得一以貞。亦十分有見。儒者多不能道。程子曰。敬只是主一。不之彼不之此。如此只是中。不之東不之西。如此只是內。尤有發明。又曰涵養吾一。更見功夫。朱子雖

未道此字。却將從來一字拆洗說過。沐則謂大學致知格物。物格知至。八字。最是一字傳神。

禮器曰。君子之於禮也。有直而行也。有曲而殺也。有經而等也。有順而討也。有撝而播也。有推而進也。有放而文也。有放而不致也。有順而撫也。証云推而進者。推卑者使得行尊者之禮。如二王之子孫。用王者之禮。按此。成王賜伯禽以天子之禮樂。亦推而進之之義。周公曾坐明堂。朝諸侯。其子孫雖無天子之實。亦自應受此名器。康周公以尊魯也。則明堂位一篇。又自可信。

禮器曰。是故君子之於禮也。非作而致其情也。此有由始也。是故七介以相見也。不然則已慙。三辭三讓而至。不然則已蹙。故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頻宮。按此經文。不以魯郊祀為非。故舉之以証禮。可知魯之郊禘非禮也。別自有說。禮運。孔子曰。嗚呼哀哉。我欲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桀也。是天子之事守也。故天子祭

天地諸侯祭社稷。按此幽厲傷之。是將周禮廢壞了。周公所制之禮。猶存於魯。故舍魯無處可以觀禮。便指郊禘等禮說也。奈魯所行。已非成王所賜伯禽所受之舊。賜受之初。周公制作之盛。今行之失實。周公之制作。豈不衰乎。何也。杞之郊也。只是以禹配天。宋之郊也。只是以契配天。可見魯之郊也。只宜以周公配天。蓋天子之事。使其子孫世守勿失。以爲後人觀禮者。有所考稽而已。故魯不過如杞宋。守先祖舊制。非以諸侯而遂可以祭天地也。則魯之僭亂。不守周公舊行之禮。竟自以天子行事。罪大矣。豈可以此責成王伯禽之過舉哉。杞以禹爲始祖配天。宋以契爲始祖配天。周以后稷爲始祖配天。魯以周公爲始祖配天。

振公問文猶質也。質猶文也。曰。文卽質。質卽文。不可分爲二物。斌曰。或以白粉紅硃爲璧。停兌則色自均。元慧曰。或以水鹽爲璧。水多鹽少。其味嘉美。爲均。曰。是終爲二物。今行再拜禮。是文也。便是義當行再拜禮。今行四拜禮。文又盛矣。亦是義當行四

卷之十三 天中錄

三

拜禮。文卽是質。質卽是文。文之分数若干。卽質之分数若干。若說去此再拜四拜之文。便更無再拜四拜之實矣。譬如一兩銀是質。等子上星數是文。去此星數。則此銀知是幾何。并一兩之實。終無由得知。去銀不知星。去星不知銀。是可分爲二乎。

劉元慧問。棘子成所謂君子。子貢所謂君子。是一是二。曰。正宜如此問。可見往說不妥。棘子成明是譏諷孔子。如鄉黨一篇。語默步趨。飲食衣服。在朝在野。瑣瑣屑屑。無非禮文。子成蓋脫畧放肆。不耐約束。東之人吃忍。不過而故爲不足之辭。所謂事君盡禮。人以爲諂者。便指子成章之人。子貢惜乎之歎。不及舌之責。全無稍寬之意。中間如何插入許詞。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爲一句。往說只因要重質輕文。故欲放一步。終是未認真文字也。孔子從未

卷之十三 天中錄

四

有輕文之說。郁郁乎文。吾從周。天未喪斯文。一生在當。文以禮樂博學於文。子以四教。文爲首。推之竟文思。舜文明。禹敷文教。文惟恐不盛。豈後世壁帛金錢之謂哉。是物而已矣。非文也。惟文勝質則

史文莫若猶人畧就中作校讎語然史與猶人豈大非哉

問易剛柔變化如何變如何化曰變者柔動變剛剛動變柔化者既變則剛非偏剛柔非偏柔剛柔皆化而無剛柔之迹所謂極其中和之至者也即如乾卦六爻俱動既爲乾又變坤則其德既剛健而又柔順莫能名其孰爲剛孰爲柔矣故曰化也

問性命之學曰志便是性命之見端學者故必先立志志立而後可漸有見矣立志只是要爲聖賢不

卷之十三 天中錄

五

甘作常人人之本心是個最會感物而動的動便不安如今人見孺子入井便生怵惕惻隱豈不是不安見父母而不安於不孝見兄弟而不安於不友見朋友而不安於不信此是人心本來處雖欲辭之不能蓋天命之性然也却看此不安處是志否須去立他教定莫走散了

語諸生曰今之談理學者必舉幾段先儒語錄方爲理學至四書只作行市學業另一般看似尙高在與我無切昔年亦直如此今久久却見語錄紛雜

影響不及經書明白切當今每口與爾輩說論語便都是性命之學須細聽識取

舉業家作六十耳順文字盡力設巧形容虛靈之趣究竟耳順之實說一句不出耳順之實因於知天萬事萬理無有不本於天者故道至知天而盡但知天時天理未熟又加十年體行工夫則天理熟矣任人說甚道理總合着這個天理上順亦是順乎天理悖亦是悖乎天理自聲入心通而無所違逆

卷之一三 天中錄

六

又作吾與回言終日節文字只將愚不愚互相呼喚取巧弄舌儘力工緻愈不堪咀於是詔學者將此段書帖去如愚并回也不愚六字令去觀玩文理一些不欠此明是說顏子知真行敏最有骨力彼六字特口頭帶喜意耳今若將餘言去却止留愚不愚話說成何文理舉業之不可近道類如此大行不加窮居不損分定故也講章含忽皆不爲境遇所移的話故學者作文不透此章非重言境遇是重言性分至足學者宜盡性也定四海之民便

是大行其道。大行不加謂。有無窮事體。皆從性分中。恣其運用。不見不足。那有從外面加添來的。卽有時窮居。無一事可行。此大行的道理。居然在性中。亦未損了。此乃是天分已定。非由人爲。所謂更處也。下言其實。是仁義禮智。

禮夫婦七十。同藏無間。觀此可知。非至七十。夫婦異室。有時而遇。庶人無旁室者。婦月辰。夫出居。旁室。觀此亦論其貧富貴賤。得異室。則以異室爲禮。旁室言妾室也。羣室言別屋也。古人此等禮制。最精細。有益於人。

卷之十三 天中錄

七

子所雅言。雅者正也。正言者。文言。今所謂官話是也。夫子平時與人言語。亦只從衆。爲方言俗語。以求通曉。不求異也。若所雅言。則誦詩讀書。及行禮之辭說。皆雅言也。而不作俗語矣。聖人此段學問。亦不可不留於後人。故校朱說爲勝。若朱說。只是經學常談。無往非是。今日學者。固有對鄉村覓漢作詩書對答。然不通曉。又有詩書執禮之地。作浪語。但諍令人難聽者。或亦此書之義。有未明乎。此本

程子說。且文義恰好。

學者不識敬字。自蹈氣節之習。觀其人以氣節相尚。亦便知此人心。中無敬字。無敬字。只三分理。便驕傲。不遜起來。視天下古今人。皆不及已。談理學家。冒昌然曰。綱常倫紀。曰至誠。母欺。看得容易。卽氣也。凡犯一點粗豪氣象。便知學問不濟。臨事亦苟。可以小事。而不可以大受。

姚道人牛。兩角下灣入腦。將鋸去寸許。訊之。每年一

鋸起。巷語學者曰。若非有人。灣角牛。俱不生矣。豈

卷之十三 天中錄

八

天生之。又殺之。生人所以治萬物也。何處不當用力。何處不當留心。如曰。各任自然。自己一身。不知多少死地。況及物乎。

義襲之襲。卽齊侯襲莒之襲。謂掩襲也。不令其知。包。罽於外。而取之也。集義自心。集之。由內及外。所謂敬德之聚也。心時時存義。而學問思辨之。以存諸心。衆集既久。自誠中而形外。氣自生焉。非在事上求義。不令心知。而取義於外也。若心不知。而包。罽於外之義。行雖合宜。而不快於心。心不樂爲。氣自

餘矣。此可省義內之說。故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

乍見孺子入井。朱註引謝子語云。人須是識其真心。方乍見入井之時。其心怵惕。乃真心也。非思而得。非勉而中。天理之自然也。觀此中庸之言天道有云。不勉不思。即天命之性。人人皆有者。不應就聖人一邊說。猶云誠者之人。從容中此不勉思之天道。人人同此天道。而彼獨不待踴躍。從容安穩。以中之故。爲生安也。正是工夫過人。

卷之十三 天中錄 九

耿子厚問鬼神之德其盛矣乎。仲誠曰。道至平。而實至神。只是人習而不察。終身由而不知道。要根前章看。我好妻子。妻子便如鼓瑟琴。我翁兄弟。兄弟便和樂且耽。我順父母。父母便其順矣乎。若不然。我這裏才有個不好不順的意思。一家之中。便當下黑黯黯地。不和氣象。不知何自而來。吉凶禍福之轉變。有如反掌。不是鬼神是甚麼。若說不是鬼神。爲何吉必召吉。凶必召凶。萬不可以私心僥倖如是耶。這所以然之理。視之不可得見。聽之

不可得聞。隨身卽具。難以測度。鬼神之盛。又何如耶。此家常間。醒悟得來。奇幻高遠。不可端倪。所以使天下之人。不敢褻瀆怠慢。洋洋如在者。此故也。子厚曰。朱子云。性情功效何謂。曰。最切最妙。我內裏起念。豈非性情乎。而在外吉凶轉變。豈非功效乎。合性情功效論之。則曰鬼神耳。

卷之十三 天中錄 十

汝人有問於大和尚曰。何不認父母。和尚曰。認父母道便小了。問曰。忍乎。和尚曰。人子之於父母。不過借房住幾日耳。此真禽獸。人人得而誅之者也。又衆婦女拜和尚爲弟子。和尚在靜室打坐。婦女巧妝冶飾。披戒衣列坐。垂簾不許人見。謂傳道云。一俗徒。其妻與焉。怒告人曰。法堂佛殿。獨不可傳道乎。必靜室也。觀此二項者。亦何可容於堯舜之世。知立志之說。則存養自不涉於虛幻。知存養之說。則窮理自不患於支離。

學者只因不識存養。雖言立志。言窮理。總不得力。又只因不識存養。雖讀五經四書。總不解其義。孔子作春秋。所以懲惡而勸善。以繼詩之亡也。夫詩

孔子似宜徧采詩歌以續之。然當時未有詩。間有數首。不盡善惡之情。偽却見魯史所記事。亦惡惡勸善之意。且挨年順月。敘次井然。可便觀覽。但史多忌諱。半皆隱晦之文。而又拘於告赴策書。於是出其與門人周流所採。列國新舊事實。不復忌諱之言。編綴年月之下。附魯史之左。使覽者可以洞見風俗人情之善惡。興起其禮義廉恥之本志。庶幾先王采風問俗。以自考証。以化天下之意。猶存於斯乎。沐細讀春秋左傳。見其與詩無異旨也。

卷之十三 天中錄

七

文體不同。其義一也。故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取其繼詩也。

漢儒註疏。誠有不盡善者。然朴實不穿鑿巧合。以行已見。如古聖人經書。在後人視之。似有病痛。聖人不宜出此言。行此事者。亦不能知。直任解將去。及至宋儒便能知。加轉折更正。遂大通無礙。是以理解不泥文辭。然必有一二處。本是聖人真面目。在後人視之。似爲聖人病。其實非病。乃後人以己意病之者。欲求之深。而反失之淺。不如似不合理而

反有深義。是又不可沒漢人之朴實也。

程子疑明堂位。凡成王賜周公禮樂。一概不許。此是以理斷。不泥古文。却是以後世之弊。推論古人。後儒因而將尙書。顧命。呂刑。秦誓。多生異議。聖經竟有優劣矣。朱子疑詩序。爲後人僞作。又未免專泥文辭。執文字有處。以論詩。如論文矣。蓋詩諷言之也。文頌言之也。詩也者。志之所之也。有此志而故微之。或晦之。托之比興居多。欲言之不受罪。而聞之足以戒也。倘詩而亦猶文也。言之者有罪。而聞之者怒。其何以稱溫柔敦厚。善感人心哉。如此故必有順序。序存而見之。序不存不見也。序惡可去哉。貴與馬氏。其善說詩者與。

卷之十三 天中錄

七

昔與多士爲學。體貼個一念常在功夫。大家作把柄。亦是默自揣摩。如此作心主。亦未識卽求放心也。并亦未詳存養名目。久之經人問難。方勘合出來。始知一念常在。卽孟子收放心先立大也。又久之。究詰大學中庸。又勘合出來。卽定靜安慮也。卽戒慎不睹。恐懼不聞。未發之中也。沐之學。始敢自信。

不爲他說所搖惑矣。庚申過黃池。漢型訊及一念常在曰。先生今日看是何如。予以風塵勞倦。未之詳言。特語以次第。書求之。夫予今日亦只在學庸用功。存養窮理。不復有一念常在之拘拘矣。殊覺放開。反似今之念不及昔之念在者。却是又進一步也。又曰。不能常在。而定欲常在。已八九得力。只有先難。那有後獲。語焉倚。

汝寧人多因求子。或爲父母及自己生日。向和尚道士處拜禱。佛祖諷壽生經。殊不知仙佛兩種人。皆

卷之十三 天中錄 三

無後之人。求子已不吉利。又皆疾病孤寡。無處投奔。入山受苦。全無福澤之人。向他求壽。又不吉利。更莫道無此理也。

李克語魏文侯曰。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爲。貧視其所不取。此五視者。真善相人哉。而恐不盡然。未知其出於學歟。出於真美歟。使其出於真美。而不由學。迨時勢之轉移。邪說之咻誘。十喪其九。

近見持冒昧之見。非毀先儒者。不勝中心慘刺。憶昔

初志爲學。固嘗如是。蓋偏全之分然也。亦恍忽之學使之耳。小兒啼笑。心有向背。雖深辨自不能悟。及長而且老。回首皆成笑柄矣。可見異同先儒者。與小兒無異也。

接來札。只是志氣高強。未見有入門層次下手功夫。觀其語意。泛如浮如也。其云近見仁義禮智信五者。須臾不可離。充得盡。便是聖人。昔年何嘗不是如此說。今日仍是如此說。這五字。儘非容易講。且宜言如何做。不離工夫。皆未言及。只似想望。不似

卷之十三 天中錄 古

下脚。此只是立志一層。又云。安以體仁。主敬主誠。溫謙窮理行知。執禮比義。時習改過。遷善用極。二十四字爲學綱。其綱不亦亂乎。此是將經書好題目。盡行開列。標榜。吾猶以爲未罄也。學業最怕如此沒頭腦。若是入門下手人。自不如是說。先儒所謂終日說光景。講效驗是也。此又只是立志一層。雖然人志果立。必又有進。未有一二十年說話。只一般者。次第書已久。示子矣。想未親玩。綱目又何必諄諄問晚年所得。學須十年一進。必有得未

有終年只是立志一層地步。終日講圖圖道圖圖。只是格言佳話耳。豈聖人之道。果以未能何有了却耶。恐未有竟無所得。而號爲道且德也。與士則古之人謀黃髮番番。則無所遇。言少年氣高。貪成不慮敗也。而禍患往往及之。老則免此。

孔孟而後之書。記事之書猶可看。斷論之書未可看。中字據易止是正義。據漢以來儒者多謂無過不及。據書求之。堯言執中十六字。卽中訓註。人心惟危。有折衷之意。已立中之本。道心惟微。微者闇然之

卷之十三 天中錄

有養。更是中之主宰。精以揆至中之理。而變化不失其正。一則主至中之宰。而存發無二。信此而執持之。允執厥中也。總不離未發無過不及。亦是無事無物時。預明個至當之理於心。極有主宰。故曰中。發出乃有無過不及。

聰明睿智性也。天命之謂性。性何有乎。明而已。一無所有。而無所不可知。由此一點明覺。生生不窮。仁義禮智出焉。知容天下之不可不寬。溫柔也。而仁以生。知執天下之不可不發。剛毅也。而義以

生知敬。天下之不可不齊。莊中正也。而禮以生。知別天下之不可不文理。密察也。而智以生。此以一性統四德而言也。舜其大智也之智。亦言性也。故大言之下。却以知行作二註。問察屬知。隱揚屬行。執此知行兩端。便是大智。此以一性統二端言之也。

楊雄法言。昔甚輕之。以性混也。今覆閱之。唯病此一語耳。其餘甚足觀。三復之。然後信。於是又隨筆點注。凡看書。不復不筆。終淺得也。故生平好動筆。思

卷之十三 天中錄

與之深也。儒者往往以一語棄人。豈不可惜。棄人實自棄也。性混雖似與性善悖。而雄之言。則言言性善。恐非後學所能爲。雄亦特未見功夫爲性。而又不見性善的據。不肯附會。故直以所見言之。亦隱隱是說功夫爲性耳。今儒者口曰性善。性善者而所旁出之言。及不肯作功。皆性不善之意。吾寧不取其名耳。學者如欲擇言。孔孟足矣。不益一人可也。如曰博觀而棄揚子雲。其不知觀者與。或曰仕莽。然觀其學之深通。非此類人。或亦君子之行。

衆人有不知者終自處貧不遷豈無苦心歟

楊雄曰禹之行水也一東一北乃無礙君子之行如
何直往也水避礙通諸海君子避礙通諸理或問
焉得直道而由諸雄曰塗雖曲而通諸夏則由諸
川雖曲而通諸海則由諸事雖曲而通諸聖則由
諸此適得孔門之意其義恐亦後學所不曉

荀卿之書勸學修身諸篇極博該極精摯至性惡之
說及皆議思孟真堪吐棄悍而且悖莫可救藥

問作官之道曰一而已問立朝之道曰一而已問爲

卷之十三 天中錄

七

君之道曰一而已未達也曰一事而二心治之必
不治事事而二心治之皆必不治又何爲君立朝
作吏之殊道乎吾志專一不可回惑不可移貳此
心自足破堅批繆以就所欲一未有不貫亦未有
不一而能貫者也造道成德所以行之一也九經
所以行之一也乾之靜也專而後動也直靜一動
亦一也吾心無此乾剛以自專直雖一家之事無
能爲矣

又曰平日存此一養此一是格物知至意誠心正道

存養成而受職任事是修齊治平

仲誠不好談經濟見學者喜與說性命道理而問者
多喜而不厭遙聽粗聞往往疑其迂遠是以許酉
山曾致書言經濟漢型來書亦問及事爲仲誠語
衆曰不知沐只是要正此心心正不患身之不正
身正不患事務經濟之不出於正也性命是心正
之根源根源透亮心自正矣書曰德無常師主善
爲師善無常主協於克一此之謂也學者直是此
處不透亮心如何得正雖終日易勉倫理激發品
行竭蹶經濟只是空撩亂轉遇艱難卽起怨尤該
過天人甘爲庸下無本之必不能以有爲也在在
而然故處今之時人皆說處正可不說人不說處
正不可不說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天下
之達德三所以行之者一今天下只患無此一別
地不欠

卷之十三 天中錄

八

仲誠曰昨歲麥晚入所以薄收今仲冬尙有全未入
者過歲麥成不敢望矣然農人未有以過歲之不
收遂不下種者理自當種收不收聽之天命若草

萊稗漢雖分其必收亦不宜種人爲善必逆計成效遂輟而不爲者豈不惑也

左傳非成一人之手亦非一時所成皆孔門諸弟陸續採搜所輯孔子只是總裁各人採訪一段遂又各人評批或并存舊時原評上於夫子夫子或存之或筆削之或特加評語故其體襟成若案若斷所以孔子沒後尙有記錄亦續傳末蓋門人輩未卽輟手耳若說左傳出左丘明畢竟不似子云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卽非古人亦係先輩相傳並無作傳之事卽爲孔子作傳自應子沒而止

卷之十三 天中錄

九

春秋傳周鄭交質君不君臣不臣義理甚著不待智者而後知之作傳者竟置大義不論但言信不由中質無益也云云豈遂不智若此哉嘗詳求其文特因周鄭事泛論其理耳予嘗謂春秋傳窮理之書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取之亦焉不學之意耳又玩其文曰况君子結一國之信又焉用質是汎爲君子說法春秋無君豈止交質一節若只講大義一部書數

言可盡不然亦臆牘難盡不待說處何用重說各就事論事卽皆有甚謬而可怪者不可不爲之開導也如信不由中質真無益似此流俗昏瞶大家肯細細體察一番而君臣大義自亦一旦可以豁然故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要皆由於目前切近之事盡行模糊大義焉得明白故君子作傳善誘當世使就目前事事窮理盡性又肯爲亂臣賊子斷乎未之有矣儒者多粗粗責傳以大義不及傳精微多矣

卷之十三 天中錄

十

儒者看春秋是大義之書甚迫狹看春秋是窮理之書甚包括儒者性急恨不旦夕誅盡亂臣賊子又欲直把片紙空言當作斧鉞狠下筆尖却是欲速見小全失聖人作經意旨故傳只欲從容開導事涉引令迷者漸明悍者漸馴觸類旁通自生鼓舞死者已不可挽俾後生之人盡作明理達用大逆自不至有作矣此非聖人不能爲吾故曰傳孔子作也

陳淑葵問名實一乎曰有一有一存乎已者名卽

實也。實卽名也。存乎人者異何也。曰。人聞人爲君子。則慕其名。及接其行事端方。不順常情。則惡之名。實無異。而好惡則若有異。人聞人爲小人。則惡其名。及接其行事圓融。能阿人意。則喜之。名實無異。而好惡則若有異。不問人問已可也。

自仲尼之道不明。人不知學爲性。而以質爲性。反似仲尼之言學爲偽。而任自然。聽放佚。託空無者。爲真。此陰助二氏以滅吾儒者也。何必二氏始爲異端乎。以生安爲不學。則一部四書之旨。皆模糊矣。

卷之十三 天中錄 五

學者好逸惡勞。羣然重質美。而輕學修。自是天下萬世莫不同風一轍。誰肯努力任勞。以希無可想望之成乎。故今有悔過遷善之君子。人猶摘其夙昔一行之失。而斥今日學業爲不實。竟不知聖人書中。改過徙義之說。何處歸着也。則信口說話。任意行事。無忌憚者。自號真卓。人雖惡之。而莫敢名其姦。唯曰彼無心人。特少檢點耳。世道至此。誠可慨也。而其嘆。始於不識學之爲性。

讀來書。不勝喜悅。見翻然勃然之意。浮於紙上。足下

夙具美質。有識性。沐於同人中。頗冀之。未免感物時。有未能自克之力。此中主宰。在人自立。沐只是自立處。信得過。半生小小功名。多皆險阻。外人爲我傷其遇。誰知自立者然乎。願吾丈此後亦於感物時。尋自立之趣。則得矣。抑戒賓筵。乃詩中最細密。最有關緊處。是主敬工夫。既喜看。尋味之餘。自反中心。存而養之。不然。過而輒忘。世之讀是詩者。豈啻幾千萬人哉。荅侯再服。

卷之十三 天中錄 五

學者之學。求可以當下作聖者。亦不難。唯是存心一段功夫耳。過此如窮理力行。便非當下可至。須勞力費事。年歲間不敢定也。先從不難處起功。再向不易處求成。不可忽易。亦不可辭難。

學者求與聖人之心同。真非難事。一日立心。要作聖人。卽此一片心。便是聖人之心了。再將此心存一存。養一養。此念又覺厚實。是有何難。如今爲聖人。卽窮理力行。亦有不難者。讀經書有會心處。對先生長者領一言。卽決然行之。亦卽聖人之理。聖人之行了。今所難者。只是不能復禮。唯禮最煩重。冬

變化。此是聖人地步最高處。故老學宿儒。多不嫻禮。多作奇節。震驚流俗。合之於禮。頗不通順。帝王聖人精義。盡萃於禮。天地陰陽中正之符。盡著於禮。不合禮。便皆私心用智。禮有不近人情者。非其至也。禮之近乎人情者。非其至也。沐於此。唯自憾資稟之薄。

人遇不得意事。及凶禍之來。不但不可便起怨尤之心。且宜停住勢。立住心。思想思想。今日此事。必要向至善之路。就此事。便要做得個聖人出來。切忌因

卷之十三 天中錄

五

循流俗。聽信俗言。爭長短。較得失。不但速成禍事。即苟免亦無長進。只是庸庸碌碌之人而已。

學者不識存養功夫。必不知爲學次第。則心中無主宰。作功無頭緒。雖粗有志氣。多設題目。而終日終年。只是慌慌亂亂。混混的一個好人耳。即沉潛有力者。亦或傑傑不循常。清逸不耐煩之品。去儻侗不甚相遠也。

經所以垂教萬世。必其辭皆明白正大。不爲後文隱語者。春秋經文。設是孔子筆削。必不爲是鶻突也。

傳設是左丘明爲孔子註經。經之所有。必不畧經之所無。必不增。奈何經之中不盡註。經之外多有瑣瑣記錄也。今看左傳。却是明白正大。傳亦不專爲釋經。只是該記處便記。廣搜義理。盡載遺文。求足以敬天下萬世之聰明。而使之無一事不歸於至善。斯已矣。故合史傳。并成經耳。史不立。傳無所附。傳不作。史不足爲經。

小兒之性不靈。何也。曰。性者生也。小兒方生之始。具體微。而生理亦微也。若如後儒論性。爲生而畢具

卷之十三 天中錄

五

之理。無少缺欠。則出胎即如大人矣。生者旋生者也。日日無不生者也。身日長一日。理日生一日。感物日多。則理生不窮。故嬰兒見殺不動心。仁生未足也。見危不知避。智生未足也。見義不知爲。勇生未足也。由此漸生。漸長。漸仁。漸智。漸勇矣。以至於足。則賢聖矣。此可以知性非一物。亦非有定理。只會生耳。稿其生机。枯其長養。是誠在人。不存心。不好學。生理自爲之限。是豈性之罪哉。

今人只要說幾句熱騰話。便做得人。不會說時。雖有

善行。亦做不得人。故相習而爲巧令。做官人亦只
要出得告示好。行得文移好。便休。若必定求一一
實行。闕然訕笑。以爲迂默癡儒。厭而不與。殆猶釋
氏十三大願。豈不慈悲愷惻。只說過便是。不必更
求實行也。心明性見。便無量無邊。定求實事。已非
上乘道理。吁。如今佛氏世界。全是空虛寂滅之學。
主持卽有志堯舜三代。亦只如此說。不必下力討
究體驗。卽稱父稱母。稱兄稱弟。稱朋友。只是稱呼。
便已了却五倫一場事。更不求所爲盡孝盡弟。盡

卷之十三 天中

重

忠信之道。虛詐矯僞。机便險隙。刑名法術。何能不
日甚一日。好佛之害。不亦大哉。

今夫二氏之說。及一切術數之學。其足以惑人者。只
因有一二可驗處。便據此謠言傳奇。煽惑愚衆。不
知以十件事論之。纔驗一二件。其餘八九不驗者。
忽畧不講。此俗情不足異。獨怪學者聰明。乃往往
亦爲此等所欺。大可笑歎。予生平所經怪異之說。
妖鬼之事。陰陽術數之最奇。皆體而察之。廣訊博
稽而驗之。故知其皆事理之所有。特偶然爾。求其

在在應之。事事宜之。斷不能然。昔在京師。有妖女
號五生聖母。以藥愈人。聚衆千萬。後犯誅滅。未聞
一時病者遂皆不起。說者不能對。予生平疎粗。凡
事多乘時隨便作之。亦未見有吉凶判然者。或曰。
此汝造化好。予曰。可知亦聽造化。

卷之十三

天中

重

可笑。今人讀書。亦嘗於古人誇獎其美。却說與我無
干。只是古人曾有此事。如此。詩書特記故事而已。
共耳目之玩悅而已。卽講天命率性。見先儒說出
個人人同具之理。亦自信服。却又若自己秉賦獨
無有者。並不反求其故。凡此病痛。總因未立得志。
若先立得個要爲聖人的志在心頭。卽不讀書人。
忽然聽一段古記。便要學他。再令讀書。自然字字
入心。言言反已。由是存存於中。漸而養之。其學日
充。則其德日盛。故學者未立志。真是枉讀書也。
孔子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凡子書之言。多可聽悅。而
不可究極。往往如此。豈詩書禮樂。皆孔子所不志。
仁敬友信。皆非其行也。

禮記之文。往往不熟。霸儒者注之曰。此非孔子之言。

何見之理歟。此幼學初讀孟子之識。大抵多然。祭法曰。其工氏之霸九州也。祭義曰。至孝近乎王。至弟近乎霸。至孝近乎王。雖天子必有父。至弟近乎王。雖諸侯必有兄。經解曰。義與信。和與仁。霸王之器也。表記曰。道有至。有義。有考。至道以王。義道以霸。考道以爲無失。皆孔子語。王氏馮氏。皆謂此非孔子之言。是認霸字爲假仁假義之稱。何以論聖人書乎。霸者長也。諸侯之長曰霸。天下有道。賴王以生。而天下有父。天下無道。賴伯以存。而天下有

卷之十三 天中錄

老

兄共工氏伯九州。上古已有此道。豈必後世桓文方爲霸哉。昔黃帝征蚩尤。固以諸侯而行霸事。文王爲西伯。三分天下有其二。是亦霸也。時至春秋。桓文未大稱厥職耳。然孔子猶多嘉之。爲天下存兄道也。孟子責備賢者。以求盡善。後儒執泥一說。以昧大道。何可訓哉。

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易有二字須看。易者著卦爻也。是故二字。根上文制用之法。利川之神而

言太極兩儀四象八卦。是言制用之法也。吉凶大業。是言利川之神也。

周濂溪太極圖。是摘出太極二字。自作議論。無處不可安置。不似玩上下文義而爲之言。周子之說。非孔子之意。周子看易字。未免粗忽。繫辭原文。夫易何爲者也。云云。下卽承曰。是故著之德。員而神。卦之德。方以智。六爻之義。易以貢。明謂著卦爻爲易矣。易不比他經。義理卽載文字之中。其文字皆著卦爻之釋義。不謂之易也。必筮著畫卦定爻。而後謂之易也。易自有道。却非道卽易也。易聖人所作。其中有聖人之道。亦非聖人卽易也。周子視易字。似作道字看。又作聖人字看。

卷之一 天中錄

美

健問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曰。道字承上修道。不可須臾離。承天命率性。天原是於穆不已之物。日月寒暑。有斯須停息。便不成天。天以此不已之精神。命之人。人得之爲性。性亦不已之理。修道者。卽如其不已者。以修之。故道不可須臾離也。若可離。是天有停息之天。命有停息之命。性有停息之性矣。

故可離非道也。

仲尼燕居。子曰。師爾過也。而商也不及。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將何以爲此中也者。子曰。禮乎。夫禮所以制中也。中是無過不及矣。卽亦是未發之中。書曰。禮以制心。然則平日方喜怒哀樂未來時。將中節的禮義威儀。講習極熟。便是未發之中。及事至物感。發爲喜怒哀樂。無不當禮中也。而已謂之和矣。未可認未發時太窄狹。

既致知而不至物。謂之自欺。以所明知者至物。斯自

卷之十三 天中錄

元

慊矣。故君子必慎其獨。以默成於格物之際也。小人無自欺地位。亦無自慊時候。何也。彼閒居只爲不善。不盡存養窮理工夫。心中一團冒昧。是內原無善也。非內實有而不及物也。故當不得自欺。必心內實明於善。用過存養窮理工夫。遇物猶自引蔽。方可謂之自欺也。小人却是誠不善於中。平日存不善之心。窮不善之理。及見君子。厭然揜著。是無以至物。空自撩亂。內外不能如一。故不自慊也。凡學之法。只是豫。豫於善。則終善。豫於不善。則終不

善。雖極至聖道精粹處。只是豫到極細極密處。亦別無奇法。唯人不務聖人之學。不信聖功之實。好逸畏勞。有起忽之想。遂有高遠之疑。五經四書。同旨。唯中庸專傳此訣。中間凡事豫則立一段。管攝前後。故前文不覩不聞之義。隱微未發之說。皆豫也。後文闢然的然之辨。連之近風之自微之顯。以及人之所不見。不言之信。不動之敬。無聲無臭至矣。皆豫也。皆入德之門戶。下手之功。夫總無高說奇旨也。中間凡明行明誠之說。學問思辨篤行之

卷之十三 天中錄

三

功。則豫立之義。又至爲實落。不設虛誕。若於一豫字。信不過。盡屬虛說。不可究極矣。

同人問辨之益。必得從容靜安之日。因疑信而發。乃有實得。有進机。若強作問辨塞責。不如不也。故近日與同人。往往虛來虛歸。皆因時會忙迫耳。持敬之說是然。予自蜀來。覺寬展者。蓋亦老之故。倦之故。非道熟也。敬可一日弛乎哉。與劉從先

或曰。子既以陽明不卽物窮理爲非。又甚崇其人。寧其學何也。仲誠曰。道以堯舜孔子爲歸。如在千里

之遠適之有路。諸先儒皆拚路人也。先發脚人也。有行至幾百里者。有行至幾十里者。皆堯舜孔子路上人也。吾將踵其迹而後之。雖有至有未至。皆吾前步也。敢以後而議前。

復元問。使公斯發乘矢之說。儒者議其循私交。滅公忠。是否。曰。孟子許之。自不差。當時列國擅相征伐。殺人奪地。安有義戰乎。得省一事。活一人便好。况彼既疾而敗矣。敵敗我勝。臣道已盡。復敦友誼。五倫皆重。一舉得二焉。使孺子不疾。逞鋒鏑而前。尹

卷之十三 天中錄

聖

公他豈猶是此道耶。公尹商陽追吳師曰。吾朝不坐。燕不與。殺三人足以反命矣。孔子曰。殺人之中亦有禮焉。儒者疑非孔子之言。亦議其不盡忠於君也。夫師既勝矣。以一人而殺三人。萬人已殺三萬矣。不爲不慘。儒者之心。更欲如何以肆其毒乎。多見其不知仁也。

復元問。勾踐臣妾於吳事。使孔子值此爲否。曰。自學者不知學法。不省不覩。不聞無聲無臭之旨。遇此等事。自難理會。是處聖人本領。只是豫之一字。孔

子而有國家。只是早圖於未然。自不使有爲人臣妾之時。若到此時。雖聖人亦未如之何矣。問。設此時求之孔子。何如處之。曰。聘孔子亦不應。危邦不入也。設如謀之。亦只得且爲臣妾。不論其德。卽事而謀。其與人情不大相遠也。孟子故亦許之矣。但聖人之盛德感人。必又有動吳越二君於常情之外者。以後自別是一番帝王舉動矣。

卷之十三 天中錄

聖

復元持身約言。仲誠觀之曰。多有格言。若不識存養。皆口耳之學。不濟事。待知存養功夫時。然後觀此。此條條實際敬者德之聚也。不敬自都散了。漳溪守身約言有云。有心爲善。皆惡也。又有不起念。不著意之語。仲誠曰。只如未曾讀四書。孔子自敘則曰。志於學。其教人則曰。志於道。有心之謂志乎。無心之謂志乎。志者心之之也。亦甚有矣。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唯心之謂歟。心之爲體如是。何可不操而存之。反欲舍而亡之。孟子曰。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此天之所與我者。是心亦本自有。而不能不起念之物也。心本自有。本自起

念而曰不可有心不可起念以自槁其生息不先立其大體則必爲小體所奪終日皆物交物引耳目之官用事是養其小體爲小人矣故沐只語學者以存養工夫固是從來聖賢傳心之要亦因別條近今學者亦皆知之惟此昧昧耳

卷之十三 天中錄

游流史學鈔卷之十四

上蔡張沐起菴著

武進王 渭允清泰証

商丘侯重喜孝思校閱

天中錄

春秋經祇是魯史原文間有筆削者亦因不似史體畧爲正之耳子貢問曰晉文公寡召天子使諸侯朝之夫子作春秋云天王狩於河陽何也子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亦書其率諸侯事天子而已觀此可知史之爲體正不欲書其實而故以文之不然則野而非史大抵別有筆削亦只如此而召天子之實自見之傳若無傳俱宜從實書之方可爲經何可曰天王狩於河陽以欺天下後世乎如趙盾之賢而書弑孔子却不筆削亦以傳存不然亦何可曰趙盾弑其君使賢大夫受此惡也春秋甚不足爲經矣有傳存乃得爲經故左傳者相爲左右扶持以行也

嘗看春秋有多少應筆削處未見筆削蓋其文則史筆削與否亦甚輕而作傳爲重卽如春王正月四

字惟一主字。似孔子之筆。春正月三字。是實處。王字是文處。不着王字。亦是王之正月。着王字亦是王之正月。用以尊王。則不可不着。亦無論王爲何如王。而總宜文之以王。不可異同也。乃又有不書王。卽非孔子筆削可知。則亦史之原有省筆耳。王之賢否在傳。不在一字之文也。猶晉文之召王。傳自見之。不妨假之文也。

胡氏傳。凡書盟者。惡之。按定公時。孔子爲司寇。攝相事。有盟會之事。十年書曰。公會齊侯於夾谷。十一

卷之十四 天中錄

二

年書曰。叔還如鄭。蒞盟。十二年書曰。公會齊侯。盟於黃。此時孔子仕魯爲相。皆書盟會。然則聖人不免於可惡乎。抑別有說也。胡氏於此皆畧之。

孔子作春秋。非徒品次前人而已。所以垂教後人也。經解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爲人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設若入其國。見其人士。皆執簡書記。屬類其辭。比次其事。以作日間課程者。此便是春秋教法也。蓋無一事而不書。卽無一時而不記。或古或今。或人或已之事。過則記之。而改善則記

之而遷。學春秋教法者。真大有實益者也。孔子又曰。春秋之失亂。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當微其辭者。顯書之則亂。當晦者。直書則亂。當宛而成章。盡而不汙者。失其法則皆亂。各當其則。豈非深於春秋者乎。此孔子自解經之言。故曰經解。方見春秋正旨。學春秋。不於此體認。是枉學春秋。失之亂有之。

卷之十四 天中錄

三

孔子作春秋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若其文。則不過史文也。史文者。鶻突沒分曉。善者有善惡。惡者有書善。有不見善惡。瑣瑣屑屑。沒要切事。皆書之。甚重疊無意味者。又有并無一事。虛書時月者。只似不成文字。不知史文。本自然也。有當忌。有當諱。有當委曲。只是其義則可取。有微而顯之文。有志而晦之文。有婉而成章之文。有盡而不汙之文。總寓懲惡勸善之意於其中。亦若詩之上文。諷諫。言之者無罪。而聞之者足以戒也。此其義不亦大乎。故孔子取之也。若今之談春秋者。直欲執斧鉞。不欲其爲史。而欲其爲野。既失孔子所取之義。無溫

厚之情。故不足以感動人心。而不可以繼詩。然。雖然取此義。而文終鶻突。亦猶詩之無序。故又爲春秋作傳。傳成而五例俱見。所取之義。始昭然天下後世矣。一鶻突。一明白。而鼓舞之神。正在此耳。看春秋。最要看無事虛書時月處。次要看鶻突不明白處。再其次看沒緊關。可不書亦書處。總是兢業一片心。與天同運。與四時同行。不敢一事而忽。所以必書事。不敢一時而忽。所以必書時月。更不敢無事而忽。所以必書虛。總之一敬而已。敬者心之

卷之十四 天中錄

四

所以存。貌之所以恭。行之所以立。理之所以精。至微而大者無不存。至近而遠者無不至。故孔子修而明之。堪與五經並垂。若節節求字義。區區論賞罰。自是往往難合。此小之乎視春秋者也。

仲誠論性是功夫。又曰。不但性是功夫。心亦是功夫。衆皆失驚。若以爲過也。仲誠曰。此皆非我杜撰出來。皆在聖賢書上。人自不求耳。孟子曰。心之官則思。可見心體。只是個思的物。人若不思。便是壞了心體。物來隨之而去。甚沒主宰。豈非人自虧了心。

壞了大體。先立乎其大。便是頭一層功夫。使他會思了。方還得心的本體。然後小者不能奪。可以應事接物而有主。如今學者。將此書含忽讀過。只說他會思便了。一似聽之自思。一似今人之亂思。亂思。卽已謂之能思。不知俱已失之。感物物引。此心未嘗立得主宰。未嘗盡得思的工夫。

端曰。固天縱之將。聖縱之照。下吾少也。賤看。夫子生不爲帝王卿相。而爲匹夫。故得縱其識力於學。聚問辨。所以聖矣。而又多能也。此卽是天縱夫子處。

卷之十四 天中錄

五

若別聖人不賤。故不多能。既有時位。不得縱其智力。亦卽天限之也。曰。大是。

與竇敏修言有養。卽窮理。曰。窮理至親切處。未可以窮理二字盡之也。必說是存養。便明中已有行了。憶昔年用功。夜中不睡者一載。將富貴功名。好色貨利。最動人處。設像作形。以與晤對。酬酢而必勝之以正。又將鬼神妖魔。及天下極苦難堪之事。甚至牢獄刑具。設身處之。日日夜夜。求與相勝。久之。竟似此身實實經歷。增益不能。此雖窮理工夫。固

已存而養之矣。而力行卽在其中。

晉孤突適下國。遇共太子。事殊不經。怪甚。張子曰。此夢也。卒驗者。亦鬼神之道。體物不遺者也。豈真有所謂帝坐天上。如世間天子者。又豈真有已死之太子往來帝庭下國間。相告語者。要亦陰陽吉凶之不測。既有此理。自能發爲此形聲。使本屈者屈。本伸者伸。不終鬱鬱不透露耳。然亦偶焉。不盡透露也。天地之大。人猶有所憾。若盡如人意。却不足爲天地之大。故世間奇奇怪怪。不可測知之事。便

卷之十四 天中錄

本

是恁般。不容別求一理。安往非造化之迹。二氣之良能乎。妖物厲鬼。皆有以鼓動之。而然。雖彼亦不自知也。觀此等事。只如觀日星雲電。霜風震電。皆陰陽所感。自然如此。知之自平。不知自奇。微夫微夫。誠之不可揜如此。夫我這裏面有吉凶的理。他那外面自有吉凶的形像。人之心神智謀極其妖麼鬼怪。不可測識。誠中之形。白如其妖魔鬼怪焉。而亦不可測識矣。妖且怪。人人何怪妖乎。故有形於空。而號神降。有形於物。而晉石言。有形於大豕。

而齊襄之惡彰。有形於共太子。而晉惠之姦著。又或形於龜策。形於四體。形於仙乩童識。皆是理也。鬼神之德。其盛矣乎。

僖公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傳曰。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曰子。公卑杞。杞不共也。觀此公卑杞。故書子以卑之也。非孔子卑杞可知。則書法皆史之原文可知。鄆季姬之不書鄆。亦公惡鄆。故不書鄆。以惡之也。皆史原文。卽此以寓意而褒貶之。非孔子竟可改竄原史之文。而異同其意旨也。後人不信傳。有大病。至因去一鄆字之文。謂僖公令女自擇壻。聽其淫奔。全不成話說。

卷之十四 天中錄

七

文公十五年傳。宋華耦來盟。其官皆從之。書曰。宋司馬華孫。貴之也。公與之宴。辭曰。君之先臣督得罪於宋。殤公名在諸侯之策。臣承其祀。其敢辱君。請承命於亞旅。魯人以爲敏。杜預曰。無故揚其先祖之罪。是不敏。魯人以爲敏。明君子所不與也。可謂見之狹矣。名在諸侯之策。是大關係。列國告赴策書。本欲善惡各無相忘。華督事尤彰彰在人耳目。

魯公觀耕盛容能無思議及此不俟其思議而
之遂自陳其真敬人也人之爲祖父猶自爲耳何
獨不空爲祖父悔過伏罪乎名在諸侯而不自知
愚甚魯人必將厭之矣辱甚若親有隱慝人不聞
者自不當舉也若非於人君之前亦當隱也傳之
義深遠矣吾謂非聖人不能作也

玩春秋之義無禮則敗不敬則死其有不敗不死者
幸也唯有幸者故多爲之而蹈不幸

春秋唯晉久霸其卿大夫多懼故也得意憂之失意

卷之十四 天中錄

八

猶幸思深慮遠是謂之智易曰懼以終始六經以
之况春秋乎時尤當懼者也恒懼長勝失懼先亡
其爲書也自春徂冬瑣書奚爲懼之云也書而不
懼猶無書焉此魯之衰也是以仲尼作之傳而傳
焉使萬世知懼而已矣故曰入其國其爲人也屬
辭比事春秋教也懼之云也

臧武仲使晉遇雨過御叔御叔嘲之曰焉用聖人我
將飲酒而已且雨行何以爲聖人穆叔問之曰已
不足使而傲人使國之蠱也令倍其賦嗟夫天下

無用之人忌人令聞往往先譴以聖人之名以嘲
之復踪其一二微行以傲之似清似超煽惑少年
率趨於喪志無用此真人心風俗之蠱哉僅倍其
賦實寬政也

孟獻子之室美向戌曰子有令聞而美其室非所望
也獻子謝以兄爲之仲誠曰可知古人之所尚矣
今徒以美其室者爲令聞不亦諺乎無志甚矣

叔孫豹曰聞之服美不稱必以惡終仲誠曰今見有
穿衣到窮工極侈處更無可加則自作常服却令

卷之十四 天中錄

九

僕僮極其華麗似貴官者吾常不敢視也不知主
人何以自安自斃幸也惡害及人

慶封富叔孫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其將
聚而殲旃晏子不受邱殿之邑曰非惡富也恐失
富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也爲之制度乃無遷移
仲誠曰古人皆極其閎歷有道之言今人處其後
自宜更是明白乃反昏暗須大爲燭照一番

叔向曰天之假助不善非祚之也厚其凶惡而降之
罰也仲誠曰末季之天往往多祚不善者人愈巧

得。天不得不益深遠矣。

與劉亦孔。三接書皆無復別來意緒。可謂疎矣。兒
壻輩時以所得南信告。然日所學習亦不得知。及
體仁動止。并少新聞。三札中問學意頗殷。此間道
理雖須說破。究無別說。不外日間靜而反已。動而
善。物具在尋常經書中。但志不立。皆無涉也。經書
無如人何。孔孟復起。亦無如人何也。一立志而重
闢堅壘。將自破耳。只不有甘同常人心。自可興起。
能人之所不能。爲人之所不爲。大無難事。若骭歲
惕日。以爲苟可度此一生。則沐之所不能許已。體
仁同此。

卷之十四 天中錄

十

好復言。學者之大病。昔楚子西欲用公孫勝。曰。信而
勇。葉公曰。吾聞勝也。好復言。而求死士。周仁之謂
信。復言非信也。率義之謂勇。期死非勇也。卒作亂
而死。今士之有志者。言之所許。必欲踐之。不顧禮
義。以爲誠信。毋欺。寧不踐言可也。何也。是爲誠於
私信於私。毋欺於私而已矣。

操存工夫。隨時爲淺深。方立志時之所有。存者志。明

理時之所存。存者理。行事時之所存。存者事。

畜以質爲性。人以學爲性。

靜而收心。則血氣凝聚。動而行事。則血氣發散。一凝
聚。一發散。如寒暑之運。在天成歲。在人成德。

凡人無端自發一段志。要做聖人德業。便是止於至
善。大學明德親民工夫。卽從這志做起。故曰在止
於至善。這段志氣。就是本來一點明覺所呈露。可
謂知所止矣。此知字不輕。只患別用了。始終間了。
既知所止。而后能定。志定卽此知定也。定卽主一
無適的話。定而后能靜。志靜卽此知靜也。靜卽不
之東不之西。如此只是中。不之彼不之此。如此只
是內的話。靜而后能安。志安卽知安也。寬快和樂。
非此皆危地是也。安而后能慮。志慮卽知慮也。戒
慎不睹。恐懼不聞。學問思辨。以精義入神。皆是也。
止從物止。定從物定。靜從物靜。安從物安。慮從物
慮。離物是都無事矣。故明德之至善得。而親民之
至善。已俱得矣。

不但存養爲治心之功。窮理亦治心之功。總之學問

卷之十四 天中錄

十一

思辨皆存養功夫。不如此明德之量。不滿心。尚有黜昧之處。當不得未發之中。不足立天下之大本。發之何足以行天下之達道。

伯夷叔齊。孔子謂古之賢人。求仁得仁。最是定評。極有斟酌。仁字抬得高。求仁得仁。地步却早。是意必固我之病。只自己定要做仁人。占高地便了。不更周全別人。若聖人却須周全。人已咸得。迫不能兩全。又酌其重大者取之。輕小者有憾可也。時而重大者在人。卽不宜全自己。寧自己冒不仁之名。故

卷之十四 天中錄

七

舜不告而娶。湯武與師伐君。不求仁。亦得仁。而觀過愈可以知仁。皆自占低步。以全乎重且大。真至公無私。以天理爲主。不知有己者也。此方是及其至也。察乎天地。聖人地位也。若夷齊。只守夫婦之知能而已。孟子許以聖人。亦是從百世師。斟酌與之以通俗傳之說。而況於親炙一句。又就師道上作貶辭。如孔子方是親炙之師道。不僅聞風興起之恍惚。亦不僅爲頑懦薄鄙之師。亦不止百世之師。而萬世之師。也是仁聖二字。隨人自有高低。

人方立志時。便是此心一點明覺所使。是志非他也。知所之也。孔子十五志學。三十而立。雖尙有惑。已是大概有所窺見。大學止於至善。志也。已有知了。故卽接言知止。今人說志。卽不敢通知而言。說知亦恐混於志。此舉業可笑處。此處講明。然後可與看大學開首經文。

千古來聖賢。大抵皆是幾個最有意思人。如何以無思不起念爲真。有心爲僞乎。是心之官不思。不思反得之。思反不得也。不思則不罔。君子有九不思。我輩如今不用讀孔孟書了。

卷之十四 天中錄

十三

同人相約讀五經。焉倚謂不存養。讀書無益。仲誠聞之曰。焉倚之見偏。其於窮理。或未得其旨也。退而又曰。焉倚或非未達窮理之旨。必謂衆人尙無存養工夫。讀爛五經。真無益也。况卽不能終其讀。今之熟五經者。固不乏人。吾嘗見之。皆如未讀。真無益也。

堯遜位於舜。以孝也。後世無窮以孝成名之人。讓以天下。成得甚用。尙書四岳舉舜。克諧以孝。處全在

父頑母嚚象傲。蒸蒸乂。不至姦。一家無一可與爲善之人。舜日。日治之。使不得做出姦的事來。這是克諧以孝處。堯因此知舜是個聰明無比的人。見得世間只是要爲善。不可一毫不善。自己持此以成其身。其於父母。亦必欲其爲善而無不善。百方開導其善。百方阻撓其不善。不使得罪於鄉黨州里。以故人皆空之。成都成邑。使其有天下。亦必能如此蒸蒸日進於治。不至姦也。焉得不以天下讓之後世學者。把舜此段大道理。大作用。看不出。只說個泛泛之孝。徒然教天倫。全孺慕之人。則父母終聽其頑嚚。陷親不義。自成己名。如此不但天下治不得。亦成甚愛慕乎。

卷之十四 天中錄

十五

答黃漢型 寒天遠道。阻隔河山。遙思太原。在千四百里之外。忽云使至。固所深慰。亦謂漢型未免用情太過矣。近日官難做。却是州縣猶可自爲。山右又校別省稍易。今說不做官。山林亦豈坦途。誠不若以憂勤寄之民社。古人但不肯碌碌自完。卽無不困心衡慮。憂患是吾人生路也。憶昔沐到資中。

爲蜀第一殘區。年衰邊遠。咫尺逆壘。荒城無人。與十數子遺。鳩形鵠面。守一殘驛。無夫無馬。應軍檄之如飛。蔑法蔑紀。任兜鑿之猙獰。晝呼夜叫。真僞不辨。鞭飛杖鳴。人肉赤裂。上件百般誅求。皆所必無。父子主僕。時抱首痛哭。兼派餉米。刻期促納。動以軍法從事。民散處山菁者。共止百八十戶。間乘夜偷來送米。與我相聚而泣。亦卽匿去。天慘地黯。逃遁無所。竭血揉骨。以補傷痍。此時此際。唯不起生還之念。且必求自得之情。久之賊遁。一切俱出望外。若非賴平日存養工夫。彼若死蜀鄉者。固已多有見矣。讀來書。齟齬小事。自不足爲賢難。且漸有佳境也。可時念我閱歷。以助強矯。因時地之宜。悉生平之學。報朝廷而慰期民。事難如意。自可變通。有憾之道。聖人不廢。但不可泛泛日自頽下也。憶昔曾問曰。先生今自視一念常在。果然否。彼時倉卒無對。夫一念何能常在。不能常在。而怨之恨之。頻數而求之。此是何心。固已日夕不遑。心與就業習處矣。若畏其難而置之。所謂口仰於空荒。

卷之十四 天中錄

十五

而不自知也。不能常在。卽已常在。便是一敬字。敬者德之聚也。此是存養工夫。此心存久自明。養厚愈壯。自然學問思辨。不能歇手。而愚可明。柔可強。終非謂無能窮我也。有憾之道大。此化裁的訣也。若只淺淺說日用。真耳邊風。五道足矣。何必所以行之三。三德足矣。何必所以行之一。然後知民可使由士。必使知此。晚近所以無真道學。故亦無濟事耳。近年談吐。頗明白平實。恨不及與賢一披展耳。雖將大志氣。好事業。書寫滿紙。以相策厲。果有益乎。至於沐家道。平平如昔。兒輩少長進。同人往來無實功。要皆在不得意中。固非時命。刊有時文。聊作伴函。其疏書制義。希留心。作語錄觀可也。

卷之十四 天中集

七

今人看易。止看紙上易。固不知易。又有說盡前易。向空說理。亦非盡知易。易不在紙上。亦不在空中。孔子明說。著之德員而神。卦之德方以智。六爻之義。易以貢。聖人只是會做易。方是知易。又曰。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

理盡性。以至於命。此又是做易。詳備方法。事有方法。亦不難。只是人少理會。都成口耳之學。不會做易。又只緣未曉河圖洛書。

春暉問。不睹不聞時。將此心嘿然存一存。是非善惡之理皆明。便是性善之體。於此一立立定。便是立志。存而養之。便是存其心。養其性。從而問學。便是窮理。體之於身。便是力行。這就是一念常在。是否。先生曰。然。

卷之十四 天中集

七

性是功夫。故性相近也。剛能柔克。柔能剛克。自皆合中正之道。非相近乎。性是功夫。故習相遠也。以此功夫。正用則爲善。唯日不足。爲惡亦唯日不足。習自相遠。

心勿忘。是個存字。勿助長。是個養字。

孔子曰。成之者性也。孟子曰。故者以利爲本。成字卽利字。成則利。不成不利。四時至秋收穫。曰成。亦曰利。

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故者以利爲本。故者古人已然之迹。利則爲性。不利非性。所惡於智者。爲其

鑒也。不觀古人已然之跡。不管利與不利。只行已見私意。便不可與言性。如智者觀禹之行水可也。行所無事。皆古時舊迹。萬世不賴。其利可知。

問成之者性也。曰。凡其有所成就。卽是性。若有所敗壞。卽不是性。試看堯舜湯武所爲。件件成就。成已成物。天地位萬物育。天下後世人。凡爲善皆有成。於此可知性之所以爲性。再看桀紂幽厲所爲。件件壞了。身敗名損。家破國亡。天下後世人。凡爲惡皆無成。便知不是性。再看仙釋兩家。一身漂流。家道喪亡。父子兄弟離散。夫妻者陰陽自然之合。而割之。子女者人類自然之生育。而絕之。四民之業。毀而不治。不賦不役。不奉功令。如此是件件壞了。純乎殺機。而無生機。便是不盡其性。於此又可知性之所以爲性。凡此皆已然之迹。可見者。故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觀堯舜湯武之迹。則利桀紂幽厲仙佛之迹。則不利。故曰。故者以利爲本。問大衍之數三百七十五。退去九六七八原數。何以必退原數也。曰。河圖中數二十五。天數也。外數三

十。地數也。天有氣無形。托地以爲之形。地有形無氣。賴天以爲之氣。天氣鼓動於地中。地遂生長萬物。生長之數既足。皆天數也。天氣收回。一歲之物告成。獲訖。地形仍舊。一一還他本有。不與物化。所以須還他原數也。試看播種於地。春生夏長。添出許多物來。皆天數也。及秋冬。天數收斂回去。地之畝隴高下原隰。仍還之地。不多不少。天地之理。勢然也。天之理。出入地勢之中。能生千千萬萬之物。每一歲一番生成。人見其爲地之有。不知皆天之有也。地只出了一付承載器用而已。用完其器。還在此。所以天數直恁生將去。不退還地數。必退還也。

易有太極。易者著卦爻也。著之德員而神。卦之德方。以智。六爻之義。易以貢。故謂之易。易者變化之謂。言一部易經。皆著卦爻之變化也。與他經在字句行墨求理者不同。易從何起。從河圖中五起。五上加五。加至五五二十五。則中數極矣。是太極之數也。故謂之易有太極。聖人觀此圖。制而用之。於是

以二十五數衍陽二十五數衍陰是生兩儀即大衍之數五十也其間揲數非九則七非六則八九爲太陽六爲太陰七爲少陽八爲少陰是兩儀生四象陽奇陰偶積累成八卦故曰四象生八卦既立卦逐畫可斷吉凶故曰八卦定吉凶趨吉避凶斷天下之大疑成天下之大務故曰吉凶生大業此策著取卦定爻法既制矣民咸用之謂之神此古聖人大作用孔子一一取而明訓之使人知易之所由制作利用也今人不悟只以太極作泛泛

卷之十四 天中錄

子

備侗理雖亦有此理而竟不知易矣

繫辭云是故易有太極云云是故二字原有來歷乃是承接上文意先儒不察懸空摘取太極二字侈爲美談泛作理路如八寸三分帽人人皆可借用何嘗不可用此與鬼谷康節輩借八卦各取其用行其術者同一法也雖亦有此理實非孔子之本說上文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是故易有太極云云承制用之法利用之神而言也太極兩儀四象八卦此得之

河圖者制用之法也非圖象可求況求之八卦乎若吉凶大業雖不外八卦却得之洛書者利用之神也總言易有也非如濂溪之說太極謂天地間人人物物五經四書皆有太極也太極言數之窮極太甚之太窮極之極窮然後變變然後通通然後久豈虛無心土之說借用則可認真則非

顯于生安之資於及門獨稱好學語之不惜欲罷不能吾見其進未見其止這便是天資高生質美處其餘資質次下者不能如此可知生知安行非無

卷之十四 天中錄

子

思無爲正是功夫過人

堯讓舜舜受之舜讓禹禹受之湯武未嘗不能將天下讓伊周伊尹周公不受以教資攝理自任也後來將太甲成王費許多教法教成聖明將天下還之是伊周深於禪讓民無得而稱焉使舜禹當日將丹朱商均教成聖明天下朝覲訟獄者歸堯舜之子未可知也誰謂後聖不及前聖乎但前朴魯只恁當做的做了後禮明樂備道理越覺精細儒者往往盛稱堯舜至於三代必貶而下之沐不敢

以爲然也。大道之行也。三代之英。孔子有志未逮。永有軒輊。只如一株樹。大道之行如樹大身本。三代之英如枝葉花果。愈生長愈可觀。非有二體。此又非伊周過於舜禹。上古朴實。義理未精。却自舜禹好學好問。臯陶進謨。開九德。知人之說。夔典樂教。胄子化頑。謨則伊周之聰明開矣。是義理愈精於唐虞。還自唐虞啓之耳。

子曰夏殷之禮吾能言。杞宋不足徵。是二代之禮俱存。但行之者失其本義。已非監二代之舊矣。吾能

卷之十四 天中錄

三

講說其義。而文獻不足証吾言。若謂二代禮無存。夫子無從知。又何從而言之乎。禘自既灌而往。不欲觀。或問禘之說不對。亦是當時魯所行周禮已失其義。非周公制作之舊矣。

問碩膚所言思則得之之字。指本體思屬功夫何如。曰。此是未看上文。上文曰心之官則思。是心乃能思之物。而曰思則得心。是別有能思之物。以思心也。此思又自何來。此不思之心。又將何用。思曰。庸。庸作聖。故心爲君宰。而屬大體。不然何以稱大體。

問大人不失赤子之心。豈是不失赤子之思。何如。曰。正是不失赤子之思。心之官則思。簡主乎思。更無別事。此天之所與我者。不由人強作。有赤子時。已有了這個能思的心。但生氣未足。體微而用短。待長大時。方盡其用。故謂之不失也。卽如與赤子以耳目。本是聰明之物。亦未能便聰明。待大時方能聰明也。此謂不失赤子之耳目。今日大人不失赤子之耳目。豈是不失赤子之聰明。可乎。不可乎。

卷之十四 天中錄

五

若說赤子本不能思。大人不失其不思之心。不知赤子之手不能持。足不能行。口不能言。大人者將必亦手不能持。足不能行。口不能言。方爲大人乎。否。謂之癡愚廢疾則可。謂之大人不失赤子則不可。不失者。正因其大不類。而原其爲不失也。人若死時。耳目手足心固猶在也。不能視聽持行思矣。今說不思。只是死了的人一般。何用。

朱子論未發。其最後說極得。但拘於程子寂然不動。思爲已發之語。終不免於牽制。則未發地步。項仄隘狹。如何放心做功夫。豈天下之大本於頃暫中。

遂可立得耶。未發時地步寬廣。說暫有暫。說久有久。戒慎恐懼於不睹聞。是未發。學問思辨。以滋養明智。亦是未發。顯見方是已發。篤行方是已發。戒慎恐懼。包學問思辨而言。學問思辨。是詳戒慎恐懼而言。皆可以凡事豫則立一語明之。將天下之理。豫爲明白於心。寔寔確確。無一毫走漏虛假。謂之中。豈非立天下之大本。程子之言。誤於周子。只宜刪舍。以合經文。經文亦不用別添講意。只宜以經解經。以前解後。以後解前。再不然。以此經証彼經。以彼經証此經。須要字字落寔地。

卷之十四 天中錄

五

朱子若敬而後窮理。次第極得。然窮理了。心中明白。便能誠意。恐未然。天下儘有富於學問。精於思辨。極其心明之人物。交則引。又用何工夫。豈大學中獨未設此法以教人。是教法猶未備也。不知古人教法。已甚備矣。在格物物格。知至六字中。是內外關鍵。已物界頭。致知卽古人惟精工夫。格物卽古人惟一工夫。一字最妙。後儒做一段窮理工夫了。又勉人以行。作兩項說。自難接續。古人於此處絕

不言行。只說一個知。將此極明之心。使到盡頭處。不留餘於內。方完得此一件知的事。不然。窮了理。卽說我知的事已完。另起一頭項作行。精神已有歇處。難再振也。故惟精之後。只須惟一。致知之後。只須至物。至物者。知之至也。故曰物格而后知至。惟舜創此一段心學。惟孔子詮解得此段心學明爽。

卷之十四 天中錄

五

格物卽力行。但大學中。學力行耳。有能格有不能格。能則加勉。不能則改之。仍屬存養一段工夫。是亦未發之中。立天下之大本也。由此言之。直至修身。皆筭未發。至家齊後。方筭已發。何也。修身總以立天下之大本。故曰壹是皆以修身爲本。中庸本字。卽大學本字也。

象乾曰先生說致知格物。與章句無異。致知亦是心致。格物亦是心格。仲誠曰。此是未識心體。心之體操。則存舍則亡。未用操存之功。卽非有主之心。交物物引。小體奪大。自不足以窮天下之理。故大學必致知格物知。至意誠之後。乃可曰心正也。是尙

爾幾屑工夫。今反將心掉轉在致格之前。致亦心致格亦心格。是必心已先正也。豈不將大學次第翻了。如曰未正。安有以不正之心。而能致知格物。則所致所格。皆不正者矣。

仲誠曰。周濂溪無思而無不通聖人也之說。宜急刪之。是不識心體。心之官則思。人試各自體驗。心只是會思的物。千古同揆。不思便失其官。不成心了。又如何會無不通。此句話。起後學多少差訛。就問功夫。斌曰。從其大體爲大人。從其小體爲小人。聖人不思。是只從小體。豈聖人爲小乎。

卷之十四 天中錄

心只是血肉之心。性是那血肉心內。含着一團生生不盡的理。動不動就發生出一段理路來。故喚他做性。性者生也。心若不生。只是一塊血肉。雖未嘗不是活的。却不中用。須盡其心之生理。方才算個心。然已是性了。不可徒謂之心矣。故盡其心者。方能知其性。今之學者。動說心是個至善的物。不待操存。只須隨時隨事着意。便只是一片血肉心。亦只交物物引而已。却亦直管說性善。不操自不存。

不存自不生。不生自不善。不盡其心者。何由而知其性也。

文之一字。四書總無貶辭。孔子以斯文自任。接唐虞三代之傳。惟文勝質則史。與史字稍加校籒。亦非貶辭。宋儒謂周末文勝。周末正不然。周末儀不及物。物勝非文勝也。周末卻是質勝文則野。觀事君盡禮。人以爲諂。拜下禮也。今拜乎上。皆欲廢文而尙質。失之野。觀鄉黨一篇。所謂文也。當時人斥以爲迂遠。而惟從事於玉帛鐘鼓。以爲文也。而實非聖人之所謂文。吾猶及史之闕文。今亡矣夫。闕文是不實著人罪惡。故謂之史。其文大過其實也。今定欲將人罪惡實書之。是野而非史。認字未確。恐論事亦不盡當。

卷之十四 天中錄

季任儲子以幣交。幣物也。交文也。文者彼此交接酬酢。登降揖拜。以通賓主之誠敬。明尊卑上下之分義者也。孟子之任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文也不問物之有無。若論物。均宜以幣答之。自不可異同。唯不論物論文。季子不得之鄒。是多儀也。故杜見

以多儀酬之。儲子得至平陸而不至。是文不及物也。故不見以不及酬之。而物竟置不論。若以物爲文。孟子豈不失乎。故知周末物勝。非文勝也。

問文史如何辨。曰。史。文人也。文人以文辭記事。謂之史。文所以飾質之野。使可觀。史則飾之過者也。文如俚俗之言。以儒雅之字替換。未改其實義。史則不僅替換其字。竟若顛亂其是非矣。史之爲體本如此。問可得聞乎。曰。如晉文實召天子以諸侯見。孔子以其不可爲訓也。改云。天王狩於河陽。全非其實。是文勝質則史。又如桓公弑隱。宜書某人弑君。却諱而不見。飾之曰。壬辰公薨。又如趙盾弑其君。更見史筆之妙。弑君者穿也。而加諸盾。夫子於此。既稱狐爲古良史。又稱盾爲古良大夫。此中何有。兩是。夫子謂盾爲法受惡。惜也。越境乃免。使盾果與穿同謀。豈弑君大罪。出境遂可免乎。蓋謂出境則長往不返。晉國無所依賴。不出境則又受惡名。故可惜也。惡不在盾。卽狐之史不良。孔子均賢之何也。盾方歸。討賊與不討賊。尙未見也。而狐早

責以不討。是明欲赦穿之死。而故使一賢者不弑君之人。爲法受惡也。靈公有桀紂之行。穿冒不赦之罪。而有補於社稷生靈。且國難方作。不可再動。故孤深思遠慮。惟欲盾受虛名。以靖國家。而盾亦受之。不辭惡名。此有憾之道。非古之良史不能。非古之良大夫亦不受也。豈恒情所測識哉。今之於文史二字。恐亦久不辨矣。

我輩如今要作格物之功。有二。一則於夜裡靜中。將聲色貨利等。一切不善之感。常常設在眼前。件件般般去格他。越難格。越要格。久之。漸自物感皆屈。而天理獨勝矣。一則於日間動中。每遇事接物。一切聲色貨利。在在去格他。格得去。是一善也。記諸於心。而求遷。格不去。是一過也。悔恨於心。而求改。如此存養之久。漸熟漸精。知至而意自誠也。

忠信有二。學者認不真。最害事。一是執泥之忠信。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如石之不可轉。已失之感。物物引矣。而猶曰忠信也。故必好學。始謂之忠信。一是似不忠信之忠信。雖父爲子隱。臣爲君隱。此方

是忠信亦必好學方知此

知止一節以知字貫定靜安慮皆所以致此知也此知字極自然即天與人自然之明覺所謂明德也定靜安慮以盡此知使之極明所謂明明德也人有此知自會知止知止自會定定自會靜靜自會安安自會慮慮自會得一派皆是本體自然次第看是一派功夫否我故曰性是功夫

問河圖體數全洛書用數缺何也曰即如人之一身五官四支不可不全此體也缺一不成人若耳目

卷之十四 天中錄

三

手足之用不可得全耳不足於聽目不足於視手足不足於持行日求而必有所不足若足則且怠惰自恣難以自存故常留不足之意以待有為此乾坤老而謝事六子進而圖功必然之理也天地人。大抵如此學者正當於此識體用之學

致知格物。物格知至。此一節功夫最有關係自古相傳個一字此八字是其機樞妙用也精一之一一貫之一中庸所以行之一得一善之一總是這個物格知至只是毋自欺也一物完即一知了當一知

了當又如何不自欺即可以此通孟子集義操心之說

今人視知爲一事行爲一事作兩截做自難湊接爲一故學士力行甚少即曰知行合一亦只強說終無法則以使之惟一惟大學致知格物物格知至八字是古大學中設法教人作此一功夫也一字至此始有法則矣可人人持而循之矣

格物明明是力行但力行時間裏揣摩者知也催趕者知也自覺有得有失者知也得則喜慰失則悔

卷之十四 天中錄

三

剝求改者知也久之乃得恰好皆知也故只等得知至未可即謂力行也至意誠心正身修總歸闢然工夫完得個未發之中天下之大本也大學修身爲本與中庸立天下大本二本字正同

古聖人知行次第極明於二者中間說出個一字最妙惟精惟一千古祖述此語中庸屢出一字何以大學獨未有一字豈遺卻一要緊字面乎正衍在文義中伐骨洗髓而言之尤爲明切者也沐於致知格物物格知至看出殊非程朱之訓適得程朱

之意以不乖古人精一之音當世學者恐多信不及也此處信不及則經書中一字之學竟失傳矣將於何處入手何處得手只得將此一字懸之可知不可知鏡花水月之間如何望其得力

孟子道性善本謂性是功夫故善也何以知之觀荅公都子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甚明又言才以証可以爲善之說及舉四端又曰弗思又曰求得舍失又曰不能盡其才更明言性善必稱堯舜堯舜乃千古盡性之人性必盡而後善若不盡何以

卷之十四 天中錄

三

見其善也又是功夫及世子疑孟子却又不言性告之以道一何也道卽率性之道如五達道是也纔說臣不忠子不孝讓了堯舜便是禽獸故道斷未有二此率之性者不讓則性之無容讓可明白矣故下引三子之言只言個志氣志氣純乎功夫非性外又從何處得此志氣也志性也氣亦性也善乎不善乎今人看性只似裏面有一物事最善要我添出分外氣力去盡他原非孟子本說又何怪世人甘心淪下

誠意章閒居二字最是筋節處君子視指所不及卽閒居也此時正宜定靜安慮以慎其獨却以無所無指恣其放肆此小人吃虧處正君子得力時誠于中只是平日定靜安慮功夫將物理明於心中充滿主宰極有主宰是曰惟精形于外只是臨事將我極明之心有主之理到那物上切勿將就苟且外非其內是曰惟一

卷之十四 天中錄

三

括古今聖賢言道之書而要之以三言曰居敬窮理養一居敬窮理所以養一也養得此一成無往而不勝其任故曰吾道一以貫之人生而靜天之性也言人之生也當未感物而靜時乃天心之見純乎生理此未稌以人者也故曰天之性性者生也天自爲人生不由人者也平旦之氣靜也其好惡與人相近何也天性生也不睹不聞靜也於此戒慎恐懼何也定性之功也定靜不懼物感矣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性之欲豈非性乎物至知知好惡形焉性之欲正性之靈也只須靜定以主之欲大有功矣總之未發爲主而已發

無權。未發有功而已。發只一故。不能反躬節內天
理。必滅反躬言靜也。

二氏之學。只是怕死。只因怕死一事。耽閣許多本分
事。又生出許多干涉事。生已先苦。死仍是苦。兩
吃虧。

人心惟是個危的。須令常危。若失其危。便不安的都
安了。則近於禽獸之心。道心惟是個微的。須令常
微。若失其微。便不該做的也做。則近於禽獸之行。
性者生也。人方纔靜時。便忘忘生焉。靜即天心復時。
天理萌時。自由不得人。故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
天自與你生出來。故曰性。此皆至善。若執一事去
風。便是人生出來的。便有善有不善矣。

人說聖人不思而得。不學而能。故不可以輕爲也。仲
誠則謂心之官則思。思是功夫。思則得之。不思則
不得也。如之何勿思。性之善在才。才是功夫。可以
爲善者也。如之何弗學。聖人與人同此心。同此性。
未有不思不學之聖人。故人皆可爲也。自生民以
來。未有孔子。正謂其能盡心性。又闡明心性之理。

使人人可自盡也。今反謂孔子不必盡心性。而心
性若自盡者。人又不能盡心性。千古來何必傳此
人傳此書乎。

子固終始朱子者也。總角而受章句。以至取科第。何
嘗悖之。迨身體力行。則每憾其無入處。今人誰不
然也。亦不敢不旁求博採。以盡學問思辨之能。及
舍而去之。又往而復之。顛倒錯亂之餘。乃於語錄
或問全集中。細認居敬窮理次第。而後心神契合。
卒定所依歸。是始於朱子。而終於朱子也。朱子而
在。當必嘉子之勤。憐子之苦心。相悅以爲知己。何
也。朱子苦心勤力。非子之苦心勤力。恐亦無有知
之者也。

溯流史學鈔卷之十五

上蔡張泳起菴著

武進王 渭允清參証

商丘侯重喜孝思校閱

天中錄

辯定叟書十則 定叟曰雲爽按定靜安慮止言知止後放驗耳本節全重知字致知在格物故窮理功夫爲大學第一事仲誠曰定叟既嘗稱先居敬而后窮理爲紫陽大指是紫陽得大指而大學反不得大指也紫陽固曰居敬乃爲學始終之要程

卷之十五

天中錄

一

子亦如此說何以窮理又爲大學第一事敬爲始終之要定叟決主之矣不知此敬將入在大學何處以爲之要乎入在窮理之前則窮理卽不得爲大學第一事入在窮理之後則居敬又不得稱始終之要矣按程朱之言敬全在存養觀朱子或問一書明是要將存養一段功夫入在窮理之先以爲爲學始終之要而特未得其入處耳故作或問一書若以補大學之缺以救章句之窮而防學者之弊也今却不達朱子本意而曲爲之諱直持朱

子不得意之章句以屈撓或問使章句果得意以盡暢居敬之說自不用作或問矣胡不先朱子之意以承其志乎泳以爲失朱子者小失聖人之傳者大也

定叟曰若以定靜安爲居敬以慮爲窮理則知止之知何處可得而止亦豈易自然而止乎仲誠曰以吾論之知止之知正有可得而止正非自然而止今不識知字來路只得強扭爲在致知之後顛竄聖經文義却不知止於至善卽知字來路也今又

卷之十五

天中錄

二

將止至善作效驗看則不得矣止者志也此時方立志之時尙無至善惟有知止夫人何以無故而立此志便是知覺之萌明德之體端蓋發於此矣故不可曰知至善而但可曰知止也商書曰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於克一止卽克一之說也易大象言艮止曰君子思不出其位止卽思之不出也辟如人一心拚向好路路雖未至其一心拚向非卽心主之開明乎故此一知字極有主宰只未精細卽持此知致而盡之使充其量焉謂

之致知定靜安慮。卽致之功也。是此知爲天命率性。人人所能有。須加一力耳。豈舍窮理遂無處可得。吾心本然之明。必待外求而后有乎。若夫慮爲窮理。已極明白。而止定靜安爲居敬。亦非沐浴自撰大學釋文。固以緝熙敬止。釋知止一節矣。豈因朱子未曾註出敬字。後人卽不宜更註出耶。豈知朱子或問一書。正不欲然。諄諄說一段居敬存養功夫。於窮理之前。而欲後學玩此書而通其意。不致誤人耳。又何嫌更註出耶。

卷之十五 天中錄

三

定叟曰。先博後約。原是聖門宗旨。博我以文約我以禮。顏子且然而况他人乎。仲誠曰。博約特爲學兩太畧功夫。却說不得宗旨。朱子固嘗曰。讀書求義。乃其間之一事耳。又曰。格物致知。乃其間節次進步處耳。若孔子之誘顏子。特因人施教。非宗旨也。聖門宗旨。在太學中庸。中庸孔門傳授心法。未發大本。此宗旨也。大學古人爲學次第。物有本末。事有終始。溯之皆從定靜安慮發源。此宗旨也。與中庸未發大本無異旨。故朱子主敬得其旨矣。定叟

所著紫陽大旨。得其說矣。而又於先博後約。攪亂其說者。固於習見也。今學者但會看顏子博文約禮處。却不曾看仰鑽瞻忽處。道是何物。可用仰鑽瞻忽。此顏子自言其立志存心耳。方其初志於學。極其專一。而無所得如此也。仰卽志之高。鑽卽志之深。瞻卽志之有得。忽卽志之有失也。此卽顏子知止時。其心漸已定於此。靜於此。安於此。而幾於能慮矣。故夫子因教之博文。以窮理。又教之約禮。以力行。此謂之循循善誘也。若他人未至仰鑽瞻忽地位。夫子直教以立志居敬耳。若遽令博文約禮。卽非循循善誘矣。定叟似謂他人俱教以博文約禮。不知特先文以會友耳。特麗經以辨志耳。非教博也。試看果於誰教之乎。聖門高弟。不越參賜教。曾子以一貫。忠恕而已。未博之以文也。教子貢以一貫。亦以忠恕。抑其博識也。一者志也。其功則敬也。立志而以敬存之。謂之忠。以此心遇事不令差忒。謂之恕。若精義入神。安身利用。則忠恕之德盛者也。非博文約禮不爲功。豈可遽以此施之顏

卷之十五 天中錄

四

子以下者哉。若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弗
叛之說。亦因人之所至而言之也。

定叟曰。中庸學問思辨爲擇善之方。與格致之旨。毫
髮無異。仲誠曰。凡看書。不可舍其來文。畧其前後。
立論大旨。突於中間。摘一二顯明切近之語。曰此
宗旨也。失之遠矣。中庸開章。通列天命率性修道。
而卽歸重君子修道。曰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
睹。恐懼乎其所不聞。此卽一個敬字也。人心敬存。
則明不敬存則昏。又卽一個明字也。敬明者未發

卷之十五 天中錄 五

之體。謂之中。天下之大本也。自此以後。章章皆發
揮此旨。故可曰宗旨。若學問思辨。特戒慎恐懼中
間條例耳。此立論大旨。不可舍棄者也。若論本章。
亦非突從學問思辨說起。自有來文。因論政及取
人。取人須修身。修身須以道。修道須以仁。此卽首
章天命性道之說。故五道所以行之者三。三德所
以行之者一。一者敬而已。敬乾道也。天之健行也。
卽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之真精神也。在天爲健。在
人爲敬。總緣心之爲物也。敬存則明。不敬存則昏。

卷之十五 天中錄 六

敬明爲豫。豫卽爲誠。故程子曰。存久自明。又曰。涵
養吾一是也。但明之盡者。不能不加學問以充之。
思辨以精之。猶之乎一片戒慎恐懼之心。爲之也。
一而已矣。豈別是一段事乎。此看書不可舍其來
文者也。以此論之。大學之致知。亦有立論大旨。前
後來文。毫髮不爽。於中庸者。實在止定靜安而後
能慮也。此心之體。止則明。定則明。靜則益明。安則
愈明。加之慮。則無所不明。而知卽於此致矣。如此
豈不與朱子居敬而後窮理有合乎。又何苦作兩
面風。二頭項耶。至於格物。自又有講。始不及論。
仲誠窮理卷內。載朱子歸重居敬。補小學求放心。以
爲朱子學問有本。數百年無人識此。卽陽明之論。
朱子亦不得其意。此仲誠深服朱子者也。定叟以
爲與所見有合。卷內又謂。程朱當日。特未詳慮得
爲窮理也。未詳止定靜安爲居敬也。若謂大學遺
存養。則爲未全之書。緝熙敬止。何以云乎。若謂十
五以後。卽不須存養。則又無是理。此仲誠深服朱
子之白學有得。而解書未盡也。定叟則以爲不然。

仲誠曰。朱子謂小學涵養純熟固已久矣。是以大學之序。特因小學已成之功。而以格物致知爲始。豈非謂大學以窮理爲始。遺存養乎。非妄說也。而緝熙敬止。何以有敬字之文耶。朱子論敬。不難操存涵養。大學釋知止一節。不難敬。其文旣明。其理又同。而朱子章句。則若大學并無此敬字者。故深以爲少。而汲汲以小學或問補出。則沐謂當日特未詳止定靜安爲居敬者。亦不爲妄說也。朱子旣云大學特因小學已成之功。是謂存養已成。不須再用存養功夫矣。沐則謂敬不可以成言。譬如喫飯。不得謂喫幾頓飽。以後長飽。不復喫飯也。一日不食則飢矣。一日不敬。則不敬矣。故沐又謂十五以後。卽不須存養。則又無是理。亦不爲妄也。不知定叟果能終謂大學無敬字乎。果能終謂敬字非釋止乎。果能終謂大學敬止之敬。非卽朱子居敬之敬乎。如其不能。則止定靜安爲居敬明矣。旣爲居敬。則慮爲窮理又明矣。朱子答張敬夫書曰。來教謂無言以靜爲本。不若遂言以敬爲本。此固然

卷之十五 天中錄 七

也。然敬字工夫。通貫動靜。而必以靜爲本。今若易爲敬。雖若完全。却不見敬之所施。有先有後。則亦未爲諦當也。觀朱子此書。敬之所施。有先有後。而必以靜爲本。再看大學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豈非緝熙敬止之所施。有先有後。而又以定靜安爲本乎。朱子之說。皆大學所有。此正朱子深造自得。印合前聖處。不得謂前聖之書。尙有所缺。待我補救。豈朱子故意如此。亦偶有忽畧。未之詳耳。沐亦惟欲述而不作。述之未詳。仍再詳之耳。

定叟曰。朱子答胡廣仲書。已明白言致知格物。古今人不可相同之故。可謂酌古準今。補偏救弊之善法。何嫌何疑。尙以大學爲未全之書乎。仲誠曰。性理之學。有天然一定之次序。不比論事。酌古準今。補偏救弊而言之。朱子自有身心體驗之語。方可爲據。其答胡廣仲書曰。近來覺得敬之一字。真聖學始終之要。向來之論。謂必先致其知。然後有以用力於此。疑若未安。蓋古人由小學而進於大學。

卷之十五 天中錄 八

持守堅定涵養純熟固已久矣是以大學之序特因小學已成之功而以格物致知爲始今人未嘗一日從事於小學而曰必先致其知然後敬有所施吾未知其以何爲主而格物以致其知也玩此書中古人云云今人云云是古今之學未可不相同者也其言小學涵養純熟是以大學之序特因小學已成之功而以格物致知爲始是必合小學大學始爲全書也明矣其言今人未嘗從事小學而曰必先致其知未知以何爲主而格物以致其

卷之十五 天中錄 九

知可見朱子若不說出小學更不補或問一書而止有大學章句今之士將并不開存養之說居敬之名則大學果爲全書乎所謂格物以致其知者豈不竟成支離誤後人乎何所主而格物以致其知也則大學爲未全之書可不辨而明矣是大學爲未全之書本朱子之說非沐之言也然既未全孔子卒不作小學或問以補之待朱子補之而後爲全書是孔子之學不及朱子此沐之所不敢信也或孔子大學本自爲全書而朱子章句未盡得

孔子之意或猶理之可信者也

定叟曰至於朱子註釋似有未盡處在補傳一章已悉李中孚札中仲誠曰按定叟與中孚書云大學明有物有本末知所先后此謂知本此謂知至之文則豈是皆以修身爲本修身以明德爲本格物之以明德爲先昭昭然矣何須極言天下之物而晦知本之經文觀定叟此說似欲印合或問居敬存養之說但大學無居敬存養之文沐欲以知止一節遷出而定叟不俞矣不知此謂格物之以明

卷之十五 天中錄 十

德爲先者明德功夫又如何用德是何物明是何狀明明之功從何入手從何得手若無所指徒曰明德爲本亦鶻突甚矣書中又曰致知寧可廢窮至事物之法但物有本末在先格其本所謂當務之爲急耳夫當務何務也必謂明德爲物之本講明明德之理爲格其本若此是講明居敬未居敬也講明存養未存養也講明明德未明德也朱子所謂只以思慮知識求之更不於操存處用力縱使窺測得十分亦無實地可據卽此病也定叟文

抄嘗持此以病人。知不出此。然觀其既主居敬。又以窮理爲第一事。舍此又無可爲。定叟解者。再原其意。蓋謂講明存養之理。卽爲明德。而知至矣。知至而后以其所講明之理。實實存之。養之。爲意誠。而心自正矣。然據朱子存養之說。則大非然。此正朱子所謂必先致其知。然後敬有所施。則未知其以何爲主。而格物以致其知也。蓋緣存養。乃闢然功夫。非可以口耳講明者。以未曾存心之人。自不能知存心之理。未曾養性之人。自不能達養性之妙。其所謂講明者。猶未至天上。說天上話。其不爲猜度假冒者幾希。既假冒。則所誠之意。實不誠。所正之心。實不正矣。豈非主於朱子居敬窮理之說。而正致之者乎。不如仍守章句補傳。姑留存養一段於闕畧。以俟將來耳。然充定叟不欲補傳。歸本明德之意。蓋恐不以朱子持敬之說入大學。則格物近於支離也。然不動朱子之章句。則持敬之說終不可入大學。今欲動朱子之一書。以成朱子之一書。且合孔子之原書。兩無病者。恐舍定靜安慮。

卷之十五 天中錄

十一

一節無處求也。欲求定靜安慮一節之義。以合居敬窮理之旨。恐非沐定靜安爲居敬。慮爲窮理之說。亦無處着解矣。

定叟曰。仲誠自得之處。在一念常在。其說最精。此卽明德也。吾人一生學道。而不知明德爲何物者。比比而是。仲誠曰。觀定叟嘉予此功。爲卽明德也。蓋可知定叟之謂格物以明德爲先者。明德卽存養也。予之一念常在。操此心使存。養此心使熟而已。此心存則明。不存則昏。養則存益熟。而明益厚。不養則忽存忽亡。而明亦乍明乍滅。故曰卽明德也。但定叟猶未爲知子。恐亦強譽之辭也。予之一念常在。卽從一念在做起。非謂窮至其理。而後一念始在也。自幼迄長。讀四書。旁証經傳。日窮心性之理。茫不知也。及立志要學聖賢。重理章句。而失之究心姚江。而又失之。求人無路。反而求己。日夜危坐。自憤自恨。反復致思。終不識入聖何路。久之。忽覺卽此便是入路。蓋志於道也。孔子十五志學。至三十始立。此時尙有惑也。孔子且然。吾無畏矣。於

卷之十五 天中錄

十二

是持此志道一念。敬而存之。乃此一念。極足難存。有感即去。觸物即沒。幾倦而欲棄。又遂悟曰。此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人之心體。本如是也。孔子既云。吾無惑矣。惟仍存之已耳。如此敬存數年。此心漸爲我有。覺存之時漸多。亡之時漸少。心中常覺有明。明亮亮一段意思。在這裏。同一視也。獨有所見。同一聽也。獨有所聞。於是悟曰。吾往日之心。皆不在之心。雖有視。而實未嘗見。雖有聽。而實未嘗聞。雖有食。而實未嘗知味。大學所云。今始得矣。可見數十年來。鶻於窮理。而失其本心。只是無見無聞不知味之人耳。所謂放其心而不知求。養其小體爲小人。孟子所云。今豁然醒矣。一場大悔。即是一場大悟。於是事至物來。中有定主。稍加權衡。即已大槩明白。不至爲物奴役矣。打此猶有所疑。即不容不學。不容不問。仍是舊所誦講之書。翻然若乍見新得。若古人親有以告我。乃悟曰。此朱子所謂有所主。而后可格物以致其知者也。予之一念常在。是如此。今定叟於存養未見有

卷之十五 天中錄

古

所發明。而又以窮理爲第一事。故不敢認爲知字者也。請再畧言明德之功。止於至善。一念在於至善也。一念在於至善。卽一念之明。故曰知止。雖未卽知至善。而已知所當止矣。而后有定。卽一念之明定也。而后能靜。能安。卽一念之明靜也。安也。試思止定靜安時。此一念之明。存乎不存乎。數而后字。極其層次積累。此一念之明。養乎不養乎。我故曰。卽朱子所謂存養也。由定靜安而后能慮。不然亦不能慮。以不曾在。而舍亡之心。焉能以窮至善之理乎。非朱子所謂存養而后窮理乎。知止一念之明。至於能慮。則盡矣。故曰致知。致者盡也。下文致知。直蒙此文言之。致知二字。已極明晰。故亦不須釋文矣。明德之體。在是明明之功。亦在是。卽用卽體。我故曰。本體原是工夫也。知得本體是工夫。方謂知子。方可與言學庸二書也。

卷之十五 天中錄

古

之必然學者必先將要爲聖賢之志立一立使定
再加之存加之養使厚如此年歲間則我之心已
既習成一忠厚朴慤之心矣然後進之學識以廣
其聞見則記誦口耳皆爲有本自能有用不然如
今世之人全不知存養其本遽習於記誦口耳之
末多一聰明則多一私智長一聞見則長一姦僞
苟有求而得卽被人指斥辱罵亦不以爲恥雖然
誰無天良偶動卒以乍明乍滅感過斯已矣可見
此心不止不定不靜不安而能慮者卽其慮皆矣
矣以此學擅天下可乎以此人識字作官可乎此
百無一善者也孔子曰弓調而後求勁焉馬服而
後求良焉士必慤而後求智能焉不學慤先學習
能豈有南轅而北至之理故寧不識字不作官且
退而立志存心猶不至於作惡害人也定更於此
界頭不嚴者未免猶有將容姑且之意終是窮理
爲大學第一事之病先博後約爲聖門宗旨之誤
沿於俗說而未深洞枯敬窮理之至義也卽以孔
子之聖三十而立不敢驟求不惑使驟求不惑小

卷之十五 天中錄

十五

十五年存養功夫則志必亦不立以後成就必薄
蓋心性中自然次第猶天上春秋地下寒暑雖天
地亦不能錯襍越躡者也而况聖人乎而况學聖
人者乎孔子十五年功夫而立一志在今視之不
應如此之鈍不知此卽大學定靜安慮幾個而后
字功夫其間節次原多孔子正不可見小而欲速
也今人欲速故不達見小利故大事不成所以終
讓聖人耳此聖人所由高且神也人人可爲而不
知爲又焉能不高且神哉沐本此論學豈過激之
意哉定更謂大梁風俗里胥劣矜畧識一二字卽
愚弄鄉民不知此正記誦口耳之弊也若果立得
有志卽識一二字亦好又謂鄉民因不讀書識字
不知禮義官法動觸刑憲而欲鄉先生倡其教然
使徒教之讀書識字談禮說義讀法聽令而不先
教以存心正志是與里胥劣矜畧識一二字者豈
大異耶特牢籠粉飾之術工耳雖甚無禮義而人
不知所議大犯刑憲而能逃其罪君子方深以爲
惜而哀痛之定更豈猶以爲慶耶中土人朴作姦

卷之十五 天中錄

十六

者少拙不自匿。惟法故多。豈定叟猶未得其情耶。定叟又以傳舍寬居官。而以教法責居鄉。非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風有暫有久。總能偃草。草不能偃風也。一日之官。卽有政教。何爲傳舍。又况期月三年五年七年。不爲不久矣。君子亦何難有所表見乎。孔子生長於魯。而魯盜不息。豈道德薄乎。位不在也。孔子必化季氏之不欲。而後可以息魯之盜。奈草不能偃風。艸亦不能偃艸也。若孔子之設教於魯。自必遵大學次第。以立志而後不惑。

卷之十五 天中錄

七

者教之。故曰記問之學。不足爲人師。又余時俗尙口耳。務於記問爲學。服教者第七十人。故孔子歎曰。誦詩三百。雖多亦奚以爲。亦無如彼何矣。

定叟曰。鄉先生倡明道義。俾從遊弟子。深明物我一體之意。不必遽及於性命之微。粗授四書小學之文。申之孝弟忠信之義。仲誠曰。學必有序。心必有法。非可亂傳。故古人爲學次第。以大學傳之。孔門心法。以中庸傳之。學者縱不能識其微。其大概亦自不難曉知也。大學言親民者。物我一體之意也。

言明明德者。性命之微也。故欲親民。必先明德。此不易之次第也。豈可曰俾深明親民之意。不必遽及於明明德之微也。然乎。中庸言天下達道者。物我一體之意也。言未發大本者。性命之微也。故欲行已發之和。必先存未發之中。此秘傳之心法也。豈可曰俾深明已發之意。不必遽及於未發之微也。然乎。蓋物我一體。乃高遠之說。性命之微。乃卑邇之物。故五道所以行之者三。三德所以行之者一。三微於五。一又微於三。自微之顯。深道也。不知近世學者。何以共爲此拂經之論。家傳戶說。不堪嚼嘗。深可怪異。而負奇識大名如定叟者。竟亦習而不察。止同時師之論耶。况旣曰深明。含性命又何深明焉。定叟亦止見當時學者。純乎私已之心。而鮮仁義之行。輒謂其所少者。在物我一體也。又見世之講性說命者。空疎迂遠而不切。終無濟於物我一體之用。故厭聞其說也。沐以爲定叟只宜啓世之談性命者。非真性命則可。乃不疑所談之性命非真。而誤認性命之無益於物我一體。是仁

卷之十五 天中錄

七

義自外錄也。然乎沐看而今學者一些不欠。只欠性命二字不明。講綱常倫理者。說身體力行。吾人而然而道衰日甚。本源失也。性命離也。定喪或必以性命之微爲神化之說。故不欲遠及。此亦俗說也。有人卽有性命。人由性命學。非學性命也。至於知命達天。方是學純已後之事。自不可以驟及。豈遂謂爲可離之物哉。眼前平近事。皆性命之微寓焉。古人七歲入小學。當洒掃應對進退者。此卽性命之學入手處也。存養之謂也。謂粗授之已非矣。况四書之文。而亦可曰粗授乎。如皆曰粗授則孝弟忠信亦非性命之事矣。何也。性命原非口授。操存則識之。不操存不識也。小學然。大學亦然也。存養既久。漸浸物我無間。孔孟言之極明。後儒疑認詩書久矣。

士則急切談學。不遠數百里而來。見其學之粗朴。若義外之病。急以有養開之。又見其嚴於責人。告以存心之學。寬厚之道。看來總一病根所發。大約多爲理學浮套所中。不潛心實體經書。不深求孔孟

之旨。一味折衷語錄故也。

緣聞人之有不善。卽反到自已身上。此亦情理之必然。不啻其恐懼修省。又焉敢侈口大言。以指斥人乎。

朋友有過。卽宜慎審原諒。求詳情爲。雖至不可原。默爲之惜。忠告而善導之。又焉敢輒謂已賢。而棄人之不肖。

人有存心之功。自不敢責人。人常省已過。自不敢責人。人雖自反無過。亦難必終身無過。亦不敢責人。

人過易見。已過難見。又何敢責人。人若罪我。我不思無辭。又何敢責人。

孔子之學。一唯反已。試將其書。盡讀而細繹之。絕無苛求於人之意。唯是先事而誘掖。不使有過。此設教大旨也。事後救過。不得已也。使人人皆自反已。自求無過。便是聖人曲成萬物之心。天下可以太平矣。

責人何益於已。更何益於人。我責人人亦責我。以善相勝。以名相攻。骨肉可爲仇敵。小意可激爲大惡。

齊治平之業。久不見於天下。皆客氣致之也。

氣節之學。可速成名。不必有次第積累之功。不必求孔門心法之傳。只須奮一日之氣。忍一日之死。如爵祿可辭。白刃可蹈之屬。朝而行之。不待夕而閔動朝野矣。若存心養性。作未發之功者。人固可終身不知。卽辭祿人亦不見。免白刃於早。人更誰識。聖人則不取彼而取此。詩書所傳。一二在彼。而什伯在此。

卷之十五 天中錄

王

今之有志者。所讀者聖人之書。所講者聖人之言。而所行者。則非聖人之事。氣節而已矣。二氏而已矣。上則舉莽大夫揚雄。以爲朱子好書法。問先生以爲何如。仲誠曰。春秋書法有五例。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後人不達。止認春秋爲微顯一例。則聖人作春秋之旨。尙須講求。而後可以論人也。今人有非。沐亦不敢輕議。况古人去今已遠。未親見其所學。亦難懸揣其隱志。更不敢輕置斷論也。孔子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也。楊子法言。惟善惡混。一語未得。其餘諸儒所不及也。不

知其言。何以知其人乎。

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此幾先之哲。楊子雲失此矣。既失此。不敢再失彼。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子雲則未失也。仕莽舊官。不遷而終貧。以保其身而已。不聞微龍。不聞濟惡。君子之行。何能同。亦仁而已矣。水之行也。辟碍。曲逆而通。諸海。此言誰能識之。孔子不罪管仲而仁之。子路事衛輒死。孔悝。孔子非之。亦以棄也。晏子不死君難。亦不逃難。蘧伯玉見難則避。難止則復。平平無能爲。孔子皆賢之。君子之行。何能同。衆人固不識也。衆人所識者。節行而已。惡能識大道哉。

卷之十五 天中錄

王

聖人作春秋。欲以端人心。厚風俗。卽如書一人有善處。有惡處。便欲人效其善而去其惡。使後世讀之。無往不取益。善惡皆我師也。今人看春秋。絕不得此意。直一味斷論古人。卽如一人有善處。有惡處。便卽推求其惡。并棄其善。求之愈精。取之愈細。心思日趨於刻核。風俗漸化於澆薄。在已者。惟宜法乾。自強不息。待人者。惟宜法坤。厚德

載物。易開首二卦。已示人矣。何以不聞反求自得之實。而惟欲吹毛索班。以惡棄人。聖人枉垂經。學者枉讀書。

師之於弟子。較官之於民本不同。師以教學。官以行法。教學善則教而遷之。過則教而改之。教之不從。抑又從容之。俟其後悟。終不悟。亦未如之何矣。親無失其親。故無失其故也。豈遂如官之於民。執刑罰以律問罪乎。色不厲而已怒。言不震而已威。何不觀孔子之待及門乎。

卷之十五 天中錄

三

朋友間。切不可以一事便絕人。將來誰高誰低。正自難必。人將棄我。如之何其棄人也。

古人於人之小過。多政治之。大過多含而不欲明也。欲其因小。可以悟大。且以全交也。

孔子之門。有過者多。子路剛直好氣節。錚錚不附流俗。尚以正名爲迂。敢定誰無過乎。一旦物有所感。遂以奪其夙昔之強志。子路亦可謂懦夫矣。

宰我於三年之喪。豈不熟聞。一旦感於別說。而欲短喪。亦偶爾之誤。夫子但責之而已。亦非一事遂喪。

宰予終身也。

士則曰。子路宰我。不過言語之失。非行事也。曰。言心之聲也。子以志事爲二乎。此足以驗所學之非切矣。且子路仕衛而死。實實不欲正名。猶曰非行事也。子夏喪其親。使民未有開焉。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怒而責之。此行事也。然而未聞曾子遂絕子夏也。過罪雖大。皆學力之疎。惟以學相勉而已。若以時學所見。必譏曾子之責輕。而孔子之教寬泛。而有愧於師道也。

卷之十五 天中錄

三

人有聰明。當反而自察。何暇察人。人有才力。當反而自攻。何暇攻人。仲誠書齋聯曰。自見之謂明。自勝之謂強。時時以此克治。猶恐克治未下。士則連日出入此門。如未見者。豈未見乎。無存心之學。自不識此中義耳。心不在焉。雖視而不能見也。

門人有過。仲誠責之。而不棄也。士則喟然。若欲其棄之也。同人之學。有類義襲的然者。仲誠微言駁之。士則以爲過。若欲其棄之也。仲誠曰。人有過。害在一。人救之。固得。不獲救之。失一人而已。論學有過。

害在風教。何可不各盡其說。以說來者。其失豈止一人乎。

士則曰。先生盡翻前人之案。仲誠曰。其特不能閉關咽齋耳。何嘗翻案。縱曰翻案。只翻新案。以從舊案。翻舉業家講章之案。非翻經書原本之案。翻流俗口耳之案。非翻身心實益之案。

爲學要於聖人經書字字說得去。卽以此見諸身。又行得去。今世講章。於經書文字。只大概得之。便休詳細推求。皆說不去。以其所說。加諸身心事理。又

卷之十五 天中錄

三

多行不去。故人心風俗。漸遠於古。日趨愈下。不咎學非其傳。反謂聖人高遠也。

人謂聖人高遠。不可學。是看書錯了。故不可學。若我看書。天是工夫。命是工夫。性是工夫。道是工夫。生安是工夫。不學不成。學無不成。何高之有。

人之自待。立學天。待人立法地。天之高明。遠物而自治其內也。地之卑厚。自處下而汙潔無不任焉。

學者亦大可怪。忽而易聖人。直手指脚。踈便是。不信吾言之細微。忽而難聖人。推生安。讓質美。又摘吾

言爲好異。

千說萬說。人只是不達性天之理。本源昧昧。末流如何得清楚。故急須識本達源。非深造何以自得。如今入小學。卽令讀書。非謂其能窮此理。力此行也。不過令志於學而已。古人入學。一年視離經辨志。離者麗也。使其志麗依於此。以別其自此不復同於常人之志也。故曰辨志。辨者別也。此後乃敬業樂群。博習親師。論學取友。乃求乎詩書之義理矣。又此後。乃能強立。不反。則力行矣。

卷之十五 天中錄

三

問先生每見學者。必講存養。無乃太偏。曰。子見學者之來。盡皆有志之人。是立志無容多說矣。又盡皆讀書博稽之士。是窮理又不待講矣。若不講存養。更說些甚麼。有志而不存以養之。則其志虛而無實。窮理而不存以養之。則其理亦虛而無實。是一時學者。盡抱虛歉之疾。而予以實劑補之。豈得已乎。設有一人焉。存其心而養其性者。子將諄諄講窮理矣。而惡可得也。

后妃無他長。柔順而已。坤道也。柔而順乎乾者也。故

文王之聰明卽其聰明。文王之學力卽其學力。順故也。周南關雎諸詩。真有咏之不盡者矣。竊幽也。窈窕也。順文王之外。毫無所知。毫無所能。豈不常見其幽深乎。豈不常見其暇閑乎。若夫女子動自作聰遲才。不順丈夫而自爲。不聞丈夫之言。而聞其言。家有不竊不窈之妻子。吾見其家日卽於消敗。子孫日就於衰微矣。可慨矣夫。

學字可以生字訓之。魯閔子馬曰。夫學殖也。不學將落。古人已有是訓解。殖者生也。

卷之十五 天中錄

三

孟子大體小體諸篇。不可不細玩。大體只是說個心。只是教人收放心。先立大。則其小者不能奪。此是何等說話。蓋言心學也。合之大學正心誠意中庸戒慎恐懼。學問思辨。同一心學而已。今舉業家竟敢叛孔孟。指心學二字爲異端。此全憑口說。絕未以身體驗。大害道。

問先生嘗云。堯舜可爲在猶病。文王我師。在豎道未見。何謂也。曰。每日戒慎恐懼。每日學問思辨。此卽猶病未見之心。活活一付堯舜文王心腸。有何難。

爲只是不爲世上那有現成孝弟忠信憑我買。咄咄去撞着來。一心拚向孝弟忠信戒之慎之。恐之懼之。又復學之間。思之辨之。此心卽便是孝弟忠信之心。此人卽便是孝弟忠信之人。若猶病未見之心。斷歇斯孝弟忠信。亦斷歇矣。

王霸二字亦須明。至孝近乎王。至弟近乎霸。父有道一家皆稟父命。不敢有自專者。此便是王道。父無道不能持家。一家皆稟兄命。則長兄專家政矣。此謂之霸道。堯舜湯武王也。共工氏文王齊桓霸也。霸未必非。而其後有非者。王雖無非。而其後亦有非者。

卷之十五 天中錄

三

人有有過而非真有過。此仁者之有所受過。固不可棄也。人有真有過而出於無心。亦不可棄也。人有真有過而且出於有心。尚有悔過之一途。亦不可棄也。人有真有過出於有心。卒不悔者。斯乃可棄者矣。何敢輕以過棄人。

問河圖退還九六七八原數之說。何以地數必退還也。仲誠曰。此脫毋退還之理也。天地化生萬物之

妙。在陰陽離合之間。物不如此不變。氣不如此不化。故凡物既生既成之後。必有不能不脫卸之外氣。外者陰也。陰者死氣也。退氣也。不能與陽氣而俱化。則不得不有所留遺焉。人必脫胎於母。物必脫胎於卵。艸木必脫胎於核甲。皆外氣然也。九六七八亦外氣也。

學者於聖人五經四書。未深讀細省。最忌讀他書。必信他書之淺謬。而疑聖人爲迂虛。又必厭聖人之平實。而喜他書之超忽別異。甚者反強聖人之書。

卷之十五 天中錄

三

與他書同作一解也。不但百家之書不可讀。先儒註釋語錄亦不可輕讀。聖人亦不免高遠矣。

今人令學正人君子。履仁蹈義。必難令學市井人。從意任私。必易可知。學者讀聖人經書。難信。讀他書易信。同一理也。聖人經書。教人履仁蹈義者也。必難之讀他書。教人從意任私者也。必喜之。且以爲聖人及從意任私而大遠於聖人。又有生安質美之說。以爲辭。又有二氏超忽怪誕之說。以生其妄想。總欲一身安逸。從意任私。是何可以輕讀他書。

也。

聖人經書。不可一日不讀。讀之於少。讀之於老。讀之於死而後可以已也。何暇讀他書。

卽如中庸未發之謂中。此一句書。便難讀。須深讀細省。子肯讀此未省。叅會朱註未省。又看諸家辨論未省。如程朱語錄似矣。然寂然不動才思便是已發之說。終有可疑。既而并舍白文。靜坐默思。自求心體。果是何物。須要看見。久久體驗得一個心體。在此然後方知此心有個未發時節。又久方見有

卷之十五 天中錄

三

個未發之中的意思。却去會合中庸全文。此一句必有前文。以爲之起。必有後文。以爲之歸。如何只懸空摘此一句求之。自行議論乎。焉得不人人殊耶。於是終日吟誦前文。下個戒慎不覩。恐懼不聞。又以微顯承之。又從後文漸漸推尋。以闡然無聲。無臭結落。久之乃渙然冰釋。而疑迷頓解。也是此一句書。有人一已百。人十已千功夫。然後能曉。但此一句既省之後。一部中庸已俱省矣。

凡讀一字一句難省者。卽不可自添議論。當用心看。

來文看後文。未省看別章。未省看全部。未省看別書。如不得之大學。看中庸。看論語。看孟子。再不得看五經。必有合者。聖人無二道也。總不宜於後世。非聖之書求之。必中其和而誘之他途矣。

待聖人經書深讀細省之後。心中明明亮亮。大有主宰。然後再看他書。却亦不妨。看一家。照見一家之非。看百家。照見百家之誤。雖有極神極奇之說。天下古今共疑。不能我欺矣。

經書之理。無非起根於心。落實於身。照驗於家國天

卷之十五 天中錄

三

下三者一有不合。卽係謬說。說說。何能以欺我乎。孔子去周公未遠。道理未盡晦。故孔子言學只恁簡當說出。及門便已通曉。論治亦只恁等。君臣亦自通曉。孟子時。流俗愈下。人心愈失其本。論學論事。仍是孔子意。人全不省。只得痛切言之。詳盡言之。有何異於孔子處。及今并孟子明白之言。亦不能省。居今之世。闢古之理。又不得不校孟子多說矣。應試者。欲求涼夜行。仲誠止之。曰。見日而行。見日而舍禮也。君子行不戴星。凶道也。暑而行。不過一暑。

耳安心受之。亦自可受。豈可以君子而避白日乎。道途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其特立自宜如此。晝行者。天下古今共處之常。夜行者。一人獨冒之非常。專取之逸樂。則怪也。怪者。小人之所以取凶也。老聃語孔子曰。非奔喪送囚。不戴星而行也。

暇時覆閱性理。朱子存養諸篇。條條段段。千百萬言。說得義理飽滿快活。皆先得我心之同然。其少有不合者。只朱子說大學無存養。沐說大學有存養之異耳。未嘗殊其旨也。若章句集註。未免強牽扭合。自己亦覺不快意。何以快人意。今之學者。盡盡取性理或問。細讀熟念。出而証合。不待沐辨。當自屈也。其誰有下此淺淺之功者。而况身體力行。廣大深遠乎。

卷之十五 天中錄

三

延祐間。今學者。於人一二差錯。卽輕人一生。先生曰。聖人却不敢如此。其工雖究。堯未嘗不見一二。不敢輕量而絕之。到舜時終不改。其罪已著。乃得而誅之。此理勢之自然。非堯寬仁能容。舜不能容也。

亦非舜明哲能察。竟不能察也。先生又曰。聖人爲學。在起根處做。論人在結尾處求。後世爲學。在末梢上做。論人在起初上求。延祐曰。橫渠言堯君道。故當厚。舜臣道。故不敢不盡其職。先生曰。難道爲君便當容姦。見不肖而不必退。退而不必遠乎。

先生言先儒有高語。多不着實之論。祐因省悟。先儒多帶禪家氣味。卽周程不免。先生曰。當宋之時。佛學盛行。一時人皆囿於其中。而不知誰爲之。諸大儒皆從此過來。終不能脫去得盡。風氣然也。延祐

卷之十五 天中錄

三

曰。朱子不同。先生曰。然。亦不盡然。

延祐覺朱子用功最實。出語極精細。似與先生功夫是性之說。隱隱有合。終無指出。何也。先生曰。朱子當其勞。吾當其逸。當其勞。創闢甚難。乃吾之先覺也。先生又曰。思便是已發。此程子之言也。朱子不敢輕動。諸如此類。朱子若肯抹却。學問之真源早見。而經書之旨。久已破也。未免囿於程子之言。一鄉皆稱原人焉。鄉猶今之所謂村也。村俗之人。皆稱爲愿人。而君子則非之。非謂君子亦不非之。刺

之也。而鄉愿之爲賊定矣。孔子及門之人。皆稱爲聖。而門外之人。多毀之。及門之人。皆君子也。門外之人。多小人也。而孔子之爲聖定矣。人何必盡爲人。稱許始賢哉。故鄉人皆好之。未可。鄉人皆惡之。未可。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乃可也。

予看孔子作春秋。始於隱公。亦以前失考無據而論其得失。故就其可得而考據者爲始。卽謂傳也。以前雖存魯史。多皆忌諱之辭。鵬突之語。孔子別無所採訪。以爲傳。有史無傳。又何作焉。況且隱公有孝友之行。守攝位之義。至死不貳。視弑父弑君。兄弟相殘。以爭國者。若天壤也。故以起本。

卷之十五 天中錄

三

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瞻之忽焉四字。須講明。瞻之言志之專切。欲有所見也。則自若有所見。忽焉言志之疎忽。如有所忘也。則自若有所失。在前是舉起在這邊。在後是不舉起。便沒了。

人之成名。各有時。何論早晚。惟不自暴棄。固守其學。終必有得。晚勝於早也。時人不達。早得則喜。不知所積養者未完。妄自驕矜。必至惰慢。以致敗亡。往

往然也。若未能速得。則又遂棄其業。以卽於下流矣。其中有一二明達。終守故學。屢遭擯斥。一時仁人。又排誚侮辱之。不知此人縱不成於晚年。亦必揚名身後。孝子慈孫生焉。大爲表著矣。亦每見其時到必成。不僅與時名比肩。則向之訾誚者。每若無顏以對之。大塊之間。山水同矣。岳瀆自異。願學者審所自處。無爲時論所誤。亦願時人。畧知自反。無徒陷於不智也。

問愚人以邪爲神。子絕之否。曰。深山僻水之間。莫不

卷之十五 天中錄

李

有怪物焉。可爲民害。古帝王皆有以爲之所。命之曰神。故有天下者。祭百神。則凡妖精怪物。皆以得所而隱其形聲。世衰。彼皆不得所。而乘民之愚。以求其所欲。又何怪焉。凡此等皆未可直斥爲無。亦不可相爲觸犯。亦比之異端姦邪。與禽獸之類。見則避之。犯則不校。有患難。則救之。恤之而已。至於信爲真鬼神。訥以求福避禍。奉承之。是猶之師異端。崇姦邪。尊鷄奉狗。卑汗甚矣。而何益也。

問龐畧解德。行顏淵節。師於弟子。不及門。亦可稱乎。

何據乎。曰。卽據此書也。道無往而非謙。故曰謙以制禮。師弟統在朋友之倫。道高者師。非有常也。方及門時。親受教誨。不嚴則道不尊。學不成。成我者君也。父也。故比之君父。君之於臣。父之於子。則名之。故名之也。若學成名立。年日長。德日進。弟子之聰明學業。多有非師所及授者。互相資借。取益則師之於弟。已不容不有敬畏之心。謙讓之文焉。況已不及門乎。不受我之教矣。我卽不可以師臨之。義以教學起者也。放然自大曰。爾曾受業於我。自比於君父。直斥其名。是真君父矣。則亦不足爲人師矣。故生而無犯。無隱。死而心喪三年。非真君父也。而敖然以爲真。則惑矣。故不足爲人師也。

卷之十五 天中錄

李

湖流史學鈔卷之十六

上蔡張沐起菴著

武進王 渭允

商丘侯重喜孝悌

天中錄

人藏其心不可測度美惡皆在其心不見其色然則欲以知人終無法乎一以禮測之則無所遁矣人而有禮何患其不美人而無禮何患其不惡心雖深藏其示人已顯矣今論人而不以禮惡能得人哉

卷之十六 天中錄

學者問曰秦定叟既以居敬而後窮理又曰窮理爲大學第一事亦有可解居敬如錢串窮理如錢以串貫錢串先於錢然錢却是第一事曰否不似也串與錢二物也可以有時而離以此串彼錢自重而串特其借耳錢用而串卽可以棄之矣敬與窮理一也皆心也不可以有時而離居敬自窮理窮理則亦敬之至也及理窮正所以充實此心未有理窮遂可以棄此心而不屑也故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居敬存養也窮理亦存養也

先以敬存養此心使之明誠後以窮理存養此心使益明益誠心既明誠矣辟如串也然後以明誠者而治外事御外物焉事物則如錢也以此明誠之心貫穿萬物辟如以串貫錢斯類之矣

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叛看來此是最高地位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皆最高地位亦可之辭雖若有未足乃是至天一層這一層更無容說不外文禮而已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也卽文之盛也故孔子一生担荷在斯文但不得

卷之十六 天中錄

不作亦可之辭者天道無盡龍德無首猶病未見一日不死尙屢憂懼本無成期也故顏子博文約禮乃極高地步至欲罷不能旣竭吾才亦不過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仍是亦可以弗叛亦可以成人之辭那一層天道原是恁般也今學者以博文爲入門下手功夫真誤矣

今學者誤以博文爲入手功夫者蓋誤認離經辨志以文會友爲功夫耳不知此非功夫也特先立名號招致人類然後可定業辨志次第下手耳辟如

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只得先致木材。以號召百工。使一其志。若無木材在此。便不成肆。工亦無憑。而聚待聚後。却方下手。次第作工也。大學之道亦然。大學肆也。大學中先設詩書禮樂。木材也。聚得學士在此。然後將心身道理。孰先孰後。次第作工。以學此詩書禮樂耳。是故以明德爲先。而後親民。明德功夫。又先止至善。而後能定能靜能安。能慮能得也。此便是大學之道也。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是設教大門面標榜處。非爲學

卷之十六 天中錄

三

次第也。世人盡務治術功利。及他業技藝之學。而孔子以詩書禮樂立教。曰文。然文非徒文。皆著行修於一身。故又在行。行又非徒飾觀美。由中而發。皆心性中自然流露出來。又在忠信。忠者中心之存養。信者積中而發外。若卽認此爲入門下手次第。先文而後行。忠信則又後焉。誤矣。

學者爲學。貴先尋本原。本原者心也。正自難尋。何也。既曰萬物皆備。四端皆有。便是見成物事。又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更無處捉摩。學

者皆兩兩各說。只似有二本原。則不成本原矣。嘗見老師宿儒。亦不能說合一處。觀其語錄。未免動見寬泛。大話撐持。似包括渾純。不偏駁狹小。而予則以爲其見本原。恐未了了也。試於此自反而疑之。則幾矣。疑而求信。則幾矣。

麗經辨志之經。以文會友之文。只作大學至善二字看。帝王大德大業之所在也。麗經辨志。則方使學者麗托其業於此。以別其志。未必能敬其業。而況博學乎。故一年而視其志。此經焉。三年而視其微

卷之十六 天中錄

四

業。此經焉。五年而視其博習。此經焉。七年而視其論學。此經焉。九年而視其學成。此經。強立不反。至美乃爲我有也。以文會友。則方聚友朋。商量治此文之業。是與共學也。未必卽能適道。而立與權焉。以輔吾仁也。迨可與適道。乃爲志此文。可與立。乃爲存養此文。可與權。乃爲博學此文。而仁成矣。如此看來。則謂學文爲第一事。未嘗不是。但可曰天下古今第一事。聖賢帝王第一事。而未可曰學者爲學。入門下手第一事也。後世儒者。未免錯認天

下古今聖賢帝王大名號大標題之第一事爲吾人入門下手之第一事。此處錯認。所以終日終年只在此博學於文上。考論推求。以爲已通天下古今之理。已明聖賢帝王之學於我心矣。却不知心乃操存舍亡之物。不會用操存。便已舍亡。以舍亡之心博學於文。似明似暗。半上半天。終身鶻突而已。故雖孔子爲聖。必先立志。孟子爲學。必先收放心。心體本然如此。非多事也。今之儒者。鷄犬已放而不知。却認他人鷄犬爲己。而殺烹饌饗。久假不知可笑也已。

卷之十六 天中錄

五

聖門說道字有二。一爲大學之道。此道字猶路也。方也。法也。一爲中庸率性之道。此道字五達道也。雖亦猶路也。而有所指實。論孟說道字。有似大學道字。有似中庸道字。然大學道字居多。

春秋辨。春秋魯國記事之書也。當是周公伯禽所立。原自有法。以禮爲主者也。君舉必書。卿大夫舉必書。合禮記之。在已則遷善。在人則可勸也。失禮亦記之。在已則改過。在人則可懲也。其文有微而顯。

志而晦。宛而成章。盡而不污。懲惡而勸善。少直徑明白之語。謂之屬辭比事。言之者無罪。而聞之者足以戒。寓直諒於忠厚之中。故名曰史。史者野之對。文之勝者也。孔子見此書。與四始六義之法。同不第可以勸懲於一國。而可以勸懲乎天下。勸懲乎萬世者也。於是取而修之。以繼詩亡。將以垂教萬世也。故曰經。垂教奈何。使天下後世學者。學春秋之屬辭比事。每人自立一冊。每日將自己所作事。及所聞古人嘉言懿行。所見今人行事。凡或得或失。一一錄記。按年順月。不忽一事。則敬心生焉。敬心既生。則善日遷而過日改。有不自知其進益。而人人皆賢。亂臣賊子。自消亡矣。故孔子經解曰。入其國。其爲人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又曰。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如此以學春秋。則真學春秋者矣。故春秋真有裨於天下萬世者也。春秋有一字寓褒貶者。亦非盡然也。故賴傳以明之。傳有明文者。其可勸可懲。固無疑也。其無明文者。卽其不必求明者也。必求明者。只欲將此書爲

卷之十六 天中錄

六

論次古人辨晰往事於已之進德修業何與乎春秋著立書者之存心窮理焉耳。人心存則明不存則昏窮理則明不窮理則昏。傳有明文吾卽其明者以窮理焉。有不明之文吾卽其不敢忽一事者以存心焉。存心者明之本窮理者明之末。未可反以窮理爲重而輕存心也。春秋一書其言繁矣文明無可疑者不遇十之一二其可疑者不啻八九。豈聖人作經垂教欲以明人而反以疑人如是乎。此正孔子作經之旨而以後世口耳文字之見求

卷之十六 天中錄

七

聖人心學之傳左矣孔子之作春秋原非欲求別解故曰其文則史此甚輕乎其文之辭也亦非更著高行奇事也故曰其事則齊桓晉文此甚輕乎其辭之辭也而後儒專於所輕之文與事而求孔子之作焉焉得不愈求明而愈可疑乎此其故在不信孔子經解之語而唯執孟子因事發論之文是舍其本而求其末自不得矣孔子之言本也孟子之言末也至於區區小儒又因末增築是以疑成賊而惑成墨莫有敢攻之者矣或曰然則尊周

攘夷懼亂臣賊子之說果不重乎曰重則重矣而非本也所以日講尊王而王未必尊也日講懼亂臣賊子而亂臣賊子未必懼也失其本故也或曰如經解之說是春秋可學而不必讀也曰非然也學存心之學不可不讀存心之書春秋存心之書也學窮理之學不可不讀窮理之書春秋窮理之書也或曰讀春秋可以存心居敬耳而其文嚮突於理固有難窮者矣曰此其故又在輕傳傳者史之源本也源本而反輕之者以其失所作之人也

卷之十六 天中錄

八

失所作之人因一左字疑爲丘明所作輕丘明因輕其書不窮其理倘知爲孔子作而窮極其理理自出矣以人號書此循末世公羊穀梁二傳之例實未思左傳二字之義也傳之名自孔子始問繫辭於易後則曰繫傳附傳於經左則曰左傳名義確實何待他求乎至於以姓氏名書則一家之私書不足以關經之得失存亡者皆末流之弊也且有考者秦焚書孔氏家人藏孔子書於壁中漢魯共王壞壁得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記考證此四

書者皆孔子書也。凡門弟子書皆不與焉。而丘明何獨與歟。且壁中不稱春秋。稱傳者何也。春秋辭史耳。得孔子之傳。而後名經。不得傳。則魯史不足爲經也。故壁經止曰傳。不曰春秋。其明証矣。當秦火之變。藏書者必藏其所重。易以卜筮。不焚矣。詩以聲歌。人自記之。故不藏。禮樂則典制頒行已久。習行於民間。日用不能已廢。焚其文。不能焚其實也。故亦不藏。外此惟所刪之書。及傳。論語。孝經。所當藏也。若儒者所論。魯史爲孔子作。而傳爲左氏

卷之十六 天中集

九

之書。乃不藏聖經。而藏賢傳。不亦失輕重乎。則傳爲孔子作必矣。卽傳爲經必矣。今能卽傳以求禮與非禮。具見焉。善則可以法。不善可以戒。垂之天下萬世。可以爲常典。故曰經也。但傳有不易求者。諸家或以淺見失之。或以溺見失之。皆由於忘其本。昧其旨。而徒因文以求之。自有此失。雖求脫然舊見。而有不可能者矣。淺見失之者。不達經解之類也。溺見失之者。一字寓褒貶之類也。左傳與經多複書。不異一字者。故知非左丘明釋經

之文。乃似自作一書。經爲一書。傳爲一書。合而敘之。足以相証。故右爲經。左爲傳。總成一春秋也。公穀胡氏之論春秋也。猶賸菴之論詩。不循古人舊解。而欲直就文字求之。則棄其旨實。而取其皮膚。豈不失哉。魯史。史者文勝之辭。不可以野。文勝則實難見。賴傳以明。公穀胡氏不信傳。而以野求史。豈可勝言哉。詩者主文譎諫。主文不欲直言其實也。譎諫不欲正諫。而假之乎他辭也。賴序以明。朱賸菴不信序。而以直言正諫求詩。豈可勝言哉。

卷之十六 天中集

十

齊桓公定霸十年。而諸侯始服。乃無相侵伐者。若王化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三十年化洽。必世而仁。然齊桓猶盛於善人之爲邦也。百年僅可勝殘去殺。善人只勝於殘暴之人。不肯殺人而已。其中養姦蓄惡多矣。不知預慮防患之方。不知窮變通久之道。皆不學之故也。管仲猶知學。學而未至。過善人矣。

春秋公穀專據字法硬作。而失其事實。大有不通之處。胡傳曲牽尋理。過於圓通。而反失之鑿。推其弊

之由。皆由於認魯史爲孔子筆削。而傳爲丘明之解故也。於是輕傳。而自歸胸臆矣。不知經皆魯史而傳爲孔子之作。問於魯史。稍加筆削。如天王狩於河陽之類。不過仍還魯史。不主自作也。卽如春王正月。書卽位。不書卽位。開首議論不遵傳。卽已支離。不顧其安矣。況其他乎。孔子之於春秋。仍述而不作。而儒者專欲自作也。

春秋與五經同。仁禮之書也。以傳爲正。其言仁也。不外乎敬。其言禮也。述古制以通今宜。無傳則無從

卷之十六 天中錄

上

見也。故曰傳孔子作也。純任古禮而不欲變者。五經也。時已窮矣。而不變。則不通。不通則不久。此所以時至春秋而禮一變矣。猶唐虞之有三代也。故曰禮時爲大。禹湯文武之不同於堯舜所爲者。時也。春秋之不同於三代所爲者。亦時也。孔子因而定之。有必不可變之禮。有不可不變之禮。俱取列國史文而修之。傳以明其是非。儒者一據傳而述之矣。今俱執古以病傳。豈啻千里哉。

春秋大意說。春秋之經。居敬窮理之書也。以禮爲正。

所以嚴王霸之辨。而立萬世之法則也。王者之道。存乎平日。謹小慎微。事事約之以法度。集義既熟。及其發也。不求正而自正矣。霸者則不然。怠疎於平時。而仗義於臨事。義未集。則氣自餒。未嘗不思剛大以塞天地。而不能以強爲矣。故孔子作春秋。欲存王道於霸時。取魯史之義而已。在魯史當日。事事必書。所以自省自察。皆存心之法。養性之學。不在文之明暗也。其事有過。則書以誌之心。而求改焉。非務人知也。其事有善。則書以誌之心。而求

卷之十六 天中錄

上

遷焉。非務人知也。此王道平時存養之法也。故孔子取之。非拘拘乎取其文與事而求之也。有明文。懲勸在焉。無明文。則彼當日固有不可示人。不必示人者。惟誌以自省。自存於闇修。以自改遷而已。後人法之。亦以自治其淵默而已。傳亦不盡爲訓解而作也。然亦有訓解焉。得其事之始末。而懲勸可不惑也。若其無可訓解。則置之。故史有而傳無者。有焉。雖史所無。而孔子有所採聞。則亦附年月之下。以補綴其闕失。亦春秋之義也。始隱公者。以

前所考時平王東遷王道衰廢霸術將興而春秋之道失也亦以隱公有孝行孔子所採獨詳故以始之是傳也又不但居敬存心且可以窮理而盡變也此其功皆平昔無事之時謹小慎微學問思辨之功夫也心存則自明義集則自勇於爲善而亂臣賊子之懼人人自惕於衷而不敢萌故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故辨之不可不早辨也使人人而達屬辭比事之義以學春秋則可以辨之矣今儒者淺探春秋

卷之十六 天中錄

惟欲就經尋求其文字以大義掩精微之學無問文字矛盾終失之牽強卽大義果明而心不存志不養紙上斧鉞其真足懼乎朝廷日以兵刑威天下而犯法者不衰况紙上乎以春秋之學治之使人心自明禮制自行亂臣賊子自懼懼者懼其衷也非亂賊之心既已發矣而後懼之也今是以霸者之義襲教天下也

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此章意只是欲人信從其所學知之次也一語正是可信從處天下唯

生知猶可疑其或妄也蓋皆創作自已所以可疑若知之次皆自聞見來一言一行皆有所師法皆古今聖賢所已驗有何可疑而不我信從乎以爲妄者非以爲高亦非也

人以心性爲真非心性爲僞心性以存養爲真非存養而任感於外爲僞故堯舜之精一執中兢兢業業則曰性之也五霸無此功則曰假之也

士次以氣質一定爲問舉后稷岐嶷及若敖氏以言仲誠曰氣質自異性自同性者學也豈無氣質如后稷者不學而卒於惡不知凡幾矣但人不以爲異而不傳也又豈無氣質如若敖者加之學而無不善不知凡幾矣人亦不以爲異而不傳也傳其偶中者耳

堯之子氣質惡舜之子亦然卒以無善終太甲氣質惡成王亦然卒以善終學不學之異也性者生也教則學學則自會生善者性也未有終日教善學善而不知善不能善者性也亦未有不教不學而自善者性也堯舜時世朴人惇性理未明人任氣

卷之十六 天中錄

質故學教未立。雖堯舜不能以賢聖其子。迨皋陶有九德。知人之法。舜始設官立教。而後世性命之理。始通。故啟質美而禹教之爲賢聖。太甲成王質不美。伊尹周公教之皆爲賢聖。此後世家天下之所以至善而無弊者。教學是也。迨三代之末。學教失傳。人任氣質。性命之理。又誕矣。故傳子往往而難傳。賢又不可行。所以太平無日也。孔子出。汲汲表彰學教二字。刪述六經。著學庸論語。大闡學之說。所以盡性而至命也。迨孔孟既沒。以至於今。學教之說。又晦矣。

卷之十六 天中錄

五

象數二字。人多不辨。河圖數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是也。數中有象。中二十五數。天象具焉。外三十數。地象具焉。是象起於數也。天有太極之數。地有太極太陰少陽少陰之數。亦因有太極兩儀四像之象焉。伏羲八卦。六十四卦。象也。象中有數。乾之象其數九。坤之象其數六。因有兩儀之數。乾之象其數七。坤之象其數八。因有四像之數。是數起於象也。總從河圖得之。故河圖爲神物也。

自古迄今。無非壞而後有事。堯元亨而天下治也。而有鴻荒之亂。而後堯舜禹起而文明之。不然。文明亦無據而興也。嗣後桀啟成湯。紂開文武。盛隆之道。何有不因時起事者。至於春秋之世。亂極矣。而孔子作。不因其亂。無以云救。於是表彰古經。列述時史。以盡其變。孟子又從而闡發之。然後道德仁聖中正變化之說。極其詳明。萬世永賴。迄於今。雖世衰道微。而人心風俗。率不至於如春秋之濁亂。穢惡。弑父弑君者。累世而一不見焉。亂之極。則治術亦極也。或疑天下終無大治也。答曰。然。亦終無大亂也。詩書既陳。禮樂既興之後。人心既明矣。自不可以復昧也。學道久傳矣。自不可以驟滅也。其根已深。而蒂已固也。孔孟之功也。然欲大治。亦不能矣。何也。詩書禮樂之傳已久。久則習狎而少警切。少警切。則漸浮靡。徒守章程。已忘精義。雖間出一人。排衆獨立。人反疑妄。朝野同風。苟安可已。世有代革。理勢固然。雖不大亂。亦焉能大治哉。幸有聖人生於朝家。則庶幾可冀耳。終非草野之君子。

卷之十六 天中錄

六

所能爲之力也是故秦火之後六經雖殘而實因以明焚燼之餘未幾漢興天下想望故物如饑如渴而求以復之乃命儒臣搜羅遺籍既搜羅不得不講解既講解不得不揚聰明盡思慮而至是至正之義於是出矣延迄宋元明間紹其未盡之精微不得不深加體驗而聖人之經幾幾復明於人心六經之道幾幾復見於行事矣則秦火固亦否而復通之一機也乎然終不至大治何與曰宋儒之言理猶未盡也非失之平淺失之高深也沐也

卷之十六 天中集

七

不敏安得不再有言焉

人當有必爲聖人之志非爲其高爲其平也非務於難務於易也不可以求其次者不平不易也今儒者反若以聖人爲高且難以賢人爲平且易是不信經書而信註解語錄之病細玩其病皆言成效說光景無入手確實處故高且難也聖人經書純乎功夫有入手處有得手處故平且易也賢者與聖人同堂而憚於用功儒者與聖人異世而又高視聖人不信平易之說聖人所以始終高且難耳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一語便是致知格物四字。明
明德卽致知工夫於天下卽以所知者至於物也
常細玩經書古帝王無多要術只始終辦一個知
字知字工夫做到盡頭盡腦處便是行。行者知之
完也若未行猶是知之未完。

儒者多謂人心中有箇仁義禮智在內發而爲惻隱
羞惡辭讓是非予謂不然樂記曰人有血氣心知
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
術形焉畢竟古經之言穩確無碍心是血氣之物

卷之十六 天中集

六

而舍知覺之靈仁義禮智果何所有原是因外感
於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物而後形爲此端也設
如不見此四端從何處說他心中有仁義禮智乎
然這四端決不是此心中全不待外感恐白自起
此四端也原因世上有此等物感事物之來感於
可惻隱者而後惻隱感於可羞惡者而後羞惡但
只此心之明覺能因感而動忽起一般頭緒謂之
端也非心之明無此端非外之感亦無此端此內
外交動之機乃天命人性最妙最微處由是察識

擴充而爲四德。不擴充不過徒然四端而已。不得遂爲四德也。所以四端人皆有之。四德非聖賢不能有也。若認煞心中有此死板子。四塊在內。則失之如鏡。只有明。感於外物。而黑白紅綠各呈其形。不得說此鏡中。原有此黑白紅綠也。

語類須善看。其中有十數年前語。却序在後。十數年後語。却居於前。學者必且將前後二說錯認。如君子所貴乎道者三。朱子舊集註。將動正出三項。專做效驗說。後來改本。以爲工夫在動正出三字上。

卷之十六 天中錄

九

如上蔡之說。而不可以效驗言。輯語類者。不達其。中有學功進益之故。將前後兩說。忽前忽後。互相混亂。則朱子與年俱進之學。不可見。而聖賢真傳。亦因失矣。

三年二句。承父沒說。止於三年無改者。喪期也。父之道。父在時之家道也。如父在時。子爲士。卽父之家道。父沒後。此三年中。子卽不可遷爲大夫。出三年。則可。田祿若干。不求增加。宮室車馬。不可更加修。建改易。若雖有賜。亦不增也。出三年則皆可也。可。

謂孝矣。此人子不忍死其親之心。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則亦有三年之愛報於其父母也。如今世丁憂之制。不應試不還官之類。正合此書之義。出三年之外。哀盡服除。正不必拘拘守故而已。

問一念果能常在不。曰。心本操則存之物。常操自常存焉。有不能常在者乎。問先生此功。今較昔何如。曰。一念常在。亦不同初間。只是要此心在不外馳。不昏忽。常有一主人翁。惺惺在這裏。乃信孔子操則存。舍則亡之說。不我欺也。後來便不然。博學之。

卷之十六

天中錄

三

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每日弗能弗措。已百已千。皆是此一念在處。却不拘拘恁的操持。始爲常在矣。乃信孟子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之說。不我欺也。

問學問之道無窮。盡了時。則雖愚必明。雖柔必強。孟子何以止說求放心而已矣。曰。明強正是一念在也。心在則明。不在則昏。心在則強。不在則弱。方學問思辨篤行時。將此心明明亮亮。於理無所不知。充充實實。於事毫無怯懼。方是心不走作。萬物皆。

備之本心收復完密。故曰求放心而已矣。學問到心收了時。更無別事。修齊治平。全仗此心運用。若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可還幹得甚事。以不在之心修身。身自不修。以不在之心齊家。家自不齊。而況國與天下乎。

秦之始祖大費卽栢翳。佐舜調馴鳥獸。鳥獸多馴服。世傳此言。太史公亦及之。而終未明其調馴之何事。馴服之何爲也。予又嘗疑尙書所言。鳥獸跄跄。威若諸語。及鳳儀獸舞。不知其詳。後人過爲稱神。

卷之十六

天中錄

主

說化終不敢信也。今乃信之。今之服牛乘馬。驅騾犬羊。豕狗鷄鴉鴨鶩之種。最始必皆山野之物。何以至今爲家畜而不去。皆舜當日調馴使然。察其性之所近。致而飲食之。保護之。有此數種。具性不近者。終不可馴服也。當日麟鳳亦在調馴中。終不可留也。鳥獸利人之養而蕃孳。人因以鳥獸之蕃草。以鮮食濟其粒食。而平成之績奏矣。則當日之跄跄儀舞。亦不足爲奇。

司馬遷史記。長於述記。短於論斷。每行文正好處。忽

斷一義。卽已露淺劣氣象。後儒盡是此病。皆遷起之也。率聖遷文。而淺其識。限於其量矣。雖程朱之學。力扶根本。不足以救之。漢儒壞學術。實自遷始。遷挾其文也。人以文信實。遷持善筆行文。而不達理之得失。如瞽人仗瞿行途。雖履水而不虞墜。臨深淵而不知恐。行康衢而亦不知所樂也。只知馬善走而已。終不知路之平陂險易也。終不知其路有錯訛也。

司馬遷史記。論入最是沒好醜。使學者短識力。緣他才高而學雜。不自孔門傳授。忽明忽暗。忽出忽入。從古聖人賢者。人人道好。遷亦不敢不稱好。然而心有不然者。不口出也。於偶無心之語。又露出其世俗謬傳。最是厭人私意。而實非者。不敢直道其善。而隱隱許之。俗人莫不共許之。於此可以識太史公矣。只是善描畫人。酷似其人。又筆下善自作地。而卒不足以自掩。此一管筆。驥也。而溺此筆者。瞽也。以瞽乘驥。驥果能行。而瞽終不知路。無以自得。卽如黃生與轅固生。辯湯武爲非受命。乃弑也。

卷之十六

天中錄

主

遷意已左祖黃生矣。而却在言外。又將湯武比跡。聽而季大原憲不及游俠有爲。夫游俠亦何爲哉。試觀郭解。遷極口稱贊。卒亦何爲。纖微俚迹。汚粗之形。令人噴飯。而遷不知也。

赤子之心。是工夫種子。大人不失此工夫種子。一一從種子做出。所以大也。種子如何。曰心。是戒慎恐懼種子。是學問思辨種子。赤子具此種。尚未能發出。迨氣血日長。便亦漸次生出。而能戒慎恐懼。而能學問思辨。乃成大人君子也。若常人不作工夫。不戒慎恐懼。不學問思辨。將這種子失了。

卷之十六 天中錄

重

心舍一團。生机在內。是一箇知能包子。唯赤子全未動著。到後來。便多爲物感引動。因而壞了。將其知能。漏洩於他邪。大人則不失此本來知能。自遂自長。不因物誘而去。自是前途遠大。不狹小也。

呂大臨曰。赤子之心。當喜怒哀樂未發。此心至虛。無所偏倚。故謂之中。以此心應萬物之變。無往而非中矣。誠如此說。方赤子時。既有未發之中。自宜發而中節。赤子時。爲何不一一發出。天下之達道來。

既發不出。可知未有此中。程子曰。赤子之心。發而未遠乎中。若便謂之中。是不識大本也。又曰。敬而無失。卽所以中也。夫未遠乎中。語亦恍惚。可是中是不中。便謂之中。是不識大本。此語已幾幾謂有工夫矣。又云。敬而無失。卽所以中。明以工夫爲中。他日程子又云。思卽已發。不可謂之中。是程子並未深詣未發與已發之義矣。何不觀大本達道二義。道行於天下曰達道。未行不謂達。乃謂之本可知矣。方思時。是已行乎否乎。任千思萬思。總是在內工夫。未及於君臣父子中節也。不得便謂之達道。何以謂之已發。孟子曰。心之官則思。這思原是他未發職分。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這思又是他操存本來。由此推之。博學審問。慎思明辨。已干已百。弗能弗措。也只是完他心性內裏事。皆屬未發。篤行乃已發也。的的有未發時節。的的有未發工夫。此之謂中。此之謂大本。赤子只可謂之心。是一包子工夫種子。何得謂之中。必戒慎乎不覩。恐懼乎不聞。方謂之中。

卷之十六 天中錄

重

性是功夫。學是性。此沐自從已。心體則如是。後復從五經四書文義。討究証驗。亦復如是。

先儒諸說。沐與之盡同。惟說性不同。先儒惟此處異。故其說多自矛盾。予說只一。

先儒重學。又不敢屈質。只爲不敢說壞性字。恐碍性善也。不知質不謂性。學乃性也。故兩來說去。

先儒以生安性之爲。不待學思矣。然孔子多言學。五經又在在說工夫。則謂聖人作謙辭。以誘後進。而

實不爾。如是則聖人雖曲誘世人。世人亦自應不

卷之十六 天中錄

重

能無此質秉。又何能焉。反是聖人作偽辭。以欺天下後世也。既已先儒說出此話。又是明教人讓聖人。也不說出。又別無可解。所以今舉業家。實實不信聖人可學而至。只作文而已。若沐說。自無此病。問朱子稱程子爲子程子。後人又有稱朱子爲子朱子者。本何義也。曰。無義。朱子偶誤作耳。問子思子非乎。曰。若孔子顏子曾子孟子之類。皆以子爲稱。而以姓別之耳。若子思亦稱孔子。何以別於孔子乎。不得已以字別之。代姓也。非好作也。非既子而

又子之。以明所重也。子思二字連讀。下面子字另讀。其義甚明。今程子無嫌。何以別爲。子程二字既不可連讀。上字單讀。則下子字又重贅矣。故無義也。

聖人之言。十拏九准。人則不信。邪道之言。望風捕影。人反信之。十拏九准。人易之。斯薄之。故不信也。以爲聖人之言。本不如是淺薄。當必有難曉。人不能解者存也。於是望風捕影之說。始起而中之矣。爲事之所必無。人之所終不能。乃信曰。此聖人也。此

卷之十六 天中錄

天

所以後世儒者解聖人書。多望之千里。失於脚下。亦以此故。

記問之學。不足以爲人師。謂其心無自得達源之理。執溺字句。不能變化。以應學者之求。無益於人。固矣。然無自得達源之理。則又不能執溺字句。而且妄自變化。以啟學者之邪。大有害於人。記問之學。真不可以爲人師也。

文廟演樂舞。往觀之。同縣君廣文先生。因語楊公廣文曰。於演習樂舞。可明大學格物二字之義。致知

者明理也。格物者習行也。講明其理而不習行其事。遂以爲知之矣。臨祭時必有錯。是知之猶未至也。故必從而演習之。將其所明之理。先試之於事。待一一演習精熟。毫無差錯。然後此心中方極其明白。快活。滿滿實實的一個禮。在我腔子裏。這方纔是知得真。知到極至之處了。故曰物格而後知至也。演習豈不是行。然只算得知一邊事。待祭之日。方是行也。古大學中教人。原是此法。不止禮樂。凡事皆亦如此。致其知。格其物也。

卷之十六 天中錄

毛

致知是窮盡其理。格物是實至其事。知行互相體驗。而至當不易之理。乃真爲我有。是未發之大本。已豫於此矣。待有事來。卽以此至當不易之理。處置其事。是已發之達道。其事自立。而無廢事也。

窮理而不至其事。終不知其理之得失。故曰道之不行。我知之矣。智者過之。愚者不及也。爲事而不窮其理。終不知其事之是非。故曰道之不明。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不及也。窮理不至事。不知理之味。至事不窮理。不知事之味。故曰人莫不飲食也。

鮮能知味也。問此一偏之學孰勝曰。一也。今之舉業家。致知而不格物。其知多誤。今之理學家。格物而不致知。其事多誤。問焉有理學而不致知者乎。曰。所致之知。仍與舉業家同一粗浮。而未嘗深造自得。則取之左右者。皆非達源。則亦同歸於不明耳。

孟子之書。只是仁義二字。而義本於仁。連篇累牘。千狀百態。總不外此。若作亂頭多緒看去。大非其旨。孔子論語。祇言學言仁。皆有立論大義。非泛作也。

卷之十六 天中錄

天

朱子曰。熹初爲學。全無現成規模。這邊也去。理會尋討。那邊也去。理會尋討。後來見李先生。較說得。有下落。更縝密。朱子嘗謂趙師夏曰。余之始學。亦務爲儻侗宏濶之言。好同而惡異。喜大而恥於小。於延平之言。則謂何必多事。心疑而不服。同安官條以其言反覆思之。始知其不我欺矣。沐見今之理學家。皆不免此病。皆說得沒下落。皆儻侗大話。便稱名一時。學者相望羣和。不能察其所以。可惜甚矣。記將此語。寄孫宗城。使思之。宗城好儻侗大話。常以仲誠之言爲

多事

諸生在門下者有年。存心窮理之說。聞之屢矣。多不用功。故心無自得。每遇一事。便作意見。要高一層。不然。遂悠忽同市井之爲。

世未有孔子。伯夷柳下惠自好。不可不學他。既有孔子之後。將道理闡發得極其明白平易。中正純粹。人人可學而至。那夷齊的事。自是不足取法了。吾今日總不欲學他夷齊。作不近人情之事。只是學孔子。豈有人而只管自己要好。不管別人堪與不堪。此意必固我。仲尼不爲已甚者。亦須一身担箇不是。爲君親兄弟朋友受過。此心乃安。奈已甚者。易成名。名心難化。此聖學所以易而反難也。

卷之十六 天中錄

五

問自誠明自明誠之說。仲誠曰。堯舜原非心下便自明白。無所不知也。乃從身心實實體當。感於物而心動。始知人心是個危的物。方危時。必反之靜默。以思。便有個道理生出來。始知道心是個微的物。層層危。層層微。又生出極精之理。理至於精。則有主。內外惟一。而無二三之岐。又見個極一之理。然

後心中明白無所不知。是由誠而明也。我身自當實有此理。方明此理也。若湯武生堯舜之後。讀此十六字書。明此十六字理。却復以身心體當之。將危微精一之理。照樣做功夫。亦自得實實有此理於身。是由明而誠也。誠亦明。明亦誠。一顛倒反復之間。原無兩個。

孔子讀堯舜十六字。知人心是個危的物。故須戒慎恐懼工夫。以還危的本體。知道心是個微的物。故須將戒慎恐懼。用於不觀不聞。以還微的本體。又

卷之十六 天中錄

五

須學問思辨。以盡戒慎不觀恐懼不聞之量。以還精的本體。又須篤行。以還一的本體。故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所以有中庸一書。以明心法。又有大學一書。以明工夫次序。皆非生來自會知此。皆從好古敏求得來。

堯舜無師傳。是自家心性體當出來。故曰性之。曰生知安行。世上中材。焉能如此。故堯舜不可學也。至孔子。却生出可學之法來。然後人人皆可爲堯舜也。堯舜順天性發出來的理。隨即培養。不使戕壞。

危還其危。微還其微。精一還其精。一信此而執持之。以爲天下之大本。以行天下之達道。辟如旅生禾麥。順其長育。如此何可學也。孔子却因其本來之危。是個戒慎恐懼。本來之微。是個不覩不聞。故將來作個豫立的法則。此心感物而後危。吾不待感物。而先自存危心。此心既感而後微。吾不待既感。而先自存微意。此心既感而後精一。吾不待既感。而先精先一。亦自可無往而不中正矣。此以人力勝天。天不能操我之機。而我實能如天之命。先

卷之十六 天中錄

三

天天弗違。後天奉天時。最有把柄。人人可自爲堯舜矣。此辟如耕種禾麥。自可由人長育。故孔子只以好古敏求自處。而以學習教天下。較堯舜真賢之遠矣。

先儒論書。要往切寔近裏處說。往往重內輕外。重質輕文。却非孔門原旨。孔子曰。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未聞曰。天之未喪斯質也。匡人其如予何。上古荒唐。人心最是質實。毫無假偽。孔子不取。取自唐堯。以文明也。今看知廉易藝之人。皆古

之賢豪。若不文之以禮樂。皆村野壯夫能人而已。安能成人。文者外也。外有揖讓登降上下瑣瑣之度數。曰文。求其可觀也。可觀外也。而內已不容不束於中正矣。文纔不可觀。便長放肆之心。故曰禮以節民心。再以樂聲舞容。緩其志氣。調其離戾。從容和樂。亦曰文。尤可觀也。可觀外也。纔不可觀。便長乖戾憤恨之心。故曰樂以和民聲。非文無以存養其心志。非文無以變化其氣質。今人說書行文。越往內邊質邊着重。才說向外近文。便抹殺。只說得便了。所以世風假偽。而內反得輕。質反不存矣。可慨矣夫。

卷之十六 天中錄

三

小人笑君子之愚者十。見利不知趨。見難不知辟。見好色不知慕。老稱之人有何畏。而不敢欺慢。橫逆屢加。而不能報。詭譎易辨。而不能辨。天理何在。而凜凜畏之。王法人人可脫。而獨懼其不能免。詩書最爲迂濶之言。而苦好深嗜也。禮義最爲勞費。不便利於人。而拘拘行守也。

堯舜時。聖人尙任質。勤於思慮。而學術猶淺。故在庭

有凶人無術以先覺之。迨被其害而後誅之。自舉陶九德。知人之說。興於學校中。變化人品。而後用之。所以三代盛時。朝無倖位。君子在朝。小人在野。真先覺之奇術。如神之妙筭也。三代衰後。亦由學校廢。而善惡無由以鑑。所以君子遠。而小人進矣。禮之用。和爲貴。禮能使人和。所以爲貴也。若說行禮要用和。和又從何來。又當別存一念以爲和乎。如是人已和。何用禮。先王煩瑣制禮。亦拙無術矣。試遍觀禮經。及自古行禮之人。人而行禮。自未有不和。和者天下大治之道也。是禮之妙用然也。故先王之道。禮爲美。其體似嚴。而其用則和也。不然。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不知宋儒何以皆恁般說。迄今誤之。

舒容長問曰。程子居喪。弔客有索酒者。程子戒勿與。似不是。曰。客求酒。主人不與。似不敬客。非禮也。然程子正欲自受此過。客來弔喪。而飲酒。是客不哀主人喪。非禮也。程子不欲使客受過。是仁禮雙盡矣。世俗人以非禮媚客。陷客於非禮。使人羣誦漢

乎客而已。復從而怨客。是姦僞也。若人不誦。已不怨。必相循習。以居喪飲燕爲常。開人忘親之路。故人不孝之心。程子以一受過全之焉。故硬扞本心之哀痛。戒勿與也。客而不怨言。是一人受教矣。客而怨言。使人聞之。是衆人受教矣。是又君子之立教也。微生高委曲媚人。孔子不直。程子直行其是。又不止直而已。

舒容長問曰。有人筵二程。坐間設妓。伊川退而猶厭其事不忘。明道曰。吾於彼時。已不在意。還是明道近是。曰。不然。心忘是存養之功疎。心勿忘是存養之功勤。好善惡惡。二者之心。自宜拳拳服膺而勿失。顏子當此。必不忘也。孔子遇事。則呼小子識之。勿忘。帝王箴銘。正欲佩之終身。此諺傳。未敢信其有無。

學庸易解。彼原有筐邪。可依據。只不須扭捏他原字句。久久可自得也。論語難解。要亦是筐邪。中般數今日看是這般。後日看又似那般。又後日看另又是一般。終看不定。久久遇事。理體驗。將三般兩般。

都從人世較比。必有確然似某一般事。某一般理者。亦遂可定矣。或証之五經。有恰合不異者。亦可定矣。然總不得出籬郭外者。方算得也。孟子亦易解。其言自有着落。然亦在籬郭中出之。有不合求之論語。論孟相參。因以俱明。五經亦易解。須從四書看五經。從五經証四書。始亂竄而無序。後乃循序而自得也。

問諸儒謂論語夫子之門人作。又有謂有子曾子之門人作。先生謂孔子自作。何也。曰。謂門人作者。非

卷之十六 天中集

董

門人不足以知之。且謂夫子不可自作也。謂有子曾子之門人作者。以二子獨稱子而不字。且謂曾子年最少。而記其死也。吾謂孔子自作者。二帝三王多有箴銘典謨訓誥。孟子自作七篇。皆出於時習不厭。學識不忘之苦心。一以自考得失。一以垂教後學。孔子自不得少此一役功夫。但亦不是一時旋做。乃生平與門人問答。零星隨時隨事記錄。異日看得不是。又自刪削改易。亦不是盡出已手。或自記之。或令門人爲之。或門人有所記錄。夫子

取而裁之。及老彙成一書。而死後孔門之人。因又將所宜續錄者。綴入。要不失孔子之意也。

學者只是要內外如一。又須先有其內之一。然後可問其外之一。今之學者。先不圖其內之一。惟咎其外之不一。所以繆之千里。又非徒守其內而不求之外也。此又是異家之說。二氏之流。

學習是性學者。但於此句言語。細參之本末體用。盡知之矣。

世儒謂魯之禘祭。爲推始祖自出之禘。非也。考祭統

卷之十六 天中集

吳

明堂位。及王制諸篇。頗明成王固未嘗賜魯以五年大禘。所謂禘者。時祭之禘。夏祭也。亦謂大禘。以其用天子之禮樂。故曰大也。四時之祭。春日禘。夏日禘。秋曰嘗。冬曰烝。皆以賜魯。不止禘也。但禘嘗爲重耳。何也。祭統曰。禘陽之盛也。嘗陰之盛也。故莫重於禘嘗。而二者又以禘爲重。何也。王制曰。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有四曰禘。禘嘗烝。天子牲禘。禘禘。禘烝。諸侯禘。禘皆牲。禘烝。禘烝。是魯之比於天子。異於諸侯者。禘禘而已。故魯於四祭皆用

天子禮樂而常以禘爲重焉。按明堂位言賜魯重祭。班班可考。而不及推自出之禘者何故。嘗思之。諸侯本無自出之祖。雖欲賜而不得也。周公魯之始祖。所自出。文王也。成康祖文王而宗武王。爲周世室不祧之祖。是文王於周室爲正宗。而魯則別子也。文王於魯爲已疎。以魯別封之國。而奪周正宗之祀。文王將舍親而卽疎乎。舍天子之尊。而卽諸侯之卑乎。無是理也。如曰文王兩皆就之。則是宗系不明。貴賤不分。而神亦勞止。往來徬徨。而無定棲止飲食矣。豈禮也哉。故諸侯不得祖天子。卿大夫不得祖諸侯。情理然也。成王雖欲以此禘賜魯而不得也。故祭統無此文。明堂位亦無此文。而但以郊社禘嘗爲言。不知先儒何據而直認爲不王不禘之禘也。誠如此說。成王真可謂不通之甚。而當日親受周公之教。必深明禮樂之說。鬼神之故。必不昏昧如此。或亦後人看書之功疎。未合諸禮篇而貫通之也。且禮篇中屢言賜魯之宜。有曰。康周公是以賜魯。又曰。所以明周公之德。而又以

卷之十六 天中錄

三

重其國也。又曰。廣魯於天下也。又曰。凡四代之服。器官。魯兼用之。是故魯王禮也。天下以爲有道之國。是故天下資禮樂焉。乃先儒定以爲僭。反以成王不宜賜伯禽不宜受。是成王伯禽之學識。反不及後儒。吾不信矣。或亦後儒未望見古人頂背與

卷之十六 天中錄

吳

溯流史學鈔卷之十七

上蔡張沐起菴著

仁和丁 瀨易菴參證

商丘侯重喜孝思校閱

天中錄

以鄉三物教萬民。一日六德。智仁聖義中和。次日六行。孝友嫺睦任恤。三日六藝。禮樂射御書數。此便是教萬民的次第。渾然曰。六德乃絕頂地位。萬民乃凡衆之質。先教以絕高。有是理乎。必以六藝爲先。而六行六德。具在中焉。此不知六德者也。六德

卷之十七 天中錄

一

是萬民生來得之于天者。貼在身邊。不可爲二之物。古人視之。至卑至邇者也。何嘗高。高言之者。後世教養道衰之言也。孟子四端之說。無之非人也。觸物皆露。與四體同其明白易見者也。後世不從根本。實下察識擴充工夫。而自謂不能是自賊。謂萬民不能。是賊萬民。是非之心。智也。不自察充。則智高矣。惻隱之心。仁也。不自察充。則仁高矣。聖者智之盡仁之至。察充之功至則聖。不自察充。則聖高矣。義與中和亦同。孔子言欲立欲達便是心之

德立人達人便是愛之理。此卽爲仁之方。故曰。遠乎哉。欲仁斯至。孔子何嘗又教人從外面尋。別物來。以爲我自治之方乎。過此詩書禮樂刑政。則交養者也。後人不做。反以爲難。不做又疑爲空。此皆舍本談末。蹈險取捷。偏霸之學。中庸言大本達道。大學言本末終始。自有人手得手之成法。欲知周公之道。此其詳密者矣。

卷之十七 天中錄

二

六德從來學者以爲高遠。今反以爲卑邇。有據乎。曰。已取孔孟成說證之矣。然任舉詩書。皆此語也。詩云。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六德卽懿德也。天生萬民。人類既繁。則相對相與之間。自有無窮事物出來。但凡一物。必有一物自然之法則。命曰懿德。烝民所秉于天之常性。自能好是懿德也。高遠乎。不高遠乎。書曰。維皇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衷者。心中自會度量。折衷萬物之法則。皇天賦予人以這箇物事。常明不昧。曰智。生生不盡。曰仁。卽有時昧而必能復明。斷而必能復續。豈非順之則有恒性乎。高遠乎。不高遠乎。人只是不

爲非不能也。以三物教萬民。斷必以此爲先。其有能有不能。則先王亦姑聽之。萬民可使由。不可使知。只得曉諭他。爾須智。爾須仁。爾須聖。義中和。是令他立志也。大概曉得。然後教以六行。則定要他行。此時亦只是令立志以行好事。焉得卽曲折盡當。文威可觀。乃又制爲禮樂射御書數之藝。使之習熟。則曲當矣。

六藝藝字。大須看。今奉上行。教禮生演禮。樂生演樂。此所謂藝也。山東請來樂師六人。終日習行。楊公

卷之十七 天中錄

三

又親持儀注。躬行教之。雖未盡如法。則固已幾幾可觀矣。如曰。此六德之實也。此六行之實也。不似宋明儒者口耳訓詁之文也。其果然乎。吾見此等人行步中規矩。歌舞如古法。而心不明理。中無主宰。丟下器數。便自搶攘。羣作非爲。可見不從六德六行起教。而便事于六藝者。終亦只是如斯而已。縱習得十分好。不過成一禮生樂生。伺候官府行禮之用而已。何也。此所謂藝也。未有以藝教之。不爲藝者也。况射御書數不爲藝乎。

今渾然必曰。先以六藝教人。且無論非周公次第。今

普天下立學。以孔子爲宗。何必遽言周公論語一書。其明言矣。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未曰文有餘力。則以學行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未曰道之以禮。齊之以德。繪事後素。禮後乎。夫子許其起予。若曰繪事先素。禮先乎。夫子豈許之乎。志道據德。依仁而後游藝。興于詩。而後立于禮。成于樂。皆不可倒其本末輕重次第。禮樂且後。又况射御書數。

渾然教人習行。且以禮言之。冠昏喪祭禮也。將教學

卷之十七 天中錄

四

者。每日習行三加之威儀乎。每日習行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之舉動乎。每日習行哀哭擗踊。殯殮弔賻之節次度數乎。每日習行灌奠登降揖拜之容貌乎。恐不可也。若必如此。亦可數日而會。或數十日而會。或一年半載而會。何用學而時習之。若曰。在習行。則惟祭禮。一年可有數次。若冠喪不多耳。不過前期誦明禮數。臨時相贊佐之而已。若已冠已昏已喪者。再不必學冠學昏學喪矣。如必常習。恐生誑者。則相禮之人也。非行禮者乎。

也。若然則相禮之人亦必用書冊記載明白熟讀習行不差忒其文而已。誠敬不與焉。誠于冠昏喪祭敬于冠昏喪祭者則在主人之心德。主人之身行也故相禮之人但可曰藝。在主人則曰德。曰行。因主人之德行為重不暇于末節故以人相之則主人貴而相禮賤矣。故止可曰藝。禮曰德成而上藝成而下。今率天下而為藝可乎不可乎。

喪禮自古設官司之。主其禮儀。故主人有哀哭倉卒不合禮者即禮也。使主人熟于儀節。此時行之一

卷之十七 天中錄

五

些不差。君子必以為非禮。故曰喪與其易也寧戚。是故熟于禮文。特其一長而已。臨時無所用也。若德可須臾離乎。推之冠昏祭亦如此。至人心一于冠之德。昏之德。祭之德。則自不暇于末節之文矣。藝能之學各以一節之長效國家之用。此所謂使能之說也。若曰尊賢則在德矣。次在行矣。故以三物教萬民。以儲國家賢才之用。今日藝統德行而為主。何以為藝藝者禮樂之粗迹。若邇禮樂之本根。六德是也。若觀禮樂之大幹。六行是也。若其枝葉。

六藝是也。枝葉損傷猶未為害。幹損傷無用矣。然猶生也。根損傷則未有不斃者也。

然則遂不習六藝乎。曰習也。自童而習之矣。但不以為主。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所謂帶着做是也。行有餘時則學揖學跪拜學周中規折中矩學登降上下度數學灑掃應對進退之節學舞象舞勺學抑聲下氣學愉色婉容無敢驕傲乖戾。凡一切先生長者之前鄉黨鄰里之處皆有敬和之節文。以及登城上丘有法。苟言苟笑有戒無不時常講講習

卷之十七 天中錄

六

習久之則涵有藹陶熟而不覺也。其有不能者則亦未嘗強之。但得入孝出弟謹信汎愛而親仁矣。則此有所欠。所謂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然小德何以便可。異日為君相卿大夫有大事于宗廟社稷自有藝能之士為我贊襄。我亦不暇辦治此小節也。不為君相大夫則亦無才能効于人。宗族稱孝鄉黨稱弟以完忠厚朴實之品可也。甘受和白受彩忠信之人可以學禮。故先學忠信後學禮。若不先學忠信豈但出人之間事為之際皆

虛偽冒昧。卽今之學禮樂而禮亦虛偽。樂亦虛偽。皆冒冒昧昧而習之也。又況習射御書數不爲虛偽冒昧者乎。

今之爲學。惟以孔子之書爲主。體用兼備。不必更引孔子以前書。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盡括于孔子書中矣。凡有見于前聖之說。畢竟將來合參于孔子之書。以爲準。何也。古聖人猶是各因時勢遷變。特爲損益之言。孔子則總合千聖不同之時勢。酌古準今。而爲之定其次第。妙其法則。作大學學記論語中庸全體大用。盡在是矣。學者若於孔子之書。

卷之十七 天中集

七

猶有未明。則取古聖之書。一證之耳。若遂舍孔子之言。上取古聖爲主。則次第必亂。將無所適從。心法不明。遂馳于末務矣。

凡言經濟。必先本後末。先靜後動。此話相傳久已成老頭巾語矣。聞之者已厭。雖然。不由是道。萬不能以求治平。至于其道。卒不見效于後世者。不知本是功夫。並未有本也。又焉有末。不知靜是功夫。並未。有靜也。又焉能有動。如今亦只就那老頭巾之

言求其實。而化自神。此話尚須無成見無止心者。熟熟言之。若便以爲無效而逐其末。後其本。則將欲出老頭巾上。而反落其下矣。

今必以躬行爲實際。存心窮理。便是頭一層躬行實際。舍之而求于六藝。將頭一層躬行。已落空矣。更何能到第二三層躬行乎。若說自可到。便曉。定是空談。若果然到了。必是詭僞。

卷之十七 天中集

八

凡務本之學。未及兼純末藝。而根節牢實。不失爲忠厚朴慤之士。凡務末之學。未及兼純本心。徒稍頭華飾。恐流色取行違之輩。夫子聞達之辨。可不慎哉。

大學難看。其次第皆在心性中。卽中庸戒慎不覩。恐懼不聞之心法。學者不從自心。默自體行考驗。但于書本上求之。如何得知。雖有師友講解。亦信不及。

中庸全在不覩不聞。無聲無臭處。豫立天下之大本。此只說得箇心性中法則。若其法則之入門下手。別在。大學若中庸。原未說出。所以故。但見其神化。

似無方域然也。而其實卑邇。

孔門四書語頗多。存學篇獨摘民可。使由不可。使知。爲學宗曰。此千聖百王不易之成法也。識者已不信。且可不可。猶言能不能。非不欲其知。勢不能盡使知。於此加督責則離。此敬敷五教在寬之意也。今癡認爲不可。特以成我六藝教民之說。又以斥性命講讀爲無用。而不顧其文害辭。辭害志也。恐以周公之教萬民。卒爲秦皇之愚黔黎也。可不懼乎。今說六藝不可廢。則是以之教幼子亦宜。若過

卷之十七 天中集

九

量之說。則難矣。知能並重。先知後行。明著經書。有目所共覩。賢愚所同體。原不可欺。非前人皆愚。而我獨智也。性命與人相連。故經書盡本。天人以明道。明說性命固多。暗說性命無往非是。受命基命。永命明命。天眷天顧。天監天秩。天討。維皇降衷。秉彝好德。以及應天順人。湯武革命之類。何可勝數。至于一部中庸。性命到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德輪如毛。毛猶有倫。無聲無臭至矣。子思子豈妄言也與哉。何至厭聞之甚。而忌之深也。抑我未之

能知也。不但詩書。今市井匹夫匹婦。人事難白。則呼天理。撫胸自問。則誓良心。指善順兒女。則曰性。子好。指惡逆兒女。則曰性子不好。有違意事難過。度。則曰任命。遂以解慰。是心性天命字樣。動不離口。豈與詩書有二。只後世道衰教薄。無實體工夫。不好問。不好察邇言。視詩書爲天上。聖賢爲神人。故漸而昧昧然。羣以性命爲高論。爲空談。此正口耳之學。虛無之病。中于深隱者也。欲捐此病。何可不深求經書。不講解經書。故好古敏求。孔子自居。

卷之十七 天中集

十

學之不講。是吾憂也。自舉業之學盛。而詩書爲羔雁。好高之士。遂鄙誦讀。渺詩書以自異。而一時指此爲卓識。再進求之。實卑識也。誦讀中原有聖人。性命工夫存焉。舍此無從。靠此亦無從也。今渾然自謂一生。歷盡艱難百折矣。是從動心忍性過來者。而惡聞心性之說。是果自惡其得力乎。抑未得力。故惡之乎。得力而惡之。是自欺欺人。未得力而惡之。是當自悔以求進益不暇。而服惡之乎。渾然又自謂存養二十年。存者心也。養者性也。豈有自

存自養之物。而反極爲貶斥。以爲無用空談。又或
指爲高遠。不可教人。或者其所謂存者非心。所謂
養者非性。而如二氏之寂昧。坐禪入定。又或如時
學之象恭矜莊乎。故諄諄以爲無濟用也。余亦以
爲如此。真無濟用也。故曰。觀其器而知其工之巧。
觀其言而知其人之智。昨所以敢進忠告曰。硬貶
程朱。其自立之地。下矣。性命之說。講讀訓註。固自
不同。縱彼有劣。雖無益亦無損。若離性命。超作六
藝。是不先立大。則物交必引。不收放心。則學問無
實。孟子屢言之。失肩背。養貳棘。其爲養小體之人。
所傷恐多也。何也。心本操存舍亡之物。不操則不
存。不存則亡心。以亡心之人。方且云。心不在焉。視
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其昏昧如此。而
習禮樂射御書數。豈能見能聞。能知其中味乎。不
猶之未習禮樂射御書數乎。何所引而不可哉。此
斷爲可言不可行者也。如曰可行。自必從心性來
者也。若必從心性來。則心性非講讀可明之物。亦
非不講讀可明之物也。是在深心好學。以求諸心。

卷之十七 天中錄

上

驗諸身熟讀古人熟講古人的的見所謂心性明
明知所爲存養毫釐不疑。體行無阻。豈欲速見小
抱成見有止心者。所可語哉。程朱非所願也。然更
不願不及程朱者也。鹵莽疎畧。幸而無爲。不然將
蹶。與顏淵然書。

湯荀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是親民之銘。恐民之相親
有間。而欲以日新其功。有如浴然。湯無日不爲滌
洗之也。一滌洗一番新。不作自新說亦可。

卷之十七 天中錄

上

則心制萬物。自有物有則。心常暇豫。而衆務受裁。
若不以敬制心。則心誘于物。自物至人化。人而不
仁。無論禮云樂云。徒爲玉帛鐘鼓。卽忠孝廉節。皆
比軼圖瓢。貌而強爲。小則固執不通。大則亂矣。
心之官。思而已矣。不思不成心。事不思敬。雖敬貌也。
喪不思哀。雖哀僞也。見得不思義。雖義強也。皆操
不善而著善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然。是故思之
爲功大。功在閒居。不在臨事。故曰先立乎其大者。
若顏渾然之說。是先立乎其小者。則其大者不能

奪也。又是形于外。然後誠于中也。未之前聞。

復李禮山 附有言者。泛泛片楮。殊不盡意。儒者談

學。切忌聲氣附同之弊。其與身心性命家國天下。必無力。除得此一件。乃可與入堯舜之道。學必以大學爲次第。入手得手。盡在其中。而傳授心法。又在中庸。其發揮在論孟。證據在六經。後世學者於此等書。未見有深造自得。只從自己地步。亂說雜解。竟成語錄講章之世界。將聖賢言語。摘取牽合。多不貫通。順便。沐以爲盡。可不用。只就白文。以身

卷之十七 天中錄

三

心體驗。此書不明。證之彼書。彼書不明。證之此書。四書不明。證之六經。六經不明。證之四書。互參並質。使道一揆同之理。燎燎亮亮。在我心中。縱終有疑。仍須反覆前功。決不可以私見。自添講解。先儒既崇生安誇質美。高視聖人。已陰啓人遜讓之心。又復勉人以學功。在已已難自信。學者誰能信之。凡此皆由心性之物不明。至邇之理。視爲高遠。向前自模糊矣。孔孟之書。明明白白。在這裏放着。今俱爲高說曲解。再那有水落石出時乎。孔子性近

習遠之說。相遠之處。卽相近之物。十室之忠信。不如好學。以及繼善成性。成性存存。俱是說工夫。卽性。故以學習開天下萬世。正性善之實際耳。苟卿見此而不盡見。故誤謂性惡。學善。只差毫釐。倘知學爲性。性豈惡乎。告子亦見此而不盡見。故妄生議論。然取文武幽厲。堯舜瞽瞍。微比爲證。雖孟子亦無能非之。彼亦只因不識工夫爲性耳。故孟子但用可以爲善四字明性。彼自無辨矣。若夫可以爲而不爲。不能盡其才。已失性之爲性。又焉有善乎。至于以樂善不倦爲天爵。以思爲心體。諸篇無非以工夫爲性。正於孔子操存之旨。學習之說。相爲發明。學者識得此處。然後自見。而日方可去其推諉遜謝之心。而後志可立。不然。是心性中本無學習。而強使學習。則學習之說。皆矯揉造作。添設假偽。無怪異端因而爲口實。儒術反出其下矣。由此言之。是今天下並無立志實功。不過勝氣浮動。名心燥起。立志且不能。向前更不必說。今我輩翁不我退讓。不揣狂瞽。畧展鄙見。以報萬一。

卷之十七 天中錄

十四

春秋合史傳爲經。史以存心。傳以窮理。究之窮理亦
有心也。故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問學而時習之學字。先生云是大學學字。此猶言學
之法。未言學之物。仲誠曰。學之法。便是學之物。然
亦有物可指。曰詩書禮樂是也。格致誠正。修齊治
平之法。卽寄于詩書禮樂之中。于此下定靜安慮
工夫。便是學。時時用此工夫。便是習。有自得于心。
便是說與朋友共得。便是樂。人不知我此學。不能
施之家國天下。則以獨善其身。不怨不尤。便是君

子。

卷之十七 天中錄

五

問爲學仍不外書冊。曰。如何離得。農夫不能舍犁鋤
以爲農。匠不能舍斧斤以爲匠。儒何能舍書冊以
爲儒。然徒執耒耜斧斤。人不敢以爲農工也。徒溺
詩書。豈遂得爲儒者哉。

志立于詩書禮樂之中。便是止于至善。我以此爲至
善。只願作此等人。可謂知所止矣。此一知字。便是
明德發端處。世人固有不見此爲至善。而志于他
端者。而我獨不惑。非知所當止而何。非

而何久。之終不爲他端所誘。而后此知能定也。定

之久。但見世間紛紛擾擾。俱可省却。一秉于詩書
禮樂爲王。日中言語動履。自無多事。如顏子四勿
何靜如之。而後能靜。靜之久。覺必曰從事於詩書
禮樂。乃心舒體快而安。不從事于詩書禮樂。則心
違身病。而不安也。而后能安。安之久。而事變無方。
險阻難通。自從詩書禮樂中。以研求其理。則慮生
學問思辨。已千已百。皆慮之使然。而后理無不通。
雖愚必明。行無不力。雖柔必強。而能得矣。

卷之十七 天中錄

六

子曰。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又
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
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此便是學詩處。便須定
靜安慮工夫。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之
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此便是學書處。亦不
外定靜安慮工夫。夫子一日拱上右門人拱亦已
右。子曰。甚矣二三子之嗜學也。某也有姊之喪。
也。于是門人皆上左。將見國君與羣弟子習禮于
大樹下。此便是習禮處。亦有定靜安慮工夫。夫子

平日不輟琴瑟在陳蔡猶撫琴而歌山之樂也
于丘之門曾點鼓瑟希簞爾此便是學樂處皆是
定靜安慮工夫。

先生謂人由性命學。非學性命也。何也。曰。此最明
白易見之理。中庸云。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
道之謂教。一順念將來。非由性命學乎。詩云。維天
之命。於穆不已。文王之德之純。純亦不已。究其天
之所以與我者。明行而已。以明行者。命之人。爲知
能。天以知能命人。曰。命。人之知能由心而生。生生

卷之十七 天中錄 七

不已曰性。故人由知能學。非學而後有知能也。但
始以知能學。待學之不已。而知所未知。能所不能。
知能日生而日精。以至于無所不知。無所不能。方
謂之盡性至命焉。由此言之。始以性命學。終以性
命成。故曰。成之者性也。豈須臾可離之物乎。性命
是個活的物。人活方學。知能在也。成了時。便不能
學。知能滅也。今人家兒童。有些知能。觸物即曉。命
事即勤。則曰性好。當令之學。今人算命八字好。則
亦曰命好。當學。此亦由性命學之意也。若說個學

性命恐難通矣。

詩云。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彜。好是懿德。孔子
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彜
也。故好是懿德。孔子添二故字。一必字。甚明。民有
秉于物則之常性。故生出好來。好則學矣。若無此
常性。自不能強之使好。今學者不理會聖人之書。
只憑私心淺見。看性是性。學是學。認義理不真。只
似說學。那性學。那命。性命反是外來之物。學問亦
屬牽強之名。

卷之十七 天中錄 太

孔子云。性相近。習相遠。人性同一生理。故相近。學習
之功有勤惰。則心之生理因有全虧。故相遠。故孟
子曰。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可知
習從性習。遠從近遠。非由性而學乎。孔子又云。繼
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成性存存。道義之門。道義
本于成性之存存。離性無學。更可知矣。堯舜危微
精一之說。爲尤明。

孟子曰。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樂善不倦。人
之學也。何以爲天爵乎。可知樂善不倦。正天命之

性也。此語久已非學者所能省。故孟子沒人不知性。孔子論語開首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性也。所謂樂善不倦之天爵也。今學者但認仁義忠信爲性。不敢認學習爲性。皆由不能在此實用工夫。故日讀其言而不知也。人而不樂仁義忠信。則亦無仁義忠信矣。樂而有倦。則亦始仁義忠信。而終不仁義忠信矣。故仁義忠信者。性之名也。而學習性之實也。經書如此之類。言不勝述。今有學者。舍性言學。是僞學可知矣。口耳可知矣。學無自得。不逢源。反說性命爲無用。爲空談。又有爲高遠。此皆後世講章之誤。語錄之見。俗儒之說也。可慨矣夫。問顏渾然專言行習。可否。曰。存心窮理而有得者。行習甚益。若不會用存心窮理之功。而日行習。所謂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而不知道者。衆人而已矣。烏得賢。曰。學者亦有信其說而行習者。曰。亦不妨。問何也。曰。非慊心而強行習。不久將自倦焉而返矣。又何妨乎。問亦有不倦者否。曰。除是刑政以驅之。則不倦。所謂民可使由之是也。

卷之十七 天中集

九

士則未有不倦者也。今見和禮生樂舞生先爭爲之未幾倦矣。

一部大學只說個學之功。聖人如何不教人任自然却多作工夫。任勞苦如此乎。故又作一部中庸見學正是自然。由天不由人。由天而有命。由命而有性。由性而有修。修者學也。此學不可須臾離。離之則心不安。理不得矣。下文時中。時天之時也。至誠無息。亦天之無息也。才不學。便違天悖性。違天必有大咎。悖性心亦難安。孔子論語首言學一部大學也。又言時習。一部中庸也。一部論語無非學。無非時習。卽無非大學中庸也。何必更求解。先儒于禮記中。摘出學庸二書。不足以盡聖人言學之意。然大畧已該矣。惟有學記乃教授之法。不可不附學庸並見。

卷之十七 天中集

十

渾然侈言經濟。故薄程朱。攢心性。斥講讀。以爲空虛無用。此之謂不知心性之故。不知講讀之味。不知程朱之烈。並不知經濟之本也。無容濫論。顏子在聖門。無一事可見。孔子惟以好學不違仁許之。未

嘗曰可使治賦爲宰。東帶與賓客言也。而孟子曰。禹謨頗同。道易地則皆然。何也。漆雕開於仕未之能信。孔子說之何也。姑置冉有公西華子路之經濟而與曾點又何也。許爾山向亦好言經濟。薄性命講習爲小儒。余亦未敢以經濟期之。

之學與程朱無異。只一聞耳。程朱認心性爲現成。天之所以與我。不須更有功夫。只須人實實把將他出來。因視仁義禮智。亦是現成的。亦只須人把他出來。予看孔孟言心性。不是如此。心本是操則存。舍則亡之物。不操則不存。不存則亡心矣。性是心之生理。心既亡。不能生理。則失性矣。故必先收放心。放心收而後有心。有心方能生理。然後有性。此處與程朱異了。過此全然無異。

圖書秘典人有疑爲徒存此心。爲空虛者。是未省其言如河圖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之數。卽一貫之說。忠恕之道。一似空虛。實豈空虛。忠似空虛。恕豈空虛。此淺近易見者也。無一做貫不出。無忠做恕。恕不出。則貫仍是一。恕仍是忠。前一與忠亦不爲。

卷之十七 天中集

三

空虛矣。此亦何嘗不淺近易見。學者只是不細心不實體耳。

一者何。專主之謂也。人心有專主。不可以二三奪之。口一。一者敬也。遇事則皆此至一之心發出。由內至外。如寫一字。此一字已不可以空虛言矣。若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更是繁節多目。又豈可以空虛言乎。今以我所存專一之心。是個一數。遇事把此一付此事。便是二數。二亦此一也。又遇一事。又把此一付此事。便是三數。三亦此一也。再遇再付。

卷之十七 天中集

三

便是四。便是五。是六。是七。八。九。十。總此一也。故曰一者一也。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亦一也。敬以直內。而方外者。無窮。是空虛乎。非空虛乎。由此推之。百千萬億。不盡之數。亦此一也。故三德所以行之者。一。九經所以行之者。一。此天生神物。聖人則之以明道也。可以闢異端之虛無。可以救俗儒之浮泛。大學之致知格物。中庸之大本達道。本此而作。故曰匹夫匹婦不知道。見爲數而已。

孝經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可。

人先須有保身之學。以立其始。曾子嘗手執卷一。生學力在此。皆聖人教之也。自後世子臣。雖有免者多。而乃以輕。或爲賢。蓋其實殺身成仁。非聖人本心。不得已而偶出之耳。與孝道已有所傷矣。而務以尚氣貪名。憤然趨成者。更不足數也。孝經又云。立身行道。以揚名後世。以顯其親。此孝之終也。若徒以殺身揚名。未必行道。而身已不立。此皆後世學衰道晦之爲。聖人不爲也。予非阻忠臣孝子之路。苟學聖人之道。于平日自能預保君父于無危。自不至致君父于成凶之地。而身與俱滅也。徒噴噴人口。稱爲節烈。此謂以無益害有益也。是意必固我。以成己名。不顧君父之難堪也。

卷之十七 天中錄

三

學者幼年習畢業。見艾選中。動稱陽明邪說。于是同聲附和。訾毀之。不自知其所以也。又學者有志聖賢。止從朱子窮理一路求之。見其不得力。乃遂大駁朱子。亦不自知其所以也。總由年小學薄。無自得者之所爲也。于是有同異門戶之見。未有老大學日進于自得。而猶爲是者也。

學者有以仲誠存養之說爲高者。仲誠曰。吾所謂存養者。敬而已。敬卽天所予我之理。豈天所予我之理爲高遠乎。太甲曰。先王惟是懋敬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尚鑒茲哉。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可見配上帝者高遠也。懋敬德。卑邇也。人心不在。卽一身之物不能照管。況其他乎。手足放弛而不知。行動粗俗而不知。言語悖戾而不知。無學者氣象。爲人所輕。而不知。這地都是自己的。且看不出。

卷之十七 天中錄

四

人心必天理滅。然後人欲肆。樂記曰。知誘于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則是滅天理而窮人欲也。先滅天理了。故物至人化。人化物了。故窮乎人欲矣。先儒曰。性生理也。最得。但生字較重。理字較輕。卽曰性者生也。更妥。玩論孟言性。多是生字之意。而理不待言。

格物。格至也。將所致之知。到了物上。此卽謂之窮理。亦可辟如平日講說。京師如何如何。是致知。一日

照其路程走到京師。將那如何如何。盡都身自經歷。便是格物。先是窮知其理。後是窮至其理。若一時說。致知格物。總是窮知其理。而未窮至其理也。故是口耳之學。何嘗深造自得。再玩大學。方知吾說之非自作。而有所本也。

或疑心終不能有常在時。曰。只是操存不熟。熟則自可常在。但心在腔子裏。猶主人之在家裏。時而馳乎四方之遠。千里之外。未嘗一日忘乎其家也。雖不在而亦在焉。熟故也。故得蠻黃鳥。止于丘隅。何

卷之十七 天中錄

五

必終日只在巢裏。方爲止也。邦畿千里。惟民所止。何必不出門庭。方爲止也。故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只要知其止。必如民之居鳥之巢。方爲知之熟。

左傳附於經之左者。原非每時每月。而逐事以附之也。統一年四時經文完訖。而附其傳於左。今某欲其逐事易見。每時每月逐事附之。於是摘傳附經。有錯其先後之次者。十百之一二。要亦不失爲附經之左也。然傳亦有先經見者。而傳前又必有相

蒙之經。亦經右而傳左。可即如隱公元年之前。有惠公傳。然蒙隱公二字而作之傳。則隱公二字在右。卽經也。究之傳爲左耳。

仲誠問於衆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懿德是何德。好是何好。衆人皆有所對。仲誠曰。皆是也。但見得窄。孔子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皆是物則。皆懿德也。皆好也。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是爲着甚的。如此。皆好是懿德也。一部論語。開首曰。學而時習之。

卷之十七 天中錄

五

爲甚。好是懿德也。有朋自遠方來。爲甚。好是懿德也。人不知而不愠。爲甚。好是懿德也。聖人經書上。那一句不是好是懿德。凡皆生民所秉於天之常性。不容不然。豈聖人於人性所無。分外造作出這些功夫來乎。聖人性其性。人不性其性耳。余今羞矣。人每謂我曰。這大年紀。還讀書爲何。家人亦勸稍歇。余只看歇不得。蓋此五經四書中所載。皆生民之物則。美德也。民之秉彝。自好是也。余亦與民同好焉而已矣。以一儒曰。言理字。亦有人。行事

多悖不似先生每日間事事將所學在上而做出
仲誠曰此亦由不得自己亦不是獨能亦民之常
性好是懿德也

補斯之喪而子種爲之服漢型之喪而士則爲之緦
古道可以不墜矣問今人盡可以行之乎曰可不
然何以謂之朋友但泛泛之交不得同也今人泛
交多矣必有益友乃可行也然不赴告者雖有聞
焉心喪之而已

好談經濟之家謂仲誠存養之說迂虛無濟事仲誠

卷之十七 天中集

五

聞之曰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
豈獨經濟不待養而自成乎不存又無所養焉得
不言存養也

仲誠之言存養者敬也敬卽性也性卽功夫也學者
若疑之可將孔子言性之書及孟子言性之書及
五經言性之書寫集一處觀玩之可以無疑

說箇學字便大故聖人止作大學非有二學法也八
歲入小學謂其幼童而小之非學小也何也當天
子諸侯之嫡子卿大夫之元子庶民之俊秀八歲

入學時欲何爲也原欲學爲君學爲卿大夫以期
爲齊治均平之君子豈小乎此時雖不能通經之
義理而必陳詩書於其前命之曰此爾業也使其
志一於此而不遷便是止於至善了待其久之果
知其事爲其事便是知止了待其果不志於他便
是有定了又久方能收束身心不亂動便是能靜
又久且以此爲快活食好不舍便是能安又久則
一動靜矣於此必生疑疑必思慮求明其義理矣
便是能慮豈不是大學已兼小學教法乎

卷之十七 天中集

五

祭統云成王賜魯以天子之禮樂外祭則郊社是也
內祭則大嘗禘是也中庸孔子亦曰明乎郊社之
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是孔子卽言賜
魯之禮義也未嘗以爲非

祖宗雖已不在神明與之相通則遂神無不格而降
之福焉明於此理則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
間亦在神明之相通自無不可感動者其誠一也
其敬一也故先王制禮莫重於祭爲其有神明之
道存焉格神乃可格人也不然道盡爲假僞不可

柯代柯猶以爲遠之義。若作泛常文字。與前引詩意。治改意。全不相涉。

博野顏渾然來書。言不得見學堯舜周孔。與傳堯舜周孔者。而又不欲人註述。不註明堯舜周孔之書。卽無由識堯舜周孔之學。又何由傳堯舜周孔之道。註之述之。猶恐不詳不明。與堯舜周孔有所差誤。况不註不述。泛泛影影。反與堯舜周孔無所差謬。是可怪矣。所謂儻侗大話者也。倘細心研求。自不敢爲此說。

卷之十七 天中錄

辛

渾然好言經濟。勉我以學六府三事之說。而未嘗盡取聖人之書。仔細詳明。字字註解。以論其世。而考其實也。當上世。金木水火土穀。皆不成用。數聖人出。而開闢成用。故極奇。至於今日。是六府者已成。工匠農夫之事。惟在上者董用之而已。又何用學。若正德利用厚生。實爲重也。然自孔子刪述六經後。已將此等事。悉著諸經書。我輩如今。止宜就經書學之傳之。則三事三物。無不該也。但有所未省。自不得不詳考細釋。註明之。以就正有道。豈可舍。

經書草草。亂學未有舍明明德之學。而別有所謂正德者。舍親民及理財用人之學。而別有所謂利川厚生者。且渾然似謂六府三事。禮樂射御。全不在世。不知未嘗一日不在世也。家家耕田鑿井。農工商賈。乘車射箭。吉凶賓嘉。而失古道者。不明也。非不行也。吾正患其行之不著。習矣不察。終身由之而不知道也。又敢患不行習乎。

子楷曰。呂氏四書講義。一時尚之。昨方一看。呂氏固心之人。尚言學乎。直貶存心。大罵異己。滿腔兵戈。一派霸氣。非儒者講學氣象。又敢問所學之得失乎。

卷之十七 天中錄

壬

仲誠曰。聞晚邨一味遵朱。是已。不知遵朱之集註乎。并遵朱之或問乎。若止遵集註。而遺或問。朱子何必於集註之外。又作或問。許多話說也。若并遵或問。則學庸或問一書。痛言存養居敬。不啻數千萬言。皆存心之說也。而晚邨又深絕痛惡之。何哉。或問之言。居敬也。曰。非此無以涵養本源。無以開發聰明。小學大學。皆必由此。所謂本源。是心否乎。所。

謂涵養是存心否乎。又曰方寸之間。虛靈洞徹。萬理咸備。此人所以異於禽獸者。虛靈洞徹。明是單就心言。不別參一物。萬理咸備。明是專指存言。不逐物爲功。今遵朱子而惡存心。同人於禽獸。且曰識本源作甚。是叛朱子也。淺視朱子而得其粗遺其精。撮其稍棄其根者也。朱子嘗自得意於學庸或問一書。蓋存心居敬。乃爲學始終之要。而章句無此中心若憾焉。故欲以小學補之。不足。於是大費精力。體認詳求。又作或問。以暢其說。恐呂氏之說行。朱子之心悲矣。

卷之十七 天中集

三

聞晚邨謂君子之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存心無功夫。以仁存心。以禮存心。方是功夫。夫晚邨遵朱者也。朱子曰。日用空閒時。將此心存在這裏。截然。此便是渾然天理。此便是未發之中。又曰。將此心存在這裏。如日之升。他本自光明廣大。呂氏竟未聞此語也。抑聞之而不知也。人不曾有存心之功。焉能曉存心之語。故雖視不見。雖聽不聞。雖讀而不知其味也。

今說不言仁禮。空存一心。此禪學也。持論似正。然而不識心體矣。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操之爲言存也。舍之爲言不存也。可知心之爲物。乃存之則存。不存則亡之物也。孔子此語中。何容插入仁禮二字。既存之後。我心在矣。乃可曰以仁禮存心也。孔子曰。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豈仁禮不在焉。視不見。聽不聞。食不知其味乎。可知人必當使心在也。然不存則不在。又當用操存之功夫。心方在也。心在然後存仁則仁。存禮則禮。無所存而不可矣。不然。以不曾操存之心。便是舍亡之心。不在之心。方且視仁禮而不見。聽仁禮而不聞。食仁禮而不知其味。突而欲其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何直恁說得容易。故孟子欲人收放心。收放心。非必馳於聲色貨利爲放心。凡忽忽不知有心。皆放也。何也不操存。卽舍亡。心之本體。原如是也。孟子又曰。存其心。養其性。今亦未可卽添入仁禮款項在內。而曰以仁禮存其心。以仁禮養其性。便是改他原本。

卷之十七 天中集

三

君子之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便是那先立大。從其大體爲大人的功夫。若仁禮存心之說。只因下而要說橫逆而及之。

今人之叛朱子者。其害小。因叛朱子而戕及孔孟。其害大。然戕孔孟害及已往。而使其說行於世。則又害將來。或曰。晚邨之霸氣。人易測之。不能行久。仲誠曰。然。但天下粗莽之士多。精密之功少。口耳之學。易體行之功難。其誰察及此乎。

今天下讀書人。作秀才。中科甲。歷仕崇高富貴者。何

卷之十七 天中錄

書

啻千萬。能有幾人真實不信二氏者。此故何也。爲其所言皆易也。倫理盡棄。心性總空。超忽冥突。不立階級。自無美不臻。無用不神。無惡不退。落得受用自在。而聖人則教人踏實用功。學有次第。先其難而後其獲。其誰肯不樂從其易。而強爲其難乎。又孰不以易者信其爲真。而以難者疑其爲假乎。此所以好佛之多也。獨不念易者。終身欣慕。而永不得難者。在在取益。定靜安慮。致格誠正。修齊治平。如踏層梯而取物。至迂而必效也。今呂氏之書。

告聞其力闢佛氏得矣。獨怪其比佛氏爲心學。而以心學闢之。則惑矣。心學譬如階級之頭一層。驛站之第一通也。此處不踏實地。則凡高階遠途。皆可說而不可到矣。是反同於釋氏之超忽也。不先存心。則心亡。心既亡矣。則凡惻隱之端。辭讓之端。總皆乍見乍滅。又何自而有仁禮乎。不存其心。突而自能以仁存心。以禮存心。是非由心生之仁禮也。是仁禮爲外鑠我也。是大不諳於孟子四端之旨者也。吾將懼呂氏率天下而爲佛氏超忽之弊。

卷之十七 天中錄

書

而不自知矣。

存心者。敬之謂也。敬德之聚也。敬以持心。然後仁義禮智。方有安頓處。仁義禮智。又非由外鑠我也。原本心所生。但感物而生者。又感物而滅。不加操存。則心無主。雖忽生一念仁。一念禮。究無住踏處。又焉得不滅也。心既存。至人翁在矣。物感不動矣。几起一念之仁。安放在這裏。起一念之禮。安放在這裏。起一念之義。起一念之智。皆安放在這裏。原無二體。自有兩功。如鵲抱卵。卵是其所存。而生者。既生。

又不可暴棄。從而一一抱護之。乃完全也。呂氏知抱卵而忘卵之所自來。則仁禮皆自外鑲我矣。晚邨既遵章句如鐵板。而斥存心爲異學。則所謂以仁禮存心者。將從何而以之也。當必曰。窮物理而得之。是仁禮散在天地間。吾觀察於物。及博考諸載籍。見有所謂仁。所謂禮者。吾以之存諸心焉耳。此非外鑲我乎。又必曰。以仁禮存心。何嘗非心。假諸外以生吾內。久而存之。自爲吾心。實有也。却不知其不能也。此荀卿性惡學善之說也。人將羣然以爲非吾本有。而從其順欲遂私之便。以爲性天本然。誰肯勉強學問。以卽於善乎。此異家所以有聖人不歿。大盜不止之說。率天下而禍仁禮者。必此之言夫。此朱子所以卒見窮理之弊。而大闢存養之說。急與人書曰。必致知格物。而後敬有所施。向來之說。猶爲未安。吾不知以何爲主。而格物以致其知也。

凡關異學。不可同室操戈。孔門柴愚參魯。師辟山謔。其質各不同。由知德者鮮矣。奚爲於丘之門。堂堂

卷之十七

天中錄

三

乎張也。雖與並爲仁。其學各有所病。當日孔子未嘗棄之。朱陸深相友善。而談論異。非仇敵相棄也。若在後學之視前賢。凡有一得之長。皆吾師也。萃衆賢之一得。以治吾心身。豈非萃百狐之腋。成吾之全裘乎。若必全裘之求。則無裘矣。子貢知聖人者也。曰。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嘗師之有。使夫子求全德以爲師。則無孔子矣。聞呂氏大罵王伯安。闕之無餘力。若欲逐棄之。如仇敵者。得無求全裘於一狐。求全學於一師者乎。雖孔子不能也。陽明授一官。則盡一官之職。雖權勢傾壓。而不屈。授以兵。則寇寢。遇叛藩。則就禽。奪其勞。沒其功。則推讓而不爭。今人試反而自思之。能爲陽明乎。不能爲陽明乎。不必吹毛求其不可見也。且求其可見。固吾師也。何忍戕之。講論皆空文耳。惟欲於空文求勝之。誠迂而腐矣。後之學陽明者。至有三教歸一之說。又有削髮鬻鬚之行。誠哉其大可厭矣。皆歸罪陽明天泉之語。亦誠不虛然。陽明之說多矣。

卷之十七

天中錄

三

果皆天泉之語乎。抑偶爾之誤耳。棄此一節可也。若陽明與諸子皆學孔孟者也。同室之人也。同室操戈。則黨伐之風起。吾爲世道人心懼矣。

今且無論于靜非偏於尊德性。元晦非偏於道問學也。卽使其果偏也。吾取于靜之說。以尊吾德性。取元晦之說。以道吾問學。吾益矣。吾感其爲我之兩師。而愛敬之不暇矣。卽有爲良知之說。不卽物窮理之說者。吾聽之。學之。而有益。從之。學之。而無益。舍之。然後真知其所當從。當舍。而吾又益矣。

卷之十七 天中錄

三

吾又感其爲我教從教舍之師。愛敬之不暇矣。彼皆以愛我之心。成我之心而來。我安得不以愛之敬之之心而往。使今日一堂之上。過此參差不同之友。得失互證之論。相與討問辨難。不必盡同。皆以取益。不亦樂乎。故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此陰陽自然之悅樂。又何至參入愠怒也。同人五爻曰。先號咷而後笑。大敵克相遇。當討問辨難時。何啻大敵。各持一說。而不相服。則號咷然。雖其論不同。而志同學同。求益同。愈不同而愈同。又焉有不

笑者乎。若勝氣持戈。以務求同。得無近小人之比同乎。

卷之十七 天中錄

淵源史學鈔卷之十八

上蔡張沐起菴著

仁和丁

灝易

商丘侯重喜孝

天中錄 上蔡書院

今人說經多誤。經以垂世立教。爲後世求益而已。非徒以取已往之人。糾其首尾。而核其短長也。一人而有長有短。取法其長。而棄其短。皆益我也。今人不然。卽如春秋左傳。本是孔子所作。飾取節棄。盡取世間善惡情僞之狀。表著之。纖微無遺。使後人

卷之十八 天中錄

擇而懲所懲。勸所勸。懲勸至而德亦至矣。今人則必執字泥文。以爲刑書。求理古人獄訟。凡於古人之惡。雖有善不取。於善又必推求其惡。且同已者曲爲之褒。異已者刻爲之繩。每自喜其如老吏斷獄。以得古人之情爲能。絕與自己得失無干。或有以學相告勉者。且笑曰迂矣。論古則然。今人豈可相比。

朱子白鹿洞學箴。一曰。處庭危微精一。孔子操存合此。此是心學正傳。庶幾學有入路。心學二字。出自

朱子。呂氏只空將舜孔文字。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得其正傳。而老學宿儒。盡皆服矣。則異說自屈。若自己尚未明白。龍制關心學不得。

朱子謂程門人多有禪的意思。亦因程子當日說得未免高。如此一貶駁之何妨。未聞卽以近禪絕之。而伊洛淵源。則皆甚親之矣。孟子謂告子。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亦談學忠告也。未嘗怒之。卽同楊墨棄之。告子亦當時學人也。所見有差。而言有誤。何妨辯駁。楊墨則行怪事別。無父無

卷之十八 天中錄

君之人也。若孟子而棄告子。則公都子孟季子何嘗言說盡純。皆怒而棄之矣。孔子於鮮知德之山。一言以爲不智之陳亢。皆學之有差。空怒而棄之矣。至於孔子。西見老子。受其言。曰其猶龍乎。是孔子亦近乎異學矣。而皆不棄者。自古談學之道。無不同然。今之駁陽明何妨乎。駁其言可也。豈陽明果無父無君之人乎。陽明有說得是處。未能從之。有不是處。則必攻之。何心乎。學者只是求益。乃於古人已往矣。猶不免黨同伐異之私。誰敢一言少

拂吾意。若極用其氣魄。殆欲有已。遂使天下儒者絕口不復敢言學也。

仁義忠信。卽所謂天生烝民。有物有則也。樂善不倦。卽所謂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也。仁義忠信。性也。心之所生也。樂仁義忠信不倦者。亦性也。亦心之所生也。本體功夫。原非二物。

學者讀書。何先。曰。先讀中庸。以識性是功夫。而大本達道之旨明。次讀大學。以識功夫次第。而致知格物之要精。次讀論語。而氣質不足恃。同歸於學。道

卷之十八 天中錄

三

乃無餘蘊矣。後讀孟子。則論語之註疏也。同歸於學。則同歸於仁。仁道至大。其妙在學。仁道至全。其用曰義。論孟二書。六經之精神也。

昨示兒孫。爾輩少年。近來我少訓誡。似大漸有流俗之意。在我面前。雖把持未露。察其所安。則非也。我平日諄諄講說。期許之意爲何。今立戒條。慎毋違背。第一戒。尋常出入間。對人不對人。俱要莊重。不可輕肆怠慢。以自褻狎。人斯褻狎爾矣。戒之戒之。第二戒。不可談及閨闈事。女色二字。總不宜

上口。常見學者相聚。言不及義。動舉人家婦女美惡。此我生平所深以爲恥。而痛惡之也。在家庭之間。更不可一言及於女色。子對父言。是不尊其父。父受之。或言之。是不父也。弟對兄言。是不敬其兄。兄受之。或言之。是不兄也。不成家道。人斯賤之矣。此我所曾見有幾家。爲親戚朋友所不齒。家亦蕩然。戒之戒之。第三戒。不可言利。誰家富足。如何如何。不勝誇獎。誰家貧窮。如何如何。不勝貶駁。便不是君子氣象。小人而已。此亦我生平所最耻者。

卷之十八 天中錄

四

第四戒。耻惡衣惡食。以肥馬輕裘。傲驕於人前。而厭棄貧寒之士。此亦我生平所最耻者。以其爲無志大俗人也。戒之戒之。

學者將一部春秋傳。熟誦熟記。而喜好之。自不知不覺。習成。一持敬循禮之人。忠信有爲之才。若只信經文。參以別傳。亦不知不覺。習成一氣節豪邁之舉。刻深刑名之輩。傳使人收斂反已。經使人侈大責人。傳使人窮理明心。經使人恍惚作聰。

仲誠曰。我以力勝人。人亦尙其力以勝我。我以智勝

人人亦向其智以勝我。愈勝愈離。終成爭端。此百禍之所藏也。若以德勝人。人亦向其德以勝我。以學勝人。人亦向其學以勝我。愈勝愈合。終成同心。此百福之所藏也。

敬以治心。敬以淑身。敬以遠辱。敬以却禍。敬以美名。敬以延子孫。

語孝傳曰。溯流史中。與內黃諸子書。有跌倒爬起之說。不可忽也。孝傳未喻。告之曰。人生未有不與跌者。跌倒未有終聽其仆。不爬起者。此卽天命之性。

卷之十八 天中錄

五

自生出此理。不由人者。所謂性也。此卽率性之道。自做出此事。靠不得天者。所謂道也。此卽修道之教。自生出戒慎恐懼。由此小心用意。不肯再跌倒者。所謂修也。始而一人修。能不與跌。繼而人皆效之。皆不與跌者。所謂教也。人生感物而動。未有無過惡者。與與跌同。有過惡。自當改。與爬起同。自當於悔改之後。戒慎恐懼。於不賂不聞中。小心用意。不令復過重惡。與不復跌同。聖人不待跌。卽恐其跌而豫防之。終身不與跌。賢者跌倒爬起。又跌倒。

又爬起。漸可跌少。癡愚之人。一跌遂不爬起。終身仆臥於泥塗汙穢中。大可怪矣。

性者生也。初念性也。轉念亦性也。生故也。君子爲善。惟日不足。生性也。小人爲惡。亦惟日不足。生性也。爲善順也。順生能生。爲惡逆也。逆生亦能生。所以爲性。若逆不能生。則亦順不能生矣。如汲之用機。順逆皆生。不能逆。則亦不能順。逆所以成其順也。君子亦成其順而已矣。小人逆而惡矣。自古聖人。無不受過。以全至仁。况於後世乎。

卷之十八 天中錄

六

經解曰。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屬辭比事之不同。猶詩之有三百也。而不亂。猶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也。屬辭之例。有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之不同。比事則總前後年月。善惡不同之事。不啻千狀萬態。此猶詩之有四始六義。體異而言難辨也。然春秋總歸勸善懲惡一意。何亂之有。詩總歸美善刺淫一意。何邪之有。此可以省孔子經解之言矣。儒者曰。此非孔子之言。何甚。鹵莽。

漢董仲舒記夫子之言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此言不知自何來。後儒遂因而謂孔子以匹夫託二百四十年南面之權。以行誅賞之事也。以此爲天子之事。以此爲非空言真妄矣。孔子於他經。皆述唐虞三代之說。皆古帝王聖賢之往事。非目前近今之所及信。人猶疑爲理當如此。無實事可見。未免皆託之空言也。因修春秋而作之傳。就近今眼前人。如某某是如何如何的。某某是不如何如何的。一一見諸實事。校向所言理當然者。尤爲深切而著明矣。如此所以春秋定不可不作也。如此春秋之作。定在傳也。

卷之十八 天中錄

七

長人曰。廬敬菴住光州新著一書。大闢陽明之學。其言以戒殺爲始。言之不啻諄諄。是否仲誠曰。妄殺自宜戒。禮殺豈宜戒乎。道始諸飲食。學宗自上古。上古未有艱食。先有鮮食。茹毛飲血。人生之始。卽道之始也。使其不殺。將無人類。又何有道。天生萬物。所以生養成就乎人類也。聖人惟節取之而已。世儒方以異學誣文成。敬菴極爲之。而復爲此。

說是滋陽明之詬戾矣

豺祭獸然後田獵。坤木黃落然後斧斤入山林。天有霜雪以殺萬物之過。帝王有刑罰兵威以殺人。類之淫皆天地間自然之節制也。釋氏出一偏之說。以明異吾儒。亦學孔子而已矣。孔子所戒。吾亦戒之。孔子所不戒。不必戒也。

長人辭行語之曰。此去功夫直須一念常在。近日呂氏關心學爲禪。吾一念常在。得無近禪乎。非也。一念常在。卽大學之心在也。孔子之操則存也。不在

卷之十八 天中錄

八

卽舍則亡也。卽孟子之收放心。心勿忘也。又卽中庸之不二不息也。不二者一也。一則無間。自不息矣。故一念常在。卽一也。伊尹與湯。咸有一德。卽此學也。故曰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於克一。在禹亦嘗明言矣。曰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上溯堯舜。允執厥中。中是何物。一念而已。允執之功。在何處。一念而已。體用無非一念。無非常在也。括之爲四字。廣之爲千萬言。問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是已無所睹。

問於事物乎。是人。不賭。聞於已乎。曰。觀二句之文。是已無所賭聞也。方未有喜怒哀樂時。是已所不賭聞也。便豫先存一心。恐怕有喜怒哀樂之事來。我不能中節。觀後豫立前定之說。可知矣。若以二句之理。亦有人不賭聞於已意。方未有喜怒哀樂時。我自存一戒慎恐懼之心。人自不及賭聞於已。故後亦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可知矣。問若作時文。當從何說為是。曰。若作時文。便作兩層。已不賭聞在前。人不賭聞在後。

卷之十八 天中錄 九

古人筮著用三人。各占一易。一人筮連山。一人筮歸藏。一人筮周易。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鄭玄則謂只一筮。而三人共占此一筮之辭。各斷吉凶。其吉凶之言不同。則從二人之同者。余謂今若筮易用三人。各筮周易。各有所得卦爻之辭。吉凶不同。則從二人之同者。儀禮士冠禮。筮人還東面旅占。卒進告吉。旅占衆占也。不言三人占。或旅卽三人之義耶。不明。

九拜。一曰稽首。或卽今之跪而首至地也。俗曰磕頭。

二曰頓首。或卽今之揖也。兩手抄合。推下至地。而首隨而下之。頓然也。故注謂頭叩地也。點頭向地。而不至地。曰叩也。今日鞠躬。古曰磬折。古文又曰撝。撝。揖也。

三曰空首。兩手抄合。當心拱起。而俯其首。則頭既上。不得伸。又下不至手。控懸於拱之上。故爲空首拜也。古今皆謂之拱是也。

四曰振動。不可解。振止也。動動也。以上三拜。有手容。有頭容。將拜時。容體必止。一止而後動。不促動也。

卷之十八 天中錄 十

既動又止。而又動。然後容體可觀。而足昭其敬矣。以意度或然。

五曰吉拜。拱尙左也。

六曰凶拜。拱尙右也。凡稽頓空三拜。必皆拱手行之。拱手之法。以右手握左大指。却以左手四指加於右手之上。用力握之。平衡拱起。肱平而手稍高。此吉拜也。許氏說文。兩手當胸曰拜。論語子路拱而立。是也。若凶拜。則以右手加左手之上。反用之。孔子一日拱而尙右。門人皆拱上右。夫子曰。丘也有

姊之喪故也。於是門人皆上左。是也。婦人尚右。
日奇拜。奇陽數也。陽止一而無二。一拜而止。簡便
不再拜也。男子之常。

八曰褒拜。褒加一拜為耦。陰數也。一拜不盡意。加一
拜。故再拜為褒。女子之常。則名俠拜。古人止有再
拜。後世事多情重。再拜又有不盡意。又倍之為四
拜。四拜仍有不盡者。再倍之為八拜。八則盡矣。八
卦之數。皆褒之意也。

九曰肅拜。直身。頭不俯。唯手平。衛君父用此。以荅臣

卷之十八 天中錄

十一

子之禮。官人臨民。亦用之。凡不荅拜者。皆此禮也。
以上九拜。皆余以私意。通今拜而言之。今拜必有自
來。焉知非古也。先儒舊解。不分立跪。則稽首頓首
無別。按尙書。舜時與周時。皆曰拜手稽首。拜手今
揖也。立而不跪。下其手也。先揖拜而後稽首。故曰
拜手稽首。周禮去拜手。為頓首。其名異而實同乎。
上古拜手。稍下其手。周公制為頓首。則下手至地。
而頭亦不得不隨手而下至地矣。故易拜手為頓
首乎。不跪而屈其身。使首叩地。其勢不能遲留。故

曹下疾起。曰頓也。若跪而首至地。其勢又不容不
遲留。則曰稽。稽者遲也。皆因其自然。以立名。先儒
不分立與跪。但以疾遲為別。即如今世禮。若去將
而行跪禮。身既跪而伏於地。則頭同一至地耳。有
遲者。有疾者。特毫釐之差。何以遂別為二體。一曰
稽首為重拜。一曰頓首為輕拜耶。則魯將有辭。而
齊亦可不貴矣。唯頓稽有不同之形。故齊人責稽
首焉。大抵禮至稽首而盡。即稽顙亦無異體。特首
至地有數者。為稽首。以頓首間之也。首至地者無
數。手不交。不以頓首間之。為稽顙也。凶禮無文。故
也。鄭氏訓吉凶拜。取先拜後稽顙。先稽顙後拜。為
別。未思周禮九拜。特言一身容體。未就施用而言。
凡施用於不同之地。不外此九體也。若舉所施。百
千不盡也。又以褒拜為荅拜。未思禮尙施報。施者
此九拜。報者亦此九拜也。何獨以再拜為荅。又以
振動為恐懼迫切。此不成禮容矣。雖有變故。九拜
自可從常行也。

周禮司儀云。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鄭注推

手下之爲土揖。平推手爲時揖。推手小舉之爲天揖。要之三揖。有上中下。天地人之義也。凡見君。庶姓之臣。賤推手至地。曰土揖。土至下地也。異姓之臣。疏而尊者。平手推之。曰時揖。時得中也。人平等也。同姓之臣。尊而親。手少舉之使上。曰天揖。天至上也。

見心曰。將心收斂來。似明明有一主人在內。仲誠曰。此便是心在。此便是收放心。此便是心學矣。而舉業家以心學爲異端。可乎。不可乎。心爲人皆有之。

卷之十八 天中錄

一三

心操則自存。舍則自亡。此處異端欲異於吾儒。不得也。吾儒欲異於異端。亦不得也。何也。人之心體。本自同然故也。自此發端爲用。乃各殊矣。殊其端。故爲異端。心之生理爲性。吾儒由此有了心主。從此生理不窮。萬物皆備於我。樂莫大焉。異家由此有了心主。則不欲其生。萬理備萬物。而却欲一切死之。每每將此生趣。苦苦斬伐。斬伐不盡。則又狠忍其心。戕害其理。而必欲斬伐盡之。然終不能也。此則異端而已矣。異其端。而終不能異其究竟也。

故曰異端。幾見和尚道人。能終死其良心。不生一理。與人異者乎。雖出家披剃。終有思戀其家之心。終有父母妻子之念。故曰不能異其究竟也。

周南召南。爲房中之樂者。有弦歌而無鐘鼓。婦人房中之樂歌也。歌其詩以明志。習其志以自樂。則未有不浸漸而爲后妃之賢矣。道不復古。詩書之澤不下逮。則婦女無所樂於房中。於是賢者苦困而多疾。不賢者遊蕩而淫於外。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不正其夫婦也。天下無一夫婦之正。而安往而有正乎。

卷之十八 天中錄

古

心者人之根本。學不自心者。無本之學也。以心學爲異者。不根之論也。聞今呂氏其說曰。天性命理。道皆可言學。惟心不可言學。又聞呂氏謂釋學本心。故心不可言學也。釋學本心一語。出自程子。其言已誤。使釋學本心。則不成釋氏矣。惟其不本心。所以矯揉造作。索乎隱而行乎怪也。堯舜之學本心者也。故天性命理皆未言。而先言心。十六字皆起於人心而爲言也。因人心之危。然後生道心之微。

離心言道不得也。天性命理。豈離人心而他有所寄。旁有所出乎。何不宗堯舜之說。而主程氏之言乎。程氏之言。透宗者多矣。何不主其他說之透宗者。而偏主其錯誤之一語乎。何不將五經四書帝王聖賢言心之語。一一盡錄一處。而觀之乎。既遵朱矣。又何不將朱晦菴言心之語。盡錄一處。而觀之乎。盡錄而觀之。不省於前文者。發明於後。不省於後文者。參証於前。自可反驗吾心。而知其是當矣。爲何舍前言往行。而自逞其胸臆哉。

卷之十八 天中錄

五

心學始自堯舜。終自孔孟。堯舜曰。人心道心。是言心也。曰危微精一。允執厥中。是言學也。此便是心法。此便是學法。孔子曰。欲正其心。先誠其意。意誠而后心正。此便是心法。卽是學法。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可見人有心不在時。不可不於此學在也。心在則正。不在不正。正者還其本正者也。視見聽聞食知味。卽其本正者也。而其正之法。惟令心在而已。是在卽心法。亦卽學法也。故孔子又言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

其鄉。惟心之謂與。此言心之體也。心體如此。故心法亦自然如此。操則存。存則在。在則正矣。皆是心法。卽是學法。孟子言心更詳明。大體之辨。正重乎心之言也。而欲人先立大。則小者不能奪。學不自心起。是大體不立。養其小者爲小人矣。收放心之說。深切乎學之法也。收放心而後爲學問之道。今放其心而不知求。又焉有學問之道哉。故謂心無學者。放其心者之言也。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不收放心。則心不存。斯生意滅。而性不養矣。天之所予我者。我不以爲事。斯叛天命矣。一心學之失。而天命性道俱滅。爲堯舜孔孟之罪人矣。夫子曰。索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言索隱而不言行怪。則索隱爲無據也。故必行怪。而索隱之罪始著。故鞫獄者。有簡而後加之罪也。此孔子教天下後世除異學之法也。若欲除異。而不簡其行之怪與不怪。但摘其言語之不顯明真切。而遂欲除之。其或失之冤誣乎。二帝三王之典謨。欲盡人省之。恐不得矣。豈索隱乎。孔孟有深隱之詞。如

卷之十八 天中錄

五

定靜安慮不睹不聞存心養性之類尤不易省豈
索隱乎人胸皮中所藏本不可測乃從而一一編
造名目列爲次第曰身曰心曰意曰知誰持示之
又曰某先某後某始某終某本某末誰目見焉若
執而罪之曰此孔孟之索隱也將不患無辭矣及
察其行則無怪焉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五倫
之事克從無悖身體髮膚衣服飲食養生送死之
節皆守一代之制不失先王之法同乎四方之風
不戾生民之常則乃知其非索隱也而帝王聖賢
之道乃足貴矣其在空言乎孔孟以未嘗行怪而
深隱之言不敢以爲異何敢以陽明一二不明之
言而誣以行怪也

卷之十八 天中錄

七

問牝雞而晨惟家之索索意如何曰索繩也諺云扶
起竹竿扶不起麻繩言媳婦當家家道衰敗如繩
之不可扶立言斷斷難立得起萬萬難扶持他必
傾倒無疑也嘗歷親親戚朋友之家家道衰敗者
多是如此

問七出之條無子去何也曰無子非已不生子之謂

已不生矣又不欲人生能使丈夫無子乃謂之無
子有猶子繼嗣又不能容亦謂之無子如此乃出
也問此在妒之條矣曰否婦人之姦巧者能千方
倣作不見其妒難加以妒之名者則有此條也此
人不夫萬萬不能有子去之乃可有子焉

問處妻妾之道曰已賢賢好德則妻妾以賢德奉之
已好色縱慾則妻妾以色慾奉之何常之有在已
而已若已走死路則亦導引鞭助唯恐其不速死
而亦不能知爲死路也在已而已何也陰從陽也

卷之十八 天中錄

六

陰本柔昏陽本剛明乾坤定之矣在始娶之日定
其所趨失此不圖難以悔矣

上蔡書院學者百人無齒次畧別長幼行禮因講長
幼之序曰長幼有序誰不知之惟不知此卽性命
之學行不著習不察是以若存若亡耳倘知爲性
與天道自不敢模糊人那一箇非天生卽如天生
此一人人生於前年又將彼一人人生於後年皆天生
就由不得人此長彼幼無可移易人若僭越便是
不奉他天之所命了違天必有大咎敢不受命而

序之。此所謂日用間。皆有天命流行也。詩云。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此之謂也。人秉受天之此命。以爲性。又自然好此物。則以爲美德。故凡人相與相讓。相讓定要循個次序。不敢以幼而越長。不敢以卑而僭尊。此等人。誰有不喜。若驕慢無狀。人那有不惡。此又是人之常性。詩云。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此之謂也。推而言之。父子有恩。君臣有義。夫婦有別。朋友有信。皆是天所命我之理。敢不尊天乎。皆是性所自生之道。忍自戕性乎。可見日用間。事事物物。

卷之十八 天中錄

五

無非性命流行其中。叛命滅性。天不佑之。鬼神禍之。則身自不安。立命安身。此所貴乎性命之學也。學者如何看作小事。敢由自便乎。況入學以齒。今始入學。而不以齒。已失學矣。舍此言學。是謂口耳之學。是謂俗學。

譚左羽嘆今之人。不自務爲己之功。專好辯異同。苛求先儒短長。而欲疏叅先儒之異已者。罷其從祀。心焉傷之。又曰。爲學如吃飯。五穀雖不同。人皆取之以充飽。若以己所不嗜。而欲棄其一。則不可。仲

誠學

譚先生曰。吾少年好羅辨。一老者曰。子且不必爲他。且自退而用些靜中功夫看。予於是退而靜坐。久之。忽然有覺處。只覺目前立有一界限。此邊是平地。彼邊是萬丈深坑。吾此兩足。若稍錯忽。便墜入那萬丈坑裏去。靜中有此妙處。遂亦見儒者皆少此一畧功夫。今說此話。恐惹時忌。又嘗爲禪了。這一節功夫。儒者恐亦不能有異。仲誠曰。然。打此以後。方異也。以前是天之所與我者。不能異。以後是人自用力。以續天者。斯不同矣。大學中教法。須自止定靜安起。沐嘗謂知止便明。定則益明。靜則益明。亦與先生見同。只此後須慮得大有用在。如何近禪。

卷之十八 天中錄

五

刊童經成。此斌兒與垣孫。五六歲時。偶書以門之。門人王延祐輩。以爲卽小學之書也。多抄寫以各教其家。且勸刊以廣之。因思通俗女經。既行。以訓女童。則男童亦何不以此教之。世傳有三字經。始於性善。終乎大成。止以便其讀耳。其義則皆與

所能曉。必俟長大。始能識解。何如目前於庸中。即可令識其義。而即可以身體行之。習慣之。可成自然。今學者固有十四五。二三十歲。卒不聞是道者。或晚而聞之。則且以爲此古昔聖賢迂闊之事。非今人所宜。豈非自幼童不曾聞。不曾行之誤哉。

馮克從曰。中庸自道不遠人以後。漸漸說開。以前中統庸而並至。以後庸附中而立名。先生曰。此說是以前不離功夫爲言。故未發爲重。以後說個現成。

道字。則已發居多。

卷之十八 天中錄

主

儒學本天。釋學本心。此語大有病。與聖人五經四書之語不合。凡不據經書。而自爲之言。雖出先儒。亦不敢從也。聖人言道。何嘗本天不本心。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本心而言也。惟皇降衷於下民。衷者心也。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彜。好是懿德。秉彜心也。離心天在何處。降生於何所。衷也好也。從何處發端施用。天杳冥虛空。而寄寓於人心。則杳冥者乃真虛空者乃實。離心言天。則幻而怪矣。離天

言心則養而不靈矣。大學修身必先正心。明是本心。人同此天。即同此心。故一人之心。不出戶而絜天下之矩。矩者心也。故曰。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難道此語是本天不本心。難道釋學是絜矩誠求之學。而吾儒反非乎。程子平日所言。無非此理。或皆後人訛傳所誤。或程子一時誤分。未按經傳。後學遂因而大除心學。吾爲此懼。

聞呂云。心是爲學之物。此處下不得學字。既曰爲學之物。已是學了。又如何下不得學字。豈是呂氏不

卷之十八 天中錄

主

曾讀大學。大學以修身爲本。却必心正而后身修。是儒學本心矣。大學又非直說本心。却又說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乃得正也。是致格誠者。乃所以正心之功也。正心之功。謂之心學。若心不待學而自正。大學教人言心而已深矣。何必多說。且深微其說。至於分裂心體。爲意知之名。又曲細其功。爲致格誠之瑣瑣乎。知者心之明覺也。物者心之外感也。意者心之感

物而動也。心之爲心。本有此等枝節岐差之處。不各有以辨理之。則正體不復。是心之先。正多功夫也。今粗粗將此學之次第誦過。所以不知心學二字。

陽明主良知是病。何也。良知是憑天的。不賴學功。此譬之生米不中食。生金不中用。天生粟而欲人燔煮之。天生金而欲人煅煉之。天生人以良知能而欲人操存擴充之。此天之休命也。命人以物。不命人以用。非美命也。并與之用。方爲至美之命也。故

卷之十八 天中錄

五

孔子曰。十室之忠信。不如好學。陽明直取足於良知。不信窮理。故曰病也。今呂氏大關心學。若謂心無學。是只一空物也。則又不及良知之說矣。若謂心不待學。却仍是良知剩意耳。心猶知也。不待學良也。呂氏亦良知之實。何復駁良知也。陽明主良知。上而還有致字。與光主良知不同。但說致字。偏在存養。而遺窮理。少却梢頭半邊。呂氏關心學。心中不許加學。則學在心外。是致字偏在窮理。而遺存養。少却根頭半邊。少根與少梢。孰勝孰負。

問先生云。心是爲學之物。已是學了。何也。曰。呂氏看心如繩墨斧斤。以繩墨斧斤。爲作器皿之物。待器皿既成。則繩墨斧斤。置而無用。以心爲學。待學成而心亦遂無用。是分體用爲二。若我則不謂然也。心如繩墨斧斤。以繩墨斧斤。爲學工匠之物。迨成巧工能匠。亦不過精繩墨。善運斧斤。學正在繩墨斧斤上學耳。若曰工匠成。而棄繩墨斧斤。不得也。以心爲爲學之物。正在心上學。迨成賢成聖。亦不過精於操存此心。擴充此心。雖孔子七十從心不踰矩。亦離心不得也。是本體卽功夫。功夫卽本體也。

卷之十八 天中錄

五

目是學視之物。耳是學聽之物。口是學言之物。手足是學持行之物。心是學思睿之物。迨視聽言動既得之日。只完得耳目口體之物。迨思睿作聖之日。只完得心之物。形上形下。本一無二。明得此處。方無滯碍。方是大通學者。

心是爲學之物。亦虧他道得此句出。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

聞食而不知其味。豈不賴心以爲學乎。但只見得心正以后效驗是學。不能見正心以先功夫是學。知所先後。乃可近道。知后而不知先。則知末終而昧本始矣。豈不與道遠乎。聖經明明白白說出先後次第。舍之不論何也。

釋氏不本心。并不本天。何以知之。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推之羞惡辭讓是非之心。莫不皆然。釋氏獨非人乎。獨非心乎。但吾儒培此以爲本根。使一一發生出來。君臣有義。父子

卷之十八 天中錄

五

有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這些都生出來。乃知裏面有個根在。是本心也。釋氏將這些都教死了。不令生出。死不盡處。必加力死之。務令死盡。故知他裏面亦有個根在。勃勃要生。却硬斬斷。絕滅其根。是不本心也。試思人何以便有此心。此心何以勃勃常生。斬滅不斷。天與之也。天是生生之物。以生生者命之人。人亦是生生之物。心亦是生生之心。釋氏既死其心。卽死其天。不知後世何。以信之。皆不學之故。

存心功夫。孔孟說得至顯明平易。被學者高深視之。才加刻索。便多欺瞞。如操則存。舍則亡。心不在。視不見。聽不聞。此便極是明白的實語。只須自己反求自得。孟子又說出求放心。先立大。較孔子語抑又淺近。我輩如今不必參後儒講章語錄。繙禮的話。且直就孔孟言語想之。已恍見心體影子。卽就影子莫放下。時時再想。務要見到極真方休。以我本心求我本心。終必見得及見心了。然後再看是操存舍亡之物否。又自容易見得及見是操存舍

卷之十八 天中錄

五

亡之物了。然後可看操存之功。是如何用。又自容易。今儒者將聖門極明白話。却又要往不明白處求。多添講解。皮越厚越堅。而理念離失矣。明而後知行之味。行而後知明之味。明行相考。及其知味。則一而已。知味之後。時時習之。使知行之理。常自飽滿於中。方才是完得未發之大本了。若已發之達道。還是此本發出來。更非兩個。故舜只用其中於民而已。非又有個庸在也。回擇中庸兩端。亦只得一善。服膺弗失而已。服膺此一善。弗朱便

是中者天下之大本。非別有達道者也。舜有位。故曰用中於民。就已發達道見之。回無位。止可曰得一善弗失。就未發大本見之。自道之不行。以下五段。是中庸最得力工夫。時講零星散亂。無次序。學者自不得力。

致知格物。亦與中庸明行互考。同一法則。致知不格。物無從考。其所知之是與非也。格物不致知。亦無從明其所格之是與非也。中庸明行互考。及其知味則一者。未發之大本也。大學致格交致。及其知

卷之十八 天中錄

三

至則一者。明明德也。達道卽以大本發之。親民卽以明德親之。

儀禮。鄉聘他國。未入境。壹肄者。肄習也。豫習聘享之威儀。於途中也。此格物之學也。平日豈不常習之乎。恐有生熟。臨時失誤。故時復專肄之。臨時自不差。志大學中教人格物之法。是如此肄習之類。孔子如宋。與門弟子習禮於大樹下。亦是將見國君。必有禮數。皆格物之學。

溯流史學鈔卷之十九

上蔡張洙起菴著

仁和丁 潤昂菴參證

商丘侯重喜孝思校閱

皆

舍麗問諸侯一娶九女不明。以娣姪爲妾。又有以姑者。似皆妨於義也。曰。由今人視之。則妨耳。不及古人遠矣。焉能知古人之義哉。古人以女妻人。欲其德賢。足以爲人之內助。常恐其女之不德賢。以負乎人。則娣姪以德賢襄之。古人之視妻妾。猶父子

卷之十九 昏

凡命分雖不可干。而不得以父兄爲榮。子弟爲辱也。今人唯知有富貴勢位。相壓相陵之爲貴。而不知以德爲貴。此所以不可也。堯妻舜以二女。欲備賢以事舜耳。何及知妻妾之區區哉。從以姑。未有明文。略見左傳。要之從人。娣姪姑皆渾而可不論。亦猶同姓爲君。而伯叔子弟皆臣之。故曰地道妻道。臣道一也。娶昏而六禮不備者。曰野合。古人多有之。文勝質則史。質勝文則野。司馬遷不知也。

李二韓問大昏禮。今皆婦父女父親相往來。是否。曰。非禮也。亦有婿往者。是否。曰。尤非也。問古六禮何如。曰。皆用媒妁行之。何以不親往乎。曰。爲不致必其成也。納徵則夫婦不已成乎。曰。今之謬也。陰陽未交。男女未遇。何得言成。問何故不必其成。曰。爲變也。慎之至也。納聘請期。男女已有定名矣。然名定而實未成也。於此有變。猶得離焉。故男女昏既定而未娶。犯姦者。於律亦有罪焉。爲其未成也。使六禮皆親行之。未有其實。而先有其名。爲其情迫。其有變。則以禮奪情而生怨惡。以情奪禮而廢男女。此古人所以慎之也。今人重片言之諾。於未成之夫婦。而強合之。以爲節行。故於既成之夫婦。爲加重。雖犯七出。無敢出也。寧夫婦失所。家無善狀。斬滅宗祀。而猶諱之。恐聞於人。以其義過重。而流俗之所驅也。

問夫婦有別別字。曰。別猶辨也。男女衆矣。本不辨其孰爲孰之夫。孰爲孰之婦也。先王制禮以辨之。而夫婦定。某爲某之夫。卽不得濫以他人爲夫。某爲

某之婦。卽不得濫以他人爲婦。故曰別。然以泛泛不相屬之男女。何遽然而得此別。故必六禮以漸之。始納采。以示辨也。次納吉。乃可以辨矣。次問名。名辨矣。猶未定也。故納徵。徵定矣。辨之無疑。而女未可驟至也。乃請期。期成矣。而女不可以自來也。必親迎。親之也者。親之也。而夫婦成焉。一成而不可復亂。故曰別。別辨也。明也。彰也。不以微行而迷成。必致致六禮。以明之於己。彰之於人。使知非苟焉而合也。使六禮一有不成。不謂之有別。亂之端也。故曰敬慎重正昏禮也。

復元問。昏禮今多自幼結親。設後有惡疾。禮當何如。曰。女有惡疾。在七出之條。雖已成婦。猶或出之。况未昏乎。女氏當辭昏於男家。以聽其另娶。若男有惡疾。亦宜辭昏於女氏。女氏如不嫌。乃可成昏。何也。六禮未成。雖曾定昏。未匹配也。未可作夫婦視之。古禮娶昏中路遇喪。男女各自返。以待喪畢。而猶辭昏以聽命焉。可知也。又問兩姓結昏。一家遠行。因有阻隔。以致愆期。此當

何如仲誠曰男女未交不可便謂已定夫婦天地之大義也人之終始也豈可以仲區區之小信而廢天地之大義誤人之終始乎改昏爲是非禮之禮非義之義經禮之信大人弗爲

共姜自誓母也天只不諒人只天謂天道也天地之大德曰生陰陽本不偏枯以生物也共姜幼而喪匹其母命之嫁此天道也未諒人道耳人各有夫婦之情不忍離異者雖父母不及諒也誓之既決而其言溫厚合禮有如此可見古禮有嫁母之服

卷之十九 昏

四

有繼父之服有同母異父兄弟之服此天地之心也豈無故而輕假人以私者哉世儒此段道理問焉不及則大道隘矣上古知有母而不知有父任天太過故制昏禮以節之制禮以後儒者又任禮太過天人之道豈可不並存哉復元見仲誠註詩喜曰天理人情曲盡之矣必如是而道乃大也天地之心父母則有之不客僞也夫婦之情女子自知之不可強也天下固有少寡之女或時艱家貧或上下無所依賴及女子資質不同有能守有不

能守必執從一以守之致生事端不如再嫁也此皆禮之能成就人處故易曰苦節不可貞此有憾之道道乃大也此在女子自主之未可以他人強也若七子之母自不可例論矣今之儒者拘於人義而不達天道不盡人情古昔聖人往往不爲此說

卷之十九 昏

五

問莫馬禮婿拜主人立不荅何也曰古禮亦多不可曉以義揆之始不敢荅拜諫也凡受拜者荅之以成禮也立而不荅者不敢受未成禮也亦不敢避以成昏也女方往之日未敢定其成婦與不成婦女歸彌月而後反馬三月而後廟見在途有故尚當反焉未廟見而死歸葬於女氏之黨觀此種種之禮何敢即曰此吾壻也而受其拜乎慎之至也若壻之求昏則自當拜古人之敬慎重正昏禮如此

昏姻正論稽上世男女無別夫婦無定人知有母而不知有父惟好是逐惟色是欲爭奪相殺天下大亂聖人出而曰此與禽獸奚殊哉於是始以儼皮

定夫婦亂稍寧矣。情未安也。繼世聖人又出。仰觀
俯察。而曰。天地一夫婦也。天道下降。地氣上騰。乾
坤匹定。所以萬古永奠也。陰陽和會。所以百昌蕃
育也。又見日月之往來。而曰。日月一夫婦也。晦而
相遇。則變化其魄。遇合有期也。朔而相別。則各行
其道。夫婦有職也。日晝出。月夜生。主外事者不言
內。司內職者不言外也。於是順天地之理。達日月
之情。制婚姻之禮。成夫婦之倫。以續人類不絕之
道。以考外內相助之功。六禮既就。莫敢動變。如天
地相位。而不可易也。如日月相循。而不可亂也。然
而天下猶有愚頑之人。任情貪欲。不從化者。聖人
於是又爲政治以輔之。又爲刑罰以防之。所以昏
姻之道。久而彌尊。而天下萬世。未有不由之者。禮
法定也。禮法定。然後夫婦重。夫婦重。然後父子明。
父子明。然後兄弟顯。兄弟顯。然後長幼序。長幼序。
然後朋友通。朋友通。然後道德廣。道德廣。然後賢
才興。賢才興。然後君臣治。君臣治。而天下太平矣。
故曰。婚姻萬世之始也。迨夫太平既久。禮樂之教

刑政之防疎。世道衰。又始有以色貨奪。而
夫婦之變生矣。然而禮義既彰。不可以復泯人
心。既明。不可以盡滅。由是禮不存於通國大都之邑。
而甯於鄉曲。道不行於朝廷。君臣之間。而明於匹
夫有孔子者起。既抗身古道。從而刪正六經。以維
持王化。輔助政教。三綱五常之說。遂如日月之經
天山河之行地。而夫婦之道。於是釐然並昭於易
則有威。恒家人歸妹之文也。威者。感也。感之以正
也。恒者。久也。久於其正也。家人。利女正也。男正位
乎外。女正位乎內也。歸妹。天地之大義。人道之終
始。不離正以爲言也。此易之言夫婦也。正而已。不
聞有他說也。尚書。斷自唐堯。堯將以天下讓舜。而
以二女試其賢。正以相求。不論貴賤。不較貧富。昏
姻之正。自此始矣。正而已。非有他說也。若夫詩。以
關雎。鵲巢。爲風化之始。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
至於刺淫。而惡無禮。百醜悉備。無非爲其不正。而
恥之。非有他說也。若夫禮。有曲禮。內則。皆義之篇。
其正人之不正者。未可更僕而盡也。正而已。非有

他說也。至於春秋書諸侯夫人及卿大夫問問之事頗多。或正或不正。傳不少爲之諱。孔子曰。使萬世懲勸之。亦嚴矣乎。此春秋之於夫婦也。正而已。未見其有他說也。設曰。此古人之文。今已迂闊而不可行矣。何以至今家絃戶誦。而猶讀之。朝廷猶用五經設科取士。何爲也。可知非不當爲也。不能爲也。非不能爲也。不知爲也。無能無知。古謂之鄙夫。今謂之俗民。習業詭義。而不以爲怪。謂之妖民。非古自賢。放肆爲高。謂之邪慝之民。倍科律而曰

卷之十九 昏

八

不足畏。謂之刑戮之民。從俗說。相煽相惑。謂之諺民。反笑壽長。無聞知。謂之誕民。反覆之而不通。謂之迷民。縉紳不知。謂之被錦之民。在國不知。謂之鄉野之民。哀公問於孔子曰。人道誰爲大。孔子曰。政爲大。政誰爲大。曰。大昏爲大。大昏至矣。冕而親迎。必親迎者。親之也。必冕者。敬之也。是夫婦非他也。親敬之所成也。哀公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祖之後。君何謂已重乎。公謝曰。寡人陋。不陋焉得聞此言。

也。哀公人君也。孔子匹夫也。人君之大。宜無所不通。而學不及匹夫。遂虛心受教焉。所以至今稱矣。孔子遂言曰。昔者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子也。妻也者。親之主也。太王之道也。不敬其妻。將無嫡子。是卽不敬其子矣。不敬其妻。誰與事親。是卽不敬其親矣。不敬其親。不孝。不敬其子。不慈。是以太王愛厥妃。爲重嫡也。爲繼孝也。豈僅區區於一婦而已哉。自是村童野叟。匹夫匹婦。莫不曉昏姻之大義。而賤於色。輕於貨也。比比而然。有不然者。謂

卷之十九 昏

九

之不知禮。而人非笑之矣。詩云。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此之謂矣。語云。德美爲美。色美爲鬼。一家之中而有鬼也。可不懼乎。語云。善耶不美。析食。善女不被嫁衣。一家之中而無善女耶。也可不哀乎。讀周南之詩。稱后妃曰。窈窕淑女。窈窕也。窈。閒也。言幽靜以守閨門。而少輕華也。言閒正以習禮儀。而無荒淫也。以此爲善女。故未得而思之。旣得而樂之。卒產麟趾。相文王修德行仁。以格天命。此后妃之德也。非后妃之色也。如以色

也。糾沉湎冒色以奇技淫巧悅婦人女有不淫者殺之。豈不亦得計乎。而喪身亡國。大命遂歸淑女之邦。德與色之相勝。不啻明矣。嗚呼。以色求妻者。何意乎。其以娼求妻者乎。作娼之家。不顧廉恥。不識禮義。亂從於衆。而惟以色升。曰。我未嘗以是待其妻也。何舍厚重而習輕儇。則喜之。去粉華而敦素朴。則惡之耶。世人和譽而號美妻者。君子指之曰醜陋而已。故妻也者。齊也。言德與齊也。妻也者。嫡也。言體與敵也。德之務齊。不謂之苛。體之務嫡。

卷之十九

十

不可以義。今之謂妻者。不知妻之義者也。不德其妻。是已無德。不敬其妻。是已自棄。取之曰妻。奔之曰妾。取也者。非爲色而來者也。奔也者。爲色而來者也。旣以禮取。而又以奔之道求。其惑不亦甚哉。昏禮初娶。舅姑饗婦。責以婦順之道。婦順者。順於舅姑。和於室人。而後當於夫。以成絲麻布帛之事。以審守委積蓋藏。是故婦順備。而後內和理。內和理。而後家可長久也。此道不講。而能有所謂將坐見其皆不然矣。男不修倫理之文。女不通詩書之

意。而惟願臙肥遊嬉。以遂欲者。果能長久乎。昔周之先正曰。鄉閭山妻。無佞無色。富家治女。指而嫁之。卒能產俊兒。起白屋。世爲公卿。而富貴者之苗裔。率爲僕御。其巧飾麗妝之女婦。環侍巾櫛耳。嗚呼。噫嘻。可懼矣。何敢輕談美惡乎哉。若此者。寧願惡。不願美也。祭於祖宗之前。祖宗不嫌其醜也。坐於子孫之上。子孫不知其陋也。美於鄉黨。而不察其容。褒於朝廷。而不問其貌。光乎天地。耀乎宇宙。此其所以爲色也。夫區區之色。君子不取也。是故

卷之十九

十一

惟君子爲能好色也。惟君子爲能惡色也。好惡之間。其幾甚微。而其關甚巨。存乎人之立心而已。立一好德之心於中。則知艷妻之爲寇讐也。立一悅色之心於中。則傷仁壞義。蠶食網常。漸而不愧。故以公子頑之上。烝於母。而可。齊襄公之橫淫於妹。而可。論色矣。故皆可也。若論德焉。夫豈可哉。先王制禮。嫂叔不通問。諸母不漱裳。姑姊妹。女子子。不與同席而坐。同器而食。道路之間。男子由右。婦人由左。授受以篋。雖莫之地而跪取之。以此坊民。人

猶有以色犯禮。屬於死刑者。曾是詩禮之家。而可不講乎。古之求昏者。其致辭必曰。請君之玉女。玉之云者。比德也。詩云。溫其如玉。其德溫厚。不暴戾。輕麗也。故君子貴之。不欲以硤硤之女亂之也。硤。臥且不欲亂。况簪條之與戚施乎。簪條口柔也。戚施面柔也。無德可稱。而有淫可宜。則君子不能齒之。而羞於口也。故曰口柔也。彼亦當見君子而羞於面也。故曰面柔也。口柔而曰簪條者。溺矢器也。甚矣君子惡之也。面柔而曰戚施者。俯首疾也。甚

卷之十九 昏

士

矣。不敢仰見君子也。嗟夫。今之人。多有賤玉而貴簪條戚施者矣。則亦大殊於人性矣乎。今夫鳳凰。則食竹實。麒麟則食香草。大舜不以爲美。而惟臭惡之嗜。亦何怪乎爾。女者從人者也。從人者從一而終也。一從其夫。終身不改。此其情。不可念矣乎。故先王制嫡妻之禮。妾媵之多。不敢加諸其上。也。死而繼其室。不敢沒諸其先也。夫雖不從一。而亦一之道也。所以報從一而終之義也。女有三從。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從父爲其婿。生養教

訓之也。從子爲其夫死守之也。夫女也以異姓之子而生。爲我生者。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詩云。天作之合。此之謂也。養爲我養。教爲我教者。父母之澤也。故禮女稱其婿之父。曰舅者。婿稱其婦之父。亦曰外舅。以云報也。禮也者。報也。無報不安。此之謂也。死爲我死者。女之志也。生養之日而爲我死。教訓之日而爲我死。迨其後。卒不食其言者。無他。德也不然而色也。寧不人人而食其言也。詩云。德音

卷之十九 昏

士

莫違。及爾同死。此之謂也。故一妻也有天命。有父母之澤。有其人同死之志。備焉而後至於此也。慢視之者。謂之違天。謂之侮澤。謂之負人之志。三者有之於家。豈家之禎祥乎。從也者。隨也。故曰夫唱婦隨。夫義婦聽。夫不先唱。婦無由而隨之。夫不先義。婦無由而聽之。故禮責男道爲尤重也。天不垂象。則地不效法。乾坤相從之分然也。月無光。得日之光爲光。陰陽相從之分然也。婦無賢。賴夫之賢以爲賢。男女相從之分然也。陰陽相則。故曰夫婦

皆傷不遠矣。婦有四德：一曰婦德，二曰婦言，三曰婦容，四曰婦功。德者反乎色之辭也，言亦德言，反乎佞之辭也，容亦德容，反乎冶之辭也，功亦德功，反乎惰敗之辭也，皆不離乎德。故曰四德。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詩序曰：陳古以風今之悅色而不好德者也。故知德爲反乎色也。小雅曰：婦有長舌，惟厲之階。周書曰：牝雞而晨，惟家之索。則不以言爲言，而以禮爲言，可知矣。曹大家曰：生女如鼠，猶恐其虎；虎之文炳也，而惡不可當，奚以容爲？

卷之十九 婦

古

詩云：薄汙我私，薄瀚我衣。易瀚曷否？歸寧父母。此淑女潔敬之容，儉樸焉而已，非華采之謂也。易曰：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以華采爲容，妾婢之道也。詩曰：葛之覃兮，施於中谷，惟葉莫莫，是刈是穫，爲絺爲紵，服之無斃，功在衣也。易曰：無攸遂，在中饋。詩云：惟酒食是議，無父母貽罹，功在食也。衣食者家之命，蓄備者計之長，婦之不勤，養優何爲？善良無是道也。故古謂婦爲優，自有四德，而男之相女，有法矣。必於是，四者而察之，賢不

賢見焉，才不才明焉，未可輕任情而妄施好惡也。婦有七出，不順父母去，爲逆德也；無子去，爲絕世也；淫去，爲亂族也；妬去，爲亂家也；有惡疾去，爲不可共處也；多言去，爲離親也；盜去，爲反義也。此所以處不賢之道也。親敬以處賢，七去以處不賢。先王之法，爲至周矣，非一爲之配，而遺未可誰何也。而世之竟莫誰何者，吾又不知其說矣。又有三不去：有所取，無所歸，不去；與更三年喪，不去；前貧賤後富貴，不去。無歸不去者，不敢不仁，以便已也。

卷之十九 婦

古

同喪不去者，不敢以已之多故，勝父母之一涕也。先貧後富，不去者，不敢以可知，廢不可知也。禮曰：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悅，則出之。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婦之禮焉，沒身不衰，是故爲人子者，得一妻焉，以事親，而竟有以妻之故，使父母不得其所者，爲何等也？禮曰：子婦未孝，未敬，勿庸疾怨，姑教之；若不可教，而後怒之，不可怒，子放婦出，而不表禮焉，是雖惡之棄之，亦有禮也。未聞不教而遂惡棄之也，是故夫之與其婦也，不可敬

親之。斯必惡棄之。不可惡棄之。斯必敬親之。漢經於二者之間。顛倒於是非之際。此其間必有私欲蔽之矣。世俗之所謂蔽者五。五蔽者五邪也。蔽於邪。斯不見正矣。一曰蔽色。二曰蔽淫。三曰蔽貨力。四曰蔽物飾。五曰蔽見聞。蔽於色者不醜。如衛靈之招搖市廛是也。並知醜乎。蔽於淫者無死。豎淫之子。不好色而有淫行。豈能死乎。蔽貨力者。嘗欲因昏致富強。乃以斯怨之。而恥之。以辭齊昏也。可謂有志之男矣。蔽物飾者。美裝奩。乃以飽宣之。貧而恥之。故卻齊衰。辭美飾。舉令少君更短衣矣。至今誰不聞也。蔽見聞者。近市井。不及見禮俗。則習氣深。嘗接女子小人。不聞君子之論。則識力薄。遂若天下古今如是焉而已也。而不知不僅如是焉而已也。語云。美履之鄉。見冠纓而不取。短衣之色。見長裾而深訝。其見聞然也。故人不可不出鄉而望。絕類而思。淵去舊見。以來新惑。乃日有進而可免於君子之笑矣。吾今其進天下以古夫婦之道可乎。非夫婦難行之道之謂。則室家樂豫之情。

卷之十九 昏

六

之謂也。詩云。女曰鷄鳴。士曰昧且。子與視夜明星。有爛將翺將翔。弋鬼與鴈。其以勤苦樂其室家者。亦何其情意之惻款爾也。詩云。弋言嘉之。與子宜之。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靜好。其以飲食聲音。樂其室家者。亦何其愛慕之深。風韻之遠爾也。詩云。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其以勉學取友。樂其室家者。亦何其識趣之不可一世爾也。詩云。率西水游。至於岐下。爰及美女。聿來胥宇。其以道路播遷。樂其室家者。亦何其跋涉之不屈爾也。詩云。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綯衣綦巾。聊樂我云。其以患難流離。樂其室家者。亦何其生死之不二爾也。昏姻之道。此爲正論。

卷之十九 昏

七

處女死節

昏必六禮盡。而女始歸。慎之至。重其身之至也。六禮有一之不至。不敢以身私許人。身者禮之身。非女之所得私者。敢輕許人乎。有一之不至。而私許之。其去奔也。一間耳。故禮嚴之。律制之。所以慎重女。

子之行也。既歸之後。一月反馬。三月廟見。言乎苟不正其婦順之道。即可棄之不爲夫婦也。夫婦之道。豈徒以然諾爲重哉。氓之詩之刺奔也。非刺其重然諾哉。未嫁之女死。爲夫合葬。輕禮義而重然諾。此亂世之苟道。鄉村之野俗。學士大夫羞稱之。而今世學士大夫。共獎爲節行。何哉。

儀禮曰。昏禮下達。納采用鴈。將欲與彼合昏。姻必先使媒氏下通其言。女氏許之。乃後使人納其采擇之禮。男爲上。女爲下。陽倡陰和之義也。故曰。下達。

卷之十九 處女死節

采擇之禮何禮也。用鴈是也。使人者。用介紹也。以鴈爲贊。取其順陰陽往來也。納云者。難辭也。不敢必女氏之許否也。皆所以養廉恥也。六禮維納。微不用鴈。五禮皆用之以爲贊。而執之以行禮焉。其禮文。則賓主拜迎。拜送。出入禮賓之節文而已。六次媒妁之言。六次父母之命。而夫婦始成焉。今人則一通昏辭。輒曰有媒妁之言矣。有父母之命矣。其婿死。女從而死之。且合葬焉。誤矣。如禮何。

李照千問。女有未配。爲其男死節者。是否。曰。先王制

禮。不敢過也。不敢不及也。自有禮可守。此則其過

者矣。此爵祿可辭。白刃可蹈之屬。自是美質。賢於

世俗。若聖人則未聞以此教人也。見於六經四書。

昏禮內則。亦未有此。問已聘而未適。其男死。當如

何。曰。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壻適父母喪。使人致還

許昏之命於女氏。女氏許諾。而弗嫁。免喪。女之父

母使人請婚。弗娶。而後嫁之。禮也。而况其婿死乎。

古人以其實。今人以其名。古人準於禮。今人徇於

情。此所以不相及也。實未爲夫婦而死之。不亦以

卷之十九 處女死節

名乎。先王有禮而過之。不亦徇情乎。問婦有再嫁

不大傷乎。曰。傷矣。蓋其不幸也。而聖人憐之。故有

嫁母之服。同母異父之服。蓋亦許之矣。聖人曰。此

天地之心也。伯魚死。其妻嫁於衛之庶氏。此時孔

子固在也。不阻兒婦之嫁。此天地父母之心也。問

此節當表否。曰。只可憐之耳。而君子不棄之於書。

不仁。不可以爲典也。問表之可以扶持。倫曰。何

如以禮扶持人倫乎。問古今不同。古人無自小聘

定之事。今人自小聘定。已成婦矣。曰。陰陽未交。何

以云成六禮未全何以云婦一八子於人皆
父母以循俗之心泛作而女心何知其始死即宜
葬殺乎此不可行即皆不可行矣過者爲是則不
及皆非矣此先王所以終不許也欲人立於禮也
禹州有女未嫁爲男子死者潮遠聞之曰先生何不
表之起菴曰非禮也潮遠異之於是舉男女未成
夫婦之禮告之潮遠太息曰然哉又問彼女子何
以死乎曰此皆聰明質美之人嘗聞俗說而誤以
爲禮耳使生遇禮俗得聞大道亦不爲矣潮源太
息曰今乃知此等無故而就死地者皆表節者殺
之也問近世懷抱結昏俗不可挽奈何曰非朝
廷制禮以一之不能也問因俗而爲之禮使可權
焉則何如曰今人待男女成人而後昏則不得昏
於是早爲之結親曰定昏恐其後無昏而先定之
以待焉耳迨其後兩無夭折則終六禮行之猶之
成人而始昏也倘有夭折變故聽其別昏猶之未
成人而未嘗昏也時俗自可通於古禮矣唯戒之
以絕非禮是已合禮

卷之十九 處女死節

主

正誼曰近日又有處女死節者或亦一道乎仲誠曰
謂之道泛焉可以飾聽律之禮恍惚不可究極究
而極之悖道甚矣總之男女有別終始在一別字
此女之所以自重自慎者也幸一日而得不以身
許人焉則可矣故六禮一有未盡此身人不得而
有之也故先王制禮以節人情欲而君子審禮不
可欺以姦詐此之謂也凡爲此者可謂不食父母
之言以全信然信者朋友之道若男女則主別則
惟恐其稍有不別而輕爲合者也既爲夫婦以從
一許之不可他有所合是彰別也未爲夫婦以從
一許之即他有所合也是爲無別獨怪歷代定律
未嫁而合猶以妨道罪之而多有處女死節合葬
之表豈生死有二道乎此禮未明多是小說戲文
誤人

卷之十九 處女死節

主

妾如之何必告父母。况一女子。父母未嘗臨而變之。及其男之死也。自宜仍待父母之命。擇人而行禮焉。禮盡而昏合。昏合而義定。從一不二。夫死不嫁。此之謂貞。此之謂節。若不聽父母之命。禮未盡。昏未成。而爲之不嫁。爲之不二。恐開天下以女子自爲政之端。不敬其身之弊。

孔子曰。昏禮。婿親迎。見於女之父母。父母承子以授婿。恐事之違也。以此坊民。婦猶有不至者。觀此。非其父母親手其女。以授之婿。女猶有違其事。不肯

卷之十九

處女死節

三

往者。况父母不命之往。而以死許人乎。有此者。必其中他有所爲。非女之果許人以死也。或女平日不聞至禮之言。常聽俗說。以死爲禮也。或父母不體女情。致女大不嫁。心有怨悔而死也。或父母不賢。過擇門戶。苛論財禮。以誤其女而死也。或不重其女。不擇賢婿。不論貧富貴賤。女心忌之。憤然不欲生也。如此者。皆女所死而不可明言者也。妄謂以身許人。又妄爲合葬。不亦冤哉。

昏義曰。父親醮子而命之迎。男先於女也。子承命以

亦可怪矣

卷之十九

處女死節

三

迎執雁入。主人揖讓見廟。再拜奠雁。蓋親受之於其父母也。共牢而食。合卺而醕。所以合體以親之。而夫婦始成焉。一親迎而節目委曲如是者。漸之義也。易風山漸。女歸吉也。巽入艮止。女之志入有禮以漸進之。如山之艮於內。而不得入焉。乃突然刺然。未覩其面。未達其語。未成其禮。未合其體。而忽指其人曰。吾夫也可乎。不漸甚矣。孔子曰。禮非從天降也。非從地出也。人情而已矣。如許多漸進之節目。皆未有而忽以爲夫。豈人情乎。天降地出。亦可怪矣。

信此氓之出也。復關之詩所由作也。曰有父母之命有媒妁之言矣。曰古所謂六禮者非今幣帛之說也。六番之禮卽六番父母之命。六番媒妁之言。所以敬慎重正昏禮也。豈一命一言而六禮已盡乎。若是又何必六禮也。昔孔子葬。四方有來觀者。門人曰。夫子之葬人與人之葬夫子也。又何觀焉。賢者之葬聖人。猶恐不合禮。而顏氏未嫁之女。葬孔林之中。果孔子之所葬與。抑游夏之徒之所葬與。何葬孔林者。卽謂是禮也。

卷之十九 處女死節

問處女死節。其志可嘉也。曰志之有誤亦可憫也。女子未嫁。以從父爲志。既嫁。以從夫爲志。夫死。以從子爲志。未嫁而以從夫爲志。此非禮之志。以非禮爲禮。此俗說之所誤也。女子無罪焉。若更以此爲節表之。是欲使女子皆效未嫁而有從夫之志。可乎哉。問表之以愧既嫁之不守節者。曰何不取既嫁而爲夫守節者表之。蓋輕之以爲無奇也。此所以守節者少也。問妻之於夫。與臣之於君同否。曰不同也。天下皆一君之臣也。故曰有義。天下非皆

一夫之婦也。故曰有別。義所同也。別所獨也。人人可盡忠於君。而非其婦者。不爲守也。

喪葬

時人喪葬不守禮久矣。辛飛有母之喪。力行古道。除佛事。及一切世俗陰陽禁忌之說。燧與髦士襄理葬事。使人子得盡其哀。辛飛使燧問發引可用鼓樂導之否。曰喪禮無樂。然亦無不可者。補斯後又問禮否。曰在辛飛則禮也。禮之有文如木之有葉。有此根。未有不發一葉者。富人禮文無不具。仍用鼓樂。是非心之不容已。特爲飾耳。寒士禮文不具。而發其親之柩。使人無聞焉。亦有不安於中者。不安而行之。則非飾矣。

卷之十九 喪禮

補斯問。呂新吾四禮疑。是否。曰意思覺粗。問新吾謂飯舍定可不用。曰此上古朴陋。無可盡其心。則不虛其口耳。若今世飲食之禮備矣。而飯舍白。不可不用。聖人定禮不廢去者。反古存質也。要亦存乎人子之自盡耳。必飯舍而後盡其心者。飯舍可也。不飯舍而後盡其心者。不飯舍可也。總非若哀痛哭

泣棺斂瘞葬之有定而不易也。曰：「卒。」
夜夫婦各夢母。悅曰：「今日方吃得飽。」曰：「此夫婦盡其心故夢也。」非母實謂之也。問：「饌祭禮。」曰：「葬後謂之祭。今祭於先，非也。改曰饌奠可也。」

二十一日至朝化砦。升階家。問鍾元先生計。至二十七日。那寓寺中。為位哭之。門人疑而問之。告曰：「哭友於友家。近今有嫌禮。不得盡吾哀也。故待於公處以盡哀耳。」武疑晦菴哭象山於僧舍。有別意。豈學者所能知哉。

卷之十九 喪禮

三六

寬夫問忌日之義。曰：「終身之喪。何可廢也。問生口可並記否。」曰：「生則記其生。死則記其死。不相牽混可也。先正有為兩可之說。不如以禮斷之。」

禮。女君死。則妾為女君之黨服。攝女君。則不為先女君之黨服。古固有以妾攝女君者。竟為女君之為矣。然則有即真女君者。亦猶舜之先攝而即位。與是亦可也。

升階請搆斯。為姪孫書主。眾人謂宜預書多字。西神主二字。臨時書為便。問於仲誠。仲誠曰：「此重禮也。」

不可從便。鬼神之際。吉凶之間。喪祭之界也。懸棺而封。骨肉歸土。魂氣升而無所依。方下筆時。即神所憑依。忽之則主不神矣。何由而祭之。

問：「未葬行祭。宜如何。」曰：「奠而已。蓋朝夕有奠。亦止陳饌。設飲。哀戚物儀不備也。故曰奠而不曰祭。祭則儀物備矣。喪凶禮也。祭吉禮也。故不得同。喪猶以人道事之。為其柩固在。猶似其生之常飲食也。祭則以神道禮之。神則推之於不可及。求之於無可憑。不極其尊敬之至。則不足以格之也。今喪禮久不行。惟每七日。邀僧奉佛。諷誦吹打。名為懺罪。亦以飾歡。作喜樂耳。邇來朋友。漸知其非。於葬前行祭禮。亦未為合。姑取其絕流俗。禮亦漸可復也。」

卷之十九 喪禮

三六

喪服小記曰：「親親以三為五。以五為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夫所謂三者。本身為一。上有父下有子。二此三者。體無可分。故親親以三數起。却復由父以親祖。由子以親孫。是以三為五也。又復由祖以親曾祖高祖。由孫以親曾孫玄孫。是以五為九也。此漸已覺親恩疎遠。故至九而止也。由父而上。

殺之至高祖由子而下殺之至玄孫是上殺下殺也同父則期同祖則大功同曾祖則小功同高祖則總麻是旁殺也高祖外無服故曰畢矣

自范純夫之喪伊川爲之經理葬事掘地深數丈不置一物葬之日招左近父老示共見之其後發冢者相繼純夫墓獨免此段當入葬禮并棺內衣屨之外俱禁僭用金玉紬緞以從者爲犯禮

問程子居喪弔客有索酒者程子戒勿與似不是曰客求酒主人不與似不敬客非禮也然程子正欲

卷之十九 喪禮

三

自受此過客來弔喪而飲酒是客不哀主人喪非禮也程子不欲使客受過是仁禮雙盡矣世俗人以非禮媚客陷客於非禮使人羣請讓乎客而已復從而怨客是姦僞也若人不謂已不怨必相循習以居喪飲燕爲常開人忌親之路啓人不孝之心程子以一受過全之焉故硬抒本心之哀痛戒勿與也客而不怨言是一人受教矣客而怨言使人聞之是衆人受教矣是又君子之立教也

淵遠問曰有招魂葬父者禮乎曰禮以義起者也人

而不得其親之死而招其魂焉不亦可乎不如是則人子之心不得而安而人子之事不得而畢焉雖然招魂而祠之可也招魂而葬之則不可魂可祠而不可葬猶魄可葬而不可祠也魂祖魄落鬼神之定情也強神魂而葬之土猶之乎其未葬耳失其實而襲其名可乎君子作一事則作一則而人慕之效之矣可不慎哉

卷之十九 喪禮

五

若漢型令外祖葬事合伊祖父理也因亂仍他葬時也君子得則從乎理不得則因乎時皆合禮遷葬之說非陵谷有變君子不敢輕舉死者陰也葬者藏也一藏而不可復動從陰之義也若今之人則以遷爲常此生者之志於死者果安焉否耶古之人死則論死今之人死而必論以生其義乃曲子其從古之人可乎

問近世人死報城隍土地送行壓魂出殃懺罪超陞陰司地獄之說雖士夫有信之可乎曰此至現二氏之雜說誣惑愚衆明明無理吾家三世絕之矣學者雖見不及亦須硬不信

祭

吾初不習祭祀之禮。漠不知其闕也。既而思之。則習之又牽然多所失也。又習之久。一某不薦。不能先寔也。然後知心者神之主也。身者神之依也。思之則至。行之則在。不思不行。則不在。思行吾性也。不思不行。性滅矣。而聽神之自至。此天下率子孫而終不知有先祖之日也。

祀先。須心中把來當一件絕大事。不可說有他事。且不祀及急忙祀了。好理別事。皆如未祀。又須大小

卷之十九 祭

三

男女。皆令他知此是大事。有定期以信之。備潔器物以敬之。密跪拜。肅容貌。以警之。如見其容色欲樂。以切之。祀墓易不敬。易失期。而神不在。惟時往省。不陳物。叩首可也。四代主。惟位次終不得妥。姑隨人家貧富。屋堂寬窄。安置之。祭品貨簡。侈則難給。卽廢之漸也。唯潔而已。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高祖以上也。時薦從俗期可也。忌日必祭。遷於正寢。不祠。有大事必告。遠行必祭。出入必告。此從

程子

備道之定禮也。祭主不祭墓何也。夫父母死而守其

骨肉。撫其墓土。以思之。愈悲其遠。久將狎而不親。爲之廟。以鬼饗之。春秋祭祀。以時思之。則由死而生。由亡而之存。如見其顏色焉。如聞其警款焉。如見其所欲所樂焉。君子如何而不祭主也乎。夫祭墓亦何妨乎。君子爲其無所交於神明也。

祖宗本根也。子孫枝葉也。今人都愛子孫。而忘祖宗。本根不培植。枝葉豈有茂盛之理。時常要將祖父想念一番。想念之久。幽冥自有相通。迨幽冥相通。

卷之十九 祭

三

人子志氣精神自生。

祭祀之事。不可不就裏盡。如見之誠。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所欲。思其所樂。死者雖往矣。儼然聚於一堂之上。久久遂有難釋處。是死者未嘗一日不生也。事鬼之道。至矣哉。庶幾使人於有憾之中。而亦可以無憾矣。

薦韭餽餘。學者未達其義。只同常用而已。曉之曰。此亦只是尋常滋味。若一念識得是我祖先之餘。自別有味。

既葬而虞祭制喪禮也。葬畢而已。吉舍人而神矣。故不曰奠而曰祭。今人不行虞祭。失之甚矣。骨肉歸於土。則魂氣不與之降。而附於陽。附而不得所附。則散失矣。故速返而虞。虞安也。所以接神而使安於此也。此日不安於此。他日之祭皆虛矣。其所失不亦甚乎。問三虞者何。曰。魂氣無定者也。既安之於此。何能愁然乎。烏知其不以不再安而復去之耶。故安之又安。至再至三。神明庶幾其樂所依矣。問三虞日期。必問一日行何也。曰。禮以虞後。遇剛日行之。故爲問。一日其實或一二日。或三四日。爲其若將疏也。行之無不可也。用剛日陽也。從其類也。故今之君子。觀於三虞。可以知祭墓之是非矣。祭墓且不可。又况廬墓。寬夫問。古用尸以祭。必有精義。若今則不可行。曰。禮定於是。自不嫌矣。今廢此禮。便若可嫌。今人對越神明。雖極誠敬。而猶若可以容其疎漏。以爲無見也。若着一人在上。便都被他看見。斯須懈疎。謂不過處。自皆起敬。起孝。收束得此心。極其齊一。

衆因問祭墓。曰。祭墓有大不可者。一小不可者。三神不在。大不可也。風雨阻二。不恭敬詳盡。三。婦女不得與四。禮莫大於祭。方祭時。欲先祖來我心。則無此理。欲我心報見有先祖在前。亦不遠能何也。我方未有我心在腔子裏。是全爲一蠢物。而欲以此蠢物。對越那無聲無臭之先祖。此千古未有者也。此工夫。全在平日存養。今學者未見存養工夫。亦常祭奠先祖。吾知其隔耳。卷之十九 祭 三 講斯曰。沐浴以祀。人苟有誠心。不在此也。仲誠曰。斯言野矣。又謂古人祭祀有數。不至每朔望之勤。冬寒畏風。保身爲重也。仲誠曰。古人祭祀甚多。山川五祀百神。無論矣。祖宗之祭。時祭之外。有事則祭。今人特約之以朔望耳。古人又不但對神而後沐浴。朝君事親。見尊公。鄉飲鄉射。相見冠昏卜筮。皆沐浴而後行事。不似今人之苟畧也。古人只是凡事認真。必敬必慎。何處見其敬慎。沐浴盥漱。其大者也。友信仙術修養之說。不知所欲有甚於生所。

惡有甚於死者也。曾子易簣。豈得謂我有誠心。不在此。易不易耶。唯曰誠心。三千三百。盡可廢矣。此異說之誤也。

每至祠堂。存心致敬。思祖父與祖父母。容貌言語。便見其儼然在上。如生時焉。若退至別室。遇別事。不存心致思。則自不見。謝子云。鬼神之道。要有便有。要無便無。即易幸渙之義也。玩周頌諸篇。亦盡是此義。此義最平淺。即最精微。謝子體行之餘。方有此語。非粗粗說也。

卷之十九 祭

語

祖宗雖已不在。神明與之相通。則遂神無不格。而降之福焉。明於此理。則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亦在神明之相通。自無不可感動者。其誠一也。其敬一也。故先王制禮。莫重於祭。為其有神明之道存焉。格神乃可格人也。不然。道盡為假偽。不可以格神。即不可以格人。

李二韓言。孔子不識其父墓。可疑。孔子雖幼。孔母豈有不識者乎。仲誠曰。今日禮制。不同於古。若以古禮考之。古不封不樹矣。又不祭墓。四時之祭。皆於

寢行之。婦人行不越閭。其不識者。亦恒事也。

廬墓

間人有廬墓。或謗其偽。何也。曰。何謗為。世俗寧欲人為真。惡不欲人為假。善問廬墓禮與。曰。否。古者天子至於庶人。葬各有期。殮殯有次。殮以藏形。殯以藏之。葬以藏之。必於原野。將以漸而疏之也。先聖王不欲人泥於生。而制所以處死之道。道在乎疏。而親之事在乎死。而生之。是人終不可以死也。故廬墓不為禮也。吳季札葬其子曰。骨肉埋於土。命

卷之十九 廬墓

語

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而遂行。則神有所依矣。故為之廟。以鬼饗之。春秋祭祀。以時思之。曰神在茲。則在茲焉爾矣。守骨肉不如守神氣。君子賤形骸而貴神氣也。豈可不以其貴事親。而以其賤事親乎。

寬夫搆斯。論孝子廬墓。仲誠曰。不載之禮。即不可行也。搆斯曰。子貢固嘗行之矣。曰。子貢之於孔子。師弟也可得而行之。人子之於親。則不可得也。曰。何也。曰。骨肉歸土。題主於墓。以依其神。而即行焉。自

此之後親之神氣。實在於主。人子旦夕不得淫淫者也。舍此而廬於墓。豈可得乎。故廬墓非不爲也。不得也。若子貢不得以守神之禮行之於孔子而廬於墓。何不得乎。曰。寧留此一段。使人猶知有孝。仲誠曰。是何言也。是何言也。禮所以載德也。非禮卽非孝。故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求之墓。則吾父母固未嘗在此。失孝之實矣。要之人死則大變也。骨肉有而反爲無矣。神氣無而反爲有矣。何可不求之於其有。而求之於其無乎。故

卷之十九 廬墓

三

曰。君子審禮則不可欺以詐僞。人死爲大變。其義猶未明。易云。遊魂爲變。此之謂也。魂者不可知之物也。游者無定之辭也。人死則變其精氣而爲魂。故當求之於不可知。魂本遊而無定。故不當求之於有定。卽如聞友之死而哭於數百里之外。如見其顏色。如見其笑語。是其魂氣已離於骨肉而其變然也。故我能致於數百里之外。故口神若必求之於骨肉。是舍其神而求其鬼也。故君子貴神而賤鬼。

溯遠曰。近世割股之孝。糊悉其失。惟廬墓之說。則立有不安於心。而未能明言其故也。曰。明於禮。則立矣。禮速反而虞。速反者何也。爲神反也。虞祭者何也。爲安神也。神反而安於此。我舍而之彼。謂之孝其可耶。溯遠太息曰。今乃知廬墓爲不孝之大者矣。仲誠曰。禮定自陰陽。魂陽也。不可以藏諸墓。故也。溯遠曰。世人不識鬼神之情狀耳。

卷之十九 廬墓

三

或曰。世之崇廬墓所以教孝也。表節女所以教節也。子一以禮除之。不慮節孝之益衰乎。曰。不然。教孝教節。莫如崇禮。崇禮所以教真孝真節也。以廬諸墓者爲孝。則守神者將不得爲孝矣。未爲夫婦而守節。將旣爲夫婦。可不守矣。何也。禮可遷。則人將不爲其常也。故今之爲人子者。相率而廢其祠。求於野。視其親爲野鬼也。爲人女者。多不重妹妯之言。父母之命。以輕許人也。季文子曰。禮以順天。天之道也。莫真於天。卽莫真於禮。問人壽不得守墓乎。張子曰。其甚貧賤者乎。廩主而反虞。旣無之矣。彼欲有事於其親。而末由也。則由

諸墓之左右可乎。然庶人祭於寢。未有人而無寢者也。禮適子出亡。介子欲祭則望墓而爲壇。又禮去國而反祀於墓者。必爲壇。是猶祀主之意而借諸墓焉耳。望者猶遠之也。陰土魂之所畏也。

問廬墓及處女死節合葬。先生以爲野鄙。何也。仲誠曰。廬墓皆文棄實。故鄙處女合葬。蔑文冒實。故野問。何謂悖文棄實。曰。葬而反處。何爲也。又舍而去之。悖其文矣。親在此而求之彼。棄其實矣。問何謂蔑文冒實。曰。六禮不備而合者。謂之野。豈非蔑文乎。陰陽未交而妄稱合。謂之假。豈非冒實乎。鄙不期逆而逆。野不期淫而淫。豈可爲訓於天下。

卷之十九 廬墓

无

問近觀上蔡志書。說朱子亦曾廬墓。然否。曰。否。朱子必不然也。問何以知之。曰。觀文公家禮有反處一節。故知之。豈朱子制禮以教人而反身失之。朱子之書吾見之亦多矣。其本傳載朱子始末亦詳矣。未見有此說也。且無論其事之有無。但論其理之有無。使朱子而果有此事。是不明陰陽死生之理。不知鬼神之情狀。亦不得爲朱子矣。問子貢廬墓

如何。曰。子貢門人也。無反虞之禮。築室將家焉。或印廬中爲壇位而祀之。豈謂孔子之神在墓而欲於墓對越之乎。故子思不廬墓。而子貢廬墓。非子貢獨賢也。子貢不廬其父墓。而廬其師墓。非子貢獨不孝也。或朱子少年偶爾之誤乎。曰。不敢強作。曾子問曰。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可以祭乎。孔子曰。祭哉。其祭如之何。曰。望墓而爲壇。以時祭。若宗子死。告於墓。而後祭於家。稱名不言孝。身沒而已。子游之徒。有庶子祭者。以此若義也。今之祭者。不首其義。故誣於祭也。仲誠曰。不獲祭於家。祭墓可也。乃不祭墓。望墓爲壇。何也。墓者鬼之所居。神所畏也。鬼者陰爲野土而已。神者無往不之。可以廟。可以壇。而不可以墓也。陰陽既離之後。陽終不可以親陰矣。故古不祭墓也。望墓者。遠近之間也。今之祭墓。豈不大誣其神乎。而相沿者多。展墓之禮疑之耳。

卷之十九 廬墓

无

遊梁書院學規

一諸生素習舉業。以辭章爲學。不聞聖賢之說。此番沐浴。

遊梁書院講習之命。將以欲變往日浮囂之習。務相勉於身心性命之業。以爲人心風俗之倡。爾諸生其皆洗心易志。一言一動。務率規條。卽此是學。非俗學比也。

一每日黎明皆起。盥洗致潔。聽雲板聲。齊集

亞聖孟子祠前。序齒致敬三揖。畢稍退。諸生共相致

遊梁講語

學規

十

敬。序齒一揖。各歸書案。乘清明之氣。靜坐。收放心。凡忽忽不知有心。卽放也。默然反求。獨照。若有一嚴師。憚友在其方寸。爲我一身之主宰。久而久之。熟足以生聰明。長才力。再聽雲板聲。登堂謁揖。有疑則問。而退。

一每日早飯後。潛玩經書。務求得聖人辭旨。字字句句。反求合於身心。有疑再反覆尋求。與同人互質。終不解。則問。如此不爲作文之用。乃能爲作文之用。

一每日午飯後。誦讀。務緩誦細讀。浸浸有朱。乃可

不倦。經書非與聖賢相晤對。則與性命相研窮。時藝亦有名家作法可悟。才人思致可尋。如此則焉有容吾倦者乎。倦皆從心之不用生也。

一每日晚夕。聽雲板聲。散學。登堂一揖。衆共一揖。各歸。

一每燈時。或閒集堂中。討究問難。縱其談吐。以質得失。以精義理。揖而退。却將所讀書。多加遍數。熟誦。熟乃爲我有矣。

遊梁講語

學規

二

一每逢五逢十日。早飯後聽講。聽雲板一次。諸生齊集堂中。安置坐位停妥。二次雲板。登堂。諸生各自齊心一會。莊坐聽之。心存自可不倦。毋得怠慢僥說。俟講訖矣。或有獨信。或有獨疑。不妨問辨。問欲其審。辨欲其明。不然不已。乃爲快事。決不憚煩厭瑣也。仍有不明。次日再問。要不可以苟得而遂已。如此久久。識解自進。義理自相浹洽。教然後知困。學然後知不足。教者學者均有益矣。

每月逢三日作時藝二首。古人作詩言志。今何不可以文言志也。務竭盡心力。以求至善。寧艱勿易。寧遲勿速。寧且不得意。勿苟以塞責。須以剿襲爲戒。久久漸自心開思睿。旁通橫溢。而文不可禦矣。總之不以文爲尚。姑率循規條。以涵養此心之一。此心既一。神自清。氣自足。辭自沛。在今日若見有未足。在他日適成其有餘。昔人曰。涵養吾一。此語中真有至妙至妙。不可言傳者矣。

遊梁講語

學規

三

學規數條。既立。諸生問曰。存心功夫。何處下手。語之曰。此學規。便是下手功夫。舍而他求。是舍燈求火矣。如頭一條。早起必在孟子前作揖。豈是真有箇孟子在上邊。不作揖。便責我乎。只是致敬。以收我之放心耳。我定看作有箇活孟子在上。時時刻刻不敢忘。此心自不放。豈非存心功夫。轉而又登堂揖先生。此心又不放。又是存心功夫。由此推之。條條皆敬存此心。每日行習不輟。使此心常在他本是神明之物。爲一身之大本。大本既立。未有不能達道之理。自可以生

聰明長才力也。故曰。卽此是學。非俗學比也。況我們爲學。原是要學孔孟。今居其書院。便當以孟子爲師。每日對其神主。動心悚神。如在其上。不啻孟子復生。親教誨我。如是再讀七篇之文。倍爲親切。而學自日進。敬之道大矣哉。我今所講。與俗學不同。爾輩未必卽能醒豁。且須以我爲主。亦是箇敬字。且無論將來成就。卽這箇敬字中。有絕大道理在。在學有師爲主。時刻不敢忘師。在家有親爲主。時刻不敢忘親。在國有君爲主。時刻不敢忘君。皆是此箇敬字貫將去。若

遊梁講語

學規

四

學時不存養此敬。臨事親事君之時。便沒的拿出來。所以世上鮮忠臣孝子。皆無豫養之學故耳。程子曰。涵養吾一。卽敬也。故曰。至一無適謂之敬。然心不存。在這裏。烏有敬。不涵而養之。敬亦有輟。故存養敬之實也。一敬之專也。爾輩須體驗此意。

立志

志者。至上之氣也。此天命於人之性。自生此一段志氣出來。願善不願惡。願爲君子。不願爲小人。所謂人之秉彝。好是懿德也。今謂人曰。爾惡。爾小人。必憤怒不受。此本來一念。最強最卓。又最真。無一毫假偽。學者爲學。亦必從此處學起。要立住這箇志。使不走作。便是人生一箇本源。如木之有根。自然滋長。漸成棟梁之材。如水之有源。自然流去。漸成渠川。達乎大海。雖以孔子之聖。亦必十五志學。三十而立。後方有進。其教人先在志於道。顏子必仰鑽瞻忽。有此志了。方教以博文約禮。學記曰。士先志。大學。古人爲學次第。而明德親民。入手功夫。在止至善。亦是立志如此。志定了。而後能靜安慮得。中庸未發之中。亦是闡然中。先立箇志。以爲天下之大本。故篇末結言可與入德矣。卽引內省不疚。無惡於志。以釋之。則立志爲第一層功夫。豈不信哉。而今學者。未有立志功夫。如何想有善無惡。爲君子而不爲小人乎。言之甚可懼。然

遊梁講語

立志

一

遊梁講語

立志

二

又有說志。既是天命率性的物。似宜聽他。自會立緣。何又要我去立他。所以異端家。反說聖人多事。這正是異學。不明心性處。性不是一物。性字從心。從生。乃是生生之機耳。至虛至靈。有感卽生。如乍見之惻隱。怵惕。初感必生善念。卽志之端。未幾別感。又生不善。初志自是難立。然此虛靈之性。層層會生。於是又生出良知來。以察識吾志。又生出良知能來。以持守吾志。是因不立。乃又生立也。是這立的功夫。亦性之自生。天所命也。故易大有曰。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天本命人以知能功夫。乃其休美之命。而君子奉順之。故異端家不識性也。問立之功如何。曰。如在親前生孝的志。便每日將此孝志。立一立。教定。在君前生忠的志。便每日將此忠志。立一立。教定。在民物上生仁愛的志。便每日將此志。立一立。教定。如此自不走作。若不用立的功夫。偶發一志。不算志也。此天命人性。本是箇如此理路。用功夫成。不用不成。聽志自立。萬無是理。近世學者。不達此。所以終身講志氣。終身無志氣也。爾等試看亞聖在上。是何等人品。別無奇

處只是立志。嘗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我們如何安於凡民？又曰：士何事尚志？我們爲士，明明有志，却說吾身不能居仁由義，是自有而自棄之，可惜。至於反說理義不好而誹議之，是自家暴害自家，更可惜。無以對此公。

存養

存謂存心。養謂養性。便是存養那志。志乃心之所生。而性之端也。心猶根，志猶苗。培灌其根，苗自長。心不存，不養，志亦必餒。故立志卽次以存養。原非兩項學。

遷梁講語

立志

三

者疑曰：心自在腔子裏，何待存？此正學者之大誤。以肉心爲心，便鹵莽了。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可見心是神明之物，不存那有心來。學者終日悶悶忽忽的過，都是舍亡不在之心。心不在則不正。故大學釋正心曰：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視聽食且然，還可濟得甚事？豈非皆罔生幸免之人？學者又不知操存如何下手，也在大學上止至善是立志，定靜安是存養，將此止至善的心存之，又存自定，既定又存自靜。

既靜又存，自安存心到靜安處，則志深厚牢固而生氣盛矣。卽養性也。中庸更是存養本源之書。從不睹不聞時，用戒慎恐懼功夫，便是存心實註。如此養得箇未發之中，以爲天下之大本，又是養性實註。未後還結重開然日章而戒的然日亡，存養功夫全不稍涉於襲取。故曰：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舜曰：道心惟微，此之謂也。舍此隱微，更別無入德門路。故又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操則自操，存則自存，人如何得見？子思說得如此明白，今人還要

遷梁講語

存養

四

從顯見處求入路，豈不落小人的然套裏去？孟子受學於子思，不動心章曰：持志曰養氣，又曰：心勿忘，勿助長，持志心勿忘，是箇存字，養氣勿助長，是箇養字。平山一章說得存養尤爲親切悚動。夜氣不足以存，便近禽獸，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而凡人心不存而養之，如何求長進？是以盡心章功夫歸於存心養性，所以事天也。存養雖是人事，實天命之然。庶民去之，君子存之，亦是這些子。又曰：君子之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只這一些子，遂判人

禽之關。分聖凡之界。何也。這心是箇仁義禮智胎子。存養之久。神氣充足。自有迸出時節。焉得不異。故又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仁卽人心。義卽人路。仁義收藏。養得充盛。大人之事備矣。還愁有不足否。人只是放心未收。遂不見他本事耳。至於大體小體之辨。教人先立大體。立了。小者自不能奪。若夫深造自得之說。教人達源。源頭達了。資取自不可竭。孟子累累篇。那有不是涵養本源之語。皆由內學向外。由近學向遠。今世反欲從外面學進來。叛之。

程梁書語 存養 五

遠矣。孔子告哀公。中才之君。亦曰。五達道所以行之者三。三達德所以行之者一。由一而三。由三而五。學之序固然。雖中材必由是路。今之學者。反卑視五道而高三德。至於一。則茫不敢知矣。將欲由五而三。由三而一。以倒施之。由外求內。坐假求真。所以後世五道三德中。無真人品也。豈天不生才。人不好德乎。學之誤也。一卽乾之一畫。心存之專之象也。故此心存則明。不存則昏。存則仁。不存則忍。存則勇。不存則怯。一而三。三而五。自無不行。本立故也。自孔孟沒。心學

壞而人品卑。至秦漢遂視聖人愈高。佛老出而以心學勝之。專內置外。至於枯寂無用。自此道學遂爲二氏所溷。有宋二程傑起。乃以真心學勝之。以存養論敬曰。涵養吾一直內。方外直接孔孟之傳。及朱文公又發揮其說。白鹿洞學規曰。虞廷之危微精一孔門之操存舍公。此是心學正傳。又曰。日用間空閒時。將此心存在這裏。截然此便是未發之中。此便是渾然天理。事物之來自見得分曉。猶執權衡以度物。由此方去窮理。又曰。日用間將心存住。在這裏。如日之升。

程梁講語 存養 六

他本自光明廣大。我只用些子力去提掇。甚覺省便。又曰。靜中涵養本源。轉時雖不能不放去。待收回來。亦有箇着落。此話豈不亦似高遠空幻。然人之靈貴。於萬物正在此處。故經曰。人者天地之心也。陰陽之端也。鬼神之會也。而五行之秀氣也。可以參贊天地。發育萬物。皆是實語。只是聖人存養人。不曾存養。故不知心學之大。今有言存養本源者。必且訾之爲禪。不但不知心學。并不知禪。禪家亦人耳。亦心耳。這地釋氏亦不能求異吾儒。吾儒亦不能不同於釋氏。但打

此遂爲歧路。釋氏以存心爲了局。吾儒以存心爲起手。斯大異矣。倍徙而無算矣。安得以一二相近。遂目儒爲禪。若避此嫌。將必舍本求末。反自墮諸深淵。程子云。釋學本心。此語亦是偶誤。彼只鶻突耳。儒學方是本心。下了種。生了根。於是心正。身修。而生大業矣。豈可以先儒一言之誤。看壞心字。只緣未明功夫爲心耳。這裏關竅。豈是鹵莽可以識得。你們須於日用閒靜坐。尋討此心。認識此心。覺得明明亮亮一念在這裏。便存住。莫令放失。然極難存。忽而又必放去。又

遊梁講語

存養

七

卽警省收回。或日月至焉。或三月不違。各人自有資質。高下得則以爲悅樂。失則以爲憤懣。得得失失之間。漸可由生而熟。由此窮理力行。庶可望於高明廣大矣。聖賢豈是可以欲速而得。若一求卽得。聖賢之學亦賤矣。

窮理

窮理特存養中一事耳。非存心無以窮理。窮得理來。又以滋養此心。故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然必別作一條目者。恐學者不達此中次第。先窮

遊梁講語

窮理

八

理而後存養。則誤也。不立本而求末。以舍公不在之心。去窮理。窮出什麼理來。卽於理偶有所得。亦無處頓放。都濫散了。故必存養而後窮理。窮了理。以理養心。使此心理。充盛飽滿。並非二項。故大學次第。必定靜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也。夫子三十而立。是存養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是窮理。曰不惑。曰知天命。總屬知一邊。知存於心。自屬未發之中。爲天下之大本。大本立了。不愁發不中節。可見窮理。只完存養一事。存養窮理功夫。乃徹始徹終。一大要領。程子云。纔思便是已發。此語未免模糊。仄隘不得力。中庸學問思辨。是窮理。是註。學得一理。存諸心。以爲我之理。問得一理。存諸心。以爲我之理。思得一理。辨得一理。皆存諸心。以爲我之理。此時尙未及篤行。豈非未發之中乎。待篤行。方纔是將此理把出。豈非天下之大本乎。戒慎不覩。恐懼不聞。存養已兼窮理。惟其戒懼。自不容不學問思辨。學問思辨。正是戒懼之寔。學者視爲二般。則失之窮理。第一在讀聖人經書。內外本末。精微廣大。有體有用。靜聖動王。一切之理。無不俱備。

理之自生。亦不作功夫。及生不出。又曰。生質不美。讓道德於生。安聖人相率而爲怠情安逸。漸生放肆邪僻。自棄自暴。而不知悔。惟以聖人經書爲作文應試之借。學問思辨爲弋取科名之業。習而不察。聖人學習之旨。悅樂之趣。君子之成就。總不及見。可慨矣夫。

力行

立志時。非無行。但粗率耳。存養時。非無行。雖校細密。亦非盡當。皆不得不行。非真行也。至窮理。則博學審問。慎思明辨。之後。理誠於中。自形於外。則行爲真行。

遊梁講語

窮理 力行

上

乃不可不力耳。所謂篤行之也。虞廷之精一。亦此次第。用窮理之功。理既精矣。內邊此理行出外邊。亦卽此理。內外總只一個。故曰一。一卽乾畫。剛而健行。外內無間。非有斷裂之謂。又唯大學說得次第。更是妙絕。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格至也。不言力行而言知至。所謂一也。只是一個極明理的心。遇物而至之。只完了知的一件事。故曰物格而后知至。若此明白心。到不了物上。到了物上的。又不是這明白心。此知只算得半截。未完也。自難罷手。此古大學中設法。

教人力行而止。言知至。最爲得力。隨所致之知。便卽知到頭。知至而行已至矣。雖欲空留一知於胸中。不能也。若將知行判作二件。先知了。然後行。則窮理功夫。本無窮盡。可待幾時知完。幾時行也。未免容人姑將等待。而惰慢頹廢之漸生矣。卽知行合一之說。欲合兩件爲一。中間終有岐隔。恍惚無把握也。今舉業家執訓詁講章之說。并以格物爲窮理。與致知同一目。是大學之法。止教知。不教行。則明知而不能行者多矣。又將何法以教之。是古大學之法。有不備也。豈然乎。此近今口耳虛聲之病。中人最深。不可救者。職是故也。總而言之。心自存養窮理後。將義與道飽滿。懋壯於中。自形於外。行者形也。又自生出力來。力者強也。懋心而行。力自不假。然力行雖天性所自生。亦須我自己下力去行。難道我不行自行。不力自力乎。故曰力行近乎仁。仁者天之理。性之德。力行方是性與天道出頭日子。不然。天性亦虛。而烏有乎。故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我方欲行。必有外物來阻撓我。切不可遂已。必設法強行之。若說將就罷了。是天理良

遊梁講語

力行

上

心已死。縱先有存養窮理功夫。皆罔然矣。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人於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間的道理。孰有智不足以知之。仁不足以行之。勇不足以恥之者。況學士有存養窮理功夫。但怕偶感於物。而忽起私心。以間之。須要打起本來乾健的意。思。默默自反。自訟。自悔。自改。以致其一。則知仁勇自爲奮振。而他無所顧忌矣。則所以行之者。仍是那一也。此又強恕之方也。如此。可見世之冒冒然以力行爲賢。而實非以知至物以精一物。其爲實行。又待言遊梁講語 力行 主

哉。將以不忠爲忠。不孝爲孝。不友信爲友信。而仁假義襲。帝王齊治平之業。不得見矣。

盡性

盡性非別有功夫。卽立志存養窮理力行。層層功夫。卽性也。卽盡性也。性者生也。以心生得名。非有形可指。有象可求。若然。認性爲一物。則惑矣。志心之生也。立亦心之生也。存之養之。則生氣厚。又窮理焉。則益生。至力行。則生理盡矣。故曰盡性。性本虛而能生。盡其虛而能生者。不使枯槁絕滅也。孔子所謂成性存

存道義之門是也。若不存存。則亦烏有道義哉。吾故曰性善是功夫也。樂記曰。凡人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心是血氣之物。含有知覺在內。便是性。那裏面並無喜怒哀樂常法。又何有善。只是感於外物。當惻隱者生。惻隱當羞惡者生。羞惡當辭讓是非者生。辭讓是非耳。然此亦不過四端而已。天之所以能與人不遏此端。令人接續此端。擴充將去。則爲仁義禮智。此所謂天之休命也。不擴充。則亦不過端焉而已。那有仁義禮智乎。乃知性。天與人以功夫也。不盡功夫。已非性矣。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相遠之處。卽相近之物。端則相近。習則相遠。乃知論語開口說學而時習之。便是言性也。學之習之。則生理日出。性也。纔說不學不習。生理已斷。卽非性也。可見時習不厭。續人心之生氣於不死者也。孟子曰。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樂善人功。而列於天爵者。學習卽天之所命也。我樂仁義忠信。便有仁義忠信。若不樂仁義忠信。那有仁義忠信。若先樂而後倦。則亦先有仁義忠信。而

後無仁義忠信矣。正與孔子學習悅樂之旨相發明。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不如丘之好學。人而不好忠信。忠信將已。不學忠信。忠信且枯。可見不好學不能恆其忠信也。荀卿不知以爲性惡。學善。倘知學即性則安敢冒然謂性惡哉。可知性是功夫。可以爲善之物也。故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可以爲者才也。故孟子每每以情驗性。以才言性。最爲明白。才性之爲也。可以爲而未爲。故似無善無不善也。爲則善。不爲則不善。故似可以爲善。可

遊梁講語

卷五

五

以爲不善也。有肯爲者。有不肯爲者。故似有性善。有性不善也。是豈功夫之罪哉。故至有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功夫者也。說至此。告子更無辨矣。孟子與滕世子言性善。而稱堯舜者。堯舜開闢盡性之人也。觀二典之文。歷歷之語。乃憂勤惕厲。用功之極者也。故爲性之也。舜百年倦於勤。乃避位。生安只是勤。又可見矣。此正性之之聖。生安之資。本來面目也。可知用功之極者聖。有間者賢。半作半輟者中人。全不用功。民斯下矣。或者疑之曰。性是功夫。人爲何多將

工夫用之不善乎。曰。此物感之故也。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感善則善生。感惡則惡生。既感又感。順逆相生。於是又生知善知惡。於是又生遷善改惡。脣唇舍生。順而能逆。皆功夫也。世人不利用功能順感。不能逆感。故多不善。自搞其生理也。然而不滅之生意。功夫之根株。終在也。子思作中庸言性之書也。性者生生不已者也。率所生生不已者而出。謂之道。道者通也。遇有難通。則又不已。而生修焉。率固性也。修亦性也。故不學而能。不慮而知者。性也。學焉而能。愈出慮焉而知。愈精者。獨非性乎。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者。性也。勉之而愈中。思之而愈得者。獨非性乎。學者若不信任性善是功夫之說。則性善終無下落。告子三說。終居其勝。雖強言性善。只在鏡花水月之中。乍明乍滅之際。孔孟之道。能不息乎。

遊梁講語

卷五

五

至命

性命一也。在天與之謂命。在人受之謂性。命如詔敕。性如職事。所詔敕者即職事。所職事者即詔敕。一也。但命職在君而盡職在臣。君不得而代爲。故天能命

人以性不能強人盡性有能盡性斯至命矣。至之云者。天之所以命我者。我無一之不至。故曰至命。非盡性外。又有至命功夫也。學者往往疑有義理之命。有氣數之命。亦非兩樣。天命之性。命人以立志存養窮理力行。義理之命也。其中有盡義理而昌者。裁者培之也。有不盡義理而凶者。傾者覆之也。此爲氣數之命。亦義理也。氣數有正無憾之天。乃命之常。遊梁講語 至命

也。氣數有變有憾之天。命之偶然也。自宜順受其正。而聽其變。小人不知正命。立鼓墻之下。以俟命。可乎。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以至身死國亡。可乎。君子總齊之以義理。庶幾無差謬也。學者若信不及命之理。子思作中庸。固已闡發極明。曰。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此天之所以爲天也。天是個虛空的。卻把何理命於人。只令人個不已。這不已。乃天之所以爲天也。卽以所以爲天者。命之人而已。試看天。何有乎。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

運行不已。便是天。若有一時停住。便不成天。可見不已。卽天之真精神。健行者也。以此健行之真精神。降生於人。人得之爲性。性亦健行不已者也。故曰。文王之德之純。純亦不已。是文王盡性者也。卽至命矣。能盡不已之性。便到了不已之命地位。今人多舍中庸之解。別講所命之理。恐或妄矣。中庸於成已成物時。措成宜之後。接言至誠無息一章。可見盡性。不是盡了遂罷手也。性有盡。而命不已。此後志還照常立心。還照常存理。還照常窮行。還照常力。天無已時。萬古遊梁講語 至命

一般樣運行也。方是至命之學。雖到天下至聖地位。盡已性。人性物性了。參天地贊化育了。設使一旦忽然將志敗了。心不存。性不養。卽理悖而行乖矣。人物當下失所矣。參贊成局。亦自崩壞矣。卽使天一旦日月不行。寒暑不運。還可有世界否。這性命工夫。一日當不得兩日。今年替不得明年。最是無休歇的。天人一理也。所以堯舜其猶病諸。文王望道未見。一日不死。尙有一日之事。尙有一日之萬幾。而能不兢兢業業。恐失墜乎。溯其初由性命學。性命是本源。要其終。

方完全了性命。性命又是末梢。今之學者多以性命爲高遠。別尋下學。然後至於性命地位。誤矣。誤矣。

目錄

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原不難。難在本心。心是人看不見處。如何使他得正。所以最難。於是聖人立個正心方法。教學者於大學中學之。專爲人看不見處難。所以有學也。若人所共見處。人人自會因事制宜。又何用學。惟其因事制宜。而不本心。所以世上機械變詐者多。皆無心學之人。因事制宜者也。此所以貴乎

遊梁講語

目錄

九

心學。須要從人看不見處學。非聖人經歷多故。深思遠養。誰能從人看不見處。生此學法出來。如危微精一。執中之法。是堯舜兩聖人。體貼出來。人所看不見的。操則存。舍則亡。是孔子體貼出來。人所看不見的。至於定靜安慮。致格誠正。戒慎不睹。恐懼不聞。閑然隱微。無聲無臭。是孔門述歷來聖人。大家體貼出來。皆人所看不見的。故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至於孟子。又說許多收放心。存心養性的話。皆是從人看不見處爲學功。可見學不自心。從人

看得見處學。高者爲義。假仁。劣者爲機械變詐。定所不免也。

學者志立於高遠。定欲登嵩頂。定欲至京師山下。自有路跡。可尋而得也。家門外自有通途。可行而至也。卽尋路途不出。訪問於人。人可告之。但志立不定。有可以登。可以不登。可以至。可以不至之意。自懶。自脚。那有不登。自高。不行自遠之理。所以今之學者。終身只作卑近之人。

遊梁講語

目錄

十

後世儒者不知切己之學。故往往疑尙書呂刑。文侯之命。秦誓之類。以爲孔子當日不該存諸書。蓋以出自周穆王。平王。秦繆公。欲以人廢言也。這都是儒者以口耳爲學。無切實爲己之功。聖人刪贊之意。皆爲後人說法。取其書中言語。有益於我而已。何問其言出自某人。此後世躬自薄。而厚責人之通弊。鋼疾。不可救藥者也。所以而今動則分門戶。辨朱陸。闢陽明。只是不反己。若反己。彼雖未純。各取一班以益我。自可爲我之全人有餘。苦苦取前人苛求他。是何意思。故於左傳。不信爲聖人之書。同一病。

性命之學。無往非是人。每日造廚。每日喫飯。不厭其煩而報其功。此天所命功夫。謂之性也。人率其性而行。謂之道也。聖人當初修此飲食之道。不報此飲食之功。所以不至餓死。天下人人皆效而修之。皆不至餓死。謂之教也。外而存養此身的功夫。如此。內而存養此心的功夫。亦如此。如之何不奉天。不率性不修道。如之何厭其煩而報其功。叛天之命。戕性之道。如之何而不近禽獸。如之何而安身。如之何而利用。身不安用不利。如之何而祈福吉。免凶禍乎。

遊梁講語

目錄

王

問人心惟危。時說人心是人欲。危是不好的意思。曰。我所說不同。人心是人本來之心。危是感物心動處。言不安也。有感則心動不安。這便是天所真我之良心。最善處。不安於不孝乃孝。不安於不忠乃忠。若都安了。便是心死。則不忠不孝矣。凡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端。皆危也。志旦從而申之曰。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這便是人心二字訓註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

非之心。智之端也。此云端者。便是惟危二字訓註也。大為醒快。

禽獸之心。則不危。雖見孺子將入於井。亦無怵惕惻隱之心。此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也。庶民將此危處昧了。不安處都安了。便近於禽獸。君子將此心危處察而識之。操而存之。擴而充之。近而事父母。遠而保四海。皆此不安一念起本。語孝思

道心惟微。繼危而起者也。凡不安。自不容不反躬而求諸心。默一默。存思一存思。是微也。或感於所好而

遊梁講語

目錄

三

不安。或感於所惡而不安。便自有個當好不當好。當惡不當惡的道理出來。是道心惟微也。若不微一微。輒隨所感發出來。則是物至而人化於物。便無道心。滅天理而窮人欲矣。道是顯見於外的。說道心是未顯見於外。而隱微於內的。說若隱微處無道心。可將甚麼發出來。故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是由微而之於顯也。故曰。遠之近風之自。微之顯。開然而日章也。若小人的然。搶不善者善。自曰。人且見其肺肝中。原無道心。焉得不亡。一部中庸。單在未發之中。立天

下達道之本全在道心惟微以傳心法之妙故君子必慎其獨一獨字一慎字方盡得微字之義故又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方未言動時已蚤存敬信之心如何得見他敬信處豈非道心惟微乎若纔犯可見從聲色處作化民之道是道不本心末也非本也君子所不敢恃也語孝思

精一又是繼危微而起者也有了不安的心却又要求安然微中道理未能盡其變以安吾心也則微而又危須是又危又微而聰明思睿起焉乃以精義入

遊梁講書

目錄

三

神皆危微之日生不窮者也若無此危微而輒求精是無人心道心以爲之根而求義道於外是義外也故不存養自無緣以求理求得理來亦無處安放若既精矣則至一不易之理在我心中充充實實更無可以二三轉移我者謂之一將此一發出以應萬事更無二三轉移我者亦謂之一此一乃從百慮而後致此一也雖發出殊途而亦同歸此一也故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語孝思

每講畢屬諸生曰一念常在一念在即敬也即心勿

怠也但能勿怠此心凡事自無差忒若心一不在恐你甚麼好人終須有壞尙書多方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一念不在豈細故哉一念而在豈細故哉

汴有道士死以其肉身用金裝飾奉之爲神聚會男女門人問曰此何理也曰此邪教誣民耳武夷山有仙殼居民取之祈雨淮上有露筋骨娘娘廟浙中有活孝子廟皆以爲神此陰陽之大患也死生鬼神之大災也人冬月死及瘞者多不腐也和尙道人居爲

遊梁講書

目錄

五

奇貨以網利耳鄉婦村女信之豈能惑君子哉請問其理曰此不知鬼神之情狀耳竟陽鬼陰陰爲野土烏有神哉死者以歸土爲安本天者親上本地者親下陰陽生死之定理鬼神之定情也骨肉不可暴於外猶冤氣不可埋於土人子暴露其親之屍爲不孝枯骨不瘞爲不仁湯掩骼埋胔文王澤及枯骨自古有常此輩邪說自當有罪昔蚩尤苗民亂德民俗氓勢家爲巫史反覆詛咒罔有忠信舜哀矜不辜威絕苗民絕地天之通不使人神禩混而天下文明此道

世亂之徵乎。況有賊僧惡道殺人而藥治之。捶屈之。誣稱坐化脫壳惑衆者哉。問曰。曾往觀之。不取注目。何也。曰。不忍之心。惡其類也。且人灰曰凶。非挑荊不近。異端將欲淪胥斯人於凶喪矣。既而曰。信奉之久。其人民當有迷惑癩癩妖淫之疾。國當有水旱不均之災。

汴梁學者向予言。一時大尚佛老。貴賤賢愚。無不胥然是誠可怪。曰。無怪也。聖人之道不明耳。儒者以辟章爲學。以口耳作功。無益身心。有誤家國。紛紛擾擾。

遊梁講諸

目錄

五

皆恍惚迷惑。故異端多出邪說。以勝之。猶可以少得清淨自在。且以新人耳目。傳誦劣者。網羅錢財。聚集男女。以縱其欲。同一模糊迷亂。何爲不改收換新耶。誠能明聖人之道。認真心性之理。便從心性本源上起功。使此心灰者復活。放者復收。靈明既還。悅樂自生。可善一切之事。享實在之福。爲子而孝。爲臣而忠。爲兄弟而友恭。爲夫婦而和。爲朋友而信。鄉黨鄰里。相與嫻睦。任卹如此。則內外和睦。乖戾不生。爭奪以息。獄訟自少。可以安身。可以利用。眼前福澤。明明可

見。豈若二氏之說。鬼說幻欺人哉。二氏終日求飛昇。不次總理地下。個個講脫化輪迴。生灰猶人。徒自棄天倫之樂。割夫婦之愛。斷子女之情。忍無邊之苦。吃無窮之虧。雖自誇逞大話。以惑愚衆。聊自解嘲。蓋醜耳。豈真良心之語哉。且動以諷識經咒。爲人所福免禍。以吾視之。彼佛斷子絕孫。蕩家廢業。孤哭無所持。鉢乞食。不能自聊。求贍於人。是自爲無福之人。而能與人福。天下有此反理哉。且風教者。化之機也。慕其教而好焉。心神候之神。感則氣化。肖物而成形。不觀

遊梁講諸

目錄

五

螺螄之與螟蛉乎。似我似我。噢咻之久。遂似之矣。弟子之久。未有不肖其師者。其化然也。故信於佛者。亦必化於佛。其子息必凋零也。其後嗣必絕滅也。其家業田產。必蕩壞淪沒也。何也。其氣化然也。田簣山曰。每多思慮。去之不能。如何。仲誠曰。此天之所與我者。如何欲去之。卽宜如其所思慮者。而思慮之。所謂順天休命也。孟子言大體。心之官本是箇專。管思的物。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如之何不思。易經憧憧往來。是要思。先儒看作不

思非也。觀繫辭。日往月來。寒往暑來。及君子精義入神的話。正是要思到極精處。凡念頭起的是何物。便即將他來思箇到底。善念起。就思他善的根稍。惡念起。就思他惡的根稍。思之。再重思之。思到無可思處。真見得這箇事的好歪。極其透熟了。卽是身經過的一般。則善已實爲我有。不善已實爲我無。此是切實功夫。那思慮也再不起。便是窮理。

黃山問。管仲之仁。程朱解得不甚了然。是如何。仲誠曰。要省中庸費隱章。有憾之道。又要省論語觀過斯

范梁講語

目錄

卷

知仁矣之旨。自知管仲之仁。不能成。又相之。這如何替他解說。子路子貢說得極是。但管仲當日。是舍身法。破着自己。做箇壞人。令天下後世罵我不仁。我何忍天下無箇管轄。紛紛兵車。日傷殘民命。將來盡屬左社之俗。於是忍辱蒙垢。出來一匡天下。民到今受賜。這段愛天下。不愛自己的苦心。真如其仁。如其仁。不可以言語形盡也。豈若匹夫匹婦之一成完事。此所謂觀過斯知仁矣。有憾之道大也。黃山曰。真可無疑。

問先生云。儒學存心功夫。不能不同釋氏。打此方。如何。曰。同此人。同此心。此處如何得異。但吾儒將此心。存之又存。所以養其生機。使生機盛滿。則生三德。生五道。事父母。保妻子。而及四海。彼釋氏將此心有之。不放欲以絕其生機。使一切念頭生處。都令滅。豈不打此異了。如人做了和尚。忽然想起父母妻子。便做不得和尚。此念無法可斷。必是將心把住。在這裏。以觀內照。耽耽兩眼。看定此處。則一切別念。自無暇及之。外感亦無隙可入。若纔轉睛。生機必動。便擊一

范梁講語

目錄

天

杖習之久久。父母妻子。漸可疎遠。家業過活。漸可淡忘。是彼心之存。忍耐法也。最爲苦中。吾儒只從容養之。極其順適自然。今學者若欲斷色貨之邪念。却宜用此法。彼絕其本有。終難斷。吾絕其本無。亦自問先生不講太極圖。曰。無益於學者。實際已成理。學家習套矣。且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此段話說。本是孔子訓解易前文。制用之法。已成用之之實。周子未省原旨。而自爲一說。學者不可不知。又問西銘曰。未免僞侗。說光景講效驗耳。令學者何是入手處。何是

得千處。所以至今愈馳志而終無益。秦定嬰萬物一體諸說皆此之誤也。此二書豈無入理語。但入理處皆經書所已言。不如讀經書簡明也。

劉公叔書來。諄諄憤憾於偽學。仲誠既答以書。退而語孝思曰。今學者只是不遵大學。則天下皆偽學也。何也。天下未有一心止於善。定於善。靜於善。安於善。慮於善。而非真善者也。若無此功。自皆偽矣。未有定靜安慮以致其知。又以其所知以至物。而非真學者也。若不用此功。自皆偽矣。今人舍大學。別求箇真實。實心爲學。終不期偽而偽矣。

遊梁講語

目錄

元

遊梁講語。侯廣文孝思付梓成。馮復元曰。條條引經書作證。極順當明快。但學者平素習於講章之說。未必能解。曰。此但憑他。中道而立。能者從之。不能者。徐以俟之。大匠不爲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爲拙射變其轂率。且經書確義。掩於恒說。正欲於此喚他醒耳。雖不卽醒。未有不疑。疑則進矣。

問是乃仁術也。先生謂與學記蛾子時術之術同。又

謂術爲習之義。未省曰。蛾子小。本未能嚙土。時時習學。嚙土。亦無實得力處。雖不得力。而其心習成一嚙土之心。其事習成一嚙土之事。將來漸自能實實嚙土也。故曰。術不忍其所見。而忍其所不見。雖未實實得力於仁。而時時習學於此。其心習成一不忍之心。其事習成一不忍之事。將來漸自純乎仁也。故亦曰。仁術。若曰。既不能全吾仁。亦遂不必遠庖厨。便見生遂忍見其死。聞聲遂忍食其肉。自漸漸習成箇不仁的人了。故術不可不慎也。此亦孔門習相遠音訣也。

遊梁講語

目錄

字

丁勗菴來聽講。時與諸生講孟子。因與將仁術二字重發揮之。引下文慎術術字。蛾子時術術字。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術字。發明其說。總只是學習之義。只管就這不忍一邊。學習將去。不犯卽忍一邊。縱有些差池。自漸融會。故曰。術也。

問上智與下愚不移。既說習相遠是性。何以又說不移。曰。上智日習於上。自不肯下。下愚日習於下。自不肯上。正是習相遠處。知諸生退而未必思。次早集而叩之。令各將自古上智如堯舜。下愚如桀紂。如何如

何窮究箇始末。再將眼前赤子大人。也有上智下愚之不同。如何如何。窮究箇始末。省得上智下愚了。不移不待講自明。堯舜百年。尙誤用鯀。伐有苗不服。亦不辨上智。却是上智。如今小兒懷抱時。果便有無不知無不能的否。又果有不知饑不知渴的否。上智下愚。何能早辨。只是習。

人多言性命高遠。不必求知。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又曰。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知不知畏。不畏之間。便分君子小人。何可曰。命不必知也。孔子曰。性近

遊梁講語

目錄

三

習道。不知不習。恐卽下愚。又曰。成之者性也。成性存存。道義之門。不知不習。必有敗而無成。必不存存。自無道義。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不言性。則不知故。不知故。必不利而有害。又何可曰。性不必知也。

復李禮山 四月得楊客郢口傳。禮山月盡當至上蔡。不勝翹與。未幾僕亦就道汴梁矣。數年神契。今讀佳錄。又較前所接辭章之義。大有懸殊。諄諄懇懇。向道之決。研求之力。隱隱浮於楮墨。使沐不能不爲之

拜服也。但今世之爲學者。路徑未嘗不是。而其中少。了孔門根底之學。孔門傳古今爲學次第。止有一部大學。修身爲本。而必由正心。言心已隱微矣。而又必由於意知。意知已曲矣。而又必物格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是多少轉折。在此腔子內。人不見之地。學者不察。粗粗在顯見處。曰學耳。學耳。吾恐皆心不在之人。方且視聽食。皆不真切。而況於他乎。并孔子操存舍亡之旨。孟子存心養性之說。必當補出這段收放心功夫來。使主人翁在了。而

遊梁講語

目錄

三

後可言。別功夫。則學乃有本。大本立而後可言。達道先立大。而後可小不奪也。不然。恐終未也。承論萬生來學。其中尙有未妥。姑如命。以看後來。

衆人論管仲。呂生曰。據先生言。仁是存養。管仲之仁。亦有存養否。先生曰。仁字是就心中一點真處說。若無存養之功。何可謂之仁。問既有存養之功。又何謂以力假仁。曰。存養有未足耳。未足而輒止。不復有進。是自限也。故曰器小。如河圖中數二十五。乃未發之中也。積一五。至五五。數乃足。或一五二五而止。或

三五四五而止。豈不是未發之中乎。但未足也。管仲戒慎恐懼。學問思辨之功。積累未至。其極乍出而行仁義。故人心猶不深服。只得假兵力。以行其仁義。是義襲之行。尚多也。問管仲未足之仁。亦算真仁。曰。不真。不得謂之仁。如大海中水。挹出一斛。亦海水也。挹出萬斛。亦海水也。多少雖不同。其爲海水一也。心存則仁。心存則有禮。故君子之所以異人。以其存心也。却再用學問思辨之功。以存仁禮。不使放失。故又曰。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作兩層看。

遊梁講語

目錄

三

子明問曰。先生云。孟子知言。爲知自己之言。於上下文甚當。但以孟子而亦有詖淫邪遁之辭。不似也。曰。此俗說之誤。看聖賢是生成的。不知聖賢純乎學也。人心之靈。感物即動。動生好惡。既有好惡。豈無詖淫邪遁之一念乎。感之不善。自不能不因感而發。此感物自生之理。聖賢與人同也。但方才起一詖淫邪遁之言的意思。又遂即察識。知我心中有有所蔽陷離窮。遂急急回轉。不令發出。所以終身不至有詖淫邪遁之辭也。顏子不遠復。無祇悔。夫子曰。有不善未嘗不

知。知之未嘗復行。孟子亦是此地位。皆存心之學。所謂心勿忘。勿助長也。於是知已言。因亦知人言。若突而問他人。詖淫邪遁之辭。我却如何鑽入他肚裏。知他心是蔽陷離窮乎。凡有能知他人之心者。却仍是自知已心。以已心度人心。自不差。若不自知已心者。萬萬度他人不着。聖人之齊治平。只自誠已意。自正已心。矩而絜之。再無不合。知已之好惡。即知民之好惡。學者於此一問未達。看書盡都錯了。做人亦無把柄。

遊梁講語

目錄

四

此節正見孟子知言長處。有大經濟在。故曰長。若加卿相以行道。凡發號出令。不能不以言當頭。若詖淫邪遁之言。生於心。必發爲政令。豈不害事。害事即不能成霸王之業了。孟子知得如此。自不如此。凡發號出令。自皆光明正大之言。使家國天下之人。可遵而可行。有典而有要。如此則事成。不如此則事壞。雖後世有聖人復起。發號出令。亦必從我所知之言。以爲言。

侯孝思曰。將聖人五經。揭開一看。多是說心的話。仲

誠曰。自古聖人傳學。原因心起。若不是心的緣故。亦不用許多詩書傳授。身外的事。甚易爲功。但不本心。或爲論篤。或爲色莊。最上亦不過義外無個本源。必不能有濟家國天下大事。而終餒矣。於是必原其本。由於心。而心又是操存舍亡之物。不能得在。又處人所不見之地。難下功夫。所以竭許多聖人思慮學問。方討究得這些心法。這些次第出來。此學功之所由費講習也。若不因這心。願可無學。

遊梁講語

目錄

卷

有德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知言何以知人。知言知字。當有功夫。功夫還在。自己知自己之言。如先生所說。誠淫邪遁之辭。皆自己知自己之辭也。曰。然說得是。人若無存心功夫。自己已有誠淫邪遁之言。全不自知。憑何而知人之言。爲誠淫邪遁乎。况能察其爲蔽陷離窮乎。必自己曾有內省不疚。無惡於志的功夫。方纔自知病痛。常常改過遷善。然後聞人言。而因已以知之也。知其言。因知其心。知其心。自知其入矣。萬物皆備於我。若又向萬物察萬物。老死而不

能反身而誠。所以樂莫大者。樂其以內觀外也。樂其不出一室而知天下也。所以強恕而行。如自己心出之。無往不順當也。若以人測人。則聰明才智。盡乖戾舛錯。不仁莫大焉。

遊梁講語

目錄

卷

學者曰。上臺託以修志。辭之何也。曰。耄矣。思力不勝。曰。考其成。不煩勞也。曰。然。又有說。試將各郡邑志書。揭看。其有真正義理。可彷彿帝王聖賢經書者。十之一二。其是非得失。全是後世衰末習氣之說。間有一二從理路者。中間忽又參雜浮文異義。殊不自覺。我如何可以盡抹殺他原文乎。問。不近理者何。試言之。曰。都是巫覡道士家意思。佛釋超脫空無家意思。或晉人詩酒。放廢輕佻。托無用爲高才別趣。或任氣使性。以自恣。不知忌憚。不顧生死。羣推義士高節。全非聖人忠厚和平意思。又或不明大道。隨俗習非。以一鄉之愚。爲大賢。至上者。亦有真實爲善。隨處體認天理。此幾幾近道矣。然亦事來旋辦。不立本於未發。雖的的做出。而退而卽亡。皆義外之習。終亦必假與聖人經書心性學習之旨。尙隔幾層。其終何濟於人心。

風俗之實用乎。若使我修志。只是平常無奇。老老實實。遵孔聖人教訓的意思。先有本而後有末。內主乎敬。外從乎禮。若踐踏支離的話。并浮濫文字。皆可省却。如此。我之所是。人以爲非。我之所非。人以爲是。學之不同。惡可強也。欲強衆人以從我。固不能。欲我苟同衆人。一生苦學何爲也。雖固成一帙。終將廢之。噫。志所關於人心風俗國家治亂之機。蓋亦大矣。不能一援頹衰。徒曰志耳。志耳。又何益。

危微精一。雖是一片功夫。須知是人心本體自如此。遊梁講語 日錄 卷

天生成不由人者。允執厥中。方是人自用人之所。以獨靈於萬物者在心。心之靈在危。危者懼也。人心初感于物。茫茫無所知據。惟是一怵懾恐懼之意。攝于中。喚作危。這危便是惟恐不善。以求最善的一點真心。爲百行萬事之根源。這便是道心了。道心方萌。不容不默自存存。又謂之微。微者靜也。靜者人生而靜。天之性也。却煩去。天心方復。明覺自呈。自能見事之得失禍福。而一切道理。無弗出于此矣。此亦不由人者。物感難測。一事而屢變。層層生危。亦層層

生微。則道心愈進而精。故又惟精。精者細密也。至於極細極密處。別無可名。則惟名之曰精耳。至于精孤孤迥迥。一點天理良心在腔子裏。不二而不息也。又謂之一。存之此一。發之亦此一。故曰一也。究之此一。只還了人心本體。最真卓處。非更有別物也。此皆天生人之心體自然如此。不由人者。又須人允此。執此危者。還他危的工夫。微者。還他微的工夫。精一者。還他精一的工夫。允執此以爲未發之中。以立天下之大本。此惟聖人能之。若不允不執。則危微精一之體。未嘗不在。但時明時滅。乍見乍沒。不中用也。此常庸人耳。

遊梁講語

日錄

卷

先正說誠意字。只是心。非意也。本來靈覺自存者。謂之心。感物而起者。謂之意。心無不正。其不正者。意引之。卽物引之也。意要兼物看。是通內外音信之名。忽感忽應。令人發不及覺。能奪我本來自存之心。使不能自主。所以本正之心。不得其正。必先誠其意。而后心乃得正也。意在應感之間。發不及持之界。如何得誠。欲誠意。須還從心之明覺處。用工。先致其知。

致了心極明矣。又將極明之心。去格物。追物格了。知至了。知行之界。物我之際。體驗習熟。極其平實。然後外物之感。雖忽至。忽應。亦不能搖移其誠實者矣。意誠。無畏于物感。則心自還其本正之體。

精一之精。字義須省。字從米。青。謂精聚也。春米者。層層去糠粃。將外面皮。磨去淨盡。露出一點青米心來。然後纔是熟人之物。如今學者。看精義入神。及精一之精。亦皆知爲窮理。却只是向外增加。不知其向內剝卸也。人一生自幼至老。無一時而非感物。喜

遊梁講語

日錄

堯

怒哀樂之感。視聽言動之感。聲色貨利之感。以及家國天下之感。物感有萬。不理則害。一一理之。自不能勝。不勝則須層層剝卸。思得其要。漸漸而去其煩。漸漸而得其簡。即如欲平天下不得。漸見其訣在治國。欲治國不得。漸見其訣在齊家。欲齊家不得。又見訣在修身。欲修身不得。又見訣在正心。欲正心不得。又見訣在誠意。欲誠意不得。又見訣在致知格物。物格知至。而後意誠。此所謂精義入神者也。而修齊治平。盡在乎此。非精而何。此誠意。那有一二三。故又只是一

也。三德五道九經所以行之者。只此一也。人能層層將浮囂的物感。剝卸淨盡。惟存養此一點至誠。家國天下。再無難事。只因物感難剝卸。又用學問思辨之功。以剝卸之。故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問先生次第書。存養之後方窮理。又說窮理只爲求放心。何也。且放心收了。果即可以無理不知。無事不能。一了百當乎。恐其未也。曰。心是天所與人神明之物。萬物皆備。若能反身而誠。實實樂莫大焉。又愁甚的。不知不能。今所難者。只是天下人心難測。不能順

遊梁講語

日錄

堯

他却不知家國天下人之心。也是此神明。與我全然無異。有何難測。難順他處。只因人放心。並不見自己心是何物。亦無由見人心而順之。他的千變萬化。即我的千變萬化。須先自知。而後知人。放者不收。如何能自知也。若夫不存心。着何物去窮理。故必先存養也。單單有養。必有不至。外物之感。蔽引我心者。日異而月不同。我只得又去生法存養。自不得不學於古。不得不問於師。故學習不厭。究之只爲此心放之故。今人錯認學問之道。久矣。雖知與言也。

學者只看收放心。無用。畢竟博聞廣見。富於學問。要緊。如今世上學富六經。在在有人。誰是濟實用的。當向此輩究討一事之理。亦不能通透。本心未收。聰明從何而來。說存心不中用者。還是未存心的人說話。雖畧存一存。只算氣歇喘定。天心何嘗來復。朱起曰。起邇來存心。覺事事都看不見。癡癡的。反不及未存時明敏。如何。曰。無事時存心。有事時。將此心應事。如磨鏡使明。臨照時還磨。自窒癡矣。問且可不存否。曰。不可。此正存心得力處。如何肯歇。此是定靜境界。

遊渠講語

旧錄

望

方定時。心專于此。不能別有見聞。方纔算定字實際。方靜時。看一切人事皆輕。在日管管者。皆欲舍之。不須照管。方纔算靜字實際。若仍然有見聞。是未定也。仍照管一切事物。是未靜也。由此再存再養。靜之久。而后能安。到安時。自寬展活潑。他人多未到你這地位。豈可舍乎。切忌欲速計效。孔子十年一進。若一卒而得。不是實學。

學者看仁字。似一件物事。要去爲他。便非仁。猶性是心之生理。不死處。名之曰仁。仁人心也。若將心放了。

沒了生意。卽不仁。謂心死也。我欲仁。斯仁至矣。猶言欲心斯心至矣。同也。其心三月不違仁。猶言其心三月不違心。孝弟爲仁之本。人心不死。先從孝弟活起。這地心活了。便都活了也。巧言令色鮮矣仁。只是心死。不能照管言色。所以巧令。

學者氣質不變。因小事輒使性氣。出言無禮。逞行動。蔑大序。容體不端正。這皆是心不在之故。所以只要存心。心若在了。自然先能照管。一身不錯。心本是個聰明。就衆之物。纔出言。便覺差錯。纔行動。便覺失序。

遊渠講語

日錄

望

纔動容。便覺不恭。自能時時存一改過遷善的意思。日進于有道君子之域。惟心不存。則不在。心不在。可着甚麼去照管。一身言動乎。所以日諄諄教爾章存心者。豈是無用之學。學者大約多出田間。日習于鄉村陋野。或居城市。日習于紛華浮器。或席于宦裔富家。日習于勢力驕奢。入學之後。常聽講。自應存心辨志。一洗舊見。進上一層。若名爲書院士子。仍然是鄉村野鄙之心。市井紛囂之習。勢利驕傲之態。豈不見笑于時人。遺譏于大人君子乎。雖讀幾句書。作幾篇

文字幸中一科甲恐非載福之器。縱時命好吾不敢
遠觀其後世也。

李登瀛問先天而天弗違如何。曰。即如人心惟危。道
心惟微。皆感物自生之理。不由人者。即天也。聖人允此
而執之。不待感物而早存危心。早存微意。早用精一。
便是先天功夫。天正欲人如此。自不能違我矣。即如
喜怒哀樂全無時。此是天理未嘗萌動。我便自存戒
慎恐懼之心。以豫慮所以中節之理。這是先乎天也。
而天之理已不能違我之理。此便是未發之中。天下
程果講語 目錄

之大。待喜怒哀樂之事來。是後乎天也。我自能中
那天理之節。而奉天之時矣。便是已發之和。天下之
達道。即如不言而信。不動而敬。方未言時。早存信之
心。未動時。早存敬之心。此便是先天。天理未形。而我
早存養之外。此尚別有天理乎。而天豈能違我乎。待
有所感而言動。便是後天天理已形。我以存養之敬
信發之。自合天理之則。如四時之變化。曲當也。故曰
奉天時。

象九曰。學者謂性生理也。理字重。生字輕。鼎心知之。

而無以對。請問先生曰。爾宜令他寫一性字看。若心
字旁着理字。理字重。若心字旁着生字。還是生字重。
性非一物。心之生生不已者。無以名之。名爲性。所生
自是理。不待言。但生便有理。不生那有理。仁義禮智
理也。感于物而生四端。擴而充之。爲仁義禮智。故曰
生理。生理謂之性。

象九曰。學者曰。性中實有仁義禮智在內。如何說性
是功夫。曰。何不應云。如子之說。滿街都是聖人矣。仁
義禮智四字。便是功夫。非性爲一物。性中又有此四
邊梁講語 目錄

物也。所謂仁義禮智。豈空空四樣名目而已乎。必爲
仁方是仁。爲義方是義。非功夫而何。這便是心之生
理。即是性也。非又有性以生此也。

親親仁也。敬長義也。豈是不親親。別有仁在。不敬長
別有義在。必於親而親焉。方名之謂仁。必於長而敬
焉。方名之謂義。非功夫而何。此功夫非人之強爲。乃
天命人本然之生理。自生此功夫出來。故謂仁義爲
性。豈性是性。仁義是仁義乎。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
實。從兄是也。必事親必從兄。乃爲仁義之實。若舍事

與從別說仁義可知皆虛誕而非實矣。事與從難道。不是功夫。難道不事自事。不從自從。真是告子兩勿求之說矣。

仁者愛人。智者知人。須是要愛人知人。方爲仁智。說仁智。便是功夫。不做功夫。故有不愛人之人。不知人之人。難道姦宄盜賊。終日殺害人。皆謂之仁。終日結聯夥黨。皆謂之智。或曰。他性本自有仁智。他自壞了。曰。正然也。不做工夫。不去愛人。不去知人。如何不壞。若肯做愛的工夫。自生愛。肯做知的工夫。自生智。非

遊梁講語

目錄

聖

工夫而何。

修己安人安百姓。是仁。若不修不安。還可說是仁否。堯舜其猶病諸。病其已有未修。人有未安。而修之安之也。這便是堯舜之仁。如天好生處。這便是堯舜性之也。一片功夫。生生不已。若無猶病之心。已不修。人不安。還可說堯舜別有仁否。還可說性之否。文王視民如傷。是仁。而望道未見。只慮仁道有未盡。民傷有未起。而日求盡之起之。便是爲人君止於仁處。一片功夫。生生不已。故曰文王之德之純。純亦不已。若文

王無如傷未見之心。還可說文王止于仁否。孔子云。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若如學者說。人性中有現成仁義禮智。孔子如何不敢承當。

而但曰爲之誨之。豈盡屬假辭虛謙乎。蓋亦爲仁則仁。不爲不仁。天命之性。本是生生之理如此也。堯舜文王孔子。未有敢離功夫言性者。而學者敢自侈言性。不用功夫哉。譬如人有現成耳目手足之物。豈可辭曰。則吾豈敢。若耳聰目明。手足動容中禮。則可辭也。何也。此皆屬功夫。非有成體。故但欲盡功夫而已。

遊梁講語

目錄

聖

心猶耳目手足也。性猶聰明動容中禮也。人有現成耳目手足。那有現成聰明動容中禮乎。則存乎人自用之。各不同也。故雖曰。耳中有聽。目中有視。手足中有持行。可也。而謂塞耳而自聽。閉目而自視。手不動而持。足不移而行。則惑之甚者矣。

遊梁講語書後

後儒闡明理學淺者多說成效深者或講光景間有切實功夫亦參禪附會卒不見入手得手之路此非有深心大力者莫能真得其旨歸而一清其夙弊也噫實學不多見豈不深可慮哉獨

上蔡張夫子之講學也自立志以至盡性至命無非日用間切實功夫且有入手得手層次可一一持而循也卽其遊梁學規皆大有裨益學者身心性命不特與白鹿洞條約竝垂不朽直如大學中庸

遊梁講語

後跋

是聖門教條又如論孟是聖門語錄學者留心語錄勿忘教條庶可得聖聖傳心之奧矣推而廣之上蔡夫子所著五經疏畧在在皆以功夫詮解口口諄以功夫勸導真乃六經註夫子夫子註六經者也卽千百世後有志之士讀其書未有不興起況今日之親炙者乎爾多士當潛心玩味洗滌成效光景之風見實實心體而力行之不特獨有以廣

夫子之傳併有以慰

顧大中丞培養人材之雅意矣

皆

康熙三十三年秋八月初八日癸卯大梁教授雪圃年家後學侯重喜薰手書後梓行



溯流史學鈔二十卷

河南巡撫
採進本

國朝張沐撰沐有周易疏略已著錄是編乃其講學之語首日敦臨堂錄其初自內黃罷歸時作次日關中錄遊臨潼時作次日嵩高錄遊嵩山時作侯重喜序稱二錄作於避薦潛迹之時考沐前後兩任縣令不知中間數年何以忽為隱士也次日釣談錄因歲歉流寓禹州作次日燕邸錄重至京師求官時作次日蜀中錄官資縣時作次日天中錄再罷官後主天中書院時作以上共為十八卷其第十九卷則論昏喪葬祭處女死節廬墓諸事其二十卷則游梁講語也其曰溯流者自取謂取水哉水哉之義其曰史學則是書實非史論沐亦自無明文命名之意不可得而知矣



21181888419769